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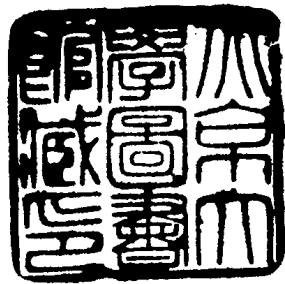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七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CU/07 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七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七四冊目次

經部·詩類

詩經集成三十一卷圖考一卷

〔清〕趙燦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九年金陵陳君美刻本

詩經詳說九十四卷(一)

〔清〕冉覲祖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詩經集成三十一卷圖考一

卷

〔清〕趙燦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九年

金陵陳君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集成

三十卷》提要

序

余纂四書集成既行謬為海內
 同志所許可于是四方好學者
 復欲得余諸經講義而觀之余
 思東魯一大聖人為萬世垂教
 始一六經而纂修刪定焉宋代
 大儒紫陽朱夫子于四書集註
 外僅註毛詩余何人也敢妄談
 經解乎然余觀世所傳諸經講
 解紛紜不一未愜厥心而毛詩

尤甚至有獨信詩傳詩序而與朱子大相牴牾者夫聖門七十二子中惟商與賜稱善言詩而端木氏詩傳與卜子詩序亦不無異同竊疑二子同受教于聖門未必其不侔若是也漢代說詩者有齊魯毛韓厥後三家竝廢獨宗毛鄭迨宋朱夫子集傳出而詩始獲其指歸焉乃論者猶謂非小序則詩不可讀近代

詩經集序

二

馬貴與湛甘泉郝仲興之徒至欲伸毛詘朱謂鄭衛無淫詩而幽厲非變雅者何敢于妄言詩也夫孔子刪詩貞淫正變兼收竝錄其間有美有刺有樂有哀何者非詩何者不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懲創人之逸志而必謂詩止有忠臣孝子詠歌之什而必無思婦遊女言情之作乎朱子重駁小序誠未爲過也且夫

詩經集序

三

作詩者既已感物造端讀詩者
貴乎斷章取義昔之善讀詩者
嘗于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鄭
國七子從君子太叔賦蔓草當
時謂其不出鄭志論者曰果屬

詩經集序

四

淫詩何容取爲贈言乎豈知古
人賦詩祇取情詞婉好固未嘗
拘牽詩柄之爲何若也不然湛
露彤弓夫豈不知爲天子燕諸
侯之詩也者而必待使臣不拜

而始悟耶由此觀之則謂木瓜
美齊桓褰裳刺鄭忽雞鳴思良
友青衿譏學校恐亦未可遽信
也余家世習毛詩而于傳註恪
遵朱子况今所懸諸學宮學士

詩經集序

五

所習爲舉子業者又皆盛時和
平溫厚之詩其于淫風變雅似
可弗論然詩者發乎性情止乎
禮義三百五篇旣爲大聖人所
刪定解詩者亦何可有所詳畧

于其間乎余之纂是編也悉宗
朱子集傳卽旁及諸家論說亦
必以不背傳註者存之庶于作
詩者之心或不至大相刺謬云

爾

詩經集成序

昔

康熙二十九年歲次庚午秋八

月毘陵趙燦英序



詩經集成例言

一詩有風雅頌與比賦謂之六義體各不同辭亦攸別大約風
之體婉約而輕清雅之體博碩而莊重頌之體肅穆而雍和
興者正義在詠物之下此者正義藏託物之中賦則直敷陳
其欲言之事者也讀詩者先取通章白文涵泳而三復之然
後細參註解則思過半矣

一詩以朱子詩柄為主其于詩傳詩序宜避者朱子已言及之
坊本有悉載之篇首者徒溷人耳目究無用也集中一概從

詩經集成例言

刪但就本詩畧綜全篇之旨各章之義提綱挈要列之篇端
庶幾觀者一覽洞然不爲他說所搖奪也

一詩通于樂有韻有聲歌詠唱歎固有裨于性情至取爲制義
則辭理固在所先而音韻又在所後顧麟士說詩專重叶韻
其說雖似補大全諸家所未備究于舉業無當也至于兩句
一連四句一截之說能使詩理不至混淆學者頗宜究心然
亦有無容盡泥者是在善讀詩者觀之會意期不失乎詩人
之神理可也

一 是編于白文傳註之外卽有串詩此體會詩人語吻而使詞
意聯貫者也其說或參諸坊本講義之言或採諸先正名篇
之語而竊以己意折衷裁度于其間務使語意宛然或未必
無少補于舉業也

一 串請之後又有疏解分輯諸儒之說要擇其義蘊之醇深者
載之前採其議論之宏博者列之後參同辨異總期與朱註
相發明庶知詩人之修辭撰句非無意也

一 疏解之末間附舉業名篇并採評語非贅也亦以當今觀講
義者原欲使書理爛熟于胸中發爲文章上追美乎懷葛東
江之風範次不失乎東崖卧子之興致而已學者觀講義而
并覽名文則詩旨不愈彰明較著乎

一 凡詩中王侯世代地域方名大畧已載之朱子總註小註不
必另爲一編以誇淹博至于山經海誌爾雅齊諧諸書尤不
雅馴坊本錯引不倫集中大爲刪節不敢濫及

一 凡直省棘關俱取詩中典雅正大者命題

國朝功令本省十科內概不復出向見坊間有關題要覽一刻

詩經集成例言

二

分註甚明余更廣摭博考益以近科鄉會試錄所載附諸各
章白文之下以便覽觀

一 余聞詩中有畫描情繪景正在有意無意之間非特形象而
已也况舉業所尚惟取考核詳明証據確實豈云畫中有詩
哉獨是古本所傳亦有談及圖繪者列之篇端以供博覽未
爲不可然詩中有古今無異者如星辰垣野山川方域鳥獸
草木蟲魚之類是也有古今不同者如宮室車旗服飾器皿
之類是也同者已散見于天官輿圖物象諸考茲不及詳異
者不載又恐古人之制度失傳余故畧載一二仍標著其源
義所謂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者也

詩經集成例言

三

一 余生平授徒課子恪守聖賢遺訓年來兼事丹青其于四書
羣經講義多所究心每見善本不憚手錄彙成全編甲子春
始以四書集成問世幸爲海內名賢所推許至于詩經講義
博採衆論悉以己意折衷去取倍費苦心藏篋已十餘年坊
友請登梨棗亦以集成名編從公好也

曲水園校颺氏識

詩經集註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人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下而達于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于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于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遂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于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于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

詩經集註序

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于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于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于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決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

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異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
 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
 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
 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獲
 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十月戊子新安朱熹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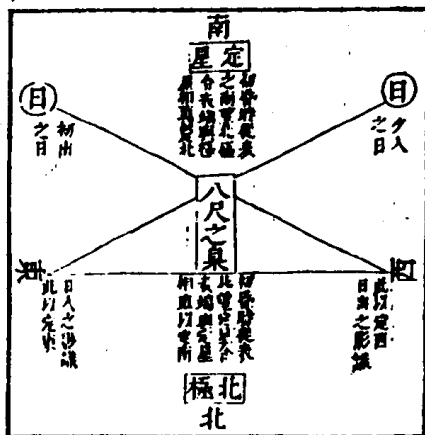
詩經集註序

三

詩經圖考總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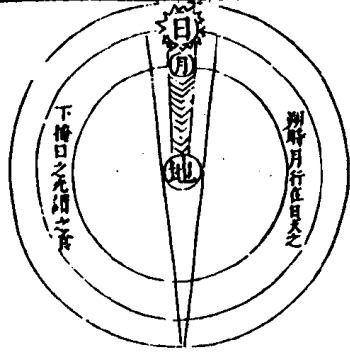
- 一 測影定方圖
- 一 日月交會圖
- 一 宮室創建圖
- 一 禮樂祭器圖
- 一 衣冠服飾圖
- 一 車馬旌旂圖
- 一 兵制器械圖

楚丘揆日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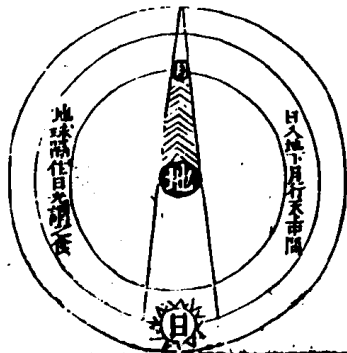


定。即室星也。亥月昏時
 當南方之午位為營作
 之候。故曰營室。陳祥道
 云。水地以縣。則旁植四
 木而縣繩焉。晷日出之
 影與日入之影以識東
 西。又為規以度兩交之
 間。以求其南北。則四方
 於是乎正。又晝參諸日
 中之影。夜考諸極星。以
 正朝夕。四方與朝夕皆
 正。然後可以建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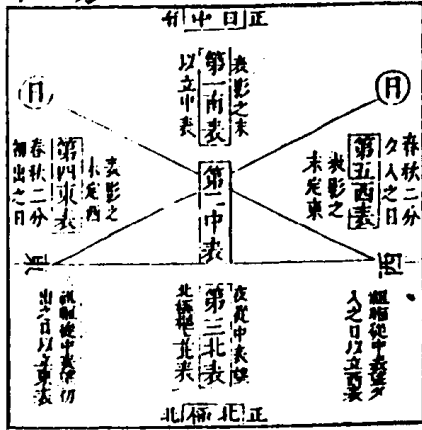
月掩日光為日食圖



日在地蔽月月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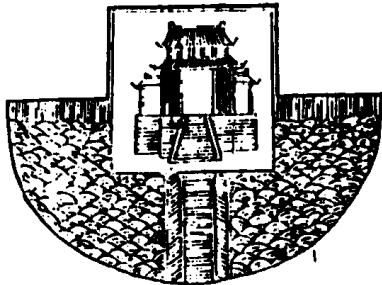


公劉相陰陽圖



以土圭之法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影短多暑，請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東則影夕多風，謂日跌影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日北則影長多寒，謂立表處太北近日也。日西則影朝多陰，謂日未中而影立表處太西近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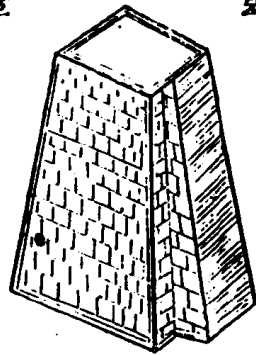
泮宮



其半於泮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焉。

諸侯之學，射之宮，謂之泮宮。共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

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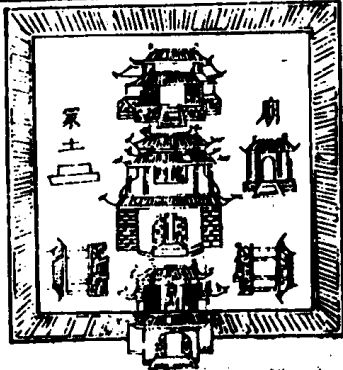


高二十丈，周四百二十步，上平無屋。文王二十九年伐崇，作臺臺。

靈

其目清者，故曰神靈。周曰靈臺，所以觀象察氣之妖祥也。在西安府，即周近，辟廢居明堂，有積土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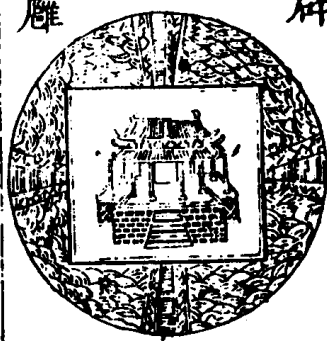
畢門應門



周有天下，建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大王遷於百室，築宮作廟，立畢門。應門立，象土，即門曰畢門，正門曰應門。太王時特作二門，其名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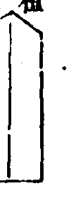
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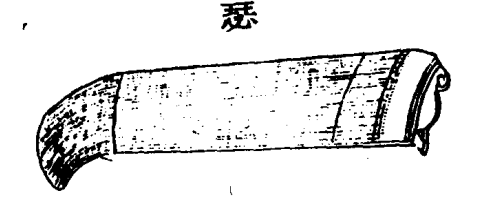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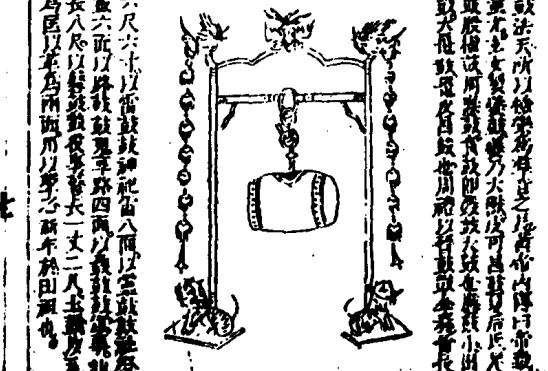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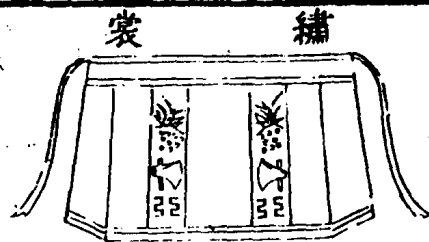
天子之大學也。國如堂，堂以水，故曰靡。天聖水所以教化之，故行也。靡取時有德也。靡取其義和也。

辟

天子之大學也。國如堂，堂以水，故曰靡。天聖水所以教化之，故行也。靡取時有德也。靡取其義和也。

<p>秬</p>  <p>秬，禾之屬也。其穗如黍而小，其粒如粟而大。古人常以秬為酒，故《詩》有「秬鬯」之語。</p>	<p>粳</p>  <p>粳，禾之屬也。其穗如秬而大，其粒如秬而小。古人常以粳為酒，故《詩》有「粳酒」之語。</p>	<p>尊</p>  <p>尊，酒器也。其形如罍而高，其口如觚而大。古人常以尊為酒器，故《詩》有「尊卑」之語。</p>	<p>圭</p>  <p>圭，禮器也。其形如竹而長，其口如圭而大。古人常以圭為禮器，故《詩》有「圭璋」之語。</p>	<p>圭</p>  <p>圭，禮器也。其形如竹而長，其口如圭而大。古人常以圭為禮器，故《詩》有「圭璋」之語。</p>	<p>圭</p>  <p>圭，禮器也。其形如竹而長，其口如圭而大。古人常以圭為禮器，故《詩》有「圭璋」之語。</p>	<p>圭</p>  <p>圭，禮器也。其形如竹而長，其口如圭而大。古人常以圭為禮器，故《詩》有「圭璋」之語。</p>
<p>衡</p>  <p>衡，秤也。其形如牛而長，其口如衡而大。古人常以衡為秤，故《詩》有「衡石」之語。</p>	<p>壺</p>  <p>壺，酒器也。其形如罍而高，其口如壺而大。古人常以壺為酒器，故《詩》有「壺觥」之語。</p>	<p>璋</p>  <p>璋，禮器也。其形如圭而長，其口如璋而大。古人常以璋為禮器，故《詩》有「圭璋」之語。</p>	<p>璋</p>  <p>璋，禮器也。其形如圭而長，其口如璋而大。古人常以璋為禮器，故《詩》有「圭璋」之語。</p>	<p>璧</p>  <p>璧，禮器也。其形如圓而平，其口如璧而大。古人常以璧為禮器，故《詩》有「璧琮」之語。</p>	<p>璧</p>  <p>璧，禮器也。其形如圓而平，其口如璧而大。古人常以璧為禮器，故《詩》有「璧琮」之語。</p>	<p>璧</p>  <p>璧，禮器也。其形如圓而平，其口如璧而大。古人常以璧為禮器，故《詩》有「璧琮」之語。</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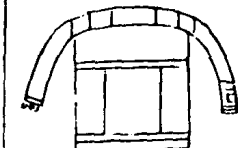
<p>琴</p>  <p>琴，樂器也。其形如瑟而長，其口如琴而大。古人常以琴為樂器，故《詩》有「琴瑟」之語。</p>	<p>鐘</p>  <p>鐘，樂器也。其形如圓而高，其口如鐘而大。古人常以鐘為樂器，故《詩》有「鐘磬」之語。</p>
<p>瑟</p>  <p>瑟，樂器也。其形如琴而長，其口如瑟而大。古人常以瑟為樂器，故《詩》有「琴瑟」之語。</p>	<p>鼓</p>  <p>鼓，樂器也。其形如圓而扁，其口如鼓而大。古人常以鼓為樂器，故《詩》有「鼓鼙」之語。</p>



五色備
前之緝
前三幅
後四幅
緝以藻
粉米蘭
獻四章



邪幅偏也
邪腰於足
如今行勝
偏束其腰



緝也所以故
也非始也所以故
也非始也所以故
也非始也所以故



充耳也
以玉瑠璃
用采綴之
之天子諸
侯五色大
夫三色小
人瑠璃

雜佩
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璜三琕首
以項中組之半貫珠未懸衡不兩旁組
各懸珠瑱又兩組交貫於項上繫於下繫
以行則衡牙繫項而有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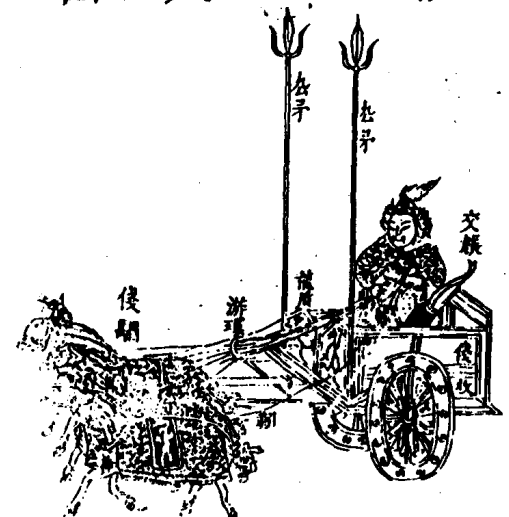


標之為首
也以朱為
也明以精
也禮器云
巨指若所
以飾法食
中無名指
者所以放
我之特



狀如鎌月
以象牙為
之所以履
結左佩小
履右佩大

秦小戎圖



小戎者秦之制也
木不可受者其制
小曰秦之制也
木曰秦之制也
木曰秦之制也
木曰秦之制也



以竹為之
口以麻絲
形如豆用
以薦果核
容四升



以竹為之
口以麻絲
形如豆用
以薦果核
容四升



所雅云婦人之
儀謂之納孫氏
云陳說也故
集傳曰婦人之
儀謂之納孫氏
云陳說也故



以木為之
高尺二寸
漆赤中畫
飾不畫用
以薦果核
容四升



所以掃髮以
象骨梳首因
以為梳若今
之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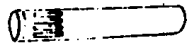
禮記婦人
始左佩幌
注扮幌拭手
之巾也

周元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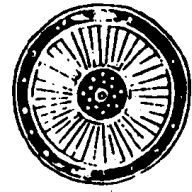
元大也謂兵車也前軍之先鋒也元戎甲士三人同載左持弓右持矛中御戈及戟矛自旒皆插於轆轤書鳥隼之章

輟



輟在車輪之中外持輟內交輟以利轉也長三尺二寸徑一尺七寸

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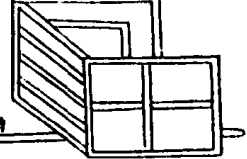
兵車與乘車之輪六尺六寸四寸之輪六尺三寸在輿之左

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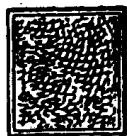
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輻也皆以爲五指也

輅



輅者輅也輅者輅馬之輅也輅直一本從後軫至前軫稍前而上下以便服馬之進退至衡則駕於衡之上而向下狗之衡居於軾下而軾形穿隔如屋之架故曰架輅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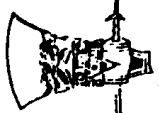
甲亦曰介口謂口甲也物之有介也介者所以用其體所以爲其體也古之人皆以爲甲之體世乃用金耳

干



干亦曰盾也謂之盾也其後避刃以應也依盾者曰干盾車上所持者也

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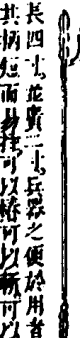
戚之小者爲戚

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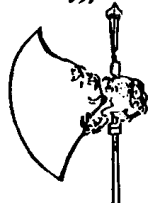
說文云胃象鐘也禮記曰獻甲者執胃甲自則有不可比之也

戈



戈者子也也謂之橫也而橫也乃值頭不同上爲鈞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四寸橫刃處其柄短而易持可以格可以擊可以擊可以擊

揚



揚者之大者亦名揚武王以黃旗新制太公以立旗新制已古今注云金銀黃旗也旗制也旗也三代通用之

矢



矢者射也先聖也蓋是於馬而行則引執而進也蓋在車則使人而進也

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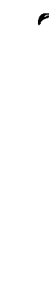
六尺六寸謂之上制六尺三寸謂之中制六尺謂之下制取於角以膠漆筋絲爲之

天



謂之鏃鏃也所以禦敵也

矛



會者長二丈五寸長二丈四尺上銳而旁勾之銳所以象生物之芒多所以象生物之勾

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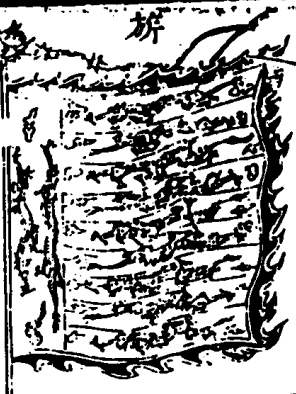
以虎皮爲弓室交鞬二弓交二弓於鞬中也

魚



盛欠之器魚形名形似魚其背皮有斑文可爲矢服

可書云文龍為旗考工記云龍旗九
 旗以象大孔者云天子諸侯之旗
 龍章也升龍未降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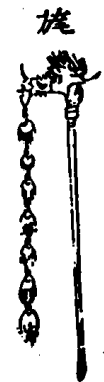
素於也關在上而龍於在下而升父
 素之道也先儒以為王之天常與地
 諸侯之旗飛輪卿大夫齊較士齊凡

詩經圖考
 前常云為旗州里是旗考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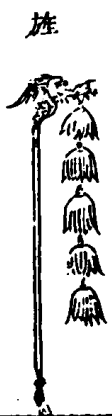
記曰為旗七旗以象龍火

如今之幢也牛尾若羊首



采羽注旆上其下有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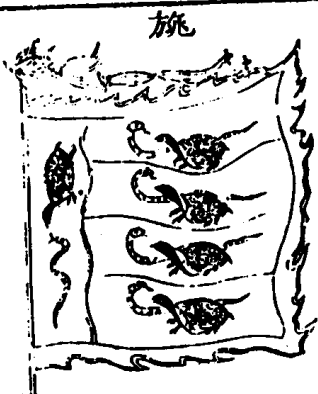
折翟羽設於旒竿之上其下亦



有旒旒而用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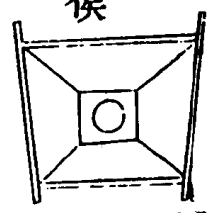
十四

可常云龜蛇為旒縣郵是旒考工
 記龜蛇四旒以象營室旒也龜



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與度
 宜之形兆也

侯制上廣下狹如
 六尺也侯之曰
 正次射則侯侯而
 以備射則侯侯而
 而蓋天子五正之
 侯中書朱大夫次者
 侯大夫三正朱侯
 射之侯亦用皮侯式
 十三分之二



拾以朱鞞為之著於左臂所以蔽肘
 敝衣而注強者



洪云射則也象骨為之著於
 右手大指所以鈞弦開體或以
 革為心



鞞斧刀之鞞今刀鞘也鞞上飾鞞下
 飾或服也



十五

終

毘陵 奇賞齋繪
 整肅堂書

詩經圖考

昆陵趙煥英殿慶霖輯

國風

國風一〇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比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音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闔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鑒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一之一〇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漢廣於是徙都於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且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為

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漢汝漢之間其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於鎬建瓦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禮作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絃以為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于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而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鶴鳴樂盛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廣雅章句〇通章俱重德上首章言文王有聖德而后妃亦有聖德可為之配夫章迫言未得淑女之助求之如是其切末章言始得淑女之時喜之如是其

深德以竊窈二句作主下文字字樂字俱根此設其樂都以宮人言當要而憂當樂而樂所謂得其性情之正也

關雎在河之洲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與也關雎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雉鳴水鳥一名王雉狀類鸛鷀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雉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姬為感子特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述匹也毛傳云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〇與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姬氏以為之配官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雎然之雉鳴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雉鳴之情雙而有別也後凡言與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

容儀寡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王此綱紀之首善化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申讀誦關雎者曰君子之道造端夫婦朝廷之化寔始關門然求其以德配德者蓋其難也吾今不能無感矣彼雉鳴之鳥關關然和鳴于河洲之上相親而不相亂相悅而不相狎物之善匹者然也況此窈窕之淑女貞靜中樞斷斷外若以之配我君子則坤以承乾離和而不忘乎敬直與君子之肅肅雍雍相比美焉若以從剛雖樂而不廢乎恭直與君子之樸柔懿恭相匹休戚內外一德以相成天下匹配之善無過于此不洵為君子之好逑乎

文王桓文王乃後日追稱在詩人語氣中只這他看子便了。好道直淑女是配君子。文王之德在敬太如之德在親。正是兩相匹耦處。○朱豐城曰：惟敬則能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為乾之健也。惟淑則足以配至德，求宗廟所以為坤之順也。好道者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化也。○薛仲常云：註中和樂茶敬本情雖有別句生來，是未子于詩人與意內想出力是餘意。蓋和樂茶敬因相與而後有，非始至意當足在好道之下。○大以重和樂，必有君子之聖以理陽教，則外和而內治，有淑女之聖以理陰教，則內和而外家。聖則家風俗之本，是由于此。○集傳云：離堆相應之和聲，分引是兩相，並與君子淑女矣。此關映之妙。○語類問此與口說出那物事來是與，不說出那物事來是此。○與與此相似，只有始意為與，無始應為此集傳，凡于正與多用則字，于反與多用猶字，乃字。○朱子語錄：其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與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一事，而其事常在下句。又云：與與不一，或借眼前事說起，或別將一物說起，非盡有甚有見于此物也。有將物之無與起自來之所不將物之有與起自來之所無。○與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離堆是雙而有別之物，引此起與，猶不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物而起吾意者。○通解言中之人，蓋妾御之老，太王王季以來舊宮人也。

詩經集傳 卷之十 國風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憂哉，憂哉，轉反側。

與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菜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有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轉，轉也。轉之，周反者，轉之過側者，轉之留也。留，不安席之意。○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於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己，至於如此也。○非講大淑女之德，固足以配君子，然當其未得也，吾所何以為情乎。自人有不可期之遇，而物亦有不可定之歸，彼參差之荇菜，求而方潔，可證神明，則當左

右無方以流之矣。○窈窕之淑女，則開其靜可配君子，不當寤寐不忘以求之乎。求之而得，我心始慰也。求而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故使我寤寐思服，而心不忘于參差之時。至于思之悠長，艱焉而求，復轉焉而周，反焉而過，復轉焉而求，雖欲求其安寢，而自不可得者矣。其未得之憂如此。

○此章此意以詩菜芳潔可羞神，明故求之，亦當無處不盡其力。與淑女幽閒，可配君子，故求之者當無時不盡其心。○通解左右流之，即是無方取之一處，則有方也。寤寐求之，即是無時分言寤寐，則有時也。註中寤寐不忘以求之，似已該寤寐求之五句，所以下文猶之口，故其憂思之深，至于如此也。以求為主要，根于求來寤寐中如何求，不過想像其得之意，不得者謂文定之儀未舉，造舟之禮未行也。思字，亦從求字，意為出終，故悠哉，是無時不思，轉反側，正是思之悠長也。俱跟寤寐求之句一直說下。○求之不得四句，不過申說寤寐求之一句意耳。註中當字直玩，見得有德如是，則當如是也。此人此德五句，是朱子推出詩人所以憂思之故如此。正發明當字之意。○此章追想未得時情，須對今日既得之樂。○朱子曰：此詩看來是慶妾御，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顧麟士曰：詩章之體，皆以兩句為一連，四句為一義。此章與處，至末便止。下四句，又申言其思之極耳。○通解謂直與到底非是，集傳凡荇字以下皆推原之句。

詩經集傳 卷之十 國風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與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菜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有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轉，轉也。轉之，周反者，轉之過側者，轉之留也。留，不安席之意。○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於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己，至於如此也。○非講大淑女之德，固足以配君子，然當其未得也，吾所何以為情乎。自人有不可期之遇，而物亦有不可定之歸，彼參差之荇菜，求而方潔，可證神明，則當左

之而擇以故深矣此病寃之淑女昔情思而與遠入法前以自避或則之而
或故琴或鼓瑟多方以友之而致其親愛矣不特此也彼琴瑟之待來來歸可
應足以利吾用也既得之則當或左或右多方以進之而然以致其美此功
之淑女相須其股欲以吾言歡也既得之則當安其樂或改或鼓多方以樂之而
致其欣喜矣其已得之樂如此則向者寃寐思服轉反側之況不其釋然
矣乎夫宮人與后妃既道其匹配之善而又自致其愛慕之情此固足以悅后
妃之賢而詩人性情之正亦于茲際見矣

此章以得來既得當承老以宜其用與淑女既得當友樂以致其情來擇
非一端意非一道故亦曰無琴瑟之音細意有榮備意故曰友鐘鼓之音
宜暢有榮備意故曰樂友樂俱以宮人言○此正言今日既得之樂行來當承
擇宜老以宜其用與淑女當親愛款樂以宜其情蓋好德之心形於友樂而齊
之琴瑟鐘鼓也○后妃既得難道宮人便去琴瑟鐘鼓不成須玩註中一當字
蓋友之樂之情非言諸所能備故欲寄諸琴瑟鐘鼓也二段意有淺深必說

詩經集成

卷之十

五

到樂樂處意方盡○註中樂則和平之極乃朱子想像詩人意思謂之尊奉
見善樂正所以尊奉之也不必分貼○通解琴瑟在鐘以其常用故曰樂之
鐘鼓則懸於庭室不常用者故曰樂之大亦非專指聲音小大言也琴瑟支
門門房居之時鐘鼓樂于廟廷皆見之際所用有分別○于按本章休解有三
課琴瑟友之友字本謂宮人親愛淑女意思而今解作文王與后妃夫婦好合
如朋友一課也或云宮人與淑女相好如友生亦思宮人如何可友后妃不我
儕分子二課也房中止懸琴瑟廟見時方考鐘擊鼓鐘鼓陳於廟之東西序所
云鐘鼓樂之者蓋指廟見而言也若依時說一似房中亦將鐘鼓考擊起來三
課也嗚呼俗儒不明道理如此○樂記錄琴瑟哀以立廟鐘磬樂以立廟鼓
鐘以立廟便見琴瑟于友字較切鐘鼓于樂字較切亦見古人用字無有不
可那移處○韓上云此與上章以音來三與音拘與意便似同章若抹去一與
又非詩人層疊致詞之旨須皆以下四句作進中一層我則離前章一與本章
兩與兩無碍也夫段以未得已得為對而不拘均以未文為對古人通對之條

類然○附錄琴瑟行來兩章查詩經文一百首并其文法以資觀覽詩人
得之思而四為其既得之歡也夫未得而思思何物也既得而在身又何深也
此兩得情之正者矣想其時文王以嗣子之化適于周房婦女之阻而后夫人
始至之賦亦猶有以窺其度也故為詩極哀樂之形容其言曰由前而觀物
有無芳而顧致人亦有異地而相思彼雖然其來差者行來耶我則左右以流
之矣此宛然以窺者淑女取我則寃寐以求之矣求而得我心孔寃也求而
不得而難為此寃寐也懸其人以求之復安擬其人以思之久之而不覺其深
長矣且此深長者得已乎哉慨焉而半而思也轉焉而周而復思也反焉而過
而思不已也剛焉而留而思又不已也夫未得而求而思而至乎勞勤其心
力而弗移者不知吾人之奇情何以如此其深也而如此乎其深焉矣山川以
觀物當時則益貴人新知則倍親彼見其形而難接者琴瑟行來耶我則左
以來之矣此核其人而莫親者窺窺淑女取我乃琴瑟以友之矣友而意盡我
心恐不得當也友之而意未盡窺窺難總彼行來也殷勤而米之則亦與殷勤而

老之要曲而相將其歡豫矣今此歡豫者安致乎哉鐘在懸而考之而應也
樂也鼓在陳而擊之而應也其更樂也將比于琴瑟而友與樂相隨取也即
不比于琴瑟而樂與樂相通也夫既得而友友而樂而必情諸諸物以
形容之者不知吾人之欣賞何以如此其極也而竟如此乎其極焉矣噫此所
謂得情之正也夫文王不思而宮人思之文王無言而宮人喜之固風好色而
不淫其關雎之謂哉○次章一與三章兩與文以寃寐憂通而下對行來雙與
而下天然位置極人工天巧之流○入宮人口氣直開二比格做先只題中字
半清出以偶對奇毫無牽綴之迹可謂體方而用圓○按琴瑟為房中之樂鐘
鼓陳于東西序應于后妃廟見時用之宮人統始終而言故兼解琴瑟鐘鼓若
論宮中始至時無琴瑟鐘鼓也作樂離入音具備要之考鐘擊鼓時堂上亦
陳琴瑟相奏琴瑟時房中却不懸鐘鼓亦自有別所謂友之只是一唱三嘆欲
問淑女之歡心樂則和平之此特神人得悅淑女可知世儒不解詩理自作
琴瑟鐘鼓一時並奏于宮中誤矣

詩經集成

卷之十

六

類然○附錄琴瑟行來兩章查詩經文一百首并其文法以資觀覽詩人
得之思而四為其既得之歡也夫未得而思思何物也既得而在身又何深也
此兩得情之正者矣想其時文王以嗣子之化適于周房婦女之阻而后夫人
始至之賦亦猶有以窺其度也故為詩極哀樂之形容其言曰由前而觀物
有無芳而顧致人亦有異地而相思彼雖然其來差者行來耶我則左右以流
之矣此宛然以窺者淑女取我則寃寐以求之矣求而得我心孔寃也求而
不得而難為此寃寐也懸其人以求之復安擬其人以思之久之而不覺其深
長矣且此深長者得已乎哉慨焉而半而思也轉焉而周而復思也反焉而過
而思不已也剛焉而留而思又不已也夫未得而求而思而至乎勞勤其心
力而弗移者不知吾人之奇情何以如此其深也而如此乎其深焉矣山川以
觀物當時則益貴人新知則倍親彼見其形而難接者琴瑟行來耶我則左
以來之矣此核其人而莫親者窺窺淑女取我乃琴瑟以友之矣友而意盡我
心恐不得當也友之而意未盡窺窺難總彼行來也殷勤而米之則亦與殷勤而

關雎三章四句一章章八句。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雉鳴，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于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辭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樂詩之本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空，自上古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出此者也。

葛覃章全古。○此詩本爲治者而作，當以第二章爲首章，追敘治葛以前事，亦章正是治葛時事，末章是治葛以後事，不可以治葛之事與歸寧之情對者歸寧，不過因成婦而敘及之耳。總要得后妃自家口氣。○徐敬註曰：首章要體認當時初娶時氣，二章要得他一段勤勞愛惜意思，三章要得他不敢自專，不

必思紀的意。○三味葛覃于其原，時而弗忘也，而見其能勤于其已，故而不厭也，而見其能儉于其勤，弗給于保，備而見其能教于其念，弗忘乎定也，而見其能孝，勤儉孝教乃婦德之大者，故曰后妃之本。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叶居反。○下二句庚。

賦也。葛覃，草名，蔓生，可爲絺絿者，草，延施，傍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鵙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賦者，敘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絺絿而賦其事，追敘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于其上，也。後凡言賦者，倣此。

中谷，后妃既成絺絿而賦其事，若謂事以習勞而後成，情以經久而愈篤，于之於，固宜始終以之者，要豈一朝而致哉。自今日而說，則既成而賦之，猶德時方初夏，葛之覃而施于中谷，但見其萌芽，其葉方萋，而美盛，斯時也，淑氣相催，爰有黃鳥，振羽而飛，而集于灌木之上，其鳴喈喈，而聲傳處。

谷之外，固無遺之弗聞焉。一時景物所觸，殊動我以女工之思，故由今而追之，谷之敷榮，猶在。黃鳥之好音，猶在耳。念物成之有自，吾何能忘情于葛哉。○此章追述初夏之時，其景物如此，惟葉一句，是寫生之時，黃鳥三句，是因彼寫盛而思及之言，向言葛葉萋萋，尚記得有黃鳥飛鳴一段光景，不可將鳥與葛平看，總要見此時梓輪未施，而所見所聞，已瞭然動我以女工之思也。○持柄既成，絺絿通章，追敘初夏，照本章。○黃鳥集灌木，而註以爲鳴于葛上，蓋葛延于木上，鳴于灌木，即鳴于葛上也。○盧文子曰：此時對葛其間，故所乘所集所鳴，一一觸目，過此以往，便無暇及此矣。○歸士詩雖以兩句爲一連四句爲一章，然此詩首二章當三句一章。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爲布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盡心，雖極垢熱而不忍厭棄也。

○兩章及夫盛夏之時，屆離火之昌期，乘未明之盛節，葛之覃延而施于谷中者，曾幾何時，其葉茂密而萋萋者，且見其莫與焉，是葛既成而可治以爲布矣。由是欲取其材，則刈之于山谷之中，欲乘其性，則漚之于盞簪之內，夫而後爲乃有緒可理也。其近內而色白者，葛之精者也，則爲縹緜，其附外而色黃者，葛之粗者也，則爲絺，幸機杼之告終，獲芳華之被體，殆庶其有以服之矣。成于勤苦，得之艱難，所以心誠愛之，雖至于垢，吾不敢以其垢而厭也。雖至于敝，吾不敢以其敝而棄也。否則彼莫與者，其自中谷而刈而漚而爲，豈易有此服者，而遂有教心乎哉，必不然矣。

○此章正治葛時事，首三句言葛之成，下言其治之勤而愛之至也。其莫與者，入身既成，意則漚縹緜，所謂親執其勞也。然須看得活，若認后妃身到谷中，手自斬代，一絲一縷，皆親爲之，則呆死，當作親其事者爲之，若係外機，折以任夫織維之事也。蓋就絺絿既成之後，別其精者爲縹，粗者爲絺，非將先有此

而等而釋之以為布也。若十分說得幸甚。須知婦家光景。保夫母后。乳泉
矣。服之無數句。亦須看得。活后妃實為之初成。而即適其心之所期如此。不
以新故為念。不以久暫為情。非流俗所敢言也。註。親執其勞等句。是朱子推厚
之詞。非后妃語氣。○唯對云。雖桂坊。只是極言無敬之情。若以為是。豈有
極敬之物。而服之無敬哉。○婦人賢者之情。何有如此。況官。豈有異情之。則
極四方之區。不足給。而為朝野風尚。俱在后妃口中。又不可得。露此等
語意。○凡人之于。易。而不甚。惜者。以其得之之。而不知其用力之。然
而成就之難也。惟如。積之。勤。伏。則。功。如。絲。麻。之。勤。者。衣服。則。思。女
紅。蓋。其。身。親。為。之。故。能。愛。之。而。不。厭。亦。可。見。后。妃。既。勤。且。儉。之。意。○文。王。曰。降
保。無。敬。后。妃。曰。服。之。無。敬。其。無。敬。不。同。而。無。敬。之。心。則。同。正。見。若。子。好。迷。處。○
鍾。伯。敬。曰。后。妃。服。之。無。敬。自。有。深。思。惜。福。惜。勞。俱。說。不。盡。○附。錄。服。之。無。敬。一
句。合。錄。文。并。載。文。評。以。資。觀。覽。○后。妃。之。愛。為。也。有。不。改。初。服。之。思。焉。夫。治。尊

禮記集說 卷之十一

所以為服也。苟非存無敬之志。豈為愛為之甚也哉。葛覃之賦曰。凡人謀。始
始。焉。慎。折。以。圖。之。不。踰。時。而。輒。以。為。可。棄。者。其。為。之。必。不。力。若。夫。一。事。而。不。起
作。輒。之。念。則。亦。一。物。而。不。生。欣。厭。之。思。故。往。往。謀。事。之。始。即。為。用。物。要。終。之。計
焉。此。子。所以。南。治。焉。而。已。矢。志。恒。服。也。結。而。既。成。矣。于。其。服。之。也。人。情。所
取。不。可。解。者。為。一。身。之。儀。而。積。日。以。成。一。積。及。所。積。既。成。而。又。以。為。不。足。當。一
日。之。飾。焉。此。不。可。謂。之。深。情。于。所。敬。者。矣。人。心。所。最。不。能。常。者。為。一。服。之。章。而
越。歲。以。新。一。製。及。所。製。方。終。而。遂。以。為。僅。足。供。且。夕。之。章。焉。此。不。可。謂。之。恒。心
于。所。製。者。矣。此。無。他。敬。故。也。子。也。惟。服。之。無。敬。乎。物。候。之。堪。追。也。猶。已。過。而。難
忘。衣服。附。在。我。身。我。知。而。愛。之。誠。非。可。一。宿。而。棄。者。也。夫。人。新。故。之。見。大。抵。生
于。羨。慕。耳。我。以。為。可。棄。則。新。者。如。故。我。以。為。可。羨。則。故。者。如。新。而。況。乎。其。方。前
也。敬。焉。是。使。新。者。忽。故。也。則。故。亦。何。待。其。故。也。而。我。幸。無。然。時。序。之
忽。移。也。尚。適。懷。其。如。昨。章。服。藏。于。在。我。心。焉。念。之。何。得。言。過。時。勿。惜。也。夫
人。去。留。之。意。大。抵。視。其。愛。忽。耳。我。以。為。可。忽。則。將。然。者。可。去。我。以。為。可。愛。則。則

然者可留而況乎其適然也。敬焉是使留者終去也。則去可知也。且亦安見
留也。而我庶無然。且夫敬則何物不流于敬也。沒假令所敬者一服而積而致
之。或琴瑟之和。有敬理。則婚姻之。或膠漆之。愛有敬情。則宮闈之。好絕其
漸。豈可長乎。子于衣服。有防敬之慮。焉。矧夫敬。又何人不樂為。敬也。浸假子所
敬者在服。而尤而效之。或。之。問。多。敬。志。則。後。宮。後。華。或。江。漢。之。俗。多。敬
思。則。開。鮮。其。流。豈。有。極。乎。子。于。給。服。有。端。始。之。尚。焉。呼。以。是。為。後。世
猶。有。製。始。生。欲。購。服。成。語。者。○能。于。一。服。中。諒。出。新。故。夫。留。敬。理。又。無。一。語。不
近。人。情。此。其。勤。儉。之。原。風。教。之。本。而。禁。則。曲。折。文。境。更。如。百。尺。絲。絲。晴。空。蕩。漾
言。告。師。氏。言。告。躡。濁。汚。我。私。薄。澆。我。衣。害。我。歸。德。父母
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澆。猶。少。也。汚。填。濁。之。以。去。其。污。猶。治。亂。而。曰。亂。也。澆。則
澆。之。而。已。私。無。服。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害。安。也。謂。問。安。也。○上。章。既。成。結。格。之
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子。子。以。將。歸。室。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汚。而
澆。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澆。而。何。者。可以。未。澆。乎。我。將。服。之。以。歸。于。父。母。矣

禮記集說 卷之十一

申。婦。夫。婦。結。既。成。則。女。工。已。畢。矣。然。女。子。有。行。豈。嘗。須。更。忘。父。母。乎。然。不。可。以
歸。室。之。意。自。達。于。子。子。也。于是。告。于。師。氏。使。師。氏。告。于。子。子。焉。是。行。也。故。業。不
澆。之。衣。以。展。親。乎。有。私。服。焉。所。當。澆。也。則。煩。澆。之。以。去。其。污。有。禮。服。焉。所。當
也。則。澆。澆。之。以。致。其。潔。而。于。禮。服。復。審。其。何。者。宜。澆。何。者。可以。未。澆。澆。治。既。便
我。將。服。之。以。歸。而。問。我。父。母。之。安。寧。也。否則。一。人。之。懷。其。何。能。自。慰。耶
疏。解。此。章。內。婦。結。既。成。女。工。少。暇。而。預。計。歸。室。之。事。當。以。歸。室。為。首。二。句。言
達。歸。室。之。情。要。得。柔。順。委。曲。略。略。無。特。愛。專。制。意。澆。汚。以下。乃。后。妃。自。審。之。詞。見
不。苟。于。行。也。告。師。氏。是。以。歸。室。告。之。告。言。歸。則。師。氏。轉。告。于。子。子。因。歸。而。治。服。本
與。歸。室。無。關。非。服。既。成。而。澆。澆。之。也。私。服。常。服。也。故。去。其。污。禮。服。不。常。服。也。故
略。用。澆。澆。服。如。見。君。賓。之。衣。之。澆。不。必。認。作。朝。祭。之。服。私。服。禮。服。不。必。粘。定。是
歸。室。所。為。者。善。言。書。云。因。上。句。之。文。指。禮。服。言。歸。室。亦。是。因。言。歸。而。及。之
非。備。歸。室。以。歸。室。也。○昏。禮。注。云。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
者。為。婦。師。師。氏。也。○徐。敬。菴。云。古。之。婦。必。有。剛。所以。準。事。人。之。道。也。國。君。則。取

大夫之妻或士之妻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為之。○毛氏曰古者夫婦以類
德為合。○劉安成曰周禮王侯親屬有六。丈夫未嘗無子。則太似亦
未必備此六服。但反言履屨而已。○輔廣曰。薄汚濁神者。不為其飾之。則
膏澤者。又見其不行之。于其薄汚濁者。各施其功。而不為其飾之。則
于其膏澤者。亦各隨其宜。而無雜施之。則尤見其功之德也。○朱熹
曰。師氏導我者也。則必每爭而討。見其不敢尊也。父母生我者也。則必及時
而問。安見其不敢怒也。君子宗我者也。則必因師以教。告見其不敢怒也。○
麟士。此章在五六轉韻。仍兩句一連。上四句一韻。善於句帶起師事。如老與薄
汚濁。分作四項。而師事。總承此際非微。

葛覃三章六句 ○此章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于此可以見其已
貴而能勑。已貴而能儉。已長而不敢不施於師。師已嫁而妾不衰於父母。是皆
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為后妃之本。庶幾近之。

卷耳章全吉 ○此詩重花思念君子。當以首章為我。惟人一句作主。下三章皆
補敘成。○朱熹曰。此詩後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于此可以見其已
貴而能勑。已貴而能儉。已長而不敢不施於師。師已嫁而妾不衰於父母。是皆
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為后妃之本。庶幾近之。

采芣卷耳。不盈頃刻。惟我儂人。真彼同行。
賦也。采芣非一采也。卷耳非一葉也。如風耳。蓋在如盤。頃刻也。能竹聲。懷思也。人
蓋謂文王也。真舍也。同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正
言方采卷耳。未滿頃刻。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真之。大道之旁也。

不盈頃刻。惟我儂人。真彼同行。
賦也。采芣非一采也。卷耳非一葉也。如風耳。蓋在如盤。頃刻也。能竹聲。懷思也。人
蓋謂文王也。真舍也。同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正
言方采卷耳。未滿頃刻。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真之。大道之旁也。

賦也。采芣非一采也。卷耳非一葉也。如風耳。蓋在如盤。頃刻也。能竹聲。懷思也。人
蓋謂文王也。真舍也。同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正
言方采卷耳。未滿頃刻。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真之。大道之旁也。

卷之二 ○此詩重花思念君子。當以首章為我。惟人一句作主。下三章皆
補敘成。

賦也。采芣非一采也。卷耳非一葉也。如風耳。蓋在如盤。頃刻也。能竹聲。懷思也。人
蓋謂文王也。真舍也。同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正
言方采卷耳。未滿頃刻。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真之。大道之旁也。

不至于未得矣乎

不謂此二章意同上一二句是託言登高不遂其願下因欲飲酒以紓其憤也
從思命申虛設出一番景象如所云我所思今在泰山欲往從之梁文舉也
重登高堂身與酌酒平看永懷與上偉人字應傳字又在懷字生出明知思不
可解姑酌酒以暫開其懷庶寬其太甚耳非真欲釋其憂而不思也○蓋登山
曰登高焉亦是後世白雲觀舍之意往從之說似太着相宜渾融
賦也石山賦土曰初濟馬病不能進也病人病不能行也吁受嘆也兩雅註引
此作肝張目豎遠也詳見何人斯篇

申懷然我之懷究真能已也則又如之何哉彼但亦可陟也陟亦可望也庶可
以慰我之心乎奈何馬則滑矣而不能升高僕則痛矣而不能御馬目視而足
不隨我其如高山似金曼見然其如我何但慨然付之吁嗟而已矣夫后妃于
君子不在而極其思念之情如此不可以見其性情之正乎

詩經

卷之一

十三

謂此章上三句言登高而有所不得下言離乎其為情也與上二章皆一意無
涉深前曰崔見高岡此曰陟陟不過變文成章非登此不遂又欲登彼也過是
神轉無聊無所不至意馬以御車僕以御馬相因說馬病不能進猶可責于人
也僕病不能行則斷不能往矣此亦其之詞云何吁矣見憂之極惟有悲嘆
而已非百可得而解也云何二字亦可答讀似如何是處之意吁字與首章
嗟字相應

卷之四章章四句○此亦后妃所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非前文
王昭會征伐之時美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

以水意今言○三章須平看總是與其德之盛而顯其福之隆也後將成字義雖
有分別而與意略無淺深不過層層意味以見福順無已之情耳以樂只何作
主夫入宮見妃則不見其可樂但見其可畏后妃以樂只為心悲呼公豈能
及乎小則禮禮考祥自然動與言也稱者稱其德之已然顯者顯其福之未然
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與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葛藟類蔓草也只節助辭君子自來去而指后
妃猶言小若內子也履緣安也○后妃能遠下而無嫉妬之心故樂樂其
德而稱頌之曰南有樛木則有葛藟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將之矣

南有樛木者曰從來福澤之興祖視人之自致何如乎故樂樂其德而
而決諸德者有可憐吾儕之被德于君子非一口矣茲不覺有所感也彼南山
之上石生焉樛然下垂未嘗自恃其孤高也而葛藟則從而攀之樛木非有
意于葛藟而葛藟之攀自不得舍是而他趨矣况我君子思慮旁流而無疑
存慈良與我而思則不生始所稱樂只之君子非耶其德如此則所以格天者
已極而福履自從而綏之凡安貞之吉保定之休君子非有心于感召而君子
有以安我人老天自有以安君子也夫豈有或與者哉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與也荒者也將猶扶助也

詩經

卷之一

十四

樛木非有期于葛藟而葛藟之荒自不得舍是而他趨矣况我樂只之君子其
德下逮而福履自從而將之凡以引以翼或或我君子非動念于葛水而君
子有以助我人老天自有以助君子也夫非自然而致者耶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上二句丁卯天下二句已自
浙江末句丁酉天下甲子廣東

興也樂成成就也

而樛而猶未已也彼南山之木其樛然者終如是也則為葛藟之而旋繞之必
周焉樛木非有期于葛藟而葛藟之攀自不得舍是而他趨矣况我樂只之君
子其德下逮則福履自從而成之凡令終有假神假福君子非修志于休戚
而君子有以全我人老天自有以全君子也又非自然而致者耶夫后妃薄遠
下之德而來幸稱頌之如此則閨門之榮于此可見而文王刑子之化不于休
微乎

樛樛樛木下垂以引葛藟后妃遠下以樛福成此各章與意也樂是繫于其上

然是本庶之榮是卷之則也終有保定孔固意與維繫相似頗有於助然也
與卷庶相似成則萬福皆來湊合有純全盛大意與榮美相似詩人下字各有
意義不得蒙混樂只就愛博于同人說所謂能速下而無嫉妒之心是也但此
說得渾融履字注謂辭字百順之謂福天之所助也以壽命言萬鍾之謂福人
之所受也以費用言大約不外富貴子孫等意註中嫉妒二字有別嫉以得
言如以色言○劉上玉曰詠樂只處見其稱詠福履感見其福說詩者之詞不
宜貼在詩人口中即速下等字亦以意渾之更其沾沾在口非盛世風也○朱
子曰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內君則后妃有君子之德固可以
君子目之○附錄全章陸長卿文并載文評以資觀覽○觀德之安致福履咏
木而稱願焉夫有樂只之德福履其所致也惟無感穆木而稱願履進乎若曰
子聞嘉祉難以伴避况宮闈之中非微音所被實承懷而難忘焉為使人歌祝
而不誣乎大抵孤亢之姿恒絕物以難親冲抑之態每處中以善受物則有之
人亦安然為祝南山之木惟穆然者獨異也名植不斬于俯視微質不疑于

就友其獨高榮之矣相得益章而比附過互似兼有危焉者因是思君子不處
尊而自矜不御卑而絕羣以今觀之何樂只也雖言夫樂只若無所求於人
而親履其履福必有比之焉以為有必必之理而致不能危以為不可知之數
而理先子以不危也其故也仍君子之相親於樂只而己考官察而下孔固之
休不猶然望若嶼而噴附麗之體哉而未已也再觀南有穆木其穆然者猶若
也名植不易其俯視微質則益其覆宜其萬萬荒之矣下濟茲先而森鬱則
映似無有抑焉者因是思君子祥和本於性生恒惠見於人以為樂只固樂
只也雖仍言樂只若無所加于爾康而履道幽貞福必有助之焉以為致以助
其理而安者勿替以為理能助其數而安更無疆也其將也亦君子之相親以
豈弟而已隱形管而徵引製之和不猶然願履特而思垂蔭之廣蓋而又未已
也更觀南有穆木其穆然者終如是也名植不改其俯視微質更潔其端固宜
其萬萬榮之矣早承華緣而蒙施旋繞似無復感焉者因是思君子謙貞所以
居躬素能乃以集眾以為樂只誠樂只也雖終言樂只若無所進于扶助而

履不感福必有兼全焉以為數可成理并無待於助以為理自成教并忘其
安也其成也即君子之無成以有林而已猶謂音而履全履不猶然願履
阿而樂穆之因哉觀人物之一理知德福之同履歌祝之慎夫豈誤也○
葛類以為高與福履各兼二義履字自應照註作祿字觀所以致福履根本自
在樂只內若以履字作祝履履履履履是致福履原在履矣不惟若樂只不
著九亦與穆木君子為萬變與福履詩理不洽矣以易履卦義詩詩誤於樂
履庚午雨剛履履成之句墨沿誤至今能無令毛鄭笑人也○穆木下垂與樂
只遠下意在正音中順治壬辰穆木二句墨俱將穆木請作遠下是比非與矣
并記於此願與留心詩學者共辨之

穆木三章章四句

蓋斯音全音○全詩總是喻其有遠下之德宜其有昌後之福也三章一章無雙
深不過適言以成篇俱以和字貫當聲處則洗洗及聲聲則差差既差而復
則又振振皆見其和也說蓋歌即是說后妃比后妃之和于遠下亦宜其後之

昌也然此說在言外不必另說子孫衆多是后妃已然之福非稱願之詞比意
只重宜為聲處和集此中有主在所為爾也宜者見其非出于律茲凡物君則
爭爭則相吞相噬而生息必少惟蓋斯聲處和集故宜于孫之多也
蓋斯羽說說今宜爾子孫振振與兮 一章辛酉江雨 下二句甲午順天
此也蓋斯聲屬長而音長角長聲能以取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說說和集
貌爾指蓋斯也振振聲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如思而子孫衆多
故眾安以蓋斯之聲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
凡言比者放此
取諸沐蓋斯者曰天間一代之統必先錫之以昌後之福然非德無由致也昔
管仲察昆蟲之化而有見乎蓋斯焉夫蓋斯羽蟲物類之微者也今則倚類甚
多羣居聚處大者無情忌之嫌小者有因依之志蓋說說然其和集矣由是知
氣所感休祥攸集宜爾之子孫蕃衍一傳而子孫克振再傳而益見其克振也
夫非所謂以和召和者哉○附錄首章詩音義文并載文評以資觀覽○惟和

足以自養即物而首其其甚焉蓋願其宜于和也由既既而得養振在孟羽且
有然者想其美后規日今而知人世休嘉之事其為和氣之所鍾者蓋相屬之
不爽也夫物能容物及同異而施一體之恩斯和以致和集本支而彰百世之
盛舉凡數所自至者其非理所必至大抵如斯矣吾信處深宮之內沐樂只之
休而不覺有感于孟斯羽焉想其德本素順而因循者為文明羽毛誠可貴矣然
豈自私其貴已乎乃思羽庭階其聚族以處者何惟雨之是依若是也想其性
秉剛貞而即形為丰采羽儀誠足為矣然豈獨恃其尊已乎乃展羽林泉其引
翠而至者何惟雨之是庇如斯也誠以雨則說說者也凡物之性其不能以相
容者皆由于心之有所忌也心有所忌而彼此之形未能感感則恃高以絕
物致其容有相處異地之憂傷如何矣又其甚者嫉忌之私形于物則勢必至
以惡感惡化即之仁比也然也爾蓋斯羽有切乎抑凡物之情其不能以下地
者皆由于分之和所信也分有所稱而大小之勢足以相臨則其勢必以處人
致其小和宛然處之嗟厲之階矣又其甚者精疑之象起于同羣勢必至以

和則養折之休自爾慶之矣爾初未嘗進計乎後嗣而所容既處其多相生自
不愛其少固不必盡贊贊于一身而千億之流徽皆爾榮易之所積然也夫
易為心雖天地有同和之盛而況在一氣之感哉且吾觀于爾而知神和者蓋
自和則昌熾之盛惟爾基之矣爾即未嘗預期夫光大而自爾弘其履底遠矣
爾大其華生固不必悉贊許于同種而似續之相承皆爾雍諧之所致然也夫
雍諧在人心雖宇宙有太和之風而況在同體之祥哉蓋惟其說說也是以子孫
之振振也天下和氣之致誠其莫不宏也類如此孟斯矣○以孟斯比后妃一
若形相便入載小文林只寫大意中二比全用反筆寫生趣而只用一語振其
九得爾空慶虛之勝

孟斯羽攝攝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蓋能攝攝繩繩不絕規
不謹然孟斯羽也。不特排之和而已也當其集而聚飛。則孟斯兮。親上之原。爾

然木和之動盪盪和之見于產者若此固宜爾之子孫應天時以變化而繩繩
生育之不絕也豈偶然哉

孟斯羽攝攝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此也攝攝會聚也繫繫亦多意

再謹然孟斯羽也。又不特飛之和而已也當其飛而欲翼則攝攝兮。止集之原
溫然太和之禽聚焉和之見于形者若此。固宜爾之子孫。感氣和以成形。而繫
繫聚之無盡也。豈俾致哉。然則我后妃也。攝攝之嗣。形為速下之仁。和德之
乎。行為克昌之瑞。有是德。宜有是福。矣。觀之孟斯。不從可見哉。
想解凡物之性。皆有其類。多不繁。人之如忌者。其後必不感。故和氣致祥。非氣
致反。見后妃有是德。則有是福也。孟斯羽。真故攝攝。勿作相說。一說。即翼之
道。全在乎羽。故以說說屬。我后妃。思發聚矣。亦若卵。卵者。然說說。以尋處之
和。宜盡。以飛聲之和。言攝攝。以形聚之和。言安爾。不主一人。亦不主一時。果
委之子孫。皆后妃之子孫。千億之子孫。皆后妃今日之子孫也。但此比。須影

射為妙。振振是春。是福。是胎生。不絕。發發是數日之多。振振內。如有材。能者
發發繩繩內。如有繼嗣。無窮。繫繫內。如有許。區。福。福。后妃與衆。去。雖有
貴。然以所君之嗣。則同一生。養也。一人生之。不若衆人生之。為盛。后為君。則
天下子孫。比何分。爾我。張雨軒曰。后妃多子孫。推本其然。則山不無。忘。而
故。繼。木。之後。后妃子孫。繫繫。不可用。外。術。毛。辨。處。曾。歷。言。此。乃。武
王得天下之後。而始封之號耳。然。據。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則子孫之
多。非特庶出者也。但。兼。稱。庶。諱。為。是。○朱子曰。比。便是。說。孟。斯。羽。之。德。
便是。說。那人。了。下。便。換。孟。斯。羽。子。孫。依舊。是。就。孟。斯。上。說。更。不。用。說。孟。斯。此。所。以
謂。之。比。又。曰。借。孟。斯。以。比。后。妃。之。子。孫。衆。多。子。孫。振。振。却。自。是。說。孟。斯。之。子。孫。
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

孟斯三章章四句
純天章全首。○全詩反覆咏嘆。只是一時事。無淺深。當以宜字作。攝攝女子之賢
何由而知。即以正以時上。想見其賢。而又印以其賢。決其宜室家。賢也。已。必。必。

宜是未然事。既註必字乃預定之詞。非預則之詞。散化須于言外見之。命出于親。則非行露之清。故曰以正。舉其類。則非標榜之噴。故曰以時。公淡淡致之。不得顯言。以傷王民。嗚呼。氣象。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木各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花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春。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宜者和順之意。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嘆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詩經卷成

卷之一 四風

十九

賢而下之哉。

桃之夭夭有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與也。實實之盛也。家室者室家也。南。桃之夭夭。不惟華之盛而已也。觀于其實。且有實而盛矣。況之子則賢大也。值此時而于歸。吾知長幼有恩。夫婦有別。其于室家也。當必有以宜之矣。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與也。蓁蓁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申。桃之夭夭。不惟實之盛而已也。觀于其葉。且蓁蓁而盛矣。况之子則賢大也。值此時而于歸。吾知內外整肅。尊卑和睦。其于家人也。又必有以宜之矣。夫以女子之賢。而詩人嘆美之如此。非彼文王之化。其能然哉。

總解。首章以木少則華盛。與女賢則家和三章。體意亦略相同。華實葉。非一時並見。因所見而推言之也。○呂東萊曰。既咏其華。又咏其實。又咏其葉。非有他義。蓋反覆歌咏之耳。室室者為人妻。而盡妻道也。見夫婦和諧而門閨無及。

目家室者為人婦。而盡婦道也。見尊卑允協。而家庭無間言。朱豐城曰。室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強所能也。必老不衰。于舅姑敬不違于夫子。慈不過于卑幼。義不拂于夫之兄弟。而後可謂之宜也。○韓士曰。以前五詩。只是文王一家。此方及國。故曰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文王明德新民。能格其不正。以歸于正。故為男者。知六禮未備之貞女。不可以長求。為女者。知從一而終之夫。不可以輕合。則男正乎外。女正乎內。身之。妻。直不敢犯。禮。苟且。况其外焉者乎。女正乎內。木身之夫。且不敢犯。禮。滑亂。其邪。焉者乎。

桃之三章章四句

直章全言。○通章是以施豈不一其處。與干城好仇腹心不可一端。獨一節。深是一節。曰干城。時公侯之衛耳。曰好仇。便與公侯對。曰腹心。遂與公侯一矣。總是仰其事以興其才之備。言此人之才。有如此之可用。非謂他日必為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也。○南。豈二字可玩。即兔且和事。而備經理之計。恭整飾之能。則其人之大略可觀矣。趙。趙是武勇之狀。無文。無所謂在野草莽之臣。美之也。觀註雖字。可見美之通在下。公侯二字。委詞。委才只堪對付別人。無可耳。公侯何等謀猷。猶足為其倚重。與之匹休。甚至精神契合。是何樣才。○兔。且非淺業也。如莘野之耕。渭濱之釣。一般。蓋當時之人。出則為疏。後先。處則安于農桑。狩獵。詩人從旁觀之。見其未始不可為干城好仇腹心。非為國家惜人才。亦非為斯人嘆淪落。總見賢才衆多。既在上而亦在下也。平平敘述。而極換作人之氣象。宛然矣。

詩經卷成

卷之一 四風

二十

南風卷之三 采芣之采芣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南風卷之三 采芣之采芣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與也。南風。整飭貌。且。且也。丁。丁。棟。棟也。趙。趙。武。武。干。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化。行。行。行。美。賢。才。衆。多。離。且。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若。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固。可。見。矣。

少被發且所以掩其則前蕭然布列而不亂於此焉存代所以張且則丁丁及相慶而四野早聞焉斯亦見揮翰之周矣况此君起之武夫雖無文采可觀乃外可以倚折衝而犯之其能厥內可以資保衛而乘之堅以完夫非公侯之干城乎

疏解丁丁為內外相應之標干城為內外相衛之象是此章與意○嚴海傳曰於原也○蘇林學也○許氏曰擊糜于地中張且其上○丁丁有堅壁不移意○干城是借掛外衛內以發其才之可用初不以用武言隱然甲兵之防故曰干屹然金湯之固故曰城

爾爾免置施于中遂起武夫公侯好仇

則非特于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

且耶乃并絕其丁丁之聲故然施于中遂置機要寄之區設羅東方之會庶有

特選集

以快其遺矣况此起起之武夫非特于城而已也吾知經那劫亂公侯能之

夫亦能之元首明而股肱良夫非公侯之好仇乎

疏解中遠為在在可通之路好仇為在在可匹之能是此章與意○中遠免所往來之區施且于此亦見取物之方略○連西道交出復有旁通者○好仇者見公侯有此才武夫亦有此才明良相配也即有是君有是臣之謂

爾爾免置施于中林起武夫公侯腹心

與也中林林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且耶乃復勝其中遠之途遂然施于中林使兼薄以設伏向蘇莽以機機殆人林不厭深矣况此起起之武夫非特好仇而已也吾知致治安民公侯有此心武夫亦有此心志氣乎而神明協夫非公侯之腹心乎夫才之在下者如此則其在在上者可知賢之在野者如此則其在朝者可知孰非文王作人之化所致也

也

疏解中林深密而不露腹心深密而難知是此章與意○中林免所觀之施且于此亦見謀物之深密○腹心不是托之為腹心亦不止于謀謀相合意見相同而已首與公侯精理相通也公侯堅貞履事而武夫亦不怒以功自見沉潛不露其才于免且之中上有榮勝之心下亦有待時之志所謂同心而一德也○腹心何以謂之才蓋心是才烈于內而為體才是心發于外而為用也腹心亦才也○蘇傳丁丁人所聞中遠人所見中林聞見所不及所謂愈進而愈密也好仇承干城而進言之腹心承好仇而進言之干城以其才之著于外者好仇腹心以其德之蘊于中者言○附錄上二句江蘇全文非載文評以資觀覽○終觀免且之所施若有飲而淵貞者焉夫免且之謂猶是也而其施則于中林焉用才不愈飲其述乎詩若曰善取物者必我有勝我之才而後才不窮于所用蓋人知物有善藏之智而不知我亦有利用之能所以觀才之盛者每不觀其有用之為用而觀其無用之為用也吾更有感于免且之所施矣人雖欲自顯其長然時當爾時而必以嚴處易林谷之貞則躁而不可為

也人雖欲為其技然勢處深澤而必以炫耀損林泉之樂則險而不可效也吾見夫爾爾免且施于中林焉以免之性投而善匿也中林深密管運跡于其間必謂施且者智深勇沉確借此以寓其不測之謀施且者亦何意然非無意也正藉此爾爾者示其光明正大之意以為入林不厭深而已矣以免之智每而懼也中林隱密每管宿于其際必謂施且者洞謀密計先假此以彰其小試之略施且者亦必情然實有情也正因此爾爾者安其澹泊寧靜之情以表夫林中之志節而已矣士君子未遇之時泉石川巖可以藏身亦可以養性且施中林亦猶是也雖彼爾爾爾爾在死而志不在死任彼用命者遇吾且不用命者入吾且得失兩無所繫益見才負非常者當其向負負矣中林之爾爾自寬大丈夫養勝之日耕漁屠釣可以寄跡并可以息機中林施且想當然也爾爾爾爾各雖制免而實不妨脫免免視且若有思而置待免免無爭悔吝不

相授爾爾自今不凡者當其廉靜無求中林之經濟自裕寓于免爾爾爾于免知其中之無他顯技于且而非炫技于且可見待物有禮是武夫也

也

特選集

也人雖欲為其技然勢處深澤而必以炫耀損林泉之樂則險而不可效也

吾見夫爾爾免且施于中林焉以免之性投而善匿也中林深密管運跡于其間必謂施且者智深勇沉確借此以寓其不測之謀施且者亦何意然非無意也

也正藉此爾爾者示其光明正大之意以為入林不厭深而已矣以免之智每而懼也中林隱密每管宿于其際必謂施且者洞謀密計先假此以彰其小試之略施且者亦必情然實有情也

也正因此爾爾者安其澹泊寧靜之情以表夫林中之志節而已矣士君子未遇之時泉石川巖可以藏身亦可以養性且施中林亦猶是也

雖彼爾爾爾爾在死而志不在死任彼用命者遇吾且不用命者入吾且得失兩無所繫益見才負非常者當其向負負矣中林之爾爾自寬大丈夫養勝之日耕漁屠釣可以寄跡并可以息機中林施且想當然也

爾爾爾爾各雖制免而實不妨脫免免視且若有思而置待免免無爭悔吝不相授爾爾自今不凡者當其廉靜無求中林之經濟自裕寓于免爾爾爾于免知其中之無他顯技于且而非炫技于且可見待物有禮是武夫也

也

可爲公侯腹心乎。○人皆說免置施中林智助深沉。如留假普藏其用一般。便
與下公侯腹心何河漢。豈知文王艱貞志節。原非陰險駭利者。可與同心同德
乎。處處照定下文。看得他置者。絕無機心機事。方是此題的解。○又錄公侯腹
心王敬章文。并文評。以資觀覽。○終美武夫之才。知其所蓄者隆矣。夫猶是武
夫也。而且爲公侯之腹心。非賢才之多。曷克有此。詩人終美之曰。從來國運興
隆。不獨盈廷皆佐命之英。卽在野亦皆同德之彥。蓋道可匡時。而止觀于不試
衡壘致主。而非急于自明。一似與小心之辭。並其翼者。終令人歎美不置耳。
吾何能不重念我武夫耶。以武夫而看打備。已足儲功於鐘鼎。然猶是尅桓之
故智耳。進而觀之。而知蘊蓄已厚。相期者不在勳名。以武夫而稱善匹。已足見
重於明廷。然猶是股肱之寄托耳。深而測之。而知抱負愈隆。相于者不徒形氣
吾見猶是武夫也。而且爲公侯之腹心矣。公侯之沉潛。殊不類英雄之觀。故
任耳目易。任腹心不易。誠恐武夫才大而深。之以養初。未嘗以好動喜功之意
自見其無謀。則公侯之慮。誠恐固有其微矣。洵宜列爲一德爾。公侯之委

詩經

卷之一 四風

王十

願必不忍。疾以圖功。故爲奔走。非難爲腹心。則難執意。武夫深而濟之。以
學更未嘗以懷才欲試之思。自矜其偉。崇則公侯之志。念彼固有以合其體矣。
洵可歎爲交乎。爾當其馳驅林野。武夫亦自安于職。業之常耳。然偉度越人。而
隱微堪贊。豈已滯通乎。至志則君臣遇合。原不待風雲感會之期也。又何必推
公侯之心。置武夫之腹。而始稱明良之盛事也哉。抑其出入林壑。武夫亦相忌
於化日之下耳。然瞻顧非常。而懷來可告。固已豁然乎。君子則主臣結契。更不
待一堂握手之時也。又何必以武夫之腹。度公侯之心。而始讓泰交之弘模也。
哉。置免非有才之地。而所見皆碩輔。武夫非無地之倚。而所遇盡名臣。是何賢
才之多歟。○腹心同心同德之謂。須知公侯翼翼小心。是何如之心。文明柔順
是何如之德。若將武夫看得智深功沉。可以翼運使命。不惟抹却公侯忠貞。真
武夫亦沒身分矣。文妙貼切。文王心事。一語不泄。諄諄又確。是未遇合時懸
斷之辭。豈非如作。○免置三章。咏嘆文王德化之盛。故草野多產賢才。所謂子
城好仇腹心。原非公侯藉此以潛發廢解也。史稱西伯。行非一語。皆成其非。

會錄不知退之琴操中。臣諫當諫。天王聖明。二句。洞見文王心事。數十年來。身
免置章文者。皆被俗儒看壞。予甚怪之。讀此及王君啓運干城篇。可以一正俗
解之談矣。

采芣三章 詩四

采芣首全旨。○全詩總是采物而歷敘其事之始終也。雖無淺深。而語有大節。首
章言求物之事。次章言取物之事。末章言貯物之事。詳賦其事。便有相樂不可
分兩層。家室二句。是推采芣甘之此。化行俗美。又是推家室和平之由。皆采
子說詩之意。詩人口中。極開極冷。自讀詩者。見以爲此化行俗美。家室和平之
所致也。若硬將此添解人詩人口中。則失之矣。須尋公侯游自得。有一反太平
無事先覺。便是相樂意。若說得最致佳麗。與而上浪遊者何別。○吳氏曰。通篇
言樂。不說出樂字。讀之自見意思。○此詩作者不可添一事。讀者不可添一言。
只開開說去。則王民皞皞之氣象自見。○詩柄無事二字。自和上生來。非女工
之暇也。

詩經

卷之一 四風

王十

采芣首。自詩溥。其反之。采芣首溥。言有以反之。○全章用成句。○
賦也。采芣。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采芣求之也。有既得之也。○化行俗美。
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首。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
其子治產。雖
○此詩賦芣首者。口物類以時而采。人情因物而適。吾儕今日。其何爲也。其相與
采芣首乎。方其始也。采芣首。則溥言采之。道彼微行。而求其所生之處焉。然
吾觀勞而寡獲。天下之相需。而相遇者。往往然也。今何幸采芣首。則溥
言有之。而過于道左。又得其所生之地也。不堪慰結伴之游也哉。
疏解此章。乃始求而既得之詞。求其所生之處。曰。采得其所生之處。曰。○
經解。此章發語詞。
采芣首。言溥言反。之。采芣首。溥言持。力活之。
賦也。採拾也。採取其子也。

不特此也。采采芣苢，亦既有之矣。則見其盈時而昭蘇，衣穗何難。雖平則薄言采之，拾其穗不并取其生也。然晉觀秀而寒實，天下之有其穗而無其子者，往往然也。今何幸采芣苢，子又繁，然乎。則薄言採之，取其子亦并棄其穗也。一撮一掬之間，不足遂初米之願也哉。

疏解此章是正采而拾取其子之詞。拾其穗之在地者曰撮，取其子之在穗者曰掬。

采采芣苢言結之采采芣苢言穎音之

賦也。結以表貯之而執其任也。穎以表貯之而扱其任於帶間也。軍請不特此也。采采芣苢，於而取之，豈遠道之也。符之既多，非手之所能提。則薄言結之，貯芣苢于衣，而執其任，雖多取亦無憂也。然吾觀執之過勞，久而得玩，天下之物下始而棄于終者，往往然也。今何幸采芣苢，復有帶可扱乎。則薄言穎之，提芣苢為芣者，不妨收之帶間之遺也。一結一穎之際，不已足此日之情也哉。言采而出，采畢而歸，吾與汝之所為者，若已矣。又向他求乎。吁，此可

見文王德化之盛矣。

疏解此章是既采而携以歸之詞。持之多則一掬難容，故結而貯之。貯之久則手執為勞，故穎而掬之。帶間也，蓋將携歸之時，不宜再言便于採摘也。劉安成曰：任者，衣之帶，帶者，腰之帶，自采之至穎之，有無多寡之序如此。○附錄全章發膚真文并文詳，以資觀覽。○三味芣苢，而得其事外之情焉。夫采芣之采，亦采之已耳。其事無可紀，其情有足敘也。此以為盛王之風也。歟。且夫播聖化者，不必言其音澤之所施，與夫謳吟之所聲也。而即其偶及之事，皆有以得其所由及之端。自教化始于閭中，而樂意形于言外者矣。為之賦，芣苢曰：吾儕幼習女紅，惟日行其閭內之賦，風嫻學訓，動念于陌上之觀，故是微行求桑之餘，寓日如原，且以所習者會，且以之樂，而其事已聖聖夫，自有其樂之暇，幸無行軸之驚心，而此閭之間，復多倚傍之歡，得盡相與采芣乎。以桑之而孔丘芳亦之玩，彼亦當覽勝之恩，則薄言采之矣。于以采之，而此廣養生之原，彼亦覽繁衍之地，則薄言有之矣。天下有意之所，即為頌之所，豈非

不服多而聚取不虞，既如此。采芣者乎，亦再采采，而將落其意，兼取其材，則獲之可也。亦再采采，而有用既存，無用仍棄，則得之亦可也。天下有乍觀處其音而兼取，又慮其豐得，借持取之工，暫寄淹留之迹，如此。采芣者乎，采不一采，而以手獲者，易取其芳馨，以表貯者，無改其菁情，則結之是也。采不一采，而扱之，既盈始處其難，得任之待執，繼復處其重困，則穎之亦是也。天下有托歡心于衆適之場，收筵用于不爭之地，而以虛往者，以定返以勞治者，以逸終如此。采芣者乎，今而後備收虞而執結，尚無忘此。采采行踪矣。噫，彼其矍矍之憤，固寄諸芣苢之外，而和乎之化，即可得諸托物之中。雖未必卷耳之應手，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從題前軒徐領入，無事相樂，意已恰在个中。點出采芣後，循次敘揚，逐層變換，每比股末一掉，道體俱盡，斷起斷收，純是大家風味。

奇本草全百。○此詩三章一意，無淺深，總是反覆咏嘆之意，以不可求句作主。詩人見女之端潔不可求，故美之，非真有求之之意也。江漢之險，秣馬之艱，皆根

此秀，豈已有教悅。下二章復申嘆之，不可以上作游女不可求，下作教復之誠說也。總要就游女身上想見他令人望而知敬光景，若認作求之不可得，則詩人自處地位先低矣。○與者，與其不可求也。比者，比其不可求也。既與而又比，是反覆咏嘆之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不可泳，思江之永，不可極。矣。不可方。思。

與而此也。上球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承康嶺，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承長也。方，桴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復咏嘆之也。

女子也。今觀江漢之游女。何其變化之速也。夫木下蟠則陰。上蟠則陰。則陰火。則
南山有香。煉之木。陰不及下。則雖有拂雲之高。曾無日之用矣。吾知行役之
子。雖當。既法之。徒。欲。休。若。思。而。有。所。不。可。也。况。漢。皇。之。前。有。出。游。之。女。非
猶。前。日。之。游。女。也。此。邪。之。人。既。開。廢。教。而。此。都。之。女。尤。不。兩。貞。一。望。而。知。其。端
莊。靜。一。豈。可。得。而。求。之。乎。游。女。之。貞。如。此。雖。之。漢。皇。上。隆。龍。鳳。下。接。荆。湘。時
岸。其。無。芳。焉。津。淮。其。真。淵。焉。因。若。是。其。廣。矣。揚。帆。而。渡。者。日。有。渠。尾。之。恐。况。欲
狎。之。以。游。行。吾。未。見。其。有。濟。也。不。可。也。特。之。江。路。東。市。天。甄。萬。頃。莊。瑤。姿。萬。里
而。必。之。障。百。川。而。東。逝。因。若。是。其。永。矣。臨。流。而。歸。者。且。有。望。洋。之。嘆。况。欲。乘。桴
以。利。法。吾。未。見。其。有。濟。也。不。可。也。然。則。游。女。之。不。可。求。猶。漢。之。不。可。冰。江。之。不
可。方。而。已。矣。豈。復。前。日。之。可。比。哉。

疏解下。練無枝之木不可休。端莊靜一之女不可求。故以爲與不可求。即是且
其德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存儀。燕私之慮。不形于動靜。使人望而知敬。蓋有
感于可求者。而深嘆此女之賢。故曰非復前日之可求也。若謂昔可求而今不
可求。則理爲此。重游女與下章之子。內要人端莊靜一。意端莊以容觀。其
以性情。比。意。兒。解。女。浴。德。于。靜。流。即。漢。之。廣。而。江。之。永。也。吾。人。親。處。于。游。女
即。漢。之。不。可。冰。而。江。之。不。可。方。也。不。可。方。不。可。方。豈。難。著。漢。廣。江。永。不。可。冰。之
方。之。者。使。漢。水。合。江。則。廣。故。言。泳。江。則。其。流。本。長。故。言。方。廣。湖。也。以。蓋。直。橫。漢
言。永。長。也。以。順。流。上。下。言。○把。江。漢。廣。永。來。形。容。分。明。見。清。流。比。潔。天。暫。真。美。處
與。隨。波。逐。流。者。大。相。懸。絕。故。曰。不。可。冰。不。可。方。此。是。本。人。中。香。木。女。中。端。莊。故
下文。以。此。起。興。○陳。大。樽。文。云。高。柯。在。望。思。影。何。心。二。水。橫。分。乘。流。乘。斷。嗟。嗟
江。漢。彼。何。人。哉。數。語。括。一。章。之。概。○劉。安。成。曰。上。四。句。以。得。水。不。可。休。對。游。女
不。可。求。而。言。故。隔。興。下。四。句。但。直。漢。廣。不。可。冰。江。永。不。可。方。以。比。貞。女。不。可。求
之。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屬。比。此。其。興。比。體。製。之。味。而。見。于。一。章。之。內。後。皆
做。此。○蘇。東。坡。曰。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漸。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
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蓋。不。于。此。○四。中。之。女。自。然。不。可。求。矣。此。仍。是。出。游。之
女。人。望。見。之。而。知。非。復。前。日。之。可。求。因。見。化。行。之。妙。○輔。慶。源。曰。詩。人。必。以。遊

女爲言。出游之女猶如此。况于閨闈之內乎。○孔氏曰。游女尚不可求。則
室無敢犯。禮可知矣。○附錄漢廣四句。郭正域文。并文評。以資觀覽。○詩人
女德之貞。而以江漢寓意焉。夫江漢之不可以易濟也。惟其廣且永也。比德于
女而女德之貞可想矣。昔文王之化。而江漢之俗變。雖一女子之貞。有斷不
可易者。故詩人喻以美之曰。惟茲游女之不可求也。吾何以形容之哉。辭之江
漢。然。天。下。之。水。人。固。有。從。而。冰。之。者。矣。此。亦。因。其。可。冰。而。後。人。冰。之。也。或。者。其
木。成。也。漢。之。水。何。水。也。無。畔。岸。矣。無。涯。溪。矣。其。廣。何。如。也。而。可。冰。乎。夫。以。冰。而
冰。冰。本。非。冰。之。道。而。况。施。于。不。可。易。濟。之。漢。乎。恐。漢。之。廣。自。若。耳。吾。其。能。如
漢。何。哉。然。則。賄。斯。漢。也。其。行。之。心。可。以。息。矣。彼。不。自。量。而。以。冰。施。之。者。不。知。漢
者。也。不。可。也。天。下。之。水。人。固。有。從。而。方。之。者。矣。此。亦。因。其。可。方。而。後。人。方。之。也
或。者。其。未。永。也。江。之。水。何。水。也。源。則。深。矣。流。則。長。矣。其。永。何。如。也。而。可。方。乎。夫
以。方。求。法。本。非。濟。之。道。而。况。施。于。不。可。易。濟。之。江。乎。恐。江。之。永。自。若。耳。吾。其
能。如。江。何。哉。然。則。臨。斯。江。也。憂。濟。之。心。可。以。已。矣。彼。不。自。量。而。以。方。施。之。者。不

知江者也不可也。然則南國之女。涵濡乎聖人之化。亦廣且永矣。自爾夫
之德。猶江與漢矣。執謂游女可求哉。○文境空靈。筆機瀟灑。如子瞻夜按承天
寺。竹影。屢。亂。符。藻。交。橫。飄。飄。然。不。復。知。身。在。人。世。間。也。○欲。說。廣。永。不。可。冰。方
先。從。未。廣。未。永。說。來。及。正。落。題。而。矣。又。展。開。一。層。今。人。必。無。此。頗。若。法。矣。于。此
服。先。章。之。能。放。能。收。也。

翹翹新音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補反漢之廣矣不可冰思江之永矣
不可方思上二句乙酉江府 辛卯江府 辛酉河府

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水名。荆屬之子。指游女也。秣。何也。○以錯
新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爲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帶。講。夫。游。女。之。賢。如。此。吾。人。之。好。其。德。者。將。何。以。致。其。情。耶。彼。想。翹。于。錯。新。中
者。不。有。楚。乎。錯。處。桐。舟。之。內。而。有。特。生。之。勢。其。動。人。之。欣。慕。何。如。也。我。則。推。斤
以。從。而。言。刈。其。楚。矣。况。之。子。備。端。莊。靜。一。之。德。固。吾。所。欣。慕。之。無。已。者。也。使。其
願。時。以。子。歸。乘。有。馬。矣。我。則。願。爲。之。秣。其。馬。豈。好。德。之。心。靡。靡。既。殺。有。所。下

也。之子之干人以破其亦猶夫此而可以非禮求之哉。○附錄趙趙二句趙士
驥文非載文詳以資觀覽。○遠女貞者為取與于列楚焉夫錯薪可刈也而
必于其楚非以其趙趙者有異乎詩人棄游女之貞潔也故再為之取與曰凡
樹自幹之繁者亦何必損其枝始示人以難近哉即在叢雜之中而孤標自
拔有益足動人景仰之思爾彼游女之不可求擬之江漢似亦可以息其意
矣乃吾又不能無感于列薪者也夫薪之為物非散木勿以益為其材益為所
薪也然必盡灌莽而收斂之則天下皆納糶之區矣抑薪之為物其秋柴必以
時為其用之有所宜也倘必俟凋落而始折之則天下雖高尚之情矣不見彼
趙趙錯薪耶言列其楚所必然者于雲蔽日之姿摧秀嚴阿以老其材為貴錯
薪非其類也厚亦披離散澤任樵蘇者之自給歟孰意有其楚焉同列薪材之
中而獨挺其峻起之軀標斤者似不能舍之而別寄也姑抱此言列一念相質
于蒼冥之外已矣。○勤芳匪秀之品。曰如川谷以蕙其潔為貞錯薪又非其類也

辭楚集卷之一

三十九

毋亦兼舉原供得美者之自便歟不意有其楚焉。○大地之內而特標
標上之奇譎獲者若不容置之而他適也。○顯深此言列之情高奇于類萃之
已矣其在王公則屬之天祖而藉養滋蕙亦藉是以湘琬趙趙者豈終付之不
錄然取之有禮若迫于言列而以秀特之標混試之備夫牧豎之手不亦重可
惜乎我知其不然爾其在士庶則澆之益新而瓜壺其茶亦用是以烹焉趙趙
者寧今浸之寒泉然得之有時何矣思言列而以拔起之性沒于以細蕙然標
之而不幾自貽阻乎當發為變計爾嗚呼草木無情尚乘幽貞之節婚媾有異
敢希真味之投我于遊女亦徒深此言林之誠而已矣。○言列非其列猶言林
非其林也將言列石活與庚午楚中夏君謀大夏列婁所見略同似出乙酉
南園辛卯江右諸墨之上。○從來作此題者說得薪與楚沒甚分別豈知錯薪
中有楚趙趙者正指楚言也。○何勿從上不可求落想十分為楚珍重正十分為
游女息心時文一班情軟語甜可謂刊落始盡。
趙趙錯薪言列其楚之干于歸言林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

方思

典而比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
軍誰再親趙趙于錯薪中者不又有雙乎混居灌莽之間而有紛披之致其動
人之悅慕又何如也我則荷鉅而流而南言列其楚矣况之子其端莊靜一之德
固吾所悅慕之已久者也便其順時以干歸乘有駒矣我則願為之林其駒焉
蓋愛德之心誠雖卑役亦所樂為耳不觀之漢與江乎漢之廣矣終不可得而
泳也江之永矣終不可得而方也之子之干人以破其亦猶夫此而可以非禮
干之哉夫游女之可悅而復可敬如此非彼服乎文王之化能若是乎
○附錄此二章即上不可求意而反復嘆之也錯薪之楚與蕙我所欲刈之子之
馬與駒我所欲林此典意也楚與蕙皆錯薪中之趙趙者列之不欲其維于薪
也于歸木然而與望之駒林馬駒猶云維為之執鞭所欣慕焉之意是慕其
不可求而敢言以見好德之誠非真欲林之也此四句要點悅之手漢廣四句
亦與無己要點敬之源較上更進一層。○朱豐城曰言今日之不可求則知前

辭楚集卷之一

三十九

日之可求矣前日之可求衰世之俗也今日之不可求聖人之化也夫觀聖人
之化不干其他而必干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錄一漢廣以
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被聖人之化而能若是哉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情章全旨○此詩總是追賦之詞作于君子既歸之後首意是追言未見而思
望之情至大意是述其既見而喜幸之意深末意是問其勞而勸以義而慰德
之詞正雖以不我遐棄句作正而精神全在父母孔遺上蓋悲歡離合人之常
情也惟于久別之後而絕無怨上之旨反以忠義相慰所以為難。○前二章寫
于夫婦之仁後一章寫于君臣之義未見而思既見而喜幸情也終勉之以
正止乎禮義也
遊彼汝墳伐其條枝未見君子惻如調音饒
賦也遊術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徑蔡州入淮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枝
饒意也調一作調重也。○汝水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

役而歸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申諫賦於墳者曰人情甚無樂乎相勝也然從離而得命則慶幸甚深惟今而思昔則感慨彌切我于君子之歸固喜之至矣然當其未歸也我嘗遺書於汝墳之上于木之大者不可以取也則伐其枝之條木之細者可以全伐之也則伐其幹之枝此蓋為往歲之事矣彼一時也君子以供役之故而未歸雖欲見之而未有期也暇遠之感日切于中思望之情時繫于念殆怒然如飢之重而不能舉者類則相遇之疎嘗恐其不歸也而豈知有今日之樂乎

疏解首二句是追賦去年事不可作自敘其採薪之勞蓋感時而興慨也此時而未見君子蓋猶供役也怒如何怒是形容其思望之情凡人飢而思食其意怒然婦人思君子之切一似重有飢者故曰調飢○嚴華谷曰親供薪則庶人之妻也○怒是飢之意如飢之甚口思食而不得食也非真為飢而言也

遊涉汝墳其條肄見君子不我遐棄
賦也斯而復生曰婦遐遠也○伐其枝而又伐其幹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申諫然天時以漸而移物類以時而變夫今歲適彼汝墳之上伐其成枝之條又伐其復生之條蓋已有踰年之感矣此一時也觀時序之推遷我心方轉結也而君子適畢役而來歸而昔之悲未見者今幸其既見焉遲遲重遲室家懼飛君子終不以道阻且長而遠棄我也斯則感屋霜之兩慨慨歲月之遷流物以絕而逢生人久離而乍會喜何如哉今而後謂飢之念殆與之而俱釋也

疏解伐條肄是今年事○孔疏肄條也如今之藥生者木之由芽而茁由茁而肆者而今又填伐此時忽見君子正是畢役之期遲遲非拋撇語也昭下王室如環者來其有且夕難保相見無期之慮未要稅上詞氣也

紡魚鱗尾王室如燬音毀則如燬父母孔通
此也紡魚鱗尾王室如燬音毀則如燬父母孔通
甚矣王室指對所都也燬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通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事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為紂之仇也

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亦不難其歸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閉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存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抑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其近不可以懈于王事而貽其愛亦通

申諫雖然惡難思合者固我婦人之情而供役忘勞者廷兩臣子之義彼紡魚之尾本以而勞之之甚則口者亦矣我君子勞于王事以至憔悴何以異思夫爾之勞既如此而觀彼王室政方酷烈如火之焚而未已即欲息其勞容可得乎然王室之政則難如焚但今日之役西伯之命也王室之虐雖未已西伯之德不可忘慈解之澤無殊鞠育之恩懷保之仁有同撫摩之愛是即吾民之父母也爾之依之猶在家庭之近爾既以父母之命而供王室之役亦當以父母之心為心而不可以王室之勞為勞矣夫婦人于君子既道其愛喜之情而復加以慰勉之義非德澤之深風化之美何能致是哉

疏解首二句是謂其勞下是勉之使忘其勞也君子往後二年而歸夫婦相見覺其容色已大異于前故以魚鱗尾喻其形容憔悴王室如燬言征役未已只就上句見得雖則句輕不過起下文耳父母以文王之德澤言只以父母言他勿露文王事孔通就父母上見文王于民飢寒疾苦無不體恤民之仰之依可親猶如膝下一般故曰孔通非以地言也以父母之命供如燬之役雖有頭尾之勞亦可為父母忘之矣○嚴士榮傳汝之勞既如此如此二字包紡魚鱗尾一句此止首句似當讀然註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亦已語意緊相連則仍兩句一連也○張南軒曰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前以用之故未至于畔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為商之方伯與商室保民心而繼宗

別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輔廣源曰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而汝墳之民以文王之命服紂之役則文王之德乎人心者可見矣不惟此也至于婦人亦知以文王為父母而勉其君子以尊君親上之意則文王之化為不可及矣○白堯之曰爾民猶知商之為王室文王之小白矣然呼文王為父母也

之神念傷矣。○鄭臣虎曰：有父母九通氏，慎見文王與王氣象，○說通諸云：紂命文王與司江漢汝旁之諸侯，則江漢汝旁皆受命于文王者也。此云王室如彼者，當是文王奉之為紂役，而紂虐用之耳。豐岐在西北，江漢正當其南，汝墳則放而南，當在虞芮之傍，割蠻之左。文王之化，自近而遠，故序詩者，先江漢汝墳也。未見既見，皆欣喜敘述之詞。末章則慰藉之語也。○朱豐城曰：周南十一篇，而南國之詩，僅居其一，何也？曰：漢廣汝墳之間，是非一國也，而其被聖人之化，則一而已矣。不錄，則無以見其風俗之美。蓋錄，則又有不勝其可錄者。故錄一漢廣，以見其德之端莊，性之靜一者，非特一女而已也。錄一汝墳，以見其意之忠厚，志之專一，非特一行役之婦人而已也。是時王化自北而南，故觀于桃夭，而見化之行于國中者如此。觀于漢廣汝墳，而見化之行于南國者又如此。詩亦何以多為哉。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章全音○全詩合于孫宗族說，以親疎為次第也。振振二字，是通篇之骨。注麟性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此不過推原公子以下仁厚所由來，乃是高一層。補正意，只重麟趾定角仁厚，與子孫宗族仁厚耳。麟惟仁，故足不踐，類不抵，消不觸，無一體之不仁，公惟仁，故一傳而公子，再傳而公姓，又旁及于公族無一人之不仁，吁嗟麟兮，是直以子孫公族為麟，非擬其同于麟也。要其所為麟，亦只如後世豚天上麒麟之類。文王方服事殷，作詩者，豈如後人稱說，命符，遂以與王期之，此處須說得詳。麟○次句公字，要著眼。然只說得公字，便了若公下又扶后妃，便是兩蛇添足。

麟之趾振振

麟之趾，振振也。言詠于詩，嘒嘒兮。

麟之趾，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也。

言詠于詩，嘒嘒兮。文王后妃，德教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與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嘒嘒之言，乃是麟也，何必廢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

麟之趾，振振也。言詠于詩，嘒嘒兮。麟之趾，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也。言詠于詩，嘒嘒兮。文王后妃，德教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與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嘒嘒之言，乃是麟也，何必廢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

申說歌麟趾者，曰：國家貴長之慶，必徵諸後嗣之賢，但治法所垂，作述不其相遠，而心源難接，稱體未必同符，今何幸躬逢其盛也。彼物莫不有趾，而惟麟之趾，則極其仁厚，其措之而無胥戕者，一見于生草之不踐，其出之而不相食者，一見于生蟲之不履焉。蓋有麟之仁厚，斯有趾之仁厚也。况我公以仁厚為德，而我公之子，漸被于家庭之化深矣。吾見慈惠惻怛之念，一太和之流行也，易直子諱之心，一坤厚之藹物也。振振者，其公之子乎。夫麟為聖人而出，固治世之休徵也。今公子之仁厚若此，則奕世之人心可結，異時之國脈可培，周家一代之祥盡在是矣。吁嗟公子，是即麟也，而何必形類哉。

麟之定音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與也定類也。麟之類未聞或曰有類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申講然麟之仁厚，不特見于趾也。言乎其定，未嘗抵物，則亦仁厚之至矣。况我公以仁厚為德，而公姓化之，雖在幼冲，而慈祥之意，已浸濡于襁褓之時。其振振而仁厚也，猶之公于也。夫公姓之為福于天下者，其在歷紀移風之日，而今固可預想也。吁嗟乎，是即麟也。以類類武以綿世澤，不于是而有賴乎。

麟之角

麟之角，振振也。言詠于詩，嘒嘒兮。

與也。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申講然麟之仁厚，又不特見于定也。言乎其角，未嘗觸物，則亦仁厚之至矣。况我公以仁厚為德，而公族化之，雖在宗支，而壽吉之休，已蒸被于家庭之際。其振振而仁厚也，猶之公姓也。夫公族之為福于天下者，其在屏翰蕃宣之日，而今固可預卜也。吁嗟乎，是即麟也。以輔天家，以光藩牧，不于是而克藉乎。夫麟不畜于家，而文王之一家皆麟也，不恒有于天下，而文王之奕世皆麟也。觀其德足以配麟之仁，可以見王教之遠焉。觀其端足以配麟之祥，可以見王業之成焉。一代之興，夫豈偶然之故哉。

麟之角，振振也。言詠于詩，嘒嘒兮。與也。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申講然麟之仁厚，又不特見于定也。言乎其角，未嘗觸物，則亦仁厚之至矣。况我公以仁厚為德，而公族化之，雖在宗支，而壽吉之休，已蒸被于家庭之際。其振振而仁厚也，猶之公姓也。夫公族之為福于天下者，其在屏翰蕃宣之日，而今固可預卜也。吁嗟乎，是即麟也。以輔天家，以光藩牧，不于是而克藉乎。夫麟不畜于家，而文王之一家皆麟也，不恒有于天下，而文王之奕世皆麟也。觀其德足以配麟之仁，可以見王教之遠焉。觀其端足以配麟之祥，可以見王業之成焉。一代之興，夫豈偶然之故哉。

佳瑞與王休徵故曰吁嗟麟兮○董氏曰麒麟在郊野處運以為得道○孔子曰唐虞之時麒麟遊于田蓋古人言治之極必假此為慶○振振註謂仁厚敦仁則志祥慎慎而不失之殘忍厚則寬大合引而不失之深知其有聰明不惑渾樸未離氣象故總謂之振振吁嗟麟兮且勿說與王意只云周室昌大之祥可也註王者之瑞亦自麟言之○由于及孫者言聖化之所及不一傳而遂已也由于孫而及族屬者言聖化之所及由親以及疎也○漢蔡軍傳曰麟角獸肉食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劉安成曰公同高祖與文王同高祖也蓋亞圍之玄孫文王之三從兄弟至武王時然後亞圍服蓋也○附考續緒如武成德如日不顯如成康其他魯衛曹滕皆能為文昭以秉文德卒成周禮之治而編過曆之節則麟不有其微耶○觀此詩則知周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周家忠厚立國而子孫宗族皆化之是以上下數百年間大和翔洽而能長世耳○附錄麟之趾全音韻雲鴻文并文許以資觀覽○歷味家仁之化而嘆王辭之述也夫子性宗族志仁則造福於天下者大矣而孰非王仁所感哉詩人所為味麟趾也若曰稽王祥者必欲來世而觀王化者不出一矣何者天下固以王家之化為化而王家又以天下之祥為祥也吾觀物之仁者必循踵至而合井乃成焉天地之仁氣而字內亦幸一見以為祥王之仁者必由齊及宗食并乃成其為帝王之仁功而天下尤幸幸見以為福故麟仁則趾亦仁而况振振公于是豈弟者之所冀陶也窮寇者之所涵濡也潛龍育德則純孝厚睦已足群屬一代之人心出震繼繼則世德垂隆尤足培發再傳之元氣吁嗟乎公于其即麟也乎乃吾由麟定以觀公姓而知公姓又一麟矣彼雖幼冲而慈祥之化自穉穉而已浸灌之振振乎猶我公于也我思公姓之為福於天下者其在歷紀移風之日乎而今固可預想已吁嗟麟兮其祥豈有窮焉乃吾由麟所以觀公族而知公族又盡麟矣彼雖支庶而雍睦之教自庭闈而已被服之振振乎亦猶我公于也我思公族之為福于天下者其在屏翰潛道之日乎而今固可備卜矣吁嗟麟兮其祥又豈有量焉當夫修闕政以篤宗盟則元元元符至于兄弟其慈和一脈交融乃治者總以宣暢王上之仁風及夫守家統以為

麟之趾全音韻雲鴻文并文許以資觀覽○歷味家仁之化而嘆王辭之述也夫子性宗族志仁則造福於天下者大矣而孰非王仁所感哉詩人所為味麟趾也若曰稽王祥者必欲來世而觀王化者不出一矣何者天下固以王家之化為化而王家又以天下之祥為祥也吾觀物之仁者必循踵至而合井乃成焉天地之仁氣而字內亦幸一見以為祥王之仁者必由齊及宗食并乃成其為帝王之仁功而天下尤幸幸見以為福故麟仁則趾亦仁而况振振公于是豈弟者之所冀陶也窮寇者之所涵濡也潛龍育德則純孝厚睦已足群屬一代之人心出震繼繼則世德垂隆尤足培發再傳之元氣吁嗟乎公于其即麟也乎乃吾由麟定以觀公姓而知公姓又一麟矣彼雖幼冲而慈祥之化自穉穉而已浸灌之振振乎猶我公于也我思公姓之為福於天下者其在歷紀移風之日乎而今固可預想已吁嗟麟兮其祥豈有窮焉乃吾由麟所以觀公族而知公族又盡麟矣彼雖支庶而雍睦之教自庭闈而已被服之振振乎亦猶我公于也我思公族之為福于天下者其在屏翰潛道之日乎而今固可備卜矣吁嗟麟兮其祥又豈有量焉當夫修闕政以篤宗盟則元元元符至于兄弟其慈和一脈交融乃治者總以宣暢王上之仁風及夫守家統以為

世傳則一紀再脫于本支其忠厚相承保大定功者總以教因周家之德信乎麟之德麟之瑞盡在共公也關雎之應豈遠也哉○與意正旨並提而入元氣渾淪拈公于作主下雨草相承說下格法化板為活三章末句喚麟即與公于公姓公族原非瞻顧與意文符合解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序以為關雎之應得之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按此篇有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已樛木采芣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辭雖至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漸廣故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致此后者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要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麟之趾全音韻雲鴻文并文許以資觀覽○歷味家仁之化而嘆王辭之述也夫子性宗族志仁則造福於天下者大矣而孰非王仁所感哉詩人所為味麟趾也若曰稽王祥者必欲來世而觀王化者不出一矣何者天下固以王家之化為化而王家又以天下之祥為祥也吾觀物之仁者必循踵至而合井乃成焉天地之仁氣而字內亦幸一見以為祥王之仁者必由齊及宗食并乃成其為帝王之仁功而天下尤幸幸見以為福故麟仁則趾亦仁而况振振公于是豈弟者之所冀陶也窮寇者之所涵濡也潛龍育德則純孝厚睦已足群屬一代之人心出震繼繼則世德垂隆尤足培發再傳之元氣吁嗟乎公于其即麟也乎乃吾由麟定以觀公姓而知公姓又一麟矣彼雖幼冲而慈祥之化自穉穉而已浸灌之振振乎猶我公于也我思公姓之為福於天下者其在歷紀移風之日乎而今固可預想已吁嗟麟兮其祥豈有窮焉乃吾由麟所以觀公族而知公族又盡麟矣彼雖支庶而雍睦之教自庭闈而已被服之振振乎亦猶我公于也我思公族之為福于天下者其在屏翰潛道之日乎而今固可備卜矣吁嗟麟兮其祥又豈有量焉當夫修闕政以篤宗盟則元元元符至于兄弟其慈和一脈交融乃治者總以宣暢王上之仁風及夫守家統以為

詩經集解卷之一終
金陵陳氏

鶴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于諸侯大夫則于宗邦無二道也○張南軒曰后妃惟有幽閒貞靜之德故既得之也則琴瑟鐘鼓以樂之夫人惟有貞靜純一之德故其來歸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此詩之義如周南之關雎者說得最好便見當時集此二南詩意蓋欲人知大凡治國平天下之道自修身齊家始也

鶴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章全首○通章總見夫人助祭而始終能敬也首二章是采芣指未祭時言儻儻二句是為芣指方祭時言那那二句是微芣指祭畢時言○呂氏云一章二章言其事三章言其容俱要本公侯說來夫人雖備內官然事則公侯事也夫人雖主東房然宮則公侯宮也即未亦須見與公侯合敬意○須緊貼諸侯夫人方得不得大夫妻夫

于以采芣乎洛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賦也于於也蘇白蒿也洛池也也事祭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或曰芣所以生芣蓋古者

經傳集成

卷之二

三

后夫人有觀望之禮此詩亦循周南之有葛覃也

申讀賦采芣者曰國君之有祀典責備物以致孝也而庶豆用將則主婦亦有常職焉若我夫人之奉祭何如耶彼沼沚之中有芣生焉是可以薦鬼神者也我夫人于以采芣則必躬親澤畔遠境旁求或于曲池之沼或于小渚之沚矣是果何所用乎蓋公侯有事于祭則主婦有薦豆之禮事係明禮不得不夙戒以供職也故其采芣也將以用之于公侯之事耳是雖品物未薦而一念之精誠不已形于備物之始乎

疏解此與下章是未祭之先預備祭物而一念之誠敬已著于此○孔疏曰蒿非水草此言沼沚者謂于其旁采之下章謂其曲池內有芣采無方意重躬親上然不必泥定手執使人取之而身事其事即是躬親詩人偶指一芣亦是舉一以概餘也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太廟是也○四豆之書者有頌○通解頌之類有七而然其其中

于以采芣乎洛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賦也山夾水曰瀆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孫楚室也
再讀不特采之于洛也彼瀆之中有芣生焉是可以薦神明者也我夫人于以采芣則必躬親遠境為謀而復于山夾水之瀆中矣是果何所用乎蓋公侯祭于都宮則夫人有薦醢之薦祖廟告成不得不比其之躬親也故其采芣也將以用之于公侯之宮耳是雖祀典未舉而明德之惟馨不已著于獻物之初乎

疏解此二章一串說下夫人采芣者蓋五廟之祭公侯主祭祀主婦主薦豆是以蒞醢故也宮都宮也即薦獻之處君王灌獻而夫人亦有薦豆之職故曰用之公侯之事君位階階而夫人亦副韓立于東房故曰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儻儻風夜在公被之那那薄言還歸

賦也被首飾也那那髮為之儻儻敬也風早也那那舒翹貌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速去愛敬之無已也或曰

經傳集成

卷之二

四

公即所謂公孫也

再讀由是而當祭也則芣有事于薦矣但見夫人之被儻儻然既與首容相安還若與首容相制蓋身不傾側故被亦練敬也斯果何時乎乃芣碩方與祀事方殷風夜在公之時也誠敬之見于薦芣時者如此及其既祭也則芣有事于微矣但見夫人之被那那然既與足容俱退還若與足容俱留蓋心不欲遽去故被亦有儀也斯果何時乎乃芣碩既與祀告終薄言旋歸之時也誠敬之見于微芣時者如此夫祭而能敬難矣敬而無闕于始終尤難矣此夫人所以為賢而文王風化人人抑何深也

疏解此章見誠敬之存于中而著于外者如此也上二句是執事之有恪下二句是終事之不違敬不可見而見之于被儻儻步履移而後不動意若有以贊之也那那行有節而被不怠遠若若有以留之也風夜在公何要點沼沚之毛于此乎獻瀆中之品于此乎陳意薄言旋歸句要點公侯之事于此乎終公侯之宮于此乎離意總見統始終而與公侯合敬正小序所謂夫不失也○

彼者獨處以爲有飾若假然僅僅那祇但就彼上發揮不是言說之人
而其人之意態精神自可想見夙夜當風而猶夜是昧且時候天光何處爲風
時昧未分爲夜乃是一時事不得以自且至夜言即家語所謂明行事之候
在公庭公所也朱子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謝靈運謂是齋醮之類此正祭時
勿就地說獨隨者自朝及其燕饗○方氏曰獨言思見之心存乎內遂遂言
思親之心遠乎外也

采芣三章章四句

草蟲書全首○通詩總是感于物而切于思也各上二句是感時物之變下是切
思念之情當以未見而發作主其說既見方樂於止說未見則愛未能已也
嗚呼采芣采芣皆君子去時所未見者而今忽見之故曰感時物之變此乃
一時所感非時物變之謂也感之深不止于沖沖矣傷則惻然而悲悲則
無聲之哀不止于嗚呼矣此未見之憂一節緊一節降則心稍放下悅則喜動
于中則心和氣平此既見之喜亦一節深一節總是反覆道其憂思之意○

卷之二四風

詩稱諸侯大夫是諸侯之大夫并諸侯大夫並言○葉山曰未見而愛必既
見而喜見其思出于正而有貞靜純一之意惟有貞靜純一之意故與卷耳詩
一也

賦也嗚呼聲也草蟲鳴聲也音音色也超越顯顯卓然也也沖沖猶衝衝也止語
辭親親陛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
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申釋賦草蟲音曰物類每因時而變化人情怛感物而與依于之思君子於將
與時俱進也向求君子行役之時草蟲未聞其有聲也今則無荒庭之寂寂托
哀吟以自訴嗚呼聲也音音長鳴音所不聞者而今忽聞之矣草蟲未見其有形
也今則感秋氣之蕭條綠微以相赴相趨然猶思君子先昔所未見者而今忽
見之矣物之因時而變也如此此也感時物之類思君子之未見其難哉

聖心可舍不領身之志焉棲其於有意外不測之處此時之心亦沖沖其靜寧
矣必也亦既見止而後容之可撤亦既親止而後思之可退然後沖沖之心臣
乎可少下耳否則何以慰吾之思乎

疏解嗚呼是聞其聲超越是見其形人無所念即靜聽草蟲之鳴時見草蟲之
聲亦漠然不相聞切惟意有所感而景物之變日來于前益足動深閉之徘徊
耳非有所聞有所見而如思君子也詩稱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句勿泥降
字豈謂沖沖仲仲發直上也降則上若下矣猶云放下心也見是親其儀容思
是接遇審適之意未見既見不平等未見既見既親乃預爲疑議之詞此愛
心必見君子然後解也○附錄嗚呼草蟲二句陣子能文非文詳以看觀覽○
觀二蟲之相應而感時之念深矣夫草蟲早發鳴躍相問時物之變遷也如此
能無感乎若曰其矣人之不能已于情也意所自存非物之所能解而念所未
及又往往有物焉以動之况于慈思之消發時之久景序之變日來于前乎夫
人不能無所務故于歲月之變大約忽忽不知耳而于自傷處以來幽居多暇

卷之二四風

感物紀時那以承日而已人本無關於物故于蟪蛄之物大約之之不察耳而
于當別無端愁思善觸尋聲爲狀惟之難忘而已草蟲既告予以嗚呼而隨
時之響有所不得已耶草蟲又示于以超越而相應之類有所不能離耶夫方
暑及變而滋液之氣餘而爲蟲彼草間之所出耳其亦何所念而鼓翼長鳴音
詞變急既荒庭之寂寥托哀吟以自訴在彼不知子之嘆息也而子則悲之悲
此舉之何爲而來也夏時蒸蒸而高阜之上生而爲益然草中之所化耳究若
有所應而示飛躍躍跳淵其感涼感之紛拂疎纖縹以相赴在彼不見子之
應聞也而子則思之思此舉之何時而始也蓋蟪蛄之屬每當溫候而生而有
化之蟲又見於風而動豈小物之羣游即衆芳之將歇乎荒草叢陰似切切以
私語而空庭草蟲見越越而避人豈二蟲之相親當于情之聚散乎夫人則不
能愛耳而物皆能化猶樂旬日之內而或解甲以出盤或動股而示離于方恐
其轉盼而物已具其春秋矣當無聊之會而不能察其生長忽而耳日而驚心
物之以微而自隱也人以爲獨有情耳而物豈無知則旋草木之間而欲收上

而個呼或困風而託和。方見其容。而物已相。為情。矣。以至敵之類。而忽
然見其性情。遂疑。而美之。必合人。之以意。而相求也。昔。開。鐵。有。情。思。場。之
前。仰。秋。登。雲。斷。壯。士。嘆。其。悲。亦。物。之。移。人。也。如。此。○。為。阿。人。寫。情。狀。高。深。不。得
若。五。不。得。切。景。數。文。聲。聲。絕。無。一。筆。淺。塵。近。編。端。然。雅。宗。○。中。二。此。刻。若
草。草。草。為。行。于。格。物。後。信。領。股。反。從。思。婦。當。身。掉。入。題。而。音。調。要。涼。却。是。正。風
詩。人。語。絕。非。變。假。之。聲。故。妙。

陟彼南山采其葍未見君子憂心悵悵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賦也登山蒸託以望君子。葍也。初生無葉時可食。亦感時物之變也。悵悵
平。說。時。物。之。變。豈。特。葍。草。而。已。哉。惟。彼。南。山。可。陟。以。望。君。子。之。所。在。也。
而。有。葍。生。焉。則。言。采。其。葍。矣。葍。時。物。之。變。又。下。葍。而。有。說。也。斯。時。也。我。猶。未。見
君。子。而。道。里。悠。遠。言。內。莫。卜。矣。心。且。為。之。悵。悵。而。莫。釋。矣。必。也。亦。既。見。止。亦。既
覯。止。於。後。心。之。悵。悵。者。始。轉。而。悅。懼。耳。否。則。何。以。為。吾。之。其。乎。

陟彼南山言采其葍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賦也。葍以葍而葍大有亡而味。山間人食之謂之。述廣胡氏曰。疑即莊子謂
迷陽者夷乎也。
[中]。葍。然。時。物。之。變。又。豈。特。一。葍。而。已。哉。惟。彼。南。山。可。陟。以。望。君。子。之。所。在。也。而
有。葍。生。焉。則。言。采。其。葍。矣。葍。時。物。之。變。又。下。葍。而。有。說。也。斯。時。也。我。猶。未。見。君
子。而。音。問。久。疏。安。危。未。泯。我。心。且。為。之。傷。悲。而。難。解。矣。必。也。亦。既。見。止。亦。既。覯
止。於。後。心。之。傷。悲。者。始。轉。而。夷。乎。不。則。何。以。紓。吾。之。悲。乎。夫。夫。夫。妻。慶。厥。時
物。之。變。因。動。契。副。之。思。而。初。無。怨。尤。之。意。洵。可。謂。貞。靜。純。一。之。至。矣。非。彼。又。王
之。化。而。能。若。是。乎。

疏解此章與上章皆一意。總是愛思之情。及禮道之月。登山是託以望君子。非
托言也。此意。經。不。過。引。起。下。文。只。重。葍。之。變。上。隨。其。所。感。動。其。所。思。時。物。之
變。屢。至。大。夫。之。役。未。還。愛。念。之。情。其。能。已。乎。悅。字。緊。頂。悵。悵。表。字。緊。頂。傷。悲。傷
恨。憂。單。聚。也。悅。則。樂。者。散。矣。傷。悲。憂。成。疾。也。夷。則。疾。者。平。六。須。得。流。連。結。語。學。會
已。之。情。○。即。八。曰。迷。陽。乃。杜。柳。之。蔭。布。路。則。礙。人。之。行。故。莊。子。說。接。與。歐。口。迷

陽迷陽無陽言行註引胡氏不知其何據然亦必非即歐矣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宜全首○。雖。詩。俱。安。見。誠。敬。意。首。章。是。未。祭。以。前。采。蘋。之。事。大。章。是。既。得
蘋。而。治。以。為。蕓。之。事。末。章。是。祭。時。獻。豆。之。事。總。重。有。齊。於。一。句。上。祭。以
齊。為。主。由。采。而。盛。由。盛。而。祭。而。祭。而。獻。米。皆。有。敬。字。意。在。但。未。明。言。其
敬。也。至。末。乃。總。米。之。日。誰。其。手。此。事。乎。乃。能。敬。之。少。女。耳。非。上。而。混。說。而。至。末
始。言。敬。也。俱。要。提。大。夫。作。正。而。正。婦。相。之。緣。有。主。祝。○。此。與。采。蘋。一。例。但。采。蘋
見。其。始。終。之。敬。采。蘋。見。其。少。而。能。敬。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賦也。南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藻。澗。澗。也。藻。聚。藻。也。生水底。如。奴。股。聚。如
蓬。游。行。流。流。藻。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敬。其。事。以
美。之。也。
[中]。誠。敬。采。蘋。者。曰。凡。祭。之。禮。要。于。敬。我。大。夫。承。宗。廟。之。重。物。禮。祀。之。儀。其。敬
不。得。言。矣。若。主。婦。躬。薦。豆。之。禮。其。敬。殆。何。如。乎。彼。藻。可。以。靈。神。明。也。而。惟。南。澗
之。濱。是。生。之。吾。見。其。于。以。采。蘋。則。于。彼。南。澗。之。濱。焉。左。右。是。求。雖。躬。親。有。所。不
惜。也。藻。可。以。供。宗。廟。也。而。惟。行。潦。之。中。是。有。之。吾。見。其。于。以。采。藻。則。于。彼。行。潦
之。中。是。求。雖。手。是。撻。雖。養。愛。有。所。不。辭。也。其。始。而。備。物。之。敬。有。如。此。
[疏]。解。此。章。教。采。物。之。敬。采。蘋。必。于。南。澗。采。藻。必。于。行。潦。言。所。為。有。常。物。所。采。有
常。處。也。○。東。氏。曰。古。人。祭。祀。不。用。圓。籩。懼。其。穢。而。蕓。也。故。采。蘋。蘋。葉。以。為。蕓。
籍。田。亦。不。用。蕓。唯。以。香。水。盥。其。其。女。雖。麻。豆。之。而。已。考。禮。者。所。當。知。○。采
物。雖。重。躬。親。然。非。必。自。為。之。使。人。為。之。亦。是。雖。臭。味。未。成。而。誠。敬。已。滿。于。躬。采
之。時。矣。○。附。錄。首。章。文。於。文。井。文。詩。以。資。觀。覽。○。兩。咏。采。物。之。勤。已。足。徵。表
祀。之。誠。敬。矣。大。夫。與。深。皆。祭。所。必。需。者。也。而。采。之。不。憚。躬。親。不。即。此。可。徵。其
誠。敬。乎。詩。咏。大。夫。妻。若。謂。從。來。祭。之。為。義。也。內。惟。其。志。外。唯。其。物。苟。志。存。而。物
不。備。焉。非。所。以。交。神。明。昭。明。信。也。故。雖。一。為。蕓。之。物。亦。必。躬。必。親。有。不。憚。手。澤
之。勞。焉。若。我。大。夫。妻。之。采。祀。可。美。已。想。大。夫。之。祭。于。家。廟。也。莊。莊。素。似。不。足

待經集

卷之二

九

以是解香而內職用囊能無有藉于溪毛之潔即主婦之職供薦豆也據栗醴
 雖記不用以充饗實而凡延備物尤必有芥于水澤之芳吾見其于以采蘋矣
 蘋之為類不一小者為蘋大者為萍若蘋則其大者也根株浮深生乎水而出
 乎水豈非萍濯汚泥而不滓者歟下焉采之將于何而擇芳也維彼瀾瀾積實
 生焉位取南離爾附求陽之義安流山澗委合答幽之情雖既采之役其所以
 慎重此類者吾不知當何如而即此紆晴晚以相卡已無辭于採擇之物也已
 又見其于以采藻采藻之為類亦繁在陸者曰蒿漬漚者曰蘋若藻則在水者
 也莖葉交積產乎水而聚乎水豈非飄深清漚而萃萃者乎于焉采之將于何
 而避勝也維彼行潦漚漚馬車水不停似神靈之恍今來惟行潦常汎儀孝
 思之慢乎其前雖兼采之辭其所以別擇此藻者又不知安若何而當此把芳
 委于水際更勿憚于摘取之煩也已若謂明芳馨一物亦足明敬而采蘋又采
 藻者思齊之心不如此不可以告備也蘋藻雖微儀若與策若藜藿共薦齊清
 于宗廟而放懼夫親執其勞慎流微補代取亦可將誠而于澗復于潦者用物
 之志不如此不足以告虔也采蘋始遍恍若與三齋七戒同伸誠怒于鬼神而
 建惜夫躬承其事我大夫妻之可畏者即采物已如此而况盛之湘之之各敦
 其敬乎○題即采物之勤見其襄祀之誠敬重在躬親採擇上文妙寫蘋是蘋
 藻是藻絕不蒙混而于南澗行潦四字亦復貼切不浮至于題前補足一層題
 後虛舍一步添思泉湧遠致雲興洵是才人極筆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賦也方曰筐曰筥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以為和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飾之意

申補夫蘋與藻亦既采之矣然擇之于手者慮其速敗置之于器者見其恒獻
 是不可無以盛之也于以盛之維彼方器之筐及夫圓器之筥一則中平而取
 其任納一則腹小而利其提攜蓋蘋藻異名盛之各一其器者正使之無或混
 也既盛之矣然澤之于水以潔其質必入之于火以柔其性是不可無以湘之
 也于以湘之維彼有足之錡及夫無足之釜一則下通而火易入一則煖生而

氣易蒸氣瀦瀦異味湘之各一其具者正使之無或廢也其既而治物之敬者
 如此

疏解此章攸理物之敬盛而後湘循序也盛以筐筥湘以錡釜有常也循序有
 常則嚴敬整飾可知矣○輔慶源曰所用有常器每事必躬親先後有次所皆
 嚴敬者之所為也嚴敬則自然整飾如此○信晉竹行器或三足釜也○信晉
 珠器不輕于合併以維其芳潔之性也錡釜屬下混于文也○以清其滋味之
 宜也雖馨香未薦而誠敬已寓于盛湘之中矣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于宗室牖下室西南隅所謂與也尸
 主也齊敬貌季少也祭祀之禮主婦至薦豆實以蘋醯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
 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申補夫是蘋藻也既已湘矣然設祭必有其庶也則于以奠之果何在乎在于
 宗室牖下焉蓋宗室乃總別之宗不遷之廟牖下乃西南之隅神靈所棲也牲
 牲黍稷可獻之物畢陳而真茲蘋藻亦于此助其養矣當是時有所為見服而
 修于道者即有所為胡蝶而修婦職者則尸此薦豆之事果何人乎惟有齊之
 季女也蓋主婦雖少而匪懈之忱溫恭之度固嫻之有素矣是則蘋藻非發明
 德惟宗室非親克敬惟親而簪宮錡釜之盛皆精神之感格矣夫采而盛蒸
 而湘湘而奠事慎而志不厭時入而敬不渝大夫妻之賢如此非文王之化使
 然歟

卷之二

十

疏解此章敘奠物之敬宗室為大夫始祖之廟牖下乃宗廟中之屬下神靈所
 棲之地莫是陳設于此尸之方是薦豆也尸非至祭乃至此薦豆之事齊字以
 于米盛湘奠之中人若禮度出于素習即能敬不難今敬而得之季女非天植
 之性而何○六帖諸侯之嫡子世為諸侯其第二子以下謂之別子別子始為
 大夫乃大夫之始祖繼別子者謂之大宗立宗室以祀之為百世不遷之廟若
 諸侯則祭于都宮大夫之別子則但為繼廟之小宗不得祀于宗室矣○朱子
 曰古人廟室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為與尊者居之故神

至在焉所謂屬下者也凡廟皆南向而至皆東向

采蘋三章四句

甘棠章全言○通詩總是民思其德而愛之極其至也三章各上二句是愛其德未句是思其德只是勿敗深于勿伐勿拜深于勿敗耳非時有先後之說也重在思德上思德故愛其人愛其人故愛其物若作觀物思人無深淵等語何與家公所說山碑耶○思召伯之德而絕不道出思德字并愛樹亦不知何以至此說詩須合此意○註云其後自其去後益二南皆周公制作時所擬此時召公尚無恙豈得以為沒後耶然文王稱西伯而召公亦稱伯也意布政在文王之時而此詩之作由于後人思其德始為武王以後之詩矣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爰

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蘼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伯方伯也爰詩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詩經集傳

卷之二 四風

十一

中讀甘棠者曰至德無侮乎人心之感人情恒切于去後之思惟我召伯思此南風公共去矣我懷如何不見枝葉萌發而成陰餘幹扶疎而並茂蔽芾者非甘棠也願吾方欲灌溉栽培惟恐其不壽且草也奚忍剪之以傷其生伐之以賊其性乎大一物之微而深吾之愛情若此者何也蓋亦念我召伯耳召伯何賤循行南國以布王政冠蓋來臨膏草舍于此棠之下今其人已去其迹猶存思召伯而不見見甘棠如見召伯也忍然然德其剪伐也哉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蘼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伯方伯也爰詩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也他以此所之象而加之于召伯之思誰能忍之乎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說
賦也拜屈說者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不足為此棠損然召伯布政之時當說舍于此棠下是可拜也召伯之德亦有可念也使以召伯之說而被之以屈曲之名誰能忍之乎夫甘棠下樹于人之愛也而思召伯者愛之召伯不期于人之思也而後其德者思之思之愈久而愈切故愛之愈篤而愈深召伯之得人心如此而文王德化之感固可見矣

初則不忍剪伐之既則不忍敗折之既則又不忍摧抑之所謂愛之愈久而愈深也勿只憐憫愛護而不忍傷之故詞若相戒云耳若認真作相戒說則猶有不愛者存失詩人之意矣南人本常思伯之德故雖思息之地亦深加愛戀而不忍忘○劉元成乃謂此詩是觀物思人然則平日全不思念必因物有感而後思之耶○按曰草舍者乃草率舍止之謂註申或字誤得如謂布告之野或舍于此而自蔽耳非謂必舍于此而布政也但以伯一舍之故而懷想甘棠真若伯猶然履吾民者然○劉元成乃謂召公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又刻舟之見○嚴緝拜謂棠下其枝如人之拜一版○黃東發曰南人之愛豈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說

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蘼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伯方伯也爰詩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詩經集傳

卷之二 四風

十二

止甘棠○碑在道甘棠亦甘棠也雖變在廟雖變亦甘棠也後世有望裡陰蔽植竹立祠者甘棠遺志乎彼車轍所至而難犬不寧民有到去而不欲見者視此何如耶○周南不歌周公而召南特歌召伯者周民冷德而忘南人被德而感一也○讀九莠之詩知東人之思周公也在將去之時讀甘棠之詩知南國之思召伯也在既去之後一當其變而靖周之難以行義一當其常而廣周之化以行仁雖所處不同人之所以思之者則一也世以用召並稱而二南同列風鈴良不誣哉○韓士按詩地理考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括地志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附錄全章孫閱達文并文詳以資觀覽○念德而及其樹三味甘棠以志愛焉夫伯之德與棠俱垂故人見棠如見伯也念及于所安所憩所說其加愛于棠也安哉昔文考建治岐西召伯敏化南國其時德意下究民無俱德之煩邦人愛之故既去而懷思勿報也爰賦

甘棠其一章曰蔽芾或既翳翳而垂陰亦謂思而太茂者非甘棠也耶其枝葉之茂如將可剪而勿剪也其條幹之紛披如將可伐而勿伐也所以然者樹

非甘棠之故耶。則止甘棠之故耶。亦以召伯者昔時曾吏于其下。為會皇即
次不修。舍之儀召伯。何人乎。以召伯之甘棠。而吾人竟肆其勞伐也。吾人其
何以為情也哉。其二章曰。蔽芾甘棠。一覽而思。則望而思。則得如故。其甘棠也
耶。其力者。而勿問其勿剪也。固安若夫。桑條之披拂。亦豈非子之舉。折焉而
勿忍也。以為。則新之乎。伐之也。所以然者。謂係于。惟非甘棠耶。謂係于
惟者。惟甘棠耶。正以吾召伯者。昔曾。于其側。而思。則得如故。無復。而之。授召
伯于吾人。何如乎。以召伯所。之甘棠。而或加之。剪也。吾人。又何以為情也
哉。其三章曰。蔽芾甘棠。始。而。終。而。其甘棠也。耶。惟。蘇者。豈
而。手。其。勿剪也。又。安。至。于。望。高。柯。以。留。連。亦。何。禁。子。之。屈。抑。焉。而。勿。忍。也。以
為。拜。焉。亦。無。異。乎。敗。之。也。所以。然。者。謂。動。于。心。者。非。甘。棠。耶。謂。動。于。心。者。僅。甘
棠。耶。正。以。吾。召。伯。者。昔。曾。于。其。旁。焉。舍。止。林。陰。不。替。父。老。之。色。召。伯。于。吾。人
何。如。乎。以。召。伯。所。之。甘。棠。而。或。施。之。剪。拜。也。吾。人。究。何。以。為。情。也。哉。噫。見。其
樹。如。見。其。人。甘。棠。有。遺。愛。也。愛。其。人。愛。及。其。樹。召。伯。足。懷。思。也。○因。人。及。樹。愛

卷之二 國風

十三

德不心此。稱中。意。推。原。甘。棠。所。由。賦。也。若。人。詩。人。語。中。滿。紙。懷。恩。佩。德。味。同。嚼
蠟。矣。此。文。妙。在。一。字。不。說。明。只。將。召。伯。處。味。嘆。詩。旨。只。于。起。止。揭。出。絕。不。混
入。正。講。大。有。藉。藉。○三。章。直。起。而。收。如。題。結。搆。身。比。底。卸。帶。處。老。中。希。相。淡
處。生。委。絕。似。先。正。大。家。風。格。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章全旨○通章俱以禮為主。首章是以禮自守。恐人之犯禮而不長于行。二
章三章是以禮自責。責人之失禮而不長于從。蓋女子當深處閨中。而欲早夜
獨行者。何為此。只假設之詞。其意只要見已平素。若果輕出。倘或有因。今
自守如此其嚴。而及致之獄。訟。易所云。無長之災也。○通詩大意。謂我之守身
防。不。敢。賒。也。假。今。猶。有。強。暴。不。諒。橫。以。相。加。雖。在。所。風。牙。疑。似。難。洗。而。我。必
自。之。不。長。從。也。甚。言。以。自。固。非。真。會。待。斷。于。召。伯。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賦也。厭浥。謂。道。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進。其

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污者。自述已志。作此詩
以絕其人。言道閨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
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通。詩。賦。行。露。者。曰。婚。姻。者。人。道。之。始。禮。義。者。天。下。之。綱。如。茲。之。厭。浥。而。方。濕。者。
露。之。零。于。道。間。其。可。畏。矣。當。此。之。時。而。夙。夜。而。行。我。豈。不。欲。也。乃。道。閨。之。露。既
多。則。沾。濡。之。勢。必。甚。心。雖。欲。行。而。有。所。不。敢。蓋。謂。此。耳。使。或。自。昧。以。往。而。極。行
不。顧。吾。恐。不。免。于。沾。濡。也。豈。自。守。之。道。哉。
○通。詩。賦。行。露。者。見。有。可。畏。之。勢。三。句。一。連。豈。存。敬。畏。之。心。也。不。直。言。畏。強。暴
之。侵。而。托。言。畏。露。絕。人。之。意。嚴。而。詞。則。隱。矣。註。蓋。以。女。子。早。夜。數。句。是。口。外。補
意。非。女。子。自。言。故。只。當。選。他。行。露。者。若。說。出。強。暴。與。其。體。何。異。夙。夜。不。必。分。兩
時。只。是。隱。明。未。辨。之。際。微。泄。之。語。止。在。此。時。也。

卷之二 國風

十四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亦
不女從

與也。家。謂。以。婚。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
訟。而。召。致。于。獄。因。自。詎。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與。人。皆。謂。汝。于。我
當。有。求。為。室。家。之。禮。故。能。致。我。于。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于。獄。而。求。為。室。家。之
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求。未。嘗。有。角。也。
○申。請。夫。我。之。以。禮。自。守。而。不。敢。妄。行。若。此。意。謂。可。以。自。固。而。免。于。訟。也。○此。欲
勝。居。正。之。節。而。人。欲。誣。我。以。必。從。我。其。能。已。于。自。詎。哉。彼。雀。能。穿。屋。似。乎。其。有
角。矣。誰。謂。雀。無。角。乎。無。則。何。以。能。穿。我。屋。也。況。汝。能。速。我。獄。似。乎。有。求。為。室。家
之。禮。矣。誰。謂。女。無。家。乎。無。則。何。以。能。速。我。獄。也。殊不知。女。雖。能。速。我。于。獄。而。求
之。之。言。未。通。六。禮。之。儀。未。備。所以。求。為。室。家。之。禮。者。實。有。不。足。也。禮。未。足。而。乃
致。我。于。獄。自。屈。難。明。如。此。人。亦。何。能。信。哉。

誰謂雀無角

與也。牙。牡。齒。也。鳩。磨。也。○言。汝。雖。能。致。我。于。訟。然。其。求。為。室。家。之。禮。有。所。不。足

則我亦終不汝從也

前篇後篇能穿窬似乎有其牙矣。誰謂無牙乎。無則何以能穿我窬也。況女能速我。似乎有求為室家之禮矣。誰謂女無家乎。無則何以能速我。誰謂不知女能速我。于訟而禮儀未嘗備也。然而自即可與而女貞不可毀。刑即可其。而在其獨不畏。亦將守乎。而不流。而不流。烏能相強也哉。夫貞女之自守而自訴如此。其遠致而服化。有由來矣。

合解前章與其見証以禮責于人。此章與其見証以禮斷乎已。証自訴乃自暴自非。訴于召伯也。証証非已。然中不過重設此言以絕人耳。曰室家不足。所以明其心。証之無罪。曰亦不汝從。所以明其所守之不為。都是自家辨明之詞。謙謂二字。不是就他人言。猶云那前說道。無角他。將其度來。穿我之屋。明謂誰之穿。不待有角也。強暴之速人于獄。自有家法。所謂無其理而有其事。無其事而有其說。實認其解。准有味而無角。風有角而無牙。今穿屋穿窬。則可解其理之易明。無家速我。蓋多露可畏。至此只自能不風夜以自取。辱耳。

詩經集解

卷之二 四風

十五

盡其在我則訟獄自可聽之。○註壯齒齒之大者。○既日室家不足。則我亦決不汝從。意相連。非謂上責以禮。下斷以義。○按求為室家之禮。如婚禮納采。同名。納吉。納徵。請期之屬。納采。納雁以為米擇之禮也。問名。問生女父母名氏。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為婚禮之計。請期。請婚日也。○劉安成曰。此詩之貞女。猶則南漢廣之貞女也。而彼之出遊人。自不狃。此雖早夜自守。而猶有強暴之說。是又被化有適。作詩。行先後。未可違分優劣也。○朱豐城曰。行露之女子。貞信而勇強暴。豈文王召伯之教化。能行之女。而不能行之男耶。蓋當是時。南國之人。深商之惡。深被周之政。或變或不變。固不可以一律齊也。漢廣之游女。嘆其終不可求。此被化而先變者也。行露之貞女。見訟而致于獄。此被化而未純者也。文王之化。譬之太陽。雖無私。而其照陰虛也。獨後陽春。雖無私。而其至陰谷。獨得其時。則然也。

行露三章三句三章六句

羊章全句。○通詩總義。大夫之問。與穿窬。不言德而德在其中。各章七二句。

燕服無過。節下二句。是燕居有禮。三章。三章。期何法。下。過。變文。叶韻。燕淡。深。燕所。謂。反。覆。味。是。也。獨。言。私。服。私。容。也。以。公。服。自。有。常。制。在。公。自。能。正。容。此。不。足。美。惟。私。服。私。容。可。以。無。拘。而。猶。無。過。節。無。過。節。正。見。節。節。正。直。也。羊。素。絲。即。是。飾。飾。退。公。委。蛇。即。是。正。直。非。謂。心。之。節。節。正。直。形。于。服。飾。容。貌。也。人情好奢。侈淫。而大夫乃能若此。所以可美。○註中。皆字。左。玩。見。不。獨。一。人。如是。人人。盡。如是。也。

羊素之皮。○註。羊素。五。純。退。食。曰。公。委。蛇。○註。羊素。五。純。退。食。曰。公。委。蛇。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純。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于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而政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註。羊素。五。純。退。食。曰。公。委。蛇。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純。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于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而政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詩經集解

卷之二 四風

十六

之。獨。何。制。節。節。不。以。燕。居。而。自。侈。也。而且。見。其。退。食。之。際。其。自。公。門。而。出。也。奢。止。之。下。有。餘。閒。動。靜。之。間。有。餘。適。肆。而。規。之。何。委。蛇。乎。徐。而。容。之。又。何。委。蛇。乎。○註。公。委。蛇。而。登。殿。如此。則。其。入。而。在。公。又。可知。矣。○註。羊。素。五。純。退。食。曰。公。委。蛇。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純。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于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而政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羊素之章。○註。羊素。五。純。退。食。曰。公。委。蛇。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純。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于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而政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羊章全句。○通詩總義。大夫之問。與穿窬。不言德而德在其中。各章七二句。

羔羊猶是者。絲亦猶是。而仍取于素也。即所謂界限之統。亦終于五耳。何何之。如之。且其動止之素。愈游自得。委蛇委蛇。油然而白。公退食之際。不以遺于言。而或喪其今儀也。其正血不又可美也哉。

疏解。士按孔疏。治去其毛。口。勿川。棄無去毛之理。然於子一。豈三十年久。則必散。或羔羊之委蛇。而至毛落見華。而至于見。亦切。或亦立言之。大有界限謂之故。

羔羊之經

賦也。經。皮合之以為裘也。總亦未詳。

疏。以三。規其。後。羔羊之皮。以為裘也。委蛇而。其在。于。又。改。為。時。乎。乃。冲。淡。可。思。長。絲。仍。不。易。乎。素。也。而。所。為。聯。合。之。總。亦。終。于。五。耳。何。節。倫。如。之。且。其。周。旋。之。項。相。夷。自。得。委。蛇。委。蛇。然。于。退。食。自。公。之。際。不。以。就。于。私。而。遂。消。其。德。隅。也。其。正。血。不。更。可。美。哉。我。南。國。官。箴。不。肅。久。矣。何。意。當。估。侈。之。時。陸。旌。之。口。乃。獲。觀。此。素。絲。委。蛇。之。大。夫。也。要。非。文。王。風。化。之。所。積。易。克。臻。此。

詩經集傳

疏解。而。又。散。則。補。稱。以。經。之。言。其。倫。之。王。也。合。而。為。一。謂。之。總。章。文。經。絲。字。云。經。合。之。故。人。事。起。焉。絲。字。云。經。治。之。工。界。化。焉。又。云。御。清。涼。在。無。邊。不。宜。當。溫。煖。者。有。障。必。寒。絲。之。所。由。名。也。攻。于。內。攻。其。注。澤。隱。表。以。示。觀。其。舉。出。總。之。所。由。名。也。最。刻。焉。附。錄。全。章。羅。若。期。文。并。文。評。以。表。觀。覽。美。被。化。之。大。夫。履。味。之。而。若。蠶。蠶。焉。夫。即。服。可。以。見。志。即。度。可。以。貞。心。大。夫。之。被。化。如。此。誠。難。已。于。嘉。嘆。歎。且。人。臣。進。而。未。觀。其。夙。夜。儆。懼。之。思。不。可。見。也。所。得。而。見。者。惟。此。章。身。之。際。而。已。被。服。者。安。身。之。衣。履。儀。影。內。美。之。行。我。南。國。官。箴。未。處。久。其。不。變。之。有。無。而。不。謂。之。今。日。也。吾。茲。有。美。于。大。夫。矣。位。位。既。尊。則。神。組。之。榮。易。以。光。華。修。其。半。季。我。大。夫。位。望。猶。是。也。而。心。結。者。自。一。焉。夫。固。于。人。以。家。旗。之。原。夫。勢。分。既。崇。則。視。履。之。履。易。以。勤。勞。損。其。壽。吉。我。大。夫。勢。分。猶。是。也。而。心。廣。者。自。舒。焉。夫。固。示。人。以。和。平。之。致。矣。于。以。觀。其。服。委。則。取。乎。羔。羊。也。而。素。絲。維。五。矣。一。人。之。身。宜。有。滋。潤。毋。為。注。音。况。當。國。望。所。歸。而。能。安。其。結。緒。之。茲。可。不。謂。德。威。惟。也。者。乎。于。以。觀。其。度。食。則。退。乎。自。公。也。而。委。蛇。

不改矣。一人之身。其為執事。安舒。即前若門方。而自者其整暇之。豈可。不謂家食無告者。雖然。世有。而能持于。暫不能持于。久乃。乃。觀。于。大夫而。之。夫。五。者。于。純。見。其。然。于。結。亦。見。其。然。又。況。其。為。地。通。之。能。使。使。手。孔。淑。也。然。則。久。暫。一。焉。也。世。有。名。譽。廣。而。能。善。于。始。不。死。若。于。若。者。乃。觀。于。大。夫。而。節。之。安。夫。五。者。于。純。見。其。然。于。結。亦。見。其。然。又。況。其。為。地。通。之。能。使。使。雍。乎。可。象。也。然。則。始。終。均。焉。也。大。抵。風。俗。之。成。自。上。而。下。故。大。臣。之。物。采。亦。兆。人。好。尚。之。所。由。也。今。者。志。存。寧。淡。而。不。敢。修。為。浮。華。則。形。與。神。洽。而。物。象。呈。輝。在。大。夫。不。自。知。其。何。以。致。此。也。而。所以。致。此。者。可。思。也。抑。賦。物。之。取。自。近。而。化。感。故。大。臣。之。賦。亦。四。國。俱。理。之。所。係。焉。今。者。情。極。溫。文。而。未。肯。認。為。切。意。則。志。與。氣。寧。而。康。吉。澤。躬。在。大。夫。亦。自。息。其。如。是。也。而。所以。如。是。者。可。念。也。各。章。上。二。句。指。服。說。即。註。中。節。倫。意。下。二。句。指。度。說。即。註。中。正。血。意。篇。中。抗。定。此。意。前。後。俱。涉。發。分。貼。中。段。以。首。章。對。衍。二。比。下。二。章。層。次。遞。進。山。極。得。委。委。味。嘆。之。神。中。節。倫。正。血。四。字。是。說。詩。者。之。詞。詩。人。口。中。至。渾。融。不。露。并。不。存。出。被。化。意。尤。佳。此。作。運。格。超。異。布。彩。高。華。而。詞。旨。渾。含。復。有。悠。揚。不。盡。之。致。

羔羊三章章四句

疏。其。當。章。全。音。通。詩。是。反。典。以。有。定。者。與。無。定。只。作。三。平。看。無。淺。深。每。章。首。四。句。是。典。君子。行。役。之。勞。下。是。美。其。德。而。真。其。歸。也。但。以。何。斯。一。句。為。主。首。章。意。已。盡。下。二。章。乃。咏。嘆。無。已。之。意。耳。非。如。謝。參。山。一。節。緊。一。節。之。說。朱。曾。城。曰。何。斯。遠。斯。念。其。久。也。莫。敢。或。違。閉。其。勞。也。振。振。君子。美。其。德。也。歸。哉。歸。哉。望。其。至。也。往。役。者。君。子。事。上。之。義。思。念。者。婦。人。愛。夫。之。情。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殷其雷南山之陽

疏。其。當。章。全。音。通。詩。是。反。典。以。有。定。者。與。無。定。只。作。三。平。看。無。淺。深。每。章。首。四。句。是。典。君子。行。役。之。勞。下。是。美。其。德。而。真。其。歸。也。但。以。何。斯。一。句。為。主。首。章。意。已。盡。下。二。章。乃。咏。嘆。無。已。之。意。耳。非。如。謝。參。山。一。節。緊。一。節。之。說。朱。曾。城。曰。何。斯。遠。斯。念。其。久。也。莫。敢。或。違。閉。其。勞。也。振。振。君子。美。其。德。也。歸。哉。歸。哉。望。其。至。也。往。役。者。君。子。事。上。之。義。思。念。者。婦。人。愛。夫。之。情。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所從來久矣。自君子從役于外。表其能已于思。故彼殷震然之雷聲。則能不
舍。惟南有山。而聲同。而出其前矣。是無定在者。今反有定在也。況雷之與
我。相朝夕者。非斯人也。非乃遠此雷。所切雷。之在躬。功勞于萬里。而莫
敢或取乎。是君子必有定在。今反無定。而與雷聲。殊矣。夫斯固忌情于室。而
我則不能忌情者。念我君子平日。立身制行。無二三之德。會感刻之心。振振
然信。則吾所仰望而終身者也。當未變公家之役。遂起懷思之念。固美之所
不敢出也。而厚報國以勤王。薄慰我以歸聘。亦情之所不忍也。尚其歸哉。尚
其歸哉。無使表邁。歷之久。徒感雷聲而致念也。

殷其雷南山之側

此詩被殷震然之雷聲。則在南山之側矣。其有定在也。如此何斯人。乃遠此雷
所。固國服勞。而莫敢取于休息。反無定在。且我君子。振振然其信厚。山川雖
阻。德行猶可。按也。勤勞王事。或者無難。兼效而稅。駕以言。旋乎。尚其歸哉。尚其
歸哉。以言言之。豈可矣。

殷其雷南山之下

此詩被殷震然之雷聲。則在南山之下矣。其有定在也。如此何斯人。乃遠此雷
所。亦無難。而莫敢取于安處。反無定在。且我君子。振振然其信厚。音聲雖
遠。神明猶可。按也。勤勞在念。或者不我遐棄。而返。其可。期乎。尚其歸哉。尚其
歸哉。以言言之。豈可矣。夫婦人之感念。君子無忘。無忘。何。不可謂專一之至
矣。非彼文王之化。能若是乎。

十九

吾抱想其人。誠信厚之君子。我所恃以終身者。而安得。其來歸哉。與其歸。自
是夫。婦。思。念。之。情。非。以。其。有。如。是。之。得。之。而。與。其。歸。也。古。者。成。役。仲。在。而。歸。此
時。雷。乃。殷。聲。蓋。始。振。故。殷。雷。草。蟲。但。即。時。即。景。而。言。方。見。歸。期。未。至。亦。未。敢
遽。望。其。歸。但。聞。中。思。歸。于。此。時。獨。切。見。婦。人。性。情。之。正。也。宋。豐。城。曰。二。南。言
振。振。者。凡。三。處。斯。之。振。振。以。來。盛。言。也。麟。趾。之。振。振。以。仁。厚。言。也。殷。其。雷。之。振
振。以。信。厚。言。也。白。子。孫。之。衆。多。而。言。故。取。其。盛。口。聖。花。之。滿。瀟。而。言。故。取。其。仁
白。室。家。之。別。離。而。言。故。取。其。信。言。因。各。有。所。指。也。附。錄。全。章。鍾。瑛。又。并。文。評
以。資。觀。覽。詩。與。君。子。之。勢。于。役。美。其。德。而。服。其。歸。大。小。皆。皆。有。定。所。而。從
役。無。無。休。期。思。歸。所以。三。致。其。也。振。振。君。子。不。歸。而。其。憤。乎。詩。若。曰。人。情
所。不。能。忘。者。惟。別。離。而。已。而。况。夫。婦。尤。關。情。之。至。切。者。乎。蓋。服。勞。雖。難。遠。度。而
積。勞。尚。可。追。思。為。之。豫。與。歸。期。不。禁。感。物。俾。懷。也。已。子。今。者。不。能。無。感。于。雷。之
所。在。焉。天。地。之。情。對。而。未。行。者。則。激。而。為。雷。焉。陰。陽。之。化。和。而。未。宣。者。則。薄。而
為。雷。焉。似。雷。本。無。定。在。也。乃。今。之。殷。然。者。則。具。是。音。始。而。歸。之。在。南。山。之。陽。者
此。殷。其。雷。也。當。固。有。定。所。矣。何。斯。人。者。不。安。家。處。之。也。而。服。國。事。之。勞。竟。遠。斯
而。莫。敢。或。違。也。而。吾。子。行。庭。勿。迫。之。中。追。想。其。生。平。之。德。彼。信。且。厚。者。非。振。振
君。子。乎。惟。振。振。則。事。未。畢。而。何。敢。言。歸。亦。惟。振。振。則。事。已。畢。而。豈。遠。忘。歸。哉
歸。哉。毋。令。我。望。南。山。之。陽。而。徒。分。懷。想。也。哉。抑。吾。繼。而。聆。之。在。南。山。之。側。者。亦
此。殷。其。雷。也。雷。又有。定。所。矣。何。斯。人。者。不。就。便。仰。之。飲。而。任。馳。驅。之。苦。果。遠。斯
而。莫。敢。或。違。也。而。吾。子。王。事。鞅。掌。之。際。金。饋。其。秉。德。之。純。則。仍。然。信。厚。者。其。振
振。君。子。乎。惟。振。振。則。事。難。荷。畢。而。何。能。遠。歸。亦。惟。振。振。則。事。可。委。畢。而。何。憂。不
歸。歸。哉。歸。哉。毋。使。我。對。南。山。之。側。而。重。致。悵。悵。也。哉。且。吾。終。而。察。之。在。南。山。之
下。者。究。此。殷。其。雷。也。雷。更有。定。所。矣。何。斯。人。者。不。圖。安。居。之。樂。而。竭。盡。瘁。之。誠
卒。遠。斯。而。莫。敢。或。違。也。而。吾。子。風。塵。憔悴。之。時。適。值。其。德。心。之。廣。則。信。厚。依。然
者。乃。振。振。君。子。乎。惟。振。振。則。未。畢。事。而。何。能。遠。歸。亦。惟。振。振。則。既。畢。事。而
何。妨。於。下。其。歸。歸。哉。歸。哉。毋。使。我。對。南。山。之。下。而。徒。深。思。念。也。哉。蓋。山。之。陽。山
之。側。山。之。下。聞。雷。者。但。聞。其。聲。而。莫。敢。違。其。思。念。莫。或。處。憤。人。者。究。慎。以。歸。此

二十

剛恩之正也。非被化鳥能至此也。○雷字先行二比。又作一反。跌落清與意以下直作三比。題中字而逐步安頓。各章變換。法莫先正。力婚時趨。未後又總權二比。結出教化。一筆不苟。○聲有定在。役無休期。題是反興。神情全在何字。莫字文中寫出驚疑無定。意筆筆傳神。

聲響三章章六句

標有梅章全吉。○通章俱是一時之言。而意却一節緊一節。總是成婚期之過。而願婚禮之成也。桃之始華。婚姻時也。梅落則時已過矣。又自七而三。而三。蓋懼之甚。故不覺其詞之轉深。意在懼強暴之辱。而非專于嫁不及時也。然懼辱話頭。隱然言外。要見其兢兢自守。莫作急于從人語氣。○時愈晚而心愈迫。其急于成禮者。乃其急于遠辱也。

標有梅其貧七分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賦也。標落也。梅木名。華自實似杏而酢。庶衆迫及也。吉吉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標者。以見時過而太晚矣。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

標有梅其貧三分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賦也。標落也。梅木名。華自實似杏而酢。庶衆迫及也。吉吉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標者。以見時過而太晚矣。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

標有梅其三

賦也。標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公今日也。蓋不待言矣。○不特不特七也。標有梅備視乎下。實之所落者。我不知其幾矣。而仰視于上。實之所存者。不過十分之三。分則落又多矣。物過老而更傷。既動于感。時之既。斯終身之既定矣。豈必拘拘于吉日之標哉。

賦也。標取也。頃頃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軍標不但已也。標有梅何謂存七之足處。而今鳥視其七也。何謂存三之足處。而今又鳥視其三也。蓋已傾筐僅之矣。天運不停。軍客少留。以待人事之定。而物難逾。豈尚可緩計以失周身之防。但願求我之庶士。庶幾雖未可違。而共謂之。而媒約可預。通父母可預。命業有成。說此身不敢以再許矣。豈必屑屑于禮儀之備哉。夫貞女之守正如此。其被化之深。為何如乎。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通詩皆是因所見以興。進御之勤。而一安于所賦之分也。重在感夫人使便進御上。而語中絕不露夫人之不知。與已之感。思只以勸來歸之于命安命。正是他感恩深處。一道破。便無積。即其以命自安。亦甚心平氣和。若稍激切。雖不合怨于夫人。亦幾自怨其命矣。○詩美夫人。非美其妻。時必夫人被化。乘矣始進御之惠。故作此詩。至忘勞安命。即乘矣亦在化中。而不自知。讀者須識得此意。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通詩皆是因所見以興。進御之勤。而一安于所賦之分也。重在感夫人使便進御上。而語中絕不露夫人之不知。與已之感。思只以勸來歸之于命安命。正是他感恩深處。一道破。便無積。即其以命自安。亦甚心平氣和。若稍激切。雖不合怨于夫人。亦幾自怨其命矣。○詩美夫人。非美其妻。時必夫人被化。乘矣始進御之惠。故作此詩。至忘勞安命。即乘矣亦在化中。而不自知。讀者須識得此意。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通詩皆是因所見以興。進御之勤。而一安于所賦之分也。重在感夫人使便進御上。而語中絕不露夫人之不知。與已之感。思只以勸來歸之于命安命。正是他感恩深處。一道破。便無積。即其以命自安。亦甚心平氣和。若稍激切。雖不合怨于夫人。亦幾自怨其命矣。○詩美夫人。非美其妻。時必夫人被化。乘矣始進御之惠。故作此詩。至忘勞安命。即乘矣亦在化中。而不自知。讀者須識得此意。

屎委與之如此。蓋聚妾進御于君不敢當。見星而避。故因所見以起。其子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正遠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感之分。不同于其者。是以深以得御于君。為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于往來之勤也。

軍謀歌小星者曰。情義每隔于上下之分。而離隙易生于雜席之間。若夫人之子。豈其然乎。雖彼嗔然之象。寔惟小星之光。當夫初昏將旦。則或三或五。而錯落于天。之東。夫況吾當此之時。而供進御之役。肅肅然見星夜行。或風焉在公。或夜焉在公。以承事君子矣。雖承寵而不迫。承恩而當夕者之優游。胡不同也。此實命也。或深居中間。有專席之權。或奔走趨承。送賈貨之寵。吾之賤。本不同于夫人之貴。其能同享其逸乎。然非夫人之惠。則雖欲往來而不可得耶。

與昂宿宵征抱衾與初命不猶

與也。參昂西方二宿之名。會後也。初命。初命二字相應。猶亦同也。

卷之二

圖風

三

兩流不惟星之見于東也。雖彼嗔然之象。西方有一宿。其名曰參。參之旁有一宿焉。其名曰昂。夫非猶是小星也耶。況吾當此之時。而供進御之役。肅肅然見星夜行。既抱衾。復抱其衾。以承事君子矣。雖承寵而不迫。承恩而當夕者之休。深胡不猶也。此寔命也。吾之卑。本不猶于夫人之尊。其能同處其安乎。然非夫人之惠。則雖欲抱衾。而胡可得耶。夫如龍負。待席之當也。爭妍取憐。羈小之行也。今夫人以恩。述下而聚妾以德。戴上。蓋兩賢矣。非被后妃。標木之化。烏能若是哉。

釋解。后為太陰之象。妾特借其餘光。以自耀。故取與于小星。三五在東。要點初昏將旦。方與下風夜相應。初昏而稀。是初出也。將旦而稀。星既落也。然此乃朱子度其所見之時。惟此二時為然。若詩人因所見而言。只是一時。非兼指昏旦而言也。肅肅就步。趨上說。乃敬謹不怠。意言。兼風夜。見星而往。是夜而初見星。而避星。是夜而將旦。往來總在暗中。雖風亦是夜。故曰宵征。此兩句。自是勞苦語。而承恩正在此際。但則夫人專夕之遠。則不同耳。抱衾。自是御于君。

所舉不兼往還。蓋論聚妾之職。固應自抱衾。以進也。不同。不猶。是安分語。非與夫人貴賤相較也。言我之急急。然不敢妄。當夕。乃吾命。固然而所以得希且夕之末光者。則由母后能通列妾之情。以從其願。之制。夫人之惠。何可忘也。只言風夜在公。抱衾與。而感激之情。已自無限。○騎士接集傳。進御于君。即指肅肅二句。正夫人之惠也。但宵征風夜。又見不敢當夕。意故兼及之。其寔不敢當夕。不其重。即往來勤苦。勿太說出。恐得安命也。因宵征風夜。則初昏將旦。見星必微。故借端起興。亦不得以小星自擬。我混比也。○內則妻不在。妾御其。敢當夕。謂經女君之御日也。朱傳引之。只不敢專夜之音。蓋夫人入御君所從。容而有儀。至且太師。奏鶴鳴于階下。然後夫人鳴佩于房中。告去。若聚妾。則深自。勿得進御。不敢即安。故必曰肅肅。曰宵征。是其不同于夫人處。非以見星往還為不敢當夕也。○鄭氏曰。萃妃進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御妻入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三夕。九嬪一夕。三夫人一夕。后一夕。凡十五日。而過。自望後及之。月初。早者為始。月望後。尊者為先。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

不獨夫人。聚妾。皆有所謂不敢當夕者。是聚妾。敬畏之分。雖當其夕。亦謙若不。敢當之意也。○通解曰。天子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內治。每五日一休。以休沐為。則一類與其御進。凡四十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再見。一歲八見。嬪九人。不可謂聚妾。聚必為女御。而進。御必從其類。不敢自往。故曰不敢當夕。諸侯以下。聚妾雖有多寡。皆用五日之制。故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此為不同。○一說以稀星三五之少。與風夜往來之勤。以參昂二宿與參兩二物。亦有取義。○詳見星往還。亦非隨往隨還之謂。抱衾與之解。亦然。○委制是君所疑。大被。按通解。抱衾與。猶今之首。被鋪床也。雅甚。

小星三章五句

○呂氏曰。夫人無妒忌之行。而聚妾于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聚者。也。

正。有犯。各章首一。與下二。以江決而復入。江液而有岐。江直而有別。然見不能獨行。反與。之。側然獨行也。宜重慎。處歌。

三字。慶妻之意。但喜其今日之遇。不復追其既往之失。蓋作于既迎之後也。所者。每于未迎之先。處者。安于既迎之時。歌者。樂于迎歸之餘。皆勝行時。欣喜之至。而遙相慶讚之詞。若作。既迎。便失和平。濃厚。口氣。

江有汜

音世叶。子與反。之子歸不我以。其後也。悔。

與也。水決復入為汜。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子。慶妻指媿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媿。我媿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謂媿已而偕行也。是時汜水之旁。慶有待年于國。而媿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媿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媿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

詩經集成

卷之二

三五

雖然。悔前日不我以之非。而有相迎之意也。豈終于不我以哉。疏解。江決似有長往之勢。而復入則猶反水。反與媿之不以已偕行也。通解。首一句。與下四句。始水決復入。于理亦通。然據集傳。猶字乃字。自是反與媿三句。便止。四五句。另轉耳。據確齊謂以江之有汜。與媿之有媿。渾渾渾說。詞氣似見和平。然與意亦要別。第一句。不我以。輕。媿。急以媿字作轉。其後。即指今日。獨行則不與理。合。故媿悔者。悔其前日不與偕行。倘然。若不及改。國。蓋猶未迎時也。媿。指媿言。下處字。媿歌字。亦同。左氏曰。諸侯嫁女。同姓媿之。異姓則否。然國語曰。王御不參一姓。是左氏前後自感也。趙氏曰。媿不與。則若。已。知姓。當此二國。姓至少。如嫁女。孰為媿乎。恐此理。雖行亦未。知。是。禮。諸侯之媿。八歲。備。十五。從。二十。承。事。若。子。未。任。承。事。還。待。年。父母。之。國。謂。媿。父母。之。國。也。按。春。大。昔。叔。姬。歸。于。紀。傳。曰。叔。姬。歸。之。媿。非。夫。人。也。則。何。以。昔。古。諸。侯。一。娶。九。女。必。偕。行。同。時。音。所以。定。名。分。室。風。源。也。公。叔。姬。歸。于。紀。宗。國。不。與。媿。偕。行。其。媿。之。當。所。以。昔。也。

江有渚

與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媿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

與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媿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帶讀。彼江之大。其流也。若無容安之勢矣。而猶有岐。而成洲之流。況之子向者。之子歸。四牡長驅。不與我而偕行。吾意其果于見絕矣。然雖不我以。而其後也。悼前行之不宏。仰賢風。而知愧。迎我以歸。之子之心。且得其所處。而安矣。豈終于不我以與哉。

江有汜

與也。汜。江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噓。楚口山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

詩經集成

卷之二

三五

差之得免。樂思惠之及人。悔極而媿之子之心。且得其所處而樂矣。豈終于不我過哉。夫悔而至于媿。則其悔也深。樂而至于歌。則其樂也至。是始雖暫清于入欲之私。而終則自復乎天理之正。媿之知過而能改。媿之待年而不怨。可不謂兩賢乎。非彼化何以臻此。疏解。江流似無分派之勢。而流長亦有別。反與媿之不過我而與俱也。噓。歌。上。兩節。而言。憤其昔非。則媿。堪其今是。則歌。然媿字。雖悔時事。歌字。雖起後事。亦須一順說。下不可分承。須云及其悔而媿之時。得其所處。則樂而歌也。側重歌上。

野有死麋。全言。此詩三章。語意只作一章。起伏上二章。與其見誘。以見貞女之不商。誘。下。其拒誘之詞。雖不單以未言為美。女子之守潔而美之之意。至矣。

此方出則室以未交為主也。○讀之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於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熾之時。故其詩如此。

野有死麋

野有死麋。白茅束之。有女懷春。士誘之。○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於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熾之時。故其詩如此。

野有死麋。白茅束之。有女懷春。士誘之。○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於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熾之時。故其詩如此。

野有死麋。白茅束之。有女懷春。士誘之。○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於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熾之時。故其詩如此。

野有死麋。白茅束之。有女懷春。士誘之。○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於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熾之時。故其詩如此。

林有樛木

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於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熾之時。故其詩如此。

野有死麋。白茅束之。有女懷春。士誘之。○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於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熾之時。故其詩如此。

野有死麋

野有死麋。白茅束之。有女懷春。士誘之。○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於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熾之時。故其詩如此。

野有死麋。白茅束之。有女懷春。士誘之。○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於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熾之時。故其詩如此。

野有死麋。白茅束之。有女懷春。士誘之。○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於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熾之時。故其詩如此。

野有死麋。白茅束之。有女懷春。士誘之。○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於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熾之時。故其詩如此。

林有樛木

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於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熾之時。故其詩如此。

之思相補之德本而況如玉乎表又令人忽忽不自持者乎然此女子雖有
讀本無他志也拒涉有日舒而脫脫今無感我悅今無使麗也吹絃而游而
章矣使士急而娶之女徐而避之執終可得而動耶且嘆大麗焉恐亦恐聞此
琴也士也者衣冠之列原知度勢而行古士也者俊彥之流終不迫人于險當
邦足遠返矣若薄怒相加雖云察然不若此之令人自適也于峻絕之時而有
柔嘉之韻以稱如玉真無忝哉○寫懷眷一段極有生色不十分看壞吉士體
合獨似○致遠語壯方是正似不似家玉神女相如美人一味流絕

野有死麇三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穠矣章全百○通詩首章是與王姬有和敬之德也次章美其男女之稱未
章美其婚姻之合總以肅雝二字為主婚姻之稱稱以肅雝也男女之合合以
肅雝也不然則下嫁亦常事何足美哉○惟不挾貴以驕其夫家故以平王之
孫下嫁而不為卑以齊侯之子上配而不為尤蓋極其尊平潤絕乃愈見前章
之難若云族額兩婚婚則兩室反不見王姬不挾處

詩經

卷之二

二十九

何彼穠矣

何彼穠矣猶曰戎戎也唐棣也似白棣而微醜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曰
王姬○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致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
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于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
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離離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
的知其何王之世然又王太姬之教久而不廢亦可見矣

軍謙歌何彼穠矣和曰大婚之禮所以正人道之始也苟非其和敬之德則驕
亢之習所不免矣今則有可美者焉如彼穠然然而盛者果何在乎乃唐棣之
華也此鳥不肅肅然敬離離然和者果何人之車乎乃王姬之車也蓋王姬淑
慎之訓服之有求則根于心而生于色者無非至敬之充厥有諸中而形諸外
者無非至和之洋溢故一時就車惟見其馳驅之貌而送徐之有度也惟聞其
和舒之聲而上下之鐙鳴也本其和敬之意而于威儀者有如此不足以為
思齊思和之風也哉

軍謙夫王姬有和敬之德如此則于匹配之際何者而不見其可美乎自其男
女之稱言之彼穠然而盛者惟何則花如桃李也今觀此下嫁者則祖平王
而為之孫派出天潢而貴以天下者也此上娶者則父齊侯而為之子辟庸茅
土而貴以一國者也孫以祖貴子以父貴其男女之皆稱不猶桃李之並盛也
哉然惟王姬有和敬之德故能不嫌于勢分之際而見其稱耳
軍謙此章以桃李二物之相稱與男女二人之相稱就未嫁時而言平王二女
平重方見其稱○陸士曰集傳二說前一說本毛傳也今人多從之者然不知
以平王二字源然還之更免穿鑿○劉安成曰二南乃周公制作時所定則有
武王以後之詩固無可疑其稱文王為平王稱成侯之稱辟王又王有辟之稱
王后江漢之稱文人初不拘于誰也又如周頌稱湯為武王稱公為文王
有稱武王為皇王稱美稱庸王為湯王詩人之詞類如此○非公十有一年

何彼穠矣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王之孫齊侯之子叶與里反
與也木名華白實可食謂平正也武王文王孫也齊侯之子或曰平王
即平王宣白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詳孰是以桃李二物與男女二人
也

卷之二

三十

軍謙夫王姬有和敬之德如此則于匹配之際何者而不見其可美乎自其男
女之稱言之彼穠然而盛者惟何則花如桃李也今觀此下嫁者則祖平王
而為之孫派出天潢而貴以天下者也此上娶者則父齊侯而為之子辟庸茅
土而貴以一國者也孫以祖貴子以父貴其男女之皆稱不猶桃李之並盛也
哉然惟王姬有和敬之德故能不嫌于勢分之際而見其稱耳
軍謙此章以桃李二物之相稱與男女二人之相稱就未嫁時而言平王二女
平重方見其稱○陸士曰集傳二說前一說本毛傳也今人多從之者然不知
以平王二字源然還之更免穿鑿○劉安成曰二南乃周公制作時所定則有
武王以後之詩固無可疑其稱文王為平王稱成侯之稱辟王又王有辟之稱
王后江漢之稱文人初不拘于誰也又如周頌稱湯為武王稱公為文王
有稱武王為皇王稱美稱庸王為湯王詩人之詞類如此○非公十有一年

夫主婚歸于齊左氏傳曰齊侯來迎其婦○胡助安曰以死東遠之于齊國之
便與齊秋甚然以東周之詩得入召南之風而黃氏所謂周太師編後魯齊
夫子手不應若其失倫者誠為可疑○秦火之傳漢儒作賦不不仙編之權
耶然則此說只當如秦傳作或曰以附之○何謂其說可也○劉安成曰秦
傳齊侯為襄公則所謂齊侯之子蓋指桓公小白也莊公十一年即莊王十
四年以其姬棄桓公莊王乃平王曾孫未知其後為何王之女又按齊襄公為
莊王四年亦齊王姬春秋于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者是也若以為此事則
襄公是魯公子詩中所指齊侯又當為魯公矣

其約維何維絲伊緝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與也伊亦維也緝也絲之合而為緝猶男女之合而為婚也
平王然此匹之際非獨向其偶也尤尚其合焉自其婚姻之合言之彼人非以
互濟為功物理以相須為用不觀之約乎雖有河斷不托之約亦空同隔河之
義而約于何托則則解之以也雖有約不托之約亦難博陳魚之樂而得于

何謂維絲之以也物之相比以成能如此況以齊侯之子而連姻者豈以平
王之孫而嫁降侯邦男得女以為室女得男以為家其婚姻之相合不猶絲與
緝之比類也哉然惟王姬有和聲之德故能不墜于室家之好而見其合耳夫
匹配之善如此文王太姬之教久而不墜不于茲可見乎

○齊侯二句交互方見其合是男幸有室女幸有家也此二句與上不同當言
以齊侯之子娶平王之孫而配偶兩宜意○此與上章各要兼貫而且賢說本
前章來使非庸雍亦何足多哉○顧大初曰言族類之貴則先女而後男王
也言婚姻之合則先男而後女從夫也○考索曰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而亦
有刺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十五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
騶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

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于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讀者必欲以為
西周之詩于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與齊
軍王同義此長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謂衛莊姜云東宮
之妹那侯之嬖嬖魯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
王姬從以客色之盛而無庸棄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騶矣所嫁之華
易不庸棄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客色固如唐康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庸
棄乎是諷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變白為黑于理安乎或
曰何彼騶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于王黍離而列之于此乎曰為詩
之時則東周采採詩之地則召南也于召南所得之詩而列于東周此不可也
論有根矣故附錄于此以資說詩者之採擇云

何彼騶矣三章章四句
野處章全○通詩二章一意上二句美及物之仁下嘆仁之自然繼以吁嗟句
作王蓋因動植之物而想見其仁思又因仁思之及物而贊其仁心出于自然

也仁心自然在上二句內未句不過指騶虞以詠嘆之非是一層語○詩初春
田之際之際二字妙紀時也不重春田然春田雖不甚重而此詩却是因春田
而連事亦不可遂擬擬不顧草木之茂禽獸之多雖對對舉然春田是逐獸于
草木中而句文法亦不可呆對○仁民餘思及于庶類是朱子說詩之詞通篇
不要牽出仁民字只就春日所見而嘆仁心之自然方妙○凡至仁無心草生
庶物即其心有一物之不迷因屬物傷求物之必遂亦屬勉強今為復為死
為遂為復自前自善而我若無事焉方見仁之自然處

彼茁者葭加壹五祀于嗟乎騶虞
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陸廣也亦名葦發發矢犯壯水也一發五祀猶言中必
彘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
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思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
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嘆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
是即真所謂騶虞矣

夫則其意蓋遠矣。雖周偏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
騶虞為韻。其感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名南之國十四篇。四十五。百七十七句。○愚按。騶虞。五帝。虞。言夫人大夫
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
見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於
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漸矣。抑所謂其民皞皞
而不知為之者。與。唯何彼穠矣。之詩。為不可曉。當關所疑耳。○周南召南
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為正風。今姑從之。○孔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
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鄉飲酒鄉
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燕燕。又有房中
之樂。鄭氏注曰。法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
賦。論以事其君子。○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
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于庶人之家。一也。故

詩經卷之二

三五

詩經卷之二

金陵陳元明書

詩經卷之三

邶一之三。○邶。鄭。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即。今。河。南。東。門。路。河。以
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前。之。季。而。封。都。焉。武。王。克。商。自。制。朝。歌。而。北。謂。之
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其。制。則。武。王。克。商。之。國
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里。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
地。至。孫。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也。文。公。又。徙。居。楚。丘。朝。歌。故。城。
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康。城。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
大。抵。今。懷。衛。澶。滑。滑。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但。邶。鄘。地。既。入。衛。其
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說。以。此。下。十。三。篇。皆。為。變
風。焉。

詩經卷之三

三五

柏舟章全音。○邶詩。是為不得于夫而作。首章言不得于夫。而其憂難解。次章
言不得于夫。而情真。三章言不得于夫。而自反無缺。四章言不得于夫。而見
恨。小五章言不得于夫。而深致憂恨之詞。怨情已盡于篇首二句。自是一篇
之傷。其不諱于兒。余見恨于羣小。皆因不得于夫所致也。然不得于夫。亦說詩
者之詞。詩人口中。安得舍為妙。○中間說愛。即是說不得于夫。說恨于羣小。正
是說棄于君子。口中。却不言。若一語。稍不渾合。即是對天。一語。稍不自問。則
是傷已。此說詩者。當求之言外也。

汎汎其流。汎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彼我無酒。以遨以遊。
此也。汎汎其流。汎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彼我無酒。以遨以遊。
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舟為堅。雖卒寔。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汎于水
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為無酒。可以遨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為婦
人之詩。今考其詞。氣卑。變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
也歟。

軍。講。詠。柏。舟。者。曰。樂。莫。樂。于。室。家。之。否。處。而。變。莫。變。于。夫。婦。之。相。際。我。今。不。幸
而。遭。遭。其。變。寧。不。重。可。哀。耶。彼。以。柏。舟。為。舟。堅。雖。卒。寔。定。定。以。之。乘。載。也。汎。彼。柏
舟。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泛。泛。于。水。流。之。中。而已。其。失。所。也。不。亦。甚。乎。其。是以

耿耿于中而不遺假寐如有隱憂而不能自安吾聞人之有憂惟酒可以解之
今是憂也寧我無酒可以避而可以遊乎吾憂之所關者大憂之所感者深活
非酒之所能解耳

取而不取意註緊級中意亦喻已之堅持貞固但此意在我心非石章方見出
此處只空輕說味一亦字多少含怨耿耿四句須一直說下人心若有所傷則
其他皆所不省惟此憂之一路偏覺分明耿耿然欲寐而不寐也本足隱憂而
加一如字更為悽慘婦人之憂最隱同人說不出來索超迷漫不知所憂何事
但覺胸中有物耳故曰如有只說微我無酒而不言非酒所能解而意了而不
了意味甚長○箱中惟首二句是顯說見棄而反是托言餘皆反覆述已之憂
而不言所憂之何事即明言羣小之見也而不言見愾之何由所以為賢婦人
也○問柏舟看來與圖雖無異彼何為與朱子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
彼與此此詩總說柏舟下面更無點意見得其意是此

詩經集成

卷之三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木不可折也

賦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木不可折也○言我心既匪石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
可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

所以不得于夫者不能度其所由致此之故意惟至親可為依倚所賴以恤我
之變也何人有兄弟皆依以為重我亦有兄弟而獨不可依以為重乎夫不相
親切之人怨怒行路雖告怨之而無益也若手足之親豈可告怨乎薄言往愬
不復省察而反遭其怒焉豈憤斥之人不足比較耶兄弟之不可排如此亦將
奈之何哉

不能獨得物情變遷以引起下章自反意非度其處之之術也不可以排猶云
不可倚賴非以見余為依歸之謂往愬非求以濟變只是哀痛迫切必訴于至
親庶幾排解之情猶有可舒反遭其怒所謂不可排也○麟士按往愬兄弟

其婦人語達彼之怒更極形容亦不必謂果有此事總是言兩厄無聊無處可
訴妻不得于夫之人無往非拂逆之境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木不可折也

賦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木不可折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木可折而我
心不可折○感憤無一不詳又不可得而轉折取合皆自反而無闕之意

軍禮反而思之或者婦道有缺則見棄可說也今內首言已豈以存心無定
而致然歟則當以專一自勉覺石猶可轉而我心匪石不可得而轉移之也常
以正而自勵豈猶可轉而我心匪木不可得而折曲之也存心其何愧乎抑
外者諸躬以威儀未善而致然歟則律度備賦而果其之威備周旋無失而
動容之中矜矜然富而閑習雖欲簡擇取合而不可得也感憤其何愧乎而
何房蘭之為厲階也此則我之所不敢知者矣

詩經集成

卷之三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木不可折也

一不移易意不可卷言心之平直有端正無反側意當則全備而無欠缺則習
則于全備中又從容而不生疎中說律儀非只威儀之美就舉止中規中矩
上言威儀有得有失則可簡擇取合今無一不善何遇之有心與容不乎重心
一邊惟存諸中者有常而不可移故形于外者皆善而不可揀也婦人以心平
大者也以容平大者也今逐一自反總不能讓其見棄之故與今人不解

憂心悄悄惓惓于小覯既多憂傷不少言思之惓惓有惓
賦也○憂心悄悄惓惓于小覯既多憂傷不少言思之惓惓有惓
惓惓心也

軍禮夫既自反無缺而猶不得于其夫心之憂也能不悄悄然其深切乎所可
恨者小覯惓惓因我無依亦皆厚薄其情而于我乎見惓惓或惓惓以成吾之
却或惓惓以重吾之過觀閱不既多乎或如誰自惓惓而惓惓形于動靜或以早
凌辱而惓惓見于詞色憂傷亦不小矣其見惓惓于小覯如此夫我何人而見惓
也惓惓小覯人而惓惓于我也足以惓惓存之際深思其故不平之

難以自覺者故于寤覺之時不禁拊心而碎襟然也亦付之自傷自慙而已其將何所告哉

疏解上四句敘已困于所遇下是痛心之憂憂心悄悄不得于夫來但于尋小由不得于夫所敘觀四二句正似于尋小處觀因是尋尋其短中倍其事也受侮是受侮之侵凌道彼之既慢也夫不以我為妻則妾不以我為情或進而毀謗之或因而嫌恨之既多不少有無數難堪意此皆失意人定歷之言不止一朝一夕一言一事故不禁悲之而拊心也謂思對人前隱忍言將此無故見棄而處而深恐有取冤苦恨山一莽投到心頭之意磨研有據乃是自怨自艾非惡夫也纔寤便拊心見無時不切切于夫也

日居月諸而心之憂矣如匪衣靜言思之不能也

此也居助語辭述憂也匪非衣謂垢污不潔之衣者飛如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妾當卑今來妾及廢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于煩冤猶如衣不潔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卷之三

四

中謂夫尋小且見則嫡妾易位明矣彼日常常明月則有時而虧天道之常也今日居月諸胡為更迭而虧乎夫其常道甚矣我是以心之憂矣至于煩冤願恥如衣不潔之衣在體而不能以自如焉且靜言思之倒置之情既不可忍則庶之位又無可推恨不能奮起飛去使脫然而無累也夫不得于夫大變也乃惟反躬自咎而初無怨對之詞真可謂賢婦人矣聖人係之變風之首有以也夫

疏解上二句使嫡妾之易位下四句已憂之切至也迭敷重日不宣虧而亦虧一變不可以日月交迭五詩日月非其有更迭而虧之事特以已事假彼而言耳日食為天道大變奪嫡為人道大變變正在此心憂二句承上起下之詞如匪淨衣極形不得自如之狀不能奮起飛去上如匪淨衣潔相及者是恨其不能脫然無累意猶云妾得身在外耳蓋憂之極而為是決絕之詞亦意語也若說妾不可去姑備安之注不消有一恨字矣○六帖煩冤心煩而自

也願心皇惑而亂也○麟士按集傳惟詩柄下不得于夫一何復帖口氣俱更不相及說家于心匪如兄弟怨慕小愠皆云不得于夫雖理有之而必非其所忍言也○通章推汎彼二句是比比下竟除除却却是賦矣然以此起故屬比也于胡迭而微亦如此○蘇斯曰通篇是比漢廣江水下亦別無餘文然今如此等義難直陳而托物起詠則必取蘋蘩或事有不可言者耳從來沿習于此下動云我之云云何以異此則不如無比矣即如今作詩家或咏花以比美人而又自曰美人之美何以異此可謂有詩乎此種外說不可不辨○柏舟二句下即接取取二句似憂即承那柏舟日居二句絲衣二句下俱接心之憂矣似憂即承那日居二句絲衣何等可味若又說被正意便嚼爛矣

柏舟五章章六句

絲衣章全首○通詩重夫婦之愛不重嫡妾易位上二章以遇變言後二章以處安言前之憂憂今日遇此之無聊後之思思古人處此之有道安字思字乃一篇之骨然亦來自畫而已絕無纖毫怨夫意

卷之三

五

絲衣章全首

比也絲衣勝黃之閒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閒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裘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于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絲衣黃裏以此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表妾之不能自已也

南澗詠絲衣者曰不可解者夫婦之倫而不可易者嫡妾之分不謂于之所適而反夫其常也彼絲閒色賤也黃正色貴也閒色之絲宜以之為裏正色之黃宜以之為衣斯貴賤不相倒置矣今以絲為衣而見于外以黃為裏而隱于中則顯者非所當顯幽者非所當幽則顯微易位而名分已乖我能不心之憂矣而為維自已也哉

疏解此章以表裏喻幽顯絲衣黃裏內外之失所也甚矣此設之所以不能已也○沈半齋云青綠皆自然之色不可相無于各得其所用之道耳最得作詩婉約至意○莊姜之憂豈為一身為君妾為君之子妾為國家後日憂蓋名分紊亂綱常倒置禍亂之原將必在此此水謝堂山張南軒之說有謂是須察

而各章上文過變離處為是宗社大義制君黨制却不可用思以為此體嚴定
運思得大有關係此說詩者之詞在作詩者口中固不啻顯露此意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製轉而為裳
其失所甚矣亡之為言忘也

申謹服之上者為衣宜以正色為之服之下者為裳宜以間色為之斯上下不
相倒置矣今以綠為衣而黃者更自製轉而為裳焉上下之失宜如此我能不
心之憂矣而曷維暫忘也哉

疏解此章以上下喻尊卑綠衣黃裳上下之失所也甚矣此憂之所以不能忘
也○嚴霜黃裳言施讓而已黃裳則失位矣○王而弘曰以黃為裳猶未居下
至以為妾則下矣故曰失所甚矣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兮
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緝之也俾使就過也○言綠方為絲而女
詩經集成

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
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于有過而已

申謹雖然過變而受者同人之情之常而古處為期者亦自善之道彼綠方為絲
其色已可愛矣而女又輕綸以治之此綠之所以益顯也故我也靜言思之豈
無古有人焉當此此變而能保其身之無訛者乎我則法其已行之事以為自
淑之資委蛇行身隱忍圖全俾此身得立于無過之地斯亦幸矣

疏解此章妾之及時見寵而思法古人以自免于過也綠衣本妖麗况人情經
于治者自然鍾情情甚正此妾之及時見寵古人之言古之賢婦人俾無訛以
處夫婦之變須委曲以全其道也此二句根妾見變來蓋嫉如由此而生未免
慮失其宜已先有過故思古有處過此等事者庶法之而過以見此指處夫婦
言不兼刺妾說

綠兮絲兮以風以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比也寒風也○綠兮而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

者其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申謹夫物之歸焉則有非薄之念人之過時遂有厭棄之心彼綠兮黃兮之風

也若夫履夏趨秋寒風凄切則進前而不御矣故我也靜言思之惟彼古人有
常遭此變而能自善以終身者我則以善處為之本心而賢其已行之成法恰
似我有此意而古人先得之也則亦自安焉已耳夫不求其過于夫而求免其
過于已不致其怨于妾而推其善于古人莊姜誠可謂賢矣

疏解此章已之過時見棄而思法古人有同于已也綠兮本涼薄又遇凄風愈
覺無用正比已之過時定棄是獲我心本無訛說來心字就期無過之心說莊
姜自揣今淡光原無爭寵之心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若我有此意古人先
得而應與之相合也○正簡所以幽微曉幸所以尊顯全由色衰愛弛上來彼
正簡小時何嘗不榮寵者今日冷淡至此故幸自安于心因思維往古欣然有
會一當勤修毫無怨對善處若此其又何恨乎妾風○俾無訛今失意之人不
求其好止求免罪猶有良心是獲我心則直以為固然而安之矣○前章註有

詩經集成
卷之三 國風
七
常遭此此字指少艾得寵此章經善處此此字指色衰見棄○言外見得綠絲
雖可愛畢竟是間色綠絲雖可棄而貴重之願自在詩人不但善喻其誤理亦
甚精細

綠衣四章章六句○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

燕燕章全旨○通詩前三章歷敘在已別離之情末章備述燕燕之德正以見已
之難為情也總以之于歸句作至蓋以夫亡子秋而于歸是何等事何等時
則歸亦極苦矣莊姜處危疑方迫之際悲人亦還自悲兩人胸中各有一段說
不出口之苦吞此言外豈止尋常作出門悵悵離別可憐之態乎君子喪罔危在
當日有不忍言不敢言者故只序相別之苦而言外之痛隱然○前三章但見
莊姜哀求于燕燕有不能言者末章乃見非情愛之私由燕燕有如是之德又
能以先君之思相勉則見燕燕平日于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于其歸而
述之如此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燕也。謂之燕者。重言之也。差池不齊之貌。于指燕也。歸大歸也。莊姜無子。以陳女穀婦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婁人之子州吁弑之。故穀婦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

申謂冰燕者。曰。樂莫樂于人我之相聚。而苦于彼此之相離。況我仲氏。長與衛絕矣。今日之別。吾其何以為情哉。惟彼燕燕。春來而秋返。何而背飛。今但見前之飛者。如有望而欲飛後之飛者。如有追而弗及。其羽則差池而雨。不能齊矣。況我之子。值君亡子喪之日。欲然一身。既無所主。乃不獲已。而反其宗。焉其于歸也。則必將不復來矣。我亦何日之聚首。嗟此去之長遠。有不不禁惜別之深者。而何能已乎。一送耶。于是出自公宮。不止送之于郊。送之于牧也。而直遠送于野焉。斯時也。岐路觀秋。覺音散之尚在。而行踪漸隱。欲瞻望以無從。中途感嘆。頓影自憐。欲長勸而不敢。惟無言而淚零。泣淨如雨。雖欲慰之。而莫能適矣。附錄頌大章首章文。及文評。以資觀覽。詩興已之送歸矣。而燕之極焉。夫燕羽差池。有似送別者。然而莊姜之悲。則又在言外矣。想其作詩之

詩經集成

卷之三

風

者。若曰。婦人共處閨中。其送別也不常。而其惜別也特甚。況于今日之別。其悲有非恒情可擬者。雖彼燕也。春來而秋返。向宿而背飛。最足令人別離之際者。今但見前之飛者。如有望而欲歸後之飛者。如有追而弗及。燕羽之差池。不似于今日之送子乎。之子之于歸也。脂車已具。重循來嫁之舊途。欲使何人。惟是招舟之樂。轉送之于郊。不也。送送相將于遠道。恨此行無借行之理。送之于牧。不也。送送相將于野。野既無子。有別于之情。身之所將者。近而目之所將者。遠矣。且覺行蹤之漸隱。身既不及。久相依。目亦不及。長相望。歸而覺此身之轉。事矣。中極感。欲長勸而不敢。悲極吞聲。惟無言而淚零。蓋當別而念夫。別之後。則情同承訣。吾得而勿泣也。然則念夫。別之由。則痛出非常。豈又豈無從也。此涕泣之情。惟之子。可與共語之。而去矣。他人更復有能相慰。或能相慰者乎。然則如雨者。亦自如雨而已。吁。燕羽同飛。而前後來善人情。同哀而欲此。異地自今。以後。離欲一瞻。望于于野外。不可得矣。○悲莫悲兮生別離。此千古情至之語也。有此文。而此語不待單行嗚呼。至矣。○送真于古樂府也。

能與共一字。一深不自知其文。生于情。情生于文。燕燕于飛。頌頌之頌。之之子于歸。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與也。飛而上曰。頌頌而下曰。頌頌。送也。佇久立也。

不謂彼燕燕于飛。一則頌之。一則頌之。上下如織。若告于遠望之心矣。况我之子。惟此大變。而于歸也。我兩人訣別之情。殆有不能共者。而能不遠于將之手。不謂身之所將者。近而日之所將者。遠。直。至。翅。首。行。燕。燕。弗。及。斯。時。也。于。情。難。舍。更。行。久。之。若。猶。與。前。途。之。道。焉。而。以。再。聚。為。再。分。也。而。重。晤。無。出。亦。祇。消。焉。下。而。已。

燕燕于飛。上下其音。之子于歸。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與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

仰謂彼燕燕于飛。一則或鳴而下。一則或鳴而上。哀音如訴。若助于南思之痛矣。况我之子。罹此大變。而于歸也。一別淇水之地。言旋大車之塵。陳定在衛之南也。而能不遠送于南乎。乃之子循南而上。而我亦向南而瞻。直至脂車既遠。

詩經集成

卷之三

九

瞻望弗及。斯時也。日斷行塵。無涕可揮。悠悠我心。勞思定切。此時此際。終無復有能相憐。或能相慰者矣。

疏解燕頌則相向飛則相背。故取為別離之典。燕之分飛。若不忍離。與已之送。遠自不忍別。○燕燕華谷。主兩燕最妙。然謂莊公既沒。嫡妻相依。如燕相隨。則非也。此只與送時行者在前。送者在後。如雙燕之飛。其羽差池耳。差池亦從燕。二字生言。一燕稍前一燕在後。其羽不齊也。頌頌上下。亦各與兩人。頌頌飛相上下也。下上其音聲相應和也。于歸句。但言離別。不必露出子賦。國危。意蓋州呼之。在莊姜必諱言者。婦人進送不出門。今之遠送。以載婦大歸于陳。非常之別。非常禮所能拘也。初別時。至泣涕如雨。已別後。猶佇立以泣。及望之不見。而茫然若失。此時日斷行塵。無淚可揮矣。自茲。一夫而子完之。賦州呼之。暴與祖姜之子。然無依許多愁苦。都在心上。所謂定勞我心也。定字。見紅。恨苦楚。都在心頭。而口說不出也。各木一句。皆本瞻望弗及。求非但敘離別之恨。而于賦。國危之感。隱然寓于不言之中矣。○張南軒曰。得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

之事有不可勝者。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諸云。未亡人不幸。此百憂賦。存。心焉如。如有合于詩人之情歟。

仲氏任其心。寒洞。其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勸家人。

賦也。仲氏。戴媽字也。以恩相信。曰任。以語辭。寒洞。深終。溫。和惠。淑。普也。先君。謂莊公也。場也。寡人。宋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媽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篡。桓公之死。戴媽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于先君所致也。而戴媽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真可謂溫且厚矣。

軍。諱。則。戴媽之行。杳然。其不可。愧矣。我也。于今日之去。而想其平日之人。而不得不深念乎。仲氏也是。故君子。乘我。仲氏。則以無。說者。諱我。而推其思于。柏舟。無依之日。羣小。侮我。仲氏。則以無。過者。信我。而施其愛于。黃裳。失所之時。其賢之見于。相與之際。者。然也。自其立。心言之。則。寒。實。而不。虛。偽。淵。深。而不。淺。露。有。諸。內。者。何。其。善。乎。自。其。持。身。言。之。則。溫。和。忠。順。而。始。終。之。一。致。淑。慎。其。身。而。

詩經卷之三

卷之三

素履之無咎。諸躬者。又何其善乎。此其內外身心之間。已無虧矣。且又恐我懷。綠衣之惡。忘。仗。儀。之。情。故。于。平。居。之。時。憂。感。以。勸。我。存。亡。以。感。我。皆。以。先。君之思。勸。勉。家人。謂。勿。以。厚。薄。存。沒。之。故。而。二。其。心。焉。雖。匠。石。之。裏。未。息。時。音。然。而。斯。人。亦。與。有。助。矣。夫。仲。氏。之。賢。如。此。則。我。今。日。者。傷。思。信。之。不。可。以。再。違。哀。身。心。之。于。是。而。辨。洞。悲。德。音。之。從。此。而。不。作。于。其。別。也。安。得。不。始。之。以。泣。繼。之。以。思。乎。吁。不。言。于。賦。固。危。之。感。而。言。思。念。之。情。與。別。離。之。恨。吾。固。知。燕。燕。之。詩。自有。畫。而。意。無。窮。也。

疏。解。此。章。追。念。戴。媽。之。賢。不。是。推。其。離。恨。之。故。凡。人。朝。夕。聚。首。雖。深。思。厚。誼。都。可。相。忘。一。經。離。別。便。想。他。日。平。日。許。多。好。處。上。四。句。備。述。其。德。下。敘。其。地。已。以。正。也。任。是。以。恩。義。相。孚。辨。自。其。平。日。相。與。而。言。也。此。句。要。提。起。另。講。而。下。以。身。心。作。骨。骨。當。見。溫。厚。小。時。媽。能。以。恩。相。信。寂。寞。深。宮。所。可。倚。賴。者。惟。斯。人。而。已。寒。洞。以。立。心。言。德。之。蘊。于。內。者。也。溫。惠。二。句。以。持。身。言。德。之。著。于。外。者。也。木。二。句。就。平。日。相。易。勉。言。勿。作。離。別。時。可。嗚。呼。先。君。之。思。兼。存。沒。故。其。不。以。有。心。

命也。夫先君之思。姜之自製。素矣。而仍又以相詩。非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乎。此章全言外。鳴。朱。豐。城。曰。余。讀。是。詩。未。嘗。不。嘆。莊。姜。之。狂。歌。也。使。其。翻。然。悔。悟。立。莊。姜。以。為。之。主。俾。戴。媽。以。為。之。助。則。閉。門。正。矣。立。子。完。以。為。之。嫡。命。石。楨。以。為。之。輔。則。國。本。定。矣。若。州。吁。者。可。殺。則。姑。教。之。不。可。殺。則。去。之。夫。如。是。則。衛。非。今。日。之。衛。即。康。叔。武。公。之。衛。矣。顧。乃。以。寵。奪。正。以。尊。宗。卒。貽。國家。無。窮。之。禍。不。謂。之。狂。惑。而。何。○。隱。公。四。年。州。吁。弑。其。君。完。胡。氏。曰。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特。以。國。氏。者。何。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便。而。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不。確。盡。言。稱。讓。而。公。不。從。故。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者。為。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按。春秋。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可。見。未。踰。年。而。州。吁。之。禍。作。若。完。之。誓。毒。矣。此。詩。之。作。則。在。君。完。被。弑。後。州。吁。未。殺。先。而。執。州。吁。請。于。衛。而。殺。之。卒。出。于。陳。人。豈。州。吁。為。陳。女。所。切。齒。者。故。假。手。于。陳。也。夫。○。附。錄。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頌。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婦。繁。

繁。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公。子。州。吁。變。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楨。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非。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寬。濫。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陪。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勝。勝。者。鮮。矣。且。夫。殿。姑。實。少。凌。長。遠。閭。親。新。閭。舊。小。加。大。淫。破。破。所。為。六。逆。也。君。義。臣。行。又。慈。子。孝。兄。友。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放。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侈。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附。錄。陳。所。德。未。章。文。及。文。評。以。資。觀。覽。○。夫。人。進。故。陳。氏。之。賢。傷。其。去。也。蓋。仲。氏。之。可。傷。非。徒。以。相。別。之。情。也。歷。觀。其。賢。夫。人。能。不。悲。哉。燕。燕。之。詩。曰。天。下。未。有。當。別。離。之。後。而。不。隱。然。思。其。人。者。也。亦。未。有。思。其。人。之。賢。而。不。惻。然。增。其。感。者。也。今。陳。氏。行。矣。杳。然。其。不。可。挽。矣。我。也。進。燕。燕。當。平。別。離。之。相。與。吾。猶。得。而。道。也。彼。之。身。心。性。情。吾。猶。得。而。述。也。彼。之。正。言。規。誨。吾。猶。得。而。記。也。是。故。君。子。乘。我。仲。氏。剛。以。無。說。者。諱。我。而。推。其。思。于。柏。舟。無。依。之。日。其。小。傳。曰。仲。氏。剛。以。無。過。者。信。我。而。施。其。愛。于。黃。裳。失。所。之。時。又。能。寒。焉。淵。焉。仲。氏。之。賢。

詩經卷之三

卷之三

之。石。楨。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非。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寬。濫。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陪。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勝。勝。者。鮮。矣。且。夫。殿。姑。實。少。凌。長。遠。閭。親。新。閭。舊。小。加。大。淫。破。破。所。為。六。逆。也。君。義。臣。行。又。慈。子。孝。兄。友。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放。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侈。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附。錄。陳。所。德。未。章。文。及。文。評。以。資。觀。覽。○。夫。人。進。故。陳。氏。之。賢。傷。其。去。也。蓋。仲。氏。之。可。傷。非。徒。以。相。別。之。情。也。歷。觀。其。賢。夫。人。能。不。悲。哉。燕。燕。之。詩。曰。天。下。未。有。當。別。離。之。後。而。不。隱。然。思。其。人。者。也。亦。未。有。思。其。人。之。賢。而。不。惻。然。增。其。感。者。也。今。陳。氏。行。矣。杳。然。其。不。可。挽。矣。我。也。進。燕。燕。當。平。別。離。之。相。與。吾。猶。得。而。道。也。彼。之。身。心。性。情。吾。猶。得。而。述。也。彼。之。正。言。規。誨。吾。猶。得。而。記。也。是。故。君。子。乘。我。仲。氏。剛。以。無。說。者。諱。我。而。推。其。思。于。柏。舟。無。依。之。日。其。小。傳。曰。仲。氏。剛。以。無。過。者。信。我。而。施。其。愛。于。黃。裳。失。所。之。時。又。能。寒。焉。淵。焉。仲。氏。之。賢。

所以立心者如此其真而深焉則吾于仲氏非徒相孚以情尤能相知以心者而今也傷哉其去也温惠焉仲氏之所以持身者如此其淑而慎焉則吾于仲氏固將相與以心亦將相與以身者而今也痛哉其別也且也以先君之思為寡人焉蓋懼以存亡改飾則此言以堅其節而已矣豈以死生易志則為此言以顯其志而已矣當此時而念此言而念此人何首之能姑寡人者而今之又去寡人也故我思任只則泣傳思信之不可以再逃也思妻實而温惠則流哀身心之于是而辨測也思見海而動勉則泣悲德音之從此而不作也吾其將何以為情哉○無一句無一字不從追憶點綴成文其實講題而處即是虛神題神情到法到天成絕格○語似盡而猶含質以治而進素先章治詩之體往往如是○道面似敘仲氏許多好處而題情不然蓋遲從前許多好處正為當下依依不忍別為點也篇中每敘一項即緊帶情別情詞倍覺凄楚結局一段迴顧三位字令人不勝嗚咽

燕燕四章章六句

卷之三 國風

十二

日月章全首○通詩一意是屢呼日月而訴夫處已之薄因慨嘆而致願望之意也重在公之不見答上以各章第四句作至而以定字為骨定正與回惑反屬聖意在各章末句見出總是嘆其無常而與非其一悟耳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于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為厚也

聖訓賦日月者曰夫婦相與之際人道之常也若我今日之遭遭其變將何所控訴哉無已而訴之于日月彼日居月諸融光遍照其照臨下土久矣則于國門之內其人道之或乖而或順當亦監視之所及也今乃有如是之人于夫婦之間絕無和諧之意道不以古人處夫婦之道而處我焉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顧他人而獨不我顧也

或塵上四句訴其處已之薄末有望其顧已之意下三章皆呼日月者取其容光必照有以觸關門之隱也古處如克爾二女刑于寡妻妻子好合如鼓琴瑟皆是不古處者如舍相舟之堅葉黃裳之正也古處二字莊姜正有一肚皮不合時宜處不古處就是心不定而不我顧也顧猶顧盼之謂未二句亦是望其將來之有定而非責其既往也胡能有定與寧不我顧一語其不定即望其氣故情詞悽切不相聯屬若說使其有定必當顧我但呆且謂其不定即望其有定謂其不顧即望其有顧不得分訴與望其不顧不我顧下一節子最有意奈莊姜不見答為公惑愛委故也曰寧不我顧必有其顧者矣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賦也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申下彼日居月諸蓋下土而覆日焉久矣則于國門之內其人道之或乖而或順當亦明察之所及也今乃有如是之人于夫婦之間偏有乖離之意道不相和好焉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于他人往復而獨于我不見答也

卷之三 國風

十三

就解下土是冒言其覆日之光宜有以遍察天下之情也相好以夫唱婦隨言不必以古道入講要根顧字說能顧則果孫和諧而相好夫不我報言我以禮施彼不以禮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異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賦也日且必出東方月暨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異隴其定也俾也可忘

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

聖訓彼日居月諸其且其望皆出自東方代明之下固無蔽而不燭矣今乃有如是之人夫婦相處不以古道善名不彰于人人而德音之無異焉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于他人則念念在心而不忘而獨使我為可忘者耶

賦解出自東方亦只略顯是冒意勿作有定處說德音無異隴是言其德音無情定不作聲聲言請看俾也可忘就夫婦之當理而人皆不忌而獨使我如此其常矣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令母令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賦也。言終不得其夫而嘆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愛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述猶也。言不循義理也。

申詩彼日居月諸。其且其望。皆東方自出。久仰之下。固無處而不及矣。若父母于子。皆有室家之願。今我中道見棄。何父母養我之不終也。夫以諸老之夫婦。而今困窮之。是其心志。或亦何能有定哉。而所以報我者。何為不循義理也。夫以見棄之餘。猶有望之之意。性情之厚。不于此見哉。此莊姜所以為賢也。疏解此是許于日月之詞。勿作呼父母而誦之也。父母而我不卒。重不得于夫。蓋父母養已而使之不得于夫。是即父母之恩。有所未終也。報我不述。言雖有時報我。而都不循于義理也。終風且暴。首章可見此是寓望之之意。于絕意之詞。而莊姜之情。至此極矣。○賦上云。女無不婦。而曰養我不卒。深悲極痛之詞。則是但人生百歲。皆父母恩養所資。直欲到底俱好。今不得好到底。即是恩養不得終局。亦不必定指奉在家不嫁為養也。○此與上章末句。雖無穿不二字。

詩經集成

卷之三 國風

十 四

然上章註何。勿使我為可忘耶。則此章亦當云何。為報我不述耶。方是望之之意。○輔廣源曰。一章云。寧不我顧。言不知顧盼也。二章云。寧不我報。言不相聞答也。三章云。俾也可忘。則蒙上句。胡字。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詞雖緩。而意則切矣。四章云。報我不述。則又言莊公雖有時相報我。而都不循于義理也。雖為莊公所棄。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是其性情之正也。

日居月諸六句。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給放此。

終風章全音。○通詩平看。而意有淺深。當以終字為主。在感念深。正終字之意。須認不忍斥言口氣。首章言其狂暴。二章言其狂惑。三章言其狂不測。四章言其狂惑愈甚。前二章皆以一句為比。而下三句。乃致其發見之不忘。後二章皆以二句為比。而下二句。乃致其憂思之特甚。各章末句。要見莊姜正靜自守。意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莊公之為人。狂暴暴疾。莊姜羞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節。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莊公之為人。狂暴暴疾。莊姜羞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節。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莊公之為人。狂暴暴疾。莊姜羞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節。

此也。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莊公之為人。狂暴暴疾。莊姜羞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節。

我則笑之時。但皆出于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何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作其意而不見水也。

申詩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莊公之為人。狂暴暴疾。莊姜羞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節。賦上云。女無不婦。而曰養我不卒。深悲極痛之詞。則是但人生百歲。皆父母恩養所資。直欲到底俱好。今不得好到底。即是恩養不得終局。亦不必定指奉在家不嫁為養也。○此與上章末句。雖無穿不二字。

詩經集成

卷之三 國風

十五

就彼他。惟有嗚嗚感悼而已。中心是悼。要得不敢言。而心獨傷之意。終風且暴。○賦上云。女無不婦。而曰養我不卒。深悲極痛之詞。則是但人生百歲。皆父母恩養所資。直欲到底俱好。今不得好到底。即是恩養不得終局。亦不必定指奉在家不嫁為養也。○此與上章末句。雖無穿不二字。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莊公之為人。狂暴暴疾。莊姜羞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節。

申詩彼天道和平。則有清明之氣。今也終日之風。既無止息。而且加以雨土之蒙。則陰鬱而雨。乘也甚矣。然雖狂惑亦有思然肯來之時。但以為狂矣。而又有莫往之時。以為來矣。而又有莫來之時。往來之時少。而莫往莫來之時多。反覆而不可常如此。所以使我情切于中。悠悠思之。而不能已耳。豈敢以往來之無常。而遂忘情也哉。

賦解首句是喻其狂惑。下即其無常而思之也。大風揚塵。土自上而下。是謂雨土蒙。是雨土非真雨。則蒙非真露。皆風使然。若真露則無風矣。此有閉塞不聞之聲。道是往。又似來。道是來。又忽往。是謂莫往莫來。彼而肯來。又悞而

不往來意如颯風不可捉摸然青來無幾而炎來甚長此悠悠之思若其終無了日也非止其來正憂其往之無已時耳

終風且曠

不日有暝言不寐願言則嚏也。比也。陰而風曰曠。有又也。不日有暝言既暝矣。不旋日而又時也。亦比人之仕政暫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嚏跳寤也。人氣感傷開前。又為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

申讀彼陰風曠散則其蔽也。有時而開。今終風而且陰。意其止矣。乃不旋日而又曠焉。雖暫開而即閉也。其狂惑如此。是以使我當寢慮之時。心有所悸。驚巧覺之而不能寐而思慮之深。遂至感傷開塞而成跳寤之疾也。亦將如之何哉。

亂解上二句。喻并感之暫開復蔽。下言勿于所受也。暫開在不旋日內看出。開者暫而蔽者常。則陰曠如故矣。若言二句。須一申說。蓋言寢而不寐。思之以至于病也。豈能似人故感傷氣閉而成寤。不必乘風霧說。願言則嚏。猶甘心爽自之語。

詩經集成 卷之三 國風

十六

曉曉其陰

曉曉其陰。危也。言不寐願言則嚏也。比也。曉曉陰貌。危。當將發而未發之聲。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憤思也。

申讀彼驟雨迅雷則其止也。可立而待。今則陰之蔽也。曉曉然方暗而未明。當之發也。危也。然將發而未發。蓋未有開舞之便也。夫狂惑之蔽。愈深而未已。如此是以使我寤而思慮之深。至于輾轉反側而不能釋于懷焉。亦將如之何哉。夫托物以爲比。而不忍直斥其非。感憤以致思。而存有望之之意。詩人之忠厚何如也。

亂解上二句。喻其狂惑之愈深。下言其思之甚也。曉曉其陰。是積陰之象。危也。其當是行發之聲。與驟雨迅雷不同。二句對看。比不日有暝焉。其懷是懷。于甲而不進。有愈久不忘。意彼之狂惑未已。則其之與懷亦未已也。此與上章末三句。亦本意也。

終風且曠

擊鼓章今言。通詩皆危者。恐嘆之詞。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之之情。以我獨南行。何作。其序征役之苦。失位之狀。與思室之約。俱根上南行來。惟有憂心。則無圖志。既無圖志。自無私情。意自一申。析言之。則首章言其行行之事。次章本其行行之故。三章陳其憂之狀。皆自南行之苦而言也。四章述其室家之情。五章述思室之約。皆自思室之情而言。總所以思之也。

擊鼓其鐘。謂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賦也。擊鼓。擊也。謂用兵也。土國。城也。漕。水也。土。土也。國。國也。中。漕。漕也。各。各也。衛人從軍。言其所爲。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或築城。于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申讀擊鼓者。日人情耳。不開擊鼓之聲。身不親驅驅之事。夫誰不願之。若今日者。鼓以進兵。則疾徐而下。而有饑饉之聲矣。兵以擊敵。則坐作擊刺。而有踴躍之狀矣。我之所爲如此。夫衛國之民。皆惟上之所使也。願或役土功于國中。或築城于漕。非不勞苦。猶處境內而無危亡之患。惟我也。獨從軍南行。而處出在外。有鋒鏑死亡之憂。較之土國城漕者。其危苦不尤甚乎。

詩經集成 卷之三 國風

十七

亂解此章言南行之事。上二句述其所爲。下因自傷其危苦也。鼓以進兵。用以陳骨皆非戰時事。土國城漕。勿就役使不均。就蓋就均勞之中。而較其苦言。彼非不勞。而猶在境內。若我之南行。則事屬不測。其苦尤甚耳。南行。須打轉擊。鼓用兵。意。伐鄭未可。露鄭在衛南。故曰南行。擊鼓。踴躍。狀州吁喜兵生事之態。見非得已之師。土國城漕。非能安也。以南行較之。則安矣。亦以見無一人之不役也。劉上玉曰。按傳傳。自言其所爲。屬首二句。因言以下。乃後二句。但首二句。雖自言所爲。却概起。勿若我字。待下我獨南行出。更妙。且木不欲用兵。而曰踴躍。亦可味。鋒鏑死亡。勿謂。憂字。亦勿釋。以憂心有仲在下章也。只當于獨字見憂耳。通解。坐作擊刺。不以兵法言。恐于下章有疑。徐士彰曰。我獨南行。憂心有仲。味詩人含蓄之意。似不言鋒鏑死亡。而有隱然。于其間者。蓋不忍言之也。如此則于不我活。今不我信。今處方有味。若未註所。待解經之。

法而非風人之言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仲與克同

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

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再講然南行之役果何為哉誠以今日之師本為伐鄭也而孫子仲首建伐鄭

之主帥我則從之而精好于陳修睦于宋先和二國遂進兵而回為伐鄭之舉

焉是行也君與將欲之陳宋亦欲之而吾人固不欲也不言吾人之不欲使之

南行而不我以歸存亡蓋未可知矣憂心之甚不有仲乎

敢辭此章推其南行之故而切不歸之憂也始露出伐鄭意大將而呼之以字

輕之也知是喜功樂戰之人平陳與宋見有與國以助之必啓兵連禍結之事

況此氣象大約不我以歸矣能不憂哉是役也有主帥有與國閉鄭又止五日

而以死亡為憂者人不樂為州吁用也勿慢作歲月之久○陳供宛丘軍賦陳

與衛方勝衛乃結好于陳鄭莊佐宋子馮爭位宋賜壽致得于鄭衛亦求援于

詩經集成

卷之三 國風

十八

宋平者合陳宋而後伐鄭也○按春秋傳曰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

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王敵已以賦

與陳蔡從宋人許之夏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卷之三 國風

賦也委於也于是居于是處于是喪其馬而求之于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歸

志也

而講夫死亡之志口積于心則于國志何有哉彼師之出也宿食屯任有一定

之居矣今則于是居之不必于常居之所也師之處也進止坐立有一定之處

矣今則于是處之不必于常處之處也至于馬以駕車亦安問之與斷之中也

今則不服控御于是喪其馬而求之于林之下矣其失伍離次如此誰復能操

共赴敵之氣哉

疏解此章自陳忘獲之狀見其無國志也居如宿食屯任之類處如進止坐立

之類居處有常控御有法此其律也任情以處非行伍之法矣喪馬而求于林

雖之絕矣三變字皆有聊且之意憂心日結不復以臨陣為念此雖人心懈也亦見上無飾制而軍中有必敗之形也○居常處暫與喪馬外作三項首句指八言下三句指馬言

死生契濶

賦也契濶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室

家之時期以死生契濶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再講夫謂志既無則死亡難免其如我室家何哉念我始為室家之時以為夫

婦之情如此之厚有時而忘之不可也于是期以變故之交恐或有一死而一

生者契濶之際恐或有一彼而一此者但不可兩忘相棄棄與子有成說矣且

相與執手之手以為一時之愛如此之篤有時而負之不可也于是期以百歲

相依白頭共守雖終身不忍背負焉濶又重致夫丁寧之意矣今日言猶在耳

安能以忘之也哉

疏解此章追敘其室家之約也承上無國志來既無國志自動私情四句開說

詩經集成

卷之三 國風

十九

上二句期其不相忘棄以處變言下二句期其不相背負以處常言死生契濶

作二字看或云生死之期極為契濶因下章但言契濶不言生死也初濶可笑

劉上玉曰按下章濶兮應契濶不我活兮應死生並非但言契濶不言死生信

老詞倍生借死而無他適意即生同室死同穴也

于嗟濶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賦也于嗟嘆辭也濶契濶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言昔者契濶之約如此

而今不得活信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信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

之信也

再講奈何有是南行也吁嗟乎昔者契濶之約如此固望其能活也今也有死

亡之患其終不我活矣安得全軀以歸而遂此約乎吁嗟乎昔者信老之約如

此固望其能信也今也有死亡之患其約不我信矣安得完語以歸而伸此信

乎此吾人憂思之情所以不能自已也夫既紀其南行之憂恐恐不遂其室家

之約衛人之怨亦深矣豈非備候疲民之力以逞己之志而致民之怨如此耶

其本至子取亡安矣

此承上章說。上章是述其言。此是嘆其不得遂而怨之也。不得活。謂不得活以遂其約也。不得伸。謂不得伸以遂其情也。必必死亡。根無附志。來有惟恐之意。而不我字。正徐州呼。此連上章為一申意。亦是軍士離火時。閉息。思慮只垂秀下。○唐人詩云。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是不我活。意可憐。無定。橋邊。竹。約。是深。謂。夢。入。是。不。我。信。意。

擊鼓五章章四句

此詩直自責上。以我無令人句。作至。母氏勞苦。與莫慰母心。所謂無令人也。首章略分。上是誓母有育子之恩。以起自責之端。下三章。是與子無報親之孝。以致自責之端。析言之。則如。誠。義。云。一章。起自責之端。二章。極自責之義。三章。四章。根本上。無令人。來。蓋。至。子。自。責。而。有。微。怨。之。意。豈。有。以。感。悟。其。親。也。

凱風自南吹。被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卷之三

十一

比也。而風。謂之。棘。長。善。萬。物。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難。而。未。成。者。也。天。天。少。好。就。劬。勞。病。苦。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幼時。蓋曰。母生我。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申。請。其。劬。勞。者。曰。不。可。忘。者。親。之。恩。所。當。盡。者。子。之。職。今。我。七。子。之。無。以。報。者。母。也。豈。其。未。知。母。氏。之。恩。乎。彼。凱。風。南。來。吹。彼。未。成。之。棘。心。所。以。長。養。之。也。願。心。由。其。長。養。而。天。天。而。少。好。則。風。之。為。力。多。矣。我。母。氏。生。我。子。而。育。養。之。未。嘗。凱。風。之。長。養。棘。心。也。其。劬。勞。也。不。亦。甚。乎。夫。母。氏。劬。勞。之。恩。如。此。而。為。子。者。將。何。以。為。報。也。

凱風三句。會母育子之恩。未句。嘆其勞也。此即凱風吹棘心于少好之時。比慈母育我于童穉之日也。幼勞。只就幼時說。蓋此本共始言之也。夫母既幼勞。則子當孝。故曰。起自責之端。○南風長養萬物。物情齊樂。故曰。凱風。棘心。也。棘性堅強。費風之長養者。○劉上玉曰。於此詩。雖三句。比。未。句。正。然。兩。句。二。

連前吹彼棘心。語氣稍住。棘心。天天。承下。却連下。天天。亦起。幼勞。意也。此詩。一。句。下。不。妨。明。補。正。意。然。亦。不。補。高。

凱風自南吹。被棘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此也。聖。聖。令。善。也。棘。心。以。為。新。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與。子。之。壯。大。而。無。若。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具。自。責。也。深。矣。申。請。其。劬。勞。自。南。吹。彼。棘。新。是。棘。已。成。但。可。為。新。而。非。美。材。不。有。負。凱。風。之。長。養。乎。況。代。母。氏。通。明。而。賢。故。其。聖。善。也。若。此。則。為。子。者。亦。宜。同。歸。于。善。也。余。何。子。雖。壯。大。而。無。一。令人。以。承。之。則。亦。棘。薪。而已。其。有。負。于。母。也。不。既。多。乎。願。此。章。是。自。責。之。意。以。棘。薪。之。成。而。非。其。甘。美。已。之。壯。大。而。非。令人。也。聖。即。通。明。若。即。賢。故。於。就。歸。德。言。不。粘。育。子。上。說。亦。勿。就。歸。德。上。說。無。令人。只。是。無。善。可。述。而。不。能。盡。于。道。亦。在。其。中。○劉。長。樂。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合。之。而。去。也。此。意。言。外。七。子。字。在。下。章。只。說。其。乃。無。一。善。人。便。已。見。得。○劉。安。成。曰。上。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此。此。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

愛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劬勞。

卷之三

十一

真。子。慮。故。屬。與。典。也。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于。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于。勞。苦。乎。于。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為。辭。按。辭。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申。請。其。劬。勞。乃。無。情。之。物。若。無。與。于。人。也。然。浚。有。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于。浚。而。已。人。類。之。以。生。養。焉。況。子。與。母。乃。天。性。之。親。為。人。子。者。宜。有。所。養。于。母。矣。今。有。子。七。人。反。不。能。有。所。養。以。安。母。之。身。而。使。母。勞。苦。之。不。免。焉。曾。寒。泉。之。不。如。矣。何。所。逃。其。責。哉。

疏。解。此。章。以。無。情。典。有。情。而。責。其。不。能。養。母。之。身。也。寒。泉。有。于。浚。而。子。之。無。益。于。親。木。我。無。令人。句。來。至。此。方。有。發。諫。意。而。評。曰。微。指。其。事。指。其。不。安。室。而。欲。逐。之。事。也。然。勿。露。出。○此。勞。苦。與。上。幼。勞。不。同。乃。不。得。優。游。自。安。意。

○說通然諫是役人解詩意也若常時以自責而進諫則為矣

現月 曉月 黃鳥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與也現曉清和圓轉之意○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

兩語被黃鳥乃無知之物若無與于人也然現曉黃鳥能好其音猶能使聞之者傾耳而悅心焉況子與母乃天性之親為人子者安有以慰悅乎伊矣今有子七人反不能承歡順志以慰母之心而使母憂思之不免焉曾黃鳥之不如矣何所辭其咎哉夫始焉木母之功勞以起自責之端既焉嘆子職之未盡以致自責之寔日下自責之中寓現風之感婉詞諷諫不顯其親之慈可謂孝矣疏解此章以無知與有知而責其不能悅母之心也黃鳥猶能悅人與子莫不能悅母想見無今人也莫慰母心言其心不免于經營承歡無道此與上章俱要得自忘自艾口氣○所按現曉字皆從目言其目有清和圓轉之意也皆講兩連好音句作解非是

詩經集解 卷之三 國風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鳴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全音○通詩上三章思君子行役之勞見其情之切末章望君子自處之善見其情之正也以懷思二字作主終篇正其善懷處此不是夫婦泛常別離之詩蓋其君子在外而又或履憂思其室家非惟思之且憂之且為之末善處之策觀自詒伊阻一語可見室勞我心悠悠我思從自詒伊阻生來百爾君子四句又從勞心生來所謂善處之策也總是思其久役未歸但得保全亦幸意○朱傳賦曰前三章皆所謂善處之策也總思其久役未歸但得保全亦幸意愛為子則雖思之之切是亦情之正也惟其思之也切故其憂之也深惟其憂之也深故其勉之者至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與也雄雉難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開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語道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于外而自遺阻隔也

兩語被雄雉者曰往役者固不容逃之義而思念者亦不容已之情今我君子之從役在外我其能以忘情乎彼雄雉于飛其羽則泄泄然舒緩自得察其形神一似恬然而無累者斯亦物類之最適者矣而我所懷之人乃以王事不可以不勤公義不容以自誤而自詒伊阻于外欲自如而不可得也分雖難之不若矣使我知之何而不念也哉

疏解此章以物性之自如與君子之不得自如為反與也懷字伊字其指君子而言自字最有味多是負氣矜智展臂功名之人故下以不投米堂之木為王事伊阻而不敢歸怨其上見今之往役激于忠君愛國而然反若其夫所自致者○泄泄處玩出安閒自適意自詒伊阻內便自息述不自得意以與上辭解對格古詩云但願在家相對貧不願天涯金縷身即是此意

雄雉于飛上下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與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

詩經集解 卷之三 國風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甲語彼雄雉于飛或下其音或上其音何飛鳴而自得也我君子從役在外而一成日隔之疎誠哉實有以勞我之心而不能釋也安得如雄雉之自適乎疏解此章物以類聚而自適與已以思念而勞心亦反與也展矣二句作一氣讀請勞心處要根上伊阻舍下保身○鄭云遠行犯患多為憂懼而不自已故勞心為甚○韓士按思君子而至于勞心亦足感君子之不能自得如雉也反格處俱埋伏在內○嚴緝燕燕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迫逐而飛鳴也此言雄雉則止是一雉之音或下或上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
兩語不啻瞻彼日月乎或明于晝或明于夜往來無停機矣我君子之從役積而日積而月積久在于外而不來悠悠然日無晷月無盡而我之思亦與之俱無盡矣使道之或通猶可以期其歸今也道里遠山川隔之非朝夕之所可至何能速來以慰我悠悠之思哉于然萬緒總是傷心之日月也

【觀解】此章上二句見日月而思君子從役之久下嘆其歸之難也日月有朝夕月有晦明俱繫往來說日月往來若君子一往而不復來故思之注正解得
上二句下二句無解蓋上句言久下二句言遠也自謂何略斷下三句一氣
既說遠是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未得歸能二字合下善處得全意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賦也百爾凡也伐寄求貪感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伐寄
又不貪求則何所為而不善哉愛其遠行之犯患與其善處而得全也
【不謀】夫君子之歸國未敢必但可保全亦幸矣蓋遠行易以犯患惟善處可以
得全百爾從役之君子豈不知持身遠寄之德行乎彼天下藏詐伏奸起于機
念之太勝于是忘人之有而快心生矣快非德行也願君子去其妨功害德之
念可乎天下營私請為由下貪心之過多于是耻已之無而求心生矣求非德
行也願君子去其多營多慮之私可乎如是則險阻以平紛爭以息用之于身
則名全用之于國則事濟居常處變又安往而不善也哉將見完身有策官歸

詩經集解

卷之三

十五

有日而吾之心亦可以少慰矣不然嗚呼雄雉而與嗚呼日月而增慨我之思將
何時已耶夫不獨以德行望其夫而兼望之共事之君子詩人之思而而問矣
【疏】此章亦不思上來正因其不歸而與其善處如此是思之切而無往不至
也上二句所以知德行下是盡總行之益正見其當知處○漢書云萬里之外
以身為本旅中相聚不止一身人各自善自然相及必聚人皆知德行然後關
濟之間一團和氣推賢讓能俱無可傷○通解云一身在外頓同役俱相善處
乃得保全不伐不求正是德行使心生于忿求心生于貪世路風波皆由此起
思歸念征人之切故于關關中想出一段居身涉世道理立言何等深婉○不
伐則不至於深澤而賈禍不求則不以居賄而焚身何用不滅謂處常變隨逆無
不善也不敢嗔其歸而但願其善處得全是伊阻者惡幾不阻而不來者難幾
能來正思之極懇切處○朱豐城曰不伐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面
行役之婦人能言之其亦可謂賢矣○附錄不伐不求二句何解文并文評以
資觀覽○惟君子者進以威宣之術焉夫天下莫不感于伐求未有不伐求之

人往而遂其容者故思婦以為君子妨若曰人無不自愛其身至去邪井而各
天涯務不惜以其身與世為難夫人情必不相遠得意之境無容一人何損也
明矣且卒宵甚大何往不得我所而沾沾較量人我間耶我所云德行以冲
懷率物身名倫紀之外無不可以謀人以充節持躬清恬淡泊之中無不可以
處已蓋人我所爭不過有餘不足之數耳我不足非欲使人皆似其不足勢不
能也人自餘并欲使我亦似其有餘勢不能也夫對機察道乎先而處強亦
人之氣傲自有以取之相玉于成此真君子事非自來同澤同袍猶須美其
傷伍之色而伐也可乎居屯遇蹇利尚而名改亦我之時命自有以制之在約
思純乃真君子事耳非必爾清濁儼然耻以身家累如已之心而求也可乎嗟
乎人間禍患奚常之有仇讎既開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功未見于出門怨彌深
一行路而後恨然自悔曰于何不滅晚矣晚矣夫天下莫憚于如美之心而戈
不非憚伐焉而為人所憚不可言也伐焉而為人所容尤不可言也意氣和平
不前相怨一方之意此為靜無悔之道可以歷險阻而不受其傷天下莫苦于

詩經集解

卷之三

十五

分甘之心而既窮非若求焉而人莫我應不可言也求焉而我受人憐尤不可
言也風期清遠趾焉後車命賦之呼此為廉无咎之道可以人脂膏而不虞其
涖君子勉乎哉去胸中之城府為平正直之路所由開遠膏境之網羅吉祥者
車之端所由榮不于此而求誠其為伊阻多矣○前半極言伐求無益已足消
角距之雄心振柔靡之弱氣至後旋轉商道出靜無悔廉無怨之道意義府
深一部易理爛熟于胸中以此論詩非十分才學人豈易有此見解○題而不
一氣焉盡層層說來却無一意犯重淺深開闢之法無不具備豈初名言釋格
堪作章結之飯耶

雄雉四章章四句

雄雉鳴于東方○通詩都是恫淫而刺讓意只在言外首章言為事當有所度
量論男女當度一尺義二章言苟不能度則必至于反常而道卑有越里義
非配德二章則謂之也以幣制常理見古禮之不可越也末章言非則不可
從為人當有不可可以制淫亂之人流常道理而無所不可也昔以不度

義書主

絕有苦葉濟有深濟深則揭

此也。絕也。絕之者不可食。特可佩以露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濟，度也。行，渡水曰濟。以衣而濟，曰厲。衣而渡曰揭。此刺淫亂之詩。言絕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

申謂歌雖有苦葉者，曰男女有一定之例，而禮義定人道之困，斯今人不顧此而對焉，耶不觀渡水者乎。夫渡者之臨流而濟，恃其有備而無患也。而今問其所渡之具，則絕也。而絕方有苦葉，非可用之材矣。且幸其水淺而易踰也，而今問其所渡之處，則濟也。而濟又有深淺，非嘗試之地矣。行者于此，當何如哉。倘亦少自酌量乎。淺深之宜，何不問焉。夫均之渡也，就其深矣，則以衣而渡之，非謂深之必不可踰，而踰之則固有其道也。就其淺矣，則棄衣而涉之，誠知淺之不難于越，而越之亦自有其道也。豈可不顧而冒昧以行哉。然則男女之際，亦當款度禮義而行，不猶是乎。

詩經集成

卷之三

三末

蘧解絕有苦葉，尚未可用。此婚姻之約未定也。濟有深淺，非同泛濫。此先王之禮甚嚴也。此時而奮禮以行，是深厲淺揭之常道。此時而務欲以往，是濟盈雉鳴之邪說。然此二句，只將來引起下意，不得便以正意配說。○濟有深淺，是水之深不可涉者，下就可涉中亦有淺深，與上深字不同。○則字甚活。○有度量，取正比男女當量度禮義也。總見濟深則測不可輕渡，意○孫仲魯云，末二句仍較他不要涉，不是教他權宜涉法。○上二句言水之難渡，見必不可行也。下二句言度之當量，見可行而又安斟酌也。然玩集註，只言當量度禮義，見婚姻不可草草之意，非必屬揭涉焉。故以渡之方也。○輓經籍，其葉枯落，然後乾之，以渡水。沈無回所謂履非是也。凡水自帶以上至心口，由膝以下為腰，渡水不深，故著與衣而渡，與衣謂揭也。

有濟盈

有濟盈，有雉鳴。濟盈，不泚。雉鳴，求其牡。此也。濟盈，水滿貌。雉鳴，雄雞也。飛曰雉。雉走曰牡。夫濟盈，盈其水也。

雉鳴當求其牡，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泚，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亂，人不度禮義，非其配偶而犯禮以相求也。

申謂夫禮義之當度，如此何今人之不度，乃至反常而違理乎。彼濟必有水也，而濟盈之處，淵然而盈矣。雉必有聲也，而雖雉之聲，雉然而鳴矣。以常理而論，濟盈則必泚，其雉今乃不泚，其聲是亦可怪也。雉鳴則當求其雄，今乃求其牡，此大異常也。彼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偶而犯禮以相求，亦何其失人道之常哉。

蘧解此章，即物理之夫其常，喻人道之夫其常也。首二句引起下二句，濟盈，淫思之滋，雉鳴，淫心之動。濟盈二句，方是比言，縱欲必犯禮，而今曰無害心，動而未犯，而從其類，總是無顧忌而反常道意。

雉鳴求其牡

雉鳴求其牡，和也。鳥鳴，名似鵲，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昏，體熱，求用，屬賦也。雖雉鳴之和也，鳥鳴，名似鵲，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昏，體熱，求用，屬賦也。雖雉鳴之和也，鳥鳴，名似鵲，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昏，體熱，求用，屬賦也。

詩經集成

卷之三

三末

人之于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申謂獨不觀古人之于婚姻乎。古人以婚姻為禮也，將今德之是親，豈其帶聘之不修，故其納采也，則用旭日之始，且蓋取其日之方升，而有男女正始之道也。也其納采，請期也。則用旭日之始，且蓋取其日之方升，而有男女正始之道也。然禮之行，豈急遽而無漸哉。將情老之是期，必不敢結盟于臨事，士如歸妻，親迎于水泮之時，則迨水於未泮之先，而行納采請期之禮焉。若于此時而歸，則失之驟矣。古人不為也。夫古人于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何淫人之不然也。

蘧解此章，舉婚姻之常禮，正以刺淫亂者之不然也。以禮字為主，雁取其偶也。且其始也，歸妻以水泮，正桃夭之時。古人必及水未泮之時，以此雞即之雁。就始且之際，而納采請期，馬所求不暴，節以禮也。○雁生說之以行，謂故言雁聲，婚六禮，惟納采用幣，餘皆用雁。集傳但言納采用雁，舉六禮之始耳。其在請期，亦莫雁也。親迎以昏，取陽往陰來之義。

招招舟子與人涉印否須我友

此也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非我友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得其配偶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申講且言觀男女之有定偶乎惟彼舟子疾呼于河畔結好于多用其招人以渡水也人皆從之矣印則以為聯期太易絕少生平之素敢托同心而從人取便乎故人涉而印不也夫人涉而印否豈竟不渡哉蓋若輩非我族類印應不否此河干之待須其所招者為我之友而後以類相從耳不若他人之邂逅同舟而非同心之信也夫涉者之所須如此然則男女之際必待配偶而相從亦猶是也何淫人之不知耶夫當淫風流行之際而其間猶有洋義類貴之人信乎能自好而不為習俗所移者矣

疏解此章即渡者之必從其類比配者之必得其偶也末句正是待配偶而相從者諸語皆云舟子非我族類必待我友之招深望氣求而後從豈我友亦必舟者耶人必我友為舟而後涉耶此大快言人之涉者非我族類必待舟子所招之人是我友而後從此語意也即我友亦不限定朋友但其人是我輩者大抵按是其配偶意耳○上章于途字見不迫此章于須字見不存若急欲從人便無可須矣○附錄招舟子一章舊伊文井文詳以資觀覽○詩人借涉以自信慎所從也夫招招者其非友聲也明矣以勿涉自信豈非慎于擇友者乎且天下之舉人無不欲趨于先而善則有以待其後故一利濟間而有不勝舉重者不然亦胡為流連澤畔而不去耶夫婦之有友道焉試觀左泉石淇之間有擊楫而相向者乎斯人也亦既洵有情矣松舟楫楫之中有乘風而相呼者乎是豈也亦既傾于聽矣當是時從爾情而趨我耳者招招之聲也橫流而渡者舟子也澤而涉者人也印訪自念印將棄家以就乎抑將徘徊而行乎印將與波而上下乎抑將濯清流以自潔乎在彼輕艣容與方共快一舟之航而以印觀之則猶渺然涉沙而已在彼微波通詞方共效浮萍之楫而以印觀之則猶嗟然絕葉而已人曰濟乎欲渡無梁于其終留河滯乎印曰已矣無復

卷之三

三

詩經

卷之三

三

願夫乘足爭潘河干獨駐浩渺長波去我無極人有不笑于者哉然而印自有印之深情者也印所以始念而自誓再計而益決者印不孤印自有我友也印與友共濟有期未結綢繆之好其將何時遲近耶猶今須焉而友終不至則道遠無期印將望于天末耳印與友情音是望永伸瓊玖之情其將何地瀟瀟那得今須焉而友反如遺則數世何處印猶勝漸車自惜耳然而印與我友已言矣當夫臨河就渡而得有一人巧從容而後至此真我友也印使行路悠悠印何以對我友乎言念君子企予望之能不思無河梁而影信于方道左樓嗟而更有一人巧後我而徐行此真我友也印使乘舟汎汎印何以慰我友乎得一如已可以不恨當相與指白水以明衷嗟嗟友道之得以不廢者徒以吾兩人在下以今日之傍徨下他年之煥然笑問彼鴛鴦中流之子得無有焉河瀟首者乎還願印與友之同舟而濟也雖欲徒倚以待之晚矣○就事寫情不若寔境而能纏綿婉約別具風流三百篇之下所以至推發體也○前幅顯麗而末大有玉佩珊珊之致入後正襟危坐芳情自訴吹氣勝剛

俗風章全吉○通詩總是自反其德不甘積棄之意首章論夫婦之常道以發見棄之端下言夫婦之變以詳致悲怨之情也以德音莫違句作主治家勸勞與睦鄰之善夫貧之志周急之義都是德中事屢言其德音之善見無可棄之罪矣無可棄而見棄則出于顏色之棄也細分之一章是言夫婦安和而所取當在德二章言見棄之苦而猶有望夫之意三章言其棄德不取而因致絕望之詞四章敘勸勞之事正指為德之實以見無可棄之罪五章則言棄已之勸勞六章則言棄已于安樂深嘆其德之見拒而情之大望于始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龜勉同心不宜有怨

音莫違及爾同死

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詩憂也非似萬葉集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對非根重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莫與也○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詞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

憐其苦猶可言也。別而竟相絕。其苦不可言也。故我由此而去。行道之間。遲遲不進。足欲前而心不忍。如相背然。是何也。蓋予心不能無望也。猶望別者必有送。而遠別者必遠送。乃夫之送我則不遠。而吾適門內之途。何易竟行。甚難而忽已。冀矣。君子至此。遂悲然而止矣。其斷然絕我也。始惟恐去之不速耳。我之苦也。何如哉。予始以天下之苦。莫茶為甚。以今觀之。茶亦苦。其苦甚於茶。而苦耳。世人皆知甘齋而苦茶。亦或知甘茶而苦予乎。然我固苦矣。而夫則樂甚。其安爾新橋也。如兄弟之相友而相樂。且湛焉。何獨至于我而不見恤也。殆有不能為情者矣。

詩經

卷之三

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已不忍絕意于夫。而夫則斷然絕意于已。下四句遂承言已之甚苦。而嘆夫之不見恤也。行道二句見不忍相違之意。按集註行于道。離勿說遠。下兩句送我。便見行道猶言走路。是方出門時。不遠二句形容斷然見絕之意。故夫字是略射推言之。勿入口氣中。讀謂二句承上四句來。甚一言其見棄之尤苦也。○茶本苦。齊本甘。但以我見棄之故。較之于茶則茶反甘于齊。非謂茶實甘于齊也。末二句言夫之樂。正見已之所苦也。須將夫之作已。與待新特相軒輊處形之。見得甘如兄弟者。亦復知此苦否也。○白齊山詩。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是此詩計。○

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并頭山東南。至永興。至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涇源縣。鳥鳳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滎源。清統。水者也。俗謂以與逝之也。梁城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道。當之往來者也。每以竹為壩。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閔容也。○涇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渭湖益分。然其別出之清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于新昏。故不以我為潔。而與之耳。又言母道我之樂。母發我之句。以此欲戒新昏。母居者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其如

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兩說夫我之見棄。固以色衰。然豈無可取者乎。今天下之至濁者。期于涇。而天下之至清者。期于渭。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及涇入渭水。而與之合。則觀乎清者。顯其濁。是涇非白。渭濁之也。然其別出之清流。或少緩。澄汰既加。而水之真性。湛焉。猶有湛然。而清處。濁固可棄。而清處亦可取也。○其以顏色之衰。形于新昏。而益見憔悴。不猶涇屬于渭之時乎。然色雖已衰。而心之善。則有可取。猶湛澁之止也。但夫之安于新昏。不以我之德為潔。而與之故。雖可取。而不見取耳。然彼雖不我屑。而我豈能頓忘其家哉。彼通魚往來者。有梁。乃我之梁也。爾毋得遺我之梁焉。承梁之空。以取魚者。有笱。乃我之笱也。爾毋得發我之笱焉。然此亦我不忍連忘之情耳。今我一身且不見容于君子。彼道梁發笱。乃我去後之事。又何暇恤哉。則亦聽之已耳。

詩經

卷之三

三

涇渭而有止之清。比貌醜而有心之美。奈夫之不見取。何梁比所居之門。笱比閨門所行之事。總是戀戀不忘。反覆之意。末二句是自描之詞。言我去後。則任彼居之行之耳。似于絕意。乃其不能絕意之甚。此已引起治家之端。下送來其事。而畫首之。○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今日妾辭去。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學如見夫。古今以為絕唱。然特念恨決絕之辭耳。豈若此詩云。無道我梁。無發我笱。雖遠放棄。而猶及顧其家。總總不已。乃知周風念游忠厚。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又詩云。覆水再收。豈滿懷棄矣。已去難重。回亦遠。恤我後之旨。而意稍決絕。去風人遠矣。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冰之遊之。何有亡龜勉求之。凡民有喪。獨備。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冰游。不費其有與亡而勉強以求之。又問。既其鄰里。鄉黨。豈不盡其道也。

不謂夫我今去矣然我治家之事不猶堪追溯乎彼水有淺深也流水者就其深矣則編竹為方例木為舟以渡之就其淺矣則潛跡為泳浮身為游以渡之蓋不計其後與深而期其必濟如此也況我于君子之家乎家道有存亡也我則不計其何者為有何者為亡無不勉以求之有固求也而必以難其有亡亦求也而必以於其亡所以盡心竭力者蓋無餘矣至于凡民有喪則不憚旬旬往而救之補其不足助其不給而所以待鄰里鄉黨者又莫不盡其道也此正德音之真遠而可與兩同死者以有可樂之道哉

疏解此章上六句與治家之勤下四及其睦鄰之善也重在治家上睦鄰特治家中一事而帶之與意則求之勿止以水之淺深期于必濟與家之有無期于必成雖以四句與兩句而淺深有無寔相應也旬旬見急于救難之狀不是果然如此救之如致令徒以周其急供糜粥以扶其羸皆是其待隣里猶然蓋以廣吾夫同人之惠也首章之德音三章之心有可取五章之我德皆在下此觀見今日得以成來皆吾力所致有可取而無可棄之道

特經集成

卷之三 四風

三十四

不我德也 反以我為德 既阻我德 費音用不售 與音同 昔音恐 音鞠 與音及 兩音同 既生既育 比于于毒

賦也德養阻却鞠窮也○承上章言我于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德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于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于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于恐懼之中育鞠謂生于困窮之際亦通

不謂夫我之治家勤勞如此是宜備我以終身也今也不我德備則亦已矣且輕相棄絕而反以我為仇譬所行不已甚乎所以然者何哉添人之愛憎皆本于心憎而不知善者由其心固絕其善故也心既拒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者百物具陳而不見售也夫人情惟一日之憂患每每終身不忘獨吾所與共憂患之人至安樂而輒相棄也子亦記昔相與為生之日乎有餘則相與積之不足則相與忘之惟恐分毫不可或窮盡而不捨而及爾皆至于

顧觀今也辛勤蓄聚之後自覺家業漸成而既生既育矣以情而論宜其家金之不忘也乃思情中斷非惟無思又若真有仇而比于于毒而棄之豈努力成家反建其廢離之路耶于苟不解矣

疏解此章總意言夫不當見棄之意上四句言已有可取而不見取下言已無可棄而反見棄首二句是不見取既阻二句是推其不見取之故重心上買用不售須重發正意方是賦體昔音恐句即治家不計有無時事惟恐不能保生也恐字要發揮即龜龜求之之意比于于毒即反以為仇意可與其患難而不可與其安樂豈不可悲○昔音恐也病者于木遂生之時不得已而用藥藥既生之後更服則傷元氣故輒棄去所以說既生既育比于于毒○李氏曰此正所謂將恐將懼惟子與汝將安將樂汝特棄了是也

我有言音 亦以御音 冬宴音 新音 皆以我御音 窮有洗音 音有濟音 既音 音不 念音 音伊音 余音 求音 暨

特經集成

卷之三 四風

三十五

興也音美音蓄音聚音御音當也洗武貌濟怒也也肆勞暨息也○又有我之所以資聚美業者蓋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于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于新音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于安樂則棄之也又言于我極其武怒而盡遣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中述且我之所以不當棄者豈但如斯而已乎彼我有言音儲之室中有備無患其蓄而聚之者蓋欲以作冬日之暫需至于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于新音而厭棄我是但以我御窮困之時而不可與其安樂者也且當夫未棄之先欲棄之際當遣我以洗然之武而剛猛之相加隔我以澆然之怒而憫色之相待又遣我以勞苦不堪之事而有所不恤也夫今日之薄固如此矣獨不念夫昔者昔者我來息之時曾音音注其除惟恐拂吾心而武怒之下加安逸是草惟恐累吾身而勞肆之不投亦當如見如弟矣豈有如今日待我之薄乎厚于昔而薄于今此我之所以不能無言也夫當見棄而慘慘忠厚之情猶寓然于言詞之表可謂賢矣而為夫者顧以色衰棄之何習俗之淫僻一至此也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下]陸我輩道外散之受役。而寄跡他方。以宮闈則甚嚴矣。以人民則離散矣。宜
微不已。極乎衰微不已。極乎胡不為及國之謀而思一恢復之也。且兵之所以
甘受窮辱。而依依于斯者。亦為君故。而欲待時而復振也。使非以君之故。則那
家難復。正人臣以死報國之時。胡為乎泥中。而道此陷溺之難哉。夫王受臣辱
在臣子既以效忠。而先復傳物之圖。在吾君亦可以自奮矣。若久居此。非計之
得也。君其有意乎。
[總釋]式微謂哀之甚。社稷無倚。人民無托也。○范華陽曰。諸侯失國。而寄于他
國之邑。微莫甚焉。故郭璞注云。言至微也。不必就在衛之微。勞歸者。謂其君
歸國。以為興起自力之圖。夫黎之國已失矣。歸焉。在味其意。若曰。與其當所
他邦。不歸去之。為愈也。要請得舍者。不必明言衛不救而勸其歸。然黃衛之
意。亦然。言外微君之故。非歸怨于君。正為君恢復之計。中露泥中。見其常濡涸
溺。所以微君之歸。因以自振。是借來字。而非真處于露中。泥中。亦不可作
特釋。或謂衛有此地。名則詩音反。無味矣。註不見拯救意。猶在言外。○朱叔
隱曰。黎侯謂狄所逐。棄其國。而寓于衛。衛與黎接壤。而衛不救。非惟失睦。乃四
鄰之道。抑亦辱亡。商棄矣。其後衛為敵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衛之
德。齊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為最切。○剛式微詩。以為勸耶。戒耶。朱子曰。亦不
必如此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可見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
伯連帥無救恤之意。○胡新安口稱傳云。以詩作于衛地。故稱之。衛風。

谷風六章章八句

卷之三 國風

三五

式微。章句。○二章各首二句。是勸君之歸。下言已之囚君。而見困。亦是勸歸之
意。俱重胡不歸句。黎臣陳大義。以勸君歸。直有枕戈思奮之氣。夫王受臣辱。主
辱臣死。固當不憚淹恤。今日微君云云者。激其君以有為也。若作怨詞。便非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賦也。式微。謂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
露濡之辱。而無所庇覆也。○猶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曰。衰微
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為而辱于此哉。

[中]講賦式微者曰。君之與國。相為存亡者也。臣之與君。相為休戚者也。今我黎
遭外寇之逼。而黎無他國以宗廟。則失守矣。以社稷。則丘墟矣。衰微不已。甚
乎衰微不已。甚乎。胡不為歸國之計。而思一與復之也。且我之所以引受用。既
而歸。則于斯者。正為君故。而欲圖忍以圖全也。使非以君之故。則宗廟滅。正
人臣親死如歸之日。胡為乎中露。而遭此露濡之辱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下]陸我輩道外散之受役。而寄跡他方。以宮闈則甚嚴矣。以人民則離散矣。宜
微不已。極乎衰微不已。極乎胡不為及國之謀而思一恢復之也。且兵之所以
甘受窮辱。而依依于斯者。亦為君故。而欲待時而復振也。使非以君之故。則那
家難復。正人臣以死報國之時。胡為乎泥中。而道此陷溺之難哉。夫王受臣辱
在臣子既以效忠。而先復傳物之圖。在吾君亦可以自奮矣。若久居此。非計之
得也。君其有意乎。

[總釋]式微謂哀之甚。社稷無倚。人民無托也。○范華陽曰。諸侯失國。而寄于他
國之邑。微莫甚焉。故郭璞注云。言至微也。不必就在衛之微。勞歸者。謂其君
歸國。以為興起自力之圖。夫黎之國已失矣。歸焉。在味其意。若曰。與其當所
他邦。不歸去之。為愈也。要請得舍者。不必明言衛不救而勸其歸。然黃衛之
意。亦然。言外微君之故。非歸怨于君。正為君恢復之計。中露泥中。見其常濡涸
溺。所以微君之歸。因以自振。是借來字。而非真處于露中。泥中。亦不可作
特釋。或謂衛有此地。名則詩音反。無味矣。註不見拯救意。猶在言外。○朱叔
隱曰。黎侯謂狄所逐。棄其國。而寓于衛。衛與黎接壤。而衛不救。非惟失睦。乃四
鄰之道。抑亦辱亡。商棄矣。其後衛為敵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衛之
德。齊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為最切。○剛式微詩。以為勸耶。戒耶。朱子曰。亦不
必如此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可見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
伯連帥無救恤之意。○胡新安口稱傳云。以詩作于衛地。故稱之。衛風。

式微。章句。四句。○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卷之三 國風

三五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下]陸我輩道外散之受役。而寄跡他方。以宮闈則甚嚴矣。以人民則離散矣。宜
微不已。極乎衰微不已。極乎胡不為及國之謀而思一恢復之也。且兵之所以
甘受窮辱。而依依于斯者。亦為君故。而欲待時而復振也。使非以君之故。則那
家難復。正人臣以死報國之時。胡為乎泥中。而道此陷溺之難哉。夫王受臣辱
在臣子既以效忠。而先復傳物之圖。在吾君亦可以自奮矣。若久居此。非計之
得也。君其有意乎。

[總釋]式微謂哀之甚。社稷無倚。人民無托也。○范華陽曰。諸侯失國。而寄于他
國之邑。微莫甚焉。故郭璞注云。言至微也。不必就在衛之微。勞歸者。謂其君
歸國。以為興起自力之圖。夫黎之國已失矣。歸焉。在味其意。若曰。與其當所
他邦。不歸去之。為愈也。要請得舍者。不必明言衛不救而勸其歸。然黃衛之
意。亦然。言外微君之故。非歸怨于君。正為君恢復之計。中露泥中。見其常濡涸
溺。所以微君之歸。因以自振。是借來字。而非真處于露中。泥中。亦不可作
特釋。或謂衛有此地。名則詩音反。無味矣。註不見拯救意。猶在言外。○朱叔
隱曰。黎侯謂狄所逐。棄其國。而寓于衛。衛與黎接壤。而衛不救。非惟失睦。乃四
鄰之道。抑亦辱亡。商棄矣。其後衛為敵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衛之
德。齊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為最切。○剛式微詩。以為勸耶。戒耶。朱子曰。亦不
必如此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可見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
伯連帥無救恤之意。○胡新安口稱傳云。以詩作于衛地。故稱之。衛風。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下]陸我輩道外散之受役。而寄跡他方。以宮闈則甚嚴矣。以人民則離散矣。宜
微不已。極乎衰微不已。極乎胡不為及國之謀而思一恢復之也。且兵之所以
甘受窮辱。而依依于斯者。亦為君故。而欲待時而復振也。使非以君之故。則那
家難復。正人臣以死報國之時。胡為乎泥中。而道此陷溺之難哉。夫王受臣辱
在臣子既以效忠。而先復傳物之圖。在吾君亦可以自奮矣。若久居此。非計之
得也。君其有意乎。

丁鶴時物變矣故登丘之上見其乃長人而飾疎澗因託以起與曰旋焉
期何其節之潤也荷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懼斥其
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

申諫諫斥丘者曰國家不能無選變之日友邦不可無存恤之心我衛之至于
衛也見其丘之揚之始生其節猶覺感而密也今觀能丘之荷何其節之潤也
則為既長而時物變矣夫黎國當式微之秋遣左和之爾求拯于衛蓋以齊與
其來若渴也今叔兮伯兮乃以日繼日坐視惘惘之危而不救何哉

疏解此章即時物之變也久與衛侯之救也緩須要謀得是與體不赴賦體二
何字相應上何字有驚訝意下何字有迫切意亡國孤臣遷延于衛丘之盛致
既于蒙生之焉登山流涕望雲思歸真有一段情極勢迫不勝望救之愁未句
不可作疑問之詞

何其靡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因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口也而高何其安處而不
求意必有與國相依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
耳詩之幽盡人情如此

詩經卷之三 國風

三五

申諫夫惟多日而不救宜亦為之不安也今吾衛門而東望焉車塵不起旌旗
不展何暇兵息馬安處而不來乎意者強敵非偏師能排或齊晉相率而至或
秦楚舉兵相從今與國俱來以救我乎夫使果結與而來今亦可以至也今吾
計日而相指焉為謀其緩舉事其遲何不日不月久待而不至乎意者受來且
適與行會或王車之麻臨或因難之方與有他故而不得來乎否則外無約從
之內無要國之憂而枕而視鄰國之亡也危而失事機之會俾我發生心見
弟失援衛其不然矣

疏解此章猶衛臣不救之故二何其句望之之詞也二必有句度之之詞也處
字根上何多日句說來久字根上必有與句說來處一而高久則自衛衛
以至今日直兩設疑詞見得無與無以日當不遠慮不俟終日決無事則上
下皆然然之情本至此而為矣

孤葉我匪車不與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大夫孤若葉我亂我言也○又自言客久而其散矣豈我之車不與
告于女子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
或曰孤葉我指衛大夫而譏其憤亂之意匪車不與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
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宜是

申諫且亦知我之在衛日久而望救之心日切乎試觀孤葉之服始之如蒲如
齊者未嘗不鮮明而潤澤也今則枯槁既久且葉或而散矣奈何援兵不至豈
我之車未嘗東告于汝以求援乎非也蓋以我之心王愛臣厚之心也爾之心
晏然無事之心也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
之師日至而彼之安處多日猶故也豈真與國之俱來而他故之未暇哉

疏解首句是黎已寓衛之久下三句是微示諷切之意自移而矣時歷冬夏其
久可知日葉我思見齊途之苦黎侯國上當離離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既
云寓于衛矣何以又云東告于衛想匪車不東亦設為之詞耳靡所與同謂我
有亡國之憂而彼無憫恤之意我有恢復之志而彼無拯救之心也不言不肯
來救只言不與已同心所謂微諷切之也視黎散而念同胞黎臣至此其言
矣

詩經卷之三 國風
三五
瑣兮兮兮流離之子
賦也瑣瑣尾末也流離漂散也瑣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言
黎之君臣流離瑣瑣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雖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
是然後盡其辭焉流離思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形諫天我黎君臣值此播徙之餘瑣瑣而不能張大尾末而不能前流離
旅艱難萬狀乃流離之子也為鄰國者所矜助其救災恤患之心陳師而西以
拯一方之人可也而叔兮伯兮乃安然談笑坐視其變而不為之恤如塞耳而
無聞焉何其心之忍哉夫當流離患難之際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
亦可知矣

疏解此章首二句言已寓衛之勢微下三句諷切之不救也瑣瑣是形容大困
瑣瑣是形容大困

臣無威氣氣相也。總在流離上見。流離謂君臣失其國家而流散。流離于他邦也。然一旬意。自一申有氣。氣之細末者。乃流離。流離之子。其才亦可憐矣。則者當為之。地而況。獨勇之國乎。充耳無聞。謂不聞其流離。項尾之狀也。須得激切。有除是耳。禁之人。方不聞也。不然。視此危苦。安有不惻然。勃念者哉。○流離本為。少好而長。既生。則深。故以為名。充耳。填。所以塞耳者。○按。魯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胡傳云。凡伯。王臣也。楚丘。衛地也。戎得伐之。以歸。是衛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能。丘。孫。于。困。風。見。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敵。所。滅。有。由。然。矣。○黃。氏。曰。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此。齊。之。所以。伯。而。衛。之。所以。不。振。也。○張。君。山。曰。衛。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秋。之。為。患。黎。衛。共。之。○疏。云。衛。有。他。國。之。詩。六。篇。式。微。能。丘。河。廣。作。于。衛。者。也。載。馳。泉。水。竹。竿。為。衛。而。作。者。也。作。于。衛。者。衛。國。之。所。錄。為。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

楚丘四章章四句○說同上篇

卷之三 國風

四十一

簡兮章全首○通詩總見其體。是舞志。上三章。屢。被。其。所。事。亦。垂。和。承。說。未。復。表。其。所。思。正。以。見。志。也。賢。家。仕。于。伶。官。舞。罷。飲。酣。不。覺。自。露。本。懷。開。口。說。一。簡。字。詞。意。直。貫。到。錫。爵。而。意。則。伏。在。末。章。要。奉。為。他。若。自。露。口。氣。下。竟。更。不。奉。等。意。都。于。言。外。見。之。思。感。世。而。不。肯。喪。世。亦。詩。人。忠。厚。之。太。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兮。簡兮。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于威。文用羽箭。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于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故其口如此。若自露而實自嘲也。

簡兮簡兮。君子之仕于世也。或位高而責重。或任大而政煩。則動有所拘。而不能以自適矣。我也身為伶官。無世道之責。何足以累我者。但見脫累形迹。澹然不拘。惟簡兮簡兮而已。然雖托微末。退處伶官。于天地間。不可謂無所事也。我則方將萬舞。縱作疾徐。屈伸俯仰。凡文舞武舞。非我之所能。而誰能哉。而果何在也。當日之方中。正陽明麗天之時。而在前上處。乃眾人矚目之地。

斯時也。翩翩長袖扶桑之口影。洋洋萬舞。通風塵之天。頗蓋有以顯我之體。而一併共舉之人。雖不快觀我之所長也。

簡兮章全首二句。言適君子所執之事。下指其所在之地也。簡兮。既起。適京神。情不枯老。舞上。說正有。睥睨一世。傍若無人。之。與。非。止。說。略。形。迹。不。拘。拘。檢。束。為。也。註。簡。兮。是。正。訓。不。恭。是。斷。詞。勿。入。口。氣。方。將。字。隱。然。有。慢。不。為。事。意。萬。舞。兼。文。武。言。日。之。二。句。是。明。顯。之。時。眾。人。矚。目。之。地。然。須。一。事。說。不。可。以。射。與。地。平。若。此。合。下。二。句。皆。自。譽。之。詞。而。為。自。嘲。之。意。○釋。考。可。曰。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被。世。號。為。伶。官。

碩人便供詩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賦也。碩大也。侯侯大貌。魯公之權也。組。織。絲。為。之。言。其。柔。也。御。龍。使。馬。則。轡。柔。如。組。矣。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甲。蓋。然。我。之。才。寧。止。此。乎。凡。人。于。世。無。所。屑。者。中。必。有。所。抱。以。自。賞。而。于。事。有所。高。者。又。必。別。有。所。試。以。自。雄。于。雖。伶。人。而。固。預。人。也。侯。侯。然。威。儀。標。度。有。越。人。者。以。之。處。公。庭。之。上。而。效。萬。舞。之。舞。因。無。有。如。我。之。善。舞。者。矣。乃。碩。人。技。不止。此。且。有。力。如。虎。以。之。御。馬。後。馬。之。馳。眾。敵。厄。他。人。乘。之。而。不。敢。前。者。碩。人。則。執。御。馬。之。轡。欲。督。則。督。欲。控。則。控。有。如。組。之。柔。焉。又。執。有。如。吾。之。善。御。者。手。我。之。才。無。不。備。如。此。然。則。氣。蓋。萬。人。之。上。才。備。前。舉。之。選。不。可。自。負。為。賢。家。南。者。耶。

卷之三 國風

四十二

簡兮章全首二句。言適君子所執之事。下指其所在之地也。簡兮。既起。適京神。情不枯老。舞上。說正有。睥睨一世。傍若無人。之。與。非。止。說。略。形。迹。不。拘。拘。檢。束。為。也。註。簡。兮。是。正。訓。不。恭。是。斷。詞。勿。入。口。氣。方。將。字。隱。然。有。慢。不。為。事。意。萬。舞。兼。文。武。言。日。之。二。句。是。明。顯。之。時。眾。人。矚。目。之。地。然。須。一。事。說。不。可。以。射。與。地。平。若。此。合。下。二。句。皆。自。譽。之。詞。而。為。自。嘲。之。意。○釋。考。可。曰。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被。世。號。為。伶。官。

簡兮章全首二句。言適君子所執之事。下指其所在之地也。簡兮。既起。適京神。情不枯老。舞上。說正有。睥睨一世。傍若無人。之。與。非。止。說。略。形。迹。不。拘。拘。檢。束。為。也。註。簡。兮。是。正。訓。不。恭。是。斷。詞。勿。入。口。氣。方。將。字。隱。然。有。慢。不。為。事。意。萬。舞。兼。文。武。言。日。之。二。句。是。明。顯。之。時。眾。人。矚。目。之。地。然。須。一。事。說。不。可。以。射。與。地。平。若。此。合。下。二。句。皆。自。譽。之。詞。而。為。自。嘲。之。意。○釋。考。可。曰。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被。世。號。為。伶。官。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音節如溫音節如溫音節如溫

賦也。執養養者，文舞也。筍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雅有也。瑟，赤髮，濼，厚黃也。絳，赤也。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碩人而得此則亦厚矣。乃反以其資予之，視洽為樂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中〕雖然予伶人也，亦專言伶事，可矣。當夫在公燕燕之時，而有事于文舞之執，以左手則執筍，以右手則執瑟，且見鍾和雅之同意，氣款動精神悅康而舞，而之答著于顏色者，雖然充盛，如厚漬之緒焉。斯時也，公嘉其能而言錫，我以爵焉。呀寵榮而遺餘，麗傳天恩而賜上尊，拜受立飲之餘，志氣又因之而增盛矣。資予之視洽如此，何其幸甚。

〔疏〕此章上三句，譽才貌之美，下誇其君子之榮也。舞就燕飲時言，執筍以通中聲，秉翟以飾德，容皆舞中一節。禮書管所以為舞，所以為文，聲由陽來，故執筍于左，文由陰作，故秉翟于右。卦如泥，結以技藝得展，無所拘束，充盛之氣見于丰儀色澤之間者，如此錫爵工告樂備，主人獻工所以勞之也。主人乃作詩者，自言方見誇美，意欲工乃勞服之事，反誇之以為榮，亦玩世不恭之意。

○一說以竹為管，長三尺，執之以舞，非作樂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與也。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苦菜，似地黃，即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與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賢者不得志于衰世之下國，而思盛世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感發矣。

山求于隰，皆得虛往寔歸，而于獨抱此恨，以安憐也。夫始以所能自誇，而在玩世之意，終以美人為念，而有懷古之情，其亦自鳴其不遇也夫。

〔疏〕此章上四句，與所思之有其人，下嘆其遠而難見也。即山隰之有所產，豈已之有所思，○疏義以後所有之物，與已所無之人，非是彼參連後句，立說耳。不知與意，其四句便止。彼美人兮二句，是與外之意，故集傳又曰：西方之人者，嘆其遠而不得見之詞也。云誰二字，自言自語，心口自問，正是空若無人，尤勝美人大約就儀容剛望上說，不曰盛王而曰美人，所以諱言于時君也。不曰生不同時而曰生不同地，所以諱言于衰世也。視彼目前無一足當其意者，故游神于西方之美人，此章乃見不恭之情，定口美人對錫爵之公看，西方對在前上處，看見得惟美人西不能得于西，俱西所以空為舞于公庭之上，若置于于西方，此身豈猶在焉，舞之則其然矣。說得含蓄，○程邨文云：意不在山，忽焉志在高山，意不在隰，忽焉志在平原，飲公之酒，對酒可以當歌，登公之庭，遠處可以當舞也。伊不悵悵以粉榆步，伊不悲悲于芳草，思美人兮，未敢言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也。人不言今，出不辭，頌人乃脈脈不復語矣。情恍惚，感為盡微色。○秋風詞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與此章起興之例同。離騷經曰：思美人之遲暮，注云：美，好之婦人，委托詞而寄意于君也。死此則美人已無他說，但不可著象耳。○輔慶源曰：期之所以自譽者，皆所以自嘲其謙，類伊優正與此詩之意相似。○唐鳴吾曰：賢人之出處，關世運之盛衰，今觀簡兮之詩，與夫北門之廢棄，北風之愁慘，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矣。衛國之亡，豈特榮澤之賦而後決哉。○程邨文又云：不得已而言簡兮，其任誕也，不得已而言碩兮，其雄武也，不得已而言酒言其放廢也，至不得已而言思用，心營三古，情寄八荒，情悅衷新，不知其意之所之矣。○附錄全章與鍾繇文并文評以資觀覽。○詩人屢賦已之長于其因與已之遠于思，其天野者之尚也，其情萬舞，思則西方其志亦可悲也。已想其窮于遇而仕于伶官，長歌以見其自隨物者，其義以我為拘拘者，耶。簡然一身，惟遊官者之所罪之而已。公其言，其于伶官耶，吾伶官也，與哉。吾適也，我不知有伶官而呼我，以伶官亦何於伶官。

歌舞天必從之也。人不言今，出不辭，頌人乃脈脈不復語矣。情恍惚，感為盡微色。○秋風詞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與此章起興之例同。離騷經曰：思美人之遲暮，注云：美，好之婦人，委托詞而寄意于君也。死此則美人已無他說，但不可著象耳。○輔慶源曰：期之所以自譽者，皆所以自嘲其謙，類伊優正與此詩之意相似。○唐鳴吾曰：賢人之出處，關世運之盛衰，今觀簡兮之詩，與夫北門之廢棄，北風之愁慘，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矣。衛國之亡，豈特榮澤之賦而後決哉。○程邨文又云：不得已而言簡兮，其任誕也，不得已而言碩兮，其雄武也，不得已而言酒言其放廢也，至不得已而言思用，心營三古，情寄八荒，情悅衷新，不知其意之所之矣。○附錄全章與鍾繇文并文評以資觀覽。○詩人屢賦已之長于其因與已之遠于思，其天野者之尚也，其情萬舞，思則西方其志亦可悲也。已想其窮于遇而仕于伶官，長歌以見其自隨物者，其義以我為拘拘者，耶。簡然一身，惟遊官者之所罪之而已。公其言，其于伶官耶，吾伶官也，與哉。吾適也，我不知有伶官而呼我，以伶官亦何於伶官。

伶官耶，吾伶官也，與哉。吾適也，我不知有伶官而呼我，以伶官亦何於伶官。

表不知有再舞而召我以其舞即與之為舞舞而令方將歸而求矣。其
時則日之方中也。人之所不能離而目者而長亦願也。其他則在前上處也。又
人之所共屬耳目者而我自也。僕僕者頤人耶。公庭者聘對耶。力如虎也。也
如粗也。伶官果不足以盡頤人也。左手執者為那。右手執者為那。巴之語也。則
之鈔也。伶官乃更足以察頤人也。忽而曰山則有德矣。則有谷矣。山無岑。則
無性性之所宜。不可強也。人各有性。性各有宜。而能禁我之無思乎。異說我之
有所思也。乃在西方之美人也。是悠悠者從中來也。愚哉我之思美人也。彼因
西方之美人也。是切切者遠矣。致也。日中上處之時。躍然如有所遇。而執符兼
程之際。忽忽如有所亡。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我之懷今自助伊戚耳。夫我既不
得從美人于西方也。將不得為伶官也乎哉。吁。是頤人者。亦言無俄言。俄言。俄樂
得從美人于西方也。其為言也。微而不倫。其奇意也。幽而有致。願願周道。其以長歌
為愴哭也夫。簡兮詩人。因是懷也。而意思沉遠。不可適有假脫放達之言。此
又以極切快之語。寫極憐結之情。真所謂以長歌為慟天者。

卷之三

簡兮四章三章四句一章六句。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為
仕而私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則雖於休偕備儀之閒不恭其矣。其
得謂之賢者。雖其述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免而懷之。是亦可以為
賢矣。東方朔似之。

泉水章全吉。○通詩總意。欲歸而不得歸之意。非其欲歸而歸之人。因人以為不
可而始不歸也。首三章是思歸而著其不可歸。末章是思歸而嘆其不得歸。當
以歸字同字。皆字作主。謀問處屬義。惟思慮屬情。而情卒不勝義。所謂義手情
止乎禮義也。○則上至云。通篇心中。寔是歸而口中。總是謀歸。只不取有寄
一句。微露疑意到底。不會說明一句。義不可歸也。未章註。既不敢歸四字。仍須
渾融之。

思歸也。泉水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衡州共城之百泉也。洪水出相州。其處東流
泉水白而北。而東南來注之。其聲貌。詩。衡女嫁于諸侯。父兄

思歸而不得。故作此詩。言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
日而不思矣。是以自詠。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

而流與衛女未嘗全衛國而不思。亦字有許多感愾。謂人不如水也。靡日
不思。言自父母法以至。今懷思無日釋也。變字輕以性情溫淑。看諸姬。包下諸
姑伯姊。謀是謀其歸。非謀其不歸。故註云。為歸衛之計。諸說多云。謀其可歸不
可歸。非謂謀何策可以歸也。似未妥。聊之云者。亦知終不得遂。姑且詳之以寬
其思念之情耳。凡人之情。皆私背公。故不詢謀惟恐人之或知也。衛女思歸。傳
謀于諸姬。而無所隱。則其情之正大可知矣。○讀首四句。便可見其思歸之心。

宛與泉水日流于衛而不思。此與懷中說得。好者極可玩味。

出宿于澹。飲饌于澹。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其
賦也。澹地名。飲饌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于其側。而後
行也。稱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言始
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况今父母既終。而後可歸。是以問于諸姑伯
姊。而謀其可否云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于兄弟。
甲。禮。之如何。亦有感于昔之來嫁時也。始所經歷。而出則宿于姊姊。已乃
道。而後送飲于澹。當是時。女子有行。父母往送之。門。亦乎不可。即兄弟各止
其所。適乎不相及。一去異國。相見無期。固遠其父母兄弟矣。况今父母既終。
寧不私歸。以慰我之思乎。弟歸之可與。不可與。不能以自謀。問我諸姑。必明而

思歸而不得。故作此詩。言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
日而不思矣。是以自詠。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

善于計也。我不能以自決遂及伯妙必許而審于慮也。倘謀之而不可歸，則亦不得任情以伴義也。

疏解此章是短音來嫁時事而謀其歸之可否。重在不可歸上。蓋惟知其不可歸，故謀之也。婦人內夫家而曰遠父母者，外之也。當昔父母在且有時而遠，况今父母沒，將以何道而歸。衛女之不安于心，全在此。諸姑年長于我，若伯姊年情于我者，既問諸姑而又及伯姊，謀之多人而不能決也。○孔疏：聘禮記曰：出駟，設酒脯之奠于祓為行始。○詩傳曰：彼道祭謂祭道路之神。先言出宿者，見飲饌為出宿而設。○劉安成曰：夫人之嫁必有執幣同往，二國賵之亦有執幣。凡八人集，幣以諸婦為行，幣諸姑伯姊即諸媵也。則八人之中，亦是夫人姑姊。非行于，賦于，按莊姊乃賵已，自可疑至姑姊從嫁，則必無之事矣。此朱子偶然之失，置不辨可也。

出宿于干 反飲饌于宜，載脂載膏。下介反。還車言適，適反。臻于衛，不瑕有。

詩經

卷之三

望

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車，使滑澤也。膏，車軸也。不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還，回旋也。從其嫁來之車也。適，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于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詞也。○申：賦使今日而得歸也。其所山道于衛之路，出宿則于干也。飲饌則于宜也。乘此之時，載脂焉而塗以膏，載膏焉而設之軸，以還其駕來之車而乘之以言適，其適之衛也。山川無跋涉之勞，道路無歲月之滯，朝焉往而暮可至矣。慕焉往而朝可達矣。至衛之疾如此，于干心固甚也。然先王之制，父母在則歸寧者，理也。義也。今父母既終，則問安而定省者為誰。同坐而共席者為誰。使漫然歸國，得不有害于義理乎。此我之所疑而未決者。謀之若姑伯姊，其以為當何如也。

疏解此章是設言今日得歸時事而謀其歸之可否。亦重在不可歸上。干言是山本國歸衛所經之地，不是衛地。賦脂謂先以脂塗其車，其用在胎故曰載脂。

豈非乃設于車，其用在盡故曰。○蓋還車，猶云回轅，不必泥嫁時所乘。註中言如是，管上出宿四句，不過設言。言歸則如此耳。不暇，猶云得無也。一云不暇，有害非恐其害也。歸之人，其指偏屬于歸，故云亦不至于有言。○爾只云日怒之詞，大是。○蘇氏曰：言其至衛非有暇疏也。傳焉而不許哉。○干言未詳，無所考。按附志：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山在周時為邢國。今屬順德府唐山縣。則賦泉水者，乃邢侯夫人耳。觀詩邢侯之賦，想由神林之親，復結婚期之好，故衛女嫁于邢，此以補傳詩之缺。○釋文曰：奉車，軸頭金也。

我心悠悠，言出遊以為我憂。 賦也。肥，泉水名，須清也。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于彼而為其憂哉。

非謂夫既害于義，則不敢歸。夫然思衛之情，終不能以自已也。故鄉景物，何一不足。擗吾念，誠彼肥泉，衛水也。以昔所見之水，而今成隔絕之邦，則惟彼肥泉，增承嘆矣。須清，衛邑也。以昔馳驅之邑，而今成隔絕之地，則心在須清，深長思矣。適父母之國，而莫伸夫歸寧之情，憂之所以不可解也。安得為言出遊于肥水須清之地，以為我水嘆悠悠之思哉。亦付之遐想而已矣。夫衛女之思歸者，發于情也。其卒不歸者，止乎禮義也。寧以義而制情，不以情而廢義，衛女其賢乎。

詩經

卷之三

望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切思衛之情，下四句，其情之不得遂也。謀于人而不可歸，故於此以寄慨。思字與靡日不思，稍異。前是欲歸而思，此是不得歸而思。思肥泉須清者，係心宗國，即一故國之山川，不能不慨想耳。思父母之意，隱然言表出。遊是歸寧，當言歸寧安得二字，是解經妙法。寫憂非絕望之詞，蓋于不得遂之中，猶有萬一之想。正是靡日不思心事也。○一說：既不能直抵衛都，以親問兄弟之安，苟出遊之地，亦可寫吾憂。猶如地所問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人至門闥之意。○朱豐城曰：禮緣人情而為之也。則父母具其供，兄弟具其同氣，皆人情之不可忘者。而何不可以察兄弟也。曰：人情有出于大禮之外，有出于人欲之私。據禮女子已嫁，而反見弟，不與同席而坐，同路而食，以別別也。然

母況而歸。則維爲之。至乎聖人于此。幸以我斷思。所以存天理而避人欲也。而猶有舍其行。如齊襄君桓夫。人之所爲。皆然後加聖人。則雖爲萬世無弊者矣。○輔慶源曰。思歸者。思之正也。謀及姪。謀之正也。恐若義理。而卒于不歸。事之正也。始終一出。于正。雖賢士且難之。況婦人乎。○陳止齋曰。泉水竹竿。載馳。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歷道欲歸之意。終篇惟欲出遊。以聖吾愁思而已。所謂止乎禮義。載馳之詩。其歸尤急。未嘗猶無可止之詞。蓋泉水竹竿。作于無事之時。故其詞緩以婉。載馳。賦于故國已亡之日。故其詞切以怨。

泉水四章章六句 ○楊氏曰。衛女思歸。終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者之于經。以不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北門 ○通詩歷教已之見。田只作三。平者無淺深。首章言已仕于亂世。因嘆其困窮而歸之。于天下二章。言已勞于所事。而窮困之極。亦歸之。于天。總以莫知我艱。句爲王每章結句。無可奈何而自安之詞也。○詩意重君。即聖人之

北門 亦由君不見知之故。

出自北門 反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反已焉哉。反下。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此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爲禮也。○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嘆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于天也。

申讀。北門者。曰。夫人當治平之時。際明良之會。厚羸足以榮身。委蛇足以適志。此大丈夫得志于時者之所爲也。何獨我生之。不辰乎。彼天地之氣。東南而爲陽。西北而爲陰。我也出自北門。則背陽而向陰矣。四顧風聲。非復清明之象。舉足跬步。盡是幽暗之區。我之所處。所事。亦猶是耳。是以傷世道之不振。慨吾道之終窮。此心之憂。益殷。殷焉。使于此而辭養。少充。猶可以自慰于懷也。今也。終于窶矣。而無財以爲禮。亦且貧矣。而無財以自給。艱難不已。甚乎。而人曾莫知我之艱。而恤之。則我將何望耶。已焉哉。境遇之適。是有命焉。天實爲之。吾亦惟順之。而已。其將謂之何哉。

天之命而已。其將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 一埋。益我人自外。室人交徧。隨竹。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爲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埋。壓。室。家。請。賈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埋。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隨我。則其困于內外極矣。

王事適我政事 一埋。益我人自外。室人交徧。隨竹。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申讀。然我之困窮。不止此也。凡王所命。一切宜在討之事。既至我身。公而本國。錢穀兵刑之政事。又一切糞集。而埋。益于我。其勞如此。則其困于外者何如也。且又貧窶之甚。室人至無以自安。及我人自外。乃交徧。而過請于我。則其困于內者又何如也。夫我一身。而內外兼困如此。復何賴乎。已焉哉。天實爲之。吾亦安之而已。其將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 一埋。益我人自外。室人交徧。隨竹。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致。猶。投。擲。也。還。加。推。沮。也。

申讀。天王命之。事。既投于我矣。而國之政事。又一切糞集。而埋。益于我。其勞如此。且又貧窶之甚。室人至無以自安。及我人自外。乃交徧。而推。沮于我。一身。而內外兼困如此。復何賴乎。已焉哉。天實爲之。吾亦安之而已。其將謂之何哉。夫常困窮。拂鬱之地。而無怨天尤人之詞。北門之賢者。可謂善乎。處困窮。而無拂鬱之困者。果誰之咎哉。

常困窮。拂鬱之地。而無怨天尤人之詞。北門之賢者。可謂善乎。處困窮。而無拂鬱之困者。果誰之咎哉。

〔合〕此二章各上四句言困于内外下是妾之于天也王事是天子之事如何宜征使聘問之類政事是本國之事如錢殺甲兵刑獄之類適我到我身也致我勤我子不顧恤也埋蓋埋遺無非輻輳集之也此以困于外言室人指一家父母兄弟妻子言方見交誼盡人而責曰交誼事而責曰偏誼者責其貧不能養推則推折抑拂亂其所為矣此以困于內言已馬說三句是總承上兩項說○陳式甫曰王事政事是世亂者指之故室人交誼是終棄其貧之故○范華陽曰爾雅之化行則婦人能閑其君子至于家世則室家日見而不知其心者○謝安山曰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杖杜之勞來一人之勞苦若無不知一室之平功若無不報此先王所以體察臣也千載治安根本蓋在于此北門之忠臣至于終棄且貧不足以代耕也出則當王事之得勞入則當政事之煩苛室人不能忍飢寒而交福論之此人情所難堪者上不怨其君下不怨其家窮而呼天亦無一老怨天之詞此棄天知命之士也有臣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祿以勸之術之所以亡也

詩經卷之三

北門三章

五十一

北門三章章七句○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術之忠臣至于貧而莫知其類則無勸士之道矣任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親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慰憾之詞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于天所以為忠臣也

北風章全古○通詩是歷驗國家危亡之有象而同友去亂之宏遠也只重見義而作同行同歸同車總是一意不必以貴賤分淺深風雪為鳥非真有此事特借風雪以言愁悔之狀借孤鳥以言不祥之徵亦有天道變于上物類變于下之意此時尚未至于危亂先有此氣象矣若真是危亂則無可去之義即去亦不得謂見幾而作也○此詩三章亦俱暗此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虛且且

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雩雪盛貌想覺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既虛且且且語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

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餘乎彼其禍之迫已甚而不可不速矣

〔申〕北風者曰國家之變每微于有象而君子之智貴于幾先今也觀象察時可不為避亂計哉彼北風其涼而寒威之凜冽雨雪其雩而重陰之盛布不猶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乎如是則可以去矣于之于我素有相好之情尚其攜手而同行焉為避難之計可也然此行也其可以寬可以徐乎彼其亂非一朝禍在旦夕其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苟其不速安知禍之不我及耶

〔疏〕解把細處說國勢凌夷所見無非不好的景象比意非指一物而言但不必明就人改說所謂暗比也攜手同行見擊然欲去非止一人既虛且且且見去亂已急更不容緩同行是未決之舉心中欲如此也其虛句尚有避回那願與一日之清明既明勢在旦夕已挽回不及矣○補虛源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不忘故舊之仁也其虛其徐既虛且且且見幾而作之智也

詩經卷之三

北風三章

五十一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虛且且

比也嗒疾聲也雩雨雪分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申說不特此也彼北風其雩而有風疾之聲矣雨雪其雩而有分散之狀矣然則國家危亡將至而氣象愁慘亦猶是也如是則可以去矣于之于我素有相好之情尚其攜手而同行焉為去亂之謀可也然此行也其可以寬可以徐乎彼其禍之迫已甚而去不容稍待矣苟其有得安知禍之不我臨耶
〔疏〕謝安山曰北風怒而有聲則不止于涼雨雪雩而毒則不止于雩見禍亂之念急如此

真亦匪狐真黑鳥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虛且且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鳥黑鳥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申說且且且之日所見凡赤青黃黑無不有而匪狐者凡黑者皆鳥也無有黑而匪鳥者夫狐鳥乃不祥之物今國家所見皆反常之物亦猶是也如是則可

以去矣子之于我亦有不好之情尚其地乎而回車焉為遠退之策可也然此行也其可以寬可以徐乎彼其亂之也己至而去不容遲回矣苟其遲回安知亂之不乘乘夫知亂之將至而欲去之亦可謂病于乘先矣倘惜賢者之盡去而衛之終不可為也

豈解即為鳥之不祥以此所見之物皆如鳥之不祥有狐媚滿朝鳥合為惑之意亦借以喻其亂之非謂所見者即狐與鳥也賢者亦去朱注只想像其時蓋必有在位而臣去者非既與賊者同行又與賢者同車也○莫匪二字須玩見兩目皆是也○鄭臣虎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的氣象也觀此則泛指消亡之妖孽如日月薄蝕山川崩竭之類說為是時說多從疏義說不其不若之政不美之俗說此就人事之失而言恐非比體○疏義曰此門之處則忠臣也北風之去亂智士也北風與上秋之間相似然彼則其意舒其詞緩而之可也此則危迫已甚而去之當速矣

北風三章章六句

卷之三 國風

五十二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暱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賦也靜者閒雅之容林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躕猶騫騫也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申請賦靜女者曰男女之際人之大欲存焉而況美如之子尤吾心之所獨切者乎惟彼靜而閒雅之女其色則殊然而美矣始也與我相期而俟我于城隅幽僻之地誠欲一見之為快也何美人之遲暮使我中心愛之而不得即與之相見是果延期而爽約乎徒令我搔首長望欲行也而疑其或來欲止也而又疑其不至殆踟躕騫騫于城之隅此時此際疑有難為情者矣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靜女俟已以赴其約下言未見而切于情也靜詩謂閒雅之意以態度言淫奔之人不見其可醜而但見其可愛故以靜女稱之非其閒

雅也搔首仰望之狀踟躕騫騫而復却方退而復進蓋恐其或至而難決于行也○歐陽氏曰舊俗淫亂幽僻難涉之女且然則其他可知是又以女為然然則雅矣恐謂以女為果然則雅亦妙乃愈見俗之淫也

靜女其暱俟我于城隅

賦也暱好貌于見則見之矣形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煇亦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憚此女之美也

其清光其心已甚慰矣且貽我以形管以結殷勤之意夫是形管也煇然赤包之可美若與暱好之容相輝映焉是以既得此物又悅憚此女之美而欣喜生于望外也子今子今如此邂逅何哉

疏解此與下章就既見時說上二句言靜女贈已之厚下是愛其物又愛其人也暱猶好也俱言其色之美○歐陽氏曰古者銀華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皆是何物○曹氏曰形管之管蓋樂器之屬

自牧歸美洵美且異

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洵美之始生也洵信也女指美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美而其美亦美且異然非此美之為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申請由是離城隅而游于牧也野外有美矣靜女乃自牧而歸我以美于以結純雅之意焉其美之始生也洵美而且異非猶夫常物也然豈汝美之為美哉非也特以貽自美人因入之美故覺物亦美耳不敢不與形管而其珍之甚大淫奔之相悅而不知其可醜如此則衛之政教淫僻不美甚矣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靜女所贈之美下因推其所以美也美其美其美其物也其相愛之情溢于物外歸美非真以此為貽只是淫女偶以自悅而男子以為貽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定章全首○此詩三章雖有賦與興之別總要見所得非所求求也○靜女之

夫配而不言其公之有倫乃是詩人溫厚之旨

新舊有河河水涸涸燕婉之求

此也沈鮮明也涸涸盛也燕安貌順也德隆不能備疾之醜者也燕婉本竹
中之各人衣編以為因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燕也鮮
少也○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子伋娶于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于
河上而娶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
得宜公醜惡之人也

居民上者丁我衛之河涸涸無也而今則然有是意也亦作斯憂其制則
誠然而鮮明俯瞻河流流水涸涸而甚盛是意因美矣而築臺者何哉所
以娶齊女也夫是齊女定配于泚泚之初本為燕婉之求也而反得此德隆不
能備醜疾不鮮之人豈其初意哉所非所求其胎繫之難多矣

新舊有河河水涸涸燕婉之求

賦也酒涸也涸涸平也珍絕也言其病不已也

甲 燕我衛原無是臺今新作斯臺其制則酒涸而高峻俯觀河水之善則涸涸
而平流是意因美矣而築臺是意者何哉所以迎齊女也夫是齊女定偶于納采
之日本為燕婉之求也而反得此德隆不能備醜惡不珍之人豈其初懷哉所
得非所求其胎繫之辱其矣

本 歷二章各首二句連看謂此臺臨于河水也河水遠于臺下言水之盛蓋以
見臺之美耳新臺者舊無是臺也可見賦理消倫自宜公始不可謂作臺名註
鮮明高峻皆自水中倒影而言燕安貌順謂安于理而順于情也據后想似
頗豈得謂之燕婉此燕婉云云者但為初至時言之耳總歸今意明成施公駁
皆○改義德隆人不可使醜成施使人不可使仰宜公非有此疾因人惡其
無禮亂人倫故以為比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以明其醜仰有愧云耳○麟士
按不鮮疑與天壤之闊乃不解此人其惡見之詞也○劉上玉曰按不鮮指疾
言不指人言數下節集註不鮮言其病不已也可見不鮮多也猶言其疾醜的

多之意也二說俱通○新臺臨河今瀘州遺址尚存

魚網之設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成施

與也漁雁之大者離也成施不能仰亦醜疾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與
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甲 燕我衛原無是臺今新作斯臺其制則酒涸而高峻俯觀河水之善則涸涸
而平流是意因美矣而築臺是意者何哉所以迎齊女也夫是齊女定偶于納采
之日本為燕婉之求也而反得此德隆不能備醜惡不珍之人豈其初懷哉所
得非所求其胎繫之辱其矣

詩經集成

之謂魚得鴻何以異耶此非人所為必離條也否則成施也蓋條不可使仰
有地地必不載若俯無以對地矣成施不可使仰仰有天天必不蓋若仰無以
對天矣登臺而賭其形無不惡之者臨河而照其影亦曾自愧耶當構新臺於
斯類投條條于河擠成施于水又已穢聞四圍不可濯以清冷臭貽萬年不得
與波俱逝嗟乎嗟乎可奪其妻何愛于子一變而為乘舟也慘不忍言也父既
下納子且上蒸再變而為填天也斯不忍言也華而即秋秋必實華三受而為
楚丘也禍不忍言也衛故飲恨于條條成施者云○魏醜題乃得如此據頭弄
委固當與婢僕詩其奴辭並傳諫死○衛至宣公人道漸滅盡矣詩已極醜極
之文更說到天地不容報應歷歷可畏詞嚴義正可與府伯虎蓮花似六郎論
並垂不朽

新臺三章章四句○凡宜娶妻首末見春秋傳然于詩則皆未有考也諸
故此
二子乘舟章全吉○通詩以思字作主首章見其去而娶之二章見其不歸而

之標是於其忠念之情也須會詩人明知二子之被害情不明言者為君諱也然其詞隱而彰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何如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二子謂侯齊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深遠愛不知所定之貌也舊說以為宣公納侯之妻是為宣姜生齊及朔朔與宣姜惡侯于公公侯之齊使賊先待于隘而殺之齊知之以告侯侯曰君命也不可以逃遂稱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侯至曰君命殺我豈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非謂賦二子乘舟者曰天下之變生于不測而孝友所激者往往罹其變焉旁觀之人能不為之係情也耶吾重有感于二子矣嗟我二子自中壽之言行而如齊之命下其乘舟而渡河也或出于從父之命或出于愛兄之情遠望齊庭既脚劇而不進回思故土復何恨而難歸惟甘心長往與波上下汎汎然徒見其影之去而已矣夫二子皆衛之貴嗣也胡乃凌萬頃之茫然徒作波濤中影

詩經集成

卷之三

五

也故我願言思子臨河流而慨想行色凄然事變難料生死存亡之感交戰于胸中中心為兩養養而靡定焉吾其如二子何哉

疏解此章是心愛其去愛者其將見殺也汎汎其景是摹寫渡河時影與波光上下有顧影可憐之意而此舟一逝即其影不可復見何等凄楚○一子先去君已愛之一子繼去吾愈愛之徒見其景之汎汎而已雖欲救之而不能故思而愛之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遊願言思子不瑕有譽

賦也遊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

中讀二子之乘舟渡河也泛泛然其逝愈去愈遠並其影之不見焉夫旋濟之期指日可俟胡見其去也未見其歸也故我願言思子意者知溺而不知避溺兄弟其不免乎不然何其一往而不返也夫天親之愛以物作席之私忍骨肉之情而付盜賊之慘若宣公可謂無人心矣而詩人猶終不斷言其死以彰君慈無亦悲傷之切而不忍丁言矣乎

疏解此章是心疑其不歸疑者疑其已見殺也汎汎其遊併其影亦不見夫○

一子先往吾已疑之一子繼往吾愈疑之徒見其遊之汎汎而已意者知溺而不知避溺不免乎吾重有感于二子矣嗟我二子自中壽之言行而如齊之命下其乘舟而渡河也或出于從父之命或出于愛兄之情遠望齊庭既脚劇而不進回思故土復何恨而難歸惟甘心長往與波上下汎汎然徒見其影之去而已矣夫二子皆衛之貴嗣也胡乃凌萬頃之茫然徒作波濤中影

也故我願言思子臨河流而慨想行色凄然事變難料生死存亡之感交戰于胸中中心為兩養養而靡定焉吾其如二子何哉

詩經集成

卷之三

五

意深遠矣○六帖詩人已知二子之見殺矣然但曰願言則一言已竟豈不密然無味公不言其死而曰中心養養曰不瑕有譽但想其去時之光景而設為憂疑之詞則其中有無限含蘊無限傷悲寥寥數言却有千萬言所不能盡者此所以稱風人之致也

二子乘舟二章四句○太史公曰予讀世家至于宣公之子以婦見諫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是傷父之志然卒死而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讎亦何何哉

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詩經集成卷之三

金陵陳元明書

詩經卷之四

鄘一之四

柏舟章全音通詩總意守節不移之意各上五句

之不遵其志也以之死矣靡他何作至一章一節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詩經卷之四

鄘一之四

柏舟

章之四

卷之四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云結實為大婦耳儀有不可移易之意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詩經卷之四

鄘一之四

柏舟

章之四

卷之四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事則不可道而述之矣。若以為所可道也。吾知肆欲于隱暗者。皆淫亂之事。言之至為醜惡。而難以出諸口也。如之何其可道哉。

將有美不可棄也。中善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竟其長也。

典也。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諸長難竟也。

中善被稱而有美則不可棄而除之矣。況中善之言。由隱暗之事。則不可詳而述之矣。若以為所可詳也。吾知肆欲于隱暗者。皆淫亂之事。言之至為醜惡。而難以出諸口也。如之何其可道哉。

將有美不可棄也。中善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竟其長也。

典也。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諸長難竟也。

中善被稱而有美則不可棄而除之矣。況中善之言。由隱暗之事。則不可詳而述之矣。若以為所可詳也。吾知肆欲于隱暗者。皆淫亂之事。言之至為醜惡。而難以出諸口也。如之何其可道哉。

詩經

卷之四

三

四句止。下二句。又申不可道之故。中善乃關內隱奧之處。中善之言。猶言閉門之言也。言之醜有含羞之意。言之長有難竟之意。言之辱有汚口之意。楊子曰。公子頑。適乎君。君問中之言。至不可詳。其污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于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善。于閉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于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閉門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按宣姜依之妻也。一失身于宣公。而為新室之有流。再失身于公子。而為中善之不可道。蓋山其飾美。虧缺于前。是以無所顧恤。于後。甘以其身處淫。缺而不辭。則亦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按宣公二年。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送于宣姜。不可杜註曰。昭伯不可強之生。齊于燕。公文公未恒。夫人計得夫人。惠公即位也。即昭伯者。惠公之母宣姜。即宣公所納。故妻昭伯者。宣公之長庶子。代之見也。○麟士曰。求其地而得。獲國衛之人。疾之矣。齊無言何也。使昭伯送于宣姜。不尤其乎。使之而又愛之。果如左氏言言之醜。而不可道。雖棄刺齊亦可也。

將有美不可棄也

君子借老章全章○通詩。但是刺宣姜之惡。首章。木其服飾之盛。而貞其不備。其制。血二章。敘其容服之盛。而駭其異常。其詞。疑三章。敘其容服之盛。而美其優于色。其詞。疑四章。以子之不淑。句為至。不淑。是無借老之德也。有禮。斯有容。以稱其服。否則。雖有象服。祇見其不哀。故曰。云如之何。下只備稱其服。而容貌之美。而不言其德。則其人可知矣。

君子借老。則筭六珈。音加。可。委委佻佻。如山如河。象服是宜。河。反。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賦也。君子。夫也。借老。言借生。而借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何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謂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筭。籥也。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紵。懸瑣。瑣之言。加也。以玉加于筭。而為飾也。委委佻佻。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也。○音夫人。當與君子借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言不稱也。

詩經

四

安重寬濟。又有以安其象服。宜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此訓宣姜之詞也。若謂夫人有小君之貴。而國之母儀。係焉。彼其所以取重于國者。凡以有定德之符。而區區容服之美。非所論也。今我夫人。豈其然乎。彼夫人與君。較體者也。則君始與始。君終與終。當與君子而借老焉。惟有是借老之德。故其助君子。以奉祭。其服以祭。服也。副。飾于首。而旁有筭。筭之垂。垂于旁。而上有六珈之飾。其法。服之盛。固如此矣。且德容之著于外者。委委佻佻。有雍容自得之意。其安重也。則如山。其弘廣也。則如河。即而象之。小君之盛。絕儼然。可昭矣。其服此法。服也。時曰不安。此可見服飾之盛。以借老而然也。象服之宜。以法服而安也。夫人之所以足重也。今之子位。夫人之尊。不能借老。又無德容。豈得謂之淑乎。雖有副筭之飾。法度之服。亦未飾耳。服之不稱。云如之何。黃。祇曰。貽其羞已矣。○疏。此章上五句。是論夫人服飾之所由稱。下則指宣姜服之不稱。而深刺。

之也首一旬提起重講下四句相承法去第二句言有是倍老之德故有是服
飾之盛委委任三句亦根節來言有是德斯有是容以稱其德法當字作未
然者蓋此詩雖為宣姜而發然其言君國之夫人當如此也則稱他人與似
作形影相于首上兩句注謂之言重所以禮首為飾并其也其稱刺貌形于
簪頭也○按名物疏笄髮者稱笄二物併重于當耳并橫于頭上朱傳誤以
爲并馬一云垂于兩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懸項此乃稱飾非并也○陸
闢曰註中以統懸項是解并而帶言之不必入講然則懸與之云自至下玉之
也與方出也笄頭所懸玉其垂有六兩旁有笄上如玉但據禮書則笄長
又二十只是一根笄耳固無可加六玉之地或當因笄既玉而又六玉之飾
故遂云加言并之外又有所加非即加于笄上也則此句當作三項看委他二
句以動容言如山句形容委任之狀見與輕飾者有別亦根倍老之德來服以
彰德故曰象服即服笄也空者言與德相安不激是無倍老之德安重之儀
云如之何言雖有是服亦無以稱也勿願言失身等語只及上委委任何等句

詩經集解

卷之四

五

此言今此其之類也髮如雲不層也玉之瑱也也髮之掃也
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髮鮮麗貌衣祭服刻繡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也髮黑也如雲
言多而美也皙也髮也髮也人少髮則以髮蓋之髮自美則不潔于髮而用
之也項髮耳也象象骨也掃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且語助辭皙白也胡然
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絕鬼神也
兩漢且自子之服言之服今此言而今無盛可觀者乃祭服之翟表也自子之容
言之黑髮如雲多而且美不析取蓋于髮也然服飾之美不特見于翟也又以
玉為案耳之類焉以象為摘髮之掃焉服何其盛耶容貌之美不特見于髮也
語其眉則揚然而廣焉語其色則皙然而白焉容何其美耶以如是之服飾如
是之容貌誠世所希觀者也而忽得于側見之頃其誰不動心駭曰曰胡然而
有此天之神乎胡然而有此帝之神乎吾不意帝天之神而今偶見于人世也

不然均此人耳胡容服之問乃爾珠當若此哉
爾解此章上七句述其服飾容貌之美下是致其驚怪之詞其之其字指宣姜
言禮衣黃贊五色皆備○王非備口翟雉名曰刻曰彩兩即今之刺繡也以其
文象觀明故衣亦以名不肩髮者言不消得髮而髮白如雲也玉之瑱以玉為
案耳係之以統而當耳所以垂也也以夫人而玉瑱是服之盛也且上章云以
統懸而屬之衛者則指此矣天子諸侯與玄統黃黃卿大夫與玄統黃士與
玄統素纁則衛夫人與亦玄統黃纁可知若今之笠子然男女通川乃佩于
身以備剛髮之垢者○孔疏以象骨橫首因以為飾名之曰掃故云摘髮○麟
士云象骨用象牙而掃云骨不知何非然亦象之骨則骨或即以牙言揚訓
上廣蓋眉下而廣則離離故以上廣為美也上即高字意廣即長字意末二
句本容服來胡然有等評意以為此天帝之神而偶見人世也勿以形體主宰
言以君夫人之尊而盛稱其美何裝如之蓋稱其有頌一國之色正讓其無每
一國之德也○輔慶源曰此今二句言服之美也對髮二句言質之美也玉之
瑱也二句言飾之美也揚且之皙也一句言色之美也

詩經集解

卷之四

六

今此其之類也髮如雲不層也玉之瑱也也髮之掃也
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髮鮮麗貌衣祭服刻繡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也髮黑也如雲
言多而美也皙也髮也髮也人少髮則以髮蓋之髮自美則不潔于髮而用
之也項髮耳也象象骨也掃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且語助辭皙白也胡然
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絕鬼神也
兩漢且自子之服言之服今此言而今無盛可觀者乃祭服之翟表也自子之容
言之黑髮如雲多而且美不析取蓋于髮也然服飾之美不特見于翟也又以
玉為案耳之類焉以象為摘髮之掃焉服何其盛耶容貌之美不特見于髮也
語其眉則揚然而廣焉語其色則皙然而白焉容何其美耶以如是之服飾如
是之容貌誠世所希觀者也而忽得于側見之頃其誰不動心駭曰曰胡然而
有此天之神乎胡然而有此帝之神乎吾不意帝天之神而今偶見于人世也

願解此章上六句言服飾容觀之盛下是嘆其人之美以寓刺之之意是樂
服是禮服總之亦是象服裝被何言以展衣覆于綉綉之上也○玉藻疏曰
夏用中衣之上加葛葛上加朝服即展衣也白紵防者蓋當暑而珍綉綉互也
然以之見君賓則居已于簡而示人以褻矣故以展衣蒙其上以存敬束之規
也清揚預作三件看展如二何申說極等重在色而精服上講方有斟酌不可
另作色之美看人君之德言母儀之德地要知自疑疑如雲與蒙被綉綉以下
正是服飾之芬麗容觀之輕便大異于委委在位如山如河處一則曰胡然而
天胡然而帝以怪異之一則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以此與裂之所謂子之不
淑者也

君子偕老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地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
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桑中章全首○通詩三章一意各上四句是托言采物以從其所思之人下四句
詩經集解

其期有迎送之情也當以思子貴既期之又娶之又送之皆自言其心中欲得
如此玩集註將字可見

愛采芣苢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期我乎桑中且要娶我乎上宮且
送我乎淇之上

賦也芣苢一名兔絲沐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姜也姜齊女言齊族
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沐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
竊妻妾故此人有將采唐于淇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東萊呂氏曰男女之際人之大欲存焉苟得交歡于素所不仰之女則情
情倍暢而鍾愛彌深我今不有厚幸者乎彼沐邑之鄉有唐生焉我則娶采其
唐于沐之鄉矣然非為采唐而行也心之所思故也而果云誰之思哉乃齊族
之美孟姜與彼孟姜為吾情之所素慕而我亦孟姜之所心契始而期我乎桑
中必從始而期我乎桑中猶恐其未必來也既而迎我于上宮猶恐其來而
遇也乃既會之後猶未足以展其無窮之懷也又于臨別之時猶恐其不來

而送我乎淇之上矣豈非思深之人乎而下之所思不已遂乎
愛采芣苢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期我乎桑中娶我乎上宮送我乎
淇之上矣

賦也麥秋名秋種夏熟者芣秋或作姤姤祀女夏后氏之後亦其族也
○東萊呂氏曰期不但妻也彼沐邑之北有麥生焉我則娶采其麥于沐之北
矣然非為采麥而往也心有所思故也而果云誰之思哉乃齊族之美孟姜矣
彼孟姜為吾情之所素慕而我亦孟姜之所心契始而期我乎桑中既而迎
我乎上宮臨別則遠而送我乎淇之上矣我何幸而又得芣如此之綉綉哉
愛采芣苢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期我乎桑中娶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
上矣

賦也詩經集解也唐未開疑亦貴族也

申請然桑中之期又不但芣也彼沐邑之東有唐生焉我則娶采其唐于沐之
東矣然非為采唐而往也心有所思故也而果云誰之思哉乃齊族之美孟姜
矣彼孟姜為吾情之所素慕而我亦孟姜之所心契始而期我乎桑中既而
迎我乎上宮臨別則遠而送我乎淇之上矣我何幸而又得唐如是之繁
哉夫芣與唐皆著姓也而晉以淫問何鮮耻一至此人心之所以誘衣
而衛之卒淪于幾也

○東萊呂氏曰桑唐唐者亦是欲適南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托以采此
也○劉安成曰姜氏曰惡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無禮也美有禮則稱季言雖幼而
知好禮也桑中之地乃其所期未到桑中則于上宮要之既到桑中則于淇上
送之一說桑中亦妾之所聚上宮樓閣之通名始通好于桑中終成歡于上宮

耳諸本多依前說然玩文義似後說為是○唐兔絲無根而附于物苟合之象
唐若也蓋淫曰若麥秋不收冬不藏三時在外謂之宿麥有奔之象自物未長
而先收有淫之象自麥熟也義取于體賤其象也詩言思也馬牛通言曰思
姜抽淫篇芣苢引也庸音底也昔微詞為章○吳文仲曰孟姜氏為齊女

美之詞而以爲世族在位相納安委恐未必然○按史記衛靈公適齊舍於濼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寫下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曲武王伐紂師延投濼水死故聞此聲必于濼水之上也師曠封樂師晉使延作靡靡之樂○呂東萊曰桑中濼浦諸語濼下濼矣夫于取之何也詩之篇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聲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所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其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按桑間卽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總之奔奔章全言○通詩首章刺子頑之不肖次章刺宣姜之不善茲托爲惠公之言以刺之也似以人不如物起興

鴉之奔奔鴉之鴉鴉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叶虛王反與也鴉鴉屬奔奔鴉強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鴉鴉之不若而我反以爲兄何哉

伊諫諫鴉奔者曰人之不可消者倫也不可縱者欲也反是則無良矣鴉不親之物乎彼物各有偶未嘗相亂故鴉從于鴉之類吾見其奔奔矣鴉從于鴉之類吾見其鴉強矣居有常匹行則相隨若此乃如之人兮壞夫婦之大倫敗于上蒸而不顧無良甚矣曾鴉鴉之不若而我乃以爲兄不幾貽我之辱乎而何莫之思也

鴉之強強鴉之奔奔叶通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與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甲讀物各有偶未嘗相亂故鴉之相隨吾見其鴉強矣鴉之相隨吾見其奔奔矣各有定偶不亂其類若此乃如之人兮論厚子之大分敗于下淫而無禮無良甚矣曾鴉鴉之不如而我乃以爲君不深貽我之羞乎而何莫之思也叶通八之所以刺之者亦至矣

惡解鴉鴉各有常匹不亂其類與宣姜與頑以母子而亂倫則人不如物矣此亦反興也鴉無常居而有常匹其性如淫兩相見必盛氣相踞惡其亂匹也鴉傳枝而孕不以形接故曰鴉性不淫無良且渾指滅絕天倫謂然上登趨切上蒸不忌意下登惡切下淫不顧意二詩見鴉爲鴉所滅之因故以定之方中謂之○按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伯有賦鴉之奔奔趙孟曰床第之言不踰閨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不得聞也卒章言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諷其上而公怨之以爲宣姜其能久乎○按鄭氏言賦此以享趙武而趙武以伯有將爲戮夫伯有徒言之耳其效如是其烈也况于躬自蹈之而免于滅亡者乎然則聖人存而不削者何錄困人之情若宣姜之惡而見鴉爲鴉所滅之由以爲後世承察也○附錄舊以爲刺公子頑宣姜之詞愚謂二人之惡著矣此無所用刺者也爲惠公之詞者刺惠公也蘇惠公幼而立宣四年而奔奔十二年而復入頑蒸宣姜至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非一日矣漸有笑情老不及惠者想其幼也此必長而復入之時國人見其怡然相安而不知墮故爲惡之詞以刺之曰我以爲兄刺其安然爲弟而不知迷也曰我以爲君刺其安然爲子而不知閑也若作刺子頑宣姜則其詞平直非詩人之旨矣

鴉之奔奔三章章四句○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借老是也切言之者鴉之奔奔是也備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于夷狄人類無以異于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賦此篇以見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于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于殺身敗國而亡其業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于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定之方中章全言○通詩以營建爲首章正營建宮室之中次章是未營建以前事本其始而言也末章是既營建以後事要其終而言也精神全在末章末章一句極其哀因寒淵也卽上經營諸語亦是此心之貫徹故全章當重一心事○此章在子文公六年上章皆通言之耳○樂要首言其營建而及禮

允臧

賦也。故城也。楚丘也。堂楚丘之旁也。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俱度週國之景向或曰。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何。蠶者視之以察其土宜也。允信臧善也。○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下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平謙夫我公營建如此。而當其未徙之先。豈可為以為之者哉。國之所據者形勢地有故虛。高可登之以望。我公則升彼虛矣。以望楚丘矣。其果風雨所會。陰陽所和。歟。其果山川所經。四時所交。歟。殆領略其大勢矣。乃望楚丘。又與其旁邑之堂而遙望之。若拱若揖。而王宮之相資也。若指若項。而木支之相副也。審其高下所倚。以定一國之形勢焉。國之所向者。方面山者。建都之與。我公則測波日景。以正楚山矣。其果日南多暑。日北多寒。歟。其果影夕多風。影朝多陰。歟。將倚山以作廟矣。乃山既景。又并其高丘之京。而亦於之廣。亦有原而候氣之法。加密也。京師有野。而測景之規。加慎也。審其向背所宜。以定一國之方位焉。若夫土宜所以興地利也。黍稷不安土于何。有于是。降而觀于桑。察地之符。觀

詩經集傳

卷之四 國風

十三

否也。神謀所以定人疑也。卜兆不吉。罔何以定。于是稽而下。請龜而神以占。辭告矣。自是而靡。清徒焉。楚丘桑焉。堂邑為之藩籬。山京作其屏翰。結黍稷。享水被之賜。鬼神施。聖相之仁。以復康叔之舊。以幹誌公之繼。輯和人民。光顯國家。將承賴之矣。終焉之臧。不于此而信之也哉。是楚宮未作之前。其謀之不苟也如此。

疏解。此章是未營建以前。事上六句。是周其謀于始。未句。是得其善于終。升虛以望楚丘。與堂邑。一國之形勢也。恐大勢有完有不完。故望楚丘。而又望堂邑。山與京。正一國之方面也。恐方面有不正。故望山。而又望京。望者。審其高下所依。倚他日。稽定中以作宮。將瞻望以為為。雖也。建國之制。必先據方。辨方之法。必考日景。景是以心度日之影。不用測景。須知是正一國之方面。與上定宮室之方面。不同。降就下處。言非從山而降也。桑者。長之所資。桑最宏肥。土桑盛則土美。可知故又望之。以察土宜。一說必安桑而後可以居。長重察地上。兩說俱無利人。謂善矣。允。欲鬼神協吉。故又卜之。若謂人將作宮室。

此神以為不可乎。不可乎。至不吉。而神謀亦無不協矣。○輔慶源曰。既其方面。而又觀其形勢。又察其土宜。人事盡矣。然後卜之。未三句。以統承為是。觀註本其始之望景。觀下二句。可見言凡此望景。觀下始之周其謀者。彼終之善也。乃將則允臧矣。○附錄。降觀于桑。至說于桑田。田一偶文。及文詳。以查觀。○賢侯之經。國始終皆為乎民也。夫民事不可緩也。始而卜。觀終而勸。謀賢侯之為民。有若此哉。定中。英文公也。若曰。民生之初。恐者衣食之謀。而人君之當務者。勸相之事。楚丘之為。勢亦安矣。而我侯則不以是。而少忽于民事也。方其始之來遷。既望矣。景矣。而又降觀于桑焉。其樂之沃也。何桑之勿安也。吾是知民生之有若也。而稽之于卜。鬼神且勿違焉。而他日之終善。且有于茲。驗矣。其土之饒也。何田之勿安也。我知國本之有賴也。而信之于神。聖且勿離焉。而他時之既庶且繁。于茲其矣。則大楚丘之地。不赫然為之改觀乎。然依則猶恐夫新集之眾。易以流而草創之時。難于勸。沃上之民。易于淫。而俾延之緒。難于振。乘雷雨既零之後。而風飛夫。信人之命。當明星有燭之時。而爰屏夫桑土之

詩經集傳

卷之四 國風

十四

疏。疏于桑焉。進黍者而勞之。以為向之觀于桑。已知其安于黍。而今其果力于黍否乎。一婦不娶。或受之。寒而宵衣之所。轉念者在矣。說下。田焉。進田者而勞之。以為向之觀于桑。已知其安于田。而今其果力于田否乎。一夫不耕。或受之。飢而取食之所。轉念者在矣。夫方其始而觀也。此桑田也。而侯之汲汲于經營者。尚未定。及其終而獲地。此桑田也。而侯之皇皇于勸相者。則已勤。于是知侯之誠心于民事矣。衛之既衰。復興者。不以此乎。○降觀句。詳云。察土宜。連下考卜。看來。似實上。察一。類要之。已詳下。民事。况。既如此。裁出。正安。首尾。環通。先聲之。精于結構。如此。然。細審。其中。問。都。每。四。語。不。離。解。脈。管。動。亦。且。使。上下。界限。分明。非。精。于。章。法。者。不。能。及。此。也。

靈雨既零。命彼信官。人星言風。攸說于桑。田既匪直也。人乘心。桑淵。淵。一。賦也。靈。言。霖。澤。也。信。人。主。禱。者。也。星。見。星。也。說。合。止。也。乘。持。乘。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駢。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子。是。命。靈。雨。既。零。是。起。駕。

車亦往而勞動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蓄之馬。七尺而壯者。亦已至于三千之眾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矣。矣。記曰。開國君之儲。駘馬以對。今言駘牛之眾。如此則生息之。審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其終而言也。

此未如根本之慮者也。若我公地利既得。允乘天時。當欲廣養生之時。值農耕。最正之候。物情之待雨也。矣。矣。乃今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往。說于乘。于是命彼伯人。選爾徒。展爾軫。迨雨止。星見。遂駕車而戴星以行。而往。說于乘。焉。孰能信者。幾何。遵微行者。幾何。殷勤慰勞。使之及陽春。而併力于春。乘說于。田焉。駘爾私駘。幾何。駘爾併力。幾何。勤謀諄諄。使之乘天澤。而服勤于雨。駘。凡此勤民一命。可謂塞于言。謂于深矣。然我公降得造之基。何在。不以定心。應事。何在。不以深心。度移。因匪爾。此人之于民事。見其乘心之寒。寒而淵深也。印。此心而推之。于牧事。吾見其息。息而神駿之。如雲。牧養不窮。而天開之。備數。

詩經傳

卷之四

十五

駘馬之駘而壯者亦已三千矣。何其非乘心寒淵之所致哉。夫我公之建國。始。于經綸。而終于富庶。如此。其起衰致盛。以復祖宗數百年之舊也。豈偶然哉。疏解此章是營建以後事。上四句言心之勤于民事。下驗其善心之善也。兩。府而釋。有似于靈。靈曰靈雨。此正土膏動。元委育人。務農桑之。則命彼伯人。命。之之詞。已藏在此。二句。宜讀斷。星言二句。另起。言文公遂于此。次日。兩止。見。星。鳳駕往。舍非方。命伯人以。以。為。也。鳳駕桑田。要見其經理方殷。急乘時之。意。注。注。往。而。勞動。之。正。解。說。于。桑。田。句。勞。之。勤。之。使。盡。力。于。農。桑。也。此。更。是。乘。心。寒。淵。感。匪。直。句。繫。承。上。喚。起。下。文。心。字。最。重。言。非。獨。此。人。之。于。民。事。所。以。操。心。者。如。此。而。推。之。于。政。無。不。皆。然。蓋。人。主。賢。慎。為。雄。或。行。事。未。果。而。心。已。弛。則。似。于。淵。達。而。失。之。于。不。察。或。謀。事。未。成。而。心。已。踈。則。似。于。壯。決。而。失。之。于。不。測。文。公。則。以。定。心。應。事。以。深。心。度。務。亦。何。所。為。而。不。成。哉。直。從。上。作。官。體。權。聲。聲。觀。桑。風。駕。諸。項。而。歸。結。之。曰。乘。心。如。此。其。寒。淵。也。即。推。之。牧。事。有。駘。牛。三。千。之。眾。亦。乘。心。寒。淵。之。驗。耳。乘。心。以。操。其。餘。亦。見。富。國。強。兵。可以。制。敵。尊。三。千。

作寔事。不竹。預。擬。玩。法。元。年。三。十。乘。季。年。三。百。乘。便。見。○。未。子。曰。古。人。欲。生。而。出。其。屋。而。入。必。是。身。耐。勞。者。方。能。率。得。人。○。人。字。諸。家。多。指。民。言。恐。國。人。未。必。以。人。日。其。若。也。韓。士。則。謂。諸。指。又。公。言。百。台。聚。回。等。亦。主。是。說。更。詳。之。○。謝。夢。山。曰。乘。心。也。寔。故。事。事。朴。寔。不。尚。高。虛。之。談。乘。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近。之。計。富。國。強。兵。豈。然。高。虛。移。淺。近。者。之。所。能。辦。哉。○。蘇。石。山。曰。富。國。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也。○。附。錄。靈。雨。既。零。四。句。馮。明。升。文。并。文。評。以。資。觀。覽。○。乘。時。而。勤。民。事。念。國。恤。也。蓋。乘。用。得。雨。則。趨。事。必。督。星。言。之。為。候。其。有。風。之。心。也。夫。且。國。之。興。也。天。為。之。助。地。為。之。利。而。德。卒。于。不。違。宵。虞。之。一。人。誠。如。生。生。之。克。承。也。兩。陽。之。當。陽。也。其。將。謂。諸。司。以。勤。勞。我。躬。以。震。而。告。諸。天。之。不。似。沙。也。侯。陳。古。吳。衛。漢。大。河。田。皆。沃。澤。有。謂。舊。地。樹。桑。者。九。多。時。難。奉。也。田。欲。耕。必。先。普。澤。桑。惡。濕。九。苦。大。燥。五。日。不。雨。則。無。禾。十。日。不。雨。則。無。絲。公。駘。仰。曰。天。其。雨。乎。已。而。果。雨。一。似。兩。善。解。人。意。者。遂。德。雨。愛。雨。說。名。曰。靈。雨。云。已。而。雨。零。既。寒。雨。零。靈。息。于。塗。候。宜。無。于。宮。矣。乃。衛。士。傳。呼。言。稱。公。命。作。

詩經傳

卷之四

十六

人之召何居。明日。兩止。星見。可。晨。未。告。參。昂。在。天。忽。自。宮。中。有。命。趙。法。等。公。仰。而。見。星。知。尚。風。伯。人。進。御。請。所。稅。公。曰。車。駘。之。逐。旅。卷。丘。之。野。當。是。時。著。火。未。息。星。光。變。矣。彷彿。有。自。南。而。來。者。曰。有。司。奉。命。至。耶。女。曰。殆。田。畝。趨。作。事。也。近。而。觀。之。乃。我。公。也。公。于。是。進。從。瑞。桑。下。皆。田。樂。條。則。見。田。畔。莠。桑。履。飲。又。見。桑。勤。勞。有。加。焉。敢。不。力。但。見。桑。桑。如。沐。田。在。水。間。則。果。靈。善。○。又。之。始。命。運。駕。公。休。矣。一。時。田。夫。桑。麻。草。中。偶。語。曰。上。天。之。雨。施。嗟。乃。公。之。勤。澤。也。○。古。意。歷。落。隱。似。公。羊。後。此。史。遷。且。遷。雁。矣。何。況。柳。州。○。通。解。散。行。筆。筆。古。賦。使。四。句。題。面。無。一。字。不。入。畫。圖。中。方。見。詩。人。字。無。虛。設。若。在。後。人。為。之。必。將。上。二。句。暫。題。點。次。有。於。勤。勞。桑。田。矣。雖。足。見。勤。民。新。政。不。棄。把。官。中。一。段。閑。皇。情。景。盡。行。抹。却。乎。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按春秋傳衛侯公九年冬狄人衛歸公及狄人賦于葵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於河而南立晉姜子中以贖于漕是為衛公是年平立其弟姬是為文公于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

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移村調處商惠工敏敦勸學授才任能元年
車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蠅蝶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此也蠅蝶也日與雨交條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
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也虹也虹隨日所照故朝西而莫東也○此刺淫
奔之詩言蠅蝶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此淫奔之惡人不可道况女子有行又當
道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日行乎

不然而彼當日暮之時陰雨方降日色自西而歇之候然成此蠅蝶之質而在
彼東方焉其象為妖為厲蓋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人之見之則莫之敢指
惡其為天地之淫氣也然則淫奔之人配非其偶而人不敢道者何以異是况
女子有行而于歸也不得直送又當原受敬戒遂其父母兄弟而後行此婚姻
正始之大禮也豈可不顧此而日行乎則其有玷于父母兄弟多矣

疏解此章是賤之辭陰陽不正之交人不敵指以此男女不正之會人不敢
道陽猶于上陰悉于下二氣交構而為雨陽猶已解陰悉未已則攝而為虹也
朝謂之階藉謂之蠅蝶是地氣之淫也其漢若無朕兆條猶成人皆得而指
之以喻男女賤賤之事終不可掩也莫之敢指非畏之也賤之也女子二句舉
婚姻之正禮以刺之見婚姻之事當明辭父母兄弟而行豈可私奔而為賤
賤之事乎不顧此而日行此字正指禮言一說女子于歸終當遠其父母兄弟
而成婚姻之禮矣何為如此日行也乎恰與懷婚姻句相照較更直截○以東
萊曰泉水竹竿蒹葭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不可
得也一則欲當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當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齊子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此也階升也則十輝九日濟注以為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
從日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惡之氣有害于
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蔽雨信然

疏解此章是惡之之詞以淫惡之氣害陰陽之和此淫亂之惡害人道之正下
二句則其味大船之宜也階虹階也由氣升所為故號為虹階日東則見西日
西則見東○張南軒曰蠅蝶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驗之多矣陰陽和則成
雨陰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為之解散故雨
不能成也

乃知之人也懷昏如也夫在人反也不知命也
賦也乃知之人指淫奔者而言昏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
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
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
從則人道廢而人于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再講亦思婚姻之際禮以成信信以定命命以防欲因女子所當知也乃如之
人今但知懷婚姻之情而縱其淫惡之行則是貞信之節在所當守彼固喪而
不能守而于天理之正已冥然而聞覺矣不亦深可慨哉夫衛濤淫泆為奔之
俗則棄妻宮情不知怪久矣文公一轉移之而羞惡心頓明是可以風矣

疏解此章是深責之詞上二句刺其縱男女之欲下二句斥其非天理之正在
人曰信在天曰命婦人從一而終此其信也男有室女有家無相背此天理之
正處矣貞信之事即休天理之正一何謂背乎背意定相背須要真心相背
然背協今日不知此所以承下懷昏如也則上玉云前兩章一言淫亂之文

朝齊子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一言和氣之害雖甚惡而托之比下二句只以正言之似留至末章而厚以
痛斥之也此詩人篇法○張南軒曰官公復道國人之文公復道一以身字
于是無禮者見焉于相風淫奔者不羞于媒

相風三章章四句

相風章全首○通詩都是惡人之無禮也其言人不如物之意而以有無二字相
呼為與首章言成儀大章言容止末章言禮自淺以至深也以皮與儀以禮
與止以禮與儀亦有輕重刺無禮處是說不必拘序為刺在位輔氏亦云只
因人之淫奔在位之無禮為可惡而作亦不專指在位也○此詩作于文公復
國之後振聵自新懲戒之意多刺諷之意少故不費言之切直如此

相風有皮何如人而無儀何如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與也相視也風暴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風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
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取講此則無禮而作也若謂成儀為定命之符容體乃尊身之寔人不可不深

詩經

卷之四

十九

自檢仿也即以物論後風為物之最賤者也今相彼風矣猶有皮以衛身也人
為物之最重者也今乃如之人兮何獨無成儀之可象會風之不如矣亦思人
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儀也人而無儀則有生之理已虧即久生于世徒足以
取常而亂俗耳不死亦何為哉

相風有儀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與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取講相彼風也猶有止矣今乃如之人兮獨無容止之可象會風之不如矣
夫人而無止則容止不形謀光不著雖有形亦舉廢已耳不死又何俟哉

相風有儀人而無禮胡不遘死

與也死也遘也遘也

取講相彼風也猶有禮矣今乃如之人兮獨無禮度之可仿會風之不如矣
大人而無禮則無以持身自守也一日在世多一日之改壞已耳胡不遘死
之為念哉是則刺其禮儀之失者好乎禮也欲其死亡之速者惡其人也

好惡之公其亦得性情之正歟

相風三章各上二句仰物以興人之無禮下深致其惡之詞相風云者言是
不相之于風也無儀無禮何處者吾相乎凡賦皆有皮與儀而官風卑里污
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詩蓋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也儀成儀也是
可畏可象意止容止也是謙抑退避意禮字是舉全體而言儀止說以死為
言以其儀生于天地之間有奉于生理有愧于天地非真以無禮定其必死也
春秋時則會聘享執玉俯仰諸服議論決人生死吉凶皆從此看出○關尹子
謂聖人師拱風制禮兩雅亦云惡風見人則交其前是而推謂之禮風詩意蓋
取諸此○此亦反興也○呂東萊曰相風之惡無禮何如是之甚也蓋溺于淫
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撻惡不深則惡善不力其詩人刺相風之意乎

相風三章章四句

下旋章全首○通詩三章一意無深澤是美大夫之能下賢也車馬旌旗不過
儀衛之常而以此屈已見賢便是禮意之動矣不可就儀衛上認作禮意之動

詩經

卷之四

二十

未二句亦重大夫禮意上非感賢者無以答之也詩人得于劍見慶幸無已故
言之不足又屢言之全要得踴躍贊嘆矜詡不盡之意○陳酒夫曰讀是詩如
國運開泰不特其君助政其臣亦知下士賢人君子肩子一新

子于旋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異之

賦也子于特出之貌于旋以旄牛尾注于旗于之首而建之車後也浚衛邑名
邑外湖之郊紕紕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之兩服兩駟凡四馬以載
之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異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
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異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

取講衛大夫相已以下賢國人創見而美之若謂傾心而下賢者公卿之分故
激而思奮者良士之懷願或扶貴僻之勢而絕跡草莽此士所以負其能不肯
顧其上雖有懷而莫吐矣不意今日之來動殊快人意也彼大夫之有于旋也
注尾為儀百儀之瞻望者有年人子于然特出而在浚之郊則有出人意者

矣但見其所以建能而繼之以昭其文良馬所以成車而四之以昭其政儀飾隆丘國而旌若為之生色顧問勤耕駕車馬若為之增輝使非情深于株子大夫之屬意何為若是勤勤乎吾意株子于此凡邦家之所以興廢庶之所以安寧必有以界大夫者弟大夫之誠意既隆則株子之酬報不容苟吝將何以界之以不虛此際儀也○附錄末二句王嗣學文并文詳以資觀覽○擬賢之所界以此為仲于知已也夫禮如此其與且盛也而可無以界之詩蓋為甚幸之辭曰賢大夫所居國必與其賢者長者同結豈引以為繩乎良以握手論道稱布衣交實有所望于賢者耳彼郊何地而有干旌皆曰維彼之郊有株者子焉隱居不字蓋有日矣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皆能彈補固有所廣益以此後之人益嚴重之大夫今日而至此可謂勤矣于於可謂隆矣株子其亦聞而見之矣吾竊思之新君嗣位治法征謀未有所出于是皇皇而謀之大夫大夫皇皇而謀之株子其意愈深矣夫十君子所遇非人抱道不言因索耳一旦意氣交與促膝而談為之欷歔相對此亦其與會所至不禁傾懷者歟

詩經

卷之四

二十五

盧潛以朱倫德祥雖未知所終吾若憫憫而謀之大夫大夫憫憫而謀之株子海能下人矣夫士君子聞命奔走抵掌公庭斯斯耳一旦既略名迹開懷以訪為之正釋而還此亦其感概所係不禁長言者歟必有界也雖然何以界也今夫界之以人之所無人斯貴之日者務材訓農已如此矣乃知賢君選國別有真圖而攝摩未至也株子言之大夫行之其微誠而特未知結賦之何如也界之以人之所惡人斯德之日者敬教勸學已如此矣乃知多難與邦城有令緒而謀求安慈也株子行之家君制之豈其微誠而究未知敦廉之何如也且夫株子特窮巷陋門之士耳羽旄車馬相接于道可不為太重乎既以此裝株子之禮而又以慶大夫之待士有禮固能相與以有成也于是乎○詩作虛按如鶴空之義游絲若斷若續寫窮人聚觀私語處為何以二字○詩神幾于聲健俱出○題而不作一氣說盡連屬猶寫布局一熟貼切務事純以古筆行之當于龍門日察之間高置一處

子于旌在凌之都綉絲組之良馬五之彼株者何以告之

賦也顧州里所建鳥車之旅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旌旒下屬旌皆畫鳥車也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兩儀然有旌必有旗彼大夫之有干旌也鳥車為文吾儕之熟觀者有年今于子不特出由郊而近焉而在凌之郊則有勳八親隨者矣但見建旌者猶是素絲而組之而文加於載車者猶是良馬而五之而數加多使非念切于株子大夫之禮意何為若是殷勤乎吾意株子于此凡吹刑之所以恤窮樂之所以貴當必有以于大夫者弟大夫之思禮既至則株子之昭示不得或疎將何以予之以不待此亦訪也

子于旌在凌之城綉絲組之良馬六之彼株者何以告之

極其盛而言也

詩經

卷之四

二十五

非孫孫有旗必有旌彼大夫之有干旌也程羽是飾吾儕之屬日者有年今于子然特出由都而近焉而在凌之城則有洋人欣慕者矣但見建旌者素絲不吹而祝之而文益增載車者良馬不吹而六之而數益盛使非謹焉于株子大夫之禮意何為若是殷勤乎吾意株子于此凡因禮之所以宜相益之所以定當必有以告大夫者弟大夫之殷勤有加靡已則株子之籌畫亦當屢進加詳將何以告之以克慰此虛懷也吾為株子慶其知遇愈為大夫美其情文向非然者則于旌于旌亦大大所恒建者耳又何備焉吁倘有奸賢之臣真庶覆之禍也國人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

子于旌在凌之都綉絲組之良馬五之彼株者何以告之

其甚之之詞非漸增其數也。妹子以蘊藉育界者，啓其端于者，深其辭者，皆其甚也。何以二字乃國人擬議之詞，雖其有以界之，又深幸其必有以界之，又預想其不知何以界之，總見深意不禁之詞。見一詩人心願治先原。○六帖云：見得輕輪之福，非淺見所能窺。廟堂之慎，非道途所與。不可指言其何事也。此言說固是，思意謂下賢職貴，一時例見詩人極爲賢士，其遺際之際，其意以爲不知何等陳說，方可報稱。殊遇也。要在何以上認出誇美，其謂不盡之意，及不重在賢人身上，方是語氣。方是詩旨。○紙縫之也，組係之也，視聯屬之也。○漢制，太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十石，乃益右第。故太守稱五馬，書曰：若朽索之繫六馬。五之六之原，有此制，但一出無虞，便儀衛之禮，只是極誇其盛耳。○嚴氏曰：言乘良馬而來者，已四重五重六重矣。言下賢者之多也。亦妙。但依註已久，姑作極誇其盛說。○附錄全章李鴻注文及文評以資觀覽。○下賢得于劍見詩人侈言其事，夫事非劍見者，則亦置之矣。大夫禮意之厚如此，能不代爲妹子計哉。夫大夫君以圖計而聽之，大夫則其詳，則應慮者，詎有大

剛六之而已矣。訪者百于，伏倚在目前，而傾吐若出意外，此際之告之者，何如哉。向非然者，則于能于，雖于大夫所相建者，耳又何異焉。○衛自公好勸賢才，滄落詩正，當新造之時，有賢者，請于上卿大夫，相其勸職，禮賢，故國人例見驚喜如此。文先從君說到大夫，洞見原委。○作三平格，如道遠字變，雖亦足大方，然似稍偏。來神麻終大生，物此兩者，國人嘆美見賢，意所到在前。入詩人語氣，疎疎落落，全以古法行文。意不用平，勝述以希，逐逐生情，曲折迂迴，靈奇飄忽，大有海市蜃樓之勝，洵居異觀。○詩錄繫辭之二句，卻汝持文并文評，以資觀覽。○大夫見賢，其終事而加盛也。夫乘良馬，言有度矣。每至而益盛，視之六之非常儀也。若曰：告大夫三過，君子都人士，競馬耳目，馬旌蓋相隨，乘者其道往來，既收威儀，益稱其嘆。其色彰明，其旋其驪，實已聚廟于素，絲良馬，則倍有異致者，方其始之一，再至也，服物華與，馬旌齊集，然蓋日知，趨車之已過，如琴瑟耳。誠道馳之方，來迫三至，而益有禮也。乘將滿路，後乘亦差，旌遙遙，如可望，飾制，工馬，駟擊其疾，驅輪蹄，若接言，觀者絲猶

駭叱○此題人役人手必欲何處觀六二字愈讀愈深矣最下者好與三首空
登閣辭以為素絲其馬上下兩字已見過此即不煩贅寫遂問空疎推排法門試
前長楊上林諸賦車馬旌旗前後視察誰可曰重覆手俗儒只生才若勝枯
學為輕便體互相來做便又似日趨浮薄存此典麗厚重之章亦以云救也

千庭三章章六句○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于定中載
馳之開故隔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喪其道而存其國今被滅
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為詩如此蓋
所謂生於憂慮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由本云

賦也○通詩以歸而句作至凡思字愛字法字皆根歸時來不嘉不誠有
尤皆恨不可歸時來總見他制平義而不忘于情也首章言其適衛知不果而
愛是出而在道時也二章言其果不得歸而愛思不已是在道而大夫追及時
也三章言其思之有進而責人不諱其心是歸許在道時也未章言其思救衛
不能而惟欲歸衛是歸許將至時也總是曲寫其情思難堪進退無聊之意非
賦也

卷之四 賦

大邦以救衛于許之大夫不能無尤焉詩意直注于大夫一句則望人救衛
之心迫于歸時

賦也○此詩以歸而句作至凡思字愛字法字皆根歸時來不嘉不誠有

賦也○此詩以歸而句作至凡思字愛字法字皆根歸時來不嘉不誠有

賦也○此詩以歸而句作至凡思字愛字法字皆根歸時來不嘉不誠有

侯然不得嗚矣我心其能以無憂哉

既不能旋反視爾不滅我思不遠既不能旋反視爾不滅我思不
賦也○此詩以歸而句作至凡思字愛字法字皆根歸時來不嘉不誠有
尤皆恨不可歸時來總見他制平義而不忘于情也首章言其適衛知不果而
愛是出而在道時也二章言其果不得歸而愛思不已是在道而大夫追及時
也三章言其思之有進而責人不諱其心是歸許在道時也未章言其思救衛
不能而惟欲歸衛是歸許將至時也總是曲寫其情思難堪進退無聊之意非
賦也

卷之四 賦

大邦以救衛于許之大夫不能無尤焉詩意直注于大夫一句則望人救衛
之心迫于歸時

賦也○此詩以歸而句作至凡思字愛字法字皆根歸時來不嘉不誠有

賦也○此詩以歸而句作至凡思字愛字法字皆根歸時來不嘉不誠有

而歸則為厥痛不可歸而歸則為不歸不歸反強行言。既就水行。此因大夫之言而止之。勿作是自家之意。其思已流。而斷下。故亦因破。上人之心中所共。新故思之終不能已也。凡人與物。必不為不為。非遠而去之。之謂也。○輔慶源曰。使許穆夫人知人以己為不善。而竟為之。則足從欲者也。知人以己為不善。雖不為。而情終不能已。則足於手情。而止于禮義者也。**陟彼阿丘。言采其芣。**音首。女女子音。亦各行行。阿丘之芣。輝輝且狂。賦也。傅曰。阿丘。蘇貝母也。主療瘵結之疾。善懷多思也。猶漢書云。厚善。厝也。行道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愛想之情。或采芣以療瘵結之疾。蘇女子所以奔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為過則亦少不更事。而往安之人。爾許人守禮非僻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為邪且狂哉。申。謂夫思既不止。則愛想之情。切于內。而結之疾。重于中。故其返而在途也。轉思馳驅之。芣。亦陟阿丘之丘。意。望可以當歸。以舒吾愛想之情乎。中已。謂而感疾。其何物之能治。則政者薄采其芣。以療吾瘵結之疾乎。蓋我女子之所以抑情愛想如此其善。彼者。非過為情也。數十年所傳之宗社。一旦而有顛覆之傷。人孰無情。誰能堪此而邪。心惻也。則女雖善懷。亦各有道也。所貴乎察情者。原義理之。可通。誠。推。安之。有當。而不以為非耳。乃不我嘉。不我嘉。坐為許人。所制。而反以為有過也。夫人惟少則。歷事未諳。以憂愁而不信。今何者。若之衆乎。人惟狂則。賦情。獨嚴。當以怨。而不知。今何狂者之衆乎。使非僻且狂。必能諒吾之情。而恤吾之憂矣。寧尤我之若是哉。

詩經集成 卷之四 四風 五十七

賦也。傅曰。阿丘。蘇貝母也。主療瘵結之疾。善懷多思也。猶漢書云。厚善。厝也。行道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愛想之情。或采芣以療瘵結之疾。蘇女子所以奔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為過則亦少不更事。而往安之人。爾許人守禮非僻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為邪且狂哉。

情而野絕人。意也。此指許國之衆人。非謂我指大夫也。凡人老而明于計。必以爲區區小體。不足物也。爾則少不更事。不識人情。狂則執自是。不近人情。五與有相。反。然不可。遂。說。不。是。只。形。容。不。知。已。情。之。切。至。耳。註。許。人。守。禮。影。句。未。須。補。出。○陳。式。甫。曰。許。穆。公。夫。人。蓋。欲。赴。想。于。方。伯。以。國。故。而。托。歸。焉。辭。耳。夫。赴。歸。之。師。本。非。女。子。之。事。談。許。人。當。告。急。于。方。伯。不。當。坐。視。其。亡。其。後。亦。恒。公。卒。救。衛。而。存。之。然。後。信。夫。人。之。所。思。為。有。道。矣。

我行其野。芣其采。其采。反。按。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其反。百兩所。思。引。新。友。反。不。如。我。所。之。賦也。此其。率。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因。魏。莊。子。之。困。極。至。也。大夫。即。賦。法。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塗。在。野。而。芣。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道。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為。念。也。

詩經集成 卷之四 四風 三十一

申。謂。夫。我。之。歸。衛。不。果。而。復。計。國。也。行。于。郊。野。之。中。而。芣。芣。之。麥。新。時。也。傷。我。許。國。之。小。無。由。悉。索。救。賦。以。從。事。而。力。不。能。救。矣。因。思。救。災。恤。患。友。邦。之。誼。況。夫。邦。之。大。則。土。廣。兵。強。又。可。賴。以。興。復。者。也。于。是。欲。為。之。控。告。焉。庶。幾。彼。甲。兵。為。快。復。計。以。救。廢。漕。之。民。而。還。康。叔。之。舊。物。焉。然。有。所。控。者。必。有。所。因。況。吾。女。子。又。非。素。有。私。親。之。行。者。也。苟。莫。為。之。先。容。則。情。雖。甚。切。誰。與。通。之。有。所。控。者。必。有。所。極。況。吾。女。子。又。非。素。有。私。親。之。行。者。也。苟。或。迷。于。所。往。則。事。雖。甚。切。誰。與。通。之。然。不。知。誰。為。仗。義。之。人。誰。為。睦。鄰。之。國。而。因。其。人。以。至。其。國。乎。夫。我。力。既。不。能。救。資。人。又。無。其。極。則。我。心。之。可。自。盡。者。特。一。歸。唁。耳。今。爾。賦。法。之。大。夫。許。國。之。君。子。無。以。我。之。歸。唁。為。不。誠。不。嘉。而。尤。之。也。雖。爾。百。方。為。我。展。慮。或。思。遣。使。以。致。詞。或。思。文。告。以。求。援。罔。將。以。慰。我。之。心。矣。然。終。不。如。途。極。道。絕。使。我。薄。言。徒。歸。得。以。自。盡。其。心。之。為。念。也。而。使。使。我。不。得。歸。我。亦。安。能。以。忘。情。也。哉。大。衛。女。之。欲。歸。蔡。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非。賢。而。能。若。是。乎。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因。歸。而。思。救。衛。之。不。能。下。是。復。歸。而。嘆。其。情。之。不。能。

已也行野步本木為歸途光景而觀物悲傷不勝黍離麥秀之感仰宗國丘
墟委諸草莽一段景象凄然在目控大邦者持天國之由以告之欲借之以興
後也。以人言謂仁人義士可因之以請命者極以他言謂道里方向可循之
以旅至者文字而意定也。猶言因何人而至何國乎九指皆謂犯義言上來釋
且狂足恨附此無我有尤是哀詞氣以漸而平也。首兩所思當當時夫人既不
得歸衆人必為商處如致書遣人及求救他邦之類是也。或以不我嘉等句
來說則為必不得歸也。一事中何有方之有一說云百思只就我不我嘉等句
上多方開論惟恐有惜先上稱義上有為是如致書遣人求援代他處置等事
之說此正夫人本意何清云不如我所之此說亦極有見但時說多不依更詳
之○于非能言夫人因極之謀非自可為往特以哀思之切而以教備之義感
人耳不然寧室不得歸豈有適異國之理宋桓公君奔桓城楚自而人
人之志勉矣○按伏人衛以閔公二年十二月冬迄于見麥凡則為今年夏
經歷三時而四隣諸侯未聞救恤以從簡書者所以欲控大邦此是真情但非
經國成

卷之四

一九

女子事耳○朱子曰聖人錄泉水于前所以看禮之辨則載馳于後所以盡禮
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故以父母既沒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亦可如矣
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哉

賦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事見春秋傳傳說此詩五章一章六
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為一章按春秋
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
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
義重于亡故也

衛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詩經集傳卷之四

詩經集傳卷之五

衛一之五

淇奥章全首○通詩俱是美武公之德而托興以咏歌之也皆自做處若于之後
而言當以有產句作主首章與其德之進處而德容有以感千人二章與其德
之尊嚴而德容有以感千人三章與其德之成就而德容有以中乎禮然雖有
進處尊嚴成就之別而無遠及新進之意也○由切砥瑤瑤以成其德故服
容動靜無不悉協于則也○許前言言末章言德之成其實首章瑤瑤之至二
章充耳會弁之稱即此是德非到此方成也一說上章猶有英氣末章則化而
為寬神氣矣章有到那寬神氣便不惡關赫瑤瑤乎但自切砥瑤瑤處極力綴
練麻冕通末始到金錫圭璧地母耳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今備
赫兮咺兮○今有匪君子終不可諶○今

衛一之五

一九

真也淇水名與隈也綠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荷篠始
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者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治骨角者既切以
刀斧而復磨以錫錫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砢石言其德之修飾有
進而無已也瑟矜莊貌威嚴貌咺宜者貌諶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
綠竹始生之美盛與其學問自修之進益也大聖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
琢如磨者自修也瑟矜今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匪君子終不可
諶今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事雖衛人美武公之德若謂夫人之進德也必有修為之極功而其成德也亦
必有自然之效驗不啻磨彼淇水綠竹之始生荷篠然柔弱而美盛尚有真
德之儀矣况我自有斐成章之君子其德之進修也事無不已之功乎彼學莫先
于自明則講習討論而致審于誠者已精而益求其精有如治骨角者
既切而復磨焉要其要于自修則自潔克治而致謹于動靜之際者已審而致
求其審有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焉要其要于自進無已如此則其美在其

中光輝自若... 一煥然君子之光也... 所以感民者... 所以感民者... 所以感民者...

初有工大... 一看得分... 益己害而... 其質德於... 言之至是... 是英華發... 學不同大...

句說不必... 為要也終... 也不可讓... 聖君子詳... 切確來席... 入之德一... 和德候于... 公則足節... 賦彼淇水... 有斐君子... 有斐君子... 有斐君子...

賦彼淇水... 有斐君子... 有斐君子... 有斐君子... 賦彼淇水... 有斐君子... 有斐君子... 有斐君子...

卷之五

賦

卷之五

賦

中光輝自若... 賦彼淇水... 有斐君子... 有斐君子... 賦彼淇水... 有斐君子... 有斐君子... 有斐君子...

賦彼淇水... 有斐君子... 有斐君子... 有斐君子... 賦彼淇水... 有斐君子... 有斐君子... 有斐君子...

賦彼淇水... 有斐君子... 有斐君子... 有斐君子... 賦彼淇水... 有斐君子... 有斐君子... 有斐君子...

平遠更不啻驅彼其乎溪竹之長成如黃之壽此則壽之至矣况我有乘殿
章之君子其德之成孰為何如哉亦自切瑳琢者以水刃琢既至則修為克輝
于人力而致淨理還空然不難如金如錫之鍛鍊持也砥礪既於則人工
可獲乎天能而形迹渾化粹然無瑕如如圭如璧之生質溫潤也乃德既成下
成則事自中乎禮無事故東以自拘而寬兮宏裕總今開大府歟如在重較之
上一寬廣而自如也無事其廣以自持而動而善哉言而善哉言不至有淫虛
之態一和易而中節也動容周旋無非禮非切瑳琢者之積盛而能然哉此
所以係人心于不忘而吾人觀之之餘固不能已于嘆美者也

真匪直章上五句與其德之成于成下嘆其容之盡善正德德之至也竹如黃
則猶荷荷青者成有成就之意故以為與金錫圭璧皆自切瑳琢工夫已底
于成而渾化者言註中鍛鍊精純待自金錫上解生質溫潤待自圭璧上解
不可況此遂說金錫是單言工夫圭璧是單言所稟之美武公之德從切瑳琢
磨中來不重生質也但自渣滓消融私欲淨盡處說則如金錫自矜持盡泯渾

然天成處說則如圭璧是鍛鍊之精純固自人力得之而生質之溫潤亦由工
夫無後有以復其本體之自然也落下四句文意亦自相關不可因又言字
分作二項蓋至于金錫圭璧已到純粹地位故其質神靈動而弗滅莫非其
德之極盛著于外者然也寬綽中已合自如意故即重較以嘆之其容從從容
自如宛然在重較無事之規模也非即在重較之上然也嚴謹只是舒氣解頰
笑語可親之時故曰和易不可相遠看虛者偽害之名不為虛者不至于任情
而造物也止嚴謹之善處故曰有節如戲侮諷諷則為虛而無節矣善嚴謹已
含不為虛意下句特足上意非兩層也凡此皆金錫圭璧中流出來故動容與
中如此○義謂床第即床也○重較是卿士之車鳴鑿清奏其從容安舒比
車不同較與較皆車上儀木而較在較之上皆平常無事而古則較較皆應
為賓則解懸較注兩轉上出較者謂車兩傍也傳較非用較之時此可以狀其
自如氣象故以言之可假如遇闕則下過廟則趨不免多少嚴謹安舒在重較
之上有此安重之寬廣與於莊反於莊而又寬廣是寬而有制也伊呂其德嚴

卷之五

四

反成顯而又和易是嚴而能泰也○讀上云溪竹如荷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
璧俱與中央此一法○武公之德豈無所未哉其美切琢有天行之健為獨
健皆通有風雷之恒焉彼規規海有虛受之誠焉皆通如此此其所以生稱有
斐君子沒稱將聖武公也○張府長曰武公之德之盛固未于切瑳琢之功
然觀其屋漏自防賓筵悔過而後微于國論史千載則因通隱微令人已無往
不用其心矣其謂之府聖也亦宜其相與下而不恥收悟心之功然亦非其
力之不能及也亦其君之自暴自棄也○附錄全章應應新文并文評以資觀
覽○詩人於贊候之德必屢托典而美之也夫始於禮而成於安學之序也詩
人屢贊以為賢侯美焉其好德之盛也夫且夫其水之與有竹生焉始固荷荷
乎其不矣乃若君子之修德也始荷無事乎不日進則日退損益之操也則
知行並進有切瑳琢磨之密制其外以養其中合一之道也則內外交修有強
固特宜之美以故德進於自與人服於不讓而自底其極也然我公之功不日
是而或已也竹之青青者固昔之荷荷者乎而其德則至於立矣以言乎其服

飾也須以充於耳而星會乎升何尊嚴也言乎其動容也蓋備其儀而赫宣
其盛何輝光也是惟無感感之而美能感矣夫豈矯飾于其外耶然我公之功
不自是而遠足也竹之如黃者固昔之青青者乎而其德則至於成矣感感之
全體一金錫之情純也一圭璧之溫潤也而渾然無虧和順之英華雖寬綽而
自如也雖嚴謹而不虛也而樂然不爽是惟無動動之而無不中禮矣夫豈
強於一節耶夫學至于如是則切瑳琢磨之功精之於無瑕而瑟備稱言之美純
之於不息者矣我公亦何修而得此哉○如題直起不用開講裝頭先輩往往
有此要其真方於闕處全在各章起手不伴平排以首章作領下二章逐層展
卻不惟製格嚴整且使進德立德成德正旨與與意相引而後學先者須於
此處看顧

卷之五

五

淇奥三章章九句○按國語武公九年十有五猶篋微于國曰自矜以下至
於師長士節在朝者無謂我者長○合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我義遂作詩或
之詩以自警而實之初筵亦武公廟禮之作則具有文章而能德規謀以

自防世可知矣術之他君廷每足以及此者故字以此詩為美武公而今

考樂章全自通許俱作詩人美賢者之詞各首二句言態若而樂下皆一止所
樂之與也以寬字通字物字為骨一章其詞皆非偽為二章其韻足有若將
終身意三章其樂流有不求人知意總其下亦樂之真處

考樂在阿頌人之適獨寐寤言永弗過

賦也考成也樂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樂器各益扣之
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口洞和大有廣水長矢
非誠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則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
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也

中讀詩人美賢者之隱處若謂人指樂于世味故每每自失其所樂惟心有真
樂若則無入而不自得也古今得之碩人焉彼夫兩山之間夾流泉而成洞而
一洞之上下小築以為樂由人成者也洞由天造者也以碩人而處此若乎
與天地同游然與太虛共適心之所存蓋依依乎有餘地矣然是樂也使徒
矯于一時亦未必其終之不渝也碩人則雖獨寐而寤言而言而自誓之詞
惟曰吾之樂吾自得之吾自係之終不以時而或改也豈若人之以豐約得大
累其心而遂忘此樂也哉

考樂在陸碩人之適獨寐寤言永弗過

賦也高平曰陸離盤桓不行之意寤言已覺而猶臥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
也

考樂在陸碩人之適獨寐寤言永弗過

陸居自守然不見其或舍何猶夷而自適乎其樂如此乃其心且以自怡
雖獨寐而寤言而自誓之詞惟曰吾之樂吾自得之吾自係之終不以時而
或改也豈若人之以豐約得大累其心而遂忘此樂也哉

詩經集傳 卷之五 國風

碩人

賦也考成也樂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樂器各益扣之
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口洞和大有廣水長矢
非誠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則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
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也

考樂在阿頌人之適獨寐寤言永弗過

賦也考成也樂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樂器各益扣之
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口洞和大有廣水長矢
非誠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則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
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也

重賢論訓道極不行確有商意字數奪勝易安之意事之遲遲全由于朝朝廷之輔佐者主之山林之袖... 賦其得者矣弗告者自得之樂吾所自喻不未人知也非但不以告人亦自形名不出... 反借以希世也... 此雖見得天下人無可告非頃人果于忘世而不肯告也此解亦別又云考祭之頃人與爾今之頃人有異蓋爾今之頃人雖萬無公庭待其托託然猶有法... 夫可以揚清激濁而負止其惟德者乎故錄考祭

考祭三章四句

頌人章全百○通詩四章皆陳莊姜安于見谷而若不親也首二章據今日既錄而言末二章追前日始嫁而言析之則一章言族類之貴二章言容貌之美三章言其始親厚之情末章言其始時禮儀之盛篇中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只及後黃楊他許多好處而疑怪吞嗟之意自覺言外隱然○爾若立后以正陰陽俱祭祀族類容禮所不重也惟而至于來歸之儀衛通國之人情神末矣又惜而至于生國之形勢土產之煩饒抑又未矣詩人備舉之者蓋欲指莊公以變奪嫡之故而不忍明言故就世人易見者言之意謂更有那一件不好而公竟終其身不見答即云昏惑何至并此亦不曉得也且曰只論莊姜于不可棄况其美又不止此乎通章只承委說下皆重嘆其昏惑也此係備二章正與重嘆二字應所美在此則所刺在彼矣○植任南口建明德者取四章之斷與周治者美大邦之子何敢僥倖德美之詞凡皆以族類之貴言也此

八

詩經集解

卷之五

九

詩為然○通解按此詩哀他悼惜皆在言外詩是傷其不得于夫而春依解以為美而無子者蓋不得于夫此所以無子也觀鄭武然等篇則莊姜德行文章皆未易及此不之言者其意但指人所易見以刺莊公之昏惑而不却耳門章惟大夫風道二句微露今日不見答之意始疑而章句

頌人其頌前衣其錦裝前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婦公維私賦也頌人指莊姜也頌長親婦衣也裝禮也錦衣而加裝為其文之太者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祭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其之姊妹曰媵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諱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謂侯之姊妹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莊姜事見那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馬之賦頌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止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嘆莊公之昏惑也

千夫人乎夫夫人固頌人也惟彼頌人願而長夫非吾小君也哉但見承錄千內加以聚承不使文之外著禮服殆非恒比矣以此體履而見親于君亦情理所必至者而乃不盡然意者婚媾之不祿歟而頌人之生也乃齊侯之子從父之貴以為貴其嫁也為齊侯之妻又從夫之貴以為貴則固統世系兩相當矣以為所生之未貴歟與東宮同一本之親則頌人之兄貴與東宮有見妹之分則頌人之母貴所出為正嫡又非庶孽之慶矣抑為戚屬之未尊歟彼邢侯侯爵也而頌人為那侯之媵亦子爵也而譚公惟頌人之私一則王室之尊親一則藩封之君長其姊妹之夫要亦一時之貴顯矣讓親則自父以至媵均讓賢則自齊以至邢侯皆足為頌人重也夫何間然也哉

頌此章首二句指其容服之美下五句極稱其族類之貴也然首二句須一頌謙如云此頌然而長者乃承錦裝衣之頌人也分明露出莊姜一小像詩人正自有寓意請家云此二句極其說不然昔太史公徒子房軀骨詩律至見其狀貌乃如婦人好女蓋言之也今則美頌然而長自是福祿之象其具紅

劉多薄者而面竟黃去以投亦想見詩人臣之慮又疑其以故也故有此
其愛而欲自細解不欲使彼衣第其衣其所以在此其見棄亦未必不在此也
被罰之責不重齊侯等只是即此以見其美之貴也齊侯二句連看承父之責
上以供配侯其貴相也東宮之林見其太子之尊也天子之所生也其在母之
貴上那侯二句互文見其始之貴也以其指出一術侯亦見其貴也千言同而
稱千則國者表其別稱則侯安得以爵位自高而乾我人乎○徐陵注
云夫齊侯人之所制聚人乃是其相之貴而不見其何也○蓋為長男位在東
方故太子之宮曰東宮○邢州公之後侯齊侯近有春秋傳于齊則謂是子
爵曰公也稱也

手如柔荑○脣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螓首鬋髮○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

賦也齊之始生曰柔荑辛而白也凝脂脂而凝者亦言白也蝤蛴也蝤蛴木
蟲之白而長者蠶屎中子方正潔白而比大蠶齊也螓如蠶而小其類廣
而方正也蠶屎也其類細而長曲俯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此言其
容貌之美稱兩章之意也

中庭然族類貴矣使容貌有未美則君之不見親厚或一說也今自其容貌有
之手如始生之芽柔而白也膚如凝脂之膚白之至也其領之長而白也則如
蝤蛴之類其齒之方而潔也則如蠶中之子首焉廣而方正螓其首也
再母細而長曲螓其首也美之巧也而口輔之美好目之美也而黑白之分明
容貌之美不有可稱者耶

視解此章是言其容貌之美也七句作八樣存註家而白重柔字○白字在柔字
看出其柔之始生者常白也脂柔而凝結則其色白而取諸脂言潤澤而細
賦也白而注則兩字重矣析則方正潔白貌也○此大體齊方正端形潔
白顏色鮮齊之次並重廣而方正細而長曲亦重也○徐陵注之巧○螓即日之
美不可謂說結云巧矣倩然而形于口輔美目盼然而黑白分明也○徐陵注
雖一不美也○徐陵注云美色人之所稱得公行其容貌之美而不見其美也

此章亦言外見之○理何致口齒華人在下處形體要得其性情此章前五句
隨狀其形體之妙後二句并其性情生助處出此傳神賦覺為贊矣

碩人
碩人敖敖○說詩曰○四牡有騶○朱慎齋曰○
大夫風退無使焉

賦也敖敖長貌說合也長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騶壯貌德飾也德者馬
術外獸人君以朱縶之也德德盛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翟飾車也婦人
之車前後設翟風早也王藻曰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寤聽使人視大夫夫
夫退然後適小寤寤服○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處以入
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為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于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
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嘆今之不然也

惟此碩人敖敖而長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之地言其馬則四牡之強壯騶服極
一時之選也朱縶之德德德飾人君之貴也言其車則翟翟以為飾燦燦文
章之可觀也竹箒以為飾依然前後之不露也乘此車馬之盛自彼近郊入
君之朝○大婚于是平成矣斯時也國人樂吾君之得配故謂諸大夫之朝于君
者各宜早退舍毋使吾君勞于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厚也是始嫁未時
其禮接之有加又如此矣

疏解此章上五句是述彼來嫁時車下及國人愛樂之情也碩人之貌止近郊
只是引起話頭不實四牡二句言其馬之美翟翟二字言其車之美一馬一車
以前句對兩字看也朱縶無謂以朱色飾德德德文乘之盛也○六帖朱
情德德而遂以與齊之此以實字為虛字也○翟翟德德非一德也夫人之車
以翟翟飾之謂之翟車翟翟在車上○孔氏曰婦人不當見車前移有障前
之翟因以翟翟為飾以刺禮承車馬而言言此四牡乘此翟翟以入君之朝
亦只敘來嫁時如此不是誇其車馬之盛末二句只形容為君歡喜之意見
得碩人如此人皆為君羨幸今何君不然而那分明畫出舉朝誇為人主服
禮大禮光說得相親相親相親相親朝之朝內朝也路寤門外之寤則小寤

燕寢也視朝而見樂臣所以通上下之情總政而通路察所以決可否之計○
孔氏曰君出視朝事畢乃道路察以待大夫之所語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
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朝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音括施施音施潏潏音決湑湑音許發發音發揚揚音揚靡靡音靡士有暵暵音暵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洋盛大現活活流貌施施也潏潏也湑湑也
發發也揚揚也靡靡也士有暵暵也

平陽夫婿人之見視于始而不見視于終意者未嫁之時禮儀未備而平陽
之耶則試自末嫁之儀言之秦國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山臨流決決夫國風
也試為衛河四望其水之右繞平陽也洋洋然勢激激洋洋天無岸河之身大
而能容也其北流以入海也活活然馳波洑沫弘往納來河之勢曲而能遠也
即此大河之中而物產于其平聚財貨于其平生百姓之所取也饒而國采之
所用也阜第見止聚族而與若彼隨而設網施氣于木則滅族而有弊○
鹽而知能之多甲或自勤而賤廚之可供所獲之多則發發而甚盛若夫滄源
集綱之下有豐豐懸懸且千里而一邑者狡狡得地而滋也而揚揚者又何長
茂若是乎齊地之廣饒如此斯固天下之大邦矣故夫人之來也有從嫁之虛
姜則齊地而服飾之特盛有從行之燕士則錫然而才貌之武勇士女好而
禮儀盛備豈不爛其盛乎末嫁之儀亦無可追之咎矣此人情之所欲而不
可得者何所拂于君而不可相親以永終也此則吾人之所不得而解者矣
夫照道其可美之詞而詳推其不見答之由則雖未明言其莊公之昏惑而已
懸然于不言之表矣

詩經集成

卷之五

十二

視解此章上五句言齊地之廣饒下言從嫁之盛美而上下意自相貫重末二
句推其齊地廣饒故夫大夫之末上女狡好禮儀盛備如此禮儀盛備即在士女

類如上意類是推齊為富有之國不必分地與物為二章首二句見齊地西臨
大河北負渤海表名區美言新歌以泚水泉源湧視一方也施施三句各于
中舉一以驗其餘雖猶發是物之盛發發揚揚是物之盛舉舉是服飾
之盛備也有揚揚是才貌之武勇也俱以較好言見下履之妻如此則宮中之貴
人更何如也而卒不見答所以不可解耳○按姜齊姓曰庶姜者是以前姓為
齊也且舉齊以應齊則曰齊齊者亦以齊字為虛字如韓韓類也○谷風
弦云大國人之所願交今有是廢逐之盛而不見禮何也○黃幼玄曰三復此
詩皆以常情望其再渡得齊庶姜之士語語而愈彰然反常則亦怪矣庸到
極處亦能反常○律伯敦曰莊姜自作詩則曰我思古人曰古處此其所以益
不合也詩人代為之言另換一番說話一字不及正理此出脫之妙

碩人四章章七句

碩人之章全旨○通詩六章歷敘始終以道其悔恨之意以士武其行不思其
反作主前二章追述初奔之事下詳其被棄而悔恨之深也首章言其約奔夫
道其所奔三章悔其奔而寓責己之意四章被棄在道而怨之深五章被棄
歸家而怨與悔俱甚六章思其始奔而追悔之無及也○詩雖是悔恨然悔所
托之非人不悔始奔之非正此謂淫人之詩○責之以良媒是欲謀之人也而
不知人不吾與也要之以下筮是欲謀之神也而不知神不吾告也及見棄而
歸兄弟是欲依其親也而不知親不見恤也女之苟合者色變而愛弛士之倚
各行利盡而交絕合之不可苟也如此

卷之五

十三

采芣之章○采芣布芣綠○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賦也氓民也葢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當當無知之貌葢惡而鄙之也布
幣質也質絲葢初夏之時也頓丘地名魯國也將爾也謂也○此淫婦為人
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歸以難
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御道車之張安其有餘而不樂於
見棄葢一失其身人所為惡始誰自欲而後必以時而足是以無言而不可

耳士君子立身一敬而萬事瓦裂者何以與此可不戒哉

申儀賦云之實者曰天下有物一時之情而貽終身之悔者矣我之也雖糾往
事其悔可勝言哉昔者時有某某無知之張他彼已成之布質未成之絲
然其實非徒為質絲而來乃假托事就我而謀而為私奔之事耳斯時也我豈
不欲遂為秦宋之舉哉第事有不可直遂者但送之涉淇至于頓丘之地且告
之曰吾之不與于之指行者非我意此佳期也茲凡男女之合必須須約之言
新以子無良伴我所以離于枕于耳願子不以愆期之故而致有怨于我吾當再
為後會之約而定期于秋也則今日雖未即行而不久當如約矣是表之始約
如此

疏聖此章上四句敘其來而與之謀下因其去而與之約張之望與之也一
說謂之張者始見其來其知且謀何之稱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抱布句以彼
之布易我之絲也乃假托事即謂謀欲私奔也此時已許之矣謀而不往是恐
其志之不堅遂之涉淇是示以悔悔之意匪我二句是責所無以難其事將于
二句是起其心而定其期上謀字下期字皆是私情非父母之命也夫為女者
不用父母之命而要之以媒妁之言其情不亦狡乎此追敘初時相謀相約之
事而悔恨之重發矣

乘彼坻垣以望彼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
爾送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駒

賦也坻垣坻謂水之渚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托言之耳龜曰卜者
曰筮體兆卦之體也斯財運徙也與之期矣及期而乘坻垣以望之既見
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則以爾之車來迎當以我
之駒往還也
市謀夫與與之期矣迨夫秋期已屆則乘彼坻垣之上以望復關之至當其未
見復關也則泣涕漣漣而悲怨之變集及其既見復關也則載笑載言而欣幸
之不勝遂從而謂之曰秋以為期人誰同如此矣但人誰不如神筮之為密也
爾之此來必均賴以下之矣心誠言以筮之矣使其所占卦兆之體若無凶咎

卷之五

十四

之直始信二人同心鬼神亦首見詳而一朝會合終身可以相倚天則以謂之
車來迎乎我當以我之駒往還于爾也空彼如昔之愆期哉始之相約如此
詎意其有今日耶

疏聖此章上四句是及期而切于望下是既見而果于從重下段注及期即是
秋以為期之時也復關只托以指其人不必定以所居說流涕者恐其約也
載笑句重其約之速也註卦之體指筮兆之體指卜卜筮亦是審問之意以為
曾一卜筮否苟無凶咎便可相從以爾車來迎漸車惟棄之中迎我者非轉重
之車特求速爾者也駒亦不過服飾之類此特急欲相奔誰料其有今日悔恨
之端已在言表朱氏曰龜或久則靈者生百年一本百葉亦物之靈者卜筮
定謂鬼神以筮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兆卦倪玉汝曰此合上節敘其
托而謀謀而復而送送而期期至而思其來來而遂其欲斷折如畫大約見
今日之乘由在彼之與德非在彼之有怨註中云云非婦人口中語却是意中

卷之五

十五

桑之落其實沃若于嗟嗚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

此而與也沃若潤澤貌鳴嗚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其桑實也鳩
食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比已之容色光潤然又念
其不可恃此而從欲也反故遂戒鳩無食桑葚以與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士
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淚自愧悔之辭蓋言婦人無外事唯以
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或實無所妨也
其樂沃然而潤澤矣女色之光麗何以異此說知色不可恃而欲不可縱于
嗟嗚兮無以桑葚之盛而多所食於于嗟女兮猶可以色盛之故而與士相耽
樂耶蓋士而與女耽也雖失其正然士有言言而欲思相樂已改問人見其言
可說而與也若女以貞信為節則士耽而失其正則大節一虧終身莫與尚可
以解為邪不可耽而耽之難于見于今日之悔也

（震）此章言昔已盛而見取也首二句此色之將中四句與成已不可解
末四句推不可與士耽之意總言只是自悔已盛之時不可以緩乎欲也
未落隱然見有黃落可慮之意亦合在機心甚多則辭與女耽士則雖放下
迷言無與士耽耽有前而不迷之意士之耽二句輕重女耽二句士有百行可
以功過相除士猶可說極形容女之不可也然亦非謂男有可耽之謂也惟婦
人被棄而自悔故抑揚言之耳此字便是反字之根○婦人到狼狽時偏看出
許多正理說出許多正論與烈士貞婦只爭事前後之別

乘之落矣其黃而隕叶于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漸漸夫車帷裳女也不
爽叶士士賦其行主聲叶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此也罔極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濟也帷裳車飾亦名重容婦人之車則有之
爽差極至也○言乘之黃落以此已之谷色淵淵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值爾
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澣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
事讀夫始與士耽寧知今日之見棄耶彼乘之既落其棄皆所測而爾與始之

辭經集卷之五 風 十六

沃者異矣我之顏色凋謝何以異是然亦不意其因此而見棄也追維昔者
自我以斯遷而徂爾也僅爾家之空乏而三歲食貧積練之妻因爾答報難之
苦矣乃今乘我則向之以車涉水而過者今以之涉水而去復澣淇水之湯湯
駕漸車之帷裳以歸下堂之後承無入廟之期矣然此豈我之過哉女也智約
無改于舊情愛不變其初未嘗有所異也但士也始合而終離昔厚而今薄肯
棄前約而二其行耳夫為士者固貴乎一德以相與也何乃反覆其情而又知
其所止極始而色盛則取之終而色衰則棄之二三其德至于如此能無負不
爽之女乎

疏解此章首二句喻已之色衰下敘始終之因而演致怨于夫也喻已黃落
即入見棄意三歲食貧甘淡薄而無悔意三歲者言其在夫家貧勞之歲月
非謂大婦三歲即見棄也觀後章老使我怨可見淇水二句言去之索莫動
致感守見與以車還爾時光景迥別若曰早知今日知卜筮難言必不肯以車
來也惟哀以惟得車之方知哀以為容顏婦人之事行之漸車帷裳言水澣

事之惟棄也不與只是自悔夫情愛無非唯所也一其行者始相相實
之意二三其德已衰矣上見自悔士也罔極二句只承士一其行一
直說下以澣之色之盛也士賦其行而女亦與之賦也色之衰也女之不爽而士
已一其行矣甚哉以色事人之不終也○馮爾爾以爾車來未幾而漸車帷
裳已至矣昔何等送風光今何等寂寞

三歲為婦願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叶士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嗥
賦其笑矣叶士矣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靡不夙興與起也嗥矣貌言我三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
勞早起夜臥無有朝夕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遂以暴戾加我兄
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嗥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其兄
弟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奈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平講然汝雖棄我而不念我昔日之勞乎方我三歲為汝家婦而值爾之貧也
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夙而必興時微昧且之場夜而後寢不辭宵備

辭經集卷之五 風 十七

之勤蓋無有朝日之暇者矣其勞如此宜其見恤于夫也奈何其始相謀約
之言既遂而爾遂以暴戾之威加我而棄我以歸其處我一何薄矣念昔與爾
之相從也已不齒于兄弟今被棄而歸或者見恤于兄弟則猶可少慰于懷也
我知兄弟不知其為夫之過但嗥然而笑豈無憐恤之心焉夫既不得于夫而
又不見恤于兄弟亦將何所歸答哉靜言思之良由表之失身于始有以致之
亦躬自痛悼而已于乎何尤

疏解此章上四句敘為婦之勞下言見棄之苦而演致其悔也三歲為婦是言
住其家後三年內值其貧也正上章三歲食貧事雖有別言無有一切之暇
也言遂也云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必當日謀約如何助家之言今既遂前
言而厥家也若下章信言方是信老之約暴戾淫言嗥矣其前日私奔而
今果見棄也未二句玩語其亦兄弟所不齒也言自悼始遂于彼
本原思歸到此今惟自思而自怨也言其地極難言存者謹言亦有悔恨
之悔意

及隨侍者老使我欲洪則有岸
信且目不思其反亦已焉哉

賦而與也及與世殊進也漸下之判也
也憂和乘也且且明也○言我與彼木期皆老不知老而見乘如此使徒我
怨也洪則有岸矣○隔則有岸矣而我總角之時與爾乘言笑成此信實言不
思其反覆以至於此也此則與也既不思其反覆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
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軍且今之所以自悼者果何及乎誠以我之從汝非謂一時之計也本相期
及爾以惜老矣夫何下合三歲之食貴以色矣之故而至于老而見乘悲悼如
此非爾之所使乎然固由爾之二三其德亦我之故也彼洪雖賢而有岸
矣爾雖遠猶有岸矣是皆有所傷也况我于總角未笄之時與爾安樂以相嬉
好以言笑則乘晏而和乘以信實則且且而分明以為情好客矣盟約定矣將
可期以終身矣孰知士行難憑曾不思其反覆而慮有今日不亦洪岸隔岸之

不勤乎夫既不思其反覆而至此則失于始者既已往而不可追悔于今者又
後時而無所及吾將如之何哉亦已焉而已矣夫始之苟合既不顧夫天理之
正及終之見棄乃不勝其悔恨之情嗚及心之漸明竟何益也聖人錄之亦以
見天理之在人心未嘗湮滅所以垂戒後世也

願此章上二句言己之見棄而致其怨下與己之不思而無可追也使表
內安人色我愛地愈下總角之實則此女未笄而已奔矣又言老使我怨則至
老而後見棄也一說上言三歲食貧三歲為婦何以遂言老使我怨不借老
則愈日老之境皆怨之境也非目下以老而見棄亦覺實解懸下老字上
老字不同番指顏色之老老耳人亦有少壯時月被風而半委已消者能
是乘老非言年歲之老也若至老而後棄則怨亦不必如此極矣洪則二句只
與到不思其反止地有限止而可見事有終窮而不思其反其意以為與也
三四句一申說下言笑二句不事信實一則云以言笑之學成信實之思

以言信老而今見棄此所謂反也但思與且且不思反耳玩此語可見若思及

卷之五

十九

則此結又當早為之計矣後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固已類然自放于入欲之
波而無復一毫廉恥之悔嗚又有百祥者不將衰索之乎○補遺源曰各風
與洪二章皆怨然各風雖怨而實之其詞直盡其初以止也洪之詞則怨而
之耳其詞隱蓋其初之不正也○劉安成曰此詩及各風皆乘婦所作故其詞
意多同乘之著頂即淫濁之色也食言乘券即方舟泳海之苦也至于乘矣即
行洗有積之意也借老而使我怨即能生言而比于子等也然則宴爾新婚以
表御窮則其過今在于夫之耽今不可說也則其過昔在于己今之過在夫
故可責其不念昔者之來登昔之過在己故終于自悔昔者之不思○於洪子
口文人字已如女子字貞誤班固才矣一失身于寶篋取漢士林楊子雲才矣
一失身于玉簪不待有進索中郎才矣一失身于董卓侈口青小况表脫附聞
之中而稍不自檢必為所害安能如初之少女迷欲而終窮那嗚嗚悔恨矣
蓋耶士君子當于張之詩三致省焉

我六章章十句

竹竿全旨○通詩四章總思欲歸而不得歸之情當以遠莫致之句為主首二
章是欲往而不可往身在此而心在彼也末二章則思不能已而恍然而身于
泉源流水之間桂松舟之上矣不可歸就有為義所制之意但不得歸將義
字說出只以情說為佳○楊伯祥曰通詩不說出義字而隱隱就思字上描寫
為義所制之意蓋思之不得直道即是義之不得除越也只以情說便是意在
言外

卷之五

十九

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爾思長而彼也竹倚物淇倚地也○街女嫁于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
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

車馬既行有日遠適與同音人所悲况身為女子不能自手一旦遠嫁望
因之山山遠適而承別此時此際不有動于憤者乎故竹倚物也淇水
也倚竹之竹竿而釣于淇水之上風浪浪人我豈不爾之思哉其理遠適
山川間阻難及且其之不能見地相思從增切切也

山川間阻難及且其之不能見地相思從增切切也

【疏】此章言心有所思而勢有所阻也。註謂長而殺殺素小之也。謂計平長而根大其末漸漸而衰小竹竿釣淇非有見事不過托言如此耳。可思之兩指竹竿淇水流遠至衛之道遠莫致不可不至也。亦是托言以表不可往非真以此道也。但不可明說出義字作文只以遠字分運可耳。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有行遠父母兄弟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南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思二水之在衛而自噴其不如也。

【疏】然山遠而道之斷地不宛然在目耶。長于是用淇水而思泉源矣。彼百泉皆原西北東南入淇則在衛之左矣。淇水自西南東流與泉水合則在衛之右矣。然淇不噴而禮常存如此。其中有我父母兄弟焉。奈何女子有行身於於十已遠其父母兄弟。雖欲侍爾之左。流爾之右而不可得。曾不若淇水之映帶。泗川泉源之環抱其城也。吾其何以爲情哉。

【疏】此章上二句言二水常在衛下噴其不得歸衛也。泉源本於于衛之西北

詩經

卷之五

二十

高曰在左者其委也。淇水本東流與泉源合。而曰在右者其源也。在左在右正與遠父母兄弟相恰。看須把水來形容見放。風景依然不改。而再跡他相親無自也。父母兄弟看垂垂父母邊。謂不得以親其親。則二水之不如矣。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紅佩玉之儺乃

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儺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于其間也。

【疏】此章上二句思二水之在衛下恨已之不得樂于其間也。淇水二句與上章異。上言其長在衛此言其可樂見。一左一右皆皆可樂而凡衛之人皆得以樂其樂也。巧笑二句是懸想淇上婦女風景。故下即躍然作自己出遊之想。

【疏】此章上二句思二水之在衛下恨已之不得樂于其間也。淇水二句與上章異。上言其長在衛此言其可樂見。一左一右皆皆可樂而凡衛之人皆得以樂其樂也。巧笑二句是懸想淇上婦女風景。故下即躍然作自己出遊之想。

淇水悠悠楸枿舟鷁言出遊以爲我憂

賦也。淇水悠悠流貌。楸枿木名似柏而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章章同意。車博而于終不能忘夫淇水也。彼淇水之悠悠洪波巨浸。力可勝舟。凡淵淵于中央。古擊枻楸枿舟乘安流而容與。不知其幾矣。我將出遊于彼。爲我憂之。其致者我亦托之理想而已矣。

【疏】此章上二句切宗國之思。下說莫舒其歸國之情也。楸枿舟不遇言淇水中有此耳。非舟物也。言二句。案上二章。末見出遊。則父母兄弟可親。巧笑似王之樂。可慰。故曰寫憂出遊。即承上舟楸。一直說下。諸說多以爲言二句。吳絕意之詞。非與望之詞。若格法與泉水章同意也。不知詩人非必斷然說定不歸。見其絕意。語氣安會。巧笑駕言各二句。皆思中之境。如親履其事者。若加安得二字。便失詩氣。附錄全章。魏院初文。并文洋以資觀覽。思宗

詩經

卷之五

三十一

【疏】此章上二句切宗國之思。下說莫舒其歸國之情也。楸枿舟不遇言淇水中有此耳。非舟物也。言二句。案上二章。末見出遊。則父母兄弟可親。巧笑似王之樂。可慰。故曰寫憂出遊。即承上舟楸。一直說下。諸說多以爲言二句。吳絕意之詞。非與望之詞。若格法與泉水章同意也。不知詩人非必斷然說定不歸。見其絕意。語氣安會。巧笑駕言各二句。皆思中之境。如親履其事者。若加安得二字。便失詩氣。附錄全章。魏院初文。并文洋以資觀覽。思宗

【疏】此章上二句切宗國之思。下說莫舒其歸國之情也。楸枿舟不遇言淇水中有此耳。非舟物也。言二句。案上二章。末見出遊。則父母兄弟可親。巧笑似王之樂。可慰。故曰寫憂出遊。即承上舟楸。一直說下。諸說多以爲言二句。吳絕意之詞。非與望之詞。若格法與泉水章同意也。不知詩人非必斷然說定不歸。見其絕意。語氣安會。巧笑駕言各二句。皆思中之境。如親履其事者。若加安得二字。便失詩氣。附錄全章。魏院初文。并文洋以資觀覽。思宗

蕭蕭之屬土于日前何其思之近也。物外何其寄之遠也。而卒于禮義之坊空言之已耳。而女亦可謂善懷而不適矣。夫竹竿巧笑佩玉佩作他人石別是遠也。情未嘗長風舉。好麗宜安。羽衣非復人。隔所有。四章原各有感。屬委出賦。惟文却妙。在一致。以注無段。得可。尋兩岸。限學。不。矣。屬舟已過。萬。山。可。想。此。文。景。况。而。女。思。播。新。報。在。宗。國。景。物。文。於。此。倍。覺。解。神。是。其。相。題。獨。得。處。

竹竿四章章四句

先。論。章。全。旨。通。詩。二。章。一。意。是。刺。童。子。之。諷。等。當。重。佩。鴈。佩。上。本。不。勝。求。勝。不。能。求。此。與。意。也。人。而。至。于。成。人。則。人。所。望。之。者。方。願。其。家。先。哲。之。俗。言。以。矣。這。到。之。處。今。所。見。者。惟。假。後。之。態。度。竟。亦。何。益。華。日。刺。之。詞。須。愴。然。憫。也。方。得。詩。人。諷。刺。之。旨。

芄蘭之支童子佩鴈雖則佩鴈能不知容兮遂兮垂帶悻悻

與也芄蘭草一名蓬蓬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啜交枝同屬維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縲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習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干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悻悻下乘之貌。

芄蘭之支

王三

此。詩。二。章。一。意。是。刺。童。子。之。諷。等。當。重。佩。鴈。佩。上。本。不。勝。求。勝。不。能。求。此。與。意。也。人。而。至。于。成。人。則。人。所。望。之。者。方。願。其。家。先。哲。之。俗。言。以。矣。這。到。之。處。今。所。見。者。惟。假。後。之。態。度。竟。亦。何。益。華。日。刺。之。詞。須。愴。然。憫。也。方。得。詩。人。諷。刺。之。旨。

芄蘭之支童子佩鴈雖則佩鴈能不知容兮遂兮垂帶悻悻

與也。芄蘭草以象骨為之者。右手大指。所以鈞弦。問。鄭。氏。曰。杏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為。之。用。以。鈞。弦。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中。論。後。先。開。轉。單。也。而。今。乃。有。葉。則。不。能。勝。矣。况。童。子。功。節。也。而。今。乃。佩。鴈。又。何。居。乎。夫。鴈。者。成。人。之。佩。非。為。童。子。設。也。借。而。佩。之。失。其。當。矣。然。使。年。華。童。子。而。不。重。成。人。佩。之。飾。可。解。也。今。彼。雖。則。佩。鴈。而。深。為。淺。近。故。然。依。能。不。下。長。而。加。長。焉。但。見。其。容。兮。遂。兮。垂。帶。悻。悻。自。放。大。帶。悻。悻。而。下。垂。帶。不。知。其。為。未。也。其。視。所。佩。得。耶。否。耶。亦。從。其。美。而。已。矣。能。無。遺。哉。者。謂。乎。呼。童。子。亦。可。以。自。省。矣。總。解。此。詩。各。二。句。分。上。是。與。其。所。以。下。是。言。其。不。稱。所。佩。也。以。芄。蘭。草。而。有。蔓。生。之。枝。葉。與。童。子。年。少。而。以。成。人。之。飾。鴈。只。與。到。兩。句。止。刺。意。全。在。下。四。句。方。山。從。疏。本。說。與。意。至。末。芄。蘭。柔。弱。而。枝。葉。長。蔓。本。不。得。木。故。以。與。童。子。無。能。而。服。飾。美。善。人。不。稱。其。服。也。玩。文。勢。遠。從。前。說。為。是。草。木。未。有。無。枝。葉。者。芄。蘭。特。弱。不。能。勝。耳。知。猶。習。也。未。子。已。有。明。訓。不。足。知。干。我。是。不。聞。有。能。人。之。智。也。甲。長。也。不。足。長。于。我。是。不。見。有。越。世。之。才。也。未。二。句。言。致。飾。于。外。正。見。其。無。得。于。中。而。才。能。之。不。稱。所。佩。也。容。是。容。與。故。為。舒。緩。也。遂。是。直。遂。故。為。放。肆。也。有。若。之。不。疑。肆。無。忌。憚。意。末。句。即。是。上。文。與。倚。重。較。今。一。例。亦。有。借。他。不。自。知。其。無。能。也。劉。向。說。苑。云。能。治。煩。決。亂。者。方。佩。鴈。能。射。者。佩。以。成。人。之。飾。而。童。子。借。之。雖。其。外。貌。可。觀。亦。徒。焉。而。已。則。為。童。子。者。其。可。以。一。知。半。解。自。足。也。耶。茲。有。制。然。謂。之。之。意。是。所。謂。諷。也。朱。極。三。以。赤。色。之。皮。為。之。故。言。朱。極。極。猶。放。也。所。以。貶。指。利。放。強。也。三。謂。食。指。將。指。無。名。指。也。鄭。臣。虎。云。貌。短。心。長。童。子。之。欺。人。在。今。日。因。蕩。得。童。子。之。自。欺。亦。在。今。日。玩。欺。人。自。欺。二。意。說。得。童。子。心。腸。洞。然。近。來。小。兒。輩。捷。徑。爭。先。襲。服。競。美。志。雖。得。意。者。比。比。而。是。豈。讀。芄。蘭。之。詩。而。知。所。答。歟。

芄蘭之支

王三

此。詩。二。章。一。意。是。刺。童。子。之。諷。等。當。重。佩。鴈。佩。上。本。不。勝。求。勝。不。能。求。此。與。意。也。人。而。至。于。成。人。則。人。所。望。之。者。方。願。其。家。先。哲。之。俗。言。以。矣。這。到。之。處。今。所。見。者。惟。假。後。之。態。度。竟。亦。何。益。華。日。刺。之。詞。須。愴。然。憫。也。方。得。詩。人。諷。刺。之。旨。

芄蘭之支童子佩鴈雖則佩鴈能不知容兮遂兮垂帶悻悻

與也。芄蘭草以象骨為之者。右手大指。所以鈞弦。問。鄭。氏。曰。杏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為。之。用。以。鈞。弦。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周禮不可以私反也

魏晉河廣一筆

賦也蓋兼故之屬杭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宜若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嗣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筆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跛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申簡賦河廣者曰不可解者天性之親不容已者親愛之思也今吾于阮若宋矣其能以忘情也哉彼河首宋衛所分之界也今我居河北于若河南人見我之不渡河或疑河之廣也然誰謂河廣乎但以一筆加之則可以渡而渡矣河果處于我宋者吾子所履之邪也今我在于吾子在于宋人見我之不進宋或疑宋之遠也然誰謂宋遠乎但一跛足而望則可以見矣宋果遠于我非廣與遠不阻于地而情不能遠我且奈之何矣

魏晉河廣一筆

誰謂河廣一筆

賦也小船曰乃不容刀言小也樂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軍糧糧河廣乎曾不容一乃之小流之而即滿矣河廣固如是乎誰謂宋遠乎曾不窮一朝之力至之而有餘矣宋遠固如是乎河非廣而若有廣于河者宋非遠而若有遠于宋者此吾所不能自解者也吾其如此河何哉吾其如此宋何哉觀于此詩而宋桓夫人誠可謂知禮而畏義者乎

魏晉河廣一筆可味一書下四誰謂致意躍然矣若曰河如此其不廣也宋如此其不遠也而終不可往者何哉合應不語凄愴悲涼一筆可盡不能容刀皆無此理蓋極言以形容其近小耳容刀容字作用字解言不消用力也一說容字與如不容則明言其小何必強以不用解之費更有味跋于字以目力見之而知其近也不崇朝以足力量之而知其近也○朱豐城曰母出與嗣絕絕而母之于子初無絕道也為宋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之中不可以思養養門之內不可以養勝養公能誠其誠于宗廟則外既不失乎承重之義

盡其孝養于慈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正于思若則全而無憾矣然則母可以返則乎曰母之體雖不可以私返而子之體則未嘗不可以私也故前

問安之使交錯于道路而一草一木之改必先以奉乎親也則子之心可以無愧而母之心亦可以少慰矣○劉向說苑中載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立曰我公問何故對曰臣之身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矣襄公思母而託言于勇恐傷父之志也此詩當作于此若襄公即位則當已自河北渡河南不須曰誰謂河廣矣○曹氏曰開二年東徙渡河為已居河東矣至僖九年宋襄公立已十餘年則自衛至宋不必渡河為取河為喻○按序則言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可止不注誰謂襄公即位夫人思之朱子乃鄭氏之說也按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濮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渡河衛自開公二年伏入衛戴公始徙河南言一筆杭之別是作于未遷之前耳時宋桓尚在襄公方為世子言即位非也曹氏之言亦未是

河廣二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子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妻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致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伯今華全言○通詩經章句思伯二字為主首章見敘其從役之事還未說出情來二三四章方道在已思念之情皆承首章歷歷說下有一節讀一節意二章疑已亂矣未及疾也三章首已疾矣未及心也至于使我心傷則憂思之苦亦已甚矣難過二字是皆原處

伯兮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揭武貌梁才過人也及長丈二而無刀○婦人以夫久從征後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升公方執爨而為王前驅也○詩賦伯兮者曰天下之不容虛言從役之分而吾人之不容已者思念之情若若之有伯非吾所望以終身自守者故有前之喻朝歌之聚豎無益世於論也

稱特出之彦者以我伯而處此邦英風武界才六過人昭昭然馬州之樂
然果何在也。惟我伯也。今方備宿衛職。才執戈而為王。馳驅于敵。於之。其
遊宦于工者。其流也。因利乘便。建功立名。此所以違離鄉井而不顧耳。
蘇服此章上二句。美其才。下二句。指其事。上二句。連說。下二句。亦連說。桑本場
字。蓋果敢剛毅。一國木能成之先也。伯也。二句。只開。敘其所事。於今方二
字。可玩見。執戈。謂宿衛。正未有日。以起下。思念之。謂非大才小用之。謂非
盡佳役之義。○補。源曰。先言君子之才之美。而後言其才執戈而前驅。是情
其用之不得其所也。殊失詩旨。不可依。○呂。記。為王前驅。詩中之一語。非大
義也。前驅。亦人想見其當如此。○劉。上。王。云。末二句。玩。計。方。字。是。思。伯。意。月
詩。伯。意。也。近。來。多。失。詩。情。○詩。稱。所。云。征。役。指。用。兵。而。言。前。驅。即。逐。逐。逐。逐。之
謂。為。王。者。以。侯。國。之。衛。供。王。國。之。役。也。○按。開。禮。禮。禮。禮。之。勇。士。能。用。五。兵。者。以
衛。王。官。出。則。夾。王。車。則。上。二。句。所。謂。武。勇。才。多。是。就。精。力。上。說。○孔。疏。前。驅。在
車。之。右。非。步。卒。○此。詩。語。意。即。樓。頭。少。婦。嗚。琴。坐。逸。見。飛。塵。入。建。章。也。而。言。外

則有悔教夫婿覓封侯意
詩經集成 卷之五 四風 二其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無所沐謹適為容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髮首去垢也適
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為容所以不為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
為之故也傳曰女為悅已容

○飛蓬然伯為知已者死子誰為悅已者容也自伯之東行非一日矣表首則如
飛蓬之亂矣久矣婦容之不修矣是豈無膏可以潤髮無沐可以澤首而遂至
于廢容哉蓋伯者表之主伯在則海濱膏沐倍於光華之相則今君不在表
則無所主矣雖有膏沐充彩為誰悅也即飛蓬亦不服恤矣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已之不為容下推其所以不為容之故也月府既東遷
而自西北而往故云之東首如飛蓬只謂去終容之意倍沐作兩物皆為
容之資蓋女為悅已者容原非以治容取媚特以蓬首垢面非所以承事君子
故為容者為君子容也君子于容之不能言于誰適句要更須生上二句先點

伯氏行役廢于為容方與下幾過句相應泰嘉與夫書云未奉先傷則實叙不
列也未待惟恨則芳容不發也亦誰適為容之旨
其雨其雨果反古老出自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此也其者真其將然之辭○冀其將雨而果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
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于首疾也

○疏解此章上二句喻其歸之不果下安于憂思之疾也人惟憂思之苦于不能
堪而有此首疾是已然事玩甘心可見願言願字即甘心之意合下章首疾豈
人所甘憂思豈人所欲至于願言心癖乃若不欲解者思至于不欲解非身嘗
之孰能知之○首疾則其于飛蓬矣
焉得諶諶草樹之青願言思伯使我心癡
賦也諶諶也諶草合藜食之令人忘憂者背北堂也癡病也○言焉得忘憂之
草樹之北堂以忘憂憂乎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章而但願言思伯雖
至于心癡而不辭爾心癖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疏解使吾之憂也而有以解之則猶可以暫忘于一時也彼諶草合藜可以
忘人之憂者也焉得諶草樹之北堂采而食之以忘吾憂乎然夫者表所天地
忘所憂則忘所天也我非惟不能忘亦且不忍忘是以于諶草寧無求也而但
願言思伯雖至得心癖之疾亦有所不辭矣又何首疾之月應那彼表者及
今運轉而諶諶可以重新于疾亦有起色其如彼前驅而未已何也能不
重吾思哉吁婦人可謂有專一之志矣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欲忘所憂下言終不忍忘而甘致其疾也此思極難解之

詩經集成 卷之五 四風 二其
其雨其雨果反古老出自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此也其者真其將然之辭○冀其將雨而果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
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于首疾也

詞非真欲求讓草以忘憂亦非讓草之所能也先下焉得二字轉到不願
得更有深情心海作未然而故本文曰使我註曰至于心海而不降心海又這
千首疾矣○附錄全章王寬文及文評以資觀覽○術婦思伯而極道其思之
苦焉夫有才如伯焉能勿思而不謂思之如此其苦也術婦故苦思焉若曰天
下最足累人者惟離別之情而已矣而說者每謂士有才而見用烏能憂處困
中與兒女子作婉婉之計乎不知自此一言出而天下多才之人不啻與情為
仇矣何也情之所流蓋計之而卒無能自已者也伯今已不在吾目矣然
而吾意中有伯日中常有伯伯之才情意氣吾猶得為伯述之伯之功能處
業苦困得為伯計之吾自伯有此窮今之才而說受之役所不竟矣自伯有此
那某之舉而前驅之命所必至矣嗚呼伯遂念我而東耶獨不念士因為知已
者用女誰為悅已者容耶由是而千髮曲局矣膏沐撫施矣忽焉自思我伯將
無歸乎見此飛蓬詞于世情得無嗟乎望伯若望雨耶焦心勞思一至此極那
而伯何在也于思轉切也因是困頓無聊憂心靡樂有告我曰北堂有說可採

三五
三五

而食也然則得乎使求而對之而場今者可悲過乎樂今者可忍置乎執
受而前驅于王者能淡不動念乎于不願忘憂也于寧甘心海也然則百疾於
何時已耶飛蓬終何日理耶計惟有嗟伯東還庶幾可慰于雲霓之望也已噫
此困思之幾也伯今婦人與天下之有情入業○題已極盡困思之致文更重
曲描繪婉折入情官止神行不復知其情文所至但覺有煙雲縈繞於筆墨間
令人迷離俯仰○伯兮一詩於思痛極若切中句句有誇美丈夫才能意在內
玩首章便見惜其夫多才所以效川京洛為之妻者亦若甘心憔悴也若擬作
而頭楊柳怨便一紙簡千重此文妙在三分頌頌中反帶七分憔悴真善體情
情○兼受前聯是虎賁報承之士與從征兵卒不同有兩那某之才不用之為
將帥而用之前驅兼足一若此婦有與其夫長材短智意相玩詩言不無遺憾
常說為是

伯兮四章章四句○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
王之遺成後周公之勞歸土皆敘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聞之故其民悅

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功兵者善民于死者也保人
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名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
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苦上欄值之
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思之若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蒙矣○國
亂民散喪其配偶有寡婦見野大而欲嫁之故托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家也
○子無帶者有狐綏綏者曰物各有耦求其耦則思所以求其耦者情也吾子茲不
能無感焉彼有狐綏綏然尚行求匹在彼淇水也梁矣夫在水之梁則無承御
之患而可以蒙矣我目之所擊大有感于其心羨慕之子之可以蒙而病于

三五
三五

有狐綏綏在彼淇水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比也屬流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紳束衣也在屬則可以帶矣
申連被有狐綏綏在彼淇水之屬矣夫在屬則可以帶矣我也羨慕之子之可
以蒙而病于無帶也安得為之束帶也乎

有狐綏綏在彼淇水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比也屬流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紳束衣也在屬則可以帶矣
申連被有狐綏綏在彼淇水之屬矣夫在屬則可以帶矣我也羨慕之子之可
以蒙而病于無帶也安得為之束帶也乎

有狐綏綏在彼淇水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比也屬流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紳束衣也在屬則可以帶矣
申連被有狐綏綏在彼淇水之屬矣夫在屬則可以帶矣我也羨慕之子之可
以蒙而病于無帶也安得為之束帶也乎

有狐綏綏在彼淇水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比也屬流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紳束衣也在屬則可以帶矣
申連被有狐綏綏在彼淇水之屬矣夫在屬則可以帶矣我也羨慕之子之可
以蒙而病于無帶也安得為之束帶也乎

有狐綏綏在彼淇水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比也屬流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紳束衣也在屬則可以帶矣
申連被有狐綏綏在彼淇水之屬矣夫在屬則可以帶矣我也羨慕之子之可
以蒙而病于無帶也安得為之束帶也乎

有狐綏綏在彼淇水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比也屬流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紳束衣也在屬則可以帶矣
申連被有狐綏綏在彼淇水之屬矣夫在屬則可以帶矣我也羨慕之子之可
以蒙而病于無帶也安得為之束帶也乎

非既屬也而曰可以帶者蓋水不潔雖必者家承其謂帶者承此承者謂是
既水木矣故可以服之子自無業何與伊與子發其已在言外其無業者
帶無厭則欲嫁之意可知○王非無日附家承其謂帶者承此承者謂是
亦有承之婦進之則則則有他視卓氏女亦遠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章全目○通詩三章一意須以報字為主總是履帶贈答之意惟欲久其情
意一直說下正意宜在言外見之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承以為好也

此也木瓜相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瓊瑤之美者瓊似玉名○言人有贈我以
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忌耳疑亦
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申讀此男女相贈答之詞若謂天下有限者物而無窮者情也苟情以物限則
無以稱其情矣登子與汝之所以相贈者乎今夫投我以木瓜其所長亦云爾

卷之五

三十

夫而其情則不在于木瓜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瑤之似玉焉夫施之以微物而
報之以重寶似可以報矣然就物言之雖可以報而自情言之則猶未足以為
報也不過報此重寶以達吾報之意庶幾見其物也猶見其人也將承以為
好而不忘耳矣足以為報矣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承以為好也

此也瓊瑤美玉也

申讀投我以木桃其所投亦云輕矣而其情則不在于木桃也我之報之則以
瓊瑤之似玉焉然我之心非敢以瓊瑤為報而承者也不過報此重寶以寄吾
殷勤之詞將承以為好而勿替耳矣足以為報矣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承以為好也

此也瓊瑤美玉也

申讀投我以木李其所投亦云微矣而其情則不在于木李也我之報之則以
瓊瑤之似玉焉然我之心非敢以瓊瑤為報而承者也不過報此重寶以寄吾

制學之忱將承以為好而無聞耳矣足以為報故夫承好也投報物也律物
可以得心得心可以忘物而運道在焉風斯遠矣

細解此詩木桃瓊瑤以為此者蓋以木瓜比微物瓊瑤比重寶非真以木瓜瓊
瑤相贈答也○玩經傳文勢一直說下四句都是此正意宜在言外蓋以木
桃瓊瑤比人贈我以輕物我報之以重寶也匪報二句以瓊瑤未足為報但欲
報此以舒情承以為好耳此已重禮之報不足以答其先施之誠不謂以此而
期其承以為好耳○詩七云投報不實事而木瓜以喻物之至微瓊瑤以喻為
寶之極重即非直以是物為投報故不屬賦屬比匪報承好亦各承上說不必
入正意如結此之例○千古交情盡此數語覺報施兩字涉俗不能出口矣匪
報一語最宜三覆○小序云美齊桓公也衛國有休人之敗出處于漕舟桓公
救而封之趙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據此則夫子刪詩不列之
而而以賦新者于衛見亂極反治之機于齊見救災恤鄰之義非經聖手不能
朱子定為淫詩殆不可解○愚按朱子集傳云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

卷之五

三十

此類既一疑字朱子亦未嘗鑿定為淫詩也後人紛紛翻駁朱子亦似不必
鐵伯微文既不依傍小序亦不肯注只就人情報答厚薄處如題漢書而向
情所歸以資覽觀○志承好者在投與報之外也夫曰報則已矣矣木瓜者
三復匪報之旨可得其承好之志焉若謂人道之常有來也必有往也言有
施也必有報也若是則亦求其得而可矣稱而後可言報世自有此種相
不可少之舉而朱子論于投與報之外也人之好我不有投我以木瓜者乎夫
其得我而吾可以無報也乃更報之以瓊瑤不知吾意止于報則瓊瑤已足且
亦復何須瓊瑤而匪報也承以為好也中心之誠我之不盡于瓊瑤猶故之不
盡于木瓜耳未也又投我以木桃乎大其好我而再又不可無報也乃又報之
以瓊瑤不知吾意止于報則瓊瑤已過且亦復何須瓊瑤而匪報也承以為好
也久要之言我之不盡于瓊瑤猶彼之不盡于木桃耳未也又投我以木李
乎夫其好我而吾又可以無報也乃又報之以瓊瑤不知吾意止于報則瓊瑤
已過且亦復何須瓊瑤而匪報也承以為好也同心之利我之不盡于瓊瑤

氣之不盡于木李五穀之至厚王三而所授如此非惟彼不自以為海亦不以爲薄也報之至再至三而所報如此非惟我不自以爲厚亦不以爲薄也蓋世之惡相則論物精則論德發乎其情之最真則曰物曰德之先河有矣契施報之問平則相及厚則進之有于其時之數久則若及若通之外州有微與甚矣報之爲言好之義交之下也吁非道于匪報之言者無可與讀木爪之什于○附載即都衛三國經論說曰衛多君子于詩可見如淇澳之武公固非諸國所有而文公與衛亦卓卓可稱者其餘如凱風之孝于北門之忠臣北風之智士于庇之賢大夫問今之賢於官考案之隱君子豈不特然于變風時餘其次則乘舟之爭者亦有可憫之一節忽如賢婦人六人則莊姜共姜齊羽宋桓夫人泉木竹竿之女也其燕燕之全淑慎伯舟之守貞一推雉之勇德行各風被棄而有德首又在六婦人以外然則衛不特多君子亦可謂多賢婦人矣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風十篇二十四章二百三句○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貴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憒憒而有邪僻之心也

詩經集成卷之六

衛風

詩經集成卷之六 國風

王三之六○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春東都洛邑王居王城王城外之周北得河南漸其州之南也周室之衰王居洛邑王居洛邑王周公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朝皆均故也自是兩營洛邑西都而洛邑爲東都至幽王廢廢申后及太子宜白白奔申申侯怒與大戎攻宗周武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白于申而立之身爲平王從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衰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作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黍離章全旨○通詩三章一意無淺淺是賦賦所見以興制之意因致所賦以告領周之人也以中心句作主但一時事其曰前曰後曰實自是詩人叙事之體非因先後而異感也勿分初見次見三見之說○詩謂宗周然詳玩本文不及一宗周字亦不及一宗廟宮室字只傳被字暗指而已此是感慨最淡處

詩經集成

卷之六 國風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稷名苗似蘆蒿又餘稷思色實圓重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黍似黍而小或曰粟也遷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悠悠遠貌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黍稷禾黍間周室之垣墟傍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前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實時人莫識已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黍離章全旨曰天下至可憫者覆國之變漢可也者以國之人其苦不能無感矣追昔宗周之地宗廟宮室爲四方之表極夫何彼黍之離離其實被覆之賦賦其苗乃生于此耶百餘朝列之地一變爲黍稷之場祖宗發達之屋一轉爲阡陌之所而我賦此詩則行邁靡靡而不進矣倚懷傷切中心自搖搖而不定矣人之知我者但曰彼之所爲非故爲是也其心有所愛乎不知我者則曰彼之所行非故爲是也其心有所求乎至于公周之

心誰則知之夫人雖不知悠悠者天照臨下上久矣遊別者吾知其為文武也
則者吾知其為威康而今日致宗廟官室為黍稷之場者彼何人斯而若此哉
誠有不能忘情者矣

【疏】此章上四句是賦所見以興其所感下是嘆其知已無人而怨有所歸也
彼黍彼稷彼子指宗廟官室言有到處遺為黍稷之意暗指宗廟官室不着一
語道破只這他彼字更覺無限感慨本因感黍稷而賦之但下四句義又相
因故為賦而興應應是彷彿不迷之狀搖搖是心憂而無所附者之義以不平
說來凡人心有所愛與意有所求往往低徊不去故謂我何求益怪之也只有
知我者始謂我心憂彼不知我者且謂我何求矣有知有不知人不盡說便是
嘆人其識已意非必推測所以憂處而并謂知我者終歸于不知也正見我如
此搖搖心緒真有隱痛向何人說言下便有欲呼天意悠悠蒼天即屈原傳所
謂窮極未嘗不呼天意非云懸隔之久方知之也此何人哉明知其人而不忍
指斥也○許南台云是追究其始禍者兼君臣衆奴皆在但不可露出呼號痛
指而平二王焉平只是從居東都非始禍者且是詩之作猶在平王時也此字
亦有合者不須將宗廟官室點破○莊素節曰周遷洛邑岐周故地蓋以封禁
不應轉為黍稷黍稷當是即所見以致彷彿不忍去之意耳未必定是宗廟官
室之黍稷也○小弁之大章曰跋敝周道鞠為茂草若預料有黍稷之日○香
君平曰昔箕子封朝鮮之後胡周過故成墟宮室盡為禾黍乃作黍黍之詩與
此意同○曹無奇曰看來知我者四句若以黍稷為固然而不復知此為何地
亦不知此詩之作為何由矣那得不哭然此詩言知之者用以喚不知鴻雁言
不知用以形上知者俱不為的然之語而肯意自明○杜子美家江頭詩云少
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亦是此
詩語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
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稷秀也稷種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爾謂此何地也彼黍之離離彼稷之穗矣况我躬于外而感于中則行邁靡靡
道不前中心如醉而沉溺矣當時知我者不通謂我有憂云耳其不知我者反
謂我何求而我心之所以悠悠終無有能知之也悠悠蒼天此果何人而致是
哉不能不動吾之慨矣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
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悠悠蒼天不能喻思如醉之然度之實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中】此何地也彼黍之離離彼稷之實矣况我躬于外而感于中則行邁靡靡
道不前中心如醉而沉溺矣當時知我者不通謂我有憂云耳其不知我者反
謂我何求而我心之所以悠悠終無有能知之也悠悠蒼天此果何人而致是哉不能不致吾
之嘆矣夫以先王數百年之業而一旦壞之有餘以王畿人百里之地而一旦
陷之不恤此其人罪誠通于天矣大夫惻悼之念憤恨之詞不一而足其忠君
愛國之心不可想乎

【疏】此二章與首章同意知醉則昏然倒故以應德之垂如醉則氣塞與胸
故以應稷之實蓋虛則通實則塞而噎也與之各有取義如此○錄疑云幽王
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則詩人之怨有所歸矣○周既東遷遂置豐鎬于
度外蓋秋風禾黍之賦不接于日日遠日忘也于被而下請黍離之章徒令人
啼噎太息而已○謝靈運曰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為黍離聞者當流涕矣心
搖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能為惻問之詩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
不賦平王而聞此時也亦有惻于中乎吾親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
以有為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
悉置度外吾子黍離之詩而重有感也夫○宋豐城曰周之王業公劉拓之于
邠大王創造之于岐文王光大之于豐武王成就之于鎬皆在西都人百里之
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其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為子孫者當以死守之而
不去今乃無故舉人百里舊都棄之而卒安于東平王亦可謂不君矣行役之
大夫苟無所見則已既已見之而且憂之怨之豈容守之于無可奈何而已哉

空諸子年王涉血宮... 奔走而服... 侯國之甲兵... 亦王弄費... 傳中又傷所以致此者...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 三句是因思而觸物... 君子于役及雞棲三句不契...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 賦也君子... 久役于外其室... 雞則棲于時矣... 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 中時賦君子于役者曰丈夫生而以身為國... 所幸往有定向... 嗟其雨于日出...

也... 不知于何方... 其知其棲之期... 也... 句朱及言思... 期到前而... 有且即有... 過曉起來... 落又黃昏... 句閣上下... 之何不思... 今皆不知... 君子于役... 賦也... 時可以... 一日月... 待陽而... 折矣... 未敢... 子心亦... 以為... 為伯之...

重復此章上三句。是念其久役下。即物面致其思之切也。不日不月以前之已往者。其有倍以後之方來者。思以時況上。先牛而後牛。故其歸之先後也。此先牛而後牛。順其類之大小也。幸無飢渴。則後歸有期。苟字。最下得推。旋有無可奈何之意。此思之極也。萬里之外。以爲本。得免于飢渴。庶幾稍以自慰。察行役之中。有誰其飲食之。風人非以此自幸。亦非以此自解。真可謂百爾所思。○莊素稱曰。首章不知之何勿思。沉思綿遠。不能自已。然尚有思也。曰。飢無飢。渴則知思之無可奈何。而但使其生。思益淡矣。○鍾伯敬曰。唯惟草不知德。行決得。此章奇無飢渴。得妙。然德淡矣。○史記云。千里餽糧。士有飢色。無後。後不宿。可見邊疆飢渴。勢所難免。征婦安得不思及于此。○潘承山曰。雨雪霏霏。道成役而前。言歸期也。亦不妻。勞還。率下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復與何時。多之曰。我心傷悲。言在痛。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親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否何也。不如此。無以體事。臣也。本于推已及物之恕。發而爲序。情憫勞之仁。豈有無期度乎。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之義。後傳矣。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西周之世。大夫非無所行役也。出有車。華四牡之勞。入有杖。杜原。之燕。人皆以爲盛矣。而無勞之也。東遷。政在諸侯。天子之公卿大夫。奔走。無有寧歲。勞之與廢矣。大夫之美。此而夫子錄之。正以傷周之日微耳。○昔景助文云。夫子以歸。望君子耳。豈以一食望君子耶。就使飽食。天涯。何如在家相對。仇耶。在家。實不苦。仇。然相對而仇。苦。也。豈不得相對而仇。則猶其無仇也。不則或初無仇也。余以歸。望君子耳。亦豈以一飲望君子耶。就使適飲。他。何如在。家。相對。湯。耶。在。家。當不。使。應。湯。然。相對。而。湯。也。豈不得相對而湯。則猶其無湯也。否則或初無湯也。此二比一句一轉。華宮有無二字。可謂窮其百態矣。

君子役二章八句
君子陽陽。采芣。○通詩二章。總是美其自得而樂。樂以爲樂。也。須以樂字爲主。上下章一意。但上章是自得而樂。樂以爲樂。下章是自得而樂。樂以爲樂。○

是勞安會。是未于。想僕意。婦人口中。只開開。教過。不須說。說即補。與○所。得。樂。字。結句。實從陽陽。助。陶。興。起。一。氣。直。下。陽。陽。陶。陶。通。是。得。之。心。而。形。之。貌。者。若。云。其。所。以。自。得。處。非。婦。人。女。子。所。知。但。得。其。意。象。如。此。可。○。要。見。君。子。自。有。樂。不。重。相。樂。上。

君子陽陽左執鸞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且
賦也。陽陽得志之貌。鸞。笙。管。中。金。葉。也。蓋。笙。管。皆。以。竹。管。植。于。箎。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大。則。鼓。之。而。出。聲。所。謂。黃。也。故。笙。管。皆。謂。之。黃。笙。于。三。簧。或。十。九。簧。子。十。六。簧。也。山。從。也。房。東。房。也。且。且。語。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爲。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志。而。淡。嗟。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更。究。詳。之。中。謂。賦。君。子。陽。陽。者。曰。夫。人。久。奔。馳。于。飢。渴。之。後。旋。因。頓。于。貧。窶。之。餘。有。關。於。眇。之。憂。而。不。知。涕。泣。之。橫。集。斷。琴。琴。之。深。而。不。知。欲。飲。之。何。從。者。此。其。胸。次。爲。何。如。哉。若。我。君。子。則。不。然。方。君。子。之。行。役。而。歸。也。世。途。欣。成。之。應。不。入。于。胸。中。而。人。生。得。喪。之。常。直。可。付。之。外。物。亦。見。其。陽。陽。然。安。舒。而。自。若。矣。于。是。左。則。執。大。鸞。焉。悠。然。和。平。之。響。也。右。則。招。我。由。房。焉。宛。乎。靜。好。之。意。也。斯。時。也。寧。知。昔。日。之。勞。于。奔。走。寧。知。今。日。之。時。于。人。事。也。去。其。德。已。與。得。氣。而。汪。洋。自。志。其。樂。爲。何。如。哉。

君子陶陶左執鸞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賦也。陶陶和樂之貌。鸞。笙。管。中。金。葉。也。蓋。笙。管。皆。以。竹。管。植。于。箎。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大。則。鼓。之。而。出。聲。所。謂。黃。也。故。笙。管。皆。謂。之。黃。笙。于。三。簧。或。十。九。簧。子。十。六。簧。也。山。從。也。房。東。房。也。且。且。語。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爲。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志。而。淡。嗟。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更。究。詳。之。中。謂。賦。君。子。陶。陶。者。曰。夫。人。久。奔。馳。于。飢。渴。之。後。旋。因。頓。于。貧。窶。之。餘。有。關。於。眇。之。憂。而。不。知。涕。泣。之。橫。集。斷。琴。琴。之。深。而。不。知。欲。飲。之。何。從。者。此。其。胸。次。爲。何。如。哉。若。我。君。子。則。不。然。方。君。子。之。行。役。而。歸。也。世。途。欣。成。之。應。不。入。于。胸。中。而。人。生。得。喪。之。常。直。可。付。之。外。物。亦。見。其。陶。陶。然。安。舒。而。自。若。矣。于。是。左。則。執。大。鸞。焉。悠。然。和。平。之。響。也。右。則。招。我。由。房。焉。宛。乎。靜。好。之。意。也。斯。時。也。寧。知。昔。日。之。勞。于。奔。走。寧。知。今。日。之。時。于。人。事。也。去。其。德。已。與。得。氣。而。汪。洋。自。志。其。樂。爲。何。如。哉。

樂而自適也。凡人不和樂者，其心戚曰和樂，便有心曠神怡，于舞足蹈歌，樂在其中。望之，房人出入處也。作樂即在子此舞位，非是別設舞位，蓋所舞之地，即其樂也。其樂只且，只就作樂上味嘆之。與首句相應，不在重與望家相樂，亦不必說有生全之慶，恐不見得安負忘勞之意。須知貧賤是君子之素，有非一日驟得者。○姜而思曰：房小寂也。由房人奏房中之樂于小寂也。教舞位，記兩端，無是也。其說絕佳。若從朱說，則閉關之中，無端而舞，豈執舞由房由教，殊亦無謂。

君子陽陽三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通詩三章一志，各上四句，是與其舍室家而往戍，下是言其思念室家之情也。以戍申作主，上下皆是怨詞，亦皆是思不可分上為怨，下為思也。本意謂戍內之民，不宜遠戍而申，又非所當戍，故以遠戍怨王，而語意却合着不露。○李三山曰：以公存心，則如承歡，以私存心，則如揚之水，遠戍則同，而美刺則異也。

揚之水不流束

揚之水不流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此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申，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今鄆州。信陽軍之境。懷思曷，何也。○平王以申南近楚，數被侵伐，故遣戍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與取之不于，如小屋之例。

如小屋之例

平王時，揚之水者，曰吾人自謂幸而生，豈可相保也。即不幸而役遠，歸期亦可必也。而今頗有不然者。彼悠揚之水，可以流新者，而不能流一束之薪矣。我今日以戍內之民，奉王命而為戍申之戍，而彼其之子，不得與我同為申焉。在彼則滯于鄉井，而首問之莫通，在我則隔于疆，而舊飛之不得。雖念至，懷哉懷哉，感不能以自已也。恨望天涯，不知戍申之役何時而已。使子得以旋歸，而遂室家之願乎。具有叩顙而無從者矣。

疏：此章以揚水緩弱，不流束薪，射室家不與已同戍，此乃與之無取者，特假之，不二字相應耳。要知天下決無婦人同戍之理，只恐已之不當戍，君之不

安遠戍，而至于申之不必戍，與申許之不宜同戍，又在言外而暗含此意。望室家，望王也。望申，侯以犬戎執平王之父，義不共天，人人共憤。况戍內之民，止供貢獻以衛王室，豈有調遣之理。此與新父爪牙相類。○顧麟士曰：室家同役，本無之事，而反云然，此立言之妙。後代詞人，所以莫及也。○不與我戍，非是室家不肯與我同去，謂家在邊內而戍乃遠戍，不得同行也。○揚之水不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而使別人遠戍，久而不得代耳。合下二章，難言新既言楚，又言蒲，愈覺矣。而不能流束薪之極也。此解亦妙。

揚之水不流束

揚之水不流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此也。楚，木也。而即呂也。亦姜姓。昔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為呂侯，後為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于申許也。○申，且非獨戍申也。揚之水，則不能流束薪矣。况我以天子之命而為戍申之役，彼其之子，則不與我戍申矣。夫以素所相保者，今日而驟遠兩地，懷哉懷哉，始不能以自解矣。不知戍許之役，何窮而已。今于得還，而遂室家之樂，我夫中，候試君天下之暇也。戍內之民，天子之命也。思仇不辨，而計賊之師，反為糧食之舉，其得罪于天，其民也甚矣。民之怨思，不亦空乎。

揚之水不流束

揚之水不流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此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為箭者，是也。許則名亦姜姓。今顧昌府許昌縣是也。

如小屋之例

申，且非獨戍申也。揚之水，則不能流束薪矣。况我以王者之命而為戍許之役，彼其之子，則不與我戍許矣。夫以素所相保者，今日而驟遠兩地，懷哉懷哉，始不能以自解矣。不知戍許之役，何窮而已。今于得還，而遂室家之樂，我夫中，候試君天下之暇也。戍內之民，天子之命也。思仇不辨，而計賊之師，反為糧食之舉，其得罪于天，其民也甚矣。民之怨思，不亦空乎。

合：歷上言戍申而此言戍甫，許者，非既戍申而又戍甫戍許也。想甫許與申地相近，故因戍申之故而并戍之。其實以戍申為主也。詩亦以其事勢輕重而序之。先復如此。孔氏謂甫許近申，其實不戍甫許，恰像戍申，即甫許亦可恃以無恐。故兼言之。○孔疏：平王母家申國，唯應戍申，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為姜姓，故兼言之。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按竹書紀年

否此五章意與首章同上。概其款猶有聲。至于條其款則聲口出而聲亦歸矣。至于嘆其泣。乃所謂吞聲飲淚者。歎則悲至乎。恨故曰不止于嘆。泣則痛入于心。則又不止于歎。非指人之不善。蓋以亡荒為不善之事。亦艱難之意也。何啻及矣。兼上取難不淑二意而言。一說草草。早慶生之人。計無復之。是固極無可奈何之詞。不必強作妄命語。○神然者。古之王者。養民之生。及其後也。聽民之自生。而又有以成其生。則民不勝其生矣。中谷有推之。民不勝生之甚。者。此可以觀周治之裕矣。○按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有賑窮恤貧之。真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鬻粟。之以反食于下。以周知天下之故。使其後世帝如周之盛時。豈有相乘而相怨如此詩者乎。故采詩本以觀民風也。而序以為爾有由矣。

中谷有推三章章六句。○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為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于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國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婦王政之惡。一女可察。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勝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

兔爰章全旨。○通詩三章。一意無非。反觀以道其哀傷也。當以達此句為主。夫誅責人主之大柄。刑罰不中。則若從山以背畔。而四國騷然矣。君子所以不樂其生也。諸侯皆呼。由小人所致。觀傳。小人致亂。句可見。或謂小人。即指諸侯。此呂氏之謬。小人。即免也。忠而受禍。安得而不哀傷。○李映碧曰。君子忠直受禍。雖死猶生。小人陷唯。則于千秋。君子留芳名于史冊。廟食享祀。與天壤俱不朽。為小人巧計者。祇足以毀其惡。揚其善。彼免之奸究。其能首三思之。

有兔爰雉離于囿。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訖。此也。免。性陰狡。爰。愛。緩。意。雉。性。耿。介。離。離。離。離。尚。猶。離。受。也。尚。庶。幾。也。訖。動。也。○周室衰微。諸侯皆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深。罪。本。以。取。免。免。免。獲。得。時。而。雉。以。耿。介。反。離。于。囿。以。此。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為。此。詩。者。蓋。及。見。四。國。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

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而不動以死耳。或曰。與也。以免。愛。與。無。為。以。離。離。與。百。罹。也。下。章。放。此。

正。謂。免。爰。者。曰。君子。小。人。之。消。長。身。則。時。道。之。盛。衰。吾。觀。今。日。之。事。大。有。可。慨。者。矣。彼。張。羅。本。以。取。免。人。有。免。爰。以。役。而。得。免。而。離。以。耿。介。乃。反。離。于。囿。然。則。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何。以。謂。免。此。小。人。所以。得。志。而。天。下。日。多。事。也。道。昔。我。生。之。初。雖。未。睹。先。王。之。治。但。王。澤。未。收。則。猶。有。忠。直。者。受。上。賞。巧。計。者。蒙。顯。職。天。下。尚。治。于。無。事。也。夫。何。我。生。之。後。政。教。就。衰。之。施。不。及。聖。道。離。離。之。與。不。明。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乃。逢。時。之。多。難。而。百。罹。之。叢。集。如。此。耶。我。于。此。時。欲。為。巧。計。雖。以。達。天。下。之。議。欲。為。忠。直。無。以。免。今。日。之。禍。勢。得。咎。無。可。奈何。則。但。庶。幾。而。不。動。以。死。耳。然。離。生。無。以。自。立。固。不。若。一。寐。而。死。不。復。見。此。之。為。快。也。

有兔爰雉離于囿。我生之後。逢此百變。尚寐無覺。此也。免。性。陰。狡。爰。愛。緩。意。雉。性。耿。介。離。離。離。離。尚。猶。離。受。也。尚。庶。幾。也。訖。動。也。○周室衰微。諸侯皆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深。罪。本。以。取。免。免。免。獲。得。時。而。雉。以。耿。介。反。離。于。囿。以。此。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為。此。詩。者。蓋。及。見。四。國。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

比也。聖聖也。即。聖。也。或。曰。施。離。于。車。上。也。再。用。離。問。也。匪。所。附。則。亦。死。耳。○申。謂。彼。施。聖。所。以。得。免。今。有。免。爰。爰。而。離。離。于。車。則。殊。出。意。外。矣。然。則。稱。幸。免。于。小。人。而。獨。遺。于。君子。何。以。異。是。世。道。之。可。憂。不。已。甚。乎。概。昔。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而。逢。此。多。難。也。夫。何。我。生。之。後。乃。逢。此。百。變。叢。集。如。此。則。將。如。之。何。哉。但。庶。幾。一。寐。而。死。不。復。見。此。之。為。快。也。

有兔爰雉離于囿。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覺。此也。免。性。陰。狡。爰。愛。緩。意。雉。性。耿。介。離。離。離。離。尚。猶。離。受。也。尚。庶。幾。也。訖。動。也。○周室衰微。諸侯皆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深。罪。本。以。取。免。免。免。獲。得。時。而。雉。以。耿。介。反。離。于。囿。以。此。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為。此。詩。者。蓋。及。見。四。國。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

比也。聖聖也。即。聖。也。或。曰。施。離。于。車。上。也。再。用。離。問。也。匪。所。附。則。亦。死。耳。○申。謂。彼。施。聖。所。以。得。免。今。有。免。爰。爰。而。離。離。于。車。則。殊。出。意。外。矣。然。則。稱。幸。免。于。小。人。而。獨。遺。于。君子。何。以。異。是。世。道。之。可。憂。不。已。甚。乎。概。昔。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而。逢。此。多。難。也。夫。何。我。生。之。後。乃。逢。此。百。變。叢。集。如。此。則。將。如。之。何。哉。但。庶。幾。一。寐。而。死。不。復。見。此。之。為。快。也。

國六製士我嫌蓋取其介而死不失節也天下有一人焉徒博而必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殃故小人以殺計而服君子以取直而服百二句見當時賢者深清刑賞窮理多難長樂已自了然在自矣我生之初只是則未東遷以前時不可通就文武成康時說無為指小人不待亂政而君子尚安于無事也○嶧山云無為還是出侯不肯叛而君子在朝小人在野之意諸說多指君子小人而遺諸侯則不見各難意此其有見○韓王岳曰無為謂無事以刑罰得中而言刑罰中則小人不放肆志而天下晏然無事也若遺諸如權儀之謂尉者用意如故出入之謂百官不專指推免二句凡反常通理之事皆是百憂百凶所關者大不止刑之及已尚寐無化如云安得中山十日酒而然直到太平時庶幾受亂不關于心而太平有望耳無覺付天下事于不知也無聽付天下事于不聞也

芻蕘三章七句

芻蕘章全首○通詩是極美已之辭無負實依人之意責人意當以美我句為

卷之六 酒風

十四

主節物之得所托與人之失所依也玩諸今乃字與則其字若相結且終章兄弟四句皆是失所依而得之甚意空作與至末為當舊說與至四句止上二句與已親乎人末二句言人不肯視乎已亦說得

芻蕘章全首○通詩是極美已之辭無負實依人之意責人意當以美我句為

芻蕘章全首○通詩是極美已之辭無負實依人之意責人意當以美我句為

芻蕘章全首○通詩是極美已之辭無負實依人之意責人意當以美我句為

芻蕘章全首○通詩是極美已之辭無負實依人之意責人意當以美我句為

芻蕘章全首○通詩是極美已之辭無負實依人之意責人意當以美我句為

芻蕘章全首○通詩是極美已之辭無負實依人之意責人意當以美我句為

芻蕘章全首○通詩是極美已之辭無負實依人之意責人意當以美我句為

芻蕘章全首○通詩是極美已之辭無負實依人之意責人意當以美我句為

芻蕘章全首○通詩是極美已之辭無負實依人之意責人意當以美我句為

芻蕘章全首○通詩是極美已之辭無負實依人之意責人意當以美我句為

芻蕘章全首○通詩是極美已之辭無負實依人之意責人意當以美我句為

芻蕘章全首○通詩是極美已之辭無負實依人之意責人意當以美我句為

芻蕘章全首○通詩是極美已之辭無負實依人之意責人意當以美我句為

芻蕘章全首○通詩是極美已之辭無負實依人之意責人意當以美我句為

芻蕘章全首○通詩是極美已之辭無負實依人之意責人意當以美我句為

芻蕘章全首○通詩是極美已之辭無負實依人之意責人意當以美我句為

芻蕘章全首○通詩是極美已之辭無負實依人之意責人意當以美我句為

芻蕘章全首○通詩是極美已之辭無負實依人之意責人意當以美我句為

芻蕘章全首○通詩是極美已之辭無負實依人之意責人意當以美我句為

芻蕘章全首○通詩是極美已之辭無負實依人之意責人意當以美我句為

善於今。能忘情於後人乎。是故。可以為禘祫者也。吾心所思之人。與我而相合。則托為采芣之行焉。斯人也。采在蕭而意在我也。我也心誠愛之。苟一日而不見。則吾思之。澆有如三月之久矣。安得彼也。終日采芣。而遂我常而見之願也。常而見之願也。

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秋

賦也。蕭艾也。日葉蘊蘇君生有香氣。祭則精以報氣。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

月矣。
[譯]蕭艾以供祭祀者也。吾心所思之人。每欲與我而相合。則托為采芣之行焉。斯人也。采在蕭而意在我也。我也心誠愛之。苟一日而不見。則吾思之。澆有如三秋之久矣。安得彼也。終日采芣。而遂我常而見之願也。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

賦也。艾蒿屬乾之。可炙故采之。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申謂艾可以療病者也。吾心所思之人。每欲與我而相合。則托為采艾之行焉。斯人也。采在艾而意在我也。我也心誠愛之。苟一日而不見。則吾思之。澆有如三歲之久矣。安得彼也。終日采艾。而遂我常而見之願耶。吁。愛其人而思之。切如此。觀風者。可以陽然于心矣。

總解各章首句。俱指所淫之人而言。觀彼字可見。采芣采蕭采艾。俱是托芣以求其所私意。焉為禘祫。蕭供祭祀。艾療疾病。此特言三物。取之。由不于此。取義也。芣生于初夏。芣于盛夏。故下承三月。蕭采于秋。故下承三秋。艾心三年之久為佳。故下承三歲。曰三秋。則不止三月。曰三歲。則不止三秋。愈覺其久之甚也。此在情之轉淺上說。若以日月論。則不止二字有疑。蓋三秋。即孟仲季三月也。○韓士云。三秋亦可作三月。亦可作三歲。既三秋不止三月矣。又曰三歲不止三月。未圖。恐只是發文。支韻耳。○劉上至云。若三秋作九箇月說。則三歲不止三秋。亦無礙也。晦翁意或如此。

采芣三章章三句

伏。連章全音。○通詩前二章。其心有所畏而不放。則從于今。未意。實其終有所

對而自相從于後。須以畏字作主。上見其畏于一時。下見其畏于終身。一事其子不敢其詞。後二章。畏子不奔其詞。三章。五同。穴其詞。而不知所其。章。而非常心也。○上二章。見其苟免而無耻。未宜。見邪情之相。設而不。此當。淫者。一段驚異之意。有開大車之聲。而惟二。○銘。視。云。之。色。而。于。矣。其。中。應。二。字。正。是。其。畏。處。夫。政。刑。之。嚴。致。令。觀。聞。自。慚。生。死。兩。絕。不。能。逃。其。欲。往。之。情。亦。可。謂。能。齊。之。以。刑。者。矣。

大車檻輿人負衣如茨反豈不爾思畏于不敢

賦也。大車。大夫車。檻輿。車行聲也。衣。天子大夫之服。茨。蘆之始生也。化衣之屬。衣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音者如茨。爾。淫奔者相命之辭也。于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不敢之。如此然。其去二而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申。謂。大。車。者。曰。情。愛。之。私。因。吾。之。所。欲。達。者。然。吾。之。所。欲。徇。者。私。情。也。吾。之。所。畏。者。公。法。也。畏。法。則。情。不。得。而。徇。亦。將。奈。之。何。哉。惟。我。大。夫。所。乘。有。大。車。也。按。詩。兩。行。則。輿。輿。而。馳。驅。之。有。聲。矣。所。服。有。衣。也。衣。于。身。則。亦。色。之。皆。備。而。音。者。如。茨。之。鮮。明。矣。我。也。聞。其。車。見。其。服。已。有。懼。憚。之。心。焉。是。故。我。之。與。爾。情。愛。之。淡。若。藉。于。平。時。非。不。爾。思。也。但。爾。可。懷。也。彼。輿。輿。者。如。茨。者。其。可。畏。也。豈。欲。相。從。有。所。不。敢。爾。不。然。亦。何。思。之。不。遂。耶。

段。解。此。章。上。二。句。言。大。大。車。服。整。齊。之。盛。下。言。有。所。畏。而。不。敢。肆。其。情。也。輿。輿。以。所。聞。言。淫。衣。以。所。見。言。一。時。威。震。氣。奪。人。不。敢。玩。而。視。之。即。此。便。有。畏。意。故。下。承。之。曰。我。豈。不。爾。思。也。止。為。此。乘。大。車。服。整。齊。者。為。可。畏。耳。豈。非。畏。其。車。威。只。不。素。攝。其。政。刑。故。開。其。車。馬。如。聞。大。夫。之。號。令。見。其。服。色。如。見。大。夫。之。威。嚴。而。不。敢。犯。耳。但。詩。自。合。若。下。可。露。出。政。刑。字。向。曰。畏。子。不。敢。其。故。皆。在。此。也。○。刺。也。○。龜。衣。子。男。之。衣。也。天。子。之。大。夫。四。命。服。視。子。男。○。鄭。箋。方。者。入。子。人。夫。服。龜。以。進。行。邪。而。決。女。女。之。訟。則。是。子。男。人。為。大。夫。者。夫。車。輿。輿。音。龜。衣。如。瑞。不。爾。思。畏。子。不。奔。賦。也。唯。唯。車。道。之。號。瑞。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

甲讀大夫所乘之車不特禮也又甲甲然其行之重遲矣章身之禮不待如莫也又如瑞然其色之赤矣我也望此車而觀此物已有備候之心矣與爾往來有日豈不爾恩也哉但長後使守者如瑞者雖欲奔以快吾之情而勢有所不敢耳不然何地之可阻哉

疏解此章首二句與上同意甲甲以車行之安重舒遲言勿係上章作聲有如瑞謂赤色之鮮明也不可作溫潤解五色皆備特取其一而言耳此章章出奔字曰畏于不奔其奔之心自在也不敢之詞微不奔之詞顯

殺則墨室死則同穴叶反謂予不信有如皦皦曰賦也殺生穴壙皦皦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皦也特之詞也

甲讀然雖法能制我而情則不能斷也故表之生不得與子相奔而若則異室但期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與子合葬于同穴以畢此念也若此者皆于山來之言也使以予言為不信特出于一時之感發而非肺腑之真情則有如皦皦日在上可以鑒于東也予言豈不信者哉夫大夫之政刑能使民畏之如此亦可謂實矣然徒制其情于今猶未忘其情于後是幸而而非幸心也視之南之有雁止格者乃何如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不平踏重下句此正不能忘情于後處同穴亦自言其情耳彼日亦自誓其言之由來非誓其言之必愛也不然淫奔者豈寧公葬且皆死矣又誰為合葬時時每有身死之後刑政不能及等語殊屬乖謬不信非爾不信已之言也謂已之言不出于中心則口必堅之益以日為誓所以表其言之信也猶云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蓋身不奔而心終不忘奔也○註庶幾得而已仍是畏意○補度原口漢賈之游女篇莊靜一人見而知其不可求野有死麕之女貞潔自守人見而知其不可犯此所以為二南之化也豈至于淫淫奔之風乎所長而後不放哉今觀此詩可以從世變矣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音全音通詩總足疑而望之之詞一章望其來就乎已二章望其就食乎已三章望其相贈于已願望之意以漸而淡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謂其來施施叶他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者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悅之貌○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務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疏解賦丘中有麻者曰夫人之情愛之也淡則望之也切吾子所愛之人誠不能不致其望矣彼子嗟者吾子所私而望其來者也今何其久而不來者丘丘中有麻之地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乎然後因留矣而我之望終不已也安得子嗟留之留施施而來以慰我之心乎不然留子者得矣其如吾心何

丘中有麥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謂其來食食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疏解彼留子國者吾子之所私而欲其來者也今胡其久而不來者丘中有麥之彼之留來就食于我以釋吾之疑乎不然子之留樂矣其如吾情何

丘中有麥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謂其來我我賦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異其有以贈已也

疏解天子嗟可以來也子國可以來也而今俱不來者丘中有麥之處有以留爾而不得來矣然雖留汝矣而我之望于猶甚殷也安得惠然肯來而貽我佩玖以遂吾仰望之懷乎不然雖謂爾他無所私吾弗信也夫觀其望之之切既無他耻之萌而觀其疑之之詞又可見當時淫奔者之眾矣風俗之惡一至於此可勝慨哉

疏解三章各首二句是疑之隱下是望之末有麻有麥有李各指其地言之惟其詞出于疑故所指無定處末章註明說之子并指二人當必是百已必謂子嗟子國特變文叶韻也○註內復有二字正是婦人疑情安得二字又是婦人切念猶寫之工若此○按禮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

有貞姬矣。王且不可以金璧賜而從之。丘中有麻。顯然言其所私。而又望人以
風。或之。有。或。為。所。謂。見。金。夫。而。不。有。其。躬。之。謂。也。淫。慢。無。耻。淫。慢。無。耻。淫。慢。無。耻。
之。風。則。又。遠。矣。豈。利。則。有。時。而。窮。神。江。河。之。日。越。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卷之六

卷之六

金陵子何氏書
二十

詩經集傳卷之七

鄭一之七。鄭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為采地。後
為幽王司徒而死。于犬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擗突定平王于東都。亦
為司徒。又得統槍之地。乃從其封。而施得統于新邑。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
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域山川詳見槍風。

緇衣章全音。通詩三章。一意。無淺深重德。稱其服上。以安字好字。庸字為主。總
是反覆專美武公。而推本于桓公者。見世德在人。而感被者不能忘也。作文不
必並重桓公。言好德。却不出德字。止首一語。微露之。說詩者不添出德字
為妙。此詩據左傳。必美武公。而作蓋桓公之死。已在幽王被殺時。此詩作于
東都。其為武公明矣。柄中兼桓公言者。見武公之能繼也。說詩宜得此意。桓公
人王朝為司徒。善其職。而武公為司徒于東都。亦善其職。故思人愛之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公適予授士之繫兮。
賦也。緇。黑色。緇衣。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宜。稱。改。更。適。之。館。舍。餐。也。或曰。家
果之精。繫者。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司徒。善其職。同人愛之。故作是
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矣。敝則我將為子更為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
子以樂。言好之無已也。

車。謂。賦。緇。衣。者。曰。德。感。之。于。人。甚。矣。貴。上。之。人。有。一。德。以。及。民。民。德。承。懷。而。深
佩。之。而。況。我。公。奕。世。其。德。大。有。惠。于。我。人。也。乎。是。故。卿。士。之。有。緇。衣。分。也。而。有
德。之。不。稱。吾。未。見。其。宜。也。今。觀。我。公。之。緇。衣。則。甚。宜。矣。以。華。其。躬。而。無。不。衷。之
請。以。適。其。躬。而。有。主。德。之。身。吾。固。深。幸。其。宜。而。吾。尤。不。忍。其。敝。也。敝。則。為。子。更
為。之。子。是。非。衣。家。之。在。簡。者。不。足。以。供。而。欲。法。服。之。常。新。者。則。深。以。為。願。也。而
吾。之。情。固。不。以。一。改。衣。而。遂。已。者。子。有。館。也。願。言。適。之。夫。何。候。召。庭。豈。日。無。人
而。必。于。適。哉。弟。見。親。就。間。而。得。以。接。清。光。于。左。右。則。瞻。依。彌。切。亦。愈。于。宮。牆。之
外。豈。云。五。而。吾。之。情。猶。不。以。一。適。館。而。遂。已。者。道。夫。還。也。又。將。以。樂。授。之。夫。甘
旨。盈。庖。豈。口。無。祭。而。必。于。授。哉。第一。儻。約。間。而。得。以。高。飲。誠。于。問。道。則。式。食。庶
幾。亦。愈。于。伏。食。之。無。從。云。耳。

子以樂言好之無已也

細衣之好兮微字又改造

賦也。好猶宜也。

中。然細衣不惟宜也。而且好焉。深有所于文身之吉矣。使其或微我當為子改造焉。而情有不足于改衣者。且將適子之節。以親之。而適而又授子之祭。以食之。甚惟覺善意之無窮。而不嫌夫禮之為數矣。

細衣之辭

賦也。節大也。程子曰。靡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細衣之辭。不惟好也。而且為焉。深有所于寬平之象矣。使其或微我當為子改作之焉。而情有不足于更衣者。且將適子之節。以親之。而適而又授子之祭。以食之。甚惟覺善意之無窮。而不嫌夫禮之為數矣。思報德而不知所為。報德但于服御節祭。致吾一念之誠。欲用情而不知所為。情故謹于衣食居處。見吾中心之好。若夫衣改矣。節適矣。祭授矣。而情終不可盡焉。吾又如子何哉。吾周人之子司徒。亦可謂好賢之至矣。

詩經集解

卷之七 國風

一

細解吾于其賦。即是德須提起。在細衣前。○詳方山云。好意每章句句皆有。不可以首句為德稱其服。而下始為好也。且首二句相連。不可分斷。空字重。不外善。雖然其虛。虛說。德稱其服。便了。改其衣之也。適其節。親之也。授祭。衣之也。總是假此。以致其好德之情。非可徒有待于是也。玩微字。又字。有惟恐不得改衣之意。謂既適節。而又思授祭。則可謂改衣不已。又思適節。則不可。此三件總是未然事。乃心欲如此。何好。以美盛言。德與服稱。自見其服之美。好。是借用字。人到帶上。何等寬舒。何等安閑。蓋服與德相稱。則俯仰無愧。雖然開大矣。○孔氏曰。細衣。即士冠禮所云。元冠朝服。細帶素鞵是也。○紳士。即于王。服皮弁。不履細衣。退食私朝。服細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節。是謂徒。徒。即私朝也。凡諸侯。人為紳士。皆授節于王室。還是用人適節。而還也。○孔氏曰。王宮之制。外有九室。九室。即朝朝。注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細衣。○設節授祭。總為其愛慕無已之情。非必登堂而履其地。準檢而獻之。庶幾。○設節授祭。總為其愛慕無已之情。非必登堂而履其地。準檢而獻之。庶幾。

世則見大吏若湯幣。長官若件虎。惟造之而不能。況云適節。奉之金。勇而不足。履其心。尚敢授祭乎。○紳士云。微字。還字。略。最。是。此。正。詩。字。折。展。句。之。原。○蘇子瞻既醉備五福論曰。詩者。不可以言。講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再放。其。須。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細。衣。之。宜。兮。微。字。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帝。斯。皇。是。也。○既。欲。改。衣。又。欲。適。節。又。欲。授。祭。致。之。而。若。不。能。致。即。致。矣。猶。若。未。盡。致。故。曰。好。賢。如。細。衣。○大。致。之。變。父。死。其。君。東。都。之。遷。子。定。其。葬。當。時。列。侯。之。德。固。未。有。出。桓。武。右。者。假。令。鄭。人。世。守。弗。失。則。細。衣。之。美。豈。獨。專。于。和。武。乎。惜。自。是。而。後。一。傳。莊。公。而。有。福。焉。之。誠。再。傳。昭。公。而。有。公。子。突。之。孫。在。則。世。清。其。美。在。孫。子。則。世。濟。其。凶。鄭。之。不。振。有。由。然。矣。○平。王。乃。申。所。出。武。公。庚。子。申。以。婚。細。之。故。迎。王。于。申。立。之。平。王。德。其。立。已。之。功。故。使。之。世。于。其。職。也。春。秋。首。備。賢。者。則。桓。之。除。謀。取。國。武。之。婚。于。逆。黨。不。無。德。周。人。愛。之。特。以。其。善。于。司徒。之。職。耳。然。其。于。君。公。不。肖。非。惟。有。克。段。于。鄭。之。惡。而。播。焉。之。職。射。王。中。肩。罪。更。大。焉。周。人。遂。昇。號。公。

詩經集解

卷之七 國風

三

細衣之辭。不惟好也。而且為焉。深有所于寬平之象矣。使其或微我當為子改作之焉。而情有不足于更衣者。且將適子之節。以親之。而適而又授子之祭。以食之。甚惟覺善意之無窮。而不嫌夫禮之為數矣。思報德而不知所為。報德但于服御節祭。致吾一念之誠。欲用情而不知所為。情故謹于衣食居處。見吾中心之好。若夫衣改矣。節適矣。祭授矣。而情終不可盡焉。吾又如子何哉。吾周人之子司徒。亦可謂好賢之至矣。

品在御子寧必子而制彼衣也。物依食之。不過托諸太息。我人欲適君子之德。且恐不得以數教進也。亦愛之不已。爾已。○改衣適俗。授餐原是。意中事。聖之情。都非實事。極力作。稱頌。念。做念。不盡。開。開。數。數。非。非。聖。聖。之。之。外。外。不。不。可。可。言。言。陳。陳。○三章。三章。空。空。所。所。每。每。章。章。首。首。二。二。句。句。各。各。指。指。一。一。二。二。字。字。究。究。無。無。甚。甚。深。深。不。不。排。排。三。三。此。此。最。最。是。是。

細衣三章章四句

○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將仲子兮無踰我垣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可懷也反也

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季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五家所居也杞柳屬也生木傍樹如柳葉粗而白色理微赤蓋里之地域溝樹也○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詞

○此淫奔者之詞若謂不容已者一人之私情不可犯者天下之公議使情

變矣而人不得謀治後斯善也而洗知有不盡如吾意者是故里者我之所居

杞者我之所有也將仲子兮其尚知所退避無踰我之里無折我之樹杞可也夫杞乃一物之微我豈敢有所愛而故折之折哉但以吾之父母在焉使妾有所挫折必將為父母之所譴怒我誠畏乎此而不敢焉耳然則仲之于我情愛之深良可懷而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故為無忌而拘于之私耶

將仲子兮無踰我垣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牆垣也古者樹牆下以桑

○此詩將仲子兮無踰我之牆無折我之樹桑可也夫桑乃一物之微我豈敢有所惜而故拒于之折哉但以我之諸兄在焉使妾有所挫折必將為諸兄之所責備我誠畏乎此而不敢焉耳然則仲之于我纏綿之情良可懷而諸兄之言亦可畏也故沒然自恣而違于之意耶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材強韌可為車

○此詩將仲子兮無踰我之園無折我之樹檀可也夫檀乃一物之微我豈敢有所吝而故拒于之折哉但外有多言之人在焉使妾有所挫折必將為眾人之所責備我誠畏乎此而不敢焉耳然則仲之于我眷戀之私良可懷而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故沒行直遂而違于之欲耶吁不謂淫俗淫靡而此女猶知畏忌如此

○此詩雖為淫奔之詞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于恣然而無忌也玩其詞宛然無使鬼也味之意故列于鄭風之首以見其為風之始也○無踰我里二句順說此等皆假托之詞杞即里之杞也桑即牆下之桑也檀即園內之檀也由喻里而牆而園仲之來也以漸而迫由父母而諸兄而眾人之畏也以漸而迫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此詩將仲子兮無踰我之園無折我之樹檀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此詩將仲子兮無踰我之園無折我之樹檀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此詩將仲子兮無踰我之園無折我之樹檀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此詩將仲子兮無踰我之園無折我之樹檀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此詩將仲子兮無踰我之園無折我之樹檀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此詩將仲子兮無踰我之園無折我之樹檀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遺下又若是其仁焉乃居人中之特異也是所居者多而克仁者寡是以石無
居人為正。

叔于狩叶始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知叔也洵美且好叶許
賦也冬獵曰狩。

事謂我叔出而于狩也所居之巷若無飲酒時非真無飲酒也但不如叔之多
才多藝信然美矣且欲飲流連情意淡洽何好如之是飲酒雖人之所同而善
飲則叔之所獨語之曰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也。

叔適野叶士巷無服馬叶清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

事謂我叔出而適野也所居之巷若無服馬時非真無服馬也但不如叔之多
才多藝信然美矣且器持有方諸和中節何武如之是服馬者亦不少而能服
者惟一人謂之曰巷無服馬豈無服馬善夫叔不義而為眾所悅如此豈知其所
以稱美者正假之所以百兩也歟。

詩經集傳

卷之七

六

經解各章首二句言叔有所往而巷無人下是言其所以無人也里塗曰巷里
巷細民所居段都京既有人民社稷之寄宜求良士以輔弼之乃出居閭巷維
民伍而為飲酒服馬之事如此其誣上行私可知矣且飲酒服馬豈佳公子所
為左傳所謂多行不義也于其與眾混處見其仁仁者和易受人憐顧則惟也
于其與眾飲酒見其好好者賦酌款洽之意于其與眾服馬見其武武者御能
督控馳驅也○玩此詩如今之貴族輕薄子開里少年朋徒追逐而極口誇美
之與河朔之人稱史為聖同類○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叔
段莊公居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武公恐許及莊公即位姜氏為之
請于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叔不度將襲鄭及于封伐京叔大敗段
段入于鄆按此則所謂得眾與悅之者乃私黨之輩非通國之人愛之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章全首○通詩總意詳其田事之始終而誇美之以于田為王首章是方
厥時事言其才勇兼全而恐其自矜為大章是正田獵時言其勇與射御之

善而善其無侮本意是舉獵時言其馬與射從容整暇而善其無侮每章
有多材好勇意不可分看然意亦不平當以叔于田一句從起不可真在叔射
香蓋因田而在也。

叔于田乘叶下去馬叶清執叶始善如組叶始兩膝如舞叶始叔在叶始數叶始苦叶始火烈叶始其叶始稷叶始祖叶始
福叶始暴虎叶始馘叶始于公叶始所將叶始無叶始扭叶始戒叶始其叶始傷叶始女叶始。

賦也叔亦段也車衛外兩馬曰駟如舞謂諸和中節皆言御之善也緩澤也火
焚而射也烈熾盛貌其俱也祖禘肉袒也恭空手搏獸也公莊公也祖習也國
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汝也蓋叔多材好勇而鄉人愛之如此

中謂此亦美叔之詞若謂夫人也一技者皆足以自表于世況我叔身備材
勇之長其可美更當何如耶我叔之出而于田則駕田車而乘四馬夫但見御
能使馬而執善之緩急得宜有如組之柔馬得其御而兩膝之諧和中節有如
舞之善即此善御已見多才之一斑矣迨夫叔在獵也焚田而射火烈則其舉
矣斯時也以為常獸不足擊利器不必挾雖猛獸如虎亦和穆以徒搏之而獻

詩經集傳

卷之七

七

所得于公庭焉大夫象色面莫之選而叔之勇又如此豈不善哉然田事可
能而不可有請叔無習其事可也一或習焉則射御之下未免減不測之災徒
擲之餘未必無不虞之禍寧不恐傷女也叔其戒之哉

經解此章是詳獵時事上入句美其材勇之全未一句則深欲叔之自愛也前
叔于田叔自出田也此于田叔在鄭從公子田也觀叔于公所可見執善二句
是在田在道時其御馬尤要如此執善而緩急得宜則和柔如組制而馳驅
有法則中節如舞五節之法有舞文衛者即所謂如舞也服馬制于衛不得如
舞此指馳驅在鞍以下則至其所而田矣火烈其來所謂焚林而田也王制云
昆蟲未變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為狩惟冬田乃用火若夫刈草以為防塵
舍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首四句誇其材中四句誇
其勇然善御雖是材而非勇不能搏虎雖是勇而非材弗克無復二句恐承上
二意証無習此事字還是田獵之事觀末章于田事將畢而註曰喜其無傷
可見一說也次稷暴虎來若田事則習俗所尚豈首以為非而戒之兩說俱可

一用。未之亦是。鄰人愛以。然亦。涉美中之長。非。逐。戒之使。勿。為。也。○對上。手。曰。每。章。上。四。句。歸。服。只。言。往。田。所。來。之。馬。測。御。如。此。下。營。控。方。說。叔。自。御。以。射。勿。誤。

叔子田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馬行謂叔在裝火烈其揚叔善射忌又昆御

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斬下夾標兩馬曰駟。駟也。馬之上者為上。駕猶言上。駟也。厲行者。駟少。次服後如。野行也。揚起也。忌抑皆請助辭。驂馬曰駟。止馬曰。控。舍按曰。縱。獲。謂。曰。送。

明。御。在。乘。人。固。以。傳。女。為。戒。孰。知。叔。田。事。之。精。尤。有。可。美。者。乎。叔。之。出。而。于。田。所。乘。之。四。馬。皆。黃。馬。不。惟。齊。其。足。而。且。齊。其。色。矣。兩。服。之。在。中。者。則。材。力。壯。健。意。為。上。駕。之。良。兩。驂。之。在。外。者。則。猶。火。服。後。有。如。野。行。之。序。以。是。馬。而。駕。是。車。往。彼。較。澤。之。中。則。火。炎。以。射。而。火。烈。煤。然。而。其。揚。矣。斯。時。也。以。言。其。射。射。則。善。為。以。言。其。御。御。則。良。為。夫。御。莫。難。于。聲。控。之。兼。備。也。叔。也。時。于。驂。馬。以。從。則。左。逐。之。外。有。以。畫。曲。折。之。妙。時。于。止。馬。以。待。獸。則。按。舍。之。下。有。以。臨。制。服。之。能。一。控。一。自。出。于。如。舞。之。外。矣。御。之。良。也。何。如。射。莫。難。于。從。送。之。皆。善。也。叔。也。方。夫。引。滿。之。候。舍。按。而。放。弦。有。以。合。省。括。之。度。及。夫。既。引。之。後。覆。強。而。送。矢。有。以。神。命。中。之。機。一。縱。一。送。得。夫。巧。力。俱。全。之。妙。矣。射。之。善。也。何。如。射。御。皆。善。寧。非。吾。人。之。所。快。觀。者。耶。

疏解此章正獵時事上四句是從獵而見其馬之美。下是方御而見其善之情。上段是敘事。歸重下四句。乘乘黃三句。言馬以起良御意在後二句。起善射意。上意者。上駕之良馬。雁行者驂猶大于服馬之後。如雁行也在後而大烈其驂。雖與上意同。然亦有辨。上意方獵時事。此是正獵時事。未章具章。則微時時事。則具乘其具揚其具。行文須有得。勿混。叔善射忌。可空讀下善下捨。控。見其御之善。良于從送。見其射之善。聲從從送。見其分勞。聲者。勁馬連行以從。射。隨其所使。馬御從之。曲折得方。如形。然也。控。是馬方奔疾。適獸當其前。而欲射之。則止其馬。而御。御。止不行。隨音所制。服也。按矢括也。行。箭尾。合急。處。弓。

詩經集傳 卷之七 風

九

引。滿。放。矢。括。以。任。其。去。故。曰。縱。即。俗。謂。放。箭。也。箭。也。覆。射。也。引。滿。時。弓。稍。向。內。既。放。矢。則。以。手。放。弓。隨。勢。傾。側。共。稍。直。指。于。前。以。送。矢。故。曰。送。要。如。勢。時。未。始。不。控。縱。時。即。為。之。送。不。是。二。事。須。於。揮。掃。疾。徐。惟。意。所。適。走。括。亦。欲。使。禁。如。神。意。勿。區。區。訓。釋。四。字。

叔子田乘黃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裝火烈其厚叔馬慢半反忌叔

賦也驂白雜毛曰揚今所謂烏驂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厚盛慢遲也。發發。也。罕。釋。解。也。擲。矢。箭。箭。春。秋。傳。作。水。也。弓。囊。也。與。敵。同。言。其。田。事。將。畢。而。從。之。整。暇。如。此。亦。善。其。無。傷。之。詞。也。平。講。叔。固。能。自。免。下。傷。矣。孰。知。其。終。事。之。善。又有。可。喜。者。叔。之。出。而。于。田。所。乘。之。馬。則。四。馬。皆。黃。馬。不。惟。尚。其。美。而。且。尚。其。又。矣。中。之。兩。服。馬。也。則。齊。首。而。在。前。外。之。兩。驂。馬。也。則。如。手。而。在。旁。以。是。馬。而。駕。是。車。在。彼。較。澤。之。中。則。火。炎。以。射。而。火。烈。以。久。而。具。盛。矣。斯。時。也。田。事。將。畢。馬。無。事。于。聲。控。按。馬。則。慢。忌。矣。矢。

詩經集傳 卷之七 風

九

無事于縱送叔發則罕忌矣。由是而矢不用。則程擲以納矢于中。由是而弓不用。則以豐而卷弓于內。田事之畢。而從容整暇。又如此。若無傳敗之可虞。矣。不亦深可喜耶。吁。鄙人之愛叔。可謂深矣。惜乎安為之黨。而不知叔之才。勇。白。善。適。所。以。自。敗。而。速。其。亡。也。于。聲。之。克。福。所。從。來。矣。

疏解此章是叙畢時事。上四句美其四馬之閉。下善其終事之暇也。齊首如手。是兩服不遲而後兩驂不遲而前。便有閑整氣象。只言驂服之盡制如此。不作。善。御。看。具。章。雖。言。善。然。其。勢。比。前。稍。異。此。正。獵。時。聲。極。盛。而。將。衰。也。叔。馬。四。句。要在體態安詳。上極寫慢忌。善御而不窮于御也。罕。善。射。而。不窮于射也。抑。釋。二。句。承。上。發。罕。來。此。言。其。射。事。已。畢。而。從。容。整。暇。之。氣。度。如。此。從。容。整。暇。誠。說。不。必。分。馬。慢。二。句。為。從。容。下。二。句。為。整。暇。昔。禮。其。或。傷。今。善。其。無。傷。亦。見。首。尾。相。應。處。○黃。物。元。曰。叔。何。曾。有。傷。但。首。章。言。戒。其。傷。此。言。善。其。無。傷。可。謂。愛。叔。之。至。詳。用。舊。字。極。得。光。景。○馬。遲。發。罕。惜。矢。也。言。其。從。容。得。意。如。庖。丁。解。牛。提。刀。而。立。為。之。四。顧。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可。想。見。叔。段。洋。洋。自。得。之。中。

意矣不重在存其無傷上○嚴氏曰用失則擧擧而開前既用則約失節中經
下則以嚴節○孔氏曰也○言以嚴而約諸○中○曹氏曰言來以嚴大
志一轉○試判公○其佳作詩夸美亦不○然○子○仲○從○說○游○戲○者○不○然○且
爲○陶○沃○武○公○矣○看○將○叔○無○損○戒○其○傷○女○及○其○以○有○命○不○敢○以○告○人○氣○象○大○小○淺
深○相○去○多○少○○大○叔○命○西○而○北○部○二○子○已○又○以○二○以○爲○已○已○至○于○應○運○其
卒○將○榮○公○伐○京○以○出○此○此○以○說○段○之○惡○夫○然○莊○公○之○處○段○者○始○則○恣○其
所○爲○終○則○探○之○已○覺○是以○惡○養○天○倫○使○陷○于○罪○而○因○以○勢○之○也○故○聖○人○錄○二○詩
于○國○風○既○以○善○叔○段○之○惡○善○節○伯○克○段○于○林○伐○復○以○其○莊○公○之○罪○其○亦○可○以○爲
後○世○戒○矣○○小○序○云○前○後○二○詩○皆○判○莊○公○也○莊○公○以○手○足○之○戚○宜○制○之○使○不○納
于○罪○一○有○弗○馴○之○行○當○爲○垂○涕○泣○以○道○之○乃○一○則○曰○無○庸○將○自○及○再○則○曰○厚
將○是○段○之○恃○才○當○衆○人○以○爲○必○敗○之○徵○公○乃○遂○其○爲○將○決○之○務○公○之○養○亂○至○此
是○尚○有○人○心○乎○哉○故○序○曰○判○莊○公○左○氏○曰○判○失○致○六○經○之○指○一○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是
故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太公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于前
章失之矣

清人章全言○通詩不遇歷道師來無事游戲之意上二章言其游戲而不得歸
本章陳其游戲之狀各章以首句爲主歸重則如道遠旋抽作好上或以在彭
在清在軸爲遠徒無常非也總爲師久不召進道兩難而姑遊戲以自排遣
是言其無聊賴耳○須知是判文公不重高克無節制上判文外者判文公不
善將將也蓋游戲者高克之罪而所以使之游戲者判文公定策之所謂自棄
其師也

不得歸但相與遊戲如此其勢必至于潰散而後已爾
甲辨賦清人在彭者曰不可假者將之權不可玩者師之律甚無容偏于邑爾
衆其師也若我師之師共責不有所歸子惟彼清邑之人承大君之命而從王
師之行今方在于河上之彭焉斯固以知敵而水矣然而無敵之可禦也吾見
驅馬之彼甲者不用之以衛突也而惟旁旁然馳驅之不息二子之在車者不
明之以擊刺也而惟火夾然重黃之參見是果何爲也哉但相與游戲于河上
之彭而爾爾自適以爲樂而已夫兵而爾爾以處之其勢不至于潰散乎

清人在清則介應賦二子重河上乎迨迨
賦也清亦河上地名應賦武觀予之上何曰喬所以懸美也其旌而盡所存者
喬而已

甲辨且是清邑之人奉君命之嚴而從中軍之令今方在于河上之清焉斯固
以禦侮而行矣然而無侮之可禦也吾見彼甲之四馬則驟服極一時之選而
應然其甚武觀在車之二子則朱英當垂蓋之時惟重喬之參見焉又果何
爲也哉但相與游戲于河上之清而迨迨自如以爲樂而已夫兵而迨迨以處
之其勢不至于潰散乎

合解各章首句提在彭等有愛居愛處無敵可慮意則與子相對馬以駕車
而不以衛突旁旁自如子以衛車而不以制敵重英自如馬既不用而日馳驅
不息者言不得歸而但馳驅于河上也皆虛設故事無聊賴學象馬以不被關
而武英以久懸而敵爾爾迨迨乘將卒言之游戲處是無聊不是自樂○重英
而又重喬正見師之久留也游戲自樂須認東來結字意蓋此時此情迨迨兩
聲姑且如此以自排遣耳

卷之七

下講且是清邑之人在彼河上之輪蓋以君命之不可違而後大將以胡散于河上也然而外侮之不侵而在軸之既久以胡介則無事于控制而陶陶以日適矣有在將軍之左而御馬者亦無事于御馬也而惟輪車以爲樂有在將軍之右而御車者亦無事于御車也而惟抽刀以爲戲至于居車之中而爲左右之帥者不過安坐于車上而致師于威儀之美從事于容好之修焉已耳安得振揮軍容以作左右之氣耶將帥有生之樂士卒無死之氣消散之勢不于此而可決矣夫衆一困之大禍而授之于所惡之人委一國之大衆而致之于潰散之地鄭非惟失御將之道而棄其帥亦其矣王國政者貴安逃哉

疏 在軸見師久也陶陶玩樂而自適還指來胡介之人言左旋二句只三平看左旋無執紼死難之志右抽無撫劍赴敵之勇作好則從事修飾容儀亦無出奇制勝之意師之消也決矣○按開公二年冬狄人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使高克與之師久不召克卒奔陳○姜肱曰此詩責高克意鄭須重文公案師上然此詩作于既散之後而向曰胡散曰道遠曰作好

循若未散者然詩人微婉之詞云耳○按春秋書鄭棄其師胡散曰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于君協志同力勸導小人而國事至此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然則高克不自召還可乎曰戰伐進退由于將帥若廢兵還必須君命○附錄全章李喬文及文評以資觀覽○清人玩故其獄有所歸矣夫君命之則中軍將之何乃以卒于敵哉君子曰罪不在公而中軍者罪且大將之于君命也有死生無恩怨至君修怨而重之重臣乃愾怨而作之玩君子是克責于君而專其罪于臣夫衛之有狄難也鄭不棄矣公乃簡克而投之師曰爾其帥清人駕駟介建二子于河上使帥城中軍者爲克討何不來伏之勝其後發之庶可歸報吾君即不然亦斥厥及于斗待之以備戰亦可徐俟其疲即不然推轂而進效謝君命未始不可而今之在彭在清在軸者非清人乎焉爲乎胡介之虛設也焉爲乎重子之不防也則蓬至之有中軍在又焉爲乎中軍之作好也將以餌敵乎將以縱敵乎將以國事

卷之七

平將以取於平將以謀矣却兵平將以假手仇寇乎煌煌君命言猶在耳而置若弁髦則無君之罪法不赦赫赫簡書天威咫尺而敢爲悖逆則失律之罪法不赦今公克寇斬克以制于國以主不克于國者克其何說之辭而且朝朝而且道遠而且陶陶然作好也哉君子謂克于是乎不臣雖然若無罪乎口若不罪乃罪之也○左胡公發會葬于端而取以靈心遂無一筆不營敬○死傳意屬高克而使將兵禦狄久而不召等句似背備鄭君此個筆筆歸賦于臣只于篇終敬出責君意尤爲得體

清人三章章四句○事見春秋○胡氏曰人君植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取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

鄭子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三章之樂者稱須各就本章發意

溝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叶朱各

賦也蓋大夫履也如溝潤澤也海信直厥侯美也其語助辭舍處渝變也○言溝潤澤毛履而美依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焉其大夫之辭然不知其所指矣

三德大夫之辭若謂日宜三德大夫職也是故以循理尚其順以立朝尚其節以華國尚其文三者備而服用章矣吾子之子見之彼羔羊之皮爲私結之裘其美既如濡而潤澤其毛則順直而且美矣吾意服此者之難乎似此也乃彼其之子而服此守天命之恒而奉爲安處成敗聽于時數而不徒者自如利鈍任其紛更而不亂者在表誰不服其自守之嚴也斯則順理成事而與羔羊之毛順而美者相稱也徒服云乎哉

覆此章首二句即其所服之盛若其順德之稱也如濡如字非衍言如是

卷之七

十三

乎。潤澤也以羔之柔言直侯。以毛之順言舍命不輸。則順理成章。止與日而
英相稱。命是受于天之正理。即仁禮禮是也。如它舍之舍非舍置之舍也。
日舍則白不得淪矣。人惟傷其。其中便有變遷。彼直惡之為舍。便是安身任足
之所。非得有利。實所獲也。不淪是守死。非道見危。捨命之謂。言死生之
際。又及能字。見得死生之際。且爾則平時可知矣。非以感覺言也。○附錄首
二句。李待問文。并文評。以資觀覽。○初美大夫之悲。取其質也。夫以羔為裘。其
質已貴。試觀此如滿者。不有順美之可言耶。首章曰。凡立人之朝。而得為時。豈
其服御之閒。有足稱人觀瞻者矣。何也。原其立制。不獨修禮明之體。而亦所以
章君子之儀。使周之不表。豈人臣事上。義之所收。出乎若我。何如者。大君器
蓋以臨于上。羣工墨羔以朝于下。凡在朝。有君臣同服之禮。焉。故羔必製之為
裘也。大夫其居則服狐狸。大夫朝見則服羔。羊凡為臣。有入君不常之義。焉。故
妻必取之于羔也。無論其三月之序。六月之卒。而春其方。群之革。皆
有新澤之裘。此固不妄于水者。而光景浮湛。一何似水氣之所蒸。濕乎。無論其

卷之七十四

物之好仁性之好美性之好禮而就其毛也。存已有鮮好之色。此固不受夫
濯者而玄矣。奕奕。何似方澤之有餘潤乎。不謂之如滿。不可得也。故司服所
章。取諸布帛者。不一其數。而朝必以羔。取其理無不備。而溫潤可親也。今觀于如
滿。而信乎其溫順者。豈他物之可疑乎。豈之則如滿也。祭之則直也。大夫之風
度如此矣。野人所獻。取諸羽毛者。亦不一類。而羔為最貴。取其文無遠。擊擊美
自然也。今觀于如滿。而信乎其華美者。又豈私服之數。豈乎察之則。而直也。死
之則。且侯也。大夫之儀。表如此矣。益大夫處一人之下。則有祇承君父之責。故
積裕之細。且不敢忽。況委服之煥。煥者乎。象物以著其美。而無角力爭能之
言。則緇衣之雅。可以顯示于公侯。大夫處萬民之上。則有維持風教之憂。故威
儀之闢。皆有常度。況先王之法。服也乎。比類以寓其溫良。而無放縱越制之患。
則子衿之歌。可以不作。于序序甚矣。我大夫之有極于國也。羔裘豈不稱與。○
疏訓羔裘二字。緊義精卓。細讀如滿二字。細潤可思。至于延眉點。大直侯。便能
狀山濤明風度。後二比。該括君民立。讓不待說。出下文。而一時表章。服之儀。

已足。式旌。版。備。是。港。深。凝。術。之。文。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附錄首二句。即其服飾之盛。下表其剛德之稱也。羔裘上下通服。若純羔
大夫。備之以豹飾。異于國君服色也。孔武有力。指豹飾說。下二句。方稱其人
約是孔武之獸。而以豹飾。故見其武。不是形容羔裘之狀。司直。謂以直為至
也。乃中立不倚。不避權貴。不避寵利。進不知逢迎。退不知驚投。危言危行。至持
平也。
疏訓。此章上二句。即其服飾之盛。下表其剛德之稱也。羔裘上下通服。若純羔
大夫。備之以豹飾。異于國君服色也。孔武有力。指豹飾說。下二句。方稱其人
約是孔武之獸。而以豹飾。故見其武。不是形容羔裘之狀。司直。謂以直為至
也。乃中立不倚。不避權貴。不避寵利。進不知逢迎。退不知驚投。危言危行。至持
平也。
直道之。不本。格。潔淨。及。斷。爾。人。之。是。非。上。總。見。守。正。不。向。正。與。孔。武。有。力。稱
稱也。○附錄。一章。宋。家。文。及。文。評。以。資。觀。覽。○。大。夫。服。有。以。武。尚。者。適。稱。其。直
而。也。大。豹。飾。亦。裘。之。常。而。乃。獨。見。其。武。力。者。亦。以。服。之。者。為。司。直。之。子。且。豈
非。聖。之。克。復。者。哉。若。曰。人。臣。以。服。為。身。之。表。固。實。以。柔。順。昭。正。大。之。風。哉。尤
貴。以。剛。中。樹。聯。常。之。懿。範。蓋。以。外。之。所。著。莫。非。內。之。所。彰。彰。于。外。者。克。復。威。如
之。言。則。存。乎。內。者。自。端。率。俗。之。規。故。雖。更。端。美。之。而。究。有。所。未。盡。者。耳。今。再
咏。羔。裘。一。同。一。羔。裘。也。何。以。振。襟。而。往。躬。當。儒。服。而。若。見。軍。容。則。以。之。子。之。才。羅
也。飾。傳。其。嚴。毅。之。神。明。猶。是。羔。裘。也。何。為。委。佩。以。來。志。在。仁。人。而。若。儀。勇。士
則。以。之。子。之。服。物。有。嚴。肅。督。其。剛。方。之。性。豈。不。見。夫。羔。裘。豹。飾。乎。豈。孔。武。有。力
矣。大。臣。之。服。采。與。志。之。觀。瞻。係。毋。使。不。足。以。昭。振。其。有。規。于。今。儀。者。多。矣。而
乃。委。必。以。羔。而。自。禮。此。與。宰。牧。之。儀。飾。加。以。豹。狂。而。多。材。實。即。揖。團。之。義。其
皇。然。有。曜。者。既。有。以。使。人。畏。復。有。以。令。人。欽。以。為。是。一。身。之。坊。表。豈。正。不。止。為
一。身。之。坊。表。焉。已。立。朝。之。禮。度。舉。國。之。典。型。屬。焉。使。不。足。以。稱。威。明。其。有。備。于

卷之七十五

直道之。不本。格。潔淨。及。斷。爾。人。之。是。非。上。總。見。守。正。不。向。正。與。孔。武。有。力。稱
稱也。○附錄。一章。宋。家。文。及。文。評。以。資。觀。覽。○。大。夫。服。有。以。武。尚。者。適。稱。其。直
而。也。大。豹。飾。亦。裘。之。常。而。乃。獨。見。其。武。力。者。亦。以。服。之。者。為。司。直。之。子。且。豈
非。聖。之。克。復。者。哉。若。曰。人。臣。以。服。為。身。之。表。固。實。以。柔。順。昭。正。大。之。風。哉。尤
貴。以。剛。中。樹。聯。常。之。懿。範。蓋。以。外。之。所。著。莫。非。內。之。所。彰。彰。于。外。者。克。復。威。如
之。言。則。存。乎。內。者。自。端。率。俗。之。規。故。雖。更。端。美。之。而。究。有。所。未。盡。者。耳。今。再
咏。羔。裘。一。同。一。羔。裘。也。何。以。振。襟。而。往。躬。當。儒。服。而。若。見。軍。容。則。以。之。子。之。才。羅
也。飾。傳。其。嚴。毅。之。神。明。猶。是。羔。裘。也。何。為。委。佩。以。來。志。在。仁。人。而。若。儀。勇。士
則。以。之。子。之。服。物。有。嚴。肅。督。其。剛。方。之。性。豈。不。見。夫。羔。裘。豹。飾。乎。豈。孔。武。有。力
矣。大。臣。之。服。采。與。志。之。觀。瞻。係。毋。使。不。足。以。昭。振。其。有。規。于。今。儀。者。多。矣。而
乃。委。必。以。羔。而。自。禮。此。與。宰。牧。之。儀。飾。加。以。豹。狂。而。多。材。實。即。揖。團。之。義。其
皇。然。有。曜。者。既。有。以。使。人。畏。復。有。以。令。人。欽。以。為。是。一。身。之。坊。表。豈。正。不。止。為
一。身。之。坊。表。焉。已。立。朝。之。禮。度。舉。國。之。典。型。屬。焉。使。不。足。以。稱。威。明。其。有。備。于

今望者多矣而乃以爲表度衣者絲既無元上之節約以爲飾。虎存疾惡更無死下之文其質然不變者既有以震人之耳目復有以動人之心思以爲是一已之端方歟。此爲一已之端方焉已蓋彼其之于首爲邪之司血云以鄰之養也。傳騎者無禮讓爭室者無禮清情修之習何可及也自有之子以式之愛若一直而爲衆直之表率世家無不以此爲是豈有有情無情者所得免其休先也哉以鄰之靡也。承蘭贈芳之成。則伏佛達之難返子弟之誨莫可開也自有之子以型之愛若衆直而備一血爲王持敵因不聞風而成焉是豈服之不來者所可同此偉望也哉。蓋樹一因威嚴之絕復消四郊偏黨之風自非之子以身爲直之主。易由適稱其服如是乎。司直必緊承孔武說來方與註意貼合言之子之德稱其服也。篇中上下截發題緒清楚而文脈仍自貫洽。講上二句先拖返下二句講下二句又迴抱上二句于分肌勞理中復極珠聯璧合之奇可稱此題佳製。

善養三英 今三英榮令彼其之子邪之彥升無今上二句甲午庚東 辛酉江西 下二句壬子廣西 辛酉浙廣
賦也 養三英也。三英飾也。未詳其神榮。光明也。彥者士之美稱。車謙後以羔羊爲裘。然其鮮盛矣。以三英爲飾。然其光明矣。吾疑服此者之難乎宜此也。乃彼其之子而服此。乘彥聖之姿而形諸動靜。文章足以華國而秀出于等夷之中。道德足以表民而聲重于縉紳之列。誰不仰爲邪家之光也。則其文明之煥發。不將與衆之異。衆者相爲炫耀也哉。夫有服以爲身之章。而又有德以爲服之稱。若而人者。允可以追瀾衣之風矣。
疏解 此章上二句即其服飾之華下表其美德之稱也。榮榮分明是兩條。然須申看方得情。玩上二章便見。三英若素絲五紵之類。蓋衣服制度之而。范氏曰羔羊曰素絲五紵五紵皆所以英榮是謂之三英。○蘇士云羔羊黑而美之以素絲是聚然光明也。彥以德音充養既粹。人文宜期。足以潤色。是猷有積中形外光輝。披瀝意。故謂之彥。勿因註士之美稱。請到各卷上去。此曰美德。衆之不羣而言見與衆榮之服稱也。○以邪之靡而斯人振之以邪之質。斯人新之固應。坦然煥然如此。二邪字要看合上二章。其義文章從真氣貫注。

外望城曰。舍命不渝。則必不微傳而有得。而于守身之道。得矣。邪之司直。則必不謹。悅以求容。而于事君之道。遷矣。既。斯命以持身。又能忠。以事上。所以爲邪之彥也。與。○楊伯祥曰。此爲鄭俗波靡。欲得此一人以挽之。所以拾遺不置。如子皮之好善。公孫揮之美。公孫儀之博學。子大叔之寬洪。皆一時良大夫也。是詩所美。無亦數子之流乎。
善養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章全吉。○通詩二章。一以故字好字爲正。而留戀深情。在不遵二字上。始言執。既言執手。始言不寤。故猶假義以責之。終言不寤好。則猶不可以寤。絕而真情見矣。是留戀之意。以漸而深。然細玩故舊。便是情好之人。不必以義與情立說。
遵大路兮 執子之手。執子之袵。今無我惡。今不寤好。故也。
賦也。遵循揜壁。袵袂。揜揜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于其去也。擊其袵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遠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擗子袵之句。
亦男女相悅之詞也
淫婦爲人所棄。故作詩以留之。若謂男女之情。篤于始。不若轉之于終也。制予所遇之不然。耶。彼子之于我。故舊之人也。今子之舍我而去也。我之情。有不容以頓忘者。于是遵大路之上。擊執子之袵而留之。蓋子之去非無以也。必有所惡于我。也。願母以其一時之惡。而棄我。須念于之與子。其所以締結于情。何如。而可以遠絕乎哉。

遵大路兮 執子之手。執子之袵。今不寤好。故也。
賦也。遵循揜壁。袵袂。揜揜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于其去也。擊其袵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遠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擗子袵之句。
亦男女相悅之詞也
淫婦爲人所棄。故作詩以留之。若謂男女之情。篤于始。不若轉之于終也。制予所遇之不然。耶。彼子之于我。故舊之人也。今子之舍我而去也。我之情。有不容以頓忘者。于是遵大路之上。擊執子之袵而留之。蓋子之去非無以也。必有所惡于我。也。願母以其一時之惡。而棄我。須念于之與子。其所以締結于情。何如。而可以遠絕乎哉。
遵大路兮 執子之手。執子之袵。今不寤好。故也。
賦也。遵循揜壁。袵袂。揜揜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于其去也。擊其袵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遠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擗子袵之句。
亦男女相悅之詞也
淫婦爲人所棄。故作詩以留之。若謂男女之情。篤于始。不若轉之于終也。制予所遇之不然。耶。彼子之于我。故舊之人也。今子之舍我而去也。我之情。有不容以頓忘者。于是遵大路之上。擊執子之袵而留之。蓋子之去非無以也。必有所惡于我。也。願母以其一時之惡。而棄我。須念于之與子。其所以締結于情。何如。而可以遠絕乎哉。

續續亦云手好貌快是徒之本往是秋之末便是衣冠題字活看勿作通其
合。鴻者其色之表也。○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鄭衛淫而之間。若女出游。其
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道大路兮。檀子往。贈以芳花。詞甚妙。詎云。覆衣制。欲其同
歸。折芳。請以。以。游女也。集傳。按此。為。証者。宋玉去。此詩之時。未。途。其所引
用。當。得。詩。人。之。本。言。彼。為。男。語。女。之。詞。然。此。詩。為。女。語。男。之。詞。也。○按。鄭。地。陳
有。流。檣。其。風。俗。略。薄。而。不。雅。長。情。淫。俗。而。無。節。相。與。逐。大。脚。接。執。手。恣。其。氣。心
憚。之。為。不。復。知。禮。義。為。而。物。假。今。如。則。而。之。具。行。多。露。則。豈。有。如。此。詩。所。云。乎。

遊大路三章章四句

女曰雜鳴章全古○遊詩三章都是相警戒之詞前二章述其欲動職而交修未
述其欲親賢而成德當以首二句為王。細分之首章勉其職。二章篤其情。好
三章勸其修德。總欲其內外交修之意。詩雖曰賢夫婦相警戒。然惟昧且句為
夫警其婦。其餘則皆婦語。夫之詞也。宜重在婦一邊。○通章皆雜鳴時聲。

女曰雜鳴士曰昧且于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爛將將七虎與與

卷之七

十八

賦也。昧。昧。且。明。也。昧。且。天。欲。且。昧。昧。未。辨。之。際。也。明。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
也。弋。射。射。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見。木。鳥。如。鳴。青。色。背。上。有。文。○此。詩。人。述。賢
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雜。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且。則。不。止。于。雜。鳴。矣。婦。人
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親
。翔。而。往。弋。取。鳥。雁。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于。宴。寢。之。私。可。知。矣。
。甲。述。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首。謂。夫。人。有。勤。勞。之。志。而。無。懷。安。之。習。者。
。賢。妻。且。難。言。之。況。尋。常。夫。婦。間。乎。吾。于。鄭。之。士。女。有。取。焉。當。其。將。且。之。時。女。之
。語。其。夫。則。曰。雜。鳴。而。起。寢。與。之。節。也。今。何。時。哉。自。遠。而。近。恍。若。有。咻。者。迫。而
。相。告。也。其。雜。鳴。乎。而。尚。可。以。交。臂。乎。士。之。答。其。婦。則。曰。未。明。求。衣。吾。人。之。職。也。
。今。果。何。時。哉。由。寐。而。明。恍。若。有。耿。耿。者。漸。而。相。耀。也。其。昧。且。乎。始。不。止。于。雜。鳴。
。矣。若。又。語。其。夫。曰。時。既。昧。且。則。子。可。以。興。矣。蓋。視。夜。乎。意。者。夜。色。漸。深。未。見
。朝。霞。之。映。戶。而。曉。光。餘。動。亦。既。已。啓。明。之。期。然。乎。于。斯。時。也。謀。生。之。計。不。一。而
。射。獵。必。勤。于。職。業。之。先。乘。時。之。務。良。多。雖。飛。鳥。亦。勤。于。晨。曉。之。際。尚。其。行。勤。焉。

將翔焉風駕而馳。操派山澤。左扶鳴雁。右翼飛兒。庶幾克勤。乃賦以不負于之
所期也。否則貪一息之安。而忽終身之計。不幾于廢時而失事耶。

賦解此章上二句是相警以可興之時。下四句是婦勸夫以當為之事。雜鳴物
微。人以時也。昧且天示人以時也。雜鳴昧且。但認為其不作想像。許多錯解。生
此二語。然據其一時微陽光景。直有聽無聲。視無形。意在子與四句。一氣說與
下二章俱。一時之言。未然而事也。女聞昧且之言。則知士之朝氣欲振。故急乘
其志而鼓舞之。翔翔有爭。連爭時意。非爭其先也。爭其得時也。弋兒與雁。正見
勤業處。不獨為下文飲酒之故而已。治生之事。非一此亦托兒雁一事。而餘可
意會。○通詩精神在女曰二句。此二句口氣相連。下句雖是因婦之語而答之。
然詩柄云相敬戒。只為此句須辨出夫婦微情。意士女二字。宜以詩人述口氣
剛之曰字以下。就以士女口氣說也。○一說玩詁。若是意者。則當數字。則雜鳴
昧且。恐亦是想像之詞。○若是二字。指昧且言。○附錄將翔將翔二句。官夢仁
文并文。評以養觀。○易夫以勤業利干。執食者也。夫兒雁之利可復也。然非
將翔將翔。由以弋與雁。所以勤夫。意在干。恐其意謂。人生日用。有自然之利。
而特思取之。無術則我與物。適亦特思業之不動。則物先我。避夫貪一息之安。
而失終日之計。尚得謂。張矢為男子所有事。取之無器。用之不竭也。乎。今。賦
子。風。與。非。無。說。也。妻。安。不。可。懷。然。使。操。派。無。功。亦。何。必。有。征。之。用。焉。田。舍。難。足。
。雖然。其。優。游。可。致。又。奚。須。風。駕。之。是。圖。而。非。然。也。時。亦。不。可。失。也。計。亦。不。可。緩。
。也。力。盡。其。情。于。已。也。物。盡。其。業。于。澤。也。子。其。將。翔。將。翔。弋。兒。與。雁。乎。寐。休。而。明。
。動。者。鳥。亦。有。乘。時。之。智。惟。彼。兒。雁。隨。晨。而。起。將。翔。翼。于。蒼。冥。茲。則。尚。息。于。水。濱。
。猶。數。圓。可。施。也。當。斯。際。而。不。翔。翔。雖。有。命。中。之。技。奚。用。乎。吾。願。子。操。弓。而。往。可。
。矣。遠。思。而。近。翔。者。鳥。自。有。見。義。之。明。惟。茲。兒。雁。辨。色。而。飛。將。全。身。于。天。末。茲。猶。
。賦。真。于。夜。呼。應。法。而。可。復。也。及。此。時。而。不。翔。翔。即。有。彎。弓。之。巧。安。施。乎。吾。願。子。
。鳴。鶴。而。前。可。矣。非。無。無。厭。之。利。可。佐。盤。餐。而。兒。雁。者。天。地。不。言。之。美。利。也。不。大。
。則。藥。之。澤。中。弋。鴻。則。謂。諸。罪。內。虛。往。實。歸。知。翔。翔。之。所。獲。必。多。也。過。此。而。徘徊。
。吾。與。君。徒。對。其。飛。而。致。嘆。弋。人。之。何。慕。也。可。若。何。亦。可。水。族。之。珍。足。供。爾。食。而。

卷之七

十九

賦也。昧。昧。且。明。也。昧。且。天。欲。且。昧。昧。未。辨。之。際。也。明。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
也。弋。射。射。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見。木。鳥。如。鳴。青。色。背。上。有。文。○此。詩。人。述。賢
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雜。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且。則。不。止。于。雜。鳴。矣。婦。人
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親
。翔。而。往。弋。取。鳥。雁。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于。宴。寢。之。私。可。知。矣。
。甲。述。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首。謂。夫。人。有。勤。勞。之。志。而。無。懷。安。之。習。者。
。賢。妻。且。難。言。之。況。尋。常。夫。婦。間。乎。吾。于。鄭。之。士。女。有。取。焉。當。其。將。且。之。時。女。之
。語。其。夫。則。曰。雜。鳴。而。起。寢。與。之。節。也。今。何。時。哉。自。遠。而。近。恍。若。有。咻。者。迫。而
。相。告。也。其。雜。鳴。乎。而。尚。可。以。交。臂。乎。士。之。答。其。婦。則。曰。未。明。求。衣。吾。人。之。職。也。
。今。果。何。時。哉。由。寐。而。明。恍。若。有。耿。耿。者。漸。而。相。耀。也。其。昧。且。乎。始。不。止。于。雜。鳴。
。矣。若。又。語。其。夫。曰。時。既。昧。且。則。子。可。以。興。矣。蓋。視。夜。乎。意。者。夜。色。漸。深。未。見
。朝。霞。之。映。戶。而。曉。光。餘。動。亦。既。已。啓。明。之。期。然。乎。于。斯。時。也。謀。生。之。計。不。一。而
。射。獵。必。勤。于。職。業。之。先。乘。時。之。務。良。多。雖。飛。鳥。亦。勤。于。晨。曉。之。際。尚。其。行。勤。焉。

大凡雁者丈夫四方所有志也與其細若效漁人之事何如細若射者之狀
張孤拔失和朝翔之為益甚大也少溪則凌雲撥關恐業報未歸而遂失開中
之仰望也又若何子其與哉母曰是鳥雁者與人無與與世無爭而致虛吾與
子中饋之需也○鳥雁辨色萃飛故必頻頻明早弋稍遲則無及矣何句從聲
夫凡與落想策厲之中自傲極秀之致其體物入妙處更覺深得可思○朝翔
二字中用反掉後用正寫意便錯綜○題是杭州味爽堂語通篇多用反筆振宕
最為得神上承與視下起之尤有瞻前顧後之妙

弋言加叶居之居之與子宜叶魚音魚之宜言飲酒與子借老叶呂反琴瑟在御莫
不靜好叶許厚反末二句戊子

賦也加中史記所謂以弱弓微撥加諸尾雁之上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內則
所謂雁宜琴之屬是也○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
鬼雁以歸則我當為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于借老而琴瑟之
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卷之七 賦

二十

申述然外事之修因男子之職而中饋之治乃婦人之事也使子之于鬼雁應
弦貫有七獲而預諸原則必庄往賓歸相對而謀諸婦我當投以鹽梅調之玉
味而與子宜之由是情獻酌之禮焉唱隨之義飲酒共適樂此餘年而期以情
老焉斯時也兩人之意各相洽于無言而雍雍門內何其靜也兩人之用各相
濟以成儀而杯酒言歡何其好也但覺以情之安寄之于物之安而凡物莫不
安以情之和寄之于物之和而凡物莫不和也不具論即琴瑟之在御者亦莫
不安靜而和如天使子不服勤乃事即干晏安則吾縱欲飲酒與子借老不可
得矣何能使琴瑟之靜好若斯哉

賦此章上二句是各修其職下是共協其情也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故
史記謂楚人射以弱弓微矢加諸鳥雁之上此句緊頂上文來以引起下文二
句須申說飲酒以協和樂之情借老以矢貞一之義夫婦之間已先有靜好氣
象夫唱婦隨夫義婦順安靜也一感一應情志交通和好也安靜和好總見其
和琴瑟靜好張夫婦靜好說言夫婦之間此心既靜好矣而琴瑟之在御者亦

其不以和應之而靜好也觀証亦莫不三字正是補琴瑟前一層意然琴瑟不
過靜好一端非謂當日之靜好專在琴瑟也○樂記云怒心感者其心粗以屬
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此靜好者如讀書云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
聲和要之皆從龜勉勤勞中得來男既乘時而修外事女亦乘時而務內職內
外各勤其職則唱和和氣和氣和聲和聲和琴瑟之和自有不期然而
然者此非修其職業何以致此○御猶用也凡物在手曰御正謂此時相與
彈再鼓也

知子之來叶六之維佩以贈叶音之知子之願之維佩以同之知子之好去之維
佩以報之 六句五

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來之維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
緊三組貫以紉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衡牙兩旁
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琕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玦又以兩組
貫珠上繫珩兩端下文貫于瑀而下繫于兩琕行則衡牙觸瑀而有聲也呂氏

卷之七 賦

二十一

曰非獨玉也佩能管凡可佩者皆是也贈送願愛問遺也○婦又語其夫曰
魯有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維佩以送遺報答之蓋不惟治
其門內之職其若于親賢友善結其心而無所愛于服飾之玩也
病雖雖然修其職者九當修其德而宜于家者尤當宜于友我于此又不能無
鑿于子也子豈無遠慮而至者乎是為慕才而來者無待于言也而子
則知之知之而可無所贈乎我當解此維佩以贈之庶藉以投贈物之心而有
以結來者之心矣子豈無問聲而相思者乎是為子所慕而願者乎亦應為子
言也而子則知之知之而可無所問乎我當解此維佩以問之庶藉以抒結納
之雅而有以堅願者之志矣十豈無握手而言歡者乎是與子兩相慕而好者
子嚙音數為子言者也而子則知之知之而可無所報乎我當解此維佩以報
之庶藉以將締帶之歡而有以投好者之情矣在諸君子交情重而外物輕固
未有望德于子之意在吾子情有餘而物不足可不申所言將向之懷則今者
雖心乎昨日乎吾有與子相音接者在吾目前也庶無憾佩以俟我夫相戒以

動輒書而又相贈以視貴友等不測則實大憾也雖鳴之詩所以可風也
匪解此章是勉其夫視實以修德也君子之來子之財子之好不重來者願者
好者三知字以顯出婦人深及本念來之其意實有所感有以或同類之類也既
致其來必贈其往類是海國通合者于所謂心也願不不忍其疏瀆不
待其來而自往問之好見道也願不勝飲仰故以勉此當以物報也字義
俱有別須知此是三樣朋友不足定指三人間則報德是欲結其歡心以結成
君子之德好德之誠無所不至雖服飾之玩舉每吝惜非實事也以似為贈分
明有此從于玉之章非無所謂而僅以其物已也贈是解佩與夫使夫自贈之
無佩如斯環瑤瑤之類故曰誰佩○况數于字來之等之字可見玉張全在已
不可當吾世而失賢人也○附錄全章王竟文非文以資觀覽○願鳴之
詩女尤賢于士也夫士知味且士能警矣而非難鳴易感之也况繼此而易夫
以勤書親賢乎君子曰賢哉卿借之女也今夫治家之道夫與婦文相贊以有
成者也而得賢婦尤難蓋婦而賢則相夫勸職職已勤焉相夫友善善可友焉

卷之七

賢夫婦散戒之詞也乃士之言不少舉見味且而外皆述女子之詞意者即之
士雖賢親賢女而士職始奮士行始修乎而其端實始于難鳴之一語蓋自有
此語而士心乃惕也斯時女即無言士能不振衣而起乎能不操弓而往乎能
無慮往實歸乎能無致微于婦人厚而于長者薄乎而女正不能自已也若曰
子不知味且也子既知味且切不與而願胡不與而數夫胡不代徵于子草
解射絳羽于清流使我得況器以意息詞雖以羞雁斗酒明秋絲相徐引斯亦
夫婦之至樂也雖然凌晨而起朝而畢僅為是謀生之計已乎徒傳此四內
之歡已乎說也惜老為朝而高賢不進吾知非子心即非我心則來之願之好
之既有良朋將贈之問之報之敢私玩好鳴之之解佩佩相將令而後諸好者
真解好矣蓋女之賢士者如此而誠非難鳴一語有以得其端也蓋君子謂難
鳴之女有以易士職焉有以勵士行焉不特婦職克當已也豈不賢哉可以風
矣○前段提首句振動全神便如醍醐灌頂飾飾題中殷勤他願故一氣可

成實使華之雅俱化○作全章通類得結有互法是作簡攝神一片確
行極古文章法之妙○難鳴且二語雖是金題網領但于此先作採接便通
湯失勢文妙只用一筆寫過將婦微決意一齊振起拒要爭亦自與空翻進線
者題別

女曰雜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章全首○此詩二章一章上章敘其相從而悅其色下章敘其相從而
悅其德然上章重美其色下章重美其德而德根一顏字來上章之且都非其
有別雅之康也下章之德音非實有賢淑之名也此心一迷于色自無往不見
其可美耳○鄭俗多淫諸如他詩皆女悅乎男惟此詩為男悅女之詩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朝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玉字姜姓洵信都闢雅也○此雖亦淫
奔之詩言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嘆之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矣矣而又
都也

卷之七

此亦淫奔之詩若謂其美夫美人之儀子德也肯其未見也子雅實何恨而
離言及其既見也子又實形容之類盡今有女與我而同車既有以慰吾快既
之願矣而以言乎其顏則如舜木之華何妖艷也且其舉止從容將朝將翔而
可愛愛其所佩之玉惟瓊瑤而可觀夫以如是之顏色如是之佩服而又有
如是之容度此孟姜也信乎美哉而且都有以稱瓊瑤之華美者矣同車者
不亦有餘來耶

有女同行○顏如舜華○將朝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美孟姜也將將朝將翔德音不忘言其賢也

申述有女與我而同行既有以遂吾雅好之私矣而以言乎其顏則如舜木之
美何能冷也且朝朝之度見之于行止之餘將將之聲溢之于佩玉之表六以
如是之顏色如是之容止而有如是之佩服此孟姜也固宜德音之昭播而
今譽之不忘也○以攝佩玉之鏡鏡矣同行者不亦有餘光耶夫以淫奔之人
而稱之以聞雅美之以德音此可以觀私欲之微而俗之不與見矣

【補解】二章俱一氣說下。玩有字同字俱備其快觀之願意如辭華以色言朝暉是車中衣服迴風輕舉之狀。瓊瑤以瓊瑤玉也。彼委玉去指其人也。詞美頂頤如辭華句且都項將期二句。德音另請不必牽強一律佳誠以美字括上文且都另作態度看不知將期將期便是行止之舒徐容與豈非態乎。○士按將期將期六帖引神女賦旋若游龍乘雲翔洛神賦球輕舉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等為証以為狀女之飄忽然清人云河上平朔拜上篇亦云將期將期七鬼與雁恐是一時詞人通套語耳。○王臨川曰于瓊瑤見德之容于將期見德之音各以其類也。○楊則修曰孟姜世族貧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開雅也。益治容貌實多出于青殿中狀蕭灑含澁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難有舜華之顏瓊瑤之佩所謂輝作夫人風披荷葉舉止澁澁烏能開雅乎。○德音是性情之和厚播為美與也不忘久而不渝也。○補慶源曰所謂德音是亦日月詩之德音類也。世衰道降狗情肆欲所美非美者多矣。

有女同車二章六句

詩經卷之七 國風

二十四

山有扶蘇章全首。○通詩二章一意首以行役二字為王非真以為狂役也。總相得極善而故為戲之之詞不見乃見正是戲詞非所見非所期之謂。○扶蘇已得而欲未厭之詞得今未得而愛欲得之詞。役實已絕而又別圖之詞。奉實未絕而防其欲絕之詞。

山有扶蘇隔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賦也扶蘇扶蘇小木也荷華芙蓉也子都男子之美者也狂狂人也且語詞也。○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隔則有荷華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淫女戲其所私者若謂男女之相與也起于情愛之私心乎愛矣明言當見之而後足以慰吾願也何今所見非所愛耶彼山則有扶蘇矣隔則有荷華矣是所宜有者肯有之矣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美也吾之所願見也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且奔情好之私于不欲見之人何我所遇之窮也哉。

山有橋松隔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狂且

賦也上陳無枝曰橋亦作喬游龍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兜藥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子充猶子都也狡童狡童之小兒也。○中語彼山則有橋松矣隔則有游龍矣至于子充天下莫不悅其美也吾之所欲見也今乃不見子充而見此狡童何哉夫以戲玩之詞而道其相識之毒情欲之流于此極矣。○惡解此以宜有者有之與不宜見者反見之也扶蘇小木也荷華喻修潔也看松大木也游龍草之繞繞而亂生者也蓋以美惡相形起與任以情之薄言狡以言之詐言子都子不以狂反有子充以不狂反看乃顏色之克盛者。○董氏曰子充不見于書疑亦以美善者也。○婦士曰言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者正言見子都子落喜悅而狂之詞。

山有扶蘇二章四句

持今章全首。○通詩二章一意是未得所期而急欲得之之詞以和字要字為注本有無落之機故因風而吹之與女有倡子之意故我從而隨之蓋取相應相求之意下要字對和字看和者和其始美者要其終也皆指淫奔之事不指歌。○惡解此淫女之詞若謂天下或有飾情之女子而必無不及情之丈夫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但在乎有以先之耳彼德公釋今看高而水葉將脫則風其吹女而落之矣叔兮伯兮豈木石之無情果有諒于情欲之感而有以倡子者乎則子將繼其後以和女矣何也子固予之所與以相樂者也子倡于先是有意于子于子豈能以忘情耶。

薄兮薄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

薄兮薄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去聲叶女。○與也薄木橋而將落者也女指擗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子女子自稱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擇今擇今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去倡予而于將和女矣。

薄兮薄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與也深惡同要成也。

申謹後重者曰男女有和配之私豈不欲其常相親共但女也不爽而士貳
二其行有不免為人所竊笑者若後重之于我是也彼後重者方其初相與也
固有懷而必吐其情厚矣今也情發于一且乃不與我言今何其親于昔而遂
疎于今也然子雖不與我言而悅我者與我言豈無人乎維子之故遂至使我
不能解恥殆不然也

彼後重者不與我言今維子之故使我不能忘令
賦也思安也

申謹後重者曰男女有和配之私豈不欲其常相親共但女也不爽而士貳
二其行有不免為人所竊笑者若後重之于我是也彼後重者方其初相與也
固有懷而必吐其情厚矣今也情發于一且乃不與我言今何其親于昔而遂
疎于今也然子雖不與我言而悅我者與我言豈無人乎維子之故遂至使我
不能解恥殆不然也

申謹後重者曰男女有和配之私豈不欲其常相親共但女也不爽而士貳
二其行有不免為人所竊笑者若後重之于我是也彼後重者方其初相與也
固有懷而必吐其情厚矣今也情發于一且乃不與我言今何其親于昔而遂
疎于今也然子雖不與我言而悅我者與我言豈無人乎維子之故遂至使我
不能解恥殆不然也

申謹後重者曰男女有和配之私豈不欲其常相親共但女也不爽而士貳
二其行有不免為人所竊笑者若後重之于我是也彼後重者方其初相與也
固有懷而必吐其情厚矣今也情發于一且乃不與我言今何其親于昔而遂
疎于今也然子雖不與我言而悅我者與我言豈無人乎維子之故遂至使我
不能解恥殆不然也

申謹後重者曰男女有和配之私豈不欲其常相親共但女也不爽而士貳
二其行有不免為人所竊笑者若後重之于我是也彼後重者方其初相與也
固有懷而必吐其情厚矣今也情發于一且乃不與我言今何其親于昔而遂
疎于今也然子雖不與我言而悅我者與我言豈無人乎維子之故遂至使我
不能解恥殆不然也

申謹後重者曰男女有和配之私豈不欲其常相親共但女也不爽而士貳
二其行有不免為人所竊笑者若後重之于我是也彼後重者方其初相與也
固有懷而必吐其情厚矣今也情發于一且乃不與我言今何其親于昔而遂
疎于今也然子雖不與我言而悅我者與我言豈無人乎維子之故遂至使我
不能解恥殆不然也

白其其游遊之心游然矣
獨解言與食指中之兩端以為言見夫絕之先常言矣要娶也嘗式企庶幾
也而今則不然矣末二句須科賦讀意謂相與言者有人豈以較重之故而食
不下咽其為食者有人豈以較重之故而不要處只是反言詭之言不能奈
何其也說到絕于此而絕于彼豈亦絕其人矣○第臣虎曰婦人從一而終
者也較重者之謂則其寵欲而賦理也甚矣

狡童一章章四句
未絕而愛其欲絕之詞也與前章已見絕者不同
子思我寤寐求之不可見也與前章已見絕者不同

子思我寤寐求之不可見也與前章已見絕者不同
賦也思安也漆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解也○淫女語其所私者曰
子思然而思我則將棄我而涉秦以從于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
于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諶之解

狡童一章章四句
未絕而愛其欲絕之詞也與前章已見絕者不同
子思我寤寐求之不可見也與前章已見絕者不同

狡童一章章四句
未絕而愛其欲絕之詞也與前章已見絕者不同
子思我寤寐求之不可見也與前章已見絕者不同

狡童一章章四句
未絕而愛其欲絕之詞也與前章已見絕者不同
子思我寤寐求之不可見也與前章已見絕者不同

狡童一章章四句
未絕而愛其欲絕之詞也與前章已見絕者不同
子思我寤寐求之不可見也與前章已見絕者不同

我思是彼兩端以要其必欲潔治亦非奢盡可法特明其至之易下竊謂當是
不辨勢也。○上二句見其急下二句見其澁。澁欲無厭甚矣。

卷二 五句

子之半今全音。○通詩前二章。悔前期之已失。後二章。其復會之可。四宜重。
字。下二章。亦從悔中生。出。既悔不從其人。緣又欲變志于他人。縱欲之意。以
漸而深也。

子之手 音反。○侯我乎巷。○悔不送冷。

賦也。手。雙滿也。巷。門外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侯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
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悔。子之半。今者。日。情之所在。人負我。毋我負人。于何今日不然也。子之
半。今。妾。容。豐。滿。潤。可。愛。矣。而。日。侯。我。乎。巷。今。蓋。老。已。歸。于。我。我。與。相。就。矣。爾
乃。一。念。偶。違。竟。勿。之。送。自。今。思。之。悔。子。之。不。送。今。過。豈。別。有。所。歸。也。

子之歸兮 侯我乎堂 悔子不將兮

賦也。歸。壯。壯。將。亦。送。也。

○悔。子之。自。今。妾。容。盛。壯。洵。可。美。矣。而。且。侯。我。乎。堂。今。我。應。與。相。就。矣。乃。後。時
中止。而。不。將。自。今。思。之。悔。子。之。不。會。將。今。蓋。自。告。之。不。暇。也。

○合。解。曰。半。曰。昌。無。大。異。言。其。手。姿。狀。體。之。魁。梧。皆。容。之。美。也。曰。侯。巷。侯。堂。言。情
之多。也。子。不。送。而。悔。則。前。探。阻。矣。悔。只是。口。頭。語。全。無。自。諒。意。○紀。補。云。家
門。之。事。也。宜。送。乎。壯。矣。

表 錦綉衣 錦綉衣 叔兮伯兮 獨于與行

賦也。錦。綉。衣。叔。伯。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我
之。服。飾。既。盛。備。矣。宜。無。駕。車。以。迎。我。而。借。行。者。乎。

○申。請。天。矣。今。爾。失。乎。子。而。我。能。追。矣。然。豈。能。無。他。望。哉。我。也。衣。錦。而。更。向。之。以
表。衣。錦。而。又。加。之。以。錦。綉。衣。而。可。矣。夫。叔。兮。伯。兮。今。其。有。情。于。我
者。豈。常。車。以。迎。乎。子。而。我。之。行。矣。或。者。非。得。如。子。之。手。者。而。可。耶。

表 錦綉衣 錦綉衣 叔兮伯兮 獨于與行

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申。請。我。也。潔。飾。而。又。尚。之。以。聚。家。衣。錦。而。又。加。之。以。聚。衣。未。衣。服。盛。飾。以。相。符。矣。
叔。兮。伯。兮。其。有。有。情。于。我。者。其。當。乎。乎。即。當。與。之。同。歸。矣。或。者。亦。得。如。子。之
昌。者。而。可。也。不。然。豈。能。能。子。處。以。終。也。

○合。解。衣。錦。衣。錦。衣。而。聚。衣。聚。衣。自。是。古。人。衣。服。常。度。此。二。句。須。看。與。碩。人。章
意。異。彼。惡。其。文。之。著。此。備。其。服。之。盛。見。盛。飾。治。容。可。以。悅。人。也。駕。子。行。歸。是。前
條。既。夫。復。爾。復。會。前。無。自。諒。之。詞。後。無。自。新。之。念。情。薄。極。矣。○役。童。絕。于。此。而
循。幸。不。絕。于。彼。子。半。阻。于。前。而。惟。恐。失。于。後。○鍾。伯。敬。云。叔。伯。即。前。人。望。其。後
來。幸。有。約。也。註。太。泥。○按。士。婚。禮。升。堂。奠。雁。受。女。于。廟。堂。庶。人。雖。無。廟。堂。亦。受
女。于。寢。室。蓋。婚。姻。人。道。之。始。先。王。重。焉。所以。備。正。始。之。義。也。若。半。之。咏。則。斷。然
盡。矣。

半四章 二章章三句 一章章四句

東門之暉 音反。○通詩總以思為。王首章思其人而嘆其相遠。次章思其人
與其來就。有思之愈深而愈切。或因豈不爾思二句。遂謂為見舉而追思之
如此。殊未得詩人之意。

東門之暉 音反。○通詩總以思為。王首章思其人而嘆其相遠。次章思其人
與其來就。有思之愈深而愈切。或因豈不爾思二句。遂謂為見舉而追思之
如此。殊未得詩人之意。

賦也。東門。城東門也。暉。除地。叮叮者。和聲。草也。一名葛。可以澀絳。彼者。曰。東
門之旁有暉。暉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室。人。之。居。也。
之。而。未。得。見。之。詞。也。

○申。請。東。門。之。暉。者。曰。天。下。惟。兩。心。相。許。則。我。可。往。彼。亦。可。來。未。有。相。思。而。終
不。相。就。者。也。若。吾。所。思。者。問。其。人。則。在。東。門。之。暉。有。和。聲。之。草。生。在。阪。之。上。矣。
一。思。之。而。已。在。目。中。豈。遠。不。可。至。之。境。哉。但。其。室。則。邇。而。其。人。之。居。是。室。者。則
思。之。而。不。可。得。見。焉。其。人。則。甚。遠。也。吾。其。能。以。思。情。耶。

東門之果有路 豈不爾思 于不我即

賦也。路。行。列。駿。門。之。旁。有。果。果。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
○申。請。東。門。之。外。而。有。所。植。之。木。實。維。果。新。也。而。果。之。下。言。有。室。焉。此。然。亦。行。

實維斯人之居矣夫斯人固吾之所願見者也我豈不爾思也但我難思子而子之居于彼也則久而不來焉是子自不我即也何時使我得見而慰我之心耶夫其思之情非不切也但情切于所思之人則有乖于情性之正矣風俗之不美有如是夫

總解各章首二句不遇指其所與淫者之居如此下二句重不得見上宛然者其室而杳然者其人思爾者我而懷我者子此時此情欲其相諒也○單板節意歷歷在目此思中之病其人之遠乃非遠耳疑恨之詞○昌記際地去草也叮叮乎意○麟士按字聲叮叮則時時可當是言其聲故聲治也○古詩云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際難為情即此意一說望子之即者欲自即其人也

東門之墀二章四句

風雨章全首○通詩三章一意各上二句言其時指其所期也下二句表其心如其所期也當以既見二字為下而曰夷曰曠曰曠皆根此說喜洋洋于懷深于矣慶幸之志反復道之情欲深矣○其慶幸皆在曉寤之候雞鳴之時想以久待而得遂其歡故喜悅而不能禁如此

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凄凄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雨晦冥蒸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淫奔之女言當此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中然風雨凄凄者曰人事之諧因吾心之所願而況天時之應則喜幸為尤深如今日者風雨雖至則凄凄然而寒涼矣雞鳴有聲則喈喈然而人其交泰未嘗平旦之期也斯時也君子如約而來而吾得于既見彼凄凄者不足以當吾嗚嗚者者適足以鳴吾豫也雨情適近各遂所願前此思念之情云何而不夷乎也哉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何不瘳

賦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喈喈也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平漢夫豈直其心爽乎風雨則瀟瀟而有聲雞鳴則膠膠而喈喈正願見君子之時也斯時而既見君子則積思之病云何不瘳也哉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賦也如晦天色昏也雞鳴不已則既見君子則喜悅之情云何而不喜也哉而今而後願風雨之時也斯時而既見君子則喜悅之情云何而不喜也哉而今而後願風雨之時來又恐雞鳴之忽已也其如此情何

總解深寒涼之氣披風雨晦陰又在雞鳴之候故其氣凄凄然寒涼如此非風雨之氣也瀟瀟則直言風雨之聲蓋風雨皆有聲也如膠言風雨之夜如膠也凄凄膠膠等俱是情難自禁之時故所思而來自然慶山望外○詩東陽曰喈喈膠膠不已皆難辨紛雜之意既見君子重看亦根未見來方有情一說既見作預擬之詞更深一層○瀟瀟言其聲如喈言其色總之是天光未且若且則殺風景矣○嚴華谷曰世則謂之矣則借結故集傳謂夷為平而總註又曰心悅兼從毛氏也○谷飯說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讀之者有天地晦冥異變毋曉之風

風雨之章四句

青子於章全首○此淫女望其所與私者之詞前二章致思而彼責彼之志情于已未嘗想度而言已更致情于彼也當以悠悠我心為至心惟悠悠故先賦責之而因想其形影所在以見已之不能忘玩釋字寧不字在字如字無非所一思之光景也

青子於章全首

賦也青子純綠之色且父母衣純以青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爾音續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中讀味青子於者曰天下有形色之類而達成精神之隔者固不及情有精神可通而乃致疎澗之久何其情之淺耶青子之衿也衿當往來于者之履而頃刻不置我心悠悠也然我心之自盟者庶無負于子之漠然于我也豈以我未往就于也自我言之一心既孚則雨情無間縱我不往于寧不藉藉其聲音而來以慰我心乎誠不知其故矣

青子佩... 賦也青子細細之色佩佩玉也

之所係者固常在子子而子之悲然于我也豈以我未往就子耶然南情相契

合璧子矜子佩蓋因其物而想見其人也青矜青領也學士之所服具父母則

桃谷達... 賦也桃輕儇跳躍之貌達放恣也

自恣無節飾檢之物常在彼城關之間一極想開固宛然在目者我也一日

不見如有三月之久沈乎不止一日也今安得常常見之使我得以贈桃達之

半粟而致青青之神佩常用美也哉吁婦人之思切矣而不顧禮義之非非廉

取之心不于是為然乎

既解桃爾果止才軒翔建謂襟懷之洒落末二句言其切于思之意○顧太初

曰按子矜毛傳及漢儒皆以為刺學校廢也顧云學校不修生徒分彼或去或

朱子辨其詞意假薄施之學校不相似焉觀白鹿洞賦則尚有廣青矜之疑

以教言數語括一篇之旨本不可廢自朱子作傳而廢之豈與文獻通考

野為風雨報德賦木瓜懼說賦承以作養人才為善我核標以忠厚太平為

行舉既勝時文論道往往有之第不知出于小序耳若律以朱傳則文理俱

且朱子亦有自相抵牾者小序子矜刺學校廢也若我樂育才也朱子亦以為

非及作白鹿洞賦則曰廣青矜之疑問又曰帶青其之長首以取以問先生

子矜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東楚辭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與也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他人

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人之為是言者特以不根之誑誑如而肆其中傷耳其知之否耶

揚之水不流東楚辭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此詩者其處心亦狡矣而無信之飾豈出自淫邪之口耶斯可愧矣

之意故以為與此典意亦至四句止末二句另補終鮮二句敘其相親之情自

明已之無他適也未二句敘其相親之久勿以離間之言為疑也此詩兄弟與

之也謂所欺者一人耳不信則泛言之言其平日是無信之人其欺人也多矣

其與也久矣○爾雅曰鮮之黨為鮮兄弟皆之黨為親兄弟注云古人皆謂

猶兄先弟後。所謂妻爾新婦。如兄如弟是也。又云。兄弟者。亦親之之詞。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全首。○通詩二章一意。以匪我思存句為主。各上四句。言所見雖可。意而不慕。下言所配非可樂而亦繁。全重不慕非禮之色。上其言自樂于已者。正見不動心于彼也。○此詩人有所自足于已。非得以室家為樂也。蓋其所得之深。所見之定。而情欲不以動于中。此所行之君子也。美色為尤物。非止庸夫。附心往往賢家。候此。人于淫風盛行之時。而能然超拔如此。其可挽回世風矣。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綈衣葛屨。中聊樂我貞。

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綈。白色。葛。蒼艾色。綈。衣。葛。屨。中。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貞。與云。同。語辭也。○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為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不如已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以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民間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為習俗所移矣。蓋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

卷之七 國風

三十四

申。說。賦。出其東門者。曰。目之于色。固有同美。而非禮之色。則不可慕。彼東門之地。乃男女聚會之所也。吾嘗出自東門。但見出游之女。有如雲然。美而且衆矣。然雖則如雲。非我思之所存也。若我之室家。所衣者。綈衣葛屨。貧陋甚矣。而自衣服之。亦聊可以自樂。如是而樂。亦如是而足矣。如雲之女。吾何善其。

出其東門。有女如茶。雖則如茶。匪我思存。綈衣葛屨。中聊樂我貞。賦也。謂曲城也。曲城。蓋也。茶。華。經。白。可愛者也。且語助辭。可以深終。故以名衣服之色。綈。葛。也。

不請至于國。亦男女聚會之所也。吾嘗出自國。但見出游之女。有如茶焉。茶。而且白矣。然雖則如茶。而非我心之所思也。若我之室家。所服者。綈衣葛屨。貧陋甚矣。而自我視之。亦聊可以同樂。如是而樂。亦如是而足耳。如茶之女。吾何慕哉。夫不慕人之所同慕。而惟樂己之所獨樂。所謂能自好而不為習俗所移者。非耶。

通解。如雲。美且衆。頭上。兼服飾容貌。狀其綺麗。可觀。如茶。狀其輕白。可愛。思則思。雖則之防。不可不立。羞惡之良。不可不念。匪我思存。存乎此。不存乎彼也。此句。卓然見。祇在中。泯念頭。不可說。我自妻子在。何以思此也。綈衣葛屨。正與如雲對。綈。白色。是薄縞。不沐。故色白也。葛。蒼艾色。謂青而微白也。如艾也。如葛。綠也。衣服之色也。不必若。惡所。薄也。綈。衣。在。身。葛。屨。在。首。猶云。刺。奴。布。裙。也。雖不比。衣。綈。衣。佩。玉。將。將。者。而我之樂。聊。寄。之。我。之。思。尚。不。專。存。于。此。而。況。如雲者。我。聊。守。有。自。足。于。已。意。聊。樂。我。貞。自。樂。其。室。也。聊。可。與。親。夫。婦。其。樂。其。禮也。匪我思存。見其守之定。聊樂我貞。見其分之美。○孔疏。出謂出城。則開是城上之。蓋。謂。當。門。臺。也。剛。是。城。外。之。城。即。今。之。門。外。曲。城。也。○曾。南。豐。曰。以。華。樂。色。衰。而。相。棄。昔。谷。風。以。游。于。新。昏。而。棄。舊。室。唯。出。其。東。門。不。然。○葉。堂。直。曰。鄭。國。固。無。定。論。者。然。綈。衣。之。賢。諸。侯。羔。羊。之。賢。大夫。燕。之。賢。大夫。婦。東。門。之。獨。行。君子。于。淫。亂。之。風。得。之。亦。幸。矣。

出其東門一章章六句

卷之七 國風

三十五

野有蔓草。全首。○通詩俱與至末。即所在以起。故為賦。而與以相遇。二章。至首二句。道其景中。二句。括其人。末二句。敘其情。總是賦相遇之情。反覆通其慶幸之意也。

野有蔓草。露漙漙兮。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道我願也。今兮。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男女相遇于野。田。草。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蔓。草。之。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得。以。適。我。願。矣。

申。講。歌。野。有。蔓。草。者。曰。男女之際。苦。樂。千。端。如。無。端。思。想。之。不。勝。勞。則。何。憐。然。天。作。之。不。勝。喜。矣。彼。野。有。蔓。生。之。草。露。之。漙。于。上。者。則。薄。然。而。多。矣。況。此。有。美。一人。清。揚。婉。妙。婉。然。而。美。也。人。或。自。計。求。之。而。未。必。得。今。邂逅。相遇。于。斯。地。焉。則。有。以。結。善。夙。昔。之。心。矣。寧。不。適。我。願。也。哉。

野有蔓草。露漙漙兮。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道我願也。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男女相遇于野。田。草。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蔓。草。之。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得。以。適。我。願。矣。

中野有髮生之草。其于上者。則淺深而多矣。況此有美一人。婉婉好。其目之清而眉之揚也。人或自首相遭。而不無遺憾。今邂逅相遇于斯處。則有以各遂其欲矣。寧不與于情。賦也哉。夫恣情于野。而適意于邂逅。之文。男女之大防。殆矣。郵幣之淫。一至此哉。

總觀此章得讀。其意深故以爲典。有美一人。其無端有一美男子也。婉婉好。其目之清而眉之揚也。或謂其目清。眉揚。非可久之道。而曰。適我願。今且前。情好耳。當作女子自道。口氣。前倏後皆爲女悅男之詞。故此詩曰。適我願。女子自道也。以一人之欲。言與子情。賦。則適男女言之。夫賦闕。則適我願。在室矣。寧不與于情。賦。則適我願。其易也。淫斯甚矣。○按魯伯姬。宋公夫人也。公儀伯姬。執節守貞。宋官。伯姬在。有司請曰。火起。至矣。夫人。避于。伯姬曰。吾聞婦人。夜出。不見。傳。傳。下。堂。越。美而生。不如守。而。死。遂。于。火。而。死。春秋。書。宋。伯。姬。卒。於。梁。伯。姬。取。身。之日。加之。災。下。見。以。災。卒。也。夫。伯。姬。遇。變。猶。守。官。未。之。節。而。魯。女。子。乃。馳。早。夜。

卷之七 國風
三五
美
若如楚辭云也。朱氏詩故。亦以爲草野之賢。有得君之願。故序云。思遇時也。○按左傳。昭十六年。晉。范。宣。子。聘。鄭。六。鄭。餞。宣。子。宣。子。請。賦。子。驥。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蔓。草。子。游。賦。風。雨。子。游。賦。有。女。同。車。若。皆。淫。奔。之。詩。何以。不。詩。于。野。乎。故。知。朱。註。亦。有。可。商。處。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澤與清草全首。此士女相與游戲于澤清而作。通詩二章一意。但以觀字贈字爲至。各首四句。敘其時車之美。中五句。相率以往觀。末三句。則首往觀而相贈以結其情也。

澤與清草全首。此士女相與游戲于澤清而作。通詩二章一意。但以觀字贈字爲至。各首四句。敘其時車之美。中五句。相率以往觀。末三句。則首往觀而相贈以結其情也。

澤與清草全首。此士女相與游戲于澤清而作。通詩二章一意。但以觀字贈字爲至。各首四句。敘其時車之美。中五句。相率以往觀。末三句。則首往觀而相贈以結其情也。

澤與清草全首。此士女相與游戲于澤清而作。通詩二章一意。但以觀字贈字爲至。各首四句。敘其時車之美。中五句。相率以往觀。末三句。則首往觀而相贈以結其情也。

澤與清草全首。此士女相與游戲于澤清而作。通詩二章一意。但以觀字贈字爲至。各首四句。敘其時車之美。中五句。相率以往觀。末三句。則首往觀而相贈以結其情也。

澤與清草全首。此士女相與游戲于澤清而作。通詩二章一意。但以觀字贈字爲至。各首四句。敘其時車之美。中五句。相率以往觀。末三句。則首往觀而相贈以結其情也。

澤與清草全首。此士女相與游戲于澤清而作。通詩二章一意。但以觀字贈字爲至。各首四句。敘其時車之美。中五句。相率以往觀。末三句。則首往觀而相贈以結其情也。

澤與清草全首。此士女相與游戲于澤清而作。通詩二章一意。但以觀字贈字爲至。各首四句。敘其時車之美。中五句。相率以往觀。末三句。則首往觀而相贈以結其情也。

澤與清草全首。此士女相與游戲于澤清而作。通詩二章一意。但以觀字贈字爲至。各首四句。敘其時車之美。中五句。相率以往觀。末三句。則首往觀而相贈以結其情也。

澤與清草全首。此士女相與游戲于澤清而作。通詩二章一意。但以觀字贈字爲至。各首四句。敘其時車之美。中五句。相率以往觀。末三句。則首往觀而相贈以結其情也。

澤與清草全首。此士女相與游戲于澤清而作。通詩二章一意。但以觀字贈字爲至。各首四句。敘其時車之美。中五句。相率以往觀。末三句。則首往觀而相贈以結其情也。

後下於狂觀相辨處皆不可脫采蘭一節始而相更已而相結又復如
後絕之情不能自已可以觀風矣○觀子淫亂之所由贈字淫亂之所結前日
相後日將後世同家相將謂本此不必作誤字○杜素悅曰始用方字下時一
既字繼轉一且字而復轉一海字且樂字伊其字詩末轉折之妙無庸于此○
鄧潛谷曰鄧國土地克平人物繁盛情意勃發風俗淳樸詩者可以盡得
之○按漢制上已官民皆澤于東流水洗濯祓除去百病為大國言陽氣布揚
萬物始出始澤之矣上已猶上丁當讀為庚今誤讀者多○風俗通云漢者澤
也杜雅以醜賦云巫咸祈禱思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蔡邕云私于水濱
凡言祓者禮也以為祈禱禮之後世終廢如此○鄧氏曰漆浦刺淫也淫始乎
觀游禮禁婦女無觀儀微也○之上下注于觀矣○黃氏曰此詩作淫奔者自
後之詞非也觀詩內曰士曰女則非其自作明矣淫風雖行詩人持其事而刺
之亦可謂思無邪者矣○曹無奇曰先王訓導女無境外之行尼父
觀政豈有別途之俗甚哉男之責于有別也婦以采蘭之俗士女俱往入道
之防慎矣恐知漆浦之區非淫者之淵藪子祓除之行非媒妁者之口瘡
乎而夕藥之贈祇以遺其矣

漆浦二章章十二句

鄧國二十一篇五十三句二百八十三句○鄧衛之樂為淫淫然以詩
考之衛詩二十有九而漆浦之詩才四之○鄭詩二十有二而淫奔之詩
已不翅七之○五衛衛為衛女之辭而鄭皆為女感男之語衛人猶多刺
諷懲創之意而鄭人幾于蕩然無復懲悔悟之所是則鄭聖之淫有甚
于衛矣故夫子論衛邦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諷則自有次
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

詩經集卷之八

齊一之八○齊國名本少吳時夷鳩氏所居之國○齊州之域周武
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而至于泗水○齊太公望本
四岳之後既封于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齊太公望為大國今齊齊
泗水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雞鳴章全首○通詩三章皆一時之言○詩是夕傷不敢自安之心精神全在註中
心常恐晚四字有言念道而心愈切意首二章上二句是紀詞下二句是表紀
之心末章通是紀詞一章是耳聞其似者而以爲真也二章是目見其似者而
以爲真也三章乃極其情以成感焉一步緊是一步○詩上按言古之賢妃朱
子曰孔疏言古之夫人語而榮之耳不知疏曰主序思賢妃解而榮傳云序其
事只當云時之賢妃耳○上注云末章四句皆紀告語何前兩章首二句告末
二句忽稍以他人解說殊非理體也○愚意仍是賢妃自爲語辨之詞當云雞既
鳴矣朝既盈矣若以爲匪雞則鳴矣雞道是齊之齊手而若可不愧與也如
此則情詞宛轉更爲優妙三章一體當不易也集傳間有勿可盡死類如此

雞鳴章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于君所至于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合朝之臣既
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
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問其似者而以爲真非其心存營畏而不留于遠欲何
以能此故詩人敘其事而美之也
非詩賦雞既鳴者日人君處宮禁之中耳不聞士君子之徒現日不視卿大夫
之儀威所賴以作其物而振其意者賢內助也告得之齊妃矣大臣也待漏而
朝者也雞鳴而起臣也辨色而入君也得明而治自有朝儀以來未之有改也
而妃之心則尤有切者觀其御于君所至于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此
定制也今使未鳴也于因訝之或謂鳴也于猶待之乃今而雞既鳴矣物無靈
豈應時而動入無背處遇物則與蓋觀于來朝之人何如乎近者既佩玉之來
同遠者亦乘神而顯玉殆既盈矣吾君尚可安于寢哉嗚其非非雞之鳴也

猶未夫乃若之聲耳。雖齊而遂以為難辨。彼固有待于聲者乎。若其恐見之心方得于未聞之先。故則其聲遂以為真。而不覺以難鳴告矣。何暇辨其非難之鳴也哉。

東方朔曰吳匪東方則月出之光

賦也。東方朔曰。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

陳說既而又再告曰。則色視朝此常規也。使不夜方沉。曙色未露。猶之可也。乃今則東方明矣。盡視于來朝之人。又何如乎。大者既難。亦以舉趨小者。亦稍粉而成。集始既昌矣。若尚可安于寂乎。然其言非東方之明也。始影曉。乃月出之光耳。月出而即以早晨。後固自有視于無形者乎。雖其恐脫之心。常惕于未見之頃。故一見其光。遂以為真。見而不覺。以東方明告矣。何暇辨其非東方之明也哉。

今解首二句。本是和承。因難鳴指出朝堂也。乃危度之詞。文章首二句。同各章下二句。則詩人因妃之言。而發其深畏之心也。初既盛朝。字如禮記玉藻釋冕以朝之制。作虛字。有故詩云。朝會之臣。盈謂盈于朝門之下也。勿用殿陛字。○陳雙溪云。君未視朝。臣安得進。殿陛之下。○王濬又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視之。註云。臣入常先。若出常後。尊卑禮然也。杜常言。辨色始入。君日出。且而與君當急于視朝。而但曰難鳴。嗚矣。朝既盛矣。後頃之意。宛然。雖其難辨。月光與日光。原自易辨。而難鳴云爾。者。特其不安于疑。而求惕于心者。真有視于無聲。視于無形。一段光景。故凡疑似于妃之耳。而恍惚于妃之日者。無不能以為真也。○李三山口心。考在焉。則問答。雖之聲。以為難鳴。心不在焉。雖當寔在側。而耳不聞焉。匪難匪東方二句。是風人形容。像其妙處。而口氣中。未嘗露像吳字。斯支體貼。令人可思。下章想出。合歸。即是此法。但作賢妃口吻耳。非實有此語也。

蘇飛飛甘與子同夢

賦也。蘇飛飛夜將旦。而百端作也。甘與會朝也。○此三事也。言當時。我並不樂與子同夢。而夢然。羣臣之會于朝者。侯若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

而并以子為情乎

不勝既而又三告曰。夜將旦。則百端作。若不聞夫蘇飛飛。非將且暗乎。此時而與子同夢。虛重情之淡。樂就單之為安。子立不甘之亦念。彼環禁門而待朝者。幾何時也。羣僚方待一人以臨御。而君逾時而不出。則前之趨路而來會者。且今返駕而旋歸矣。斯時宜無猶。猶然。雖之者乎。謂以一妃朝之。視而乘我。不臣。若不知其因。視于上。上者何如也。子竹懶不。以累子。而人因情。我以及君。使子不為子。此暗不已。蓋法宮而朝。奉牧耶。子其披衣而起。庶無使子之獲矣也。夫賢妃之三告。若如此。可謂詞念切。而意愈至矣。則君又安有復欲敗度之事乎。此其所以可美也。

疏。此章。但述其詞。人者。視則更倦。而思。蘇飛飛。正甘。寤情也。次句。特引起下意。若未放朝。豈有敢散之理。只是設詞耳。會且歸內。便有情意。故下云。然人臣何敢。情若一情。字是從賢妃像傷。一合中。想保出來。不言君之荒。子內。而前已之甘。子同夢。不口以君之故。情乎。而前以已之故。情若。其言。溫厚。和平。茂可玩味。○孔疏。法無乃以我之故云云。是正說情。直頂會且歸。來。然。玩。無。庶二字。是言。無。無。意。特。字。法。界。何。耳。當。是。勉。君。無。使。臣。情。承。會。且。歸。而。轉。焉。蓋。情。意。已。在。歸。字。內。矣。○序。以此。詩。為。陳。古。制。今。而。朱。傳。亦。曰。古。之。賢。妃。然。考。之。古。者。太。師。奏。難。鳴。則。君。起。臣。朝。君。辨。色。而。入。君。日。出。而。視。朝。此。詩。益。因。君。情。情。夫。人。賢。明。相。儀。不。必。謂。陳。古。制。今。恐。此。亦。宮。中。之。史。敘。述。君。視。夫。人。之。賢。以。成。之。也。○婦。人。于。預。朝。政。則。為。北。雅。之。晨。宮。中。二。聖。之。稱。昔。人。所。悅。此。只。作。掖。庭。像。切。語。見。太。平。之。世。百。官。承。事。朝。而。不。父。氣。象。又。何。必。使。便。長。序。后。女。則。三十。卷。○李。三。山。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內。之。禍。者。非。肯。有。忠。臣。漢。士。亦。山。賢。妃。貞。女。風。夜。像。飛。以。成。其。德。周。官。之。美。后。齊。和。之。衛。姬。楚。莊。之。樊。姬。是。也。不。獨。人。君。乃。然。英。貴。升。為。內。後。妻。呂。崇。躬。助。宗。業。以。養。其。姁。教。勸。并。修。學。升。身。為。不。義。輒。流。涕。進。規。升。厥。潔。自。勵。乃。尋。陣。遠。學。遂。成。名。賢。女。之。助。如此。○劉。安。成。曰。夫。為。妻。綱。古。之。人。身。修。而。字。齊。者。上。也。思。齊。所。謂。刑。于。寡。妻。是。也。夫。道。不。足。幸。行。賢。妃。助。之。成。德。者。次。也。此。情。所。述。是。也。彼。有。相。與。齊。泮。欣。樂。幸。以。

凡人如精神所制而王家則有無足道矣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兮今言通詩三章一意無誤決總是出獵者相遇而交相譽也豈與
既與好且與感上下各相感也昔范用獵射御上者既稱其人為還為茂為
日而又遠其人稱己為優為好為美蓋印一人之言而見兩人相稱譽不愛見
他意氣飛揚見于眉睫之間者如此

子之還兮今言通我乎猶之問曰今言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好兮分

賦也還優捷之貌猶山名也從逐也秋三歲曰有獵利也○獵者交錯于道路
且以優捷利相稱與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
必有所自矣

車馬賦于之還兮者曰今言十里而不用乘安亦未相風也山東家後而不
有捷是安所泰高村也今就獵而觀之子之巧力俱全射御皆善試發而指
示或升高而歷險蓋優捷之至矣一旦道我乎猶山之間相與並驅而從兩肩

之賦是再肩得背子之還所教也子反不以寫能乃謙恭遜順好我而致與自
若是乎其優也以我之與子皆而反以譽我者所以當之賦

子之茂兮今言通我乎猶之還兮反今言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好兮分

賦也茂美也
車馬子之獵優捷之外見者何其茂也一日道我乎猶山之道與我並驅而從
兩肩兮是兩壯之得子之茂為之也願乃不自自於而揖我謂我好兮豈與
我之好哉

子之昌兮今言通我乎猶之陽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好兮分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而廣後極尊也
兩肩子之獵優捷之其備何其昌也一日道我乎猶山之陽與我並驅而從兩
肩兮是兩獵之得子之昌為之也願乃不自自於而揖我謂我好兮豈與我
之好哉夫以田獵為尚而交相稱譽如此則固不自知其非也觀民風者觀節
此而已矣

此而已矣

此詩雖云交相稱譽玩其語氣只是一人之言而實稱人上優捷利是
二語語不必分彼自好或不過便捷輕利之意好與美俱是才之美或與此
是技之美但字眼要別○詩雖章曰並驅逐逐有何揖讓其交相誇譽正未
知處死誰手之意爭之至也○還是便捷優是輕利技藝之美曰茂才能之說
曰昌則于馳驅口好習于射御曰昌○麟士云子之還謂我優即交相譽朱子
亦在大意看出輕利由于便捷本一事事我因服子之便捷以致獲禽而子反
歸功于我之輕利若謙不敢當而實自鳴其得意大段見風俗之不美也○謝
靈運曰千萬人之習俗成于一人之好尚千百年之教化生于一時之放心齊
俗好田如此為人上者可不謹哉○上之好惡不可不謹是民之表也夫既有
禽獲之賦蓋于有無雁之現示訓也亦以漸成俗至于交譽而歸其非為人
上者道民之恭可不慎哉

還三章章四句

侯我於蒼兮今言通我乎而充耳以素兮乎而尚之以瓊華兮乎而
賦也侯待也我嫁者自謂也素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瓊華瓊華所謂統也尚加也
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璽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
御檢而先歸侯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侯
已也

還三章章四句

侯我於蒼兮今言通我乎而充耳以素兮乎而尚之以瓊華兮乎而
賦也侯待也我嫁者自謂也素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瓊華瓊華所謂統也尚加也
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璽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
御檢而先歸侯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侯
已也

侯我於蒼兮今言通我乎而充耳以素兮乎而尚之以瓊華兮乎而
賦也侯待也我嫁者自謂也素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瓊華瓊華所謂統也尚加也
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璽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
御檢而先歸侯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侯
已也

侯我於蒼兮今言通我乎而充耳以素兮乎而尚之以瓊華兮乎而
賦也侯待也我嫁者自謂也素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瓊華瓊華所謂統也尚加也
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璽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
御檢而先歸侯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侯
已也

侯我於蒼兮今言通我乎而充耳以素兮乎而尚之以瓊華兮乎而
賦也侯待也我嫁者自謂也素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瓊華瓊華所謂統也尚加也
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璽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
御檢而先歸侯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侯
已也

侯我於蒼兮今言通我乎而充耳以素兮乎而尚之以瓊華兮乎而
賦也侯待也我嫁者自謂也素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瓊華瓊華所謂統也尚加也
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璽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
御檢而先歸侯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侯
已也

侯我於蒼兮今言通我乎而充耳以素兮乎而尚之以瓊華兮乎而
賦也侯待也我嫁者自謂也素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瓊華瓊華所謂統也尚加也
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璽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
御檢而先歸侯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侯
已也

侯我於蒼兮今言通我乎而充耳以素兮乎而尚之以瓊華兮乎而
賦也侯待也我嫁者自謂也素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瓊華瓊華所謂統也尚加也
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璽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
御檢而先歸侯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侯
已也

侯我於蒼兮今言通我乎而充耳以素兮乎而尚之以瓊華兮乎而
賦也侯待也我嫁者自謂也素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瓊華瓊華所謂統也尚加也
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璽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
御檢而先歸侯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侯
已也

侯我於蒼兮今言通我乎而充耳以素兮乎而尚之以瓊華兮乎而
賦也侯待也我嫁者自謂也素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瓊華瓊華所謂統也尚加也
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璽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
御檢而先歸侯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侯
已也

侯我於蒼兮今言通我乎而充耳以素兮乎而尚之以瓊華兮乎而
賦也侯待也我嫁者自謂也素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瓊華瓊華所謂統也尚加也
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璽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
御檢而先歸侯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侯
已也

侯我於蒼兮今言通我乎而充耳以素兮乎而尚之以瓊華兮乎而
賦也侯待也我嫁者自謂也素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瓊華瓊華所謂統也尚加也
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璽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
御檢而先歸侯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侯
已也

侯我於蒼兮今言通我乎而充耳以素兮乎而尚之以瓊華兮乎而
賦也侯待也我嫁者自謂也素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瓊華瓊華所謂統也尚加也
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璽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
御檢而先歸侯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侯
已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聦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瓊瑩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此皆禮所謂皆道婦及寢門指入之時也

平謂由庭而上有堂也則見其俟我于堂而揖之以升矣但見充耳之滿不惟有青也而又以黃焉加尚之則不惟瓊瑩也而又以瓊瑩焉禮節之容與服飾之鮮盛其得于堂之所見者如此矣不行手奠鴈御輪之禮而惟俟于門者庭

侯我於堂乎而充耳以聦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賦也瓊瑩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皆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平謂由庭而上有堂也則見其俟我于堂而揖之以升矣但見充耳之滿不惟有青也而又以黃焉加尚之則不惟瓊瑩也而又以瓊瑩焉禮節之容與服飾之鮮盛其得于堂之所見者如此矣不行手奠鴈御輪之禮而惟俟于門者庭

詩經集傳

卷之八

六

聽候我言夫之俟我也起頭看一俟字便見其不迎矣若夫家之者也言只依于者于庭于堂而已也○昏儀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則取陽征陰來之美也故經曰父親饗子而今之迎男先于女也子亦命以迎主人凡筵于廟而非迎于門外婿執鴈人揖讓升堂再拜奠麻蓋親受之于父也降出廷婦車而婿授御輪三周先依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其車而食合卺而醢所以合體尊卑以親之禮之序也○曹無奇曰本幸呂氏註三引婚禮見其府親迎之大而拘小節蓋侯未始非禮特侯于本家則非耳夫侯之之禮雖恭而不行于女子之家飾之之儀雖盛而徒見于導人之際先生奠雁御輪之禮安在哉○充耳二句言懸充耳之執則以素絲而懸于統以為充耳者則尚以現華之石也沈謂懸瓊之純用雜絲線織之五色皆備曰青曰黃曰赤曰白各舉雜色中之一色而○瓊瑩充耳類其物也充耳其名也瓊瑩瓊瑩瑩瑩亦只是一物變文以叶韻非以所侯之異處而易其色也○此詩但欠前兩句親迎奠雁御輪先歸一旅事耳○葉山曰禮惟天子不親迎使三公迎后諸侯以下

升當親迎故見而親迎夫子所以告女公祖綏逆女春秋所以記汜子也其故親迎于清是世子而親迎也禱侯迎止是諸侯而親迎也齊山東望內獨不聞此乎○瓊瑩等只是一物木謂之華草謂之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則凡言瓊瑩瓊瑩瑩瑩皆借草木以形容玉之光色也○註充耳以聦二句本解以素一句然不言素者素字不重亦兼下青黃為釋釋也尚加也玉與也方是解尚之句充耳二字領頭而懸此瓊瑩之項文義相足二句實一句也○此與前篇一何作者皆不知其非而存之則可見風俗也

著三章三句

東方之日章全首○此詩男子自作日始出而女已在室月始出而女乃在門則未就者終一日而始行言其情之戀戀無已也○日與月是固時以起興且則未存則去是依已以為去就也○定見云是女益日來而暮去者教其來故曰在室中教其去故曰在門內蓋自室而門將行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詩經集傳

卷之八

七

與也履履即就也言此女臨我之勝而相就也
平謂此淫奔者之詞若謂男女相與多起于情彼遲遲相遇首會體之義何而其情亦有未盡者若姝者之子我何如哉夫其且也瞻彼日兮則出自東方矣况夫彼姝者子當此之日則在我所居之室矣其在我室也臨我之迷而相就也其情抑何殷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與也履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臨我而行去也
平並及其夜也瞻彼日兮則出自東方矣况夫彼姝者子當此之夜則在門內之內矣其在門內也履我之勝而行去也其情抑何密也夫彼其往來之事以適其縱欲之情齊俗之不美亦可見矣
釋解東方則有日彼姝則在室此與意也亦與至三句止下二句上言之日月皆在東方休矣而來初昏而去也室在寢內則在門內來則在室上則在門將行也故我字見戀戀往來之情無非為我意躡我躡我履我履是來則也

之去則送之皆已在前乃引而女在後為隨也猶夢云紫微若去之意亦猶夢
云平步不離之意

東方之日二章五句

東方未明章全旨○此詩作于逐夜之時○二章述其事以刺其君之失時○末言
其時之易辨○以淡刺其昧乎時也○重不風則非句○註與居無節○說人不得不可
平台重與居上○惟其與居無節故說令不時也○或云上二章述其事○到末章
乃判之也

東方未明章倒衣裳之倒衣裳之自公召之

賦也○自從也○卒臣之朝別色始入○此詩入朝其君就居無節○說令不時言東
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蓋猶以為
服也○或曰所以喚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

詩經集成

卷之八

九

定○明而致于此行事于此治矣○何哉○君之不知耶○夫別色入朝○此常禮也
今我日東方未明之時而顛倒其衣裳○蓋將為人朝之行也○夫家不顛倒于未
明而時亦既早矣○然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蓋猶以為晚也○至于他日
而有不然而者○吾將何所依據哉

東方未明章倒衣裳之顛倒之自公召之

賦也○曉明之始升也○說令也

兩章日出視朝此定制也○今我自東方未明之時而顛倒其裳○蓋將為趨朝
之來也○夫家不顛倒于未明而時已為早矣○然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蓋
蓋猶以為晚也○至于他日而又有不然而者○吾將何所依據哉

不時也○東方未明既非漸色之時而此心恒恐晚顛倒衣裳○謂合皇極之時
不得顛倒其裳○非謂以承衣裳作不召之召其人也○今者傳說今而承
此二章雖言其早便見他時不免又太甚○意觀不風則非句可見亦要知耳

失之晚處未免更多詩人但從其早言之極有合○孔氏曰曉是日之光氣
溢露之匪陽不曉則見日之光氣而物乾故以稀為乾此無取于乾故言明之
始如將旦時日之光氣始升也○召之令之亦只是說令中一節事

折柳樊圃狂夫騷擾不能晨夜不風則焚

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圃也○圃菜圃也○樊圃之務成也○
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而不敢越以比晨夜之限其明人所
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

○折柳樊圃所以蒙令無節足居不時如此豈以晨夜之度有難知乎○彼折柳以
樊夫圃其圃若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懼懼然驚而不敢越越焉以其內外
之限明也晨夜之限昭然其明何以異是則亦無難知矣今乃味作止之令而
顛倒于時明之則失寢與之期而消亂于晨昏之度不失之早則失之暮而無
一定之節焉○反狂夫之不敢矣○狂人而欲從召令者何以為守也哉○夫君者
萬民之表也○與若無節說令不時則人無所據以為信○由是紀綱政事苟失其

詩經集成

卷之八

九

序矣○詩人之言其深有愛也夫

○折柳樊圃上二句此晨夜之限易知下刺君之不能知也○別色為晨未別色為
夜不風則騷擾上總言其無節之甚不必折看大意謂晨夜之限甚明何
君不能知而至于不早便憂其說令之不可信明矣○折柳樊圃非若菜土為藩
之可恃然柳之內乃內也柳之外乃外也其限豈不甚明况味不風則莫亦似
早者其側而暮者其常以見君之情于政事處不能晨夜大概就不知早晚說
而孫只當一吳字與暮夜之暮不同○韓士此章言意頗似反與然折柳樊圃
四字無昭應故舉下以知不知對言不能不補以此晨夜之限一句也○故謂之
此○吳詩愚曰人君日出而視朝日中而考政日入而察舉案盡日夕而對虎
天刑蓋不獨俱具居便臣下而已亦所以順天時而宜治化也○倒衣裳詩人徒從
以已之不時之故與刺乎○昔人公孫田道遠行遲遲旅之人曰吾聞時釋得
而易失容寢甚安殆非就因言也太公問之夜衣而行昭明至國劫其政而奔
治○魯使子孫能幸太公之衣豈有不能晨夜乎

東方未明三五章四句

南山維嶺章全行。通詩前二章。而北嶺刺齊侯。而南嶺下二章。兩托興刺。皆不能正。以義而失夫婦之大綱。以懷字從字。皆字。為主。深。實。桓。桓。然。意。專。在。東。茲。詩。是。齊。風。刺。齊。正。是。漢。刺。齊。也。夫。齊。桓。桓。兄。自。立。有。危。心。焉。結。婚。于。齊。歸。田。于。齊。成。亂。于。宋。得。三。強。以。自。固。尤。屬。重。者。齊。可。齊。襄。恃。強。以。行。淫。文。姜。行。以。從。桓。桓。之。不。能。制。妻。以。齊。之。勞。重。也。齊。之。版。于。其。殊。以。桓。之。中。怯。也。故。義。歸。于。刺。齊。也。○篇中無一言及文姜者。以其不足言也。且。不。欲。斥。言。其。君。而。但。托。喻。于。狐。狐。言。于。齊。其。所。以。刺。齊。者。隱。而。彰。矣。○上。玉。云。前。二。章。云。齊。子。云。齊。道。云。懷。止。明。是。襄。公。後。二。章。云。取。妻。明。是。桓。公。然。終。不。無。一。公。字。說。者。亦。有。如。詩。之。也。

南山維嶺章全行。通詩前二章。而北嶺刺齊侯。而南嶺下二章。兩托興刺。皆不能正。以義而失夫婦之大綱。以懷字從字。皆字。為主。深。實。桓。桓。然。意。專。在。東。茲。詩。是。齊。風。刺。齊。正。是。漢。刺。齊。也。夫。齊。桓。桓。兄。自。立。有。危。心。焉。結。婚。于。齊。歸。田。于。齊。成。亂。于。宋。得。三。強。以。自。固。尤。屬。重。者。齊。可。齊。襄。恃。強。以。行。淫。文。姜。行。以。從。桓。桓。之。不。能。制。妻。以。齊。之。勞。重。也。齊。之。版。于。其。殊。以。桓。之。中。怯。也。故。義。歸。于。刺。齊。也。○篇中無一言及文姜者。以其不足言也。且。不。欲。斥。言。其。君。而。但。托。喻。于。狐。狐。言。于。齊。其。所。以。刺。齊。者。隱。而。彰。矣。○上。玉。云。前。二。章。云。齊。子。云。齊。道。云。懷。止。明。是。襄。公。後。二。章。云。取。妻。明。是。桓。公。然。終。不。無。一。公。字。說。者。亦。有。如。詩。之。也。

南山維嶺章全行。通詩前二章。而北嶺刺齊侯。而南嶺下二章。兩托興刺。皆不能正。以義而失夫婦之大綱。以懷字從字。皆字。為主。深。實。桓。桓。然。意。專。在。東。茲。詩。是。齊。風。刺。齊。正。是。漢。刺。齊。也。夫。齊。桓。桓。兄。自。立。有。危。心。焉。結。婚。于。齊。歸。田。于。齊。成。亂。于。宋。得。三。強。以。自。固。尤。屬。重。者。齊。可。齊。襄。恃。強。以。行。淫。文。姜。行。以。從。桓。桓。之。不。能。制。妻。以。齊。之。勞。重。也。齊。之。版。于。其。殊。以。桓。之。中。怯。也。故。義。歸。于。刺。齊。也。○篇中無一言及文姜者。以其不足言也。且。不。欲。斥。言。其。君。而。但。托。喻。于。狐。狐。言。于。齊。其。所。以。刺。齊。者。隱。而。彰。矣。○上。玉。云。前。二。章。云。齊。子。云。齊。道。云。懷。止。明。是。襄。公。後。二。章。云。取。妻。明。是。桓。公。然。終。不。無。一。公。字。說。者。亦。有。如。詩。之。也。

詩經集傳

卷之八 四風

十

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山有狐。以此。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姜既從此道歸于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况人君又綱常之主乎。彼南山之勢。崔嵬然高大。其上有邪媚之雄狐。乃狡狴然。獨行而求匹焉。彼齊君居高位而行邪行。何以異之。且其適魯之道。焉然而寬平。齊子則從此道以歸于魯。其合則正。其禮則宜焉。既曰歸止。則兄弟日遠。襄公何為而復懷止。未歸之先。既不可消倫而妄想。既歸之後。何又思之。耶。殆狐之不如矣。

疏解此章以南山喻高位。以雄狐喻齊襄之邪行。是隱比之。正者居高位。在南山上見行邪行。在狐上見管道。句以下言文姜既歸於襄公。不當淫之也。明其為魯桓桓。非襄公所妄思。且云既歸之後。不可思。若然。則未歸之前。可思矣。兩言管道有焉。見齊子之歸。人人屬目也。齊子二字。書法嚴其。揚又二字。見夫其兄道也。

葛屨五兩。冠緌。止。管道有。齊子庸止。既曰。止。葛又極止。比也。兩。二屨也。緌。冠上飾也。屨。必兩。緌。必兩。緌。必兩。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道以嫁于魯也。從相從也。

車。又觀之。葛屨五兩。各相為耦。而不亂。冠緌有雙。亦自為耦。而不可亂。夫人之各有定耦。而不可亂。何以異是。且管道有。而平直。齊子則用此道以嫁于魯矣。夫既用此道以嫁于魯。則為魯公之配。襄公何為而復從之。以亂其。葛。子。

疏解此章以物各有耦。喻文姜非襄公之耦。是隱比之。反者兩。二屨也。屨有緌。屨黃。緌白。屨黑。緌黃。故云五兩。一說五兩。伍伍相兩。非五屨之說也。屨與緌為耦。五兩各相偶。緌。冠。係。之。下。垂。也。順。頭。而。下。結。者。為。緌。之。重。者。為。緌。必。雙。方。相。耦。可。對。結。決。不。是。單。亦。不。可。益。也。下。四。句。言。文。姜。既。歸。魯。而。為。桓。公。之。偶。襄。公。不。當。亂。之。也。見。襄。公。文。姜。非。其。偶。也。

葛屨如之何。衡。從。其。取。妻。如之何。必告。其。父母。既曰。告。止。葛。又。極。止。與也。葛。緌。耦。也。○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易。為。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

詩經集傳

卷之八 四風

十一

有愧于夫道之制乎。彼。葛。麻。者。如。之。何。必。先。衡。從。而。耕。治。其。田。欲。娶。妻。者。如。之。何。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是。必。端。刑。子。之。道。而。謹。其。始。正。夫。婦。之。倫。而。制。其。終。焉。為。又。使。之。得。窮。其。欲。以。至。此。哉。

疏解此章以葛麻引起娶妻。而嘆其無以制之也。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縱。娶妻之禮。讓于生者。下之死者。是之謂告。娶妻以告父母。為正。故云。但重末二句。葛又二字。見失其夫道也。○是。時。桓。已。無。父。母。矣。故。傳。曰。告。父母。兩。

析新如之何。匪。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葛。又。極。止。與也。克。能也。極。亦。窮也。事。盡。欲。析。薪。者。如。之。何。非。斧。斤。則。薪。不。可。得。而。析。矣。欲。娶。妻。者。如。之。何。匪。媒。則。妻。不。可。得。而。娶。矣。今。魯。桓。既。以。媒。妁。之。言。而。娶。矣。是。宜。明。禮。義。以。正。其。心。

杜郡安以用其意得為又往之得窮其欲以至此哉夫詩人一則刺齊姜一則
刺魯桓而于文姜什無庄言及之若曰此尤不足道者也詩人之惡惡亦樂矣
哉

重歷此章以析新引起媒約而嘆其無以制之也。匪媒不得與上必告父母俱
就娶妻之常理言既曰二句方着齊侯說如之何者。深思之詞。設法二字。初
然齊姜俱在其中亦重末二句納之不正則齊侯不放制者。今齊侯既以正禮
納文姜當早棄制之為為又使納其欲以至子孫也。惜乎始得其正而終棄之
正其所以不能窮止之故。詩人不言詞。時時極也。意上齊侯之也。○孔
疏公羊傳云。夫人謂公子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
于其出也。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拉幹而殺之。○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
彭生如齊。通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左傳曰。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
焉。蓋知齊與通首以好淫之事。牛丁聚居。不而既嫁。始然也。公羊傳曰。○幹即
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管叔公上車。招其勝。公死于車。招與拉。音義同。○幹即

詩經集解

卷之八

十二

南山四章章六句○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傳曰。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綏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質也。謂之有禮。易此
必取。公台齊侯于澤。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諱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
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章刺齊桓也。
無田甫田章全句○通詩以戒嚴等為主。上二章。嚴嚴等之無益。戒人。嚴嚴大而
忽近小也。未章。嚴嚴片之有成。言近小自然可遠大也。正見不必嚴等之意。○
大意謂田之大者。非果不可治也。先小而後大可也。人之遠者。非果不可求也。
先近而後遠可也。天下之理。可循序而漸至。不可驟等而欲速。果循其序。則總
為之東。可以忽然而見其非。是。小非不可以為大。近非不可以為遠也。果欲驟

學則厥小務大而大終不可為。忽近忽遠。而遠終不可至矣。亦何益之有哉。○
通章俱是戒人之詞。勿以一戒一勉。平看亦不必用為學為治之意。○結十
全篇皆此。此又一格。與小雅鶴鳴相似。○此齊俗急功。利善。許之業也。

無田甫田維莠稂莠無思遠人勞心切切○
此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秀苗之草也。騶駟張王之意。切切。憂勞也。○
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
勞矣。以戒時人。願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清。亦無田甫田者。曰。天下無速成之功。君子不可恃職等之念。何以言之。故
田不可以不治也。然田大則難為。力兩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維秀
騶駟而張王矣。人不能以無思也。然人遠則難為。期兩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
人不至。則其心切切而憂勞矣。然則人之願小。務大。則必無可大之理。忽近圖
遠。則必無可遠之機。其弊亦猶是也。願等之無益也。固如此夫。

詩經集解

卷之八

十三

無田甫田維莠稂莠無思遠人勞心切切○
此也。業。猶騶駟也。但但。猶切切也。
○此也。業。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維秀業業于其中矣。爾無思遠人也。
○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其心切切而憂勞矣。一生之精力無多。而空置無用。千里
之勞人何在。而徒使空馳。人亦何樂而為此哉。
○合。此二章。言。嚴等。則有不達之弊也。上二句。喻戒。變作。以小大言。下二句。喻
戒。思。以遠近言。田字。思字。有急。速。意。須。要。得。四。無。字。語。氣。大。小。遠。近。虛。虛。說。
詩。本。有。非。言。人。當。安。于。近。小。言。欲。遠。大。者。必。始。于。近。小。也。○輔。氏。曰。嚴。小。而。務。
大。田。甫。田。者。也。姜。作。之。所。為。也。忽。近。而。圖。遠。思。遠。人。者。也。姜。想。者。之。所。與。也。姜。
作。則。事。不。進。姜。想。則。心。徒。勞。騶。駟。若。繯。之。延。變。發。糞。禾。之。米。切。切。所。謂。傷。心。
○之。痛。也。業。業。特。然。獨。出。之。貌。但。但。惻。然。不。安。之。意。字。義。精。別。
○此也。維。少。好。說。非。兩。角。親。未。幾。未。多。時。也。突。然。而。出。之。貌。非。對。言。○言。總。
角。之。盡。見。之。未。久。而。忽。然。暴。升。以。出。者。非。其。驟。等。而。強。求。之。地。聲。音。其。序。而。

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適之可遠能循其序而修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鳳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遠矣

中庸夫誠等既無所益孰若循序而有成乎推彼童子平方物久而宛然之可受時方總角而非然其下垂視之成人固有開矣然見之未幾且突然就弁以出遂躋于成人之列此豈誠等而強求之哉蓋童子乃成人之漸想道有數弁之期循其序焉則勢有必至矣然則天下之事能循其小者未之有也至子大能循其近者求之而忽然可至于遠未有不謂其極者也今日之田甫四思遠人者何紛紛乎請以童子之說消其躁而可也

疏解此言循序則有必至之理也與上二章乃相形之意而非相對之言婉發幼之姿總角幼之飾總角喻近小戴弁喻遠大弁者童子起束其髮以為兩角如弁字之形也童子乃成人之漸總角有戴弁之期可見人不必驟等蓋由其道而勢固必至也未可最可味言近小自然遠大正釋出上兩章內無字精神○猶虛源曰本章又以其事之易見而人所共知者為比以曉之小之可大適之可遠理固然也厥小務大忽近則遠則欲之亟也循其理之自然而計復之心不萌則忽然而造其極有不自知者狗其欲之所為則躁乘之意發然而終不能有所遠矣○徐儼強云棘欲者無倦成之理循序者有必成之功齊俗急功利故詩人以此戒之○或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朱子曰小序說志大心勞已足說他不好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為徒大心亦何勞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一步欵一步看實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着實之功亦何益哉○易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書曰若升高必自卑陟遐必自迤蓋言漸也詩人其知進乎厥後恒景之美功利管晏之無聖學其所從來者遠矣○先哲有云甫田悟進學術門徑處世可謂善道善矣○附錄全章徐光啓文及文評以資觀覽○詩成發求而進之以序也夫事以漸進其理然也舍此而務遠大焉徒有其心豈可得乎且自功利之習成而躁競之風熾齊之俗其失在人心矣詩人欲挽其靡也而為之歌甫田曰人謂為田甫田矣夫荒而不治如莠之騷騷何也人謂為平

詩經集成

卷之八

十四

思遠人欲遠人思矣愛而不見如心之初切何也夫農夫手足胼胝為饑年也人情朝夕憂憂為所求在己也以吾苗命之勤而得此麥之榮榮以吾暇仰之勢而易此心之但性則何利乎吾安知食之之必得而康者之必失乎又安知遠求者非害之門而近取者非福之因乎試觀童子總角非矣見之未幾突而弁矣其為總角也統然少好吾不加其當為成人也其為弁也儼然成人吾不知其當為童子也此豈有所求而得望而至哉事有其序循而進者遠而漸者勞物有其時有意者自見其理而無心者自見其理勢然也今之人有能發游漸進如童子之為成人者乎則用力省而見功博貴成近而取效遠矣與夫好勝之士自為勞擾而終無益者功相萬也是故哲人舉事量力而行君子持身居易以俟豈非有見於此哉○直捷處於本文不旁入一字先帝所能也直捷處無一字不旁入一字不味突然先帝亦不能及○全篇皆此此又詩家一格與鶴鳴章相類妙在含蓄低徊絕無一語說破○齊俗急功利喜多詳此詩正是對症之劑通篇雖不說明正意細玩結局一段已將註中循序大旨和盤托出蓋所謂此者但不說明小大遠近如何事實耳若將蠟等欲速意盡行迭指過試問作詩本旨安在乎故知善作比體題者未有不善會註意者也觀此文可以悟矣

詩經集成

卷之八

十五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今本章全首○通詩三章一意總是指其物而美其人也當以人為主不可以人與犬對看首章美其人之才俊下二章美其人之才貌要說得近齊俗一邊大意與還詩相類但還詩是交相稱譽此詩是已譽他人故云岑同
賦也盧田犬也今犬領下環聲○此詩大意與還畧同
甫田此田復音相稱譽之詞若謂田獵之而人之才勇皆由田見也是故追逐擊獸者存乎犬發聲指示者存乎人今臨淄即魯之郊原田不徒狗者而于獨狹有意于斯人方其走韓盧之捷而搏獵于山林之間領下之聲令今盧其有聲焉在物如此其人果何如哉但見此人也技藝曲全便於外見獨擅一時

之能固若是其美矣。而並舉之。給能同心以共濟。推物以相讓。抑且仁也。凡舉
同人。孰有如子之可誇者乎。

盧重緝其人美且德

賦也。重緝子母環也。鬢鬢好親。

且猶說人。鬢鬢鬢之甚好。是何如其可稱耶。其德是虛之人。才藝固甚美。又

盧重緝其人美且德

賦也。緝一環貫二也。德多鬢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

緝一環貫二。不惟有重環也。又有一環貫二之重緝焉。其德是虛之人。才能固甚
美矣。又且虛儀出眾。德多鬢之有餘。是何如其可觀耶。是人也。既有兄弟之
仁心。又有譽德之雄貌。與之並舉。克廣德心。從之。下條。殊有牛氣。誰謂無人
哉。夫一田獵之微。而極稱譽之美。如此。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國若魯之失
從可知矣。

詩經集傳

卷之八 四風

十六

緝。各章首句。輕過。適人。遠。盧。田。夫。言。盧。者。賦。其。所。有。事。也。于。母。環。用。大。環
其。一。小。環。一。環。貫。二。則。一。大。環。貫。二。小。環。美。就。微。事。便。捷。輕。利。言。此。言。其。才。也
仁。只是。愛。人。之。意。如。方。環。而。同。其。力。既。環。而。均。其。利。是。矣。此。言。其。德。也。鬢。以。德
則。言。其。貌。也。亦。要。見。武。勇。所。當。發。意。若。田。獵。所。見。者。如。此。○左。傳。宣。公。二。年。宋
之。城。者。微。華。元。曰。于。思。非。甲。復。來。思。多。類。貌。

盧令三章章二句

微。荷。在。梁。章。全。首。○通。詩。全。是。刺。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故。母。得。以。縱。手。欲。也。重。歸
止。二。字。各。上。二。句。喻。魯。君。不。能。防。乎。母。下。言。母。得。以。縱。其。欲。養。齊。子。之。歸。誰。使
之。然。見。莊。公。之。微。弱。不。能。防。閑。之。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比也。敝笱笱也。魚大魚也。歸齊也。如雲言衆也。○齊人以敝笱不能制
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

釋。此。詩。刺。莊。公。不。能。防。閑。文。姜。而。作。也。若。謂。于。天。性。也。感。之。以。誠。則。動。明

之以禮則安。何莊公不能也。彼笱也者。所以乘梁之空。以取魚者也。今敝笱在
梁。而其魚乃動。雖之大焉。任其往來。而不能制也。是非防閑之不可制也。唯
之。無以制于防閑也。然則魯君柔懦。而不能防閑其母。亦猶是矣。言其不能
防閑之也。是以車馬侍從。不俟莊公之命。而唯文姜之默令。以歸于齊焉。其從
行之衆。始而如雲矣。向使魯侯能誠敬。以事其母。刑威以御其下。則車馬
侍從。必俟其命也。何文姜之歸齊。而其從之如雲也哉。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比也。敝似笱。厚而大。或謂之鱧。如雨亦多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則魯君柔懦。而不能防閑其母。何以異。是以齊子之歸也。其從之者。如雨之
多焉。夫亦何所畏哉。夫通都大邑之中。日相及。而耳相接。則斯而赴之。有
事。府庫擊之。衆朝。校餐而夕。就舍。開駕而就之者。何人。此皆莊公縱之也。其
斯謂之敝笱乎。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比也。唯唯。行出入之貌。如水亦多也。

詩經集傳

卷之八 四風

十七

唯。以。敝。笱。而。在。梁。而。其。魚。唯。唯。而。出。人。焉。則。力。之。不。能。制。之。也。有。如。此。矣。然
則。魯。君。柔。懦。而。不。能。防。閑。其。母。何。以。異。是。以。齊。子。之。歸。也。其。從。之。者。如。水。流
之。多。焉。夫。亦。何。所。畏。哉。夫。通。都。大。邑。之。中。日。相。及。而。耳。相。接。則。斯。而。赴。之。有。何
事。府。庫。擊。之。衆。朝。校。餐。而。夕。就。舍。開。駕。而。就。之。者。何。人。此。皆。莊。公。縱。之。也。其
斯。謂。之。敝。笱。乎。

無以防之也。須管一敝字。下二句。正見車馬僕從。不俟莊公命。而惟文姜默令
也。從字。最有味。若曰。母即難制。獨不可制其從行者乎。莊公微弱甚矣。如雲如
雨。如水。雖言其多。亦見順而從之。如雲之。如雨之。連綿。如水之。奔流。毫無
所顧忌也。○唯唯。除其出入自如。不能限制之意。○婦人有三從。所謂夫死從
子。其道安在。故詩下一敝字。形容大變。○胡氏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
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于道也。防。皆地
變。齊地。一變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顯矣。其從如雲。言其無定性。隨風而已。雲升

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于道也。防。皆地
變。齊地。一變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顯矣。其從如雲。言其無定性。隨風而已。雲升

而生海如雨降而生水故如水練之言恒公不能防文委初亦生于如雲積以成大而已○杜氏曰齊地觀丘○胡氏曰會同享廟為之也如齊師是惡之心也又曰兩君相見享十廟中禮也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因而享諸侯甚矣○春秋莊公十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十九年夫人姜氏如魯二十年夫人姜氏如齊○楊龜山曰如雲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詩人思婦奉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莊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言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通齊尚可得乎○胡氏曰禮義者天下之大防也其禁風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思歸寧而不得故宋水賦許得夫人思啗其兄而阻于義故義雖作聖人錄于因風以示後世使男女之別也○今夫人如齊以害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美不得往宗國猶而况如齊乎

傲荷三章章四句○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

會齊侯于禚

卷之八

十八

載擊車全首○通詳四章總是反禮刺文姜無羞惡之心各在末句上見首二章言乘車馬之美而來會于禚下二章言統從御之衆而來會于禚然止言其往而不言其所往之何事所謂中善之言不可道也○陳廷生曰文姜康城薄於故是許亦直刺之無渾厚之意疾擊齊境而發夕魯追齊魯夫人而世言齊子此詩人微詞

載擊車全首

賦也海海疾驅登方席也弗車後也朱朱漆也鞞鞞皮之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于所宿之舍○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齊公也

兩章此刺文姜之詩也昔謂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何齊子獨不然耶吾觀其乘車以行薄薄然其疾驅焉有自中以為車載有去毛之革漆之以米以為車飾馬是車也將何往乎爾瞻魯道薄然其竟乎齊子始既曰齊而于歸于齊今又

自齊而私歸于齊則見夕宿于其地至明晨而發于夕所宿之舍焉豈將為樂欲之行而累無長志之心矣

四驥濟濟上垂德滿滿行魯道有薄齊于位

賦也駿馬黑色也濟濟美貌滿滿柔貌豈弟樂易也言無忌憚羞耻之意也中垂且其馬以駕車也則四驥之在御濟濟然其美也擗以御馬也則六轡之下垂滿滿然其和柔也馬也則安往乎顧瞻魯道薄然其竟乎齊于山之行止自適方且豈弟而有樂易之容焉何無羞恥之甚哉

各解此二章言其車如此勿以首句為馬載薄薄車聲之疾驅知其中心之欲也見欲王之速意單一件朱鞞一件四驥言物色盛也魯道有薄見是則人觸目之地發夕言昨日宿在此明日已在矣夕宿于此而從此發行與古詩朝發陽城則暮此宿弟與別處不同乃言其欲之得遂而樂易自如形于容者如此皆無若漸懼之意也豈弟本盛德之稱此云爾者美惡不嫌同辭也只與窮脊不安相對

辭經集成

卷之八

十九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薄齊于翔翔

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境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耻也

申讀彼汶水之流也因湯湯然其盛矣此從行之人則彭彭然而多矣當此稱人廣衆之中而行彼魯道有薄之上若安畏人之譏矣齊守乃將將將所以往焉蓋惟幸其來會之有期矣何真然而不知愧也哉

汶水湯湯行人儻儻魯道有薄齊于游敖

賦也泗水流貌儻儻衆貌遊放猶翔翔也

申讀彼汶水之流也則泗流然而不已矣此從行之人則儻儻然而其來矣當此衆人矚目之區而行彼魯道有薄之上若安畏人之譏矣齊守乃以游以敖而往焉蓋惟幸其來會之在即矣何真然而不之顧也哉夫詩人反覆刺諷如此可以見其惡惡之心嚴且切矣

合聲汶水以所經之地言乃自魯水齊之路今汶水夾水有文姜堂行人乃所

從之人也。武則泛指行道之人。非也。翽翽自得也。游放自恣也。戲舞自如也。見其體面無恥之狀。謝安山曰。日豈弟曰翽翽。日遊遊。文委之情態。歡忻。樂如此。無禮義。無羞耻。無忌憚。見于此。詩矣。詩人。飾敘之。詳形容之。妙和之。情。疾之。甚也。○李暎。日。傳。風。俗。之。事。一。之。為。其。可。再。千。乃。文。美。如。齊。不。一。而。足。看。來。是。文。委。去。委。齊。侯。非。齊。侯。有。所。期。于。以。女。求。男。以。妹。適。兄。其。可。羞。尤。甚。焉。子。因。表。而。出。之。以。武。後。世。家。庭。骨。肉。之。間。亂。其。倫。常。而。恬。不。知。恥。者。矣。

載騶四章四句

荷嗟章全旨。通詩三章。總是極道齊莊公威儀技藝之美。而刺其不能訓母之意。在言外。以昌字名字。變字為綱。但威儀技藝。而下則分析言之。刺讒之意。全在三個荷嗟字。與幾個則字。但是微詞。原嘆其美。正以陰刺其所缺。益于嗟嘆之中。寓不足之意也。○嚴。軍。谷。曰。變。風。之。體。意。在。言。外。有。全。篇。首。尾。皆。托。之。他。詞。但。中。間。下。一。二。語。自。然。使。人。熟。會。如。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以。嗟。息。之。詞。發。之。是。且。人。所。不。見。者。必。有。在。于。容。貌。威。儀。技。藝。之。外。

詩經集成

卷之八

二十

矣。中。開。展。表。揚。分。一。句。只。是。一。物。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人。以。莊。公。非。齊。侯。之。子。前。者。既。然。會。其。意。見。得。自。荷。嗟。而。下。句。句。是。稱。美。亦。節。節。是。嘆。息。不。滿。處。刺。不。急。題。而。意。深。切。矣。○謝。安。山。曰。一。章。射。則。賦。分。射。則。善。矣。德。則。未。見。其。善。亦。可。惜。也。二。章。及。我。甥。今。莊。公。誠。為。我。齊。國。之。甥。今。人。乃。以。為。齊。侯。之。子。亦。可。惜。也。三。章。以。禦。亂。今。莊。公。善。射。似。可。以。禦。亂。也。齊。侯。文。美。之。注。亂。則。無。策。以。禦。之。亦。可。惜。也。

荷嗟章全旨

賦也。荷嗟。嘆辭。昌。盛。也。加。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日。之。動。也。踰。越。翼。如。也。載。善。也。○齊。人。極。道。齊。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申。謂。賦。荷。嗟。昌。者。日。人。之。一。身。惟。威。儀。足。以。養。君。子。之。望。而。技。藝。所。以。多。君。子。之。能。也。然。未。其。兼。个。之。者。豈。矣。荷。嗟。我。公。其。威。儀。技。藝。何。以。盛。也。以。言。其。威。儀。也。禮。則。順。然。而。長。而。後。停。之。可。觀。容。止。則。抑。之。若。揚。而。英。華。之。莫。掩。美。

目。則。揚。然。而。動。也。離。明。為。之。巧。施。矣。巧。趨。則。踰。然。而。恭。也。采。齊。為。之。必。中。矣。其。威。儀。之。昌。固。如。此。以。言。其。技。藝。也。精。舍。技。之。法。好。巧。力。之。全。大。射。則。中。乎。大。射。則。賦。也。射。則。中。乎。正。射。射。賦。也。其。技。藝。之。昌。又。如。此。使。其。每。事。而。皆。然。不。亦。盡。善。也。哉。

賦。解。首。句。是。刺。領。包。下。威。儀。技。藝。二。意。無。端。發。出。荷。嗟。讓。刺。之。意。已。全。托。出。中。四。句。對。末。句。正。威。儀。技。藝。之。意。願。而。長。見。容。貌。之。偉。也。人。若。短。小。便。無。儀。可。觀。故。體。貌。俱。屬。威。儀。者。抑。若。揚。見。態。度。之。佳。也。抑。若。貶。損。收。斂。不。欲。見。美。之。意。而。光。輝。竟。不。可。遏。反。若。有。揚。之。者。况。揚。之。而。其。美。又。當。如。此。美。目。揚。見。生。質。之。美。也。論。衡。云。人。心。慧。而。日。多。彩。日。之。動。精。神。之。流。動。也。故。以。為。美。巧。趨。踰。見。端。習。之。節。也。禮。記。註。行。而。張。足。曰。趨。禮。有。疾。趨。徐。趨。為。之。有。巧。趨。踰。正。狀。其。趨。走。之。巧。步。趨。踰。仿。也。射。兼。大。射。賓。射。言。威。儀。巧。力。也。

荷嗟章全旨

詩經集成

卷之八

二十五

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于。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為。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

不。讓。荷。嗟。我。公。其。威。儀。技。藝。無。一。而。不。可。名。也。以。目。則。黑。白。分。明。而。清。明。之。可。美。以。儀。則。終。身。無。違。而。式。禮。之。莫。愈。其。威。儀。之。可。名。國。如。此。且。賓。射。終。日。雖。極。射。侯。之。多。而。終。必。中。的。不。出。乎。正。之。外。其。技。藝。之。可。名。又。如。此。以。如。此。之。威。儀。技。藝。則。不。惟。有。以。施。令。開。于。魯。而。亦。可。以。廣。善。譽。于。齊。誠。哉。為。我。齊。之。甥。而。無。愧。矣。使。其。外。此。而。盡。善。不。亦。可。稱。也。哉。

賦。解。此。章。亦。首。句。為。綱。包。威。儀。技。藝。美。目。二。句。是。威。儀。可。名。目。與。儀。原。而。開。說。儀。舉。一。身。而。言。成。自。始。至。終。成。于。禮。而。不。失。也。儀。既。成。有。應。接。愈。煩。儀。文。愈。盡。之。意。必。到。終。日。無。違。方。見。其。成。終。日。二。句。是。技。藝。可。名。針。只。主。賓。射。况。諸。侯。來。朝。與。之。射。于。朝。曰。賓。射。將。祭。擇。士。射。于。澤。宮。為。大。射。燕。賓。客。射。于。庭。曰。燕。射。齊。

人所見于魯則賓也朝者三番而止終日射侯美其久射而能中也正也
 小鳥其飛最疾故書之于布以為的不出正則巧矣末句也承前技藝而言
 之展我甥兮遠承稱其為齊之甥意含蓄之意在中故曰齊人之儀詞一說人
 都說魯莊為齊侯之子故詩人加一展字設為謙讓之詞以美之然此本齊詩
 原其本意蓋欲露出曾莊故曰展我甥未必有明非齊侯之子意小序特揣摩
 之說而朱子因之未足據也若謂出非齊侯之子恐非詩人神厚且氣○諸士
 按通詩皆贊詞展甥句亦贊詞如後人宅相之說不必謂又有微詞也明非齊
 侯之子果傳則本小序而徐文定以揣度試之然則非齊侯之子曾知魯
 自言之矣則此處雖非所志而亦未必遂無其理姑兩存之○孔氏曰正者侯
 中所射之處布侯書正正大如鶴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依身長一丈八尺者
 正方六尺侯身長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長一丈者正方三
 尺三寸少半寸正以新書為之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居外諸侯射
 三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鮮其外之廣皆侯侯中
 三分之一而中央之絲方二尺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為名齊
 魯之間名題肩為正鳥之投點者射中以為後故取名○周禮梓人有皮
 侯練侯獸侯天子大射用皮侯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以皮為之三分侯
 之一似鳥之棲故曰棲鶴正則畫布為之亦三分其侯而居一射義注謂畫布
 曰正棲皮曰鶴是也○三章之中惟終日射侯一句不叶韻

猗嗟猗嗟兮清揚婉兮今舞則遠矣今射則賁兮今四矢反兮今以禦

賦也變好貌清目之美也揚石之美也婉亦好貌選異于眾也或曰齊於樂節
 也賁中而賁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反復也中皆得其好處也言莊公射藝
 之精可以禦亂如以全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
 再講猗嗟我公其威儀技藝無一而不窈好也語其目則清然而明語其石則
 揚然而美掩乎其可愛也其威儀之變于此可見矣貶于舞也則遠焉而異于
 衆時手射也則中焉而異于眾且四矢之中皆得其好處巧力俱全誠可以禦

亂焉技藝之變又于此可見矣持衆美而會之一身空若可以無憾矣而每為
 人所不足者必有出于威儀技藝之外者也詩人嗟嘆再三則莊公之所大缺
 者不言可見矣
 祝嘏百句亦兼威儀技藝而揚句是威儀之變清目清明揚眉上廣清揚婉兮
 言眉目之間雖然其也無四句是技藝之變舞馬一句對射則賁兮看舞
 則進香言文舞武舞皆出于眾也賁字見其方反字見其巧射必曰天者眾
 其事于四方也射則不徒貫革而又中其故處力而舉巧謂不足以禦亂而
 何禦亂亦即指上二句說言未嘗言外見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以防淫
 也○記言聲言必及于賦羽旄然後謂之樂故樂必舞而後成雖因君之子敬
 于成均亦必成童舞象既冠則舞大夏○余侯姓名南宮長萬宋大夫莊公
 十一年曾與宋戰公射長萬獲之○說通或曰制其車馬僕從之說可行乎曰
 不能也先儒謂執曰桓公死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君魯也齊襄立莊以示
 德莊公藉勇以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愚其子拊其下彼邪淫之徒不惜其夫之
 執何有于子之廢故符禰園即伐衛歸伴待齊女之長主王姬之婚僕僕焉甘
 役于齊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尚何僕從之制乎為莊公看福父復
 仇號泣于王求助于輿國明大義于魯之臣治兵而東以身委之是則可耳惜
 乎莊公既幼又無子犯石碯之臣幸其小安忘其大怨悲夫○李三山曰莊公
 有成儀技藝之美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之節而不能止乾侯之禍漢
 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側而不能制趙氏之禍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
 本何所補哉○附錄漢書贊臣之姑充後宮為嬖奸父子昆弟侍帷幄取為臣
 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側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
 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客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
 和穆然湛于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言之可為千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
 命哀平短祚蓬蓬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猗嗟猗嗟六句○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氏曰夫死從子也乎其下况國
 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之

父誠敬以事母成刑以取。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從在于。夫人之狂。則公哀敬之不。威命之不行耳。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懲刺之意。皆在外。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詩經集成卷之八終

卷之八 國風

金陵子以臣書 二十四

詩經集成卷之九 國風

魏一之九。魏國名本津陽故都。在魯冀州雷百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陞陞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薛氏曰。魏地人習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于唐風之前。猶邯鄲之于衛也。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葛屨章全音。通詩二章。不。上。直刺其福急之事。下推其所以刺之者。正以其福急之故也。但詩本為刺福急而備急。却自儉者中來。故詩柄及之。只當以福急為主。不可分言。○玩小序。則魏之福急。不止一人。即此人之福急。亦不止使女縫裳一事。而舉一事。可以見其人。舉一人。可以見其餘。乃詩言也。○上章指其事。下章原其心。○黃葵峰曰。此乃詩人詠以爲刺。亦非女子所作。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糝糝女手。可以縫裳。糝糝之。好入服。糝糝之。與也。糾糾。糝糝。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履。糝糝。猶織也。女。婦。未。廟。見。之。稱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卷之九 國風

要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褌衣領。好。人。稱。大。人。也。○魏地陞陞其俗。儉而福急。故以爲履霜。霜起。與。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褌。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市。謂。味。葛。屨。者。曰。禮。貴。乎。中。而。不。可。過。于。儉。也。苟。一。于。儉。則。必。尋。過。而。多。至。于。失。禮。矣。吾。好。人。何。知。也。彼。葛。屨。用。之。于。要。宜。也。今。糾。糾。之。葛。屨。乃。可。以。履。霜。用。之。非。其。時。矣。要。婦。三。月。廟。見。然。後。可。以。執。婦。功。也。今。糝。糝。之。女。手。乃。可。以。縫。裳。使。之。豈。其。禮。乎。且。非。縫。裳。而。遂。已。也。凡。裳。皆。統。于。要。又。使。之。治。其。要。褌。凡。衣。皆。統。于。褌。又。使。之。治。其。褌。焉。適。要。褌。之。方。成。好。人。遂。從。而。服。之。是。何。其。急。不。能。待。有。如。是。耶。

○糝。糝。此。章。上。四。句。與。其。使。女。之。非。宜。下。言。其。服。之。之。急。也。有。屨。不。可。以。履。霜。女。手。不。可。以。縫。裳。皆。處。之。夫。宜。者。故。以。爲。與。不。用。糝。糝。一。似。可。以。履。霜。者。正。應。意。岸。宏。獄。一。例。糝。糝。女。手。須。重。女。字。上。蓋。已。廟。見。爲。婦。未。廟。見。爲。女。既。謂。女。手。便。不。可。執。婦。功。今。使。縫。裳。又。使。治。要。褌。而。遂。服。之。則。福。急。矣。此。皆。由。俗。之。儉。齊。來。

二可以字最婉約有味見此事情何不可之有。○蘇子曰。君子之爲國也。致隆而極厚。其除也猶可以不以陷。今尊極而履霜。及其昇也。將安用之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婦也。將安使之矣。○通解。聖制。另句不可只就上文所縫之衣言。然即承上句來。亦不妨要之補之。非成衣也。略成大。概即服之矣。有不俟要補之舉。意。好人猶大人。蓋公族等人也。○註。緣。乃不相宜之意。寒涼不堪用之意。○孔氏曰。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昏禮。云。質明。質見。婦于舅姑。不待三月也。雖即見舅姑。亦三月乃助祭。未祭。行。非未成婦也。○麟士。按。註。三月廟見。二句。本毛傳。乃孔疏。又謂無舅姑者。三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質明。質見。不待三月。然又曰。雖即見舅姑。亦三月助祭。然後成婦。則云。廟見者。安知不即助祭。似亦不必以有舅姑與否爲別。○上玉。按。爾雅。字。此章可想得其意矣。至下章惟是福心。方顯出說者。其在合吐。間更有餘味。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詩經集傳 卷之九 國風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讓而辟者。必左。掩所以掩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其褊迫。是促如前章之云耳。
耳。
耳。然。是。好。人。也。自。其。外。而。視。之。提。提。安。舒。而。進。止。之。有。度。而。讓。讓。之。節。宛。然。讓。人。在。右。而。自。避。于。左。其。容。貌。之。美。如。此。自。其。服。而。言。之。其。所。佩。者。以。象。骨。爲。飾。而。用。以。掩。髮。秩。然。有。貴。者。之。飾。其。服。飾。之。盛。又。如。此。以。是。而。視。之。若。無。可。刺。矣。惟。是。褊。心。而。急。于。欲。而。縫。裳。有。資。乎。女。子。要。禪。道。服。乎。初。成。何。內。外。表。裏。之。不。相。稱。也。是。以。爲。失。好。人。之。度。而。可。刺。也。舊。履。之。與。于。豈。無。謂。而。作。也。吁。此。可。以。見。觀。俗。之。不。美。矣。
疏解此章上三句。敘其外之有可觀。下言內之有可刺也。好人句。見進止有度也。宛然句。見退讓有節也。佩其句。見服飾皆盛也。左辟者。古人以右爲尊。故讓者避右就左。賓主相接。上階階西階。則左乃主位也。傳曰。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當此三句。皆不見有褊迫急象。惟中心褊急。是不解其外。

表裏之不相符。所以不能不刺之耳。褊心。雖應上。揆揆四句。然此人褊心。凡事皆然。不止使女縫裳。故止其前如前章。一如字。若論詩人所刺。則專指縫裳。受祿也。或說指此說。或說充說。而縫裳在其中。俱可。

葛屨一章六句。一章五句。○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于吝。吝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惡矣。葛屨。汾沮。和。國。有。棧。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與也一曲謂水曲流處水鳥也葉如車前蓬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為之

車前蓬一曲有養生焉則言采其實矣彼其之子之為公族者儀容昭生已之光氣兼有溫和之度語乎其美有如玉之溫潤者焉雖曰美如玉也但公族之量必較乎流俗而今迫促之量則殊不似乎公族耳夫容貌之美雖可觀也而其不似貴人則可惜也此詩人所以深刺之歟

德解與義取不過以二彼字相呼為與耳各與至四句止下兩句轉其語而誤之○轉上按以無度反始則采實自謂其多之意也美自外而容貌言無度猶云不可枚舉也如美玉之可鑿各重末一句就內之度言雖有貴人之容而會不中體是貴人而味不似貴人謂無一毫貴介氣也公路公行公族總其貴人通稱非三人也○一說彼其之子且泛指在位下公族等乃借字面言之非謂此人為此官也正如俗云非大人氣象說亦可○陳司父曰公僕子為魯相拔

圖蔡去後穆以魯大夫而與民爭利雖手為下天但米英米素實言其意非真有其事故以為與耳且如見卑下之處一方一山見其地無多不寬與民爭也彼其部謙之詞○朱叔熙曰公路公行一也宣公三年晉以卿之適子為公點庶子為公行○上玉接為儀章備心是明刺此是應刺只于乘異內意會之勿露更有味○竹無奇曰徐原美德何必刺計中添出下中禮字則徐為失中所以可刺○劉安城曰扁鵲姓秦名扁人長桑君與之藥使以上池之水飲藥三十日視垣見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所謂垣一方者情此詩言汾一方古語皆然也癡音微○密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垣見彼人也

汾州漢三章章六句

圖有桃章全自○此詩二章一意上四句憂其國小無政下嘆人不知其可憂也以憂字為主憂思來玩本文其誰知之便是不知我者說話玩註重嘆嘆之便是嘆嘆上事大抵心之憂矣三句是起勿思勿意○上章歌謠愛萬千聲想不平之鳴下章行困憂形于跡寫無聊之意要知說憂處非徒自為之憂欲人

共愛之也亦可以見為國之心

共愛之也亦可以見為國之心

圖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誰不知我有謂我士也嗚彼人是說叶將子曰何其心之愛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與也殺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其語詞○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國有德則其實之殺矣心有愛則我歌且謠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為驕且曰彼之所為已足矣而于之言得何為蓋蓋果問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是之者為驕也於是憂者重嘆嘆之以為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愛矣

夫國有德則其實固可取之為殺矣況我之于今也惟四勢之衰弱既無可為之其暗紀綱之廢弛必有危亡之漸故心之憂矣無聊而為合曲之歌且轉而為徒歌之謠凡以宜吾之憂矣人之知焉耳何彼困人不自我愛世之心謂我士也不疾而呻無憂而憂豈其憂哉張之節慨然有嗚世俗之計耶亦見其不度德量力虛驕而無益于救矣且曰處窮者利因循庸庸者多厚福彼君臣相與安常而養和平之福者已足矣奈何反欲以下之非猶彼之是而救且謂為嗚嗚乎當局者無干彈丸黑子之形而乏大計代新者習為持厚養交之說而察深謀則我之心之憂其誰知之乎然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一則曰嗚一則曰何其特未之思也誠思之則知紀綱不振國乃滅亡將自愛之不暇矣何暇以驕而非表哉

圖有桃章全自○此詩二章一意上四句憂其國小無政下嘆人不知其可憂也以憂字為主憂思來玩本文其誰知之便是不知我者說話玩註重嘆嘆之便是嘆嘆上事大抵心之憂矣三句是起勿思勿意○上章歌謠愛萬千聲想不平之鳴下章行困憂形于跡寫無聊之意要知說憂處非徒自為之憂欲人

是以非理之必至為與不必深求也心之憂矣以下凡六轉總是反覆連已之憂而與人情之開悟也心之憂非憂其國小憂其無政也詩情國小無政重政上蓋紀綱不振則國將亡此所以憂之歌謠非但是憂之所為就有情歌謠以感風國家飢餓時事之意故下以子曰二字應之若只以心所憂結見之歌謠以自發舒其懷抱人亦安知其憂曰歌謠而且諸者只是不一歌而足之意

圖有桃章全自○此詩二章一意上四句憂其國小無政下嘆人不知其可憂也以憂字為主憂思來玩本文其誰知之便是不知我者說話玩註重嘆嘆之便是嘆嘆上事大抵心之憂矣三句是起勿思勿意○上章歌謠愛萬千聲想不平之鳴下章行困憂形于跡寫無聊之意要知說憂處非徒自為之憂欲人

詩經集解

卷之九

五

自此以下每二句為一詩既詳已之有懷亦望人之有悟也不知四句正言人不察已之憂也指漢沛朝政倦散解懸于胸臆而于歌詩發洩之彼人是也謂彼當國之人其安常而無所變更者乃小國之術應如是也子曰何其言作詩者安謂國是也若謂國何用更張為可相安于無事是矣安得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乎夫然則是洞解紐池可以為治而精明振刷者反為矯亂之階隨俗習非乃以為達而高日憂休者適得時時之誇心之所憂誰則知之耶已不憂而又望他人不得憂通國以養殃為得策舉朝以深計為妖言忌屠火之憂賦處堂之樂蓋亦勿思而已矣勿思正謂不思國之無政而將亡也使思及于此豈亦以我為驕驕哉場之以勿思正欲人動深長之思也

固有其食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固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其亦勿思

與也林東之短者聊且略之詞歌謠之不足則出遊于國中而為憂也極至也固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也

維維集

卷之九

六

車適園有棘則其寢固可取之以為食矣况我之于今也感國事之日盛而不禁憂思之百集既歌謠之不足而聊行園中以寫憂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我之行園謂我事出于過舉志溢于橫生而反以為縱恣而無所止極且曰更張者未必是循俗者未必非彼上下相與悠游而享安寧之休者已足矣而予之言獨何為哉嗟乎上之人習乎非而莫知所憂下之人忘其非而反病吾愛則我心之憂其誰知之乎其誰知之乎蓋亦未之思故耳惟其未思即有浮誇遠慮之士不足動其非今是之懷即有悲歌慷慨之詞無以發其同心共濟之想謂予之問極也予亦何辭而彼之是問可辨也予之憂且滋覺矣

疏歷上章歌謠是言發于聲此章行園是憂發于述然行園須帶歌謠之不足說來然後下面曰彼人是哉方說得去不然何以行園而述知其憂國也固極指行園說蓋行游似縱恣不羈者故曰固極○心憂而歌且謠聊以行園如楚屈原行吟澤畔之類歌謠是不平之鳴也顧謂其行園懷無窮之思而顧謂其固極士君子憂世憤俗之心不諱于世俗如此○固小無政亦只說詩者意

其然詩只言心憂而無人知無人思耳所以心憂所以歌謠所以宏思皆在言外○轉○源曰柔靜之憂憂王至之已復也固有其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其已復矣不我知則亦已矣愛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友也夫魏以國小無政上下恬然不以為憂至于晉獻之兵一入而遂不可支詩人之言驗矣自古國家危亡有謀之士輩多早見其幾而當局者往往不悟我愈以為憂彼愈以為是而以我為其末世人情大都若此此固是所以具井而亂亡接連也○謝安山曰使忠臣義士之心略見知于人通國上下不聲嗾而眾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者何事魏侯聞而大悔悟急為快頓首危之謀晉室此深誠其國哉固雖亡亦未必如是之速也

固有其一 章章十二句

陸帖章全言○通詩三章總見孝子之不忘乎親也各上一句是望親所在下皆想像其親念已親已之言也當以瞻望二字作至其親之念已親已俾從望中想像出來不言已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已則所以存誠心者蓋至不言已之意此意要補出

維維集

卷之九

七

陸彼帖音令瞻望交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撫旃故猶來無止賦也山無草木曰帖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此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正息又祝之曰庶幾爾之戢猶可以來歸無止于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為人所役也

非請賦陸帖者曰予今者辭家而賦遠游出門而曉萬里雖然一別長與親離自非忍人未有不辭然而憤離也以故朝斯夕斯何時不思登臨水何暇不念予是陸彼帖何以瞻望其父之所在衰年頓頓今復何如一覽日關挑子父之在其處也而思念之情恒于時焉寄之於夫我之念父如此而父之在家也

事不念我而視之乎吾思父必曰嗟子子已背親而役中固當力而其行役也風夜勤勞不得休息誰可憫矣然遠行易以犯忠惟慎處可以得全于同日夜望子之來也尚其慎之慎猶可以保身而來歸以終吾養無或止于彼而不來以貽吾憂也父之愛子其情必如此矣我以父之心為心而瞻望之無及矣徒已子思也哉

陟彼肥兮 瞻望父母 瞻望父母曰嗟子子行役風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死賦也山有草木曰肥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其勞之甚也乘謝死而乘其尸也

中 謹又陟彼肥兮以瞻望吾母之所在倚門倚閭悵焉終日一游日間既在母之在其處也而思慕之悵恒十肥焉高之矣夫我之念母如此而母之在家也亦不念我而視之手吾想母必曰嗟子季已結髮而從從固當盡瘁而其行役也風夜勤勞不眠假寐誠可悼矣然陟險難以免禍惟慎守斯可無虞于困日夜望季之來也尚其慎之故前可以保身而來歸以慰子望無或止于彼而不來以重吾哀也母之愛子其情必如此矣夫以母之心為心而瞻望之勿及矣能以忘情也哉

詩經集成

卷之九

人

陟彼阿兮 瞻望父母 瞻望父母曰嗟子子行役風夜必借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賦也山脊曰阿必借言與其併同作止不得自如也

再 謹夫我之念父母如此而所預以朝夕奉侍以俱二人者則有兄在也而吾敢以忘兄耶故又陟彼阿兮以瞻望吾兄之所在而思念之心恒于阿焉奇之矣夫我之念兄如此而兄之在家也又寧不念我而視之手吾想兄之心亦父母之心也必曰嗟子弟已去親而事人固當同心協力王事而其行役也風夜勤勞必與僮輩偕作偕止不得自如其盡瘁亦其矣然保身之道在所安慎于明日夜望弟之來也尚其慎之慎猶可以保身而來歸而得與我承膝下之歡乘頃覆之樂無或死于彼而不來以重吾戚也夫子也陟阿而望思急難之何人兄也憶遠而嗟則其悲之至斯又孔懷之情所必至也而我為其弟其何

以為一哉嗟子誰無父母誰無兄弟夫今行者望我父望我母望我兄而不歸願瞻之思也抑尚勞也又今居者望我子望我季望我弟而不勝死生之也也又何苦也哀此征夫亦徒抱此無涯之戚爾矣其誰知之

德 解陟肥阿若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叶韻耳註念已祝已足米子看出如此本末只曰字貫下須一氣說勿平看慎旃有二意一欲其持身之善一欲其養身之別就飲食起居防身備患說非欲其偷生也或云只以保身之說勿人飲食看來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不必太拘拘水無止氣斷語連總見情之迫切倘來者不敢必之詞慎心所發也止謂止彼而不思歸也乘謂棄此而不復返也尚未說到死風夜必借言吾併方作何故不作吾併未息吾何敢歸思重不得自如上見離我同胞而與同併為倍也望兄亦是骨肉至情不得云因其欲養父母而及之亦須在父母上發之註生明必歸二句是推明之意勿用在講中言親之欲其慎也其慎可知孝子不倍高不臨深正是此意不得指何事為慎也○按行旅難介在春者迫于謀求終歲

奔 命有往無返見役之人自當危亡而作此詩○疏美觀陟阿而親之所以役其民者可知親視而親之所以賦其民者可見○痛父母者莫如我其念父母者莫如陟阿後世遠天下者棄父子而祖之志功名者遺母子絕親之忍觀此懷善矣彼有瞻大行之言而思親者其間是詩而興起乎

詩經集成

卷之九

九

陟彼阿兮 瞻望父母 瞻望父母曰嗟子子行役風夜必借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賦也山脊曰阿必借言與其併同作止不得自如也

十 飲之開章全首○通詩見朝不可居之意二章各上二句是思在野者樂于隱下是欲在朝者同于隱也以還字遊字為王侯在飲飲則厭在朝廷可知賦賦之人安則朝廷之人危可知唐人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此詩只不樂仕非所謂見幾而作也

十 飲之開章全首○通詩見朝不可居之意二章各上二句是思在野者樂于隱下是欲在朝者同于隱也以還字遊字為王侯在飲飲則厭在朝廷可知賦賦之人安則朝廷之人危可知唐人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此詩只不樂仕非所謂見幾而作也

十 飲之開章全首○通詩見朝不可居之意二章各上二句是思在野者樂于隱下是欲在朝者同于隱也以還字遊字為王侯在飲飲則厭在朝廷可知賦賦之人安則朝廷之人危可知唐人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此詩只不樂仕非所謂見幾而作也

古原有關之境。豈必朝宇為可去。天下固有開之人。寧必稍紳為可停。想彼十
款之開者。處處為遊。自適而安。危理。亂莫不關心。何開也。惟我與于。誰曰
列。子朝矣。然與其榮于身。孰若無愛于其心。行將與于。還歸分。適適于十款
之間。而與采者。同其開。開也。何也。必奔走。形勢之途。而忘其有可樂之境也哉
十款之外。分。采者。世。泄。分。行。粵。子。逝。兮
賦也。十款之外。歸。開也。世。泄。猶。開。也。逝。往。也。
非。謂。彼。十。款。之。外。采。者。在。馬。往。來。自。得。而。名。聲。位。位。淡。然。若。志。何。世。泄。也。惟。我
與。于。雖。曰。受。祿。于。朝。矣。然。與。其。顯。于。前。孰。若。無。危。于。其。後。行。將。與。于。長。逝。兮。朝
朔。于。十。款。之。外。而。與。采。者。同。其。泄。泄。可。也。何。必。屬。足。公。卿。之。顯。而。忘。其。有。可。適
之。地。也。哉。夫。用。世。者。若。子。之。本。心。而。逝。世。者。若。若。子。之。得。已。賢。者。與。言。及。此。則
魏。之。亂。亡。兆。于。斯。矣。

合解十款之間。一丘一壑。苟可托身。不必求多也。十款特甚言之耳。未可以為
定教者。老農老圃。論其為極。桑采桑也。則開無累自適也。泄泄舒而不迫

也。雖是往來自得其質。有黠。險不知。理亂不聞之意。還歸休其身。逝者一往不
返也。行字可味。蓋雖不能遽還。此意已不可挽矣。夫朝廷之上方。執事。因事側
足。畏途。而役。役。風塵。求一日之閒。竟不可得。若若。悠。游。于。草。野。撫。十。款。以。盤。桓。
終。吾。生。以。徜徉。乎。但。詩。人。口。中。意。不。言。所以。欲。還。之。故。只。說。還。賦。款。之。樂。使。是

○輔慶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子仕止之常法也。使賢者不樂仕于其朝。
則其政亂。固危可知矣。夫以場圃之桑者。為自得而思。與其友。歸焉。則其不樂
仕之意。可見矣。○莊子。鸛曰。易。知。幾。諺。明。哲。也。故。夫。子。于。趨。殺。鳴。鶴。臨。河
而。返。於。陵。仲。子。辭。三。公。而。為。人。灌。閉。下。此。聖。生。為。醴。酒。而。去。得。免。胥。靡。之。辱。妾
駘。為。王。室。而。遊。得。免。索。網。之。禍。拂。去。國。福。丹。五。湖。者。非。賜。夷。于。之。寇。游。于。尊
羹。半。慘。筋。魚。自。香。者。非。張。季。鷹。之。思。歸。手。行。歌。長。吟。與。腐。雲。水。者。非。甫。里。逃。士
之。魯。聖。乎。三。徑。就。荒。門。設。常。關。者。非。五。柳。先。生。之。元。亮。乎。皆。高。飛。遠。舉。卓。乎。其
鴻。原。與。也。

十款之間一章章三句

僕懷憂金音。通詩三章。一章各上七句。述其事而推其志。末二句承上而其其
人。須重註中勵志二字。折首三句。言食力之謀不遠也。中四句。言益願
食力之志而不悔也。末二句。則嘆其為不食食力之人也。大抵此詩。見當時有
此願志。不為空食之人。故設為此事。以形容嘆美之。勿太認真。亦是學而稿
辭位者。影。語。與。代。植。一。例。設。者。不。得。而。此。詩。所。矣。正。所。謂。志。士。聞。窮。字。為。其。事
而。無。其。功。必。不。肯。不。為。其。事。而。有。其。功。者。也。用。力。指。飲。行。自。食。其。力。而。用。世。若
謂。吃。吃。攻。者。正。為。口。腹。之。計。則。所。謂。非。力。不。食。者。亦。細。矣。○通。篇。只。重。勵。志。伏
抱。河。干。稼。穡。得。飢。皆。萬。言。一。何。看。非。以。僕。懷。代。曾。事。為。王。而。以。二。事。比。之。也。

坎坎伐檀兮。之河之干。分河水清且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百廩。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分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分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為車者。真與同。下庄也。漣風行水。成文也。詩與
今同。語。辭。也。書。斷。斷。猶。大。學。作。分。莊。子。亦。云。而。我。狗。乃。人。狗。是。也。種。之。曰。餘。欲
之。曰。務。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廬。亦。亂。也。須。類。素。餐。食。也。○詩。人。言。有。人

于此用力伐檀。以為車而行陸也。今乃真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
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為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
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嘆之。以為是真能不空食者
後世若徐雅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勵志若如此。
申講詩美賢者勵志而作也。若謂人指之荷且世者。遇時多作功之想。就其
不遇時。必多徒業之想。若能推之愈。勵。抑。之。愈。堅。斯。其。雅。操。何。如。也。則。代。檀。君
子。有。足。多。者。矣。彼。其。坎。坎。然。用。力。伐。檀。將。以。為。車。行。陸。而。遂。其。食。力。之。計。也。或
者。命。駕。中。原。羞。以。展。驥。蹀。之。用。乎。魚。何。有。其。其。而。力。罷。之。河。之。干。焉。但。見。河。水
清。且。漣。倘。可。以。行。舟。而。不。可以。行。車。也。夫。世。非。無。乘。車。者。而。吾。之。車。獨。捐。而。不
用。豈。非。遇。乎。世。非。無。食。力。者。而。吾。之。力。獨。勞。而。無。功。豈。非。命。乎。自。當。情。于。此。前
必。變。業。以。從。易。轍。以。俾。其。有。濟。也。乃。若。人。則。有。剛。斷。不。然。者。以。為。稼。穡。所
以。取。禾。必。力。而。擊。語。原。然。獲。穫。而。享。諸。室。使。不。稼。不。穡。不。積。胡。取。禾。三。百。廩。之。多。則
亦。守。吾。之。稼。穡。以。俟。其。禾。之。自。至。耳。豈。因。不。得。禾。而。遂。變。其。稼。穡。之。初。心。哉。

韻所以得獸必力而拘諸野然後歸而充諸庭使不待不假胡爾庭有獸
之獸則亦守吾之狎以俟其獸之自鼻耳豈因不得獸而遂變其待獸之
心哉然則使我不伐槽抑將何以得食也夫世之不耕而食者多矣而斯人
也其窮如此猶以為不耕不可以得食其官而竊其祿乎不耕而食者多
矣而斯人也其困如此猶以為不獲不可以得獸肯受若直而意若乎彼君
子今信乎食必以力非其力則不空食其能不素餐者矣○附錄彼君子兮二
句周天位文及文評以資觀覽○魏無素餐之君子亦就其志信之也夫入皆
不樂居素餐之名抑知惟如魏君子庶可免斯耻耳詩人就其志而信之有以
夫且夫力與數之相左也蓋往往而然夫力能至之而數不能必之昔信之
其力而心與力之相連也又往往而然夫心能至之而力即能副之昔信之
于其心持此可以斷伐槽之君子矣君子知夫得失之際非可以一途就也以
為得之而肯出自力何以有自力而猶不得者也以自力而不得而遂可
不自力何以有不自力而卒不聞有得之者也君子遂于此有定力焉亦有守
心乎今觀于伐槽何事乎既如此而取禾稌其志又如彼彼君子兮吾豈
不能為君子堅其信哉不素餐兮斷斷如此也凡事之皆亦各乘乎其氣以氣為
手而力以赴之是厥厥功乃受厥直固初願耳久之而成厥功者既未必受
厥直氣亦當自來也則世或有無功而受之直者指焉不亦可乎然而君子不
敢也以為如是而何以免素餐之請也凡事之成亦各視乎其力以力為端而
積漸以致之既備厥勞亦食厥報尤常分耳久之而備厥勞者又未必食厥報
力亦當自沮也則世或有無勞而食之報偶試焉獨非情乎然而君子不忍也
以為如是而將終身抱素餐之耻也世有貧苦之士且夕拮据告飽一餐而不
可信為不素餐者以其所志僅有餐今特限于量耳今蓋其量以子之亦將違
遇而受其心有不可知也亦有同變之子終日營謀不能告飽一餐而亦不
可信為不素餐者以其所志亦僅在餐今特窮于遇耳今蓋其窮而福之又符
濟忍自安是其中不可必也若彼君子吾知免夫○合上兩篇看來不素餐
自見原不是懸疑後詩文皆說日而知此後日居官食祿可知也

特選集成

卷之九

十二

意也况代憤七旬原非君子其有是者不過是詩人借言何得一筆者用惟此
體貼深細得一片空界詩藝上全不造極作也
坎坎伐輪兮今之河之漚漚今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
億今不稼不穡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漚漚文之也十萬曰億言禾粟之數也賦
三歲曰特
中講有人于此坎坎然用力伐木以為輪將以行陸而為食力謀也願乃置之
河之側今但見河水清且淪漪而輪無所用是食力之謀弗遂矣然其人之志
窮且益堅以為人之謀食其于用力苟不稼不穡也胡取三百億之不稼不
穡也胡瞻爾庭縣貍特之賦是我之用之于伐輪者誠謀食之道當然也即不得
食而亦何悔哉彼君子之勵志如此其能不素食者矣而敢貪起都之風不在
茲乎
坎坎伐輪兮今之河之漚漚今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今
不稼不穡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漚漚文之也十萬曰億言禾粟之數也賦
食曰食
中講有人于此坎坎然用力伐木以為輪將以行陸而為食力謀也願乃置之
河之漚漚今但見河水清且淪漪而輪無所用是食力之志弗遂矣然其人之志
窮且益堅以為人之力食費乎自盡苟不稼不穡而三百億胡取也不稼不穡
而爾庭之縣貍胡瞻也然則我之用力于伐輪者誠謀食之道定爾也即不得
食而亦奚悔哉彼君子之勵志如此其能不素餐者矣而起頑立懦之風不
在是乎以一君子治眾君子而在上者廉以一君子教眾君子而在下者教廉
且敬觀爾其未可量也
總解各章重代伐木稼穡行限特形容之耳坎坎是舉擬其攻苦意河下是為
他津涼光景坎坎伐輪正是水自食其力意實河于而漚漚則食力便不遂矣
註無所用句案中說言車已造成無所用耳不稼不穡四句是借言其勵志如此正

特選集成

卷之九

十三

是伐檀而與河干之意故註中置之河干而無所用下直接其志以為云云而中足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只恐上一層以進原其所用心非深一層也如云所遇之窮如此世豈無頓改其初心者而彼之勵志獨不以為難不得食于伐檀然非伐檀何以得食非謂代檀不得而又欲食力于耕稼然也雨胡字即休想意正其勵志之堅非謂取之嚙之計存積而得禾也吾安之不得禾也吾甘之不稼不穡何以得禾即有之不願也存微句亦然末二句就其甘心窮餓處斷之澹水澆不進而志不悔來不必更推一層不素餐非獨窮時自食其力即達時必不尸位伴食是因其立志之堅而預決之人苟虛生天地間無益于世即若居家食誰非素餐君子見得明守得定任處窮通得喪斷無一毫苟且以圖非分之得重君子勵志堅忍一念求以無負于世若止說非力不食只謂之不素餐不可謂之不素餐○諸說謂不素餐不必說到居官食祿然空說而真能不空食有何苦落不知詩人借伐檀君子以勵世也無度之流而承莫彼其之子而遂殺抑且開明澆澆遂謂可道遠十畝也是人間之鍾鼎耳

肆率為饕餮一輩設耳惟君子有不拔之志當其處窮而不肯苟祿以糊口則當其處達必不肯貪位以肥家可以愧夫尸位稱祿而無所建白者流矣必如此推廣說上方見此詩非空虛摹寫○不過懲鑒不顯英雄君子一生操守正在艱苦之處最為通與河干之遇不為苟且則無處可苟矣○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今以為此事而不得食其食乃為君子之不素餐風勵世尚備賢者不得不深一法也○六帖伐檀亦是借用字真採積符微一何非必真伐檀也時文不稼不穡中尚云不改其伐檀之志果以君子為輪與者流矣豈非矮人觀場○一夫所居曰廛蓋古者一夫受田百畝別受五畝以為宅也三百極言其數之多耳庭有豨狗應是得獸者多縣之千庭故云○伐檀代輪雖之有定案上伐檀說○孔穎達曰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劉安成曰有勞心而得食者有勞力而得食者有躬耕而自食者豈必人人自耕以食哉但不可無其事而食其食意也檀君子章正如此故詩人美其甘貧樂賤雖不見用而不苟食也○劉氏曰後漢徐穉于家貧常日耕稼非其力不食又如范文正

伐檀三章章九句

公庭每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無所說也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寢皆可謂其志者夫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章全首○通詩三章章九句總意是喻其困于食殘之政而欲適可樂之所也但上二章末二句以就判言末章末二句以避害言當以去女二字作王莽斯民將去而特作此以長其去因之情只借碩鼠以指在位者不欲斥言之為尊者諱也諱中只依本文說不必泥履亦不必補出在位之人○通章俱是托言之比與有孤緩緩一何哀元峰欲以首二句作比認托言字義不真耳○註食殘二意不手殘正所以濟其食也故本文止以食我言此二章最重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此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得領念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民四于食殘之政故托言大風言已而去之也

奉讓歌碩鼠者曰人情有所去必有迫之者有所就必有招之者况迫我以待盡之苦而招我以復生之樂更何暇擇地哉是故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而黍者民所以為生之資也今靡然而大之鼠取我之黍而食之則失其所以為生矣碩鼠碩鼠尚當節爾之食幸無食我之黍也然使其所取也約則其為害也暫吾猶或可以少安也乃三歲以前見汝豈謂非且有且乎三歲以來懼汝何圖非今斯今乎年年而奉之我以為暫供女以為長便我之膏血女所知也乃縱飲而不節焉吾何以堪此耶夫既惡其害我之毒則必求夫全我之區今逝將去女以適彼樂土焉是樂土也無害人之鼠公行于白晝大節之中使我得以享有黍之供獲遂其婦孺之樂不亦及得我所也哉

疏解物之最合於者莫如鼠故以為比食我黍是其害甚莫如鼠是其殘處三歲言被害之久也一歲始以國家多故暫重其賦已淫仿而不改今三歲矣已習為常法矣以是終身豈我力之所能任乎亦如逝將去女還是未夫時言之尚有徘徊故士之意樂土樂土必復言之乃想而真謀改何樂去其國如此

非謂世皆無庸之士。但不至于委食。則希禮已極。又非謂斯土有不食之風。但不害于邦。則德惠已多。總是非本國之比。不必盡是大有道之世也。
○補唐原曰：三歲貫女。則民之十上至矣。與我首領。則上之千民其矣。于是而決去焉。非民之罪也。○適彼樂土。妾得我所。亦意想料望之詞。非真有所指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與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及樂國樂國。妾得我所。
比也。德歸恩也。而新安也。

市滿碩鼠。碩鼠。則不仁之毒。以食我之舉也。且我之貫于女也。聽女之夜。出其伏。以至於三歲之久。則我之德亦深矣。夫何不以我為德。而其所肆毒于民者。猶未艾乎。我亦安能絕于此也。則當適將去女。以適彼可樂之國。此樂國也。無復有遺思于我。而使之屈仰不伸者。不亦妾得我所哉。

碩鼠先備有言。五穀之最先者。且當缺之。則則食麥者。正以狀其毒也。莫我肯德。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念其惠。而反食之。所以去也。妾得我所。直達其生。而無屈仰之憂。直謂方者。久困于此。得達其生。下後與相宜之語。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與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及樂國樂國。妾得我所。
郊誰之禾號。
比也。勞動苦也。謂不以我為勤勞也。禾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則無復有言已者。當復為誰而禾號乎。

申謹碩鼠。碩鼠。則不仁之禍。以食我之苗也。且我之貫于女也。聽女之穿屋穿牆。以困我于三歲之久。則我之勞亦甚矣。夫何不罰我之勞。而其所獲于我者。猶未已乎。則我亦安能得于此也。當適將去女。以適彼可樂之郊。此樂郊也。無復有言已之困。使我得以安生。而樂郊。寧復為誰禾號也。莫大詩人非惡碩鼠也。惡貪食之政也。非去碩鼠也。去貪殘之政也。為政者使民欲去其困。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疏解而者。禾方樹而未秀也。食至于此。其毒甚矣。莫我肯勞。竭力以奉命。不鄰其勤也。適彼樂郊。視樂國樂土。意無淺深。曠者。被害而哀鳴也。出境。則害永不

及矣。故云為誰而禾號。○歌裏曰：魏國土地。制小。儉。齊。禮。急。已可哀矣。而又所亂。殘虐。以見之。使人民思去其國。上下離心。不亡何待。故碩鼠于篇末。以見見并下。而之。山。今河東有大風。能人立。交前而足于頭上。跳舞。喜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付空中。魏國。今河東郡。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二百二十八句。

詩經集成卷之九
金陵陳元明書
十七

詩經集成卷之十四

唐一之十○唐國名本帝堯都。在禹貢冀州。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晉水出陶唐。陶唐曰晉。後從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樸。憂深思遠。不務之。道風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蟋蟀章全首○通詩三章。首章勿以末章總承。各上四句。是感時以爲樂。下是相戒以節樂。總以勤儉爲主。而中賦思二字。言感時務開。乃殷盛欲爲樂。固勤儉也。方宴樂而遽相戒。有憂深思遠之意。亦物極則勤儉二字不可分。此乃說詩者意。當于講未補之勤儉。正思中作用。最難方不思。根出故分內外。處常處變。俱當以一思。則通之。謂罷輒歇。休休正深。思遠處之極則也。

蟋蟀在堂。歲事其矣。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康職思且居。好樂無荒。良士嗷嗷。

卷之十四

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有光澤如漆。有角。或謂之促織。九月在堂。事進。莫晚除去也。大康。適于樂也。職。守也。罷。罷却頌之貌。○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而言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爲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連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爲樂。然不已過于樂乎。言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頌焉。則可以不至于危亡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道風之遠如此。

而謙賦蟋蟀在堂者。曰。人生勞逸相乘。若循環然。固不可無及時之樂。亦不可無極樂之防。彼賦歲餐春之時。正農事方殷之候。樂固非其時也。今則何如哉。彼蟋蟀之爲物。雖微。而天時之變。遂可驗。向之在野。在宇者。今則在堂。而依人以爲樂焉。從此而前。以後農工既畢。歲暮。則其將莫矣。以三時農務之勤。幸獲此一時之暇。而燕飲之樂。此其時也。若及今不樂。吾恐今歲將終。未復得去。務閒之日。將舍我而去。又將有事于農。而不暇爲樂矣。雖然。時至而不樂。歲

月固不待人樂。適而不節。則患亦且立。至今也。得無用酒羔羊之過。侈沈湎。首之已甚。而失之大康矣乎。或有之。而不知或知之。而不戒。吾不知其可也。然則當何如哉。蓋亦顧念其職之所居。入口何以常安。百計何以常裕。凡屬吾儕。欲舍之謀者。未始不以學諸念也。誠以好之。必至于樂者。其情樂之。易至于荒者。亦其勢也。念之既殷。則爲之必慎。使其雖適于人情之所便。而猶知所以自檢。無流連荒亡之行。若彼良士之長慮。却頌罷輒然。不敢以自喜焉。則危亡之禍。可免。而今日之樂。亦可漸矣。不然。而淫樂以逞。大豈爲知恤也哉。

疏解首二句。言物不能安。其常時不能挽其去。已有無限春。感時句。見物類。則天時以變化。歲莫何對三時之勤。勤言然。有文。只須輕轉。通過。以引起憂思之端。日月其除。乃歲晚務閒之日。月言。此便。農事將畢。不暇爲樂。當是閒時。既過。惟時又水口。氣非泛泛。然日月逝矣之謂也。無已大康。就燕飲時。說相戒之詞。非已過于樂。恐其過于樂也。康字與荒字相應。康則荒矣。此句承上起下。賦思其居。凡職分所當爲者。是諸家講居字。謂單指所務之農事。不必兼行。觀

卷之十四

蟋蟀章全首○通詩三章。首章勿以末章總承。各上四句。是感時以爲樂。下是相戒以節樂。總以勤儉爲主。而中賦思二字。言感時務開。乃殷盛欲爲樂。固勤儉也。方宴樂而遽相戒。有憂深思遠之意。亦物極則勤儉二字不可分。此乃說詩者意。當于講未補之勤儉。正思中作用。最難方不思。根出故分內外。處常處變。俱當以一思。則通之。謂罷輒歇。休休正深。思遠處之極則也。

體至戶也○蟋蟀至其除言不可不樂如此無已至其居言不可不于為樂如
此好樂至體言言于為樂如此○嚴華谷曰思其言其受也好樂無荒
作其動也良士思其體也言而居國之道矣

**蟋蟀在堂歲華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何力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則好樂無
荒良士厥職**

賦也逝逝皆去也外除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致忽其
事變或出于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厥職動而敏于事也

申漢蟋蟀在堂而歲忽已逝矣苟及今不樂則日月旋邁而來歲之勤物伊始
雖為樂不可得矣然人情易至于無職是樂也得無失之大康矣乎蓋天下之
患莫大乎徂日而前而不能先事而為之圖一旦時至事起所以多猝不及應之
悔也然則當何如哉古亦顧念其所居之外凡夫非常之變不意之遭凡屬吾
情智慮所不及者皆當豫思而審處之使不至好樂之或竟若彼良士之勤而
敏于事厥職然不取以自宰焉則意外之患可弭而今日之樂亦可常矣不然

卷之十

四

思至而後計之其精有及乎此

疏解此章與下章分意與上章同職思其外一說事變之所當備如四荒盜賊
疾病之類是也一說外証訓餘也是居中之雜事如鄉黨往來宗族親睦之類
皆是舊說作水旱災疫則足憂矣恐謂泛說事變勿入事變為憂必欲安括則
水旱災疫皆由時數其有出于尋常思慮之所不及而不可以不思者不必謂
犯下章職思其憂也至于鄉黨往來宗族親睦貴亦等子時數之類而為思
慮所不及耶凡人積慮過當者其赴功必欲捷故以職職為言使慮之難則而
為之不敏則亦無益厥職屬行上然行中是有思在○思外較思居又深一
層然思居而不思外則始也見居而不見外終也必將忘外而并忘居矣此唐
入所以既思其居又必思其外也究之所謂外者雖尋常思慮之所不及然亦
是居中所存絕非非分營求思外仍是思居方得唐人愛深慮遠不謂除地之
意○附錄無已大康職思其外鄧以詩文并文評以資觀覽○唐人深相見亦
意外之思焉夫事出意外者多也思及于是而庸放太康為哉歌蟋蟀者已矣

變無常康淫名譽自古徂內寧而臨外侮者即明智猶思之切吾儕小人乎
思立黨中事則意外計非正也蓋者終歲結聚以博一日之虛不可謂其愉快
矣勇乘此一日之康而倍之焉適可也極此一念之康而共之為大不可也今
得無已大康乎大康則以一念之適其念念之德大康則以日而之德意外
之德益伏而思之我與爾果僅是耕舍擊飲之常乎抑有由尋常外乎天下
事果悉在耳目指記之中乎抑有由見聞外者乎世多謂終歲勤動者事畢矣
而日事外生安乃在意外料所未及驟而圖之而得亦其倖不得固其常則亦
者不深慮之故也靜言思之當何如早計矣世亦謂留心木計他無虞矣而往
往蒙生意外正其心計所不逮事已至此而謀之已晚不謀蓋滋蔓則難者不
預防之故也以此思危當何如然當田家慰勞之日而各殫所見說且將
然說且偶然就且不必然而必然縱事至不可測而人所駭之為意外者要使
不出吾之所預料乘居恒然乘之日而各行所見則以修備胡以修故胡以無
可奈何修職職變生不可耶而人多慮之以合皇者要使吾儕之于職職何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邁何力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則好樂無
荒良士厥職**

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伯適也休休安謂之親樂而有節不至
乎淫所以安也

也凡係于職之內者猶有定理可循而苟出于職之外者則無定理可執思
于職之外者猶感受變遷度而思急于職之內者則將構發莫支念及于是而
敢以大康思惟哉○農桑布帛之言無一詞不經實際而趨旋步驟念職念
工○其音節似短歌行而爽曠曼冶又類于柝○按說通及顧仲恭解外字
作居中之餘事如鄉黨往來宗族親睦之類皆是若說向水旱災疫則是憂矣
此說固是但註只泛言事變通解六帖並云思慮之所不及豈可又指實
而言尤尚文只照虛虛寫絕不填入事蹟却語語警動迥肖唐人思深慮遠體
情

卷之十

四

思至而後計之其精有及乎此

道雖為樂亦無礙矣然人情易至于無節是樂也得無流于太康矣于蓋天下
之思良大乎合于倫樂而不能變而為過計之謀一旦手足無措未嘗不登
前此之不預為思也然則當何如哉蓋亦賴令其職之所憂凡夫皆哀之備伏
爾福之福聚凡屬吾儕才力不足濟者皆當思患而預防之使不至好樂之或
流若彼良士之有遠慮無近憂休休然無適而求適焉則天下之苦累不足以
累其身而今日之樂亦不可長享而無礙矣不然耽于逸豫以為庶幾其少休焉
不知無窮之憂已隨其後矣其可危而不返也哉夫于歲之既莫而始相與以
為樂于樂之方舉而遂相戒以節樂可見唐民之勤儉而俗之所以厚也自非
先聖遠風之遺何以致是耶

疏解孔氏曰春官中車注云役車方箱則載任器以供役收納木稼亦用此車
故役車休息是農工甲也名物疏庶人以力役為事故名車為役車職思其憂
泛說為長非輔氏思極而至于憂之謂降方山指百畝之不易為已憂恐與職
思其居無別業元峰指四荒之外有飢饉之憂則亦職思其外慮矣夫抵此詩
言念急而慮念切首言居猶是本分常事未及其餘也次言外則及其餘矣然
猶是過而備之未切于憂也言憂則操心危慮患深皆在多凶多懼之地比上
之思備其餘者益切矣休休根上思憂來此中便有安閑無驚懼意不可作履
履厥厥之致夫人有終身之憂者必無一朝之患今既無慮不為之憂則亦來
之實也休休然而樂固即于憂之中凡之一說休休不是安樂乃是知止知
足之意人惟貪心不斷絕便妄想便憂為亦通然休休註為是○崢嶸山云思
外比居較深思憂比外較深覆覆未見于為至厥厥則為矣厥厥未見其安至
休休則安矣此詩意之淺深也○朱豐城曰動者生財之道徐者用財之節聖
人教人不越乎勤儉而已夫勞苦者人情之所畏然而不可以不勉逸樂者人
情之所喜然而不可以太過也致其勤于三時之久而享其樂于一時之暫
則其生財不匱而用財有節矣猶恐其或過也又戒之以思其職之所居夫斯
民之職不在乎他男子之所當務者稼穡狩獵而已矣女子之所當務者桑麻
紡績而已矣誠使男女各盡其職之所為則國有餘粟家有餘布老者安而

食肉少者不保不來而于仰事俯育之間可以沛然有餘雖良士之長慮却顧
亦不過如此而已豈不可以為美俗哉○劉安成曰自堯而至于周蓋千餘年
矣而其風化流傳罔結于唐人之心故其民間質定勤儉之習親愛和樂之思
微誠忠告之情備見于詩此其俗之所以為厚也

卷之十

五

山有樛杕有榆有衣采芣芣子有車馬弗馳弗馳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此詩蓋亦不窮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樛矣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
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為已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
為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熾矣

疏解山有樛者曰世人多懷百年之憂遂解一日之樂不知世無生而不死
之人亦無聚而不散之物造物者貴來時耳彼山則有樛矣則有榆矣山則
有定而樛榆之開闢無定也況于草無適體之末家乎出自動生而不及時服
之芣芣芣芣芣芣無代勞之車馬乎得自動生而不及時乘之芣芣芣芣芣芣
恐節事不再叔原相催一旦宛其死矣他人將取之以為已樂矣則夫虞晚務
之弊服是衣裳乘是車馬而相與以燕樂其容夜耶

如前篇所謂務農之時非言生前有事時而亦當為樂也未嘗等物俱勤勞所
得者芣芣等只為思居思憂不暇安言也大意謂空有衣裳車馬而反為他人

卷之十

六

齊太認其之意非其職業而極廢之也是喻非必其有是事

山有栲 栲木也。反。隰有栲。子有庭內。那酒弗。子有鐘鼓。亦鼓考。其死矣。他人是保。

與也。栲山栲也。似栲色。小白葉。苦。栲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幽少。直材可為弓。幹幹者也。考擊也。保居有也。

甲。山則有栲矣。隰則有栲矣。况子有庭內。可樂之所。而不及時。以酒為樂。焉。子有鐘鼓。而不及時。以鼓為考。焉。吾恐一日。宛死之後。他人將保之。以為已有矣。則夫。喪禮務開之際。潔其庭內。陳其鐘鼓。而相與以宴樂。復何待耶。

疏。解庭內為樂之地。鐘鼓為樂之器。酒。庭內所以延賓而燕飲。以其樂也。不止是安居。意與小雅於祭酒。陳饋八簋同。

山有栲 隰有栲。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其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于側。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甲。山則有栲矣。隰則有栲矣。况子亦有酒。食。何不設于歲晚之際。可鼓瑟焉。以享之。且以喜樂。而寫其三時之憂。且以永日。而引其一時之樂矣。不然。吾恐宛其死矣。他人將入室。而取子之琴瑟。樂子之酒。食。矣。子試當夫。飲酒喜樂之際。何思夫。他人入室之時。雖欲為今日之鼓瑟。叩杯。豈可得哉。

疏。解。子有酒。食。四句。以酒。食。為。至。下。三句。一連。酒。食。鼓。瑟。不。平。蓋。言。有。酒。食。何。不及。今。無。事。時。日。相。鼓。瑟。以。享。是。酒。食。也。何。不。一。字。貫。下。三。句。說。要。與。上。文。入。簡。弗。字。向。者。勿。作。疑。詞。日。字。即。成。晚。之。日。喜。樂。永。日。亦。要。連。看。二。且。字。有。味。首。所。治。事。姑。勿。深。思。當。乘。時。以。為。樂。也。蓋。來。日。苦。短。百。年。幾。何。而。死。死。勞。生。成。不。我。真。若。飲。食。作。樂。則。憂。愁。可。忘。庶。以。永。長。此。日。耳。人。多。憂。則。覺。日。短。又。日。恐。多。如。夜。長。甚。居。幽。處。獨。居。最。難。短。而。似。長。應。務。營。樂。死。死。勞。生。困。難。長。而。如。短。○。王。非。然。曰。永。日。要。看。得。明。白。蓋。人。多。憂。則。覺。日。短。及。于。樂。業。惟。恐。日。之。不。足。

而卑之難。似得日子短。飲酒作樂。則可以忘憂。而不見日之短。而可以永日矣。○劉安成曰。宛其死矣。而衣裳車馬。徒為他人之樂。是其憂也。子身。後。其。意。欲。盡。樂。于。生。時。則。雖。解。前。篇。深。遠。之。憂。而。憂。及。念。深。離。各。前。篇。為。樂。之。意。而。意。則。愈。憂。矣。○葉。惜。庵。曰。解。憂。者。言。不。必。為。憂。所。苦。也。此。詩。人。所。勤。行。樂。本。旨。若。則。無。前。篇。之。憂。而。遂。云。及。時。行。樂。其。不。為。流。速。荒。亡。也。者。蓋。希。古。詩。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苦。短。苦。夜。長。何。不。乘。場。遊。又。曰。所。遇。非。故。物。焉。得。不。速。老。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昔。祖。述。此。詩。之。意。○說。通。曰。蟋。蟀。之。氣。象。固。局。促。而。山。樵。之。情。音。亦。悲。涼。雖。憂。深。慮。遠。有。先。王。之。風。而。現。模。類。盛。如。此。吾。以。知。管。德。之。不。長。也。○顧。大。猷。曰。此。詩。不。可。太。說。得。高。端。恐。似。習。以。後。人。語。

山有樛 章句人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也。首二章。言沃。雖于首而樂焉。之。臣。末。章。言沃。將。領。首。而。欲。為。之。賜。當。以。從。子。為。王。聞。命。而。應。根。從。子。來。惟。從。之。切。故。必。隱。之。深。○作。此。詩。者。蓋。曲。沃。之。黨。

如。鄭。人。歸。段。之。類。非。舉。國。人。也。若。國。人。皆。放。則。聞。命。亦。可。告。人。而。沃。之。使。百。不。待。武。公。之。時。矣。

揚之水 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此也。鑿鑿。曉。曉。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也。于。指。桓。叔。也。沃。曲。沃。也。○香。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振。臂。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峻。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甲。揚。水。揚。之。水。者。曰。人。情。每。要。于。無。所。恃。而。欣。于。有。所。托。要。之。因。勢。有。盛。衰。人。情。有。向。背。試。觀。今。日。之。勢。而。所。以。歸。向。者。有。在。矣。彼。石。本。生。于。水。也。今。盛。極。之。水。其。流。緩。弱。而。白。石。之。生。于。其。中。者。反。擊。擊。而。噴。岩。焉。是。水。下。足。恃。而。石。可。依。矣。然。則。曲。沃。本。生。于。晉。也。今。晉。微。弱。而。沃。強。盛。向。以。異。是。夫。衰。則。不。足。恃。賴。若。則。可。為。依。歸。彼。素。為。中。衣。丹。朱。純。而。繡。黼。領。者。諸。侯。之。服。非。沃。之。有。也。吾。將。以。是。服。而。從。于。于。沃。自。皆。侯。有。之。者。吾。子。服。之。焉。使。我。渠。渠。所。欲。而。既。見。君。

經 74-162

子季子之丰采。可與為周旋。云何而不樂哉。
揚之水白石皓皓。時時素衣朱紉。從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愛。一
此也。朱紉即朱襪也。鵠。曲沃邑也。

帶。彼悠揚之水。其勢緩弱。而白石則皓皓而嶙嶙。是水之微。不勝于石。而石
之勢。反強于水矣。音衰而沃。盛何以異。是。衰則陵。自不足以庇民。盛則強。固
自足以衛衆。故吾欲以素衣朱紉之。俟服從于子沃。苟既見君子。則朝服之心
遂矣。又云何而憂哉。

吾。登者。上二句。喻晉家沃盛中。二句。是欲從沃。末二句。是冀遂其情也。石生于
水。水弱而石強。以此沃本于晉。晉弱而沃強也。晉弱沃強。在氣勢上。說若以其
地言。則未可盛衰之也。素衣朱紉。依大令。孔氏。作諸侯朝服。祭服之裏衣。以素
絲為之。故曰素衣。以丹朱紉為領上之絲。而結紉于其上。故曰朱紉。亦本丹而
曰素。素即純字也。傳曰。諸侯結紉。丹朱中衣。曰紉。當為結紉。丹朱中衣。
以結紉為領。丹朱為純也。此二句。是變服也。自大夫為諸侯。如一旦以黃袍加

詩經集傳

卷之十四

九

身之。從于子沃。欲和叔為而侯也。既見。是成其伐晉之謀也。欲為之。故但
以見為言。俱是擬議預道之詞。從于子沃。從于子鵠。欲何為者。有審謀矣。晉危
矣哉。末章意從此生。語沃中邑。成師之官也。樂者。謂已可以依賴。何憂。謂已可
以免禍也。○香君求曰。水喻晉。石喻曲沃。不必以石出于水。沃出于晉為上。

揚之水白石皓皓。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此也。細細水清石見之。我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為之隱也。和叔將以頭昏
而反為之隱。蓋欲其成矣。○李氏曰。古者不執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
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于齊。亦猶是也。故其名公子。陽生于晉。國人
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申。諫天既欲遂其願。則不可不審其謀。彼水勢悠揚而舒緩。則白石如細矣。水
清而著見。是水益壞而石益顯矣。然則晉衰既無制沃之勢。沃盛而有傾晉之
機。何以異。是以我叔憫國家之微弱。而欲為興衰之謀。其間有是命矣。第大
下之事。其將成也。機必先見。其輕也。事必難成。之子之有命。吾人甚察。其有

也。而不敢以之告人。恐一告人而敗其謀。則朱襪朱紉。將誰與從而存。故
之地耶。夫沃晉之沃也。而反傾晉。民晉之民也。而乃思沃。于此見民心之大可
畏。而政治之當強也。有國者其慎之。

疏。解水清石見。此晉弱而沃強。蓋顯也。命字。只作謀字看。蘇詩。自出謂之命
也。非命令之命。命字。諸說俱云。不可明說出。傾晉。只隱隱然。以興衰起。晉言為
妙。但玩首世家。自潘父狀昭侯。迎桓叔。晉兵攻之。敗歸。桓叔之謀。已著作。傾
晉之謀。說無害。○韓山云。命字。諸說。父明昭侯。桓叔。命其徒。以舉事。是矣。更
詳之。不告人者。恐其洩。則事不成。而放晉從沃之。願不遂也。一說。當時法有禁
宗國之謀。而潘父陰王之。將為內應。而昭公不知。故設為國人相語之詞。謂國
中有為叛。以應曲沃者。聞已命其徒。舉事。禍將作矣。此微詞。以洩其謀。欲昭公
聞言而恐懼。早為之備也。其間有命者。迫切之詞。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深告
昭公也。若真欲從沃。則潘父之黨。必不作此詩。以洩其謀。且自取敗也。存之
備參。○輔慶源曰。民為桓叔。隱而欲其事之成。此可見其情之大可畏也。大禹

詩經集傳

卷之十四

十

之。謂曰。子臨兆民。遠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弗敬。其音深哉。○劉
安成曰。按左傳。史記。晉穆侯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愛仇。立是為文侯。文
侯薨。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
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何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釐
曰。桓叔。○輔慶源曰。晉昭公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于民也。特以其微弱不
振。日就萎蕩。故國人以為不足恃賴。而相與離畔。惟沃之強。是歸焉。以是知君
人者。蓋不必淫刑酷罰。厚賦重斂。為足以失民心。而威靈氣焰。又有以興起人
氣。天下之大人之心。舉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統屬也。○麟士按。潘父既殺
昭侯。迎成師。晉人誅潘父。遂成師而立昭侯之子。是為孝侯。則當時云將叛而
歸晉。亦潘父以下。一晉從無賴之徒。不必遂通國也。觀其間命。而不敢告人
亦可察見矣。其後成師之子。釐又殺孝侯。國人立孝侯之子。釐是為鄂侯。釐子
光。立是為哀侯。釐之子。釐又殺哀侯。及哀侯之子。釐侯與哀侯之弟。釐蘇三
世。而狀五君。曲沃之罪。其通于天。而鄂侯之立。亦自隨絀。即衆不附沃。久而彌

也。而不敢以之告人。恐一告人而敗其謀。則朱襪朱紉。將誰與從而存。故
之地耶。夫沃晉之沃也。而反傾晉。民晉之民也。而乃思沃。于此見民心之大可
畏。而政治之當強也。有國者其慎之。

新也○曹氏曰自桓叔封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年以其勢已成雖周天子
且無如焉何責于民矣

揚之水三章二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全旨○通詩二章一意每章上四句以椒之蕃衍與沃之盛大末二句以
椒之通條益蕃比沃之將來益盛也總是誇美之意○此與前詩不同此詩不
過頌功樂成前詩自是一種共謀之人○國策木實繁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
其國○其臣者卑其王正此章之旨○嚴華谷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
公其意則愛昭公之明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且遠條且

與而此也椒制似來更有斜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助也朋比也且嘆詞遠
條長枝也○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椒聊且遠
條且嘆其枝遠而實蕃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為沃也

詩經集解

卷之十風

十一

初被椒聊其實極于蕃衍情言采之有盈升之多矣况彼其之子封于沃者以
土地則擴以甲兵則強而威靈氣焰之碩大無與為朋矣然是椒也豈但今
處已哉其條方且遠焉而益長其寔又將衍焉而益蕃盈升于今者莫紀于後
也然則沃之碩大無朋今固甚矣吾觀其將來氣勢可益昌大亦猶椒之枝遠
而益蕃也謂非吾人之所樂從耶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實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與而此也兩手曰勿篤厚也

車葉椒之生也其有蕃盛則其采之也盈升矣况彼其之子氣勢其壯而深厚
不獨則碩大而且篤矣且是椒也椒條愈遠則其寔將愈蕃固不但盈升而已
然則沃之碩大且篤今固甚矣吾觀其將來而氣勢日在進盛亦猶椒之遠條
而益蕃也謂非吾人之所深幸耶夫既喜其今之盛又嘆其後之益盛民之屬
望于沃者切矣是何言之哀窮不極而使沃至此哉

外傳首二句與三四二句而未二句單嘆椒條不補且意改屬比然前項人明

說則此下補說正意亦可與他此不同以物之蕃與國之盛下進以所
物雖出遠條二字此其將來當益盛也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椒之實蕃衍
盈升非其常也論桓叔者君之別支也今且盛于桓矣兩手為句兩句為升碩
大與蕃字一意只就人心氣勢上說為是盤根深厚不可拔也且無朋且遠
是遠條之勢既曰蕃衍盈升又曰遠條且見今日之沃已盛而他日之沃更不
可言也其後果以桓叔之孫武公滅晉侯爵而代晉遠條之言驗矣○薛方山
云碩大就成氣勢上說見非晉所制意末二句的作後日將來說法桓叔
之孫武公始伐晉滅之則此詩以遠條其方來之盛蓋不為無謂也○范氏
曰盈升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特稱○無朋言其無與為偶也此句自已然
看就今日之勢言末一句自未然而期後日之必大也蓋椒油堅木非一朝一
夕之故矣桓叔為晉君之別支今其子孫衆多方與未艾故不勝嘆美而以遠
條為言夫沃有遠條而晉之木竟先撥自可想見

椒聊二章六句

初被椒聊其實極于蕃衍情言采之有盈升之多矣况彼其之子封于沃者以
土地則擴以甲兵則強而威靈氣焰之碩大無與為朋矣然是椒也豈但今
處已哉其條方且遠焉而益長其寔又將衍焉而益蕃盈升于今者莫紀于後
也然則沃之碩大無朋今固甚矣吾觀其將來氣勢可益昌大亦猶椒之枝遠
而益蕃也謂非吾人之所樂從耶

綱目

卷之十風

十二

女過時得送婚則有不勝慶幸之意俱以見此良人一句為主詩柄敘者乃詩
人敘述之也以詩人口氣作敘夫婦之言乃得奇

詩經集解

卷之十風

十二

綱目東新三星在天因反今夕見此良人子兮今如此良人何
與也綱目猶纏綿也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見于東方建辰之月也良人夫稱也
○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詞
曰方網緜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
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今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

車葉網緜束薪者曰及時婚姻者人道之常至于過時而後得遂是固不若
安常者之順而其慶幸之情則尤甚矣今觀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網緜以束
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則建辰之月矣自外此生蠶婉之求有難諧者今夕
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此良人以遂吾有家之願焉子兮今夕所見忽出子
外則身自越于常常舉吾心所欲達者口不能以自喻情所欲發者直不能

以自宜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其誠不知何如其為情矣

網繆束錫九及三星在隅曰及今夕何夕見此邂逅

邂逅

與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意此為夫婦相識之詞也

帶謂再觀其夫婦相語之詞曰吾方網繆以束錫也而仰見三星之在隅則夜久矣誰與共武階除且得其弟于三星之下乃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邂逅之在此得遂其室家之願焉子兮子兮以今夕而得此邂逅則喜出下所期之外而同牢合卺恐木足以罄其愉快也其將奈此邂逅何哉

網繆束錫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邂逅

與也戶室戶也戶必而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祭美也此為夫婦相識之詞也或曰女三為祭一妻二妾也

事謂又觀其夫婦相語之詞曰吾方網繆以束錫也而仰見三星之在戶則夜分矣觀此星漢耀明雖與共承于斯戶之內乃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祭者之在此得遂其有室之願焉子兮子兮以今夕而得此祭者則喜出下所望之外而飲食歡舞恐未足以罄其殷勤也其將奈此祭者何哉夫以婚姻之晚而慶幸之深如此斯固政亂民貧致之然而相遇以正而無淫僻之私可見唐俗猶厚而聖人之風教猶有存也

總解與意以偶然而見其所幸而見蓋幸而見者亦若偶然然之故托言此非而以其所見者為與也三星訓心東方蒼龍七宿之第五星也賦禮仲春令會男女三星昏而不見則嫁之候也今昏而在天則建辰之月矣然此猶算不得

時說正是過時之意四字言甚其說忽見二字從何字生來有喜樂驚疑恍然如夢之態婚姻不得稱邂逅然而出自望外亦若有不期而會者然各子兮句皆男女自謂如此良人何言情不能自盡也猶云不能當此良人也歡樂極喜幸無量有心欲達而口不能自喻情欲盡而言不能自盡也

而散于地必有以網繆之乃合而成東男女二姓不相知名亦必有以網繆之乃合而成婚故當以起興按昏夜非東薪舞之時則此說非也從來無人論到此都作賦其事以起興是隨天轉昏而東夜久而東南隅夜分而正南與亦至四句止木二句另轉一轉慶源曰婚刺禮之常也及其時行其禮雖曰可嘉然亦常事其何至喜之甚而自慶如此也惟其失時之久而一旦得遂其禮故喜幸之詞至下不能自勝也謂網繆之詩則足以知其之情而為人上者其可不使之得其常哉

網繆三章章六句

杜草全言通詩二章一意上五句是自傷其求特下是求助于人也詩柄已盡括此章之意當以獨字為主

有秋之杜其葉漙漙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伏焉

與也秋特也杜赤棠也漙漙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此輔伏助也

○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詞言秋然之杜其葉漙漙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會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于踽踽耳于是嗟嘆行路之人何不閱我之獨行而見親

辭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軍謠亦有秋之杜者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以其情義之相聯屬也而我獨無之能無厚望于人手彼有秋之杜本特生也然其葉漙漙然而茂盛若有所依附而不見其孤矣況我人也何獨行之際踽踽然無一人之我親者會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形體一隔則疏戚遂分不如我同父之兄弟若手足之相親相助是以雖有同行惟見其踽踽耳然則我之為我不誠可憐憫哉嗟此行路之人雖非我之同父亦我之同類也胡不憫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蓋必如是庶幾民猶同胞而少解踽踽之戚也人其謂我何哉

有秋之杜其葉漙漙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比鄰人無兄弟不依焉

典也昔亦亦盛發無所依貌

非謂有秋之杜本特生也然其葉猶著著然而暢茂之盛如此矣況其人也何獨行之際豈真無一人之可依者曾杜之不若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此與秋則情愛不通不如我同姓之兄弟為可依傍是以雖有同行而不免于震震耳然則我之為我誠不可替割哉嗚呼此行路之人雖非我之同姓亦我之同聲也胡不惻我之獨行而見親情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子蓋不能以無望矣吁天視不可以人為行人則路人耳安可同于兄弟乎人之為是言者其情之無聊亦甚矣

合解以特生之杜枝葉可庇與獨行之人實落無依此反典也至第三句止以兩句與一句又一體也行道之人而何以云獨行踽踽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止解得獨行二字即下云人無兄弟也因遂以獨行而哀告求庇非以他人與同父深較厚薄若有較量便非求人踽踽哀哀就情不相關義不相屬說

詩經集成

卷之十四

十五

非形影孤單之謂也豈無二句正反上意而原其所以為孤非不足他人憐嗟行一句依言提起比伏俱及上踽踽意比以情之眷戀言伏以事之相扶持言不如同父言其不我親不我助也我親我助則他人猶同父矣以不如兄弟之人而以兄弟之義望之正所以為自傷也既曰不如我同父同姓而又未助焉無聊極矣胡不二字分明是嗟恨之詞不必作求助于看○杖字照獨字似正而潛潛照踽踽則反故注以猶字則字別之然豈無以下另轉○說通豈無他人二句只言兄弟之親厚不當言他人之疎薄恐得下文胡不比焉胡不仗焉詞首重複告哀之詞也○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按詩考云此民聞所自作承風者取之以見親戚扶助之情在他人不如同父所以欲友愛勸親親也○楊維斗曰觀杖杜之詩則知人無兄弟之憂觀常棣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奈之何猶有交相誇如何弓所云者觀二詩亦可愧矣

杖杜三章章九句

蓋章章全首○通詩二章一意俱是言其大夫之詞亦十二句皆其人而敘相從

下類其所以相從也

善養物也居起自後人居居無他人維子之故賦也蓋善君純善大夫以物飾祕袂也居居未詳

事謂此善大夫之詩也若謂民同常懷顧所感何如耳彼曰宜三德以沒明有家者大夫職也而求其克稱之者鮮其人耳何幸于今有若人也彼以善為善而飾之以物法蓋繁然服飾之盛矣之人也我欲從之以居居于以罷其儀型焉是豈無他人之可與居哉惟子之舉動光明開與彰著卓乎為一邦之彥我之誠之為此故也

善養物也自後人究究無他人維子之好上聲呼賦也善猶能也究究亦未詳

善以善為善而飾之以物法蓋繁然服飾之美矣之人也我欲從之以究究于以聆其誠論焉是豈無他人之可與究哉惟子之舉動光明開與彰著卓乎為一邦之彥我之誠之為此故也夫民懷好德惟上所感也居位者而至于

詩經集成

卷之十四

十六

善養物也自後人究究無他人維子之好上聲呼賦也善猶能也究究亦未詳
善以善為善而飾之以物法蓋繁然服飾之美矣之人也我欲從之以究究于以聆其誠論焉是豈無他人之可與究哉惟子之舉動光明開與彰著卓乎為一邦之彥我之誠之為此故也夫民懷好德惟上所感也居位者而至于
善養物也自後人究究無他人維子之好上聲呼賦也善猶能也究究亦未詳
善以善為善而飾之以物法蓋繁然服飾之美矣之人也我欲從之以究究于以聆其誠論焉是豈無他人之可與究哉惟子之舉動光明開與彰著卓乎為一邦之彥我之誠之為此故也夫民懷好德惟上所感也居位者而至于

善養物也

善養物也自後人究究無他人維子之好上聲呼賦也善猶能也究究亦未詳
善以善為善而飾之以物法蓋繁然服飾之美矣之人也我欲從之以究究于以聆其誠論焉是豈無他人之可與究哉惟子之舉動光明開與彰著卓乎為一邦之彥我之誠之為此故也夫民懷好德惟上所感也居位者而至于

善養物也自後人究究無他人維子之好上聲呼賦也善猶能也究究亦未詳
善以善為善而飾之以物法蓋繁然服飾之美矣之人也我欲從之以究究于以聆其誠論焉是豈無他人之可與究哉惟子之舉動光明開與彰著卓乎為一邦之彥我之誠之為此故也夫民懷好德惟上所感也居位者而至于

善養物也自後人究究無他人維子之好上聲呼賦也善猶能也究究亦未詳
善以善為善而飾之以物法蓋繁然服飾之美矣之人也我欲從之以究究于以聆其誠論焉是豈無他人之可與究哉惟子之舉動光明開與彰著卓乎為一邦之彥我之誠之為此故也夫民懷好德惟上所感也居位者而至于

善養物也自後人究究無他人維子之好上聲呼賦也善猶能也究究亦未詳
善以善為善而飾之以物法蓋繁然服飾之美矣之人也我欲從之以究究于以聆其誠論焉是豈無他人之可與究哉惟子之舉動光明開與彰著卓乎為一邦之彥我之誠之為此故也夫民懷好德惟上所感也居位者而至于

善養物也自後人究究無他人維子之好上聲呼賦也善猶能也究究亦未詳
善以善為善而飾之以物法蓋繁然服飾之美矣之人也我欲從之以究究于以聆其誠論焉是豈無他人之可與究哉惟子之舉動光明開與彰著卓乎為一邦之彥我之誠之為此故也夫民懷好德惟上所感也居位者而至于

此也。爾爾羽聲。鳥名似雁而大。無後趾。集止也。在。費生也。羽。梓。標也。其。平。為。皇。耳。殼。可以。滌。皂。者。是。也。隨。不。及。級。也。疏。樹。怙。恃。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揚。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于。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

申。諫。諫。揚。羽。者。曰。事。親。者。人。子。之。至。情。而。缺。養。者。非。人。子。之。得。已。也。何。上。之。人。獨。不。念。及。此。耶。彼。傷。之。性。本。不。便。于。樹。止。者。今。乃。滿。其。羽。而。集。于。苞。栩。之。上。則。反。其。常。性。矣。亦。猶。民。之。性。本。不。便。于。勞。苦。也。今。乃。以。王。事。靡。盬。而。久。役。于。外。不。能。獲。其。黍。稷。以。供。子。職。父。母。亦。何。所。怙。恃。乎。夫。人。子。以。行。役。之。故。而。使。父。母。無。所。怙。恃。則。失。所。養。矣。君。門。萬。里。莫。如。我。哀。惟。天。為。可。簡。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此。王。事。于。以。耕。田。養。親。而。得。其。所。乎。

爾爾揚羽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此也極已也

申。諫。諫。揚。揚。集。于。苞。栩。則。非。其。性。矣。服。勞。非。民。情。所。堪。而。今。乃。以。王。事。靡。盬。之。故。久。役。于。外。不。能。獲。黍。稷。使。養。親。弗。給。而。父。母。無。所。食。焉。茲。苦。其。靡。極。矣。若。天。蒼。天。何。時。使。我。得。王。事。之。已。于。以。蓺。黍。稷。而。使。父。母。有。所。食。耶。

爾爾揚羽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爾。爾。揚。揚。行。集。于。苞。桑。則。失。其。性。矣。服。勞。非。民。情。所。堪。而。今。乃。以。王。事。靡。盬。之。故。久。役。于。外。不。能。獲。稻。粱。使。養。親。無。資。而。父。母。無。所。食。焉。則。失。常。亦。甚。矣。蒼。天。蒼。天。何。時。使。我。復。子。職。之。常。于。以。蓺。稻。粱。而。使。父。母。有。所。食。耶。夫。以。父。母。為。念。雖。懷。缺。養。之。憂。而。以。王。事。為。重。猶。存。來。公。之。義。此。唐。風。之。所。以。為。厚。也。然。使。民。至。于。失。所。則。上。失。其。道。亦。可。知。矣。

爾爾揚羽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史是一體然只比頭不比尾只比不便勞苦一句蓋以遺物之性明此遠矣

情是比體之似真者但不便勞苦一句未肯出故曰耳揚羽連篇無後趾樹止則為苦凡樹叢生者皆謂之苞王事或勤王之事或敵王之恨皆不可知陳禾嘉曰春秋之時諸侯猶以王命征伐故曰王事靡盬但謂發未必均故君子苦之何怙下人失所意故下云得所便有怙矣有所言歸而復其所得耕田以供子職也何食是為王事之未已也有極謂征役已得耕田以供子職而父母得有食矣何嘗是為子道之失其常也使得耕田養親則復子職之常而父母得有嘗矣別處王事則供臣職奮忠義上說此只借王事作簡語明言我得以王事之故不及顧其家而稼穡之不務即發水之無出使父母將何恃哉即此便是失所故下以曷其有所接之是以異望其君之詞非但呼天而訴也○麟士按此詩諸家解皆非盡直過信集傳而不得耕田句一而字遂謂比意呼應直至父母何怙而止而不知其實誤也六義有比皆與下文不相相磨但寓正旨于寄托之中以彼另自起論如此詩起云爾爾然之揚羽而乃集于苞桑正是說不便勞苦之人而乃久從征役不煩更舉者也下却另言因此致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但取承上而不取應上故判首二句為比如六帖說正是與矣而又曰似真非真謂之明比皆其然乎通解云此比頭而不比尾又是其例更為可笑今願說者但于比意先從集傳久從征役請任不一氣滾到不得耕田云云則思已過半無他法也此說殊亦得解○輔慶源曰天子不恤侯國侯國不恤其民使民久從征役不得耕種父母飢餓無所恃賴則其勞亦甚矣然但呼天而告之猶與有時而得所也雖唐風之厚然其情之危亦岌岌然矣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子道必使斯民養生送死仰事俯育之無憾不然則亦何所不至哉○劉安成曰變風多作于春秋時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特也而北門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為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而且以靡盬為官雖皆怨者之詞猶幸王命之行于列國可見君臣之義根于人心且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晉自潘父弒昭侯納桓桓不瓦許立孝侯曲沃莊伯弒之晉立鄂侯莊伯伐而進之平王命號侯伐曲沃正矣侯曲沃獲之晉立小子

卷之十四

十八

候商侯爵殺之王又命其子立其後之弟稱此所謂大亂五世而詩稱王事靡

鴻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章全句通詩二章約是厚其所以請命之意無非欲假王命以服人而假
假無服之德自見此乃自述非詩人述之也要知路王請命分明要之以不得
不從之勢耳故詞氣之開懸然有不必請之意此春秋所以假詩亡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于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侯伯七命其重旗衣服首以七為節于天子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
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阿衡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于諸侯此詩蓋述其
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為
安且吉也蓋當時周室雖衰其典禮猶在武公既負秋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討
之而無以自立于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僭慢無禮亦已甚
矣蓋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罰之不可廢是以諫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

禮記卷之十

卷之十

十九

王制于是不服而人犯或為爭之終矣嗚呼痛哉
○禮記武公滅晉賂王請命作也若爾我月自開國以來封侯錫命惟天子主
之是故非藉王朝之禮不進于列侯也今晉國既歸于我則諸侯七章之衣
皆我之所宜有也而必請命于王者豈曰無是七章之衣哉特以命之出于天
子則有以壓服乎人心而人將曰彼之七其衣者天子命之也而無得讓吾後
矣免危殆之虞何其安也享尊榮之感抑且吉也此所以必請命于王也不然
我自有的我自服之安不可者而必于請命哉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于之衣安且煖兮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章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
于天子之卿亦幸矣煖也言其可以久也
○禮記天子既奪自晉即吾不敢而下諸侯亦可方于天子之卿則六章之衣則
我之所必有也而必請命于王豈曰無是六章之衣哉特以命出于天子則
有以杜絕乎來志而人將曰彼之六其衣者天子命之也而得保其終矣釋其

忌之懷何其安哉有可久之休行其煖也此所以必請命于子也不然我自有的
之我自服之安不可者而必于請命其夫以秋君篡國之人而為路王請命之
說其僭慢無禮如此彼豈真知有王哉特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無以定行
耳蓋王反貪其寶玩而許之可勝惜哉

合解玩豈曰無三三何等賤也賜以虛名尊之而遂不必用其命周已無祭武
公何矣安吉煖三字意義各異崢嶸山云俱承天子之命事已有所受自無愧作
之容故安人不敢讓自無征討之及故吉使命不出于天子必有外患便危而
不安必有後患便凶而不吉矣煖者煖也久也凡衣初服不能即煖服久則煖
惟命出于天子則無更易之患故以煖言確齊于安者位之安定也安定則尊
榮而吉久長而煖矣蓋武公負篡逆之罪人人得而誅之是危殆而不安也是
凶禍而不吉也是將更易而不久也惟天子命之則諸侯不得以討賊為名得
王靈以定晉而有以免危殆之虞何其安也沐九重之休恩而有以享尊榮之
盛何其吉也一定其位終身不改運取順守保無後變何其安也此說吉安字

禮記卷之十

卷之十

二十

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練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執纓七就二
車七乘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王臨川曰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
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也故也○麟士按禮公此言制宗以爲未詳所出
恐是禮說或只變文協韻如馬五之六之之例而不必有其理但彼增此減
則各有義存耳○周禮卷之十章三章一曰華蟲二曰藻三曰火三
曰宗彝皆圖為飾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以爲飾○禮記
谷曰武公有無主之心而後助于惡象秋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
命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
此正與唐藩鎮狀其主帥而代之以坐殿旌節者無以異○禮記卷之十曰禮
節首所自有但要長安水邑耳○按武公滅晉自立三十七年而始以齊魯請
命于禮王目中豈有王哉詩人惡之痛之代為請命之詞益諷其意云耳非必
武公有是言也○襄世天子反為亂人之資此曹操所以終身不廢漢獻帝也

○武公之事國人所以不與也。以晉世家考之。初。齊文侯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荀侯于平。是為荀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荀侯于翼。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荀侯于平。是為荀侯。此莊伯再舉而國人不與也。及荀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于光。是為鄂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襄侯弟緡。武公曰。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故殺武公。代晉侯緡。滅之。蓋以其嘗誘周師。王命武公為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然聖人政。不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蓋以人倫之大。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無衣之詩。不剛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穆伯詳曰。武公滅晉。而以晉王之命為諸侯。後三晉滅武公之後。而以威加之命為諸侯。固可見天道好還。而周之世壞。其王章亦可慨矣。○辨說。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略。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國大逆人道。乃王法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向知

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繫人于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餽食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于刑戮。是乃帶賦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其美奸諂。而非所以為教也。○晉武已無天子。上無地于下。無人于中。而猶自顧忌于區區之名義。乃君而自替其王。綱者謂何。吾故不罪晉而罪痛恨于周云。○呂東萊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齊文侯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晉王反受勝命。為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于諸侯。降于大夫。竊于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劉安成曰。春秋之始。晉惠公以其姜仲子為妻。及仲子沒。平王則使宰嚭歸。則魯桓公以弟弑。及沒。莊王則使棠叔來錫命。周之典禮。皆周之自壞也。歲改月化。下念陵。上念替。于是武公篡晉。晉王命為侯。三行又滅武公之祀。亦得以威烈下。○神馬溫公之通鑑。固不得不後。

春秋而作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秋之杜章全句。○通詩二章。一章各上四句。言已之勞。不足以收賢。下言已之心。寔切于奸賢。當以中心好之句為至。此人奸賢人字。明是原詞。然寡弱字。于常人不切。大抵作晉之在位者。為是註。恐字要玩味。是言寡弱不足以求天下士意。○此詩雖各四句。分切不可以上為致賢。下為養賢。○嶧山云。此人奸賢。只泛說。勿就君言。寡弱者。無辭以責人。無辭以責人也。○徐微法云。此所謂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讀之者。可以想見切至之情。此亦一見。然時尚俱應有困者說。

有秋之杜章全句。○通詩二章。一章各上四句。言已之勞。不足以收賢。下言已之心。寔切于奸賢。當以中心好之句為至。此人奸賢人字。明是原詞。然寡弱字。于常人不切。大抵作晉之在位者。為是註。恐字要玩味。是言寡弱不足以求天下士意。○此詩雖各四句。分切不可以上為致賢。下為養賢。○嶧山云。此人奸賢。只泛說。勿就君言。寡弱者。無辭以責人。無辭以責人也。○徐微法云。此所謂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讀之者。可以想見切至之情。此亦一見。然時尚俱應有困者說。

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平。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作。此。詩。若。謂。行。道。貴。有。其。資。賢。者。擇。地。而。就。故。居。今。之。世。欲。招。賢。而。納。士。非。有。富。厚。之。資。烏。能。傾。動。豪。俊。乎。彼。高。柯。擊。時。舉。動。行。道。者。之。深。思。為。其。有。所。獲。庇。也。若。有。秋。之。杜。生。于。道。左。則。不。足。以。為。人。之。休。息。矣。夫。秋。杜。不。足。垂。道。左。之。然。而。長。爾。乃。欲。屈。高。賢。之。趾。手。吾。知。彼。君。子。分。道。德。覆。于。侯。玉。非。有。崇。階。峻。秩。則。不。足。以。見。其。奇。若。我。無。奔。人。之。勢。如。此。其。肯。道。我。而。一。展。其。猷。畧。乎。然。君。子。雖。欲。擇。地。而。就。初。無。顧。我。之。意。而。我。必。欲。得。賢。而。理。寔。深。好。彼。之。思。但。好。之。在。心。而。致。之。無。術。言。酒。麴。爵。安。得。式。飲。式。食。以。慰。子。飢。渴。之。慕。耶。○附。錄。中。心。好。之。二。句。陳。堅。承。文。及。文。評。以。齊。觀。覽。○明。好。賢。之。心。終。期。有。以。自。効。焉。夫。好。出。于。心。則。誠。矣。庶。賢。者。之。一。適。而。飲。食。之。乎。雖。然。未。可。必。也。且。夫。好。士。者。人。主。之。盛。飾。也。旌。幣。以。為。羅。士。亦。棄。之。如。鶩。耳。若。乃。寔。深。通。其。素。靡。克。致。其。隆。而。仍。復。幾。乎。有。莫。必。之。慮。賢。侯。于。是。乎。知。禮。其。言。曰。甚。矣。下。之。不。足。當。君。子。之。道。也。夫。有。所。慕。于。人。而。人。知。之。不。必。其。自。明。也。若。夫。

經 74-169

道不相遠而服勤日積思有以達其快也者亦情之必至也抑有所祈于人而人未之不特在文貌也亦念地既寡而私結徒深不得不托之美者亦勢之所必然也心于愛矣非高折節之名遠莫改之痛附授餐之良人自計不足于德而未嘗不足于心其欲得君子而終事之者不能須臾忘也全幸辱臨此顧無他長物得結其詞禮贈拜一躬焉君子既斯賜一節焉君子食斯即子亦因以慰其飢渴乎此固意中事也然而未可操矣幸人自計其勢不可猝振而此心猶可相將其欲得君子而終事之者不以形辭也今幸命焉至此敢即有述請以煩其輕費勉卒一問焉寡人幸矣勉備一飽焉寡人幸矣即君子亦因以適于願養乎此固意外事也然而未可知也猶慮者嘗是病河食無遺謀必水可慎河防何足慕君子非飲食人而以飲食當之吾知其節有合也然願望之心固有備于飲食之先者君子或察其心而不薄其飲食則文在七智之供不足聯信宿之惟也昔者小雅之盛歸文之善養大雅之成樂武之有備寡人非能飲人食人之人而以不腆之飲食當之吾知其行自慚也

然辨制之心固有備于飲食之中者君子或察其飲食而不沒其素心則夫在秋葉之福不足來和平之聽也嗟乎通行自切而各口鮮來較鐘鼓充懸而廢庭無振者其如君子何哉○易飲食之政是中心好之極處有思慮多方殷勤屬望者若云不得而飲之食之便說說然一徘徊婉轉自成文章非會心人莫之能解○按唐風即晉非小爾雅中宴窮二字只作讓詞看然讓便非箝中立言具見斟酌易飲食之有不敢必期意正見其所好之深講末句亦善為心字占地文情詳神絕代風神

有秋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嚮來遊中心好為飲食
比也周出也

申讀有秋之杜生于道周則不足以為人之盛庇矣夫秋杜不足乖道周之庇而下邦乃欲來碩士之駕乎吾知彼君子兮燈光炳十字首非有雄番大宋則不足以展其思若我無其人之力如此其肯適我而一揮其藎負手飲君子于我雖相遇之疎而道逢古所難必我之干君子則相須之殷而好德本于素樸

但好之狂心而致之無日擇筵設席安得飲斯食斯以副子誠求之念耶今秋杜猶然在道君子猶然在彼飲食猶然在此心好猶然在中倘賢者不棄子之孤儼然庭辱而臨之則我雖寡躬不足恃願亦得餘光而相愉快無使徒切中心之好意猶猶如愁其而無所憐也吁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思哉

不釋秋杜孤子之物道至道則則則力薄位卑不能恃以行道也彼君子二句是測度賢者之心思道不可以大行則君子或不樂就也不要死熬說是不肯中心好之承上來雖無致賢之勢而有好賢之心飲之食之正是其中心好處焉字有思慮多方必求如願之意蓋自恐不足以致則几可以致之者無不極其情也若徒作飲食無出失却惓惓屬望之情矣○察以人言窮以勢力言○酒泉太守馬以禮造宋穉穉拒不見豈曰名可削而身不可見穉可仰而形不可視因銘云丹崖有尺青壁千尋空邇人遐選勞我心大意與此詩略同

有秋之杜 章章六句

再生章全旨○通計總是一箇思念之情喚其相離于今而期以相從于後此婦人發乎情止乎禮義處前三章感物而嘆其身無所依思之切後二章感情而決其心無所與見思之真前重子美亡此後重歸于其室總因久役而不肯歸上來而後二章即承上三章意說

為生聚歎 野于野 子美亡此誰與獨處
典也載章名似枯樹葉盛而細葉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為生而聚于楚發生而變于野各有所依託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于此乎

申讀歌為生聚歎者口所貴于有生之樂正惟此借老之歎其處可以消永日余秋可以度長宵斯不亦自歲之綢繆哉而予今已矣試望平原為妻妾分業長地而施生歎發及今布疇野而棲止是物各有依矣况予所美如良人正仰望而終身者也乃今于美亡此則誰與處乎空閨寂寞形影共吊曾母破之不

萬生靈歎夏子城子美亡此誰與獨息

與也城望城也息止也

前講焉之生也則家子城歎之生也則夏子城是物皆有所振矣況予之所羨而特賴以終身者獨不在此則誰與息乎惟獨息于此而已處室凄涼一身之喪矣分焉歎之不若寧不親為歎而悲耶

合解此二章以物有所依與人無所依此反與也誰字得字緊相應言誰與相依惟已獨處而已按此句若順文淺顯須云誰與共處既獨處矣而曰誰與共字意在與字內猶云今予美亡此遠有那箇同我獨處者乎句法拘古可思特甚○誰與獨處僅四字而意則兩轉詩有一句二韻者此類是也易亦有之匪危婚婦是也

角枕聚兮錦衾爛兮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聚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詩經集傳

卷之十四風

二五

非講昔昔兩人相對枕衾偏自多情今角枕聚然而華美猶夫初也錦衾爛然而鮮明猶夫故也于美以從役之故而獨亡此解雖鳴誰與解枕上之愁腸佇君天曙誰與語衾中之離緒不過獨處至旦而已夫物色常新而感物之情非故則枕之聚也增吾悲衾之爛也重吾慨吾之情何時慰耶

合解上二章托物起興此則感物而致思也詩故云角枕錦衾則卿大夫之室矣獨旦承上獨處獨息來惟獨處則深閨寂寞其形影相吊思惟同衾同枕者何人而角枕錦衾雖聚爛猶新而子美非故有不勝悲怨處蓋繁華中之寂寞無不可受寂寞中之繁華最不易堪也○衾枕惟將旦方見其然故又言誰與獨旦古詩長夜漫漫何時旦即獨旦之意又詩云歡娛嫌夜短寢食恨更長亦同此意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賦也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夏日冬夜獨居憂思於是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極

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平講夫我之獨居如此因靡日鮮夜而不思矣而切至之情尤莫甚于冬夏百歲四時之日夏日為永四時之夜冬夜為永際冬夏而獨居則憂思之切殆與此日此夜而俱永矣空閨懸想則頃刻為長羈旅淹留則百歲為短奈何君子之歸無期或者非吾之所及見也妻必死葬他至于百歲之後同歸于其居焉則生雖病于阻隔而不得以相親死猶得以相從而不終于遊樂吾心庶乎其少慰矣不知君子亦諒吾否乎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室墳也

甲講破冬之夜為最長而吾之思亦與夜而俱長也夏之日為最永而吾之思亦與日而俱永也嗟嗟君子言歸無期恐不可得而見矣妻必百歲之後同歸于其室焉不獲相見于生前而駕羽翎之雅庶幾相隨于地下而結夜臺之歡吾心庶乎其少慰矣不知君子亦諒吾否乎夫婦之于夫其思之切者何人情之常至思之專而不二其操者則唐風之厚也先聖之遺澤不亦遠哉

詩經集傳

卷之十四風

二六

合解此二章各上二句言相思之切于特也下二句言相從之期于後也總見其思之深而無二心處日夜聚頂獨旦字來百歲聚頂日夜字來然非空空說箇日夜蓋思與日夜俱永也又非夏但思于日冬但思于夜也但日因夏而永則日之思比夜之數為多夜因冬而永則夜之思比日之數為多人情得居憂思則四時皆切而惟夏日冬夜為難遣然總晝夜而計之則思亦無冬無夏矣其斷之百歲之後者言生或終難相見死則定當相從正見其專一之思而無異志也自替雖堅亦要得他惟恐不及見之思○獨處之苦日日皆夏獨旦之苦夜夜皆冬于美亦共此日共此夜其如無冬無夏何百歲之後萬古此日夜萬古此夫婦正見從一之義然百歲居室不是絕望于生前正是深望其歸而為是不得已之詞也○詩人只言夏日冬夜未嘗露出思字更為鈍則可思○此詩前段問錦衾角枕抱之獨旦夏日冬夜夜夜無聊遊子不歸空房難守忽忽百年總成虛度情深恨極如何可言思則生雖死合皆因久出不歸來

○輔虛源曰前三章人情之常也後二章唐風之厚也夫片所謂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詩可以當之矣○按春秋晉滅潁氏晉作三軍以滅取滅潁魏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畢然以僖公二年晉師滅夏陽冬滅潁執成公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下經傳者如此是好賊之定也序云刺獻公好攻讒未為無私大舜民于辨讞至室家不相信得無起怨嗟而傷大地之和乎讀詩生之詩可思矣

萬生五章章四句

采芣芣全首○此詩總是刺其聽讒各章上四句言讒言之不可信下言讒言之所當察正說他不能止讒也此聲山豎明守溪之說與朱註合可依薛方山云前二句喻聽讒之非下示以其語之迫似未信玩絕註只言刺讒本不言止讒便見

采芣芣首陽之巖則人之為言苟亦無信也合於旃旃旃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卷之十 四風

二十七

出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巖山頂也解之也○此刺聽讒之詩言子欲采芣于甘陽之巖乎然人之為言以告子也夫不可遠以為信也姑舍置之而無慮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或曰與也下章放此

平證此刺聽讒之詩若謂故不可聽者聽人之言而卒為其所惑者起于輕聽生奸者之過耳何也彼采芣于巖首陽之巖非其所生之地也彼巖口之人亦亂是非以欺人主之聰明者乃謂首陽之巖有芣而于聽之遂欲采芣于首陽之巖乎然不知人之為言以告子者愛亂天下之邪正淆惑斯人之聽聞未可遠以為信也如姑舍置之而無以為然且徐而察之以觀其理之是非又審而聽之以斷其言之真偽則明明而見定人之造言者無以行其計而遂止矣今乃不能徐察而審聽則聽在人而致之非在子乎

采芣芣首陽之下五及人之為言苟亦無從旃旃旃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此也苦者采也生山田及澤中得芣而美與許也

甲說苦生于田澤之中首陽之下苦所無也于欲采芣于首陽之下乎然則人之為言胡得焉○此詩是謂言以告子者未可遽然以與之也子若能姑舍置之而無慮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是非無所回護謂巧為詞說者亦無以行其計矣今惟其首之甘而悅之擊非于之過乎

采芣芣首陽之取人之為言苟亦無從旃旃旃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此也從理也

甲說詩生于場圃之中首陽之東詩所無也于欲采芣于首陽之東乎然則人之為言胡得焉以告子者未可遽然以從之也子若能姑舍置之而無慮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與偽莫掩其定雖工為造言者亦無得肆其妄矣今因其言之巧而愛之擊非于之失乎信乎聽言之弊定以開羣狂之門而審察之詳足以杜讒邪之口風人讓制之言亦深切矣聽言者可不惕然悟乎

乙說解采生于巖苦生于澤詩生于巖則首陽之巖不必有芣其下不必有苦其東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從從矣為字要言言出于造作便不可信信字即然

卷之十 四風

二十八

甲說中閭舍前最重蓋信之則不舍矣無信不足信上說無然方屬聽讒者身上看人惟所當信者信之然其說口言然而情未必然情然而聽未必然止須徐察審聽諛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已雖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則亦不能不聽矣惟能審察而真見情偽之所以然則不惟不聽而亦無自進矣此止讒之法也胡得是使他不待行其言不重謾人自止○六帖此詩之比與碩鼠同體俱不欲斥其事姑指一物言之人之為言上不必補出正意察采芣芣說去但又不必說采芣凡托言之比只借一事發端下言後即言此也○未可遠以為信言其言之不足信也只看未可字試采芣者本不為采芣故又屬此也○劉上玉云按註子欲采芣于首陽之巖乎似即疑人謂首陽有芣並聽他言之意一舉在內故下直接云人之為言以告子者若論本文只作讒言者告誡采芣采芣在首陽之巖今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四句俱就誹言說下四句方在聽者說兩截更清○朱豐城曰小人之為讒說或積小以成大或飾虛以為實其為害也大矣患人君不能徐察而審聽之耳苟徐

秦而審曉之... 曰士為讓而極... 蘇子曰物必先腐... 無後之主哉... 口亦在人于內... 心而已

唐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采苓三章章八句

詩經卷之十

肉卷之十四風

三九

詩經卷之十一 四風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 有功賜姓嬴氏... 事周孝王養馬于汧渭之間... 犬戎滅成之族... 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 徙于雍秦即今之秦州... 車蓋章全古... 其樂所當樂... 作于襄公始為諸侯時... 其名分與中國維繁之士... 年之意也... 車馬寺人俱重... 此改觀矣... 賦也... 令使也... 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詩經卷之十一 四風

卷之十一 四風

有車鄰有馬白顛 未見君子 寺人之令

此改觀矣及其既見又樂易相親如此詩人既誇美之又感激之也... 賦也... 令使也... 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車蓋章全古... 其樂所當樂... 作于襄公始為諸侯時... 其名分與中國維繁之士... 年之意也... 車馬寺人俱重... 此改觀矣... 賦也... 令使也... 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之今始以請見之悲備命而入者此其人繼以君言之意傳命而出者此其人
風靈氣也豈猶若向在西陸之時乎禮儀之備如此皆昔所未見而今有之者
不誠可謂也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誇其儀衛之備下誇其使令之衆也俱要見昔無而今有意
車馬以千乘言車多則聲必盛馬多則色必奇前此百乘時安得有此故開口
就下兩有字見其長駕遠馭凌駕一時氣概事或有之安得衆聲馬或有之安
得奇禮視未會有故特誇其有未見未字作將字看玩未見既見有深居高拱
聖後人舉象所見者凡他國之賓鄰封之使皆是寺人之令謂傳命出入儼
然諸侯之禮與爲大夫時使令又異矣○齊有寺人詔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
寺人也○蘇傳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皆所未有也

既而有漆園有果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遊遊者其意一也
與也八十曰晝○既則有漆矣既則有果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失今不
樂則遊者其意矣

詩經集成

卷之十一 國風

二

事博夫禮儀之備既可誇則今日者正君民胥慶之時也可不及時以爲樂耶
彼既則有漆矣既則有果矣我他假寺人之令而內外之言既通君子之請以
論其既見也復何爲哉但見連席于大庭之上並坐而鼓瑟焉豈復彈琴搏彈
之爲樂乎夫少壯幾何若及今不樂則遊者不可挽矣焉知今與君錦瑟相歡
者他時不白髮相憐耶撫其童而傷懷安可不及時爲樂也哉

既而有漆園有果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遊遊者其亡

與也錄笙中令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也

事博夫禮儀之備既可誇則今日者正君民胥慶之時也可不及時以爲樂耶
彼既則有漆矣既則有果矣我他假寺人之令而既見君子但見其揚于廣
厦之前並坐而鼓瑟焉豈仍擊磬叩缶之爲聲乎夫百年難再若及今不樂則
遊者不我與矣焉知今與君合若笙簧者轉瞬不遷若河山耶念其亡而興感
焉可不乘時共樂也哉夫國人誇其君而簡易相親之俗悲歌感概之氣如
此故豐厚之風變矣世道升降之機其在是歟

合解此二章上四句以地之有所產與人之有所樂與至四句止下嘆其宜及

時以爲樂也三秦記云其阪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而東望秦
川然則阪固秦地所有也既見須點寺人通之而得見意古人婚地鼓瑟必須
坐並坐亦是因人相並而坐非與君並坐也一說君坐臣亦坐便是並坐不必
此肩亦見有簡易相親意鼓瑟鼓簧以慶國勢方新而人心踴躍說不妨謂
彈琴擊磬而呼鳥鳴秦人之禮習今亦宜改法易器進于中國慶乘之趣矣今
者二句當賞生而得意否則虛老歲月耳此見強毅果敢之氣勇于有爲不煩
指出所樂何事大約是舉國勢之隆君恩之感便見有人心說進之思遊者其
意言吾入逢此盛會而不樂則過時而老矣非指君言說國人身上說即扶
杖往觀與須臾無死以見德化之成意一說遊與日月遊矣之遊同古詩少壯
樂時兮老何又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幸與亡原自無
所憾忘何必不指君言○舉富之家其僕多相創立之因其臣多野此天子之
尊必假叔孫通也○呂記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易簡相親之俗也○者不樂遊
者其意悲歌感概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于爲秦者亦以此○劉須溪曰俯

仰一時之景以寫其中之所苦快者此所以爲興也朱子每句書則矣字多得
興意○麟士云如劉說因是則秦集傳若又一體然以漆園與鼓瑟畢竟我字
相應末二句隨文相足四則字平下未安○季少文曰首章因是創見詩美有
謂末二章亦是創見詩美謂笙簧非秦之音此重了笙簧而不見國人幸幸之
意蓋此人只是因國運方新華風始振故見其儀物之盛遂欲君臣上下鼓舞
以相樂秦慷慨激揚意氣也謂末以而必假寺人傳令其嚴如此安得既見而
並坐鼓樂也則此既見君子當與素衣朱纓既見君子同意○嚴新秦反周之
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輶其禮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故
○夫子刪書以秦風爲殿知代周者秦也則秦風以寺人之令爲冠知亡秦者
寺人也理人前知特以近極而不言耳○秦地險阻渭渭之阻良馬其所產也
平原則利車戰其俗尚豪奢尊雄武君子崇大官室周禮列爵小人排擊擊在
而歌焉爲觀其建國之初而知其于孫雖有天下大權威力是用取快目前未
可與于大道也清中總之詩而知之矣○觀是詩而知秦風之變而風之

詩經集成

卷之十一 國風

二

仲一時之景以寫其中之所苦快者此所以爲興也朱子每句書則矣字多得
興意○麟士云如劉說因是則秦集傳若又一體然以漆園與鼓瑟畢竟我字
相應末二句隨文相足四則字平下未安○季少文曰首章因是創見詩美有
謂末二章亦是創見詩美謂笙簧非秦之音此重了笙簧而不見國人幸幸之
意蓋此人只是因國運方新華風始振故見其儀物之盛遂欲君臣上下鼓舞
以相樂秦慷慨激揚意氣也謂末以而必假寺人傳令其嚴如此安得既見而
並坐鼓樂也則此既見君子當與素衣朱纓既見君子同意○嚴新秦反周之
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輶其禮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故
○夫子刪書以秦風爲殿知代周者秦也則秦風以寺人之令爲冠知亡秦者
寺人也理人前知特以近極而不言耳○秦地險阻渭渭之阻良馬其所產也
平原則利車戰其俗尚豪奢尊雄武君子崇大官室周禮列爵小人排擊擊在
而歌焉爲觀其建國之初而知其于孫雖有天下大權威力是用取快目前未
可與于大道也清中總之詩而知之矣○觀是詩而知秦風之變而風之

秦故周地其民即鹿也當其盛也言其衣食之本甚微降為秦修戰
向氣力土鼓息而登齊作先王遺風蕩然盡矣○夫音聲非微者也楚越雖死
故火烟赴水之清作即衛輕湯故上官兩有之詞與漢氏趨功導流兒相乘亦
蘇貫其朝微其著者漢氏公位在藩臣而屬于郊祀百子懼焉卒乃虛入
函谷降王道左車起駕者其亦屢派燕時之謠乎

車趨三章一或四句二章章六句

射獸章全首○通詩三章于看而有次第第一章在狩時事言其車馬之盛侍御之
充二章行狩時事言其與獸之相射御之精三章甲狩時事言其休息之節餘
禮之周通至田獵上說皆非無而今首者也蓋大蒐為諸侯之禮其公首舉此
禮其威儀節度自與昔日不同全要得則見詩美意

駟駟孔氏大德在手公之媚于從公于狩

賦也駟駟四馬皆黑也如鐵也孔其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轡各兩轡而
駟馬兩轡納之于轡故惟六轡在手也媚于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

詩經集成

卷之十一

四

車趨三章一或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駟孔氏大德在手公之媚于從公于狩
賦也駟駟四馬皆黑也如鐵也孔其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轡各兩轡而
駟馬兩轡納之于轡故惟六轡在手也媚于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

秦時豨壯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賦也豨是辰時也壯獸之壯者也辰壯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
之者虞人獵以待射也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舍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
也秦射必中共左乃為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為是故也拔矢括也曰左之
而舍拔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申講及其方符也爰有虞人聚其舍則與獸以待則奉此及時之壯矣而其辰
壯又着衍而滋大焉公于是時命御者使左其車以依乎逐禽左之法但見御
者一左其車而公則舍矢如破而舍拔之餘御獲乎及時之壯矣夫公曰左之
見其御之良也舍拔則獲見其射之善也此其與射之儀射御之善皆皆無而
今有者也吾何幸而親其光耶

此章上二句言待獸而禽獸之深下言行獵而射御之精各二句皆相連
看奉者虞人獵以待射也爰者舍則與之謂是豨而聚之一處以待君之射也獸
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辰壯豨見備官亦見預言此句最重孔碩只帶言此

詩經集成

卷之十一

五

二句要見公奄有威靈故禽獸之多昔為天子之所今為獲羣之地意公曰左
之就公所乘一車而言與驅逐之車不同逐禽必左乃為中殺此御之法也故
公命御者左其車而御者即旋其車以當獸之左是舍拔之法也見御之善也
朱子曰逐禽左逆驅禽獸使左當人若以射之也○何氏曰公曰左之御者從
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第三殺皆自左射之逐
于右則左當人君之左指禽獸之左而言舍矢是公親射車既左便獲禽
而射者發矢無不獲則非逆驅禽者比見射之善也獸之多不獲者見
之歸重美其君上說矢末為括以括為首故後為末○陸附于文有云周之鹿
未失也不意辰壯之獻秦因已得其光也其後齊之魯楚之魯麻鹿鹿
燕趙之騏驎韓魏之青首且盡因而獻諸秦也孔碩豨反壯六國固甘心焉虞
于秦可奈何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
賦也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閑習也閑輕也魯鈴也效特為之聲鐘馬銜也

驅逆之車蓋當于馬銜之兩旁乘車則當在御也徐歇皆用犬名長
駉曰徐短駉曰歇駉以車蓋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麟愈蓋記有駉離田犬者亦
此類

甲蓋又曰其符單之府言之北園之中可遊息也乃遂下北園翠華一幸偏警
樂事之多車騎通臨蓋非園林之色矣當此時有駉馬焉何悅六帝以馳驅者
今且閉閣維則矣有駉車焉何逐禽左以馳驅者今且有駉在書矣有駉駉
焉何因發縱而指示者今且載之車上矣是不惟人之勞逸有駉其犬馬之
微亦皆不窮其力其符理之用又如此凡此皆非吾人之所習見者也安往而
不見其美哉夫以一田獵之間而詳致其誇美如此可以觀民情矣

疏解此章首句易讀遊字至君言而駉子虞人亦在其內下三句蓋蓋說其人
休則馬閑但見其調習而無事馳驅也車行有馬馬口有蓋蓋多言行徐而
聲和也載徐句不復迫逐蓋其力也總寫駉符時光景有從容整暇之意○
袁元零云首二句所馬帶上駉看蓋以人休則馬之亦調習而無事

詩經集傳

卷之十一 國風

六

于馳逐也下二句則言以車載犬也○鹿野云首句易說言符單而游于北園
得勢逸之節矣且斯時以閉閣之馬駕駉之車以載其犬又得符理之周舊
說多云首句是人適其情下三句是物休其力則下三句是以馬駕車而載犬
也不知車馬不備為載犬而設而車上所載亦不止于犬且以人物對看決然
未是○彈雅曰游車置管于鐘異于乘車者驅逆之車則尚極疾故也○孔氏
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驅獸而前逆之使旋恐其出園也逆迎也謂與禽
遇也○古者符以請武王習騎射擊刺未嘗以犬從禽今奉仍戎狄之俗而非
先王之道也然讀其詩便可想見其馳馬駉雄之氣象之興也○因宜○一說駉
駉句要見駉駉豐而氣象維新跨八百而武事隆來意六駉句須體大權在握
景象奉辰壯奉字見因勢與人心競勸游于北園不重從容整暇見權
視四方而伯益之舊都游之兩言顯然起色意不止休人力也○按奉俗勇
悍持獵獵是其事然此則田而獲獲而休皆有漢文非復向日之無章矣
故國人見之○崇南曰詩中駉駉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不過處

其車馬奉養之事繞為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于用野治民也則其流弊亦何
乎是而已○按序云美襄公也詩故云謙之非美之也襄公受平王岐傳八百
里之地不聞延訪遺老講求政教而惟田獵是務所同行者如子也所逐者禽
也從禽者獵犬也則其志荒于獵而小補之規模因自俗尚而和之矣

駉駉三章四句

小戎章全音○此詩三章平看各開說每章上六句是先誇其車容之盛下因及
其私情也公美私情不並重公義上○秦俗強悍婦人亦尚乘雅風況襄公
又以大義驅其民而戰之故雅婦人亦知功于義如此通章誇其車馬器
械件件精好非必謂每章各主其一言○周先王以奉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
殺之及幽王不道又為西戎犬戎所殺此君父之仇也襄公承天子之命復君
父之仇故云以美與師

小戎收五綵乘游環音韻反陰翰音韻叶辭反文商
不暢殺去聲駕我駉駉音注又言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屨亂我心曲

詩經集傳

卷之十一 國風

七

駉也小戎兵車也伐沒也收駉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
輪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駉深八尺丘車則駉深四尺
四寸故曰小戎係收也五五束也乘履雖然文章之貌也乘輪從前駉以前稍
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鈞之橫衡于駉下而駉形管隨上曲如履之乘又以皮革
五束束之其文章雖錄然也游環鞞環也以皮為環當兩馬之背上游移前
却無定處引兩馬之外轡貫其中而挽之所以制駉馬使不得外山左傳曰
如索之有轡是也者轡亦以皮為之前係于衡之兩端後係于駉之兩端當服
馬骨之外所以驅駉馬使不得內入也駉駉也駉在駉前而以板橫制駉之
以其陰映此駉故謂之陰也駉以皮二條前係駉馬之頸後係駉版之上也
續陰板之上有續制之處消白金漆灌其環以為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
止容二服駉馬之頭不當下衡故別為二駉以引車亦謂之駉左傳曰兩駉
總也文商車中所坐虎皮褥也駉長也駉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輻者也
大車之駉一尺有半兵車之駉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駉駉駉文也馬左足

白曰：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溫其如玉，美之之辭也。飯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為屋，心曲中委曲之處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仇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與師則雖婦人亦如男子赴敵而無所怨矣。

申謂賦小戎者，曰：知義而後可以舉兵，知制而後可以用兵。我君子以君父之仇，為從役之舉，其軍容之盛，何如乎？今天大器而工聚巧者，車為多而引重致遠，其負于馬也，但見戎車之車小，于元戎之制，車之收斂所載者有餘，馬從前至後四尺有餘，當大車之半，何其後也。取其便于攻擊，而邪逐無不利矣。車之制如此，車之鈞衡，駕馬者有制焉。曲上而虛中，其守如梁，又以革練木，便服馬也。為五停而束之，其文章歷然矣。鈞衡之制如此，服馬身夾于轅，固無出入之患，而擊次其制，不容無以防之也。于是為之游擊，其制馬之外，而執之，所以制馬，使不得外出也。為之游擊，當服馬之外，而別之，所以制馬，使不得內入也。斯則控制不勞，將安然于軌道之趨，而履行之制，宛然矣。此御驥之法也。服馬頸當于衡，因為承任之樞，而擊次其後，不容無以制之也。今則隆板之上，係以擊馬之制焉。續制之環，加以白金之塗焉。斯則擊有所維，將此操乎引車之力，而環有所備，不赫奕于載道之光矣乎。此又擊馬引車之制也。至于車中者，非齒乎齒固車之藉也。文以示威，而納然，若虎革之變形，體即安而威風亦厲矣。橫于車輪者，非殺乎殺固輪之主也。孔修且密，而制度輪大車之殺，輪軸交資，而依往自利矣。夫而後車其制，哉。然使馬有弗良，不為虛車之徒，飾乎于是，駕我擊焉。其色，其文，又駕我擊焉。其左足自齊，其力不齊其毫，尚其強，不尚其色。濟潤馬多，此其最良矣。以是車馬，伐彼而戎，固英之不容，勝也。共如我之私情，何哉。故我言念君子，溫然和厚，如王之潤，而可安，今果安在哉。我不知，胡霜雪，何以處此。如王有亦，然然而板屋耳，徒使我思，而不見神往，玉關，悠悠此心，不覺其曲，而亂矣。其將如之何哉。

疏解此章前五句是說車第六句是說馬後四句是及其私情也前五句內以小戎二字為王下皆析言其制兵車在前，行行者元戎其大小戎六月言元戎

卷之十一 國風

九

子乘此天子之車也。故夏鈞車，殷寬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小戎對大車言。倭收對大車之深收言。車中所載者謂之勢，即今車箱也。然此不在于任，蓋以驅擊攻戰為事，故其勢，收其便利，旋習也。孔氏曰：兵車當與之內，前至後，惟深四尺四寸，人之升車，自後登之，入于車內，故以淺深言。按左右為廣，前後為深，深人多誤看，辨以木為之，長一丈四尺，從前鈞以前稍曲，而至衡，則向下的。橫衡于轅下，引兩股之制，用車之力，此為最要。其曲處分作五分，每分以皮束之，使之堅固。其文章，榮然可觀，而榮則言其形。耳，蓋辨七轅端之軌，鈞衡以駕馬者，軌形上而恐傷馬，帶也。求之以皮，恐曲處多是折成，不隨木型，不堅固耳。葉字，即在東上看，理是一皮圍，把驥馬兩外轡，併服馬內外四轡，貫在圈中，而手執之，是活動的。故曰游，游是係定的，兩條皮，纏繞在服之外，如驅馬然。故曰驅。服馬四轡，亦貫于環中，而但言擊者，以擊尤難制也。有皮在外，服亦不得外出，而但言擊者，以其制重于驅也。蓋服馬身夾于轅，控制固有一定，所而擊次服外，縱之則外馳，混之則內入，故又有此制。駢駢駢之板也。車輪端為軌，又兩輪相去之迹，曰軌。軌在駢前，以板橫制之。橫用一板，掩其前側，用二板，掩其左右，橫側之板，內而與此軌相映，內相映是陰相映，故謂之陰。陰，駢板上所係之皮，駢也。凡車轅之端，設之以軌，惟兩駢馬，得以用力，駢馬之頸，不當于衡，而當服馬之胸，無用力處，故別以皮，駢二駢，前係駢馬之頸，後係駢板之上，使兵車之重，駢馬亦得用力，以引之也。陰駢二字，重制上，駢者陰板上，續制之處也。續制處有環，滑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車中之齒，是君子所依者，取其文以昭威，武車輪之齒，是小人所勝者，取其暢，以便馳驅。蓋駢在車輪之中，以木為之，中虛受軸，外則持輪，其制長三尺二寸，比大車之駢為長，故曰駢。駢者兵車馳驅，險阻欲其堅固，而無脫輻之虞也。駕我何，看一駕字，仍重在車上。曰，俱者，見齊足而不齊，毫也。馬良而車益，齊完車矣。溫者，就其做人，溫厚言。大抵言其為人如此，不必作美其德，亦不專指夫。夫，上說見秦，秦強悍，人習暴戾，不馴之氣，家有慷慨激烈之風，而彼其德，惟獨純良也。如下，只形容溫字，在其板屋，用除克雪，風意，亂我心曲，就別離，情難。

卷之十一 國風

九

疏解此章前五句是說車第六句是說馬後四句是及其私情也前五句內以小戎二字為王下皆析言其制兵車在前，行行者元戎其大小戎六月言元戎

古然方欲其勇于赴敵不得說凍涼光景蓋此非擊也如王之人在
其板屋正有恨不倍行意○後收是車擊之制五榮榮輪是車衡之制游環
是制擊之具陰刺塗績是係擊之飾然車之與馬合則車全分則而廢擊之
與服則相佐則相賊故御車之妙在馬○車制考方者為輿輿上積木為
軾高者為蓋直而曲者為輪上下之橫者為衡車箱旁之材木為轅兩轅之
間者為式式前三面之材為軌軌者為輪輪之中持福受軸者為轅轅于轅者
為輪輪之受福處為牙行地處為轅又謂之軌○金華者一人之謂甲也兵車
者一傳之謂甲也春秋之右廣備物漢晉之武剛虎角猶存此制後世設車為
騎乘乘即卒而長殺遂不棄夫無球乎外寇之謂轅也○麟十六傳說小式為
至頁下非也小戎後伐收義相因耳次句輪置一木然後後移手前軾始曲而
上言稍連軾也兩句當一節骨至服驅至駟以助靜為義然止入意多也陰刺
於軾軾氏曰軾在軾前蓋車軸端而後三面橫御之鄭氏又曰於軾在軾前
似攝軾其名如游環有擊之制也然曰陰板之上則蓋至板之結構而不直於
軾軾以力板以地稍連之而垂飾之一字一連而又四字共一義事皆係兩
句亦一節文簡暢殺連駕我駟又二節也不必如俗說曰上五句是車此一
句是馬如玉不至德說亂我心曲亦連在其板屋亦兩句一節凡詩皆如此也

卷之十一

四牡孔阜大轡在手駟駒是中也叶此句駟駒是駟駒也駟駒之合參以駟駒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叶此句方向為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赤馬黑馬曰駟中兩服馬也黃馬黑馬曰駟騶黑也盾干也蓋籠于盾
合而蔽之以為車土之術必載二者備破毀也駟項之行舌者駟騶內轡也置
轡于軾前以係轡故謂之轡駟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邑西都之邑也方將也
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念之極也
甲謀然此西征之車馬也我同見而述之而猶有不盡于所述者試詳言之可
乎夫夫一乘之車駟服各兩則馬必為四匹矣而有取大壯者謂乘馬之駟也
也今之四引何其孔阜乎既既既廣若有以別于凡馬矣四牡之駕馬各二轡
則轡不止于六矣而執止于六者謂駟轡之半執也今之六轡不在其手乎一

解一控亦足以徵其良御矣然書則六而馬則四也是故有服馬焉夾轡以
則命之曰中于禮其類則青赤之駟赤馬黑馬之駟者是也其非力不齊也蓋
駟取諸河渭之名產也而居乎中者足以制乎外矣有駟馬焉大服而起則命
之曰駟是比其物則黃馬黑馬之駟赤色之駟者是也武事尚強下尚文其惟取
諸周庭之良駟也而居乎外者足以輔乎中矣乃長驅之用莫勝于車而依
必恃乎捍禦荷衛之有弗周不將受矢石之患乎于是有龍盾之設焉文之柄
于干也固足以裕物采之華而蔽之必以二也尤足以固不夷之備彼敵入者
不將望于盾之森嚴而知我車之帶能抗矣乎長駕之良馬得于馬而駟駟無
難于控轡荷衛之有弗至何以範中正之趨乎于是有駟轡之設焉以係夫
轡也則不思于馬壯之或逸而余以責其觀也尤不肖于文章之弗必後敵入
者不將望駟轡之輝煌而和駟駟之弗能挽矣乎以是行帥宜無往而不克矣
願我君子以溫恭備稱之責從討罪復仇之舉駟駟之馬在彼西戎之邑
言伏未嘗臣子有死事之義旋歸之期方在何時乎胡為不日不月使我念之

卷之十一

切而委心泮泮一至此耶情為美刺亦未如之何也已
疏解此章亦只查登說去四牡四句以駟言駟駟二句以軍言然特車上物耳
所謂車馬亦非二物蓋馬以駕車而車則馬所引以行者也孔阜見駟駟也
六轡句駟駟駟四馬八轡止言六轡者何蓋駟駟四轡全在于手駟駟外轡
在手內轡在軾不須牽挽故只六轡在手此則可任操縱而有以制馬之遲速
矣駟駟駟駟分種類而言即上所謂四牡也戎事尚強故不齊也而齊力亦見
為天下之名馬也不重中駟二字要知四馬亦只偶來以概其餘況上文又言
駟駟可見駟馬之多玩兩是字見各當其才也居干也以木為之即俗所謂
駟駟也人在車中非所無以為飾又恐其破壞故以二盾合駟駟見變化之
象駟二見預備之周然此句可只有合駟不重兩駟也一說盾狹而車廣一盾不
足為衛故合駟之非止防其破壞也駟駟之有舌者以鐵為之駟駟內轡也
不可當駟駟之別者彼是引車之制此是控馬之轡駟駟兩駟與兩駟外轡
皆貫諸駟駟之中而執之于手惟駟駟欲外出則制于駟駟欲內入則制于

雖則內德不須以手牽放故保之屬亦不至以多而亂平節也見維持之困
沃金見文采之章然此句所至在納所至在不用利學上這子與上章同者
在邑者想係其被擊執親出入于板屋之地也方何為期只是罪人未甘意困
取不者臣子無從旋之理也未句思念之情禮于公義之律見情上亦不能
之也
使四孔羣衣子蓬鐸音陳叶葉伐有苑音陳叶葉鐸音陳交轅二弓叶其竹
閉絕音陳言念君子載寶載興厭厭音陳頁入秩秩音陳音陳一
賦也使四馬皆以淺薄之全為甲欲其極而勿于馬之為習也孔甚羣和也
於子二馬才也蓬鐸以白金沃于之下端平底者也梁鐸在中干也盾之別
名苑文貌圖雜羽之文于盾上也虎以虎皮為弓室也鏞鏞鏞鏞以飾馬當
胸帶也交轅交二弓于轅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備也閉弓梁也儀禮
作秘說繩縶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于地弓之要繫弓體使正也載寶
與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

詩經集成 卷之十一 賦 十三

事歸然軍容之盛又不但此也吾見馳驅擊櫓之具備之也預而用之也周武
其健之可乎四馬有甲則飲淺收之遂以為儀圖而薄全為之取其便于旋臂
也人馬相得則四孔車之保以為孔羣而馳驟之且和諸而中節也然馬之
和也固足以利乎車使子有弗銳非所以致果毅也故各才所以擊射而鏞鏞
白金其鏞鏞也夫鏞可添履可添而鏞亦可添軍中多利斷之威矣乃予之利
也固足以威乎敵使子有不備非所以遠矢石也故中干所以捍敵而固守
文其文苑也夫為文茵為龍盾而復為象伐車日有炳耀之色矣然才雖利而
程能于一矢之加非其任矣爰有弓鐸弓不容以無室而張以虎皮為之炳然
駘虎革之變其印有苑之文燦代確備而制人于百步之外非其質矣爰有馬
焉馬不可以無備而磨以白金使之自然修飾米之章其即鑿鏞之制賦夫予
吾知其能利代吾知其能備弓矢吾知其能遠射則亦可以已矣然弓之利也
為其津則弓之備也當諸情觀其狀焉弓者箭是耳乃張止下其張足用
也而一欲可容二弓可取其二以防折壞也而二弓可以交張蓋盾則用台弓

則則二因有備無患之道乎自觀其弓流緩者猶是耳乃弓有二不俱張也而
關之位當可張放取諸竹弓在微當其弛也而騰之不任其弛故取諸縹絲轉
必用末弓必用四因慮若噴之意乎出是而歸馬橫夫爭先勇則使之然
戰突騎弗能當也控弦鳴鏞射球及遠則仗之單箭不備非能支也以此當
仗彼而或在君子固無辭往役之我矣然我也念賡遠之既久慨曾惜之無烟
戰廢焉而居為之不寧其興焉而起為之不寧殆心攝攝如懸其火而是君子
也言其為人則溫而和可親安靜而不暴厭然此良人乎言其德音則備于
身而聞于入修乎通而見乎遠秩秩然此德音乎良人可親也而不得以嘗
接乎日使我和之何而不可也哉夫以從役者之家人先為其車馬之盛而後
及其思念之情可謂先公而後私矣向非以義與稱何以能使人如是哉
疏解此首句是馬下五句只儀禮馬鏞皆軍車之物使四孔以薄全
為甲取其輕而利于旋臂故其行甚和蓋物不和則不得聚聚故以謂為和亦
見致之有素而無驚驚之虞也各才刃有三角者刃在上馬末其下端平底低

詩經集成 卷之十一 賦 十三

為木謂之鏞則鏞金以飾之盾大者謂之楛中者謂之僕象伐有苑言所以
利之盾苑然有文也各才利鏞利也此至敵人象伐備矢石也此至自衛虎
者以虎皮為鏞之至者其威也鏞鏞者鏞金以飾馬當胸之帶昭其文也
鏞二句交以齊其體二以備其環竹閉是擊也以竹為閉依弓之形夾于池弓
之裏用繩約束之而後納于轅中也俱虎羣內事厭厭只是言其安重從容而
不驟率暴戾意蓋沈平日德性言不專指夫婦上說良人婦人稱其夫之詞
音亦就平日操與言秩秩有序者自內及外自近及遠無非問之言也夫以此
厭厭之良人而有秩秩之德音今乃久從征役而不歸此所以思念之也即前
如玉之意若日以賢於思之失其音矣○大抵仗之鏞之為擊計者二鏞之
之為才代計者各一鏞之交之問之為計者三于此見終軍之必周成武之
必飭西征其乃萬全之師○本俗難抑然行陣事大非志難者所能辦曰日
厭厭曰秩秩德音已通利且必勝矣此雖就平日說而陣中之鏞鏞鏞亦宜
草想○此詩是一篇記○陳野子曰小戎非世道之幸也威陽八百

舉而付諸秦繆之而後得兵士楚人又適得為子矣秦楚因戎狄之流而得
中國之干戈是以戎治戎也以戎治戎而得其國之實則中國之國亦戎矣此
有相一匡之功所由成而孔子春秋所以作也秦楚治戎秋齊桓治秦楚孔子
治齊桓然則齊秦者秦楚之綱而小戎者春秋之綱也吾故曰小戎非世道之
幸也○黃勃玄曰大抵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小戎之舉君子美之謂其為君父
也而奈何自是之後秦楚不道故豈得土存食上國心者九鼎秦廢宗周而秦
甲百萬勢若建瓴者不以攘夷而以消夏不以討逆而以犯順是豈內之西戎
方滅而以中之西戎復作矣故使法室之女聞之能不千謗秦之婦扼腕而三
嘆息耶○凌駁甫曰思其人因思其車馬思其車馬因思其車馬之制度賈須
所府及反覆復的虛空問問中神往沙場一段如情如景長波總集府古詩亦往
往有之自車制不傳而此詩遂作極極極與之詞看不知古人馳驅車制雖婦
人女子觸目觸口皆能成章初無厭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卷之十一 四風

十四

兼葭全旨○通詩三章一意總是反復嘆想其人在水而因形容得見之
難也各上四句是因時而思其人之所在下各言求之而不可得○唐荆川云
此詩不知所指蓋秦商百功無好賢率士之風尚勇力無男女淫奔之俗其所
思只泛言不必求其寔也○一長綠深潭情無所寄托因假而有思因思而有
人有境既非可望可仰之人遂為若遠若近之境總是思情所發不可捉摸作
懷人作悲秋皆未得奇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迢迢道阻且長溯洄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兼似葭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葭葭也葭葭未敗而露始為霜秋水時至
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波一方也迢迢洄洄流而上也溯洄
流而下也宛然坐見宛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
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所指也

有詩賦兼葭者曰夫人意有所結則觸目皆傷懷之境是以于情涉涉兼葭

之特色而不覺有伴思而不能去者彼兼葭之生也亂其情其色則蒼蒼而
未敗矣白露之降也金風氣寒其象則凝結而為霜矣此非秋水時至百川灌
河之時乎斯時而江天寥廓四顧無歸則對此泱泱黃白端之寒集悲莫悲于
斯時也乃斯時而有所謂伊人者果安在也水勢方弘溯洄洄伊人乃在此
一方也通思氣于方州結遠情于千里庶幾兼葭白露中兼于伊人伊人于
經緯之帶乎則子且道流而上不憚溯洄以從之而無如遠莫能致其知道阻
且長可慕而不可至也則子且順流而下不憚溯洄以從之而無如空邇人難
其如施在水中央可望而不可仰也睹兼葭之如翠如白露之如江望水光之
接天嘆美人之一方此時此情易其有極也哉○附錄兼葭蒼蒼一章張嵩齡
文及文評以資觀覽○感斥而懷人者首賦其難親之致焉夫以微蒼白露之
時而伊人乃在水一方也求之而不可得伊人誠何如人哉秦川渭水之間有
麗君子焉其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也詩人為之賦兼葭其首章曰凡人
寄情之感不深則觸景之思不切今日者物華攝落時序蒼蒼對兼葭人我思

詩經卷之十一 四風

卷之十一 四風

十五

在兼葭秋水間矣豈何時乎而不見夫兼葭于渚畔者有所為兼葭乎兵目中
有兼葭者意中原不在兼葭而何以觸緒紛來一若兼葭之亦奇于感也不又
見夫兼葭于草際者有所為白露乎吾所見有白露吾所思又不在白露而何
以觸緒紛來一若白露之亦奇于感也不又見夫兼葭于草際者有所為白露乎
而何觸此之蒼蒼者有感之切也子懷白露也哉彼白露者亦何年不為霜而
何觸此之為霜者有感之深也則意當此蒼蒼白之時有所謂伊人者與子
晤歎而感乎若然則子得引伊人為同心伊人亦得藉子為知己又意際此
蒼蒼白露之合知所謂伊人者與子相對而感相乎若然則伊人得表而秋光
可不寂寞我得伊人而秋景可無悲傷而無如其在水一方也夫謂之一方則
似可尋而不可期波瀾渺渺豈伊人而亦在若滅若存之間然謂之一方則未易
兼葭所如雲水蒼蒼伊人亦在恍兮惚兮之際是耶非耶是也明者有所
謂伊人而謂以溯洄從之而其道遠阻且長也非也又隱隱有所謂伊人而使
我溯洄從之而然在水中央也水中流而上下徘徊容與但覺其人則是而

其境又非望其遺跡。蘇梅舟又覺其境甚迥。而其人則更伊人乎。伊人
我可望而不可親。可仰而不可親乎。然則子將如伊人何哉。亦惟有極目川流
託懷于兼葭白露而已矣。○兼葭白露二句。是從深秋景色。引起觸緒。與原
不特十分作悽楚。詩文妙只作對景。使人引子。寫得不可不離。大有秋水長天
之況。若出伊人句。先將欲相親密之意。轉注一。然後折人在水一方。倍多情
致。至寫湖洞四句。驚疑不定。惆悵無端。適有詩人當日神物。昔人謂秦俗剛
武。若非兼葭一詩。幾令渭水秦川。斷然無色。是作空濠濤落尺幅間。宛然有暮
樹蒼烟。水迷離之致。有此詩。自不可無此文。

兼葭白露未喻所謂伊人在水之澗。澗從之道阻且躋。澗遊從之宛在水
中坻。

賦也。兼葭猶蒼蒼也。屬乾也。澗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水渚曰坻。

申請彼兼葭則澗未達矣。白露則未晞矣。際此秋水方盛之時。而吾所思之伊人。

則在水之澗矣。澗從之道阻且躋。既遠而不可及。又欲遊澗從之。則宛在

詩經

卷之十一

風

十七

水中坻。雖近而不可即。夫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吾何以爲消哉。

兼葭采芣。此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澗。澗從之道阻且躋。澗遊從之宛在水

中坻。

賦也。采芣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而出其右也。小渚曰坻。

申請彼兼葭則采芣矣。白露則未已矣。際此秋水方盛之時。而吾所思之伊人。

則在水之澗矣。澗從之道阻且躋。既遠而不可即。澗遊從之。則宛在水

中坻。雖近而不可即。夫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吾何以爲情哉。吁。秦人之思深矣。窮

不知伊人何人。而動人景慕至此極也。然秦之無人。所從來矣。兼葭之思。其亦

寓言也夫。

通解各章首二句。只點一時之景象。如此不是秋水方盛。觸景思人。却是有伊

人在其意中。見百川灌河而益切耳。兼葭句。有與秋色俱新。白露句。有與秋

光同潔意。思在境先。兼葭白露。情其寄耳。總是一箇秋色淒涼。况所謂伊人

生境也。伊人。亦若其人。并不得而指其人者。然姓名不落于人間。伊人

真可謂高矣。所謂二字。豈有味。正是意中人。雖何人說之意。在水一方。只是想

像其所。非真有定處也。一方。猶云天各一方。蓋遙想其所居。隱然有遺世

獨立名。可得而聞。人不可得而見。有總之。在而無在也。懸虛說。今一方。正格下

求之不得。若果有一定之方。即是人。誰可至。何以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哉。會

得此意。則逐水亦是借語。逐水四句。正解所謂在水一方也。此四句。是往來語。

只是無方以求之意。道阻且長。就水上形容。勿曰道遠。說長以波濤之洶涌。言

躋以水勢之湍急。言右以水面之遙隔。言宛在水中央。正從一方想出。宛者。非

寔有人在。正是縹緲無際。景象極狀其難見之意。出中央分明說所謂一方

者。不在上。不在下。亦不在中間。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可以意令人抵若遠若

近。令人可望不可親耳。四句。總形容欲如此求之而終難見之意。非嘗上下求

之而不可得見也。一篇俱就水說。故以兼葭二句。為致秋水盛時景色。而兼

葭兼葭增人傷感之意。亦恍然見矣。兼葭可想秦人悲歌意氣。兼葭白露。自是

詩人佳話。時文模範。新製如秦川渭水。烟景橫秋等語。最為可厭。所謂伊人

詩經

卷之十一

十七

四字。不言姓名。不言人品。無限深情。千古莫測。既非乘間濫上之妖淫。又非同

尋同袍之學。吳秋水。馳神寄思。塵外意者。岐豐故地。自有奇人。而世運已成。回

天無計。徒付之水邊一望而已耳。渾涵之極。感慨之深。豈凡心可識。○黃功玄

曰。此詩所指。不知何許人。然觀其所敘景物。皆瀟灑脫塵。則其人必高出千塵

外。而非流俗之人所同者。秦無好賢禮士之風。安得有此意。西周禮義之遺尚

在。伊洛之間。或有異人者出。而舉世仰之。以為不可及者乎。○此詩在國風中

是第一篇。縹緲文字。○此詩不知何指。但從本文索之。便向無窮。詩家情思。自

有一種可思而不可言者。○此詩慷慨。低回千古。絕調。即考學不可強下註脚。

宜詢恍惚。而讀之。○李映碧曰。因之末也。則西周之地。果以窮秦其民不復

見周官威儀。隱然有西方天人之思焉。若曰。斯時也。非無詩人。知子之從。可以

邀歡于琴瑟。亦非無歸衣。佩下之。可以驚駭乎。新輝。吾獨有懷于伊人。伊人

其何在乎。云云。

兼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軍全者。通詩二章俱要得。見詩美意。其容覆蓋而有以何其位。

是終南下章。其似服盛而試以久其位。是視詞上章。所謂是已然。事下章所。是未然事。終美意。同私容服上見。亦要說始。為諸侯。方見昔無不有。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之。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與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條山椒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揚之。濕漬也。其君也。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辭。亦車無駟駟之意也。

甲。終南者。曰事出于習見。者不足異。惟得于創見者。深可誇。贈彼終南。條山。谷二嶺之阻。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地也。而果何所有乎。于猶其類。則有白色之條矣。又有似杏之梅矣。我君子受天王之命。而居諸侯之位。其至止于斯也。豈無所有乎。則見其服于身者。物采章于七命。而存錦衣狐裘之服。非復三

命之華。已也。見于前者。氣體移于所養。而有顯如渥丹之容。非復百乘之丰采已也。有此衣服。有此容。允乎千乘之具。豈不稱其為君也哉。

此章與意。至五句止。以終南之上。有條又有梅。與君子之來。服盛容亦盛也。終南即周岐豐八百里之鎮也。秦公受平王之命。得此地。以為封邑。君子至止。要重看。正是逐戎之後。就封之初。脫膺王命。而奄有岐封時事。至止內。須點始為諸侯。意則下文。稱其為君。意方有所歸。錦衣狐裘。只作一件看。鄭氏以素為素。錦素白而曰錦。蓋用五色絲織以成錦。而以素為玉。顯其白耳。此見等威異于緇水。非復三命之章服也。渥丹。花名。色正赤。顏如渥丹。言赤而澤也。此見氣體移于居養。非復百乘之丰采也。其君也。故承上一句。說非言克盡君道。蓋言有此衣服。有此容貌。足以稱其君之位也。曹無奇曰。周都豐鎬。而對終南。故天保。解者。斯干。考室。飾南山。則尹氏。皆指此山也。岐山。名。莫如終南。終南。正平王所賜之地。詩人誇地。有名山。山多村木。見雍州之為。上使與國耳。至此便有雄視四海。胸懷八荒。氣概非僅游觀覽勝而已。味其君也。我以為有始見。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載芣載芣。王將。將。壽考不忘。

與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也。載之。終南已田。房也。載芣。載芣。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考。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室也。

言其其勝。明有廉角之記。矣。又有寬平之堂。我君子承一王之命。而為諸侯之貴。其至止于斯也。又豈無所有乎。其服則。載芣。載芣。可親。非復赤芣之芣矣。言其佩則。玉。飾于身。而將將之。可。非復此。服必常。至此終南。水為吾民之所愛。而長。無。佩玉之。禮。可也。尚其壽考。不忘。我。吾。因。深。幸。而。窮。致。南。山。之。祝。也。要。之。君。道。之。也。不。辱。于。容。服。壽。考。之。按。不。在。于。佩。服。而。奉。人。之。每。類。知。此。則。惟。知。有。泰。不。知。有。周。矣。

此章與意。至五句止。以終南之上。有條又有梅。與君子之來。服盛容亦盛也。終南即周岐豐八百里之鎮也。秦公受平王之命。得此地。以為封邑。君子至止。要重看。正是逐戎之後。就封之初。脫膺王命。而奄有岐封時事。至止內。須點始為諸侯。意則下文。稱其為君。意方有所歸。錦衣狐裘。只作一件看。鄭氏以素為素。錦素白而曰錦。蓋用五色絲織以成錦。而以素為玉。顯其白耳。此見等威異于緇水。非復三命之章服也。渥丹。花名。色正赤。顏如渥丹。言赤而澤也。此見氣體移于居養。非復百乘之丰采也。其君也。故承上一句。說非言克盡君道。蓋言有此衣服。有此容貌。足以稱其君之位也。曹無奇曰。周都豐鎬。而對終南。故天保。解者。斯干。考室。飾南山。則尹氏。皆指此山也。岐山。名。莫如終南。終南。正平王所賜之地。詩人誇地。有名山。山多村木。見雍州之為。上使與國耳。至此便有雄視四海。胸懷八荒。氣概非僅游觀覽勝而已。味其君也。我以為有始見。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載芣載芣。王將。將。壽考不忘。

此章與意。至五句止。以終南之上。有條又有梅。與君子之來。服盛容亦盛也。終南即周岐豐八百里之鎮也。秦公受平王之命。得此地。以為封邑。君子至止。要重看。正是逐戎之後。就封之初。脫膺王命。而奄有岐封時事。至止內。須點始為諸侯。意則下文。稱其為君。意方有所歸。錦衣狐裘。只作一件看。鄭氏以素為素。錦素白而曰錦。蓋用五色絲織以成錦。而以素為玉。顯其白耳。此見等威異于緇水。非復三命之章服也。渥丹。花名。色正赤。顏如渥丹。言赤而澤也。此見氣體移于居養。非復百乘之丰采也。其君也。故承上一句。說非言克盡君道。蓋言有此衣服。有此容貌。足以稱其君之位也。曹無奇曰。周都豐鎬。而對終南。故天保。解者。斯干。考室。飾南山。則尹氏。皆指此山也。岐山。名。莫如終南。終南。正平王所賜之地。詩人誇地。有名山。山多村木。見雍州之為。上使與國耳。至此便有雄視四海。胸懷八荒。氣概非僅游觀覽勝而已。味其君也。我以為有始見。

懷彼蒼者天

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與也交黃鳥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
憐憫懼危懼懼盡良善野賢也秦穆公卒子車氏
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即此詩
誰從穆公則于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慟慟蓋生約之痛中也三
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贖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可贖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是并非不受其身而以從死為不足長
也蓋彼固百夫之特而足以為秦之重故以百人贖一人亦甘心而不辭耳其
如卒不可贖何哉
交黃鳥止于秦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其防臨其穴慟慟其慟
彼蒼者天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與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卷之十一

二十七

交黃鳥止于秦

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其防臨其穴慟慟其慟
彼蒼者天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與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可贖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是并非不受其身而以從死為不足長
也蓋彼固百夫之特而足以為秦之重故以百人贖一人亦甘心而不辭耳其
如卒不可贖何哉
交黃鳥止于秦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其防臨其穴慟慟其慟
彼蒼者天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與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交黃鳥止于秦

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其防臨其穴慟慟其慟
彼蒼者天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與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可贖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是并非不受其身而以從死為不足長
也蓋彼固百夫之特而足以為秦之重故以百人贖一人亦甘心而不辭耳其
如卒不可贖何哉
交黃鳥止于秦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其防臨其穴慟慟其慟
彼蒼者天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與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卷之十一

二十七

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其防臨其穴慟慟其慟
彼蒼者天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與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可贖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是并非不受其身而以從死為不足長
也蓋彼固百夫之特而足以為秦之重故以百人贖一人亦甘心而不辭耳其
如卒不可贖何哉
交黃鳥止于秦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其防臨其穴慟慟其慟
彼蒼者天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與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其不謂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為殉蓋據此也陶子三良無此詞至唐李商隱謂
壯覆死則死之不可許以死與乘丘孫安陸君同也而東坡和陶詩云此生
泰山重安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喪良已微若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願命
有治亂臣子得從遠德則其孝受三良安足希謂三良亦不得為無罪也及過
秦穆公墓又云穆公生不殺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罪康公也乎是而
其論始定陳乾昔之子許已魏武子之子魏瓘皆不從其亂命而以安為殉君
子美之康公魏三子荒矣。夫子錄此詩昔見秦離異岐豐之故地而仍用夷
狄之惡俗吾中國而夷矣痛之極也。劉安成曰古之葬者有封器世而物而
不可用如芻豢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弊而至作而又不幸而至于用人然
作俑者夫子且以為不仁而謂其無後況秦武公既用殉五傅至穆公而又用
殉夫子之言反似無驗孰知穆公之役二十一傅至穆王而呂氏之子遂絕
厲氏之統穆王始早不知所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
之禍及子孫如此

詩經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十一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安能死而
秦民先王遠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葬人乎。今秦無法以道後嗣而又收其
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于此其罪不
可逃矣但或以為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之則三子亦不得為無
罪今觀臨穴備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于囿其罪有所歸
矣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
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
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聞三良之不幸而嘆秦之
衰至于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于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
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長風章全首。通詩三章下句但愛思之意。由前而深以忘我字為重而以飲飲
靡樂如醉字為骨有一深一淺各章上四句與已之不忘乎君子下言君
子之忘乎已也。亦本下忘字生來註只云以夫不在恰像不關上事之屬

身者然要亦不必深求

飲彼黃鳥

飲彼黃鳥。言其樂也。北林未見君子。憂心飲飲。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人以夫不在而言飲飲。彼黃鳥。則歸于營然之北林矣。彼黃鳥未見君子而憂心飲
飲也。彼君子者。知之何而忘我之矣乎。此與履歷之狀同。蓋秦俗也。
也我于君子之不在。而豈能以忘情哉。夫夫飲彼黃鳥之鳥。則歸於營然之北
林。物尚有所歸矣。此我以君子為歸者也。夫力勝遠于外。而使我不得見之。是
以嗟音容之遠。歸念此身之無依。憂心飲飲而不思焉。夫夫之不忘君子如此。
則彼君子者。亦安以我之心為心可也。如之何。不日不月。而無忘返之期。匪
匪來而無來歸之望。乃忘我之實多。豈蓋及復思之。而不得其故矣。
疏解此章大意。雖與下章同。而與意則異。此與有取義。蓋其依北林為歸。與
婦人仰君子以為歸也。欽欽。詳解不忘。正與下忘我相應。如何如何。二句承上
二句說。忘我只不歸。便是多者。以時之久言之也。猶言弗念家室而忘其歸。相
良久其。引展屋之。歌蓋証忘字之義。不可誤入。先發後。謂。○履歷戶。也。
○程子曰。以風與君子。取共往來之。也。○忘我。緊。根。憂心。說此。蓋。真。言。其
不。當。忘。非。疑。詞。也。

詩經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山有苞櫟

山有苞櫟。言其樂也。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與也。賦。梓。櫟。也。其。皮。青。白。如。駁。○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駁。矣。未。見。君。子。則
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

申。謂。彼。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駁。矣。况。我。未。見。君。子。則。憂。思。之。切。醉。而。靡
樂。矣。夫。我。之。思。君。子。如。此。彼。君。子。者。如。之。何。不。念。我。之。切。而。靡。樂。之。無。期。刀
忘。我。之。多。一。道。此。乎。

山有苞櫟

山有苞櫟。言其樂也。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與也。賦。梓。櫟。也。其。皮。青。白。如。駁。○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駁。矣。未。見。君。子。則
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

勝矣夫我之思君子如比彼君子者如之何不思倍老之信而反施之無日乃
感我之多一至是乎夫既明言已之不能忘情于夫而直言夫之不忘情于
已其情至其義盡若婦人者其可謂賢乎

合解此二章以山隱之所有與已之所愛靡甚于欽欽前但愛而不忘猶有
樂可解此則并樂不能解也如澤甚于靡靡前猶如有不樂此則并不樂亦不
知矣○虞集有柳醇無聊不能為情意或云絕無可樂之事似深一層○按風
去戰疑于禽蟲草木中各取奇僻者為句○呂東萊曰秦之害思于晨風惟與
見之王子擊軒於風靡富中山彼樂之後猶得父子如初詩可以怨乎可以興
此類也夫○按雍州無鄉箭靡之習故其民多深厚之思晨風之歌是也夫
秦民輕生好戰棄其室家而莫之顧嗚呼其無相忘乎吁視汝墳殷雷之風遠
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不章全百○通詩三章一意總是結思愛于平日正欲共思難于臨時也重在
詩經集解

卷之十一 國風

二五

王字上卷章音氣自相呼應一則見其有從王之義一則見其有相死之勇須
設得必勇激揚方似秦人口氣寫出他一種壯往觀瞻之氣便有并吞六國之
雄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袍襦也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秦
俗強悍樂于戰鬥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
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懼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氏曰
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想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為義
後章做此

事小公家務私雖至不共戴天之憤人人自異而不肯同心以計困難是豈
子與子所共相期勉者乎是故我之所以欲與子同袍者豈以子之無衣而故
效推解之德者乎蓋以居士之士食王之食者皆當靖王之難安危有相倚之

雖在王素未必有百年之無故勢必有相乘之勢在吾人未必無一旦之但存
萬一中外有警天子下一詔于諸將曰爾秦素號勇悍也其率三軍佐我六
師當斯時也惟我與子實斯斯任而戈子可不預修乎五兵刃則有無備或
器備則精神倍奮生靈為仇怨也而王之仇即我之仇我之仇即子之仇殆與
子同心協力以匡王國使天下謂我秦人能用舉以報朝廷也豈不偉哉然則
懲懲于一袍之同者職足故耳豈曰無衣云爾哉

疏解此章同袍與下同澤同棠皆是同服意與師乃未戰事須於言之不可專
指其言王指天子非指襄公也同仇非同仇敵國為仇謂同敵王之恨赴難
不避死也如云忘身死敵入異而心同援身殉國形殊而心一是也諸說多云
同仇謂以敵為仇同力以共之也有願同袍而蓋幾方此說仇字雖各異而
相死效忠之意則同亦可從若依朱禮城忠雖相恤之說便有怯死的光景非
詩本意○要看與子同三字共赴一王共拚一死奮不顧身而平日之相結非
徒想愛矣全要首他強悍勇往語氣又要其結納的深心○附錄王于興師

詩經集解

卷之十一 國風

二五

我大子與子同仇薛應旂及文評以資觀覽○觀秦民之無二心而知周
之王素所以長也夫周之民已為秦之民矣而曰王曰仇猶不忍自外于成周
焉此周曆之所以獨隆千古與且昔周先王以岐豐之地胙秦而秦民猶在王
畿并敬之神也故其詩曰今何時乎天子其不復西乎諸侯得復有振者乎夫
戎其未參乎王于是下今與帥師非異人則向者其同體武之民也父老相傳
猶有公劉太公之盛事則向者秦小時人之眾也河山如故豈無方叔召虎之
遺風乃修我戈矛修我子焉相習則臨陣勇猛足用則戰守固非無
仇者也特以內政未修不欲勞吾民耳今也羽書於秦王之仇即我之仇我仇
綏王仇也其能緩我仇也哉王非忘仇者也特以內政未修不欲勞吾民耳今
也人敵割下我之仇即子之仇子非忘我仇也其仇即子仇也哉况乎本用為
天下雄兵所乘與其私開切切公戰王命為一時人心所屬倘按其不助則義
難有返而指子夫子其念諸○念法敬諸惟屈南文情之嚴毅有所莫測其
潛○新服在題中王字見秦民義氣所感不忘西周歷然示王以恢復之意也

此其解使百同仇與人皆為所服要約之詞此獨作敵屬前尤極補人

豈百無衣與子同裳至于典師修我甲兵

豈百無衣與子同裳至于典師修我甲兵

豈百無衣與子同裳至于典師修我甲兵

豈百無衣與子同裳至于典師修我甲兵

豈百無衣與子同裳至于典師修我甲兵

豈百無衣與子同裳至于典師修我甲兵

豈百無衣與子同裳至于典師修我甲兵

豈百無衣與子同裳至于典師修我甲兵

豈百無衣與子同裳至于典師修我甲兵

豈百無衣與子同裳至于典師修我甲兵

豈百無衣與子同裳至于典師修我甲兵

豈百無衣與子同裳至于典師修我甲兵

豈百無衣與子同裳至于典師修我甲兵

豈百無衣與子同裳至于典師修我甲兵

豈百無衣與子同裳至于典師修我甲兵

豈百無衣與子同裳至于典師修我甲兵

豈百無衣與子同裳至于典師修我甲兵

豈百無衣與子同裳至于典師修我甲兵

豈百無衣與子同裳至于典師修我甲兵

豈百無衣與子同裳至于典師修我甲兵

豈百無衣與子同裳至于典師修我甲兵

豈百無衣與子同裳至于典師修我甲兵

知彼周之地祿先王之化豈深難世降俗殊人心天理不可泯者尚異于

四也○朱魯城曰與子同袍思愛相結于無事之時也具子同仇患難相恤

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居而為其間族黨之民出而為伍兩軍師之衆其所以

使之相保相愛相扶持者要非一日之積矣岐豐之地雖已屬秦然猶有先王

之遺民焉故其所以相告誦者如此然曰至于典師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

其君奉王命而為討賊復仇之舉也惜也周既不能以此而令諸侯秦復不能

以此而匡王室卒之致傳之後討賊復仇之志既衰合功謀利之心益勝而其

習然好戰之習非復先王之民真秦之民矣○薛方山云諸者謂周秦王業之

根本以秦秦夫秦非與周為難者也至孝公之後秦民為商韓所攻乃始

知有秦而不知有周然自孝以至莊襄凡幾世矣此皆本較取周而與六國

之讓其後平長秦中忠義之士與六國共尊周耳嗚乎文武成康之深仁厚澤

結于人心如此後世若蜀之不忠漢江南之不忠唐若其類也而宋岳飛渡河

河北張士至荷鋤而處之此綱常之所以萬古不泯而非區區成武所能用也

無衣三章五句○秦人之俗大抵尚氣驕先勇力息生輕死故其見于詩

如此然木其初而論之岐魯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

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于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河列之

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飾偽驕惰浮靡之習以習守之

則易興起而篤于仁義以猛犢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其力農而

城富強之業非山泉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

不臨乎此而凡為國者其于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

淵陽金吉○通詩三章平看上章是送之有所在而以所乘贈之下章是送之

有所思而以所佩贈之俱以送字為主贈者將其送之情思者亦其送之盛都

是送中之事須參考一段言有盡而意無窮光景○通解此詩其平于敘其送

之之地贈之物思之之情如此其不可作自言其送之盛贈之厚而思之長

亦不必謂意猶以為薄也但就詩詩者見其待切之意如此則不妨耳

我將與民曰至淵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也。其氏秦穆公之舅也。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將康公爲太子。子之。之。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秦東行送之于咸陽之東。也。路車。諸侯之車也。乘黃。四馬皆黃也。

南。諸侯謂之曰。雖然。魂消者惟別而已矣。而況舅之別。又其天性之至愛者乎。誠以我舅氏也。在外十九年。而今始得復。因顧首之宗盟有托。而秦之復會無期。我誰無送耶。即如史無別焉。猶願也。送能無至于渭陽耶。所不得。越與別。猶歎也。顧渭陽之送。非通。終歸一別。而長往之途在邇。何中邪懷。因念行必以監者。禮也。吾將何以贈之。吾必有所以贈之。蓋送行也。必將列于諸侯。而車馬所常用也。兵則以此家路之車。四馬皆黃。以爲贈焉。雖弗錯衡。與人。躬物采之等。鈞庸。伴。齊。空。浙。謂之。良。是何足以成禮哉。亦聊以將吾志而已矣。

一。願。解。此。但。敘。其。送。贈。之。事。如。此。只。開。開。說。路。車。乘。黃。之。酬。亦。以。求。舅。舅。之。情。耳。不。必。用。王。氏。送。之。遠。贈。之。厚。意。亦。不。必。用。華。谷。嚴。氏。歎。然。以。爲。薄。之。說。願。不。越。境。秦。西。晉。東。故。東。行。送。之。至。渭。陽。而。止。也。路。車。乘。黃。諸。侯。之。所。乘。若。舅。氏。歸。晉。將。爲。諸。侯。故。以。贈。之。路。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華。谷。以。封。四。衛。木。索。以。封。諸。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叶韻何以贈之瓊瑰叶韻玉佩叶韻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爲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而如玉。申。謂。我。舅。氏。也。見。弟。凡。九。人。而。彼。獨。得。以。復。國。顧。忘。者。有。違。之。日。而。死。者。無。生。之。年。于。是。因。送。而。有。思。一。路。踏。開。則。有。滿。目。潸。然。情。到。不。堪。者。矣。因。思。而。至。于。悠悠。一。道。誰。問。則。有。愛。從。中。來。不。可。漸。絕。者。矣。蓋。送。于。方。寸。者。無。窮。豈。但。別。離。之。是。念。後。復。于。獨。路。者。不。已。豈。徒。切。切。之。爲。情。因。念。行。必。以。贈。者。禮。也。吾。又。何。以。贈。之。吾。必。有。所。以。贈。之。蓋。送。行。也。始。將。列。于。諸。侯。而。佩。玉。所。常用。也。我。則。以。次。玉。之。瓊。瑰。與。大。璣。珠。之。玉。佩。以。爲。贈。焉。周。規。折。知。而。舒。然。其。有。存。送。排。遣。揚。而。解。然。其。有。度。是。何。足。以。成。禮。哉。又。聊。以。寄。吾。情。而。已。矣。嗟。嗟。舅。氏。從。此。行。

矣。感諸。嗟。嗟。念此。須臾。已不勝。神氣。沮。沮。異。日。者。即。能。會。盟。相。見。求。如。今。日。止。車。渭。水。之。旁。然。然。相。別。之。苦。豈。可。復。得。哉。夫。于。其。相。別。之。意。如。于。至。親。之。人。收。勒。薄。厚。之。接。蓋。于。言。詞。之。大。康。公。亦。可。謂。賢。矣。

願。解。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念。母。而。不。言。母。則。言。舅。而。慳。慳。不。已。自。有。念。母。之。意。蓋。最。合。情。不。須。說。破。前。傳。昔。有。無。窮。之。感。焉。瓊。瑰。玉。佩。諸。侯。之。所。服。者。瓊。瑰。玉。佩。只。是。一。佩。飾。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理。者。美。石。之。名。玉。佩。瓊。瑰。者。瓊。瑰。玉。之。佩。天。子。用。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此。贈。管。侯。固。用。石。而。次。以。玉。者。此。亦。有。良。玉。比。德。之。義。蓋。十。九。年。之。佳。客。下。所。謂。唐。叔。之。後。必。大。者。此。也。○。車。耳。之。君。晉。穆。公。之。力。居。多。康。公。贈。以。車。耳。所。謂。車。耳。者。車。耳。而。假。以。定。管。也。○。馬。古。人。曰。駟。皆。示。前。已。具。尊。崇。之。禮。在。復。舊。實。直。率。遠。大。之。明。况。第。九。人。而。獨。在。其。心。之。有。屬。在。外。十。九。年。而。始。進。知。人。望。之。反。歸。車。公。送。之。而。贈。以。諸。侯。之。車。服。者。正。送。之。歸。管。焉。諸。侯。非。獨。私。情。定。關。公。義。豈。尋。常。餞。別。已。哉。○。康。公。之。送。重。耳。一。片。舅。舅。至。情。殷。勤。自。不。容。已。說。者。謂。秦。無。文。章。唯。渭。陽。一。詩。今。人。讀。之。於。然。悲。心。頓。與。骨。肉。之。想。如。行。路。某。而。開。飲。酒。之。嗚。也。

渭陽一章章四句○按春秋傳晉獻公蒸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妻夫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母生申生自殺又誰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夷吾卓子繼立皆爲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爲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爲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廣漢張氏曰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于令狐之役怨欲害手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奉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傳。與。章。全。首。○。通。詩。二。章。總。見。其。簡。賢。者。之。意。各。一。句。言。始。時。禮。儀。之。盛。中。一。句。今。日。禮。貌。之。衰。末。乃。嘆。其。不。能。繼。其。始。也。只。今。也。二。字。作。帶。帶。意。下。于。此。處。皆。帶。神。○。衆。知。人。之。意。亦。在。道。上。井。爲。區。區。一。飲。食。之。間。而。已。然。道。相。關。于。禮。心。○。已。居。四。言。皆。見。禮。意。之。盛。處。皆。而。不。然。禮。意。衰。矣。此。便。見。其。

君志道而野者所以欲去也。諸說多云須藉不可久留。意謂只言終不如始。而其不可久留之意。自于言外見之。以不藉為尚。

於我乎夏屋渠梁也每食無餘子吁嗟乎承權輿

賦也。夏屋。渠梁。深廣貌。承權輿也。此言其君始有渠梁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衰。供饋薄。至于賢者每食而無餘。于是嗟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神謀。顧權輿者。曰人君之待賢也。固貴禮意之勤。于始尤貴禮意之善。其終吾君始考于我也。處我。以渠梁之夏屋。凡所以供饋我者。無所不至。禮意可謂厚矣。何今也。禮意衰薄。非特渠梁之不復見。且至于每食而無餘。昔也如彼。今也如此。吁嗟乎。終不能以及其始。而權輿之不承矣。夫權輿之不承。是廢禮也。其所以廢禮者。是志道也。寧復可以久處也哉。

賦。解。徐。飲。強。謂。此。詩。之。言。即。馮。驩。彈。鋏。所。謂。出。無。車。食。無。魚。意。夏。屋。作。梁。室。一。般。人。君。待。賢。之。禮。必。崇。之。以。安。居。養。之。以。大。意。故。但。言。夏。屋。則。每。食。四。簋。之。意。在其中矣。連衡白權輿。造車自輿始。故借權輿二字。以言始字。意謂中而首不能繼其始。便是不必下造權輿上起義。

於我乎每食四簋也每食不飽吁嗟乎承權輿

賦也。每食四簋。容二升。方曰簋。同曰簋。簋。乘。而。乘。乘。乘。四。簋。禮。食。之。盛。也。申。謂。吾。君。始。為。于。我。也。食。我。以。四。簋。之。盛。凡。所。以。飲。食。我。皆。無。所。下。毋。禮。意。可謂盛矣。何今也。禮意衰。非惟四簋之不可得。且至于每食而不飽。昔也如彼。今也如此。吁嗟乎。終不能以繼其始。而權輿之不承矣。夫權輿之不承。是棄禮也。其所以棄禮者。是棄道也。寧可以久留也哉。

疏。解。四。簋。以。盛。黍。稷。孔子。曰。公。食。大夫。宰。夫。說。六。簋。其。言。每。食。四。簋。則。平。常。禮。會。非。禮。會。也。曰。無。餘。可。飽。也。曰。不。飽。則。又。甚。矣。○。補。遺。漢。曰。夏。屋。渠。梁。無。不致其儀也。每食無餘。無一其儀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每食不飽。無一極其至也。其通者。其遺者。其極者。然後可久也。○。孔子。謂。詩。至。泰。風。而。終。以。權。輿。亦。始。也。言。泰。風。而。繼。之。以。和。公。也。繼。權。輿。也。取。其。始。而。終。也。終。而。始。也。

疏。解。四。簋。以。盛。黍。稷。孔子。曰。公。食。大夫。宰。夫。說。六。簋。其。言。每。食。四。簋。則。平。常。禮。會。非。禮。會。也。曰。無。餘。可。飽。也。曰。不。飽。則。又。甚。矣。○。補。遺。漢。曰。夏。屋。渠。梁。無。不致其儀也。每食無餘。無一其儀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每食不飽。無一極其至也。其通者。其遺者。其極者。然後可久也。○。孔子。謂。詩。至。泰。風。而。終。以。權。輿。亦。始。也。言。泰。風。而。繼。之。以。和。公。也。繼。權。輿。也。取。其。始。而。終。也。終。而。始。也。

異其節賢。○此詩不獨為士惜為秦惜也。秦之不得進于中國。宜矣。卒之却中。四以謀諸侯。而草野開多英雄。一失其鹿。群起而逐之。胡廷以不世。鮮克有終。其所由來。漸矣。君子。謂。秦。之。所以。興。讓。夏。屋。而。知。秦。之。所以。亡。○。張氏曰。謝權輿之詩。其述客抗儒之漸歟。○葉堂曰。秦俗。秦禮。上言功。以權侯之恩。而范離去之如奔。以白起之功。而杜郵殺之如土。并加以商君之刻薄。無改權輿之習俗。固宜其滅亡之速也。世皆尤商鞅之前。而攻之暴。而不知魯已見于春秋之時。然權輿之賢。不知究幾。而待其不飽。每食四簋。已無及矣。○按。易。曰。大畜。以養賢。賢。鹿。鳴。之。詩。曰。我有直。謂。以。燕。喜。賓。賓。之。心。夫穆公勤求賢。西取由余。東得百里奚。迎愛叔求。王豹。公孫支。并國二十。遂伯西戎。何康公不世守之。而使賢者有權輿之美耶。○謝。行。素。云。市。為。朝。聘。終。商。皆。見。秦。之。強。人。小。兵。無。不。若。見。秦。之。勤。王。兼。以。求。人。渭。陽。為。朝。取。之。也。至。黃。易。失。賢。風。乘。婦。權。輿。備。士。而。秦。為。不。諱。矣。夫。子。鍾。其。善。者。見。前。有。先。王。之。風。舉。其。惡。者。見。周。不。復。西。而。秦。之。所。以。止。于。秦。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也每食不飽吁嗟乎承權輿

賦也。每食四簋。容二升。方曰簋。同曰簋。簋。乘。而。乘。乘。乘。四。簋。禮。食。之。盛。也。申。謂。吾。君。始。為。于。我。也。食。我。以。四。簋。之。盛。凡。所。以。飲。食。我。皆。無。所。下。毋。禮。意。可謂盛矣。何今也。禮意衰。非惟四簋之不可得。且至于每食而不飽。昔也如彼。今也如此。吁嗟乎。終不能以繼其始。而權輿之不承矣。夫權輿之不承。是棄禮也。其所以棄禮者。是棄道也。寧可以久留也哉。

疏。解。四。簋。以。盛。黍。稷。孔子。曰。公。食。大夫。宰。夫。說。六。簋。其。言。每。食。四。簋。則。平。常。禮。會。非。禮。會。也。曰。無。餘。可。飽。也。曰。不。飽。則。又。甚。矣。○。補。遺。漢。曰。夏。屋。渠。梁。無。不致其儀也。每食無餘。無一其儀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每食不飽。無一極其至也。其通者。其遺者。其極者。然後可久也。○。孔子。謂。詩。至。泰。風。而。終。以。權。輿。亦。始。也。言。泰。風。而。繼。之。以。和。公。也。繼。權。輿。也。取。其。始。而。終。也。終。而。始。也。

疏。解。四。簋。以。盛。黍。稷。孔子。曰。公。食。大夫。宰。夫。說。六。簋。其。言。每。食。四。簋。則。平。常。禮。會。非。禮。會。也。曰。無。餘。可。飽。也。曰。不。飽。則。又。甚。矣。○。補。遺。漢。曰。夏。屋。渠。梁。無。不致其儀也。每食無餘。無一其儀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每食不飽。無一極其至也。其通者。其遺者。其極者。然後可久也。○。孔子。謂。詩。至。泰。風。而。終。以。權。輿。亦。始。也。言。泰。風。而。繼。之。以。和。公。也。繼。權。輿。也。取。其。始。而。終。也。終。而。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也每食不飽吁嗟乎承權輿

賦也。每食四簋。容二升。方曰簋。同曰簋。簋。乘。而。乘。乘。乘。四。簋。禮。食。之。盛。也。申。謂。吾。君。始。為。于。我。也。食。我。以。四。簋。之。盛。凡。所。以。飲。食。我。皆。無。所。下。毋。禮。意。可謂盛矣。何今也。禮意衰。非惟四簋之不可得。且至于每食而不飽。昔也如彼。今也如此。吁嗟乎。終不能以繼其始。而權輿之不承矣。夫權輿之不承。是棄禮也。其所以棄禮者。是棄道也。寧可以久留也哉。

疏。解。四。簋。以。盛。黍。稷。孔子。曰。公。食。大夫。宰。夫。說。六。簋。其。言。每。食。四。簋。則。平。常。禮。會。非。禮。會。也。曰。無。餘。可。飽。也。曰。不。飽。則。又。甚。矣。○。補。遺。漢。曰。夏。屋。渠。梁。無。不致其儀也。每食無餘。無一其儀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每食不飽。無一極其至也。其通者。其遺者。其極者。然後可久也。○。孔子。謂。詩。至。泰。風。而。終。以。權。輿。亦。始。也。言。泰。風。而。繼。之。以。和。公。也。繼。權。輿。也。取。其。始。而。終。也。終。而。始。也。

疏。解。四。簋。以。盛。黍。稷。孔子。曰。公。食。大夫。宰。夫。說。六。簋。其。言。每。食。四。簋。則。平。常。禮。會。非。禮。會。也。曰。無。餘。可。飽。也。曰。不。飽。則。又。甚。矣。○。補。遺。漢。曰。夏。屋。渠。梁。無。不致其儀也。每食無餘。無一其儀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每食不飽。無一極其至也。其通者。其遺者。其極者。然後可久也。○。孔子。謂。詩。至。泰。風。而。終。以。權。輿。亦。始。也。言。泰。風。而。繼。之。以。和。公。也。繼。權。輿。也。取。其。始。而。終。也。終。而。始。也。

詩經集卷之十二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太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出有康陶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穆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于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切公大姬婦人思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仰其地也

宛丘章全有 ○通詩三章 意言刺其蕩而無節 刺其久一蕩而無節 每章各上一句指其蕩之處下則刺其無節也 總以爲字爲上下鼓舞正陽中事 ○說通陳無名山大川宛丘其因之勝地也 蕩然而一宛丘鼓焉而于宛丘舞焉而于宛丘無節大甚而皆見斯人也 賦之詞 ○首章猶言有情于無冬無夏歲月流連今日宛丘明日宛丘殊少趣味更爲不及情矣此詩人之苦刺也

之子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卷之十二

賦也子指游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人所瞻望也 ○國人見此人常游蕩于宛丘之上故敘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事讀賦宛丘首曰天下之不可消者情也而其不可除者禮也今一也以曠達爲高致以勤事爲迂固而惟蕩蕩于宛丘之上焉 無景附情見之 蕩之詞皆選典所寄也信有情思而可樂矣但蕩于情者必過于禮其見一容現者威儀喪失畢無可瞻望也又何貴于情思之美耶

疏解上三句意重在末句之子之湯兮是以及蕩焉而致而致行之也為今內就合下文鼓舞無望即在有情上見蓋情思蕩焉故禮法無美焉故德問有何可瞻望乎凡人游于情者不足于禮樂于自便者何于自檢此一句語意從本不迫而直刺之者不同彼非不有情思可樂也特指其無威儀可望耳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羽為擊鼓者持以指應也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于是也

中謂夫薄回無儀矣而况久一湯即彼故所以爲舞之節也則夫然擊鼓以爲樂而其時節于宛丘之下焉 鼓于斯亦舞于斯矣且不特一節焉矣也 運冬而降寒夏而益暑彼則無冬無夏而而曲其意羽以爲舞焉何有于時時失事之衰乎

疏解擊鼓有羽即上之為然則地上言擊鼓下言舞羽相承在春舞之久則鼓之亦久矣故宛丘之下有舞出舞未而舞羽下亦言舞擊鼓無冬無夏言常舞也先王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復以詩書未有不與冬夏而舞爲事者此尚書所爲恒舞也 ○范華謂曰冬夏亦謂大暑之時也人之有欲于時必小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地時可知矣 論曲當皆字看文費以謂今以爲則素而無文非正樂也未去微轉無字意

坎其擊鼓宛丘之道 賦也正瓦器可以節樂胡舞也

卷之十二

事讀此亦所以爲舞之節也則坎其擊鼓以爲樂而其舞開于宛丘之道尚于斯亦舞于斯矣且不特一節焉也 雖夫寒如冬大暑如夏彼亦無冬無夏而節其舞以爲舞焉何有于長也耶 願之心乎也 陳俗之浮蕩安焉此詩者既刺其無儀又刺其無節亦深惡于習俗之敝而思有以挽之者矣

疏解今斯云夫擊鼓即山舞擊鼓而歌呼焉快耳目者與奈之聲也亦王嘗爲爾州如擊鼓矣 楊柳云案本秦地能爲秦聲 酒後耳熱即入鼓缶而歌呼焉鳥足擊缶秦聲也何以見于陳通解謂陳師從胡公子豈從秦習其樂以隨西人化之理武然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章全有 ○通詩三章間看不必相承一章言其歌舞之處二章言其往會之期三章言其相贈之厚總其非以相樂也 既曰東門又曰南方歌舞已非一處既曰日下又曰日下進聚會又非一時男悅女而皆其色美女悅男而脂以振振其宜洋何所不至者且以大夫氏之女爲爲之其可貴乎

小民乎。按詩例是男女白賦其事。此章計云。丁是燕其業以舞于市。市下章云。六于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詞曰。則又是進其事矣。武水子自雜以說詩語也。然玩木文子仲之子。寔安其下。不始其麻。市也。寔安。及越以體。適等語。此詩竟似述其男女聚會歌舞以相樂也。耳。卞下章視兩陪共二句。方男女相尊悅奉之詞。則集傳止妙也。

東門之枌。寔丘之枌。子仲之子。寔安其下。子仲氏之女也。寔安舞也。

賦也。枌。白輪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

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東門之外。言有枌也。寔丘之下。言有相也。地。寔美。此。寔丘之子。仲之子。如此。寔何。寔美。相。寔。形。于。歌。舞。舞。身。與。便。體。相。宜。長。袖。與。輕。裾。披。拂。寔。安。于。枌。枌之下。豈不樂哉。

寔丘。東門二句。以地言。東門人所出入。寔丘人所往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

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

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

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

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

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

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

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

俗其男。其婦。其女。采于八月。收。結。則。事。畢。而。麻。事。起。今。陳。之。俗。至。于。不。續。其。麻。市。也。寔。安。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且。焉。者。也。

寔丘于遊。越以。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

賦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

美如。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

亦必有自矣。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

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

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

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

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

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

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

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

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

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寔丘。寔丘之丘。寔丘人所在來國之支會也。有枌。枌之木也。

遊魚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思飢也

〔單〕遊魚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思飢也。安也而吾豈若是哉彼新木為門。雖甚淺陋。然自我居之。而容膝為安。自秋秋手有餘地也。可以種蓮而游息也。法彼泉木。雖不可飽。然自我觀之。而臨流玩味。自洋洋乎有餘地也。可以樂樂而忘飢也。蓋樂之所在。惟不為于他門。必水之間。而心之所遊。自恒出于他門。必水之外。舉凡天下之物。可自而自吾自得之境乎。

〔疏〕解新木二句。隨所居而樂也。法之二句。隨所玩而樂也。言自是而無求之意。玩可字不若新木。亦不外而必於大中。自有一段超然遊樂。非自可飽。只是玩。必水之光景可樂。而自忘其飢耳。此隨所遇而皆樂。不必說胸中自有真樂。亦不可說人不其其樂。而我。不改其樂。若然。則是自洽矣。註雖字亦可字。正相應。見其遊于物。而即適于物也。元亨云。樂即門之兩傍。室堂即門之中堂。正應元亨。例是河。此謂橫木為門。故無此。

歸德集卷之十二

豈其食魚必河之饒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賦也姜齊好

〔事〕蓋人有一有未之之心。則天下可欲之物。亦甚多。心何勝已也。吾自計之。口之有食。室之有妻。人之大欲也。吾不能無。食之必甘。妻之必美。生之難期也。吾不敢必。苟可以食。適口足矣。河助因美味也。即不得助而食之。亦未為不知味也。豈其食魚。必河之助乎。苟可以娶。敵體足矣。齊姓固良婦也。即不得姜而娶之。亦未為不知色也。豈其娶妻。必齊之姜乎。

豈其食魚必河之饒豈其取妻必齊之子

賦也子宋姓

〔事〕豈其食魚。必河之饒也。豈其取妻。必齊之子也。則可得妻。不得妻。則不可食。而必于子。豈非分所當得。而求必得之。則求之不足。以為益。而適足以為虧矣。彼天下之可欲。如賜如饒。如齊如宋者。不可數也。吾安能知之哉。新門為

沐之固。固有以自樂也。夫以波為風靡之中。乃能自樂。無求如此。新門者。可謂一世之高士歟。

〔合〕解此言其難分分之食色。就若安素位之貧賤。豈必者。不必于是云耳。非却而逃之也。助即姜宋。借言以見非理之徒。不必言以要其與言。助即水其味之美者。齊姜宋子。取其美之貴者。非色美也。李映碧曰。食色。性也。人之大欲也。食色如此。則其性可知。用之而富貴。功名。果不足。以入于心矣。世人溺入若此。病根正。一必字。上終身。歸脫。不能打破。此字。關頭。眼前。任取諸物。無不可以自樂。孔子曰。飯疏食飲水。而樂。而先之。樂亦在其中矣。一節。食。一。歌。飲。在酒。甚。同。也不改其樂。此言樂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無所恃。此言求也。陳孔孟所言。詳味。自歸。千古以來。善士。樂者。必無所求。遂。上。者。必無所樂。苟曰。心奉。則無不見。無不足。則處一處。一則化。齊矣。克。新。門。之。志。而。化。之。其不可齊乎哉。李映碧曰。鄭之注也。而有東門陳之語也。而有新門聖人明詩。特陳此義。所以見天理之常在。而人心之不死也。附錄新門全章。終解。社文。

歸德集卷之十二

及文評以資觀覽。以厚道石。一無所必者。也。夫苟可自適。則新門必水。豈非樂哉。而又何外必為。想其自賦。若曰。吾人寄身宇宙。但當分內求。止。不當于分外求。多。故以境適。不如以心適。而以着境之心。強之。徒適。又不如以忘境之心。任其自適。如子今日。有奇跡。新門。披。踪。必。水。記。非。人。世。最。寂。寞。之。一。境。哉。而吾以為此。可以此。被。理。也。有。新。門。在。門。吾。之。無。息。在。也。人。值。之。而。無。忘。者。我。涉之。而。成。趣。矣。此。可以。樂。何。也。有。必。水。在。即。吾。之。怡。玩。在。也。人。把。之。而。無。心。者。我。游。之。而。不。厭。矣。吾。如。夫。蓬。萊。之。為。館。而。廣。廈。之。為。華。耶。乃。舍。新。門。而。他。必。耶。再。烏。知。夫。清。流。之。為。法。而。甘。竹。之。為。樂。耶。乃。舍。必。水。而。他。必。耶。有。必。水。是。食。魚。者。而。必。河。之。助。豈。東。者。而。必。齊。之。姜。然。後。可。也。若。其。助。與。姜。而。可。為。吾。必。也。若。有。必。水。是。飢。之。不足。而。且。必。之。饒。之。不足。而。且。必。之。子。然。後。已。也。豈。其。饒。與。子。而。終。可。為。吾。必。也。奇。珍。之。品。委。之。物。外。之。遺。助。耶。耶。吾。何。味。焉。而。必。以。是。供。口。腹。耶。美。鹿。之。歡。付。之。雲。之。遇。安。耶。耶。吾。又。何。能。焉。而。必。以。是。克。下。陳。耶。一。丘。一。壑。見。有。不。有。定。祥。可。必。者。吾。以。可。必。安。之。甘。食。悅。色。人。世。何。知。厭。

足不可必者。吾以不必聽之。今而後吾亦以衡門之水。事而己。復何求矣。吁。此人可謂高厚矣。一派虛機。行丁筆舌之際。若眼在兩可以。四必字。寫來。總是安分無故佳。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章全首。通詩三章。只是一個愛慕之意。而反覆道之。但以木句為主。即所遇之地。可以治平物。曲所遇之人。可以遂乎心也。陳詩曰。彼美淑姬。此男說女之詞。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

賦也。池。城池也。漚。清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昭。猶習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東門之池。水所聚也。則可以漚麻。治其正業之性。以爲統治之資矣。况彼色美之姬。吾得以會之于此也。豈不可與之公。曲長言。而聲歌于唱和之際乎。

詩經集成 卷之十二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

東門之池。則可以漚麻矣。彼美色之淑姬。于斯而適。邂逅焉。豈不可與焉。吾于彼。答之。我與子而。皆賦矣。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

東門之池。則可以漚麻矣。彼美色之淑姬。於此而適。邂逅焉。豈不可與焉。吾于彼。答之。我與子而。皆賦矣。

東門之池。則可以漚麻矣。彼美色之淑姬。於此而適。邂逅焉。豈不可與焉。吾于彼。答之。我與子而。皆賦矣。

考似大流者。善音當以意會。一應字有味。解知味之謂。所謂可人。是也。勝歌。謂與之合曲而歌也。昭。謂和與答。遂以傳其情也。昭。謂相與言。以爲樂也。昭。謂歌。昭。謂言。而人意會。所謂知音者。芳心自悟也。昭。謂上。按。謂當當是。遂。遂之義。近解云。我之所歌。此。皆能解其意。則如。昭。謂言。合心之。昭。謂。水。昭。謂。陳。謂東門內有池。池。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步。水。至。清。深。不。具。場。中。有。故。臺。昭。謂。東門之池。則可以漚麻。易之之詞。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章全首。通詩三章。意是疑慮之意。反復道之。以明星句。爲上。有。極。景。增。悲。意。語。不相。應。義。不相。因。不。過。因。西。見。以。起。疑。慮。昭。謂。西。見。以。爲。曲。而。玩。水。章。似。言。物。有所。遂。其。中。人。不。可。知。其。約。益。反。興。也。昭。謂。而。負。約。是。男。說。女。之。詞。

東門之楊其葉

東門之楊。則其葉。昭。謂。以。爲。期。明。星。昭。謂。也。東門之楊。則其葉。昭。謂。以。爲。期。明。星。昭。謂。也。東門之楊。則其葉。昭。謂。以。爲。期。明。星。昭。謂。也。

詩經集成 卷之十二

東門之楊。則其葉。昭。謂。以。爲。期。明。星。昭。謂。也。東門之楊。則其葉。昭。謂。以。爲。期。明。星。昭。謂。也。東門之楊。則其葉。昭。謂。以。爲。期。明。星。昭。謂。也。

東門之楊。則其葉。昭。謂。以。爲。期。明。星。昭。謂。也。東門之楊。則其葉。昭。謂。以。爲。期。明。星。昭。謂。也。東門之楊。則其葉。昭。謂。以。爲。期。明。星。昭。謂。也。

東門之楊。則其葉。昭。謂。以。爲。期。明。星。昭。謂。也。東門之楊。則其葉。昭。謂。以。爲。期。明。星。昭。謂。也。東門之楊。則其葉。昭。謂。以。爲。期。明。星。昭。謂。也。

東門之楊。則其葉。昭。謂。以。爲。期。明。星。昭。謂。也。東門之楊。則其葉。昭。謂。以。爲。期。明。星。昭。謂。也。東門之楊。則其葉。昭。謂。以。爲。期。明。星。昭。謂。也。

也。會所服也。燒灼有骨。蓋達且之賄昏以爲期。至此不見。何相負之淡也。陸
聚則云。此必女負約而男作詩。嚴華谷曰。視理以昏爲期。是夫明而竟不至
遠風行而女有他志也。暢慶源曰。自宛丘而爲東門之粉。自東門之粉而爲
東門之湯。東門之湯蓋俗之流而勢之下也。有國者之于導民。可不深哉。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湯。此爲刺亞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犯之也。下章言其悔過無及。
微微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始。下重爾思。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
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余是海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類
例。思十一句。

爾有棘芳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肯然矣

與也。東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壯夫指所刺之人也。誰肯也。猶言嗚呼
也。言東門有棘。則芳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因人知之。猶不自
改。則自時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詩經集傳

卷之十二

九

東門之湯。此爲刺亞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犯之也。下章言其悔過無及。
微微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始。下重爾思。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
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余是海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類
例。思十一句。

東門之湯。此爲刺亞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犯之也。下章言其悔過無及。
微微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始。下重爾思。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
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余是海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類
例。思十一句。

則字一倒。按誰昔猶云。不知。爾昔即已。然言其久也。

爾有棘芳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肯然矣

與也。東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壯夫指所刺之人也。誰肯也。猶言嗚呼
也。言東門有棘。則芳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因人知之。猶不自
改。則自時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東門之湯。此爲刺亞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犯之也。下章言其悔過無及。
微微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始。下重爾思。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
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余是海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類
例。思十一句。

東門之湯。此爲刺亞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犯之也。下章言其悔過無及。
微微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始。下重爾思。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
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余是海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類
例。思十一句。

東門之湯。此爲刺亞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犯之也。下章言其悔過無及。
微微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始。下重爾思。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
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余是海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類
例。思十一句。

東門之湯。此爲刺亞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犯之也。下章言其悔過無及。
微微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始。下重爾思。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
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余是海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類
例。思十一句。

東門之湯。此爲刺亞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犯之也。下章言其悔過無及。
微微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始。下重爾思。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
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余是海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類
例。思十一句。

東門之湯。此爲刺亞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犯之也。下章言其悔過無及。
微微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始。下重爾思。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
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余是海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類
例。思十一句。

東門之湯。此爲刺亞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犯之也。下章言其悔過無及。
微微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始。下重爾思。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
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余是海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類
例。思十一句。

東門之湯。此爲刺亞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犯之也。下章言其悔過無及。
微微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始。下重爾思。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
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余是海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類
例。思十一句。

東門之湯。此爲刺亞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犯之也。下章言其悔過無及。
微微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始。下重爾思。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
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余是海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類
例。思十一句。

東門之湯。此爲刺亞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犯之也。下章言其悔過無及。
微微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始。下重爾思。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
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余是海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類
例。思十一句。

東門之湯。此爲刺亞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犯之也。下章言其悔過無及。
微微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始。下重爾思。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
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余是海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類
例。思十一句。

東門之湯。此爲刺亞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犯之也。下章言其悔過無及。
微微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始。下重爾思。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
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余是海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類
例。思十一句。

東門之湯。此爲刺亞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犯之也。下章言其悔過無及。
微微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始。下重爾思。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
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余是海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類
例。思十一句。

東門之湯。此爲刺亞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犯之也。下章言其悔過無及。
微微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始。下重爾思。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
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余是海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類
例。思十一句。

東門之湯。此爲刺亞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犯之也。下章言其悔過無及。
微微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始。下重爾思。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
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余是海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類
例。思十一句。

東門之湯。此爲刺亞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犯之也。下章言其悔過無及。
微微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始。下重爾思。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
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余是海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類
例。思十一句。

東門之湯。此爲刺亞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犯之也。下章言其悔過無及。
微微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始。下重爾思。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
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余是海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類
例。思十一句。

東門之湯。此爲刺亞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犯之也。下章言其悔過無及。
微微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始。下重爾思。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
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余是海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類
例。思十一句。

東門之湯。此爲刺亞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犯之也。下章言其悔過無及。
微微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始。下重爾思。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
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余是海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類
例。思十一句。

與見放至于憂勞未句須根上句說來像美好之意則清亮之意煥光明之意
窈窕而遠而結也優受碩稔而苦思也大路對擊而為道也博功廣之為德
悲於也各章字義須分曉明白曰詩十曰此篇以第一句連第二句又二詩三
四句又自作兩轉蓋節短而情長也○朱熹或曰月出之詩其體之也至矣其
思之也切矣其憂之也深矣移是心以好賢亦將何求而不獲哉思于草木見
好德如好色者也○宋王仲女賦云其結事也相若若曰月初出照屋梁其少
進也較若明月舒其光又云步商而分昭夜堂又云勸善教以徐步皆形容舒
之意李太白詩云捲雲望月空長嘆夫人如孔雀雲端意相彷彿○當時陳大
夫孔寧儀行父逐為流亡其下化之序所指在魯其斯人與君子歌月出于宛
丘東門之後而知陳之風俗其始也以歌對為近來其終也以會然而相賞○
呂東萊曰此詩用字極其奇其方音賦

月出三章章四句

詩經集成 卷之十二 賦 十五
林林章全行○此詩本言從夏鄭也乃不明言所從之人而特言其子二章本言
從夏鄭之類也乃不明言其人而但指其地此詩之微處也須要會得此意
然詞若為尊者諱而其事則有不可掩者矣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微舒字也○宋公淫于夏微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
之邑故其民相與諷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
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鄭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申通賦株林者曰人之有所往也必有故也而况大君之舉動北燕之觀瞻係
焉今吾言也胡為乎而往于株林也哉蓋將謂株林而從于夏南也然則則雖株
林也特以從夏南而適之曰夫果何為而從夏南也耶
○我乘馬○說曰乘我乘駒切食于株
賦也說食馬六尺以下曰駒
○申講然人之有所往也亦貴乎以其時也今古皆然我乘馬而往于株野之
中馬又不特一時說之已也但見乘我乘駒方長而出以切食于株如此而夕

如此而朝何為乎若是之無節也誰大夏鄭不可言也而但指其子以爲乎手
刺之意從夏鄭之類不可道也而但指其地以爲乎惡惡之語斯固忠厚之道
而其質亦不容掩矣豈非立言之有法者歟

公廩首章一問一應又一解指定株林之往見爲夏南下遂言其往之類也無
隱諷意○胡爲株林怪問之詞也從夏南正對之也復反問其詞則適株林從
夏南微詞也○言馬又言駒非一往也亦見其後行思朝食非夜聚也詩者稱
亂之原也○難且發矣猶朝夕株林乎國人危之而不敢言也○孔說微舒祖字
子夏故爲夏氏微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本聖賦曰衛之亂至于靖
有笑而極于是有株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然
則秋非能入衛也宜姜實名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鄭實名之也此所謂女戎
也此非以觀可以爲淫亂者之戒矣

株林二章章四句

詩經集成 卷之十二 賦 十四
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商為治諫不恥而殺之得卒爲其子微舒所殺而
微舒復爲楚莊王所誅

彼澤之陂

澤陂章全行○通詩三章一意總言其相念之情首章及言其容貌之美二章在
其以上言其美三章在終羅上言其美此蓋女思男之詞觀碩大且卷頰大且
儼可見○詩氏曰日出男子思婦人也澤陂婦人思男子也恐未必然○宜活
自然玩澤澤沚沚沚伏枕宛是婦人光景也○典意亦至四句止以於與地
相物事與相連二有字但呼與下無字相反應爲典
○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
之何哉澤無爲澤沚沚而已矣
○申講澤陂者曰天下常相見之人不其相思之苦也惟相思而不相見乃有
不能爲情之具者如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物與地相連矣今有一人思
之而不得見傷事與願相違也則憂傷之心將如之何哉是以結章無爲而澤

詩經集卷之十三

拾一之十三○拾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孫在禹貢豫州外之北蒙波之南居涂沛之間其若妣妣祝融之後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蘇氏以為拾詩皆為鄭作知鄭那之下衛也未知是否

蓋柔章全有。通詩三章一意是屏言其君既好乎服飾而在已其愛也。以析中柔字作士人君屬精圖治則所志不在服飾謂之拾為國當當發有為而于衣服為急則于政事必疎于游燕日則于進芳日缺偷安歲月坐以待此此詩人既思之復悲之終又悼其不可脫朱氏所謂為君者非致飾于外愛君者常不忘于中也。要知拾君只是修飾儀容不見其違制然竟不能自強于政事則國勢日蹙詩人蘇在忠堂之慮已隱然在不言之中。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賦也。細不羔裘諸侯之朝服。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背說拾君好潔其衣服道遙游宴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詩人愛之。

詩經集

卷之十三

十一

自強也。試觀吾君何止知務于修飾之觀事彼羔裘者諸侯視朝之服。空君服之以視朝矣。修飾美觀而置政事于度外。固之不能自強有以也。其懷國家之憂豈能忽然不爾思哉。但見愛思之甚誠。廢政之不修。而固日以弱其勞心益切。切矣。爾何為而不思乎。

羔裘朔狐裘在堂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朔朔猶道也。堂亦堂也。

非謂羔裘而侯之朝服則服以朔朔矣。狐裘朝天子之服則服之于堂矣。玩一服之微意。一國之政我豈不爾思哉。思之深而我心且憂傷也。而如何而爾不思之手。

羔裘如雪白出有曜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雪如雪。白出有曜。曜。不爾思中心是悼。

爾思。爾。又。爾。蓋。表。如。雪。非。不。滿。然。而。謂。澤。矣。日。照。之。則。有。曜。非。不。滿。然。而。先。明。矣。玩。一。物。之。微。意。一。國。之。政。我。豈。不。爾。思。哉。思。之。深。而。中。心。為。之。痛。悼。也。爾。如。何。而。勿。之。思。耶。夫。以。拾。之。小。國。而。又。無。政。事。若。此。則。其。危。且。日。近。矣。詩。人。安。能。已。于。憂。哉。

總。說。羔。裘。二。句。但。是。何。好。潔。衣。服。而。道。遙。安。意。即。在。其。中。此。就。見。他。不。能。自。強。于。政。治。了。或。以。末。句。方。說。出。非。也。好。潔。衣。服。蓋。偷。君。以。為。私。服。不。足。以。道。遠。而。必。服。視。朝。之。服。視。朝。之。服。不。足。以。臨。朝。而。必。服。朝。天。子。之。服。非。好。潔。而。何。惟。其。致。飾。在。此。則。不。能。自。強。于。政。治。是。以。逆。知。其。前。因。而。思。之。切。也。初。切。思。也。憂。傷。危。之。也。悼。則。悼。其。不。可。復。救。也。如。有。曜。總。見。解。解。意。六。帖。曰。克。耳。秀。聲。會。弁。如。星。不。言。所。以。而。遂。曰。終。不。可。護。曰。羔。裘。知。君。日。出。有。曜。不。言。所。以。而。遂。曰。中。心。是。悼。服。飾。之。美。一。也。而。一。以。為。喜。一。以。為。憂。其。所。以。可。憂。處。到底。不。會。說。出。憂。思。傷。悼。皆。根。上。文。意。說。不。可。謂。開。補。履。源。曰。心。無。二。用。志。于。大。者。必。道。于。小。溺。于。小。者。則。亦。無。暇。于。大。矣。再。惡。衣。文。王。單。服。衛。文。公。大。布。之。衣。皆。憂。勞。恐。懼。而。不。暇。于。鮮。衣。也。況。人。主。以。德。容。為。華。乃。以。服。飾。乎。

詩經集

卷之十三

十二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章全有。此詩總是與見其喪之人而致其情如此。但首章極言憂勞下二章兼言憂慕。稍不同耳。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意須先提定。庶幸也。乃望幸之幸。非既見而喜幸之詞。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傳傳兮

賦也。庶幸也。猶冠素冠。既祥之冠也。黑經曰。編緣邊曰。純。棘也。喪事。其。總。總。爾。哀。遠。之。狀。也。樂。樂。庶。見。傳。傳。憂。勞。之。貌。也。祥。冠。祥。則。冠。之。禪。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于。憂。勞。也。中。說。賦。素。冠。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古。之。人。皆。用。之。胡。今。之。莫。能。行。耶。誠。以。父。母。之。喪。再。則。而。大。祥。則。有。素。冠。之。制。而。人。子。思。慕。意。氣。未。平。則。有。哀。遠。之。喪。當。此。之。時。庶。幾。得。見。此。飾。者。之。冠。服。于。既。祥。之。後。而。急。遠。之。人。其。狀。樂。樂。而。喪。者。乎。望。之。切。而。見。之。難。憂。思。念。篤。至。于。傳。傳。有。不。能。為。情。之。甚。者。矣。

冠經庶幾二字只到庶幾欲見此人而極愛勞愛慕之切也。緣人樂健是親人，雖既久思慕愈氣未平而情有哀毀骨立之狀，勞心博博亦承承見之心來，觀注至于二字可見切不可下，樂樂下人不可見，哉，斯口氣。輔，流日，言庶見者冠兮而繼之以轉人樂樂，蓋言情與服之相稱也。然樂于下而忘于內，則亦何以爲哉。夫博博口其冠用綉以素爲此故爲之素冠。韓八樂樂，是困服而思其人，則人而思其心也。即此是天理民彝良心發見處。李三山曰：詩人思見服既許之素冠，轉人形貌之象，象者今無此人，所以比心博博而憂也。劉安成曰：喪禮再明而大，平日夫至此不計，則凡二十五日人前之後，中月而中則也。禮祭名，源於然平安之意，至此不計，則凡二十七。

庶幾素冠我心傷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

詩經集傳

卷之十三

三

庶幾相求同歸于天，理民彝之中，以振一府之朔風可也。

庶幾素冠我心傷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緣庶幾也以草爲之，見服謂之錢，其餘曰。禪從裳也。素衣素裳則素禪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其下同歸矣。

庶幾天曰素衣明蔽于庶者必素禪。我安得見此素禪之人兮。羣之其切而心之博博者已蘊結而莫解矣。幸思如君子，修吾神交之想者，聊與子同歸。庶幾終喪乘禪之人，則天下之大，無可止而無則世道之趨實賴于其矣。此當將費者所願見之切也。吁，思哉，其有負古之心乎。

不解，同歸，如一，須得此酒，終喪之人，見行古禮者，同歸是發原氣求之意。是欲與之同歸于天，理民彝之中也。如是視彼華冠，亦不失其尺寸有心，學思之，意言彼此一也。此但存理上說，不必必亦服素衣素禪而行三年之喪也。既曰同歸，又曰如一，只是無間之，漢而言之，博博非見素衣明如彼見。

素禪則如此也。紀者云三年之喪，無如誰大洋湖，服禪衣乃有。我心傷悲，結與首章一意，俱常承庶幾見來，到同歸如一，亦蒙庶幾一願。下。此詩不言素服，而但言素冠，素衣素禪，極行真味，蓋齊衰之服，雖不終喪之人，亦有之。素衣素冠，素禪，乃既祥之後，則是能終三年之喪矣。故詩言之，詳祭名去內從吉之義也。汪高湖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制也。昔者聖人之以孝治天下也，立爲大中之制，使賢者制哀以從禮，不肖者能而致之，故宰子降期，孔子奠其不仁，晉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子陵忌戚，君子以爲樂，則言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哀樂之大節者，我觀于拾風，庶幾之詩，固已道勁于當，風存乎承。素矣。按檀弓，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內爾，爾者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夫子曰：又多千哉。踰月則其善也。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誦，屈組織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肯多必也。子路乃除之。孟獻子禪，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如于人一也。

詩經集傳

卷之十三

四

知三年之喪，古聖賢重如此。今孔門之訓，昭如也。盡子道者，分母，皆人之思于千載下云。輔慶源曰：素衣素冠，不祥之服，常情之所厭見也。怡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府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于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爲之愛益而欲與同歸如一焉，是又必有大像于其心也。此乘喪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矣。豈強民而爲之哉。韓士按：晉詩世學，前者大祥，喪二十四日，禪二十六日，以吉禮祭也。二十七日而除，然又必歷九月，始得衣錦食肉。燕樂，故復使仕于朝。此父母之喪，必滿三十六月，又按禮記大全云：從祥至吉，凡歷有六祥。祭朝服，禪冠一也。祥訖，素禪麻衣二也。禪祭，玄冠黃裳三也。禪訖，朝服禪冠四也。喻月吉祭，冠朝服五也。既祭，玄冠黃裳六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按喪禮，爲父爲君，斬衰三年，昔宰我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授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

王制禮不敢不效夫子曰君子也問子壽三年之喪非見于夫子授琴而致
切勿而莫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放問何謂也
夫子曰子夏京已盡能引而制之乎禮故曰君子也問子寒哀未盡能自割
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經不肖者之所勉

賦有楚章全旨。通詩一章。詩意是以道其憂苦之意也。首章。草木之
無知見已之有知則有憂下。章。草木之無知見已之有室有家則有
累此憂累二字總是一意而所以憂累者則以政賦重役也。然政賦重詩
人口中下空說出只從其楚之難反悟出已之苦視于荷儻沃沃便知搜括
所不及。制制所不加而胸中無暖酸楚不覺對其楚而增悲矣。此詩並不曾
說出自已苦來只是見無知之物如此榮茂而樂之其苦處自躍然言外不得
十分以已真楚楚較量者矣

賦有楚楚荷儻其枝天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賦也其楚楚也今字挑也子如小麥亦似桃荷儻禾順也天少好親沃沃光澤

詩經集成

卷之十三

五

魏子指其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請賦其楚者曰有生之樂則無之至遺亂之世皆物之不如者未免有
知亦復誰能堪此哉相彼長楚下國生焉其枝餘之和柔何若是其荷儻也但
見其少好之色沃沃然光澤自如而一無所知也。惟其無知則苛政之猛不為
之驚暴飲之虐不為之懼故得以發榮滋長如是也吾正樂子之無知而乃無
惟悴之者有如是也哉

賦有楚楚荷儻其枝天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賦也無家言無事也

事謙其楚之生于國也。而為中則荷儻其柔順焉。但見其天之沃沃。以適其
欣欣向榮之意。自生且進。無有家也。吾正樂子之無家。而乃無外主之界也哉
賦有楚楚荷儻其枝天利之沃沃樂子之無事
賦也無事言無家也
正請其楚之生于國也。而為中則荷儻其柔順焉。但見其天之沃沃。以適其

暢茂條達之勢。荷儻荷儻。亦無有家也。吾正樂子之無家。而乃無內顧之憂也哉
使吾而如子之無知。如子之無家。無室則亦不若是之困矣。吁。不樂有知而樂
無知。不樂有家而樂無家。室其家有荷儻而無以自鳴乎。其楚之詞。不果
矣。

楚人惟有知則有憂。自室室則有累。欲其無知而又無累。非草木然後可
故特借楚楚以形之。言我雖為人反不若子之天全而得且不以家之也
全從。個樂字。寫出苦來。政煩賦重。則樂字亦必受其累。及以家及室言之。無
家無室。亦只還他無累。便了。不得有相樂字。內安字。已不如長楚。楚楚。又須含
蓄。夫有知既不樂。而無知又不能如解。如解。如有是語。此言甚難。知我如此不
如無生。皆欲悲痛極之詞。為長上者。使民欲為盛。皆之草木。而不可得。亦可悲
矣。到上上。天沃沃。下無知。不連上荷儻。須認定。由句一連之。體。有生之
樂。人孰無之。而詩人乃反樂草木之無知。何哉。蓋當時王室不綱。大困。志極。故
小國困。而人不樂其生。如此。為。上者。室有所覺矣。漢文帝詔。云。方春和

賦有楚楚三章章四句

賦也其楚楚也今字挑也子如小麥亦似桃荷儻禾順也天少好親沃沃光澤

詩經集成

卷之十三

五

魏子指其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請賦其楚者曰有生之樂則無之至遺亂之世皆物之不如者未免有
知亦復誰能堪此哉相彼長楚下國生焉其枝餘之和柔何若是其荷儻也但
見其少好之色沃沃然光澤自如而一無所知也。惟其無知則苛政之猛不為
之驚暴飲之虐不為之懼故得以發榮滋長如是也吾正樂子之無知而乃無
惟悴之者有如是也哉

賦有楚楚三章章四句

賦也無家言無事也
事謙其楚之生于國也。而為中則荷儻其柔順焉。但見其天之沃沃。以適其
欣欣向榮之意。自生且進。無有家也。吾正樂子之無家。而乃無外主之界也哉
賦有楚楚荷儻其枝天利之沃沃樂子之無事
賦也無事言無家也
正請其楚之生于國也。而為中則荷儻其柔順焉。但見其天之沃沃。以適其

詩經卷之十三

風賦 夫風者天之靈也... 夫風者天之靈也，其德也。...

夫風者天之靈也... 夫風者天之靈也，其德也。...

夫風者天之靈也... 夫風者天之靈也，其德也。...

夫風者天之靈也... 夫風者天之靈也，其德也。...

夫風者天之靈也... 夫風者天之靈也，其德也。...

夫風者天之靈也... 夫風者天之靈也，其德也。...

夫風者天之靈也... 夫風者天之靈也，其德也。...

夫風者天之靈也... 夫風者天之靈也，其德也。...

夫風者天之靈也... 夫風者天之靈也，其德也。...

詩經卷之十三

夫武之遺德... 夫武之遺德，念豐鎬之故都。...

夫武之遺德... 夫武之遺德，念豐鎬之故都。...

夫武之遺德... 夫武之遺德，念豐鎬之故都。...

夫武之遺德... 夫武之遺德，念豐鎬之故都。...

夫武之遺德... 夫武之遺德，念豐鎬之故都。...

夫武之遺德... 夫武之遺德，念豐鎬之故都。...

夫武之遺德... 夫武之遺德，念豐鎬之故都。...

夫武之遺德... 夫武之遺德，念豐鎬之故都。...

夫武之遺德... 夫武之遺德，念豐鎬之故都。...

詩經集傳卷之十四 風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 曹夏荷澤之野 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錄今之曹州 卽其地也

好蝶章全旨 通詩三章 意各上二句 喻人無遠慮之患 下是致憂悔之意也 柳中玩字是病根 實字正喻玩字 玩細嫩必尋遠慮 只是一意 而通章有來念 實心之憂矣 一句 天下事往往以無憂而演成可憂 彼玩細嫩而遠慮者 勝 生豈死爲歡 幾何 莫所謂好蝶于天地者也 好蝶似生 存死而不自知 則彼人 之心 玩細嫩而遠慮 其不亦甚矣 此詩刺意 未知何指 疑是刺當時之 君相者

好蝶之初 哀楚楚 羽之憂矣 於我歸處

此也 好蝶梁翠也 似蝴蝶 身狹而長 其羽黑色 朝生暮死 楚楚鮮明貌 此蝶 蓋以時人有玩細嫩而遠慮者 故以好蝶爲比 而刺之言 好蝶之羽 翼猶示 榮之楚楚可愛也 然其朝生暮死 不能久存 故我心憂之 而欲其於我歸處 亦 以爲利其君 或然而未有考也

卷之十四 風

好蝶章 好蝶者 曰 人無貴乎目前之安 而貴乎遠久之慮 不觀之好蝶 復好蝶羽翼鮮明 天實誠楚楚而可愛也 然朝生暮死 不能久存 則可愛者 豈 實而可愛者 隨之矣 所謂楚楚者 安在哉 然則人之玩細嫩而遠慮 猶必生 于旦夕者 吾以爲守中一好蝶已耳 故我心憂以爲憂 而欲其于我歸處 亦 以細嫩之不可玩 遠慮之不可忘 庶幾可以自備 而無患焉 不然 亦論者以爲 而已 好蝶 誠哉

好蝶之翼 采采 服也 息止也

此也 采采華飾也 息止也 中 誠哉 好蝶之翼 其采采服也 然朝生暮死 不能久存 實可悲也 然則 人之玩細嫩而遠慮者 其所以爲之 固無以異此也 是以心之憂矣 欲其于我 歸處 亦 以細嫩之不可玩 遠慮之不可忘 庶幾可以自備 而無患焉 不然 亦論者以爲 而已 好蝶 誠哉

好蝶 猶如 閱麻衣如雪 心之憂矣 於我歸處 猶如 此也 猶如 未詳 說念息也

好蝶章 好蝶者 猶如 閱麻衣如雪 心之憂矣 於我歸處 猶如 此也 猶如 未詳 說念息也 實可也 然則人之玩細嫩而遠慮者 亦卽及之 亦無以異此也 是以心之 憂矣 欲其于我歸處 庶乎出入夷然 得盡乎微致之道 而不至自貽其殃也 否 則其能免于禍患乎 夫既借物以顯其德 而又欲其謀以善其後 詩人之望斯 人 蓋淺且切也 使無莫聞知焉 是徒爲好蝶于天地間矣 其所以自立矣

總解以好蝶之羽 其鮮明 此人之玩在細嫩 二句 下要補出朝生暮死 不能久 存 比人之患遠慮也 此下又要補出有謂患遠慮者 其所以反其生也 此意妙處 說詩空會此意 安樂楚楚 只在好蝶上借言 猶如 如車輪 元 衆結采之衣裳 補氏謂衣裳楚楚 乃是言好蝶之羽 耳 故以爲此 若以好蝶之 羽 與衣裳之楚楚 則其體也 歸處勿大言 只是欲其自巳 日相親 從容寄 適之下 得以盡調諒之力 使之各近 歸處 不至有禍患也 歸處者 猶言遠里 歸 亦得到家裏 與你歸處 息歸處者 猶言急也 說不得 欲一會與你歸處 安心歸處 從心之憂矣 一句 說來 詩人本欲爲之 告戒也 不日 好蝶 告戒 而日 歸處 歸處 歸處 欲朝夕相與 從容 歸處 然從朝與夕化 令舍其舊而新是歸也 卽 所謂習與正人 居之意 歸處 解冬不同 蘇傳 歸地 解開也 孔氏曰 此五土 裏化 不言其地 而形 容 解開也 則者 悅 悅之意 嚴選 今日更問 謂 歸 歸化也 陸氏曰 甲下有翅 能飛 夏日 陰雨 時 地 中 出 曰 說文云 播突也 突出 之 義 卽 所云 播起是也 閱 猶 閱 人 閱 世 之 閱 言 其 上 中 突 出 而 爲 人 所 見 也 或云 閱 穴 通 管 子 稱 閱 得 玉 是 也 好蝶 甲 下 有 小 羽 如 雪 之 潔 白 是 爲 麻 衣 〇 劉 上 玉 云 衣 服 采 采 麻 衣 皆 卽 人 服 色 之 名 如 好蝶 也 〇 顧 士 按 集 傳 然 其 欲 其 兩 其 字 俱 是 指 好蝶 而 言 以 爲 麻 衣 卽 字 一 例

卷之十四 風

好蝶三章 章四句

人章全旨 通詩四章 總是人君用舍之不當也 上三章言小人在位 以見 所用之非 未章言小人得志 而君子失位 以見取舍之乖 然上三章 雖單言小

人不稱其職便合有違君子意了故未章承言小人得而君子失位也

彼侯人兮何壯

彼侯人兮何壯也彼其之子三百赤帶

其也侯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振也也之子指小大夫而見服之細也一命

三百其人焉謂之何哉

維鵜在梁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則金紫雖盛非其質矣君何為而服之一至此哉

維鵜在梁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遂其驕

其也味味遂得驕寵也遂之為驕猶今人謂遠意為稱意

三百其人焉謂之何哉

維鵜在梁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遂其驕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遂其驕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遂其驕

小人處而得君則見其限可畏。○按聖賢美季女象。斯象果不故為相。即此見其限。于妖氣布。何異于南山之青。則也。官人猶若。木。明主善下。物人。故櫻。松。栢。正。直。不。阿。南。山。以。之。生。色。草。草。靡。靡。根。支。交。附。蓬。氣。因。而。入。小。人。得。志。則。君。子。何。由。而。見。用。○昔。詩。朝。所。要。者。得。相。實。今。觀。木。根。之。成。至。早。間。自。有。雲。氣。浮。動。之。狀。若。平。地。光。落。之。處。則。無。雲。氣。○南。山。毛。云。曹。南。山。也。鄭。志。云。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按。春。秋。盟。于。曹。南。即。此。山。也。○季。女。斯。象。味。一。斯。字。則。似。正。在。季。女。二。字。世。皆。以。季。女。而。謂。之。季。女。即。似。而。不。實。宋。施。不。遇。願。矣。終。以。浣。沙。老。耳。上。文。不。稱。不。遂。正。在。此。處。生。情。○詩。士。按。此。本。以。寄。托。作。精。諱。亦。不。必。補。出。正。意。為。益。備。○無。則。如。日。官。下。及。私。視。而。不。及。也。總。若。見。而。不。則。安。矣。蓋。美。而。委。蛇。矣。且。文。止。四。友。矣。武。止。十。亂。矣。輪。才。而。一。可。當。百。美。可。知。也。何。至。我。曹。而。有。此。三。百。亦。亦。亦。○人。主。進。一。小。人。則。索。君。子。過。矣。而。况。三。百。亦。亦。也。舉。朝。盡。魁。魁。之。徒。蓋。延。皆。為。鳥。之。輩。枝。連。根。附。勢。始。難。約。彼。若。子。者。惟。甘。心。窮。于。新。門。水。之。間。而。已。何。也。勢。不。兩。立。也。蓋。君。子。難。進。

○東。漢。書。曰。三。百。亦。亦。之。語。可。以。想。見。其。厚。實。之。盛。而。昔。朝。所。之。也。以。見。其。氣。之。盛。自。古。及。今。小。人。用。事。未。有。不。然。獨。賣。小。國。九。所。不。立。

倅人四章章四句

○東。漢。書。曰。三。百。亦。亦。之。語。可。以。想。見。其。厚。實。之。盛。而。昔。朝。所。之。也。以。見。其。氣。之。盛。自。古。及。今。小。人。用。事。未。有。不。然。獨。賣。小。國。九。所。不。立。

○東。漢。書。曰。三。百。亦。亦。之。語。可。以。想。見。其。厚。實。之。盛。而。昔。朝。所。之。也。以。見。其。氣。之。盛。自。古。及。今。小。人。用。事。未。有。不。然。獨。賣。小。國。九。所。不。立。

○東。漢。書。曰。三。百。亦。亦。之。語。可。以。想。見。其。厚。實。之。盛。而。昔。朝。所。之。也。以。見。其。氣。之。盛。自。古。及。今。小。人。用。事。未。有。不。然。獨。賣。小。國。九。所。不。立。

○東。漢。書。曰。三。百。亦。亦。之。語。可。以。想。見。其。厚。實。之。盛。而。昔。朝。所。之。也。以。見。其。氣。之。盛。自。古。及。今。小。人。用。事。未。有。不。然。獨。賣。小。國。九。所。不。立。

常度不涉或者專指帶弁言而此章僅守則則言章儀一之儀不可混泥也。正四國者已之儀足以正人非人亦取正也。儀惟有差忒故不正如何正則四國若不忒則先自正了豈不能正人只據理言其足以如此非此感感應之謂亦不必泥未然已然意四國只指曹州曹州四國或作四方之國則于四國不相策了諸說多然然則四國謂四國其說牽強以此只以感化之理遠鄭儀一之君子豈不足以正四國而謂與國人句不似策子且詩各章各有其義何必定取相家也詩家往往以句泥之見故為強解使字義通不土四國作四境之類是也。

鳩鳩在桑其子在椽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叶反與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頌其考考之辭也

申講夫君子儀一而正四國又豈但及于一時已哉彼鳩鳩在桑其子在椽子固歸定而母則有定矣况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而恒遠于上化被于野有如是國人矣正是國人則君子之身實國人之所承賴者也吾知專靜可以取

樂感儀足以定令初不享萬年之壽使吾人有所賴而後久道之化乎美君子之心殆不惟下足化人而且上通于天矣曹有若人而不能用此詩人願願承其美而懷惜之也

疏解此章承上正四國而言其禮詩之入亦以禮清為儀一之驗也亦本心結來乎復在椽以終在桑與意只如此但恐與在梅在椽無甚別白耳亦與自四則正前以子與儀儀飾此以子與國人則在桑而鳩能居于在椽方與正是國人切合均平之義亦如此也正是句承儀不忒米國人只誦說制國人樂儀不必指曹亦不必對四國分遠近也正是句國人因未註着一能字人多作已索者恐詩人只想慕君子原非實事萬年以理言感儀足以定命是久道之化于無窮也要曉得萬年非視古義正人得以得天政如結之精神所成言或此心有盡而自足萬年不須須說句不二字言以其儀一之心上通于天而為胡不萬年也子○虛文子曰曹因此此鳩鳩和梁陸陸已極國運將隨之則人思得鳩鳩君子長存永遠永正庶足維持而詩人之意益如此○未盡

卷之十四

九

鳩鳩四章章六句

白首章即其儀之一而知其心之誠二章即其儀之盛而知其德之厚三章即其身之修故化者以行于四國言由其國之治後福有以移其身而四國者頌美之詞未其胡不萬年則祝願之詞也○未收照曰曹之俗蟬蛻有絲衣之制使人有赤帶之儀而乃有若鳩鳩君子出焉可謂不為習俗所移者矣

下泉章全旨○通詩前三章是傷今末章是思古然非截然兩平蓋因傷今而思古而思古者所以傷今之不然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蘘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反此而與也刺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蘘蘘生也根莖葉莖也慎嘆息之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蘘見傷為比遂與其儀然以念周京也

申講下泉者曰王室者小國之所賴以為庇者也自王室衰微而小國之兵其重則矣若千有能焉彼泉水以澤物也若彼冽然而寒之下泉則遊履危難乎夫則彼下泉則浸彼苞蘘矣當此困弊之昏而懷憂嗟嘆也則念彼周京矣取周京為比其之根水而蒙微若此何特復見周京之盛而使小國有所賴賴耶

卷之十四

十

列彼下泉浸彼苞蘘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反此而與也刺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蘘蘘生也根莖葉莖也慎嘆息之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蘘見傷為比遂與其儀然以念周京也

申講下泉者曰王室者小國之所賴以為庇者也自王室衰微而小國之兵其重則矣若千有能焉彼泉水以澤物也若彼冽然而寒之下泉則遊履危難乎夫則彼下泉則浸彼苞蘘矣當此困弊之昏而懷憂嗟嘆也則念彼周京矣取周京為比其之根水而蒙微若此何特復見周京之盛而使小國有所賴賴耶

列彼下泉浸彼苞蘘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反此而與也刺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蘘蘘生也根莖葉莖也慎嘆息之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蘘見傷為比遂與其儀然以念周京也

師之華子

合能以上二章。比興之義要明白。北意。取寒水下流。而苞根見也。此王室復來。而小國困弊。言泉在春夏。則生發而潤物。至于寒則下流。而苞根見也。王室惟與隆。則政出于上。而澤下流。至于隆。則澤不下流。而小國困弊矣。與意取寒泉之十苞。根有相傷之意。應作或之于周京。有相悲之意。當云列然之下。則於彼苞根矣。况其極然而猶嘆。寧不念彼周京乎。○徐傑云。此詩托興而因以為比。與他詩不同。說者多。首二句。講未獲入正意。又作興語。以起下文。是一語而重出之矣。不知首二句中。理其比興之意。今將正意先點在前。便謂列彼下泉。浸彼苞根。正意豈得分明。而因呼嘆其詞。以與傷周之意。是為列之。○黃維章曰。王室盛。則大國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小國倍安。王室衰。則大國肆凌弱。舉寡之謀。而小國倍困。下泉所以病嘆于周京也。○重啟念字。俱虛合不露。即末章亦從有王處說。便感嘆有餘情。說破則索然矣。○黃東原曰。陵表困窮君子何日得置于懷。惟麻則稍忘耳。一寤而慨然發嘆矣。蓋漢望西京之

詩經

卷之十四

廿

龍虎。黍苗。陰雨。皆之。四國。有王。師。伯。勞。之。

此而興也。龍其美貌。師伯侯文王之後。常為州伯。治諸侯有功。○言黍苗既茂。龍其美矣。又有陰雨以育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師伯以勞之。傷今之不

事。夫今日之困。固如此矣。追思古昔盛時。豈如今也。耶。彼其花者。前非無自而興也。由有陰雨之澤以育之也。亦猶小國之得所者。山有王室之隆。以庇之也。然黍苗既茂。而盛矣。乃又有陰雨以育之。則益者其益盛矣。向也。四國之王民已沐其庇矣。乃又有師伯而德以慰勞之。則其得所尤當何如耶。今也不惟無師伯之勞。而王室已非昔日之王室。古之民何其幸。今之民何其不幸也。

龍虎。黍苗。陰雨。皆之。四國。有王。師。伯。勞。之。此章只是顯比。而兼有興意。讀者不知。拘于上三章之詞。于龍虎二句下作此

龍虎。黍苗。二句作興。語。其甚亦深。但未解此之體。乃見方山之義。更難

如此。百黍苗之生于地者。既極見其之消矣。而陰雨之降于天者。又有膏澤之潤。此黍苗之所以盛也。以此四國之民。仰王室之與隆。既已且得所矣。而大臣之旬宣者。又有以盡其慰勞之功。此小國之所以幸也。此本此章。就其語而和呼。故為此。而與讀者會之。此其有理。然亦從此說。但時說。治胃。多不依之。故且主聚。同云。○四國有王。則乾綱振。振大者。道天子之命。而弱小者。遂得相安。無事。大國展威。小國懷德。民被其休矣。又有師伯布德以勞之。則其得所當何如耶。末要補出今日。既無天子之威。而大國遂相凌逼。而有王。作當字。看非虛空百而已。有王。而又有入勞之。盛世之景。與如此。樂邪。伯以實其人。不可美。亦伯。○陳爾期曰。王制。制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左傳。季武子如晉。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也。若膏雨之。其天下無不登。豈惟穀已。○陳氏曰。徐氏。東周之始也。曹氏。春秋之終也。夫子申前。謂天下之無伯也。○此詩分明謂周京無王。而當時大國有愧于師伯。與黍苗同一悲也。

詩經

卷之十四

十二

龍虎。黍苗。陰雨。皆之。四國。有王。師。伯。勞。之。

下泉四章章四句。○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陽陰矣。然陽無可變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有清思。治故家。心願。于君子。君子得與也。詩曰。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也。終也。

○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于變風之際。刺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折衷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龍虎。黍苗。二句作興。語。其甚亦深。但未解此之體。乃見方山之義。更難如此。百黍苗之生于地者。既極見其之消矣。而陰雨之降于天者。又有膏澤之潤。此黍苗之所以盛也。以此四國之民。仰王室之與隆。既已且得所矣。而大臣之旬宣者。又有以盡其慰勞之功。此小國之所以幸也。此本此章。就其語而和呼。故為此。而與讀者會之。此其有理。然亦從此說。但時說。治胃。多不依之。故且主聚。同云。○四國有王。則乾綱振。振大者。道天子之命。而弱小者。遂得相安。無事。大國展威。小國懷德。民被其休矣。又有師伯布德以勞之。則其得所當何如耶。末要補出今日。既無天子之威。而大國遂相凌逼。而有王。作當字。看非虛空百而已。有王。而又有入勞之。盛世之景。與如此。樂邪。伯以實其人。不可美。亦伯。○陳爾期曰。王制。制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左傳。季武子如晉。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也。若膏雨之。其天下無不登。豈惟穀已。○陳氏曰。徐氏。東周之始也。曹氏。春秋之終也。夫子申前。謂天下之無伯也。○此詩分明謂周京無王。而當時大國有愧于師伯。與黍苗同一悲也。

詩經卷之十五

幽一之十五 ○幽國名在馮賁雍州岐山之北

不宿生鞠陶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

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五年幼不能蒞祚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

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成王謂之而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

七月全書 ○通詩八章總以陳節俗之原為王衣食諸字一篇皆于所以勸

勤于衣食者一言以蔽之曰而而已首章言其大畧下七章乃詳述之也細分

之商章前段言衣後段言食是說言衣食之預二章本其女工之始三章言其

蠶績之預而忠于奉上四章言其特佩之預而忠于奉上五章言其治室之預

以見其周于禦寒自二章至此但足終前章而後段為衣之預也六章言其飲食

之預也七章言其農圃之憂勤末章言其祭祀燕享之忠愛自六章至此俱是

終肯章後段為食之預也節節要見先公風化意夫春而蠶秋而績冬而特亦

為衣之恒也春而耕秋而獲亦為食之恒也乃其事未起而先謀時未至而先

備日星霜露之歷其表草木昆蟲之變其變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中其事無

不備如此此風之厚而後聖公劉風化所感也周公陳此欲王御解綺而思

女紅之艱享玉食而念農民之苦使無一息敢自暇逸耳 ○註中始字乃發端

意終字乃蓋首意非以首章為始事下數章為終事 ○章內凡時之屬陰者則



夏之際燕窩窟

以于成秋之開

上地之安而立

以冢宰攝政乃

取周公所作及

而後人又取公

而後人又取公

而後人又取公

而後人又取公

而後人又取公

而後人又取公

而後人又取公

而後人又取公

而後人又取公

而後人又取公

而後人又取公

人故傳故男子欲婦子德女子承稟請老老授天治室重官功之執其具

事作一本于豫故自日月推遷以至風霜霜鳥鳴重露榮木落悲樂之

以節而後之以紀其事上也猶家人之有父母也必公先而私後也 為家曰

公子一為末口公子祿米米公是謂之末公是謂之末公是謂之末公是謂之末公

意以此思其一歲之開何衣食室廬根木之計誠誠知也一國之中何慈愛忠

孝太和之象熙熙如也流瀉之氣就蒸之原王尚念哉是則上下之化與 ○筆

聖尊何會不足以因其神明其手無法也無非法者此制軍中司馬也 ○筆

既詩不得字章義句法則須得語義然使依類歸類而下而為左顧右盼

不得展舒何以謂之以表取也則身即月背即相如先先生力獨破矣 ○將承

食居處月令物候一齊既天過單漏出忠愛其上也一氣捲收文勢如雲盡

掃孤月獨明作余章題不可不知此凌駕裁勇之法

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 上之日威發 二之日栗烈 無衣無褐

何以卒歲 三之日于相 四之日舉趾 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

田疇 三之日 五旬 壬戌會試

風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此流下也大火心星也

以六月之昏加于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降始寒而

積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日之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

申讀賦七月者曰衣食者民生之原也所以使之足其衣食而與其忠愛者君上之化也王微知先公之風化蓋觀之郊俗乎蓋郊人之計衣食也為甚也而其備衣食也為甚預以為衣之預言之時維七月斗柄建申火星下而西流則斗運而業將至矣至于九月霜降始寒故長者授衣於家以爲禦寒之圖焉天霜始肅而給給即更爲絲桑重裘未厭而衣被已備于閭閻所以然者豈亦民之通計哉蓋九月雖非一之日也而未幾則一之日矣是日也天驕所動使人觸之而肌膚爲憚者斯何風也感發之風也則一之日之節候然也九月雖非二之日也而未幾則二之日矣是日也盛凝所布使人中之而肌膚爲燥者斯何氣也栗烈之氣也則二之日之節候然也向使忽而不圖無可授之衣可授之備何以禦此風氣之寒而聊以卒歲哉是用衣雖在乎冬而授衣則在乎秋此其爲衣之預也何如以為食之預言之蓋小民授衣之後即思粒食之原而田家卒歲之終運乃力穡之始當夫斗柄建寅東風解凍則爲三之日郊民於是恣然憂之以爲耕必以器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具十畝而無一畝之

卷之十五 國風

三

農事是往後田廬以修田器者今之兩鏡首今之神而庇飭之不違焉當大陽氣蒸動土膏發則爲四之日郊民于是惕然念之以爲耕必以時有可耕之田而失可耕之節有田與無田同其困矣于是即彼南畝以東趾而耕聚芻則雖以任其役比耦則亞旅率其能而疾趨以乘時焉斯時也播種之役壯者任其事而老者亦不敢即于安耕夫職其勤而婦子亦不敢享其逸于是同去婦子職其官以恤彼南畝之耕焉彼田畯者以農事爲事者也農人之勤惰亦田畯所以欣戚其情者也今也治田廬而用力齊則彼田畯之至見其無事者無煩置或雖欲不喜焉可得乎是故成雖在乎秋而務農則在乎春此其爲食之預也何如

疏解此章備一篇之義上六句言圖衣之預下言圖食之預大寒在冬而禦寒之備始於秋收成在秋而務農之事首于春所謂預也兩段重授衣後段重于相康和首二句知人時而長人事也一之四句言所以授衣之故也七月夏之七月凡詩中月數皆以寅月起數不特此詩爲然也註中斗建申連子之類

俱指斗柄而言斗柄十二月建十二方皆于初昏驗之凡觀星之次舍者必于初昏也火爲心星屬陽六月炎暑此星在南方至七月炎退此星西流于斗之未位則陽消陰長之驗暑退之兆也○劉安成曰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特而大火中及周公時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謂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此時上遊郊俗而七月流火蓋據周時所見而言授衣非郊公授于郊民乃家長授于家衆使老有帛而幼有衣也全下據讀意此言衣至一之日二之日便兼言湯合下句與魯九月只可衣下文通十一月以後而言故兼言湯也或云事也早也長故以日月陰而日說亦可七月以從陰漸長故以月言十一月以從陽漸長故以日月陰而日陽想見扶陽抑陰之意○說文疏庵人吹角也其聲與樂鼓名或謂寒風驟發其聲似之果謂寒氣凜烈使人戰栗也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冬之月則無風而氣亦寒矣風而寒高其其至也無風而寒于是爲至何以卒歲爲民言而帶君說又見二之日爲歲之終也于起二句見趨事之速同或二句見家人之心一未句見上下之志通于指未事而修其備也田家原無不備之條器特自鉅艾之從歲之久而得無不利于用乎于起焉而器無不修矣何以起焉言者將以起土而耕必資于起也舉趾及時而盡力也此單指少壯之人說實月未便服耕而先爲之備卯月耕猶可緩而已趨田功故爲治田早同我婦子家長同之也此見一家之中長幼老少夫婦之民皆皇皇服事不敢少安故爲用力亦田畯句總承勸農之迫無非欲其不後于時不懈于力今不待勸而然田畯所以喜也○楊伯祥曰卒歲中非特念小民之衣褐亦念及公上之寒家下喜中非但爲婦人之有供亦羨喜士女之有裝故曰百章備一篇之義○一之日二之日詩上咏歌故變換成文若直言十一月十二月則不成文理矣○陳臥子云凡民治田所以者天時所使也利溥者古物曲所及者人官此其功今在先公職掌在田畯而卒自自農人也○劉安成曰人情之常冬寒而始索衣然所以成衣者則不始於冬而始於七月之所始言衣而始得食然所以足食者則不始於秋而始於七月之樂謂及此章前段以七月言衣得之地始二章

卷之十五 國風

四

俱指斗柄而言斗柄十二月建十二方皆于初昏驗之凡觀星之次舍者必于初昏也火爲心星屬陽六月炎暑此星在南方至七月炎退此星西流于斗之未位則陽消陰長之驗暑退之兆也○劉安成曰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特而大火中及周公時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謂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此時上遊郊俗而七月流火蓋據周時所見而言授衣非郊公授于郊民乃家長授于家衆使老有帛而幼有衣也全下據讀意此言衣至一之日二之日便兼言湯合下句與魯九月只可衣下文通十一月以後而言故兼言湯也或云事也早也長故以日月陰而日說亦可七月以從陰漸長故以月言十一月以從陽漸長故以日月陰而日陽想見扶陽抑陰之意○說文疏庵人吹角也其聲與樂鼓名或謂寒風驟發其聲似之果謂寒氣凜烈使人戰栗也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冬之月則無風而氣亦寒矣風而寒高其其至也無風而寒于是爲至何以卒歲爲民言而帶君說又見二之日爲歲之終也于起二句見趨事之速同或二句見家人之心一未句見上下之志通于指未事而修其備也田家原無不備之條器特自鉅艾之從歲之久而得無不利于用乎于起焉而器無不修矣何以起焉言者將以起土而耕必資于起也舉趾及時而盡力也此單指少壯之人說實月未便服耕而先爲之備卯月耕猶可緩而已趨田功故爲治田早同我婦子家長同之也此見一家之中長幼老少夫婦之民皆皇皇服事不敢少安故爲用力亦田畯句總承勸農之迫無非欲其不後于時不懈于力今不待勸而然田畯所以喜也○楊伯祥曰卒歲中非特念小民之衣褐亦念及公上之寒家下喜中非但爲婦人之有供亦羨喜士女之有裝故曰百章備一篇之義○一之日二之日詩上咏歌故變換成文若直言十一月十二月則不成文理矣○陳臥子云凡民治田所以者天時所使也利溥者古物曲所及者人官此其功今在先公職掌在田畯而卒自自農人也○劉安成曰人情之常冬寒而始索衣然所以成衣者則不始於冬而始於七月之所始言衣而始得食然所以足食者則不始於秋而始於七月之樂謂及此章前段以七月言衣得之地始二章

至五章既終其意而後言穹空墮戶之事後除以三之日官耕食之始六章至入章既終其意而後言棄祭享之事又皆所以廣此章衣食之意也○朱夢誠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為急而衣食所資以預備為貴必以七月為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于是而預為備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于是而預為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首也大寒之候在于十月而圓之于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于十月而窮之于建寅之日其為預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澆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暘陽有暘倉庚叶古女執懿彼微行叶戶采芣采芣春日暘陽有暘倉庚及公子同歸春日暘陽七句與庚會說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暘暘美也道循也微行小徑也采芣芣桑也暘暘日長而暘也紫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蠶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暘之也祁祁眾多也或曰徐也公子幽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連言春日始和有暘倉庚之時而微始生則執懿

卷之十五

以承其意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芣者衆而此拾蠶之女感時而傷悲是時公子猶娶于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遺其父母為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

重溥大邪民既預為衣食之圖天然果何以見之哉自其預衣之事而詳言之七月流火寒之漸也九月授衣所以禦寒也蓋邠人之衣于秋授之豈即于秋治之哉蓋衣山于蠶使不先時而力蠶雖欲授衣不可得也是故節律在望佳氣漸融始春日也而春日因秋陽矣觀曉林間歌聲嗚嗚始有鳴也而有鳴則倉庚矣夫鳴鳩拂羽之辰正值我蠶始生之日欲使蠶之於我無或授之寒其可使我之千蠶忍或授之饑乎是故謀蠶者必謀大桑而謀桑者先謀大器邠女始有所執矣杖上之英子樹則蠶無取焉昔者慈故所執者蠶也又有所遺矣九連之雨冠蓋相望得無傳于報運故所遺者蠶行也于是求被始生方也夫而身入之桑桑以何夫蠶之始生者焉夫亦謂桑之方新與蠶之尚其

桑正相宜爾然蠶之生不一而制之用亦不同但覺猶是春日也而那女視之則見其遲遲矣因念蠶有宜于桑者則專之以桑有未宜于桑者則佐之以葉于是那那然結伴而來予以采桑以暘夫蠶之未齊者焉蠶功有賴斯授衣有資尚何禦寒之足慮哉而因此女也思之彼其中有連姻公室者或與作之候物傷悲之心以焉奈何春而不求祭何春而不求而今則不得承與之聚游于斯也皆幾何時而桃花大花發蠶期屆期殆將及公子以同歸而與我之父母遠矣我其何以為情也耶夫以公子同歸之女而治蠶可以觀勸矣以遠其父母之故而悲傷可以觀孝矣又况當春切時寒之慮者豈獨一貴家大族之女乎哉

疏解此章本治蠶之始事言之上九句是先時而預其事下是感時而動其思也七月二句與首章實敘者不同蓋衣雖授于九月而非成于九月故復從七月流火二句賦起隨引入春日暘陽一句曰暘陽則去歲之感發果烈雖去冬之賦終未遑還來矣若不信于春日何以處一之日二之日此詩人之遠情也春日二字正對九月看預別之意亦全在春日二字上見得故章內兩制春日不可放過春日暘陽與春日暘暘對女執三句與采芣對是采桑以供始生之資一是采桑以備未齊之蠶一時事却作兩番寫總見那女勤于蠶事處執懿微行想見其勞求博採之勤無費無費者夫采桑故曰祁祁未二句感時而悲因悲時為桃花將發之時故及之須臾他心字不安似情傷悲在心要知是說不出之苦同歸者同親迎之公子而歸也此時公子息其尊而與國人為婚貴家忘其勢而以采桑為事皆風俗之厚處註推其遠父母而悲亦見其孝思之所在也然此不過因治蠶而舉一特情事如此耳且須帶說歸重治蠶上○劉安成曰後章言為公子室乃公子妻者因皆可見其俗之厚而有忠愛公子之情但此章因念及公子同歸而為親親之悲亦無非忠愛其上之心也○一說女心傷悲言日下又適有此事見益不可不說于蠶事耳無感時意貴家大族無不習桑亦說高補意詩語中俱無之○程道習曰女執懿彼此女執亦之女也言女心傷悲此女乃許嫁公子者亦宜看得分曉

卷之十五

此章以承其意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芣者衆而此拾蠶之女感時而傷悲是時公子猶娶于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遺其父母為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

正色務為公子之黨不是凡蠶精之所成者皆蠶之也此處補出蠶寒疾註以
終首章之意○鹿野云奉上不專泥樂樂將為視朝視明燕服蜡服之川
也此是鄉民愛上之誠不必說布後之征亦不必云其之蠶須皆公之桑麻故
蠶報之等語如此說則不見得蠶意而愛亦安矣○莊莊新與本年當境
事○中四語則今年已往來年將至之事正解所以甚詳之故○章內六言八月
惟歲續句乃就事論事耳莊莊句為下春蠶後其後句為下冬蠶在字句為下
室處劉東斷章句為善老食食俱于此事而後事也○合看則此處上節總是
為天之事大概見乘而卑而耶又與今歲未盡而來公已謂下如此小民寒凍
即足恤而公子無業尤其可慮也○劉安成曰二章三章皆以終首章無云
之意而其意則蓋遠益章之終其意者推言其意而後其意之成
實始於春月之蠶也此章又推言其意之後是故蠶之功效成而來歲蠶樂
之備方始以至前八月其積又皆指恐來歲之蠶云焉其意之遠而備之悉
者如此

特選集

卷之十五

九

四月秀麥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墮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
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獻新于公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麥草名蜩也獲禾之早者可獲也墮穽擇落也謂草木
墮落也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貉謂往取狐狸也同鳩作以狩也墮穽而獲之
也獲一歲禾稱三歲禾○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
寒之候將至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狸之
皮以為公子之裘也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己有而大者則獻之于上亦愛其上
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窮之意
事也○莊莊人之體樂也特備衣而已哉自其相得之事可言之蓋天下之陰不
生于陰而生于陽天下之寒不生于寒而生于暑我人固未嘗一日忘情于
寒也○莊莊四月微陰胎矣黃感之而始秀焉蓋時之至在物不能却其來而莫
之秀在人亦不能保其故矣然陰猶未生也○莊莊之威猶未遠也進而五月一陰

生矣蠶成之而始鳴焉蓋律應行則陽消而陰長而鳴為始亦候氣而先
知矣然陰猶未壯也吾之感猶未甚也若乃自五月以至八月則陰盛而上極
于四也陽微而僅存其二也斯時萬寶告成之至者十是乎可獲矣獲木之
時豈復鳴蜩之鳴乎乃又由八月以至十月則陽剝而天地潤澤之氣于此乎
盡也陰純而天地凝結之氣于此乎盡也斯時萬寶歸藏以之解節木以之
脫葉俱于是乎隨落矣是草木之無情者猶不舉求而况于人乎大陰之萌而
益盛而極者如此則大寒之候將至矣斯時思慮之功無所不備而樂業
之計猶恐不周故于一陽月之日則往捕貉以自為裘為衣為衣又可為常
人之常服也又取彼狐狸以為公子之裘焉蓋此章之意不獨夫在厚之獲
毛也人而後可無慮于一日矣然一陽之始也非以禦寒之寒也又于
二陽月之日草枯木落不處春蠶之去故曰至前八月其積也又于
同而將作以狩焉即前此于貉之役武功已畢見者而此章之功實有一歲之
獲者新而未嘗也則私之于已有三歲之積者謂而能久也則獻之于公蓋不
惟可以周備樂業之需而且可以竭忠君愛上之忱矣又何重焉之足慮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秋時農收而知將來之候下言及時狩獵以盡奉上之儀
也首四句言陰之由萌而盛而極見于物者如此也天道變于時即借舉其四
候而一歲之氣可知天道又變于物即約言其四端而百物之情可見然此只
重天時不重物上蓋天時之變而物類因之以化意若作即物以驗天時使
欲言一之日二之日皆報而直自四月起者四月純陽之月微陰始萌過此則
一陰四陰純陰而大寒至矣鄉民早計如此蓋不止履霜而知堅冰矣秀麥者
物成之初鳴蜩者歲伏之漸凡物生于陽而成于陰變露得陰氣之最先者故
感陰氣而先秀蜩亦陰類故感陰氣而先鳴其獲陰而物收則稼陰而物
藏說文云草木皮葉墮地為狩以上三句是起下三句之意也
于貉二段正以佐贊結之所不與首武功即于狩之事名之故二之日其同遂
曰載績一之日于貉而取狐狸同人自為狩而非特于狩之同也至二之日則
正率同往而于亦亦往也則四句而至此章亦盡于是一乎大同矣武功指田

特選集

卷之十五

經 74-211

設凡事涉天冠冠豆皆文事涉于威弓矢皆武功有說或武于獵以合兩焉
陣備樂當新俘先下法誠有之然亦不識不知之用耳郭民知行似耳不知
其為武功也蓋古者符以訓武乃君事其民此只民自相率則意在為國而武
功在其中也不可做大全作軍旅說謂不忌戰也若只言武忌却無備未見
頓免失康矣蘇詩云者言前日已于祭矣猶恐不足以禦敵故又合首以兼其
事也郭箋謂于祭自為求孤狸以供尊者六帖云格孤為出則為狐之傳豐城
朱氏以為格獸而孤貴是也集傳謂于祭往取狐狸者從毛傳耳然終覺牽混
雖說私殺獸稱周禮所謂小禽私之大禽公之是也陳繼祖主獸賦然其意亦
主獸皮以禦寒耳或疑續稱言求求皮不可以為服况獸于君乎殊不知此乃
野豕郊地去西幾不遠且后展公劉之世去洪荒未遠俗朴而野豕猶木備國
君之服又何疑也今遠東人尚疑野豕皮鞋襪孔疏孟冬已寒而仲冬始捕獸
者為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獸皮冬獸革春獸之注云皮革論歲在冬乃可用
獸之以入司裘是其事也格獸而孤貴故獸其貴者雖小而猶大故欲其大者

卷之十五

動勤而其華美濃厚者悉以奉君可以觀其忠愛之至○故辭以朱子止註發
字不註武功明武功雖指田獵本不甚重今人行文食用則極力誇崇武功
字反將獵字輕看所謂轉作大人見之欲也○附錄上章為公子家王本
章為公子乘田有年文并文詳以資觀覽○愛公及其嗣妻妻而不忌也夫禽
民之愛公其天性也為愛與妻不後公子何無已哉且王侯將帥生於侯官之
中安於綉綉之適非盡情勞於外習知民間事也夫小民幸歲之計寒燠自備
猶恐不周而能備織文之來皮羽毛革之需中出其為甚且享此而不不知由
來乎郭民乘賜有忠計矣若以吾人之有主也不備身之有尊也衣服在身知
而愛之至尊大貴身所處也而不知愛亦不能矣夫吾儕輩作自便家道古製
上天下紫未必備也朝散曳玄黃于草屨朱陽于風雨凡為此者曰公子愛
耳公子貴人也何賦除安取此禮禮為以小人之力被君子之明其貴愈于
賦也且安屬于體于美少殺猶之體遺位直而已衣無備帶先之以愛不亦

可不解然其為為或成于春或成于秋序當四五候可少休無事有禱者曰
其秀鳴鳴羽始矣迨八月而萬寶委地也則更無農功之可妨也迨十月而
草木搖落也則更無生氣之不振也少展一月事可畢矣我公願時修政務從
衣索皆徒欲驅民不怠幾幾絕于筐而致結于郊矣缺于室而禽祭于原也我
是以一之日有于格之舉格以植表示還殺焉狐狸毛漢而革初取可為裘者
也小民所願無所事此公子漢居簡出于氈溫為安賜鹿而國之樂取而將之
誰謂野味之皮不供于御于禮之案不如一狐之裘則優奇于袂猶一人集
組而裝可統十夫馳驅而裝不取則事壯于女紅若焉區區極笑未為快材一
朝辭不列職買即何云本公推詳也○精解意物取材于古而理以新狹一
聖廣惠之習○通局散行散落過古以題之曲而為文之波則不必過作精特
前後氣脈聯成一片宛如無縫天衣雖極人工之巧不是過也○首服在首尾
而公子却說得有餘利方見郭民忠愛一起從仲風引入帶于帶誠實音

卷之十五

五月斯蠶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此室處
賦也斯蠶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
飛而以翅鳴也字舊下也界則在野寒則依人穹空際也穹空也向北出牖也
蠶也庶人墾戶冬則墾之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
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言視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于是室中空際
者寒之所風使不得穴于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墾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
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此章亦以終
首章而設禦寒之意

注難而慎利能遠而以起也。凡經吾可春皆知其為季夏之候乎。使其常如
動服之日常如振利之日似亦可以無患于未交。無何而七月矣。大火西流。暑
雖已退而三陰用事。未交也。吾見其在野鳥耳。而此囑野。七月則可耳。豈
能久焉。無何而入八月矣。白露始零。金風漸壯。而四陰用事。寒氣將至也。吾見其
由野而在宇矣。顧此一字。八月則可耳。豈能終焉。未幾而九月則氣清而寒漸
甚。在宇者更而在戶焉。豈真有利然者。侵于肢體而彼苦。禍乃落也。不然。宇
其故處也。孰能之進也。未幾而十月則形變而為蟋蟀。在戶者且入我牀下
也。豈誠有風寒者。憐于肌膚而彼若不耐。則不然而戶。因無恙也。洗滌之入
也。夫物以漸而保人。寒物而侵至。自盛夏而進。涼秋以迄。水益見蟲。猶
弗能堪。而况于人乎。然則治室之功。猶可歸耶。于是室有隙也。寒多風則寒
之冷其上。滿而後不得以生寒。隙有風也。非實須防。則寒之法。取火攻而後不
得以生隙。向在于北。寒風之所入也。則導之以當夫。厥發之風。戶在于南。亦寒
氣之所侵也。則導之以禦夫。寒烈之氣。凡既備矣。于是若者。請其婦子曰。將

卷之十五
十三

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都邑之室處。而優游以平歲矣。尚安得謂物巧
人愚。鳥鳴也。野人無所。虛妄不知也。彼夫邪人于寒一事。既時而盡。其
時而符。又時而治其官室。則于寒之備。何如其預也。
○此章是終首章前段。其意欲記物候。以明大寒之將至。上六句是感
物而知時之將來。下言治室以備寒也。此重物變上。蓋感物而驗時也。由上章
重時變精不同。斯蓋等。依註作。物隨時變化。看物候人以避寒。見人不可不
感物以知寒也。然按諸家之說。斯蓋變。屬。涉。從。也。蟋蟀。豈。也。不必泥作一
物。○歸。子。云。按。孤。狎。俗。三。物。也。而。謂。一。物。斯。蓋。涉。從。也。蟋。蟀。豈。也。而。謂。一。物。
斯。是。朱。子。草。率。處。且。此。詩。先。言。在。野。在。宇。而。後。以。蟋。蟀。句。總。承。之。則。七。月
至。十。月。皆。謂。蟋。蟀。也。此。古。人。文。法。倒。裝。之。妙。以。上。總。起。下。三。句。除。能。生。寒
而。風。又。能。生。隙。故。重。寒。之。使。寒。不。得。內。出。塞。城。之。使。寒。不。得。外。入。寒。向。以。當。北
風。為。感。發。也。據。戶。以。寒。○孔。氏。曰。華。戶。以。刻。竹。織。門。以。具。通。風。
故。建。之。故。改。于。十。一。月。之。時。今。十。月。則。歲。將。改。故。註。云。云。按。首。章。何。以。辛。戌。在

二之日。下則夏正之歲也。此章曰。為改歲。在十月之下。則其夏正之歲矣。蓋以
建寅取之。時王之正朔也。以一之日紀之。而人之紀候也。當時民俗。蓋兩
用之。故五見。云。書。意。樂。三。止。祭。氏。以。為。子。丑。寅。之。時。唐。虞。以。前。當。之。有。之。故。亦
公。制。國。備。方。亦。有。十。月。改。歲。之。說。○按。通。服。改。歲。不。可。以。三。正。入。語。且。是。言。時
至。冬。歲。事。將。改。耳。豈。謂。當。依。此。說。說。事。亦。已。只。指。農。事。蓋。積。積。之。事。八。月。已
畢。而。所。報。之。事。則。此。月。之。後。方。取。也。然。事。已。亦。常。說。重。天。既。寒。上。不。安。析。開
平。有。室。以。都。邑。之。室。言。入。者。曰。田。廬。而。入。都。邑。則。要。補。安。得。謂。備。而。又。治。室。以
禦。之。方。見。終。首。章。禦。寒。之。意。○凡。歲。皆。於。屬。五。月。陰。氣。漸。生。故。避。寒。之。見。自。暑
而。漸。寒。物。亦。鼓。動。于。暑。而。收。斂。于。寒。可。見。出。而。入。者。不。得。不。入。而。室。也。○上。章
是。及。時。為。表。以。禦。寒。而。見。下。有。愛。上。之。義。此。是。以。時。為。表。以。禦。寒。而。見。老。有。慈
幼。之。心。○思。謂。上。六。句。雖。皆。是。感。物。然。蟋。蟀。句。則。未。句。尤。為。顯。明。婦。人。床。下
則。寒。之。過。人。已。得。物。已。入。床。下。見。人。不。可。不。入。室。而。處。也。○于。子。曰。周。曆。夏。商
其。未。有。天。下。之。時。則。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表。又。自。有。私。記。其

卷之十五
十四

時。月。也。三。正。皆。曾。用。也。○附。錄。五。月。斯。蓋。動。股。一。章。沈。淮。文。并。文。評。以。資。觀
覽。○曲。民。感。時。以。圖。安。也。而。可。以。觀。愛。焉。蓋。時。物。變。而。寒。生。安。居。之。不。可。已。也
乃。其。呼。婦。子。而。教。改。歲。也。先。民。其。有。意。愛。乎。此。周。公。建。風。意。也。若。曰。我先。公。以
時。授。人。事。為。之。家。室。教。之。親。愛。而。我。亦。民。相。與。保。聚。而。寧。居。也。亦。豈。難。云。獨。為
就。疏。黃。後。其。出。作。人。息。候。清。天。時。而。昇。往。寒。來。蒼。之。物。化。自。一。陰。始。始。之。月。而
運。觀。之。景。物。變。遷。歷。歷。有。可。感。者。是。故。一。物。也。為。蓋。斯。為。涉。從。也。蟋。蟀。豈。也。其。形。變
也。或。動。股。或。振。羽。其。聲。變。也。由。野。而。宇。而。戶。而。床。其。居。變。也。物。以。漸。而。入。來
隨。物。而。改。自。暑。夏。而。漸。涼。涼。以。迄。寒。冬。蓋。見。蟲。情。非。能。堪。而。死。人。手。由。是
穿。則。室。之。防。且。闕。也。風。則。寒。之。防。其。穴。也。向。則。寒。之。戶。則。理。之。取。前。門。上。實。而
井。防。其。隙。也。竈。既。附。於。處。有。依。而。風。氣。入。老。且。俱。畏。難。後。老。者。安。居。其。常
也。於。是。而。呼。婦。子。雜。此。婦。子。出。作。其。常。也。至。是。而。入。室。處。焉。夫。同。曰。陰。陽。德
一。星。終。矣。而。天。道。變。於。上。若。乎。人。以。歸。藏。之。候。也。况。寒。威。遠。至。而。何。以。堪。之。夫
四。日。農。工。雖。終。兩。俱。隙。矣。而。人。事。變。於。下。若。趨。我。以。休。息。之。時。也。况。蓋。藏。南。完

而胡弗事止此老有戒政成志于夫三時勤動而相與勞來於餘冬乃民生之至樂萬象欲賦而相與嘆于卒歲亦恒物之大情此之謂勤其生以相保也其情以相愛也而當時家室婦子焉然可想矣要非先公仁厚之化孰致是哉○能於極尋常處說得蘊藉于無意味處說得誠至請之煥然若新旌歷如見○題情直在章末二語見老者之勤勤保愛婦子雖下履冬家庭間萬然一團和煦氣象也上九句不過一步推致寒至之山及浴室之務斷篇點次上九句題義如開雲過嶺下以輕揚而以令神益注末二句結束一段音節古茂令人想見先民遺休

六月食麥及苽音麥音苽 **七月食豆**音豆 **八月割瓠**音瓠 **十月獲稻**音獲 **為此春酒**音酒
介眉壽音眉 **七月食瓜**音瓜 **八月斷壘**音壘 **九月菽**音菽 **十月獲稻**音獲 **為此春酒**音酒
夫音夫 **八月**音八 **九月**音九 **十月**音十 **十一月**音十一 **十二月**音十二 **為此春酒**音酒

者頌壽之辭也亦頌也食瓜所當亦去國為場之漸也故拾也其麻子也茶若菜也樽木也○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苽茶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厚禮夫鄉人聚食之事固無不周矣然生人之大計自室處而已安而日用之恒情至謀食而必辨則稍食之事又豈無可詳言乎是故前乎此者品彙之未齊粵論矣斯維六月樂彼之圖而其子第豐饒實生焉瞻彼中林而其質雖離莫亦在焉則食麥及苽而六月間靡不缺于奉矣時維七月茶可烹也古人以饗祭為勝于菽蔬以白菜之長人事之所仰也故可烹也古人以饗祭可以為壽誠以人養之一民生之大制也則烹麥及苽而七月間靡不之于供矣至于八月則有稻焉其味甘平可以安中其味和厚可以養氣于焉割之而項果爰登可以供茲蓬實矣至于九月則有稻焉方其分稂早則先收而時之既晚運者亦為于焉種之而為實告成可以釀茲春酒矣然豈敢以自奉乎哉凡此果酒嘉蔬皆物之其美者也古知敬於維旅酌大斗以相酬運實告充惠報禮

卷之十五

十五

卷之十五

十六

以相屬愛以之介我眉壽為是鄉民之費于事長也如有此然既有以榮老耆之願豈無以果壯者之腹既有以致高年之本豈無以分華幼之甘姑無論六月以前其所需者何物也若夫七月瓜可食頃頃以斷壘之利而今進以秋菽道之用矣若夫八月亦可斷壘向因以取圃田之圃而今乃以資七省之甘也至于九月其可收歟向因以從來平之末而今則以登養發之數也而九月又不盡是也雖有苽苽不忘整齊彼夫茶雖苦菜茹之可以如齊則采之以為菜食之常雖有苽苽不忘整齊彼夫枋既在原燎之可以求火則薪之以資烹飪之用然豈敢以供于千歲凡此瓜壘苽茶皆物之至清者也以田野之味供田野之人固隨取而口足以田野之人享田野之味亦適口而咸安若以食我農夫聽耳是鄉民之倫于自奉也有如此夫一飲食而少長之義豐儉之節行乎其間矣可曰此田間之飲食也而不足以為念耶

五句通過而重在介眉壽上下截輕將七月四句通過而重在食農夫上蓋此二句乃一章之骨也豈真與是菓莫與哉是蔬獲稻二句是酒○孔氏曰嘗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食之甜莫與李二者相類同時熟爾雅翼云菓為百菓之生味尤甘滑又曰菽者粟豆之總名則七月所烹自不一種皆佳蔬也素生微炒不便于承舉之使落故曰割酒醇于冬而成于春故曰春酒此句豈蒂薇猶句以介眉壽承菓酒苽蔬而言若春酒二句另看則意自相連不局上也介扶助之義以其能調和血氣培養精神也與別處作祝頌不同註中頌壽之詞不必用出○南宮云供老疾奉賓祭俱是養老老與疾實與祭不乎是老而有疾者是為病而助祭者蓋賓祭中亦有老疾如養老之禮無毛之禮是也○疏義供老疾奉賓祭皆自以介眉壽生義凡子弟輩酒十長必祝賓主勸酌必祝賓主特設者有則祭設者故可以祭言之然詩只說養老不必備賓祭○鄭山曰大抵此章之文只重老少意此等處勿大泥也瓜壘苽茶皆食物祈直以熟此物耳更小正五月乃瓜瓠之時也八月割瓠謂著瓜時也此七月瓜正盛則食之而已豈惟養生長運新之故曰斷壘食瓜斷壘亦要理會去屬為德

之新章直即下章之應然本章有胡麻麻實二種胡麻即今之麻麻實即今
之麻詩所謂胡麻之子也○坤推云苦菜生于春秋經冬根春至夏乃秀或曰
時世食不棄其月者亦必有故不但文勢偶然而已也藉得以物為新也特推
堪為新故曰惡木即由華經所謂大木不中繩蠶小枝不中規矩者凡此瓜瓞
其茶皆物之薄者也少非以為日食之常蓋農夫之外產食足矣無求飽也○
朱聖城曰此章當有介眉詩食農夫六字介有助之意則非以為常食也食
有養之意固以為常矣然則果酒佳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養之意多爪
雀且茶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為常十以見食相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
酒佳蔬又于常食之外以此而致其助也此節人之老所以無適既既時文證
上載云發人非不食此也而洗膜用慶老之茹甘為獨多下載云老人亦常
食此也而力食無幾少之食淡為獨多即用朱意○合上意上意故時治室以
饒寒而老幼同其居下是取物以為食而老幼異其養穹室至目前亦是饒寒
而周恤幼之仁下是備食而養老之義七月食瓜至下既同是調之事有

卷之十五

十七

終言鄉民之食總成其為菲也夫以茶為食其非不益甚乎而所以成食者新
則用糲也鄉之民蓋如此詩若山入政以食為先而四民惟農最苦此王食萬
方者所當備焉決念也况乎味每降而愈奇不擇材而致用當日田間之奉尤
為朴畧也養今觀之瓜瓞及直農夫之食可知矣而未也天地之美利取之不
竭而用之有常故薄焉而若為可棄者收焉而即為可資小民之日用計之非
有餘而節之無不足故棄焉而若為可輕者資焉而即為可重于是有茶焉原
隰之間不勝收也按月令而落其美難謂茶苦其甘如蜜矣于是有枵焉被蔬
之區不遺擇也備糲薄而取其材以資柯爰析為薪矣當斯時也瓜瓞以時
而食得茶而味可常供其茶待變而成得薪而需之不負蓋以是為食我農夫
云雖然維我農夫豈不講于視順之宜乃竭經營之力而猶自滿其養發不知
菲于少壯之需者厚于長老之奉相繼繼微莫非果蔬之餘致矣而暇求居
與維我農夫豈不植乎華腴之產乃窮山澤之藪而始不困于乏絕不知貨

其棄于地者力惡其穢于已豈可供亦濟時菜之不逮矣而散其物以
換淡思風俗所以而而而勤勞不置教其所以淡而淡臣願王顧此茶枵而每
食不食矣○雜局工望而補解脫仰之法無一不備適真先民之遺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書爾于茅青爾索綯爾匪其乘虛其始播百穀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墜之以為
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于場也不者故連結之語各不之秀質而在野
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稌再言禾首爾林成之屬皆禾也同聚也
官已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于為厩在田者自居之二畝于為宅
在邑秋冬居之功其治之事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
三日是也素較也綯索也乘舟也○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
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故賁往取茅夜而絞索乘舟其屋而治之蓋以

卷之十五

十八

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于此故也不待言而自相整戒不敢休息如此
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耳雖然鄉民之于飲食固有以適時食之安矣乃食又以穀為本則試以終始
之功者言之可乎時惟九月瓜瓞已老圃可治以為場也則築之八家共事梓
養同力而相聞一井互通耨插不謀而若一丁以為收成之地焉至于十月車
箱已備禾稼可自斫而分于場也則納之昔之盈于田時者皆欲為京坻萬
億之觀向之濟濟于菽稌者悉收為崇墉備比之慶庶漸待所願之歸焉然所
納之禾稼果何種而何名哉有黍稷也而又有重穋有禾麻也而又有菽麥或
先種而熟之飯反遂或後種而熟之時反連麥無不盡登于場矣此則稼庚
日幸可無藉于首茶助動關心獨不可小休其筋力乎乃鄉人之心方因農事
之終又慮農事之始于是遂相謂曰嗟我農夫也撫百穀之已登快力備之
有收我稼同既同矣然謀生之念必及于謀家而治農之事更兼于治室今而
後田功已畢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故賁時當也則于茅荒草

莽取之不禁所以為也。其也。將嘗也。則其理。或合其材所以為才之資也。乃盡升其屋而治之。而無敢以復時焉。所以然者。豈好勞而惡逸哉。夏以來春不遠。場功雖畢。未幾而三之日。四之日。須臾代禱。又為農祥。其正之始。行將而其禱。神極厥百。而不厭于此。故也。然則目前之之于垣。可不早為之所哉。夫富農事之方終。又慮農事之伊始。亦民自和。微成而不。是休息如此。其憂勤艱難之意。何至也。

疏解此章言。邪民之農功終而復始。其心未嘗頃刻息也。正見其憂勤之至。九月四句。是農事之終。而一納字。唯我以下。是即念農事之始也。重一抽字。始終二字。俱不可釋。故但宜相連。貫不可分。始終并講。上言食瓜。所登。故且等事。已有去國為境之漸。故接言之。築塢。圍者。築塢為塢也。納禾。稼者。謂納之于塢也。十月納。必自九月築塢為納地。而句意。口中。禾稼。虛虛。禾乃穀之總名。與下禾麻之禾不同。秣乃禾之秀實。而在野者。即下入。種是也。黍稷二句。備言其納于塢者。○疏解。謂黍稷麻麥。但因納稼之文。廣舉禾稻之類。以其見多。謂至十月。則此等諸糧。皆成熟矣。不專是十月納之也。月令。五月登黍。四月登麥。此禾字。指稻秫。沃茂之屬。○孔氏曰。麻與麥。則無禾。偶故于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前禾也。嗟我農夫。只是農夫。自和微成之語。我稼二句。是承上起下之詞。若稼管上入種說。其納有遲早。至十月。則一歲所種。先後大小。無不納于塢。故曰既同。此句內。要知一年農事。于此終而稍。有暇。隙。以起下意。官功一說。只輕輕。適適。而歸。重播。設。蓋。稼。既。同。而。始。乘。屋。為。農。也。稼。既。同。而。乘。屋。亦。為。農。也。自野入都邑。於室。故曰。上入。說。官功。斷。指。民。居。非。如。范。氏。謂。氏。之。說。謂。治。公。室。官。府。之。役。然。後。索。綯。以。乘。屋。見。邪。民。先。公。役。私。思。若。親。上。之。表。也。下。乎。所以。獲。屋。索。綯。所以。神。茅。即。是。官。功。此。見。邪。民。奴。僕。勉。促。不。虛。此。晝。夜。也。屋。見。屋。有。者。乃。神。茅。之。耳。既。其。三。字。總。是。一。心。在。播。種。上。行。不。容。一。日。緩。者。若。稍。緩。之。即。欲。乘。屋。而。不。可。得。矣。見。邪。民。下。治。屋。正。以。重。于。農。事。也。不。重。治。屋。上。其。始。播。百。穀。正。解。書。四。句。生。出。一。始。字。來。妙。想。上。說。納。稼。下。即。起。播。設。正。見。邪。民。無。端。始。終。農。事。之。意。○劉。安。成。曰。十。月。禾。稼。既。同。之。後。而。入。治。邑。居。即。蟄。蟄。入。床。下。而

塞向墜戶之時也。因是但彼重治室。寒。此不。過起其始。播百穀。句以若終。終。憂勤之念耳。○朱。豐。城。曰。稼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成。若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于其築而納之也。有以見其歡欣鼓舞之志。于其至而乘之也。有以見其勤勉戒防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于始終。此所以為厚也。○此章合上章。上是用食而少長。適農。論之宜。此是力食而始終極。憂勤之慮。○一說。謂當言相戒。意原重治室。特。說。者。于。言。下。看。出。勸。農。意。耳。亦。皆。曲。體。章。意。○劉。保。上。言。七。月。食。瓜。至。本。章。上。入。執。官。功。節。之。辭。文。并。文。詳。以。資。觀。覽。○曲。民。謂。下。本。而。勸。可。念。也。夫。三。秋。食。淡。一。日。納。稼。正。可。以。逸。享。也。而。官。功。之。徒。何。為。占。曰。其。謂。而。轉。念。也。若。曰。困。家。萬。計。出。于。農。而。萬。苦。集。于。農。故。勸。其。前。肯。足。矣。而。并。誦。其。口。熱。其。嗜。味。足。矣。而。并。著。其。休。養。從。春。至。秋。何。者。非。如。苦。之。時。而。無。一。日。之。享。也。從。秋。至。冬。又。何。者。非。勤。之。時。而。無。一。日。之。暇。也。彼。介。在。田。間。雖。無。室。屋。解。之。投。而。甘。臨。之。御。然。而。果。蔬。陳。而。杯。酌。進。胡。可。者。况。秋。月。同。萬。寶。之。告。成。乎。而。及。同。

詩經卷之十五 國風 十九

其食也。則七月食瓜。八月斷。豈。九月。收。首。矣。人以為若。若。彼。以為。嘉。蔬。人。以為。散。木。彼。以為。美。材。嗟。嗟。農。夫。其。樹。而。藝。之。者。皆。幸。勤。也。而。其。然。而。食。之。者。不。必。其。幸。勤。也。又。何。厚。于。糧。而。薄。于。價。也。今。之。奉。索。而。進。者。亦。還。念。農。夫。之。食。乎。彼。列。在。小。民。亦。無。豐。饒。游。之。樂。而。清。潔。之。娛。然。而。三。時。勞。而。一。時。逸。矣。不。可。者。况。冬。月。而。役。車。之。已。休。乎。而。至。同。其。事。也。則。九。月。築。塢。而。十。月。納。禾。稼。矣。方。嘉。種。之。賦。樓。忽。相。舍。之。載。望。雨。田。工。之。奏。績。慨。屋。邑。之。經營。嗟。嗟。農。夫。今。歲。之。不。暇。執。此。役。者。為。禾。稼。也。今。歲。之。即。暇。執。此。役。者。亦。為。禾。稼。也。又。何。勞。與。其。乘。而。卒。勞。與。勞。積。也。今。之。濱。宮。而。處。者。亦。還。念。農。夫。之。事。乎。而。當。指。否。不。知。其。若。也。泛。而。圖。勝。賦。不。然。其。情。也。雅。雅。雅。陳。諸。左。右。而。物。悲。列。在。日。前。則。聞。之。者。當。必。有。惕。然。者。矣。○。雅。諸。篇。文。能。第。第。為。繁。虛。實。詳。略。之。間。此。配。天。然。無。憾。強。其。得。先。章。練。局。之。法。若。其。佳。處。尤。在。無。筆。不。轉。每。轉。必。盡。將。先。民。茹。苦。習。勤。風。氣。一。從。一。指。中。拂。拂。流。出。不。必。讀。至。腹。末。叮。嚀。一。語。而。老。忠。陳。風。本。旨。曰。已。和。風。托。出。矣。○。劉。保。上。言。七。月。食。瓜。而。兩。股。神。理。仍。自。一。片。

詩經卷之十五 國風 二十一

經 74-216

由其開列數語已融洽全題之神也數十年來無此元氣其相顧不徒○
錄我稼既同一句張雲漢文并文訂以資觀覽○告農事之終意以時助已
等之不同亦有平稼稼之既同意○稼矣稼同之告庶得幸其有終哉若曰
我情畢歲物勞凡以異一日之休而咏歌之也蓋人事告成要期慶功以為
而天行有遠遠占地方以為載物物與積成有以慶年轉以谷時變者
我農夫今何時其和犁力而播諸原九穀未谷未敢易其名也值歲若兩秋風
始見嘉禾之有頌而今乃得以稼稼之矣雖刀具而求諸野于倉未十何敢稼
為我也聞美載笠瞻星始信嘉車之可祝而今乃得以我私之矣是稼同我稼
也我稼其既同乎不易同者天時寒燠異宜或致生成之遲速夫日四月五月
終之十月似無不同之天時矣感清風之屆節慶萬壽之明昭東皇何日忽見
西時之或或平德昔荒時時賦每難道其宅之愛而慈富幸播慶賦不可同
有人力川送不齊或嗟先夜之盈歡夫自後承樓以迄歸藏應無不同之人
力矣感乘覆之芳華快力積之有伏望鍾何時修德梓存之慈慈于憶前聲露

時祭

卷之十五

五

有餘必思謀所不足蓋有形之稼或得其形而無形之稼或失於狀則一事之
成遂覺彼事之疎歲終而始願嗚我稼稼如嗚我士女焉謂得物幸而憂慮否
耶神既者終事之象也道立於有終必思圖其可繼蓋稼之末同事在稼中而
稼之既同事在稼外則先事既性遂迎後事之來乘乘而入室見我笑深如見
我家室焉謂得味以卒歲否耶期聖年幸得假天以自寬則其者當
計其力勤終歲無日任人以自逸食其報者自益長其德官功之流失此不
乘其何治我稼於他時乎○神情全在下文此處用一頓鳴起如過文格若作
實講便失題理虛籠遊逞綽有餘步可稱得乎○有謂下文一氣起下直至橫
百穀句止亦有因今歲農事之終念來歲田功之始意蓋以幽風一篇原重衣
食似舊室所載也抑知上文聖寒中衣褐之外亦謀室處則本章稼稿外并及
官功職自相資況已居為蓋蓋計謀食項內自不可緩亦無拋却官功數句悉
注播穀之理是作頓挫則兩專引治室乃正解也

二之日擊水冲冲三之日納干凌陰四之日其獻羔祭韭
月肅霜十月降霜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齊彼公堂稱彼兕觥
十月肅霜十月降霜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齊彼公堂稱彼兕觥
十月肅霜十月降霜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齊彼公堂稱彼兕觥

賦也擊水謂取水于山也冲擊水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納
也藏水所以備苦也凌陰木室也幽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
蚤朝也羔名獻羔祭韭而後落之月令仲春獻羔開水先薦寢廟是也蘇氏
曰古者藏水發水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皆藉火之著于物也故常
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鋼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水于地中至于二月四
陽作發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落冰而南薦之至于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
則水于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衰浴水無不及是以冬無意陽夏無伏陰春無
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發無災霜雹痲疾不降民不天札也胡氏曰藏水開水
亦聖人輔相變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治也霜氣肅而霜降也落者
農事畢而掃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登于房戶間是也躋升也公

時祭

卷之十五

五

水之役及相戒連舉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也
軍議失農國飲食所以為己謀者則周矣而祭祀燕享事之在君者其可緩乎
鄉民不惟有如此之憂勤抑且有無已之忠愛彼二陽之日季冬之日也日
于次月窮于紀淵際沍寒豈非積霜之初而已為擊水之候矣于焉擊水于漢
山窮谷之中冲冲然相率以從事不以祁寒而怨咨也三陽之日孟春之月也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細細漸和蓋非風壯之日而將有解凍之機矣于焉納水
于凌陰室之內汲汲然趨事之不遑不以于相而廢弛也所以然者蓋君以
輔相陰陽為責而啓水以祭亦調燮之一端也未幾而四之日序屬仲春陽氣
大壯吾君將于是早獻羔以昭民力之善有復祭韭以示小物之畢備于以祭
則寒之神然後啓水以薦寢廟而禱位也夫無不及焉出入以時裁用以度蓋
既以節陽氣之盛而輔陰氣之衰也是以之相勸藏水者正為百谷得水故耳
使不相勸以預趨于水後則何以備君祀之禮于後乎而未已也至于九月

氣重而霜降矣萬寶告成固樂場之候十月則場可濬矣却塵掃垢而達其功所以然者蓋吾民怙君之德而舉酒說言乃報稱之萬一也故將獻此兩尊之朋酒教此未長之羔羊始何所為者于以辨彼公堂之上擗鼓兕觥之前不第杖履道遠而旒旄釋路也視吾君以萬壽而中之以無窮殆願下笑齒長承綿歲時也是我之相戒以釋焉者正謂吾君無享故耳使不相戒以爾甲子場功則何以備君燕享之禮下後于此又卻人慙慙無已之愛而非徒衣裘之畢賦已矣合而觀之衣食備物上下交受此先公風化之原而周之所由王也吾王有天下之責者其于為民衣食之圖可不致密于斯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相勸戒水以節君祭之事下是成畢場功以前君燕享之事皆見忠愛意終及載米賦言皆祭禮祭亦為食之餘也首二句是相勸周禮凌人十二月斬水仰以其月納之今云二之日擊水三之日納水須會其意米于水猶可載一節字亦活非必俟正月藏之也十二月陽氣其微于地擊水以達之至二月四陽大壯恐其太過則微陽幾于息滅于是開水而頒之

卷之十五

十五

進火出而畢賦所以節其賜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在此而實食長祭因以取其用焉耳四之五句仰一句意正言所以急趨水役之故當以祭字提起以志與非字相對說祭而必其節者賜精明致齊也飲羔祭非通是祭司寒之事必堅司寒者蓋米是寒物其所司也祭祀重務米以節陽氣之感不重薦祭願羔祭非見前此嘗有里社之賦黑黍之祭此復獻而祭之也九月二句是相戒九月肅霜非空下此句蓋霜被田野則萬寶告成場圃可築十月則禾稼飽斂故欲場功畢而掃場地也前既云十月納禾稼而此又云海場此又十月下半月事說莊畢字亦下得分曉朋酒五句正言所以速畢場功之故斯字空玩註連字正本此字解之其意若不致少還日夕也朋酒與羔羊對看是備其禮也字字之十公也升公堂承朋酒羔羊說兒說連帶下句蓋果酒以祝壽也此以燕享為上而祝壽只帶正燕享中說祝以萬壽願我公永為吾民食之主也羔羊朋酒自為公堂具禮其野其意其真宛然如家人父子雖在立

良愛處非若後世之尊卑絕也○或問民何以為升君之堂朱子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亦未甚備而民事雖難君則盡得而知之成王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為君之尊而未必知為國之初此等意思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知民事也○此見二之日不獨積武功又有載米獻祭一事九月十月不獨築場納稼又有宴享稱鴈一節○擊水左傳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饋之藏之其取之也淺山窮谷涸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詳宜與食祭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相黍以祭同寒其出之也惟亦陳矢以盛其矢蓋除非水無以輔其成陽非水無以節其盛也○劉安成曰此章推言水舍飲宴以終言食之意而見其民忠愛之情亦猶二章三章四章終言衣易之意而見其風俗之厚上下之情交相忠愛也○劉上玉云擊水為下而為公子意為公子素獻研于公亦因以為上擊水為上而食肉之祿老病養浴水無不及亦謂以為下上一體之意也○輔廣源曰以介眉壽祝其親也萬壽無疆

卷之十五

十五

其物自力于農桑之澤以樂其生至于歲終休農之時則設羊為酒祝君之壽以登其壽君親上之誠亦未嘗以為是足以限其上也上以誠實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嗚呼如也○此章說民之忠愛其君言外須得君之足以致民忠愛是周公稱建告王之旨○程子曰七月大意憂思遠猷成王知先公致王業之由民之努力趨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王臨川曰不作無益也預備乎田桑之事而已不肯異物也致美乎田器而已人無遺棄矣故事不足治也地無遺力矣故力不可勝用也女不淫而仁也又有禮焉士不惰而武也又有義焉非道之以政禮之以刑所能至也風化而已○問亦詩本風而周禮節章以所年于田則則吹血雅時祭息老物則吹而頌不知就向詩視之其說為雅雅為頌朱子曰先備因此說而謂於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向之詩吹之其詞可以為風可為雅可為頌一說謂雅美大田謂田是潤之雅吹之詩吹之其詞可以為風可為雅可為頌一說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

則謂曲之詩自有雅頌今皆入於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收也○禮記原
也前之三章皆以并退將案焉言故以七月流火一句為始至四章則以四月
禘於廟之月為始五章則以五月斯蠶動勝為始六章則以六月食麥及
為始而迄于九月菽其七章則遂以九月樂場為始而繼以十月納禾稼人
章則以十二月正月二月為始而終于九月十月則正之歲終焉其所求時月
雖若參差不齊而細觀之則亦有次序如此○按周公此詩本為陳工業之難
難也而不言祖宗格柢之勞不遺述一時民風土俗而已然詳味其詞則祖宗
節理人情自隱民事奕世載德積功累以有今日者端可想見請至此其
見古人言外之意○嚴華谷曰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日候而已其感節物之
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說通詩中之美無所不備皆說詩者推詳
之詞則公只開闢敘述而幽俗之厚自見所謂王業之本也○真西山曰農者
安食之本惟其關生民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是其心無
一念之不在農也一歲之閒無一日不勞于農也一家之人無一人不力于農

卷之十五

五

也○禮記原也前之三章皆以并退將案焉言故以七月流火一句為始至四章則以四月
禘於廟之月為始五章則以五月斯蠶動勝為始六章則以六月食麥及
為始而迄于九月菽其七章則遂以九月樂場為始而繼以十月納禾稼人
章則以十二月正月二月為始而終于九月十月則正之歲終焉其所求時月
雖若參差不齊而細觀之則亦有次序如此○按周公此詩本為陳工業之難
難也而不言祖宗格柢之勞不遺述一時民風土俗而已然詳味其詞則祖宗
節理人情自隱民事奕世載德積功累以有今日者端可想見請至此其
見古人言外之意○嚴華谷曰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日候而已其感節物之
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說通詩中之美無所不備皆說詩者推詳
之詞則公只開闢敘述而幽俗之厚自見所謂王業之本也○真西山曰農者
安食之本惟其關生民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是其心無
一念之不在農也一歲之閒無一日不勞于農也一家之人無一人不力于農

而果烈之氣消於兩間蓋非虛前之初而已為堅木之候矣於焉來此日陰
奉之候而繁水於溪山窮谷之中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冲冲然而相率以從事
不以而寒而恐否也三陽之月也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相
繼之知散於草動益非風壯之日而將行解凍之候矣於焉來此尚氣未泮之
時而真之於陰陰室之內與人納之汲汲而後以也役不以
于形而時也夫木一物之微也邪民若此豈惡也而好勞哉正以四月之
床榻仲春雷始作而陽氣大壯蟄虫咸動而生意漸升若於是月也成清
明之只行啓水之禮彼河渠有神也漢水之時皆有思往之候矣今則復陳以
羔而昭民力之昔存水于是乎啓而謀位老疾無不受焉時之納皆有莊
之祭矣今則復祭以莊而示小物之成在水于是乎啓而實食表祭皆得與焉
是出入以時而和氣因之以節宜也處用以度而陰陽因之以調變也使不反
時以物適其役則君子斯禮其何以行之哉吁邪民之忠愛可謂曲盡其情而
有加無已者矣先公何以得此其必有以致之矣○其鋪敘適如題位但用

卷之十五

五

二○二節通接使覺蒼古絕倫乃知文之八勝者不須凌駁也○如題而起不用
饒筆染頭氣體高妙將首句次句作對單落其蓋句而以歐然若非分衍二比
德法兩成至于引運揀與補法頭法法法針線細密而風神灑灑絕不見有裝
續之痕真德實方而化者○再按詩彼公堂三句卜峻超文并文詳以資觀臨
○事實而情真見諸國民升堂之禮也夫堂可躋者可酌亦可多得也何處
民之共懸耶而即此知真至耳且夫君民之分大明即上下之情日寡矣夫皆
所共舞而文因以自生覺其禮意惟勤有意起而不關于教誨言詞周洽似
錦而不悖于中心一時酬酢益而相忘焉而不知其何從矣若商民者當場物
沈春職方器不聚室嘗噓與相勞若而然幸望竹止至往耶我王今日高堂樂
建非師尹弗輕得甲陸焉乃昔無禁也夫人得而辨之矣我王今日高堂樂
非左右弗輕得揚職焉乃昔無禁也夫人得而辨之矣我王今日高堂樂
者焉以觀食者皆飽而民固不于溫飽何為于舞道不自已也而商民不知
也神此公堂之上何謂者獻酬讀或者序賢邪民固不悖乎焉老何為乎勸進

詩經集傳

卷之十五

主

不憚煩也而商民不知也猶記首稱與助之際視我民之僕僕言不辭家人父子焉則是為象賦解時視先儀未及少長咸在也然幸婦人宜而伏老憐憫甘願主上之節而拜跪不嫌淵聖矣帝從諸法飲樂之會則公較曲執事所獲無殊農家儉質焉當其為酒室疏已供老疾未得與空階也然幸成事方終而兇賊其味豈敢當大矣之養而禮酒不厭清薄矣子焉則得尊酒商與意淡不覺以介眉壽之常談欣賦諸君也口萬壽無疆如謂君之壽無疆其衣兵亦無疆酒後之千古商民者彼原忘乎其君之天而但覺其言之表有非吾君之壽而不已非君之壽而猶不已而造化之數者自其口出之而不爽也如謂君之壽無疆其食我亦無疆猶淺之乎言商民者彼原忘乎其君之食之而但覺其言之間有不顧吾君之壽而不足不顧吾君之壽而無疆而不足而適其之樂弟隨其意出之而非夸也爾時一堂之間君不知貴民不知賤為公一引滿焉倘亦有微然無盡者乎然吾猶恐君之心念極事之方終而流火投衣又幾始而不能不戚戚于懷也○開公寫出君民一體之理

絕不呆滯爾鴉近無近俗是黃詩也然已無遺類矣○作此題者亦知收拾筆示食大指但滿口作感恩報答語反將商民看做理真一流豈知商先風化當在庚夏未遠之時所謂不識不知帝力何有也篇中駁去習解獨出新思題得此文如入河陽軍壁壘旌旗為之一變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周禮籥章中春書琴士鼓敝商詩以遊異中秋夜迎

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

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

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斂其祭祀也時其燕喜也謹此七月

之義也

鳴鶴在陰○通詩四章只委委說下以無我我室為上首章言武庚不可更愛

王室三章言愛王室而盡預防之計三章言為王室而盡勤勞之方合二三章

總是明已忠愛王室以見其不可愛也四章則言其所以作詩之家則詩俱重

王室上幾句章中不說王室字可見須知通作鳥言各章正意不可用在周

公口氣只是說詩者言之蓋此詩是周公諷王之詞不顯言其意與他詩比處不同若明言之則無味矣○首言鳴鶴愛室末言風雨搖室皆指指流言似風

鳴鶴鳴既取我子又無喪我室又思斯勤斯勸言子之閱也斯

比也為鳥言以自比也鳴鶴鳴為鳥言而食者也室鳥自名其巢也思

情愛也勤斯勸也思養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

庚之囚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

利於紂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

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鳴鶴而謂之曰鳴鶴鳴既取

我之子矣無更喪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鳴鶴之意薄養此子誠可憐憫今

既取之其養其矣况又毀我室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

此詩以貽王若謂人情物理可以相通者也王知鳥之愛巢乎觀其呼鳴鶴而

謂之曰子之有室是子所以藏身而避下民之侮防風雨之加者也不可毀也

鳴鶴鳴既取我之子矣無更喪我之室使失其所歸也爾亦如我室

之所以不可毀乎夫我以情愛之心每勸于復育之始薄厚之意尤加于吐哺

之餘所以養有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養其矣况我愛室之心其于愛子

又較我之室以蓋吾不堪之毒耶

既取我子特借以喚起王室之室不空毀耳據字象似亂與亂言從字中便合

愛情實室字中便合勤勞意三斯字蓋言子所恩愛者在斯子所勤勞者在斯

子其養之可憫者在斯子也重愛室上不可以愛子乎看申言鳴子之聲無非

甚嚴室之九聲也○詩意原重在喚我室末二語只就愛子一字不及愛室蓋

動之以至情也

卷之十五

三

這末之未陰雨微使桑土其綱...

此也也及微取也桑土乘根也綱...

亦為鳥言我及夫未陰雨之時...

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

之患故孔子食之曰為此詩者...

申謹且汝之欲毀我室也豈謂...

室言之彼室之所最患者雨也...

至而後為之防則其為計也晚...

用以綱膠吾之屬焉戶可耳也...

身之附亦得矣今此下土之民...

防其患者如此

疏解此與下章俱承上不可更...

免患于將來也總見後愛王室...

則家無事也唯繫在一道字...

強云謂之綱膠凡修政立制禮...

則其不可把制禮作樂就蓋制...

及也謂戶是巢之通隙虛處正...

鳥也謂下之人暗就武庚個亂...

若作費則則勉勉濯濯便說不...

升未雨已意可以無悔矣而不...

此也括探手口共作之貌...

室家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

以巢之未成也以此已之前日...

軍謀又以我作巢之始言之本...

括探者以持茶為措巢之資而...

察以為將來之計而勿容息也...

吾蓋物力雖幸寬而神形已不...

棲身之無所而備患之無資故...

疏解此首四句喻已昔日之成...

四句因傳傳則括探為手口...

則至于括探以口語相則至于...

所云手與要人口字口與要入...

皆虛字謂積其所持之茶也...

他手字此句題他口字不必作...

是制造時事上文綱膠謂戶則...

故傳于三章曰王室未成則未...

故微土綱膠與持茶者祖不必...

蓋蓋相承王室新造未集以受...

諸子之說蓋當時流言疑必以...

皆為子室以曉王也○此承上...

勢自不服通矣○味五子字言...

也上四字字匪躬之義下一字...

于羽謹謹于尾脩脩于至翹翹...

此也謹謹殺也脩脩敵也翹翹...

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

至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

申將夫我之治室防患則矣用力勞矣使其幸而無事得以一日之寧字者猶將以自慶也而何以哀鳴為哉今羽則蓋建而我矣尾則俯俯而鼓矣而環視于室正趨避而未定也斯時所深懼者惟風與雨耳乃風雨又從而播搖之彈一身之精力與享安居之慶而意更集于多凶備備造之艱辛而求畢其理之功而何能復堪此摧折人如是子亦安得嚶然而已乎蓋情窮于遇斯哀得于自我之悲鳴自訴者又不得而不嚶嗟矣向非風雨之故仰于室未定時可徐圖緩羽尾傷殘亦自為吾室耳何至嚶嗟如此哉兩配鳴亦謂我之病而息其病可也吁以公之忠誠而所遇之不幸如此則非風雨之憂全廢之存則公之心亦不白于天下後世矣

疏解此承上二章說本言吾之干暴其憂之深而勞之至者所以求免患也此章則言有意外之變而有不得鳴者蓋言已不日所以作詩之故也莊嚴備言治室之動應上則謂至卒指等句起題言戶隔未其元向應上未有室家風雨指武庚搖動王室應上除雨嚶嗟之鳴全為愛室苦心不容自已蓋一

身其痛不足言而室未安可憂也意在感成王以定王室非止明已也兒孫已也寥寥指武庚偏亂二叔流言說○疏義云當是時王心疑于上擊時或于下亂賊乘機伺于其間而國勢之危甚于風雨之播搖也○雜音嚶嗟者屬鳴鳴鳴四字上見之不叶王而呼嗚嗚無可奈何之辭也○作詩時王正欲與其情而名已竟其指無可奈何者止因不利于子一言而暴其勞于王室說辛道若是一篇辨疏矣○羽獲尾飯以喻已盡奔經理王室如鳥之作其甚苦也王室新造成王幼冲如鳥巢之甚危也庶民又為流言以搖撼之風雨之播搖也故作此詩以哀鳴如鳥音之嚶嗟也○補處源曰此詩固是周人赤心而誠然虛言自以周公為已誤而則公自以王室為已之至家無所避也此又可見其正大之懷○別安成曰周公自言其勞而不為誇詞王室為子室而不為嫌長以嚶嗟之音出于忠愛之情所不能已也然而成王之信其勤勞五室猶有待于他日雷風之變又以見護庇之易以入人忠言之難于見信而將成王之見不明且迷也○按舊金縢篇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公

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三年則罪人斯得于役公乃為詩以詔王名之曰鴉鴉王亦未敢謂公蔡氏傳曰言無懼之言也商人兄弟爭立者多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于周公為兄尤所親愛故武庚管蔡流言于國以危懼成王而搖動周公也辟當為避鄭氏詩傳曰周公避居東都也周公言我不辟則于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于地下也蔡氏謂蔡氏謂若東都未如何蔡氏以於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罪人之為管蔡斯得者避之之詞也詩家也按東山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罪人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視迎以歸二叔懷流言之罪遂奔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還首尾又自三年也○此詩實在未誅管蔡之前避居東都時所作也且呼嗚嗟而謂之即呼武庚而告之也其曰既取我子者是管蔡雖未誅其罪已無所逃乃武庚害之也故云然耳若把取字看作已誅則武庚亦誅之矣又何以呼而告之乎蓋當時公道流言避居東

二年王始知此言出于管蔡而疑處猶未釋公乃作此詩以貽于王既得此詩又感風雷之變于是迎公以歸乃承王命而後東征也○朱子曰弗避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管叔重得言亦辨心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詩說後未思之不然二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與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于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避避棄之卜焉避避之心自心合如此若居克之官通克之子即為蔡矣○世道人心愈昏愈下伊尹放君民尚大悅周公攝政二叔流言由周而下可勝道也哉○徐陰發曰鴉鴉一詩可以想見周公忠誠惻怛之心且公以叔父之親居攝相之位而所期于王者惟自訴其忠赤比于鳥之哀鳴而無一毫怨怒下進之詞公何嘗以爲于成王哉今萬世而下誦公之詩而見公之心事如青天白日不可掩也即是而可以律操結之徒矣○問鴉鴉詩其詞艱苦成與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連合得朱子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公讀之既

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雅雅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謂公其心未
必能還無疑及至雷雨之變季金熊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則安成曰蔡傳
以爲公遺流言即東征二年而誅管叔武庚其後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
雷之變迎公以歸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川孔氏書註弗詳之說後來既與九
擊辨其不然以爲當從鄭氏而于詩傳則未及追改耳蓋流言之興而公弗辨
番以待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義有未盡故曰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避
居三年之後成王既知流言之罪人而疑慮未釋乃作此詩以喻之觀其告歸
賜以無駁者至可見其詩作于武庚未誅之先自雷風之變而周公既歸乃承
王命作大誥東征一書之中自言王若曰兼而慶言王曰又言中人又曰學考
皆自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既感悟而迎公以歸之後也
○愚按得此辨論方見無傳不可虛從

東山詩全首通詩四章各開行有次序首章是既歸孔室而有完師之慶二章

是歸來未至而切思念之情三章是至家而慰室家之望四章是及時而感事
女之樂總是在遠感慨憂喜之情而代爲之言也要作歸士口氣說○章
章實有欣慰意然各從勞苦說起自妙夫當征夫未至則道途之阻城廂月之
久稱風雨之侵陵饑渴之困頓憂衣以久而垢敝室廬以久而荒廢室家以久
而感思皆其心之所苦而不敢言者及征夫既至則贈天時之和暢聽禽鳥之
和鳴而人情歡悅地與景會久別者以乍歸而驚疑似夢新婚者以忽見而喜
不自禁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而上之人能一曲體其情其感人也用

我徂東山惻惻不歸我來自東雲雨其淒我東白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

行也東山所征之地也惻惻言久也雲雨既變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
杖未許其妻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杖如著術之有結縵項中以止帶也則朝
勤使婦桑麻如蠶首也蒸婦謂解裝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與也○成王既得

歸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于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
詩以勞歸士蓋爲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塗又有雷雨之勞因
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悉于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爲自今可
以勿爲行陣衛牧之事矣及其在塗則又親物起興而自嘆曰彼娟娟者婦則
在彼桑野矣此嗟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

東山者曰人情之所不願者行師之事而其所濟幸者完師之慶也吾
今得以完師而歸矣然豈能以忘情也哉試以其往來感遇者詳言之蓋方流
言遊聞而門書發行于東國我是以有徂東之旅由昔言之罪人未得惟惻然
三年而不歸在外亦已久矣及渠魁殄滅而凶殘既正于天謂我是以有返旆
之期由今言之自東而來濛濛然霖雨之沾濡歸途亦甚勞矣夫人生離合之
關關心最切故有感極而情愈淡染浩而悲益動者方我之未離東國而言歸
方始也我心已西向而悲身在東而心則西矣于是脫此衣服制彼平居無事
之裳衣以爲大輅既平自今勿復爲此行陣之事如故之事矣則述可以理信
伍兩可以歸農戡戡于戈而萬世承賴皆後有東征之績也蓋然物類無情
而自育人心有觸而懷懷故我今者之在途也見夫娟娟然行動之婦則悉在
桑野而得動思之安其自營也完矣况我征夫斷室廬家其孰然而獨宿者今
亦在此車下而得以完其生也奇身鋒刃則旅行正爲長途嗣獲凱旋則獨宿
亦成帖席豈非吾人之大幸也哉

我徂東山惻惻不歸我來自東雲雨其淒我東白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

行也東山所征之地也惻惻言久也雲雨既變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
杖未許其妻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杖如著術之有結縵項中以止帶也則朝
勤使婦桑麻如蠶首也蒸婦謂解裝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與也○成王既得

以爲之是屬旅之情形如此則彼矣宋二句是散作歸計而亦見其歸意矣
一直看勿以下句作推原說計以爲字亦體其情而言謂報者定而大役已息
弄人得而天下以家自今可以勿爲行律衝救之半矣實示對承亦承升素裝
白鳥看見此等皆不用也衝救者軍法止語恐相疑也末四句以物之得所
與從夫之得所汲然獨宿即所至蘇家之意此句不重只帶過之詞亦在車下
幸其完師而歸也而在字相照有幸其生全意漢字亦字俱堪味若直說車
下之安意便索然車下之車即小人之所依倚者○王臨川曰古用車職則將
卒有所歸止則爲營衛與擊備無以異其城家服皆可以載其中則行救
與得處車下亦無兩解但從在東時意料漸說則在連時尤甚耳○到上王云
通篇皆作軍士自訂注則又視物起興而自嘆口是問出從詩之語其實只當
一路口氣中轉過

我恨東山怕不歸我來自東來雨其深果風力之實亦施于伊威在室
婦在戶町町鹿鳴增增權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恨

賦也果羅括樓也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婦
婦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町町舍旁隙地也無人焉故鹿以爲場
也增增胡不定貌宵行避名如晝夜行喉下有光如螢○章首四句言其往來
之勢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以其感念之深連言已東征而室廢荒廢至于如
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恨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
情也

我恨東山怕不歸我來自東來雨其深果風力之實亦施于伊威在室
婦在戶町町鹿鳴增增權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恨

鹿有宵行焉向未之多見也今或時著其增增之象乎紛紛異物乃至托于婦
子之微處依依故房乃一付于生之營窟則此荒廢之宮宛若無人之境亦
可畏也然豈可畏而不歸哉蓋地非吾土雖美不足以少留居焉處雖勝亦
足以自適則故址荒廢伊可恨也安得忽然而忘情也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述往來之勞下及至處之想也果羅六句作五件皆述
中想像之詞人苟才家已久素性擅諸度外惟室虛將近則家事幾悉一一上
心故形容纖析之總是室中無人斬除無人洒掃故有此數言亦可畏也二句
一正一反相呼相應之詞註中亦可畏矣句乃從上六句生出一畏字以呼起
下句意然豈可畏而不歸哉方是正解不可畏句懷思是思家非思除其荒廢
之謂蓋如此則情字却不見了○通說亦可畏也嗚思之卒然以爲伊可恨也
轉念之而釋然以喜也一說不必死註中然豈可畏一轉言吾想家中光景如
此難道便畏而不歸但出外已久種種凄涼在念排遣不開亦可憐我之懷思
而已畏即畏此空涼景况亦正懷此凄涼地面也○嚴華谷曰點出無人數

我恨東山怕不歸我來自東來雨其深果風力之實亦施于伊威在室
婦在戶町町鹿鳴增增權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恨

賦也果羅括樓也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婦
婦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町町舍旁隙地也無人焉故鹿以爲場
也增增胡不定貌宵行避名如晝夜行喉下有光如螢○章首四句言其往來
之勢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以其感念之深連言已東征而室廢荒廢至于如
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恨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
情也

我恨東山怕不歸我來自東來雨其深果風力之實亦施于伊威在室
婦在戶町町鹿鳴增增權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恨

賦也果羅括樓也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婦
婦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町町舍旁隙地也無人焉故鹿以爲場
也增增胡不定貌宵行避名如晝夜行喉下有光如螢○章首四句言其往來
之勢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以其感念之深連言已東征而室廢荒廢至于如
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恨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
情也

我恨東山怕不歸我來自東來雨其深果風力之實亦施于伊威在室
婦在戶町町鹿鳴增增權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恨

之而鳴于垤聽其鳴也凡在宥能不樂然而况在人之婦乎我知婦之在室中也應念歸途遇雨之若舍情無言惟淚既寒而已且知歸期不遠為之酒掃以待我征幾不欲使鹿鳴喧嘩一人君子之口中也為之空室以待我征幾不欲使伊威蟪蛄一類君子之驅除也而或能果其至矣忽從霖雨深澤中得觀從軍之壯士不有以慰彼之望哉斯時也我見故然爪者係于梁荷之上猶幸家固之風物無恙也屈指從事行旅之列寒暑更迭離違故土之使或時展易則此物之榮而悴悴而榮不知其幾而者之不及見此已三年矣今得見之何其幸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述在來之勞下及夫婦感戀之情也中四句述至家之望末四句述歸士之喜鶴鳴二句皆承承兩說故註于歸嘆下室下亦字蓋二句是統軍士自言感鶴鳴之聲涼婦當此時亦嘆于室也鶴鳴于垤只以鶴鳴為主不可以晴嶺出則鶴鳴平說○孔氏曰將陰雨木泉上潤故鶴避滋而上垤鶴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婦嘆與酒掃二句是征夫在途而

卷之十五 國風 王天

想惟其婦如此酒掃二句要相應見居者方思行者之歸而行者適思居者之室也酒掃本上室虛荒廢言幸至二字重見他謂別三年一旦相會恍然若夢俄然若期若瓜果新不平苦瓜繫于梁新也離家既久一旦言歸偶見若瓜繫在梁新不覺感嘆言自我不見故鄉景物已是三年追憶去時恍然如昨方意新伐之不免而今猶若此乎此時家人婦子歡笑相迎不言可知而反借一微物以攝其欣幸之意若喜若驚觸目無非感慨奇真適適具見才情于今三年言不見之久正以敘其得見之幸也不言既見之樂而只言不見之久無限感觸見此微物而興則見室家又當何如乎○東山之詩敘征人之勞若備矣而不及其室家之情則稍以爲本也故此章云云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雲雨其霖含庚子飛揚耀其羽之子于歸皇駸駸其馬親結其綯九土其儀其新孔嘉何二反其儀如之何賦而進也舍庚飛揚揚時也相耀鮮明也黃白曰駸駸婦人之盛也

母成女而為之送終結說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以應而實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歸親其美矣其有室家者相見而各言何如耶

平語夫我征幸至得見故園之風物則有室家者感其思歸之樂矣而未有家者立獨無燕婉之求乎是故我徂東山慆慆不歸因甘心久役我來自東云雨其霖復致慨于霖霖斯時也非惟感曠者多斯者未有婚娶之樂而此離者久舊者亦多契濶之恩及今當歸而至家之日正值天旄令命之期也見舍庚小鳥交飛若織則相耀其羽矣况之于際此時而于歸駸駸其馬則或皇其馬或駸其馬矣以言其戒命之禮必有母氏為之燕婉則親結其綯而婦順極母命之嚴以言其往送之儀夫且盛其煩文辭與諸婦如雲則九十其儀而多儀倍盈門之福今而後凡我東征之士無內外怨曠之嫌遂合送同牢之願新婚因其嘉矣其舊有室家者彼其約于鶴鳴與之餘喜其會于酒掃待歸之際則破斧缺斨之勞轉為執黃由房之樂其欣幸當何如哉于女

卷之十五 國風 王天

甫禮而新禮遺焉于曰歡師旅方旋而室家已樂于膏廬則東征之苦已成往事而今茲之樂亦可忘勞矣夫完歸之慶歸途之思室家之相望男女之及時皆下情所切而無由上達者也周公代達以勞之而委曲殆盡固安其來破斧之答也
疏解此章上四句敘往來之勞下及其逢男女之樂也以鳥之飛與女之歸只與到室家其馬句諸說至註與至其儀止蓋即時物與時事也然照說約與至四句為委親結二句又承言之也舍庚以下皆極形容之詞歸士未必皆知此舍庚何處時值什春人情相悅與法相離正統天今行計中於者詳似帶也賦中也即稱也結之香微其受戒命因結而不思也親結句是戒命之禮九十句是往送之禮其儀盛而九十九云者猶言十分好也九十亦必有此數送十為數之終九為十之漸言儀之盛皆不過乎此也以上四句總狀新婚送迎狀象只宜輕敘歸來未句孔嘉是及時感以正以時無怨無曠意不以九十皇駸駸見當初以羽從軍之時靡人不暇以為德音無來括之期矣今于在

卷之十五

五

之男方擗千戈之苦而忽道絲鏡之未待年之女方抱標榜之悲而遽逐其
 之約兩情初洽膠漆不足喻其堅百年伊始琴瑟未足比其好予今予如
 者何此孔嘉之意其信句可想他一段思初其城有後其士亮然不能形
 得出故下如之何三字須在入役征夫上領會得之凡人悲者莫不流淚
 別後之合其樂更甚于和知至合時悲喜交乘非個中人不能道也薛山
 文云拔儀容于嘆息之餘而兩地之思頓釋斯時悲樂也心悅之而口不
 言矣斯手儀于酒掃之日而彼此之念潛于斯際也斯情也心愛之而言不
 喻矣極得如之何三字神理之對安成口上草增聲言竹竹蘇之尤故以為明
 不定貌此章言介庚之利故以為鮮明作傳隨文解義類如此孔氏曰斯
 言結此言結情則謂是悅也朱子曰東山之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
 之于上東山是也及其衰則作之于下伯兮是也○思謂東山一詩乃後來
 從軍言來下曲之祖如上黃龍戌辛歲時歸即我初東山伯兮不歸意也
 長卿被國劍已折歸身幸余即彼彼宿亦在車下意也質別謂玉芬應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哀也

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惻其勞所以
 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思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之苦思謂
 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于至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
 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何如哉
 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體情意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道之
 此其所以維持軍國效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卷之十五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不為正之天下而欲此者則周公大明以東征必使四方之人皆如邪不
以于正逆不可以犯順莫敢不一于正而後已夫求征在于正四國如此則
公之誓不在于一身一家之私而在乎天下國家之遠其求我人斯也豈不
哉則雖有說齊欽斯之勞亦表斯不得而辭者矣

疏解被齊破折正三年從征內事未必實有甚事也不過要葉點一語耳不
得泥說引公東征四句通是推周公之心勿係在齊城以上二句為功下二句
為心也東征止解一方之亂耳何云四國蓋管蔡桀武庚以叛四國之人或
不軌之念反側而不正其矣使一方之亂不靖四國必有乘機而動者周公
征所以討不正也討不正者欲使四國之人知犯順從逆者工法之所不寬
恩于犯者夫討之所必加者酒且其反側之心以歸于正而後已所謂獲一人
而于萬人曾也皇字由從廣武庚誅管蔡推極言之作備張揚也便非哀我
人斯緊重四國看夫東征于四國人心之不正而公直徹盡匡而正之真若包
四國于覆載之中而毫無身家之念非哀我人之大而何嘗字恨皇字說哀我

不為正之天下而欲此者則周公大明以東征必使四方之人皆如邪不
以于正逆不可以犯順莫敢不一于正而後已夫求征在于正四國如此則
公之誓不在于一身一家之私而在乎天下國家之遠其求我人斯也豈不
哉則雖有說齊欽斯之勞亦表斯不得而辭者矣

疏解被齊破折正三年從征內事未必實有甚事也不過要葉點一語耳不
得泥說引公東征四句通是推周公之心勿係在齊城以上二句為功下二句
為心也東征止解一方之亂耳何云四國蓋管蔡桀武庚以叛四國之人或
不軌之念反側而不正其矣使一方之亂不靖四國必有乘機而動者周公
征所以討不正也討不正者欲使四國之人知犯順從逆者工法之所不寬
恩于犯者夫討之所必加者酒且其反側之心以歸于正而後已所謂獲一人
而于萬人曾也皇字由從廣武庚誅管蔡推極言之作備張揚也便非哀我
人斯緊重四國看夫東征于四國人心之不正而公直徹盡匡而正之真若包
四國于覆載之中而毫無身家之念非哀我人之大而何嘗字恨皇字說哀我

不為正之天下而欲此者則周公大明以東征必使四方之人皆如邪不
以于正逆不可以犯順莫敢不一于正而後已夫求征在于正四國如此則
公之誓不在于一身一家之私而在乎天下國家之遠其求我人斯也豈不
哉則雖有說齊欽斯之勞亦表斯不得而辭者矣

疏解被齊破折正三年從征內事未必實有甚事也不過要葉點一語耳不
得泥說引公東征四句通是推周公之心勿係在齊城以上二句為功下二句
為心也東征止解一方之亂耳何云四國蓋管蔡桀武庚以叛四國之人或
不軌之念反側而不正其矣使一方之亂不靖四國必有乘機而動者周公
征所以討不正也討不正者欲使四國之人知犯順從逆者工法之所不寬
恩于犯者夫討之所必加者酒且其反側之心以歸于正而後已所謂獲一人
而于萬人曾也皇字由從廣武庚誅管蔡推極言之作備張揚也便非哀我
人斯緊重四國看夫東征于四國人心之不正而公直徹盡匡而正之真若包
四國于覆載之中而毫無身家之念非哀我人之大而何嘗字恨皇字說哀我

不為正之天下而欲此者則周公大明以東征必使四方之人皆如邪不
以于正逆不可以犯順莫敢不一于正而後已夫求征在于正四國如此則
公之誓不在于一身一家之私而在乎天下國家之遠其求我人斯也豈不
哉則雖有說齊欽斯之勞亦表斯不得而辭者矣

既我我父缺我銜周公東征四國是道時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銜木屬道微而固之也休美也

疏解又不出缺銜也既我我父又缺我銜焉然豈出于自私自私蓋以流言於
而四國之人心且叛亂而道微矣周公從而征之蓋將使人心率其漢而合其
離而四國之是道耳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是至誠明但無非欲人之邪同而
增美也其哀我人斯亦甚美矣缺銜之勞又何論哉呼周公以義而使人于於
軍士亦能以義而自息其勞此所謂聖人之師也歟

疏解四國是道道亦不出皇字意人心不正便是無散莫知所適從將信將
疑之中便是不問出公東征使人悅矣知非正之歸便是欲其酒散使皆堅固
而不搖也休也休道字意蓋蓋萃合離收人心下或治之內則無不系其
惠豈不是休或以則公東征立不血刃故以斧斯為析薪之且倘休為坎具
者非也武庚之亂林三豎并奄與淮淮之地幾半天下恭與漢七國之變無異

疏解又不出缺銜也既我我父又缺我銜焉然豈出于自私自私蓋以流言於
而四國之人心且叛亂而道微矣周公從而征之蓋將使人心率其漢而合其
離而四國之是道耳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是至誠明但無非欲人之邪同而
增美也其哀我人斯亦甚美矣缺銜之勞又何論哉呼周公以義而使人于於
軍士亦能以義而自息其勞此所謂聖人之師也歟

疏解四國是道道亦不出皇字意人心不正便是無散莫知所適從將信將
疑之中便是不問出公東征使人悅矣知非正之歸便是欲其酒散使皆堅固
而不搖也休也休道字意蓋蓋萃合離收人心下或治之內則無不系其
惠豈不是休或以則公東征立不血刃故以斧斯為析薪之且倘休為坎具
者非也武庚之亂林三豎并奄與淮淮之地幾半天下恭與漢七國之變無異

疏解又不出缺銜也既我我父又缺我銜焉然豈出于自私自私蓋以流言於
而四國之人心且叛亂而道微矣周公從而征之蓋將使人心率其漢而合其
離而四國之是道耳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是至誠明但無非欲人之邪同而
增美也其哀我人斯亦甚美矣缺銜之勞又何論哉呼周公以義而使人于於
軍士亦能以義而自息其勞此所謂聖人之師也歟

疏解又不出缺銜也既我我父又缺我銜焉然豈出于自私自私蓋以流言於
而四國之人心且叛亂而道微矣周公從而征之蓋將使人心率其漢而合其
離而四國之是道耳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是至誠明但無非欲人之邪同而
增美也其哀我人斯亦甚美矣缺銜之勞又何論哉呼周公以義而使人于於
軍士亦能以義而自息其勞此所謂聖人之師也歟

高以家周公之流相也。以誅之述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誅家之禍及于...
已故封之管蔡流言危周公以問王。王得罪于天下。故周公誅之。非...
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此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旨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此
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此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旨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此
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此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旨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此
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
禮事之之辭也。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
禮事之之辭也。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
禮事之之辭也。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
禮事之之辭也。

喜得見之之旨遺直欲留上言我今日幸得公之客廳而公將歸相王室

九章之魚鱗

我獲欲買之而不可得也。蓋方幸其得見而又恐其將逝故其言如此。
東人也。九章之魚鱗以鱗而鱗細眼赤。魚已見上。皆魚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衣衣案九章。一日龍。二曰山。三曰華。雖也。四曰火。五曰宗。虎雖也。皆續于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糝。九曰穢。皆續于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家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章之鱗則有鱗。鱗之魚我獲之子則見其衣衣鱗案之服矣。

申續九章者曰人情有願見之心則必以得見為幸。然見聖之願難切于中。奈何可暫而不可常。則去留之間而情之悲喜係之。吾茲于我公有感焉。

彼九章之細網之大者也。用之取魚則獲于其中。若有鱗之魚矣。况我公以王朝之重臣。而至于止于東土焉。其所見果何所有哉。有衣衣焉。山龍雖虎駘其

意不無有以修一府之觀瞻。而動吾人之快觀者乎。
疏此章是言喜得見聖也。九章。孫炎云魚之所入有九章也。非常之網則有非常之魚。以與非常之人。則有非常之服。衣衣鱗案。固自所見言之。亦不甚重。蓋得見其人。上幸見其人。遂并見其服也。東土喜見周公。非為其服。而所以喜見公者。龍吟鱗。亦不出。故只舉服言之。此與衛詩充耳琇瑩一例。說服處。且是說德。不必又添出德字。○我親言。幸得而觀也。昔蘇東坡自海外歸。見鮑君者。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大遼河岸。千萬人隨觀之。東坡頗非言曰。莫若鮑君者。馬溫。公元豐末。東京師都人。足聚觀。即以相公目之。馬至于不。能行。馬將相于。私第。市人登對騎屋。觀之。人。或止之。曰。非聖而君。願識司馬。公之風采耳。何叱不。退。屋瓦為之碎。樹枝為之折。二公如此。况周公大聖。又以上公之貴。東人喜得見之。是何等願望。其一。股奔走聚觀。相顧贊嘆之狀。當亦不。然可想。○聖人在朝廷。則朝廷重。在一方。則一方重。衣衣非可喜見之子之鱗。

衣則可珍也。○祭九峰曰。龍取其變也。山取其鎮也。華取其文也。火取其明也。宗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兩口相承。取其辨也。

鴻飛遯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與也遯也。亦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人問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遯。遯。公歸無所。乎。今特于女信處而已。
申續。祭公之來也。吾人則甚喜矣。其如公之不可久。則何哉。彼鴻之飛也。則遯于小洲之港。而得其所矣。况我公之歸也。冠裳佩玉。而出入于王朝。正勞乘舟。而從容于康陸。夫豈無其所哉。計其在東之日。特于女信處而已。信處之外。即欲留公之行。而不可得也。蓋負展為常。則東為暫。衣衣鱗案將逝。乎其不可親矣。吾其何以為情也哉。

鴻飛遯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與也。高平曰。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申續。鴻之飛也。則遯于高平之陸。若往而不返矣。况我公之歸也。持衡政府。而優游朝宇之間。宿相天家。而永居輔弼之位。夫豈復來東乎。計其在東之日。特于女信宿而已。信宿之外。即欲留公之轅。而不可得也。蓋朝廷為重。則東土為輕。衣衣鱗案將逝。其不可留矣。吾其何以為情也哉。

公歸不復言上人廟廟。輔相王朝也。信處信宿。總是言其不久。處于。是也將歸。皆未然之詞。方接得下文。是以二字起。若作已然。則不止于信處信宿矣。○歸生曰。一句與一句。又一體也。第三句另講。如周南麟趾亦是。○朱子曰。此章飛鴻字是句。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

以商衣衣令無以我公歸令無使我心悲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于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衣衣之人。又願其且

管子此無遠迎公以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夫惟我公信虛信宿于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表衣之人以釋吾人之憂也
也然則我公一日之留即我民一日之幸而可以遠歸耶吾願其且留于此
日風雷之變已成而相位不可以久虛金勝之者已存而君制不可以無人
迎我公以歸乎蓋歸則當相王室專事東山無再歸之期我民失吾覽之
室可以恩而不可以見則昔之喜謂為今之悲矣尚其體吾民之情無使我心
悲今雖王朝之上不可以無公獨計其展王朝之日長而衣被吾人之日短也
亦之何其不少緩耶夫東人丁公喜其來而悲其去如此其慘慘有德之懷可
謂有加而無已矣然東人之愛我一時想慕之情則公之去留天下安危所係
東人豈不能為公留矣

疏解 此章本其幸見之意而表其願留之誠也是以句提起緊接信虛信宿句
東下二句一申二無字亦空發揮要發出願留之意始得結歸則將不復來亦
本留相王室說東人非不知朝廷不可一日無公公亦無日不以朝廷為念若
無此章則不許公之當歸與否且留字無遠字最關法蓋不欲去之速耳
兼魯城曰爾公者東人之私情而迎公者天下之公論一人之私情不足以勝
天下之公論此東人所以拳拳于公雖欲留而留之而卒不可得也○則結是
以有表衣今一章王養文并文詳以責觀覽○東人之於周公幸其留而以爲
榮恐其去而以爲戚甚矣東人愛公之深也喜其留而愛其上非公之德能
致此也昔周公居東東人開成王將迎周公又自謂謂而言曰周公去後廟堂
之殿殿者廟殿之地彼公之未來我邦未嘗有此表衣之人也惟其信宿于此
是以有此表衣之人山麓華玉輝煌于東山之下爲我邦家之光焉公之既去
我東方不復有此表衣之人也惟其再宿于此是以東方有此表衣之人宗廟
始末兼容於東山之隅爲我東人之榮焉風既變吾知公之不我留矣然東
人之望公如望雲霓也且願其于歸遠過無遠迎公以歸而樂結于朝金縢
書吾知公之將表衣矣然東人之依公如依父母也且願其於再宿無遠迎

公以禮而服庶王至吾公歸吾民失雲霓之望矣幸使相位之久虛無使吾夫
所望而抱同柱之老也吾公行吾民失父母之仰矣幸使左右之無人無使吾
夫所仰而仰無窮之戚也吁東人之愛公如此何其至歟雖然公之忠望豈惟
東人愛之者風以變大木斯拔天亦愛之矣東人之愛一邦之私也天下之愛
天下之公也先一邦而後天下豈天子之心哉此東人之于公雖欲挽而留之
卒不可得也○入手便直敘是以字無以字無使字安頓恰好一結補出大意
尚甚精其○是以二字緊承上信宿意來妙在先作開舉搖曳作勢下二句一
氣直下文於中二比善作了而不了之法爲緊落末句地步至于口角輕俏似
恐其直逼有東人當日神情其詞義中道平寫生手也

九章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疏解 此章通許要重注不失其常四字首章與公處變而不失其德客之常
下章與公處變而不失其德首之常不失其常皆本上句來所以不失其常者
要在心上見之惟其心事光明如青天白日故著之儀而儀如故于已無所愧
儀與重負也則之人而人無愧莫不有以放其心也

狼跋其胡載其尾公孫赤馬

狼跋其胡載其尾公孫赤馬
其也跋也胡領下懸肉也載則竟於也老狼有胡進而跋其胡則退而於其
尾公孫赤也赤謂大膚美也赤馬見服之馬也凡几安重貌○周公雖迫於
勢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竟其尾矣公遭流言之
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隨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適大
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爲此非四國之所
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
其愛公之游彼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疏解 狼跋者自安常則順即財人可以無難惟事變之求有非人情之所安
者自非聖人自能處天下之大變而安天下之大常乎吾以觀之我公彼狼之
爲物也適而進則獵其胡因之而退則又於其尾物爲形體所累進退不
以自如如此若我公之則于德其進退從容何所往而不定哉蓋公之忠聖

則主強功在生民其庸可謂碩矣。前乃有集樂之忠而不知有衣輔之功而不識
遠此大功而遠處于不爭之地。茲因事變之術而常處之所易失也。豈知忠貞
之節無遠下其心則亦無阻于其身而步履之形于赤馬者。凡几焉安重自如
不敗中規中矩之度也。是何也。蓋公之精誠天地知之鬼神鑒之。先王臨之。公
本自信之。故時有常變而公之所以為心者不變也。地有夷險而公之所以為
容者不改也。使其內有不足而無達于通變之道。又突能通碩碩于。而致亦
易之几几耶。

蓋公通流言之變。內不能自其求。外不能表其迹。豈疑負誇。遲遲兩難。實有
疑前重後。先景故典。意以復之。遲遲皆病。與公之常度自如。○詩曰。狼性不
能下。行首尾一節。一作首至地。則尾來向上。胡學向上。則尾進至地。與
也。前側也。踰頭也。後側也。兩側也。即負與恥。上為宗。下為生。宗忠貞可貴。日
月精誠可通天地。竟以是遺疑誇乃舍之不辨。而若東以避之。所謂避也。疑指
成王。詩指三監。赤馬几几。以動靜有常。言凡人當事變之來。舉止最易失其常

則公之心無愧。作自外無用。死形之于身者。豈安。或從客不少。謂也。蓋聖人處
變。雖不以利害。保心。故能從容。自得如此。几几二字。詩人可謂善狀。不獨到
手。兼者與公。皆堪。即海東山。軍將是。矯情。與物。展華。各所。謂人。處。刑。者。之。變。則
舉。且。不。安。其。常。僅。首。或。至。于。喪。禮。者。或。至。于。折。屨。也。○鄭氏曰。凡人之所。舉
以為。安。者。其。几。几。焉。安。赤。馬。几。几。有。越。止。不。失。尺。寸。之。意。○詩人。不。欲。使。說。那
之。已。得。加。乎。公。故。以。孫。碩。庸。來。替。出。遺。疑。誇。語。若。公。自。不。敢。以。無。可。讓。自。處
而。稱。之。不。是。者。然。此。就。如。春秋。魯。昭。公。出。奔。分。明。為。季。氏。所。逐。而。出。曰。公。孫。于
齊。如。其。自。出。去。耳。蓋。詩。人。如。此。委。曲。也。作。文。只。就。漢。大。美。終。推。便。是。○徐。敏。孫
云。赤。馬。几。几。言。公。之。隔。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疑。其。進。退。自。如。無。異。周。旋。靡
靡。之。日。也。○穆。子。曰。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故。取。危。疑。之。地。安
于。舒。樂。○疏。上。云。集。傳。公。道。流。言。之。變。一。句。即。孫。碩。庸。之。正。而。也。人。被。疑。陷。罪
竟。是。大。美。欠。債。處。故。以。為。言。說。孫。碩。大。美。便。是。說。被。誇。只。依。本。文。勿。再。添。足

復其尾載陵其胡公孫碩庸德音不取

與也德音猶公聞也。取疵病也。○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雖委然存恭畏之心
其存誠也。湯湯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衷。而德音不取也。

○中。蓋。彼。狼。之。為。物。也。退。則。踰。其。尾。進。則。踰。其。前。物。為。形。體。所。累。進。退。不。得。以。自
如。如。此。若。我。公。則。豈。其。然。乎。蓋。公。之。忠。在。王。室。功。在。生。民。其。庸。可。謂。碩。矣。碩。乃
心。雖。忠。而。不。有。其。忠。德。雖。聖。而。不。居。其。聖。德。此。大。美。而。退。處。于。淡。淡。之。中。茲。因
危。疑。之。地。而。德。音。之。所。易。玷。也。豈。知。精。誠。之。極。可。以。自。信。于。心。則。亦。可。以。共。信
于。人。而。德。音。之。著。于。中。外。者。赫。赫。然。宣。若。光。昭。前。後。不。異。若。彼。其。無。報。也。蓋。公
之。精。誠。天。子。庶。之。果。朝。諒。之。百。姓。知。之。即。四。方。萬。國。咸。舉。之。故。未。嘗。違。道。于。毫
而。舉。自。不。能。掩。也。未。嘗。徇。名。忘。實。而。名。自。不。能。損。也。使。其。仁。有。未。及。而。或。懲。其
亦。竹。之。守。又。何。能。遲。頓。庸。庸。于。人。而。致。德。音。之。不。取。耶。夫。以。公。之。德。誠。也。固。志。于
昔。樂。之。流。言。而。詩。人。之。歌。咏。也。則。以。為。周。公。之。自。讓。蓋。不。使。說。邪。之。口。得。以。加
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疏。歷。此。以。制。形。有。累。今。則。無。損。為。與。德。音。泛。就。平。日。說。程。子。周。公。處。已。一。段。是

不取前兩事。德音不重人與公。重在公可取。聖人不責名。然天下萬世莫有
得而讓之者。故曰不取。要根上大美來。此正謙尊而卑。卑而不可踰。處謂公曰
前忠聖之聞聖。界不因此而少玷也。常人稍疑之。亦令名之所易失者。我公
忠愛之心。昭然在人之耳目。又安有取疵之可指耶。○徐敏孫云。德音不取。言
公之心。忠誠惻怛。昭然在人耳目。雖處變之時。人之譽之。猶之無事之日也。○
輔慶源曰。狼跋之詩。首章朱子之說。足以盡作詩者之情。末章程子之說。足以
盡周公之德。篇末范氏之說。足以盡聖賢處窮通之道。自有詩以來。無人說得
到此。○按易中孚之六四。月幾望。馬匹亡。元咎。蓋月幾望者。不處盈也。馬匹
亡者。不為驚也。周公位極人臣。而天下信之如此。乃能退處以處之。其蓋六四
之道乎。彼人臣有處危疑之地。恐人執其後。若狗虎而不敢下。其不陷于危
賊之黨。而免覆亡之禍者。未之有矣。○案陳居恒高視測步舉。止條然偶遺說
詩。不禁羨皇失措。無他。得失。就于中。而禍福。株于外也。聖人之心。不但忌其禍
福。忌其得失。并吾之忠。所亦。勉。一。并。忌。之。此。中。直。如。光。風。霽。月。毫。無。芥。蒂。故。可

通可退可去。可留一聽。薛丁天地之間而已。不與焉。此公遷殯之志也。○王守於曰。大抵事變之來。雖聖人所不能免。而聖人之德亦事變所不能移。故文王因于夷里。而濟易自如。孔子九于陳蔡。而放歌不絕。其心一也。是故四國流言。人以爲公體風雷變。人以爲公喜。而周公之所以爲周公。無異焉。吁。此其所以爲聖人也哉。○倪玉汝曰。文王三分有二。周公自展鵬朝。但是九龍有德。故文王保于夷里。周公保于東山。後世權奸。只緣地位相逼。騎虎不下。所以存無其之禍。乃知聖人不能保也。○張賈王曰。公孫碩府。赤鳥凡几。可以見聖人處變之度。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可以見聖人教亂之心。其正大光明。益如此。○卯風大旨。七月。見周公事君處常之遊。鷓鴣見周公處變之道。東山見周公推下之仁。破斧見重士體公之心。伐柯見東人喜公之至。九義見東人夏公之歸。終以狼跋見實而不失其常。此其所以能安也。

狼跋一章章四句。○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而面首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惟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其不可制焉。惟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來。皆其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孔子配于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鳥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幽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程元問于文中子曰。敢問幽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諂。其能正乎。成王終棄。周公則風速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魯傷之也。厥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厄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兩遠矣哉。○詩章欲幽詩以逆。習迎寒。已見于七月之篇矣。又曰。祈年于田。則則飲。幽雅以樂田。樂祭。則則飲。幽頌以息老物。則考之于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邵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香爲風正。禮節香爲雅樂成功者爲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則取其一節而論。

禮節香爲雅樂成功者爲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則取其一節而論。

用力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身詩。而匹之其說。近且惑者。又莫但以七月全篇。因事而遷。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則于理爲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於此。幽雅其說。其于大田。且和。爾雅。謂者。俾焉可也。

卷之十五

金履才列臣月

詩經卷之十六 小雅

小雅二○雅者正也正樂之配也其篇本有大小雅之分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蓋養正之樂也正大雅則禮樂之辭也故或賦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勞莊以發先王之德歸氣不同音節亦異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詩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鹿鳴之什之二○雅須無者因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為什也

鹿鳴之什之十一○通詩三章于右通上下之情而求忠告之意乃章旨也詩中三不我字要玩求教之意不過一意而屬言之無言教身教之分首章先言燕喜而末章以忠告次章先言有之可法而後及燕會末章只備述己之所以樂者其意若左相關照然其為視見交善不拘形迹如此知未嘗飾飾亦欲叮嚀盡一經楚麗不須更說矣○以燕飲為主聚器之類不過有樂而已首言禮必嘉賓好我只所嘉賓燕樂其外則言酒水而游揚舞頌種種曲動其心○說通云善說因示我則行一句重言乞言即嘉賓式燕以致以燕樂嘉賓之心亦謂樂之正所以乞之也既言不飲古人燕饗本以洽上下之情耳雖歌請史陳士傳民語無一日忘乞言而禮意所重則在此不在彼耳示我與以歡樂心一何有人至好我示我其樂可知皆是自道其設燕之意如此歸重乞言似客作上耳更詳之

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嘽嘽鹿鳴也
食野之苹也
有嘉賓也
鼓吹笙也
承筐也
與也嘽嘽之和也萃簞也也
已白草如飴我主人也
以好我承筐也
國之臣或請侯之使也
燕祭席也
用之樂也
實中之實也
承奉也
所以
幣帛者也
將行也
奉饋而行幣
欲則以酬實送酒
食則以備實助也
周行
大道也
古者於旅也
謂故欲下
聞其言也
此燕饗賓客之詩也
蓋君臣之

分以廣為主朝廷之禮以備為王然一千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信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共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鹿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于羣臣嘉賓者惟在于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

車盡歡鹿鳴者若謂君臣之間更乎相孚以情而相濟以道也自交孚之情而而大道之渺即久矣若今茲之無何如哉彼呦然之鹿鳴則和與食野之苹矣情之適故聲之和也况今之鹿鳴充庭者必實也既為我有行將以大道鳴國家之盛者而可無燕以適其和乎于是言鼓我登則堂上之絲絳東歌工而交聲言吹我笙則堂下之匏管以鼓篋而繼與豈曰絲竹之響遠足相高賢之聽但中心之愛非此無以鳴其兩欸也且承筐而行幣束帛豈豈不之旅陳行幣以備飲食而行大禮具果豈曰玄纁不腆遂克動名賢之盼但音接之歡非此無以效其殷勤也禮意之切如此則情通上下之交吾知勉分之修言聲必盡虛乎斯人之好我辭其平日網絃之忱示我大道凡帝王釋濟之模為世治安之畧或于茲而頌吐之也豈不足光憲乞之興乎

卷之十六 小雅

疏解此章與意并下二章詩本俱云與至末語勢至六句畧斷上卿已燕賓之厚下與其忠告之益也鹿在野其情適故其聲和實在其情通故其言盡此與之取義也陳士謂與意亦斷當在四句止吹笙鼓簧以下方說此章結屏人句者所謂兩句一連四句一燕之理更為分明必曰在野之鹿情適則聲和在燕之實情通則言盡直與到底恐此等長調三五篇之中亦樂乎無之豈可待彼俗說自起無已也愚謂依陳士說則如西山真氏曰鹿食草則相孚呦呦而樂若臣賓主之相樂亦猶是也此正與三四句意也嘉賓之說無而稱曰我有此處便有朕賢德文是意謂以此句最不可解下文嘉賓佳節皆是捐儀而用之以文也故說三分之意則為總之則皆禮意也故結對以笙言鼓簧帶在吹笙內豈空言之樂以遂而歌有聲有詞者也笙堂下之樂也于舞中亦舞四者也○儀然禮曰工四人二瑟工歌鹿鳴四杜皇者

卷之十六

笙入奏南陽白華樂系李氏曰鼓瑟工歌鹿鳴之三也吹笙笙奏南陽以下是也又曰襄在廟燕在宴享重而燕輕享則君親儀燕則不親以通解工既備器備下堂上而鼓之瑟音少開笙入于堂下而歌之承應是將樂備前幣言時以勸酒作以勸飽皆有幣帛在即行于奏樂時者未二可也其樂之舒好表冠承上禮意來蓋嘉賓雖有忠愛之心但情適于燕享之時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是其常理如此或謂若然則自誇矣不知豈非正是道達誠意何自誇之有諸說多謂好我就平日忠愛言不是感此禮意而然若必待樂備而後好既非忠愛本懷欲其好我而始與之故游杯酒下時上下之安在哉凡人所示愛是愛人之言所以先說好我引起示我耳王者亦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游之則庶乎好我而示我以道是燕享時禮意之厚專為別行而設非僅以通上下之情也此說重乞言一說盛時乞言即行于燕享後世燕享此典不行至天人告變然後下詔求言而言之當否亦復不見于川皆由誠懇少也而虛文亦亦云重在好我好我全在杯酒忘分燕樂其心示我周行不實十分實望豈便失燕意此又重燕草上然細玩云一下嚴敬服情實不虛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必竟重乞言為是周行總不外帝王修己格人經世謀道之遺見非備伯小康之術也然亦須渾渾說○附錄人之好我嘉慶仁文及文評以資觀覽○周王有乞言之誠而以大道求示于好者焉夫周行可示然非好君則不易示也此周王所由注重于能好者乎鹿鳴之賦曰接下以禮者人君好賢之誠論君子道者人臣匡君之義此其事亦交相盡者也而能致臣之歸愛者則惟視乎君心之善感焉今者彗彗編進幣帛交陳于聘籍是以伸其中心之好耳敢與嘉賓之禮有以示我哉雖然吾聞君子每以人以言而大臣樂致主于道所慮者賢臣抱道于身亦當思獻之補而勉其君無一德之雅則卷而激之也必湊其臣注念于主未嘗敢私其嘉飲而入人之國無進說之機則善而不言者必衆此無他惟其不好是以不示也而我嘉賓實其然哉我不敢知日不勝之物人之好我者必在是也我亦不敢知日不勝之物人之好我者不在是也或者幸聖我之微情不願於我果所為修己

卷之十六

二

怡人之道則際而善導之是則未可必也然而不能已也我不敢知曰區區之忱人之好我者必由此也我亦不敢知曰區區之忱人之好我者不由此也成者惠道人之嘉說不即爽我果所為匡國神民之道婉曲而諷諭之是又未敢料也然而不容忽也且夫人之示我者亦豈有隱淡難白之義哉哉則行焉耳夫固人人所共由也以人人所共由者獨于我有名者則必人之不好我而後可若庶幾好我也人也正容而示之我也抑志而聽之諒亦實心之所其快而豈或拂于虛受之懷抑夫人之示我者又豈在委頓繫木之事也哉周行可矣是固大君所宜敬守也以大君所宜敬守者顧于我不顯示焉亦必人之不好我而後可若猶是好我也我也即席而養之入也離席而示之諒亦我心之所其歡而豈不繫于乞言之意我之所望于嘉賓者如此嘉賓能無慰我之靈乎○此題作者如林而皆不能愜意者以其貪發示周行門面而于上句好我神情反致輕拋也此支全于上句着神而下句神理自然透露誠得文家筆上裁法者周行二字不用攝舉天然雅貼至時時迴顧燕飲本旨尤稱頌

上卷

鹿鳴

鹿鳴 食野之蒿我有嘉賓魯孔昭叶制視民不眺叶能君子是則是傲叶胡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叶胡視民二句已西江南一旬已西江西

嘉賓 嘉賓也即嘉賓也孔昭明也視與示同眺偷薄也敖游也言嘉賓之德音其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傲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濼矣

鹿鳴 不特此也彼呦呦然之鹿鳴則相與食野之蒿矣况今之左右孔簡者嘉賓也既為我有而豈無所以表其軀乎第見頌中頌和聖仁講讓而德之所積者凌斯義開宜昭微稱至著而音之所播者遠給孔昭矣乃是德音也不特以之示我而且足以示民濟者可易而為酌流者可返而為厚而使之不能焉抑不備化我小民而且式我君子服休者所當法其模服采者所當師其軌而是則是傲焉嘉賓之德音如此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濼矣然則我今日之有旨酒也始將嘉賓優游于樽俎之間從容于獻酬之際庶其式

燕以被而無弗暢之情也豈復有形迹之異乎

麗解上章言我之所以求嘉賓者以有語望之此章則言嘉賓之所以致我者不徒在言辭之間也上章以鹿鳴與琴瑟此章以鹿鳴與德音與意亦在四句止下四句另說德音三句總是稱賓之賢所謂嘉賓也正是別行之實處正是未嘗示而獲于示處玩註不待言語二句後知此三句皆與示我句相結德音不並以歸而致為言也而德音不重言字而就平日言之孔昭內要合

此亦是德音足以如此非民已化意按詩南台云明之盛時風俗未自樸薄而詩曰不民不悅者非以為過薄遠淳也濟仁義之源以同民心于未讀而使厚者不洽于薄耳君子之指在位言卑屬臣一邊不必如通解云合王者在其中也則微是取法而觀摩之兩是字須玩言即此便是有位之標準也此與上句俱與德音分講為是此下要補出不待言語意言酒句極言酒者樂幣在其中也以及是無飲時和順從容情意款洽假此以游衍其心也○一說詩言厚

卷之十六

五

重燕享當與琴瑟之美能光南山之及邦家作一則看稱述嘉賓以及燕樂張本不可將德音數句十分鋪張揚厲也○附錄德音三句季章甫文及文評以我觀寬○德足以孚眾知不徒以言示矣蓋以言教不若以身教也嘉賓之德音足以厚德何疑則微者之聚哉歌鹿鳴者曰從來能以道教人者必能以德修己者也而德之茂者實大粹宏足以匡維末俗而遂為當世所取法焉則所養于予一人者正非淺耳我又何幸而有此嘉賓哉琴瑟雖微而法則嘉賓然足觀惠教之懇懇未足望內修之純德也我思嘉賓必自積厚而道者隆其美于章志貞教之開筵幣敬陳或者惠德昭昭然足昭昭之德蓋未足徵積素之芳徽也我思嘉賓天豈無賦而皆引其用于無窮禮型之際以言乎賓之德音不既孔昭矣予德者嘉賓所思之予酒微者也而德之予酒微者自連之予光顯孔昭哉何其微聞之不宣乎自知非進醇風不越此德音為之嘉勤矣德音嘉賓所教之予思德者也而教之予思德者自恰之予尊崇孔昭哉何其令修之重獲于予知與起有位亦不越此德音為之迪幸矣而此時之

民皆稱有自濟其性者或厚厚之良舉眾同所自而有實以昭然者亦之則厚者無失其為厚者蓋進而為善華薄從忠熙然渾厚之道也因以觀夫君子不肯宜式從其教也哉雖導俗之法在位不之良規而實以指示者範之則百爾共趨其正直之修一人更洽其尊親之化探猷錫極觀然太和之治也視民不惟君子是則是微所賴于嘉賓之德音者豈其微哉蓋至是而嘉賓之所

以益我者不特音接有以起其忠誠而生乎之昭示者已至亦不惟是賦足以彰其素抱而風望之表式者已隆我何幸而有此嘉賓也○上章示別行流燕時與其被陳開導此又舉其平素積修之效言之語意更進一轉講首句從上說入設有見視民勿棄案德音說來註故用足以二字承下則微句說其德音示民處安取法也不然二句平對之中自有串通玩註中所當二字便見君子之指在位者言而君子亦在其內此文融會註疏通解諸說而揀格練詞史能醇淡清至卓然元正典則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琴和樂且湛

卷之十六

六

與也其章各並如叙股栗如竹管生湛樂之久也燕安也○言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操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效示之無已也○事雖不特此也彼呦呦然之鹿鳴則相與食野之苹况今之踰躅在列者嘉賓也既為我有而可無燕以通其雅乎是以笙簧不足言飲則琴瑟之並奏而自不覺殺音之洋溢舞雩然藉是以俯觴也琴瑟既已重奏則喜起之情淡而自不覺永日之為勞陶陶然和樂而非暫也然我今日言酒之真歡是樂以將之而滿樂如此者豈徒以養其體操其外而已哉蓋所以達吾之誠敬而結彼之歡心使猜疑之念消而意氣之孚應庶乎心因燕而適言因心而宣其示我以大道者自竭盡而無已也不然彼雖有忠告之心其何以自達也哉夫以一燕享之間而不忘乞言之誠可以見交泰之情焉可以見保治之道焉君子稱鹿鳴之時而知和在成周宇宙開矣

我有所謂上將大道德音入迷帶說無字接到鼓瑟數句燕行而樂作也。下既一語亦有不一而是意始洪字可見和樂且洪字承上未和樂以情言兼猶主說洪者和樂其情也。我有所謂酒句承上起下之詞非言酒包股樂任內不可以故忍二句為備樂。我有所謂酒句為備樂其心字重有盛世所以天地交泰。室無不而無無意者非為君心與臣心合而為一耳。上章式既以長正合此意而特下章未幾成似與前我相應蓋云嘉賓之心好我之心也。安樂其心則無猜疑與拘忌。所以好我者油然於心而所以示我者竭盡無餘也。注教示無已不是時特教之只是感其嘉賓吐肝腹惡誠之意。上章日所以示我者廣此章言教示無已俱領首章示我則行來亦見針線綿密。然而本文末二章一字不及示我則行其意更廣可味。○徐敬修云君臣之相與也尊卑兩絕。堂階森嚴。誰其君能推心置腹。樂千聽納。前有形迹之存。尚有納而不言言而不達者。采非能樂其心使之形迹盡忘。肝腹畢誠。安能得盡言哉。○註其體指酒言。樂其外指樂言。○首章好字乃通篇首麻二章式既以教示

卷之十六

從容辨而以承其好三章無樂嘉賓之心正心安意適以堅其好。總之欲人好我固好以與其開導云爾。
鹿鳴三章章八句○按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首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然於朝曰君臣。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于此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質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以飲食幣帛為說。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四牡章全首○通詩五章皆是王者代使臣言之。而四章是言不得盡其情于親。未意是欲陳其情于君。全篇中不遑將三字而各章又俱以末句為上。而四章皆從臣與君之情。故曰探其情。末章言求來論使臣未必有者。故曰探其情。言勞皆自其歸而勞之也不受。他是一是誠。忠不得盡。孝苦心。方肯上者曲體

下情口吻○凡勞特重私情。遺詩重公義。蓋君之使臣必先恩而後義。故也。此勞特須重私情上。○通是人主代言。須會使臣口氣。非如北山賦。賦不平之例。○自首至尾。皆回顧兩章。前二章懷歸。泛泛以遠。辨父母言。末章懷歸。緊項不遑將父母說。
四牡駢駢非謂周道。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賦也。駢駢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倂倂。回遠之貌。豈不堅固也。○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于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雖勞之際。較其情而因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于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于事。而不自言君採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卷之十六

車蓋賦四牡者。若謂天下有義焉。有情焉。義之所在。固不可不思。而情之所徇。亦何能不思。孝耶。是故我之奉王命。以出使也。乘彼四牡。而駢駢者。無少息。行彼周道。而倂倂者。靡有窮。固不辭。駢駢之勞矣。斯時也。與行日。說首度家曰。曠言念歸。期于未可下也。于獨何心。能不懷哉。然旋返之懷。思雖切。而王事之責。我雖艱。凡上德當宣。下情宜達。皆不可倚。且從事而不堅。固夫是以情既不忍。義又不敢廢。則我心悠悠。惟有內顧而傷悲耳。安得以遂存之情。而首歸也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憫其勞于王事。下嘆其勞乎私情也。四牡二句中。看懷歸。請家俱云。就以上四句。不為。但不可露出。然意。思謂。非思。親亦不必露。只以。請。指。為。佳。王。事。不。外。宣。上。德。遂。下。情。靡。盬。是。凡。事。飲。完。全。也。要。得。願。君。不。復。願。親。意。作。成。屬。語。非。怨。答。語。傷。悲。二。字。渾。渾。含。情。見。心。徒。自。苦。不。敢。言。歸。也。傷。悲。正。真。懷。歸。想。應。得。歸。則。不。必。內。顧。而。傷。悲。矣。註。中。敘。情。獨。勞。不。必。分。看。敘。情。

節所以初勞也。○黃東隱曰：王事靡盬，只將來做個話頭見。今日總為王事之故，故積勞難切，而不得內顧其親，以至子傷悲。全要私情割斷一番。方見王者激勸臣子之旨。○顧大初曰：王朝無賜，激勸所係。故此詩雖謂其勞，而實以王事靡盬為言。所以慰勞也。亦所以作忠也。○鹽亦鹽也。出于河東解池水。蓋鹽池自結成者不堅，久而易壞。故謂不堅固者為鹽也。說文云：亥海為鹽。若而易敗，故注以不堅謂之。

四牡騤騤 騤騤，馬行貌。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車，馱也。豈不懷歸，內顧而傷悲。心既不能以自釋，而身亦不能以自止。蓋迫于義而制于情，道途之景象有莫可狀。其倉皇者是故。我之出使也，傷四牡以騤騤者，惟嗚呼然。家盛之驛馬也。行旅時起，道途賈以無涯。青且征行，關河遶而難越。固不惜馳驅之勞矣。斯時也，永別桑梓之地，長為行路之人。屈指歸期，遠乎未可決也。予豈無情，能不懷哉。然言旋言歸者，那族之懷思雖其切，而公爾忘私者，王事之執掌不容辭。凡上德當官，下情宜達，皆不可缺。原池而不堅固，夫是以夙夜勤勞，而不敢稍須臾之便。朝夕馳驅，而未嘗求須臾之安。蓋其操履勞，惟有不遑。厥處焉耳。安得以遂吾之私而言歸也哉。

采芣苢 芣苢，車前子也。采芣苢，不遑將父。

○私者，王事之執掌不容辭。凡上德當官，下情宜達，皆不可缺。原池而不堅固，夫是以夙夜勤勞，而不敢稍須臾之便。朝夕馳驅，而未嘗求須臾之安。蓋其操履勞，惟有不遑。厥處焉耳。安得以遂吾之私而言歸也哉。

采芣苢 芣苢，車前子也。采芣苢，不遑將父。

○私者，王事之執掌不容辭。凡上德當官，下情宜達，皆不可缺。原池而不堅固，夫是以夙夜勤勞，而不敢稍須臾之便。朝夕馳驅，而未嘗求須臾之安。蓋其操履勞，惟有不遑。厥處焉耳。安得以遂吾之私而言歸也哉。

采芣苢 芣苢，車前子也。采芣苢，不遑將父。

○私者，王事之執掌不容辭。凡上德當官，下情宜達，皆不可缺。原池而不堅固，夫是以夙夜勤勞，而不敢稍須臾之便。朝夕馳驅，而未嘗求須臾之安。蓋其操履勞，惟有不遑。厥處焉耳。安得以遂吾之私而言歸也哉。

○驛者，飛或下而集于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苦于外，而不遑將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濱以為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憐，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車，馱也。夫既不得歸，則父母之養缺矣。我何如其為情耶。彼則謂有時而飛，有時而下，而集于苞苴之上矣。夫物類無情，尚得以此一時之飛翔，而共適于天。高地下之內，况征夫有念，何獨以四駟之馳驅，而獨勞于皇華原隰之間。蓋以王事故，我上無以宣德，下無以達情。懼辱朝廷之明命，不得馳驅而修定省。雖欲將父，而有不遑焉。夫欲勤王之舉，而卒不得命，文之為難，不問為臣之難。至于此也，安得而不係吾之思哉。

采芣苢 芣苢，車前子也。采芣苢，不遑將父。

○私者，王事之執掌不容辭。凡上德當官，下情宜達，皆不可缺。原池而不堅固，夫是以夙夜勤勞，而不敢稍須臾之便。朝夕馳驅，而未嘗求須臾之安。蓋其操履勞，惟有不遑。厥處焉耳。安得以遂吾之私而言歸也哉。

采芣苢 芣苢，車前子也。采芣苢，不遑將父。

○私者，王事之執掌不容辭。凡上德當官，下情宜達，皆不可缺。原池而不堅固，夫是以夙夜勤勞，而不敢稍須臾之便。朝夕馳驅，而未嘗求須臾之安。蓋其操履勞，惟有不遑。厥處焉耳。安得以遂吾之私而言歸也哉。

采芣苢 芣苢，車前子也。采芣苢，不遑將父。

○私者，王事之執掌不容辭。凡上德當官，下情宜達，皆不可缺。原池而不堅固，夫是以夙夜勤勞，而不敢稍須臾之便。朝夕馳驅，而未嘗求須臾之安。蓋其操履勞，惟有不遑。厥處焉耳。安得以遂吾之私而言歸也哉。

采芣苢 芣苢，車前子也。采芣苢，不遑將父。

○私者，王事之執掌不容辭。凡上德當官，下情宜達，皆不可缺。原池而不堅固，夫是以夙夜勤勞，而不敢稍須臾之便。朝夕馳驅，而未嘗求須臾之安。蓋其操履勞，惟有不遑。厥處焉耳。安得以遂吾之私而言歸也哉。

由使也。四等既發，然其來而急，疾不敢息矣。斯時也，絕上率，保以爲親之公，豈不懷歸以養父母乎？然而君則萬里，下情不能以上通。臣子一身，忠孝安能以兩盡？然使以此情上于天，聽必若君之所演，也是用賦四牡以自陳，托蠅蟻以起興，將不遺養母之情，來告于君，使君告王以孝治天下，得於其意，而憫其勞，常有勤惰于萬里之外者矣。夫臣勞于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言之，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

疏解此章言奉公保私而欲達其情也。首二句，再提起出使，不過總上四章意，以起下意。非嘆其使事之不己也，更在作歌告君上，報歸與上，一章，使歸不同，彼只思歸，此則兼養之情也。歌指通詩言，作歌來，論大意，謂以此陳情，使九重之上，知我命達，臣有許多悲悅衷曲。况天子以孝治天下，而臣自盡忠，不得盡孝者，必王心之所憐憫也。言將母而父在其中矣。孔氏曰：母以恩慈，父以嚴，故再言之。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又愛母則敬父，敬父則尊君，一說要加將父將母，兩情題環于中，父猶知公義自然而母但

卷之二十一

疏解此章言奉公保私而欲達其情也。首二句，再提起出使，不過總上四章意，以起下意。非嘆其使事之不己也，更在作歌告君上，報歸與上，一章，使歸不同，彼只思歸，此則兼養之情也。歌指通詩言，作歌來，論大意，謂以此陳情，使九重之上，知我命達，臣有許多悲悅衷曲。况天子以孝治天下，而臣自盡忠，不得盡孝者，必王心之所憐憫也。言將母而父在其中矣。孔氏曰：母以恩慈，父以嚴，故再言之。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又愛母則敬父，敬父則尊君，一說要加將父將母，兩情題環于中，父猶知公義自然而母但

其能養于親者，也然忠孝不兩立，致其勞于外，則必缺其養于內，又不可以不恩也。為人臣者，將欲致其力于私養，則當官而行，國事固不可以不恤，將欲致其力于王事，則子職之不共，又何以爲孝哉？此王者之勞使臣，所以必探情而代之言，爲人臣者聞之，亦必有以自慰，而益不解于用力矣。○顧大韶曰：周家使臣，正如今之行人，其世人作此二篇題，似解作直指使者大可笑。四牡五章章五句。○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以爲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但儀禮又以爲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木爲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

皇皇者華章全首。○通詩言者，達其事而言與上章，吟詩之言不同，吟詩以私情爲事，此則使臣公義上首章，述其心，慮無以盡職也。後四章述其事，求所以盡職也。○通篇每章，依序及句，下四章意思，總括于首章內，只首章章我馬句，即是馳驅二字，光贊不已，而謙度不已，而誠誠謀度，又必要周，宛承其詞，每惟摩及，若止云廣，而情可以補其不及，猶看得意。

卷之二十一

疏解此章言奉公保私而欲達其情也。首二句，再提起出使，不過總上四章意，以起下意。非嘆其使事之不己也，更在作歌告君上，報歸與上，一章，使歸不同，彼只思歸，此則兼養之情也。歌指通詩言，作歌來，論大意，謂以此陳情，使九重之上，知我命達，臣有許多悲悅衷曲。况天子以孝治天下，而臣自盡忠，不得盡孝者，必王心之所憐憫也。言將母而父在其中矣。孔氏曰：母以恩慈，父以嚴，故再言之。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又愛母則敬父，敬父則尊君，一說要加將父將母，兩情題環于中，父猶知公義自然而母但

雖之情恐遠于廟堂之上而九重之德意可下沛于漢山窮谷之中是之謂直
德遠情而無負于使臣之命。周禮小行人之職曰若國喪則令卿備之凶
於卿委之師役桑庸之若國有禍事則令處質之禍災哀事之凡此五物者皆
其事故及其傷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通順為一書其性
道暴亂作虐猶犯令者為一書其禮儀內荒厄食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
一書其國辨異之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四牡皇華皆出一字然勞
之則曰豈不懷歸曲禮其情也道之則曰每懷靡及漢作其勤也。疏義云皇
華遣使勸以義四牡勞使惟以情是以出則盡其職歸則忘其勞由君之使臣
有道也然四牡皇華不以道勞先後為次序而以私恩公義為次序見君之厚
于其臣如此。按周王遣使致戒不獨此詩然也成王以發命命君陳康王以
憐心命畢公而穆王命君牙則有幸祖之命宜道化于臨道之時而高族勸于
成速之中此周之家法然也後世如西漢之遺馮者延行天下道博士等分建
行天下存問察舉舉功無以自振業者貨車之論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

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之君子微詣行在蓋漢去古未遠其謨令溫淳仁愛懇切蓋猶有皇華詩人之
意。左傳叔豹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狀夫
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
獻也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故問何禮也對
曰王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禮也臣不敢及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萃
君故使臣曰必諸于周臣聞于善為者否親為者禮焉度者非為禮
春難為謀臣難五善敢不重拜。外傳魯語曰叔孫武子對曰鹿鳴君所以嘉
先君之好也敢不拜焉四牡君所以尊使臣之功也敢不拜焉皇皇君使臣
曰每懷靡及諷諫度詢必咨于周敢不拜敬。問鹿鳴四牡皇華係詩皆以為
上下通用之樂不知如君勞使臣王事難暨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朱子曰解
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皆雜其言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也知
有君臣之義始得

皇華詩華五章四句。按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
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為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
用也然叔孫武子所謂君使臣曰每懷靡及諷諫度詢必咨于周敢不拜
敬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于四方教之以香潔善道將以廣應
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
懲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常按章全有。通詩八章分作三段看首章莫如兄弟一句乃一章之大旨終篇
皆發此句之意三四章是論之虛聲皆須于兄弟而嘆人失之末三章是論
之處常皆須于兄弟而欲人體之總見今人皆莫如兄弟也喪亂既下章則承
上起下之意耳全章末章究同上不然未有不得于喪亂而失于安樂者。大
意以莫如兄弟為主由死喪說到急難由急難說到外侮患難之事備矣無一
之不須兄弟亦足以明今人之莫如矣而無奈人之喪亂明而安寧昏也文氣
至此一頓故又開其說于安樂焉即使以安樂言而飲酒不可無兄弟妻子不
可無兄弟是究是圖則所謂莫如兄弟者味乎否也語意曲至。究圖二字正

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示人重兄弟的剛健一究圖之便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了
常棣之華鄂五各不辨辨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與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辨辨光明貌。
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辨辨乎凡今之人
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申講欲常棣者若謂夫人之所以參三才而處萬物者惟此倫紀之明而人頌
有日用而不知者則兄弟之倫是也今觀常棣之華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辨
辨而光明乎蓋凡華莫之能及矣况凡今之人固皆善之同類也然則于分者
思有不洽疎于義者情有未親未其恩義之相協情分之相維無適而不相須
者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疏解此章。概言兄弟之重以發端也以華之外見者為光明與人之同氣者為
至親凡今之人只就眼前之說莫如兄弟只為一本而生所以同體之痛他人

自此不得蓋異形殊氣者。體感不相。惟兄弟為同氣。情親而義重也。要舍下文常變相須。不必以孝子與朋友相形。說為內難。有朋友妻子者。不過以此足凡今之人。蓋曰此尚不如而况于他乎。此尚必須而况于他乎。各章末。俱要見莫如意。按常棟在處石之江。南呼為麥季。一相親生二。而兩相親。以稱。轉與取兄弟之義也。不然華之盛者多矣。何必以常棟比兄弟乎。乃知古人比。與定非漫然。

死喪之感兄弟孔懷

賦也。感。哀。悼。恩。哀。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尸。夏。聚于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為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闕闕之事。為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愛。如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序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為文武之詩。則深矣。大抵得此詩之時。世皆不足信。堪此自相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

卷之十六

然所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者。何以見之。蓋彼死喪之禍。人所畏也。惟兄弟則相與懷恩。而備加哀恤焉。至于不幸而原闕之間。情親哀深。人所難棄也。惟兄弟則相求以殞。而不忍其清。是兄弟之親。見于受故之時。如此果。幾有知之者乎。

死喪之感。兄弟為相恤也。死喪之感。難是。雖在內而死于。下。得其常者也。原闕。句是死而遭變在外者。尤變之甚也。惟者。哀矣。作。惟思以。厚之。求有不忍其暴。而思以。藏之意。當以他人形容。方見其。如也。咸字。可味。言他人且畏。死喪。其不肯求。積尸可知。况兩矣。字亦見。至情所迫。不得不。一說。死。哀。悼。恩。哀。聚。作。一。言。言。死。喪。死。喪。至。于。原。闕。而。求。之。者。惟。兄。弟。也。此。詩。可。信。情。上。見。力。求。字。力。上。見。情。

春令在原兄弟急難

與也。春令。離。渠。水。鳥。也。况。我。語。辭。或。曰。當。作。况。春。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意。難。之。意。故。以。起。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力。或。不。能。相。

決也。東萊曰。氏曰。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維。施。而。不。極。雖。曰。厚。于。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况。也。永。嘆。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辭。容。有。抑。揚。然。常。棟。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左。而。而。後。左。右。不。相。特。

中。然。原。弟。之。情。不。特。如。此。之。甚。而。後。見。也。彼。春。令。在。原。野。之。間。而。飛。鳴。行。搖。不。能。以。少。休。休。則。兄弟。在。急。難。之。中。而。身。皇。然。互。相。救。恤。不。能。以。自。逸。言。豈。異。是。哉。當。此。之。時。雖。有。良。朋。情。非。不。淡。也。豈。非。不。篤。也。但。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方。其。能。以。相。及。故。是。兄弟之親。見于急難之時。如此。又。孰。有。如。之。者。乎。

卷之十六

方。豈。出。急。難。如。吉。凶。禍。福。也。決。于。須。臾。惟。兄弟。則。能。離。難。以。身。共。之。朋友。情。義。甚。厚。終。無。離。死。友。之。理。故。止。于。永。嘆。註。力。或。不。能。相。及。一。或。字。最。有。分。曉。蓋。以。朋友。此。時。不。能。相。救。正。形。容。兄弟。必。相。救。助。見。兄弟。為。獨。切。也。言。良。朋。則。非。沒。交。曰。永。嘆。亦。非。無。情。越。說。得。好。朋友。熱。腸。無。可。如何。益。見。兄弟。妙。處。每。難。在。味。不。得。以。難。有。代。之。朋友。自有。朋友。之。道。如。父。母。在。不。許。友。以。死。理。難。自。與。兄弟。不。同。莫。說。壞。他。離。士。按。此。以。第一。句。與。第二。句。觀。註。而。言。二。字。即。知。後。二。句。另。說。觀。註。當。此。之。時。四。字。即。知。急。難。急。難。非。急。其。難。也。春。令。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鳴。則。搖。以。求。其。類。天。性。也。尾。其。首。應。亦。有。乎。是。相。救。護。意。小。宛。取。義。于。飛。此。詩。取。義。于。行。故。謂。言。在。原。非。在。原。不。見。其。行。也。

一說。急。是。急。人。之。急。即。是。相。救。在。春。秋。急。病。讓。表。國。家。以。公。子。高。義。能。急。人。之。急。此。詩。急。字。而。不。相。救。不。足。以。當。之。較。更。直。做。

兄弟急難

與也。春令。離。渠。水。鳥。也。况。我。語。辭。或。曰。當。作。况。春。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意。難。之。意。故。以。起。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力。或。不。能。相。

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高反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

常然此雖處時之變而情猶未乖也兄弟設有不幸而剛狠于內其情義之

天性自有不可得而滅者也當此之時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是兄弟

之親見于禦侮之時如此又孰有知之者乎
疏解此章言外侮之變亦惟兄弟為其禦也上兩章言死喪之難惟兄弟為相

恤者就天理之本然也至于剛狠非好兄弟所為正人欲皆迷之極也且

猶奮然同心禦侮把剛狠之事皆忘却了此個天理真心發見自不容我滅者

良朋雖素所親愛不如小忿之兄弟為可恃也然亦不是朋友薄情只是無
節之剛不得彼便親往救勢有不行處耳上註云力或不能相及則猶或有
相及者此註云豈能有所助乎蓋救難之時朋友可助則助之若外侮則非人
所能助者可見未註有斟酌。人于疏遠則恩情易見至親則其恩最淡故見

卷之十六小雅

十九

外侮行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屏名穆公亦云今周禮娶妻于足于又
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
既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連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
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
申論夫患難之時兄弟相救人固知非朋友之可比矣然天理每形于患難之
際而人情多失于安寧之時故當喪之平也無有死喪積尸之變亂之平也無
有患難禦侮之平是說安寧而且寧矣斯時也乃有視兄弟之視反不如友生之
重者則視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豈非悖理之甚哉
疏解此章言處常而識其則是反上章之意而言之以起下文安樂相須之意
乃上下章之過脈也表字綴上死喪章亂字綴上安寧章二章表平則無死喪哀
尸之事亂平則無患難禦侮之事亦是設言平安時人心易迷如此非必前兩
表亂一一經過而後就安寧也安寧即是平無兩皆意不如友生是視兄弟不
如友生之重非待兄弟不如友生之厚也不如二字正與莫如二字相呼應又
以起下文究問意夫以兄弟同于朋友已是薄矣乃反不如友生者人情溺于
宴安也故下連發之不然豈畏惡過于懼求承嘆過于急難無或過于懼耶耶
小雅山曰人居喪亂既平之後不知前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
兄弟易以生怨故有以為朋友賢于兄弟者
飲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藉
賦也傾陳飲歷其具也藉小兒之慕父母也言陳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
其為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申論夫所以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意以為安寧之後無須于兄弟也故非安寧
亦有須于兄弟乎彼過豆飲酒而單陳飲酒既然而隣此處室家之安寧也
若可樂矣然他兄弟有不具焉則外雖歡欣內實缺然何以共享其樂乎其必
兄弟者在而無怨然後有以片天倫之樂事而獻酌之下自不覺其和樂且藉
始如小兒之慕父母而無一毫之或偽也是飲食之樂亦有須于兄弟矣豈獨

卷之十六小雅

十九

按周公之于二叔，猶之于象而東征之，情不如有序之卦，蓋其惡不同也。然觀常棣之詩，哀傷激切，若有懲創不獲已之情，于此見周公之心，終不忍也。○
叔仲與曰：二叔得罪，王室貞天下，雖有可殺之罪，而公終無殺兄之心。天下以討罪人為大義，而公終以不能全兄為不仁。故于康誥曰：弟亦克恭，兄亦不念劬子。夫大不友于弟，此詩亦云：雖有兄弟，不如友之。其自怨之而悔然，不忍言矣。○
碩詩曰：此詩亦云：雖有兄弟，不如友之。其自怨之而悔然，不忍言矣。○
碩詩曰：此詩亦云：雖有兄弟，不如友之。其自怨之而悔然，不忍言矣。○
碩詩曰：此詩亦云：雖有兄弟，不如友之。其自怨之而悔然，不忍言矣。○
碩詩曰：此詩亦云：雖有兄弟，不如友之。其自怨之而悔然，不忍言矣。○

常棣八章章四句。此詩首章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章乃以意外不
兄弟皆不合而大和于國者，則雖孔懷而求者，則雖皇皇如鶴鳴者，則雖折小
倫而無外侮者，非他人必我兄弟也。當其時，豈無友生哉？或或無我非友
生之薄也。彼亦留其情以用之，兄弟而不當用之，我也。此亦足以明兄弟之莫
如矣。而猶有曰：不如友生者，何故？豈天生兄弟，止以備我，而不足以其去其
手，則何以起豆飲酒，不圖樂且饒，而必待兄弟之既具也？又何以妻子琴瑟不
聞樂且和，而必待兄弟之既命也？是爾有室家，而未必友也。爾有室家，而必
也。爾有室家，而未必友也。爾有室家，而未必友也。爾有室家，而未必友也。
生者，當其然矣。所謂莫如兄弟者，不徒指其於室家之內，而所謂不如友
亦易。安寧之謂也。根于天理，而亦非必其於室家之內，而所謂不如友
倫已滿矣。而其于其否也。是伏轉折，得法得機。全以虛字作點，醒法聲聲
與動聽人。○
既立則公平，管仲而後求，何以通用為燕飲之樂歌。云此非
周公所作，乃詩人因公平管仲而作，後求何以通用為燕飲之樂歌。云此非

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燕樂，則幾于死矣。至于
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也。
然後相救，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于或有小忿，猶必其禦外侮。
其所以言之者，雖若藉藉以約，而所以善大兄弟之義者，蓋深且切矣。至于
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盡矣。
乎息矣。放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
之，幸章又申告之，使反觀其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盡人情矣。
韻者宜深味之。

伏木章全行。○
通詩三章，以末友生作主。下文連諸父連諸舅，兄弟無違，俱
相此說，東無非盡所以篤友之意也。首章，泛言人當篤友之意。下二章，詳言求
盡篤友之事。○
王者下交于臣，而用一求字，乃用上敬下之義。凡友生，惟道德
若不求，則不我尊矣。生快，惟城者不求，則不我親矣。故須委曲去求，不止自處
勢分，兼欲令人忌已之勢，非專指德微，而口謂惟燕飲，可以將之，則自不得
不鄭重翻釋，顧之而連連之，必求常處皆虛，而無時不暇，而矣。下兩
章，總完得一求字。○
在初為君臣，在燕則曰朋友，故言必說到明良道合，上下
志同，始見王音氣象。

伏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
猶求友聲，切伊人矣，不求友聲，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與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和也。幽，深也。遷，移也。喬，高也。相，視也。此燕朋友
故籍之樂歌，故以伐木之丁丁，與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
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安。
○
軍賦歌，伏木者，自古帝王首出庶物，而能享福，而無窮，維辟于弗替。豈
獨其主德茂哉。其所須于友者，誠廣而其所求于友者，誠篤也。不觀之物乎。彼
伐木之聲，丁丁而相，與鳥鳴之聲，嚶嚶而相和矣。是鳥也，出自幽谷之
中，遷于喬木之上，所以與鳥鳴者，地有所求哉。乃求其友之聲也。夫，彼鳥
矣，特一物之微，其于友，尚且求之，則知求友之聲，而為唱和之樂，如此

如此雖無求于神而神之居於已彼于尸傳神神之詞矣謂先公先王或稱李
李之誠則謂以無窮之萬壽使爾常為宗廟社稷之主而享太平有道之長也
蓋四時之禮以神而神亦降之福也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備祭先之禮下言獲格先之休也言神福君而必先言祭
者本其致福之由也但以起下卜雨之意非如他詩謂神之德始獲神之
說四句只輕重一重遞下歸重末二句吉蠲為祭三件自說日吉君臣康
祭日于句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下所取之日吉否知少神禮之大先與有
司謀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祭其日之吉內也擇士選助祭之臣也將祭必先習
射于射官以擇士射中者得與于祭齊戒七日成三日齊之類故潔其內也蓋
潔謂齊祭器掃宇宇亦潔其身之類故潔于外也故秦穆曰祭其酒食是
二件皆以黍稷為之也孝以肅言享以物言此皆後兩句一連之法諸家
云是用可常申下一句說不足則之言食也論禮樂也當言所設也蓋進物
品也禮此以迎氣之來言以送氣之往夏為禴前此而春則謂之冬為蒸前

此而秋則謂之禘則亦皆在內也此言神也周之所追于太王以下太王之
前皆為先公周禮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末二句是尸神神意以奴主
人而祝則代尸轉致于十人也必建版詞者明其出于神意非無稽之言也
即是無稽是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非以壽享福也

神之乎也謂者謂多福力及民之實祭自用飲食蒸黍百姓備為國德
賦也謂乎也神之乎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謂道實也謂實實也謂日用飲
食而已祭求也祭黑也猶黍言熟也自庶民也庶民也庶民也庶民也庶民也
助爾而為德也

謂且神于來格之辭下特以萬壽言君也而又且有多福之語焉多福云
何蓋君君以天下為家亦以天下為福一民或感而君君多果非福也神將使
君之民贊實無窮相忘于日用之際而惟事于飲食之常而日求此祭祭百姓
歸天下之人皆與于仁讓之風歸于維皇之懷莫不則君以自治而福焉爾德

為夫德巧則近賦治質則近德無一民之不為爾德則不惟爾爾之一身也
民德歸厚而為人君之大福此神降之多福如此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神錫君以多福下皆其福之舉于民者也神即上先公先
王多福虛說就下四句見之民之二句見民俗之淳外祭二句見其德之厚
不當兩平只宜申說而以神事二句為目也日用飲食正是實實即是德下二
句特推出祭求爾爾一物耳上既曰民下復曰祭祭百姓中實言之也德者民
心之所自有而口稱為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其天則民心之天與君之心之天更
無差別故民之德皆君之德爾爾所為皇建其有極用較錫錫庶民又如頌云
莫非爾極也爾德言云則爾爾之則必有一可象處畢竟以君德為主惟君有
是德然後民皆則君以自治而福為爾德焉疏廣曰民德如此其君德有以
化之但爾爾百姓為之于下反若助君而為德也此四句分明平壤深歌見
像只將挽流之世其民巧偽智故為主德之果何如則實之即德為德之即為
主德自見如光之德只帝力何有一歌可想爾爾德只是言爾斯民之為皆

卷之十六 小雅

三五

卷之十六 小雅

三五

公實感之雖然此何足為兩異而不見夫事也...
 然彼事而不見夫事察百姓幸甚亦若...
 然則百姓比月則親朋姻族亦若...
 德爾為之民亦為之也兩為之而朝...
 幸之德爾為之民亦為之也兩為之...
 也爾以仁下信民獨無門緩急之...
 無成時過從之歡乎是其德又誰為...
 姓百姓不知歸之於爾爾亦不有...
 上可象處先將爾德標模實照上...
 古文神境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齊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恆茲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壽勝也承繼也言有業將...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齊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卷之十六 小雅

爾也恆茲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壽勝也承繼也言有業將...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齊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卷之十六 小雅

何之詞舊業未休而新業已生舊福方來而新福已繼不知不覺已自有在...
 不齊不崩便壽只無不承便茂無兩眉○或作日月取其漸進南山取其悠久...
 相取其相繼長茂三乎看亦可○月以上弦者比之言履歷滿于將米也日...
 此言養植之節相生不窮也數如字即自稱壽言○潘氏曰一章至三章皆...
 先王先公為言五章則以福為爾德為言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愧于祖考...
 無愧于斯民然後福祿愈遠而愈彰也○董叔重云變驚詩云今德壽堂亦...
 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可以稱是福也○詩解云此詩曰厚曰益曰穀...
 以俾爾言之祝君之德也曰除曰庶曰安曰與曰增皆以無不莫不言之祝...
 之福也正見天下無德外之福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以為福祿則全篇...
 皆慶悅之詞耳豈若君臣相戒之義○要知天保一詩祝不忘規上下交以奉...
 亂若後世專君求福者不侈祥瑞則修醮祭視天保之意遠矣○劉安成曰...

卷之十六 小雅

天保六章章八句
 天保六章章八句皆是頌道之詞蓋作于方建之時也前五章詳序其...
 成之事而歸以養末章預道其歸時之事而悉以情雙捷優之故乃一篇之...
 主下面廣使歸神我行不來豈敢定居豈不日戒皆根此說首三章敘其始出...
 時事雖兼私情但詩意于義上較重四五章敘其在國事專言公義末章...
 辭明事專言私情總是王者代為言之而其體惟私情處正是激發忠義處...
 則上三章前三章皆以來報起興皆當作方行預擬言我成未定非實已在成...
 也我行不來亦方言我此行其不來也至四章五章方預作在成言末章則預...
 作成畢而代為始終之言○篇中有述其事者有述其情者有述其情者...

采芣采芣亦作作止曰歸曰歸虞亦其止也應手靡家于反獨曰抗之故

興也。采芣者。生於地也。其。鹿。鹿也。獲。獲。北。北。也。應。應。鹿。鹿。也。此。道。也。故。故。其。其。出。出。之。之。時。時。采。采。以。以。食。食。而。而。念。念。歸。歸。之。之。也。也。故。故。為。為。其。其。自。自。言。言。而。而。以。以。采。采。起。起。興。興。以。以。采。采。起。起。興。興。則。則。亦。亦。作。作。止。止。矣。矣。曰。曰。歸。歸。曰。曰。歸。歸。則。則。歲。歲。亦。亦。止。止。矣。矣。然。然。凡。凡。此。此。所。所。以。以。使。使。我。我。各。各。其。其。室。室。而。而。不。不。願。願。居。居。者。者。非。非。上。上。之。之。人。人。故。故。為。為。是。是。以。以。苦。苦。我。我。也。也。直。直。以。以。獲。獲。獲。獲。之。之。故。故。有。有。所。所。不。不。得。得。已。已。而。而。然。然。耳。耳。蓋。蓋。其。其。動。動。苦。苦。悲。悲。傷。傷。之。之。情。情。而。而。又。又。以。以。風。風。以。以。暴。暴。也。也。程。程。子。子。曰。曰。薄。薄。民。民。不。不。由。由。其。其。上。上。則。則。人。人。懷。懷。感。感。傷。傷。矣。矣。又。又。曰。曰。古。古。者。者。戍。戍。役。役。兩。兩。年。年。而。而。還。還。今。今。年。年。春。春。耕。耕。行。行。明。明。年。年。夏。夏。代。代。者。者。至。至。實。實。節。節。備。備。於。於。過。過。十。十。月。月。而。而。歸。歸。又。又。明。明。年。年。中。中。春。春。至。至。春。春。暮。暮。過。過。六。六。成。成。者。者。實。實。秋。秋。與。與。冬。冬。初。初。兩。兩。膏。膏。成。成。者。者。皆。皆。在。在。積。積。如。如。今。今。之。之。防。防。秋。秋。也。也。

采芣亦作采者曰人情重去故鄉誠恐室家相離而勞動交楚也苟其有關於國運至計重亦有不得辭者矣吾儕行矣因之有感焉采芣亦作止矣其本年春春之君子曰歸曰歸則歲亦止矣其明年冬冬之候乎及春節

采芣亦作采者曰人情重去故鄉誠恐室家相離而勞動交楚也苟其有關於國運至計重亦有不得辭者矣吾儕行矣因之有感焉采芣亦作止矣其本年春春之君子曰歸曰歸則歲亦止矣其明年冬冬之候乎及春節

采芣亦作采者曰人情重去故鄉誠恐室家相離而勞動交楚也苟其有關於國運至計重亦有不得辭者矣吾儕行矣因之有感焉采芣亦作止矣其本年春春之君子曰歸曰歸則歲亦止矣其明年冬冬之候乎及春節

高。高。不。不。可。可。以。以。獨。獨。全。全。故。故。舍。舍。我。我。室。室。家。家。義。義。不。不。可。可。以。以。獨。獨。安。安。故。故。不。不。遠。遠。涉。涉。也。也。大。大。意。意。謂。謂。獲。獲。稅。稅。為。為。官。官。之。之。苦。苦。將。將。遂。遂。及。及。于。于。吾。吾。民。民。今。今。日。日。之。之。行。行。其。其。得。得。已。已。耶。耶。而。而。敢。敢。不。不。指。指。報。報。耶。耶。北。北。狄。狄。畏。畏。其。其。耐。耐。寒。寒。惟。惟。秋。秋。折。折。膠。膠。則。則。巧。巧。可。可。用。用。故。故。秋。秋。冬。冬。易。易。為。為。侵。侵。暴。暴。每。每。留。留。屯。屯。以。以。防。防。之。之。通。通。解。解。古。古。者。者。戍。戍。以。以。兩。兩。期。期。為。為。限。限。故。故。曰。曰。兩。兩。期。期。而。而。還。還。今。今。年。年。春。春。耕。耕。行。行。明。明。年。年。夏。夏。代。代。者。者。至。至。雖。雖。曰。曰。代。代。者。者。已。已。正。正。然。然。前。前。成。成。尚。尚。未。未。歸。歸。故。故。曰。曰。復。復。留。留。備。備。秋。秋。既。既。單。單。方。方。許。許。言。言。歸。歸。故。故。曰。曰。至。至。過。過。十。十。月。月。而。而。歸。歸。詩。詩。云。云。黃。黃。亦。亦。其。其。止。止。即。即。此。此。時。時。也。也。然。然。特。特。言。言。歸。歸。未。未。即。即。至。至。家。家。又。又。明。明。年。年。仲。仲。春。春。至。至。杜。杜。杜。杜。詩。詩。云。云。卉。卉。水。水。其。其。止。止。德。德。夫。夫。歸。歸。止。止。即。即。此。此。時。時。也。也。春。春。暮。暮。避。避。大。大。成。成。者。者。又。又。所。所。以。以。代。代。夏。夏。代。代。者。者。之。之。戍。戍。夫。夫。前。前。代。代。者。者。至。至。過。過。十。十。一。一。月。月。而。而。歸。歸。代。代。成。成。者。者。又。又。夏。夏。時。時。已。已。至。至。所。所。以。以。秋。秋。與。與。冬。冬。初。初。兩。兩。膏。膏。成。成。者。者。在。在。故。故。曰。曰。每。每。秋。秋。與。與。冬。冬。初。初。云。云。也。也。

采芣亦作采亦作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戰戰戰戰戰戰我戍未定靡

采芣亦作采亦作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戰戰戰戰戰戰我戍未定靡

采芣亦作采亦作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戰戰戰戰戰戰我戍未定靡

采芣亦作采亦作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戰戰戰戰戰戰我戍未定靡

孫子

威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今靈夏等州之地。彭彭，來盛貌。交龍，當於此所謂左青龍也。夫史，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乘除也。或曰：上也。與山與龍之乘同。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家。於是軍馬聚，旂族鮮明，威靈氣焰赫然而入矣。兵爭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備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獵狁之難除，禦我後之難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

夫兵事固以戒懼為本，而猶以奮揚為威。誠以王命南仲，謂惟此朔方，表裏山河，夏之襟喉也。兩往城之，以峻外費出入之防，以明先王荒服之制。夫上之委任既專，南仲之威靈遂奮，利衝突者車也，則彭彭而象威，有既堅之屬矣。外進止者，旂族也。則夫史而鮮明，有孔揚之色矣。遠近見聞，皆知為大將之車旂而奮揚之氣不已者乎。乃南仲則欲一平來志，而作其勇氣，爰特宜乎。其命而擬其威靈，乃傳命以令于軍家曰：是行也，乃天子命我，以城守乎朔方。

卷之十六

小雅

四七

是而用命也。有重實惟天子命，自是而不用命也。有顯戮亦惟天子命。則言是伍，我固不敢不效共也。廟謨所授，爾將士安可不協力哉。以有能之將，統有制之兵，以有異之心，中有嚴之令。赫赫哉，此南仲也。威靈氣焰，見于城守之時者，固已蓋不戰之威，而為先聲之懼。彼敵人聞之，當亦皇然懼，惴然來，願奉正朔，而為不叛之臣矣。豈不嚴於夷乎。然則城于朔方，信立南仲是命，而乘威靈，是為南仲之功也。

此章述其往時發揚之氣以勞之也。上六句，敘受命備邊之事。下言成靖邊之功。王命二句，重提以起下。命我之意，是敘其始出之時。王命之如此，城乃城守之威，非築城也。朔方乃夏夏襟喉，本中國重鎮，故特遣重臣以鎮之。所謂城守之防，明荒服之制，來則禦而去不迫者也。出申二句，是飭具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其威靈氣焰已足動人處。天子命我二句，是令軍家重作士氣上聲。說今不戰人心不崩，故又傳天子之命以令之。天子之命而在于城朔方也，固當恪守，耐設得設險以守。朔方之命，而止于城朔方也，尤當嚴成王畀勿生。

卷之十六

小雅

四八

此二句，兼威至守備說。于夷，作已成功看。朔方一節，胡馬不南，獵狁于夷，直捷笑而定耳。要得不假攻戰而服敵入之心，奪敵入之氣。○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自是大將語。自章傳命，欲軍士之急于行。此章傳命，欲軍士之嚴于守。○魏云：卷曰：自古閭將生事，四夷勞費中國者，皆起于貪功之心也。貪心一動，利干戰而不利于守。遂有遠天子之命，而與兵縱殺以誅民者。南仲以守備為上，抑擊逐犬羊，然使不為中國害，則已矣。曾有一毫貪功之心乎。以全取勝大功，自威可謂老成練達，得將之體矣。朔方之城，其所賴于南仲者豈淺哉。赫赫南仲句，亦非呼過之語。要玩赫赫于此，于夷于彼，正見其威靈處。○古來城守禦外而亦防內。漢元帝論單于云：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無憂。單于雖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喜之。中國四方皆自備禦，非獨以備外也。亦以防中國奸邪放縱，出為寇患。故明法度以

此章述其往時發揚之氣以勞之也。上六句，敘受命備邊之事。下言成靖邊之功。王命二句，重提以起下。命我之意，是敘其始出之時。王命之如此，城乃城守之威，非築城也。朔方乃夏夏襟喉，本中國重鎮，故特遣重臣以鎮之。所謂城守之防，明荒服之制，來則禦而去不迫者也。出申二句，是飭具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其威靈氣焰已足動人處。天子命我二句，是令軍家重作士氣上聲。說今不戰人心不崩，故又傳天子之命以令之。天子之命而在于城朔方也，固當恪守，耐設得設險以守。朔方之命，而止于城朔方也，尤當嚴成王畀勿生。

卷之十六

小雅

四八

此章述其往時發揚之氣以勞之也。上六句，敘受命備邊之事。下言成靖邊之功。王命二句，重提以起下。命我之意，是敘其始出之時。王命之如此，城乃城守之威，非築城也。朔方乃夏夏襟喉，本中國重鎮，故特遣重臣以鎮之。所謂城守之防，明荒服之制，來則禦而去不迫者也。出申二句，是飭具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其威靈氣焰已足動人處。天子命我二句，是令軍家重作士氣上聲。說今不戰人心不崩，故又傳天子之命以令之。天子之命而在于城朔方也，固當恪守，耐設得設險以守。朔方之命，而止于城朔方也，尤當嚴成王畀勿生。

此章述其往時發揚之氣以勞之也。上六句，敘受命備邊之事。下言成靖邊之功。王命二句，重提以起下。命我之意，是敘其始出之時。王命之如此，城乃城守之威，非築城也。朔方乃夏夏襟喉，本中國重鎮，故特遣重臣以鎮之。所謂城守之防，明荒服之制，來則禦而去不迫者也。出申二句，是飭具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其威靈氣焰已足動人處。天子命我二句，是令軍家重作士氣上聲。說今不戰人心不崩，故又傳天子之命以令之。天子之命而在于城朔方也，固當恪守，耐設得設險以守。朔方之命，而止于城朔方也，尤當嚴成王畀勿生。

之通德則寒暑較在在外亦云久矣所以爲者蓋以復仇內侵而西事之有
難言者蓋垣之上朝而調適夕而運籌而啓處有不遺也夫人情勞則思逸久
勞思歸當時且無憤歸之念乎特以爲當時道之時天子念朔方重地其付託
甚重故其責成甚重所慮之態勞惟商賈式惡之其報稱實艱以罪也惟此
之具故雖欲歸而不敢耳今何幸多難既難前旆既調而得由此道以旋歸誠
上塊成功于幾月下旬情動家于極年近及還嶺之生心遠慮王師之再出一往
一來固下之悠悠此矣而不能一日忘者故曰告勞已乎

蘇蘇此章述其未歸之時道途感慨之情以勞之也上四句敘其出師之久下
原其所以久出之故以承命之重也往來俱以在道言舉理方至平夏時也前
言戰事未始未移玉春時也重在出之久上不重在勞兩期日久往來與感所
以觸目動情多難二句以保境內僭言慎歸泛言不必入室家商皆當候兼會
爲是即出時所受代徵稅之簡昔只說獲仇况不可就亦因有急說天子安得
有節固未註只錄左傳簡同語相備之謂耳古者無紙有書書之于簡謂玉
符也

合戰之以竹簡也長者乘象象之簡其長罪不同只言朔方一日未席則簡
書一日未歸安得不畏昔我往矣事此簡書往也時乘複方華之景皆是長簡
今彼來恩則此簡書也即履雨雪數途之艱稍釋畏念自古大將不畏憂勞而
畏者所以成功如此○此及未章只以景物無極情事而憂喜之情自見言衣蓋觀于方
之懸寄○又此及末章只以景物無極情事而憂喜之情自見言衣蓋觀于方
之懸寄而道途之風物可想觀于嘆嘆趨趨而閩關之憂思可想觀于春日遲
遲而承統之精采亦可想○按宣王元年命大夫秦仲征西戎死焉其子莊公
兄弟五人率兵七千遂破西戎并有犬戎之地此外征西戎事不見經則所
備簡書者乃賊朔方之簡書也下章薄伐西戎亦王若代爲宗室料想之詞耳

林南仲薄伐西戎
賦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爲未見而憂之如此
必既見然後心可降耳然此南仲今何在何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難

戰而歸師以伐見夷也與薄之爲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
○言薄者蓋垣之上朝而調適夕而運籌而啓處有不遺也夫人情勞則思逸久
勞思歸當時且無憤歸之念乎特以爲當時道之時天子念朔方重地其付託
甚重故其責成甚重所慮之態勞惟商賈式惡之其報稱實艱以罪也惟此
之具故雖欲歸而不敢耳今何幸多難既難前旆既調而得由此道以旋歸誠
上塊成功于幾月下旬情動家于極年近及還嶺之生心遠慮王師之再出一往
一來固下之悠悠此矣而不能一日忘者故曰告勞已乎

蘇蘇此章述其未至時室家思念之情以勞之也上六句述室家感時之思下
述室家及其未歸之故嗟嗟二句言昆蟲變化是時春之景正兩期皆終行
可以至家之時未見君子四句乃未見時擬其心如此全篇俱以擬情而此突
然說出西戎此正詩人善擬寫處見室家之思無所不至也若止言擬情則
然無味矣有作青去伐西戎說則上下章立意全不相貫又與兩期之法不合
以上章曰雨雪載塗是正月末二月初下章曰春日遲遲是二月初三日
詩經卷之十六

春曰遲遲薄伐西戎
賦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爲未見而憂之如此
必既見然後心可降耳然此南仲今何在何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難

蘇蘇此章述其未至時室家思念之情以勞之也上六句述室家感時之思下
述室家及其未歸之故嗟嗟二句言昆蟲變化是時春之景正兩期皆終行
可以至家之時未見君子四句乃未見時擬其心如此全篇俱以擬情而此突
然說出西戎此正詩人善擬寫處見室家之思無所不至也若止言擬情則
然無味矣有作青去伐西戎說則上下章立意全不相貫又與兩期之法不合
以上章曰雨雪載塗是正月末二月初下章曰春日遲遲是二月初三日
詩經卷之十六

而不見其可樂哉。但見春日轉發生之機。遲遲焉而種長也。卉木成化之功。妙
要難言。而盛茂也。舍庚之鳴。出幽谷而遷喬木。皆嗚然而和也。采葉之方。遲
行而執。然則。而承也。上而天時之和。下而女工之勤。值而草木之遂。其
生。飛而禽鳥之得其所。乘斯時也。際斯景也。執彼梁。與彼。而薄言旋歸。
饒歌。鼓吹之聲。亂林。而振。而。之。維人。影以。非。千一。佳
事。于。果。之。功。也。只。山。岳。之。南。仲。堪。素。際。已。勝。夫。鴻。千。之。界。而。先。聲。所
至。遂。收。夫。底。定。之。功。一。指。也。而。敵。人。之。氣。已。奪。其。威。不。其。于。夫。天。乎。向
非。南。仲。之。賢。孰。能。成。此。大。功。而。致。有。今。日。之。樂。也。耶。夫。始。焉。商。建。其。出。師。之。事。
而。歸。其。功。終。焉。詳。敘。其。旋。師。之。威。而。慶。其。功。王。者。之。受。旋。至。可。謂。曲。盡。其。道。矣。
而。解。此。章。遂。其。今。日。凱。旋。之。功。以。勞。之。也。上。六。句。紀。其。班。師。之。樂。下。表。其。成。功
之。大。香。日。四。句。只。是。敘。其。歸。時。景物。如此。見。與。邊。塵。之。慘。日。蕞。草。之。寒。心。道。別
耳。不。重。時。之。可。樂。至。執。訊。二。句。方。見。可。樂。也。時。說。卉。木。之。及。禽。鳥。之。鳴。總。是。春
日。中。光。景。而。承。之。盛。又。即。承。春。而。有。事。者。當。以。春。日。作。主。見。春。和。景。明。字。實

卷之十六

王

應。詩。前。仲。所。造。也。然。此。數。句。原。輕。只。通。他。四。項。手。彼。可。也。汎。汎。只。主。張。物。故
真。無。立。章。之。于。象。以。為。無。訊。可。執。無。訊。可。獲。不。知。此。只。道。其。凱。旋。之。事。如。此。猶
言。得。勝。而。歸。也。末。二。句。全。是。歸。功。南。仲。前。言。于。裏。是。在。朔。方。時。不。敢。感。受。此。言
于。旋。則。以。去。朔。方。後。言。便。有。幾。世。平。定。意。于。旋。說。得。謂。見。其。功。在。天。下。也。○徐
敏。云。大。抵。古。人。文。章。有。二。體。有。褒。美。之。體。有。核。實。之。體。春。秋。之。文。核。實。之。體
也。旋。師。事。直。書。詩。之。文。褒。美。之。體。也。雖。虛。美。隱。隱。而。不。嫌。于。過。如。此。詩。雖。未
借。身。為。交。鋒。未。嘗。戮。一。人。即。言。執。訊。獲。隄。非。所。以。為。誇。詞。也。此。等。處。要。實。活。看
○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主。還。歸。其。事。有。序。大。要。在。歸。功。而。歸。曰。凱。旋。凱。也。謂。此
詩。師。之。道。始。出。尚。嚴。肅。既。歸。則。尚。和。樂。故。出。則。有。誓。而。歸。曰。凱。旋。凱。也。謂。此
詩。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
曰。獲。狄。于。表。而。已。則。固。不。貴。于。得。地。居。城。與。尸。喋。血。之。事。也。○顧。麟。士。云。一。篇
之。中。或。為。詩。人。之。詞。或。為。大。將。之。詞。或。為。室。家。之。詞。錯。舉。成。文。與。上。篇。也。別。○
詩。中。凡。言。我。者。皆。是。設。為。將。帥。之。言。惟。我。心。則。降。一。句。則。又。是。設。為。將。帥。室。家

出軍六章章八句

依。社。章。全。首。○通。詩。四。章。皆。是。王。者。體。成。人。室。家。之。情。而。代。言。也。以。章。內。傷。妻。妾
離。字。為。主。首。章。感。時。物。之。變。而。以。單。成。之。期。望。之。也。二。章。感。時。物。之。變。而。以。單
累。之。期。望。之。也。三。章。道。期。而。憂。其。不。歸。必。即。物。以。度。其。將。歸。也。四。章。道。期。而
勿。于。憂。必。稍。神。而。吹。其。將。至。也。只。憂。憂。說。下。去。一。章。緊。一。章。總。見。其。思。之。切。耳
○此。詩。勞。成。役。所。重。在。情。故。專。言。室。家。皆。是。追。述。語。○未。豐。城。曰。此。詩。四。章。皆
述。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其。已。至。之。喜。蓋。未。歸。之。時。其。思。念。之。切。如。此。則。既。歸。之
後。其。喜。樂。之。淡。不。言。而。自。喻。矣。蓋。舉。人。情。中。最。難。堪。處。以。愁。之。也。
有。秋。之。杜。有。曉。其。實。王。事。靡。盬。續。綱。我。日。月。陽。止。攻。心。傷。止。征。夫。違。止。
賦。也。晚。貨。稅。詞。續。也。陽。十。月。也。違。暇。也。○此。勞。還。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
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莢。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
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憂。傷

卷之十六

王

○此。詩。勞。成。役。所。重。在。情。故。專。言。室。家。皆。是。追。述。語。○未。豐。城。曰。此。詩。四。章。皆
述。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其。已。至。之。喜。蓋。未。歸。之。時。其。思。念。之。切。如。此。則。既。歸。之
後。其。喜。樂。之。淡。不。言。而。自。喻。矣。蓋。舉。人。情。中。最。難。堪。處。以。愁。之。也。
有。秋。之。杜。有。曉。其。實。王。事。靡。盬。續。綱。我。日。月。陽。止。攻。心。傷。止。征。夫。違。止。
賦。也。晚。貨。稅。詞。續。也。陽。十。月。也。違。暇。也。○此。勞。還。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
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莢。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
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憂。傷
○此。詩。勞。成。役。所。重。在。情。故。專。言。室。家。皆。是。追。述。語。○未。豐。城。曰。此。詩。四。章。皆
述。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其。已。至。之。喜。蓋。未。歸。之。時。其。思。念。之。切。如。此。則。既。歸。之
後。其。喜。樂。之。淡。不。言。而。自。喻。矣。蓋。舉。人。情。中。最。難。堪。處。以。愁。之。也。
有。秋。之。杜。有。曉。其。實。王。事。靡。盬。續。綱。我。日。月。陽。止。攻。心。傷。止。征。夫。違。止。
賦。也。晚。貨。稅。詞。續。也。陽。十。月。也。違。暇。也。○此。勞。還。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
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莢。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
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憂。傷

歸國秋已過方成舉之時。正可以暇時也。徒遲曰至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夕日則為而不歸。似誤解了。此處宜詳的。通解杜中歸字。即程子至過十一月而歸歸字。非到家之謂。則安成曰。次年十月乃成舉之時。故采彼遺戾之辭。預言亦未歸。以為歸期。此章之思。望征夫者。亦曰。月。陽止。而知其遲戾也。詩方山依舊說云。各上四句。是詩人述室家之詞。下三句。是詩人祈室家之詞。郭暉山徐敏茲依正義說云。此下三句。亦是室家自行其詞。而與其君于之將歸耳。其曰我心云者。乃室家自稱。是作詩有法也。不必泥此為詩人衍之也。

有秋之杜其葉萎。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此詩要義。感秋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歸止。夫十月不歸。猶以為方成舉時也。過此不歸。則此心將何如哉。彼有秋之杜。猶記去冬有秋。而在有秋其實。今則其葉復萎。而茂盛則又存將暮之時。夫新時也。念我征夫。以王事之靡盬。而久役于外。方時皓然之竹。條見萎葉之。

卷之十六 小雅

此詩要義。感秋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歸止。夫十月不歸。猶以為方成舉時也。過此不歸。則此心將何如哉。彼有秋之杜。猶記去冬有秋。而在有秋其實。今則其葉復萎。而茂盛則又存將暮之時。夫新時也。念我征夫。以王事之靡盬。而久役于外。方時皓然之竹。條見萎葉之。

歸止。夫十月不歸。猶以為方成舉時也。過此不歸。則此心將何如哉。彼有秋之杜。猶記去冬有秋。而在有秋其實。今則其葉復萎。而茂盛則又存將暮之時。夫新時也。念我征夫。以王事之靡盬。而久役于外。方時皓然之竹。條見萎葉之。

感秋木葉。宜為車馬。俾得做。瘴瘴。登山采杞。則善也。杞而祀可食矣。歸而祀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靡盬。父母之憂也。然杞車之堅而散矣。四仕之。然而祀其君子。亦不遺矣。

夫事不歸。音猶以為未過期也。過此而不歸。未將何如其為心哉。于。後北山。以望征夫之還。但見杞生可食。而言采其杞。則春已暮。而歸期已過。矣。而我征夫。乃以王事靡盬。而久役于外。不惟動我室家之念。而且貽我父母。之憂。亦何以為情耶。乃我之于征夫。車馬。兩期之內。願于心目之間。而。色。乃。一息之中。幾繁繁于。試以物。料之。即彼散而後。首。植。而。奔。逐。至。今。瘴。瘴。者。左。亦。無。遺。力。矣。物。力。猶。盡。人。復。何。事。而。執。掌。乎。今。留。更。何。待。得。我。征。夫。之。歸。在。且。夕。間。耳。夫。豈。遠。而。復。有。日。隔。之。疎。也。哉。

此章。期已過。故以車馬。逐。之。也。上四句。是過期而盼視之。下。是以物。而。種。其。實。至。山。自。是。望。君。子。豈。重。杞。可。食。上。蓋。采。杞。以。食。是。春。三。月。之。時。也。

卷之十六 小雅

此章。期已過。故以車馬。逐。之。也。上四句。是過期而盼視之。下。是以物。而。種。其。實。至。山。自。是。望。君。子。豈。重。杞。可。食。上。蓋。采。杞。以。食。是。春。三。月。之。時。也。

此章。期已過。故以車馬。逐。之。也。上四句。是過期而盼視之。下。是以物。而。種。其。實。至。山。自。是。望。君。子。豈。重。杞。可。食。上。蓋。采。杞。以。食。是。春。三。月。之。時。也。

和與俱作合言于歸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適而將近矣。若曰以下蓋終
之音慮之力而無所不為也。

鄭康夫登山兮望將歸。惟日兮終不見。仰視之曰征夫不遠矣。爾何以不來也。
實至來之時不樂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過而其病况歸期已過而猶不主。則
死生疾疢皆不可得而知。此時此際百端交集。其使我念過而猶不主。則
心無歸印不遠之料固然。而我亦不復能自信矣。我聞於上。春來唯也。可以極
天下之靈。唯者可以先天下之知。我其爾之卜焉。情之策焉。且卜且望。相與俱
作合言于歸而皆曰近矣。夫謀諸吾心。猶疑而未定。度諸吾馬。猶想而未真。未
敢必以為近也。今卜蓋資同如此。則征夫其亦適而將至矣。吾不遠之信果亦
無差。爾車馬之容。且計日遇之也。夫期而不至。則憂發而不決。則卜筮皆室
家之情。自不容已者也。王者體悉至此。可謂能通天下之志矣。民安得不心勞
于止哉。

厥惟此章。逾期而不至。故以下絕決之也。上四句是期過而勿于下。下是因
斷而不至。故以上絕決之也。皆將歸而望。望而不見。則怨怒信之。乃若意中往來之
別。則斷絕也。此承上章斷絕。匪載匪來。指斷止後。妾時言期。不至。就時山
采也。得言多恤。則其謂疾疢傷死傷之憂。此意未嘗不是。但此數語。亦不
能自勝。其無救。無效。若有事。可指便不多矣。以上四句。承上起下。之詞。互釋者
重在下。重上。應大事。則先策而後卜。小事則懸望不相棄。且卜且策。相與俱作。
見思之甚。而無所不為之慮。孫詞也。卜有兆。詞也。有占詞。皆謂之孫。合言于歸。
令其卜蓋之詞也。而皆曰近矣。則詞之曰也。征夫適止。與征夫不遠。有別。不遠
是釋疑之詞。適止是決定之詞。如卽到到家之謂。總見近謀。乃心。或疑私腹。適
應諸物。猶出如無想。不如神謀之為快也。先策而後卜。亦云。向謂歸止者。以河水
首推之。天時時度之。私也。其不可必固矣。詞謂不遠者。以車馬而驗之。人事
無之。情也。其不可必矣。今卜蓋之協吉如此。音知從王。專以有終而征。征李
至之。則應在于且暮之頃矣。不然。則鬼神將不可信耶。卽此意。○此詩見王者
出勞歸止。而盡人情。此所以師出可與危師入可與安。而無積怨離叛之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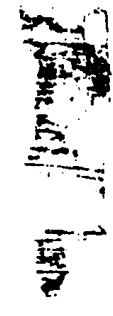
此章逾期而不至。故以下絕決之也。上四句是期過而勿于下。下是因
斷而不至。故以上絕決之也。皆將歸而望。望而不見。則怨怒信之。乃若意中往來之
別。則斷絕也。此承上章斷絕。匪載匪來。指斷止後。妾時言期。不至。就時山
采也。得言多恤。則其謂疾疢傷死傷之憂。此意未嘗不是。但此數語。亦不
能自勝。其無救。無效。若有事。可指便不多矣。以上四句。承上起下。之詞。互釋者
重在下。重上。應大事。則先策而後卜。小事則懸望不相棄。且卜且策。相與俱作。
見思之甚。而無所不為之慮。孫詞也。卜有兆。詞也。有占詞。皆謂之孫。合言于歸。
令其卜蓋之詞也。而皆曰近矣。則詞之曰也。征夫適止。與征夫不遠。有別。不遠
是釋疑之詞。適止是決定之詞。如卽到到家之謂。總見近謀。乃心。或疑私腹。適
應諸物。猶出如無想。不如神謀之為快也。先策而後卜。亦云。向謂歸止者。以河水
首推之。天時時度之。私也。其不可必固矣。詞謂不遠者。以車馬而驗之。人事
無之。情也。其不可必矣。今卜蓋之協吉如此。音知從王。專以有終而征。征李
至之。則應在于且暮之頃矣。不然。則鬼神將不可信耶。卽此意。○此詩見王者
出勞歸止。而盡人情。此所以師出可與危師入可與安。而無積怨離叛之虞。

鄭氏曰。征夫適止。一曰征夫不遠。一曰征夫適止。未嘗有征夫不復之
虞。正見其之之完也。亦見太平之世。故有此詩也。唐人詩云。一將成功萬骨枯。
可謂傷心云。卽世林林然矣。杜之詩。豈其然乎。然上之人。能知下情之委
曲。而形諸歌。不則下情之出。車林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下自陳其苦。
亦悲傷之。下情之出。水楊羽是也。後世泰政。遂遂。山。時。大發。征東。
至使道。凶。版。匪。無。而。遠。阻。阻。死。其。悲。狀。何。如。且。以。下。再。師。改。水。而。保。
以十一之一。歸。所。謂。征。夫。之。遲。止。適。止。安。在。哉。無。定。之。骨。使。駭。潤。之。安。也。噫。
林杜四章。章一。句。鄭氏曰。遺將帥及戌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
之。異。歌。異。日。也。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下。同。口。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
兵。則。均。服。同。命。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皆。同。服。定。衆。志。也。范。氏。曰。出。
車。勞。車。故。美。其。功。扶。壯。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
其。情。使。民。忘。其。勞。以。忠。於。上。也。

南陔。○此篇詩也。有於無解。信在魚鱉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今
正之說見雜考。

卷之十六

鹿鳴之什十篇無解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金陵于河區

詩經成卷之十七 小雅

白華之什之二 ○毛公以兩陰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雁以足虎鳴什數而附筮詩三篇于其後因以兩音為次什之首今依儀禮正之

白華 ○筮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 ○亦筮詩也郊飲酒禮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主人堂下

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魚雁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然後入

曰秦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猶題之

下必有諸焉如投壺荷鼓鼓之節而亡之耳

魚雁章全言 ○通詩六章一應題是魚雁之盛首三章言其盛已有曲全意在內

下三章不遇即其極盛者以申特其曲全耳不可以極盛曲全外開對說以註

中發實二字為首三章重多古有字觀一旦字可見後三章重多時字觀

一維字可見言酒即物物即兼酒禮物之盛正禮意之勤也 ○此詩與後

卷之十七 小雅

三篇既謂通用而未下小計又言魚雁三篇皆君臣燕飲必天子燕木國之

臣諸侯之使俱用此詩故曰通耳詳方山陸聚岡郭峰山諸說俱云至人不可

說出天子字實不可說出人臣字只宜泛之曰但既南山有章使當作君燕臣

矣此不必泥 ○都臣虎曰謂之通用者燕鹿鳴專言燕賓客皇華專言燕使臣

常棣伐木專言燕兄弟燕朋友此則通用之燕賓客使臣兄弟朋友也不可謂

下之人得而通用之也此論極當

魚雁于歸 君子有酒且多

魚也雁也歷也雁以曲簿為物而承梁之空者也雁也今青蘋魚也也似燕而

吹沙故又名吹沙君子指主人言且多言而又多也 ○此燕樂通神之樂歌即

燕樂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或曰賦也下二

章倣此

申講歌所薦者曰燕享之設因賓乎禮意之勤然物或有不備亦無以盡其

賓之意也今日之燕何如哉後而以取魚也而魚之雁于歸者有歸而又有燕

其芬芳而燕極其盛備者矣

魚雁于歸 君子有酒且多

與也體剛也又曰賦也

申講不特此也謂以取魚而雁于中者有歸體焉况君子有酒以燕賓則見其

品之多而且極其味之自矣豈徒以其多而已耶

魚雁于歸 君子有酒且多

申講不特此也謂以取魚而雁于中者有歸體焉况君子有酒以燕賓則見其

味之甘而且無物之不自矣豈其病于無而已耶

德解謂中之魚既有歸又有燕君子之酒既已甘而且多。以二節與古多。取二

者之兼備。此不主言魚而謂之為起語君子自工歌而指至人也後三章二物

卷之十七 小雅

字即前三章多言有不得其認作酒即君子有酒亦先不得然作酒如謂云酒

府之香盡燕不止酒而飲酒其名餘物俱該耳藥味不可以燕賓也貴乎自

爾擇之至取數無幾而今則且多矣不勝不可以燕賓也貴乎多然取類之博

不無充數而今則且多矣常品不可以燕賓也貴乎音然適口之珍不能相繼

而今則且有矣古者芬芳多者備味有者不窮總足優之之意

物其多矣 維其嘉矣

申講大所燕之物固云多矣然多者恒惡其不寡今則維其嘉矣陳之博粗者

皆珍珍也夫豈有不嘉耶

物其多矣 維其備矣

申講夫所燕之物固云多矣然多者恒惡其不寡今則維其備矣列之味品者

皆齊一也夫豈有不備耶

不能有事樂只君子則有其德又有其壽也亦有見

南山有臺南山有臺北山有栲北山有栲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與也與也夫須夫須即故草也菜草香可食者也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喜通

用之樂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栲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

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道遠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南山有臺南山有臺者曰因家有燕喜之樂也且以私惠也若以崇其德亦以

向其德也代之燕喜也何如其後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栲矣况栲葉只

之君子聲聲隆隆而國脈持之而培謀擊斷洋人心固之而固焉邦家之基本期

既有此德矣而不但已也且其君子收教化之全功保五神之完固必俾爾

壽而富貴爾者而艾而萬壽無窮則又有此福矣尚德但德不亦尊尊之至

乎

通解各章與意已說在前每見時文中多云臺栲托根附地總作與下一基字

此本栲葉屋云臺栲附地多根附下其字彙得通條若附下光字栲李煩陸

多子雖下艾栲栲栲栲堅固耐久貼下看壽考即栲栲栲栲亦此說

次釋樂只字難其在重時形于外者言之蓋泰文之際豈弟栲栲而油然示人

以和志邦家之基仰是德如此不必謂德足以如此也凡物有基則固如于產

謂是固正家有基無壞是也兼內外說內則栲栲石王朝外則藩衛門閭也無期

禮記註云人生以百歲為期萬壽則無期矣非萬壽而又進于無期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與也

栲栲栲栲南山有栲矣北山則又有楊矣况我樂只之君子材欲堅強能潤色

夫休男男則昭昭能輝輝夫治烈那家為之先則則既有此德矣而不但已也

樂只之君子居年所之多享樂老之慶必仰爾爾爾性仰爾爾而城將萬壽無

疆域則又有此福矣不亦可尊之至乎

通解光者在朝美政在野美俗所謂輔弼手皇猷輝煌乎治道也得于常文云

君子之光不在聲色也在性情惟性情治厥心術正心術正故非形若于

之尤不由服物也由學問耳惟學問深故事業隆事業隆故休明若字原本

補要說得最詳細○光字從德字看出方非聲名文物之謂

南山有栲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南山有栲北山有李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與也與也栲樹如栲一名何栲

南山有栲南山有栲矣北山則又有李矣况我樂只之君子悅安仰首之思

強效即美方之訓善政善教其可為民之父母則既有此德矣而不但已也樂

只之君子今聞之播于人者皆將垂為永世之樂而德音之不已焉則又有此

福矣不亦可尊之至乎

通解民之父母言其德之及人德音不已言其德之重遠也栲已有德足為

民之父母說不可說民依之為父母不已以時言之是無窮言仁德仁聞垂

于永久也只是久如其物終如其始則亦有壽以延之矣

南山有栲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與也與也栲栲栲栲也還何通眉壽秀眉也

栲栲栲栲南山有栲矣北山則又有栲矣况我樂只之君子元氣日以培精神

日以固壽考有徵而享秀眉之壽則既有此福矣而不但已也樂只之君子今

聞之傳于世者固已廣播于中外而德音之是茂焉則又有此德矣不亦可尊

之至乎

通解古義栲小天年栲號萬歲又陸何云栲可為弓幹栲可為車輻有久之道

眉壽壽敬于眉也嚴緝秀眉壽徵也德音是茂就地言是日盛意乃傳頌于中

外洋溢于遐邇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與也與也栲栲栲栲似白栲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吸之甘美如飴八月

熟亦名木蜜使最佳何栲木理如栲亦名苦栲黃老人髮復黃也考老人面凍

裂色如浮垢也保安艾養也

爾既南山既有樹矣此山明又有棟矣况我樂只之君子髮白復齒而如流
亦未幾雖老而非其所作致則既有此福矣而不但已也樂只之君子太和之
保人者固已善始善終而安養爾後焉則又有此德矣亦不可守之至于大美
其德而觀其壽言有盡而意無窮其尊賢之意不于是而可見耶
疏解黃髮指而言其壽也作者康寧其身體又者隨養其天和爾後就君子
本身說則無有後報之意則謂後日也或者作克昌厥後之說字以從則說其
祝壽意相背不可從爾是則詩以修德規之安養善後之意以見其德之
盛矣○按說通保又有引引之意詩亦德也不休劉氏專作禮其壽○此詩
美與勸也見賢賢之意則禮則謂以禮之禮觀四方之須答此類是已且祝
君子以壽而必先之以德亦忠惠影響之理非有觀者

南山有臺五章六句○說見魚鹿

山儀○說見魚鹿
東晉全古○通詩四章連章則說取既見二字正因來朝而燕禮由以說也
意是得君中二章是得天未亦亦得君總以我心寫今句為至三章總發
明所以心寫而得德處之由如外說為尤是在朝朝重宜兄弟是在家家和
而善心柔已得輪為天末又因未朝之儀而想見其出職之盛此我心益為而
宏其萬福之何也○輔慶源曰一說燕笑語今是以有譽處今雖下日而下之
天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諸侯二章三章則又用以勸戒而教之
也○古禮燕而不止一矣故曰于其初燕而歌之

彼爾斯馨露漙漙兮既見君子我心焉兮今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賦也麥長大貌漙漙也露漙漙上露漙漙也為輪為也燕謂燕飲
馨香也處安樂也蘇氏曰以豫通凡詩之興皆言樂也亦通○諸侯朝于天
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言彼爾斯則露漙漙然既見君子則
我心輪焉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于其初燕而歌
之也

平韻歌多兩首曰盛隆之代君臣而兼會事進泰階而天休滋下豈有殊
數哉大亦鈞赫煩瑣使上下交而其志通耳若今日之德何如哉彼莫長人
之謂惟其生之盛也則密之安于上者且濟然而潤思其誠焉斯亦物情之最
適者矣况我君子向也恪守依因吾固願見而不可得者也不修其身以來粹
而便成得見之則得矣休光欣適于願我心始輪焉而無留恨矣故仲一日之
欣而燕禮以言謂下之樂而美語以洽君臣之福山無備樂上下歡欣寧有
既于是以君子今日為天子所宴嘉而聲靡自此頌也為朝廷所寵賚而難
位從此下章也不有譽處也

疏解上四句是言已見臣之喜下言其荷君之誼也各章曲意但下末章惟琴
然則天澤下降以與君子來朝則君恩下及皆取上濟之義也與我心寫今三
句相承說燕笑句云我心句是以何承燕笑句略帶心寫上來不說此是以
字把燕笑句一句通承我心寫今句而開下說心寫神澤在膝遠想望得以慰
解上說亦微合說也意與是燕笑語是燕時君臣相悅豫之情重君忘分而
與之笑語上有譽處在諸侯不兼天子俱自今日說燕既後之寵遇也與者
得君之喜而聲名流傳于也處者水保解任而編澤于也

彼爾斯馨露漙漙兮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其考不忘
典也漢漢露漙漙龍龍也為龍為光其德之辭也爽差也其德不爽則詩考
不忘矣爽美而視頌之又因以初形之也
爾既後更長大之辭惟其生之盛也則露之安于上者且漙漙而蓄滋不倦
矣况我既見君子屏翰有猷而朝廷賴之以增重彰施有本而王因藉之以生
輝豈不為龍而為光乎且是龍光之德也不特見之于一時而且始終之一致
而無有差失之患吾知德為于已者既愈久而不忘則詩錫于天者亦愈久而
不忘天寧非理之必然者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因既見而喜其德下是贊美而祝其壽也謂惟長大成厚
故乎天澤以與君子德惟長盛故承享乎壽考龍光就既見說向惟各守其分
故德望雖隆無山晉據今既得見而喜其為朝廷增重為王國生輝也龍光則

是德不可說德足以為能為尤以此能尤之德而始終一致則為不夫不與其
德即壽考之本言天眷有德而錫之以壽也不忘情言不已恭當當土之封
而承為國之能光矣末須補我心之所以為者恭為此也○詩正古文云諸侯
承流宣化凡所為變化霖雨天下者猶說也故曰為能見能存澤下民能字不
作能字解此說亦如

夔彼蕭斯矣泥泥既見君子孔燕弟安兄弟不德詩正古文云

典也泥泥泥泥既見君子孔燕弟安兄弟不德詩正古文云
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僖公太子秦穰懼避之類故以安見安弟美之亦
所以警戒之也詩言詩而且樂也

中則彼然長天之蕭惟其生之盛也則露之零于上者且泥泥而諸諸無既
矣泥泥既見君子則和與厚為燕飲見其和樂而可親平易而可近豈不孔燕
豈弟乎且是德也不徒見于燕飲之時而已我君子平日在國又能本此樂易
之德而上焉以安乎見下焉以安乎弟而克盡友恭之誠吾知今德足以格天

天心位於春後季期隨而汗漉漉蕭蕭而優游爾休矣夫豈由于俸致者
哉

五經此章上四句是因燕而見其德之厚下及其德之微也蕭惟長大故厚祿
乎天澤以典君子惟有豈弟之德故有以享乎豈弟孔燕豈弟言厚為燕飲以
嘉其平易之德安兄句是因其豈弟之形于在燕而推其安于家者如此以豈

弟宜兄弟則分屬而疑忌不生勢壓而懼不作也俱作已然看安兄弟即所
謂今德也豈豈二字不言既承荷天休而且優遊順適也○左傳宣公二年
晉驪姬之亂詛無諸驪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杜氏注云詛謂無公子故廢公
族之官又昭公元年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子其子曰去懼遠矣却歸
遺晉注云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也也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

賦首后子秦賦字桓景立賦乃出奔晉云
夔彼蕭斯矣泥泥既見君子孔燕弟安兄弟不德
典也泥泥泥泥既見君子孔燕弟安兄弟不德

德竹鈴也在賦曰和在德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
稱其鸞新之美正此類也依所同乘也

夔彼蕭斯矣長天之蕭惟其生之盛也則露之零于上者且濃濃而敷施其厚
矣況我既見君子則德之有華沖沖而下垂六藝沃以柔而善之有餘者班之
而有遺柔也統統而順而執之不盡者垂之而有餘類也有以若夫鸞飾之
度矣有和又有鸞雍雍而和鳴車行則和應而不疾不徐相應以成聲也馬進
則鸞鳴而或抑或揚和鳴以飾節也有以協大業順之求矣乘是車馬以入覲
侯度克謹固天子之所嘉也也是受九重之眷顧荷一人之寵光不特車服
以肅恭庶以錫而已集無窮之福福矣萬福不一福也若于君了飲回而聚焉
豈其謙而不矜則受命之象而和而不戾亦致前之由非子之私而君子定有
以致之也夫燕飲之設以示其慈惠而褒美之中又寓夫勸戒周王之厚其臣
也有如此夫

五經此章上五句是侯度之謙下是復福之多也即生物盛而厚被天澤與臣
職修而厚獲天休○類詩士云被謙意謂此篇四章皆與至末蓋俗解之遺屬
者皆以二句與二句後二句另轉耳然前三章易見此難見故雖疏義亦曰此
則靈一章而與之而不知其非也傳華句自完典意和鸞句自起萬福勿拘對
待然此泥兩句一連之說也愚謂與至傳華句止則典意畢竟牽強說詩何必
執定一見也傳華以飾馬和鸞以飾車此等儀衛原是請侯之常但其沖沖以
垂有順適意誰誰以和有協應意無非和敬之心所形也正是他詳侯處下
垂乃鸞首之餘者不可以傳為下垂也和鸞皆以余為鈴和余口木舌金口
金舌鸞在衛和在賦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云和鸞
萬福攸同或謂承上三章各末句說則此詩初無相承之義或謂當與上章各
處考考豈豈一側之說為長或云萬福就君得而沐君寵言但推廣一步如
云不特車服以庸之極庶以錫之而已而凡九重殊恩無不昭受萬福何攸同
耶此說可從○詩傳開曰古者天子以燕享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上卿三祭三
食三燕侯伯二饗再食再燕于男一饗一食一燕職在宰客者是也饗以訓茶

賦首后子秦賦字桓景立賦乃出奔晉云
夔彼蕭斯矣泥泥既見君子孔燕弟安兄弟不德
典也泥泥泥泥既見君子孔燕弟安兄弟不德

儉故設凡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燕以示慈惠于是有折翅加豆酌量實以示
容介好今日莫笑語今日孔燕豈弟故為燕諸侯之詩○附錄首二句言燕仁
文非文詳以香觀覽○詩美末朝之儀終取與于燕焉其燕之善承夫燕
也彼燕燕者不又可為末朝之君子與耶今夫模邈之姿不足以承嘉聖燕
之質斯有以集弘施此即物理言之亦若見其兩美相得不啻大潤澤而後
既施焉是何得不終為之嘉嘆乎吾更有感于燕燕之甚其疎固在以
受維皇之眷然或滋既少泉道未易滿之為膏澤者清之即為文章也而露之
厚薄也究何如其較榮于君之中宵流潤固以以達植物之功然或清少斯
猶未見散之為清榮者散之即為瑞美也而薄之受露也究何如其優乎吾
知黎彼蕭斯其露又濃而厚矣凡材不足皆秀者天雖欲厚生其言惡彼之
亦少致耳其秀者含英咀華其上承既有素矣出此而翠較不已焉山苗其
質之美露其下濟之光乎燕燕然終宵湛結人謂其于澤者洋洋謂其凝休者
豫已凡質不足以宜華者天即欲重澤以膏恐受之終減色耳其藜藿者披文振

詩經卷之十七 小雅

秀其仰荷既有其矣由此而滴濡有加焉則燕其輝發之榮露其有漫之形乎
濃濃然中夜凝和人謂其飲者厚吾謂其取精者宏已蓋當今風厲而不
改玉立之容是凝秋之嘉質也即非零露豈遂損此今儼然正露乎不吝其濕
錫也但見燕以上達為誠燕即以下覆為德殆亦有積厚流光之理焉抑前當
華黍升馨克介清播之禮是為廟之隆儀也雖有露濃寧速昭其明潔然而
終不恤此以膏也祇覺蕭蕭得露而益彰露引蕭而散形殆亦有積中於外之盛
焉吾于君子不能不羨其求朝之儀矣○濃濃二字句句切求朝之儀取典不
煩刻畫而自臻不入上三章一往清思滂發尤覺風韻天成遺世獨立

黎齋四章六句

滄露章全言○通詩有由意上二章見君之能盡情下二章見臣之盡禮然君臣
不可平看當以君燕臣為主而令儀令德則臣之所以善是燕也不醉無歸見
其情之厚在穿載考見其情之親夜飲之終則其時已久最易丁失儀故未言
其令儀以寓規戒之意○朱豐城曰此詩前兩章言厭厭夜飲所以道其情之

相親也後兩章言令儀又美其德得無醉也然則是詩也其亦褒美之中
而寓規戒之意也歟

淇水 燕燕 匪陽 不歸 厭厭 夜飲 不醉 無歸

與也淇水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夜飲私燕也燕燕則
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淇水露斯非日則不歸
以與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蓋于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
申講歌燕燕者曰上下之和歸者分而未始不相通者情也載視今日之燕燕
有不盡其心乎彼淇水露斯天澤之盛也值夜氣之方舒秉大陽之未照濟然
下被蓋必日出而始晞焉匪陽則不晞矣況茲者列辟飲五年之制而廟堂
九獻之儀亦既成禮矣乃子弟習其禮數情疎未能寫中心之也于是有
夜飲之設焉厭厭安而且久而且足所以通乎上下之情者也而君子得
子曰臣下其妻未卜其夜酌請速歸則爾且相期勿醉而此燕不為空設乎不
知情以酒而洽酒以醉為節其必既醉而始言歸可也苟未至于醉則賓主之

詩經卷之十七 小雅

情猶未盡展而烏可以言歸也哉
疏解露必以陽而晞燕必以醉而歸二者皆有久而不厭之意故以為與夜飲
私燕也孔疏云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私燕燕務不投鈔分爾忘安也更
迭移飲酒未久也獻酌文錯情意惟洽足也不醉無歸此是心上朋必如此
正是情之厚處○與意重不歸上正欲其露之常湛湛耳○燕當以燕而言
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以中私燕之思盡
勸之意○儀禮燕禮曰宵則燕于執燭于作階上可宮執燭于西階上何人執
大燭于庭闈人為大燭于門外燕禮無庭燭設大燭而已○顧亭上云按燕
禮之終又有無算爵言惟意所勸醉而止無算樂升歌問令無數以取歡也但
諸引燕禮皆謂侯燕其臣非天子燕諸侯之禮儀大必有不同又不可太厚
云○疏曰燕設燭者或射之後終燕則至宵或冬之日不射亦宵古者無麻
而用荆楚鄭云未燕日也但在地日燭執之日燭于地廣設之則曰大燭○
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射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上二句甲子編定

與也豐茂也夜飲必于宗室蓋路寢之屬也考成也

平謂彼湛湛露斯本無擇于地也而在豐草為多天澤之被田有其所以況此厭厭之夜飲安而久而足也而果何在則在彼宗室之中路寢深殿之地有以成其厭厭之禮焉君臣之際如賓友之相忘引筵之酌若宗室之無間蓋務期于情之愈渙矣

疏解露在豐草則謂澤露在宗室則思義厚此四意也燕忘在宗室者蓋殿庭之上與禮雖舉然若必其嚴情猶未盡也惟在被宗室則上下相親而勢分兩忘所以合賓主之文而盡厭厭之情者在是故為成禮之禮也○路寢寢正寢謂大居也禮書云大居大寢一小寢五諸侯大寢二小寢二大寢謂之路寢又謂之正寢小寢謂之燕寢又謂之少寢大寢聽政而治也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在後自卯以下二殺

湛湛露斯在彼棘棘允君子莫不令德 上二句英華清江

典也顯明允信也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今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申謂夫設燕在我同見親厚之情矣然在燕之君子豈無所以善是燕者乎彼湛湛之露斯在彼棘又在彼棘則無一物之不被矣況我顯明允信之君子與厭厭之夜飲非不多也然所承者一人之寵命而其所不敢忘者則天地履之恩雖當航涉之辛而艱難者轉見其匪紆殆無一人之不令德矣所謂人之喪德亦則非酒惟行者何有哉

疏解棘棘不一物而均沾乎露君子不一人而均令乎德此典意也上二章重在海露之能施此章重在把棘之能交○按嚴義謂把棘中實故以典德相梓外文故以典德相梓惟謂把棘剛木故以況令德相梓柔木故以況令德相梓詩人典意未必如此大抵以二物與莫不意耳顯允就心說顯者其心明白通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懇無一毫可疑也顯允與下豈弟俱就平日看○詩南台云此只是呼過之詞切勿以今德承顯允以今儀承豈弟也此說雖是然以顯

允顯德以豈弟屬儀自覺有別今德根醉亦醉則心志易迷德性易亂今者內有所主而不與其心志也莫不者感有一德之意○管蔡語曰此與下章末句須承在宗夜飲說以表君子之儀德足將是燕蓋惟飲于宗室則堂廉之分忘而而意易溺于無節末又況下夜之飲則更漏之時移而德度多縱于不及檢今能莫不令德莫不令儀深深深侯自有為能為光之妙○陳慧生日說者皆以本德泛言其精神之不亂不恨顯允說以今儀泛言其禮度之不欠不恨豈弟說然顯而明允而信就足德之令處若舍顯允而另言德又何德也豈而弟而弟易就是儀之令處若外豈弟而今言儀又何儀也

其桐其椅其寶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上二句甲子山東

疏解不但已也彼桐之與椅其實離離而下垂蓋無一物之不盛矣況我和樂者則豈弟甲臣之念雖當酬洽之餘而榮嘉者式彰其深澤殆無一人之不令儀也所謂人之喪儀亦則非酒惟尊者何有哉夫人君不以室階之分隔上下之歡而人臣亦不以燕昵之私忘敬共之節洵乎君明臣良而有以成天地之泰矣此周道之所以隆歟

疏解桐椅之是無不垂君子之儀無不善此真意也離離垂也垂以日牧意豈弟就外說今儀亦根醉來醉則語言易肆威儀易亂今者外有所儀而不惑乎容止也○此與上一章白是良後更不須覽史之設當觀其用意深厚也○曾無奇曰燕至示慈也汎露之厭厭慈惠至矣而卒歸之令德令儀也知而有節矣○按左傳曰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湛不醉又不答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律律及之也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湛朝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今陪臣來朝舊好君屏脫之敢于大禮以自取戾○朝正于王謂朝而受政教也○輔慶源曰不醉無歸見其情之厚也在宗載考見其情之親也莫不令德見其德之存乎中者善也莫不令儀見其儀之見于外者善也厚而不親則上之待下者猶未至也德雖令而儀有缺焉則臣之持身猶

形者乃子是設我鐘而考之而大飲于為行也設我鼓而擊之而進于為禮也
禮者乃子是設我鐘而考之而大飲于為行也設我鼓而擊之而進于為禮也

禮者乃子是設我鐘而考之而大飲于為行也設我鼓而擊之而進于為禮也
禮者乃子是設我鐘而考之而大飲于為行也設我鼓而擊之而進于為禮也

禮者乃子是設我鐘而考之而大飲于為行也設我鼓而擊之而進于為禮也
禮者乃子是設我鐘而考之而大飲于為行也設我鼓而擊之而進于為禮也

禮者乃子是設我鐘而考之而大飲于為行也設我鼓而擊之而進于為禮也
禮者乃子是設我鐘而考之而大飲于為行也設我鼓而擊之而進于為禮也

禮者乃子是設我鐘而考之而大飲于為行也設我鼓而擊之而進于為禮也
禮者乃子是設我鐘而考之而大飲于為行也設我鼓而擊之而進于為禮也

禮者乃子是設我鐘而考之而大飲于為行也設我鼓而擊之而進于為禮也
禮者乃子是設我鐘而考之而大飲于為行也設我鼓而擊之而進于為禮也

形者乃子受言載于之我有是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

卷之十八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者乃子受言載于之我有是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
禮者乃子受言載于之我有是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

禮者乃子受言載于之我有是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
禮者乃子受言載于之我有是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

禮者乃子受言載于之我有是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
禮者乃子受言載于之我有是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

禮者乃子受言載于之我有是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
禮者乃子受言載于之我有是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

禮者乃子受言載于之我有是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
禮者乃子受言載于之我有是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

形者乃子受言載于之我有是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

卷之十八

禮記

禮記

禮記

之大體。如若是矣。○莊子曰：書曰：功過惡賞，存秋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始見古人賞功之不苟也。要知不愆與于始，始授之者適以為輕，不遂與于終，則彼受之者適以為者。不出于中心，則飽鼓獻附亦文焉而已。周王重其典如此，其足令人思奮矣。○徐敬菴云：先王知天下諸侯，不可無長，故務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賞也。乃世之賞功，或有不疑其臣，而外牽于其功，不肯以輕于賜者，或有內疑其臣，而外迫于其勢，不敢以不賜者，皆非中心之賜也。大凡有功而不賞，則立功者怠，賞功而不速，則受賞者疑。故界之速如此也。故曰：形弓矢，則諸侯莫不。○附錄時論：國家有事，不可無任事之人。國家無事，尤不可有專事之人。何使海內又安。朝宗如故，天子垂衣裳于上，二三友邦，其相協和于下，亦何自以終。安據焉。朝廷建不世出之功，其功之得建，國家之幸也。而非國家之福也。故此一誠也。若曰：予一人身損先緒，與爾伯叔，功世守先王成憲，其戰于戈，奮弓矢，修文德以洽四國，庶幾捨兵而不復用乎。迨夫功著，常銷鋒鏑，天子從

容，雖用萬萬，于是取數百年寶藏之物，慎重以賜之，而復加以圭瓊，隆以箱，以形弓虛矢，燕饗庶歌之際，復反覆咏嘆而頌美之，蓋以非常之功，乃克受非常之賞，而非無名之寵，實非分之恩私。所可擬俸而得之者，也是以先王之世，賞不數行，而天下之雄才大略，無不共相鼓舞。爭自奮于功名，其各與器，足以激勸天下而使之感也。後世賞不以功，多予濫及，其且以武庫兵賜異臣，而國家名器，視若弁髦。安所謂激勸之微權也哉。○人君奔走天下者，存乎權。激勸天下者，存乎術。感動天下者，存乎心。何也。人至而有功，其功略必能震主，其勳名必高天下。人君未有不忌之而忌之者也。雄略之主，欲以不測之心，威服剛傑，或寵以大藩，錫以重寶，嶺山河，百世不相替。一旦內謀外誣，會卒告變，不終日而誅討，求為獨戶不可得，而深沈積者，此政以難。小公卒成大業，陽示禮貌，厚寵眷以報其功，而陰伺其隙，以謀殺其罪。祇爵削土，其或不能保其族類，于是有寬厚長者，出而為善全之計，從容談笑，屏斥禍亂，或釋兵就鎮，或束身歸節，雖奇才異敏，無以究其用于天下，使之賢屏

功臣者，法非不善，而其意亦已薄矣。嗚呼！國家亂亂，求平之日，應重典以待有功，豈不推心置腹，絕去嫌疑，及冷定功成，遂以不忠之道待其臣，使臣之視君可畏而不可信，可與其忠，雖而不可與其安樂，有功者人人自危，求為苟全之計，即慶賞有加，而讓者謂疑懼之端已開于此。無他，備特權，而不能以至誠之心出之也。古之聖王，知權術不可尚恃，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君臣之際，坦然以心相與，而無所畏忌，即一形弓也，其始慎重以秘之，而不于天下以可。其後推誠以界之，而不示天下以可疑，是以天下之人，不樂其慶賞之加，而相感相信于其至誠之心，相信則不敢欺，相感則不忍欺，其相激勸而樂為之奔走，上以中心示其下，故下亦以中心報其上。若後世君臣互相猜疑，其或以丹青鐵券為防，防備之具，而抵禦不受，視先王之以心相與者，相去遠矣。況強藩跋扈，帝制自為，至以迫脅行其錫命，其心又安可問哉。吾故曰：中心觀之，一信古今，功臣之道，無踰于此。○附錄全章程：宋文并文評，以資觀覽。○周

主覺報之典，而致其心之不已，大形弓之報，木中心也，而發而右而隨，其情何無已哉。且王者來建諸侯，而齊其力，則敵愾之興，非所以明報施也。然樂報而不言，勞者，應侯忠上之心，乃親賢而勿少者，天子勤功之典，如今日之燕，何如乎。焉嘉賓也。夫朝則稱臣，而燕則稱賓，情隆于分也。燕殊功于絕域，敢以素所珍愛者，對尊尊而生傾惜之心，在國則曰康侯，在燕則曰嘉賓，名以功易也。缺俸于可，則敢以府之本府者，對凡筵而存遲留之意，如形弓之受也。隨而不讓，原以待殊績，當其時以某人則獲之之日，中心次賜于嘉賓，豈有于未報功之先者，敢忘于既報功之後，夫功以禮行，禮以樂節，鐘鼓在懸，不禁被誠之恐，親也。饗而獻之，將于一朝，非驟矣。猶是形弓之受也。樂而抗之，又以正其勳，當其以繼勝則報之日，中心固欲承于嘉賓矣。豈珍于未展報之先者，敢忘于既展報之日，夫禮以昭德，樂以象功，鐘鼓樂之，不新抒情之欲，連也。右而尊之，勤于一朝，恐後矣。且猶是形弓之受也。飲而箱之，更以新其色，方其樂以虎賁，則樂之日，中心固欲資于嘉賓矣。豈重于未酬勳之初者，敢棄于既酬勳之際，夫導之以禮，將之以樂，於倫放，不勝致敬之僭，愈也。而以心之

厚于前彌篤矣。乃知為朝廷惜名器正為朝廷重功臣。而載而樂一。雖微然于弄人勿投而博重乎。博賞之權。又知為國家隆禮。禮正為國家。武備。聖亦已而喜右。喜右未已而好。中心無極。焉然于燕笑。樂處。而山。仲其。子之意。王之賢。無不可。而可美哉。○無有功。諸侯。因錫以弓矢。人。千。從無。落。麻。便。得。題。情。正。發。形。弓。按。義。分。疏。更。能。精。確。至。講。中。心。與。一。朝。只。結。會。城。連。二。義。發。題。中。正。大。之。旨。絕。不。粘。惹。後。世。鳥。畫。弓。藏。馬。券。印。列。條。章。卓。然。大。雅。形。三。章。章。六。句。○存。休。傳。前。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恨。而。飲。其。功。於。是。乎。賜之。形。弓。一。形。矢。百。旅。弓。矢。千。以。骨。報。實。注。曰。懷。恨。益。也。禮。明。也。謂。諸。侯。有。四禮。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形。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舉。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他。期。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青黃者其章全旨○通詩四章平看都是極道其喜樂之情也上三章是慶其喜

之心以見形末一章是追論思之心以見而形以見君子何為至善處君子非等閒人物此見非尋常接遇所以不勝其樂樂字直貫至末○通詩始有樂二字屬燕其餘皆皆發其喜之思之情惟思之喜之故燕之也不言我思樂為人之好我而但言既見便樂便喜便如得珍寶便休然有洋情在昔昔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叶五河反○首二句半五分與也昔昔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昔昔者我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以昔昔者我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形者得之為品物之盛其喜樂而且自體矣又何病于衷情之未伸也乎

禮也言言喜樂之情君子外以昔昔者得其所與燕飲而盡其儀既見只空

辭不必用句也遠處侯邦等語亦不可用未見細細恐碍末章也君子泛指嘉賓

只言其德與之隆才名之貴便是樂且有儀樂以內言儀以外言言我

心內喜樂而外有儀燕之禮儀以將之也唐荆川謂有儀正所以樂也蓋謂有

儀為悅賢之寔也重樂字意燕有獻酬之禮有承筐之將故曰有儀此章勿預

歸心字○輔慶源曰夫見賢而樂禮或不足則愛心雖至而敬心不至矣樂且

有儀而愛敬之心附盡矣

昔昔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我心則喜上二句或子孫建 丁巳江甫

與也中中注注中也喜樂也

甲注昔昔者我則在彼中注物生且得其地矣況我君子山川儲其秀社稷儲

其靈高山仰止之殷庶幾遷延達之而始達也今也亦既見止則所以喜樂之

者豈為哉悅博之情感恨于中心之強而不啻若自其口出也其喜之誠何

如耶

爾耶

爾耶此章言喜樂之情根于中與意與上章亦無大異我心則喜要曉達我心

字是為禮禮再為若生衷則為君子喜而豈聲音笑貌之為哉

昔昔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與也中中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者

也

甲注昔昔者我則在彼中陵有以善其善華矣況我君子庶幾以待聘也美而不

不可言日居燕之至庶幾貴然來思而願始適也今也亦既見止則所以喜樂

之者夫豈淺哉芳徽可挹欣同玩好之投令能視承歡逾圭璋之賜誠不啻錫

我以百朋之多也夫百朋重貨見君子如錫百朋其喜之切何如耶

爾耶此章言喜樂之非輕錫我百朋常情好貨錫百朋則喜今我得見君子共

喜之情有如是此以形容得見而喜之情非以得重貨形容得賢也蓋為

佳事喜為禮禮喜則為君子喜不啻錫百朋之重也百朋孔氏疏云古者所見

日而不暮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

比物四驥之維則維此有威我服成于三十里子出征以佐天子

賦也。比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頌之。凡軍事。物馬而頌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我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驥。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闕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于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進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王命于此。而征。欲其有以敬王所儻而佐天子耳。○六月與師。宏乎舍卒而不暇為謀矣。今則內修素預。將帥得人。彼四牡固擊擊矣。追本其始。比其物而四馬皆驥。則力與色之皆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闕習之而皆中法。則入與馬之相得。可以見教之有素矣。常服則足。戰矣。追本其初。維此六月之中。即成我服之事。權以濟乎其變。不因舍卒而忘備焉。我

卷之十八 小雅

所以有是行者。豈以遠略動其臣哉。蓋以律統內侵。天子為之愾怒甚矣。故王命此時。出征。欲其有以敬王所儻。使九重免北顧之憂。而佐助天子焉耳。不然。胡為與此六月之師也哉。

疏解此章。言行師以敬王所儻也。首六句。是行師之善。下是表其出師之意。上言四牡擊擊矣。而此言馬之有餘。教之有素。上言載是常服矣。而此又言其成服之時。從上章抽出言之耳。只一時事。比開俱用力字。以馬而差擇其力。曰比蓋四馬皆驥力也。四驥四馬皆齊色也。就出師時。試其法武曰。此是人閑于馬。非馬自閑也。果平日所教者試之。如目有塵。耳有金鼓之類。雖是馬。而車而行。進退疾徐。各中其軌度也。我服我字。就軍聚說。註師行日三十里。前漢律。擊志。武子伐制師。勿發。以殿。十月戊子。戊午。渡于孟津。去馬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六月之中。即成我服。則應變速矣。我服既成。即日引道。則從事敏矣。雖進雖敏。而軍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其常度矣。既非擊守。故常服

不知曉又非輕敵。陳進而至。因變失常。可謂得武之善。維矣。于子出征。天子之也。佐天子。就折衝禦侮。以共成撥亂反正之治言。指敵軍上。設蓋。撥亂。內侵。主國不止。此天子所愾怒也。故吉甫奉命征之。以佐天子。此二章。王命出征。下則吉甫奉命出征也。○維則四句。一直說下。註中分疏其明。但請中宜總會。此意。不宜拘拘分疏。○上章言我是用急。而此言應變從容。則急中自暇。次章言不失常度。而下言嚴整。以共武。則寬中又嚴。此皆相形互見。以對吉甫之妙于行師。

四牡修廣其大有頌。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其武之服以定王國

賦也。修長廣大也。極大貌。奏膚。膚大。公功。嚴。嚴。翼。翼。共。與。俱。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

卷之十八 小雅

以彼則教。不可以奏膚公哉。然兵威雖盛。而吉甫之恃以制勝者。不在此也。誠見法令不明。而三軍之耳目誰約。必士無戲也。卒不玩也。律令為之。警飭使三軍畏我而不長敵。則見其有嚴也。如斯。臨事不戒。則獲勝之本。謀先施必無。雖怒也。能持重也。無事亦為慎。使三軍自畏而不畏人。則見其有翼也。如斯。有是嚴翼。以共武之事。則士卒用命。動出萬全。王風于是乎。嚴。嚴。維。于。是。乎。平。向之震。我王。嚴。播。揚。我。邦。國。者。不。且。有。以。大。定。乎。哉。

疏解此章。言其制敵之有要也。上四句。是行師得其具而成大功。下是行師得其本而莫大業。戎車莫先于馬。故首言以爲言。而反覆稱美之。有願。正形容其修廣也。奏膚功。承車馬說。謂攘安夏之功。此四句。只是鋪張以趨下文耳。言有此車馬。已足以伐玁狁。奏大功矣。而將帥猶不敢恃強玩愒。而必出下嚴翼也。嚴。自約束軍心。看如號令。明賞罰信之類。翼。自整頓軍務。看如臨事。慎為謀。嚴之類。此二字最重。進必選銳。去不窮追。都是嚴翼之心。運用其間。○嚴。原之

曰始患之愛非所施于介冑之士懈弛之敗非所用于行陣之間故發與共武
所謂服之愛者濟彼患者吉也証言將帥皆嚴敬則不止吉而可知矣嚴翼
處便是武事不是以嚴翼去共武事也此二句吉甫成功之本定王與匡王
國不同匡以正大分定以固大業也泰清公言其足如此定王固言其欲如此
總屬未然有百戰百勝之技又有不戰而自勝之心其于嚴翼何有○顧鄰初
曰昔日狡抗內侵其事危急王固派嚴翼有不定意今則荒服之制以明夷夏之
防以峻難之既靖而王固莫安矣故曰定前章以匡以佐以字是王命欲其如
此此以字吉甫自欲以是詞王命也○謝安山曰薄伐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
不窮征遠討也○又曰為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為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
整○輔慶源曰有車馬為之川則足以却嚴從而成大功以嚴敬為之王則足
以共武事而定王固○又曰定則不止于匡矣

後仇匪姑整屠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志文鳥章白旆夾夾反元
戎十乘以先啓行

州三原縣也鎬對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
即朔方也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言其深入為寇也織字同鳥章鳥
軍之章也白旆織旄者也夾夾鮮明貌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啓開行
道也猶言發程也○言嚴翼不自度量深入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
進逐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戒有所不戰必勝矣
甲請以伏嚴翼之師之前軍言之蓋嚴翼不自度量豈肯隨處居于魚積
之間使鎬及方直抵涇陽之地以襲而亂華以進而犯順深入為寇如此其罪
不容赦矣于是建彼正正之旗則織上有文而前以鳥軍之章有白旆夾夾以
顯夫龜蛇之旄所以統而軍後軍而一其進退者此矣制彼堂堂之車則逐元
戎之十乘使之先道以啓行所以掩鋒陷陣而獲先聲之威者此矣
嚴翼是責言致討之有方也上四句敘其深入之罪下是聲其罪以致討也美
不可亂善進不可犯順故伏之匪茹正不度順進非不度獲爾整居是大軍盤

○顧鄰初曰嚴翼不自度量豈肯隨處居于魚積之間使鎬及方直抵涇陽之地以襲而亂華以進而犯順深入為寇如此其罪不容赦矣于是建彼正正之旗則織上有文而前以鳥軍之章有白旆夾夾以顯夫龜蛇之旄所以統而軍後軍而一其進退者此矣制彼堂堂之車則逐元戎之十乘使之先道以啓行所以掩鋒陷陣而獲先聲之威者此矣
○謝安山曰薄伐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征遠討也○又曰為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為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輔慶源曰有車馬為之川則足以却嚴從而成大功以嚴敬為之王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固○又曰定則不止于匡矣

○顧鄰初曰嚴翼不自度量豈肯隨處居于魚積之間使鎬及方直抵涇陽之地以襲而亂華以進而犯順深入為寇如此其罪不容赦矣于是建彼正正之旗則織上有文而前以鳥軍之章有白旆夾夾以顯夫龜蛇之旄所以統而軍後軍而一其進退者此矣制彼堂堂之車則逐元戎之十乘使之先道以啓行所以掩鋒陷陣而獲先聲之威者此矣
○謝安山曰薄伐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征遠討也○又曰為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為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輔慶源曰有車馬為之川則足以却嚴從而成大功以嚴敬為之王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固○又曰定則不止于匡矣

文武吉甫與邦為憲

叶音反

賦也。輕車之謂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通謂也。倍壯健貌。大原地名亦曰大南。今在太原府內陽縣。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比時大將也。法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矣。

中選。試以伐獫狁之師之大陸。言之。滎元戎者。有戎車焉。向者倭倭而有既。飭之。或而前。後未善。則車雖仿而有不防者。存。今戎車則既安。侯。而前如軒也。駕戎車者。有門壯焉。向者比物而有雜則之。致而馳驅。未明則馬。每則而有。不則者。今。四壯既健。而且。其。閱習也。以此制勝之。資而伐。彼獫狁。非不可以。盡殲之也。然。內。及。而。外。發。者。帝。王。正。天。地。之。大。防。來。則。去。勿。思。者。帝。王。眾。戎。狄。之。常。法。故。薄。伐。獫狁。但。至于。太原。而。止。太原。以。內。禦。陽。之。境。皆。中。國。也。彼。固。不。得。而。獨。焉。太原。以。外。所。漢。之。野。皆。獫狁。也。未。始。窮。兵。而。追。之。此。其。禦。戎。之。有。法。所。謂。匡。王。國。而。佐。天。子。奏。清。功。而。定。王。國。者。皆。此。矣。即。是。觀。之。可。見。吉。甫。一。身。全。不。殺。之。仁。而。附。衆。有。足。徵。吉。甫。之。能。文。魯。博。傳。之。勇。而。威。敵。有。足。徵。吉。甫。之。能。武。豈。非。德。威。之。兼。備。者。乎。吾。知。萬。邦。請。侯。得。吉。甫。為。觀。型。後。游。律。外。者。師。其。撫。綏。之。積。折。傷。境。外。者。式。其。果。毅。之。風。莫。不。來。之。以。為。憲。矣。所。以。成。征。伐。之。大。功。者。豈。偶。然。哉。

卷之十八

十四

疏解此章。承上而言。出師成功之事也。上六句言其飾武備而禦戎有法。下六句言其全才足以法天下也。戎車即首章所飾者。安。正在下句。軒上見。如輕如軒。言制度工巧。利于戰。車必。置于前而不倚于前。却于後而不傾于後。乃為如式。故如輕如軒者。箭云輕如軒。謂車之前後適調。其低昂之勢如此。既估者。齊力也。即此物也。謂欲習熟。耐于馳驅也。此兩字。與前不同。前謂人習之。此是馬自習。合上元戎。則彼為前鋒。此為後援。以上四句。總見其威之盛。足以掃蕩。獫狁。以起下薄伐二句。薄伐者。不勞餘力也。于太原者。蓋其境而還也。太原。即。淫。陽。之。地。太原。以。南。晉。之。土。也。則。驅。而。出。之。太原。以。北。彼。之。土。也。則。總。其。居。之。來。則。禦。而。去。不。追。此。帝。王。制。禦。獫狁。之。要。道。也。此。二。句。見。其。伐。而。成。

功。文。疏。行。師。中。相。攜。懷。遠。上。看。出。武。疏。行。師。中。戰。勝。攻。取。上。看。出。此。百。其。平。已。德。威。相。濟。寬。猛。得。宜。不。就。至。于。太原。上。見。張。必。治。曰。通。查。是。共。武。之。服。言。吉。甫。之。武。而。至。此。表。出。一。文。字。以。結。之。見。其。非。武。夫。之。武。也。斯。則。全。才。之。可。為。法。也。不。要。泥。定。分。貼。未。處。是。文。某。處。是。武。為。當。是。言。諸。侯。皆。欲。法。其。文。以。附。衆。法。其。武。以。威。敵。非。文。士。法。其。文。武。士。法。其。武。也。要。見。得。外。服。四。變。為。天。下。將。內。武。百。辟。為。天。下。師。中。典。名。臣。一。人。非。古。甫。何。以。當。此。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為。戎。狄。之。居。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號。公。率。六。師。伐。太原。而。戎。至于。偷。采。宜。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氏。太原。而。戎。思。益。深。驪。山。之。禍。已。兆。于。此。謝。登。山。曰。漢。唐。而。下。精神。介。胃。為。兩。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為。萬。邦。之。法。則。前。者。也。一。說。前。云。孔。燥。用。練。言。何。如。豈。有。犬。羊。蹂。躪。通。近。京。邑。六。月。與。師。張。早。致。討。乃。不。減。此。朝。食。而。反。姑。示。寬。容。訓。澤。為。桓。桓。斷。非。也。若。不。欲。武。深。意。亦。只。可。下。太原。二字。見。之。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錫我行永久

卷之十八

十五

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錫。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饗。于。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寔。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軍。禮。北。伐。既。定。班。師。旋。歸。但。見。吉。甫。舉。燕。飲。之。禮。從。前。接。接。之。衆。已。平。而。展。翼。之。懷。已。釋。有。不。極。其。喜。樂。乎。斯。時。也。上。焉。慶。王。國。之。又。安。朝。廷。之。福。皆。其。福。也。下。焉。樂。四。方。之。寧。謐。天。下。之。福。皆。其。福。也。其。受。祉。不。既。多。乎。然。所。以。設。是。燕。者。以。全。師。而。歸。自。錫。京。不。勝。道。路。之。遠。出。自。六。月。而。有。承。入。之。行。則。僚。友。之。盛。踴。躍。而。歡。會。情。之。所。不。容。已。也。是。以。飲。之。酒。而。進。饗。于。諸。友。者。則。無。之。賡。賡。之。鯁。候。無。不。陳。焉。然。是。燕。也。主。之。者。吉。甫。與。之。者。惟。誰。在。乎。乃。孝。友。之。張。仲。在。焉。以。孝。友。之。人。而。與。是。燕。則。將。相。調。和。而。是。燕。亦。與。有。光。矣。然。則。今日。受。祉。之。多。不。其。本。于。此。哉。夫。以。吉。甫。之。賢。而。友。張。仲。以。宣。王。之。賢。而。臣。吉。甫。其。致。中。興。之。盛。也。豈。矣。

卷之十八

十五

十五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錫我行永久

及與燕之賢也。燕飲輔慶曰：言而既歸而私自與朋友燕，非宜王燕之也。方
山尼湖皆從之。請家多指飲至，乘飲之日，言雖是湖大，然失却通傳口氣，矣有
說燕是朝燕，飲是家飲，兩席不混，做一席，憑此見其甚確。可遵。喜樂正與首章
後接應反應，受禮即家燕，說中外祭宇，禮場無事。天子安，王國定，一人之福
天下之福，亦大臣之福也。來歸二句，乃推其行燕之山，以起下文。死集註，蓋以
是以等字相呼，應可見口飲御諸友，則不獨一派仲，而得言張仲者，舉一人以
為事也。然詩不重在張仲，賢張仲，所以賢吉甫，而美是燕耳。○陳白菴曰：吉甫
成功未必不本于張仲，此處便有將相調和，意在不止偶然與燕已也。蓋自古
未有相臣不和，求于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內有孝友之張仲，在王左右，故
吉甫得以成北伐之功。古稱宜王內順治而外威，疑正由其將相之得人也。此
亦是大議論。○從來大將之所以建功者，不恃專閥有獨制之柄，而恃立朝有
和協之臣。未有將相不合而能成不世之勳者也。故有任齊元戎，思以全身致

吉甫一保家之臣，從而嫉之于內，卒致大戮，不氣，感其良心，將而賢，則觀
以生天下之欲，將而不賢，則激怒以召天下之變，豈非宰相之貴哉。是以明君
必擇相以任將，而賢相亦必與大將同心。若宜王之時，內有孝友之張仲，外有
文前之吉甫，而又兩相交好，將相協心，無妨功者能之念，所以成北伐之功也。
不然，吉甫即望重，雖功高，善夏方且，教遇不暇，又何能靖外寧，內奏一代治
矣之略也哉。漢時平勃交歡，國神神固，若唐僕固懷恩，李懷光輩，皆為中朝激
變，何可勝嘆。至岳武穆之死于槍下，又不忍言矣。嗚呼！將相之不和，豈國家之
福哉。○宋豐城曰：宜王非吉甫，無以成其功。吉甫非張仲，無以成其德。詩人美
古甫之燕，而并及乎張仲者，正以見宜王之中興，以有吉甫而吉甫之成功，以
有張仲也。苟無孝友之人，朝夕謀員，其素則文武之德，何自成，而修康之功
何自立哉。○本欲明吉甫之功，故以遊塵肅清為人臣之福，本欲彰吉甫之賢，
故以孝友交歡為其主之先。若作天子燕之，則反以張仲為王，吉甫為賓，而所
與燕者之賢，亦由天子命之，非關吉甫矣。○明白說諸友，不止張仲，陽舉張仲

所期知節所不能致者，一人也。避出一等好漢來，不減西國洛下。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芣芣全音。通詩四章，總以元老壯猷為主，贊美方叔之意。一步進一步，首二
章，言軍容之盛，三章言軍律之嚴，末章推本共威名著而遠人服，以見成功之
有本也。按前篇北伐，作于有功而歸，此篇南征，作于率師而往。前篇作于詩
人故君臣同與焉，此篇作于軍士，故但知有將帥而已。○朱子曰：南征，則
不盡費力，不曾大段戰鬪，故止盛稱其軍容而已。
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舊畝。方叔涖止，止其車，三千師王之試。
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箱筓服，服。彼服，彼服，
與也。芣，芣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汗，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即今音芣，
芣，芣也。實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新，二歲曰新田，三歲曰舊畝，
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范，范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泉，蓋兵車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其盛，而直
言其盛，實有此數也。師，架于杆也。試，練習也。言求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翼，
貌。路車，戎路也。奭，赤貌。箱，箱也。以方文竹，篋為車，蔽也。鈞，屬馬，要領有鈞，而在廣
有奭，有輿也。樊，馬大帶，纓鞅也。條，準，見藜蕭篇。○宜王之時，鑿荆背，成王命方
叔，南征，軍行采芣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芣，則于彼新田，于此舊畝，
矣。方叔率止，則其車三千，師王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薄言采芣者，曰：行師之道，非義無以植有名之紀，非律無以昭有制之兵。我
方叔承命而伐，實則也。兵同以義勸矣。而師之律而城也。何如哉。設師之行也，
薄言采芣，則于彼新田，于此舊畝矣。我方叔承天子之命，而南征之師也。則
戰鬪之車，有三千之盛，持解之衆，有練習之精矣。由是方叔總率之以行也。其
所乘之四騏，則兩駟，兩駟，翼翼而順斤矣。其所駕之路車，則修蓋輪設，然而
聲明矣。以竹為箱，所以蔽車也。而其載于車者，又有魚皮之矢服焉。有鈞有
所，以備馬也。而其御乎馬者，又有條韉之下垂焉。夫南征之師，軍馬如此，軍
容之盛，何如哉。

所期知節所不能致者，一人也。避出一等好漢來，不減西國洛下。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芣芣全音。通詩四章，總以元老壯猷為主，贊美方叔之意。一步進一步，首二
章，言軍容之盛，三章言軍律之嚴，末章推本共威名著而遠人服，以見成功之
有本也。按前篇北伐，作于有功而歸，此篇南征，作于率師而往。前篇作于詩
人故君臣同與焉，此篇作于軍士，故但知有將帥而已。○朱子曰：南征，則
不盡費力，不曾大段戰鬪，故止盛稱其軍容而已。
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舊畝。方叔涖止，止其車，三千師王之試。
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箱筓服，服。彼服，彼服，
與也。芣，芣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汗，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即今音芣，
芣，芣也。實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新，二歲曰新田，三歲曰舊畝，
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范，范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泉，蓋兵車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其盛，而直
言其盛，實有此數也。師，架于杆也。試，練習也。言求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翼，
貌。路車，戎路也。奭，赤貌。箱，箱也。以方文竹，篋為車，蔽也。鈞，屬馬，要領有鈞，而在廣
有奭，有輿也。樊，馬大帶，纓鞅也。條，準，見藜蕭篇。○宜王之時，鑿荆背，成王命方
叔，南征，軍行采芣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芣，則于彼新田，于此舊畝，
矣。方叔率止，則其車三千，師王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薄言采芣者，曰：行師之道，非義無以植有名之紀，非律無以昭有制之兵。我
方叔承命而伐，實則也。兵同以義勸矣。而師之律而城也。何如哉。設師之行也，
薄言采芣，則于彼新田，于此舊畝矣。我方叔承天子之命，而南征之師也。則
戰鬪之車，有三千之盛，持解之衆，有練習之精矣。由是方叔總率之以行也。其
所乘之四騏，則兩駟，兩駟，翼翼而順斤矣。其所駕之路車，則修蓋輪設，然而
聲明矣。以竹為箱，所以蔽車也。而其載于車者，又有魚皮之矢服焉。有鈞有
所，以備馬也。而其御乎馬者，又有條韉之下垂焉。夫南征之師，軍馬如此，軍
容之盛，何如哉。

所期知節所不能致者，一人也。避出一等好漢來，不減西國洛下。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芣芣全音。通詩四章，總以元老壯猷為主，贊美方叔之意。一步進一步，首二
章，言軍容之盛，三章言軍律之嚴，末章推本共威名著而遠人服，以見成功之
有本也。按前篇北伐，作于有功而歸，此篇南征，作于率師而往。前篇作于詩
人故君臣同與焉，此篇作于軍士，故但知有將帥而已。○朱子曰：南征，則
不盡費力，不曾大段戰鬪，故止盛稱其軍容而已。
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舊畝。方叔涖止，止其車，三千師王之試。
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箱筓服，服。彼服，彼服，
與也。芣，芣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汗，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即今音芣，
芣，芣也。實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新，二歲曰新田，三歲曰舊畝，
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范，范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泉，蓋兵車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其盛，而直
言其盛，實有此數也。師，架于杆也。試，練習也。言求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翼，
貌。路車，戎路也。奭，赤貌。箱，箱也。以方文竹，篋為車，蔽也。鈞，屬馬，要領有鈞，而在廣
有奭，有輿也。樊，馬大帶，纓鞅也。條，準，見藜蕭篇。○宜王之時，鑿荆背，成王命方
叔，南征，軍行采芣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芣，則于彼新田，于此舊畝，
矣。方叔率止，則其車三千，師王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薄言采芣者，曰：行師之道，非義無以植有名之紀，非律無以昭有制之兵。我
方叔承命而伐，實則也。兵同以義勸矣。而師之律而城也。何如哉。設師之行也，
薄言采芣，則于彼新田，于此舊畝矣。我方叔承天子之命，而南征之師也。則
戰鬪之車，有三千之盛，持解之衆，有練習之精矣。由是方叔總率之以行也。其
所乘之四騏，則兩駟，兩駟，翼翼而順斤矣。其所駕之路車，則修蓋輪設，然而
聲明矣。以竹為箱，所以蔽車也。而其載于車者，又有魚皮之矢服焉。有鈞有
所，以備馬也。而其御乎馬者，又有條韉之下垂焉。夫南征之師，軍馬如此，軍
容之盛，何如哉。

...其下車先言軍容以及軍容也此章上六卦與車之盛下迷言車...
...之兵不雜乘而且練也詩有薄言采芣也豈水有芣也豈雜麻鞋芣芣...
...也田一廣日始反草也二歲日新漸和柔也新田爾田爾草未遠故芣芣存...
...宜王中與田野離于彼于此王師所處足食無轉運持勞頓之苦于此亦...
...可起見其車三千句三十乘已在其中蓋有車必有徒車乘而徒亦法當...
...然也兵車戰開之車駕馬車輻輳之車馬牛兵車三千亦極其盛而謂千...
...之試重試字言師衆之所以捍禦夫敵者又練習也如五步六出之師七伐八...
...伐之方無不開習是矣此未便說到師律之嚴上以上二句雖以車徒對言其...
...定徒印車之徒也治者臨此中徒乘節儀以撫之也率者督率此車徒以行也...
...乘其四駟句四駟雜言馬而乘則又兼屬車只統言引起四駟翼翼總對路車...
...有黃者路車是方叔所乘之車非三千之車實第以備車而載之車者又有...
...虎之矢服領有鈎膺有樊膺以飾馬而馭夫馬者又有備車之下垂皆虎方...
...成

卷之十八

十九

...錯也八為珣珣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珣珣珣音前叶...
...典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嚴設也以皮繩束兵車之轡而朱之也錯文也...
...於在錯曰珣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珣珣聲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
...芾黃朱之芾也皇珣聲也珣玉聲也珣者色如蔥者也珣珣首樹玉也禮三命...
...赤芾德珣...
...申謹不特此也薄言采芣也于彼新田于此中鄉矣我方叔治南征之師則...
...關之車有三千之盛矣蒞龍之建百中央之詩矣且其率之自行也觀其駕一...
...天子之命車馬約紙以皮而錯文之在衛者昭然等威之重焉車以馬而八...
...之在錯者蓋然官商之聲觀其服一天子之命服焉蔽膝有黃而黃之未者皇...
...然樂其章也珣玉有珣而珣之意也者珣然中其節也折衝千里之法舒卷不...
...窮之才則有武不懼而勢自張者矣其軍容亦何盛哉...
...疏解此與上章言方叔之精神氣始見于旌旗車馬佩服之間有以驚人觀...
...也此章上六句與車之盛下言車服之美總見得軍容之盛如此其車三千...
...成

卷之十八

十九

衆之所以扞禦夫敵者又練習也二章其車三千旂旅中央云者則言其車馬之衆處旗幟之鮮明也先言治止而後言車止者始則防之終則率之以行也首章其四旅以下言方叔所乘之戎馬其飾其備二章約帳借借以下又言車馬之盛命服之美所以見天子付托之重錫命之蕃而方叔之威儀整暇如此可以決其有成也其與後世以一勇之夫爲民之司命者異矣

賦 彼飛隼 其飛戾天 亦集爰止 方叔涖止 其車三千 師干之試 方叔率止

與也車蓋屬急疾之馬也戾至委於也銜籠也錫也伐擊也銜以靜之鼓以動之每被各有人而言鉦人代誠互文也鞠告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言飛龍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日治兵入日振旅是也開闢亦說聲也或曰盛貌程子曰振旅亦以旗行金止○言車馬戾天而亦集于所止以與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卷之十八 小雅

不特軍容之盛已也且有軍律之嚴焉彼危疾之乘車其乘戾天則亦集于所止而有其節矣方叔涖此南征之師則其車有三千之盛師干有練習之能可謂盛矣然盛而無節不幾于亂乎我方叔之率止也其未戰也以三軍之耳目在金鼓故設鉦人以代鉦焉設鼓人以代鼓焉使各有所司于以明其進退之節也其將戰也以三軍之約束在號今故陳其師而鞠焉陳其旅而鞠焉使各有所戒于以申其進退之令也且顯允方叔方其合戰而進衆以出也則代鉦以爲節而其聲淵淵然使三軍之士聞鼓聲而知進莫不奮于淵淵之餘有鉦不鳴則進者不敢上矣及其戰罷而振旅以入也則代鼓以爲節而其聲淵淵然使三軍之士聞鼓聲而知退莫不收斂于淵淵之下有鉦不鳴則退者不敢止矣夫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此師律之嚴何如哉

是言戰時事則固是舉戰時事鉦人句欲其聽此聲以進退也陳師句欲其守此法以進退也淵淵者是使從容取勝強者不得先登弱者不得退避也開闢者使從容歸壁法者不敢先奔勇者不敢後殿也註中勳勳雖正進言然非進即爲勳退即爲靜也勳靜乃進退中事蓋進動也進而止則靜矣亦勳也退而止則靜矣勳靜固以鉦鼓爲節而鉦又所以節敵者如進其退其也則伐欲止其進退也則代鉦蓋進以鉦行金止退亦以鉦行金止是治兵振旅各有進退之節也不可謂代鉦句是進有節振旅句是退有節也觀本文不言金而止云振旅亦以鉦行金止可見要知是方叔平日戰法如此若作與別章會戰則下開名長服難說○顯允句雖輕却與他處別要務軍事說顯是號令明允是賞功信○羅開野云鼓聲淵淵和平戰而若不欲戰者不惟恐多殺以傷吾仁抑亦恐食功而失吾律也固開齊一退而猶若對敵者不惟恐殺利而乳吾紀抑亦恐故之乘寇而蹈吾後也

卷之十八 小雅

賦 南國旆旌 如雷顯允 方叔征伐 玁狁狁來 威風 賦也 旆旌者動而無知之貌 玁狁 荆州之蠻也 大邦 猶言中國也 元 大 猶謀也 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 嘒嘒 衆也 焯焯 盛也 靈 疾雷也 方叔蓋嘗與于北伐之功者是以靈雷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陳其古其詳陳其勢其聲皆足以原也。委而至于如雷。言其兵壯而
兵威下。是皆盛隆而威服之功。首二句。只引起下文。非聲其罪之意。元老
尊之之詞。易之師曰。田有禽利。言無咎。長子帥師。言利。言利。言利。言利。
以元老而帥師。所謂長子也。壯猷不可就。上章進退有節。言方叔之謀略。出
于兵家常法之外。得于古人未發之先。就出青荆膠上。捕出一段。壯氣血
未見方叔老成。以謀為壯。不以力為壯。非如少年輕俊之士。徒以勇力求勝。而
無淨得遠慮。昔比。實則敢于為仇。豈不知中國之有方叔。特謂方叔老矣。其謀
或少衰。孰知年雖老而謀則壯乎。壯是審爾周旋。非強壯之謂。神到執訊。獲
醜四句。刻云。而況其兵威之盛。云云。執訊獲醜。還自我所宰之人。言方叔南台
等。俱作定事說。然詩人于執訊獲醜之下。而乃言戎車之衆盛。又執訊句。接率
止。說所執人。說為是。蓋執訊獲醜。執人之勇。上言威也。戎車三句。執車之衆盛。
上言威也。雖言其威。言其勢也。亦為壯猷之方叔率之。所以聲勢如此。
末章要形容制蠻相語之意。出米蓋制人本心。却以方叔老不能將。故放。馮度。

卷之十八

小雅

王

威其一時露布之書。陳永嘉曰。北伐南征之詩。班師時作。六月之轉。通承
世之辭。六月以討而定。采邑以威而服也。朱豐城曰。北伐之詩。是言行軍
之法。南征之詩。是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復。不記其實。則無
以見兵數之復。欲知宣王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夫豈曰。卒于共。竹
書紀。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

采芣四章章十二句

卷之十八

小雅

王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言徂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祭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四牡齊足尚疾也。
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
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
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首章言將往東都
也。
申。賦中攻者。若謂吾王既周室之中。乘復曠古之大典。能起天下之敝。而使
之。既濟天下之紛。而使之。一典。禮賴以復。修人心。賴以復。振者。在此。舉也。其始
終之事。不有可紀者乎。彼有田則有車。向也田賦。廢壞。無完車矣。今出之于丘
甸。置之于冬。官制。度修明。而我車亦既堅緻焉。有車則有馬。向也馬政。不修。無
同馬矣。今使人以掌之。困人以牧之。舊法振舉。而我馬亦既齊一焉。車容既飾。
F。周禮之。車馬自充于啓行之日。願此龐龐之在焉也。而將安往。說周先王

以天下有事則錦京可以備控取故建都于西陽者帝王之大勢也天下無事則洛邑可以觀人文故設都于東洛者帝王之大慮也自王述既遷其不許遷于茲也久矣吾王乘時度之暇而招搖聲靈望東都而但任庶周官威儀事見下今日而累朝大典復振于今茲豈窮侈心以檢方內者哉

亂解此章上二句備車馬之盛下是言為之而為東都之行也我車二句要見天子中興百廢維新田賦復而與人效駱馬政修而牧人俱事非如昔日車馬之制故忘既攻造作中庚而車堅教也既同差擇得指而馬旁疾也既二既字則在開駱時已素備矣四牡句就駕車說馬以駕車充滿于備也故曰充

塞天子欲往東都當有王命布告期會故曰駕言徂東之舉所以復職與于久廢振人心于積衰者皆在此行註中泛字將字安玩只言往東都不言往作何事聯合句田獵意在至下章指出行狩故遂以田車為言○車攻馬同物力優矣由此推之其中車無脫輻其國人無虛旆則庶官修也其任重無復轍其致遠無絕駕則按行當也按丘甸而田獵環郊而攻駱則王政實民皆聚也

傳其車而既安比四驥而雅馴則匡之狀威遠之舉也中興之氣象何如哉也軍政修治于開駱之時而四牡充塞于啓行之日則可以駕言而徂東矣

田車既好叶厚四牡孔阜東有甫草叶反駕言行狩叶好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此章指官將往狩于甫田也

取謹然天子之往東都必有事于圃田是樂也以言于田車則輪轅角而既好矣以言于四牡則履幹深而孔阜矣備是車馬而果何事哉凡以行狩也使行狩而不得其地或至傷民之禾稼壞民之屋廬往往不足以振困而反以煩苦天下亦何足美乎今則東都之中有甫田之地地曠而獸多民不困而物不害可以為狩獵之所者也故駕此車馬將往狩于甫田之中而復大蒐之職豈無所事而勞傲跡行哉

如此好阜不必牽上攻同宏另講或云上章既攻乘言其制之攻故此既好則自既攻中擇其車以從田者皆堅好也上既同釋言其馬之生樂此孔阜則自既同中擇其齊足者皆阜大也甫草傳曰甫大也田者大麥草以為防註曰甫田沈無曰曰即下章故也以其為畜牧之地故曰甫草周語所謂穀有甫草圃有林池是也天子于田獵為于諸侯未地不可故自以開駱之地供田獵而甫草正賦之所同安為天子田獵之所也爾雅作圃田十穀之一澤無水曰藪標

鄭縣志言圃田南距二十六里東西長五十里則放地正在圃田中其駕言二字承上以是馬語是車言行狩分明是大蒐以收文武之舊習以震發牢內之人心不止為區區復命也要認註指言將往狩句○六帖春蒐冬狩而四時之田通稱蒐狩亦猶秋蒐冬烝而四時之祭通稱烝嘗南觀北澤而四方之澤通稱烝狩如此篇中稱于首豈必是仲夏駕言行狩又豈必是仲冬也即下章會同有釋按會時豈是會同來集詩人只以會同二字作來朝之通稱也

之子商也叶毛遷徒建旆設旆御賦也之子有司也商賦之通名也遷徙也建旆設旆也數車徒者其聲震也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放近祭陽地名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遷徒以獵也

取謹夫至東都也田獵之事雖未即舉而田獵之備不可不先故有司之預為于甫之衆乃車徒而其聲震然為大蒐車徒之聲至于可以見師旅之衆盛而王賦復矣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可以見車徒之靜治而師律嚴矣于是建旆設旆之旆設旆旆之旆以統之于以標獸于放山之下而再舉夫蒐狩之儀焉

而兼靜治說然到上王謂靜治意當于末章有閑無聲之故山之下平曠可
以屯田野台可以設伏故天子將轉戰于此上東有南阜仰此地也○輔慶源
曰選徒以禦而選曰擗歐于放言其士來之勇而氣大事小也○呂東萊曰宣
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王○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可先為戒其以待會
同畢而田獵也

編後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鳥會同有緯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金鳥赤鳥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
時見曰會般見曰同符陳列聯屬之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于東都也
○宣王天子至止因將以田獵也而田獵本行朝會之儀舉矣斯時王至不極
萬國咸賓虞夏商周之裔甸男采衛之邦何弗齊也莫不駕四牡而來而奕然
聯絡之載道布散之在途焉蓋以驚輿遠駕于東都則皇靈攝盛而翰利見之
懷者莫不奔走而後先也由是而天子之受成于上者方垂衣衣以聽政而群

卷之十八 小雅

二十六

之謂觀于下者成皮服御以修容在服有帶而帶必以赤者制也在下有鳥
而鳥必以金者禮也以此時見而為會則九圻之藩服有辨而兩階之下以次
而釋焉以此般見而為同則五等之邦君有班而明廷之中以次而列焉殆釋
然陳列而聯屬而諸侯八百之會今日其再舉夫孰敢越秩踰班以干一王之
憲典哉

賦解此章上二句是來朝而在道時下二句是入觀時事宜依文直下重會
同上一路相屬曰聯絡各路皆有曰布散兩階各列曰陳列兩階相稱曰聯屬
奕奕內有聚盛意有釋內有嚴肅意德見人心之齊也赤芾金鳥之謂金鳥黃
朱之鳥加金為飾故謂之金鳥○王際川曰人君宏朱芾而赤芾者會以故
也蓋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于王則赤芾臣道
也故此會同則赤芾也註中時見曰會般見曰同乃訓字義耳非諸侯此朝之
朝有兩也時見者無常期有事則來朝而會般見者十有二年而王不違
狩則六服皆來朝般見也○解頤云五等各以其階兩階皆以其班尊卑之

其序貴賤之有共等此所以陳列而聯屬也○此章只形容中與氣象人心整
肅如此所謂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意見猶是四牡猶是赤芾此日若有異者中
與天子為之也○上言選徒此章只宜言行符矣而乃以會同問之蓋欲講觀
于東都正以因會同而行獵耳○曹氏曰此章言諸侯來朝會于東都車馬盛
而服飾嚴會同格釋不絕此可見人心之齊也使其人心之未合則諸侯或不
到安能聯屬如此之盛乎東都洛邑本諸侯朝覲之地而夷厲以來此禮久廢
宣王中興復古再見斯會詩人所以美之也

決拾既飲 音決與同 射夫既調助我嫫嫫 音恣

賦也決以象骨為之著于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箭拾以皮為之著于左臂以
運弦故亦名遂伏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同
協也嫫嫫說文作畢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此章言既會
同而田獵也

帶遠會同既畢田獵斯舉彼射必資于決拾也則決者于指以鉤弦拾者于臂
以運弦決拾既伏而發齊矢射必賴于弓矢也則弓強而配以矢之重弓弱而
配以矢之輕弓矢既調而適均矣斯時也天子以騶虞為節而製首領繫其命
者非一職中軍執鼓以倡而樂旌建表勅命者非一人自王者臨之皆射夫
也莫不同心協力以供田獵之事而助我舉此所獲之積禽焉決拾之既伏者
于此各委其能弓矢之既調者于此共獻其藝一時人心之奮何如哉

卷之十八 小雅

二十七

賦解此章方是行獵上二句傍行行之具下見其人力之齊決者于指拾者于
臂射左臂拾其本袖以利弦曰拾決與拾相比曰伏弓強而得矢之重弓弱而
得矢之輕故曰調○謝堊山曰既上弦必審視之端正方可用微有偏斜必
加檢保此弓之調也矢之輕重必視弓力之強弱弓強而矢輕則不中弓弱而
矢重亦不中此矢之調也諸侯皆去金鳥而用決拾舍赤芾而持弓矢故曰射
夫諸侯并左右從行者皆在故曰同然只是人人協力非必此其得也崇朱謂
既會而積之多以以舉之舉者收入車箱載以歸也積禽多意不重要在助字
上認出諸侯擊于率眾趨事意舉樂以射而獲者言助我指天子言○慙流

曰上意是會同入而在朝之禮也見文物擊而此章是田獵出而在野之

力亦見武功奮揚氣象也一人屬精人心整齊之意

四矢既發兩駟不倚不矢其馳也舍矢如破賦也倚倚倚不正也馳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

說過則復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車講自其射御之善言之但見馬之在駕者一車四馬則皆善馬不惟有足而

又齊色可以見馬之有餘矣衡外兩駟皆不倚焉固不外出亦不內入可以見

教之有素矣然使射御有未善焉猶非整肅之規也今御者以法馳驅不失乎

五御之正射者舍矢如破俱見夫巧力之全御不枉道以從射射亦無事說題

以得會射御之善又何如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田獵之事下言射御之善也四言言不但齊足而又亦善

見馬之有餘不倚言不但齊整而又中法見教之有素此只言訓習未說到御

之善御言驛者馳在服外易于出入也御不失其馳驅謂過若表運會左而從

拱馳驛也舍矢如破謂射左應遠右屬而巧力俱全也凡射中左為巧左達右

至死為力達右則如破矣此二句須申說云御者不少比于射而射者不見制

于御方見得射御之善○五御之法一鳴和鸞二逐水曲三過君表四射交衢

疏解此章上三句是終事嚴見王威之清下是頒會均見王惠之溥也蕭蕭三

句言所聞所見者如此而徒御則終無喧譁總是形容整肅意蕭蕭馬鳴不煩

馳逐也悠悠旌旌不事搖曳也徒御不驚只承上聲聲說來言其御杖疾走按

轉徐行在幽閒中自有嚴肅氣象總是果符時光景大庖不盈玩註每會取三

十焉每等得十此三等會惟下殺君自用之上二殺雖非自奉其實亦入君庖

以清之也其是會等得十故不盈耳此以三殺各取其十蓋上中下殺每殺

共取三十總共九十九十之中又只各取其十上殺中殺君得之以奉宗廟行

賓之用只下殺君自用之總共是君得三十以充大庖其餘六十及三不獻之類

則備諸御官之射者所以不盈也○註而備謂當面射之踐毛謂在傍而送射

之背備送射之禮故不獻不成會不獻惡其害物小也上殺者自左脇後腰前

射之達于右臂前則中心死疾肉鮮潔也乾豆為脯置豆中也次殺者亦自左

脇後腰前射之達右耳根則遠心死稍遲肉微惡也下殺者自左服外射之達

右脇死最近肉最惡也○驚註引漢書按漢景帝三年周亞夫引兵擊吳楚深

變而守夜軍中營內相攻擊投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行軍從

容故軍中宿處已俗約待人周備俱于此可見之○精慶說曰驚謂馬鳴也悠悠

旌旌見其聲取也悠悠之與也徒御不驚見其至事而不驚擾也大庖不盈見

其禮節守法而不從欲以取也夫力足以多取而不取用焉此所以為王者之

卷之十八

三

卷之十八

三

之子任有聞而無見矣君子展大成

下二句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前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此章總敘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申說全而觀之子始而于何以往何也遠徒其言聞師之行而已不聞其聲也然而于任以舉其德而不聞其聲也王師之始於此者如此是故觀于田之一事而吾王德業之隆不有足徵者乎凡德之隆于內者必以君子富之然而休稱不揚得焉今觀于任之舉止亦有及而中焉其和音進退惟度而攻同形其整數百年之間久無此舉皇之舉始與終之君子執號之君子同流而比美矣謂之君子不允矣其君子乎凡業之成乎前後者必以大成當之然而偉烈殊難述也今觀于任之舉武備整弛由我王而屬其厥人情漁散由我王而齊其志中葉之後復昭張皇之略焉殆與求率而觀厥成業望而書武成者重尤而再造矣謂之大成不展也其大成業夫以因循就簡之俗而見其與復古之身者立王者真希世之賢君也宏詩人稱述之也

卷之十八

三十

疏證此章上二句敘其始終之脈下信其德業之盛也之子兼諸侯有可要歸重王者身上來于征伐田賦上兼始終之有聞始而聞其音終而聞其詩也無聲始而靜治終而不聲也或謂無聲云者猶所謂事已立而道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此意比註更進一層君子以人品言大成以事業言茲有始有卒而去泰荒之私則德為有恒始成終而無明作之功則業為可久宜工中與復古人皆以君子稱之以大成期之人就于田一事而始終嚴肅如此則他事可以類見蓋信乎其君子誠哉其大成也君子又大成之本須謀得大成謀以佩車王然宜王治兵之法其見于田者已如此詩人聞信其大有成也○或云辰也大成須帶馬後水語氣固是頗不志規亦是運趨末路○馮吉人曰此詩本頌美口氣但人皆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宜王雖能復文武之業而稅節多不保其大成一語若深嘆息其末路之難故運趨而微濕之狀觀其既午不辭于敵敗績交戎車攻剛心統乘亦然或矣是以人至今終之難○朱豐城曰

存子中而有與衰頹乳之志應于外而有內修外損之事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于往狩之初嚴肅于旋歸之祭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此王道之所以為大而詩人所以贊美之也○按竹書紀年王九年王命諸侯于東都遂狩于

車攻八章章四句○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吉日章全音○上篇狩于東都此篇狩于西都俱要見復古意首章言祭禘以備田獵之具二章言擇地以備田獵之所三章言方饋而得草下之心四章言既獵而備無下之禮五章末二章人心鼓舞上卷率左右二句又管得末章通篇俱要歸重宜王身上去

吉日維戊既伯既驅既好既武既備既臚既閑既馳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賦也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醜衆也謂禽獸之羣衆也○此亦宜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既祭而車率馬成於是可以履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與

卷之十八

三十

疏證歌言吉日以詩武田之大事我周王會同田獵既復類運于東都而表寬示體又續武功于西鎬彼田獵將用馬力馬祖不可不祭也故卜戊辰之吉日而祭馬祖之神而禱之以祈車馬之善焉但見既祭而馬祖效靈以田車則既好而甚堅以四牡則孔阜而甚健可以升彼大阜之險從其禽獸之多而驅獵矣是未獵而飭其具如此
疏解此章是先時而修獵之具也上二句預祈車馬之善下是備田獵之用吉日維戊重祭禘上不重諫日○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田獵外事故此以戊而下以庚皆剛日也房四星謂之天駟晉天文志曰天駟為王馬王車駕南星曰左駟大左服次右服次右駟孔疏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祖冬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祖始乘馬者馬祖始使夫宮馬者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伯者長也馬祖知是長也既好孔阜承祭來得神力之助而好阜也從其羣醜從字與下漆祖之從從字乃從獸之從蓋追逐其後故曰從與三章註從王者從字不同歷歷

從禽只言車馬足用兵下章俱未事觀註可以二字便見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叶清反獸之所同廋音廋鹿糜野涿涿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意極其足也同聚也鹿牡曰鹿糜鹿多也涿涿水各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津流入陂坊至同州入河也○戊辰之日既驂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鹿糜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涿涿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

○車馬既備矣獵地不可不擇也故越庚午之吉日遂擇其馬之齊足者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鹿糜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涿涿之旁土地廣大禽獸聚多以為天子田獵之所也是特獵而擇其地也如此

○既解此章是臨期而擇獵之地也上二句審時而擇所用之馬下乃審地而擇行狩之所也而擇地上馬馬意輕特以引起下文耳蓋我馬者于孔甲中齊其足力田事尚矣故也獸之四句依註一直說下言禽獸聚多其地何在其次涿涿之從乎彼其禽獸之處為天子之所也要之東有甫草西有涿涿乃田獵事

○非國田而後擇也有謂涿涿為王氣所鍾先澤所存今日中央應運百物咸熙故伏澤涿之盛不異于昔日此亦隱文布景法孔疏謂涿涿在涇水之東與古公自土涿涿者別則不可謂是與王之地矣○劉安成曰此言若馬而攻官我馬既同也言涿涿之從新車攻言肅草放地也

○賦也中廋原中也祁大也越則僊行則候侯賦三日尋二日友燕樂也○言從王者鹿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

○中廋原中也祁大也越則僊行則候侯賦三日尋二日友燕樂也○言從王者鹿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言從王者鹿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言從王者鹿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

○賦也是一振原而人心動不可以觀天子之感靡乎

○既解此章言物產盛而臣協力以樂君也上四句見物產之盛下見人心之齊重悉率二句中原即涿涿之地其他祁祁而大故其賦亦孔有而○涿涿二句即孔有也起則僊疾行而追其類也則前之賦可知行則俟俟俟而留其羣也則後之賦可知或三為皋其羣不可數也或二為友其友不可計也形容多意如前此四句正見百物咸觀已非復昔日涿涿之意左右從王之人悉率亦左右自相率耳註各共其事則御追送之類皆是也天子下拘焉以與言要見人心鼓舞樂于趨事天子悲軼而觀之安為之一快意所以與之言在言外蓋蒐行之禮王者親執路鼓而御衆非以為從禽之樂所以申覽今明言謂為復曠典計也使人一不供豈天子之心哉今人心就勸則所以復古制度光昭先烈者是在是樂孰大焉○此二句推廣言之更妙如云或率之而禦北狄或率之而禦南荆無不可以紆王之懷直于一狩以樂其端中典氣象更覺得大

○此章象指在下之人其寔見得天子得人心以振中央之善者○劉安成曰此章率左右以樂天子猶車攻之射夫同而助舉樂也○附錄僊侯中廋一重張國城文并文評以資觀覽○物繁而人競勸王心所由然也夫中原之所至于僊侯羣友物可謂繁矣而人心復競勸以供事焉天子能無喜哉賦言日暮日國家更與舉行非徒利物用也蓋振旅閱武莫高鼓舞人心之大使焉所以一人選日命徒擇地督衆苟有刑賦之樂而進無勸事之忠其皆王心何何惶惶之為也若我王所獵之事何如獵乎人亦視乎物人具而物不窮健奮勇先馳無復前禽之利將何以康我后之心獵視乎物尤視乎人物既而人不勤雖射材載遺不階從王之鼓勇將何以擇大君之志乃今日之獵下然也試為僊侯中原不已其祁祁有耶地大則所產自蕃故試日平原無非獲春園之助原廣則所生自富故遠瞻中野驚羣禽積獸之資以言乎越之

○賦也一振原而人心動不可以觀天子之感靡乎○既解此章言物產盛而臣協力以樂君也上四句見物產之盛下見人心之齊重悉率二句中原即涿涿之地其他祁祁而大故其賦亦孔有而○涿涿二句即孔有也起則僊疾行而追其類也則前之賦可知行則俟俟俟而留其羣也則後之賦可知或三為皋其羣不可數也或二為友其友不可計也形容多意如前此四句正見百物咸觀已非復昔日涿涿之意左右從王之人悉率亦左右自相率耳註各共其事則御追送之類皆是也天子下拘焉以與言要見人心鼓舞樂于趨事天子悲軼而觀之安為之一快意所以與之言在言外蓋蒐行之禮王者親執路鼓而御衆非以為從禽之樂所以申覽今明言謂為復曠典計也使人一不供豈天子之心哉今人心就勸則所以復古制度光昭先烈者是在是樂孰大焉○此二句推廣言之更妙如云或率之而禦北狄或率之而禦南荆無不可以紆王之懷直于一狩以樂其端中典氣象更覺得大

○賦也一振原而人心動不可以觀天子之感靡乎○既解此章言物產盛而臣協力以樂君也上四句見物產之盛下見人心之齊重悉率二句中原即涿涿之地其他祁祁而大故其賦亦孔有而○涿涿二句即孔有也起則僊疾行而追其類也則前之賦可知行則俟俟俟而留其羣也則後之賦可知或三為皋其羣不可數也或二為友其友不可計也形容多意如前此四句正見百物咸觀已非復昔日涿涿之意左右從王之人悉率亦左右自相率耳註各共其事則御追送之類皆是也天子下拘焉以與言要見人心鼓舞樂于趨事天子悲軼而觀之安為之一快意所以與之言在言外蓋蒐行之禮王者親執路鼓而御衆非以為從禽之樂所以申覽今明言謂為復曠典計也使人一不供豈天子之心哉今人心就勸則所以復古制度光昭先烈者是在是樂孰大焉○此二句推廣言之更妙如云或率之而禦北狄或率之而禦南荆無不可以紆王之懷直于一狩以樂其端中典氣象更覺得大

卷之十八

三

卷之十八

三

傳以爲辱者三獸也獸非止有聲亦不止一舉一動而舉動可
知不必名爲辱者亦可矣或則以爲友又者二獸相依也豈非止有友亦
不惟一友舉一友而來友可知并不稱爲友者亦可矣蓋獸之多如此天子
顧之善可知也雖然有感庸夫大賈之體久廢今一旦舉而行之則士卒或鮮
廉恥之能抑慮夫東部之獄既同豈欲繼而繼之則徒仰或施用命之志而
孰知起視乎左左之從王者悉率其右之同事者而爭先效職矣昔曰天子
振武威揚吾情敢息若朕以拂天子意乎則左率乎右而悉爲勸勉也爲天子
設也而孰知起視乎右右之從王者悉率其左之同事者而爭先效職矣若曰
今天子大開渾原吾儕敢頌厥命以重天子怒乎則右率乎左而悉相告誡也
亦爲天子故也而天子不以是而無蓋蓋我王之是舉也有三善焉以揚國靈
威武蓋也以振人心起和氣也以彰典禮與待行也中興之盛豈偶然哉○其
辭四句孔疏王獸聚岡王地然亦必須參互悉率二句總見符理之助人心誠
制耳若舉出許多典兵伐敵話須便與題辭隔去千里文字起處逆翻燕字集

卷之十八

三十四

既張既拔我矢發彼小犯音音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獸也發發矢也承此曰死一豕而死曰殲兕野牛也音能中微而制大也御遠
也禮謂名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酒相將如今甜酒也○言射而
獲禽以爲俎賓進于賓客而酌醴也
○射天覆既舉矣守無所獲于但見以我之弓則既張焉以我之矢則既拔焉
小而難中者犯也合技而發彼小犯巧有以中乎微則凡大乎犯者可知矣一
矢而發此大兕力有以制乎大則凡小乎兕者可知矣禽獸之後如此豈特以
聖幸廟堂射禮已哉于是進寫賓客之舉且以酒醴酌言者之所以示慈惠而
先邦家者不有飲類耶此其奉君燕飲之需又于符舉之時見之矣夫一獵之
圖而始終肅穆如此西都之有狗足以稱東都之武功而稱慶矣咏歌安能已
○既解其意百獲禽多而君備禮以燕臣也上四句是因射而獲禽下是備禮以

嘉賓重下二句既張既拔二既字俱上而已行射說來蓋張弓換矢中小發大
俱是悉率中事也發彼句見其巧殲此句見其力小犯不難乎力制故曰豕言
一射即中之也大兕不難下巧中故曰殲言射之即死也未二句言王命有司
以爲俎豆而進之非王者自進也且字無甚意義勿泥酌醴不可單指酒蓋以
此俎豆而酌醴也此不必言中殺亦不可作其勢只重天子與賓燕飲上○
按醴甘酒也周官酒正五齊之二曰醴齊坊記曰醴酒在室以此見醴爲盛禮
天子享諸侯設醴亦不忘古禮之重也既獵而燕亦見復先王之禮典與樂
其露之舉同玩且以二字見田獵慶多如此不但可以維常宴知以之酌醴亦
且無不備也○唐荆川云未二章或以前爲下悅上後爲上待下爲見上下之
情或以前爲上之心後爲俱上之燕皆自以下奉上之俱非詩人之直意
此詩只美宣王田獵以君爲言其行獵以見人心之齊獲禽以爲燕飲之川
上下之情此中自可想見○劉安成曰此言射者之善箭車攻言令天如破也
皆進禽于賓客箭車攻言大度不盈之意也○劉安成曰宣王所以復文武功

卷之十八

三十五

可見王賦之復也旌旌車飾之備決拾弓矢之精可見軍實之盛也選徒則
嚴從御則不驚行者有聞而無聲又可見師律之嚴也令同有釋而助我象乘
悉率左右而以祭天子又可見其上下之情也將用馬力而既備既禱祈禽之
均而大庖不盈又見其經理之周密也蓋一事之間而五美具焉即此推之則
其餘可知矣○曹無奇曰車攻吉日所言田獵之事春容爾雅有典有則有賢
有文役世長揚羽獵未足窺其藩離也○薛方山曰按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
一書大蒐者四無非讓也車攻吉日美宣王者何歟豈如東萊所謂王其復軍
實盛師律嚴上下治綜理周之意歟噫美戎服績太原利民意者其溢勝耶
吉曰四章章六句○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
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
下之情焉可以見經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此詩作于安定之後要見得慶幸意首章追昔日離散之苦三章

雖今日還集之末章。總承因述而思勞。故作詩以道其感。慨之博而嘆人之
莫如也。須以中章為王。苦而得樂。樂而思苦。與黃鳥並觀。可謂極哀樂之變。
流民痛定思痛。其志則得其情。則哀故物。勞凡三見之。首之。功。今以謀。故。言。中
之。物。勞。以。集。室。言。終。之。物。勞。合。離。故。與。築。室。言。其。幸。意。只。見。于。中。章。而。仍。以。成
慨。氣。其。發。之。所。謂。沐。浴。膏。澤。而。歌。咏。勞。苦。者。也。首。二。章。便。舍。詞。我。的。勞。在。末。章
特。以。知。音。志。感。可。前。以。為。所。共。之。子。故。篇。與。末。言。鴻。雁。而。不。言。之。子。故。篇。比。各
有。故。當。也。

鳴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征。劬勞于野。呼。反。安。及。矜。人。寢。此。鴈。賦。也。
與。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
憐。也。老。而。無。妻。曰。鴈。老。而。無。夫。曰。寡。傳。說。則。室。中。哀。萬。民。離。散。而。宣。工。能。勞
來。適。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敘。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
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且。其。劬。勞。者。皆。鴈。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
有。以。見。其。為。宜。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卷之十八

三六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征。劬勞于野。呼。反。安。及。矜。人。寢。此。鴈。賦。也。
與。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
憐。也。老。而。無。妻。曰。鴈。老。而。無。夫。曰。寡。傳。說。則。室。中。哀。萬。民。離。散。而。宣。工。能。勞
來。適。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敘。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
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且。其。劬。勞。者。皆。鴈。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
有。以。見。其。為。宜。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征。劬勞于野。呼。反。安。及。矜。人。寢。此。鴈。賦。也。
與。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
憐。也。老。而。無。妻。曰。鴈。老。而。無。夫。曰。寡。傳。說。則。室。中。哀。萬。民。離。散。而。宣。工。能。勞
來。適。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敘。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
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且。其。劬。勞。者。皆。鴈。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
有。以。見。其。為。宜。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征。劬勞于野。呼。反。安。及。矜。人。寢。此。鴈。賦。也。
與。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
憐。也。老。而。無。妻。曰。鴈。老。而。無。夫。曰。寡。傳。說。則。室。中。哀。萬。民。離。散。而。宣。工。能。勞
來。適。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敘。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
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且。其。劬。勞。者。皆。鴈。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
有。以。見。其。為。宜。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卷之十八

三七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征。劬勞于野。呼。反。安。及。矜。人。寢。此。鴈。賦。也。
與。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
憐。也。老。而。無。妻。曰。鴈。老。而。無。夫。曰。寡。傳。說。則。室。中。哀。萬。民。離。散。而。宣。工。能。勞
來。適。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敘。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
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且。其。劬。勞。者。皆。鴈。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
有。以。見。其。為。宜。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無。見。行。善。與。息。之。聲。惟。惟。人。當。獨。我。乎。非。也。明。明。作。此。悲。苦。之。什。旋。轉。運。求。復。而。惟。哲。人。則。急。起。以。援。之。此。物。勞。安。定。者。不。復。引。勞。千。征。也。迄。今。感。其。理。我。之。言。猶。若。見。阿。夜。務。種。之。言。惟。哲。人。知。我。得。哲。人。而。帶。始。急。惟。我。知。哲。人。哲。人。得。我。而。哲。始。傳。彼。惡。人。者。亦。獨。何。哉。○物。勞。之。歌。初。不。難。知。而。得。歸。之。哲。人。者。以。哲。人。心。存。乎。恤。民。也。如。此。看。謂。我。方。有。味。不。然。從。開。歌。嘆。息。而。已。究。于。流。民。何。裨。乎。又。妙。不。深。說。歌。詞。不。誇。揚。哲。人。隱。隱。對。針。思。人。從。詩。寫。來。句。句。入。情。所。為。恐。古。之。深。易。訂。者。非。耶。

鴻鵠三章章六句

庭燎章全首○通詩總是詩人摹擬王者口氣三章皆一時語雖有三問只是三問直問到底耳無初問再問三問之說蓋其心當恐脫故念問而念覺也有三節緊一節意註中不妄二字最重惟其心愈不安故其言愈微微雖屬料度而若微然信以為然稍緩便非屬精之旨○通詩以一間字貫注下去皆是此心惟恐視朝晚的說話真以首句為下次句是反言以起下三句正言其辭之可

卷之十八

庭燎章全首○通詩總是詩人摹擬王者口氣三章皆一時語雖有三問只是三問直問到底耳無初問再問三問之說蓋其心當恐脫故念問而念覺也有三節緊一節意註中不妄二字最重惟其心愈不安故其言愈微微雖屬料度而若微然信以為然稍緩便非屬精之旨○通詩以一間字貫注下去皆是此心惟恐視朝晚的說話真以首句為下次句是反言以起下三句正言其辭之可

夜如何其夜未庭燎之光君子至止嘒嘒將將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于門內也君子諸侯也將將嘒嘒將將○王將起視朝不安于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其夜未庭燎之光矣朝者至而問其將將矣
申謹歌庭燎者曰體天以勸人者與王之首務因時而立政者視朝之恒規固不可介假息之安而忽寢與之節也于蓋不能忘茲夜矣今夜之早晚何如哉夜久則央曾是其滿之類也而夜猶然未央乎如其未也則內朝外朝無非閉時而思慮履休履采孰不倬仰而視安而茲之燭然人目者伊何光乎大庭有朝儀不可謂斯時而不設也殆庭燎之光乎且然然而入聽者伊何學乎王朝有道豈不可謂斯時而不至也殆君子至止而嘒嘒將將乎執事無聲矣

而止藉青房之輝啓沉伴而通之椒漿庶尹無足掛齒而姑借和唐之詞案焉讀而適之深宮使夜未火而安得有此光安得有此聲也予一人尚敢安于

庭燎夜如何其其半也早晚二意重在晚一邊未火是夜日將到之中註中夜未火雖字口氣便緩直作豈猶未火為是○六帖云首句次句交接應辭氣則轉妙不可言正如明珠走盤春鶯啼古著一聯字便非玄解庭燎為視朝而設不該以見開平看庭燎已先則君子已至而將將可問殆不止未火矣作一氣說未須看出非可安寢之時意庭燎將將亦非真見其開乃心存敬畏而意其如此但讀內亦安著寢論蓋據其汲皇之心則偏乎信以為然者直無見而若見無聞而若聞矣不可專作料想德度之詞蓋林皮則其心尚有猶預而未決意或疑既曰未火安得庭燎不知道篇俱屬想像正不必求其相合也○釋文○孔疏兩聲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各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為門外

卷之十八

庭燎章全首○通詩總是詩人摹擬王者口氣三章皆一時語雖有三問只是三問直問到底耳無初問再問三問之說蓋其心當恐脫故念問而念覺也有三節緊一節意註中不妄二字最重惟其心愈不安故其言愈微微雖屬料度而若微然信以為然稍緩便非屬精之旨○通詩以一間字貫注下去皆是此心惟恐視朝晚的說話真以首句為下次句是反言以起下三句正言其辭之可

夜如何其夜未庭燎之光君子至止嘒嘒將將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于門內也君子諸侯也將將嘒嘒將將○王將起視朝不安于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其夜未庭燎之光矣朝者至而問其將將矣
申謹歌庭燎者曰體天以勸人者與王之首務因時而立政者視朝之恒規固不可介假息之安而忽寢與之節也于蓋不能忘茲夜矣今夜之早晚何如哉夜久則央曾是其滿之類也而夜猶然未央乎如其未也則內朝外朝無非閉時而思慮履休履采孰不倬仰而視安而茲之燭然人目者伊何光乎大庭有朝儀不可謂斯時而不設也殆庭燎之光乎且然然而入聽者伊何學乎王朝有道豈不可謂斯時而不至也殆君子至止而嘒嘒將將乎執事無聲矣

取也。將晨近曉也。煙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既至而觀其於則辨色矣。

半講夫使夜而果未艾也。吾猶可以少休也。今夜何如哉。夜盡則晨起而視之。毋非復未艾未艾而夜向晨時乎。不觀庭燎之設于朝者。烟光與天光而相雜。庭燎其有煙矣。凡百君子。開與術以有求者。吾從而觀其於則物采其可辨。夫夫燈而有煙也。旂而可觀也。該果何時乎。又惡敢曰是猶未晨也。而可以照。逸乎哉。天身處宮闈之中。而心運朝廷之上。周王之勤政如此。則其中興王業。也有由矣。

疏解上二章未艾未艾是詰問之語。此章鄉晨是倚度之詞。庭燎有煙謂天將明。則火不能為光。但煙然烟氣之上騰耳。烟是庭燎之烟。光是天明之光。故曰相雜。形容將脫景象宛然。旂是諸侯車上所建者。辨色猶言看見物一般。蓋天明而可以辨色。故觀其旂也。不必以為辨旂色。亦不作辨天色。蓋凡色皆可辨也。君將視朝。群臣別色始入。此雖于時為近。然猶非正視朝之時。只是不安于

卷之十八

此詩之至。此非前至此時也。○新解傳。唐九初。君時分有。明。天明而光。動。動之心。迫于中。而波。波。恐。恐。也。○劉安成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晨起。晏后脫。簪。再。符。罪。于。承。卷。王。感。悟。于。是。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証。之。成。果。宜。王。詩。也。○按。詩。傳。曰。宣。王。非。果。開。夜。不。過。枕。上。吟。詩。三。百。耳。又。豈。是。夜。則。問。之。頻。頻。而。他。夜。不。然。然。乎。蓋。王。者。憂。勤。臥。不。安。席。故。嘗。懼。然。而。問。詩。人。述。其。意。以。成。章。耳。○人。君。正。位。凝。命。天。命。親。以。去。留。民。心。親。以。得。失。有。幾。靡。之。弗。戒。刑。理。亂。故。聞。而。敢。自。暇。遠。以。淫。縱。下。上。平。故。周。宜。汲。汲。皇。皇。以。勵。精。勤。政。也。夫。昧。昧。不。顯。湯。王。所。以。興。隆。也。伊。霍。作。夜。受。王。所。以。滅。亡。也。周。宜。之。所。以。為。法。與。所。以。為。鑒。者。或。由。此。也。夫。○宜。王。之。時。為。何。時。裝。飾。麗。寶。而。法。度。教。華。香。靡。而。奢。猶。懼。由。庚。庚。而。陰。陽。失。其。和。由。儀。虞。而。萬。物。失。其。性。宜。王。之。時。為。何。時。故。故。雲。漢。獨。祀。于。群。官。鴻。厲。哀。鳴。於。中。澤。流。水。致。愛。于。父。母。行。刑。相。怨。于。新。創。蓋。宜。王。念。此。極。不。忘。耳。念。法。度。之。駭。者。何。以。修。刑。變。不。安。念。膏。積。之。既。者。何。以。

極。則。寢。不。安。念。陰。陽。之。失。其。和。者。何。以。協。刑。變。不。安。念。萬。物。之。失。其。性。者。何。以。則。寢。不。安。蓋。身。處。深。宮。而。念。及。劬。勞。之。艱。謂。于。安。寢。之。夜。即。我。民。劬。勞。之。夜。也。而。何。能。待。身。處。曲。房。而。念。及。嚴。帝。之。酷。謂。于。安。寢。之。夜。即。我。民。嚴。帝。之。夜。也。而。何。能。待。且。念。于。一。人。安。寢。之。夜。即。邦。人。載。起。載。行。之。夜。也。又。安。得。而。不。起。更。念。于。一。人。安。寢。之。夜。即。大。夫。昭。假。無。瀆。之。夜。也。又。安。得。而。不。起。惟。其。不。能。去。故。不。能。待。惟。其。不。能。待。故。雖。身。未。即。起。而。心。常。在。于。起。不。然。則。問。巷。之。子。尚。食。床。第。素。封。之。家。即。多。淫。伏。況。身。為。帝。王。所。不。足。者。非。深。宮。曲。房。也。非。燕。姬。趙。女。也。非。無。過。雲。之。歌。迎。風。之。舞。也。彼。光。照。後。庭。俯。留。于。夜。者。皆。季。世。之。遺。事。姑。不。具。論。特。是。掖。庭。之。司。掌。雞。鳴。之。餘。自。鳴。佩。玉。宣。王。亦。謂。為。于。夜。未。央。之。際。而。即。問。夜。如。何。其。乎。嗟。夫。司。寢。有。常。期。而。氣。必。開。先。視。朝。有。常。度。而。心。常。恐。後。其。震。動。恪。恭。恒。立。乎。天。時。人。事。之。先。故。能。振。舉。朝。之。廢。弛。作。盈。庭。之。惕。慮。後。者。有。天。下。者。端。在。法。天。行。之。律。也。○宜。王。其。志。雖。勤。然。雖。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如。武。丁。之。武。出。于。恭。懼。刑。反。卒。中。興。矣。

卷之十八

庭燎三章章五句

木。實。全。有。○。建。詩。上。三。章。與。人。嘗。憂。而。已。憂。之。之。深。下。與。人。不。能。止。亂。而。示。以。止。之。之。道。上。言。不。念。乳。者。已。含。得。不。敢。意。在。未。言。教。則。能。止。讓。而。息。亂。須。見。則。不。及。身。而。父。母。可。無。辱。意。此。章。重。在。讓。上。蓋。亂。生。于。讓。愛。亂。即。所以。讓。讓。無。兩。層。意。○。全。詩。本。旨。伏。在。備。未。念。亂。之。法。得。有。一。敬。首。首。其。首。念。亂。即。是。既。人。之。不。報。也。故。極。言。讓。之。可。憂。而。以。敬。告。之。○。陳。定。宇。曰。始。念。亂。而。憂。及。父。母。其。憂。說。而。教。以。反。身。憂。合。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與。也。鴻。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飛。鳥。猶。或。有。所。止。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憂。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

爾。講。水。者。曰。君。子。處。治。則。安。常。有。道。處。亂。則。處。變。宜。深。固。不。可。解。憂。之。名。

此亦不可無止之之道也。是故汙彼流水，朝宗于海，是病知所向也。故彼飛車，載飛車止，是病有所止也。可以人而無所念乎。嗟我在內之兄弟，在外之邦人，諸友，凡親疎遠近之人，處危亂之中，宜其有深念矣。乃徒狃目前之安，莫肯念亂，而為預防之謀者，誰獨無父母乎。蓋禍亂之來，不惟及于一身，而且及于父母，一或不念，則將亡其身，以及其親矣。縱不為一身計，而為父母計耶。是何人之不如物也。

說解此章與意至末以水有所向鳥有所止與人之獨無所憂蓋反與也亂者既言頻與陷人于罪便是親如兄弟遠如邦人近如諸友皆相安于禮口交稱之中而無肯念亂者若安危利害者也念有恐懼修省意非徒然念之而已誰無父母正見當念亂之意父母人之至親故獨舉以示人不可不憂也但云誰無父母語未及卒而意自殊然○謝靈運曰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亦可憂縱不為一身謀而為父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救亂也隱隱含下敬字說○顧麟士曰此下二章皆兩事與一事然是四

兩事與一事是四

兩事與一事是四

兩事與一事是四

兩事與一事是四

兩事與一事是四

兩事與一事是四

兩事與一事是四

兩事與一事是四

于有傳或亂之由也此推不謂為亂首謂清明世界所以亂者獨以此類也
載飛車止所以已亂者惟恃此類為不毀耳不謂非忠可指為佞正可斥
邪固有不測之禍怒亦有不測之憂安能得自適乎載起飛車行即坐卧不定
之謂心憂而不可忘者固亂不息故要不忘也見此心之憂非直今日為然有
日以繼日而不可止意此二句承上二句煩說蓋不為一已憂而為父母慮何
能釋然而忘之乎○此章不蹟者致亂之階下章我友敬者止亂之本

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謔言何自而興乎始憂于人而卒反諸已也
中焉然從憂之而不思所以止之亦何益于亂哉故彼飛車循車彼中陵而有所止矣何民之說言繁與交構為亂乃無有懲而止之者乎夫說言與矣而在上者曾莫之德則所以致天下之亂者方盛而未已也凡我之兄弟諸友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乎誠能敬以自牧而所以持已接人者皆以敬而不忘焉則

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謔言何自而興乎始憂于人而卒反諸已也

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謔言何自而興乎始憂于人而卒反諸已也

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謔言何自而興乎始憂于人而卒反諸已也

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謔言何自而興乎始憂于人而卒反諸已也

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謔言何自而興乎始憂于人而卒反諸已也

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謔言何自而興乎始憂于人而卒反諸已也

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謔言何自而興乎始憂于人而卒反諸已也

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謔言何自而興乎始憂于人而卒反諸已也

餘極其不謀也。弟集其存我而已。較而讓止。幸也。讓而不較。自修之理。謂何。其
難用功。正是其念。正是不思父母處。止讓便是止亂。不必推言。讓言不與則亂。
可也。能如要于人人。字指讓。人生亂者言。或作兄弟。邦人說。非也。卒反乎。
已字。就諸友兄弟各人身上說。非獨指自己也。○顧麟士云。按詩世學未竟
之旨。有汙彼流水。東流于海。二句。注云。漢家流越走之貌。東海曰瀛。必是附會。
○考吉人口。首章說箇念亂。而次章言。要末章又言。收則念與愛之。愛事也。詩
人立言有序如此。

馮水三章二章八句一章六句。○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馮水三章。○此詩乃人臣格心之論。當就君心上說。托諷之首。皆在言外。欲玉
深恩而自得之。誠明好惡四件。平看。誠明好道。好惡偏倚。只就詩詞敷衍。正意
總貼在末方。得詩人諷諫不露之意。究之。誠明好惡等字。目亦傳註以已意貼
出。詩人原無此語。求可以括其旨者。只一成心之不可執而已。○鴉鳴一詩。可
以類萬物之情。可以悉天下之理。二章一意。而次章下字。比前章每進一步。

卷之十八

四六

鴉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潛。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
維。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此也。鴉鳥名。長頸。身高。脚而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氣澤中水
出。所爲坎。從外數至九輪。深遠也。據落也。錯。礪石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
所由。然必陳善納諫之詞也。養鴉鳴于九臯。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掩也。魚
潛于淵。而或在于潛。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維。言愛當知其惡
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事。詩歌。鴉鳴者。若謂明哲之至。每不廢觀省之助。則一觸類。問皆吾之藥石。德
也。主知夫鴉乎。鴉之鳴也。在于九臯。立乎聞其聲者。或寡矣。乃俄而已。聞于
野。豈聞天下之無聞者。除是無聲已爾。但屬有聲。而能掩其形者。終不能掩
也。豈有如此。鴉矣。王又知夫魚乎。魚之潛也。業在于淵。立乎安其身者。有常矣。
於。而或在于潛。豈因思天下之可定者。必其非魚已爾。但謂之魚。而莫測其

也。者。終其能測其所在。有如此。亂矣。王又知夫檀乎。園之可藥。以其樹檀也。乃
其下。則惟維。有愛檀而忘其爲善。是釋以悅。蓋也。吾思。美惡之不可。今相掩
也。非獨檀之與釋。爲然也。而檀之與釋。已然。王又知夫石乎。石之在山。一似無
用也。乃其質。可爲錯。焉。苟磨石而忘其爲錯。是錯無所需也。吾思。精粗之不可
今備廢也。非獨石之在山。爲然也。而石之在山。已然。凡此。皆不可不知者也。
○疏解。鴉鳴。二句。兼善惡。有隱顯。微著。意。比。言。暗室。屋漏。之中。一舉動。一念。自
不能。讓。誠。中。形。外。非。可。飾。飾。爲。也。魚。潛。二。句。以。魚。無。定。在。比。理。之。終。死。事。機。之
來。莫。定。防。之。于。此。又。見。于。彼。見。天。下。國。家。之。事。經。權。常。變。自。當。因。革。損。益。千。變
萬。化。不。可。執。一。求。也。此。以。魚。在。于。淵。復。入。于。潛。樂。彼。三。句。謂。園。檀。人。所。樂。觀
而。有。擇。落。之。可。厭。比。左。右。親。信。之。臣。有。暗。藏。之。奸。阿。諛。各。悅。雖。若。可。與。狎。昵。是
則。敗。國。亡。家。有。不。好。處。勿。因。一。時。可。愛。而。不。知。其。惡。也。諷。君。之。無。作。奸。見。可。好
而。有。可。惡。者。存。他。山。之。石。人。所。畏。避。而。可。以。爲。錯。此。骨。鯁。剛。直。之。人。雖。若。可。憎
而。疏。道。之。意。尾。爲。砥。德。礪。行。之。資。勿。因。一。時。可。憎。而。不。知。其。善。也。諷。君。之。無。作

鴉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潛。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
維。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卷之十八

四七

鴉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潛。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
維。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此也。鴉鳥名。長頸。身高。脚而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氣澤中水
出。所爲坎。從外數至九輪。深遠也。據落也。錯。礪石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
所由。然必陳善納諫之詞也。養鴉鳴于九臯。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掩也。魚
潛于淵。而或在于潛。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維。言愛當知其惡
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積德修業，然後修其身。性增益，預防而後

生焉。德成焉，吾則之。邵子云：

「中泠且又不特此也。王而既知鶴也，將謂鶴之聲，僅達諸野而非也。畢之外有

野之上，即有天窗。其間野焉，鶴之聲遠矣。及其聞天焉，鶴之聲又遠矣。且遠

則口者，其失夫物之無留聲也。抑王而既知魚也，將謂魚之潛於深潭，非

也。洎之復為涪涪之後，復為涪涪其在者焉。涪涪之魚往矣，及其潛淵焉，涪涪之魚

往矣。唯得則通焉，夫夫物之無恒情也。抑王而既知鶴也，視之與鶴，則有辨

然。而辨之餘，更有甚于鶴者。假令有鶴于此，辨其下之雜糲也。未辨其下之

雜糲，則彼之射于鶴者，將殺焉矣。而不可審乎哉。抑玉而既知石也，石之為錯

可棄矣。然而石之用更有極其精者。假令有石于此，識其材之可為錯也。未

識其材之可攻玉，則玉之老于璞者，將不知矣。而不可察乎哉。是則喻之以鶴

者，欲王試明之，兩道也。喻之以石者，欲王好惡之，皆公也。若人者，能即是

所引伸之，天下無道理矣。」

卷之十八

四九

...其...又推深一步極變化之妙。言不寧聞野也，且聞天則其...
...不寧在清而且潛淵。則其幾益開矣。不寧有聲而殺亦有之。見其...
...不寧為錯而玉亦可攻。見全美之益大也。全要就本文捕寫。○朱傳...
...不言笑材。自有妙解。舉只是取美。還是自己點深。若投則有比...
...在攻玉。山林散澤之人，皆王之利器。○聽鶴鳴而可以知幾矣。察淵魚而...
...可以觀矣。樂射也。當思獵之下何物也。惜山石當思石之用何資也。君子見...
...于天淵間。而知天下多鳴草之淵。淵淵之魚也。君子論備于木石間。而知德...
...之不可以忘。殷玉之不可以棄石也。○辨鮮解。鮮曰：知誠不可捨。則知念慮方...
...明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脾肝已見。誠身之功亟也。知厚無定在。則知事有...
...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明善之功亟也。知愛當知忍。知...
...知辨則親愛服。不可或偏。哀於歡情。不可自恣。應接之間。去其私欲之蔽。尤...
...然也。○為古人曰：詩柄從陳。善納諫。說來歸到引伸。頗類分明。是用諷諫之法...
...以理喻其若者耳。故結句用天下之理。其庶幾乎。註疏的確。○昔人論詩。雖

辨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而孔子亦曰：吾其從諷諫乎。若鶴鳴之詩，如

此。其美矣。○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擊之九二曰：遇于道，道也。○輪處源曰：不正

言其事，而必此物而為言者，正所謂風刺上者，皆不至于正事。而正事不可不

以正諫。而托物以諫也。○曹廬陵曰：天下之理，故千萬事，若能反身而求之，

則類而長之，未有不可為吾之益者也。鶴鳴所以喻誠身，魚潛所以喻明理。禮

樂石錯，又所以正人心，好惡之偏，因物而推，皆可以反求諸身者也。○朱子曰：

鶴鳴做得巧，合蓄意思，全不露。○附錄他山之石二句，徐元字文，并文評以

資。觀覽。○進徵石之為用，念知美之可無棄矣。夫石似可棄也，而有攻玉之美，

則不可棄也。不遠而念，信耶。誠王意曰：凡物當類棄之後，而欲曲諒其有可

用之良，已不可必矣。至欲深原其可用之良，更有進此者。焉愈不可必矣。抑知

天下宜若可棄之物，固有美之無可棄者。且有大美之無可棄者。即奈何不反

復以求其所用也。乎如石之可以為錯也，固有美矣。雖然，使石之所長而僅惟

卷之十八

四九

...也。石之美者，夫石之美者，猶未盡也。何也。謂其指之外石之用，遂...
...也。抑使石之為用而止，惟是為錯之可供也。石之能未可棄矣。石之能錯也...
...有可棄也。何也。謂其為錯之餘，石之效已盡矣。而詎知不然也。不見他山之石...
...又。可以攻玉乎。玉乘溫潤之姿，方其見乎山川，天下已知其貴矣。非常矣。然玉...
...之為玉，僅以其為玉而看乎。抑以其不止于璞而加以磨礱之為骨乎。有他山...
...之石焉。專而攻之。夫而後玉之為美始出也。則玉何能損夫石也。玉舍貞果之...
...性。即其未登朝廟，天下共飲其華寶，不几矣。然玉之為玉，徒以其未成器而寶...
...乎。抑以其器之可成而治以雕琢之為寶乎。有他山之石焉。精而攻之。夫而後...
...玉之為寶始全也。則石何能已于攻也。此一攻也。正石效于玉之一時也。攻...
...與。駭而論者，見其論而沈論者，見石固以能攻而大有進于玉也。而所以其...
...質之粗而却之也。則何不取其可以攻者而深維之也哉。此一攻也。正玉借香...
...于石之。會也。攻其獨而精者出。攻其精而致精者出。玉又以見攻而極難忘...
...矣。石也。而如其質之厲而忽之也。則何不就其可以攻者而更念之也哉。乃

知天下之笑者無遠矣必治之而後笑不特玉之受攻于石者然即玉之受攻于石者而已無不然也天下之惡者無盡焉有刃之即不終于惡不特石之受攻于玉者為然乃石之攻于玉者而無不然也王其知之哉○攻玉者為約更深一層荷上章相形而出却移置上章不得筆鋒犀利銳不可當影切正意不事十分挑逗而題神隱躍可思如虎頭傳神類上三惠栩栩欲活

形弓之什十篇四十四章二百五十九句○疑渡兩句當為二百六十一句

詩經卷之十八

上元陳元明書

上元陳元明書

詩經卷之十九 小雅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章全有○通詩重久役。上有二章。首役已之非己之非法而有以勞乎親皆是因久役而轉于憂惟祈父也。○禁兵遠戍。獨子從軍初或轉以爲一時權宜之計而竟久于役。此所以怒也。

祈父謂子王之爪牙也。胡轉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爲號。謂曰。圻父。薄遊是也。子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之屬也。爪牙鳥獸所用以爲威者也。恤憂也。○軍士怨于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子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于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釋家祈父者曰。輪人臣之事君。此役使皆吾分也。要之有常事焉。倘失其常。則不能不生一怨心矣。嗚呼。祈父職掌封圻之兵。固宜知子之所事矣。子乃天子六軍之士。爪牙之兵也。則薄衛王室。而馳驅于疆展之前。吾之事也。胡爲轉我于憂恤之地。使我久役于外。而無所止居乎。以王之爪牙。而使之無所止居。爾祈父不得辭其責矣。

釋義

卷之十九 小雅

疏解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尚書酒誥文。矧若囑圻父。薄遊農父。若保宗。父定。降祭。傳况爾之囑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道達達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安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圻父政官司馬。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主席地居長。謂之父者。尊之也。其解衆同。且因此即知謂司馬圻父。古有此名。亦非杜智也。子王之爪牙。句重看。蓋曰。爪牙則不當遠從役也。○孔疏。六軍之士。出自六卿。小司徒職曰。乃領此法。千六卿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董氏曰。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皆奉王事之左右者也。故可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因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

也顧士按三禮解詰云虎賁者猶今侍衛親兵王不出則虎賁不出禁衛之兵不在六軍之內劉上玉按爪牙不在六軍之內則註于六軍之士也句當略而以下或曰司右虎賁之屬爲正稱也轉子憂恤即久役在外之意轉字最可味是母亂成規也靡所止者禁兵本以衛衛王室當止居營穀之下今乃遠從征役則無所止居不能自安矣○孔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

祈父王之爪士胡轉于子恤靡所底止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申謹亦謂祈父官若司馬之尊因空知予之所職矣予乃天子六軍之士爪牙之兵也則屏蔽王家而奔走于營穀之下吾之分也胡爲乎轉于子憂恤之地使我久役于外而無所底止乎以王之爪士而使之無所底止則祈父不能道其過矣

祈父不聰胡轉于子恤有母之尸饔

疏經曰靡所底止猶言無有窮已也遠役而久不息則亦無有窮已矣

詩經集傳卷之十九

賦也豆賦尸主也秦燕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者老而無兄弟者皆遺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謂之汝獨不聞乎乃擊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申謹夫勞吾之身不遑恤也獨不念吾之親乎吾爾祈父成法勿明自矣爾不聰也夫親老而無兄弟者免役此先王之成法也爾胡爲乎轉于子憂恤之地而使六軍之中有母在者反使母主營穀之事乎夫身爲王事吾誠不遑恤也然既有成憲明天子且示人以孝而我獨不能照母以安而貽母以苦伊誰之咎哉祈父之不聰其矣夫久役乃王者之事非祈父之所得也詩人不責王而斥祈父可以見忠厚之至矣王者聞之能不惕然乎哉

疏經此章上句責其昧乎成法下是怨其勞乎親也不聰以不聞成法言此句下須補云使其聞之則我有報之當養無兄弟之可恃也尸饔內要點祈父出

之真不聰意相慶義乃薪水所成故註云不免薪水之勞口有母則不惟傷子且未有室家軍中未必皆獨子然甚而母之尸饔者亦有之有字疑活或云此

又在上文內指出來說如云便是用王之爪牙亦當有所分勞如何使我孤子亦轉于恤乎此亦有志○不取斥王而責司馬猶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也○宣王料民太原民不足用乃出禁衛以從軍○按通鑑外紀三十三年壬戌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徐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

姜氏之戎四十二年王征申戎破之是詩而果宣王詩也則轉于子恤當指此四役矣○轉于千畝索隱曰地名在河西介休縣姜氏之戎章昭曰西夷別種四岳之後也○輔慶源曰上兩章言我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于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若如此則不自戕其上之衛末章言汝乃驅吾從戎而使吾親不免

薪水之勞如此則是不體其下之情其言之字亦先公而後私也不戕其上之衛則上得以安必體夫下之情則下不忌其死勾踐無忌之事其用兵猶有古之道法自秦而下不復如此矣○朱豐城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

詩經集傳卷之十九

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司馬所掌封圻之兵甲不過衛王室而已此詩前二章責司馬不當以王之爪牙而遠從征役後一章責司馬不當以國之孤子而遠從征役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馬棄王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于使孤子之無以爲養則又謂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其焉其刺之也宜哉○東萊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南兩章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末章見其有親老而無他兄弟者當免征役乃

驅之從戎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序以爲刺宣王之詩

疏經此章上句責其昧乎成法下是怨其勞乎親也不聰以不聞成法言此句下須補云使其聞之則我有報之當養無兄弟之可恃也尸饔內要點祈父出

白駒章全旨○此詩作于賢者方去之時首三章是欲去而留之切米章是必去

而望之淡粉分之首二章，是設為留之之謀三章，示以留之之意末章，因其不可留而與其音問之不絕也，明知其不可留而為此宛轉悲歌以動之，思字心字，正為此輩心如鐵石，而感以關情之語如此，文字疊疊相承，說去觀詩，極重，在去字則四章俱是一時事，不可把欲去既去，分作兩時看，玩繫維公侯金玉等字，無非托言要說得活。此時還是王者留賢若作在下位留之，則兩公爾，俟便說不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遊遙

賦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繫維其足維繫其鞅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遊遙遊息也○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繫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此遊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輪於井中也

爾詩賦皎皎白駒者曰賢者之有益于人固大矣今于其欲去也吾將何以留之哉皎皎皎皎白駒賢者所乘奈何不可一朝留也安得食我場苗使我繫之維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小雅

四

之以承今朝庶幾馬不得行所謂伊人者亦于焉而遊遙矣夫一朝若不足以言永然于欲去之際為我一少留焉亦可以慰吾好德之情矣

皎皎此章上四句是托言以留其馬下是因其人而托之為言乃本欲留其人而托留其馬如假此以為留之之計故曰托食我場苗上要看安得爾字殺之始生曰苗草之類始生亦曰苗本草多言春夏采苗是也場圃圃地言圃中之苗則菜茹之嫩者猶今言菜秋非禾苗也若以納稼在場則不名苗矣下云場圃養豆菜也亦菜之類一朝非永但欲去時留得一朝亦若永矣以承今朝只或馬上荷道遠方指賢者言見不敢以機務相煩不過律例少留也○維維四句一氣說者不得一過接語欲備其人而計及其駒欲留其駒而計其子維繫維之而能曰承今朝皆愛極而不能自己之意○註段翰前漢陳遵等大夫飲椒門取客車然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遊遙

賦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繫維其足維繫其鞅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遊遙遊息也○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繫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此遊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輪於井中也

申謹皎皎白駒賢者所乘奈何不可一夕留也安得食我場苗使我繫之維之以永今朝庶幾馬不得行所謂伊人者亦于焉而遊遙也夫一朝若不可以言永然于欲去之際為我一少留焉亦足以慰吾好德之情矣

爾詩賦皎皎白駒者曰賢者之有益于人固大矣今于其欲去也吾將何以留之哉皎皎皎皎白駒賢者所乘奈何不可一朝留也安得食我場苗使我繫之維

賦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繫維其足維繫其鞅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遊遙遊息也○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繫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此遊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輪於井中也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小雅

五

賦也皎皎光采之貌也或以為來之疾也思語詞也爾指乘駒之賢人也慎勿過也勉毋快也適思猶言去意也○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遊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豈可以過于優游矣林思而終不我顧哉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庶留之若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

申謹然我之留賢者豈徒為是虛物已哉彼乘皎皎之白駒者原其欲去之意厥市朝之紛競而樂田野之優游是固其本心也然朝廷之上亦豈無所樂哉苟易其高尚之志而貴然肯來我當建爾以為公命爾以為侯焉以爾為公從容于廟堂之間自爾道之餘無事也以爾為侯端拱于邦國之中自爾屏之外無事也其遊樂而暇豫猶有期限乎夫如是則雖身處鈞衡固無異于考槃之舊宿也豈可過于優游而游樂之樂遂奉人之望哉慎哉爾之優游也雖位居鼎鼐實無異于衍泌之棲墟也豈可高言肥遯而忘用世之懷終不為少哉哉勉矣爾之適思也爾善之可矣

願歷此海上四句示以可留之情下望以必留之意大意謂賢者之所以欲去者不遠為山林自適耳不知廟廟未嘗不可以自適也賢人所適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積聚蓬門單戶皆有輝光故曰貴然來思只轉其欲去之心便是不去既去而還說公侯可須人道德非素意不然但虛之以好爵正賢者所以去也

逃豫無期言公侯之樂無限量也優游自任去言隱居之樂也道思自始去言隱居之心也慎子勉字勿作戒字有須入苦留意○顧麟士曰此與下章又誤為去就之兩端以形容之詞慎爾勉爾皆強之語○劉安成曰此章上四句見其愛之切末二句見其留之苦○姜岳愚曰註愛之切四語把王者留賢負情一筆攝出乃全詩中喫緊語也○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白駒賢者有焉又云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白駒詩人有焉○史記田橫故齊王族自立為齊上戰敗僅餘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發後為亂乃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死陛下之使願生入關其弟願商為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

辭難集成 卷之十九 小雅 六

前為庶人守邊島中使遺報高帝乃召衛尉尉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詳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橫自殺後五百人皆自殺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反也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空谷求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已選予其不可親矣然猶與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毋負重爾之音聲而有違我之心也

厚補夫我留賢之切如此則賢者亦可以少留矣奈何乘皎皎之白駒在彼空谷終非公侯所能動求生芻以秣之非前章所能禁而挽留之計誠無自而施矣然使其德未純猶不足保吾之心也而其人之德純粹至善其美則如玉焉今也乘我歸蓋已選予其不可親矣然不可親者迹而可通者心也苟貴重爾之音則有違我之心矣必當相顧念凡經輪大計每于操符于發之頃毋負重爾之音聲而有違我之心可也夫臣前之切莫甚于欲去之時而冀望之切

願于已去之後詩人誠好賢之切矣而賢者卒不為之留焉何哉

皎皎此章上四句嘆其相遠以述下與其相親以心也其將去而猶與其不我絕非去後之言若作已去了則毋金玉二句對誰言乎白駒在空谷則不在場矣東生芻以秣之則不食苗蕪美如玉以德之高潔言正見徐已之思慮金玉是借言其貴重不可謂貴重之言如金玉也音只是吐露經困之遠所以為我之落地意○馮吉人曰此不得已而望其不見絕之詞若云現時政得失則草茅而談高世在賢者為出位之謀矣夫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焉用文之賢者既去而望其為經困之言此必不然麟士亦云爾音只聲聞相通以示勿絕非必又望其經濟山林而與人家國也此說亦有見音之所在即心之所在空谷有廟廟之思山林有朝廷之意此詩人之所望如此其至也音之或絕心必遠矣選心就帶毋金玉句意本相連不可分講從來辭榮長往之夫每每怒然故叮嚀之正是眷戀之極○此章上言逸乎不可親下即用然猶與三字作一轉總最得詩人上後屬望本音句法妙品○于不可親處想像出清響呼不應玄

辭難集成 卷之十九 小雅 七

景招不來情致深希矣云九重仙詔莫愁丹鳳御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即此已足不必復向山中人覓經濟也○呂東萊曰毋金玉爾音雖祝其音問毋絕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按此詩真情愷切凄涼悲婉大有含蘊至末二句音韻調遠所謂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續故曰長歌之哀過于情哭其此之謂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章全首○通詩三章一意是流民苦異國害已而欲返故鄉之詞俱作告本國之人說以不我肯發等句作主各首三句乃托喻故國之人無居己之室而利己之有下三句示以反國之意猶云無窮人于我家我將反也正意空谷音下露玩味原不說明○一說此以黃鳥之喙乘比人之害已蓋謂不得其所即害已之謂說者勿依此而遂以上文為故國也此作告異國說而雖士則謂黃鳥三句斷指故國而言則此邦處方有轉折此意與噴風同例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發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辰惡木以自蔽見其無所居婚姻之故見其以親望彼也言其兩將其其
以始之也不我音則不能以居居之矣此言字以居音後我句是為白語之
因其不我極而决于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芣芣之詩

賦也蓬牛蘋藻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

平語我行其野至于采芣芣以為食其貧甚矣然貧田之極必思其親亦
之情也于是念婚姻之故而就爾情其必以親相念以貧相恤而我貧也
既不我音則貧莫之收負吾仰賴之初心矣故必言歸思復復以親莫之
疏解此章言其夫所食也以食字貫采苦以為食見其無所食言就爾望其
有以食之也一托宿而已比就爾居又不同不我音則不能推食食之矣此
奇字以食言末句四其不我食而决于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芣芣力反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賦也蓬牛蘋藻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後之

詩經

卷之十九

十

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于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平語夫我札書救于爾而爾獨置之漠然豈誠無故哉夫我行其野言采其芣
此我之窮迫時也從而望救于爾正以婚姻之禮良非一日而爾當為我一勤
念也今爾不思舊姻顧念昔日之好求爾新匹惟獨乎今日之親當此特也人
皆謂爾為重婚之富而厭我之貧故我則淡爾爾之非然也不過以彼之新異
于我之故耳夫棄貧就富世態之薄爾則棄是也然爾常喜新人情之常爾亦
不免窮之矣不亦淡可慨哉夫富流離困苦之時乃能義以處已厚以待人詩
可以怨矣

賦此章上四句言已不見恤于天下是婉轉以責之不思四句俱是責詞但
上二句是斥其辜末二句方是原其情以責之也不思即不我音意與求字
得相反求我新特我字當作彼字看特是婚姻中之特出者故曰異末二語似
為補首句一生路然同惡而意則別成不以富反語也薄貴之以折故正是
語勢刺非直諫為新故而不為貧富也成不句如云不得得德德薄亦既句如

云或者說不得世情其實是其厭食耳蓋雖貧而厭食之薄也其失大矣
喜新情之常也其失小故不責彼而責此乃詩人出厚之道也○善身思曰
原爾之心誠不以彼之富我之貧而謂貧者之可輕亦我以此之折我之舊而
謂故者之可略耳使新在我則雖富不彼若安知不以求彼者而移之以求我
之新乎使舊在彼則雖貧不我若安知不以棄我者而移之以棄彼之舊乎不
厚責以輕貧重富但薄責以棄舊憐新所謂怨而不怒此足見立言委實處
飽玉汝曰實流離困苦之時而不見憫恤使常人處此不卑屈諂佞則將苦
痛無所不至矣而始因其不富也但曰復我邦家而已未嘗卑身以必求終
也原其心但曰亦祇以異而已未嘗憤懣而蓄怨憎玩此詩足見溫柔敦厚之
行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

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姻任恤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
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姻為其

詩經

卷之十九

十

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朋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
也故使官師以時責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
不唯不婦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斯十章全旨○通詩選要見宣王中興盛造氣氣宜以築室為主首章是概言築
室之美而願其兄弟之和下是詳言築室之美而願其男女之賢且淑也全篇
夫事已括在首章內二章至五章皆言宮室之美以終斯于四句之意六章蓋
末章皆是頌禱之詞以終兄弟及弟安三句之意凡人築室蓋將聚族于斯故
兄弟之善以已然者祝之男女之祥已未然者祝之大意重似精祖妣上莊莊
之祭全為似頌許而兄弟相好生男以撫有室家所以似續于不替也但人君
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祖宗創造之邦多獲墜于子孫則此二者實人君其
大之福故以是頌禱之通詩斯于四句總形容其外景約之以下三章潮形容
其內美然皆頌禱之詞○呂氏曰一章願其保兄弟于斯二章願其繼祖妣
于斯三章四章五章願其安身體于斯自六章以至末章願其傳子孫于斯也

厥察之功廣古作時百堵皆與此亦百堵不欲過侈故曰似續也西南其
戶向見向背之制也室在于東者則從而西其戶室在于北者則從而南其
尸東西南則該東北矣不可謂西南為與左通明而尸屬之也居以朝廷言兼
已前而以臻天下之治也處以宮室言利川安身以轉背軒之勢也笑以和性
情天顏有喜協氣志以齊慶也語以論政事王言漁發樂樂思以為明也居處
笑語或王若身上言要形容大氣象居處似祖廟之上下降降笑語似祖廟之
泮泮優游此章察室便無起下垣堵宮室居處笑語便無起下做字做辭做
率然亦不必太深此下四章皆是敘其事而莫之勿作須看

約之閣閣棟之察察風雨攸除也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音芋末句王子
土反反山西
賦也約東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棟棟也察察棟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
之害言其上下四旁皆外密也芋尊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為尊且大也
承投土以築之也察察然梓登之相應蓋上棟下宇將以蔽風雨也為寫為

所以學鳥鼠也今則上下四旁極其牢密以風雨則攸除何護者子天而不能
為之災也以鳥鼠則攸去廓清者子物而不能為之害也豈非善全無患萬世
帝王之樂也乎而君子之于是室也若重御輕巍然至尊之真廟宅中圖大卓
然大觀之在上蓋但審曲面方而已知王者之大又何必升堂入室而後見天
子之尊也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察室之閣下言室為尊大之居也承上文察室百堵說來
古人治室必以墻垣為先此言築墻垣就是築室故下連承言君子居之也墻
垣仰下二章堂室之墻垣開闢板相承以所見言樂業梓梓相應以所聞言風
雨二句言墻垣之牢密即是言堂室之牢密也註上下四旁只通言為是勿以
上下貼風雨四旁貼鳥鼠看風雨除鳥鼠去有天清地寧飛潛各得氣象做芋
不就墻垣形勢言謂居是室者有宅中圖大之規模耳天子無二上故曰尊天
子大一統故曰大注以為尊且大要玩以為二字不就堂上說尊大也此以
下由外而內由墻垣而堂室次第當然也

詩經卷之十九

十四

如鼓斯懸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濟音濟末句丙辰
音濟
賦也鼓棟立也棘也棘也矢行後則枉急則直也革鳥翼也翬鳥也其棟
字峻起如鳥之擊而革也其翬阿華采而軒朝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蓋其室
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取諸梁也棟角四垂不可狎矣堂之大勢其如鼓斯棘手言于康則則象背
為何如耶吾見矢之發的也當其應絃而至則飛矢之良不可禦矣堂之康
其如矢斯棘乎乃吾于大勢之中而再觀其棟宇而棟宇則何如耶蓋大勢欲
其嚴正者棟宇則欲其峻起吾見方翔之鳥當夫有警而革則孤翬高舉蓋堂
之棟宇其如鳥斯革乎吾又于康隅之下而再觀其簷阿而簷阿則何如耶蓋

不有以登中外之觀瞻而新臣工之耳目也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壯堂制之美下是為王者蓋政之所如鼓句言大勢嚴正
前後左右也鼓人足直立也如矢句言康隅整飭是堂之四角也所謂外有康
隅是也如鳥句言棟高峻而宇隆起有聲振之勢棟是屋之存柱宇是屋之四
垂也如翬句言是屋前後之工簷阿是棟邊飄出之側簷華采是簷五色軒乃
車之却而後翔乃鳥翼之張而徇律此二字是高潔之意矯其翼上揚其翼
而奮飛也蓋其五色應華采也應軒朝四如字是形容之詞不是像喻各字
註正意議然後以如字發之使只說君子所升以聽治勿說是為君子所升
也下做字做此使語要說得寬如如上理陰陽下安黎庶內蒞中外外撫四
凡思既實則于奈操縱皆在是矣中間有許多天子施為氣象非空空洞洞已

康隅欲其整飭者簷阿則欲其華采而軒朝吾見飛翼之飛當夫奮起而飛則
錦文耀日焉堂之簷阿其如翬斯飛乎夫堂之美如此吾知君子之升是堂也
于以君臨萬邦作賄庶物立綱陳紀遠近所以朝宗布令乘權小大于焉蓋命
疏解此章上四句壯堂制之美下是為王者蓋政之所如鼓句言大勢嚴正
前後左右也鼓人足直立也如矢句言康隅整飭是堂之四角也所謂外有康
隅是也如鳥句言棟高峻而宇隆起有聲振之勢棟是屋之存柱宇是屋之四
垂也如翬句言是屋前後之工簷阿是棟邊飄出之側簷華采是簷五色軒乃
車之却而後翔乃鳥翼之張而徇律此二字是高潔之意矯其翼上揚其翼
而奮飛也蓋其五色應華采也應軒朝四如字是形容之詞不是像喻各字
註正意議然後以如字發之使只說君子所升以聽治勿說是為君子所升
也下做字做此使語要說得寬如如上理陰陽下安黎庶內蒞中外外撫四
凡思既實則于奈操縱皆在是矣中間有許多天子施為氣象非空空洞洞已

詩經卷之十九

十五

類也女子之正位乎內以治內職者實似之而君有是夢則坤道成女之象其

成之矣非女子之祥乎

蓋此章言為占夢之詞非必實有是事蓋即其所成之象而知其所生之祥

也占乃占其為何祥非占吉凶也下四句方露出陰陽字男子乘陽剛居陽位

而熊黑則陽類也女子乘陰柔居陰位而蛇則陰類也祥字全在下二章始

見然謂之曰祥則不徒兆男女之生即兆男女之賢矣按註六夢夢正夢

惡夢終夢喜夢懼夢是也正夢者安靜而夢尚高宗夢帝賢良弼是也惡夢者

驚悸而夢若文王疾武王夢帝與九齡是也惡夢者覺時所想孔子夢周公是

也惡夢者覺時所道若狐突夢太子申生是也喜夢者喜悅而夢若漢文帝夢

黃頭郎推上天是也懼夢者恐懼而夢若漢光武夢乘龍上天而驚悸是也

真西山曰至掌祝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

以吉凶諫王皆職之與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雜之以引以

與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心他無所為惟守至正而已

詩經集傳卷之十九

乃生男子載寢之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嚶嚶也

賦也平圭曰璋大圭也帝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嚶嚶也君諸侯也

之於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至

者皆將服朱帝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

中謂大人之所占如此及夫應熊黑之祥而乃生男子也何以待之委履之以

以履者之舉履乎此也其尊之也如此且衣之以裳務儀取其華望之若有成

人之度服求其備印之復多雍雅之觀且以見其日之乘裳而理者之康視下

此也其履之盛也如此更弄之以璋焉本初之質純潔而無後起之功復

繼錯而畫焉且以見其日之執玉而見者之舉視乎此也其尚其德也如此斯

特也其況之聲則嚶嚶然何聲香之不凡乎聞者知其為偉器矣然男子也

有嫡有庶庶者行將服黃朱之帝皇然其美備者行將服純朱之帝皇然其

庶則諸侯也以一國為室家而稱君所以樹屏藩而鎮九服者不干斯乎嫡則

天子也以天下為室家而稱王所以履天位而宅帝室者不干斯乎是今日之

生因將以當他日之大任矣所謂熊黑之夢其祥不有微耶

疏解此章下章總是始生時事作未然而生者果應其夢也載寢四句是符

之隆指幼時說末二句是任之重指長時說寢之子床一如成人之供帳以他

日而面之位尊之也初生之子不能勝衣保而己今不獨衣之衣又必衣之

家以他日象見之象貴之也弄之以璋以他日璋璋之德比之也其泣句見生

質之異後履厥聲載路卒與周業此句亦未可輕朱帝二句申說朱帝兼純朱

黃朱以嫡庶分配說天子純朱明其潔也諸侯黃朱明其清也其大色皆得

謂朱帝也室家以土地言君王以爵位言此二句以註皆將二字一直說下君

自是如此觀註生于是室句又須句句提醒室室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裳載弄之瓦其泣無聲也

賦也稱禮也瓦紡也儀善儀也

○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以襦即其用而

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

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順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遊父母之

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寒酒

漿香湯始進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平禮既而應地蛇之祥而乃生女子也何以待之載履之地取地卑之義也載

衣之襦即其常用而外無加飾也載弄之瓦習其紡績之事也其必不出做

言不由邪行而無可舉之非固不須政家不幹也而無可舉之儀惟知積五飯

寒酒漿以盡中饋之職而已夫無非無儀則婦德以修酒食是議則婦職以備

于以慰父母之心而無貽其憂焉斯固女子之所可願也則非國家之福哉夫

吾下室室兄弟和子斯男女生于斯則臨水面山之勝恒關夫夫妻之福竹苞

松茂之是人行夫雲仍之慶此吾王之所甚願而臣下之所德懷于茲者如此

也吾子是而知詩人之苦何窮矣

疏解此章被殺三句是待之以禮下是期之以正也履地註云卑之者正抑之之意是以坤承乾卑法也禮釋兒孩也小兒初生所必用者女子以物育為事乃衣之故註云即其用而無加也無加反上男子加裝者弄瓦者蓋女子以紡績為事乃弄之預令習見紡績也無非無儀所以全婦德也古稱女子無才即是德故有善只是才能故女為王姬自有許多不好如後世太平湖陽可見無非易知無儀難見所謂好尚不可為而况惡乎即此章也惟酒食何是供中儀之職書則門之修所以職婦功也未句通承二句或專承酒食未要第曰無胎父母之憂則其他固非所望矣○註易曰無攸遂謂婦人于事無所敢自遂也○五飯非天子月令因時之五飯即民間五穀通用之飯也禮記月令春食麥夏食菽食稷秋食麻冬食黍○輔慶源曰一章言其宮之大勢而稱其兄弟之相好也二章言其宮之寬廣而稱其祖妣之是嗣也三章言其宮之誠而稱其君子所居以為尊大也四章言其堂之美而稱其君子所躋升以為尊也五章言其室之美而稱其君子所休息以安身也六章以至九章稱其身安妻先于是而生男則室家君王于是而生女則無遺父母之憂也頌禱之詞始于兄弟之和睦而終于兒女之賢孝家道之成無踰此者也○朱慶城曰古人築室既成而落之必有頌美禱祝之詞如美哉輪焉美哉與焉則所謂頌美之詞也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則所謂禱祝之詞也此詩言其基址之廣厚結構之周密垣墉之堅固室室之高遠則美輪美奐之類也上有以續祖妣之業下有以開子孫之祥兄弟之相好室家之相安則歌哭聚族之類也堂之高也以聽事室之深也以安身至于影而與而占男子之為君為王女子之無非無儀則皆自夫君子攸寧而推言之也其必首及夫兄弟者人之居室兄弟之好未易完也兄弟之相好而無相刑則非為天倫之親者不能也果能篤于兄弟之好則室闔室家樂陶妻孥和氣之益克大福之益集而子孫之繁衍其業之昌盛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所以為善頌善禱歎○按書曰峻宇雕牆未或不仁而築室營建春秋禮之此章華成而苑廟既初樂而晉衰也直王宮富貴此樂

詩經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子

之餘而樂新之乃肯堂肯構之道也與從從樂而勞氏傳財首與矣○按漢書前曰宮室非壯麗無以示威宋可馬光謂于若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二者皆背異乎曰味斯于頌禱之詞則仁義道德考室者所必先也豈徒宮室之美乎哉

斯于頌禱之詞也總重宣王中興上大率民安物育其理固相因耳詩柄聚多即是有成不立分句○其言牧事與彼商者後意同物產猶然而民生之富庶豈不亦可見富庶之成是因牧事之成見山非牧事之所致○通詩明是一篇然牧事所關時中有畜玩之宛然

賦也黃牛黑唇曰特羊以三百為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特者九十非特者則多也聚其角而息滅滅然則動其耳濕濕然王氏曰濕濕和也羊以善屬為忠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眾多也

常不足矣于今國運盛而牧事成周道興而萬物育推謂爾無羊乎以豎計之則有三百之多豈倘三百凡在于羣者其可數耶不得謂爾無羊矣推謂爾無羊乎以特計之則有九十之衆豈倘九十則非特者何多耶不得謂爾無羊矣且羊以善屬為忠恒病于不和今爾羊之來聚則其角皆濕潤然和而不相觸

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羊九十其特爾羊來思其角濕濕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羊九十其特爾羊來思其角濕濕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羊九十其特爾羊來思其角濕濕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羊之盛可徵矣牛以耳爲爲也便苦于不安公爾牛之禾則其耳皆滿濕然

潤澤而不病牛之盛可徵矣安和遂有非極盛之象耶

爾解此章上四句敘其牛羊之盛下是舉所見而驗其盛也維爾句要見收事

番盛見前此猶謂然今已非復昔時景象非設言也三百維羣大約說羊有三

百羣而其羣中之數則不可盡數也若以三百爲一羣則又可數矣九十其

俾以則其餘也特之一色有九十而其餘非特者尙多正說非無羊無牛意羊

性羣則爭于而今液液然是一個和意牛則耕而今濕濕然是一個安意即

此安和便足飽無損傷無耗病所以驗其衆多而收事有以此其一驗也○徐

巖注云下四句正言牛羊之多然亦不必他求只把角之濕潤耳之濕潤一類

像其形容則牛羊衆多之景象瞭然在目矣○按周禮牧人掌六牲而阜養其

傷六物謂牛馬犬豕豕豕也此獨言牛羊車祭享所當用者耳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叶音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叶音思或負其俟音三

十維物叶音反爾牲則具叶音具

言牛羊無羣豎而牧人持兩其新飲食從其所適以順其性是以生養蕃息至

于其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行也

爾夫牛羊之盛如此吾因觀其類而見其有蕃育之盛吾尤察其性而見其

卷之十九 小雅

三

卷之十九 小雅

三

之盛置在人之順物性降飲寢訛物之各適其性也養豎維爾人之適物之性

收養有法也末二句則以其放言之考農芳草多生于下濕物從其所好而

焉故降也履充喉棘得水則運化物從其所宜而取焉故飲也物性則知思

息久則知與彼此不相謀而各惟所適焉故或寢或訛也降飲寢訛牛羊之性

自爾味四或字便見順適其性處曰或降則有不降者餘做此牛羊不具雨又

可隨地得芻而人則不能也今有穀粒饋糧便可任物所適矣只開開舉見成

非說而其言牧自可想見三十維物齊其色約有三十種亦是不可勝紀之類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叶音思爾羊來思於於就就叶音思不羣不朋叶音思

來既升叶音思

賦也蓋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於於就就叶音思羣羣也羣羣也賦也

爾豎也升入羊也○言牧人有餘力則出取薪蒸擣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不

似豎也但以手應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

爾豎夫牧養之善同有以致牛羊之盛矣而牛羊既盛牧人不困之以自適也

但見爾牧之來也常其牧事之暇或以薪以蒸以供煖爨之需時而爲牧人者

時而或爲樵人焉或以雌以雄以爲飲食之備時而爲牧人者時而或爲獵人

焉是牧力之有餘而樵獵之業舉矣使非牧之有法則供其所事且不相矣矣

阿適于池也。別人見為以薪以蒸者，爾牧仍見為以牛耳，濕獵者于牛羊之側，而牛羊多，獨置爾牧于獵者之列，而牛羊不執，牧者習于維，習于維，後牛羊習于習于說也。別人見為以維以維者，爾牧仍見為以牛以牛耳，如此，乃見牧人忘乎牧，正所以著其牧處，爾羊來思，以見牛也不言牛，而循言羊者，養羊臨而難制，牛順而易馴，羊如此，則牛可知矣。羊有疾而少損，曰虧，全壞曰崩，羊疾相汚，故曰羸疾，來者自野而鹿入于家，升者至家而鹿入于牢，曰畢，曰既，則無不來，無不升矣。○左傳，秦性以告曰，博碩肥，爾民力之昔存也，詞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癯也，謂其備廩成有也，即於於二句意。○朱豐城曰，斯蒸以俱養，雖維以備飲食，見牧人不特勤于事，又有餘力，以及于他，也有堅強之力，無虧崩之患，見牛羊不特順其性，又無疾病以致其損也。鹿之以麻，畢米既升，見人謀物情，物得人意，而無事于奔走追逐之勞也。

收人乃聚維維魚矣。維維維矣。大人占之。衆維維矣。實維維矣。
特經集說 卷之十九 小雅

案案家漆漆 下四句不知江前 案維二句不知新江下即庚酉
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漆漆衆也。或曰衆謂人也。維郊野所建統人少。顧州里所建統人多。蘇人不如魚之多。旄所統不如旄所統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為豐年。旄乃是旗則為人衆。

而譚然官收事有成之日。收人進有夢召之賦。其夢伊何。彼衆之與魚。異類也。衆之不可以為魚。昭昭也。今收人之始夢者衆焉。然不惟衆也。而若見其為魚矣。旄之與旗。異類也。旄之不可以為旗。昭昭也。今收人之始夢者旄焉。然不惟旄也。而若見其為旗矣。夫求而無旄。旄而無求。是皆物理之不可理。而朕兆之所當上問者。于是收人賦之上。命大人從而占之。以為求之生。不如魚之多也。今眾何以為魚。蓋以其以少致多之兆。朕必也。易得為休。而庶徵之威。備變災為私。而占較之明。成上之可以忘。則計焉下之。可憚厚氏生焉。而豐年之積。獲猶之魚也。已旄所統不如旄之衆也。今旄何以為旗。蓋以其以寡致眾之兆。賦必也。翰者以合而歸附之日。廣演者以萃而生齒之益繁。近之項。止于甲。歲焉。

適之彼同于四海焉。而室家之漆漆。猶之旗也。已否則衆之與魚。旄之與旗。眾人心思之素及也。是夢矣。宜至哉。夫年豐則國用足。人眾則國本固。中興與眾不可想見乎。

賦解此章上三句。言收人夢感之異。下是徵其為富庶之祥也。中興之時。而年豐人眾。自是實事。故托夢言之耳。衆維維。維維維。乃恍惚所見不可定之象。夢境如此。非似人實。而旄旄之謂。亦非人變。為魚旄變為旗之謂也。此二句未可露出多少意。占者乃收人獻夢于王。而王使人占之也。豐年室家二句。亦以其意言之。若沾滯言之。則愚矣。蓋陰陽不和。魚何以首。夢眾而魚。乃以少變多之象。故占為有年之慶。生聚不繁。旄何所統。夢旄而旗。乃出寡變眾之象。故占為生齒之繁。此四句。要發宜王中興。非復向之民靡有黎。揆諸卒。祥意見得。吾王側身修行以格天。而崇禘之風可復觀。勞來安集以奠民。而子遺之衆將更蕃。富庶之象。大夫兆于人事矣。○唐利川云。此乃收人無事之時。實有是夢。近科陳吉所許。額陽會。舉亦作實。夢說不作頌禱而言。倪玉汝云。講收人之夢。應與前王者之夢。徵有分別。要備個不識。不知混沌初開。光景。方于收人有會。○記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此詩若止三章。則一庶人之富。已耳。有後一章。便闕天下國家之大。○顧麟士云。按斯于落成。無乎考。收然未設各以占。夢紀束是文人自討活路。處子瞻赤壁之道。士蓋出于此。○愚按此詩見哀志。屬精圖治。而致牛羊之盛。循衛風。咏文公之衆心。寒澗而致。殊牝之多也。○附錄下四句。樂師藝文。非文詳。以資觀覽。○徵應于收人之夢。亦以意占之者也。夫夢衆魚。而占豐年。夢旄旗。而占人眾。皆占之以意而已。占夢不當如是。而且國家振興之象。必有其幾。幾者動之徵。吉之先見者也。而必欲以顯而後。顯者困類。而比附之。亦安能悉中耶。不知形之恍惚者。雖出于無心。而著之占。眾者實呈于有象。善占者以意決之。則所為富庶之徵。未嘗不明。明告我以。端也。收人有夢。其兆果何如哉。大人曰。收人也。而夢衆維維也。耶是夢也。收人非先有一衆之想于意中。而夢之。亦非先有一魚之想于意中。而夢之也。而何以起夢衆維維也。臣于是端策拂龜。幾為思之。以其眾矣。而未似其魚也。又幾為

案案家漆漆 下四句不知江前 案維二句不知新江下即庚酉
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漆漆衆也。或曰衆謂人也。維郊野所建統人少。顧州里所建統人多。蘇人不如魚之多。旄所統不如旄所統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為豐年。旄乃是旗則為人衆。

而譚然官收事有成之日。收人進有夢召之賦。其夢伊何。彼衆之與魚。異類也。衆之不可以為魚。昭昭也。今收人之始夢者衆焉。然不惟衆也。而若見其為魚矣。旄之與旗。異類也。旄之不可以為旗。昭昭也。今收人之始夢者旄焉。然不惟旄也。而若見其為旗矣。夫求而無旄。旄而無求。是皆物理之不可理。而朕兆之所當上問者。于是收人賦之上。命大人從而占之。以為求之生。不如魚之多也。今眾何以為魚。蓋以其以少致多之兆。朕必也。易得為休。而庶徵之威。備變災為私。而占較之明。成上之可以忘。則計焉下之。可憚厚氏生焉。而豐年之積。獲猶之魚也。已旄所統不如旄之衆也。今旄何以為旗。蓋以其以寡致眾之兆。賦必也。翰者以合而歸附之日。廣演者以萃而生齒之益繁。近之項。止于甲。歲焉。

愚之似其德矣而猶未似其家維也。家也。德也。誠何光也。思之思之神若啓之。此光初不難知。吾王從憂。憂時所以大有。後夜。子念。首不謂已示。于牧人。一夢也。王以為是。非耶。非耶。非也。胡為乎。夢家。又夢家。又夢。魚是。萬寶。告成。百穀。用登之。象也。請為。王。決。一。策。曰。來。維。魚。矣。實。維。豐。年。神。牧。人。也。而。夢。維。維。維。也。耶。是。夢。也。牧。人。非。預。設。一。旌。之。象。于。其。心。而。夢。之。亦。非。預。設。一。旌。之。形。于。其。心。而。夢。之。也。而。何。以。怒。夢。維。維。維。也。臣。于。是。端。策。拂。也。為。度。之。宵。其。旌。矣。而。未。宵。其。旌。也。又。幾。為。度。之。宵。其。旌。矣。而。猶。未。宵。其。旌。維。維。也。維。也。維。也。誠。何。應。也。度。之。度。之。神。恍。告。之。此。應。又。不。難。知。蓋。吾。王。從。哀。鴻。集。屬。之。年。所。日。以。希。底。倦。倦。于。志。者。不。謂。又。先。端。于。牧。人。一。夢。也。王。以。為。與。耶。幻。耶。幻。也。胡。為。乎。夢。族。又。夢。族。也。夢。族。復。夢。族。是。真。戶。口。番。昌。生。諸。衆。盛。之。象。也。請。為。王。卜。一。兆。曰。維。維。維。矣。家。維。維。維。若。將。夢。先。與。占。應。肩。比。斯。未。免。費。寶。不。靈。念。解。念。帶。矣。妙。在。只。拈。來。魚。旗。旗。句。多。作。研。求。推。度。之。詞。無。一。語。不。肖。占。夢。語。氣。寫。得。非。真。非。幻。似。想。似。因。年。豐。人。衆。只。畧。畧。點。提。又。能。推。出。致。應。本。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南山章全旨。通詩前九章。是詳言以刺尹氏。未是表已作詩之意。而歸咎于王心也。大抵以不平其心為主。而用人行政之非。又其目也。析言之。一章言其所為不善。而以國將新紀戒之。二章推其持心不平。而以天變人怒戒之。三章舉其責任之重。而諷刺其心之不平。四章推其用人行政之失。五章言行政用人之善。可以已亂。六章刺尹氏不能已亂。而反召亂。七章言已欲避亂。而出無所之。八章言已之出無所之者。以小人為亂。九章言小人之為亂。皆根于尹氏也。其詞雖專刺尹氏。而王不常用尹氏之意。實在其中。故卒章窮其配本。王歸之。王心以見作詩之意也。末章式微。兩心句。最重。蓋以王心為萬化之原也。王若平其心。以用尹氏。尹氏又平其心。以用行政。則天下自得其平矣。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氏具瞻瞻兮憂心如惓惓不敢戲談國况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氏具瞻瞻兮憂心如惓惓不敢戲談國况。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尹氏則民具瞻瞻矣。而其所為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困既終新紀矣。汝何用而不察哉。

卷之十九小雅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氏具瞻瞻兮憂心如惓惓不敢戲談國况。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尹氏則民具瞻瞻矣。而其所為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困既終新紀矣。汝何用而不察哉。節彼南山者曰。天下之治亂。係于君相之一心。故君而純心以任相。而公心以輔治。則天下蒙其福矣。今偽邪之不善者。蓋有由也。我敢畏威而怒官。耶。彼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而可仰矣。况此赫赫之師尹也。位則尊官。望則世族。豈非斯民之所具瞻乎。吾見居廟廊之上。與天子進退。百官可否。庶事。而用行政之。則舉天下無不瞻仰其所為。其責任不可謂不重矣。固宏尊其所為。以副民之望可也。而乃所為不善。以致禍亂。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其暴虐之威。而不放戲談。則失斯民具瞻之望矣。夫國係于民也。民心既去。則國將新紀矣。爾何用而不察哉。誠察之。則反不善而為善。庶可轉危而為安矣。

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得位之尊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赫赫尹氏其

師彼南山有實其積言日十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友為言無嘉何反惜其惡

與也有實其積未詳其義傳曰實猶積也言草木滿其旁之
映谷也或以為草木之實倚倚然皆不甚適存通重也堪病弘大憐憫怨創
亂○師彼南山則有實其積矣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蘇氏曰為
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
怨而訪譴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查嗟求所以自改也

師彼南山尹氏所為之不齊皆由心之不平彼耳師彼南山凡生于上者則皆倚
倚其長而無有于不齊矣况此赫赫師尹於具體之地而稍不平其心何哉夫
為政不平其心則用舍有一已之偏可在一已之意為政日流而民不聊生
矣是以上天怒而重之以病喪亂則弘多矣下各人怒而訪譴其上民言貶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夫

無善矣天怒人怨如此尹氏乃以天怒為不足畏人怨為不足恤曾不懲創查
嗟求所以自改其不平之心則亂終不可弭訪譴不可止矣亦何哉

亂解此章上四句言其心之不平下言致天人之變而不知省也以山之生物
均平與師尹之持心不平是反真也亦至四句止從是以以下另轉不平謂何
乃一篇之大要下數章皆自此推之也不平合下用人行政意即第四章是也
此只以心言且未可盡露存隱曰方見天變方與而未已也喪亂弘多疊上句
存隱而首神怒也民言無辜指仇誘說人怨也末句總承上二意來言天怒人
怨如此而尹氏曾不懲創查嗟求所以改其不平之心何哉恐指心言嗟指聲
言嗟字下得杜曉而不帶何故于事此之不平又由上之不齊來○馮吉人曰
師尹位尊望重所持以恭密勿之機皆非心平廷尉具入下之平而別何術重
臣凡天下之所取平者一失其平則機紐失輕重滑天怒于上人怨于下故不
平其心乃禍亂之源也○顧麟士曰天怒人怨雖對舉然民言二句自為一
連不必以民言一句對天方二句惜其句連承以拘俗說愚按雖守此兩句

連之說然畢竟大初
尹氏大言斥叶乘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言斥叶俾民不逃不弔

賦也此本均平維持毗輔乎慈空師眾也○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成而乘國
之均則是空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使民不逃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
而既不見慰乎於昊天矣則不安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我眾并及空窮也

而既不見慰乎於昊天矣則不安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我眾并及空窮也
正譏夫尹氏之不齊其心如此抑未知其位之重而不可以下乎乎彼尹氏
官居大師社稷係之以安危天下賴之以禍福實維周之成矣况職當要務政
事由之以推行人才由之以進退豈非乘國之均乎維任之重如此是安下平
其心以澤民乎以維持乎四方上平其心以我君子以毗輔乎天子使斯民各
得其所而無逃亂之憂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為天所禍既不見慰乎于
昊天矣于此而遂自引退以謝天譴可也豈安久居大師之位妨賢病國使天
降亂無已而我眾并及空窮也哉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夫

亂解此章上六句言職任之當下四指其失職之當去也尹氏三句言職任
之重四句三句言當求以盡職也曰尹氏見世臣也曰大師見朝督也曰周成
見安危存亡之所係也曰國均見萬事正直之所當遵也京師以大夫族為本朝
廷以尊官為本本尹氏以世卿之家而居百僚之上則國家根本所繫故曰周
氏乘國之均如平章軍國事一般不曰國政而曰國均正見非平其心者不能
乘其維四方以遂生復性言毗天子以承天國器言當特民言無嘉人心不相
維繫相權偏放天子幾于孤立故須維係而毗輔之律民句承上二句說茲維
四方則政行于四方毗天子則政出于天子意師得所安息何違亂乎此三句
責其必如此乃為盡職而人室亦副與其職相應末二句相承說言不平之禍
及于國者必如此也不平即上天方善瘳與亂弘多也空如空人國空人地之
類若曰人之類將滅矣蓋其言之也○此章大意維周之成是君身之安危因
祚之存亡皆其所自出也乘國之均是時政之利病生民之休戚一時其所為
也尹氏所職如此是天子待之不為不加四方望之不為不至必重平其心以

安民而君如利必其害必屏善必其害必屏以此維持四方亦即以此此職
天子使人心曉然知其為國為民而趨向從違不主眩惑迷亂斯不負大君委
任而克稱其職可以伸結天心今乃不平其心而既不見制乎天即宜引身
而退以避賢者路而久在其位使天反以尹氏之故而并禍斯民如彼其瞻之
望何哉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叶斯弗問弗仕勿囿君子叶夷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叶瓊
玕叶瓊亞則無叶瓊賦也任事內敗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殆危也瓊瓊小貌婿之父曰婿兩婿

相謂曰亞應厚也○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玕亞之小人而以其未
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
弗事則豈可以囿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
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玕亞則必皆應任則小人進矣

詩經集解 卷之十九 小雅 三子
亂責宰相而欲改本有所歸也今尹氏乃不躬親于庶政事不由衷政無統紀
庶民已不信其有為國之心矣且人必訪問而後知其賢不肖事必歷試而後
知其能不能今爾所進用之人未嘗訪于真誠未嘗試以諸報以之而事其君
是欺君也大臣盡忠體國豈可欺其君哉則勿以之囿君子也所以然者皆不
平其心之所為耳為尹氏者尚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
小人之故而至于危殆其國凡玕亞悉皆屏去使無厚之以官可也若必
皆應任則小人進矣欲國之不危得乎

此章上四句指其任用之失下示以用人之不可苟也此章方指其不平
之實而言之通重用人而行政意在其中弗躬二句引起弗問二句意頗重
在下邊不躬親便是委政玕亞了衆均而不自為政則無以慰其瞻之心故民
弗信弗問弗仕句與上弗躬弗親四弗字一例看俱屬尹氏玩弄而以其未嘗
問未嘗事者其其所弗問弗事深意方公或謂理必咨訪而後明事必更練而
後熟今以玕亞未嘗訪問未嘗歷事者其君是欺君也此以問仕屬玕亞

亦可從凡此全是心之不平而在所當改者故下舉式夷式已告之
他平心不要用途等入以誤國也瓊瓊亞未嘗考之說論本嘗試之亦難徒
以親曉通登應仕安得不囿君子而至于殆乎應者厚而任之只極其尊寵之
謂須味則無口氣語類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爾又自不奈何
引得別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于玕亞亞是也○輔慶源曰小人而登
要職顯處高位其知能既不能以昭察幾微其才力又不能總理事務其勢必
至干分委如亞以任政而小人得以進矣若能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
者則已之瓊瓊亞悉皆屏去免使汚精神而益名器則何至于危殆哉○按
此章全就尹氏用人之不平說若上章不謂何乘國之均處則只當就行政
說說用人而行政亦在內說行政則用人亦可在內空渾合亦宜次第也

昊天不弔降此鞠訕叶音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叶音反使民心
賦也爾均鞠窮亂吳垂屆至閑息遠也○言昊天不均而降此戾極之亂

昊天不願而降此非泉之變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恃而用
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
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
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讓之義焉有以見
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

詩經集解 卷之十九 小雅 三子
亂責然尹氏之忌于政事而苟于用人者抑未知天變之可畏乎彼昊天以公
物為心本至均也今則反其常而不均焉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以清寧為德
本至順也今則反其常而不順焉而降此垂災之變朕降亂雖在于天而靖亂
則存乎人也君子事必躬親無所苟且而用其至吾見朝廷之處置得宜則天
下之公論不起民之亂必自息矣用人必公無所偏倚而平其心吾見國家之
舉措合義則民心之直道以孚惡怒不期而自遠矣夫民心既定天意可回又
何有于鞠訕大戾之變哉奈之何尹氏不能也

此章上四句言天變之可畏下示以回天之道也鞠訕大戾即上章天怒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小雅

三

人怨之事，但不可以天怒人怨分屬耳。物始以禍亂言，大矣以災異言，而不均不順，正在禍替乘其上看出，不特不惠，須說得有若落言天心至公至平，何以一舉此字，由而文武成康之世，則治安，今竟若此，舉亂是為不均，天心亡愛下民，無所不至，何為降之以災亂而使之甚不聊生，以起怨謗，是為不順。君子泛言，註雖云傳王與尹氏然，適章大音尹氏，較重，觀下章曰誰棄國成，還重尹氏上說，或云君子，暗指王與尹氏，說主親總為幾，不徒委之于相，相則與君可否不徒委之小人，如屈也，王制于相而委任之得人，相慎于進賢，而能舉之無負如來也，此說亦可。說通君子泛以柄政者言，不可專指王，以末章方及王也，按以如扁始上弗躬親如夷始上式夷已，則君子當屬尹氏，若以上勿爾君子看，則君子又當屬王，故註云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依說通泛言可，勿爾四句，言持危定傾，易于反掌，所謂為政不難，人自不為耳，屈極也，如無遠弗届之屈，以心之注于政事者，言政有當為者而不為，如半途而廢也，與弗躬弗親句，反下句即在政上發，揮悶如樂之一成而闕也，少息之意，蓋張弛得當，則公論不肯而亂心自息矣，夷乎也，以心之及于用人者，言與弗問弗仕句，反下句即在人上發，揮見舉得宜，則直道已乎，而惡怒自遠矣，心則怨違，就民心說，所謂天人一理，民心悅則天意得也，朱豐誠曰，國之危亡，盡以人事，故則日月之微，山川之竭，將與必有禍祥，將凶必有妖孽，固未可盡責之人也，為天意歟，則武丁因采穀之祥而戒懼，以復成湯之業，宣王因雲漢之災而修省，以繼文武之功，又未可盡歸之天也，惟君子為能以人合天，以義制命，六心玩上，草集傳實重用人，選但弗躬弗親，有行政之苛，而不用其至意，如亞靡仕有用人之備，而不平其心，意故此章集傳，又開言之。

不弔昊天，叶韻亂靡有定，叶韻式月斯生，叶韻俾民不寧，憂心如醒，叶韻誰棄國成，不自為政，叶韻卒勞百姓，叶韻。

藏也，酒病曰醒，成平卒終也，蘇氏曰，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棄國成者，乃不自為政，而以付之如亞之小人，其卒使民為之受其勞弊，以至此也。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小雅

三

臣謹夫天變有可弭之理，而尹氏無弭變之方，是以天不之恤，而禍亂之降，靡有止息之期，始與歲月相為生長，而使斯世斯民，嗷嗷然我其樂生之心，而不得安其所矣，當是時，我也，漢有見于天命之足畏，人窮之足悲，而憂心口，既有如酒病之醒者，不知誰居天下之重任，而秉國之成者乎，顧乃不親庶政，而任如亞之小人，所以卒長一時之亂，附而使天下之百姓，受其勞弊，以至此也，豈可得而逃其責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天降亂之甚，下推言致亂之有由，禍亂之甚，總是尹氏不平所致，其曰天不之恤者，亦無所歸咎之詞，不中句，承不特不惠，言亂靡句，承務詢大疾，言式月句，言不晴而昏，謂不惠而昏，疾者，日甚一日也，蘇氏註，君子指家父言，誰棄三句，是歸咎于執政者，暗指尹氏，誰棄國成，此與秉國之均相應，不自為政，即上弗躬弗親，而委任小人是也，卒字，有終不改之意，看來尹氏亦非身為小人也，只是詞感自甚，不肯平心以親賢遠佞，惟用其所賜，是以致亂耳，說詩人曰，弗躬弗親，不自為政，可見。

彼四牡，項領我瞻，四方，音騶所騶，音賦也，項，大也，騶，縮小之貌，言駕彼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騶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騶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騶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申謹夫民皆受病，此時天下，抑何等景象耶，使有可避之所，吾猶得以自免也，奈何駕彼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騶而遠適矣，然表騶四方，則皆昏亂，內不寧矣，而外憂猶是也，京師亂矣，而諸夏猶是也，雖有能騶之四牡，亦愛愛然靡所騶矣，安得避而去之也哉。

疏解此章，是欲去亂而無可往之所，見當時天下皆亂而無一安靜之處，愛愛然若見天地之狹，而無可往矣，猶唐人有云，出門皆有礙，誰謂天地寬，原家父之心，非真欲舍其君而去，不過言天下皆亂，以著尹氏致亂之罪耳，徐陵弦云，當時以尹氏在位，而又輔之以如亞之小人，其一時之所習為，皆排擊報復之事，故君子無所適而可也，蓋尹氏在位，小人布列，君子雖欲引身而退，而

遊貴隨之戮辱及之其將何避哉是以四方無所歸而頓覺天地之隘也○詩
士按家父周大夫天子大夫也如今京官相似故云四方靡靡而東萊亦有恨
本枝葉之說

方茂爾惡相姓爾才矣既夷既憐如相醜

賦也茂盛相視憐悅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才較如欲誠詞及既夷
平悅憐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醜酢不以爲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
關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中然所以無可往者何哉以小人之心無常故耳蓋小人之性居相與也繼
一已之愛憎爲一時之喜怒方其拂意之時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才較如欲
戰兢及既夷平而悅憐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醜酢亦不以爲怪也適喜而
適怒易合而又易離方其怒也固不可運也其喜也亦不可恃也小人之性無
常如此是以君子難于趨避亦將何所住而可哉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小雅

五

而一旦誅誤遂至視爲仇讐終身不相合者此理之常亦不足怪也乃若既離
而復合方怒而即喜小人之德易反易覆好爲亂如此則必中傷善類一網
打盡身雖退避禍亦不免是以無適而可也小人之害君子往往如是○形容
其怒易轉喜就見喜易轉怒蓋小人中傷善類只在眼前所謂腹中蟻甲笑
中刀也○顧麟士云喜怒無常亦有起下章不懲其心覆怨其正之意

昊天不平我王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叶韻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
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已者則其爲惡何時而已哉

乎諱夫小人無常實尹氏使之是尹氏固不平矣然尹氏之不平意者天厚之
毒而使之也雖謂昊天不平可也揀其不平之害豈特斯民有勞孽之虞君
子無可往之所哉若見危及宗社禍及君身雖我王亦不得寧矣尹氏懷國之
禍至于如此有人心者必自懲創以求盡言之不暇矣尹氏曾不懲創其心乃
反怨人之正已者則其爲惡何時而已哉

補解此言尹氏貽患于君而歸咎于人也以尹氏之不平而歸之昊天者
有天益其疾者倘非天實爲之彼何能以六尺之軀則此莫人之譽哉非是
天亦不可作托言以指尹氏注云若天使之只是閉其衷而索其怨不平而
王亦不寧者蓋用人之日非政事之日環即王亦安得晏然于上王且不寧不
但俾民不寧而已夫今日不業已貽禍于王而况復不懲其亂將何時而已
此又淡一層說○此從上何用不懲其怨而究言之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誦訛爾心以爲爾邦

叶韻

政昏亂之所由其政心易感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
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
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東萊呂氏曰繡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
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
足與問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
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小雅

五

平諱然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我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
俱存亡者也豈得以尹氏厲威使人不敢戲談而乃紙默取容哉乃作此南山
之誦以究王政昏亂之所由以其王心之蔽而用尹氏也庶幾因吾之言改心
易感毋以私昵之心而達其聰明毋以憎愛之私而昏其虛實則用人之本端
矣若見爵閭及惡德惟其賢位不及私昵惟其能而萬邦皆蒙其福矣何有卒
勞迷亂之禍哉若然則民怨可息天怒可回此則家父作誦之本意也若
家父者亦可謂忠君愛國之心矣而時王之不悟何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作詩以窮亂本下是欲王心反正以安天下也詩人之情
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諷刺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諱忠謂誠不諱
諱而敢自載字詩人孟子亦此類也尹氏籍人之口使不言人猶畏尹氏之威
不敢言家父周之世臣與國俱存亡豈不得不言故作此誦其身危其心苦安作
誦須入用行政之失形諸篇什者究王誦只是括上九章言窮究王政之昏

詩經集解

卷之十九 小雅

美

何信尹氏。將不與民乎。正發勤王心處。

節南山十章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與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

正月章全音○通詩前十章詳說言之名亂而亂以用賢下傷小人用事而憂禍之難免大率以說言作主究其亂本則在于憂懼推其終之不可救則在于非賢此詩人所以演憂而始終詳言之也一說前六章是詳說言之事以見亂之所當憂後七章皆是刺王而言其用人行政之非也斬言之首二章言此言之憂予已三章言此言之凶乎四章言其本定于天五章言其莫止于天六章言身之無所容七章言其莫能入八章則本上之淫虐言之九章則傳其聞敗之說十章則示以用賢之益十一章言亂至而後憂予已十二十三章則言其感亂而其異乎人也

正月章全音○通詩前十章詳說言之名亂而亂以用賢下傷小人用事而憂禍之難免大率以說言作主究其亂本則在于憂懼推其終之不可救則在于非賢此詩人所以演憂而始終詳言之也一說前六章是詳說言之事以見亂之所當憂後七章皆是刺王而言其用人行政之非也斬言之首二章言此言之憂予已三章言此言之凶乎四章言其本定于天五章言其莫止于天六章言身之無所容七章言其莫能入八章則本上之淫虐言之九章則傳其聞敗之說十章則示以用賢之益十一章言亂至而後憂予已十二十三章則言其感亂而其異乎人也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絕陽用事為正陽之月也繁多訛偽將大也東京亦大也蕪憂幽憂也痒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為姦偽之言以感羣德者又方其然衆人莫以為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

賦也正月者曰其哉天人之際至可畏也從古未有天變見于上邊邪繼于下而國不淪于危凶者試觀今日之時事大有可為寒心者矣彼正日乃長養之時驚霜乃肅殺之氣今正月繁霜則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是天變于上既使我心憂傷矣而民之造為奸偽之言以感羣德者又方其大則亂又起于人民矣然當是時君臣上下依然不以為憂念我獨憂及宗社憂及生民而東京然其憂之大焉蓋事關國家非係一身之私也表表我之小心也顧慮慮患所憂者淡人皆不見顧憂之切乃至于病豈得已乎

詩經集解

卷之十九 小雅

美

事不平重在說言上首二句輕不過喚起下意耳觀註既又字可見四月純陽而霜降便含下小女人寵在以陰召防天非無故而澤災也民年雖指小人然勿太泥說言者隨口化成而無實迹之謂凡詩張為幻以圖上惑衆者皆是此如驅風卒發莫知所起止世亂人心回惑是非恍惚方有此景象孔將難忠其貽禍甚大然只說說言沸騰其勢昌熾便了念我獨今以下只承此言一透說舉朝安危利害恬然不以為憂而大夫獨憂故曰念我獨今此句是古今亂凶道也若憂之者衆則亦不至亂凶矣為社稷生民憂則所憂者大而非止一身矣故曰憂心京京字從將字生禍大憂亦大也又言我之憂所以如是大者正緣小心長懼眾皆不察而不敢顯然憂之是以隱憂而至于病也只在穴中人誰知者微隱憂之憂也

父母生我俾我疇疇不自我先不自後後正凡女言口口凡女言言口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痛病自從勞勩也愈愈益甚之意○疾病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

說言之人虛偽反覆言之好聽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愛心益其而反見使侮也

中庸夫我以愛亂之故而受病如此然疾痛則呼父母亦人情也今文母生我胡為使我而遭此病乎使亂而在我之先則有所不及見在我之後則有所不及知皆可以無憂矣今不自我後而使我適當其時則不幸極矣然所以致此者正由說言之人耳蓋人之有言必求于口而後是非為有據今說言不出于口而虛偽反覆或好言以相誇固但出于口或醜言以相毀亦但出于口而已是非公是非非公其變詐如此則國是以播惡端以惑而生亂必矣是以我之愛心益其而彼願以傷愛為端端以小心為活名反加排斥而使侮焉亦獨何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傷已之適于乎亂下推說言之害而益病于已也胡俾我瘵指上京京煩憂言瘵字即領首章瘵字來不先不後即制俾我瘵之意言此句不出我之前若我之後而使我受病至此好言是誇譽之言善言是捷誇之言

詩經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未

言就說卷上說即所謂說言也蓋說言之人安得有奸言兩自口可味言不出于口而出于口則欺而好修而善皆不可知正說言之象也愈益甚之意惟言之好聽而皆不出于口則得其好言不足者得其善言不足怒而憂心愈益已日甚一日矣有侮者見亂世人情往往與正論相反故見其僞愛以為矯辭見其小心以為過計而妄加排斥勢所必然所謂一國之人皆狂而反以不狂者為狂也一說指說言中彼有彼以為是而我以為非彼以為榮而我以為憂動與眾違使侮自不免矣徐啟法云人之出言是則俱是非則俱非人誰有能其聽者惟好聽之言皆出于口則其好也不過為不報之善而其善也未免為說言之信此所以為說言而以亂人聽也

憂心惴惴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巨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臆鳥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惴惴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僕臣國所屬亦以為臣僕其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將

以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辱而同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辱如視鳥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

中庸夫說言繁興則禍亂日甚而國之將凶兆矣是故憂心惴惴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巨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臆鳥爰止于誰之屋也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國勢之將凶下哀民生之無定也惴惴即念我獨意念我無祿民之不幸也并其巨僕傷斯民之俱不幸也民以百姓言或云任于公曰臣任于家曰僕要不必分疏總是因慮受辱之意此四句一氣從自家說起而哀舉國之人重受國上哀我哀之也我人不是詩人自言乃言已同類之人若詩人自處豈更受他人辱耶謝靈運曰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辱乎此處須以已之不臣二姓始出人之可哀來人以有位言而虞源補氏則並指上下言之較妥一說從祿祿字與無祿字同不是爵祿之祿蓋食其毛即受其祿也都底野泛指本生人之樂意言亦好末二句是哀國之將凶而無所定之詞正明哀我人斯二句之意

詩經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未

我聽之也聽他人如視鳥也借鳥言者鳥向啼背棲身合亦易散故流亡也眾稱為鳥公此章總是說為危言以動之承上章言已之見侮不足言而國之將凶可慮蓋自古未有此言煩興而國家不至于敗亡者蓋其虛偽反證之說使人消干是非而眩于名實榮賦其耳目潛移其心志奸黨並進而不得善類云云而不知邦國殄瘁由斯故所以冀微君子預為之憂也

瞻彼中林侯新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帝伊誰云爾

與也中林中也侯維始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天也上帝天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新維蒸分明可見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于天而視天反為夢夢然若無意于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飛

福善禍淫亦曰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天定則能勝人疑出於此
中書夫此言之人或亂得志無辜之人臣僕是懼則善惡之不明甚矣我將何
所訴哉瞻彼中林大而維薪小而維蒸分明可見也民今方危殆疾病既于
天視天反夢夢然不明若無意于分別善惡者何哉然此特其未定之天而民
之不幸適與之值耳倘氣化自衰而至盛世道日久而至泰則盛衰之運竟復
其常主宰之神不喪其用而天定矣將見善惡分明為善者必降以有祥為惡
者必降以百殃無有人之淫不為天所勝而禍焉者也然此有皇上帝立子
者有所憎而稱之耶蓋福善禍淫乃自然之理天特乘此理耳未嘗有私憎也
既定之天如此借乎今之未定此言者向未見禍則其為惡當何時而已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與民困無所訴于天下言天定必能勝于人以人之視物大
小甚明與天之于人善惡無別蓋反與也方始即上無辜二句意天非夢夢也
以時事視之若夢夢者然雖以善惡無所見曰言却重無意別焉上註不曰不
能而曰無意便伏下終有定時既克有定要見民心危困上帝豈不憫之其厚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小雅

聖

淫人而降之謂必矣靡人云者憑他好說天決勝却也未定既定以氣運言靡
人弗勝請家兼福善禍淫說然愚謂前說謂淫一邊言云情句方可接也。朱
豐城曰福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善者未必禍淫者未必禍則以氣化自盛
而趨于衰則常者有時而變此正其未定之時也方其未定則人或能以勝天
及其既定則天必能以勝人然則今日之受禍者安知其不為他日之禍而今
日之受福者安知其不為他日之禍乎伊誰云惜接弗勝來夫淫者禍之似若
天有所憎然加于淫則惡之公理也天何惜哉知後日之禍非憎惡則知今
日之未禍非曲庇也後定而今不定耳業不知天果何時定乎此章總要有一
大字蓋因禍人之難制而以天做揚之也

謂山蓋草為岡為陵民之託言莫之懲召彼故老訊詰之占夢及具曰于聖
誰知鳥之雌雄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
具俱也鳥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謂山蓋草而其質則岡陵之崇也公民

之能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其止也及其訊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
為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
何故對曰有由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
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贊之賢之則順
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于聖誰知鳥之雌雄抑
亦似君之君臣乎

申講夫善惡之別雖未定于天而說言之應尚賴于人當今此言警勸乃謂
山之卑矣而其質則岡陵之崇也民之說言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夫聖人知此矣
而王乃安然信之寔莫有懲而止之者斯亦惑之甚矣夫王之惑猶望有止
說之臣也及其詢彼故老之明誠否者問彼占夢之明吉凶者庶幾有以決其
是非而賴以止說也公故老者曰問歷世故于聖矣占夢者曰極數知來于聖
矣而于說言之是非幸無有能辨之者是猶視鳥之飛果誰知其雌雄也哉在
上既無止說之君在下又無辨說之臣則說言之孔將亦何怪哉

卷之十九 小雅

聖

疏解此章按通解云上四句嘆無止說之君下言無辨說之臣此說未妥莫其
之怨句概說下四句承此句言之名彼詢彼指王說不得以上下分屬也謂山
二句既非比體亦非譬喻只是大概論說言不實皆如以高為卑之類此即指
鹿為馬指鳥為鴛之意借影言之非實然也至實而可據者莫如山公謂山蓋
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則其他無實可據者又可知矣此亦見其易辨莫莫之
為蓋王方狐疑不斷莫能究察而禁止之也故老問事之多能明臧否占夢知
來之素能斷吉凶名與訊乃王之訊之也言至此証安不斷然懲止而反
名之訊之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譏諷之口誰復有能辨之者乎即召之訊之便
是其不能懲處具曰于聖各是其是不能辨決則不能自知何能知人之言鳥
之雌雄只借來以形言之是非見朝廷之上同聲附和唯唯諾諾之風也具
曰句自平日自負言誰知何句自今日時昧言大意謂平日動以聖人自負而于
說言實不知也詩義只如此不必深求○黃維章曰具曰于聖不足信已之長
執已之偏蓋皆此繁霜名變岡陵易位之世言未出口而禍即隨其後自不得

誰知鳥之雌雄

不傳為大言以欺人耳其心在懼禍也愚按陳子各復故老四句亦如此
此篇。註引子思對衛侯一段極切本旨但子思以直辭而此詩以諷諭
不詞而所以規時事則一耳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地雖厚不敢不踣音維城音斯音荷倫有音哀今之
人胡為也音胡為也

賦也局曲也踣累足也蓋長言之也存理也地雖厚也地雖厚而不敢不踣其所號呼而為此言者又
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踣其所號呼而為此言者又
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

中庸天說言莫怨世亂極矣身將何所容乎人亦有言謂天蓋高而吾之立有
若將墜不敢不曲身以求容謂地蓋厚而吾之行有將陷不敢不累足以求
載其所以號呼而為此言者實有倫近于人情而非誕漫無序也實有符近于
道理而非鄙俗不雅也誠以託言或世而禍患起于不測雖天地之高厚實重
身之無所此其肆毒其矣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我不得不敢不

詩經集傳

卷之十九小雅

聖

局不敢不踣之如此哉

疏解此章上六句言憂亂之言為有理下哀致亂之人為太甚兩謂字實是詩
人之詞只托人言以自謂耳天至高地至厚託言之世禍禍長亂而不能展布
其四體故曰不敢局是卷曲以立身之儀也卷是累足以行步之狀也四句形
容畏首畏尾不得自如之意斯言即謂天四句號是呼而長言之也自倫是近
于人情而非狂遠無稽有符是近于道理而非鄙俗不雅也蓋託言之世身在
天地間真若雜客為此言者信非妄也今之人指託言之人胡為句指託言之
禍此只言大概世道如此不備指自也託使之至此正所謂踣踣不自安也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
亦不我力

真也阪田崎嶇境項之處荒茂盛之貌特生之苗也抗助也力謂用力。瞻
彼阪田猶有荒然之特而天之抗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亦無所歸特之詞也
夫始而求之以為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然然

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幾而棄之甚其無常如此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魯天之病已下與王之用已無常正見天病已之甚也與
意以地力雖至薄猶能生物天心本至仁乃不能愛人皆理之難明者故以為
與注時惟山險也境項瘠薄也抗我足阻難阻排致前頭使彼動輒得咎也
天之抗我便是君之抗我處抗不在求時看只在執時看彼求二句是有食賢
之名抗我二句是無用賢之實求我則謂求為修己治人之則也一誠猶云求
我做個賢人務極亦好而徐依強則云非真欲取以為法不過借其聲望以為
己之重耳如不我得必欲得之不患其不得也執我仇仇謂言必抑之行必違

詩經集傳

卷之十九小雅

聖

之若若求德使不得展布意仇仇不一言之見無一事不與我爭掣也過解謂
執我仇仇即求實報已盡遺以勤勞之意力謂用力如云着實用之也非使已
盡力之謂不我力見終無一言之從一謀之用也此二句有用之實與之素之
而又不在其去之意所謂進退維谷也如此則前之所以求之者豈真有用之
之意哉大抵亂世之于賢人多如此夫始迫而出之使不得安于野終又迫而
執之使不得用于朝此正天之抗我處士居亂世擠一退而不仕耳讀此詩乃
知亂而可退猶非亂之至也以上七章皆反覆言王信讒言以致亂而與之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初為厲矣煥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廟
罔堪言也

賦也正我且厲也也火田為瘠揚盛也宗廟猶京也煥如幽王之變宗廟罔
女胡姓也滅亦滅也言我心之憂如結者為國政之暴惡故也煥之方盛之
時則寧有能壞而滅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廟而一褒如足以滅之豈得之也
時宗廟未滅以褒如淫如諛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或曰此東遷後詩也

時宗周已滅矣其言境初滅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

申詩夫我之將困而出于天而禍亂之本實王或于亂此之私也故我心之憂有如固結而不可解者以今茲之國政胡為若是其暴惡故也夫煥之方盛之時無有能獲而滅之孰意此赫赫之宗周基干文武成于成康乃一災初足以滅之以祖宗數百年之業而僅于一女子之手不亦重可慨哉

疏釋此章上四句是憂虐政之病民下言女亂之由因以備之也以前總言王信說言於亂而此又推本致亂根由言者憂之所以若精者以政之厲也而王政胡為暴厲如斯意本原之地必有過或王心者矣胡為厲句便略着未句屬如淫刑重飲之類憐之二句是反言以起下言火盛則難滅國盛反易凶也見王或于衰初如此則亂言競起亂本已成不至喪國不止文武之健廢猶存遷洛之山河如故而以一女子潛而移之狂席之間女色之傾人固如此前皆憂說言此直指褒姒滅周見王之棄信信說皆由于此滅周是未必然事周未滅也

詩經集解

卷之十九 小雅

四

知其必滅也但詩人却似已滅者方是口氣漢史云此釋水也滅火必矣唐元宗幸蜀人有來獻者詢之對曰臣伏草莽中知有此事久矣詩人即此意○鄭既漢曰人君一心善化之原苟無所蔽如大明當天草野自伏惟女色所蔽喪其本心之明是以亂言得肆天下之亂由此而成矣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究其本也○朱彥城曰樂之凶也非湯滅之妹實實滅之也紂之凶也非武王滅之妲己實滅之也幽王之凶也非申侯犬戎滅之褒姒實滅之也然樂以於妹喜而天下遂為商者以其有湯也紂以于妲己而天下遂為周者以其有武王也幽王以于褒姒而天下不至于易姓者以維有褒姒以滅之而無德如湯武以繼之也亦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其在人者未泯也應當是時天命之眷眷于周者未移也民心之眷眷于周者未散也而幽王則用嬖妾以亂于內用羣小以亂于外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劉安成曰章末四句語意反覆相應其言靡之難滅正以儆宗周之易滅真似道已然之事申痛惡或說為長且使宗周水滅褒姒方寵則詩人之言未應指斥如是也若

以下篇紀褒姒方處之語證之彼詞則又微能離作丁 似褒或之語固得焉也

怨其不懷又窮陰雨其車既載乃乘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拔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子則無及矣

此也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險阻也將請也伯武者之字也○蘇氏曰王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窮陰雨上又下虞難之將至而乘賢臣焉故曰乃乘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拔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子則無及矣

詩經集解

卷之十九 小雅

四

事語夫王外或于說言內謂于女色而致亂凶之將至如此然要其所以卒成是亂而不救者則王之棄賢故也請借車而險之彼乘車者解履險道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而知其必窮于陰雨則泥濘而車陷可推矣斯時也誠無棄爾益爾之精猶幸其蔽之不匿也願於車之既載而乃乘爾輔是失其持危之賢及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子豈能有所及哉然則國家將危而棄其賢臣至於既危而後求賢之我助其亦無及矣何以異是哉

疏釋此章論其求賢于已危而禍為難免上二句喻王者可危之勢下是傷其車賢之危上二句輕只是起下蹄重不能不用賢上棄賢亦大抵說非謂所棄之賢即執我仇仇者也終其永懷句接上淫虐求正見雖未滅公終是滅公之適如車行絕險雖無陰雨已恐載之必絕况又迫以陰雨乎永懷者思其終之安所稅駕也此句是一轉語一遇陰雨則必有所着是一轉語曰慎口密皆自君子言王固不知也其車四句一氣說下既陰雨將伯助子如魯太宗欺于高麗乃思郭元振元宗棄塵入蜀乃思張九齡不用而思之亦晚矣淫虐而兆大難之端猶夫陰雨之患也患危而棄其臣之賢猶夫輔之棄也雖主而求賢臣之晚猶夫輪載而後號伯之助也通章就車說正意請在位但蘇氏注逐句解去作文須依本文說完然後以所論之意繳之不必零碎觀入○今下章一是戒其棄賢一是勉其用賢是一申意先章皆論此章末且慢貼辨賢

意斷斷詩人語氣下真想思方見國活○麟士按第二章既皆為此則其承
續一句無論其為人自思與君子代思之皆當屬焉車未可遽屬自思○依
註承思其終則其承實何句也謂君子思之自無妨也二句須一氣所詞
承思其終即思此陰雨之暮耳不可又看二句作兩層又義又字或照既裁亦
制句法負重行遠而又陰雨泥濘轉見無可棄補之理也看古人詩只如有今
人詩無中生有乃添陰雨二字者其下文又不言其車而先念陰雨但見主意
映河之妙

無其兩輔○于兩輔則其履輔不輸輔哉○終陰絕險曾是不意○
此也固益也輔所以益輔也履輔視也僕將車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
車則輔以益其輔而又救數而視其僕則不覆爾所救而險於絕險若初不以
為意者蓋能謀其初則厥終無難也一說王曾不以是為意于
車蓋然水助于已危若防患于未甚乎彼物所以益輔而僕所以御車也使
駕車者果能無患而輔以益其輔之所不及而又履履視其僕以助其輔之

所末周則所以備患者預矣君見自備乃可以無患必不濟爾所載而終絕
險之地若初不以為意者雖有險雨不為患矣然則未賢于未危之先而禍亂
為可見者何以異是哉

卷之十九

四六

疏解此章論其求賢于未危而危終可見上三句喻思慮用賢之道下是終可
免于其難真上章句句相反輔以益輔而相即吾輔所以益國者也僕以將車
而來即吾僕所以效力者也無棄履輔字皆致戒其君之詞輔與僕對看補是
已用之賢故曰無棄僕是喻繼用之賢故曰履履蓋有輔則輔車相倚而步
之者有其具其親車載而無輔者不伴矣則僕則僕夫衆多而御之者有其人
其視載輪而駝伯者不同矣終陰絕險即上大難陰雨之意曾見時有賢
相求賢扶持便可恃以無恐不棄賢以為輔治之具猶輔之也履可資以充
國治之用猶僕之制也制治于未亂而亂不生猶不輸載而險險之下也也終
字與上終字相應不意與上承相相應國事已不可為而猶懷德曰無棄曰履
頭曰終陰絕之見親愛者之將死而尚與其生于絕望之中而轉生意外之望

悲樂痛恨念不可言○朱豐城曰輔以固輔輔以益輔僕以將車三者皆備然
後可以不覆所載玩書旨只宜重輔與僕此作三年似未是○集傳王曾不以
是為意乎句按新安胡氏解云初能知上文所戒尚可以險歷絕險之地而保
其終也顧乃曾是不以為意乎亦可從

魚在于沼亦匪兇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矧憂心慘慘念國之為危

此也沼池也矧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為生已覺矣其潛雖伏然亦矧然而
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

平講夫用賢固可以免亂今王不能然則禍亂之及將安逃哉彼魚相忘于江
湖者也今在于沼亦匪兇樂矣故其潛伏雖淡亦矧然其易見無所逃于網罟
之患也然則君子之處亂世雖善自昭晦而竟難免于禍患者亦猶是矣此我
所以憂心慘慘淡傷因攻之虛而階天下之亂以至此極也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遭亂之無所逃下念其致亂之有自也魚在四句喻身處
亂世欲自免而不能也憂心慘慘前許多意念念國之為危言為政者注
慮不止以顧天下之民棄賢不用以厲天下之衆正上初為厲矣之意此蓋俯
仰時事而復嘆之見處今日之世如魚舍江湖而處池沼矣我安得而不憂○
莊素鶴曰念國之為危追恨之詞念字最可味乃詩人一片苦心處言我之憂
心慘慘念今為國者信流弊賢洋慮不改使天下不免為在沼之魚也○韓士
抄註止完前四句曰意慮解云然君子不為為一身之安危上其憂心慘慘然
憂感者惟念國之行虐政而民罹其害耳乃補註後二句

卷之十九

四七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婚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慘慘
賦也洽比皆令也云旋也感感疾痛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殽以洽比其
鄰里怡悅其婚姻而我獨憂心至于疾病也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
以為樂也突夫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
平講夫我之憂亂而懼無所逃如此彼小人則不慮既有旨酒又有嘉殽有鄰
里怡悅以酒飯而洽比之有婚姻焉則以酒飯而怡悅之其身其家曾不慮
也念我獨憂心慘慘然至于疾病維艱禍之及身家且不係矣何暇于鄰里之

治比類類之悅怍也

既解此章上四句言小人樂其樂下言在己憂其憂也重在小人得志上彼有
四句是得志中一事便見小人安危利害不知禍之將及也此曰治比有得志
依附之意云謂其有別乘權權之意朱註引蘇軾處置形容其氣盈志足之感
亦是語有蓋小人志肆荒淫危若朝露朱註直從昏迷中喚醒之念我獨分連
下就猶云自我想起來我為有隱憂如作獨我念今受字便無有落憂者
兩勢之日傾傾亂之將及亦念及國家與生民非要止一身之謂也輔慶源
曰此章則又曰彼得志之小人惟與其親親里里聚聚以相樂而我防憂心之
甚然彼之所以自樂者亦豈能長保其樂哉○朱慶城曰言酒席散後以治比其
鄰里怍怍其婚姻惟優游無事者能之若憂亂畏禍之人則其家之不能恤而
何以治比其鄰里其身之不能保而何以怡怍其婚姻此君子之憂所以至于
疾病而自嘆小人之不如也

此彼有屋款款方有殺民今之無祿天天是祿音年時可矣音年時富人哀

賦也此小貌款款寔諷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殺祿天祿祿善可獨單也

○此既然之小人既已有屋矣款款寔諷者又將有殺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
天禍祿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獨其矣此蓋
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蠲寡孤獨也

單隱夫小人得志豈將君子受病哉而天下均受其病矣彼既然卑小者不
當有屋也今以見川于王而皆有屋是卑小而豐大矣款款然寔諷者不當有
殺也今以見用于王而皆有殺是寔諷者而富足矣夫小人皆得以安居食食
而富今之民獨在窮困之中而無祿豈天禍祿喪之也夫天禍祿喪雖曰貧
富俱受其禍也然富者優于力而裕于財猶庶乎其可也至于俸獨則力罷財
竭已不舉命亦不可哀之甚哉吁若大夫者其憂窮困世之意可謂切矣惜時
王不悟而周宗之卒底於滅而其教也

既解此章上四句言小人得志而民獨病下傳窮民之无病也此既二句亦指

境人上耶里婦姆此言既款款皆是得志之小人益合為一黨貪穢固位而

禍國家者也其貧皆人君失道所致不可不知天地間財止有此數小人富則
民必窮此自然之理今小人之屋與殺從何處得來大節魁制其民所致是馬
民無立錫之地無容石之儲可知矣方有殺方字見王正當川之乃小人得志
之日即是小民不幸之時此皆天實禍之耳然天大句亦不覺歸咎于天所以
但耳之不施窮民固無時而得虐或不改富人亦有時而哀蓋就困苦之小自
較其淺深見富人猶足支持不比俸獨之民不聊生為其非直以富人為可也
總見詭言之亂禍及生民而用賢以挽回天變不可不亟矣○呂東萊曰勞役
之甚者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自較其淺深故曰
勞矣富人哀此俸獨○袁公家云實舍學允府庫國富而民貧債可言也收公
利肥私家小人富而君子貧不可言也吁嗟乎一日天下盡起乘輿捕逐萬世
之後徒莫夫守項林大盈者而私家無罪焉是以世世小人得以肆為奸惡而

不止也○曹允大曰此詩憂詭言之甚大至于獨那國之將亡傷國政之深處
至于同登之既滅而斯民之病賢人之困又皆極其一時感慨之恩切可謂以
天下之憂為憂者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章全有。通詩八章專刺幽王用皇父而作前三章是欲言皇父之違
孽而先言災異之變所以起下章也四章言災異由于小人而皇父為之魁也
故五章六章言皇父之惡七章八章則言已遭皇父之害而歸之于命也怨
皇父止所以刺幽王總重不用其良一句而皇父則不良之尤者耳篇中紀災
異以日食為主而雷電山崩川流只帶言以甚之。按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日
食三年三川震峨山崩蓋詩作于魯向之日而追論災異之所自召非必以日
食之日作也此再詳之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
孔之哀也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文日月交會謂朔也問也唐注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于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在行于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曰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若會則月先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後朔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始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九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常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合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媵棄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衰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與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九星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其無陽故謂之十月純陽而食陽弱之其也純陰而食陰壯之其也後

卷之十九

辛

勝也後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凶之兆也
開國賦十月之交者曰天人一體也人事失于下則天變見于上今日之變不有大可異乎時推十月斗柄建亥天氣上升一陽猶未復也地氣下降六陰方用事也當其勝朔之期而日月交會之際是朔之日辛卯日也夫十月則為純陰之月而辛為陰金卯為陰木又為純陰之日陰之用事見於此之時日有食之是陰盛足以充陽陽衰不能勝陰誠為非常之變矣不為時事之大可觀乎夫日月皆天之象但月為陰精有受制之象其有時而虧者空也日為陽精無可屈之理本乃亦為之虧焉是誠非常之變也天之示變既大則國之危亂可觀而斯民必首敬其患矣不亦其可哀哉
開國賦此章十四句言日食為非常之變下言日食為可畏之大首二句將言日食之變故先起其日月之詳以見擊陰之方見也首句重十月二字言純陰之月也次者日與月交會也乃與與朔之期即九月三十日之夜十月月初一日之早也第二句重辛卯二字言純陰之日也天子有十而庚辛屬金並光之

為陰金地支十二而寅卯屬木單剛之卯則為陰木大月當純陰其日又見陰之互見陰盛可知矣日有食之重者純陰而食則陰壯陽微故曰亦孔之醜彼月句乃伴意重此日句見陽不當為陰所侵而乃虧焉則亂凶兆矣詩人哀之○孔亟日食者月食之也何休云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睹故疑言日有食之○釋錄左旋於地陳師訓曰坐北而南則東為左西為右天運降于西升于東故為左旋同道疏義曰日月之行有先後則一東一西各在一度至此而東西相合日月所行相去常六度則一南一北各有其道至此而南北相交尋常之合只是同道同道又同道則權衡相合最親切者也則月始日而日為之食又曰天道左旋日月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故日為月所掩而食諸錄曰天有黃赤二道流存中六非天實有之待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大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並黃道而九月九日而月為之食疏義曰亢富也日為火火體光散在外而內則暗月為水水體外暗而內則受光日月相對大觀切則月正當日之內暗也故月無所受之光而月食當食不食疏又曰按月近日者由陽氣壯盛陰氣不敢犯之自然退縮如水見魚至自縮也幾少退縮則彼此相去而同道必不同道同道必不同度也○劉安成曰古曆法每度九百四十分四分度之一該九百四十分內之二百三十五分然天之為體即星辰辰次亦附布之定體也天之為度即二十八宿縱橫布列之度數也天之左行一日一周而過一度自其星辰次舍度數之全體旋轉於太虛空中既一周而復過其既歷之西以度準之週滿一度是一日內共該行過三百六十六度二百三十五分也十九分度之七者以月行第十四度分為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七分也○朱子曰天只如一圓匝赤道是匝仔相合總處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日月在黃赤道相交處據時日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以食于朔者日常在上午會時月在下午而過了日故日食月食謂之開虛蓋火日外經其中實暗至明中有開虛其虛至微至特則

卷之十九

辛

食月食謂之開虛蓋火日外經其中實暗至明中有開虛其虛至微至特則

之野無分毫相差為開虛所射故食○杜預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
月二百九十年日食百餘者此則謂雖支而不食或明交而食者也在于人
若行事之所感召耳○禮曰男教不修陽教不得請見于天日為之食漢書孔
光曰日者人君之表君若無德陰陽盛衰侵凌陽明則日食應之夫幽王不能
修德行政陽事失矣而小人女禍皆陰類也相與乘惑王心而敗壞安得不取
諸于日月之災乎故下言不用其良為召災之本

**日告凶不用其行則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
何不滅**

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爲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夫其
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
矣而以月食爲其常日食爲不滅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掩之
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

爾然變不虛生惟人所召彼日月告凶而不免于食者以月不避日而夫其
變也掩日則日爲之食或元日則月爲之食也所以然者良由四國無政而紀
綱之不察不用善人而奸邪之得志是以事作于下策動于上而日月之告凶
如此也夫自感召之機而論之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但就其中而較之彼月
而食則陰亢陽而不勝猶爲未失其常也此日而食則陰勝陽而掩之何如其
不滅耶此日食之所以爲可懼也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天變之有山下指日食爲天變之大也告凶云者謂當朔
日爲月掩而日食當望日爲月元而月食以告于凶也也不作日月并有都存
月不避日上看泰日食則月不避日而月食亦是月不避日故也四國無政
二句重下句惟不用其良故四國無政此已暗指用賢受意了不用良人而用
小人分明是抑陽扶陰至乎月失其道而告凶也此日而食以此日而微稍別
前以陰陽之木體較此以陰陽之勝負較則惟其常不可死蓋說雖月食亦非
常道待較之日食則爲常耳此亦是變中之常也陰至勝陽必有大不善事爲
之感召但不知應在何事何人耳于何二字最有味不滅正打著告凶二字○

卷之十九 小雅

三

左傳昭公七年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滅何也對曰
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日食政不可不懼也○
已一日俾人二曰愛民三曰從善此說與此符異○李華與吳封云日者衆陽
之長輝光所屬萬里同舉人君之表也故日將且薄風發祭陰侯君以臨朝不
牽于色日初出與以揚君登朝後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昭明大
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體昧無光各有
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那氣起者法爲牽于女馮有所畏難日出後
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事多後使所治聞者日尤不精光明
侵奪失色那氣無規教作木起于農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極小臣
不知內事藉以日視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又云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
百思爲品千里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茲爲繩墨
望成君德春夏前秋冬北開者月較以春夏與日同通過軒轅上后受氣人大
徵帝延得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
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藉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伏矣屋大杜小
可爲寒心

燭耀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陵谷爲陵哀今之人
胡憚憚與懲

賦也燭耀電光變震雷也萃萃出也山冢萃崩山冢萃崩也高
岸崩陷故爲谷深谷崩來故爲陵憚憚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
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安忍懼修有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蓋子曰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誡之不知自負又出怪異以警懼
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而欲止其亂也

正也然今日之變不但日食而已且陰陽之愆其期注雨之爽其候當此十月
之臨燭耀電光一發而雷聲繼之震動暴厲何不寧之若是也非時失序可不
令之若是也是道變于上矣及夫大雨之後洪水爲災百川沸騰而失其順
下之性山冢萃崩而易其良止之常高岸崩陷而爲谷深谷崩來而爲陵是地

卷之十九 小雅

三

遺變於下矣夫純陰日食則以為異今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皆異之甚
是安惡懼修省改紀其政可也哀今之人初為怨天地之變而自莫德也
不至于傷厥哉

疏解此章上六句言與異之變見下言君心之不肯也通主淫雨水也而首
二句淫雨之時中四句久雨之後雷電一息有雷必有雷也觀燥燥雷光可
見雷燥燥然雷光一發而雷聲繼之雷電不可平議蓋雷不可言燥燥也雷
不足為異惟十月有此故為異耳不寧以震動暴厲言不令以非時失序言
亥月今云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仲秋之月雷始收聲又云十月虹藏不見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春地氣上洩民多流亡觀此可知不令之尊矣淫
雨之後山川失常陵谷易處俱本陰盛陽微說為各為陵因沸騰萃崩來○倪
玉汝曰雷電交作則淫雨必甚天道變而地運亦變故以川沸山崩陵谷變遷
經之人暗指幽王莫德則不能愈其用人之失即不求所以用良意○周幽王
時三川皆實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三
經集成

卷之十九

五

之季其川源必竭必竭○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起發而已電不
眩日宣示光耀而已國無陽伏而不能出陰道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莊子
陰陽分爭故為電十月雷已收聲不宣雷故曰不宣不令○李尋災異對云
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元武癸亥天地所紀始終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
修明則百川理絡脈通偏氣失綱則滿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
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頹賦滄皆川水
漂洎真兩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淫淫雷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皆在
于皇南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時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承陰之
常養也應有上下中其上位為應妃后不廟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
畔震或下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地應州但動者其異最大問者關東
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遠宜務崇抑陰以救其咎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家宰仲虺夫聚于內史厥維越反馬捕反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厥稱皆氏也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
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平所謂等士
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已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六官位卑而權重也
司徒掌邦教家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內史中大夫
夫掌得祿廢置殺生子奪之法者也馭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
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麗麗妻即棄奴也麗也方處方居其所未
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于外而變委麗或王心于內以為之
主故也

即講夫災異之變如此而所以致之者豈無其由哉彼兼總六官者卿士之職
也以皇父而為卿士則足以首天下之亂一皇父卿士進而羣臣皆盈朝矣是
故司徒掌邦教者也以番氏為之不過同惡以相濟耳豈能教五教擾兆民乎
家宰掌邦治者也以家伯為之不過比周以為黨耳豈能統百官均四海乎膳
夫掌王之飲食內史掌八法之廢置者而以付之仲允聚子則皆匪人之比矣

卷之十九

五

果能克舉其職耶趣馬掌王馬之政師氏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而以付之
氏氏則皆淫朋之黨矣果能克勝其任耶互相引類分據要途小人之黨豈
矣以至后妃所以主內治者今則麗色之妻為之其勢熾熾方居其所而未變
焉女麗之權又何盛也夫有小人以用事于外又有嬖妾以麗或王心于內此
災異所以繁興而亂以所以莫救也

疏解此不上三章說上極言災異之事此則原其所以致之者由小人用事而
嬖妾為之也蓋感故也皇父句另請中六句各自為對末句另請卿士位卑于六
卿而序之于首者見皇父小人之尤罪之首也曰卿士者見六官之權又權之
首也國有六卿以分庶政而設卿士以總六官不是太宰之屬○周禮天官六
宰所一人地官大司徒卿一人天官膳夫上士二人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
王八節之法馭馬夏官馭馬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得
失之官大抵奸臣女后勢常相倚故須歸重皇父麗妻上蓋首惡者皇父而為
之中主者麗妻也俾黨不過助之者耳方字見麗王心者正未有艾而羣奸之

毒幸安有極哉○詩人稱太極則曰叔女稱寡則曰歸妻淑之一字可盡其
賢能之一字可見其無極○此章只不用其長一句而詳言之蓋推原復之
故而歸之買稱者但見詩專為皇父所出而作故先敷之以為罪之魁蓋一皇
父進而皇父皆進矣○觀註以為之主諫以女寵為亂本然全詩自歸妻
句外不更及一言而下四章又專言皇父之惡則詩意重刺王用小人而不章
則小入女寵重而女寵又其主也○各承日食地處對曰自陛下志在閉門
未歸政事不備舉婦屢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操持專上妨礙嗣與古之
王者廢五事之中夫夫婦之紀妻妾得志講行于內勢行于外至覆傾國家政
亂陰陽皆覆叙用宗周以喪國妻媼州日以不滅此其效也又曰夫婦之際
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母
以成伯功周王惑于褒姒則德降凶昏桓彜于許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
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卑者以絕驕慢之端抑褒閔之亂職者咸得秩
各得厥職以廣雍嗣之統皇白華之怨後宮親屬使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

卷之十九 小雅

美

抑此皇父皇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叶韻我獨憂田卒汙音萊音曰子
不狀音則然矣音
父之類相妻為之權未有閉門治而天下亂者也
風也抑發時時隱隱之時也作動即就卒蓋也汙停水也萊草穢也我害也
○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從而與我謀乃遠微我獨憂使我田不
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
○然小人用事而皇父實為之魁以皇父之惡言之抑此皇父自作亦已豈
自以為不時欲吾聞古之聖主存后尚不降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與作謀
及光惠爾胡為動我以從而不就我以謀使吾民曉然知其意乃遠微我獨憂
使我後于遷徙而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矣且曰非我為是以我汝乃下
供上役之常禮耳天下供上役固禮之當然豈有動大眾作大事而不通衆志
不盡下情者哉其不仁于下也甚矣
疏解此章上六句是述當時以從民下是說大義以責民也承上言王用小人

皇父為其皇父之罪歷歷難言即以今營向一事言之而其虐民不仁貪利不
忠亦可見矣自此章以下通是言皇父之首惡首二句是度皇父之心其位
智而自用也胡為二句見其恃勢而發作也三代之君不敢鄙其民以從己
之欲每有與作謀及庶民如楚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曰
胡為我作云云微我二句勿以居食封者恭微我特屋正是動民以徙田卒汙
萊又見從居之流弊故不得以事其田時也未二句是責民以從之詞兩曰字
要者本不暗而曰豈不暗木哉民而曰子不戢正見德崇暴自大處○孔疏小
人自矜謂本無不當皇父以親寵封于樂內既封即樂都邑今言人居之先毀
墻屋而後今遷邑人廢其家室故述其情以責之○王臨川曰此章專言皇父
尚惑而害及于民也○宋禮城曰微我特屋則無以安其身田卒汙萊則無以
食其力

卷之十九 小雅

美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音擇三有事音侯多藏音不慈音造一老俾守我王音
擇有車馬以居音徂音向
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
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夏商
侯惟藏也慈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辭有事馬者亦富民也徂往也○言皇父
自以為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為卿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
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擇三夫皇父作都不能不仁于下而且不忠于上彼求仁賢以自助任者皆以
事君古人不放私便其身而以人奉君固如此也今此皇父自以為聖而其
作都于向也不知賢善之當求而惟有見于貨財之可欲三卿之擇實難多藏
之人皆是而問之聖乎夫既拘于私則必忘于君矣彼皆在王室者可以保土
躬而補王侯者也則不強留一老以為天子之衛但擇夫車馬之多者與之以
若于向邑而凡可以自利者無不為矣是皇父之心知有身而不知有君非不
忠而何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自聖而造賢下言忘君而專利總言其作都徇利而不忠

也。孔聖二字分明指出皇父實弄聰明。自謂其自聖。故謂大謬。不足畏。人言不足惜。謂君子未必勝已。謂小人未必不事。所以不肯求賢。而高人也。欺君害民。皆由于此。○按左傳。桓王與鄭。二邑。向在其中。則向在鄭。都去西偏千里。而遷皇父以親。實得封東都。內入。按蔡溪陳子。曰。見時。則鄭都。而皇父私邑。乃在東都。蓋皇父官在周。而管邑下洛。自為。其六。王東遷。遂為魯內之國。○左傳。管子取于向。向。安。而歸。魯人。入。向。以。氏。適。以。是。知。皇。父。亦。姜。姓。也。三。事。是。三。卿。之。官。孔。氏。曰。皇。父。封。魯。內。當。有。二。卿。今。止。三。卿。蓋。僭。比。于。列。國。之。諸。侯。矣。不。特。道。一。老。其。故。收。為。私。用。只。是。傾。自。家。便。不。思。為。國。把。舊。日。者。德。之。臣。盡。皆。斥。去。不。留。以。衛。王。也。曰。怨。非。惟。不。能。誠。心。以。圖。之。亦。不。肯。委。曲。以。圖。之。也。未。二。句。與。意。侯。句。相。應。三。卿。多。藏。指。費。者。言。蓋。富。民。之。以。防。進。者。皇。父。即。以。之。為。卿。耳。據。有。中。馬。指。聚。之。富。者。言。曰。有。非。一。人。之。詞。也。如。漢。徙。富。家。以。資。五。陵。之。意。○大。抵。人。臣。一。有。自。聖。之。心。舞。後。富。人。以。為。富。每。殖。厚。利。以。自。私。如。國。前。老。成。上。所。倚。以。為。重。者。國。有。富。民。又。王。所。恃。以。為。安。者。今。皇。父。屏。黜。老。成。使。朝。廷。之。上。為。之。一。空。而。即。其。民。間。之。有。車。馬。者。亦。俱。挑。揀。以。實。私。邑。觀。言。其。自。私。自。利。如。此。○上。言。皇。父。之。遷。都。非。時。動。眾。以。賊。平。民。況。其。不。仁。此。言。皇。父。之。作。都。貪。利。自。私。而。棄。平。君。見。其。不。忠。○謝。登。山。曰。皇。父。素。器。臣。者。能。而。不。用。不。能。強。留。一。老。以。守。我。王。其。不。忠。甚。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名。亂。之。由。亦。曰。則。政。者。後。俊。又。在。厥。服。西。周。之。人。實。先。于。此。使。皇。父。乘。政。能。留。一。老。以。守。我。王。如。周。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焉。有。其。未。至。于。身。辱。囚。也。皇。父。之。罪。莫。大。于。此。

卷之十九 小雅

天

賦也。皇父多執。孽災害也。嗚聚也。皆重稅也。職主執力也。○言龜勉從皇父之役。宋當告勞也。循且無罪而遭譴。然下民之誣。非天之所為也。嗚呼。嗚呼。皆多虛以相說。而皆則相憎。專力為此者。皆由說口之人耳。○皇父之惡如此。則吾人之被其害者。多矣。故屈勉以從皇父。非時之

雖勤其事而未嘗敢告勞也。我之自盡如此。空可以勉告矣。猶且無罪無躬而遭說口之譏。其誰執其焉。然此下民之誣。匪降之自天也。彼其嗚呼。然和菜而不乖。齊齊焉。重復而不厭。聽其言也。雖若愚附以相若。而于其背也。實則附想以相憎。專力為此。以交構禍亂者。皆由于說口之人耳。于天乎。何尤。夫我人被害于皇父。又被謗于皇父之左右。如此皇父之遺害于民者。何如哉。○疏。此章上四句。言供職而遭謗。下推被禍之由于謗也。承上遭皇父之害來。皇父剛愎自用。必有信小。依托附和。以肆其惡。忠者。故被徒者。傷感而為此言。龜勉從事。即從前遠從之役。大畧是圻內之民。故下云。悠悠我里。無非句。詩人自謂也。說口器。指皇父所用小人之與。非而且見說。而况其言勞乎。此即下民之誣。非降自天。即呼起由人句。相聚而言曰。嗚呼。再三申說。曰。嗚呼。皆為相悅情狀。而轉作使相譏。此可見而交而情不孚。口是而心則非矣。職。謂由人。與非降自天句。相呼應。正指下民之誣。言之。謗人之反覆如此。乃皇父所用之小人。而好說者。實由皇父。信不可以歸咎于天矣。

卷之十九 小雅

天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民莫不遷。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徵。我不敢。我友自逸。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瘁。病。美。餘。樂。微。均。也。○當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為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眾人皆得逸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救我友之自逸哉。○疏。夫說口之害如此。亦將如之何哉。彼皇父以一人之私。而禍天下之民。固無一處之不病矣。而我心悠悠。得憂我里之甚病焉。誠以四方雖困于財。然猶有羨餘也。我則積屋徹矣。田計粟矣。而獨居憂。為凡民雖疲。十力。然猶得以自逸也。我則龜勉從事矣。不敢告勞矣。而獨不敢休焉。我里之甚病如此。豈人所能為哉。良由天之所命。不均其美。而逸者。命之通也。其美而勞者。命之塞也。命之所制。吾亦安之而已。豈敢不安于所遇。而必救我友之自逸哉。夫以皇父之惡如此。則小人之黨。能妻之。始皆可推矣。災變之來。豈偶然哉。嗚呼。人既

陳其學復推其由而以安命終之其與可謂賢矣

疏解此章上六句言已之被禍尤甚下即天命以自安也我里是皇父封內孔
癘且空說四方二句財盡不勝其求民受二句力疲不勝其役正見其孔癘也
曰民莫不遠且美者被害之至視天下之苦無甚于我耳不是真遠且美天命
句承上四句來指貧富勞逸之不均言之乃無所歸咎之詞末句正見其安天
命也我友泛言即四方之民自遠還字單指遠樂說不必兼行美此下遠從之
意較切○謝靈運山曰君子不以一身之憂為憂亦不以衆人之過為非此
人命有窮通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者如是而已不敢傲我友之自逸其詞甚
婉其志堅而不可變也○陽伯祥曰凡人之情已處其樂不知人之憂已處其
憂但見天之樂彼其自傷之手故視天下之苦無有甚于我者天命有窮通故
人事有得遂兩不敢字與不敢言勞意詞俱是畏皇父之虐懼而不敢也說者
俱作安命之意不似罪皇父矣○我不敢傲我友自遠八字句詩之八字者獨
此與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耳○此詩始而極言日食災異之變終而歸咎女龍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小雅

二十

小人之惡亦欲其惡備修省去好遠也收其政也夫何幽王不遠天戒而後
姬皇父之寵任如故雖免乎驪山之禍矣○翼奉奏災異封事曰臣奉竊學齊
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地地震之效察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
雨亦不足多過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地地變
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
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變于面體病則大申動于貌今年太陽建于甲戌律
以庚寅初用事曆以甲午從春曆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
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于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
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性以明規規必有異姓以明
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遷異姓疎而難通故同姓一異
姓五乃為平均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
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借過度臣竊上言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
之長策也陰氣之甚不亦立乎○李尋與王根論災異書曰書云天聰明者言

崇宮極權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經尊術士翼漢舒布陽臨
四海少微處士為北宮輔被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野易也取法於此
天官上相上將皆謂面正朝委資其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
勉也昔秦穆公悅譏諫之言任仇佗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凶悔過自責思
黃髮任用百里奚卒霸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
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未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
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輔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于孫安國家者曰
曆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
動參人民彙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許道各取將至徵兆為之先見明君
懼修正側身慎固神禍為福不可救者即當備以待之故社稷無憂禍見往者
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撥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孽為彗大寇之
引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說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此獨未
效聞者更以水泉湧溢宮闈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溢于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小雅

二十

極揚之色羽氣乘而起風積雲又備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虛不雷雷清
為孽然以隕星流彗推頌上見日蝕有背向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
不吹洪水適欲壅滯流雪冠欲掃除改之則有年凶期故屬者趨有變改小
亦指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右漢無已也何况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
按羅天士任以大賦指開詳依測抱虛未遂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肯
族善備忠稟天文敗地運漏理邪陰泄瀉太陽為主結怨於民宜以時警退不
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治誠子孫之禍不旋日而至或治或陰陽積歲成之
低昂見效可信者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爾無正章全首○通詩七章總是責難散之人當以各領爾身句為主前四章是
言天變人難之患而相責以忠下言出言往仕之危而勉之以義折之則首言
儆懼之災以見羣臣所以離散之由而次章則正言其難散之事三四章遂言
王雖為惡而人臣自當盡職自當盡言五六章又商體其情而言時勢誠難改

情歸切人臣之說亦不宜如是之忍然水又窮詰其情而正言以貴之見終不
可托詞而不近也○世亂君昏去者原非得已作者亦絕意于其君而屬望于
其臣之意○此詩特御所作故曰曾是特御云云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注饑饉注斯伐四國注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注彼
有罪注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注

賦也浩浩廣大貌吳亦廣大之意嗚呼大德惠也發不熟曰饑不熟曰饉疾威
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胥相鋪猶也○此詩饑饉之後琴臣雖散其
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
人如何昊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遂為此乎彼有罪而饑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
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于死則則如何哉

不謂賦浩浩昊天者曰臣子不幸而際國步之艱尤其所當効力者豈可以時
之不善而遂潔身以去乎試以今之時言之彼浩浩昊天以福履為德者也今
乃不大其德而降此饑饉之災以斬伐四國之人彼覆之德安在哉然天之罪
所以惡忍使其出于感則必將怨善人而棄有罪矣如何昊天疾威曾不與
慮圖謀而殺伐此饑饉乎彼有罪者舍而置之于饑饉死地則是既伏其
辜矣猶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于死則則如何哉夫以有罪無罪之
人而同被饑饉斬伐之災天之不憫吾人甚矣嗚呼不亦大乎

詩經集傳

卷之十九

三

疏解此章始為怨天之詞以發端也蓋推本饑饉之禍見琴臣之所以去者以
此上四句言天之降災下仰禍及善人者以証之須一氣說下非兩段意不可
上下平對元氣廣大為昊天仁覆閣下為昊天故以昊天言不駿其德以昊天
言其疾威天非有二也昊天既元氣廣大而反臨其憂受天以仁覆閣下而反
疾其威所謂勞苦功高未嘗不呼天之意首四句輕輕敘過而歸重昊天疾威
弗慮弗圖二句正上下相關處不駿其德且虛看下一句正不駿德之實降喪
二句兼有罪無罪皆被禍言有罪指諂言之人無罪是不為諂者以無罪之民
而與有罪者俱被滅亡正是弗慮弗圖之意重無罪一邊說舍禍置之于飢饉
伏則明正其罪也與史記伏誅伏字同韻就饑饉言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勛注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注邦注
侯莫肯朝夕注庶曰式滅覆注出為惡注

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
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諂之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勛勞也三事三公
也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滅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而天
變人離又如此庶幾曰王改而為善乃覆出為惡而不悛也或曰疑此亦東遷
後詩也

申謂夫饑饉存臻則危注立至蓋立國必賴宗族以相翼今周宗雖未滅而已
有既滅之兆矣但未知天之所命屬于何姓人之所歸定于何人也然夫顛沛
危之責吾猶于諸臣焉望之奈何危注之兆人心解體彼正大夫本與我共事
者今乃退而離居使我獨以身而任其勞莫有知我之勞者矣三事大夫有
官守者也則莫肯夙夜以盡在公之節抑君諸侯有民社者也則莫肯朝夕以
子尊王之義此雖未離居而已無有任其責者矣是不惟天變而人離又如此
庶幾曰王改而為善也今乃反出為惡而不悛則滅亡之禍必矣天變豈可得
而回人心豈可得而挽哉

詩經集傳

卷之十九

三

疏解此章正言其離散之事上八句言有易姓之兆而又人離之甚末二句則
咎王不求自善之道也言人離實承上天變來註中天變人離不並看還重人
離上周宗既滅玩註將有字只是據其有既滅之兆而言之兆不是天變人離
蓋已有將亡之兆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則滅亡必矣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
民之所定也正應一宗字正大夫六句所謂羣臣離散者是也離居解官也
正大夫見羣臣皆散莫知我勛猶云無與共事者只是言其離居而已非勞逸
不均之說三事大夫是內而有官守者而莫肯夙夜奉公邦君諸侯是外而有
民社者而莫肯朝夕見此雖未離官守其心已不在朝廷矣庶曰二字是
莫望之詞為惡即後章好佞惡直也覆出為惡則絕望矣夫上有創身修行之
右而雲漢之詩尚有散無友紀之言上有覆出為惡之主而凡百君子能無驚
折離居之憂言外見君若改行吾亦無暇責臣而其如君之不可復望何也○

美事曰此章責臣之意而責王之意其責則責臣之不齊也○
人職一日正二曰師三曰司四曰旅五曰府六曰史七曰節八曰衛○十月
皇文律三有奉注三卿也此章注三公也蓋王有公侯止行卿

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指諸臣也○言如何乎
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指諸臣也○言如何乎
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
王之為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

事諸天王之為惡如此使其能遵法度之言則知所以懲創而改圖矣如何吳
天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如彼人之行運急迫而無所底至也安望其能改惡而
從善乎然為惡者固王之過而敬身者實臣之忠凡百君子尚其夙夜朝夕而
各敬爾身可也夫人已一心不敬其身是以人為可欺而不足畏矣吾恐身圖
雖可便而人論不可誣爾則不相畏乎且天人一理不相畏則拂人之心者乃
所以違天之理其不長亦甚矣豈可不畏于天乎知天人之當畏則知吾身之
當敬矣

疏解此章言王不見聽而已不可忌其忠敬也上而句言王之為惡無已下因
責人臣之當敬如何昊天緊頂覆出為惡來呼天即指王也○疏后山曰不是
以昊天指王是呼昊天而告以王之不聽言也更直截辟言不信就指王說即
下章所謂不能言不可使者法度之主曰辟故法度之言為辟言夫法言正人
主之藥石而猶然不信誰肯改圖猖狂恣行又安所不至此只皇上王之為惡
起下臣之當敬身耳凡百君子即上正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諸侯矣敬爾身者
反離垢之身而夙夜朝夕以肅官常供職業也夫事出人乃可議之于已初其
出于白為將誰護乎黃維章曰只不去便是敬身不必廣說末二句語氣抑揚
正見身之當敬去者以離散為優游居者以挽回非善能事故曰不相畏各敬
便是相畏相畏便是畏天言初不相畏乎豈其不畏天乎臣之事君天制之也
故以天為言直提天來警戒他並無人已天人兩層○馮吉人曰王縱言下

信而舉朝默然辟言亦何由上聞此處亦見不敬爾身之意○此與下章
君臣之大義以漢責難散之人此說王不聽言下章聽言則答說王即有時聽
言而臣每不肯盡言也

戒成不退如叶餓成不遂皆指我替御憐憐曰瘁凡百君子真肯用訊
反聽言則答謂言則退

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替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替御
之儀蓋如漢侍中之官也憐憐愛我瘁病訊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為惡
不退儻儻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替御之臣憂之而憐憐日瘁也凡百君
子真肯以是告王者雖正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
謂言及已則皆退而離是莫肯夙夜朝夕于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
之義豈可以若是忍乎

臣雖然而君子之敬身者竟何如也自今觀之惡者寇之招今兵寇已成而人
雖而王之為惡不退是玩寇而寇亂將益進也不善者變之兆今飢饉已成而
天災而王之為善不遂是樂禍而飢饉將益甚也此正人臣盡誠于王之將也
乃自我替御之卑近者憂之而憐憐然日益憔悴而凡百君子真肯肯以是兵
寇饑饉告之王以圖所以修省而消弭之即或王有所問而欲聽言則答之而
已不敢盡言而惟恐其任咎一有謂言及已則或退而離居或退而莫肯夙夜
朝夕引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愛國不如愛家之深其自
為計則得矣而于君臣之大義能無愧乎

疏解此章言王為不善而羣臣無忠告也上四句言王之不善而已獨憂之下
責羣臣之不盡言戒成二句總括上天變人難覆出為惡之意輕點王之玩寇
樂禍以起下當以此訊王也戒成是說人難而不退則有玩寇意飢成是說天
變而不遂則有樂禍意註為憂是浮虛辭對還善是易淫虛而修德更實賢而
用賢也皆我二句承上二句說前言我助而此又言憐憐日瘁正是他能使身
處羣臣之莫訊即指兵寇飢饉說應上辟言不信見王雖不信而羣臣不可以
不言也聽言與君必聽之言始答之謂言言有可謂之機不必說到辟及已方

卷之十九 小雅

卷之十九 小雅

卷之十九 小雅

卷之十九 小雅

卷之十九 小雅

卷之十九 小雅

卷之十九 小雅

卷之十九 小雅

卷之十九 小雅

卷之十九 小雅

卷之十九 小雅

退讓言則善是而從者也。諱言則退是長罪者也。而從則不盡其情。得罪則

真誠不能言匿言是出

賦也。出之也。疾病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奸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得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嘆之也。

中庸。夫凡百君子。其愛身之周。而謀國之博。如此。雖然。未可厚非也。方今言之難。其矣。彼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衷哉。此不能言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豈非忠言逆耳。而足以招尤負禍乎。佞人之言。當世之所謂能言者也。巧奸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

卷之十九 小雅

李

地。豈非誠詞順有。而足以取寵榮乎。忠佞不分。禍福反易。此言之所以難也。既解此章。言忠佞不分。禍福反易。也。上二句。是忠言反獲其罪。下是佞言反獲其休。不能言。即上文所謂諱言。而直指其成。成不。亂成不。遂之。失地。匪古是出。期忠誠內。誠言出于心。而非但出諸口。以苟譽。而己。難躬。是身家其禍大則罪之。加之。小則排斥之。及也。巧言。謂浮浪。不根。徒事。巧好。以取辨于口。如木之。旋耳。匪舌。句。與巧言句。相反。看忠言可哀。以其獲罪。佞言可矣。為其處休。與堪嘆息。此重上三句。見直道之難。容下三句。雖一正一反。正以見其可哀。不可與上平看。徒費之。而不知時勢之難。處。不體其情之痛切。則似。不近人情者。而彼將以有辭矣。惟體貼至此。而君臣之義。亦正有不可恕者。彼將何辭以解我乎。讀至此下二章。不惟不見貴之之意。並似代為去者。解嘲矣。愈道愈近。愈婉愈切。立言之妙至此。

經曰。于任孔棘且結。反。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反。賦也。于任棘。急。危也。蘇氏曰。人皆曰。任任耳。曾不知任之為甚。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也。直道者得罪於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任之所以難也。

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任之所以難也。

甲。雖然。不惟言之難。而任亦難焉。當此之時。人皆曰。任任耳。曾不知任之急。且危也。何者。君子之任。本欲以行道。今將守正不阿。直道事人。與王之所謂不可使也。云。不可使。故動輒得咎。謫責如。豈不得罪于天子乎。又將屈已。而時在道事人。與王之所謂可使也。亦云。可使。則害養身。公論。為。不見怨于朋友乎。夫直道。則得罪于君。枉道。則見怨于友。此任之所以急且危也。夫言之既難。而任又多患。則兩難。飯而去。而莫肯用。訊者。吾亦知其為此之故矣。然巧言虛休。而忠。缺獲罪。直道見抑。而枉道見容。此亂世之常事也。使皆感時而去。則國家事。誰與支持耶。百爾君子。試思之。

疏。此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首二句。嘆任之難。下申言任之所以難也。棘是急。遂而無所伸。始是危。懼而無所容。不可使。即上不能言之人。可使。即上巧言之人。但直道在道。所則者。大不專在進言上。說看兩字。總是忽然難。羣之時。貴尚登。居天下。是非榮辱之途。親管之。則不懼。怕。適度之。則生。疑。畏。其。不肯實。試于所使。大事如此。今上。則得君。下。願公。議。看。方。見。任之。急。且。始。諺。意。只。重。正。人。一。邊。如。魏。玄。成。危。言。侃。論。太。宗。曰。我。視。之。更。覺。難。如。豈。不。如。飛。鳥。極。人。○。此。上。二。章。似。去。者。代。他。自。解。免。之。詞。言。下。見。得。我。非。不。體。汝。苦。情。但。所。謂。教。身。者。不。如。此。耳。若。云。凡。百。君。子。之。難。居。者。豈。得。已。哉。則。是。以。彼。為。當。然。乃。怨。之。辭。不。可。復。責。之。以。遷。于。王。都。矣。

卷之十九 小雅

李

謂。爾。選。于。王。都。曰。子。未。有。家。家。反。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謂。離。居。者。思。猶。言。憂。也。○。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任。之。多。患。如。此。故。擊。臣。有。去。者。有。始。者。不。忍。王。之。無。臣。已。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于。王。都。去。者。不。聽。而。托。於。無。家。以。拒。之。至。於。愛。思。泣。血。有。無。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平康大爾今固不仕而去矣我也惟惟爾汝復還于王都處發同心共濟以爲
夜朝夕于王也奈何故不見能乃托言答我曰子未有室家然觀其所言至于
原思泣血無有言而不疾痛者蓋體禍之深而不欲還故形于色而托于言者
有如此也然今日之不還謂之懷禍則可謂之無家則非也昔爾離王都而出
居于外之時亦誰從爲爾作室以待爾之出乎則今之還也亦當不患于無家
矣而重可以足辭我哉然則非真爲無室之故也持祿保身而謀自逸焉耳君
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怨乎百爾君子其試思之夫以魯御之臣既指其身以當
大難之衝又况諸臣以爲戮力之計其于君臣之義朋友之信爾無負矣有臣
如此亦由王終不能用何哉

疏解此章不上二章而言蓋即去者不欲返之情而因語以責之也謂爾還于
王都者正視其風夜朝又教身以事王也遷字正對出居字看曰予句是去者
之托詞原其情則以言之難能仕之多患非爲無家也憂思而至于泣血憂之
極也無言不疾即是病疾而涕出者勿作另有此異病的人看此二句一事就

卷之十九

小

下只就去者就出居與作室俱自去王都而言觀註曰昔之去也自見○孔氏
小注云若爾從王都出居于郭外之時誰復從爾作室耶亦爾之自作且爾
今若還于王都亦可自作何當以無室爲辭此說極明○黃幼玄曰此詩雖原
其始急之情而終責以還都之義其于君臣之分可謂至矣蓋矣莊生云君臣
之道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知言哉否則不合則去人土竟孤立而無助也耶○
馬古入曰此詩魯御之臣所作而情詞悲婉切切忠厚之意蕩然如首言天變
人離而嘆王不知改圖若初無意于責之者既言王雖爲惡而人臣自當盡職
自當盡言後又曲體其情而百時勢誠艱汝情誠切獨其離散而去亦不應若
是怨然也隱諷之旨令人心折○楊伯祥曰讀此詩使人不敢言明傳二字然
君子處亂世身在事外乃可用此二字若身在事中止用得一敬字除此皆存
免矣故我友被矣各敬爾身各敬爾儀敬而聽之詩人屢言之也○顧麟士按
觀此正大夫離居之後二句則大全豐城朱氏謂其肯風夜朝夕不必皆爲離
居者其說甚善亦不必如俗家執定詩柄不去者貴去便謂舉朝無一人也而

亦是人補撰須看其活動○古昔御以上大夫有道德者爲之無事則從容
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此古昔御之所以爲
也○劉安成曰詩文四章言行我誓御惟德日瘁固可見其作于魯御之臣矣
但一章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還于王都曰子未有
室家似是東還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之同還于東都故見于詩
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則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
所謂赫赫宗周衰如滅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三詩猶皆
爲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于上而國風作于下于是春秋託始于魯公實爲平
之四十九年也

兩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歐陽公曰古之人於
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
武之類是也今兩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

卷之十九

小

嘗讀韓詩有兩無極篇序云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
詩篇首多兩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到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
句今檢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詩御之臣
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爲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新文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經集成卷之十九終

卷之十九終

詩經卷之二十

小人之什二之五

小人之什二之五。通詩上五章皆利王惑于邪謀而不... 謀而惑者以邪謀也。三章言謀之不斷而發其無成。四章言謀之不立而愛其無成。五章言非無邪謀。但正不能用耳。總以謀猷相通。何者。下而歸。符于王之不勝。中間極陳亂世謀夫之象。論論章言小人喜同而惡異。其地應言小人乎。智而讓過。哀哉章言小人忽大而爭細。正所謂小人可與也。○全詩利王而不... 第一王字。即疾威之布。亦托之于天。此其立言渾厚處。

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遘。何日斯沮。謀猷不從。不臧。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

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昊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猶亦孔之印。無日而止。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何不善之若是乎。彼幽遠之昊天。本仁覆而下者也。今如何有疾威。敷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僻無日而止。千謀之善者。所當從也。乃不能斷以從之。謀之不善者。不當從也。反感以用之。謀猶回遘。如此。則國事日非。危難立至矣。故我觀其謀猶。亦孔之印。也。豈待諱之既敗。而禍之既至耶。

詩經此章上四句。是答王為。謂之。備下。正指其為謀之。而淫曼之也。昊天二句。無所歸咎之詞。謀猷邪僻。其心術不正。何惡不為也。謀之成不臧。王成者。債事。言謀猷者。即下文。且。言其善而。有。之。大。猶。之。所以。康。國。庶。民。是也。不臧。即。求。末。之。言。而。論。言。民。者。是。也。謂。猶。謀。于。上。謀。猷。及。下。謀。之。之。謀。皆。指。衆。人。說。謂。猶。二。字。有。折。讓。論。曰。謀。由。是。見。之。施行。曰。猶。曰。不。從。曰。覆。用。便。是。不。能。斷。以。從。善。我。視。二。句。即。有。末。章。喪。亡。之。禍。所。伏。意。故。詩。人。觀。而。憂。之。○朱。豐。城。曰。謀。不。從。所。謂。惡。人。之。所。好。也。不。臧。覆。用。所。謂。好。人。之。所。惡。也。

此之謂拂人之性。而必施夫身。故我視其謀猷。亦甚病也。論猶亦孔之哀。亦反於謀之其成。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亦孔之印。

千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言小人在位。方其意氣之相。如則。論猶。然而面以相和。及其心志之不一。則。誠。然。而。背。以。相。詆。小。人。之。情。狀。如。此。則。足以。論。猶。乎。國。是。象。敵。乎。王。職。此。正。國。家。之。大。可。慮。而。特。事。之。大。可。哀。者。也。惟小人之情狀如此。故于謀之善者。惡其與已異也。則俱指以為非而違之。謀之不善者。善其與已同也。則俱指以為是而從之。是非。不。可。不。善。惡。勝。于。折。衷。謀之。顛。倒。甚。矣。我。視。其。謀。猶。亦。何。能。有。定。哉。此。所。以。憂。王。心。而。王。猶。之。邪。僻。者。職。此。小。人。等。之。矣。

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

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

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

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

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

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

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

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

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印。

賦也。集厥也。卜筮數則演而龜脈之故不復告以所測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其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迫。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于道路哉。

中。夫謀之無定。如此亦何以成其謀哉。彼卜筮所以決乎謀也。但初筮則告數則演而龜脈之。不復告以所測之吉凶矣。亦猶謀夫所以成者。謀也。但有所適。則則謀可成。今謀夫孔多。則是非相奪。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矣。所以然者。蓋人之為謀。固肯于博而斷之。則在于獨。今上無所斷之明。使人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成敗之責。而決其謀之是非者。此所以相奪靡定。而謀之無成也。猶不行不迫。而坐謀所適之處。謀之雖審。亦何得于道路哉。

頭解此章是精神以若人謀之無成。下原其所以無成也。謀神意輕。不獨引起之詞。直諱夫上。發言盈庭。正諱夫孔多。誰敢執其咎。正是用不備。蓋諱論不關利害。則人得各進一說。事後期當成敗。則人皆互相推諉。倘以一人獨斷。而事或不成。則答有所歸矣。自古持兩端者。惟恐成則則來附其功。敗則獨當其罪。故

其謀往往如此。如宋高宗紹興之際。秦檜張浚之徒。和議盈庭。不以國是為慮。所謂誰敢執其咎也。于時若趙鼎李綱輩。欲執其咎。而竟為邪議所屈。國事遂日非矣。使高宗能專斷。其謀猶何至于此。此與下章俱指小人為謀。言誰敢執其咎。昔小人模稜首鼠情狀。註無肯任。時諱作君子畏小人。而不敢指其非。固厚然君子豈盡無肯任責。即為小人所沮。而不肯任。豈有持兩端之理。末二句是却行求道之警。諱而不行。徒作一場話。說如訪問路程。雖熟。而非身親走過。終是茫然。竟何得之。有此空用。正意說起。方是賦體。○輔慶源曰。洪範云。謀及下。筮夫謀。貴乎博。故諱及卿士。諱及庶民。今乃以諱夫孔多。是用不備者。蓋彼之所以謀。不過適眾人之情。而王之者則一人而已。而此之所謂謀夫。則是各盡其謀。故是非相奪。莫知適從。所以其謀終亦無所成就也。○天下之事。皆起于謀之不平。而成于心之有已。是以至于紛紛。而無濟。惟上不執一。担心下亦不執一。成心。或朝見為議。而野奉為章。或聚據其謀。而獨成其斷。建議者期于利。圖而不必以身為礙。齋議者期于適用。而不必以意為程。此所以為大公無私。

卷之二十四 小雅

之適也。宋之盛也。佐命之臣。能決大計。守文之相。能持大體。而已既而新法之。讓個于國事。紹述之謀。接于紹聖。調停之說。未已。而當讓能生讓。讓能生讓。而功則鮮矣。可馬尤曰。謀之貴多。斷之在獨。謀之多者。非詢人之謂也。斷之獨者。非自用之謂也。謀必資斷。以立故。無益庭筮室之議。斷必因謀。以用。故無備。信獨任之失。蓋事不斷。則患謀多。事至而斷。謀之多不多。皆吾用也。夫而後可以斷。異為同。亦可以化邪歸正。可以捐眾任獨。而讓不紛于眾。亦可以執兩用中。而法不出于調停。又何患謀多而不果哉。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適言是聽。維適言是爭。如彼筮室于道。謀是用不濟于成。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循道。經常適也。○言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于此。

卷之二十四 小雅

謀之工師而謀之聖人則室必不能成也。樂也。自有工師。此先民也。且有龜鼎
此大猷也。莊子曰。凡謀出于正則同心以濟。固是必有盡一之說。惟曰。聖
謀則家言。清亂是非。遠也。人各逞其胸臆。而不顧國之利害。故迄無成功。

國靡靡也。或否。民靡靡也。或否。或謂或又。如彼流泉無
淪。以也。謂其反。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應天也。多也。艾與又同。治也。淪。行相也。言國論難
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有善者焉。有
者。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得以至于敗
矣。聖哲謀。蕭艾。即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

再講夫王之惑。邪謀而無成。如此。豈以今世無善謀之可用乎。乃今謀夫孔多。
國論靡靡。定矣。然有思之德。庸而作聖者。有非聖而為否者。又如飢饉流散。民
數雖頗多矣。然有親之德。明而作哲者。亦有聽之德。聰而作謀者。有親之德。恭
而作善者。亦有言之德。從而作艾者。凡此皆先民之程。大猷之經。言之善而可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

五

用者也。但王惑于邪謀而不用。則雖有聖哲謀蕭艾之善者。不能自存。將如
流泉之。不返而淪。得以至于敗矣。王有不斯以用之。而使之至此耶。

疏解此章上五句。是歷舉可用之善。下深著不能用善之弊。聖哲等。皆是人之
善者。其謀必善。不可就此以此五者。作善謀說。或聖或否。重聖字。要說得國論
者在人。有信而用之。則聖者可以資。唐沃。哲者可以謀。論思。謀者可以計。議
而庸者艾者。可以範威儀。而備顧問矣。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而
消阻于屏棄。斷喪于流落。如流泉之往而不返也。求句。根據人說到國事。王不
用。便指棄流落。言這些人。俱淪亡也。善既沉淪。國亦真之俱敗也。淪。以流淪言。

敗。以流淪言。無論善無字。要玩有戒其無使之至此也。○察左。嚴曰。此望以
賢。正是前三章。諱字有歸。若慮然。止此。賢者名目。而不放聲言。用賢。如其善之
無益。而申之無濟。直付之流泉。一嘆而已。○按洪範五事。一曰。猷。二曰。吉。三曰。

慎。四曰。思。五曰。睿。曰。泰言曰。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庸。從作艾。鳴作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有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
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之慮。不能及。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
與國亡家之禍。隱于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懼及其禍之辭也。

再講夫王之不用善。如此。則喪亡之禍必矣。我其能以無憂乎。彼虎之不可從
搏。河之不可徒涉。此患之易見。一若此者。固足以知之矣。至于喪國亡家之
禍。隱于謀。猶邪僻之中。希非搏虎馮河之類者。恬然不以為憂也。豈非人知其
一。而莫知其他乎。然則今日之禍。雖未形。而機則已著也。故衆人不以為憂。而
吾獨有見于此。而深憂之。戰戰而恐懼。兢兢而戒謹。如臨深淵之恐。墜。如履薄
冰之恐。陷也。善察其機之所伏。自不得不致其懼矣。然則王其憂我乎。邪。謹而
斷。以從善。以弭無形之禍。可也。吁。若大夫。亦有憂國之忠者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在人無遠慮。下言在已有隱憂也。首二句。呼起其知一。句
暴虎馮河。只借以言禍之近。易見。人知其一。項上二句。亦不可不察。暴
虎馮河。人字。指君臣言。他是指喪亡之禍。隱于無形者。隱于邪謀不斯之中。
故曰。無形。然雖指喪亡之禍。而詩人語氣含蓄。說者只以隱憂伏禍言之。便是
人。樹能見。已不能見。未敢暴虎馮河之外。其禍機之伏。有更深者。誰測知
之。暴與馮為二。而曰人知其一者。謂明于此。一類。而昧于彼。一也。恬然者。方
謂察遠非人所作。而且目安于今日。任禍者又謂。患至非吾所獨。而且曰。禍于
他時。諱禍者。方謂太平無事。而安得為此。妖祥之言。忽暗者。又謂目前。可憐。而
何必為此。未熟之戒。夫人者。有回車之責者。也。苟知之。方能救之。人皆莫知。則
禍不可支矣。故曰。懼之。而曰。戰戰兢兢。言其將值其禍也。如履言。現在
于禍也。又就其戰兢兢者。而形狀之也。雖云。隱之。及已。是則。隱字社之隱。憂而
廟堂之上。曾不思斷。以從善。以弭無形之患。謂之何哉。○君子之戰戰也。區夫
區夫。或靡于焉。燕安。和康。或才。巧。凡厥有謀。皆以暴虎馮河之心。為心焉。焉。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

六

區夫。區夫。或靡于焉。燕安。和康。或才。巧。凡厥有謀。皆以暴虎馮河之心。為心焉。焉。

區夫。區夫。或靡于焉。燕安。和康。或才。巧。凡厥有謀。皆以暴虎馮河之心。為心焉。焉。

區夫。區夫。或靡于焉。燕安。和康。或才。巧。凡厥有謀。皆以暴虎馮河之心。為心焉。焉。

區夫。區夫。或靡于焉。燕安。和康。或才。巧。凡厥有謀。皆以暴虎馮河之心。為心焉。焉。

也其遺乎○上章以其不助不決而受禍不可救此章以其不明不決而禍不可避也○揚伯詳曰朝廷之謀謀國社稷之安危漢時之制固有大理使公卿以下議故治河之議不決遂致滔天之患豈鐵之議不決遂有病民之憂以至唐之律州宋之重州其謀之者非一人其議之者非一日而卒至帝世豈非叛爾西夏之策者皆謀之不決致之也然則受亡之禍不由于謀之不決者乎○愚謂天下之謀論不可廢係乎謀與斷之善而已治功安報也則斷精率作之議是而後柔率制者非矣治體安舉也則博大含弘之議是而後細切者非矣蓋一者安守也則規隨循往之議是而後智亂法者非矣隨境者必務也則懲奸別弊之議是而因循蹈常者非矣已不必是而人是之則舍已而從人衆人不必是而君子是之則舍衆人而從君子一時不必是而後世是之則舍一時而從萬世其言非其人是吾用其人言之當不當則置之其人非其言是吾用其言心之有所為與無所為則置之成敗賢之事理邪正歸之人品是非付之公論細紀擬之朝廷又何讓論紛紜之足慮哉

卷之二十

小宛六章

小宛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蘇氏曰小宛小宛小宛小宛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雅雅者謂之君受大明宛宛升鶴焉意者孔子剛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小宛章全吉○通詩六章總重求無辱于親意以謹儀教子作取而辨察才一敬字轉到末路更洗發出敬之情神折言之首重憂亂而合及于親所以發相戒之端二章相戒謹儀以善其身三章相戒教子以善其後四章相戒進善以無辱乎親兼謹儀教子言也五章相戒以廣求自善之道六章相戒以法賢而存敬懼之心皆求無辱于父母也○此正謂此篇孝親之禮重而大樣講方與前篇愛國大夫忠君之意略相同不亦愛及親而全解作君子之役何足道哉此意解

宛宛小宛鳴鶴飛辰天○我心翼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此○此大夫遭時之恥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宛亦喻我而至于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為相戒之端

甲○此小宛者曰鶴其性于解法行莫離于辱先故我先人有親以胎至今然彼若河漢之泉我兄弟可不以此為戒乎是故宛彼鳴鶴之小鳥遠凌凌之鶴亦喻我而至于天矣其戒夫飲啄山梁玩湖澤而忘大忠者歟况我兄弟自擊時亂心切憂傷豈不思身之所自由而念昔之先人乎是以當明發之時此心之恩慮前勤終日之事為方始即取取不寐而有懷乎二人焉蓋父母首身之所自出使生存者之不謀即臨死亡者之玷辱夫安得而不念哉

乙○此章上四句與己之念乎親下言因時而有懷乎親也鳴鶴雖小而展天努力然也況我心之憂傷而能念昔之先人乎此皆勉強以求其至者故以為與鳴鶴人而於天與已受稱而念昔與至四句止取義謂二句與四句者非是上四句取與只是論其理下明發二句方寔言之故為另轉念昔先人只空

卷之二十

人

空發前人之可念下二句正言于此時念之念先人是念其所生之自將何以無不不是空念明發不寐言天明發則人不寐乃事為思慮之始也夜至且而天光開發人之良心亦與俱發故懷二人之念雖無時不然而爾明發為尤切此時取取不寐惕勵自新皆從此起下風與夜寐正明發不寐意也深二人即是念先人有努力求進不如先人不已意在謹儀教子正育家中所為之事也然其章乃發端之詞語須合前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將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者用鹿港子酒一于醉而日昏矣。凡我兄弟尚當以齊聖為法以昏亂為戒。示以各飲酒之威儀。使無沉湎之失可也。所以然者。蓋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世道日趨于亂。將無反治之期。時之可懼甚矣。使于此不教。則非自善之道。爾可得而免乎。

疏釋此章上四句。言人之儀有得失。下則相戒以謹其儀也。免禍莫先于自修。自修當以齊聖為法。以彼昏為戒。飲酒在齊聖中。抽出尤當事者。言之。溫克在儀上。說克勝也。我不為酒困。便能勝于酒。困于酒。則為酒勝矣。豈是專務酣飲也。日當衣冠也。敬儀是平日存心嚴飭。所該甚廣。而飲酒亦在其中。天命者。國家大命也。爾亂將至。非修身無以自免。如南容言行能謹。可免形骸便見。○敬之。恭曰齊思之。府曰聖德。以德言。不必分兩人。一醉日當。形容沉湎之人。漸漸沉湎。蓋其初僅一。而日甚一日。遂不可回也。與溫克正相反。曰齊聖。曰彼昏。不台儀而儀可知。儀雖在外。敬則由衷。勿漫看儀外工夫。一說。天命就一身之禍福言。天命去來。只就敬不敬上。此是敬揚使敬之詞。

卷之二十 小雅

中原有毅音庶民采音之音嶼音嶼音有子音嶼音嶼音負音嶼音嶼音之音教音誨音爾音于音式音毅音似音嶼音嶼音之音

與也。中原。原中也。故大豆也。嶼。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居。嶼。上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嶼。負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式。用毅。善也。○中原有毅。則庶民采之矣。以與善道人皆可行也。嶼。嶼。有子。則嶼。嶼。負之。以與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與而。言也。嶼。之。以不惟爾。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

○中原有毅。則庶民采之。而嶼。嶼。有子。則嶼。嶼。負之。而化其形。其善道。獨非人之可行乎。不似者。焉不可教而似之乎。故我兄弟之教誨。爾。子。也。當知。嶼。嶼。降。來。本具乎。真物。一原之。嶼。而。有。教。無。類。尤。萬。子。宜。異。反。同。之。機。當。用。善。道。之。可。行。者。以。教。之。化。其。不。似。者。以。歸。于。似。使。子。之。敬。儀。由。我。之。敬。儀。可。也。如。是。則。爾。身。既。善。爾。子。又。善。其。德。其。可。免。矣。

疏釋此章上四句。與下二句。言當教子以善而化之也。善道人皆可行。下以善可教而似。此二意。直至末二句。方可說出。蓋在欲人易曉。故即于與處先解之。耳。若依註。逐句分。則反似此。謂非與體矣。教子所以終采毅之。與。似。字。所以終嶼。嶼。之。與。見。善。道。人。皆。可。行。其。即。吾。人。之。教。子。不。似。者。可。教。而。似。其。即。吾。人。之。嶼。嶼。平。緣。以。四。句。與。而。句。然。起。以。兩。意。與。而。意。也。設。字。得。廣。上。文。齊。聖。溫。克。亦。在。其。中。然。大。抵。不。離。毅。字。似。字。直。是。在。表。身。上。使。之。克。亦。不。止。求。其。有。我。也。修。身。而。復。欲。教。子。者。只。是。子。者。親。之。後。子。之。不。善。亦。親。之。厚。故。教。其。子。使。為。善。也。

題辭彼脊令音載飛載鳴音我日斯邁音而月斯征音夙夜寐無黍爾所生音叶黍稷反

與也。題辭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播。則而汝黍。稷也。○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各當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夜寐。各求無辱于父母而已。

○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各當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夜寐。各求無辱于父母而已。

○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各當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夜寐。各求無辱于父母而已。

飲也。韓詩作任。鄭志之。韓曰。朝廷曰飲。○愚不食粟而今則率抄取粟矣。病
寡不食粟。今則宏岸宏獄矣。言王不恤。無辜。陷之于刑。律也。恐不可不求
所以自珍之道。故操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日而能善乎。言操粟以見其貧。喪
之甚。

○此章係教子。固無所于。視矣。然家亂之世。禍不可測。幸能信然而無憂
乎。故文交采。尼本不食粟也。今則率抄取粟矣。非其性矣。哀我。窮家。本不食岸。獄
也。今則宏岸宏獄。非其法也。國有不中之刑。則民無可措之手足。我可不求
所以自珍之道乎。然趨避之路。我不能以周知。于是且隨持其粟出而卜之曰。
誰能教子。我固以此為自善之道矣。然則罰加。莫知趨避。恐非二者可以免
也。不知自此之外。復有何道。可以自善。而無貽父母之憂乎。神其為我告焉。可
也。

○此章上四句。與刑之。下求所以自善之道也。以物性之反常。與刑律
之失正。二爻可憐。有舉手挂。網。難。動。足。觸。機。辨。意。末二句。承言時事如此。則
誰能教子。而外安知無憂之。夫非常之變。不有出于思慮所不及者。故又。繫。栗
而卜之。于神。如。屈。原。卜。居。之。意。言。執。吉。執。凶。何。去。何。從。心。指。倉。皇。不。知。更。如。何
而。後。可。以。免。禍。耳。操。栗。者。因。貧。故。說。得。貧。相。亦。難。言。話。不。必。自。言。貧。窮。之。甚。○
○此章。係。教。子。之。法。矣。然。非。風。骨。努力。則。當。此。刑。罰。不。中。之。世。日。何。能。教
乎。中。間。兩。殺。字。亦。有。相。照。應。意。○。前。三。章。念。祝。之。意。蓋。災。然。受。厄。之。意。既。切。切。
戒。之。心。無。窮。故。又。提出。世。禍。可。畏。幸。當。工。夫。未。必。速。能。自。免。而。更。思。自。善。之。道
以。起。下。章。

○此章。係。教。子。之。法。矣。然。非。風。骨。努力。則。當。此。刑。罰。不。中。之。世。日。何。能。教
乎。中。間。兩。殺。字。亦。有。相。照。應。意。○。前。三。章。念。祝。之。意。蓋。災。然。受。厄。之。意。既。切。切。
戒。之。心。無。窮。故。又。提出。世。禍。可。畏。幸。當。工。夫。未。必。速。能。自。免。而。更。思。自。善。之。道
以。起。下。章。

○此章。係。教。子。之。法。矣。然。非。風。骨。努力。則。當。此。刑。罰。不。中。之。世。日。何。能。教
乎。中。間。兩。殺。字。亦。有。相。照。應。意。○。前。三。章。念。祝。之。意。蓋。災。然。受。厄。之。意。既。切。切。
戒。之。心。無。窮。故。又。提出。世。禍。可。畏。幸。當。工。夫。未。必。速。能。自。免。而。更。思。自。善。之。道
以。起。下。章。

○此章。係。教。子。之。法。矣。然。非。風。骨。努力。則。當。此。刑。罰。不。中。之。世。日。何。能。教
乎。中。間。兩。殺。字。亦。有。相。照。應。意。○。前。三。章。念。祝。之。意。蓋。災。然。受。厄。之。意。既。切。切。
戒。之。心。無。窮。故。又。提出。世。禍。可。畏。幸。當。工。夫。未。必。速。能。自。免。而。更。思。自。善。之。道
以。起。下。章。

○此章。係。教。子。之。法。矣。然。非。風。骨。努力。則。當。此。刑。罰。不。中。之。世。日。何。能。教
乎。中。間。兩。殺。字。亦。有。相。照。應。意。○。前。三。章。念。祝。之。意。蓋。災。然。受。厄。之。意。既。切。切。
戒。之。心。無。窮。故。又。提出。世。禍。可。畏。幸。當。工。夫。未。必。速。能。自。免。而。更。思。自。善。之。道
以。起。下。章。

○此章。係。教。子。之。法。矣。然。非。風。骨。努力。則。當。此。刑。罰。不。中。之。世。日。何。能。教
乎。中。間。兩。殺。字。亦。有。相。照。應。意。○。前。三。章。念。祝。之。意。蓋。災。然。受。厄。之。意。既。切。切。
戒。之。心。無。窮。故。又。提出。世。禍。可。畏。幸。當。工。夫。未。必。速。能。自。免。而。更。思。自。善。之。道
以。起。下。章。

○此章。係。教。子。之。法。矣。然。非。風。骨。努力。則。當。此。刑。罰。不。中。之。世。日。何。能。教
乎。中。間。兩。殺。字。亦。有。相。照。應。意。○。前。三。章。念。祝。之。意。蓋。災。然。受。厄。之。意。既。切。切。
戒。之。心。無。窮。故。又。提出。世。禍。可。畏。幸。當。工。夫。未。必。速。能。自。免。而。更。思。自。善。之。道
以。起。下。章。

○此章。係。教。子。之。法。矣。然。非。風。骨。努力。則。當。此。刑。罰。不。中。之。世。日。何。能。教
乎。中。間。兩。殺。字。亦。有。相。照。應。意。○。前。三。章。念。祝。之。意。蓋。災。然。受。厄。之。意。既。切。切。
戒。之。心。無。窮。故。又。提出。世。禍。可。畏。幸。當。工。夫。未。必。速。能。自。免。而。更。思。自。善。之。道
以。起。下。章。

今之世刑極矣。雖有與我同取之。價值征選。送曰。子有教也。能發乎中。而教乎無已。果木可也。雖谷可也。履水可也。教候教在。既征選。殺在身。其教在。在。心心。危而宗安。亦甘之矣。我能教也。無子。能教也。世世無。感家有。宗之。格。若止。惟其身。國無。殺士之名。自可。其元氣。吁。人知。世。之。家。多。子。誰。知。先。哲。之。後。亦。有。泰。人。鴨。鴨。兄。弟。可。則。也。已。○。喻。急。而。推。厲。此。泰。也。擊。而。呼。鳴。近。于。越。○。論。題。中。一。夜。子。作。主。實。中。全。神。格。法。句。法。字。法。無。一。不。道。康。尤。幸。夫。且。不。知。有。漢。何。論。骨。規。○。國。禍。不。可。測。防。身。不。密。多。至。覆。宗。敗。厥。相。勉。與。無。惟。法。厚。親。其。思。苦。其。情。危。故。言。言。堪。作。策。銘。

小宛章句六句 ○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讀者必欲為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濮。氏。曰。此。詩。兄。弟。相。戒。之。詞。或。是。其。人。嘗。有。德。之。敗。序。謂。刺。王。非。矣。感。念。存。沒。意。極。懇。至。每。語。之。令人。悽。恰。也。

小宛章句 ○通詩前六章。是敘見棄之事。下是原見棄之由。首章。傷已無異見。以。傷。思。棄。之。二。章。極。言。受。傷。之。甚。三。章。反。其。不。見。愛。之。故。而。歸。咎。于。天。四。章。嘆。已。之。不。見。容。五。章。嘆。已。之。不。見。顧。總。之。皆。是。見。棄。之。事。也。六。章。別。上。章。而。傷。王。之。忍。七。章。原。其。心。之。忍。以。其。越。于。法。也。末。章。又。原。夫。誰。之。起。也。于。王。之。易。其。言。也。○。此。詩。哀。怨。本。肯。伏。在。末。二。章。蓋。忍。成。于。信。讓。讓。起。于。易。言。此。是。讓。禍。根。由。而。非。有。罪。可。廢。也。要。字。一。篇。制。領。篇。內。凡。七。見。之。心。之。憂。矣。一。日。語。之。何。其。詞。尚。後。二。日。疾。如。疾。首。切。于。身。矣。三。日。不。避。假。非。可。也。皮。無。有。休。而。四。日。章。莫。之。知。則。無。所。控。訴。而。合。卒。意。道。放。終。之。以。滿。爾。也。

升 ○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讀者必欲為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濮。氏。曰。此。詩。兄。弟。相。戒。之。詞。或。是。其。人。嘗。有。德。之。敗。序。謂。刺。王。非。矣。感。念。存。沒。意。極。懇。至。每。語。之。令人。悽。恰。也。

何者。怨而慕也。舜流于夏。天曰。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說。蓋如此矣。云知之。何者。怨而慕也。舜流于夏。天曰。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說。蓋如此矣。云知之。

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

何不幸而過其學乎。夫升飛之勢。斯則歸飛提提而趨安閑之性矣。今民皆。有父子之親。而莫不善也。我及被父母之棄。而獨罹于憂。曾斯之不如矣。反。而思之。忘者我之有棄于天乎。不知其何辜于天也。抑我之得罪于父母乎。不。知我罪伊何也。思之。而不得其故。是以心之憂矣。亦安之而已。其將奈之何哉。○。此。章。上。四。句。與。已。不。得。于。親。下。致。怨。慕。而。安。之。也。以。鳥。之。得。所。歸。與。已。之。失。所。歸。益。反。與。也。鳥。幸。鳥。能。反。哺。故。與。意。有。取。于。此。宜。自。被。廢。如。窮。人。無。所。歸。提。提。上。者。一。歸。字。可。味。民。莫。不。教。者。言。人。皆。有。父。子。之。親。也。我。獨。子。罷。者。言。已。獨。遭。棄。逐。之。苦。也。何。辜。于。天。天。即。親。也。不。敢。斥。言。之。二。何。字。重。致。其。奇。以。釋。被。廢。之。由。故。有。自。反。無。缺。意。此。與。舜。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略。同。但。身。以。已。為。必。有。罪。矣。自。則。以。已。為。無。罪。而。疑。其。有。何。事。也。意。味。自。是。不。同。勿。謂。太。如。云。如。之。何。者。無。可。奈。何。而。安。于。廢。之。之。詞。

卷之二十四 十四

卷之二十四 十四

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何不幸而過其學乎。夫升飛之勢。斯則歸飛提提而趨安閑之性矣。今民皆。有父子之親。而莫不善也。我及被父母之棄。而獨罹于憂。曾斯之不如矣。反。而思之。忘者我之有棄于天乎。不知其何辜于天也。抑我之得罪于父母乎。不。知我罪伊何也。思之。而不得其故。是以心之憂矣。亦安之而已。其將奈之何哉。○。此。章。上。四。句。與。已。不。得。于。親。下。致。怨。慕。而。安。之。也。以。鳥。之。得。所。歸。與。已。之。失。所。歸。益。反。與。也。鳥。幸。鳥。能。反。哺。故。與。意。有。取。于。此。宜。自。被。廢。如。窮。人。無。所。歸。提。提。上。者。一。歸。字。可。味。民。莫。不。教。者。言。人。皆。有。父。子。之。親。也。我。獨。子。罷。者。言。已。獨。遭。棄。逐。之。苦。也。何。辜。于。天。天。即。親。也。不。敢。斥。言。之。二。何。字。重。致。其。奇。以。釋。被。廢。之。由。故。有。自。反。無。缺。意。此。與。舜。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略。同。但。身。以。已。為。必。有。罪。矣。自。則。以。已。為。無。罪。而。疑。其。有。何。事。也。意。味。自。是。不。同。勿。謂。太。如。云。如。之。何。者。無。可。奈。何。而。安。于。廢。之。之。詞。

愚其類者如此今我分屬儲君見其類忘其本宗之重蓋為皮外之物如柳
病之木憔悴而無枝而曾不記憶之矣是以心之受矣我自憂之我自知之而
人真之知也

疏解此章上六句與已之不見思于親下與人之其類其愛也處性易寬猶
其群唯性以介亦求其區以物類尚能相親與已反見進而不容親也壞木
無枝即股仲文所謂生意盡矣蓋見棄于親無復生全之望家莫之知寧字是
怪嘆聲口隱痛在心徒自傷其苦言我何何見棄更無人印也証人字且足說
離合親其親人在內尚本可說出然雖是泛說亦有真王感憤意○壞木無枝
是舉被廢廢情之狀與上舟流無船情景一般俱不可涉比體○上柳斯此
虎斯如首章斯斯斯字皆語詞

相去彼投尚或先上條外之行有死人尚或墮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
矣亦條外

與也相親投奔行道埋乘執墮也○相被投逐而投人之死尚或有哀其
窮而先脫之者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斃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也
今王信讓乘逐其子曰親投免死人之不如則其乘心亦忍矣是以心愛而投
罔也

疏解夫父母之棄我如此抑何其心之忍耶相被投逐而投人之死與我不
類也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行有死人與我非同氣也尚或有哀其暴斃
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况父之于子天性之愛也今乃棄逐其子
我如母般也如壞木也曰親投免死人之不如矣其乘心亦忍乎故我悲傷
父子之道廢痛骨肉之離薄心之受矣涕既隨之而不能以自已也其將何以
自解哉

疏解此章上六句與下三句其忍下言已心其愛也人以人竹有不忍之心
親之獨忍此是反與日向則雖未盡然而亦未必盡無投免者同其非
類尚或先之可以見愛物之心矣死人者同類而非同氣尚或墮之可以見主
民之心矣况親親之心甚于仁民愛物乃忍之使如此忍字是不憐憫對

忍讓者作殘忍之忍恐非人之語親意忍處從上而段叔學上見其用信讓
逐等字涕淚以愛心而致蓋不欲切于中故涕泣形于外耳涕出無聲見悲之
極○姜事息口秉心字有得清猶云存心處心也說則秉心維忍正是感之以
一體至情動之以休惕良心肯有本心未泯者必當收歸不違矣而滿王敬錫
沉淪始終不悟謂之何哉○唐荆川云五章以前多為致怨之詞此又下章則
唯自怨而遂怨其親矣

君子信讓如或降叶市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摘音外矣析薪音外
矣舍音外被有罪予之音外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有親親睦睦之明下與言親界已之非也信讓四句正見心
之忍處惟忍則信讓如降而有情不舒以究之也凡飲酒一醉往而必復
至醉則受而不返不舒究正見上直受意不究恨不思來句如思愛必不違
受之言而究察之矣○朱禮賦曰說者之言未達可信骨肉之親未必可離使
上而加惠愛焉則猶有憐隱之心也舒條而究察之則猶有是非之心也今于
我則不加愛是無憐隱之心于誰者又信之而不加察是無是非之辨矣
此將不惠不舒不舒不可依伐木二句以人不如物為與伐木不安必斃其

王惟讓是聽聞之而即信如受時得即飲之曾不以天性之說少加惠愛而
留意于傾軋之間舒條究察以致其非之弊焉夫苟舒條而究察之則說者
之情得矣何至使我乘逐耶彼伐木者尚倚其端以為之恐傷其本根而有愛
護之仁析薪者尚隨其理以施之依其本文而有析理之智皆不妄挫折之也
今乃舍彼有罪之讓入而加我以非其罪初不察其言之類末斷其理之商直
會伐木析薪之不若矣不亦可哀也哉

難恐傷其本根也折薪不妄必隨其理欲迎刃而解也與起疑竇意水二句界
人不當則是妄也舍彼有罪非其承譏言而不罪已猶言不問有罪與否而
擬以相加也絕嘆其不惠不究也○持如持角之持三方持之恐木顛而本傷
也此與下句全重不妄推折意○南宮云此章或過云王所以乘心之忍若以
其忍而持言故耳恐未受善人推忍心故信譏而乘于忍不惠不究之語其
意自見蓋此章只說王信譏棄子以轉上章乘心雖忍之意未嘗指用譏人及
觀無易由言之語則知譏之投間亦非專起于譏人也只緊連上章直講得當
此見固是亦似太拘

莫山匪泉君之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遊我梁無發我術
我躬不閱過恤我後

賦而此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于其
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譏也王于是卒以象奴為后伯服為
太子故告之曰毋遊我梁毋發我術我躬不閱過恤我後其辭也東萊呂氏

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謀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
之將劾功于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
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

申謙要其說之所以得入者亦由言語以為之階耳彼莫高者匪山于而或
陟其巔莫深者匪泉乎而或入其底今官闈之內非山之高也非泉之深也則
窺伺而動者必有人矣君子于此尚當慎審其言語不可以意同之所欲遷移
者而輕洩于言語間我易其言吾恐在王之左右者耳屬于垣而竊聽之將以
王之言語竊上之意同而譏生矣然則我之見棄執非強此為之階乎然我
今雖見棄而梁我梁也我亦不忍忘吾之故處爾無得而遊我之梁焉苟我
我不忍忘吾之舊事爾無得而發我之術遊雖梁發為去復事耳今我身
且不見容何暇顧我已去之後哉夫始則原其見棄之由終則致其自決之詞
悲其之情莫切于此矣然而當父子之愛則其怨也怨所當怨也其請怨而不
怒者歟

卷之二十小雅 十九

此章上四句推本見棄之由下因托喻而致其絕意之詞也是賦指王
說下是比猶似似伯服說山猶陟其巔則不得其高泉猶入其底則不得其深
宮闈非有山泉之高深也王當日自不當易其言使禍垣之耳得以傾伺其詞
致有今日之事譏之入由王有以致之而歸咎于垣垣者亦小弁之言也由言
未必是廢立之言只意向纒有所左右便令小人得以潛伺而竊聽也便施
姬夜半之泣誰聞之而誰聽之以傳至于今幾之可畏因兩喻也一說云人心
險于山川匪山莫險其高匪泉莫險其深一言之易出而屬垣便生患矣此說
亦善又顧麟士云按樂傳或陟其巔或入其底當在耳屬于垣處補出大意
言莫高匪山則安無人得陟可易其言矣莫深匪泉則安無人得入可易其言
矣然君子無易由言言則或陟或入皆得屬耳而聽之無所掩也如此方覺四
句一串從來作兩段出落者非是○垣字即貼山泉無妨蓋于此六義既屬賦
與謂山蓋卑一制字有假借而變為正說也又劉上玉云按麟士山泉說于四
句賦理融徹甚但知其本為一串即兩段出落無妨又是依文而句一連也愚

謂只作樂傳講去不必紛紛紛聚無近二句設為我伯服之詞無近我梁此東
宮之處我之動履在焉戒其勿居無發我術比國家之事我之經理在焉戒其
勿行蓋太子有宗廟社稷之尊豈能怠惰乎末言事已至此我雖欲善其後而
非吾力之所能亦將如之何哉○輔慶源曰此章則總其始終言之申后之
宜白之廷錄手于象奴伯服之說意者幽王之昏暴必先嘗泄此意于君婦之
間故其左右得以潛會而成之自古如是多矣東萊以馬推本亂之所由生言
語以為階者是也○此詩作于信讒之後而云無易由言向作賦語正見他
委婉處○按宜白不得于父而有小弁之味屈原不得于君而有離騷之作此
固忠臣孝子之心也乃小弁之終則曰我躬不閱過恤我後離騷之詞則曰
無人兮莫我知又何深乎故都也蓋人之情有所自決者中有不決者在也小
弁離騷惟其不忍情于君父此所以為是決絕之詞耳不然視其君父猶遠人
又何必為此言也乎○君父不情而終于加殺其罪豈在臣子哉○六義既完
賦感未然作○然語曰之子若為危言以激之也君子無易由言已然作未竟

經 74-338

高子之于親為微言以諷之也○朱豐城曰小弁之詩處父子之變白華之詩
處夫婦之變聖人備錄于經所以著周室禍敗之由又以見天理民彝亦不容
誤也然考之小弁之詩其前六章皆與白華之詩其八章皆此小弁之詩然
前切猶有望之之意處父子之間則然也白華之詞簡而莊不無貴之之意處
夫婦之間則然也小弁之詩其哀痛迫切之詞其于首章其下不過自此而推
之耳又曰舜之怨怨已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已雖所怨不可
然以孟子之言推之親之過大而不忍則是怨然無情也怨然無情者視其至
親而路人也其為罪不愈大乎宜自中人之責聖人亦姑取其一節之可觀耳
固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詩中雖是怨詞不露一怨字朱註引孟子怨
慕一段亦是解明本旨不必泥定怨字尤見詩人渾厚口氣○處家人父子之
變更無別路但有哀痛痛割而已然曲盡引譬喻微視動之以至情觸之以
天性雖復鋼籠承絕金珠長辭猶能傳真君之一悟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由王要申后生太子宜曰後得獲奴而感之生子伯服

卷之二十

二十一

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曰怨曰因哉高叟之為詩也有入于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諫笑而
道之無他賦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賦之也小弁
之怨親親也視親仁也困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
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
怨是不可饒也愈疏不孝也不可饒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孝矣五十而
慕

均言章全言○通詩俱是傷王之信諷以諷也○無罪無辜二句為首章
大夫遭亂而訴于天二三章原其履歷所由也○五言諷之故曰諷以下一言諷
人之心不難知一言諷人之言不難辨一言諷人之言不難辨而自信之而
不悟此大夫所以信也○按詩諷諫諷諫始既而上德其神之子始所以心
易度而不度言易辨而不辨當易降而不降幸信之以成也病恨全在一語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其無罪無辜亂如此無辜昊天曰威且吁叶音慎無辜叶音吳
天秦慚于慎無辜

賦也悠悠遠天之貌且語辭無大也已秦皆甚也慎審也○大夫傷于謫無所
控告而訴之于天曰悠悠昊天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辜之人遭亂如此其大
也昊天之感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感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訴而求
免之詞也

申謹賦巧言者曰禍不自生而起于誦人之播謔不易入而本于聽信之非彼
悠悠昊天為人之父母也曰父母則宜有以子天下之人而親之矣胡為使我
無罪無辜之人獨傷于謫道亂如此其大也然天之降威所以懲惡今昊天
之感已甚矣予審諸已則無罪也豈不當免其罪乎昊天之感甚大矣予審諸已
則無辜也豈不當免其辜乎夫我無自致之罪而有無妄之災亂之虐人何其

特經集成 卷之二十 二十一

疏解此章傷已之被謔也上四句緊相連看總是言無罪而遭亂之由所以自
訴而未免也下四句即無罪無辜二句意不必以上四句為憑亂之大下為無
致亂之由也亂字且虛說雖以遺謔為遭亂然是通章發端語如此德者善惡
混淆是非顛倒而已彼其害也亂字非即謔字然信謔因所以生亂也謔字未
露二章以後方出已成秦德即亂如此德也但無罪無辜二句合說相連下四
句分說倒說無罪無辜二句猶似說下四句看兩字字字已說已底謂謔者
之肆虐太德謂謔人之詞極已字秦字猶令人言句了也不容須加之詞無罪
無辜首子慎兩字蓋身罹其害及覆彼毒之詞頗大我之意○詩情傷于
亂之初生辭始既而亂之又生君子信謫君子如怒亂馬適也君
子如社亂馬適也

賦也悠悠遠天之貌且語辭無大也已秦皆甚也慎審也○大夫傷于謫無所
控告而訴之于天曰悠悠昊天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辜之人遭亂如此其大
也昊天之感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感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訴而求
免之詞也

則既信其說而用之矣。君子見說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避。且若見
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避。已矣。今商容不斷說信不分，是以說者
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為說于其君，必以漸人之其始也。進而皆之君
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于是使進說而君信之，然後亂成。

平議夫降亂雖出于天，而生亂者誰歟？夫亂之初生者，由說人以不信之言，如
人而王商容之不察其真偽，執此狐疑之心，故求說人之口矣。及亂之又生者，
則說者知言之無忌而後進，而王遂信之，不察其相人之深，則正人固之覆罪，
而亂勢遂成于斯矣。使王于說人之言，知其能生亂，若斷然怒而責之，則大智
獨斷之休，自有以杜合邪之口，無算獲免，而已厥之天可固矣。亂庶幾避，且
于賢者之言，如其能與亂者斷然，而納之，則正人信任之下，自有以誠權好
之氣，無事可免，而泰德之天可復矣。亂庶幾避，已乎。其如王之商容不察，說信
不分何耶。

經此章言亂生于說也。上四句推本亂之所由生，下示以此亂之道，而修其
不能止也。亂之初生，句以始生之其言，亂之又生，句以既成之勢言。始既通
一詞中，讀者說人之得賦，巧與說者皆取疑而乘情狀。通之一字，是中
主要。告也。小人不拒之，搖動君子，人主不為之，則白達致善于駒次
而通之于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疑惑，猜忌之心，不能不生。猜忌既久，則所
以疑者往往以為有驗，居然可信矣。此即含有下四句意。蓋絕之猜疑者，疑言
也。一言足以廢千百言。說言也。故商容不能怒，此不能怒，則說不能善，便
是不如說如怒，句以過惡言。如說句，以揚善言。說言也。則說人退而說本思，故
亂庶幾避。善言說，則說人進而說日張，故亂庶幾避。已乎。則說人去矣。則亂來肉
養生。如商容，求木已如斬草除根，王惟不察，天下所以于亂也。如怒如
說，口氣順也。文極急正，與始通相反。兩應字，均兩如字相應。通字亦極其形。
見曰，在中心一轉。格調馮古人口，此四句雖說可以已亂，其定重，在王不察。
方是詩旨。註今王商容數句，應商容後。大意言君子商容信說，故亂成。若
如怒如說，必無此亂矣。非是引商容語，嚴華谷曰：此章言亂生于說，說生于

經

便柔不斷，所謂懷狐疑之心者，求說之口，待不斷之意者，開羣臣之門也。
其止共者，謂王之王也。
君子之不能已亂，而屢盟以和，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已亂，而信
盜以為虐，則亂是用暴矣。美如余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
矣。然此說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于病，忠言
逆耳而利于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

平議夫君子知亂固遠已矣，今君子不能信賢者之能已亂，而屢盟以和，要
則忠信薄而人心疑，君臣之間，嫌隙生矣。亂不是用長乎？君子知怒，亂固遠
矣。今君子不能已亂，而信盜以為虐，則心志惑而羣奸好，小人之黨，植根固矣。
亂不是用暴乎？且說言之美，如余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是在彼者，又有我
之德，而中吾之好矣。亂不是用進乎？然此說人不能供其職事，但說工交，則
以為王之病而已，豈與甘美之可嗜，而有利于國哉。

經此章亦言其信說致亂也。上四句刺信說之長，亂下者，說者之所以能致
亂，屢盟二句，承上如說二句而反之，信盜二句，承上如怒二句而反之，盟與賢
者盟也。南台謂與說人盟者，非其人，有疑則盟，盟之數者，疑之深也。君與臣，詞
心，析疑相信，何盟之有？君子賢者，而屢真盟，分明猜疑在心，牢不可破。示
說人以可乘矣。亂安得而不長哉。盜指說人，小人苟欲得入，每每乘隙伺隙，惟
恐人加款名之為盜，信盜者，言不能察惡而信說也。信之不疑，則說人心肆，然無
忌，終日相說，故曰亂。亂言孔甘，又承信盜二句而中之，大奸似忠，大佞似信，
故其情雖盜，而其言則淫，淫有味，故曰孔甘。後者，譬飲之意，說人甘言，以致
亂。美矣。適口以勝毒，王之甘言是然也。甘言無不屬王，而中即含實之不厭
說，在不然言，雖甘如王之不用何說，引良藥一段，發明盜言孔甘，詞法極切
不聞于言，豈下然，非為文時，有此議論，亦自靈活不窮。長字，自慶字，皆求君子

經

有盜字意來候字自甘字意來無淺深止共止字是盡心竭力意小人之曲
似乎不負事然不能止于其彼共竟忘國家人君之病孰大于是維王
之平足借讓者王則受禍者亦王也○望讓見書經即註云疾也

奕奕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大猷 第反之

與而此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疾貌發也○奕奕發廟
別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與他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而又以
躍躍發也則大猷之比焉反覆與比以見讓入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申蓋夫王或于讓以致亂如此豈讓入之心果難測哉彼奕奕然現穆弘淵之
發廟所以受神靈也若難作也惟君子存畏敬之心焉能許于區畫而作之焉
秩秩然條理有序之大猷所以垂世教也若難莫也惟聖人直理給之道焉能
詳于品節而莫之也況他人有心誠奸隱惡若不可得而知也惟我察其奸婦
其隱而忖度之矣彼躍躍發也除彼甚矣自以為物莫能制之忽然遇大則

詩經集解 卷之二十一 小雅 二十五

覆之矣然則讓言能巧遇智則明不爾是乎
疏解 此章言小人之不能逃君子之明也上六句與讓入之心不難知下喻
讓入之心不能逃此章全在他人二句為王與是與此比是此也故曰反覆
與此表廟難作而君子能作之見惟王蓋制也大猷難定而聖人能定之見惟
聖靈也俗也以與人各有心難忖度也而我能忖度之總以能所難能為與前廟
以奉神後殿以藏衣冠奕奕是規模弘淵從廟廟帶來君子是公孝誠敬之至
的人作之謂君子不忠則考但存孝敬故能作之也就盡善上看大猷即倫理
秩序是有條理而不紊莫者品節之不荒給給之各當他之一定而不可易也
作已道立教之意他人有心即孔服之心推前善長倫并區極令人不可測識
故下文以彼鬼影之末二句以發鬼遇大商物比他人遇智則明也遇字者力
見末遇君子故能俾以道其計一遇之因情傳顯察矣

在深桑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也反矣巧
言如簧薄之厚反矣

與也在深桑木樹之屬可用者也行行道之言也蛇蛇也
蛇碩大也謂善言也碩厚者頑不知耻也○在深桑木則君子固之矣往來行
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出于口者宏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于口哉言之徒
可羞愧而彼頑之厚不知以為耻也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耶焉其斯
人之謂與

非惟心不難知而其言亦不難辨彼在深桑木可備器用也則君子樹
之而加以培植之功矣往來行言似是而非者也則心能辨之而知其是非之
實矣彼蛇蛇碩厚之頑言出之于口則足以扶世變正人心固其友矣若如簧
之巧言受惑百出情偽多端言之徒可羞愧者而彼為是言以悅人蓋亦頑之
厚而無所用耶矣夫出其無恥之言莫速吾心之鑒是讓人之言亦何難辨之
有哉

詩經集解 卷之二十一 小雅 二十六

彼何人斯居何之廣音無參音無勇職為亂階也既微且尪反爾勇伊何為
爾將多爾居徒幾何
疏解 此章言讓人之言辨之亦不難也上四句與讓言之易辨下斥其言之可
亂以末木之易辨與讓言之易辨君子樹之詩人詠亦影影括過勿辱能字行
言即浮浪不俱之言一讓行言者好醜雜出而無所準也言獻于君忠邪易見
如往來之人過于前未有目而不見者也豈有有心而不能數之者乎下四
句正所謂心焉數之也此因下頑言巧言故云然不知此章原為刺讓言而發
正不必章好讓讓况頑言不可云行道之言蛇蛇兩句特以起末兩句之義
全重巧言一邊不是言得語說証文氣自見蛇蛇頑言者既不欲以喜新開
之說取名當世尤慮夫快意信往往往以一言之忤而探軍國憂患漸思往往
以怨憤之過絕其感格故章章思忍辱受之者可以為取而之者足
以對也強聖賢言其有序而口頭絕無回互故曰出自口也巧言情偽多
結蛇蛇百出有知定其之可聽豈宜出于口哉而卷以驚人而然不愧故曰爾

彼何人斯居何之廣音無參音無勇職為亂階也既微且尪反爾勇伊何為
爾將多爾居徒幾何

斯語也水草交謂之摩拳力陷也斯事為微履足為極術將大出口自
此說人居下淋之地雖無事勇可以為亂而護口交與專為亂之階梯又有微
履之狀亦何能勇後而為說語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功之者矣然其所與居
之徒原幾何人哉言亦不能其多也

甲然非惟言不難而其事亦不難除彼何人斯其姓名吾不得而知也觀
其所處則居河流卑下水草積聚之處其人品都可見矣夫入之敢于生亂者
率勇也徒類之多也必汝無事也無勇也何足以致亂而護口交與專為亂之
階梯意其勇或非吾所及知乎則見既微而且履有此痛疾平居已不可植伸
雖欲奮勇以服人亦何能勇哉而其為謀乃大而且多若此是必有以助之
矣夫究其構亂之謀雖若多助而究其與居之徒則無幾何殆亦不甚多也夫
以勇之微而又徒之寡是護人之本亦何難除也哉夫既心不難知言不難辨
本不難除左若可以無亂矣而信有亂若此其太極者亦以王之不悟而用之
故耳此吾之所以真許而控之于天也

卷之二十

此章反覆其詞以隱惡之總見護人之本不難除也彼何人斯已足鄙薄
不足效非謠言也夫何設言是前下流廢品非直居河階也無事四句言其勇
之微既微且履又設言以隱惡其人非真有是也為將多夫混朝廷之是
非且使賦百出而莫窮此必有權當為之羽翼幾何者言當羽無幾也護人之
伎倆如此則驅除亦甚易耳末要教出王不能除去之意見其罪不專在護
人○張泉云為惡者窮當惡者寡是亦無足畏也如此意者好○大抵亂世小
人多有乘機觀勢惡難觀者技當狀殊駭結根據人主縱欲驅遣莫可誰何者
此其言其易去見王任用之過也亂如此則誠非降自天矣○楊伯祥曰亂人
伎倆雖卑世不能盡無而王處既聰則護邪自爾屏息故雖護之于口如孔甘
之可嘗譬之于日如變鬼之其測譬之于耳如葉薄之可聽而能移投杆之口
卒難移石之心有辨護之責者可以思矣○張麟峰曰大凡國家之有小人
最惡其心之難知言之難辨本之難除如王莽之謙恭厚以欺一世之人使當
年即死其偽如王亦甫言依于道動引經術神宗以為聖人雖可馬君實

初亦不識其偽此其言之難辨何如又如拜孫呂布之勇有徒黨如濟濟之臣
官宋京悍莽平之流除之政亦不易少失其道反以致亂此最可思也於詩人
歷言其不難知不難辨不難除者見其有可去之道也惜王不能行之若以下
二章為和護人則失詩人之旨矣

巧言六章章八句○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河之厚而因究其反側之心也指言之首章言從行疑之也二章不則言其難
而嘆今之薄諷之也三章言其欺天責之也四章惡其與已相值絕之也五六
章既絕而望之也七章言其相知而猶進說語之也末章言其情不能掩愧之
也篇中胡適表梁不入我門等語俱是托言○一說此詩上七章皆託其反側
之意末章表已作詩以究其反側也大抵此詩一篇以極反側一言盡矣語暴
公之為人不過反側二字窮暴公之心術則孔艱二字盡之故首發端而以爲
言也其說亦好○篇中俱言其可以見而不來惟欲以一末為快則彼愧汗難
全之德竟然在目而護之罪亦不待言而顯矣故曰以極反側然辭意終不
可說出只言始厚今薄便見○暴公是蘇公故交故此詩猶以交情責之不
入門還人等語為不情矣然彼何人斯教數呼之若不識姓名者其妙在此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適我梁不入我門胡伊誰從維暴之云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其艱險也我伊誰以為蘇公也暴公也皆
畿內諸侯也○胡說暴公為卿士而講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
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從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為往我之梁而不入我之
門乎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辭已也明
矣但胡說于時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

卷之二十

非謂味何人斯者曰朋友之相親情也亦其也而或至于相疑則非其常矣彼
何人斯其姓名吾不得而知也而其心則變態百出情偽多端其心甚甚險矣
然使其不進我梁固無望其入我門也胡為適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以一相
顯乎既而問其所從則維暴之云夫暴公與我同為卿士既從暴公而不入我

門則今日彼物之實吾不能以無疑矣

疏解此章設為疑詞以怪之也。上四句是疑其人而怪其謀已下是疑其人而

得其所欲。孔融言其用心太過也。此二字括盡通氣。胡遊我梁二句亦見得心

之孔融處。胡字怪而嘆之之詞。梁魚梁在門之外。伊誰云從。因其不入我門而

問亦從行也。維舉之云。正指其人為謂已之人。與昔句相應。不欲直斥公。特

設詞以相呼也。語已意且微。証夫以舉公二句是承子防詞。若講出則下章

維為此聯句。說不去矣。明明是舉公譏已。而特設為一人以宜舉之罪。而又以

從舉之云。孤孤之若信若疑。可解不可解。雖不說舉公而舉公之心。如芒刺矣。

一入從行誰為此。胡遊我梁不入。暗我始者。不如全云不我。

感也。二人舉公與其徒也。暗我始者。不如全云不我。感也。二人舉公與其徒也。

○言二人相從而不知誰譏已。而禍

之乎。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遊我梁也。又不入而暗我始者。對我親厚之時。豈

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車。夫我之被譏。既有所疑。則不在舉公。必在舉公之徒矣。下知二人從行。果

誰譏已。而謂之乎。夫既使我得罪。而失位矣。則當入而暗我。也。胡遊我梁。又不

入而暗我。意者以我為不可耶。獨不想始者。與我親厚之。豈肯如今不以我

為可乎。始此人也。則以為可。而厚之。今此人也。則以為不可。而薄之。是豈近于

人情者。吾誠不得其故也。

疏解此章。隱曲六句以諷之也。上四句是答稱已者之復。陳子已下是追其始

而諷之。從字。根上從字來。誰為已。明知其情。猶為不知之詞。此詩人之忠厚處。

從得。即稱已。得罪則失位。故當入暗。不責其為禍。而責其不暗。微詞也。始自

胡相。即厚言。今自。已。時言。此二句。只承不入暗我。說不必。兼證已言。爾始

自。其。不。如。今日。之。疎。遠。也。意者。爾。云。我。不。肯。不。入。暗。我。乎。不。然。胡。若。是。想

也。此。意。當。與。伯。氏。吹。填。二。句。略。香。不。知。字。重。其。理。可。字。一。氣。說。○大。抵。譏。人。者。

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則。曰。我。之。所。以。不。見。此。人。者。以。此。人。之。不

見。也。故。因。以。諷。之。曰。始。者。不。如。云。云。

彼何人斯。胡遊我梁。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叶。維。因。反。

狀也。陳安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在我之隙。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

言其聲。之。詭。秘。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為可欺也。天不可欺。汝獨不畏于天乎。

奈何其譏我也。

中。雖然。非。但。遊。我。梁。而。不。入。也。彼。何。人。斯。在。我。之。隙。則。又。近。矣。胡。為。遊。我。之。隙。

而。不。入。見。我。使。我。徒。聞。其。聲。而。不。見。其。身。是。何。其。詭。跡。詭。秘。之。若。是。哉。彼。其。心。

必。以。為。人。可。欺。而。用。其。智。巧。以。欺。人。夫。固。不。愧。乎。人。矣。然。天。之。明。察。無。影。不。彰。

甚。可。畏。也。汝。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譏。我。也。

疏解此章。責其負人欺天也。上四句言其踪跡之詭秘。下示以天之不可欺。狂

陳安塗。其北當階。其南即門內。當也。觀國。蔡夫人充下隙。亦是此陳字。聲。即。起

走之足聲。知其適我梁。遊我梁。是聞其聲。而不見我。是不見其身。此乃舉公

善。復。畏。見。舉。公。故。托。以。為。行。而。乘。去。也。言。其。行。踪。之。詭。秘。正。是。言。其。詭。已。之。詭。

秘。不。愧。于。人。二。句。不。平。重。畏。天。上。皆。王。謂。說。不。也。正。言。可。畏。也。天。以。昭。察。言。稱

氏。謂。踪。跡。詭。秘。是。以。人。為。可。欺。未。是。人。可。欺。者。以。智。巧。可。得。而。施。也。天。不。可。欺。

者。聰明。明。長。智。巧。不。可。得。而。施。也。○一。說。此。二。句。說。作。五。刺。之。于。詩。氣。似。早。蓋

謂。香。不。見。我。者。與。爾。之。有。愧。于。人。乎。爾。固。不。愧。于。人。也。豈。爾。之。有。畏。于。天。乎。爾

固。不。畏。于。天。者。也。詞。象。極。肖。磨。于。証。解。自。此。至。五。章。皆。寫。小。人。詭。秘。呈。態。之

狀。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叶。胡遊我梁。祇言撥我心。

賦也。飄風。暴風也。撥。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

相值也。今則遊我之梁。則適所以撥亂我心而已。

非。遊。彼。何。人。斯。忽。然。遊。我。之。梁。又。忽。然。而。滅。其。迹。忽。然。遊。我。之。隙。又。忽。然。而。不

見。其。身。其。往。來。之。疾。信。若。飄。風。然。也。使。其。自。北。自。南。則。勢。不。相。值。心。無。所。觸。而

我。亦。得。以。忘。情。矣。今。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遊。我。之。梁。使。我。聞。聲。之。下。疑。感。于

不。見。之。故。而。感。念。之。深。傷。其。情。義。之。薄。適。所以。撥。亂。我。心。而。已。果。何。為。而。然

哉。

疏解此章。惡其與已相值也。上二句言其往來之疾。下言其相值而於已之覺

狀。

詩經

卷之二十

五

詩經

卷之二十

三十

往來之疾者飄風然亦不見其身之意往來二字須活看至此則為來不見則為往矣胡不自其二句緊帶下一句看蓋與我不相值則我心猶可以自如今相值而不相週則兩心之難測適所以投我心也胡為其然也此有惡其相值之意

願之行亦不違舍可商之亟行邊脂脂車者之來云何其時

賦也安徐遐暇舍息疾疴望也字林云肝張目也易曰肝係三都賦云肝驚而語是也○言兩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况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人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整汝之切乎

非誠且爾遊梁池陳而不人見我其假托之詞必曰行亟而不及見故耳然兩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况亟行則何暇脂其車乎今脂其車則非亟矣乃托以亟行而不人見我則非其情矣然則爾之往也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整汝之切乎

詩經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願解此章已絕之而信望之也上四句推其亟行之非情下是其來見亟行二句是言其托詞非是遼事當時未必真有此托詞也但見設為之語多方攻詰之使之精心自勉其意者之來欲其反至繁至陳之微而入之也云何其肝望之不至而深致其疑也○脂車是遊梁池陳之托詞亟行是不入門不見身之托詞童字空玩見得一來便了原無深求之詞○或云一則曰胡遊我梁祇體我心再則曰一音之來去何其肝夫既如其請我矣而猶為是望之之詞非故假此以詰之也蓋以平日相知之深而一旦若此既自不能自信之心亦有不忍違絕之念此亦人情之所不能忘者若平時無相與之者而為是請我之言固亦弗之恤矣

願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吾難知也憂者之來仰我賦也

賦也還反易說祇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徐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蓋氏曰是詩至此其辭益難若不知其為諱矣

願還天汝往而不入固已絕吾之望矣儲還而入則情不終絕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反覆變詐我不得而知矣然爾爾之還也何不一來見我使我望汝之心得以自安乎

願解此章亦絕望之而轉動也上四句深疑其不來下是望其來見彼舊之好不容以球球俾友之情不容以終絕往還雖已然亦但當詳詳說我心身者不恨其見之晚而喜其情之親否難知者即上孔殷未反側是也上章望其一來就往往時其章望其一來就還時說總足多方攻詰使其無從耳仰我祇也句有意蓋謂我心以一見為安爾之不一來也于心寧獨安乎想昔舉公之游亦自知其勉負愧而不敢見故蘇公特著此二章以窮之其詞纏繞而意衍切矣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實諱不我知此三物以詛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言相連屬也諱諱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賦也伯氏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熟語子曰壎大知也篪上平底似稱鐘六孔竹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八孔橫吹

詩經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之如實知龜之實物也言相連屬也諱諱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伯氏吹壎而仲氏吹篪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也和與汝知物之在實也諱不我知而諱我哉苟曰諱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願解夫爾之往返而不吾見也固以諱我之故矣然豈其情之不相親而心之不相知也哉念我與爾同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猶之伯氏兄也既吹壎以備之仲氏弟也則吹篪以和之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如此是我之與爾勢相聯屬殆有知物之在實者豈減不我知而諱我乎苟曰諱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必有以擊爾矣然則爾之我知蓋亦有者乎奈何其諱我哉

願解此章言其相知如是而又造謠也上四句敘其相知之素下深詰之也伯氏吹壎言見愛乎弟而倡之以起仲氏之和也仲氏吹篪言弟愛乎兄而和之以應伯氏之倡也此二句須申講不必如諱我以伯仲貼親愛以壎篪貼應和看吹壎篪王謀爾之時一議一論相為附和而不拂逆上說此便有慈氣流通精神契合若或聯屬固結之意故曰如實我知謂知其謀爾之忠敬身之義也

信其非不相知。則今日之事。必有為而非不知我也。如曰不然。則謂之新字。正指相知。意者。相知何待于今日。初信何待于下。謂若此云者。正謂面是背。非非協泰和衷之甚耳。○毛傳云。民不相信。則謂之君。以家臣以民。以樂孔氏疏云。謂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詩以三物皆是。謂之所用。故總而言之也。周孔疏云。盟是盟將來。謂是盟往。過按此則知蘇公之干暴公事。為往過故稱盟也。集傳盟字。特因朝血而帶言之。本文用不得盟字。○上數章。反覆以其不見為疑。猶有不必絕之意。此與下章。始言其見。而深致其絕之之詞。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視面自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視而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視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致其昔日胡為而。以作此好歌。以究極兩反側之心也。

申讀夫相知而相讓。則兩之情。反側甚矣。然亦有不容掩者。彼鬼蜮物之極幻而難窮者也。使爾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矣。爾乃視然其一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其反側之情。豈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致其昔日胡為而。厚今日胡為而。薄以究極兩反側之心。使知許可以欺君。而不可以欺君子之見。好可以中人。而不可以道眾人之議。庶幾由此悔悟。而于此回孔探之心也。是歌之作。不豈徒哉。夫始則指其心之孔。終則究其心之反側。恍惚之中。有不終絕之意。蘇公可謂厚于處已。而恕以待人者矣。

疏解此章。言其情不能掩也。上四句。言其情之真掩。下言作詩以究其情。鬼蜮與人相形。看盡鬼蜮無形。與解故不可知。爾雖遁我。而不入我門。雖聞其聲而不見其人。而其面目固視然視人也。豈能終遁與好歌。總不外道其始時之厚。而著其今時之薄也。○王陽川曰。此詩本以絕之也。而曰好歌。欲其悔悟于心耳。反側。指謂已說。既就為相知。而復相諍。使見其心之反側也。蓋至此始顯焉。以下之矣。○初武王封蘇忿生以涇。桓王八年。王奔蘇忿生之田。以與鄭。是困暴公之詩也。時蘇公被殺。而失國。因作此詩。以絕暴公。王氏外註。以大故其

蘇經集成 卷之二十 小雅 三十三

暴公而以長厚歸蘇公。事無所考。但玩本詩。溫厚和平。必出有道長者之直。此從焉可。○凌駁甫曰。嗟夫人情。始厚而終薄者。獨一蘇與暴乎哉。彼暴與同在。中書而丁卒。遂意。始與暴同居政府。而秦卒領道。大抵君子小人。不容並立其始也。小人始以相親。而君子身為所感。其終也。小人恃寵以相忌。而君子每為所抑。果較好歌。萬古一嘆。感傷友者。可以鑒矣。叔季而下。安得協心體國之臣。以振頹風之遺。而並濟諸國之風乎。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譏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于君。不義于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責其罪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善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感已也。忠其過人也。想使其自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豈若小上天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推。恐其復合也。

蘇伯章全音。○通詩七章。前六章。極言譏人之無忌。而聖制乎。天本章。極言譏人之漸進。而致咎于人之怨。因共言而知所以與譏也。以謂字為五。一三章。責之也。三四章。誨之也。五章。怨而譏之。六章。斥惡而痛絕之。末章。則言作詩以爲君子戒也。○玩為卷伯者四字。此譏已在宮刑之先。而作詩又在為卷伯之後。則皆逆致其遺。譏之由。以見譏之可恨。

妻也。今成是貝錦。彼譏人者亦已大甚。
此也。故妻小文之。稅貝水中。介幾也。有文彩似錦。○時有遺譏。而彼宮刑。為卷伯者。作此詩。言因妻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譏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為是者。亦已大甚矣。

而謂我卷伯者。曰。古忠臣義士之心。不白于天子之前者。未存不自護人始也。昔者傷之。若夫妻其文之小也。且曰。微文之大也。因妻非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不猶譏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乎。夫過可原也。而加之罪。已非長厚之風矣。況因小過。而飾成大罪。彼為是者。絕無忠厚之心。子德為薄。下德為惡。是何其所為之太甚耶。

蘇經集成 卷之二十 小雅 三十四

疏其章上二句喻謔人節小以成大下則斥其心之忍也謔人者必說大
片鋪方勢動得人非不足物是形容小人之貌成是具編者是去潤色之丹
耀之如月錦之狀也亦謂謔言無雜文采可觀也末二句即承言所為之太甚
也此也喻後傲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為腹二為舌其腹張而舌廣則大張矣適王
也誰道與謀言其謀之剛也

那謔不特此也唯張之極也南箕張之大也因張之故而謔張之以成前
并不猶謔人者四人之擬似而構成其罪乎夫逆可疑也尚當諒其心庶乎忠
厚之道也况借虛以為實彼為是者必有同惡相濟以成其謀也不如果誰適
與謀而謀之說發若是耶

疏解此章上二句喻謔人飾虛以成實下則斥其謀之極也謔人者必倣成一
備其方儀非得人都是勢空道出者多侈不足是形容張張之貌成是而實
者是去寬拓之展布之如南其之大張也誰道與謀言相與謀其謀之密其

為所以謔人不覺其苦也然謔者為他當這計較說稱一至于此始則以小而
成大終則以虛而為實此謔人所以能傾人之國家也惟深又以巧詆之故見
其甚惟陰謀以張張之故見其險○南台云此二章應是傳小節以成大罪之
意但既以善善為喻又以惡為喻耳○下章在謔張大要可見亦就大小
說小大虛實對謔者不可從

緝緝翩翩者言謀欲謔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賦也緝緝口舌燥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謔人
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慎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為不信矣

非謔然爾可從於謔人而不知所慎故披其口舌則緝緝然而和往來則翩翩
然而其處心實感憤欲為謔人之謀也夫言計從同自以為得意矣然可
信者乃不信之階而當慎爾言也爾不信爾言言恐聽者有時而覺悟且將以
爾為無定而不信者爾不思所以為已計耶

觀解此章上二句是言其務于謔人下戒以善諫言也緝緝翩翩俱就言下

三十五

緝緝翩翩者言謀欲謔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賦也緝緝口舌燥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謔人

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慎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為不信矣

非謔然爾可從於謔人而不知所慎故披其口舌則緝緝然而和往來則翩翩

然而其處心實感憤欲為謔人之謀也夫言計從同自以為得意矣然可

信者乃不信之階而當慎爾言也爾不信爾言言恐聽者有時而覺悟且將以

爾為無定而不信者爾不思所以為已計耶

豈不可因下句諫字遂作謀上說緝緝是口舌之聲如麻之將謂下已而
厥其項也翩翩是往來之疾如鳥之飛往來不憚其煩而不知其計自安也
緝有緝緝之義入人罪名翩翩是往來踣踣之狀何人過失故接之曰謀欲謔人
諫字不其重表言其緝緝翩翩惟謀以諫乎人耳慎爾言也是將使日致人之
疑者動其不為非教人慎為諫也信虛而不寔也非特信之信此二句自
諫者言君能聽吾之言亦能聽人之言不以誠相與而惟以詐相順則聽者之
心固不能保其終不吾疑矣以利口而見信者必以利口而誑及後之理所
至也

緝緝翩翩者言謀欲謔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賦也緝緝口舌燥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謔人

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慎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為不信矣

非謔然爾可從於謔人而不知所慎故披其口舌則緝緝然而和往來則翩翩

然而其處心實感憤欲為謔人之謀也夫言計從同自以為得意矣然可

信者乃不信之階而當慎爾言也爾不信爾言言恐聽者有時而覺悟且將以

爾為無定而不信者爾不思所以為已計耶

三十五

緝緝翩翩者言謀欲謔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賦也緝緝口舌燥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謔人

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慎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為不信矣

非謔然爾可從於謔人而不知所慎故披其口舌則緝緝然而和往來則翩翩

然而其處心實感憤欲為謔人之謀也夫言計從同自以為得意矣然可

信者乃不信之階而當慎爾言也爾不信爾言言恐聽者有時而覺悟且將以

爾為無定而不信者爾不思所以為已計耶

三十五

緝緝翩翩者言謀欲謔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賦也緝緝口舌燥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謔人

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慎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為不信矣

非謔然爾可從於謔人而不知所慎故披其口舌則緝緝然而和往來則翩翩

然而其處心實感憤欲為謔人之謀也夫言計從同自以為得意矣然可

信者乃不信之階而當慎爾言也爾不信爾言言恐聽者有時而覺悟且將以

爾為無定而不信者爾不思所以為已計耶

三十五

緝緝翩翩者言謀欲謔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賦也緝緝口舌燥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謔人

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慎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為不信矣

非謔然爾可從於謔人而不知所慎故披其口舌則緝緝然而和往來則翩翩

然而其處心實感憤欲為謔人之謀也夫言計從同自以為得意矣然可

信者乃不信之階而當慎爾言也爾不信爾言言恐聽者有時而覺悟且將以

前賢之為人者。焉得如此。吾將何所。所。人者。謂行而得意。其狀。則。好。而。勞。人。者。過。而。失。度。其。狀。則。草。草。而。妄。夫。我。之。見。病。如。此。惟。天。下。其。始。之。耳。若。天。蒼。天。蒼。而。不。其。其。理。者。也。尚。其。視。彼。人。察。其。罪。而。過。其。止。之。矜。此。勞。人。恤。其。窮。而。扶。持。安。全。之。處。吾。人。有。所。恃。賴。矣。此。非。吾。之。所。望。于。天。者。矣。

此章上二句。嘆人已有憂樂之異。下與大意有相稱之公。好好。猶。得。得。有。志。得。意。滿。意。幸。計。謀。之。成。於。知。道。之。厚。故。得。道。而。樂。也。草。草。猶。得。得。有。不。測。意。蓋。得。王。結。之。不。暇。疾。說。人。之。財。志。故。夕。段。而。憂。也。好。好。草。草。皆。自。心。言。若。天。蒼。天。蒼。以。王。之。不。明。無。所。告。勉。而。告。之。于。天。也。視。則。欲。信。其。樂。於。則。欲。謂。其。憂。要。知。通。神。聽。人。正。以。慰。安。勞。人。意。○先。正。云。此。章。蒼。天。蒼。天。視。彼。人。蓋。傳。其。不。均。而。與。天。公。以。處。之。也。至。下。章。投。界。有。吳。謂。怪。言。其。可。畏。而。欲。天。靈。以。絕。之。耳。語。意。自。有。深。探。不。同。

彼。謂。人。者。謂。誰。謂。與。誰。謂。取。彼。謂。人。投。界。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北。不。受。投。界。有。吳。○此。章。之。二。十。小。節。

賦。也。再。言。彼。謂。人。者。謂。誰。謂。與。誰。謂。取。彼。謂。人。投。界。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北。不。受。投。界。有。吳。○此。章。之。二。十。小。節。

此章然此語人豈但望天視之而已。尚當有以制其罪。斯可矣。彼謂人者。奸險。險。不。知。誰。為。之。至。而。與。之。謀。而。其。意。乃。則。也。吾。將。取。彼。謂。人。而。投。界。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北。不。受。投。界。有。吳。○此。章。之。二。十。小。節。

不食以有北之遠而不受。可見。謂人之惡。其共惡于物。可知。安成。對。氏。謂。原。其。之。地。多。寒。不。生。草。木。五。穀。投。界。謂。人。于。彼。使。來。仇。之。也。此。說。似。太。深。恐。只。是。投。之。四。奇。之。意。耳。吳。天。為。善。惡。之。主。萬。物。皆。其。所。生。更。無。推。避。理。故。操。于。吳。天。使。制。其。罪。亦。是。願。日。月。無。私。雷。霆。共。憤。之。意。○上。章。欲。天。察。其。罪。以。王。道。之。不。明。也。此。章。欲。天。斷。其。罪。以。王。法。之。不。振。也。

楊。園。之。道。倚。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此。章。之。二。十。小。節。

此章此語人豈但望天視之而已。尚當有以制其罪。斯可矣。彼謂人者。奸險。險。不。知。誰。為。之。至。而。與。之。謀。而。其。意。乃。則。也。吾。將。取。彼。謂。人。而。投。界。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北。不。受。投。界。有。吳。○此。章。之。二。十。小。節。

此章然此語人豈但望天視之而已。尚當有以制其罪。斯可矣。彼謂人者。奸險。險。不。知。誰。為。之。至。而。與。之。謀。而。其。意。乃。則。也。吾。將。取。彼。謂。人。而。投。界。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北。不。受。投。界。有。吳。○此。章。之。二。十。小。節。

言以自防也。不則空疑美益。意若謂庶有裨于古。其楚辭說口門極。雖其
危不止及一人而已。○山王之世。大臣傷于諫。有如蘇公。小臣傷于諫者。如李
人。孟于則上下其辭。少免乎。○顧幹士按遺。故曰。賤者。非必為內侍。積
諫。賜得本。不其後。後宋章。註。又曰。謂。而得。及大臣。此。則。古。解。而。不
竟。騎。墮。者。也。不。可。用。○記。云。好。質。如。補。衣。惡。如。春。他。前。曾。不。濟。而。民。原。刑。不
試。而。民。服。○陳。氏。曰。巧。言。何。人。斯。楚。伯。三。狗。其。速。說。人。之。似。真。漢。人。之。形。狀。可
謂。極。矣。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巷是宮內道名。巷
溝所謂水巷是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班固司馬
遷贊云。述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譴。而遭刑
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于王之左右。親近于王。而日見之。宏無
間之可何矣。今也亦傷于譴。則疎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于此云。

卷之二十一

五九

谷風重章○通許三章俱是怨詞。總見友誼之薄也。首二章。怨其始合而終離。
末章。怨其不當以小怨而見廢也。以忘我大德。句為主。相親于患難。而棄于安
樂。只為患難時。不能無過。而大德終不可忘。所以怨也。將恐將懼二句。即是大
德安樂棄子。即是忘大德。棄子內便含有恩怨意。不章即中上意。要相始廢。不
左則說。○徐敬。弦云。上二章。是與時有安危。友則有厚于危。而薄于安。下是
事有得夫。友則有忘其得而計其失。似非一也。章。○首二章。且慢。棄。德。怨。子。以
合其意。新之。明是患難相依。而安樂棄之。而詩人若不忍直言。藉以小怨大德。
分任其辜。亦蓋不以富。亦厭以與之意。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子與女

將安將樂葉子與女

此也。習習和。習習谷風。東風也。習。且也。恐。懼。謂。危。難。憂。慮。之。時。也。○此。朋。友。相
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子。與。女。矣。奈。何。將
安。將。樂。而。女。轉。棄。子。哉。

以忘情。彼習習然和謂之谷風。則維風也。而雨滂之。氣憤之相感。夫固如
矣。追思昔日。汝嘗將恐將懼之時。則維子與女。而患難之相恤矣。至于安樂之
後。正宜追念而不可忘也。奈何將安將樂。而汝轉棄子。有不復顧念者。是可與
其患難。不可與其安樂。朋友之情。抑何薄至是耶。

此其下章。各上四句。是追其患難之相親。下是怨其安樂之相棄。春氣上
升。風自谷出。謂之谷風。風雨不平。言風發而雨滂也。有相須不舍之意。故以
起興。至四句。止末二句。在與外。維子與女。言相親則離。雖有所不解。誰人不
相及也。維子與女。重言于字。女轉棄于重女字。維子與女。重言于字。女轉棄于
有參商。轉字最重。言昔日同心協力。忽轉而離絕也。

卷之二十一

四十

念而不可忘也。奈何將安將樂。乃棄子如遺。有不自存者。是怨則相親。則
相棄。朋友之情。抑何薄至是耶。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

此也。崔嵬山嶺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
草。無不萎之木。況于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與也。
亦所以然者。亦思小怨。故耳。習習谷風。被于崔嵬之山。則風之所被者。廣

夫然對無不死之車無不妻之本是風之價位尚不能無遺也然則朋友有
大體而或不能無小怨不謂是乎故為朋友者當如大德不可忘小怨不可
也今汝親我于患難而棄我于安樂是忘其不可忘之大德思其不當思之小
怨也豈朋友之道哉吁朋友之相怨如此世幾能可如矣

諷解此章上四句是此友不能無遺下言取友者不可言其遺也山巔之上風

雖無遠不及而其間死草萎木不終無焉無有草而必不死者無有木而必不

萎者是風之廣被不能不全功猶之朋友之大德不能無小怨也如此諷解

是此體○頗詳士云首二句始大德而中二句始小怨然忘字思字至末二句

方出則另就彼說故屬比不屬興也小章或連根死故曰死也木火或一枯枯

故曰萎也大德就忠難相叛說小怨如詩言必爭偶有嫌隙之類忘字思字至

所謂文辭美于者耳先維世俗中薄怨之常態或我寇有以我之然終屬小怨

以周旋忠難較之宜可少寬者今大德則忘而小怨則念何貴人終無已時也

朱傳頗似與體說者須有得○呂益曰○怨則相求結則相棄思以不知怨

小必說皆小人之交也○齊未拔曰言忘大德而思小怨乃見其所以相棄之

故法友道之難求有不起于怨者張陳內終蕭朱自怨生也○詩人之

詞怨而不怒蓋樂所謂交絕不出惡聲者乎○楊伯解曰古稱一死一生乃見

交情若患難而相救安樂而相棄則朋友之交祇以御窮而已○朱公選曰谷

風蓋與僕木相及終和且平則無怨之怨矣○嗟嗟僕木風說友道日替不

特如此詩所刺也僕木于居交際相信以死豈頗間哉一日臨小利害會不

引手反排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則疑于患難而棄置于安樂猶類于居常

而掉臂于臨危者不知友道之所終也○君臣朋友之間貴之慮深則相怨益

甚谷風詩人猶未能免也若夫于犯陽河而請罪少伯棄爵而道遠豈不難

哉善道所謂為人排難解紛而不受其責人又何能負其耶嗚呼谷風之怨息矣

○詩人言君與我今形影潛離今君與我今雲雨絕君與我今音問相

和今君與我今落落去何音君與我今金不無虧今君與我今星滅光華即此

章之意○序以為刺南工即或在下使在上者有伐木之和于則人人歸于

谷風三章章六句

友誼安得有如此詩之相怨者然則導民以淳非王而

聖我章全吉○通詩六章總意是窮已不怨終養之意首二章是當其不得終養而

傷父母之幼勞三章承言不得終養乃已之責以應伊葛伊葛意四章極言父

母之恩以應生我幼勞勞勞意末二章又申不得終養而重自哀傷也以哀哀

二句為首一生字最重我賴父母之幼勞以生而父母不得我之養以死豈不

堪為痛絕○玩詩情人民勞苦又下不得終養以死何若是孝子行役父母在

家無人侍養或僕疾以死故不得終其身而養之也

聖我章我匪伊葛哀父母生我幼勞

此也聖我章大貌我美來也詩嚴草也○人民勞苦于不得終養而伴此詩

言昔謂之我而今非我也特詩而已以此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

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于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幼勞而重自哀傷也

聖我章美者曰為人子者幸而親常在則奉其養難以終其身而相忘

于不報之恩者此生人之大弊也今我終不復得矣彼聖我者我昔固以美來

視之今聖我特為之嚴草而已固非所望于我之初心矣亦猶父母生我以

為美材可賴以終身也今乃不得其養以死豈父母所望于子之初心乎願念

之聞故既係之哀哀父母生我之幼勞其矣今而曾不得一日之報其勝其終

天之恨哉

聖我章我匪伊葛哀父母生我幼勞

此也聖我章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結

而長痺病也

聖我章聖我之我而今聖我也特為之嚴草而已不虛聖我之聖乎然則父母

生我以為終身可托之美材而長大之後竟虛所望者何以異此哀哀父母生

我勞亦徒爾耳嗚呼終天之恨哉

不報各者二句此已孤親之望下傷父母生已之勞也上見自恨之深意下

見哀傷之至意不得終養自父母沒後而追思言匪我伊葛非其愛也為為也

只是始生為養而可食。至長大為養。則不可食。非人望于我之初心矣。註以
為美村乃違本父母昔日之心。推測今日不爾其望。見自備之謂。不可就村質
愚不肯上形容哀哀。註謂重白哀傷。蓋能終養可謂昔日之養。今不能終養。傳
勞之思何報。寧不遺可哀傷乎。哀哀乃自哀。非哀父母也。勤勞勞。終不出下
生我一章。但此處只宜合著。○顧時士曰。與必有情。應然。故作轉。此對於應
印轉。故下文另轉。同而與此異也。若此詩。將註中父母生我。以為美村。可顧終
身。而乃今不得其養。再行二句于中間。即謂之與而不謂之比矣。故曰。與比
皆是後人看出。作者全不自定名目。且集傳必補父母生我。以為美村云云者。
亦是要詳理明白。其實說者。願補人。則為改此為與矣。大段看。當作文各有
門頭。不可慎。故文。界。註。註。

餅之弊矣。維繫之取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反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
銜恤入則靡至。

此也。餅小餅大皆酒器也。酪。鮮。家。血。及。靡。無。也。○言餅。子。饗。而。異。於。餅。則
特。異。於。成。○卷之二十。○三

父母與我。相依為命也。故餅。酪。乃。養。之。取。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
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
入。則。如。無。所。歸。也。
○謂。夫。父母之不得其養。如此。則。為。子。者。將。何。以。解。其。責。養。彼。餅。與。酪。相。宜。為
用。者。也。今。餅。之。當。矣。以。乃。之。無。所。故。也。非。維。繫。之。耻。乎。然。則。父母與子。相依。為
命。者。也。父母失所。非。人。子。缺。養。之。責。而。誰。責。乎。夫。人。子。立。身。天。地。之。間。而。負。此
夫。養。之。責。則。雖。生。于。世。而。定。愧。于。心。此。窮。獨。而。無。父母之。民。生。不。如。死。久。矣。蓋
人。有。父母。則。有所。恃。若。無。父。則。何。所。恃。若。無。母。則。何。所。恃。是以。出。則。父母。在
念。中。心。然。然。其。銜。恤。也。入。則。磨。依。無。所。此。身。然。然。而。無。所。歸。也。夫。無。父母。之。人。
如。死。何。黃。于。生。哉。此。所以。不。若。死。之。為。矣。也。
○謂。夫。父母之不得其養。如此。則。為。子。者。將。何。以。解。其。責。養。彼。餅。與。酪。相。宜。為
用。者。也。今。餅。之。當。矣。以。乃。之。無。所。故。也。非。維。繫。之。耻。乎。然。則。父母與子。相依。為
命。者。也。父母失所。非。人。子。缺。養。之。責。而。誰。責。乎。夫。人。子。立。身。天。地。之。間。而。負。此
夫。養。之。責。則。雖。生。于。世。而。定。愧。于。心。此。窮。獨。而。無。父母之。民。生。不。如。死。久。矣。蓋
人。有。父母。則。有所。恃。若。無。父。則。何。所。恃。若。無。母。則。何。所。恃。是以。出。則。父母。在
念。中。心。然。然。其。銜。恤。也。入。則。磨。依。無。所。此。身。然。然。而。無。所。歸。也。夫。無。父母。之。人。
如。死。何。黃。于。生。哉。此。所以。不。若。死。之。為。矣。也。
○謂。夫。父母之不得其養。如此。則。為。子。者。將。何。以。解。其。責。養。彼。餅。與。酪。相。宜。為
用。者。也。今。餅。之。當。矣。以。乃。之。無。所。故。也。非。維。繫。之。耻。乎。然。則。父母與子。相依。為
命。者。也。父母失所。非。人。子。缺。養。之。責。而。誰。責。乎。夫。人。子。立。身。天。地。之。間。而。負。此
夫。養。之。責。則。雖。生。于。世。而。定。愧。于。心。此。窮。獨。而。無。父母之。民。生。不。如。死。久。矣。蓋
人。有。父母。則。有所。恃。若。無。父。則。何。所。恃。若。無。母。則。何。所。恃。是以。出。則。父母。在
念。中。心。然。然。其。銜。恤。也。入。則。磨。依。無。所。此。身。然。然。而。無。所。歸。也。夫。無。父母。之。人。
如。死。何。黃。于。生。哉。此。所以。不。若。死。之。為。矣。也。

夫父母也窮獨之民若此言而寔指在已事言之。銜恤言父母是愛也。出
入皆受無時不然而正見所以主不如死之意。○鮮民謂無父母之民即今
人所稱孤哀子也。○抱苦在心。辭辭不自得。神魂不守。悵然無所之銜恤靡至
四字。形容真切。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
昊天罔極。

賦也。生者。亦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也。育。覆也。顧。旋視也。復。及復也。腹
懷抱也。罔。無極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
不知所以為報也。

申。謂。凡。以。父母之。勤。勞。勞。瘁。言。之。方。其。始。也。受。氣。于。父。父。今。則。生。我。矣。成。形。于
母。母。今。則。鞠。我。矣。及。其。既。生。既。育。之。後。且。防。其。驚。畏。而。拊。循。于。我。時。其。恩。而
畜。養。于。我。其。成。長。而。滋。養。于。我。察。其。寒。煖。而。覆。育。于。我。行。或。先。後。則。顧。視。于
我。而。又。反。覆。之。不。厭。時。或。出。入。則。懷。抱。于。我。而。無。頃。刻。之。或。離。父。母。之。生。共。如
此。信。于。其。勤。勞。勞。瘁。矣。故。我。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
報。也。夫。親。恩。罔。極。固。報。者。有。歉。然。之。心。况。不。得。養。而。未。能。報。今。但。說。及。而
不。及。報。其。情。之。可。哀。為。何。如。哉。

○謂。夫。父母之。勤。勞。勞。瘁。言。之。方。其。始。也。受。氣。于。父。父。今。則。生。我。矣。成。形。于
母。母。今。則。鞠。我。矣。及。其。既。生。既。育。之。後。且。防。其。驚。畏。而。拊。循。于。我。時。其。恩。而
畜。養。于。我。其。成。長。而。滋。養。于。我。察。其。寒。煖。而。覆。育。于。我。行。或。先。後。則。顧。視。于
我。而。又。反。覆。之。不。厭。時。或。出。入。則。懷。抱。于。我。而。無。頃。刻。之。或。離。父。母。之。生。共。如
此。信。于。其。勤。勞。勞。瘁。矣。故。我。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
報。也。夫。親。恩。罔。極。固。報。者。有。歉。然。之。心。况。不。得。養。而。未。能。報。今。但。說。及。而
不。及。報。其。情。之。可。哀。為。何。如。哉。

願。解。此。章。上。六。句。追。敘。其。親。恩。之。大。下。深。慨。其。國。報。之。艱。生。我。鞠。我。自。其。受。氣
成。形。之。始。而。言。拊。我。至。腹。我。口。其。既。生。之。後。而。言。顧。我。皆。謂。養。而。義。定。不。同
轉。是。胎。養。而。是。乳。養。顧。於。腹。也。謂。父母。行。而。兒。不。離。則。顧。之。也。復。謂。顧。之。又
顧。反。覆。視。之。不。能。離。舍。也。凡。此。皆。是。父母。生。我。鞠。我。勞。瘁。之。恩。思。之。大。也。豈
得。我。字。見。我。之。身。長。非。父母。無。以。至今。日。而。我。之。情。益。無。所。以。解。德。字。見。人
子。所以。報。者。言。其。謂。父母。之。德。也。謂。自。見。未。句。要。見。親。恩。不。可。不。報。而
又。失。其。養。其。罪。將。如。何。○君。之。恩。拊。我。是。顧。以。身。為。君。有。也。至。于。腹。則。身。亦。親
之。有。也。故。拊。我。與。顧。也。而。況。身。之。對。乎。而。況。身。之。外。且。不。致。之。親。乎。哀。痛。可。勝
道。哉。○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庶。幾。此。詩。之。義。

南山烈烈風發民莫不哀我獨不卒

與也烈烈高天發發疾風發善也○南山烈烈則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

我獨何為通此也哉

申謹夫曰杜之思不能報則哀傷之情其能自己哉彼南山烈烈而高大風

飄風發發而怒疾矣凡今之人皆有父母皆得終養而莫不善也何我也受吳

天四極之恩而獨遺失養之咎劬勞者弗能報也勞瘁者弗能酬也不幸何如

哉

南山律烈風弗弗及民莫不哀我獨不卒

與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不終也言終養也

申謹南山則律律矣風則弗弗矣凡今之人皆有父母皆得終養而莫不善

也何我也受吳天四極之恩而獨為養之不終負其劬勞甚矣幸其勞瘁多矣

何若是不幸哉夫斯人之不得終養空出于所遺之時有不得已而然耳乃

不自愛而以之自罪其哀痛迫切如此真可謂孝矣

不詳此二章以物理之齊與人事之不齊而反其意以為也孝子既抱節

節之情觸目生感暗南山聆飄風俯仰悲傷而不能已也故曰民莫不哀我

獨何言我獨不卒痛極之詞也何言不卒皆指不得終養言則民莫不哀亦只

是得終養意○唐劉川云不得終養上文已明言之此特嘆其不如人耳非至

此又言其不得終養也○朱豐城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于嘆

者如賦帖揚羽皆是也而憂我之詩猶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

朕遠親存也故吾勞仕亦為吏歷不過適蓋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

其遠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楹題三閣總教百

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又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

聖之前有賢者至則卑也彼得據據哭于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

喪何哭之悲也皇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遊諸侯以復吾親夫之一也高尚

吾志聞吾事君夫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夫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

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倚而死孔子曰弟子

誠之足以讓矣于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吁子之可効于父母者推

日報耳至于報之無從而我心滋戚矣况于一日之養而有不得乎此常然悲

心所不欲自存者也○附錄魏王哀事實○魏嘉平四年詔司馬昭為監軍

文吳吳諸葛等敗之死者數萬人昭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王侯對曰

責任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于邪耶遂斬之子哀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

七辭皆不納昭于墓側且夕帝至墓所拜跪悲號讀詩至三復流涕後司馬

昭子哀慕魏為晉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又顧歡早孤讀詩至哀

哀父母孰書痛哭由是受學者廢製我篇不復講嗚呼吳天四極之恩欲報無

由其哀痛且奈何哉○附錄巢之梁全章文并文評以資觀覽○歌時我者痛

乎其言之也夫終養人子心也而竟以失養終于獨何心能不悲哉想其揮涕

而言曰嗟哉我生之不辰也陛下之飲憐焉絕矣終天之恨夫復何言所可痛

者唯是親之望我身我之負我之不能不為之仰天惟心而泣血也而不親之

聖

卷之二十

小雅

聖

卷之二十

小雅

聖

卷之二十

小雅

聖

卷之二十

小雅

聖

卷之二十

小雅

聖

卷之二十

小雅

平尚忍言哉。○念符祭禮音節甚楚。令人不忍多讀。○三更傷血。雨岸煎煉。此又而不清。然下流者必非子也。

魏六章四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秦王哀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看詩之感人如此。

大東章全旨○通詩七章。總是哀我憚人。亦可息也之意。以田役傷財作限。大意四章以上。是詳敘已見困于人之事。下詳敘已仰訴于天之詞也。俯言之。首章

祭田役傷財之意。二三章言東人財力之俱困。而土之人所當恤也。四章承上賦役不均。是以東人憂勞。而西人得志。五章又言惟西人得志。是以出之者苦。而視之者甚易。庶幾訴之于天。而惟天其我恤耳。六章又言我雖求助于天。而天亦卒莫之助。七章則言天非不我助。而反為我困矣。○維天有漢。以下只將下土條件空虛。而西人為虐。未已極其形容。把一箇天說來。說去。直從聖天處說。到怨天處。從不能助東人處。說到反助西人處。似呆似非。全在空中。想出意見。無所赴。題而題于天。無所歸。答而答于天。總皆不得已。而是怨之詞。

魏六卷之二十一

四七

有儆于獄○有棘七首。周道如砥。結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反瞻言。顧之。猶出涕。皆律。

有儆于獄。有棘七首。周道如砥。結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與也。除滿。養熟。食也。棘。出。棘。棘。七。以棘為比。所以載罪。肉。而。升。之。於。剷。也。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也。瞻。反。顧。也。出。涕。下。涕。也。序。以。為。東。國。困。于。役。而。傳。于。時。諱。大。夫。作。此。以。告。病。言。有。儆。其。難。則。有。棘。棘。七。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于。周。也。

平請厥大東者曰。盛世之時。其民樂業。世之時。其民哀。于今處亂之世。事不待言。○
○平請厥大東者曰。盛世之時。其民樂業。世之時。其民哀。于今處亂之世。事不待言。○

復視矣。戴觀周道。蓋屬東方之輸運。我也。瞻。顧。之。願。日。激。衷。不。無。憂。哀。之。感。而。財。力。俱。傷。日。動。哀。憤。之。悲。不。覺。潛。然而。出。涕。也。

魏六章四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秦王哀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看詩之感人如此。

魏六卷之二十一

四八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宜。而。出。使。于。下。國。我。車。我。馬。悉。于。此。于。經。行。冠。蓋。相。望。而。凡。息。肩。憩。足。于。道。路。者。莫。不。敗。踵。疑。將。而。瞻。望。其。威。儀。也。我。徒。我。御。恐。于。此。乎。往。來。僕。御。將。矣。而。凡。因。傍。提。攜。于。阡。陌。者。莫。不。舉。首。轉。盼。而。景。仰。其。風。標。也。廖。文。云。君子。有。朝。聘。之。行。彼。則。水。道。而。觀。相。聚。于。車。馬。馬。足。之。下。君子。有。貢。賦。之。舉。彼。則。趨。途。而。望。乘。會。于。停。驂。駐。節。之。餘。所在。成。羣。而。喜。見。國。家。之。盛。事。觀。者。如。堵。而。欣。逢。太。平。之。儀。備。備。倚。背。亦。日。周。之。盛。時。朝。朝。會。同。而。歸。往。冠。蓋。相。望。僕。御。將。矣。極。一時。之。盛。治。小。民。莫。不。敗。踵。疑。將。瞻。望。其。威。儀。快。報。其。丰。采。故。口。云。此。俱。作。西。風。之。視。禮。又。兩。句。一。串。說。玩。註。小。人。視。焉。焉。字。口。氣。中。說。亦。矣。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梓。梓。梓。梓。也。柏。受。經。者。也。空。空。也。僊。僊。薄。不。奈。勞。苦。之。貌。公。公。公。公。之。貴。臣。也。同。行。大。路。

必樂為用力。今于一勞而不察其來便見有步及一方之意。故曰不均。舟人又就西人中舉其微者。以自資者而言。絮絮句句而進也。然則句句言百僚。何言絮絮絮絮。何如杆槓其空。能解其表。必非將履履。百僚是試。步此行彼。則行人則舉其資。西人則舉其財。此際題。不知正有如許。屬。百僚是試。不是私人居日僚之位。言得百僚之寵。任用以見其安適也。○鹿野云。上言東人之勞苦已盡。故百二句。只為引起之詞。然賦勞不來。一語。是括盡太東之旨。下六句。言西人之享其禮。總見賦役不均。而聖小得志。山賦役不均。致之。此說以東人提起。不與西人平重。亦有見。○賀公訓云。恐乎。此於賦而財。見彼服青而志淫。此仰居而向隅。彼乘冠而製虎。憚人飲。舟子揚。貴介履。屬與升座。夫非盡人之于乎哉。而西人樂。東人愁。西人備。東人怨。天耶人耶。誰是為之也。耶。此所以仰天推心而泣血也。

終日七要

或以其酒不以其貌。朝佩冠。不以其長。維天有灑。豈亦有光。跂彼織女。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一 小雅 五十一

賦也。朝朝長。朝朝也。漢天河也。賦。朝朝。朝朝也。織女星。在漢旁。三星。既然而。朝也。七。未詳。傳曰。反也。雲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蓋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言東人或飽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聚東人或與之以。朝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起。想。而言。維天。庶乎。其。恤。我。耳。
○言。東。人。之。困。如。是。使。西。人。少。加。愛。恤。焉。得。之。可。也。今。供。上。之。賦。果。未。足。以。盡。之。也。而。又。欲。給。于。酒。矣。故。我。東。人。或。醉。之。以。酒。本。其。厚。也。而。西。人。視。之。曾。不。以。為。樂。而。足。以。盡。之。也。而。又。取。給。于。佩。矣。故。我。東。人。或。與。之。以。朝。朝。然。之。佩。本。其。長。也。而。西。人。視。之。曾。不。以。為。長。是。其。取。之。也。盡。酒。與。佩。而。不。適。其。用。之。也。維。酒。與。佩。而。不。惜。今。日。之。困。始。有。不。可。求。者。矣。吾。將。易。其。朝。朝。之。賦。而。為。章。于。天。尚。其。薄。際。下。之。光。而。有。以。監。我。焉。則。不。幸。見。困。于。人。者。猶。幸。見。知。于。天。矣。跂。彼。織。女。日。更。七。次。尚。其。成。五。采。之。章。而。有。以。報。我。焉。則。不。幸。見。困。于。人。

者。酌幸見助于天矣。

○此章上四句言見困于人下是求於天也。酒佩俱就供饋亦非二者以見其餘耳。此皆本上西人得志來極言西人之暴珍需索無已供億之外又取給于酒佩乃東人出之甚難而西人視之甚易蓋得志之人不復知有民生之苦人情大抵然也。維天二句與天監已之勢爾雅箕斗之間漢津也。註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又天文志曰漢水之津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清流各曰天河豈亦有光非即監視乎我言監下而有光輝應有以致辨于酒漿之是非。瓊瑤之長短也。跂彼二句與天報已之勢織女三星躋足而成其形既然終日終一日也。○劉安成曰日月五星為緯其餘皆為經星經星周布與天為體所為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天而有餘者即天之旋一周而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晝一夜十二時則一時當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織女星當歷七次也日更七次其行其疾如拋後然故云七襄次即所謂緯星所止舍處在天為次在地為辰雲漢非所以監人而與其監之織女非真能成章也而與其助之此亦無賴之甚而為是不得已之詞耳。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一 小雅 五十一

雖則七襄不成報。旋旋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反有球天畢。載施之行。
賦也。旋。旋。旋。旋。牽牛。星名。服箱也。箱。車箱也。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後。但全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捲兔之畢。行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啓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言。天。畢。之。行。列。而。已。是。天。亦。無。若。我。何。矣。豈。真。能。有。所。助。哉。

二章此章總是言天象之無益于人也首二句連上賦於二句與脫彼二句對
報章者繼之用絲一往一來相反報而或章也河鼓謂之牽牛服箱以輪載言
車而校之內謂之箱是車內容物之處啓明四句與不成章不服箱對看啓明
句言不能引其光于日未出之先以助其兼作也長庚句言不能積其光于日
既沒之後以助其兼作也啓明即是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曰只是一星故
後世多用之亦以長庚爲太白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傳曰日且出
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啓明也庚續也皆金星之說蓋本于此
顧麟士曰魯傳啓明長庚皆金星之名分據兩頭言之正似形容之詞今吳俗
謂長庚星爲黃昏星啓明爲曉星有曉星時無黃昏星有黃昏星時無曉星理
爲一星尤無疑但二句疑非一時兼有偶然對言之也註兼言金木二星者
以彼形此之詞下已云篇以金星爲言矣勿疑劉安成曰金木附日而形無定
在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金星行在日先則見而
昏不見行在日後則昏見而晨又不見也天文志云畢三星如豈然疏義云畢

維有箕

卷之二十一

五

長柄小柄也畢八星二星面上如柄六星曲爲兩行張其口如畢柄也載施之
行依註承啓明長庚天畢言而麟士謂孔疏只承天畢理會亦妙此又拘兩柄
一連之說耳織女不能助我成章牽牛不能助我服箱啓明長庚不能助日使
長使我營作天畢不能助捕禽獸皆是有虛名而無實用者也天象豈能助人
而此人既望其有所助又嘆其無所助皆不得已而爲是言也
維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翁其舌
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
常見不隱者也翁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同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
也○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標北斗既不可以挹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
有所吞嚙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于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
人而見爾甚慈之詞也
再讀不惟是也惟南有箕意其可資之以簸揚矣孰知有箕之形無箕之實

不可以簸揚也維北有斗吾意其可資之以挹酒漿矣孰知有斗之形無斗之
寔不可以挹酒漿也夫既無助于我苟無害于我亦可也夫何此南箕雖難挾
而舌則廣反若有吞嚙之象焉是不惟西人之噬于我而天亦與之俱噬于我
矣此北斗也長其柄而西之揭反若有挹取之象焉是不特西人之取乎東而
天亦若與之同取于東矣吾人又將何所賴也哉夫天象固無所助亦亦無所
害乎人今始而無所赴告則望天之助之既而無所歸咎則又怨天之困之至
是而情愈促怨愈甚矣爲人上者胡爲使之至此極哉

疏解此章言天不惟無所助于我而反有所困于我也上四句若合上章看當
屬上文在下章則重下四句上四句不過是引起下段之意北斗集傳雖有兩
說然詩既明言維北與南爲對不必判是南斗也南斗六星在二十八宿之內
北斗七星在大微北啓書云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箕其踵似箕且有舌
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星二爲趾二爲舌踵微而舌廣故曰斗四星爲斗三
星爲柄斗柄指西故曰揭大意謂東人供輸已竭乎地之所有矣或者天上還

維有箕

卷之二十一

五

有木象之物乃視南之有箕不可供用北之有斗不可供用再觀之不但無用
也載翁其舌似謂東人尚有餘粟乎西柄之揭似謂東人尚有餘酒乎箕斗之
象原是如此但傷于噬者畏見夫噬之似傷于取者畏見夫取之似故以爲若
有所吞嚙挹取云爾亦是極言其惡西人驚疑痛疾之意特寓言于箕斗未嘗
怨天也天心無私而望其有助于已天象無心而怨其反助于西皆詩人善于
形容處總之此前三章只要形容其愁苦無聊之況不必着相說○凌駿甫曰
俯觀周道而傷今思古之懷既有感于衷中察人事而彼此不均之狀又有激
于日及仰觀天象而又若有不恤東人而反助西人之意俯仰之間何莫而弗
見曰昔者○魏仲雪曰請星終古在天有周盛時亦曾見之愁煩之人物物在
悲失望之人處處歸咎耳○附錄李長科全章文并文評以資觀覽○詩概東
西之不平等而致怨于天焉夫東人勞而西人逸天也乎哉然不怨天將誰怨大東
詩人曰溥天之下孰非王民寧有二天耶乃王道有今古之殊天道亦有東西
之異其奈何試觀綠然者箕發乎棟然者曲七乎此一如砥如矢之周道也

也君子朝宗今也公子奔命向也小人景附今也博人悲勞嚴霜降焉復寒也
果流積新蓋能不顧周行而心坎嗟嗟我東人勞不勞來不來可無聞耳
不釋然者西人有喪服東人不得以為慶西人試私人東人不得以試公十其
至東嘉粟西流泉東粟玉西土俸傷貧也悲誰訴也惟是酒滌星河含悲天
女東歸西傾南盼北望以求一助乎而今竟何如也一水波復不照清絲之象
七葉聚葉其補杆軸之空啓明朝出帳屨散于窮途長庚夜輝悵悵于永夜
牽平安在輪航空勞竟成行鮮食何口無粟米而望饑餓伏見笑于南箕無
酒穀而思花取徒貽誤于北斗傷哉已矣天不助我矣雖然我不收怨也載豎
之兼疑之此其舌唇修斗柄西揚又何為者嗚呼一東人也而西也南也北也
進出以困我耶西人有天東人獨無天耶西人天之人東人非天之人耶人之
困我恃有天天之困我恃有誰耶悠悠蒼天謂之何哉惟有清然泣數行下耳
○怨隨景集哀與泣并○用長短句法按貫全題錯落可尋

大東七章章八句

卷之二十

五

四月章金首○通詩人章標是歷敘已遭時之亂而著作歌之情也自勢之在
我日擄一旬而廢為殘賊二句是擄禍根由折言之首章至三章言禍日進
而四章財推亂之所由起以怨其上五章又言禍亂之不息而六章又訴亂之
不獲免以怨其上七章言去亂無計末章言作詩告哀此要見慘惻屬望于玉
意○通篇想見四時悲悼山川哀落乘走動植彫零天札之象禍亂日進只借
時序以見之若直以時序過下又不為矣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叶韻女反
與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也已述未之月也○此亦遭亂自傷之
詩首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我先祖匪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
咎之詞也
[申]蓋於四月者日人牛歲序之中梁信皆有以自託守而之廟仰或得以
目寬果如是亦安見其可哀乎若今日有大不然而四時之氣雜四月焉純陽
而澤養之威惟六月為尤甚是故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重約之勢蓋有所必

至矣况願孫一氣未有不考而不愛子孫者我先豈匪人乎宜有以崇佑我
矣胡忍使我遭此而不為之恤乎

[疏]此章言亂世之禍與者氣鬱烈同故以夏暑為共言者去有祥禍去無祥
在天不忍以暑害先祖何忍以禍害我六月暑止盛而云往者盛則退也
匪人只于忍處見之言先祖同是此人何而不愛子孫而盡禍之乎無所歸咎
而谷于先祖者不放斥言其上也○詩南台云此章安歸三章未註禍亂日進
意四月二句是言時之漸進而暑之寢盛何忍使我遭此禍正應夏之暑人若
其煎灼百言亦是一見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離矣其適歸

與也凄凄涼風也百卉腓離離萎也適歸之也○秋日凄凄則百卉俱腓
矣離離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

[申]然離離之運不止此也秋至則物收秋日凄凄則百卉俱腓則瘵之勢蓋
有不能免矣况今亂離之禍天下皆受其病我躬四方則將何所適歸乎哉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

五

[疏]此章言亂世之氣與私之禍存同故以秋病為與言而用百卉皆
然何物可免離離為言則人民見病隨處皆然何處可安哉亂離疾矣言亂離
來病人非如孔疏亂離疾三者連文明非為一事也亦勿作連言以病與疾其
適歸是無周流之處無憑依之地也薛方山云過文須用禍亂日進之意有用
與意作過文日不但夏則暑而已不可依秋日猶云秋時冬日亦然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言音易
與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風殺善也○夏則暑秋則涼冬則烈言禍亂日進
無時而息也

[申]然禍亂之進不止此也冬至則寒烈冬烈烈則飄風發發發之氣
必有不可禦矣况民莫不免于飢而善我獨何言而過此言也哉
[疏]此章言亂世之物情與冬之慘或同故以冬烈為與言日寒則風疾其氣
相似民被而我善其情何不相似乎日莫不穀者身處貧中見人皆廢已也○
精慶源曰此章亦與也而先生但連上五章為說云夏則暑秋則涼冬則烈言

日進無時而息如此說則創賦體其不解所以為典者蓋此章之說已見于聖我篇矣○大抵天地之運時時變遷因時之長木無其惡惟惟崇者之則為美矣憂者廟之則為惡况今夏則苦其燥秋則病其潤冬則傷其寒烈烈然時之亂觸景生悲故借以形出亂日進意然何舉三時而不及春蓋天氣和暢萬物榮茂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辨矣

山有嘉卉侯棗侯梅叶其反靡為砥賦其尤叶其反

此章與在位者之不善因致歸咎之詞也即物之象者能全其美與人之善者及化為惡以人不如物起與在位者聖臣言殘賊時皆就不仁不義以害民害國流但詩人之意至意在憐善善類上莫知其尤爾是謂云此暗指王言凡亂難因在位者之惡而所以致之者則王也故不斥言之而曰其尤

相彼泉水載瀉瀉焉叶其反我日構禍曷云能救

與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對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清者則曷云能善乎

中諫夫用廢賦之人以階天下之亂如此使有時而息吾猶可以自克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矣我乃日日遭宮初無止息之期則何時得以免于刑而能善乎

疏經此章即水之清濁有時與已之遭亂無已構禍謂禍亂聚非有積微充塞於隙也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階意日字正始上微章說非遭階聚即遭委烈欲解脫而不能也亦本上殘賦禍來曷云能殺謂何時可免于禍也此觀字雖是保身全家之謂亦欲斬除殘賦解脫禍亂使夏秋烈寒之氣都化

卷之二十

五

為湯亦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葉齊以任莫我

此也滔滔大水觀江漢二水名紀綱也謂經緯包絡之也障病也有障有也○滔滔江漢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其

南國便反了蓋江漢與已南國與王也莫我有謂沒有這箇人在心上殘賦之火用則盡瘁之人雖語正相應有謂謀有者蓋必心相知而後人相有也不我

有則樂之而不以為功疎之而不以為德矣雖有盡瘁之患何由自若于上乎所以不免構禍而彼謀賊之害也○此詩惟第二章正典一三四五六章似

匪鷄匪鸛音希叶翰飛戾天叶其反匪鱓音官匪鰈音流潛逃于淵叶一均反

賦也鷄鵲也鸛亦鷄也其飛上薄雲漢鱓鰈大魚也○鷄鵲則能翰飛戾天鱓鰈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

匪鷄匪鸛音希叶翰飛戾天叶其反匪鱓音官匪鰈音流潛逃于淵叶一均反

能潛逃及大而免此罪者之患乎魚吾知其能潛也其則其能潛也其能潛也子酒而免此法網之患乎不能高飛不能深潛則禍亂之來亦自余之何其

出世稱矣然君臣之義何所逃于天地之間只索其非不是乳無所逃若作欲逃無所則真矣其適歸意重亦當有辨蓋矣其適歸是以天下之亂而口悲傷

卷之二十

五

感賦之詞也。翰飛潛遊。是以處世之勢。而無自安之詞也。○陶淵明詩。且
 乘高馬。臨水倦遊。意頗相似。○蘇慶源曰。此章亦與他有所托之物
 而無所與之詞。故不可謂之與。又有四節。原字。故亦不可謂之此。而只得以為
 賦也。

山有榛。穢田有杞。嗚呼。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與也。杞。枸櫞也。榛。赤棘也。穢田。細而岐銳皮。理錯。好澆生山中。可為莊。○
 山則有榛。穢則有杞。嗚呼。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

申謹。夫禍亂莫甚。則可哀。甚矣。而作歌以告哀。其容已。被山則有榛。穢矣。
 則則有杞。穢矣。况君子遭時之亂。而作此歌也。維以告哀而已。蓋悲傷之情。少
 能自達。故假此聲。詩以鳴其情。庶幾聽者之一悟耳。自告哀之外。豈敢有他及。
 嗚呼。詩人哀之。上之人不知所以哀之。其所以喪亡無日。而使後人哀之。也可
 勝惜哉。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一

五

誠解此章。是托興而表已作歌之情也。以物之生。各于其地。與歌之作。維告乎
 哀。無若取義。作歌。總全詩之意。而言。謂亂離而英。通歸。轉而身能。深釋。釋而
 莫。我有皆可哀之情也。但曰維以告哀。言不敢有他及也。則當世之亂。使人恐
 恐不敢言者。又可見矣。要讓得此意。方合得詩。稍自傷之意。○當夏則苦。煩暑
 當秋則感。凋傷。盛冬則又苦。風寒。至于賦穢之生。是勞春矣。人皆然。際于脆。陽
 我。願作歌以告哀。是終歲四序。卒無須臾之歡矣。○嗚。古人曰。告哀。不是告
 之子。人是自鳴其哀傷之情也。一說。乃哀天下之志。非以為其身也。又一說。告
 其悲悼之情。誠也。更與聽者之一悟。而或謂之。此詩可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人之什十。六十。五。章。四。百。四。句。

詩經集成卷之二十一

上元陳元明書

詩經集成卷之二十一

北山之什二之六

北山章全百。○通詩六章。總重後使不均上。首章言。○是嘆其後之不

均而極言之也。折言之一章。後已。從事之勢。而。○言王之役使不
 均。而以己為獨賢也。三章。正言其獨賢之故。末二章。應其不均之意。須以朝
 夕從事。勿為上。以後五章。皆根此句。發前二章。敷我字。單言在己之勞。後三章
 敷我字。將人已。相形。而不均在其中矣。語須。勿。勿。勿。勿。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借借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賦也。借借。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
 杞。以食者。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
 母之憂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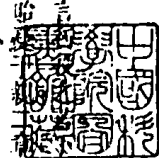
申謹。賦北山者。曰。臣固。貢于。賦。而。役使。充。官。乎。焉。不。何。今日。之。不。然。耶。陟
 彼北山之上。而言采其杞。以食者。乃借借強壯之士子。而朝夕以從王之事
 者。也。所以。然者。蓋。以。王。事。不可。不。堅。固。是以。從。役。于。外。不。惟。我。之。思。親。不。置。且
 親之念。我。不。忘。而。憂。我。父。母。耳。急。君。而。遺。親。其。忠。而。忘。孝。我。其。如。父。母。何。哉。
 乘解。此。章。上。四。句。後。其。行。役。之。不。息。下。推。其。以。王。事。而。貽。我。父。母。之。憂。山。采。杞。
 白。是。鴉。族。情。况。言。借。借。強。壯。便。伏。下。未。老。方。剛。意。言。朝。夕。從。事。便。伏。下。盡。瘁。幼
 勞。息。但。是。發。端。語。未。可。遂。盡。借。借。士。子。只。是。詩。人。自。已。勿。泥。傳。皆。字。而。以。為。與
 己。共。事。之。人。方。與。下。獨。賢。無。得。王。事。句。推。所。以。從。事。之。故。也。王。事。茫茫。言。不。指。征
 伐。說。與。他。處。與。不。同。憂。我。父。母。只。是。念。子。幼。勞。非。以。缺。養。也。蓋。子。以。王。事。為
 憂。父。母。以。子。幼。勞。為。憂。固。相。因。而。致。者。

卷之二十一

十

溥天之下。莫不韋韋。王土率之。瀆。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勞。賦也。
 溥天。大率。猶。溥。澤。也。○言。上。之。廣。臣。之。深。而。王。不。均。不。使。我。從。事。獨。勞。也。不
 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勞。詩。人。之。忠。厚。如。此。

申謹。夫。我。之。而。憂。于。父。母。也。因。以。王。事。之。故。而。被。命。我。者。亦。豈。盡。出。于。公。哉。彼
 曾。天。之。下。皆。一。統。之。山。河。也。豈。有。尺。地。而。非。王。土。乎。上。平。章。上。之。消。皆。一。王。之。臣。子



也寧有一民而升王臣乎。既居王上而為王臣。則當為一我者。亦當為一人。可使我者。亦可以使人也。何大夫之不均。乃獨以我為賢而使之朝夕從事如此耶。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王者所統之廣。下嘆已之獨見殺也。此章微露有不均意。薄天句以極天所覆言。率土句以極地所載言。莫非王上者。內畿甸外侯封職。方屬于大司馬者。皆昭代之土宇也。莫非王臣者。內公卿外牧伯。版籍屬于大司徒者。皆今日之黎獻也。王臣兼在位與不在位說。王上王臣。須備重王臣一。邊大夫行役。而怨大夫不均。益天子之大夫。一人也。北則指夫說政而言。執政不均。則王之不可知矣。但詩人不斥王而曰大夫耳。獨以為賢故得殺之。大夫字只就本文說。註王字勞字。于言外見之。

四壯彭彭 反王事傍傍 未老鮮我方旅力方剛 經營四方 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鮮鮮少也以為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齊同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旅力可以經營四方

耳猶上章之言獨廣也 卷之二十一 小雅 二

取謙以我之從事獨賢言之。駕彼四牡。則彭彭然而不得息。服此王事。則傍傍然而不得已。王之所以使我若此者。其故何哉。蓋以年之既老。則不可用。王則嘉我之未老。而異于眾焉。人之既衰。則不可用。王則鮮我之方壯。而不多得焉。夫僕老方壯。則旅力方剛。可以駕四牡之彭彭。服王事之傍傍。而經營四方矣。我之從事獨賢者。豈非職此之故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敘從事之勞。下原已從事之故。此章正發明上章所以從事。經營之意。四牡二句。不單乃駕以奉行王事也。傍字從旁。有旁午之意。旅力句。承前我二句。帶經營句。未老方壯。方剛正所謂獨賢。曰鮮我。言外要見未老方壯。非我一人之意。經營四方。打轉四牡二句。只作經營四方之事說。不是和僕僕誤認。○此詩本為役使不均。獨勞于王事而言。而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反以王為知己。忠厚之旨。顯然。

或湛湛樂飲 或盡瘁事國 或息偃在牀 或不已于行

賦也。燕燕安息。觀瘁病也。已止也。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放此。

燕燕。天表之獨賢。因不敢自愛其身矣。而其不均若是。亦安能已于言哉。彼居王上者。皆王臣也。天何燕燕。若息而無國事之勞。或則盡瘁事國。而燕息之。不遑焉。或有息偃在床。而無道路之涉。或則不已于行。而安寢之。不服焉。以彼之燕燕。思假。視此之燕燕。不巳。何勞逸之相懸耶。

疏解此章以下。皆歷敘其不均之情也。各章每二句。要相反說。方見不均情狀。燕燕二句。一字家。一動王也。以安危分息假二句。一止居一微逐也。以行止分燕安也。重言之。見安之具假息而假也。如假臥之假。

或不知叫號 或慘慘劬勞 或栖栖遑遑 或王事鞅鞅

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鞅。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為儀容也。不謹不特此也。或有深居安逸。而不知叫號。或有任事于外。而慘慘劬勞。無深若之安者矣。或者動靜自得。而栖栖遑遑。仰或者王事煩勞。而鞅鞅失容。無自得之休者矣。以彼之深居假仰。視此之劬勞鞅鞅。何苦樂之相懸耶。

耳猶上章之言獨廣也 卷之二十一 小雅 三

疏解此章叫號二句。一處優而固閑。一處勞而見傷也。以勤儉分栖遑二句。一優游而自適。一事煩而失容也。以勤儉分鞅鞅而能在一脫手則馬奔而不可御矣。總攬四事。亦然放曰鞅鞅。

或湛湛樂飲 或慘慘憂吟 或出入風議 或靡事不為

賦也。飲酒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容也。

取謙又不特此也。或有湛湛飲酒而笑語于游車之間。罪非所憂也。或則慘慘憂吟而憂于罪咎之及。欲飲酒而不可得。或出入風議而從容于親信之。餘事為無所迫也。或則靡事不為。而勞于進退之地。欲從容而不可得矣。以深居風議而視。其長咎盡勞。是彼何樂而此何憂。或何進而此何勞也。然則大夫之不均。誠不得辭其責矣。

疏解此章湛湛二句。一在樂。一在憂。不樂也。以憂樂分出入二句。一口言。之而不為一身為之。而靡事也。以親疏分出入。出入朝廷之上。風議是立身事。外談論人之是非。○以上三章。盡舉等句。即經營四方。朝夕從事者。便是矣。

詩經

卷之二十一

四

見遇者豈不當任勞勞者豈不當處逸豈此為王臣而彼獨非乎豈此為賢而彼獨不賢乎勞者獨勞逸者獨逸此所以嘆也○魯伯祥曰此不過以其勞逸者對言使上之人自察耳但言之重詞之復則其望于上者亦切夫人臣職在奉公即勞率何敢辭即燕逸誰可美但以彼之逸形此之勞則此獨矣豈彼獨何幸流兩人並觀其不均甚矣○看戲或字未替粘自己而已隱然在其中大夫之不均亦不言自見○陸雲士曰北山非以私勞或怨乃以公義鼓忠天下事非一力能持惟行者盡勞居者盡職分內外而其屬其精而後稱王臣而無忝也○濟永論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孝即忠也豈有願為孝子不樂為忠臣之理北山似孝親之念重忠君之意輕不知其忠君之意正寓于孝親一念中見得經營既無以孝親獨賢勞而經營非無以忠君使大夫言念及此誰無親而我獨違之誰無君而我獨任之亦宜慨然悟矣○章天節曰詩可以怨小升怨親也北山怨大夫寔怨君也小升之怨正微其孝北山之怨正見其忠旅力雖剛一身如四方何一不足惜四方不可不念也此其怨是何等忠處不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章全首○通詩三章只一意無深深也但是憂傷之意反發道之也以無思百憂句為主百憂者進而王事之督責惟恐有不及之悔退而有家事之多難復恐有意外之虞不一而足也及至于不歡思憂轉深矣

無將大車賦自慮分無思百憂賦自底分

與也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道底病也○北山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塵汚之思百憂則病及之也
[中]通詩無將大車者曰天下固有可愛之事而君子亦不能無憂之心也然不地任載者謂之大車無將大車也均不量力而濟之則推之不前却之不後祇為塵汚之所及矣况表之行役進而王事督責之程退而有家事多端之處則百憂果焉尚姑置之勿以為思可也苟不安于心而思之則思亂于不嗣

情苦于難伸祇足以自病而已亦何必以思為哉
讀解此是即將車者之自汚以與憂思者之自病有無聊不堪之意下二章其義亦同自慮統將車者言凡大車所過處必障天將車之人不排而日無思姑臣之詞百憂者王事家事說較亦在役之勞苦上底以累其身也

無將大車維塵寔寔無思百憂不出于煩

寔也寔寔昏睡也煩與秋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
[中]通詩無將大車將大車則非惟不能致遠而適為塵所障寔寔百憂思百憂則非徒自病且在憂鬱之中煩煩然而不能出矣寧不亂我心曲耶
[中]此心全向此一處介帶只見有此事也以煩字言憂已妙矣又曰不出于煩更妙更苦煩者沉憂之人胸中若有一物而又無可指各不出二字即流字之意衝風如有隱憂細玩如有字可得不出之義

無將大車維塵寔寔

今無思百憂祇自重

五

與也寔寔也憂積累也
[中]通詩無將大車則為塵所障蔽矣無思百憂則非徒自勞且在塵投之內寔寔然不得行矣寧不重累其心耶夫思曰百憂固有不勝憂之患而又成之勿思又有不敢憂之情行役之勞苦如此為上而使人至此何以為國哉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明則章全首○通詩前三章傷己之入從而極憂思之情下則戒朋友之安處而致忠告之意終之戒僚友蓋所以自警耳此詩人人多不平之情卑寬自因勞思遠意而三章全首內已合水二章意○西征大夫困己之勞思入之進而以立朝大義規之玩木二章詞和義正則前而心愛等語勿露十分怨詞着數段字分明自己亦有勉思結其意要知亂世之末流居者皆不得其所以

吾誠恐反覆觀之則僚友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所以思之而涕零也未嘗以
自觀之謂或之蓋慮亂世事端難共正直庶幾得免耳方藝已而忽念人
憂傷之轉境多如此○已之勞則訴之于天僚友之福則假之于神俱有凍凍
不能自保意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九月野上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少之憂矣
其毒大矣若念彼其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與此罪咎

賦也征徂徂往也九月野地各蓋遠荒之地也二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初
吉朔日也委言心中如有藥毒也其人僚友之處者也懷思罔報也○大夫以
二月西征至於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且自言其
畏罪而不放歸也

爾謂厥小者曰人臣之往役也而至于久役于外亦安能已乎傷悼之情
哉夫夫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是空無所不容也何使我有西征之行至于九月
之地當夫二月初吉而啓行以至歲暮我雖寒暑而猶未得歸行遠而時久如
此何天之不我察是以心之憂矣有如藥毒而甚苦也于是念彼僚友之安
處俾彼此之味道不覺涕零如雨焉斯時言不懷歸而與之共享其逸乎特以
王事未已而遽歸則不免罪咎之及故我畏此罪咎欲歸而不放耳

卷之二十一

六

此何天之不我察是以心之憂矣有如藥毒而甚苦也于是念彼僚友之安
處俾彼此之味道不覺涕零如雨焉斯時言不懷歸而與之共享其逸乎特以
王事未已而遽歸則不免罪咎之及故我畏此罪咎欲歸而不放耳
疏解此章上八句是呼天而訴已之久役下四句是念友而修己之難歸首二
句謂明明照臨宜有以察人之隱而恤人之私也只與起下文耳三四句言其
地遠五六句言其時久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
離者經歷之意離寒暑則歲暮矣心憂二句承上兩邊言之念彼二句是思
事之不寧而忽游神于朝暮想見其人優游無事而傷其不如耳不曰友人而
曰其人者見位所當共亦彼詞也其人即下君子則是戀思無厭而又含愁在
心莫可申說故念及其人惟有涕零固非久別懷思而與其情亦不明言我勞
彼逸而致忿憤不平也豈不懷歸欲歸而同其逸也罪咎如以善取物不使知
也就于事不堅固說來勿作君之刑罰夫當言念友而悲畏罪而止又遠行中
不得已所在故井序之當謂其網甚嚴一歸便有罪責故云云○詩人固自知

不然詞氣亦甚哀愛如長此罪咎非復具此開字在矣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其遺歲事不莫念我獨今我車孔庶心之憂矣
我不暇反念彼其人瞻瞻不懷歸與此罪咎

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眾憊勞也瞻瞻勤厚之意謹怒罪責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如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傷而事眾是以勤勞而
不暇也

帶誤然我之憂不但已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乃二月初吉也今未知何時
可還而歲已暮矣念我以一身之獨而當此孔庶之事是以心之憂矣惟我
之勞而不暇莫知旋歸之期也于是念彼共人之處者至于瞻瞻然彼內顧
之思焉斯時也豈不懷歸而與之共享其安乎特以役事未畢而遽爾言歸則
未免請怨之加故畏此謹怒欲歸而不放耳

疏解此章上八句敘其久役而推其不得歸之故下念其僚友而原其不敢歸
之情昔我四句言其役之久也莫云者難定之詞念我一言身獨則其力為
有厚事則其責為難也玩獨字便見非眾之所與同邪者支親正直者孤也
自古傷之矣心憂二句雙承此意謂其勢不得歸也瞻瞻懷顧是
內顧傷悲之意非顧念朋友而然也謹怒本役事未畢而歸則謹怒在
所不免蓋叔季之制法令頗例舉足即為危殆今萬里孤臣自畏而不敢歸

卷之二十一

七

昔我往矣日月方與其遺政事不莫念我獨今我車孔庶心之憂矣
詔伊戚以念彼其人興言出宿不懷歸與此罪咎

賦也興興覺也詔道感也興也反履顛倒無常之意也○言以政事愈急是
以至此歲莫而猶不得歸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語此其至於不能安
寢而出宿於外也

不憊然我之憂不但已也昔我往矣日月方與蓋二月之交也今未知何時
可還而政事則愈急矣是以至此歲暮而猶不得歸故心之憂
矣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語伊戚也于是念彼共人之處者至于不
安寢而出宿于外焉斯時豈不懷歸與此罪咎夫當言念友而悲畏罪而止又遠行中
不得已所在故井序之當謂其網甚嚴一歸便有罪責故云云○詩人固自知

反其欲歸而不取耳

職業此章上入句是修久役而自修于已下因念友而嘆其不取此與上二章例看與後也即春淵亦謂二月也取事念其是上取事應者又與也乘其發教不重乘其正裁釋之時全是收拾的光景夫物之成毀有候而已之勢助無期乃自己不能乘去而自治此憂此以分義自安與自治即困例看不然勉他人以靖其自欲遠避亦自相矛盾矣與言出宿言既臥矣復起而宿于外心不得以自寧而身亦不得以自安又止于睡應懷頓矣古詩云出戶獨後復愁思謂誰引爾還人房談下沾家室正與言出宿之言反看亦不可作君之朝拜無常說言復罪案然則有等上事無或則有之謂之誦謹怒反置明小人致人于罪者言其難逃之罪其功罪有難于自明者矣○詩其口詞言其意若其不數可謂其矣其意乃言自論伊其不敢答其上有祖自答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請其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教以女靖其二句 丁亥會其

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恒常也請爾位與猶助也教釋也以猶與也○上

取直自悔悔此章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為常言當有勞時勿恆安也當請其爾位惟正直之人是與則神之聽之而以教釋與女矣
爾位夫我之與今爾無知之何矣然凡爾僚友其可不自勉哉嗟爾君子從容厥職今日之安處因異光野之勞人矣然燕安穆穆不可恆也爾可以安處為常哉要當請其爾位各安于其義之所當盡以敬修其職業焉且于正直之人可以為吾助者爾其與之相協贊可也若然則一念忠敬之誠質之神明而無愧矣神之聽之敬其感通之素報以為善之利而後祿之與無所祈焉豈不有以長守其位哉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請其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教以女

賦也思精慮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分其皆大也
事謙嗟爾君子嗟爾君子今之逸豫因異○分其皆大也
之福也豈可以安息為常哉矣當請其爾位○分其皆大也

職業且于正直之人可以相親愛者爾其好之相補助可也若然則一念忠敬之心乎之神明而無欺矣神之聽之謹其降監之機賜以莫大之慶而景福之介無所吝焉寧不可以常處其逸哉向使棄職而不修疎正直而不與則神其聽之欲式與爾爾得于嗟爾君子其慎思之夫自傷而不論于怨告友而必盡其忠為大夫者可以為賢矣

不取此二章各上四句是呼僚友而勉以所當為下是示以自然之應也君子即共人之在朝者當是時在朝亦不甚安特以久役相形故若安耳然恒安處下面敬職親賢便見敬職親賢不宏大平亦勿以親賢正是敬職言敬職而且親賢也靖共二字中說益爾既居位則有爾位當共之事靖者安其義所當盡也共是處共之其靖共者自靖以共厥職也正直是與亦靖共中事與者助也是助者正人好就神情乎契言正直亦後自己一輩人說不無望其培植保全意原上三章末句似謂萬里孤臣全仗良友神之聽之言能助職親賢無愧于天理自無愧于鬼神神必勞之矣式教與下章景福無大異俱是罪咎不及求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請其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教以女九

保其德之意末要繳轉荷爾安處則不能獲福方是戒意○上云念彼其人而此又戒其靖共知其原未能其也益遺漢與漢故彼詞隱諷如此○叔子之功非茂先力練不成城公之罪非安禮中救不兌從來外臣事業必賴近臣從中調護玩正直句西征大夫雖然有萬里孤臣望其保全之意○此二章不特忠告于朋友時危共濟正從一念憂國之心而出之○楊伯祥曰遭際時艱外有無限之憂內有無端之磨難故一則曰政事愈覺我事孔庶一則曰靖共爾位爾之勞臣獨力固無以自勝廟之重臣孤忠其何以自效故一則曰念我獨兮一則曰嗟爾君子是與悲已念人大半為國家憂耳○張平符曰此時因久役于外而思僚友之安處于內然于已無勞賢之恨于彼無憎疾之詞小明明人亦賢矣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請其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教以女

賦也章全首○通詩前三章是德令之作樂而思于古直刺之也○章美其樂之甚而惜其人之非所以除刺之也○刺王主意藏于其德不回中知所以不回

一謂此詩自見宋章是說個樂非不古便是刺其德之回處不必說樂是人非
言律古不忌而不明較其德言德不猶今而不直斥其非其詞愈隱微刺之意
自在言外

鼓鐘將將淮水淅淅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忌

賦也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入海湯湯沸騰之貌淑
善懷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
而思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軍鼓鐘者曰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何必概其政治之全即一作樂附而可
知矣蓋樂所以鳴一己之深亦所以通天下之情惟情不古若則聞者不能無
憂焉今吾王何如也彼鐘為樂樂之首淮非作樂之地吾王鼓鐘之始作也則
將將而有聲淮水之始至也則湯湯而沸騰自彼觀之固為一時之樂而後時
鼓鐘之聲則憂心而且傷焉于是追念古之淑人君子攝和聲于堂階之間感
人心于和平之際信有係于懷而不能忘矣

詩經

卷之二十一

小雅

鼓鐘此章上三句是假今之樂下二句是思古之人下章假此鼓鐘二句不對
說鼓鐘也古者作樂必先擊鐘所謂金奏也嘉樂不野合儀儀不出門今乃
于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夫禮尤甚憂心且傷句承上起下之詩淑人君子始
指文武成康淑人以善言君子以德言懷允只在樂上琴勿露山德字至下章
始明言為其德也然亦不能脫空說有說古之君子先後後樂樂亦非
今之所能及故思之不忌亦可從○六帖但懷其人不其其懷之辨在合言無
說

鼓鐘將將淮水淅淅心且傷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賦也嗚嗚將將將將清清淅淅淅淅猶傷也回邪也
不歸既而聞鼓鐘之聲則嗚嗚而既傷矣淮水之流則淅淅而既平矣夫鼓鐘
而至于淮水之既平則其聲愈窮之也而其間之則憂心之傷又轉而為
悲焉因思昔之淑人君子非以御情道以制欲五見其德之中正而無一之回
邪也何今日之不然哉

疏解其德不回就樂上見之樂之有節便是德之不回也然須說得則大
鼓鐘伐鼙若無反淮有三洲憂心且傷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將大鼓也周禮作鼙去鼙鼓尋有四尺三洲淮上地蘇氏曰始言湯湯水
盛也中言嗚嗚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始動
猶若思言不若今之荒亂也

而既既而聞鼓鐘而又伐鼙則樂音之並作矣淮水而有三洲則水落而洲見
矣夫鼓鐘至于淮洲之見彼固以為極應之樂矣而我聞之憂心之甚者又動
而不息焉因思昔之淑人君子周遊于遠同于樂者其心之憂功若不若
王之荒亂也何今之不如古哉

疏解伐鼙擊樂之大者而言淮有三洲作詩者感當時所見也始則甚于悲矣
憂結于心為之始動而不寧也其德不猶亦就樂之有節上說謂不似今人也
空言其德與今人不相似微微到王身上而荒亂意未嘗說出○徐徵孫
云始而水盛中而水流終而水落言其時之久而樂不已也○輔慶原曰將將

詩經

卷之二十一

小雅

鼓鐘飲飲鼓瑟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愆
賦也飲飲亦琴也琴瑟以石為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
雅也南二南也籥籥也籥也言三者皆不愆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
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人則非也

中律山此觀之則我之所愛正以主之不德耳豈其樂非古與若以其樂而
之也見鼓鐘于淮上者固飲飲而有琴瑟以至於琴瑟上之樂也笙磬堂下之
樂也若難乎其克諧矣今則樂之與笙磬而相離笙磬之與琴瑟而同
和何如其克諧也哉是樂之初也下古矣雅南樂之章也籥籥樂之容也
亦難乎其不愆矣今則二雅二南而首節之不齊則籥籥而首節之可觀何
育于節亂也哉是樂之正也不惑于古矣夫今之樂猶古之樂如此獨以疑其

流連廣公之行而不若人君子之德此吾之所以憂傷悲憤而思古人之不也。

孤聲此章上三句言樂音之和末二句言樂舞之正皆見不異于古意蓋禮之提足另講只承上文說來琴瑟堂上之樂笙簧堂下之樂升歌字字皆金和玉節以尊為主樂音並作以笙為主器止則笙亦止詞音就清濁高下始終節奏古先之以雅終之以南樂羽吹南籥而舞之舞必依樂音以爲節以雅以言而奏夫雅也以南以音而奏夫南也以籥以節而協夫音也樂之章有詩樂之章有舞不借包上雅南音言雅歸于雅南歸于南而不混文用羽籥武用干戚而則以雅以南以籥俱不借矣分明見即古淑人君子被之律呂調之聲容亦不過如是而已○同音合言四者所謂純如也不借分言三者所謂敬如也以雅不借如雅頌各得其所以南不借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籥不借如萬壽樂○張平持曰總之是樂皆猶古特無德以木之則所謂同音者非淑人之德也所謂不借者非淑人之同聲也○胡新安曰歐公云鼓鐘序但言詩而不知制何事據詩文則是作樂于淮上矣然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遷之事嘗曰徐戎並興蓋自成王時徐彝及淮彝已皆不爲周臣宜王時徐彝將領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于淮上矣當則其所未詳嚴氏謂古事亦有不見于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其論固當然而論亦不明言其爲幽王也故集傳以爲未詳又曰未敢信其必然得之矣

鼓鐘四章章五句○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詞詰各物而釋以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

楚漢章全首○通詩六章總是述公卿力田奉祭之事首章言力農奉祭而兩下皆詳祀神禮禱之節也或欲因章分上作奉祭而以下受乎下下奉祭而無有以受乎福如此則分然與祭爲二事矣不知燕私只祭中之事其便於福只言力田奉祭可見當以敬神爲主末二章亦是推敬神之意以運之也首章言力農是爲奉祭之本而享祀安俯則雖一祭而言而丁文凡言禮儀

即應欲送尸燕私等事皆月于此矣曰介景禱則凡萬壽無疆百福爾後等本皆月于此矣故自二章以下皆不過首章之意而申言之也每章要義及義所政意方得詩旨○全篇把敬字貫以奉祭爲主而推本于力田蓋祀神原從力農得來故此詩以黍稷爲重而神禱又從祭祀得來然祭祀却不外于田而已步步貫串總來只是一個力農奉祭呂氏註可謂詳盡矣○微言首章祭黍稷豐盈爲酒食以祭而有酒食必備犧牲故次章又復奉牛羊以祭然承祭不可不敬故三章敬畜人之敬而禮亦備舉各章係以受福者樂章一升黍爲一罔故云爾其實不重受福上四章工祝政告以下然後敘神飲其祭而每以類應之編五章又因祭畢而及燕私六章又因燕私而及後祿總皆奉祭之所致也讀者須融會此旨不得支離破碎其說

楚楚者其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執黍稷我黍與與我稷與與我倉既盈我厥維億以爲酒食以樂以祀以妥以侑以介以景福

楚楚者其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執黍稷我黍與與我稷與與我倉既盈我厥維億以爲酒食以樂以祀以妥以侑以介以景福

未特受禘于天宜稼于田已也凡可以禘公者皆數錫之矣不有以介其福乎此始而酒食之禮而獲福也

疏解此章上四句措農事之所由與下正言力農奉祭而獲福也自古人說起者只不其始以起力農之事蓋不忘所自也古人暗指焉獲福出古人聖廟

非專為我而曰我獲者謂彼將開萬世粒食之源而因使我得以獲黍稷耳

衆黍稷極重是祭之酒食所從出也凡祭以酒食為主而牛羊豕豆佐之我黍

二句以未獲言就東作時說我倉二句以既獲言就西成時說與與有豐收意

實真有比大惠我倉是納之于室我庾是積之于場總言收成之富也四我字

見粒粒皆我精神則皆我孝思也以爲酒食以字指黍稷下四以字皆指酒食

酒食合下牛羊豕豆意享祀妥侑合下辨躋踏莫等意享祀是就祭神言妥侑

專就獻尸言祭言之皆是致敬于神也妥是初迎尸時而拜以安之也侑則是

祭將畢了恐其未食而勸以飽之也景福寬設介其福是神降之福合下萬壽

等此處不可添設名目以致說然○張平符曰力于農事乃是章內切勿要眼目

卷之二十一 小雅

濟濟上踏踏絜絜牛羊以往蒸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祈

祀事孔明厥反先祖是皇神保是豐手反孝孫有慶手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濟濟踏踏言有容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剝解剝其皮也亨煮熟之也肆

陳之也將奉持而進之也絜絜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

門內待賓客之處也孔其也明備備也着也皇大也君也保安也神保蓋尸之

嘉號楚辭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孝孫王祭之人也慶猶福也

車簠大力農奉祭固足以獲福矣其事神受禘之事何如哉彼奉祭非一事使

有所祭有所不敬未足以成神也吾觀今日之祭濟濟焉而冠冠之必飾躋躋

焉而進退之有常其迎牲而薦之也則絜絜牛羊之牲往奉蒸嘗之祭或剝之

而去其皮或烹之而熟其薦或陳其牲體于俎或奉將而進于廟而薦牲之禮

盡矣其索神而祭之也則不待禘也以求其福炳燿以求其福又使祝祭于期

之門內求諸待賓客之處而求神之義周矣夫以斯人而備斯禮周斯祀事

不孔明乎由是神居尊位儼若君臨而來格神附于尸嗜其飲食而來享而奉

孫之慶于是乎錫始必報以介福使之萬壽無疆焉宗廟之生也是配

事節而獲福如此

疏解此章上七句是祭先周其理下是格先匡其福濟濟踏踏主祭與祭者

言主祭者求其敬于上而與祭者秉其敬于下也濟濟自容貌言即俗所謂冠

之門內求諸待賓客之處而求神之義周矣夫以斯人而備斯禮周斯祀事不孔明乎由是神居尊位儼若君臨而來格神附于尸嗜其飲食而來享而奉孫之慶于是乎錫始必報以介福使之萬壽無疆焉宗廟之生也是配事節而獲福如此

疏解此章上七句是祭先周其理下是格先匡其福濟濟踏踏主祭與祭者

言主祭者求其敬于上而與祭者秉其敬于下也濟濟自容貌言即俗所謂冠

裳濟濟是也踏踏就步趨言齊風所謂巧趨踰兮是也此句直管到或將絜絜

牛羊四句言薦牲之敬絜絜牛羊如薦牲而皮其色純角正之類蒸嘗踏踏春秋

言之此時只舉一祭非二祭可並行也剝烹以治牲言肆將以獻牲言本各有

人而或字則以事言非以人言也剝是剝其皮性體全也烹是熟之爲散也肆

則以性體而陳之將則以散而進之也祝祭于祈一句言求神之誠祝祭于廟

門之內者疏義以爲禮公食大夫皆行于廟是廟門之內有荷賓客之處也

神無不在故博求之于此非謂門內拜外求諸陰陽之間之義也祀事句總承

上段下孔明三字在訓備著二義蓋教文兼至備也與則昭明者也先祖二句

雖平總以神爲主一是神居尊位而來格一是神附于尸而來享也神無形故

曰皇如在其上也尸有象故曰享嗜其飲食之意報以二句申說蒸嘗即介

福此正所謂有慶也或福善對說不必拘○劉安成曰門內待賓之處恐即大

門之內拜地之外人若生時守立見賓之地在寢謂之宇在廟謂之絜恐其神

或在此亦如生時接賓客一般故使祀祭于其處也祭即所以求之也

絜絜踏踏言積積爲絜絜或燔或炙燔者燒也炙者煎也君婦莫莫者各反爲豆

孔庶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爲

賦也燔也踏踏也絜絜所以載牲體也碩大也燔燒肉也炙炙肝也皆所以

從獻也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所從主婦獻尸兄弟以婦從是也君婦主婦也

莫莫清靜而敬至也豆所以盛內薦庶羞主婦薦之也庶多也賓客盛而戒之

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達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

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達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

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達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

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達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

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達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

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達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

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達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

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達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

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達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

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達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

禮記此章亦上三章說未盡上是祭祀方舉故分言事神之節此是祭祀將畢
故觀言事神之禮而極言其受福非有二也孔熒二句只就主祭者言不必兼
助祭之人說禮行既久自迎尸求神至于此時言之則時為久矣以下文祝告
推之當是三獻尸之後即今所謂飲福受非時也初祭時主人前尸而後主婦
亞獻賓客三獻畢主人遂酌以飲行旅闕禮此是旅酬以後事可見其久也
禮字兼禮物禮文二意方與下飲食禮容相格式也謂禮係此禮而行無過
差也只就孔熒時說蓋以筋力既竭恭敬易怠故詩云然若行非之始誠意自
是朱致安得以其容美之神無言祝致之而有言故此云祝致神意尸有言祝
為之述其言故下章云祝傳尸意祖齊是祖齊孫主祭時尸之位祖齊二字
特致言之義如云以其所致告者往而子孫孫也報主人者報大也與主人以
大福也茲芬八句皆是報詞重類應意飲食豐潔永上酒食牛羊豕豆燔炙之
類皆禮容莊敬承上要作獻酬濟於莫莫之類有享祀即就茲芬中見神皆有
格享也下兩二句連說如幾如式只足上句勿以為百福之實百福泛說如幾

禮記卷之二十一 小雅

孔熒曰官類而不得通也六帖曰所飲即得與意相符契如式說通曰天
下有一事必有二法福如之言繁多也六帖曰言備足不少欠恰似有制法度
以齊之更虧欠他不得俱講得好既齊二句就享獻要備時見齊則齊是正示
冠尊賤觀然齊一也覆疾也是數于趨事疾如駿奔而不放怠傲也匡自延
直言是中規中矩無傾邪跛踣之態也敷戒也是無言無爭執事有格如制制
勸為如執玉捧盈是也俱就外說庶合禮容莊敬之語而其內心亦可見矣極
者至善無以復加也請意指處事說本道義修身齊家治國之云與百福有別
不言錫福而言錫極者詩人祝君以福多言致福之木人君能建其有極則五
福備矣錫之為言猶云天福其來也時萬句亦足上句非兩極之言言事有萬
也萬事得子善之極事有億也億事得子善之極蓋悉此極之意飲食為神
所享故使孝孫亦享百福禮儀為孝孫之善故神亦使之悉有康善所謂類報
者如此○說約祭有祭之幾福有福之幾爾之祭能如其幾而福安得不如爾
幾乎祭有祭之式福有福之式爾之祭能如其式而福安得不如爾式乎爾得

皇抄○蓋芬一段重在百字既齊一既在極字○禮記此章是飲福之節也

○附錄下兩百福二句備善慶文并文評以資觀覽○即蓋物以獲福爾極也
而神既隆矣夫祭能盡物而神亦如其數以福之擬之幾六豈有極歟然
者曰從來交神明之道不惟其物而亦惟其物不惟其物故昭潔僅足以告處
亦惟其物故薦祭自足以介報將謂神賦之未可期或有所依借而不替其重
以予之也亦未取私麻之大備而進擬之矣神之嗜爾飲食也宜無所以卜爾
香饌芳潔不足以格爾神其吐之吾知其終視也涼矣既已矣禮是飲則降
福孔熒失宜名言之所能盡芬馨未足以達尊卑燭祭以祭吾知其受福也博
矣樂已於飲致齊則報以介福又豈一說之所能詳其卜爾百福如幾如式乎
吉祥嘉慶之事倘施而即盈其量此必其合禮賦神神于是乎亦新資之以福
也福而曰百豈猶有易量之美乎一若百發川登故福亦以百應之一若百祀
備舉故福亦以百歸之其來也不遠其多也畢集始有難為擬讓者已數享
大之麻少進而即爾其施此由其怠農乏祀神于是乎不樂多予以福也百福

禮記卷之二十一 小雅

而曰卜豈猶有倍施之患乎一若百年此重農則百年以此福卜之一若百
此約則百代亦以此福卜之其來也應期而至其多也盡制而詳可遇之
彷彿者已大凡一二事之福苟欲其幾有幾焉者矣苟欲其式有式焉者矣以
官乎百福則幾式有不可知者若神之卜爾而又何不可知也方以爲福宜
而福已幾方以爲福宜式而福已式天下有幾福焉如是者哉抑凡一二端之
福苟得其幾有未必式者矣苟得其式有未必幾者矣况以言乎百福則幾式
更有不可兼者若神之卜爾而又何不可兼也將以爲福惟幾而福又式將以
爲福惟式而福已幾天下有幾福焉如是者哉是非神之嗜飲食不致此也是
非神祀之茲芬亦不致此也而况祭之克盡者又不惟其物而兼有其禮乎玉
瓶之香又焉能已矣○起處服定飲食豐潔來豚清蒸重饌上句洗盥報福陳
言何等商雅幾式二義只淨饌兩如字之神絕不呆觀一語而文心靈敏格律
大然具見匠心苦○再詳既齊四句刻元福文并文評以資觀覽○即禮容
之盡敬而後言其神錫之備焉夫齊稷匡敷以言乎禮容則盡敬矣由是以進

神既又何疑其錫極之多乎。歌者曰：祭之善者，不惟觀其備物也，而必觀其盡志。故誠敬之彰于身者，既不可以一善名。斯美善之錫于神者，遂不能以一端罄。于此知神人感格之際，交相相應也。飲食芳潔，神固報爾以美式之酬矣。而報之報則何如？神之報無所不格，特是莊敬未將，神遂不欲予之，以言其報事耳。若夫威儀孔時，則鑿其善者，當不新以幣宜。禮之屬神之感無所不周，但慮其恭未將，神亦不能重之以大有元吉耳。若夫周旋中禮，則隆其報者，如不吉，以厚多益之徵，今欲以爾之禮答言之，容莫難于整而不亂，則答先乘其極矣。何以爲受善地乎？乃爾之禮容，則既齊矣，而况乎樂極者不止，亦齊也。容莫難于疾而不舒，舒則容先達其極矣。何以爲承善乎？乃爾之禮容，則既齊矣，而况乎作極者又不止乎禮也。於是乃可以言匡匡者，禮容之正而不頗也。此已足立善之極矣，而立善之極者，又豈獨既匡而已哉？於是乃可以言教者，禮容之備而不忽也。此更足建善之極矣，而述善之極者，則惟是既教焉。然夫然而齊禮，以致其格，亦固有成通乎神志，匡匡以盡其最爾矣。

卷之二十一 小雅

是以齊格于神，明由此而日用至爲爾，皆有極焉。可知也。則神有以報之，持行禮焉。爾各有極焉，則必也。則皆神有以承錫之也。極以言乎，承善之義也。夫既錫之矣，豈猶有聚有不聚者乎？極以言乎，至善之備也。夫既承錫之矣，豈向有備有未備者乎？時而萬焉，爲一極也。吾于孝祀，將已卜爾有承錫之府焉，也已。時而億焉，億亦一極也。吾于祖，將已卜爾有承錫之時也。已。若此者，謂非神志福爾乎，而要非爾有齊禮匡匡之容易致此。乃知容之敬者，善自備于此，禮齊矣之無私，普之至者，福自隆。因此驗承休之有本，所謂報之以類者，此非其一也乎。○按定禮容莊敬，一絲不走，齊禮匡匡，四義疏則確切，局法。神明明于法，又作一德，落山錫極，再一讀，方將萬億寫足。二此格整禮圖，可謂四方爲，非過則成也。

禮儀備備，既戒，則孝孫位，位功工祝，致告，則神具醉，止享尸，致起，鼓送尸，神備，請諸君，婦廢，不進，請父兄弟，備言，飛私，賦也。戒告也。祖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階下，西向之位也。致告，祝尸，請諸君，

致於主人，言孝子之親，養成畢也。其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矣。曰：皇尸，其神之也。鼓鐘者，尸出入奏肆，其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神誠敬之。至如題之也，爾案案，宰非一人之稱也。廢，也不進，以疾爲疾，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畢，既歸賓客之祖，同姓則何與之，以盡私恩，所以耳賓客，親骨肉也。

禮記曰：夫祭之畢也，自始獻以至既饋，禮備無一而不來矣。自始祭以至復饋，禮致于是而告終矣。禮樂明備，神人以和，斯時孝孫無事于對越，則往于作降之下，立乎西向之位，工祝則傳致尸，意出于西階之上，告以利成之言，以爲禮備未備，饋未成，則利不可以言成。今也既成，既備，則田縣之奉，有以盡其禮，祖奠宗之禮，利不已成，獻告成之後，有送尸之禮也。尸以神爲度，真獻既久，則神具醉，止而皇尸爲之贊起，神以尸爲依，尸起于坐，則鼓鐘送尸，而神保爲之本，歸是一念之敬，回寓于送尸時矣。送尸之後，又有微饋之禮也。但見諸宰之司，祖者，則廢其祖而不還，君婦之司，豆者，則廢其豆而不還，是一念之敬，又寓于廢饋時矣。他夫微饋之後，又有燕私之禮也。具牲之賓客，既歸之禮矣。

卷之二十一 小雅

皇尸既醉，而爲爾父兄弟者，則留與之燕，于以盡私恩，而祝肉內，蓋即其文，神之靈，而推之爲待下之仁，孰非所以神惠于不窮哉。

禮記此章上十句，是祭畢之禮，下是廣親親之恩。首二句，祭畢也。三四句，燕也。神具四句，送尸之夜也。諸宰二句，微饋之禮也。諸父二句，燕私之禮也。其禮禮有序，意一句，按一句，極有次第。既備者，禮終三獻，無不畢也。既成者，祭三闕，無不來也。祖位，與前不同，是作階上西面，復未祭時分列之位。致告，與孝子之心也。止致神意，此傳尸言。註，告利成，利謂爲，成謂爲，言順養禮畢，以安孝子之心也。禮儀備，即利養，既備，即成，是成畢，養向也未備，未成，則不利，利成，今既備，成，則田縣之奉，有以盡其禮，而利養成畢，矣。此是祭畢時，位受告之禮。受告後，則當送尸，尸與神爲節度者也。財無形，故尸與神少，非曰，告利成畢，祝人主人，詳立于西階，而尸進出于廟門，則尸在廟門外，則致于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爲斷。廟門，大司樂曰：尸出入奏肆，廣饋，師曰：先擊鐘，大奏鼓，以奏時邁也。神安歸，歸于夫也。廣饋，諸宰則饋，

之祭者始則微所獻之豆祭畢其情悅故以疾為歡焉私謂長實有相食
有河以歸來賓有相食其自微以歸而惟同姓諸父兄弟則以俸俸樂祭
之主人以俸相豆籩及尸祝兄弟之庶羞安族人于堂主婦以祝豆蕡及姑
林之豆賓內兄弟于房所以親親也甚尊賓客意只帶言不重備訓具與見
既具義同蓋小大具在之意此支神明之終即遠祭下之始所謂既盡禮于所
尊遂發愛于所親也

樂具入奏以經後禘祫既將莫忍其度叶既醉既飽叶小大稽首神嗜
飲食惟君考叶孔惠孔時維其盡叶之子孫孫勿替引之

獻也凡廟之制前廟以承神後殿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
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為將受後禘而經之也爾
殺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歡慶醉飽而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
之飲食矣是以使君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勝無所不盡于子孫孫當
不廢而引長之也

卷之二十一 小雅

爾雅天既留同姓而更之燕矣由是以廟祭之樂皆入奏于寢始以悅于神者
今以悅于人始以作于祭者今以作于燕焉且公卿當祭之時固已受祿于先
矣而此在寢之燕則祿之經于先者又將以殺于後也後祿之緩何如亦微之
與燕之慶詞而已塞爾之殺既將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歡慶及既醉既飽
之祭小大成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是以使君考也而受一
身之福矣然此今日之祿也而豈止于今哉吾觀君之祭祀禮儀物各順其
節輪經各適其時而無一之不盡焉斯誠後世所當法者殆必繼君而子
繼子而孫孫而又孫凡承君之後者皆不替此惠斯維盡之與而引之于無窮
可也若然則祭統在一世是即一世之祭統在萬世是即萬世之祿而受祿
于若又將承受于子孫矣所為後祿二義何以加于此哉夫公卿力農奉祭而
祀神受祿之節有如此良由其致力于民者盡故其致力于神者詳也觀此而
德政政修亦可見矣

禮故曰入奏祭與燕不同樂身入奏者樂歌樂舞樂舞則同也後禘祫下
詞相格者勿專就公卿身上要發註將字正指于子孫孫而言之是以子孫
公卿者則彼為前而此為後故曰後祿祿有固結不搖之意爾般四句敘事之
詞神嗜六句方是與燕之慶詞小大指諸父兄弟神嗜六句抑揚有正分疏
祿後祿神嗜飲食內兼格其誠敬意使君考內兼享手福祿意願者順于理
而不情不簡謂物品感儀之無或悖也時者適其時而不疏不數謂禮祀盛
之盛武也既順且時則固有或過而惟其盡之矣一說盡者內盡志外盡物
也此意總在上數節內却借慶詞始出上言爾雅只少得說子孫所以此為補
矣勿替引之指世承宗廟之祭統實莊當字乃幸之之詞非勸戒其如此也夫
考考于神則申之而欲其舉于已祀事于今則期之而欲其永傳于後
與燕者致詞如此所謂後祿者不于是而有後設○劉安成曰詩中言
濟路餘贈謂其卒度卒禮莫忘齊禮匪敢者威儀之盛此德盛所致也
公康之積牛羊之繁俎豆之碩庶飲食之滋芬者物品之豐此政修所致也
與政儀與物內外兩盡而本末兼備故以之交神明則曰萬壽無疆曰萬壽
辭曰卜爾百福曰以殺後禘所謂受福無疆也○此詩力于農事所以致其勤
也以幸宗廟所以致其孝也惟勤致致力于民者盡惟孝致致于神者詳此
名賢公卿所以不可及也○朱子曰此下情詩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知其
為公卿祭也○附錄全章李時開文辨又詳以資觀覽○公
卿盡祭義而楚美歌焉夫以田祿修祀典而祭義盡君子謂楚美為能事神者
讀其詩味盡之一言曰嗟乎今而知仁孝之經惟所自盡也祭之道曰盡志盡
物如徒故事之修雖帶於無取若楚美者盡之矣盡之者何蓋公卿義得以田
祿蓋宗廟潤黍稷非香也哉其義之也似即欲藉手自盡者至享祀妥備
以之即是為備介福足盡祭義一端矣未也吾見乘成而儀牲潔品物具而
盡數明有所為焉牲者求神者神享焉曰是其始而能盡也介之福有為顯者
為豆者獻酒者神格焉曰是其既而能盡也介之福神更顯孔熒者其意者上
為之致神報焉曰是其具備物兼手終而能盡也承錫之介福禮備矣樂成矣

卷之二十一 小雅

尸且起而神且歸矣而廢繼而然私焉此何非錫類慈惠所未盡者哉祀事至此明也惠也時也應盡之矣蓋其力盡其名盡其禮盡其情今而後世有用報世有善報亦世盡祭後子孫勿替引之無窮後孫之報焉其有極○此詩意亦義此文拈一畫字亦足盡此詩之義○神清而簡法謹而嚴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千民者蓋則致力千神者詳觀其感儀之盛物即之豐所以交神明遠羣下至于受福無疆者非徒盛政修何以致之

信南山章全旨○通詩六章見進公卿力農奉祭而詳其事神受福也首三章言力農奉祭而禮禱四章言祭備時物而禮禱五章六章言盡求神薦牲之禮而禮禱皆是昇尸獻皇祖一時事總見事神受福之節皆力農所致也非有先後次第大集以黍稷爲主其奉瓜祭酒迎牲俱祭中之事與黍稷同焉者也○曾孫之指二句一章命脉全重在此○時被謂首三章祭以黍稷而獲福四章祭以瓜瓞而獲福末二章以祭酒薦牲而獲福此說固可但詩意竟在力農奉祭以瓜瓞而獲福末二章以祭酒薦牲而獲福此說固可但詩意竟在力農奉祭

公賓主之分前說較看得深確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畇畇辟穀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算皆得稱之也疆者爲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畝也長康劉氏曰其逐東人於溝則其畝南矣其逐南人於溝則其畝東矣○此詩人指與楚茨略同此即其篇首四句之意也言信乎此南山者木焉之所治故其原隰畇畇而我得田之於是爲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爾雅賦信南山者曰國之大事在祀國之大事在農我公卿所以有田祿而奉祭者豈無所自哉蓋當洪水懷養之世信彼終南之山木木可田也維禹因官治之故其高下原隰皆畇畇乎其聖嗣而我曾孫因得修治之以爲田也田之何如但見爲之疆塗方里爲井十里爲適百里爲成而外焉大界之既正疆爲之理焉一大有適十夫有溝百夫有塗而內焉修理之分明也順其地勢水

勢之宜而畝有民南或東之異或地勢東下而遂之東入于溝也則橫其溝東家從其遂于西而其制畝則南向焉或地勢南下而遂之南入于溝也則橫其溝于南從其遂于北而其制畝則東向焉早則取溝之水自遂以遂于田而田決田之水自遂以入于溝固不慮于旱魃之爲慮亦不慮于泛濫之爲災此則

賦解此章上二句言大禹開地之功下承言今日爲田之事從治田說起末三句其有田祿之規模耳重黍稷所由樹上不重治田句即隨山川木之類也耕其地開闢其業曰畇則已墾闢了闢爲我疆理爲我理所謂田之也疆如方里爲井十里爲成千夫有治治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也理如一夫有遂遂上有經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塗塗上有塗是以萬夫治則一甸之外川路爲疆中間治道塗溝畛遂徑皆爲理矣如就一夫治則遂徑爲疆中間畝畝爲理矣就十夫治則溝畛爲疆中間遂徑又爲理矣南東其畝自遂之遂于溝言之也畝田也如今爲田畛一般所以欄水也其形高千畝

爲田也畝也遂是通水小道畝是沿溝小岸遂廣各二尺在百畝之間乃一夫所治也田水以溝引溝水入田者也溝者八夫所共遂廣各四尺在百畝之外遂水雖則必實于此田水人遂必視于此也凡地勢東南下水必趨之如其遂自西而東人溝必由田之南者使無以障之使溢在田內故爲畝而遂之南使水得直下就溝而不南溢也即過早而東引溝水以均于遂亦藉此畝以爲之障其畝可例南東二字只當從橫字樣看或南或東或東南四皆宜故以防水溢不必定于此兩方但看畝便知理之密觀理自知畝之大疆理下之之學而南東句又疆理中事也○疆理不是一定只是在外爲畝在內爲理疆所以順地勢之宜理所以順水勢之宜也畝之制度即在疆理內○再考田制畝是田之身遂是田首之小溝故有一縱一橫之象古人之畝皆廣一步長一百步非若今人之正方耳古者爲田一畝三畝廣尺深尺播種其中田間之水亦從此爲溝溝畝畝乃田間通水小圳也田首之圳倍于畝則廣三畝廣二畝而爲遂矣九夫之田爲一井其間有溝以通水廣漢又倍于遂百夫

之田為一成其國有以通水廣漢又倍于溝千夫之田為一其國有以
通水廣漢又倍于溝千夫之田為一其國有以通水廣漢又倍于溝千夫之田為一其國有以
于溝千夫之田為一其國有以通水廣漢又倍于溝千夫之田為一其國有以
承溝千夫之田為一其國有以通水廣漢又倍于溝千夫之田為一其國有以
始可為法○凡地西北高東南下此是陰天下大勢則然若東方為田之勢
宜之亦可云西北其故本文亦偶說東南耳不可依六帖泥者○註謂說也
請解紛紛要當通田章註中稍辨其意蓋說平之說為是時說解作以以
防水誤也蓋古耕之法一畝三試備種試中其試開上謂之法取以壟苗根
則整畝試平耐風與旱故解作種者謂試中之高處亦可云試不日試而日試
者或叶韻耳如此則本章試字固非千畝百畝大畝田區之試亦不指防水言
若以防水則連上已有徑又何須用試耶

上天同霽雪雰雰益之以霖霖木既優既渥谷既既足生我百穀

賦也同霽雲一色也清雪之使如此雰雰雪貌霖霖小雨既優渥足皆優洽
之意也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使洽矣
[車]博然謂聖則責于人力而生物則賴于天時今冬也上天同霽而雨雪有
雰雰之盛及其春也又益之以霖霖之小雨而先之以雪雪既而加之
雨被膏澤之入于土者既優而有餘也既渥而厚濟也既落而滋潤也既足而
充滿也土膏悅洽如是是以生我百穀而有豐登之象矣
疏解此章上三句是言天澤既優二句是言地利末句是言物阜然物阜本于
地利而地利原于天澤也重天澤上總為黍稷奉祭樂木首二句就去歲冬言
蓋之句就今歲春言雪雰雰而備故言雰雰兩欲微而潤故言霖霖噴則雲
而與霖則雲於雨同故曰同霽優洽也以此地之廣言原隰疆界無不及也
沒濟也以地之厚言自上及下無不入也澤以潤言見水土相和滋養相成也
是以久言見彼此盈滿澤充滿也要看四既字生我百穀以生字提起是承
上語氣歸重在天澤上要見奉與與而豐稟樂之奉于是在方見處宗

相本旨
揚揚也其與豐傷或或茂盛貌與也○言其田整飭而穀茂盛者皆
曾孫之福也於是以為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
悅以春祭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中其豐傷也試由優產常足之條而題覽之以言手黍稷則方苞堅好遂其生
或或手其茂盛也最者我曾孫承大禹甸治之功仰上天雨澤之賜故疆場之
中有此黍稷之美也非曾孫之福而何哉積事成矣于是以之為酒則豐饗時
而水泉必香也以之為食則香輪具而饗飲必潔也孝享不干斯可達乎乃獻
于祖考其與豐神之尸修安俯之文而皇尸以之辭祝矣及三獻既畢界我助
祭之賓明獻酬之節而賓客遂其禮儀矣夫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悅以奉
祭祀如此故神降之福必使之萬壽無疆而於萬斯年矣是公卿力農奉祭而
獲福也如此

疏解此章上五句言備物以奉祭下是獲福于神也首句言田之整飭次句言
穀之茂盛田整飭本首章末二句神禹有莫報之功故疆界得以整齊重在地勢
水勢之得其宜上穀茂盛本次章末二句言上天有優洽之澤故黍稷得以茂盛重
在仰上天雨澤之賜而力于農務上然雖分承却重黍稷豐曾孫之福公田之
所人也界尸在受俯之始界尸在三獻之終獻尸皆家廟中之事而以神
為主要補出陰陽和萬物遂人心歡悅以奉祭祀故足以成神獲福也壽考萬
年是承居公卿之責永享田祿之本意○補說源曰首言言我之得以豐饗
田者禹之功也二言言我之得以生長夫穀者天之賜也此章首句則重言首
章之意二句則重言三章之意可見其不忘所自地第三句方言此乃曾孫之
福鄭氏謂微菽曰福是也曾孫既有此福則以為酒食奉祭祀以盡我之孝心
又皆不忘其本之意也至于不忘乎大禹甸治之功近不忘乎上天優洽之

與夫孝宗廟之祭是又皆可以府受多福而不亦

中田有屬焉其有瓜叶及是物是也獻之皇祖曾孫考考五及受天之祐

賦也中田中田也謂菜也祜福也○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為公田內以二十

畝分八家為廬舍以便田事於昨上種瓜以蓋地利瓜成則割漚漚以爲道而

獻皇祖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中田夫曾孫有黍稷可以祭矣而稻木也憶我皇祖田以井投廬以便民而因

致以種植之利延至今而田之內有廬廬之側有屬場屬場之上有瓜蓋其

遺制也亦其遺制也及瓜成之際則割之以致其潔前之以致其味奉而獻之

皇祖之前良黍盛酒而俱進于以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誠心焉由是神

之格之必使曾孫考考長享茅土之封永保公卿之位而受天之祐焉是公卿

力農者祭備物以獲福者如此

蓋解此章上四句言備祭利以未先下言獲福于神也中田有廬便田事也

屬場此章上四句言備祭利以未先下言獲福于神也中田有廬便田事也

屬場此章上四句言備祭利以未先下言獲福于神也中田有廬便田事也

屬場此章上四句言備祭利以未先下言獲福于神也中田有廬便田事也

屬場此章上四句言備祭利以未先下言獲福于神也中田有廬便田事也

屬場此章上四句言備祭利以未先下言獲福于神也中田有廬便田事也

屬場此章上四句言備祭利以未先下言獲福于神也中田有廬便田事也

屬場此章上四句言備祭利以未先下言獲福于神也中田有廬便田事也

屬場此章上四句言備祭利以未先下言獲福于神也中田有廬便田事也

屬場此章上四句言備祭利以未先下言獲福于神也中田有廬便田事也

屬場此章上四句言備祭利以未先下言獲福于神也中田有廬便田事也

屬場此章上四句言備祭利以未先下言獲福于神也中田有廬便田事也

屬場此章上四句言備祭利以未先下言獲福于神也中田有廬便田事也

屬場此章上四句言備祭利以未先下言獲福于神也中田有廬便田事也

屬場此章上四句言備祭利以未先下言獲福于神也中田有廬便田事也

屬場此章上四句言備祭利以未先下言獲福于神也中田有廬便田事也

屬場此章上四句言備祭利以未先下言獲福于神也中田有廬便田事也

其味達于淵泉而所以求神于陰者蓋其義矣又以神無在而無不在謂其

而不負略故既灌而往迎牲惟用乎駢剛陳牲于堂備物以享于祖考毛必出

純親執觴刀而啓之明非純也不敢殺也牲貴特殺親執其血而獻之明非特

殺不敢獻也且取肺骨以實其饋合黍稷以燔清火庶必芬之氣上達于精

之聞而既往之將可格于壇廟之表所以求神于陽也是牲殺之間而義無不

盡也又如此

疏解此章述公卿奉祭之始而義無不周也首句以祭是先行灌地之禮以味

神而後迎牲也取酒灌地也齊齊下達以降神神如五牲精爽如三酒祭

有五齊以神事之有三酒以人養之此特爲迎牲祭非獻神之禮從以五句一

氣說下是迎牲而享之禮曰從以駢剛則主以黍稷可知于祖考只指駢剛

言執其觴刀以示躬親之意刀有筭者言割中節也執觴刀而曰啓毛蓋此

牲已殺矣取血在啓之先取骨在割之後皆奉大事也燔骨有真熱以後此

者未燔止以骨亦是教牲時所取故帝言之曰灌酒而求神于陰曰迎牲而

求曰合饋曰實曰升與而未神于陽句句皆重不可專以求神陰陽作眼目

○祭子曰古人于祭祀極重直是要未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

陽氣以求之商人求諸陰便焚燔鬱也○以陰氣求之○又曰天地陰陽之氣

合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魄降也所謂魂

降所以祭祀煉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也○德人注鬱金香草也德人注地

稻爲酒芬香條暢下上下下者也然則稌之有德和和也而用之也○鄭箋車

謂考納享時納享時者大宰云及納享時王牲車謂享祭之屬奉牲入廟將

以授身人也祭案云君奉牲入廟時麗下陣和大夫和而毛牛尚耳爲刀以

之此下文乃云執其觴刀故知爲納享時也祭義注麗于陣之麗猶繫也毛牛

尚耳以耳毛爲尚也

是蒸是享也蒸是蒸也曰冬祭不

賦也蒸是也或曰冬祭不

賦也蒸是也或曰冬祭不

賦也蒸是也或曰冬祭不

之敘與昂物而俱升為蒸其旁遂芬芬然其頌開矣夫然則物無不借其氣不周祀事不孔明乎是以先祖來格洋洋乎尊臨之位上乃潔曾孫以介和使之為芳無割而長享乎宗廟之祭于未艾也是其力農奉祭而盡求神薦任之禮以獲福如此是則福不自致也由由于祭典之修祭不自備也由由于農事之力蓋由其致力力于農者盡故其致力于神者詳也自有國家者不可不知所重義疏章此章上三句言道祀神之禮下是獲格神之休是蒸是享看兩個是字須蒙聯壯而言上只是殺牲事向未用此則是蒸而不及之矣是享而獻之矣蒸是薦于廟中享是薦之祖考此正是既奠升只非奠非薦薦薦之謂也尊以牲言不兼酒說祭中非不用酒但尊意各有所重耳蓋蒸芬芳須入黍稷俱蒸爪流並深之意孔明者始終不遺節次不紊之謂總要兼成儀品物說為壽即介福也未要繳出公卿惟力農故能備禮以奉宗祖禮所謂壽考萬年受天之祜者在此矣此章專主力農故首言黍稷之事以焉致致于神張本而先以酒食次以爪范又次以犧牲俱一時奉祭之物特首發一義耳○附錄全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一 小雅

手

章徐濟忠文并文皆以貢觀覽祭出于力農而祭則受福矣夫原隰之田則酒食所自出也因而備物以祭焉皇祖之福曾孫宜哉嘗謂子孫無忘其祖考則其之以祭則祭本于農農本于田乃我曾孫之有田非曾孫功也非見信彼南山維萬何之南山之原隰維曾孫田之則其由而直授之曾孫乎哉自曾孫通之皇考自皇考通之皇祖至于斯斯于斯架斯于斯是彼相仍此吻吻則夫相土之宜疆里者南東首維我乃我必曰祖考則夫微天之幸億萬者皆足者維我乃我必曰祖考則夫造物之利翼者或首維我乃我必曰祖考然則今日者我曾孫奉酒以進曰嘉粟百酒我曾孫奉食以進曰潔粢豐登即我罪我尸我罪我躬我曾孫固是以壽考萬年猶之以祖考奉祀考也方是時雖小物必備焉酒食未已乃及獻瓜夫以川廟之降而糧場之種乎是制是節皇祖嘉矣曾孫由是壽考而受福矣雖維牲必成焉酒食未已乃及駢牲夫固啓且取以享祖考而蒸芬以明祀事乎是蒸是享皇祖又嘉矣曾孫由是介福而萬壽矣初詩之際則祈禱之備盡此原隰也則世世所經者也無忘故世澤

則對祖宗若在吡叻之中因不待獻而受福也此黍稷也則世世所樹森森無忘世業則則神豐者已在感嘆之日因不待蒸享而獲福也亦然幸而世祿不及不祀而力田愆焉皇祖宜應止惜其何福之能得○慎定師功祖考用筆絕幼而于題不失尺寸所以為佳○末局打轉原隰黍稷週禮歸去秋波

信南山農章句

前田章全首○此詩諸說紛紛一說此詩以為民為土首三章一勝事是往祭于田而因以省民末一章求收成之慶而欲神之報乎民四章極有次序首章是始出未祭之時省民之事既言自古有年而又將復有年者以見神之當報也次章是正祭時事既報其前之功又祈其後有年之賜也三章是祭畢之後省民之標知其終之有年而喜之也末章則以有年之慶歸之于民而欲神之報于民也規章內曰食我農人曰燕我髦士曰農夫之慶曰後我士女曰獲其左右曰報以介福是一篇之始終無非為民而已一說首章言力農二章言奉祭三章言中力農之意四章則中祭祀之意不必強作一串又有謂此詩固重有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一 小雅

手

年上亦重勞農上此隸內所以多歸美農夫之詞蓋言有年見得于神不可不祭而祭神因所以為農也今細按通詩總是力農奉祭而為民之意詩析了然但每章各舉一事各執一時只體文說去不必拘其有先後一章言勞農也二章言奉祭也三章言省民也四章言收成也總是一念則收成省勞新報慶皆此意也所以來大田之答諸家牽解都為俱不必便

傳彼甫田 叶地取十千 叶我其陳食 我農人自古百年 叶今適雨 叶或耘或耔 黍稷薿薿 攸介攸止 絜我髦士 叶我其陳食 叶我其陳食 叶我其陳食 叶我其陳食

賦也傳明魏前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而其萬畝為公田蓋九一之法也我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東也農人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也耨除本也蓋后稷為田一畝三畝廣尺廣尺而播種于其中苗葉以上稍擣草因墾其土以附首根墾五畝年則根廣而能風復旱也獲茂盛觀介大恐進退俊也俊士秀民也古者士出于農而工商

不與窮管仲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離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即
謂此也○此特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言於此大
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爲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
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
節又合宜而有節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又言自古既
有年矣今適兩穀農人方且或耘或耔而其黍稷又以茂盛則是以將復有年
矣故於其所美大止息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也

平陳陳前田者若謂國家之本存乎農有相之道存乎神我公卿之力農奉祭
何如後後俸然之謂田也中公外私爲田九萬制何其明也然彼之不可無法
則于每歲之中惟取其十千以爲祿食之需而先王九一之制行矣及其積之
有餘則又不可無以散之也蓋我之取農者維致其新而我之食農者乃散其
舊以資農人之衆使之仲星無嗟仙仙有具而先王保息之政行矣所以養耆
亦惟是選上天惠養之意此豈美之嘉祥故推上天仁愛之德用循補助之

卷之二十一 小雅

實取自古有年所以陳陳相因有如是之積足以供如是之散耳夫自古既有
年矣然使今之不繼又何以能散而能散後乃今適兩穀以想省也農人方且
或耘或耔以去其草或耔焉以匪其本而其黍稷之生焉又已藪藪而茂盛則
又將復有年矣此非農人之勞于其事不及此是不可不有以勸之于是即其
美大止息之處以俾能跡以趁難難我髦士而勞之焉而吾意之所及吾德
之吾享之所未及亦可因髦士以達之也夫既因舊有年而食乎農又因將有
年而勞乎農是其致力于民也何至哉

積以食農三年餘一九年餘三故取陳以食之自古有年樂帝上說推明所以
得合農人之意亦以是今之有年也此詩作于收成之後而曰今適兩穀若本
省新之初而言今適三句皆是有年之兆兩穀即前田之謂或耘或耔見人力之
再垂稷句見物生之盛耘耔去草以除其害耔耨本以復其根草去而根深黍稷
必無不盛但此只說一時所見者如此以黍稷之盛根根耔耨者非此下要補復
有年意故進髦士而勞之故介二句只承耘耔二句說非通承一章也介止是
謂田間空地可止息者古者士出於農髦士亦即農之俊秀耳勞只是勞者勞
之之意進而其黍稷之盛思其耘耔之勞也蓋有年雖出于天而致有年則
由于農使不知所以勞之則公卿不乘借于賦賦而坐享其成其何以慰農人
之心哉若作其勤而督其志則是勸之而非勞之也獨言髦士者以衆人不
能稱及故進其可與言者與之言因以喻乎衆耳此章總見有年之盛已錫于
右而復錫于今見當祭之意○劉安成曰或取萬畝之人取之有常也耨耨
有節而能散以周農則川之令也於有餘之中必散舊而存新則川之有序

也存新散舊而無積腐之患又見其不至于委棄天物也○朱盤城曰或取十
千言其賦散之常也食我農人言其周給之仁也今適兩穀言其勉育之功也
桑我髦士言其勸相之備也○後世之爲人上者不日既厚斂于民已非九一
之制府庫所積貯惟以供法修之費民不飽二鬪而太倉有紅腐則有出于茲
弊者必當奏請報可勤耨歲月至于賑給之時賑濟之好否秉石悉其中飽又
其甚者取息以與民爲市斯民之不幸何以至此乎夫大司徒荒政十二必首
於農夫遺人所掌以待施惠農人所掌以待移就周禮之制非不詳且厚也而
後往往借之以文其奸焉不取前田之詩而一命之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臞農夫之慶○我黍稷鼓以御
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賦也○與泰同曲禮曰饗曰明樂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
社后上也以句龍氏配方秋於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饗樂以祀社是

卷之二十一 小雅

也。或謂長瀨御迎也。田祖先帝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周禮謂農。凡國所率。于田祖則吹竽。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穀春也。又曰。善也。言倉庫實而知。節也。言奉其禮。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祖。而祈雨。庶有以大其稔。黍而養其民人也。

帝。遠大方。良而驗。有年之慶。如此。要皆神之所賜也。則今日之祭。其容以武。纓乎。是故以我明。潔之。秉。德。與。我。純。色。之。犧。羊。而。為。之。從。事。于。社。焉。其。主。則。后。土。也。其。配。則。勾。龍。氏。也。所以。報。生。也。且。為。之。從。事。于。方。焉。其。神。則。四。方。也。其。禮。則。羅。弊。獻。禽。也。所以。報。成。也。夫。其。所。以。報。成。之。宿。者。蓋。以。我。田。之。中。黍。稷。蕪。蕪。而。茂。為。非。我。之。所。能。致。也。惟。我。農。夫。勞。身。從。事。以。運。大。業。于。厥。躬。故。府。和。年。豐。久。享。太。平。之。樂。事。我。則。賴。農。夫。之。慶。而。得。之。耳。是。神。之。所。以。利。農。者。即。所。以。利。我。也。而。敢。以。心。報。于。然。以。此。時。而。報。亦。以。此。時。而。祈。于。是。特。擊。鼓。擊。土。鼓。以。送。田。祖。之。神。而。祭。之。絲。聲。哀。所以。有。哀。顯。之。思。也。革。聲。動。所以。動。神。明。之。志。也。凡。

禮記

卷之二十一

五

以新甘雨之降。庶有以大其。黍稷之實。而實秀。穀我士女。慰于三時。無憂于入口。皆賴之。以有養也。是報者。所以為我民。而祈者。亦以為我民。之祭也。則無非重乎農如此。

此章正是奉方社田祖之祭。上五句。歸其功于民。下則謂其惠于民。無非為民計也。歸功于農。即歸神之功。薄德于下。即薄神之惠。祈報乃一。時。亦不宜分秋報春。祈報伴方山。從。禮。未。氏。以上。為。報。成。之。祭。下。為。祈。年。之。祭。未。氏。疏。云。因。報。成。而。知。有。祈。者。若。此。則。又。當。祈。年。以。為。農。夫。計。矣。每。一。時。之。祭。一。而。報。成。之。意。其。為。者。也。祭。有。荆。川。見。湖。鏡。有。說。大。意。謂。我。田。既。收。正。應。自。食。其。糧。但。恐。其。意。非。指。收。成。時。說。所。謂。報。者。報。此。者。也。非。報。秋。成。也。夫。計。秋。祭。四。方。報。以。萬。物。乃。是。方。字。訓。詁。則。然。非。傳。中。初。非。此。也。不。必。泥。我。田。一。成。言。勿。誤。指。公。田。介。祭。稷。者。亦。只是。此。祭。後。之。苗。所。謂。祈。者。祈。雨。以。大。此。也。非。祈。年。也。法。引。周。禮。祈。年。亦。引。據。耳。蓋。禮。是。首。報。之。時。舉。此。二。祭。初。非。有。兩。時。耳。若。祈。雨。于。秋。成。之。後。而。又。願。其。來。年。之。則。安。有。一。時。之。作。而。有。兩。年。之。事。乎。社。者。五。上。

之神生物者也。四方成物者也。田祖即神農。神農始教民。五教者也。凡此族也。皆在祀典。故皆祀之。然此乃常祀。若此章之祭。舉于祈報。則又不同。按后土以勾龍氏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官名也。能平九州。死以為社。神而祭之。周禮羅弊。致禽以祀。社。註云。羅弊也。弊止也。以網捕獸。獸盡而網止。則獻獲禽。以祭四方之神。黍稷秋。祭之。禮如此。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依。橋。謂之先帝。神農。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田。之。既。成。而。歸。功。于。農。夫。者。蓋。以。方。社。之。神。謂。其。勞。而。祐。之。賜。之。我。則。因。農。人。而。致。其。福。也。註。而。雅。七。月。也。土。鼓。以。瓦。為。筐。以。革。為。兩。而。可。擊。也。此。傳。田。畯。以。神。言。與。經。二。章。田。畯。以。人。言。不。同。我。田。二。句。是。祭。詞。以。祈。三。句。是。祭。意。三。以。字。相。承。通。說。見。黍。稷。非。甘。雨。不。生。士。女。非。黍。稷。不。育。較。字。雖。有。黍。香。二。義。然。為。力。田。奉。祭。宜。專。主。養。一。處。時。文。有。全。主。善。說。者。則。謂。即。養。善。兼。用。者。亦。未。免。野。增。矣。○方。社。止。言。用。禮。田。祖。止。言。用。樂。方。社。報。而。不。祈。田。祖。祈。而。不。報。皆。互。文。耳。○朱。熹。曰。齊。明。儀。羊。豕。之。祭。也。禮。以。備。物。放。于。報。成。之。祭。言。之。琴。瑟。擊。鼓。樂。之。盛。也。樂。以。建。和。致。

禮記 卷之二十一 五 知也。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也。○附錄。琴瑟擊鼓五句。張。撰。文。并。交。詳。以。實。觀。覽。○作。樂。以。祈。神。民。所。由。得。其。養。也。夫。士。女。非。稷。黍。不。育。而。稷。黍。非。甘。雨。不。介。也。作。樂。以。御。田。祖。公。卿。其。能。已。於。祈。乎。管。謂。善。助。民。者。未。有不。致。力。于。神。者。也。而。勤。民。之。至。者。每。于。報。成。之。際。即。不。忘。祈。天。之。意。焉。此。好。為。是。禱。祝。之。文。我。亦。以。民。之。所。賴。在。于。食。食。之。所。出。本。乎。田。則。應。惠。于。神。而。禮。之。時。和。年。豐。者。正。不。得。專。報。神。之。具。耳。我。公。卿。方。社。之。祭。所。以。明。報。也。薄。禮。告。成。則。三。農。不。處。其。或。墮。而。力。田。非。止。一。成。之。事。也。則。何。得。以。西。成。在。望。遂。忘。民。力。之。昔。乎。三。時。不。害。則。入。口。不。患。其。無。食。而。報。農。非。特。一。世。之。謀。也。又。何。可。以。交。實。將。登。勿。與。神。農。之。介。齊。我。公。卿。於。是。又。有。祈。神。之。舉。焉。公。卿。曰。我。田。既。也。所。出。者。士。女。也。士。女。之。所。由。養。者。黍。稷。也。黍。稷。之。所。由。大。者。甘。雨。也。而。甘。雨。非。田。祖。不。得。是。不。可。不。有。以。祈。之。乃。田。祖。非。虛。祀。不。格。又。不。可。不。有。以。報。之。于。焉。據。我。琴。瑟。絲。桐。初。引。我。田。祖。庶。洋。洋。來。格。乎。且。擊。我。土。鼓。焉。帝。華。將。

禮記

卷之二十一

五

禮記 卷之二十一 五 知也。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也。○附錄。琴瑟擊鼓五句。張。撰。文。并。交。詳。以。實。觀。覽。○作。樂。以。祈。神。民。所。由。得。其。養。也。夫。士。女。非。稷。黍。不。育。而。稷。黍。非。甘。雨。不。介。也。作。樂。以。御。田。祖。公。卿。其。能。已。於。祈。乎。管。謂。善。助。民。者。未。有不。致。力。于。神。者。也。而。勤。民。之。至。者。每。于。報。成。之。際。即。不。忘。祈。天。之。意。焉。此。好。為。是。禱。祝。之。文。我。亦。以。民。之。所。賴。在。于。食。食。之。所。出。本。乎。田。則。應。惠。于。神。而。禮。之。時。和。年。豐。者。正。不。得。專。報。神。之。具。耳。我。公。卿。方。社。之。祭。所。以。明。報。也。薄。禮。告。成。則。三。農。不。處。其。或。墮。而。力。田。非。止。一。成。之。事。也。則。何。得。以。西。成。在。望。遂。忘。民。力。之。昔。乎。三。時。不。害。則。入。口。不。患。其。無。食。而。報。農。非。特。一。世。之。謀。也。又。何。可。以。交。實。將。登。勿。與。神。農。之。介。齊。我。公。卿。於。是。又。有。祈。神。之。舉。焉。公。卿。曰。我。田。既。也。所。出。者。士。女。也。士。女。之。所。由。養。者。黍。稷。也。黍。稷。之。所。由。大。者。甘。雨。也。而。甘。雨。非。田。祖。不。得。是。不。可。不。有。以。祈。之。乃。田。祖。非。虛。祀。不。格。又。不。可。不。有。以。報。之。于。焉。據。我。琴。瑟。絲。桐。初。引。我。田。祖。庶。洋。洋。來。格。乎。且。擊。我。土。鼓。焉。帝。華。將。

我田風新新而至止于生有神農之號則其所然者必力精之靈而先
音之威既通自必居於冥冥尊為先音之神則其所樂者必必農之事而
况博指之和畢委何難薄惠于降康山是而甘雨新降自天而能避天之
靈者則惟田祖故祈雨必御田祖而後甘霖可降也則可以御之者祈之
而已矣由是而觀泰介焉覆泰自田而能滋穀之生者則惟甘雨故介覆泰
必祈甘雨祈而後與製始在平也則亦以祈之者介之而已矣以此而後我士
夫士也非所謂思緒其躬者耶向者東作方竣未敢必違年之樂今藉田祖之
靈不爾爾覆泰而快意歌以此而後我士夫也非所謂有保其士者耶前此
載其未舉未敢停舉止之安今沐田祖之賜不將視覆泰而慰享歌則士女之
裝即謂以介之者穀之可也而而而之非御田祖以祈之不至此作樂以薦馨香
神罔怨爾爾澤以大豐美民皆悅康此報之時所以不能忘乎祈也○厥定秋
采報書此章旨也前午以逆享釐上一以字後半以順務脫卸後三以字有前
段之奇字例擇則後來諸題布宜俱成後竹之勢天機法相初籽袖自成但覺

卷之二十一 小雅

其烈則聖隱不見經傳之苦○別註引孟春祈穀孟冬祈年二句是釋祈字
之義非謂本章祈雨即孟春孟冬兩祭之祈也若讀者意則下兩章曾孫承
省耘及願其本年稼收收入之多俱說不去矣蓋此章方報即祈乃一府兩祭
祈云祈雨即祈祈時所降之雨也俗儒誤作孟冬孟春祭豈不為兩歲之事乎
下章又知何適只得上也于管恨一部毛詩盡被俗儒解差米于原不差只是
後人不善看書耳如此類是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曾孫其
旨否未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為然山川神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武王榜名山
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儀備攘取有美易治長竟有多厥疾也○曾孫
之來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饋者於是其之倍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乃
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
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而其農夫益以敏於其事也

平儀且向當耘好之時我曾孫來止以有其人力何如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饋
耘者于是與之倍至南畝非但曾孫喜而田畯亦至而喜之曾孫乃攘其左右
之饋嘗其旨否之味飲飲之間蕩然上下相親矣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
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而有年之賜將于其乎在矣是以曾孫悅農夫之勤
自忘忿怒之心農夫感曾孫之愛而益致其趨事之敏是有耘而相親相成之
情又如此

疏解此章上六句見其親乎民而忘上下之分下見其感乎民而切趨事之勤
也曾孫之來為省耘而來以其婦子正本曾孫說來不重婦子之來也而重曾
孫以之也田畯之至亦為勸農而至喜者見人力齊而喜也此句輕只帶說耳
攘其二句自曾孫言不曰收而曰攘者以公卿之責而食農者之相穡彼必有
所不敢缺者故攘而取之左右指所饋之物言曰左右亦有隨取無方之意以
公卿之貴而嘗賦賦之味重相親意察其苦樂意亦須帶言蓋旨則幸而喜矣
否則操然為之不樂也承易句謂一成之內九萬之田皆如此其易治也終

卷之二十一 小雅

私是未然事善者資藉實粟之美有者為儲及穉之悅終指他日災粟城京千
石萬石看要見後有年意不怒句根皆有來克敏句又恨不怒來要見上下相
感之意兩章相承不可不看前者敏于耘也○首章只言或耘或耔此章言婦
子來饋承易長畝又嘗旨不以觀其下不怒以致其敏則其厚民非特食農大
系髮士已也○揚伯祥曰看來此章是首章今通兩畝五句未盡之意而又提
起言之曾孫來止正適而畝之事易治竟畝即耘好之事農夫克敏則髦士能
勤助農之意也下章則以足第二章未盡之意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于斯食乃求萬斯箱黍稷
稻粱農夫之慶何如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次屋落言其密比也梁車梁言其穹隆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箱
車箱也○此言收成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處之求車以載之而言凡此黍
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宏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美于下
而欲厚報之如此

即謂大有之際既占乎豐年矣。則其收成何如耶。彼禾之未獲而在野者。皆
稼也。曾孫之種。其密比則如屋蓋。其少疎則如車梁。禾之已刈而露積者。皆
廣也。曾孫之廣。則如水中之高地。如陸地之高丘焉。由場而輸之於室。則求食
以處之。而千斯介矣。由野而登之干場。則求車以載之。而萬斯箱矣。我田之
一至於此。信乎善而且。而所謂有年者在是矣。而我曾孫方且以為非我之
所能致也。凡此黍稷稻粱。皆曾孫之慶而得之。是安方社田祖之神。為我報
貞夫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于以常享有年之慶。而禾為我之所利。積可也。是
歸美于下而欲厚報之如此。夫其米祭也。既則于為農之事。而其獲福也。又歸
之農人之功。公卿之重。殷如此。其德盛政修。亦可見矣。

卷之二十一 小雅 采芣
采芣芣采之。芣芣而采之者也。采采以處之。水廣一邊。采採之場。有輪之意。
也。求求以處之。承承一邊。承承之野。有登之場也。此正善有之。可取而百章
十千之取。農夫之散。俱取於是矣。曰求。見昔所備者不足。財而又求也。極
其禾稼之多。意先治舍而後播。或以輪之。故先言舍。後言箱也。首二句。禾稼之
多。三四句。儲蓄之廣。合之皆收成之富。要補出神惠意。黍稷四句。是告神之詞。
要得歸功。願忘一說。下四句。是原公卿之心。而為公卿之言。不必泥定告神。
更見開通。二章所謂農夫之慶。就黍稷上而言。此章所謂農夫之慶。就收成
之富而言。一則曰農夫之慶。再則曰農夫之慶。以農夫始。以農夫終也。我河
力之有。是以所以勸也。萬壽。即介福言。介壽。象士女。歲歲享有年之慶。便是農
夫之萬壽矣。須備農夫方好。有飽淳和而安田。欲意遂重從有年獲福。歸到沙
社田祖。祖相之功。見祭之不可不舉也。○太帖。此詩所說紛紛。不過要將前兩
三章。擬將廟川次第相因。不知詩人作詩。不比史官作史。編年敘事。不容錯亂。
詩人之旨。或順時敘事。或錯舉成文。或消道將來。或道稱往昔。或更端別敘。

重百履。或因因枝。振葉或波。波討。除。換章。則換本。換明。則換意。變化成續。如
泰山夏雲。頃刻異態。不可拿捉。如此詩本。是報賽之樂。當作于秋祭之府。首
述耘耔之功。二章說所報之禮。三章自耘之時。上能成乎。下未竟收成之事。君
欲報乎。民各舉一事。各做一時。則次章為秋祭之樂。于業既通。三章不為猶
表有獲。都無不可。何必項項會也。○此詩見公卿耕耘所報。無不致意。牙民
而又有存新故舊之意。民生之蕃。有以矣。後世做散補助。勞來勸相之典。不
則又何以焉民也。

南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章全音。○此詩乃詩人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首章言耕。勸種。時以順
孫之欲。然曾孫之欲。順矣。所最者。農耳。故二章以除蟲。望諸神。蠶除矣。所最者
而耳。故三章以降雨。望諸天。農既除。雨既降。則收成可必矣。故末章言者。做
薄之奉。通重歸美公卿上。段段與前篇相關。方見答前之意。因其以御田祖也。
是以有秉畀炎火之願。因其以祈甘雨也。是以有與我公田之願。因其以報土
女也。是以有蒸婦之利。因其報以介福也。是以有介爾稟禱之報。盛時若其
體者如此。○通詩以曾孫是君為主。大意言曾孫之所重者。農也。我農夫不
既種既成。做散辭。使至庭。明所以若曾孫者。止此耳。不能使農之必快也。
津之必及。府也。今以農則去。以津則用。此曾孫平日事神得天。有以致之。蓋
曾孫報賽之事。以所是福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備。乃事于上。以我覃耜。俶載南畝。以備播厥百
穀。既種既備。乃事于上。以我覃耜。俶載南畝。以備播厥百
賦也。種種其種也。成傷其具也。單種似如。故事庭前。碩大。皆順也。○蘇氏曰。
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此皆備矣。然後事之。取其
利。而始事于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也。皆直。
太以順曾孫之所欲。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
○蘇氏曰。大田者。君謂君以民為本。民以君為心。我農被君之福。深矣。而何以
報乎。故公卿以一歲之地。為田九萬。田何大也。當收成之時。公私俱足。稼穡

經 74-377

也。田大而種多。不有以預之可乎。故于今歲之冬。以種所宜。則先擇其所
播之種。而凡種穀類。無不備焉。以其所當播也。則先擇其用之具。而凡種
基米。亦無不修焉。夫既為先事之備矣。始東方。而後事之。以向者所戒之
軍。而始事于兩敵之間。以向者所具之百穀。而編種之人。田之內。其耕之也
勤。其種之也。時。故百穀之生。皆直而大。所以致士女。充國用。有可預占矣。不
以順曾孫之欲乎。

【疏】上六句。言地利廣而善治田之事。下四句。言生物盛而順在上之心。首句。是
總言田事。以發端。大田者。即廣取十千之田也。蓋田大則川稼多。稼多則器
其廣。故本此言之。既種是辨其物種。使不雜于稂莠也。既戒是簡其種。使其
不致耗也。既備根上二項。就今歲之冬言。乃事管下二項。就來歲之春言。稂
二句。頂上既戒米。即以上所戒之具而耕之也。此見其耕之勤。播厥百穀。頂上
既種米。即以上所種之種而播之也。此見其種之時。而直是不學。而苗碩
而大。是不低小。指始生時言。始前種。種發。發有如此。則豐年可至。而曾孫之

卷之二十一 小雅

既方既皂

既方既皂

既方既皂。其食人。殺士女之心。而若其願也。朱與城曰。大田多稼。其
言其事。以發端也。既種既戒。善其備于往歲也。既備乃事。致其力于今歲也。以
我軍。利其形也。假黃南。耕之勤也。播厥百穀。種之時也。既且碩。生之盛
也。凡此皆以順曾孫之所欲也。此言其慮已之勤。而事上之忠也。劉安成曰。
此章言田事。修飾而苗生。盛美也。附錄大田多稼三句。張一鶴文。并文評。以
資觀覽。○美稼政者。下米事有先。則為夫大田。公卿之田也。而可不先事以圖
予。種戒既預。種備矣。又何慮乎。稼事哉。谷甫田者。曰。我公卿世守田。祿固與
吾情相終始者也。故一歲而恒。則數歲之謀。亦數器而不一。器之用。豈其器
者。惟修於農事。而吾情放。其然而已乎。茲者甫田。歌矣。十千稼矣。我農人。性
朴而寡。又亦不知所云。甫者何義也。大約備甫之名。而為之。道其實。則亦曰。大
田而已。且我農人。望香而難。願。猶自謂所云十千者。猶可數也。不若。澤稼之
而為之。計其盈。則亦曰。多稼而已。今夫一同之與。有故。厥稼。殊形。然自我度之。
則小自公度之。則大也。抑五種之與。九土。肥瘠。異。然由分計之。則少。由合計

之則多也。則一治之以種古。觀王朝之制。內宰帥官。以獻王。所以示天下之
重。務耳。今公卿。本此意。以相授。而主春。主夏之。故。告。中。昂。中之。務。詳。據。而
播之。尚。依。諸。來。年。而。先。時。而。謀。問。猶。有。無。種。者。乎。曰。既。種。矣。則。一。治。之。以。戒。吾
親。天。家。之。令。句。仰。米。未。以。供。王。籍。所。以。勤。天。下。之。盡。力。耳。今。公。卿。承。此。真。以。相
推。而。一。錄。一。錄。之。無。二。二。相。之。無。忌。雖。勤。而。求。之。尚。俟。諸。試。而。因。暇。以
問。猶。有。未。戒。者。乎。曰。既。戒。矣。雖。然。種。矣。而。不。戒。則。土。將。動。而。苦。無。其。也。戒
矣。而。無。種。則。于。相。可。歌。而。無。鮮。養。也。若。是。者。不。可。云。備。推。二。者。相。推。斯。可。云。既
備。矣。當。斯。時。其。農。祥。之。期。未。屆。而。就。完。種。稼。稼。矣。種。季。已。較。詳。于。樹。苑。之。書
冷。風。清。涼。之。候。尚。懸。而。或。味。東。作。或。味。南。訛。又。何。煩。下。册。賦。之。令。乃。非。云。者。明
乎。事。之。已。無。可。慮。也。云。爾。要。之。食。米。與。分。田。惟。其。廣。不。惟。其。狹。故。農。夫。受。百。畝
而。致。士。女。公。卿。兼。被。斯。以。聖。降。其。其。均。也。故。農。力。竭。患。其。息。不。患。其。勞。故
公。卿。方。報。而。即。寓。所。之。意。農。人。前。時。而。已。周。條。之。謀。其。志。同。也。此。大。田。所。由。經
甫。田。而。歌。也。○大。字。多。字。兩。既。字。一。一。清。出。既。備。乃。事。句。只。作。懸。擬。留。下。以

卷之二十一 小雅

既方既皂

既方既皂

我二句。地。安。詳。審。順。絕。無。一。筆。下。
既方既皂。其食人。殺士女之心。而若其願也。朱與城曰。大田多稼。其
言其事。以發端也。既種既戒。善其備于往歲也。既備乃事。致其力于今歲也。以
我軍。利其形也。假黃南。耕之勤也。播厥百穀。種之時也。既且碩。生之盛
也。凡此皆以順曾孫之所欲也。此言其慮已之勤。而事上之忠也。劉安成曰。
此章言田事。修飾而苗生。盛美也。附錄大田多稼三句。張一鶴文。并文評。以
資觀覽。○美稼政者。下米事有先。則為夫大田。公卿之田也。而可不先事以圖
予。種戒既預。種備矣。又何慮乎。稼事哉。谷甫田者。曰。我公卿世守田。祿固與
吾情相終始者也。故一歲而恒。則數歲之謀。亦數器而不一。器之用。豈其器
者。惟修於農事。而吾情放。其然而已乎。茲者甫田。歌矣。十千稼矣。我農人。性
朴而寡。又亦不知所云。甫者何義也。大約備甫之名。而為之。道其實。則亦曰。大
田而已。且我農人。望香而難。願。猶自謂所云十千者。猶可數也。不若。澤稼之
而為之。計其盈。則亦曰。多稼而已。今夫一同之與。有故。厥稼。殊形。然自我度之。
則小自公度之。則大也。抑五種之與。九土。肥瘠。異。然由分計之。則少。由合計

田實積百步而方十步。一夫之田實積百畝而方十畝。為方一百步。以九夫為一井。則方三夫為方三百步。古者以三百步作一里。所為方一里為一井也。又曰此章復顯其兩學博及而收成有餘也。鹿野云。通章皆以家君之澤言。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日暝至喜來方。禮祀以其醉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上以介長福。

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禮。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致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穫者。而田峻亦至而喜之也。曾孫之來。又禮祀四方之神。而賽禱焉。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時黑來而北。以其餘也以介長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非。夫吾民相告之。如此何。以報之手。故當收成之時。農夫見曾孫之來。曾孫而相謂曰。我曾孫來矣。皆以首告也。吾何惡所事而不若其心乎。于是曾孫適與其婦子之來。儲者。借至獲所見。夫內外協力。故不特曾孫喜之。而田峻亦至而喜之也。然曾孫之來。固以省民之斂。而實以報神之功也。于是首斂之時。又禮祀四方之神。而舉行賽禱之禮。以其醉與其黍稷之奉。盛以享以祀。以報成物之功焉。但見誠至而神格。殆必介以長福。使常享千之祿。萬畝之入。而甫田豈味大同。長歌吾人之仰。亦無終窮矣。夫始而力農也。惟以順君之心。終而奉祭也。惟以順君之福。農夫之忠愛至矣。其亦上之人有以威之歟。

經傳集成

卷之二十一 小雅

四

疏解 此章上四句。是因君省斂而賜其力。下是因君賽禱而致其祀也。疏義曰。首四句。甫田。同。但彼則君上勸農。而見農夫之功。此則農夫相勸。以導君上之心。一為耘耔之時。一為收斂之時也。首四句。樞重下段。是即收成以祀賽禱。而順其後。補也。首句。是農夫相告之詞。下皆見詩人之言。曾孫雖為首斂而來。實為禮祀四方。而來上。段。輕。運。過。以其婦子。饁彼南畝之若。作農夫則禮者。何人。以者。何人。禮祀四方之神。首恭以收成之當。則田祖去。去之力。上天。兩之功。亦四方之神。禦災捍患之助。故祀之來。方禮祀。言來禮祀四方也。此例。句法。南方用騂。北方用黑。牲各用其方色耳。其黍稷。句重。倪玉汝曰。前句是前年之祭。故曰。以我齊粢。與我穡。羊。黍稷。稷。未成。不用以祀也。此是報成

之祭。故云以其時黑及其黍稷。蓋黍稷既成始用以薦也。詩人一字不為用。如此。賽者。報豐年也。時。新景福也。以介長福。雖是農夫欲曾孫受福。亦須承享祀而神物之福。說。左傳云。民仰之土也。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口博。禱。肥。脂。謂民力之蓄存也。謂其前之碩大。審。滋。也。謂其不疾。蘇。也。謂其情。謂成。有。也。奉。盛。以。告。曰。祭。黍。稷。登。謂。三。時。不。審。而。只。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果。有。酒。謂。其。上。下。成。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香。香。無。幾。應。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規。其。九。風。以。致。其。禮。祀。于。是。民。和。而。神。降。之。福。劉。安。成。曰。此。章。言。其。收。穫。之。後。而。報。祀。禮。禱。也。此。詩。總。見。得。順。民。心。佑。君。德。皆。頌。美。之。意。而。自。顧。之。心。大。惟。有。以。順。之。故。欲。有。以。報。之。非。幾。德。何。以。致。然。補。慶。源。曰。上。之。欲。報。其。下。者。如。此。則。是。君。以。民。為。體。也。下。之。欲。報。其。上。者。如。此。則。是。民。以。君。為。心。也。上。下。之。情。相。類。以。為。一。則。君。之。德。固。厚。而。民。之。德。亦。厚。也。張。氏。曰。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至。美。無。治。之。時。也。而。其。本。于。谷。應。之。盈。原。隰。之。治。田。疇。之。修。耕。耘。之。時。而。後。及。于。祭。祀。禮。樂。之。事。也。蓋。田。事。備。則。後。足。多。食。足。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平。興。和。平。興。而。大。君。有。壽。考。安。樂。之。盛。此。詩。人。探。其。本。而。要。其。終。言。之。序。如。此。疏。義。首。章。地。廣。而。盡。耕。稼。之。功。也。次。章。苗。盛。而。除。蟲。孽。之。害。也。三。章。願。得。豐。年。而。望。雲。雨。也。四。章。已。得。豐。年。而。舉。報。也。小。序。大。田。利。幽。王。也。言。蠶。寡。不。能。自。存。此。以。因。寡。婦。之。利。說。未。可。為。據。而。朱。子。謂。君。夫。類。美。其。上。亦。從。爾。我。公。田。來。第。農。夫。領。上。不。宜。稱。曾。孫。稱。首。孫。者。必。祭。祀。之。詞。用。節。全。章。盛。文。珠。文。并。文。評。以。資。觀。覽。詩。次。農。事。之。氏。一。婦。之。曾。孫。焉。夫。飯。我。謂。曾。孫。是。若。既。獲。則。曾。孫。是。福。農。何。肯。口。鳴。其。勤。哉。其。各。稱。之。辭。曰。維。君。有。祿。則。利。之。農。有。力。君。則。享。之。分。也。乃。曾。孫。于。我。田。也。慶。曰。農。夫。黍。稷。稻。梁。之。慶。曰。農。夫。吾。儕。小。人。既。微。君。之。惠。以。食。天。地。之。德。而。又。飲。報。之。介。福。乎。詩。還。以。為。曾。孫。獻。耳。追。惟。昔。者。始。事。于。大。田。也。曾。孫。不。嘗。適。爾。畝。而。首。乎。黍。稷。士。而。勞。乎。乃。百。穀。方。播。庭。爾。遂。微。而。曾。孫。之。若。可。知。已。雖。然。耕。之。播。之。而。使。方。阜。堅。好。則。吾。能。成。其。成。打。而。使。不。兼。不。秀。則。吾。能。若。夫。場。除。穢。賊。之。害。非。田。祖。之。力。不。除。使。爾。靈。之。休。非。甘。雨。之。澤。不。被。而。我。農。人。也。始。立。

經傳集成

卷之二十一 小雅

四

疏解 此章上四句。是因君省斂而賜其力。下是因君賽禱而致其祀也。疏義曰。首四句。甫田。同。但彼則君上勸農。而見農夫之功。此則農夫相勸。以導君上之心。一為耘耔之時。一為收斂之時也。首四句。樞重下段。是即收成以祀賽禱。而順其後。補也。首句。是農夫相告之詞。下皆見詩人之言。曾孫雖為首斂而來。實為禮祀四方。而來上。段。輕。運。過。以其婦子。饁彼南畝之若。作農夫則禮者。何人。以者。何人。禮祀四方之神。首恭以收成之當。則田祖去。去之力。上天。兩之功。亦四方之神。禦災捍患之助。故祀之來。方禮祀。言來禮祀四方也。此例。句法。南方用騂。北方用黑。牲各用其方色耳。其黍稷。句重。倪玉汝曰。前句是前年之祭。故曰。以我齊粢。與我穡。羊。黍稷。稷。未成。不用以祀也。此是報成

蓋于田祖乎維我曾孫曾孫曾孫以迄之則其東界與西界田祖自為曾孫
助也又能望于甘雨乎維我曾孫自方社田祖而高之則其兩公及私者生
雨自為曾孫也自是收入家婦利則卜千之取唯不當坐而守之子而曾
孫又以首飲來矣且來而禮祀矣以其弊黑猶向者獲羊之以也與其乘輿猶
向者齊明之以也而享祀介福則非農夫之慶而曾孫之福也蓋神惠曾孫以
及農夫寧不首錫之哉曾孫合農夫以祈神祀亦必併其休焉將獲稷
東而所以望婦子樂田農者無窮則所以若曾孫者亦無窮矣不然田則曾孫
之田也除則曾孫之稼也田祖甘雨則曾孫之逢之祈也而吾人特以既備乃
事遂食天功為已力乎亦何福之與有○步步廻環上首婦美曾孫極得格辭
本旨○刁斗森然不為野說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
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即為幽雅其詳見于幽風之末亦未知其是
否也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既成為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夫

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欲其享祀以介其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
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之

彼彼落矣章全有○此時因會諸侯而講武也蓋落水之至本為朝會而詩意則
蓋講武一邊文勢雖三平還以首章為主須重以作六師一句惟六師既作已
則清消此萬年之宗室那家所以保也而君子之福祿為益因矣二章有講武
而無稱禘三章有稱禘而無講武意各互見類于缺處補之○言講武而各先
言落水之勢者以見所建朝會之所據天下之上游足以起天下之朝宗也
章俱著侯特美之詞勿作祝願說○劉上玉云按疏長次章中祿洽有與之意
而致其祝末章中福祿如美之意而致其祝則皆講于二章前福祿末章補講
武宜不必也更舉之○舊說云會同因講武而求不知周公營洛已為朝會諸
侯之所非為講武設也不可依

彼彼落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棘栝有與以作六師

賦也落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泱泱泱泱也君子指天子也茨棘也栝也
蕝所榮也也穀也合草為之周官所謂草莽兵事之服也與赤貌作起也
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
詩言天子至此泱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

○此篇以落矣落矣者曰國家以久安長治為慶君子以思患預防為先若今日
落水之會足多矣應彼落矣維水泱泱而歲歲我或王所卜而宅周公所相而
○蓋按六合之上游會四方之形勝者也我君子至止于斯也以一入而朝者
選安不可忘戰我君子不以一時之治安為慶而以安危之備伏為慶乃赫業
冕之服御銜色之鈴衷然而擊明于以振作六師習其手足不致扞格而難操
鼓其心志不致相安了偷惰固不慮武備之日弛而久安長治之業將在是也
如茨之福祿不其水保乎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一 小雅 四
之章就朝會說未及講武福祿亦就朝會上見蓋朝會便見人心大順人心大
順即天命所由發故福祿之厚如茨也○句是講武時事見其安不忘危治
不忘亂乃所以久其福也給禘也禘之衣稱手見者也註引周官草莽云者
証草為兵服之意耳作升右則非矣作六師者恐其疑于治安而無起其果殺
之義也如謂神行伍戰陣之法建習坐作進退之方皆講武中事作守重周道
向女國家之大勢已見積弱而時方泰寧久安之人心不無易玩故天子親御
戎服身自振旅之直欲消天下不軌之心陰啟天下委靡之氣若只訓練閱
習則自有大同馬之法在無煩主上之煩勞矣○唐荆川云至止就是講武禮
禮說講武上見下二句正言講武之中以發福祿如美之意徐服強亦依此說

彼彼落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棘栝有與以作六師
賦也落容刀之禘今刀鞘也上飾下飾亦戎服也

○此篇以落矣落矣者曰國家以久安長治為慶君子以思患預防為先若今日
落水之會足多矣應彼落矣維水泱泱而歲歲我或王所卜而宅周公所相而
○蓋按六合之上游會四方之形勝者也我君子至止于斯也以一入而朝者
選安不可忘戰我君子不以一時之治安為慶而以安危之備伏為慶乃赫業
冕之服御銜色之鈴衷然而擊明于以振作六師習其手足不致扞格而難操
鼓其心志不致相安了偷惰固不慮武備之日弛而久安長治之業將在是也
如茨之福祿不其水保乎

上下支而其志同矣。○舞比起調。確不可易。而魂中之際。流動之致。經久彌新。昔日何以錄錄至此。○三平立格。後兩比體法。少變不拘。疏義文章。申味。終末章。有攝錄之說。總就講武之美。自覺制氣。玉光。巧奕。諸紙。

紫微洛吳三章章之句

紫微者華章全首。○前章諸侯美天子以武功。此詩天子美諸侯以文德。須以首章心寫為主。一見便能使人悅樂。必有所以感動于前者。此却合得下文文章。威儀才德在內。下三章正發心寫盛處之故。蓋朝廷禮社皆應之以待文章。威儀才德之士。而之子簡之。故我心之寫于文章。威儀才德則可必焉耳。各章俱要照出洛水朝會方有關係。○一說首章美其得君之心。宜其有慶處也。二章美其文章之美。宜其有福慶也。三章美其威儀之盛也。四章美其才德之備也。只須平平說去。○舊程因與賦二字連作三章分。上是與其來朝之可美。下是表其才德之兼全。不可依。○大抵前三章俱就其可見處美之。末章則由可見以及其不可見也。畢竟要提起前章秀發贊美。歸到才德上。能見天子之心寫

解

卷之二十一 小雅

華

紫微者華其清壯兮我觀之子我心為兮我我心為兮是以有慶處兮

與也紫微猶室蓋氏曰古本作常常棣也清盛貌觀見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贈彼洛矣也言紫微者華則其美清然而盛美矣我觀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慶處宜矣此章與

紫微首章文勢全相切

申建詠紫微首章首句曰清盛於人文人莫美于才德使有以與上國之光效正末之用者皆若心所願見而不可必得者也我來朝之諸侯何如哉彼紫微者華則其美清然而盛美矣况君子來同一洛水之上我見之則仰于前者引于今其心亦傾寫而無解恨矣夫君臣相得自古為難今君子能使我心之傾寫如此則上下交而名聞流明且會而商位顯其有慶處也亦宜

疏解此章上四句與來朝而得君之心下四句有以成其休也總重君美臣上與至四句止華榮則紫微臣觀則若悅與意人段如此我觀之子要說得與上

相相顯是傾心無餘意是以二字根心寫來歷者來朝得君之名處首承疏預位之意就已然說觀註立字可見此專自許君言與紫微亦承承燕飲流相別○一說洛邑一朝而得觀之子則制治保邦之長策有以懇求治之心使傾側肺腑而無復留恨也

紫微者華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行章矣是以有慶

解

也蓋黃盛也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平薄然其為我心而有與處者豈無所以致之哉紫微首章則其色之黃也吳然其盛矣我觀之子于洛水之上則見其和順之積發為英華之美而形諸威儀又詞者皆煥然可觀焉不其有章矣乎夫章者德之顯也福者德之致也惟其有章矣是以君心格而祿位可承焉君寵嘉而樂榮可長保此其福慶將無同上稱稱之矣矣乎

解

此章與亦至四句止紫微之黃亦有文章紫微之意故以為與文章只

解

卷之二十一 小雅

華

紫微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駟乘其四駟六轡沃若

與也言其車馬成儀之盛

申建詠紫微首章則或黃或白極其盛矣我觀之子于洛水之上見其車馬有駟也則駟服備色而有四駟之乘矣其乘之以四駟也善以駟之則六轡沃若而乘駟矣夫是儀衛之盛固足以壯天朝之偉觀而等威之盛亦足以彰侯及之儼飾是何如其可美者乎

疏解此章侯疏以紫華之色不齊而之其馬則其色亦不齊也其可以必駟也亦與至四句止一云與至末者非是車馬成儀不平等威儀即就車馬上說

限衝也四馬大轡亦是常備惟四馬一邑大轡亦如升車御馬之間操練有暇
沃徐有暇一本于忠教之所形即馬之將可思之不亦之儀得之委可想見
敵之足是馬與敵亦若敵其形形之雅以出之所以可更也
左叶之左之君子空叶之右叶之右之君子有叶之維其有上之
是以似叶之左之四句幸西河有葉其有
之二句幸西河有葉其有

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而達然之干也不待文章威儀之可美而且才德之可觀彼人之局于器者安
于左未必達之右也有于右未必達之左也惟此君子允文允武之器動而日
章有職有為之用顯而自著左之左之而左無不空所以處乎左者施之而各
滿也右之右之而右無不有所以處乎右者用之而不竭也然此言蓋取而強
為之蓋弘才碩德賦于天者謂厚成于天者謂至惟後乎無所不有焉是以
齊隆遠源而形于外者左左右右無不似其中之所有也夫君子之才德無一
而不可美如此則表心輪轉而後發處之虛也豈偶然之故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其有以用于下原其所以用于下也○專訓云上四句
以設極言俱其才德之形于外者下二句以稅自言是推其才德之極于中故
能如此也時說俱以集註才全德備是推其有之口氣未了即解文注耳首四
句勿勿人才德雖似不可曉左左右右有立泛說不處高說講武言左之右之是
備用字詞見非一處之意蓋應務紛紜人多易亂而君子大小常變處之各當
故曰空應務多端人必易竭而君子千變萬化出之不窮故曰有立非有心之
空安得有立之空非有心之有安得有立之有故曰有立非有心之有
其真相符者也○上四句雖是言其設施于外而特指之如此其有之有
下以才德之在內者言也上有字不同所謂有是大人抱負有是木也蓋指也切
之云者即上左之四句皆似其所指也

紫雲章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詩經集成卷之二十二小雅
桑扈之什二之七

桑扈章全吉○通詩四章平看只是領頌禱意一章
其德之足以統人三章就平口在國言其德之盛
其禮之恭而獲福須以彼交匪放勿作王匪傲之念正是他一段和易可受處
只不做不詳以此居功仰以此受福故曰桑扈而或難仰匪傲之在于目者也
○唐荆川云首是祝以福次是祝以功所以受福也然不可不為能情流故後
二章皆以敬為受福之本此說意甚聯屬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音戶
也○此亦天子無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受天之
祜矣頌禱之辭也
市講歌桑扈者曰福保于天固無俸獲之理而德在于人自有招致之儀我于
朝之君子何以願之哉彼交交桑扈則有鶯然之羽而文章之外見矣我
和乎和和積中藹然可樂也昔知白天祐之吉無不利而純潔之得日照受于
淨潔之中矣不有以受天之祜乎

疏解此章與意言桑扈惟其飛故有文君子惟樂胥故受福樂胥起是因其在
而可以樂稱之蓋指其體樂易之可見者言而在中之和順亦因是以視
矣將宜廣說就請候身上發揮重一受字惟可樂則疑承有本而祜之受也非
俸次○願禮上按竹亦鳥也而曰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此以逐字為虛字耳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音戶
典也領頌於祜也言其能為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
市講交交桑扈則有鶯然之羽而引候若以自蔽矣况我君子知願積中藹然
可樂也吾知以盛德而應乎有由前邦之眾咸賴其藩衛之助矣不為稱事之
屏乎

也○劉長樂曰領所以首出于身大有作爲未動其利而先營其形文彩西張
當然可愛也萬非單曰小國言屏如扶弱抑強治亂皆言其能也小國之藩
衛也故使無外侮之患也玩言誰爲字還是未爲事故謂其能如此蓋以一
身而爲小國之藩衛亦其功之可謂也乃領藩之意○薛方山云之屏是諸侯
見或事皆任乃值連帥之職而文武惟其所用征伐惟其所事有以藩藩乎
邦故美之此說亦可○據錄王制六千里之外設方百里以爲藩屬有長十
五里以爲邊連有帥三千里以爲卒卒百里一十里以爲甸甸有伯
之屏之翰見又百辟爲憲不成謂乃受福不邪

賦也翰翰也所以當增兩邊障上者也○薛方山云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
爲法也賦難慎那多也不賦賦也不難難也不邪邪也蓋曰豈不傲乎豈不
慎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聲急而然也後放此
○平蓋且君子之在國也不特之屏焉能爲小國之藩衛使無外侮之患抑且之
翰焉能爲小國之翰使無領藩之虞凡此萬邦之諸侯爲百辟者咸仰賦成

也飲撰既每事皆以之爲法焉此其功大矣然人臣不難于立功而難于居功
賦以功大者易以驕也彼則功高天下而守之以謙收斂不放豈不拱手揖讓
不肆豈不難乎君子之德盛如此則雖無心于福之多也而德之所在福自咸
萃之矣受福不既多乎

疏解屏翰二字有別屏者捍衛之使無侵削翰者植立之使無傾覆百辟即是
所統之諸侯在屏翰之中者志不必云法其屏翰之說就修已治人附衆威儀各
有其道說然亦不外屏翰中事也重在我足以爲憲上賦是收斂而不取恣肆
是畏懼而不取驕也總見其功愈大心愈小有足謙德以居功將見鳴謙貞吉而
上不見疑下不見忘休微之集口有多善矣○上者借屏翰之力安宅國家
自有大度雖不欲保愛其功其成感中然不知學問一味恃寵於情亦覺難
爾果能謙守禮法謙即小心雖精上無所嫌也請以謙推爲受福之本真是
全終皆滿之道若漢之陳仲卿之游揚但其在朝則名者去天壤而一則懸斷宗
親則身名俱全豈非敬肆殊施誠爲異哉哉是可察矣○周自昭穆以後據

卷之二十二

已在諸侯故作屏翰百辟天子謂諸侯然密度變于一時亦有所
祀其祿自酒思柔彼交匪教法歸來求

賦也祀祿自酒思柔彼交匪教法歸來求
矣無事于求福而福反來求我矣
○再讀然非但教能自持已也且有上文之至敬焉試觀今日之在燕也爾然
之祀祿自酒思柔之自酒自酒上下兩思此其情通矣然人臣不難于獲祿
而難于居祿誠以情通者易以肆也彼則能極人臣而居之以敬于交際之間
絕無傲慢之意而禮節之不亂矣夫君子之禮恭如此則雖無意于求福也而
盛德之所在福自來求我矣萬福不求乎是則願之以福以致領藩之詞以
本之以德以善勸戒之意周王之善于燕臣也如是夫

疏解自二句不是空空說箇酒與酒有君臣交歡分無所拘意彼交就燕燕
匪飲重在上看君臣之問名分截然爲臣子者焉嘗有欺做其君之想亦謂
功高者必矜寵大者必侈或後有恣肆之形獨露于得俎鳴丹公群臣燕飲二
樂疎敬屏翰之托世世于茲豈不是萬福來求上章末句自我受者言此
說我言言云言貴通人耳○釀定字曰即維周之翰四國于善文武吉甫萬邦
爲萬壽詩樂之則此爲天子燕諸侯而頌詩之詩無疑也○記曰燕禮者所以
別君臣之義也散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是故圖安而臣軍上下相和而不相
怨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爲桑扈全句○通詩四章一意總是願其久享乎天休也通章重萬年上萬年是
承久意不作辭說福祿人君之所固有者是已然的萬年是未然的不可不以福
祿壽考乎看首二章取壽考相依不舍似有當于福祿壽考之意末二章取典
桑扈行地無疆似有當于福祿安貞之意

疏解于飛之繩之君子萬年福祿宜
○桑扈也鳥也果小兩長柄者也繩繩也君子指天子也○此諸侯所以答
桑扈也發于飛則繩之與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亦頌禱之詞也

中流歐者曰帝王一身為福祿之宗而福祿其所口有也吾則無容視矣然果何以為情哉惟願其久于此而已彼鴛鴦于飛則甲之離之以取之矣吾願君子之福不特安之乎今也始必望萬年之久福祿與君子相安而長聚于其躬矣

疏此章與意疏云鴛鴦于飛則離之又離之君子萬年則既安福又安離二者皆有一而足之意安字猶相安適當之語譬如此物與彼物相安適當則兩物乃成相安若不相安不適當則判然故矣安之類適安之意如語云該享此福一般

鴛鴦在梁其左翼君子萬年安其遐福

與也石絕水為梁飲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側既其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其右翼以防患于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遐遠也久也
引鴛鴦在梁則飛其左翼以並棲矣吾願君子之福不特今日能安之也始必歷萬年之久君子與遐福相安而長享乎福祿矣

卷之二十二下

四

疏此章以鴛鴦為所依與君子與遐福為所依則相得相安也鴛鴦曰日已也遐福遐字訓久遠二義遠是則福廣則有可大意久是深長意永有可久意兩字要分別上章安字以福祿為義則以人為寄鴛鴦云恰好也此章安字以飛字福祿為義則以為配對云思也君子之享遐福亦有相離不相舍之意○注云飛左翼以相依于內者棲宿之得所也舒右翼以防患于外者恐懼之常存也作文只講講飛其左翼句不可添出舒其右翼句來蓋左翼之飛自然而然也君子之得遐福則之故以為與也

乘馬在廐之推也君子萬年福祿

疏此章與意疏云乘馬在廐則福祿之宗而福祿其所口有也吾則無容視矣然果何以為情哉惟願其久于此而已彼鴛鴦于飛則甲之離之以取之矣吾願君子之福不特安之乎今也始必望萬年之久福祿與君子相安而長聚于其躬矣

疏此章與意疏云乘馬在廐則福祿之宗而福祿其所口有也吾則無容視矣然果何以為情哉惟願其久于此而已彼鴛鴦于飛則甲之離之以取之矣吾願君子之福不特安之乎今也始必望萬年之久福祿與君子相安而長聚于其躬矣

保養者與天地同其悠久也

疏此章與意疏云乘馬在廐則福祿之宗而福祿其所口有也吾則無容視矣然果何以為情哉惟願其久于此而已彼鴛鴦于飛則甲之離之以取之矣吾願君子之福不特安之乎今也始必望萬年之久福祿與君子相安而長聚于其躬矣

乘馬在廐之推也君子萬年福祿

疏此章與意疏云乘馬在廐則福祿之宗而福祿其所口有也吾則無容視矣然果何以為情哉惟願其久于此而已彼鴛鴦于飛則甲之離之以取之矣吾願君子之福不特安之乎今也始必望萬年之久福祿與君子相安而長聚于其躬矣

疏此章與意疏云乘馬在廐則福祿之宗而福祿其所口有也吾則無容視矣然果何以為情哉惟願其久于此而已彼鴛鴦于飛則甲之離之以取之矣吾願君子之福不特安之乎今也始必望萬年之久福祿與君子相安而長聚于其躬矣

卷之二十二下

五

疏此章與意疏云乘馬在廐則福祿之宗而福祿其所口有也吾則無容視矣然果何以為情哉惟願其久于此而已彼鴛鴦于飛則甲之離之以取之矣吾願君子之福不特安之乎今也始必望萬年之久福祿與君子相安而長聚于其躬矣

卷之二十二下

疏此章與意疏云乘馬在廐則福祿之宗而福祿其所口有也吾則無容視矣然果何以為情哉惟願其久于此而已彼鴛鴦于飛則甲之離之以取之矣吾願君子之福不特安之乎今也始必望萬年之久福祿與君子相安而長聚于其躬矣

疏此章與意疏云乘馬在廐則福祿之宗而福祿其所口有也吾則無容視矣然果何以為情哉惟願其久于此而已彼鴛鴦于飛則甲之離之以取之矣吾願君子之福不特安之乎今也始必望萬年之久福祿與君子相安而長聚于其躬矣

此也。君子兄弟為賓者也。矣。憂心無所薄也。○此亦燕兄弟河張之詩。故曰有煩者并賓。伊何乎。爾酒既旨。爾飲既醉。則伊人乎。乃兄弟而誰他也。又言為燕施于木上。以比兄弟親戚。無所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愛。既見而喜也。

亦禮誼類者。曰國家以禮誼為重。至室以展如為光。而所以洽其情者。禮也。今日之燕。何如哉。凡此一開筵宴。但求其歡。然則亦未嘗無伊何乎。况爾酒既旨。爾飲既醉。所以與燕者。豈伊人乎。乃木同氣之兄弟。誰他也。歡則交錯之際。然天性之親。豈他人之所可同哉。夫鳥與女。誰施于木。相則因結而不可解。物理之相須。蓋如此矣。我兄弟相親之情。不正是耶。惟其情之相親。是以向也。未見君子。憂心奕奕。而無定其念之也。誰矣。今也。既見君子。得以洽情于樽俎之間。而我心之奕奕者。庶幾為之悅。惟矣。今日之燕。其客以不故哉。

爾解此章上六句。是賦其事。以興燕維。下論其相依而飲其相親也。有煩者。升木亦與燕者。其升木亦與燕者。賦體也。而維伊何。與伊人。二句。謂氣自相呼應。則與燕者。與松相約。為地產。而有相附之勢。亦如兄弟。與已均為一氣所生。而有相依之情。故以爲此。兄弟親戚。無所依附。有患難安寧。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未見君子。四句。詩人親親之情。全在此上。見得重。既見上既見。就燕說。憂心無所薄。猶爾也。悅。惟者。得教天倫之樂。言酒嘉。依可相與飲之食之。而親親之情。以篤也。要打轉奕奕者。○楊伯祥曰。誰他。一語大有感。既言非疎遠無爪。為者也。而酒微之設。所燕維兄弟。正且藉意。而女。二句。又此兄弟之親。原不止他人。所以今日之燕。兄弟者。誰他人也。

有煩者并賓。維在首。爾酒既旨。爾飲既醉。伊人兄弟。胡舅如彼。爾雪先集。維彼死喪。無日無幾。已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此章上六句。是賦其事。以興燕維。下論其相依而飲其相親也。有煩者。升木亦與燕者。其升木亦與燕者。賦體也。而維伊何。與伊人。二句。謂氣自相呼應。則與燕者。與松相約。為地產。而有相附之勢。亦如兄弟。與已均為一氣所生。而有相依之情。故以爲此。兄弟親戚。無所依附。有患難安寧。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未見君子。四句。詩人親親之情。全在此上。見得重。既見上既見。就燕說。憂心無所薄。猶爾也。悅。惟者。得教天倫之樂。言酒嘉。依可相與飲之食之。而親親之情。以篤也。要打轉奕奕者。○楊伯祥曰。誰他。一語大有感。既言非疎遠無爪。為者也。而酒微之設。所燕維兄弟。正且藉意。而女。二句。又此兄弟之親。原不止他人。所以今日之燕。兄弟者。誰他人也。

問。然天倫之會。卒有一人之相遠。或與女。誰施于木上。則禮誼亦相須。結而不可解。我兄弟相須之義。定于天而不可離。下簡是耶。惟其義之相須。是以向也。未見君子。憂心奕奕。而無定其念之也。誰矣。今也。既見君子。得以歡。于美之會。而愛之。爾酒既旨。爾飲既醉。伊人兄弟。胡舅如彼。爾雪先集。維彼死喪。無日無幾。已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此章上六句。是賦其事。以興燕維。下論其相依而飲其相親也。有煩者。升木亦與燕者。其升木亦與燕者。賦體也。而維伊何。與伊人。二句。謂氣自相呼應。則與燕者。與松相約。為地產。而有相附之勢。亦如兄弟。與已均為一氣所生。而有相依之情。故以爲此。兄弟親戚。無所依附。有患難安寧。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未見君子。四句。詩人親親之情。全在此上。見得重。既見上既見。就燕說。憂心無所薄。猶爾也。悅。惟者。得教天倫之樂。言酒嘉。依可相與飲之食之。而親親之情。以篤也。要打轉奕奕者。○楊伯祥曰。誰他。一語大有感。既言非疎遠無爪。為者也。而酒微之設。所燕維兄弟。正且藉意。而女。二句。又此兄弟之親。原不止他人。所以今日之燕。兄弟者。誰他人也。

以遊今夕之歡。為親親之意也。○此章上六句。是賦其事。以興燕維。下論其相依而飲其相親也。有煩者。升木亦與燕者。其升木亦與燕者。賦體也。而維伊何。與伊人。二句。謂氣自相呼應。則與燕者。與松相約。為地產。而有相附之勢。亦如兄弟。與已均為一氣所生。而有相依之情。故以爲此。兄弟親戚。無所依附。有患難安寧。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未見君子。四句。詩人親親之情。全在此上。見得重。既見上既見。就燕說。憂心無所薄。猶爾也。悅。惟者。得教天倫之樂。言酒嘉。依可相與飲之食之。而親親之情。以篤也。要打轉奕奕者。○楊伯祥曰。誰他。一語大有感。既言非疎遠無爪。為者也。而酒微之設。所燕維兄弟。正且藉意。而女。二句。又此兄弟之親。原不止他人。所以今日之燕。兄弟者。誰他人也。

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曠當以解憂思惟何以解憂惟
有杜康即此意今夕二句緊承上說今夕對夜死喪之日而言與今我不樂進
者其亡何憂言幸得與兄弟甥舅歡飲于此又是人生所難遇凡我君子亦惟
爲我悲今夕之歡而已矣蓋人生在世先除憂何夕夕得遇于此他日不知又
在何處見此不樂恐後會難期但情猶歡飲以盡惟也○見其淵口誰見弟甥舅
之悲見無他人與之意此說亦可承○齊永昌曰情擬於離時惟雪霰二三兒
弟不得盡醉相顧悽然說到一日無常歡飲下數行矣亦悲極之悲也

娟升三章章十二句

卓犖章全首○此詩作于得見之時首章言未至而望之句二三四章是既至而
樂之深末章又深其如終言之重在德上○陸羽明云通詩爲燕樂漸婚而作
而所以燕樂意以約爲至首章德音問其有是德也次章今德見其有是德也
下皆俱此而言只今德來教一句括盡通章之旨

開關車之憑兮思德季女延兮匪饒匪德音來括雖無好友以明式燕且喜

卷之二十二

八

賦也開關設樂聲也張車輪軸也謂車則時行則設之禮禮親迎者車車
樂親遊往括會也○此燕樂其掛婚之詩故言開關然設此車者蓋思彼樂
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饒也匪德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
耳雖無植人亦當飲以相喜樂也

匪謂賦車乘者口卒莫重于大禮禮尤貴于正始我也則開關然設此車者果
何往哉蓋思彼樂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時時也匪饒也匪德也特
望其德音之來括故以子思而心如飢渴耳今若得以見之則雖無好友以合
體而心之歡慰殆有甚于見好友者亦當式燕且喜以盡其相樂之情也

疏解此詩上四句是往迎而望之切下是而道其既見之喜要見追敘思德
思字重有匪謂句正見思之切處德音如疾風助之爽理萬物之宏志雖無好
友只借來形容蓋人情同好女以燕飲相樂其情樂故言雖無好友亦當
樂也此二句亦承上飢渴之望而預括之如此不可作既見說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晨彼碩女令德來教以式燕且喜好去兩無射音本叶

與也依彼平林鵲也微小千羽走而且鳴其尾長內其美辰時啼大也鵲
季女也附鵲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鵲晨彼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已而飲
之是以式燕且喜而悅慕之無厭也

兩語夫未見而思之切如此及今既見其喜爲何如耶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鵲
物且得其所歸矣况彼及時之碩女以令德來配已而飲之蓋有出于常
之外矣是以設燕以成其享且稱譽以揚其休而中心好慕相爲終始無有厭
教也蓋得賢內助口不容不如是耳

疏解此章上四句與既至戀已之望下未已好樂之情也德來集林女來教已
皆可善者依以爲與辰字即婚期以時之謂碩字亦從德上見之蓋女以德爲
大也今德來教與德音來括相應蓋上聞其有是德此則見其更有是德矣來
教一語來相助我內治也不是言語然既曰來教終有誦之也蓋如雞鳴斷
皆足燕樂矣皆本今德來教來式燕是燕飲饌及乎物者也譽是稱其有
令德情見乎詞者也好爾好其德也若好色則有時色衰而歡矣無射不必說

卷之二十二

九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音式歌且舞

賦也旨酒嘉殽也女音指季女也○言我雖無旨酒嘉殽敬美德以與女女亦當
飲食歌舞以相樂也

兩語夫我之樂友如此汝可不樂吾之樂乎彼酒而旨焉燕之樂也今雖無旨
酒而式飲庶幾而盡情于飲以相樂焉彼而嘉殽之樂也今雖無嘉殽而
其式食庶幾而盡情于食以相樂焉以禮德與之樂也今雖無美德以配女
而式歌且舞而盡情于歌舞以相樂焉是固吾之深望于汝者而汝可無以
副吾望耶

疏解此言德是言已無可樂而與其盡情以相樂也雖無字不重謙意其在相
樂之情上蓋其情苟足以相樂則亦不在乎物與德之有無者矣式飲是合
而飲也式食是同食也方切新好意雖無德與女以禮順相承說式歌且
舞有心和聲和容和意○云云燕以禮而不以物故今日惟德其樂也

此詩之義以已助德而不助德故今日惟德其德之恒也

此詩之義以已助德而不助德故今日惟德其德之恒也

此詩之義以已助德而不助德故今日惟德其德之恒也

此詩之義以已助德而不助德故今日惟德其德之恒也

此詩之義以已助德而不助德故今日惟德其德之恒也

此詩之義以已助德而不助德故今日惟德其德之恒也

此詩之義以已助德而不助德故今日惟德其德之恒也

此詩之義以已助德而不助德故今日惟德其德之恒也

此詩之義以已助德而不助德故今日惟德其德之恒也

此詩之義以已助德而不助德故今日惟德其德之恒也

此詩之義以已助德而不助德故今日惟德其德之恒也

此詩之義以已助德而不助德故今日惟德其德之恒也

此詩之義以已助德而不助德故今日惟德其德之恒也

此詩之義以已助德而不助德故今日惟德其德之恒也

此詩之義以已助德而不助德故今日惟德其德之恒也

新婚有今德仰止行止與想我心其引表其有意有高山而不仰有景行而

不行情必有所不能已有賢女而不得觀心必有所不能慰其意中之

事耳四壯二句是往迎之初即首章事觀兩二句是成禮之後即次章以下事

故曰與其始終而言探其文義略無斷處多一直說下而始終意總見可也觀

爾新婚要見今德來教意以慰我心要見其禮之望遂其樂之情意○高山

句寓有今德可瞻仰意景行句寓有今德可率循意○西古人曰此章只是見

好德之情不能自已馬服御良可望來括不勝欣慰之意○顧麟士曰此章

以二句與四句又一體也觀集傳三則亦可見然馬服言四壯辨御良言六

譬如琴瑟高山景行亦是以前項與兩項須有分曉○劉上玉曰此又舉其始

終而言也註說詩然耳每見常講于過接處云且舉其始終而言之大非詩人

語氣會意可也六帖一直下好○景行言大路也宋記益師章取義唐明皇孝

經序有景行先折之語似以景行為人心向往之此字後世遂有景慕之說○

朱曾城曰知高山之可仰則知聖德之可慕矣知景行之可行則知大道之可

由矣由聖人之道以求至聖人之所止則所謂至善不外是矣然則仁之不如

堯也孝之不如舜也學之不如孔子也猶之以高山而不至其巔行大道而不

達乎國都也是即所謂半途而廢也豈不惜哉按此詩與詩言不甚合始存之

○劉安成曰此詩皆言慕悅賢女之意故其未得之也望其德音求姑而心如

飢渴既得之也喜其令德來教而心如輪焉至于宴樂之也又歎為飲之無矣

勿聽也二章。乃推言其所以勿聽者以其亂國也。三章又反言其所以亂國者起于讒譖之微也。由大說到微者蓋欲王聽之于微。正所以致其勿聽之端也。劉安成曰。首章以君子對言。故知以讒譖比讒言。下二章以青蠅與說人對言。故知屬實。此比與相似而不同者。亂風亦然。

此也。管管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汗穢能變白黑。變也。君子謂王也。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申變歌青蠅者。曰天下未嘗無讒言也。所貴乎人君者。有以止之耳。彼青蠅之為物也。能變白黑。而其飛也。則管管然。以止于樊。即其往來之飛聲。誠有以亂人之聽者矣。然則讒言之反覆。惑人不猶是乎。豈第君子尚聞公聽之明。審是非之辨。一聞讒言。嚴而絕之。可也。豈可聽而信之哉。

疏解蠅之為毒。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讒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樊。欲外之令遠也。錄其管管往來。尚止于樊。行且入乎几席。蓋五之上矣。言不可不慎也。

卷之二十一

十二

○疏解土曰。管管既至。飛聲則變。白黑者。亦蠅之性。不足相深也。比意正以潔清一塵為宜耳。往來或言。慮去復來。却無碍。止樊。即孔曰。言其遠。今當言其近。下在說人在青蠅外。此章說人在青蠅內。右昭應與無昭應。與比之別也。且此章下二句。王說言。說下二句。即王聽言者。說故另是一項。戒王而稱出弟君子。以入之。善為詞也。豈弟二字。有意。蓋慈祥樂易之心。止可茹納善類。而不便容奸邪。若以豈弟之心。對付說人。豈不為其所惑乎。無信讒言者。見當審察。不可輕信。如問。言不遽以為是。聞。言不遽以為非。是也。

管管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與也。棘所以為落也。何猶已也。

管管相彼青蠅。則管管然而止于棘。矣。此說人則其罔極之好。以交亂四國。故去。人罔極而四國為之。交亂也。其意也。可以為信也。疏解青蠅而止其所。則勢雖顯。人罔極。其欲則顯。故又以為信。○顧。士曰。疏。青蠅有所止。說人則無極。反意為典。然如此。則。交亂四國。一。

室以管管青蠅。正與說人罔極。止于棘。正與交亂四國也。下章罔極。以心位。取險。反側。言亂四國者。雖其乘言。則鼓天下之人。而是之。雖其毀言。則鼓天下之人。而非之也。

管管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與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已與聽者為二人。申。謂相彼青蠅。則管管然而止于棘矣。惟此說人。則肆其罔極之好。以構我二人矣。夫說人罔極。而二人為之構。亂是固甚可畏也。又安可以為信哉。王。安知所慎矣。

疏解。所以為構。構。即構煽之構。二人。指君與我也。構。二人者。本無善也。強譽之。使喜。本無怒也。強毀之。使怒也。說人罔極之禍。其末至于亂四國。其始先于構。二人。聽者。察于其始。而早絕之。庶乎不至于罔極也。始則毀已干上。以構其君臣之交。而使之得罪。是亂之發端。終則言于國。以害其是非之是。而使之大亂。是亂之流毒。○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積階東。可五六石。以閉。

管管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與也。棘所以為落也。何猶已也。

卷之二十一

十三

管管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與也。棘所以為落也。何猶已也。

管管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與也。棘所以為落也。何猶已也。

管管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與也。棘所以為落也。何猶已也。

管管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與也。棘所以為落也。何猶已也。

管管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與也。棘所以為落也。何猶已也。

始時之藝如此惜乎其不善則失時人之言矣恐久廢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豆羞越級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叶鑄說既說
可謂與時相迎迓大侯既抗厥弓矢既張射夫既同獻爾功後發有的射及
以祈爾福

賦也初筵初卽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越級越豆實也核實
也旅陳也和旨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設宿設而又選于下也大射樂人宿
器厥明將射乃選樂于下以避射位是也樂器樂所美之酌爵也選選往來有
序也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侯亦質大夫布侯書以虎豹士布侯
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抗
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司馬命張侯者子脫束遂繫
下綱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射禮選爵臣爲三耦三
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獻猶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祈求也爵射不
中者飲豐上之厭也○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
禮儀之盛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于及樂鼓樂鳴鈞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
拾發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

禮記卷之二十二

非說賦實之初筵者曰酒以嘉天下之會而洽其情者也何不善飲者幸不見
于有過焉其亦未知所戒乎以因射而飲者言之射禮未行賓之初卽席也
列于筵之左右者皆秩秩而有序焉選豆以盛級核則選然而列矣級核以實
雙豆則旅旅而陳矣酒以成禮則調美而和矣但見實之飲于酒者皆爲飲
而齊一何孔偕也賓既調美至亦備若此一飲也其在純養家說之先而弓矢
未張之始于是其飲于未射之先者固如此其爾矣夫將射也雖設之宿設
于堂上皆則選設于下以避射位焉時得之類下皆則學之以行旅酬之禮
選選然往來之有序焉無失次并無錯舉也將射而飲又如此者由是大侯既
抗而保左右之稱弓矢斯張而有引滿之勢時也三耦衆耦之既同乃揖讓
升堂以獻爾發矢之功各心競云我將發必中的以而爾飲豐上之厭也以反
爲心則所以正其內志而外其好勝者自也之不愆矣方射而飲復如此者老

則未射之先有孔偕之禮射之時有進退之儀方射之時又有祈禱之心則
飲如此而何有于不善哉

疏解此章上六句是未射時事以下是方射時事而一射中有三次飲酒飲酒
孔偕是未射之飲衆耦選選是將射之飲以祈爾福是方射之飲知得此意只
委委依米註說下爲得飲射不必分先後或泥說因射而飲謂不可作欲在射
前不知因射而飲者皆以其飲爲射設而重在射耳未射時先有樂所以安賓
也賓卽行射之人凡可馬司正之屬三耦衆耦皆其地土鋪陳曰筵選上所藉
日席此章初筵初字對本章下面飲酒說第三章初筵又是對本章既既止說
秩秩者左右坐次之有序也凡級選于豆核加于選有選者別其器也維旅者
陳其物也孔偕言齊一不亂重在諧敬如一上是不悖德不喪廉意古禮將射
于學宮先一宿各懸鐘鼓于堂上是謂宿設及將射樂止乃命上選樂于堂下
東階以避射位此句只重設不重選樂關者是射時主人有恭辭之禮至獻
賓實臨主人主人又自飲爾而飲賓賓受之莫于席前不舉至旅爾時主人
乃舉此爾時以飲賓性來交錯選選有大序也大侯既抗可馬命張侯始焉揖
衆人則于中脫束繫其在下之綱也其其耦者各選取其才之相近而自爲耦
也射夫兩人爲一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耦多者爲衆耦此耦釋既同
句與東攻差異彼以人衆言集言此以藝能相連言獻爾發功者大夫舍矢之
績在堂上射也拾發者拾更也與其耦更迭而發矢也木一句是射者之心自
期如此不惟勝者以此自期而不勝者之初心亦未嘗不期于此也可見其禮
然自持不流沉湎虛不可作自代之言口祈爾福意只重在時人上然射以樂
飲而各以時人爲期則其不樂飲處可見此章總見凡飲酒者能知射飲之當
則無過矣○轉錄按疏義以爲大射通釋以爲衆射實意此章之言但言因射
而飲之有禮節耳似不必拘爲某射也

禮記卷之二十二

賓無筵樂既和奏叶瑟行音祖祖以洽百禮百既至有王有林錫爾純嘏
子孫其湛音音其湛音音各奏爾能音音有護音音室人入又出音
致彼康時音音

賦也。舊文舞也。巡行樂舞。合也。百。其。其。也。王。大。林。也。百。禮。也。盛大也。舞神舞之也。兩。王。祭。者。也。禮。也。各。奏。兩。能。謂。子。孫。各。飲。尸。尸。醉。而。卒。內。也。化。謂。曰。刺。至。人。有。至。中。之。事。者。謂。臣。食。也。又。復。也。實。于。把。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康。安。也。酒。所。以。安。也。或。曰。康。謂。曰。抗。記。曰。崇。禮。康。主。此。亦。謂。玷。上。之。爵。也。時。時。祭。也。蘇。氏。曰。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

不。說。又。以。因。祭。而。飲。者。言。之。祭。必。有。樂。也。因。舊。舞。以。動。其。容。而。成。坐。或。伏。有。以。胎。有。儀。之。美。笙。鼓。以。間。其。歌。而。立。動。有。以。宣。華。有。之。音。似。和。清。濁。送。相。爲。節。而。堂。上。堂。下。之。奏。無。不。和。也。殷。薦。以。通。假。于。存。潮。而。立。傳。立。功。之。祖。無。不。樂。也。樂。何。如。其。明。耶。祭。必。有。禮。也。則。以。是。舉。之。和。而。合。于。禮。之。至。誠。敬。以。存。于。心。而。致。愛。致。怨。百。順。焉。之。成。備。場。力。以。從。其。事。而。盡。其。物。內。外。爲。之。交。修。百。禮。既。至。但。見。動。容。則。旋。于。然。其。大。而。顯。者。之。觀。可。仰。也。儀。文。由。折。林。然。其。盛。而。紛。若。之。言。可。度。也。禮。何。如。其。備。耶。禮。樂。嗚。備。則。神。明。威。格。而。純。于。是。平。錫。矣。斯。

禮。之。親。而。與。祭。于。焉。有。孫。孫。禮。以。事。其。先。禮。也。而。其。也。于。是。禮。也。以。獻。尸。尸。酢。而。卒。酌。和。飲。于。中。禮。稱。閉。于。外。舉。莫。卒。而。支。幣。以。備。牲。防。其。遺。事。之。能。矣。以。是。而。飲。豈。崇。者。于。疎。而。助。祭。有。賓。各。有。室。人。焉。實。以。手。把。酒。以。獻。尸。室。人。復。酌。而。加。爵。也。于是。酌。飲。康。安。之。謂。曰。飲。于。三。實。飲。于。一。禮。各。有所。司。誠。明。無。不。盡。下。以。行。夫。時。祭。之。禮。矣。以。是。而。酌。宜。滿。而。子。是。味。于。禮。之。四。祭。而。飲。也。盡。其。飲。尸。之。禮。而已。賓。各。之。因。祭。而。飲。也。亦。其。飲。尸。之。禮。而已。祭。飲。如。此。亦。何。有。不。善。也。哉。

〔說〕此。章。上。七。句。是。事。神。而。禮。樂。之。盛。下。是。獻。尸。而。禮。樂。之。屬。也。上。以。仙。言。求。事。于。下。而。方。言。祭。飲。于。三。句。是。上。尊。也。尸。事。有。收。謂。有。賓。各。飲。尸。事。獻。尸。執。者。飲。乃。尸。之。爵。也。故。曰。因。祭。而。飲。非。謂。尸。之。爵。也。而。禮。也。或。謂。尸。之。爵。有。三。次。飲。酒。禮。樂。執。以。上。五。人。尸。也。各。奏。禮。能。以。上。五。禮。樂。尸。以。索。兩。時。以上。賓。各。獻。尸。也。三。次。獻。尸。俱。有。兩。之。四。即。是。祭。飲。諸。等。之。可。是。樂。人。言。三。句。是。禮。樂。舞。東。而。舞。也。諸。有。存。在。禮。樂。文。舞。則。武。舞。也。用。禮。樂。在。

卷之二十一

十六

下。直。舞。則。八。音。可。後。故。曰。禮。既。和。奏。以。洽。自。禮。承。上。末。蓋。以。樂。之。聲。音。而。奏。一。依。禮。之。先。後。天。序。故。曰。洽。百。禮。既。得。禮。樂。禮。文。禮。物。說。如。禮。將。安。位。迎。神。送。尸。禮。之。也。牲。牢。醴。醢。醢。玉。卣。禮。物。也。上。是。合。言。百。禮。而。探。視。之。見。其。大。也。林。是。折。言。百。禮。而。詳。觀。之。見。其。盛。也。此。正。是。既。至。志。非。有。兩。層。也。錫。爾。純。嘏。總。承。禮。樂。亦。足。以。致。神。明。之。威。格。也。各。奏。兩。能。言。于。孫。各。酌。獻。尸。及。尸。酢。以。爵。乃。受。而。飲。之。遂。卒。其。爵。各。中。其。敬。以。昭。其。能。也。賓。執。手。仇。二。句。不。平。言。賓。手。把。酒。將。以。進。之。于。尸。而。賓。之。室。人。復。爲。之。加。滿。其。爵。耳。其。特。爲。賓。加。爵。非。室。人。自。獻。之。也。往。佐。食。賓。佐。尸。食。者。也。于。賓。各。之。中。取。人。令。佐。室。人。爲。尸。設。饌。名。曰。佐。食。酌。彼。康。爵。注。安。體。乃。安。賓。之。禮。謂。酌。彼。康。體。之。爵。也。蓋。賓。各。獻。尸。而。尸。飲。乎。三。尸。酢。賓。而。賓。各。似。乎。一。賓。之。飲。自。尸。錫。來。所。以。能。安。其。體。也。此。二。句。宜。緊。連。上。說。此。章。見。凡。飲。酒。者。能。如。祭。飲。之。善。則。無。過。矣。○王。臨。川。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當。經。禮。鼓。有。備。樂。也。以。洽。百。禮。有。備。禮。也。○或。謂。賓。與。室。人。皆。是。在。室。人。以。奉。祭。者。故。宜。三。獻。禮。成。

禮。之。初。建。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悒。悒。曰。既。醉。止。威。儀。悒。悒。其。坐。還。離。離。傳。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悒。悒。是。曰。既。醉。不。知。其。悒。賦。也。反。反。而。禮。也。悒。悒。輕。也。還。離。離。數。也。悒。悒。軒。舉。之。狀。抑。悒。悒。也。悒。悒。悒。悒。也。悒。悒。也。○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說〕夫。射。祭。之。飲。因。無。不。善。矣。使。凡。飲。酒。者。皆。以。是。爲。法。也。則。亦。何。過。之。有。哉。何。飲。者。之。不。能。若。然。耶。彼。賓。之。初。建。也。禮。議。相。先。溫。溫。其。恭。威。以。敬。慎。而。自。持。矣。方。其。未。醉。也。威。儀。反。反。而。禮。也。一。舉。之。所。形。也。曰。既。醉。止。則。威。儀。悒。悒。而。舉。動。之。輕。數。舍。其。坐。還。而。離。離。之。仙。仙。視。向。之。反。反。者。安。在。那。方。未。醉。也。威。儀。抑。抑。而。悒。悒。一。舉。之。所。至。也。曰。既。醉。止。則。言。夫。其。正。一。悒。悒。之。言。動。夫。其。正。一。皆。悒。悒。之。能。視。何。之。抑。抑。者。安。在。耶。無。他。蓋。飲。之。常。禮。人。所。當。守。至。于。既。醉。則。爲。酒。所。困。而。于。禮。之。常。秩。皆。昏。然。而。不。知。是。以。悒。悒。悒。悒。之。如。是。也。不。然。胡。焉。

〔說〕此。章。上。七。句。是。事。神。而。禮。樂。之。盛。下。是。獻。尸。而。禮。樂。之。屬。也。上。以。仙。言。求。事。于。下。而。方。言。祭。飲。于。三。句。是。上。尊。也。尸。事。有。收。謂。有。賓。各。飲。尸。事。獻。尸。執。者。飲。乃。尸。之。爵。也。故。曰。因。祭。而。飲。非。謂。尸。之。爵。也。而。禮。也。或。謂。尸。之。爵。有。三。次。飲。酒。禮。樂。執。以。上。五。人。尸。也。各。奏。禮。能。以。上。五。禮。樂。尸。以。索。兩。時。以上。賓。各。獻。尸。也。三。次。獻。尸。俱。有。兩。之。四。即。是。祭。飲。諸。等。之。可。是。樂。人。言。三。句。是。禮。樂。舞。東。而。舞。也。諸。有。存。在。禮。樂。文。舞。則。武。舞。也。用。禮。樂。在。

卷之二十一

十七

始終之相悖耶

疏解此章末二句分上。是詳飲酒者始治而終亂。下是申其所以亂也。觀註中一凡字。則不承財察言矣。凡歲時聚會。燕飲皆足之言可也。始治意輕。重幸亂上。皆二句提起。溫其恭不可作和敬乎。只是箇禮儀。幸度笑語。幸復意。其未醉止六句。與下其未醉止四句平看。反反而面。體者。周旋禮儀。欲其中規折旋。猶欲其中知也。到得醉後。雖欲循禮而不可得矣。抑而與禮者。謂旋之而後。言讓之而後動也。到得極。雖欲慎密而不可得矣。轉轉皆要。打轉。又反。意極。極句。要打轉。抑。末二句。總承兩段。說亦要打轉。轉。轉。必。必。二意。而言其不知反。反。抑。抑。乃禮法之常。故如此亂也。此章。見凡飲酒者。始治終亂。不能如射。察而飲者之善也。禮。奉。為。禮。非。以。為。禮。也。而。從。益。益。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故。之。禮。有。言。并。終。日。飲。酒。而。不。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

宿醉止。疏解。載。吹。亂。我。憂。屢。舞。飲。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其。反。側。弁。詩。經。成。卷。之。二。十。二。小。雅。十八

之。儀。舞。德。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力。反。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有。反。維。其。令。儀。叶。牛。何。反。

賦也。號呼。吹。論。也。飲。飲。傾。側。之。狀。郵。與。尤。同。過。也。側。傾。也。俛。傾。貌。儀。儀。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今。善。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樂。醉。至。若。此。是。善。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申。疏。且。以。醉。者。之。狀。而。極。言。之。實。既。醉。止。則。載。號。號。吹。言。聲。肆。矣。亂。我。憂。屢。舞。舞。飲。容。止。亂。矣。此。無。儀。蓋。既。醉。之後。則。為。酒。所。迷。故。不。自。知。其。有。過。而。至。此。耳。并。戴。于。首。俛。然。而。傾。側。其。舞。也。俛。儀。而。不。出。醉。者。之。狀。如。是。其。亂。甚。矣。夫。人。飲。酒。以。醉。為。節。若。既。醉。而。出。不。致。荒。亂。則。可。以。見。其。溫。克。之。美。而。實。為。嘉。賓。亦。可以。見。其。德。之。美。而。主。為。賓。主。亦。不。受。其。福。子。若。醉。而。不。出。流。于。此。是。自。害。其。德。故。而。主。亦。不。見。休。矣。且。飲。酒。之。所。以。為。美。而。主。見。非。于。人。者。正。以。其。溫。恭。自。持。所。終。事。之後。儀。夫。即。席。之。初。亦。有。令。儀。也。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何以成其美耶

疏解此章上八句。極言醉者之狀。下則示以儀之當謹也。此比上章之失。抑又甚矣。故註曰。極言醉者之狀。載。吹。句。對。亂。我。二。句。看。上。是。口。容。之。不。謹。下。是。身。容。之。不。正。不。知。其。郵。是。心。志。迷。于。中。容。止。賦。于。外。不。自。加。其。為。口。過。為。身。過。也。側。弁。二。句。又。甚。言。之。只。帶。說。過。不。必。到。載。吹。三。句。看。既。醉。而。下。皆。得。之。之。詞。也。受。其。福。言。賓。主。俱。有。美。樂。即。是。福。也。此。受。福。與。他。處。不。同。但。却。重。在。賓。上。因。賓。之。賢。以。見。主。之。賢。也。是。謂。代。德。則。無。美。樂。矣。伐。德。就。喪。儀。言。唐。荆。川。謂。此。章。以。儀。為。主。不。可。以。德。相。對。推。委。儀。故。伐。德。耳。許。公。若。此。總。上。疏。八。句。之。意。非。單。稱。醉。而。不。出。二。句。言。也。○。晏。子。醉。於。公。曰。請。云。側。弁。之。儀。言。失。德。也。屢。舞。儀。從。言。失。容。也。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福。也。而。不。出。賓。之。罪。也。臣。已。卜。其。去。未。卜。其。復。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不醉。反取式。勿從。謂無。俾大。息。謂。反。既。言。匪。勿。語。匪。由。醉。之。言。俾。出。重。殺。三。時。不。識。大。意。知。敢。詩。經。成。卷。之。二。十。二。小。雅。十九

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謂。告。由。從。也。董。殺。無。角。之。殺。羊。必。無。之。物。也。識。記。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之。遺。愧。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于。大。息。乎。止。言。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後。言。則。當。罰。故。使。出。重。殺。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汝。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况。敢。又。多。飲。乎。又。下。寧。以。戒。之。

申。疏。夫。飲。酒。我。儀。如。此。可。不。謹。為。戒。乎。蓋。凡。此。飲。酒。之。人。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固。不。可。不。為。之。謹。別。也。于。是。既。立。之。監。以。察。其。意。又。佐。之。史。以。善。其。失。所。以。防。之。者。亦。嚴。矣。但。彼。醉。者。所。為。之。不。善。當。得。而。察。之。史。得。而。告。之。使。歸。皆。于。醉。而。不。自。知。也。而。不。醉。者。見。監。史。之。糾。反。為。之。羞。也。焉。然。監。史。之。立。亦。以。其。失。而。已。于。醉。者。未。必。知。所。敬。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其。慎。慎。修。身。勿。至。于。大。息。乎。告。之。若。曰。儀。儀。之。失。自。矣。請。始。耳。必。于。既。醉。之後。凡。有。言。也。必。謹。之。心。而。所。不。

爲言者勿言也凡有請也必協諸道而乃不當從者勿言也

聖將對之史將瑞之射罰汝使由童我雖必無之物亦將黃汝以必出之矣彼

得無怒乎且人之醉多飲所致也汝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謀矣況敢又多飲

乎有又多飲則監史之糾直致之罰必不免矣是豈可以不戒哉夫武公始

射祭飲酒之善以發自微之端終言在人凡飲之失以致自微之端其悔悟

切如此其亦果于自修矣沒稱塔聖不亦宜乎

願此章是防醉者之過而陳教義之詞也反覆以上四飲致察而醉者爲

向軍式勿從請至童我我致告以恐之三節二句是丁寧以戒之也此二段皆

是狀不醉者欲告醉者之意本反駁說下監屬察史屬者監以正其禮史以

其過恐群飲之儀一官不能盡察故又設史以佐監也此古亦有此官以防

失非武公始設也大意就心上說而言以下正欲其無大意也忘生于心必

于口故欲其勿言勿語二勿字乃禁止意俾出童我見得人而既醉則雖監

不畏凡禮儀之言皆不能入故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蓋所以處醉者耳則

既已與對者又多飲必至妄言妄語而太意則監史者兩者而童我之罰必不

免矣須如此危方見丁寧意○呂東萊曰立之監即執法也射註所謂立可

正以憲儀法者也佐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曹之者也存于乾曰

射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此人君執飲之制猶存于戰國者也○對

變成曰此詩之意欲以自警抑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侍

射神詩所謂適爾威儀德施于酒也此詩之意反覆以成儀爲言射神詩言

神詩言飲酒出請無易由言也以至此詩有童我之語抑詩亦有童我而身之

論其語意多相類也然神詩凡言女言爾集傳以爲武公使歸詩者令已之詞

今按此詩凡言有爾者恐亦武公自謂也○商殷墟也康叔始封之君也

殷俗沉湎而武王封康叔作酒誥以戒之憲台深矣有廷之作其責能率由

宗之訓者歟○附錄全章求璋文并文評以資觀覽○陳酒戒者得悔之義海

夫以成禮不縱以浮初建謂何爾大意手武公能建悔也曰吾則直其亡國

酒之澤也先王固已懼之矣乃嘉會之典不廢醴於何也曰禮於飲也世人

畏禮而實飲禮而分之飲先王爲人釋與飲而示一酒先王爲人防管飲不

禮亦何惡于飲哉如射如祭巨典也而皆有飲非一淫也射則祭不爲飲飲

將爲射與祭設也即祭功射而飲之義可思即射而飲之義可思射

甚樂備禮而秩秩而于林率有喧囂夫禮者若之何以酒而也大凡謂禮者

曰必肅而飲而飲者曰僕不哀不慮必緘而言而飲者曰言不縱不察爾盡三

爵必出而飲者曰爵非無算猶弗飲也山是坐非依凡舞非振臂也豈非有

狀似似狂刺非似詭輕謂禮豈爲我輩設而斷止矣嗚乎醉至此乎

按可知也夫悔且及也及不若焉今日國有大禮惟射與祭則君一舉焉

是希飲飲則射之史書之意殺之謂必嚴之又之食必禁或者其有微乎

則異以驕也禮正所以驕也斥資以賢推讓器矣族射連舉孝於仲矣豈弟

儀湛軍慶矣二節卜書追射消矣並受其福驛不大地曰既醉止服之不遠

何驛之與有君子曰寶筵之詩悔悔則吉長夜而爾處否之凶也寶敬射

二章妙以簡潔敘過茲此篇博過當以後三章始於卒亂爲王凡凡飲酒三

可見謂皆當以射祭之飲爲法也前兩章只作引起之詞意入大儀恭也盡

備舉方是博過而作此作得之

寬之初建五章章十四句○毛詩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

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蓋澤章全首○通詩三平看無遠源想是言其居建極之地而守至治之休也

得王者崇以天下之意重在矯二字見居重取輕足以爲萬邦之方宅中國大

足以爲四海之極飲酒之樂那居之賜昔原于此詞雖羨美而保泰之慎在其

中

魚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錦其樂飲酒

典德水章也頌大首貌也亦樂也○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

言魚何在在乎藻也則有頌其首矣上何在乎在乎錦京也則樂飲酒矣

而語歌魚藻者口下王勝精閑詩也下之愛而美而端拱無爲亦後天不

之樂而無彼何在乎在乎蕭也則有其所矣惟其情之適故其體之舒也况王何在乎在乎蕭也居上游以制六合誠宅中國大之勢也是以坐享天下明長存慶惟皇樂飲酒而已非太平之盛事乎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藻飲酒樂豈賦也莘長也

魚在在藻則有莘其尾而成若自得矣况吾王之在鎬也豈要觀以宰焉方誠居選馭之物也是以坐享治安君臣相悅惟飲酒樂豈而已寧非雍熙之盛際乎

合歷以上二章以物之得所止而遂所性與王寓所都而通其情也澤瀉魚之所居網罟所不加處也故水靜止則淵生焉魚養于此乘流沫波數見其首故掉其尾言得所也魚適其性故大業不偏安故樂豈樂飲酒一中說猶云惟吾以飲酒也須說出君臣同游天下一統太平無事樂以天下氣樂協心淳化有鹿鳴四牡之風否則荒淫之庸王後世體序豫大之說使小人道君者

詩經卷之二十一

魚在在藻

王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與也那安居處也

魚在在藻則依于其蒲而安棲得所矣况吾王之在鎬也居重取輕猶然而受四方之玉帛宅中國大垂裳而享九域之其球豈不有那其居乎由是以成燕飲之禮以行其宴之情况非那居之餘慶其是飲酒之樂因遂一時之福而那居之慶復庸為世之安帝王全盛之體乃如此吾人何幸而躬逢其盛哉諒此章以魚得所依于其蒲而安所處也蒲與藻非二處只見其得所意說詩謂藻在內蒲在外內依外稱得所其矣那居須廣說言其基已無為安享太平之盛也此句雖有飲酒意在內但非專以飲酒為安處也蓋諸侯以天下之安危為君身之休戚此誠美之詞而魚明保泰之極已存乎其中見得居之那有所以那之者爰勸宵旰有在于那之先者矣章末要補出與藻之臣幸有以躬逢其盛而與其休意也補藻源曰此詩與竹竿相類不頌其德者德而

魚藻三章章四句

言之所能盡亦尊敬之至而不敢加以形容也但美其樂飲安居而已

采芣采芣之篇音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以之之表及補音甫上二句正子詩江

言天子非天子自言也乃歌者言之耳

自二章以下皆是終首章之意而未二章字必字又皆承前打來詩內

與也故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玄衮玄衣而帶以卷龍也補如斧形刺之衣裳也周制諸侯衮冕九章已見九章篇侯伯

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此天子所以尊也

也采芣采芣則必以筐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衮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為雖也

中諫歌采芣者曰朝覲之禮在臣職因所當俸而錫予之恩在君道亦所當也

今日君臣之相與何如哉彼采芣者則必以筐盛之有常幣矣此君子之來朝也將何以錫予之而盡禮下之典乎是必有以錫予之者矣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之錫而觀禮之殊其等焉此外此又何以予之然已有玄衮及黼之錫而大小之異其章焉夫車馬衣服之錫乃先王懷諸侯之常典曾足以盡其情也哉

諷此章上四句言諸侯來朝有所錫下有款予所錫之未厚也感物必有以與待臣必有禮典意四句止君子兼同姓異姓來朝是三年五年朝君之禮何錫予之不可有作疑問之詞當依註必有說詳猶以為薄意要據得明白

詩經卷之二十一

魚藻三章

王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與也那安居處也

制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見天子之邦小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左右亦是率從

與也柞見車奉為蓬蓬盛貌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左右諸侯之臣也率循也。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安殿天子之邦而為萬福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夫君子以敬而獲福如此然豈出下理之所不安哉彼維柞之枝葉茸四布而多發越之觀則其葉安蓬蓬之盛矣况此可樂之君子有匪紆之敬則宜其龍光上國鎮重王初而殿天子之邦矣此可樂之君子有匪紆之敬則宜其寵受于尊位位尊而萬福為之攸同矣抑不特君子之能敬也其左右之臣莫不平平然感儀辨治雖其顏色而莫與爭觀其容貌而不生慢亦從之而至此則左右之敬莫非匪紆之盛範而其殿邦而聚福也不亦宜哉。

疏經此章上六句與諸侯獲福之安下是表其從之敬今下章俱安根匪紆之敬來惟柞得天澤地氣之厚是以枝長而葉茂與君子懷才抱德之全是以殿邦而獲福玩註則安字而為字明是二句與下四句若云而貫末句以柞枝屬君子其義屬左右者固非若云以柞承天地之澤故能盛枝葉與君子抱德之全故能鎮王國謂專與殿邦句者亦覺偏而未全。顧麟士曰詩多四句一氣則當以二句與二句此從註以二句與四句今下章看物製相對甚整兩樂只句俱不容分拆與南山有臺章一例柞枝屬君子而殿邦同屬殿邦其詞以擬于葉之感不能騎跨也須體會此解安字意重見其當然也殿天子之邦履昆湖云此當就末句說諸侯來朝便是殿邦後世諸侯不朝于室便稱邦以王朝言殿取鎮重之義謂有以鎮重乎王朝也薛方山謂諸侯之邦即天子之邦似未妥再福攸同就寵受君恩開說不必泥車馬上下平訓辨治則不難治則不亂總就威儀動靜上見其整齊之意美諸侯并美其諸侯之從行者玩亦是二字明明見得諸侯為左右之敬水諸侯之敬來更重在諸侯能平之上。天子之邦正以諸侯維繫而得安殿字有少作用在內藩鎮關係國家

卷之二十二 小雅 二六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見天子之邦小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左右亦是率從

如此方知宋制杯酒釋兵權之誤。楊伯祥曰此章合其身而言左右正以維柞之安同下章合在朝而言反止正以決福之必維耳皆點釋之詞。匪紆句皆節要點出方不脫針線。

汎汎揚舟揚舟汎汎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膺之優游汎汎揚舟則必以維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膺之

與也維維也繩維皆繫也言以大索維其舟而繫之也葵葵也揅猶度也膺膺展至也。汎汎揚舟則必以維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膺之于是又歎其優游而至于此也。

申謹夫君子固以敬而安其受福矣然亦豈理之所難必哉彼汎汎之揚舟則必買之以索而不虞其飄泊係之以繩而不忠其浮沉而維維以維之矣况此可樂之君子有匪紆之敬則其靖時適于朝不忠亦受知于聖明天子必諒其心而葵之矣此可樂之君子有匪紆之敬則視履有其旋之吉天休有滋至之祥福祿必膺于躬而服之矣抑非特在朝之能敬也自其在道之時其有來乘疾也初無一毫強強不得已之意。優游以至於此矣是其馳驅之閒莫非匪紆之呈露而其知遇而馳驅也不有可必者乎夫入觀其道是臣事君以忠也揚臣隆其恩是君待臣以禮也明良之感皆見之矣。

卷之二十二 小雅 二七

疏解此章上六句與獲福之必然下言其敬之無所勉也揚舟不定必維之而又維之君子可非必葵之而又維之亦必註與至六句止後二句另轉與前章同重註必字葵即相字相昭之意乃天子度其心正王室有志若愛國之誠非就揚度言乃知而信之深也父兄之臣誠愛宗廟法度之臣誠愛社稷而王者洞見其忠亦即飲酒那居之頃亦想見其憂盛危明之衷比天子所予又深一步亦自來朝時言如漢光武所云黃龍君臣情猶又下自足令人感極而泣也若夫聞者洞焉久不開問可謂葵之乎願即單字之意若已錫而復錫者然正臣之尊聞見處于君則究休德至而能解澤厚矣末二句一氣讀言其敬君之心出于自然非畏威懼罪勉強為之也此不獨至朝而能敬當其在道時已獲其敬矣此與上章車亦見君子固是維紆即平平左右亦以是心而相

以從也交時固是匪好自在道時亦以是心而反也平乎二句與後其一句在
 第三節君子而屬內看出這箇意思言外總見侯之無一不可美如此而所予
 者止于車服之常安能以無歡哉○遺德之私天子不可推于臣下忠愛之極
 臣下亦不求諂于天子而况處內臣易處外臣難內臣勢近于天子外不得而
 遠制之外臣勢遠于天子內或從而除中之以周室之建侯置藩也思自足固
 于其民職自足專于其國權之所在則疑懼德之所在則疑市一見疑于天子
 而為之臣者乃不可知矣從外生者有飛語流言之誘從內生者有青蠅其錦
 之讒惑而被毀信而獲譴自古為然其卒也朝廷以諸侯為敵國而天下親近
 侍為仇讎腹心耳目足相猜相忌而論皆以敗恐夫然後知果敢之天子為
 不可以也已○輔慶源曰首章之意至矣言其寵錫之厚而心猶以為不足二
 章則言其始來之時見其車旂而喜其至三章則言其始見天子時恭敬齊進
 而為天子之所予四章則言其德足以鎮天子之邦為萬福之所聚而又喜其
 左右之臣相從而至五章則申言之而又嘆其至也優游自適而無慮強不得

宋致五章章八句

月弓章全吉○通詩首章是明九族之當親下詳疎其九族信讓人之失也刺王
 處以爾之遠矣上章為主蓋相怨相讓雖在小人而誰定使之皆王不親九族
 之故莊中使字是一篇骨子首章據理而正言之以見親之不當薄二章刺王
 之薄于親以教小人之薄也三四五章俱刺小人之相讓相怨者六七八章又
 以刺于也首以無相遠提起下皆說相遠之詞欲反不相遠者以有親歡此詩
 意也○或因篇中每章就民欲將宗族推開說不知詩意只借小民之家來此
 方意仍歸到王之宗族上
 解解角弓其反矣兄婦昏姻無行遠矣
 與也駢駢弓調和駢角弓以角飾弓也駢反駢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
 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疎遠近之意昏相也○此刺王不親九族而
 好遠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駢駢角弓既翻然而反矣兄婦昏姻則豈可以相

遠哉
 市講駢角弓者曰為人上者同當為親親之說尤當端化導之原何王之不然
 乎彼駢駢然調和之所弓張之則內向而來荷一弛之則翻然而反而去矣夫
 向背由于張弛則物固有然者而况兄弟婚姻親之以恩則內附無以結之則
 外離亦何獨不然乎故必極之以恩使有內附之意可也豈可寡恩絕義使之
 離異如角弓之反哉
 疏解此章以角弓可反兄弟婚姻不可遠此以向背之意相反為與也兄弟乃
 連枝玉脈者婚姻乃親屬天潢者兄弟婚姻以情則相親以義則相須故親之
 以恩則內附不則外離向背之機亦猶引然無智遠只是不信謬而勿使之乖
 離也豈可二字緊責王身上去
 爾之遠矣民罔怨矣爾之教矣民罔傲矣
 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為下必有法者
 爾且上之所為下之所取則爾不親九族而自遠其親矣則民亦遠之干
 下兄弟以為可無親也九族以為可無睦也若如爾之所為矣孰有不齊然耶
 爾之不親九族而以薄為教矣則民亦從其薄處兄弟猶之我也處九族猶之
 我也皆如爾之所教矣孰有不齊哉乎感德之機如此君子可不慎哉
 疏解此章承上無智遠說來正刺王以惡德化其下也然若然其所為也此意
 何遠說彼者做其所為也就作為遠說教字其就遠上看蓋上之相遠即其所
 以教民者也言民何以齊然哉爾教之也爾教之民皆傲之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而與不令兄弟交相為病同上
 賦也今善綽綽裕裕病也言離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
 不後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詭己之人而言也
 耶請天正化不善而民皆善皆做如此說或有不善不後者惟此今善兄弟
 其情未厚則雖有不善之教而兄弟婚姻自爾其教雖固綽綽乎不後矣然
 不可以多言也若彼不善之兄弟情本薄也而又以不善教之彼其轉生機原
 凡可以相怨相讓者無所不為矣寧不以此而交相為病哉

卷之二十一

詩經集成
 二天
 宋致五章章八句
 月弓章全吉○通詩首章是明九族之當親下詳疎其九族信讓人之失也刺王
 處以爾之遠矣上章為主蓋相怨相讓雖在小人而誰定使之皆王不親九族
 之故莊中使字是一篇骨子首章據理而正言之以見親之不當薄二章刺王
 之薄于親以教小人之薄也三四五章俱刺小人之相讓相怨者六七八章又
 以刺于也首以無相遠提起下皆說相遠之詞欲反不相遠者以有親歡此詩
 意也○或因篇中每章就民欲將宗族推開說不知詩意只借小民之家來此
 方意仍歸到王之宗族上
 解解角弓其反矣兄婦昏姻無行遠矣
 與也駢駢弓調和駢角弓以角飾弓也駢反駢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
 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疎遠近之意昏相也○此刺王不親九族而
 好遠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駢駢角弓既翻然而反矣兄婦昏姻則豈可以相

疏解此章亦上王化不善說來首二句言民之善者不可變下二句言惡者易變也首二句輕羽歸重下二句輕羽有移形容天性敦睦寬容包涵情厚如世間如此令兄弟難得有幾雖不令兄弟則不當教之相遠矣其人較量彼此近相者望意思迫快豈不交相為病此雖利害人竟重上之人不可化之以不善也註中由此二字正指王化之不善言亦以見說人之皆皆王使之也○衍叔穿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是况兄弟之關乎雖或以不善相加道不相出子道諫善惟以慈念攝之雅懷容之則弘思亦化怨辭俱消矣若斤斤錮墨不少假借彼以違來言以違往情故而不屑怨攝而日深惡務積積何時已乎所謂是足處雲妖氛厲鬼皆自一念之寬窄始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再不讓

賦也一乃彼一方也○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礙則豈有相怨者哉况兄弟相怨相讓以取爵位而不知通讓終亦必亡而已矣

詩經集解

卷之二十一

三十

疏解夫兄弟而交相相則無良甚矣要其所以相怨者不過各據一方之見而不能平情于我之間也若以責人之心責已怨已之心恕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礙則豈有相怨者哉况人之爵位必以順理得之而後享可久也今乃相怨相讓以取爵位而不知有通讓之道吾見以交讓而得者亦將以交讓而失至于其後終亦必亡而已果何益之有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原其相怨之由下則教之以不怨之福也無良即指不令之兄弟相怨一方只是見之偏執處偏則往往明于責人暗于自責兄弟之階多讓于此愛爵不讓言兄弟間相怨讓以取爵位不知通讓也至于已斯亡者猶云至于亡斯已何又也亡指亡其爵位言交便互視同歸于盡也大抵小人之性不可一日無官又不肯各自安于官慎危持身位俱喪而後已以不善得之亦以不善失之未有不兩敗俱傷者如令人兄弟爭財而家產蕩盡事亦類此故曰兩人相讓則俱得食兩人不相讓則俱不得食正此意也○黃東原曰骨肉相怨本就王之宗族說而民之膏然皆彼民之相怨一方只指其族

一話初意仍說宗族上去說朱傳于民之無良下復轉上兄弟亦可想矣

老馬為駒叶去不顧其後叶下如食餌叶音安能如酌孔取叶音

此也叶音惟此孔甚也○言其但知說言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為駒矣而反自以為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而安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

疏解夫受爵不讓如此使其能勝任者之可也今但知讓言人以取爵位會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為駒矣而反自以為駒壯之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夫既不勝任使其知足猶不至于過求也今爵位已極而且貪顯無厭如食之已多安其飽矣而反不以為飽酌之所取已太甚矣而反不以為甚也何其不知足之若是耶

疏解此章上二句喻小人之不量力不喻小人之不知足也所以受爵不讓之意老馬為駒喻其才力不堪如食安能喻其貪顯無厭飲食太過反吐曰飽如酌孔取喻其獲取太甚負重而不顧必至于敗壞既飽而求食必至于損腹

詩經集解

卷之二十一

三十

毋教孫升水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爾叶音比也叶音孫爾叶音性善升水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若微美附也○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誑候以來之是猶教孫升水又如於泥塗之上如以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為善以附之不至于此矣

疏解夫小人兄弟相附不顧其終之必亡而原其故則彼于上之所為耳為人上者當何道以化之哉彼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猶孫之性善于升水塗之性易下附者也王不當教小人以薄猶不當教孫升水不當于塗之上而附以塗也薄之為道既不當教則所賴以化薄者有厚而已矣王誠能教天性之愛驚觀親之恩而所以教天下者有此微猷矣將見小人之思雖薄而未嘗無秉彜之良方且愛其不善以附王之善而相親相附不至于相怨相讓矣然則王豈可益人之薄而不反之以厚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喻其長惡之非下示以感化之道也所以中爾教之義上教

真言王教人以薄故齊齊傲造謾以害兄弟此言不當教之以薄而致
以厚也首二句以母之一字貫之條本升木而又教之泥塗本汚而又附之小
八本惡而王又濟之何以異此微賦印不好讓後而親睦九族便是真屬言貴
相親相通化而為善以附之也屬字妙此中便有轉故合離之意全在王心上
討分曉亂世之末流薄是下流之木性而王更倡之如敬發塗附不知所終矣
雖然轉移之柄不在他人也使君子一旦返為厚而有微故作于小人必
琴起而附之必羣然齊傲之不與也○疏義上二句或王勿如彼下二句或王
當如此○呂東萊曰上之化下趨于影響導之以惡既易如此况有善道以化
之小人其有不與者乎

雨雪濼濼見現曰消莫肯下去道式居婁音驕

比也濼濼盛貌現日氣也張子曰謔言遇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
而道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雨雪濼濼見現曰消莫肯下去道式居婁音驕
而道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雨雪濼濼見現曰消莫肯下去道式居婁音驕
而道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雨雪濼濼見現曰消莫肯下去道式居婁音驕
而道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雨雪濼濼見現曰消莫肯下去道式居婁音驕
而道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雨雪濼濼見現曰消莫肯下去道式居婁音驕
而道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雨雪濼濼見現曰消莫肯下去道式居婁音驕
而道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雨雪濼濼見現曰消莫肯下去道式居婁音驕
而道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雨雪濼濼見現曰消莫肯下去道式居婁音驕
而道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雨雪濼濼見現曰消莫肯下去道式居婁音驕
而道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雨雪濼濼見現曰消莫肯下去道式居婁音驕
而道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雨雪濼濼見現曰消莫肯下去道式居婁音驕
而道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雨雪濼濼見現曰消莫肯下去道式居婁音驕
而道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雨雪濼濼見現曰消莫肯下去道式居婁音驕
而道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雨雪濼濼見現曰消莫肯下去道式居婁音驕
而道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雨雪濼濼見現曰消莫肯下去道式居婁音驕
而道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雨雪濼濼見現曰消莫肯下去道式居婁音驕
而道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雨雪濼濼見現曰消莫肯下去道式居婁音驕
而道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取此章刺王信以長惡俗察然有文以相接確然有思以相貫中國之道
也今漢人動言骨肉謙禮法中國之道盡法日如索如毫上下相成成俗
非王有以長之乎我是用憂世道之目下也○昔者有適伊川見有破髮而
祭于野者日不及百年此其或乎其禮先亡矣已而楚子果選陸渾之洪于此
氣類相召其應如響詩人之慮深矣厥後南王卒選大或之難可畏哉○劉安
成曰堯之協和萬邦必以親九族為本中庸之九經必以親親為先所保之大
如此而其道則唯在于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此先王所以有常謀伐木類
升行葦諸詩之深仁厚澤也今若此詩所刺則喪其治國乎天下之木矣詩人
所以于卒章深致其憂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贖毋自贖為王首二章喻已欲
朝王而不放朝末一章又與王貪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終則慮其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贖毋自贖為王首二章喻已欲
朝王而不放朝末一章又與王貪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終則慮其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贖毋自贖為王首二章喻已欲
朝王而不放朝末一章又與王貪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終則慮其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贖毋自贖為王首二章喻已欲
朝王而不放朝末一章又與王貪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終則慮其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贖毋自贖為王首二章喻已欲
朝王而不放朝末一章又與王貪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終則慮其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贖毋自贖為王首二章喻已欲
朝王而不放朝末一章又與王貪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終則慮其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贖毋自贖為王首二章喻已欲
朝王而不放朝末一章又與王貪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終則慮其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贖毋自贖為王首二章喻已欲
朝王而不放朝末一章又與王貪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終則慮其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贖毋自贖為王首二章喻已欲
朝王而不放朝末一章又與王貪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終則慮其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贖毋自贖為王首二章喻已欲
朝王而不放朝末一章又與王貪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終則慮其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贖毋自贖為王首二章喻已欲
朝王而不放朝末一章又與王貪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終則慮其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贖毋自贖為王首二章喻已欲
朝王而不放朝末一章又與王貪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終則慮其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贖毋自贖為王首二章喻已欲
朝王而不放朝末一章又與王貪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終則慮其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贖毋自贖為王首二章喻已欲
朝王而不放朝末一章又與王貪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終則慮其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贖毋自贖為王首二章喻已欲
朝王而不放朝末一章又與王貪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終則慮其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贖毋自贖為王首二章喻已欲
朝王而不放朝末一章又與王貪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終則慮其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贖毋自贖為王首二章喻已欲
朝王而不放朝末一章又與王貪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終則慮其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贖毋自贖為王首二章喻已欲
朝王而不放朝末一章又與王貪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終則慮其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以為之慮哉此所以不果也

疏解此章上二句喻已有朝王之心下是因推不朝之故也詩有暴虎馮河二字看見諸侯所以不敢朝也以怖之畏而人欲息此王室之章而人欲朝上帝甚踴生于暴虎來謂典章法度不由其故紀綱實賦不出其舊有善惡不可常稱福不可測意不敢斥言故曰其始無自題是承詞泛指人而言俾于二句方以已言之靖字不必為增確之端只是一人朝則諸侯皆來朝而王室安之謂也說一俾字見當時天子猶能令諸侯但今之而復涼涼之故諸侯懷怨耳極謂窮極其欲以征求之也○史記齊世家曰齊威王初即位威王問曰上崩齊後至崩怒于齊曰天崩地折天子下崩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威王怒曰叱嗟而性怒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之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下謂齊魯居

有苑者不尚焉焉上帝甚顯無自察焉焉子靖之後子邁焉焉

此以心息察病也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疏解

卷之二十二

三

不憤彼然茂盛之柳其下也以為息也行道之人豈不庶幾欲就之以揚息乎亦猶觀若天下之大分也孰不欲朝而事之乎但王甚威盛其怒不常使人病之而不致至耳當此之時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非不可以盡吾心也顧天下之列辟滋散已久而吾獨主王必責之無已將過分以求于我矣我將何以為之繼後此所以不敢朝也

疏解此章此意向上泰者近王適以病已也適者取于常法之外而力有所難繼用以不堪之事而責有所難索也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反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焉子靖之居以凶終

典也傳發皆至也彼人辱王此居猶徒然也凶於適因禍而可憐也○鳥之高飛極至于天耳彼王之心于何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終耳

疏解此章鳥之高飛亦極至于天而止耳而王之心果何所極乎既曰無極則我之力有限而王之欲無窮則王宜于能靖之手吾恐難職之舉適罪大非分

之亦一有不繼續必加乃徒然自取凶禍而可於耳我之不朝者非謙此之故哉夫當舉臣解體之日而慘慘以朝王為念是可見天理民彝之不容終然而卒不果行也此固不臣之凝屬而用之所以不振也

疏解此章以鳥飛有所止與王心無所極益以意相反為典也與止四句上見典王心之無極下是懼已來朝之取禍也子何其臻焉轉上二章後子何說居以凶終句說轉上二章上句說彼者外之詞人者甲之也何然言轉則無常不知所止居者是徒然之意凶於凶禍可憐也

苑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二

三

上元陳元明書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都人士之什全在○通謂諸是感都邑人物儀容之盛而致嘆慕之情也首章言都人之美而致願見之意下皆承言願見不可得而嘆慕之情也首章言都人二字為王所思在彼所傷在此也細分之首章是嘆慕之詞專言男子二三章是不見之憂四章是思之甚五章望之切皆兼言男女詩稱人物儀容之美正是都邑之盛非兩平按此詩作者蓋猶及見昔日都邑之盛今特于亂離之後而慨慕之耳說者指昔日文武之盛慨矣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賦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錫京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嘆惜之也

申說賦都人士者曰今之王都即昔之王都也而其氣象之衰則有大相遠矣吾寧無慨于斯乎昔周盛時彼都邑之人士服于身者則狐裘之黃黃也見于

然者則有常而不改也發于言者則有章而可觀也即其一身之間莫非人文之著矣以斯人而行歸于周則太平人物可以復觀寧不為萬民之仰望乎

賦解此章上四句追言昔時都士之美下言為民所仰望也人物之美統從衣微之而都邑之盛又以人物儀容徵之稱彼以別此故以昔人為彼云彼都人士原非極盛時人物只是未經離亂狐裘三句作三平只是追言昔日儀容之盛狐裘以見服之衣也不改以見度之常也有章以見詞有法也狐裘只是服飾所可思者全在不改有章上不改有章在身口上見出半靜靜方山從輔氏說謂容者德之符言者德之發言如此則其德可知矣故為萬民所望看來

昔日其成周盛時亦不必說到德上言歸就今日看昔時之美如此尚得其行歸之周豈不為萬民所仰望乎久乘而忽見者昔出而歸者然對上玉曰行歸猶云從外頭才來也望即仰望之意與後云何所矣什懸望者不同有云昔日為民之望終于歸字不妥且此言思見其人而後章接以不見血脈自是相聯但不宜光點出不見意○嚴緝十者專功為民則萬民所望非庶民之罪

若專以為大夫則下章登筵緇緇非士大夫之服故士者通貴賤之稱凡士以上對女皆謂男子耳女也不奕士大夫之行有依其士思婦其婦惟士與女以發我士女皆是也此都人士對君子女言之亦指男子○輔慶源曰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曰歸于流死于荒之後都邑豈能如舊哉何必東遷之後乎故朱註但曰為錫京也○六帖作者于亂離之變道遠在事蓋其日所及見非謂文武成康之盛也東漢光武為司隸時入雒陽見其像像皆歡喜不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即此詩之意

彼都人士鬢髮緇緇彼君子女綢帶如髮不見我心不說

賦也豈夫須也緇緇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

申說夫想見其盛因我之心也其如今之不可見何彼盛時都邑之人士有髮豈可有緇緇否所以莊其首者備矣彼君子女其首飾之綢直如髮之本然所以飾其首者美矣斯人也我欲見之而今不得見今是以感動于中固

甚深憂而不說矣

賦解此章上四句追言昔日士女儀容之美下是說不見之憂也以夫須為重所以稱君而以綢直如髮以重其首飾也出用時所說緇緇緇家時所戴豈豈戴于首緇緇緇于髮見他神神處髮多而不局曲是為綢直而如其髮之本然不假髮為飾見他開雅處頭義云如字不可脫或云當作其字恐謂髮本綢直如其生質之美亦喻風不所髮之意要知非其謂今無髮豈等但不如此古之隆盛故嘆之○孔氏曰緇布冠制小故言緇若其為家制則有制度不得言緇

彼都人士充耳琇瑋彼君子女謂之尹言我不見我心

賦也琇瑋美石也以美石為瑋古本詩鄭氏曰古詩為始尹氏婦氏何之昏姻猶姓也人見都人之女盛謂尹氏婦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李氏曰謂尹吉猶音言王謝唐言崔盧也范猶屈也積也

申說彼盛時都邑之人士以充耳則尚以琇石而飾之者昔知其為尊貴之度

彼都人士充耳琇瑋彼君子女謂之尹言我不見我心

賦也琇瑋美石也以美石為瑋古本詩鄭氏曰古詩為始尹氏婦氏何之昏姻猶姓也人見都人之女盛謂尹氏婦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李氏曰謂尹吉猶音言王謝唐言崔盧也范猶屈也積也

言也而言自成文章。因非特表服之華足以耀人耳目也。使得行遊周京。復睹昔日之盛。萬民且聯望之。而豈爾我所願見也。然我之所願見者。又不特士也。即所謂為君子者。夫非其人。貴家之女耶。一以為爾直如髮。若與士之。意至相投者。同遊儉野也。一以為爾之尹吉。若與士之。充耳。若與士之。也。且一以為卷髮如簪。又若與士之。垂帶而厲者。同笑親暱也。而士豈故為垂帶。許耶。而女豈強為卷髮。飾耶。帶則有飾。其開美之出于自然者。又如此。如此者。使其物采儀容。一屬自而適。故如。暗則我心悅。何煩飾。何而重。致其肝膈。夫何真章。法度借物色。而蓄制。無洋則民望。亦懸能勿。悅盛。隆而倍。添其感。既不見之。嘆子何能已耶。○提首章士。另敘中三章。從士出女。又從女。士變化錯綜。無不入妙。未章士女雙頰。而以四不見。開合作。收。變而不失其正。○此子先大人作也。明末文風。濫觴先大人。力挽時趨。復追正始。雖以評文名。世卒之遺時。不偶。發志以。及今。子小子每一讀之。未嘗不涕泗沾襟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三

五

采芣芣金音。○通詩以思字為至上。二章是擬君子于未歸之時。而不專于所事。下二章是擬君子于既歸之後。而欲與同其事。總思望之情深切。而然。折寫意中事。其中情乃是托言。不作實語。看思念中。就有望之之意。如首章之歸沐。望也。次章之不齊望也。三四章望之切思之深也。正根上章而來。不可以上二章為思念下二章為思望。○下二章預道歸時光景。綸繩引。因是虛想。而擬魚又于虛想外。復生一想。正是思之極處。

終朝采芣不盈一掬

賦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終生芣也。兩手曰掬。局卷也。俯首如蓬蓬也。○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芣。而不盈一掬者。思念之深。不專于事也。又念其幾之。即局于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

申。謂。該。系。維。者。曰。人。情。離。合。之。際。感。懷。倍。焉。况。夫。婦。之。間。尤。有。難。為。情。者。我。于。君。子。不。在。固。常。有。采。芣。之。行。矣。然。終。朝。采。芣。而。不。盈。乎。一。掬。豈。絲。毫。之。絲。于。采。芣。蓋。思。念。之。深。不。專。于。事。遂。為。之。不。終。如。此。可。然。君。子。之。歸。其。加。在。理。而。髮。之。斷。

局非所以示敬也。于是舍之而薄言歸沐。以待君子之歸焉。一掬之不足。采芣也。

賦也。此章上二句。思夫而不專所事。下為客以得其歸也。合下章而不盈字。人在思君子。上來心在人。而不專物也。有思出于為之外。專為情。手為心制之意。歸沐者。是擬君子之歸。而然也。註思念之深。不專于事。乃朱子推言之。非據人自言也。作者須有分曉。終朝之采。而不盈。原無心于采也。君子不在。誰適為容。原無心于沐也。婦人夫不在。不專容飾。故伯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終朝采芣不盈一掬

賦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終生芣也。兩手曰掬。局卷也。俯首如蓬蓬也。○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芣。而不盈一掬者。思念之深。不專于事也。又念其幾之。即局于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

申。謂。該。系。維。者。曰。人。情。離。合。之。際。感。懷。倍。焉。况。夫。婦。之。間。尤。有。難。為。情。者。我。于。君。子。不。在。固。常。有。采。芣。之。行。矣。然。終。朝。采。芣。而。不。盈。乎。一。掬。豈。絲。毫。之。絲。于。采。芣。蓋。思。念。之。深。不。專。于。事。遂。為。之。不。終。如。此。可。然。君。子。之。歸。其。加。在。理。而。髮。之。斷。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三

六

不為此憂思之不得。不切者。一稱之。不盈。又及。賦。惟。哉。○此章上二句。是思君子而不專所事。下是嘆其過期而不歸也。五日六日。大約只是過久而未至之意。勿泥言五日去時之約。六日言至今猶未見也。合上章。因君子不在。為之采芣。蓋聊以消愁。然又無心于采。而情苦之。子歸來。隨欲歸理。新統。以待君子。又無如屈指前約。而其期已過也。雖然。夫豈真不能。此。總。是。設。詞。

之子于歸言綯其其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綯。○言君子若歸。而欲往待我。我則為之。其。可。欲。往。釣。耶。我。則。為。之。綯。其。繩。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申。謂。夫。君。子。今。固。未。歸。矣。如。其。歸。也。我。將。何。以。致。其。情。乎。想。之。子。春。夏。蒨。黃。秋。冬。別。離。則。弓。燥。手。柔。肥。黃。淡。了。有。固。其。事。耳。然。符。必。香。于。弓。而。使。張。弓。有。人。雖。弓。無。人。可。奈。何。子。婦。人。也。有。從。禽。之。樂。共。相。與。把。臂。入。林。乎。箴。之。而。奉。以。明。定。魚。不。也。一。矢。之。莫。謂。矣。想。之。子。會。心。淡。染。怡。情。山。水。則。淡。深。人。靜。水。香。無。

考于鈞尤其事耳。然必資于通。而便垂綸有人。將無無人可奈何。子婦人此
亦有觀其之與。其相與問。謂水濱乎。輪之而來。以卒業。庶不致臨淵之徒。然
夫雖可給。繩非婦人。事然。藉此少致。致動。青其唱。隨之。豈非同樂之一
乎。

此章合下是預道其欲。隨所事而與之。其益見其望之切。而思之深也。
飯弓給繩。水非婦人所能為。故設言其如此。以致其相親之情。非其與之佳。禮
在鈞。然為弓室當是無以待。用非謂射單領之也。給繩。理其于鈞之繩也。此
中若字。欲字。耶字。俱要玩味。

其鈞維何維筋。及賦音清。維筋及賦。言觀者什事
賦也。於其鈞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

申講。迫其鈞而有獲也。寔維伊何。維筋及賦而已。誰筋及賦。我又將從而觀之。
夫婦人雖無境外之行。然緣是而得親君子。亦其所無往而伸有不暇。恰與
但此思望之情如此。其如君子未離何哉。則采絲采菱之恩。歸沐滌翫之念。亦
無由以自感矣。觀此而詩人情性之正。不可見乎。

七

此章上章末句而言。亦存幸之詞也。上兼言符。下偏言鈞之所獲者。蓋
象與以該彼耳。維筋句也。作擬讓看。薄言觀者。不重觀上。亦重與信意。蓋獲
象者。有之子在故觀之也。○六帖此詩。與卷耳。賦同體。俱是托言。一無事在
台人。卷耳。實采。是都如此。○覆見。謂曰。采絲之作。成周之喪也。先王之世。采而
不傷。剛而不怨。如卷耳。草蟲是也。采絲。思望之極。既欲為之。張弓為之。給繩至
于鈞。欲往而觀焉。此何體也。視彼懷人之嚮。托之登山飲酒。采菱。采菱。以自
解者。風明下矣。○附錄。全章徐春。涉文。并文評。以看觀。思緒不專于事。而
因適其相依之情焉。夫采物不取。不專于事也。許及于儀。弓給繩。與觀魚。其相
依之情。何切乎。嘗謂人情。莫苦于相離。莫苦于相親。惟如相連之苦也。故事之
易。事者。亦勿專焉。惟知相聚之樂也。故境之可親者。亦欲親焉。如采絲之詩。是
也。其辭曰。物之有絲。求易采也。况采之終朝。有不盈。獨者乎。不盈。一旬。此則心
與事。亦因事與心。迫耳。于與。而。則。何。得。也。薄言歸沐。能庶新賦。物之行。

采絲四章章四句
此詩出自行者之口。重感歸功。上只召伯勞之一語。便括盡
詩之旨。依舊說。首句是南行之勞。而歸德于大臣。下是詳南行之事。而歸功于
召伯。此詩亦宜。其成功之大。而有以慰于君心也。亦益。下要得預道。歸
一。此詩作于功成。還歸之日。不必作預道。亦不必說。追敘。只作直言其事。亦
不可從。○許而。自云。上王。兼。有。感。大。臣。之。勞。而。樂。于。勳。功。下。歸。其。成。功。也。此
亦在。其。然。及。遠。道。下。勿。分。更。矣。

采絲四章章四句
此詩出自行者之口。重感歸功。上只召伯勞之一語。便括盡
詩之旨。依舊說。首句是南行之勞。而歸德于大臣。下是詳南行之事。而歸功于
召伯。此詩亦宜。其成功之大。而有以慰于君心也。亦益。下要得預道。歸
一。此詩作于功成。還歸之日。不必作預道。亦不必說。追敘。只作直言其事。亦
不可從。○許而。自云。上王。兼。有。感。大。臣。之。勞。而。樂。于。勳。功。下。歸。其。成。功。也。此
亦在。其。然。及。遠。道。下。勿。分。更。矣。

采絲四章章四句
此詩出自行者之口。重感歸功。上只召伯勞之一語。便括盡
詩之旨。依舊說。首句是南行之勞。而歸德于大臣。下是詳南行之事。而歸功于
召伯。此詩亦宜。其成功之大。而有以慰于君心也。亦益。下要得預道。歸
一。此詩作于功成。還歸之日。不必作預道。亦不必說。追敘。只作直言其事。亦
不可從。○許而。自云。上王。兼。有。感。大。臣。之。勞。而。樂。于。勳。功。下。歸。其。成。功。也。此
亦在。其。然。及。遠。道。下。勿。分。更。矣。

既平外既疏通內無壅塞是謂既清有成是謂既功有以告成于王也○許
前台云上謂功是謂之此是謂之此是謂之此是謂之此是謂之此是謂之
初不相背召伯之功既成則天子甘申伯之意即所謂武而保而土者
成于此乎遂也故曰王心則寧不然而成申伯之體勢不重無以鎮定南服如
宜王親親賢賢之意何而召伯公亦白不得辭其責矣全委見民心踴躍樂于
召伯之成功如此○有成則寧見召伯之榮必期王心安而後止也此方是人
臣任事之忠人民往役之業○劉上王云古我其任事以其工作之繁言我徒
章以受工役之人言則肅肅謝功原區既平兩章當以並工役之事言前表行
既集是預擬此正其行之所為集也此正所為行者作也○張平符曰細玩柔
苗與松尚二篇相表裏但柔苗詞語簡少作于行役上意松尚請教宏潤作于
名公鉅賢所謂山林登爾家適然自別

黍苗五章章四句○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三 小雅

十一

既集是預擬此正其行之所為集也此正所為行者作也○張平符曰細玩柔
苗與松尚二篇相表裏但柔苗詞語簡少作于行役上意松尚請教宏潤作于
名公鉅賢所謂山林登爾家適然自別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與也既下濕之處宏柔者也何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餘垂之狀○此喜見君
子之詩言既見君子則其樂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樂與齊
我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與也既下濕之處宏柔者也何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餘垂之狀○此喜見君
子之詩言既見君子則其樂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樂與齊
我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與也既下濕之處宏柔者也何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餘垂之狀○此喜見君
子之詩言既見君子則其樂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樂與齊
我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與也既下濕之處宏柔者也何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餘垂之狀○此喜見君
子之詩言既見君子則其樂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樂與齊
我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與也既下濕之處宏柔者也何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餘垂之狀○此喜見君
子之詩言既見君子則其樂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樂與齊
我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與也既下濕之處宏柔者也何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餘垂之狀○此喜見君
子之詩言既見君子則其樂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樂與齊
我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與也既下濕之處宏柔者也何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餘垂之狀○此喜見君
子之詩言既見君子則其樂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樂與齊
我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與也既下濕之處宏柔者也何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餘垂之狀○此喜見君
子之詩言既見君子則其樂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樂與齊
我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與也既下濕之處宏柔者也何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餘垂之狀○此喜見君
子之詩言既見君子則其樂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樂與齊
我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與也既下濕之處宏柔者也何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餘垂之狀○此喜見君
子之詩言既見君子則其樂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樂與齊
我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與也既下濕之處宏柔者也何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餘垂之狀○此喜見君
子之詩言既見君子則其樂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樂與齊
我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與也既下濕之處宏柔者也何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餘垂之狀○此喜見君
子之詩言既見君子則其樂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樂與齊
我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與也既下濕之處宏柔者也何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餘垂之狀○此喜見君
子之詩言既見君子則其樂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樂與齊
我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與也既下濕之處宏柔者也何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餘垂之狀○此喜見君
子之詩言既見君子則其樂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樂與齊
我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與也既下濕之處宏柔者也何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餘垂之狀○此喜見君
子之詩言既見君子則其樂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樂與齊
我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與也既下濕之處宏柔者也何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餘垂之狀○此喜見君
子之詩言既見君子則其樂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樂與齊
我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頭口製各有無可奈何處。若謂意之所著者深言之所下者淺而有志于不自失詩人之旨矣。古樂府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忽相見。脉脉動人心。亦是此意。○詩意傷承至此四句而極。然以平直看。即念佳。料難反無味也。註首中心誠三句。此正解前一句。當一畫斷。而但中心二句。此正解後二句。又一畫斷。則上玉接上二句。心乎起下二句。中心起上二句。若兩失字。下二句者。兩之字。則歸士各二句。平說。固至當也。但中心誠文意。却承遞不謂而轉。故註下面但二字。此文定所謂中也。意略中而體則平。若從中兩句為正反。則上下俱失之耳。○或以註愛之存乎中者。深貼首句。登之起貼第二句。存之久。貼末二句。似可。但此乃朱子推意。不必太滯。○前三章其樂心也。而未言心。此章方言。且重言之。可觀詩意。○既說遞不謂。必欲說所以不謂之故。既說何日忘。必欲說所以不忘之故。殊索然。且多事也。○每見今人握手拍天。語如流泉。自謂肺腑可示。而施受不情。于心受毫無所指。更覺楚詞。思公子兮未敢言。對公幹。思子沉心曲。長嘆不能言。俱是絕妙好詞。○附錄末章宮商仁文。并文詳以資觀覽。○愛賢者以心為極道。其難言之致焉。夫愛之可以言傳者。必其心之未篤也。愛既切于中心矣。謂猶能喻人。不耶。詩曰。吾人心之所不能喻者。恒藉言以達之。必謂心之無待于言者。吾其疑其為心也。言之所不能傳者。仍藉心以致之。必謂言之可達。夫心者。吾又其疑其為心也。心之無可疑者。大約言欲傳之。而言又不遑達達之。此其故。即心亦不能自為之主也。如我之樂見君子也。斯其心誠何心。非有所深愛于君子耶。使非愛而必欲自明其愛。應亦心之所不許。故凡愛之不輕于自明者。為其心之未常有愛也。若夫心乎愛矣。此豈未嘗有愛者耶。使非愛而強欲告人。以心料亦愛之所不存。故凡心之未易以告人。所謂夫愛之未篤于心也。既已心乎愛矣。夫豈愛未篤于心耶。夫然則。豈不悉告以企慕之誠。迥不備道其存注之切。迥不大白其意。其為而極言其氣。馮之惟吾知從前。顯蓄之心。所欲宜于君子者。而今。庶可以謂矣。向者無愛之愛。所願陳于君子者。而今。庶可以謂矣。而如其不謂也。是殆欲藏也。亦思愛可藏耶。不可藏耶。雖君子亦能察。若心。藏亦無妨于愛。然而吾有愛。而但傳之。

藏似非所以為愛。吾有心而竟藏其愛。又非所以為心。正恐愛念藏而此心。終耿耿而難釋也。而如其能藏也。是必可忘也。亦思愛可忘耶。不可忘耶。君子自能曲體吾愛。忘亦無異于心。然而吾有心而但候其忘。無以處夫前此之愛。心有忘而可用于愛。非無以處夫前此之愛。正恐心欲忘而此愛終殷殷而若結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意者愛原不可謂。可謂即非心。心本不能忘。能忘非受我。則以愛君子為心者也。而無如心之不容以自王也。我其奈我心何。○題意高。冰已入妙境。文更曲幽。傳神。以心乎句。特起二此。再涵味。一句。落出題不字。謂字。即從謂字轉入藏字。又從藏字。卸出忘字。題緒不寒。而一氣串連。純以神行。真此題絕措。

限奉四章章四句

白華章全首。○通詩總是因王寵妾棄嫡。而屢喻其悲怨之詞。一章則言夫婦之常理。二章則言時運之使然。三章始言其體勢大。而反不如小水之尚能濯物。四章然後自嘆其以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五章又疑已離念王。而王不顧已。何從六章始以舊比棄如而歎王之舉措。取舍之非。七章則連言王之二三其德。曾不若鴛鴦之有常。八章方極其意。而謂王不自愛。寵使妾以輕視其身。所以使我愛之而成病也。以之子之遠作主。而二三其德。一句為遠之病根。不處分。只各章逐逐說去。全詩俱比體。而四六八章是正比。餘皆反比。各章上二句須將比意挑明。得明白。不然則真體矣。

白華章分白華東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此也。白華野苧也。已漚為管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我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言白華為管。則白茅為東。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邪。

申。結。白華者。曰。夫婦人倫之首。而况王者。一身九風。教之原。其下嫡妾之分。豈容以或素哉。彼白華之物。欲漚之以為管。則白茅為東。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如此。然則夫婦之親。宜乎無不相依也。胡之子思于相遠。而使我獨。獨處。反不如白華之東。白茅者。亦何何哉。

疏解此章是反比而顯言夫極相親之常理。因漢王之不然也。以二物之相類。比夫結之相須。遠字正指彼處。此理我何分言。遠已而使之兩處亦見他從一之志不可變也。疏義友如得而反相道可謂者也。

蔡英自雲霧被管茅

比也。蔡英輕明之貌。白雲水上。雲霧之氣。當夜而上勝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共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圓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浮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子不圖不如白雲之露管茅也。

市謙夫王之遠我者。要亦未之思耳。彼蔡英白雲水上。輕前之氣也。散而為露。及彼管茅是雲之浮物。無微不被矣。然則王之于我。至乎有覆澤之加也。則今道時運之艱難而子忍于棄我。曾不加以圖謀之意。反不如白雲之露管茅者亦何何哉。

疏解此章是反比而顯言其覆澤之不公。木乎不思也。水氣夜升而為雲。及朝則降而為露。雲為質而露為澤也。天步艱難。傷已所遭之不幸。然亦暗指以肆代宗宗社將危。意不猶言不長慮深謀而述絕也。○疏義思澤友降而不降。可怨者也。

卷之二十三

十五

池北流漫彼稻田

比也。池北流漫。北流轉竊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漫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覆澤。所以使我嗚歌傷懷而念之也。

再謙夫王之不我國者。豈其覆澤之不足以被我耶。今池水雖然北流。其流小也。尚能漫彼稻田。而有灌溉之益矣。王之尊大。亦無不被也。乃反不能通其覆澤。以被于我。所以使我嗚歌之聲發于口。傷痛之憤切于中。唯碩人之是念而已。

疏解此章是反比而顯言其覆澤之不通。阿致憂念之切也。池水之澤。浸灌稻田。使之生殖。喻王反無恩于已。曾池池之非如也。嗚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遇于痛哭。而念彼碩人。亦就人倫之大望言。非僅備懷其覆澤而已。此句與上之子不猶相應。為下憐惜。草木想之。則曰之子。對之則曰碩人。○按池池在成陽。

轉西是合銷水。豐積之間。水北流。必是木名。如謂流貌。他字何以解。○疏義思澤友通而不通。可怨又可思也。

蔡英新印

比也。蔡英也。蔡英新之善者也。印。我煢煢也。無釜之靈。可煢而不可煢。蔡英也。○承蔡英以煢煢。而但為煢煢。以此煢煢之尊。而反見卑賤也。

市謙夫王推不能通其覆澤。則我反失其尊貴矣。今無彼蔡英。可以煢煢也。而但為煢煢之靈。則蔡之善者。反賤而用之矣。我以煢煢之尊。而反見卑賤。亦猶是也。維彼碩人所為如此。是以憂思不置。而憂勞我心焉。

疏解此章是正比而顯言王之卑賤。已也。已之思念不已也。蔡英新。最宜煢煢。而煢煢則失其所用。以此正蔡英煢煢。王反卑之。而使之失所也。無釜之重。其下然火。謂之煢。即人火。煢。勞我心者。病名分之重。傷大義之絕也。○疏義者以貴處我。反以賤待我。可怨又可思也。

卷之二十三

十六

鼓鐘于宮

比也。鼓鐘于宮。則離聞于外矣。念于悒悒。而反視我。適遇何哉。

市謙且王之不履乎我者。豈我誠恐之不至乎。彼鼓鐘于宮。則離聞于外。感應之理。固如此矣。猶誠于已。而可以動人。亦猶是也。今我以念于之故。至于悒悒。然而憂。則其思也。不為不切其成也。不為不誠。而子反視我。適遇。豈不切之慮。焉此豈近于人情哉。

疏解此章是反比而顯言有威必有應。傷已之不能感動乎王也。悒悒。即傷懷勞心也。言憂思不為不切。感動不為不誠。適遇。即不猶言是遇上。而不開略不加意也。○一說。論官庭之事。不可掩。蓋王之乘后。必加以難切之。非人所不見者。而其欲立衰相之心。則人人共聞。則可掩。亦不見。○疏義。情宜通而不通。可怨者也。

有鷺在梁

比也。鷺在梁。有鷺在梁。被碩人。實勞我心。○蘇氏曰。鷺。皆以魚為食。然鷺之于鷺。猶則有。

開矣今移在梁而鶴在林然則他而鶴則德矣幽王進乘以而申后之養
然而乘鶴也

而然王之不可以其厥者由其子也必差耳彼發鶴皆以爲爲食而清河則
有開矣今有鶴在梁有鶴在林則鶴也而鶴反仇矣然則發妻家而鶴反
見乘何以異于乘而乘鶴也故我念彼碩人魯名分之倒置至于及覆夏
而逆勞我心也

說解此章是正比而隱言納妾之易位使已之勞心也末二句即承上例置意
○疏義貴賤易置處非其室可怨又可思也

發妻在梁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此也發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發妻之不如也

申後夫王之所爲皆反若此尚何德之可言哉彼發妻在梁其左翼以相依
于內配偶之常一定不易如此矣夫婦有常性亦猶是也今之子無良二三其
德始以我爲嫡后終乃改于發妻是始一德也終又一德也皆發妻之不如矣

詩經

卷之二十三

十七

何無良若此哉

疏解此章反比是顯言物有常而王乃不恒其德也發妻雖雄一德死不相背
見非如之子二三其德也故以爲比其左翼勿難添有異意○此詩六章
以上俱致夫念之詞至此方有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與國風同意夫婦
以好合爲德至相棄背則二三其德○疏義亦有常性乃爾無常可怨者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令之子之遠使我疾

此也扁卑使疾疾病也○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
履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使我疾也

申後夫王之所爲皆反若此尚何德之可言哉彼發妻在梁其左翼以相依
于內配偶之常一定不易如此矣夫婦有常性亦猶是也今之子無良二三其
德始以我爲嫡后終乃改于發妻是始一德也終又一德也皆發妻之不如矣
何無良若此哉

疏解此章正比是隱言王之發妻爲失身受之而至于病也扁石本卑履之亦
卑比細妻本賤履之亦賤程子言論妻婦婦而曰要失節者以鬼身是已失節
亦此章之意也漢成帝欲用趙飛燕爲后劉向諫曰腐木不可以爲柱甲人
不可以爲王蓋指出此蓋之子之遠我固不足惜而之子以身資自論于卑賤
則常婦人倫變矣何以履高位統萬國乎妾之而至于病止所謂爲君憂爲君
之嗣子憂爲國家後日憂也非知首疾心癢之病○疏義以貴從賤則貴者亦
賤可怨又可思也○劉安成曰此詩章多而句少入章皆爲此體一章以一事
爲喻反覆韻味以泄其情而猶不能絕念于王可謂怨而不怒者矣一詩之中
首以之子稱王斥之也繼稱碩人尊之也繼而稱子惡之也繼又稱人又稱之
子惡者之句固有不厭整也○楊伯庸曰此詩言天步言傷懷言勞心言令子
似不獨言一身廢立若而預知有大戎之禍者○陸三山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
類發專以綠衣取譬此則多所取譬體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黃維
章曰綠衣白華皆遭始妾之變然綠衣不忘先君之思能以古人自處白華則
未有聞也誠使處之有道寧不能已申後之亂子同其專一之志猶有取焉自
漢而後明月悼心于綺素尚曰庶幾黃金購賦于長門風斯下矣

詩經

卷之二十三

十八

白華人章四句

疏解章全者○此詩感慨則望之意反覆道之首句是詩人敘事之言下皆是爲
鳥言蓋此詩是托黃鳥以爲言顯文說去而比意自在不必添入一層此意亦
不必以下四句爲人之思有所托蓋言鳥之思有所托即自言思有所托也玩
証思有所托者爲鳥言以自比句下當是時也緊接道遠而勞甚又總以一平
字作柱句可見是借鳥言自家心事飲食教誨車故處亦不必拘着在鳥上方
得詩人托物寓言之意薛方山云上四句作比下四句自言思有所托作詩人
自言是分做兩段似與註不合○微服營苦宋子已有明解紀緒云君是民之
田財勞力而毒焉者也此說似之或流俗而戒之遂通篇作于進之言蓋言賢
者窮居陋巷于仕進之途甚遠故止于蓬蒿而不能進安得當今之君飲食教
誨命使車以載之乎吁于進非然行也而况非其時乎果爾亦安得以賢稱

蘇轍為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勢如何飲之食前之飲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

此也蘇轍為聲阿曲阿也後車則車也○此被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有以自比也蓋曰蘇轍之黃鳥自言止于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勢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飲之誨之又命彼車以載之者乎

平詩味紛發者曰窮鳥無暇于擇止苦矣無暇于擇食為自能為也誰肯觀頰巧思澤于人乎乃今有大不得已者蘇轍有聲之黃鳥自言其止于丘阿之上雖欲前而不能前焉是非急而不欲前也蓋以道之遠道而不勝其勞者夫我之困窮如此當是時也有能湯則予之飲似則予之食非未至則豫教之障事則誨之又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以行乎此則我所望乎人者也不知其得遂乎石耶

蘇轍為止于丘阿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虞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蘇轍為

此也陽角仰畏也趨疾行也

事謂蘇轍黃鳥止于丘阿而不能行焉非以憚行之故而止于是也蓋以道之遠道有所畏而不能趨者夫鳥耶也有能飲之食之以濟其生教之誨之以開其迷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使利于行乎是皆吾之所深望也安得以恩吾之望耶

蘇轍為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虞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蘇轍為

此也側旁極至也國語云齊朝則夕極于魯國

事謂蘇轍黃鳥止于丘側而不能行焉非以憚行之故而止于是也蓋以道之遠道有所畏而不能趨者夫鳥耶也有能飲之食之以濟其生教之誨之以開其迷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使利于行乎是皆吾之所深望也安得以恩吾之望耶夫梁世之民其貧甚矣若如此其情亦可哀也夫何味托于人而卒不聞有恩所託者世道之變見矣

蘇轍為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勢如何飲之食前之飲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蘇轍為

此也蘇轍為聲阿曲阿也後車則車也○此被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有以自比也蓋曰蘇轍之黃鳥自言止于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勢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飲之誨之又命彼車以載之者乎

平詩味紛發者曰窮鳥無暇于擇止苦矣無暇于擇食為自能為也誰肯觀頰巧思澤于人乎乃今有大不得已者蘇轍有聲之黃鳥自言其止于丘阿之上雖欲前而不能前焉是非急而不欲前也蓋以道之遠道而不勝其勞者夫我之困窮如此當是時也有能湯則予之飲似則予之食非未至則豫教之障事則誨之又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以行乎此則我所望乎人者也不知其得遂乎石耶

蘇轍為止于丘阿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虞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蘇轍為

此也陽角仰畏也趨疾行也

事謂蘇轍黃鳥止于丘阿而不能行焉非以憚行之故而止于是也蓋以道之遠道有所畏而不能趨者夫鳥耶也有能飲之食之以濟其生教之誨之以開其迷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使利于行乎是皆吾之所深望也安得以恩吾之望耶

蘇轍為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虞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蘇轍為

此也側旁極至也國語云齊朝則夕極于魯國

事謂蘇轍黃鳥止于丘側而不能行焉非以憚行之故而止于是也蓋以道之遠道有所畏而不能趨者夫鳥耶也有能飲之食之以濟其生教之誨之以開其迷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使利于行乎是皆吾之所深望也安得以恩吾之望耶夫梁世之民其貧甚矣若如此其情亦可哀也夫何味托于人而卒不聞有恩所託者世道之變見矣

非管輅也。許南台謂飲酒而管輅樂也。然下三章賦之等句。看選從上落。舉輅見。不亦嘉歟也。

有兔斯首燭之炮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燭。亦燭物也。賦之。五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燭。亦燭物也。賦之。五

有兔斯首燭之炮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燭。亦燭物也。賦之。五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燭。亦燭物也。賦之。五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燭。亦燭物也。賦之。五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燭。亦燭物也。賦之。五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燭。亦燭物也。賦之。五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燭。亦燭物也。賦之。五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燭。亦燭物也。賦之。五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燭。亦燭物也。賦之。五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燭。亦燭物也。賦之。五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燭。亦燭物也。賦之。五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燭。亦燭物也。賦之。五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燭。亦燭物也。賦之。五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燭。亦燭物也。賦之。五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燭。亦燭物也。賦之。五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燭。亦燭物也。賦之。五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燭。亦燭物也。賦之。五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燭。亦燭物也。賦之。五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燭。亦燭物也。賦之。五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燭。亦燭物也。賦之。五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燭。亦燭物也。賦之。五

論平物之澤。其誠常得自伸。傳曰。苟有明信。涸溪沼沚之毛。可以養王公。此維

無衣四章四句

取工。甚王人之謙詞。而意實情真。自可想見。

漸漸之石。章全。○通詩首二章。是歷險遠而分苦之不堪。末章。是遇大雨而勞

苦之尤甚。詩。捐只言歷險遠。不堪勞苦者。蓋遇雨之患。又險遠中事也。○首章

經歷險遠。不堪勞苦。意已盡矣。次將險遠勞苦。說深一層。末言不何險遠。又有

遇雨之厄。以增其勞苦。有一節深一節意。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逸暇也。言無朝且之暇也。○將帥出征。經歷

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

中。賦。漸漸之石者。曰。先王不用人于險。不勒兵于遠。今我承王命。而山師也

何如。故彼彼高峻之石。則漸漸然而高。不亦極其險乎。涉山川之途。則悠悠

然而長。不亦極其勞乎。經歷險遠如此。故我武人東征。奔走而不得息。無有一

辭之暇矣。吾何以堪此哉。

賦也。此章言起兵在道。無休息之期也。首二句。言其險。次二句。言其遠。末二句

總承險遠而言。不遑朝。或謂朝而前進。或戰騎而後乘也。○或謂此合下章。若

云。依得。分險遠勞。反覺瑣碎。不如只照詩文。各承上句說。下如云。漸漸之石。則

維其高矣。山川悠遠。則維其勞矣。武人東征。歷此險遠。不遑朝矣。只如此說。何

必太分。析只平鋪說去。不必更添一層。更詳之。

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賦也。卒。維也。謂山巔之末也。鳥何沒。盡也。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

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中。請。漸之石。極于山巔。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

但知深入。以具其阻。而不暇謀出矣。何其不堪之甚哉。

疏解此章。言懸軍深入。無出險之期也。鳥其沒。言何時得盡也。不遑出。言深入

目阻。不暇謀出也。又甚于不遑朝也。○合上章。曰。漸漸者。見所歷之跡。石皆險

利傷人之足。割馬之鬣。不可以藏。而其高峻。非攀援不可登也。其山窮者。則川斷之。其川盡者。則山開之。重直相間。遠不可極。故曰。終遠每。各二。有善。不。必。分。答。德。承。一。卒。字。寫。山。川。深。險。可。畏。氣。象。

有來自臨時悉波波矣月離于卑俾涉矣武人東征不遠他音矣

賦也。謂。蹙。燕。聚。也。離。月。所。宿。也。卑。皇。名。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張。子。曰。豕。之。負。塗。現。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豕。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言。久。役。又。逢。大。雨。其。勞。苦。而。不。暇。及。他。事。也。

中。講。然。不。惟。有。險。遠。之。勞。而。又。有。過。雨。之。慮。彼。豕。為。陰。物。喜。雨。之。獸。也。今。有。豕。白。跡。與。涉。乎。水。波。將。雨。之。驗。豈。乎。物。矣。月。為。陰。物。而。畢。又。好。雨。之。星。也。今。月。之。所。宿。離。乎。月。之。舍。為。將。雨。之。驗。見。于。天。矣。然。則。今。雖。未。雨。而。已。有。必。雨。之。占。雨。之。涉。注。可。知。矣。我。武。人。東。征。既。歷。險。阻。又。逢。大。雨。勞。之。甚。矣。此。身。且。不。得。傾。奚。暇。及。于。他。事。哉。夫。將。帥。出。師。不。以。為。分。之。當。也。而。但。自。傷。其。不。堪。是。必。上。之。人。使。之。不。以。其。道。也。

卷之二十三 小雅 二五

解。此。軍。官。久。役。之。勞。又。遇。久。雨。之。苦。是以。智。慮。磨。而。憂。患。專。不。暇。及。于。他。事。也。豕。與。涉。波。將。雨。則。豕。涉。波。畢。足。好。雨。而。月。是。水。之。精。故。月。離。畢。亦。為。將。雨。之。驗。涉。注。只。根。離。畢。說。不。必。總。承。豕。豕。性。負。塗。常。時。離。白。跡。者。亦。汗。今。豕。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久。雨。滂。多。故。也。豕。涉。波。向。多。雨。未。久。而。月。離。畢。則。又。將。雨。矣。此。說。似。多。一。解。不。可。從。○履。險。遇。雨。行。所。苦。故。以。為。言。雖。然。雨。一。也。事。山。完。師。則。歸。途。有。還。家。之。慮。而。則。敵。民。困。斯。漸。石。與。涉。注。之。味。為。人。上。而。役。民。次。亦。與。諸。民。情。何。如。而。因。勢。從。可。知。矣。○輔。慶。源。曰。不。遠。朝。矣。猶。可。言。也。至。于。不。遠。出。不。遠。他。則。其。情。危。而。可。哀。甚。矣。方。乘。疲。出。車。之。時。作。詩。豈。容。有。此。事。哉。世。之。治。也。固。未。嘗。無。征。伐。之。時。也。然。行。者。之。勞。未。嘗。自。言。而。上。之。人。則。又。汲。汲。以。言。其。勞。之。可。念。世。之。亂。也。上。之。人。未。嘗。念。其。勞。而。下。之。人。則。又。汲。汲。以。言。其。勞。而。不。置。焉。夫。使。勞。者。自。言。而。上。之。人。不。加。恤。焉。則。為。其。為。民。之。父。母。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卷之二十三 小雅 二五

物之凋耗而深致自危之意。口。固。勢。不。久。民。命。難。全。不。得。以。未。節。作。推。原。應。若。之。華。花。若。其。黃。矣。心。之。憂。豈。雜。其。憂。矣。此。也。若。陵。若。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于。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各。處。一。帶。○詩。人。自。以。身。途。周。室。之。衰。如。若。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為。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解。此。詩。之。華。者。曰。王。室。之。盛。則。以。遂。其。安。王。室。之。衰。則。民。受。其。病。我。之。所。遇。何。不。善。之。若。是。乎。彼。若。之。華。其。色。若。然。其。黃。矣。然。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我。遭。亂。世。雖。生。不。久。亦。猶。是。也。是。以。心。之。憂。矣。雖。其。傷。矣。悲。切。之。持。其。能。以。自。已。哉。疏。解。陵。若。之。華。紫。赤。而。繁。有。黃。紫。有。白。紫。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若。為。綠。若。之。貌。以。將。落。故。也。心。之。憂。者。憂。其。身。之。亡。也。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知無生

此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申。疏。若。之。華。其。葉。青。青。而。盛。矣。然。依。物。而。生。其。盛。不。久。我。遭。亂。世。無。以。自。存。不。知。無。生。也。

卷之二十三 小雅 二五

猶是耶。且。人。之。所。以。貴。生。于。世。者。以。其。有。以。自。立。耳。自。安。耳。苟。知。我。之。如。此。而。已。矣。則。豈。若。無。生。之。為。愈。哉。○疏。解。不。如。無。生。者。憂。其。生。之。不。幸。也。俱。自。周。室。之。衰。上。見。之。蓋。深。悲。極。痛。之。詞。

羊羴首三星在囿人可以食鮮

賦也。羊。羴。羊。也。羴。大。也。羊。羴。則。首。大。也。囿。也。謂。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音。饑。饑。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申。疏。然。聚。亂。之。世。非。惟。不。樂。其。生。已。也。後。羊。羴。則。首。大。今。羊。羴。但。見。其。羴。首。之。狀。而。已。舉。一。羊。而。百。物。之。耗。河。知。矣。魚。竭。則。水。空。今。囿。中。無。魚。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舉。一。魚。而。百。物。之。耗。可知。矣。當。此。之。時。人。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夫。民。求。一。飽。而。不。可。得。時。之。貧。亂。極。矣。民。生。斯。世。何。其。不。幸。之。甚。哉。○疏。解。首。羊。以。見。陸。物。之。耗。言。魚。以。見。水。族。之。耗。羊。羴。其。首。山。無。草。也。三。星。在。囿。水。無。魚。也。其。去。三。百。級。翠。魚。處。于。前。之。世。遠。矣。人。食。鮮。飽。饑。甚。也。天。下。將。隕。

必有飢饉而戎馬是生焉。周家初興時，周原應重葺，若如飴苦物亦甜及其酸，直往德蕭索，謂人可以公，鮮可以飽。兩語令人酸絕。○徐敬菴云：若華一詩，不盈數語，而國勢之危迫，人情之勞苦，物色之剝耗，皆蕭然在目。蓋情見乎詞，故不覺其言之慨切也。○此詩既一飽之無時，直是無以為生，此其愁苦生之為累者更不同矣。

若之華三章章四句 ○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何草不黃章全首 ○通詩四章，總是傷久役之苦，而反覆道之，以何人不將，何人不將，朝夕不暇，行彼周道，句為至首，章怨因之多事，而盡民之力，次章怨已之無家，而盡民之情，三章怨上不以人道待民，而愛其時之不暇，末章與已物之不如，而憂其行之不息，通重詩情一苦字。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與也草衰則黃將亦行也 ○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設

而無時休息，何草不黃者，曰：人君貶民以安，苟不得已，而至于勞民，則使之以道，復之以時而已。何今之不然也。彼草之生也，既衰則黃，何草之不黃乎。况征役之與無時休息，何日而不行乎。將見幾何無人，何人而不將，以經營四方也哉。

疏解 此章以草之憔悴，與人之勞苦，第一句只與第二句，勞苦意，貼何日不行，見無時休息可也。第三第四句，自另轉，作一連說。註以經營一以字帶下，蓋明亦照下章可見。何草不黃，寫盡幽微之景，經營四方，不必如北山爾賢之訓，後之經營，是用其精力以奔走五事也。此之經營，則不過用于力役，疲于輪蹄，無一人得閑暇，非更有稠遠者在也。

何草不黃何人不將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與也。去赤黑色也。既黃而多也。無妻曰矜。言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匪民哉。

詩經

卷之二十三

十五

家夫何人而不矜乎。夫民各有室家之樂也。先王使民以時，而不敢使有怨者，正以民待民，體悉至此耳。哀我征夫，獨匪民乎，何為彼之一至此哉。

疏解 此章以何草不黃，與何人不將，下二句，又因以重自傷也。黃變為玄，與去，衰又其故，深一步說，棄其室家，而久從征役，總謂之矜。如是，則不以人道使民矣。故曰匪民。蓋民則皆有室家之樂也。正危言以自傷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賦也。率循也。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閑暇也。

申論 夫兕之與虎，固皆率彼曠野矣。我征夫乃民也。匪兕匪虎也，何為亦使之循曠野而無安居之適乎。哀我征夫，朝夕而不得少暇，是以人而同于兕虎矣。何不幸之甚耶。

疏解 二匪字，是實說。言兕虎以率野為性，征夫乃人也，非兕也，乃使之朝夕不暇，而下同于獸，可哀其矣。

有芘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與也。芘，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疏解 有芘者，狐也。狐尾長，尾之狐，則率彼幽草，固自適其性矣。况我征夫，乘此有棧之車，行彼周道，而不得休息，曾狐之不如矣。哀哉。哀哉。曷時而得以少暇哉。夫為人上者，使民愁苦至此，則周室之將亡，不可復支矣。此雅詩所以卒降為黍也。

詩經

卷之二十三

十五

詞曰：積車則兵車不足而取之其物力之利敵亦可見矣。○倪玉汝曰：東國賦役則曰行彼周行，周民若役，則曰行彼周道。讀二詩而困勞民情大概視矣。○自魏都至此多似風體，二雅之音聲盡矣，然猶存之于雅者，夫子不忍忘周之者也。

何莫不黃四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四十三章二局

詩經集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上元陳元明詩

五

詩經集卷之二十四 大雅

大雅三〇說見小雅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章小音。通詩始終歸重文王之德上。首章至五章言所以得天下之故，只在徽德下言所以保天下之道。只在儀形其徽德。周公成王大有全結在儀刑文王一句上而儀刑之實又結在緝熙敬止上。要知天命乎周必從乎商而監乎殷自當法乎祖也。意自相足細分之。首章言文王以顯德而受時命。二三章言文德感天而福及于周之子孫。臣庶皆綿其澤。四五章言文德感天而福及于商之子孫。臣庶皆歸于周。六章言當法文而隆殷末竟言當法殷以法文。篇中反覆咏嘆見周家惟有文之德所以受命亦必修其德如文之德方能保命。故德惟以念祖為言叮嚀殷殿正惕之以修得也。要知聖殿正是法祖處不得兩發舊說以命周絕商聖殿法祖分開對看殊失詩人之旨。薛方山云此詩大要言今日有天下皆由文王之德而今日保天下當法文王之德。故盡本詩之旨。曹允大曰總只一敬字商所以廢周所以興文王以之明天後王以之未命皆係于此。

文王在上於音烏昭于天音燮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音叶上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音叶反

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風賦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辭曰叔父陟降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解意與此下相似或疑格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解意與此下相似或疑格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亂之休而撫有天下矣亦知所以受命之由乎惟我文王升遐久矣而其神在上於乎昭明于天不可掩也神何昭乎是以周邦嗣自後稷而及其受命代商則自今始也命何新乎夫文王在上而神之昭則是文明之責此其蓋彰而無異于在位之時矣其德可不謂至顯乎則雖舊邦而命之新則是昌明之祚此其始開而適際夫與王之運矣其命可不謂至時乎所以然者藉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與天合德同運而並行者也是以子孫蒙其福澤受此維新不時之命而佔有天下也何莫而非文德之所致哉

疏解此章是全詩之得顯德受命俱詳下文首四句以得受命大意已露下四句以咏嘆足之耳於昭于天言精爽顯發與天為昭也非真有神可見蓋盛德不勝故雖沒而昭著如此只就神說未嘗德字不曰德而曰神者以此詩作于既沒之後也周雖二句根上來惟其神昭于天故周邦雖舊而受命則新註自公始正解新字蓋即代商後至成王時言也子孫受命即文王受命處不顯正

卷之二十四

是昭不勝正是新充塞宇宙貫維古今生死不應故曰顯天運聖祚解數方來遺應其期故曰時不顯分中首二句不特分中三四句蓋生前為德死後為神神之昭即德之顯德若有愧于天其神必且磨滅今日於昭德豈不顯命不顯當其時發邦未必生色今日維新命豈不時○揚伯祥曰神者德之發人公而神不泯便是德顯德者命之本德顯而命維新便是合時曰顯則非商德之既皆曰時則非商命之告終然惟其德之顯所以合之時故末又合而言之也時相連看非真有上下只是言其神無時而不與天同運見得文王之德與天命一正是德之顯而命之所由以時也註是以句正補足維新不時之意蓋有地總斯有是命也末二句註意作推原說然亦須贊嘆得神如云試觀文王公行在乎直一升一降神與天合而無一時不在帝左右也是何等昭著○本盤城曰此章之意約言之而四句已足惟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公使申言之其德之顯即於昭之謂也其命之時即維新之謂也其降降在帝左右即文王在上昭謂也但神之昭自其去夫者言德之顯自其在人者言○帝字

此天宇為親切左右字此上字為親切陟降字此昭字為親切蓋欲極其形而推原其故以健曉之也○六帖德顯則取法為其近命時則垂裕為無窮○按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况聖人將別在躬志氣如神故其及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此神之所以獨昭也○顧謙士曰按詩稱昭昭通章然不竟言文王以德受命便覺字字斟酌三四換一二昭註和承而不顯不時當分同說末二句又即首二句意再加申嘆然維新意未定故集解補是以子孫蒙其福澤是以是之教天法祖不言而皆為引端即戒意亦寓無謂詩柄意備本章者又何不可

蓋登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里反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蓋登強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或語辭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與周

卷之二十四

四休焉
率勝然文王以顯德而受命者豈無可詳言乎蓋直哉文王性與天合何待下德維其法天行健其德不已者有所勉而然故今雖既沒而其令聞之昭著者尤無久彌芳而不已也夫聞之不已乃其德之不已而有不荷天眷于不已乎是以上帝敷陳其命而錫于周矣不但尊榮其身且錫及文王孫子焉文王孫子其履天籍而宅帝位是本宗者也其固為天下王者也天之尊榮文王而及兵本宗以天子然又不徒使之一世為天子也又使之為天子永主天下而有百世之尊榮其樹風聲而鎮九服是支庶者也是固為天下輔者也天之尊榮文王而及其支庶以諸侯然又不徒使之一世為諸侯也又使之為諸侯求輔天下而有百世之尊榮焉其非周固有其休矣而又及其臣庶使凡周之士行功天子之臣也亦世世修德與天子庶其休有為諸侯之臣也亦世世修德與諸侯庶其休也蓋福子孫庶庶者即所以福文王也天之敷錫實有如此

說解此章見顯德得天而垂裕無窮也上二句言文王德純而垂澤之終下
言因獲無窮之休養蓋自生時言公則自沒後言登登難云強強須自得自然
只純亦不已之謂生前有不已之德故死後有不已之謂是今即即其今德但
以空說至敬止乃其實也陳錫句根上二句說來包下子孫臣庶二章文王孫
子四句正陳錫之實觀註二使字便見子孫臣庶並看而歸重子孫上言世所
指者造乃未然事此二句下須補子孫已有其休養方與下註匹休有應應屬
士乃文王疏附後先之屬不顯亦世亦重修德說勿作爵位之顯看邪文王而
無及福文王之子孫與福文王子孫之臣庶皆所以福文王也木宗百世修德
為明天子支庶百世修德為類諸侯而周士亦世修其德以為天子諸侯之輔
向非文王之德不已何以天之錫福亦不已哉○此只發明上章之意首言德
顯命時猶未見者實今既沒而今問猶不已正是文王顯德處陳錫于周而福
其子孫以及臣庶正是文王新命處○朱豐城曰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
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
其末之勤其德而已也

卷之二十四

世之不顯厥猶與恩皇太子生此王國于王國克生維周之積德濟濟
支玉以寧原三句天子顯天恩皇二句甲子江南王國二句天子
賦也猶與與恩也恩語辭皇美積德也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德
世且不顯乎其辭辭皆能勉教如此也美哉此聚多之賢士而生此文王
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聚多之士則足以為國之輔而文王亦賴以為安
恭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
且是周士之傳世也世濟厥美遠而彌光豈不甚顯矣乎然果何修而得
此哉蓋由其忠君謀國之誠皆能勉教如此也美哉此聚多之士際貞元之會
合荷德化之靈而而生此王國之中焉夫固以得人為本又于之國能生此聚
多之賢士則千城有托莫宗社于無虞足以為國之輔矣君以安國為心國既
安矣則此濟濟之多士代終有遺輔至治于無為文王亦賴之以為安矣且成
輔世之功而上主得人之慶則其傳世之顯也亦宜天命周之福如此何其

四

非登登之德之所致也
說解此章即上凡周之士兩句意首句原傳世之顯下推本輔世之功所以見
其宏顯也天所以使周士傳世之顯者非為周士乃所以為周上章不顯亦世
通後世而言乃未然事此承上言是據公自言當作已然事看不顯是主爵相
承耿光透耀之謂然要見以德繼德世濟其美之意厥猶以下則就周士本身
言凡匡王定國內順外威皆是也勉敬二字要申說謂勉于敬也勿依輔氏勉
則無意敬則無強乎若勉即登登敬即敬止分明是君臣合德此便其多士可
美處思皇同積以聖皆根厥德說來生此王國四句皆根氣化說來曰生此王
國便有應運意曰克生便有王氣所鍾王化所決意文王為受命之君多士為
受命之佐起而應明良之運生于此文王之國尚不得以一用而周得以兼收
整有是君必有是臣也○徐儼法云天生一代與王之君則必有一代與王之
佐良相顯輔之生皆聖人與王之福所致凡建勛立業之士皆藉文王之福而
生則其子孫之能效忠以光世者亦以文王福澤之流行也惟有此翼與之猶

卷之二十四

以生此王國則國祚人心皆賴之故曰周積末二句案周積德多士任其然文
王享其德雖有日昃不逮之勤亦可相安于無事蓋國安而心安也○禮昆湖
云有此多士則股肱耳目各有所托而文王之東厥寧觀厥成者不難矣以致
之矣○一說以寧作寧文王之神為是然文王降降既無不在則與文王之
孫雖謂即寧文王可也亦可從○陳伯玉曰厥猶與與多士下說說註云其
傳世豈不顯乎其辭辭皆能勉教也只是是上句意玩一昔字見顯後世子
孫亦皆勉教則奕世載德其顯何如正所謂世世德與周匹休者也○多士
內亦可說及周公此詩周公所作也○文王得人之盛不甚重只是則明周士
有功于文王見天之錫以世顯正以錫文王耳須知文王與周士不分兩體錫
子孫與臣庶不分兩事下章呼王之蓋臣正是雙關語○此章連上章總是天
眷文王之德登登命周之福也
穆穆文王其德昭昭假哉天命有商孫子而孫子其體不倚上帝既命侯
于周服叶韻北灰

五

賦也。禮深遠之意。禮明亦不已之意。止詩時。大應教也不備。不止於
傳也。侯維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教如此。是以天命集焉。以有商孫
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傳。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
皆維服于周矣。

〔甲〕講天文王得天之眷。固由于德。而要其所以為德之實。不越乎敬而已。維此
穆穆然深遠之文王。於手緝而緒之。既而明之。純至敬于一心。凡所以考之為
于昭之神。而垂之為不已之聞者。皆一敬為之也。其敬如此。則德盛矣。是以惟
天眷德而假哉之天命集焉。乃天命有所歸。必有所去。觀之有商之孫子。則可
見矣。商之孫子其數不止于傳。然以上帝之命。既集于文王。而今皆維服于周
矣。天之所以在人。不得而違之。孰非一敬之所致哉。

〔乙〕上三章皆言以德受命之意。此則指其德與命之實而言之也。上三句是
以敬德而膺天命。下是即人心以驗天命。穆穆二句。是文德實際。應提出為一
精細。觀前而神之於昭聞之不已。皆于是乎出也。穆穆非德也。正指其德也。

經集成

卷之二十四

六

凡人內不敬外不莊。則必輕而疎。疎深遠之意。惟不顯為兼者。有之。穆穆
止謂穆穆。尤明此敬也。敬體本明。有怠則昏。昏之使常明不昏。儼然一敬。即所
謂登在是也。稱以法天之健。無以配天之明。穆穆方得受命。聞於昭者。文王
之神。而所以於昭者。此敬不已者。文王之聞。而所以不已者。此敬通達諸意。總
結聚于此。假哉之命。即維新之命。至有商孫子。則取人心未照。出天命耳。假哉
天命。本文更不加一集字。正以維天之命。文王之德。原是合一的。德之所至。即
命之所至也。有商孫子以下。要知維天命之集。是以臣服于周。非以臣服于周
為天命之集也。天命之集。亦指今日之子孫言。只說集于周。方渾融。註今字。指
成王時言。蓋對文王而言也。夫周命之集。直至商之臣服。而始驗耳。商之孫子
其數不傳。其間豈無一人能尤復祖宗之業。以建中興之治。而天命既歸于周
則莫不于周。而服焉。天之所命。而人心從之。理勢自是如此。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將于京。既假。作祿。將常服。黜。將王
之。臣無念。爾祖。

賦也。諸侯之大夫。天子之國曰某土。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疾
也。禮。禮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黜。黜也。將。將也。先代
之後。鏡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為成也。王指
成王也。蓋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
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于周。京。而
服商之服也。于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予蓋以成王
而不取。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將于
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後嗣。是以言實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
而痛殷之亡也。

〔甲〕講天商之孫子。所以侯服于周者。以天命之予。有德則就。無德則去。而靡常
故也。惟其天命靡常。故不但商之孫子。臣服于周。凡此殷士之膚美。而敬祭者。
皆執祿獻之禮。助王祭。配于周之京師矣。其祿將之常服。在身者。則備案在首
者。則股冠。是命雖已革。而章服猶仍舊。天觸目激表。其甚可畏也。安能無動

經集成

卷之二十四

七

于與亡之虞乎。玉之蓋。臣受爾祖之天下。告思商之孫子。胡為而于我。臣服商
之臣。庶胡為而于我。祿將。皆爾祖文王之德。教之也。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予
誠念之。則可以祈天命。而人心可常保矣。否則周之子孫。臣庶不將轉而臣
服于他人乎。是誠今日之所當懼也。

〔乙〕此章上六句。言人心之憂。而歸周。下啓後王。以法祖也。侯服二句。是承上
起下之詞。靡常者。有德則就。無德則去也。見當戒。戒意。殷士四句。正點醒靡常
之意。齊其衣。貌之美。敬言其應事之疾。據助祭時言之。該得平日之意。務體
于貴。尚周制。而卑冠。則商制也。常服。黜。自足。鏡承先王。修其禮物。時王不
敢變。意思居多。助周之祭。服殷之服。如此。身家豈不可憐。然深省時。說云。金
鏡承侯服。祿將。說來。告蓋。臣即所以告王。非刻安成。因卑遠尊之說。此總承上
看。但商之子孫。臣庶。所以臣服于周者。皆文德所致也。德即禮。禮敬止之。德念
爾祖。如鏡。德麗之。臣服。則儼然念在天之靈。見爾祖之祿。將。則恍然念爾祖之

德是也○末二句一篇提與精神處無念且只是性起念爾祖而所以念之工夫在下一節方言故註云猶言豈得無念亦只是起頭語不空太實講為妙○此章連上章德是天奉文王之德驗于絕而之禍也絕而之禍不重只重周家受命代商上。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殷駁命不易註

賦也聿修厥德永長配命也命天理也師眾也上帝天之主宰也殷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欲念爾祖在于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于天理則盛天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此之謂也

爾祖天欲守爾祖之天下固當念乎爾祖矣然念之虛而難進不如功之實而可據也亦曰爾祖之德爾之所同得者也要必教以作所而非修厥德焉然未

爾身而為德者豈謂天則為命而強強何以無辰于且明德之所在而期其其修者命之所在則刻其克配而舉動何以消通乎陰陽其可不末吉之手必也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于天理以造于堯舜緝熙之域可焉若然則德修可以擬天命則人心而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待外求而得矣然德之所以不可不修者何也蓋以殷未失天下之時其聖德作其德足以配乎上帝亦如我周之今日矣今其子孫乃俟服于周如此者由不能法祖而顧履厥德故也爾祖以殷為基而自為焉則駿命之不易保而法祖以修德者自不來援矣疏厥此章上四句戒其法祖以獲福下戒其聖賢以保命雖是二段連重法祖下其以聖賢為言者正見祖之不可不法也首句緊承祖之不泯不念說無念氣味直攝到自求句此四句只完得無念爾祖一句但上文虛合口修此則點破念之切實處耳文王之德是性成的此厥德還有事修一段工夫在口說且將學子有緝熙于光明是也修德即是敬未言即足緝熙其敬未言者是心口常念及之爾所謂念茲在茲德與命總是一理自天付之為命自人得之為德

卷之二十四

九

九

卷之二十四

九

九

修德便是配命處修德使天理不壞于人欲耳此已有見于行意末言配命使所行無不合于天理即修德之至也此一非意非修德了又欲合天理為兩義事註中自修自爾兩字重着見當責于己之意德自修命自配明福亦自求多福說得新如保維新之命延陳錫之休商孫子之侯服殷士之禱將皆可以有終意自求者明皇天無親祖宗無權如云命可持祖可恃則商之先何嘗不可持而乃至如此則是不能法祖永命之故也克配如湯之懲昭大德太甲之克終允德盤庚無殺四方武丁嘉靖殷邦皆足殷之配上帝語意合首了而不了不說到子孫履亡蓋見其察察殷以自省則知有德如周則歸無德如商則去信乎其難保矣知殷之當監蓋見祖之當法處○徐彥疏云念祖乃所以修德常修德乃所以配天命所謂多福即在配命之中周公告成王惟一念常在干法祖以自修其德然所謂修德者必常與天理合然後多福之求反之身而有餘若使修德之念一有間斷則有愧于祖即有愧于天而福不可求矣○此詩凡八言命此命字得以天理言徐皆以福祥言○嚴華谷曰自求多福爾

以合之夫而後不悞于大者即有格于天也而絕不由是而集于終蓋之
修而蓋者其何以格乎必也于行習者察之內焉者乎夫理精微之一
皆有以待之夫而後克事夫天者斯能得乎天也而多謙不自我而引于
配命自求多福此修德之應也而即念祖之實也提之以配命者修德而始
極其地以修德者求福而福始觀其備兩祖之所以蒙天命而得人心亦不外
此兩蓋臣得毋念乎○如題直起直收處蓋總體學問皆格法一準先民踐
理清真更如一泓秋水○幸修句緊跟念祖末須云法祖德以自修其德方與
上句有關係配命命字註中解作天理非前新命後峻命之命也多福句方指
運數言若將命字看差與多福句語意重複矣故作文須認清註中理字又須
知配命正修德聖聖工夫蓋時時在天理上省察則履德自無不修也下句多
福正是配命之得效處故曰自求求字註訓致字又云不外求而得以工夫俱
在求字內也此題數十年被俗解講說得如此如披雲見日亦重可知下式章配
命亦主理說壬辰會舉已而南兩講錯者甚多也○既云戒王不敢斥言而呼

卷之二十四

命之不易無過兩躬也宣昭義問有虞峻自天賦上天之戒無聲無臭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賦也過絕也布昭明義善也問問通有又通虞度故事儀象刑法乎信也○言
天命之不易係故告之使無若封之自絕于天而布明其善譽于天下又度履
之所以與與者而折之于天然上天之罪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于
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
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基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
以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
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降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言深矣
申議夫天命難存嚴監固不違矣而自絕于天者對其尤也爾必基于有廢無
若封之儀德彰顯以自絕于天使天命之自兩祖而受者自兩躬而止也尚宮
法祖修德而布明其善譽于天下使天命之不易係者自兩而信之可矣且

與之由天賢司之又必廢廢之所以廢與者而折之于天曰度何為與此數
年之業也又何為廢此數百年之基也然上天與廢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
度也與其求在天之天孰若求在人之天爾祖文王德與天命即天載之所在
也誠能儀之則之而緝熙敬止之懿範吾有大海其理則義問之宜昭有以感
天下之心志而為邦臣民皆作而信之亦猶其所以乎文王者矣若然則人心
既乎天意自不能外固有不必于虞度者而又何駭命之難保哉爾爾王可以
深長思矣夫既示以命周絕商之由而又示以警嚴法祖之意無非欲其修德
保命而已而修德之要卒不外乎一敬焉周公戒成王之旨深哉
既解此章首句言命之不易係下蓋嚴法祖皆保命之道也然所謂嚴法祖者亦
是欲說到法祖耳重法祖上命之不易承上起下之詞見可懼之意爾躬下要
精出修德配命意過兩躬正與自求多福相反猶言家自毀則自伐也即直指
成王說文之令爾不已木亮登覆而來後王之宜昭義問本修德承命而求
封之禮德彰顯即其自絕于天處而宜昭義問正所以無過兩躬要知修德則

卷之二十四

其奉自虞原不在廢則上微工夫有虞度三句只是把廢之與廢漸漸說到法
祖上虞度也爾度天意也非淺淺說蓋天之與廢在德天之廢廢在不能此何
稍說亦何稍說所謂度者是度何如而合于天則天與之何如而不合于天則
天廢之是上天二句只就與廢之奉上說勿務有德則與無德則廢若亦則與
度矣然天猶渺茫而難知文王則有質而可據彼其德之昭若乎人心者吾祖
一能型焉而人心之乎即天命實無使命至爾躬而過絕可也儀刑者法其
聖敬也自所請修厥德示配命也作孚者天下起而信之即心悅誠服之謂此
以人心言而天命亦在矣未幾商之子孫臣庶皆侯服禮稱于無躬何受命也
不易係意○故之所以為所以與天之載也度履之事于天豈有舍其所享而
其所厭之理只怕王視天不可度故明說法天之誠誰云有聲臭以示人但使
一法乎文王則萬邦起而信我亦如文王也儀刑法文即法天也若謂以天也
難知形出文王之可法便隔千里○天載無心成化原非只論于窮冥而明說
為善禍淫又不見他難度只慮度走下不得認真若能法文王則上天之事

度亦可不度亦可矣。○胡新安曰：天無聲臭之可尋，文王降降在帝左右，文王即天矣。但以兩祖文王為法，則萬邦自平，信之庶乎其可保，不至兩窮而過窮也。○輔慶源曰：文王之詩七章，以一章言之，首尾只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以一篇論之，首尾亦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但首章則專說文王，末章則欲成文王之法，文王耳。○劉安成曰：一章以文王之德與上帝之命對言，二章言天之命，與四章言天之德，商為對三章言命，則之群臣，後則與五章言絕商之群臣，後則與六章言法文王後言，則商七章先言，則後言也。文王亦對舉而百言之，周公既以文王之德播之，詩以成文王矣，而復叶之，首律以為朝會之用之樂，則又以告成王者，告諸天下後世焉。其意適矣哉。○李碧澗曰：周公作此詩，極為精審，廣大絕非他詩所及。聖人取之為大雅第一篇，為世君德之要，不外于此物而言之。只是敬以修德，德以合天，兩言盡之矣。夫天命於德，不曰君德，至于今天，則至矣。蓋矣。故周公憚憚于此，首稱文王曰：於昭于天，曰在帝左右，言文王之德與天合也。至于成王，則曰：永言配命，推百商之先王，亦曰

夏商上報，其言又言有虞，原自天止天之義，無聲無臭，與朝文王，萬邦皆受其德，叮嚀不置乎。此可見敬者，周公教若入德之機，而與天合德者，周公示若德之敬學也。○劉安成曰：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於心履者，五篇言敬者，十有三言敬者，七皆虞君臣相傳相戒，固惟在于此也。故仲達告湯，亦曰：敬者，天道，而父告武王，亦曰：敬勝意者，吉。是創業垂統者，固在于此也。而特為舜、禹、若尤在於此也。敬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修德，儀刑文王之事者，誠不可以他求，亦惟法文王之敬德而已。又若名諸名公，告王亦曰：毋其恭，何弗敬。又曰：王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又曰：王其疾敬德。又曰：惟不敬，厥德乃早。是厥命，天曰：肆維王其疾敬德。其語意尤為詳復，則成王之為今主也，在哉。○附錄儀刑文王二句，宋徽宗與文王，所以資觀覽。○求信于天，下則莫如法祖矣。夫文王之信，猶在萬邦也。惟應王之不念耳。儀刑其可少緩乎。且王者幸而克勤，以勵此正，基非徒求于不可知之天也。功要于勤民，而道歸于法祖，豈得謂精有素自能覽四方無待陳謬于故府哉。今弊矣。雖難推為不上，猶屬

下。禮者，于右岸，木結給開，天德之懷，則到正四方，不以為新，則之成，禮而以世禮之丞，承揚在秋，于冲人，固非對揚，迨配之念，則式昭下土，不以為自作之聰明，而以為數傳之家學，敬保命而爭萬邦，安有外于法文王乎。維昔西伯，聚征，幸有厥生之象，作豈而後率土，讓之矣。爾今者，雖云嗣服，而多難未夷，豈無窺伺之圖，苟其恐若，敬承斯德，之威，明皆新主之方略也。爾惟儀刑，以臨之，萬邦其鼓舞，以承之。列公載見，猶是質成，讓畔之風，其乎也不亦久矣。維昔朝表，服事，用昭行善之心，有二孔，依父母，歌之矣。爾今者，謂云改物，而厥家多隳，未若誠民之誠，苟其日，嚴降，降斯先代之兩，皆皆役人之，豈弟也，爾惟從家，而布之，萬邦其歌，咏而歸之，群黎悅，懷，猶是如，傷視民之日，其乎也不亦廣，誠哉。在初建之邦，皆承時命，而維思者也。其人非佐命之勳臣，即向木之懿戚，彼未嘗稍或為心，然勿中之，俱亦兢兢矣。今也，惟見以臨，如見作人之，后則世，爾朝慶齊，一日也。惟有時，規而念，同德耳。其在世守之邦，皆舍廢，往而歸命者也。其人非虞夏之爵，侯，即戰將之股士，彼雖知天，春所在，靈義士之，懷亦爾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為周公所作，味其詞，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于文王，則不難堪其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于商，則不惟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臣庶，當以文王為法，而以商為監也。

七章又言嘗以商為監而以文王為法也其于天人之際與亡之理下地反觀
至深切矣故列之樂官而因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禮
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于天下也國語以爲兩昭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
耳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
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矣
第之言而語其所以爲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
德而慎利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于此而已矣

大明章全有○通詩詳片文武受命欲王之念祖也首章泛言天人交與之理下
詳文武以爲受命之事以終首章之意首二句全詩之主直貫到底首章二句
字相照見天之注意者在天下之清明而君德不可以微薄承之也文之昭事
於天之上帝臨女正典赫赫之命相貫通處折言之首章總足泛言其理以
昭於文武受命而木二章欲言文王而先言王季太任之德三章則言文王
之受命四五章欲言武王而先言文王太初之德七八章則言武王之受命

詩經卷之二十四 大雅

通章亦有明是德方有是命也○首章已得此本旨下文歷言周家父子
深夫赫赫也以及君臣將士德以合德而天命之象應若影響與首三句皆指
應舉仲一語以文王之小心作主見以明德恭赫赫之命重在一敬字天降五
章以武王之變伐作主見以明德受赫赫之命重在一和字似命必自克而後
始見故首詳言德而後詳言命非以文應明明武應赫赫也或泥離內本又于
文正應赫赫也于武王俱言命而不言德遂犯一章及三章爲終明明有下之
意四章至八章爲赫赫在上之意豈以文王德多稱受方國非命乎若云云
動始爲受命則詩何爲言文武受命乎此似太拘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兮斯不易難維天位殷道將使不傾

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道
殷之通嗣也忱有也○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
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進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

爲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爲殷嗣乃使之不得於四方而有志蓋以此
不誠實明明在下者曰天之真人其理相爲流通德之與命其機相爲感應者
也賢夫在下者剛從中正爲實先輝而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帝心簡在層數
攸歸而有赫赫之命使下無是德則上無是命矣天人之相與如此是天命惟
視德之何如有德則留無德則去于我者武精而奪我不可恃以爲信也君位
惟視德之何如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后我者或轉而化我不可恃以
爲易也獨不觀之殷紂乎彼紂之所居之位則天位也非若列侯諸藩而無以
握天下之柄所傳之嗣則殷適也亦非若支庶人繼而無以服天下之心若定
其餘人心而挾四方矣乃使之不得於四方而有之蓋以無明明之德故無赫
赫之命也信乎天之難忱而爲君之不易矣

疏原此章上四句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下以見紂于天者証之明明赫赫
言德命相因詞平意申明明要得敬字意赫赫要合得人心集大統意然曰赫
赫便含威命雲雲無德則去意在去難句以天命去言言不易句以君位存亡

詩經卷之二十四 大雅

言夫謂天不可信而又能信是真謂天必可信而又能信不干常天果可恃乎
難忱非謂天窮真不可知但不可倚以爲信耳不易即在難忱處見出非王不
易乃明之不易也此二句俱重無德一義說正登極首二句意末二句舉殷紂
之事實之已然之明驗也微子爲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爲正君者紂註書序云
微子存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木帝乙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爲后生受然則以爲
后乃生受故爲正君也使者天使之也紂所居是天位所承是嗣嗣然竟使不
得於四方而有之正爲無明明之德故赫赫之命卒去之耳與下文武之以德
受命相反看朱傳云蓋以此耳須知依鄭等山指天之難信君之不易言之或指
無明明之德則無赫赫之命意亦互發

維天位殷道將使不傾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賦也聖國名仲中女也任驪國姓也殷商問之諸侯也燕婦也京周京也曰嬪
于京妾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嬪降二女于嬪嬪于京也王季文王父也東

禮字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夫
申講夫有明德斯有顯命如此。然則文武之受命何者而不本于德乎。彼我則
之樂基于文王。其主果何所自哉。彼王季天下之賢主。雖于其為配也。惟其
之仲女任其姓者。自彼殷商諸侯之國。未嫁于周。以作配于王季。曰為京室之
婦焉。惟此太任及我王季。一則明顯長君。而德不愧于利于一。則思齊思勉。而
德實奉于內。助發維德之行矣。是以德配德之日。即以聖孕聖之日。其貞元所
會和氣所種。太任于焉有身。既而生此文王焉。然則文王之聖。蓋自父母而已。
然矣。夫豈偶然而成哉。

疏解此章是推王季得賢妃而因以生聖子也。只重生此文王句。史記正義云。
自湯以下。號商至盤庚。改號曰殷。對周而言。凡國皆商之諸侯也。就父家曰殷。
就夫家曰周。以上四句作一氣讀。及字即與字。惟德之行。言太任王季。俱有其
德。一惟德之是行。見君道與后道而各致。乃母道與父道而交應也。○直上言
凡所行者。皆本于德也。以太任配王季。惟德之行。天女為生文王之聖。是周家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四 大雅

以明明之德受赫赫之命。久矣。○按何確齋云。太任有身。勿人胎教。若然
則是文王之聖。皆太任之教也。而惟德之行。反輕矣。此意最著。○按列女傳曰。
太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
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謙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任為能居教。備紀
之。○皇王天妃。云季歷有謀。能斷守正。而和。原歸無動。施無私。教誨不他。願
以奉上。此以親民。慶賞刑威。政自已出。四鄰服焉。生文王在甲子三十一祀。即
聖大任之年。○陳定宇曰。聖賢之生。不偶然也。必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
賢。故詩推太聖賢之生。在自其所以來。如生民言。覆而及姜嫄。此言文王而
及太任。下章言武王而及太姒。皆是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形上帝事懷多福。加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刑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于此為盛。厥德不
回。邪也。方國。四方未附之國也。
申講夫文王才有所自如此。則其德之盛。不有可言者乎。維此文王。德之

心愈下。心愈小而敬愈純。蓋其動靜敬德。真真然恭順之至焉。以是德而格
天。則此心光明。真可對越上帝。吾見天心然佑。而多福自此而華。懷矣。德之得
天。應何處乎。以是德而感天。則此心正直。絕無回邪之累。吾見至誠動物。方國
于此。千誕受矣。德之格人也。何處乎。文王之德之盛如此。而所以其赫赫之命
者。肇于斯矣。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其敬德之盛。下言天人交與。以見其盛也。小心句。最重。故
註云。文王之德于此為盛。下皆承此句而演繹之。小心非畏懼之心。是心體之
欲藏細密。處與與是本體如此。不着工夫。即緝熙敬止。非亦不己。是也。昭事上
帝者。以此。即不同之德。亦不出此昭事二句。是以敬而得天。厥德二句。是以敬
而得人。此是受命之基。不是正受命處。昭事上帝。就精白之忱而言。猶云終日
乾乾。對越在天之意。不就祭祀說。多福泛言。令下受方國在內。懷宇故。帝曰
子懷。文曰事懷。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有嘒嘒招徠。德德不問。蓋敬
以直內。則其德中正。無邪故不回。此句要從小心來。心之侈大者。每以恣肆成
其回邪。文王小心翼翼。則呼吸欣榮。一毫不生。涉。平何回邪之有。受方國
即虞丙賈成。四十餘國來歸之類。懷多福。重在自我懷之。受方國亦重在自我
受之。方與明明句。應文王雖未受赫赫之命。然受命之基。實在此矣。○輔廣說
曰。昭事上帝。言文王之敬。洞洞屬屬。終日對越上帝也。如此。則盛大之福。自然
來集。而文王志。敬直上直下。更無回曲之時。所以又能受四方未附之國也。一
有則斷。則此心便息。此理便絕。天人上下。皆不相管攝矣。○朱豐誠曰。聖人之
德。敬為大。泛言之而為德。切言之而為敬。敬者德之興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
之心。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心合。故以之事天。非有心於求福也。而自足以求
福以之治人。非有心于求福也。而自足以受方國。其德之不同。即其心之敬者
為之也。使此心之敬。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則不可謂之不回矣。○觀其
懷多福。受方國。心量何等。大觀其昭事上帝。無一念不奉若天道。不同處無一念
不允協人心。心體何等小。○劉上玉云。下四句。雖分天人。然終非板對受方國
正上帝之命。即多福也。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四 大雅

天蓋在下有命能集行雖文王初載天作之在洽之陽在通之流時已及文王
第止大邦有子又將

一賦也蓋聖聖集就年合配也洽水名木在木州節陽其陽顯公流已絕故去
水而加已泗水亦運此入河也焉焉福也大邦幸國也子大邦也○將官武王
伐商之舉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臨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
主之初年而既定其配所以洽陽泗水實文王將葬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
非人之所能為也

而禮然周之集成于武王而武王之生豈無所自哉彼天之監監實在于下
以我周世德之盛足以膺膺敷之傳而天命既集于周矣使不定聖配而生聖
子何以承是命哉故天於文王之初年父母有聖之念未與而天已為之既定
其配在于洽之陽也在于泗之陰也所以備精養料而陶鈔養之養者於陽
陰之靈不可誣矣天之立配既定是以魯文王將葬之期而大邦有子以應其
求所謂君子好違者在是矣豈非天意之有在哉

卷之二十四

木

既經此章上二句是天眷於周有定命下是天在聖人有定配雖只言文王伯
配事重武王所由生上天監者監周家鼎世之德也不專指文王有命既集於
通官集於周蓋自太玉王季以來世德克享乎天心故天屬商德而集於周
將以啓一代興王之業也正意暗指武王但且彈言之初載非初生乃幼時耳
天作勿重言周鼎世克享天心天便注意生一聖子以為受命之主故至文王
而天意遂決也既有聖父非生一聖母以作之合聖嗣何從生於陽泗水在之
以天之意而產之以地之靈見所以培其齒鬚貞靜之德者有在也幸周在洽
水之南故曰陽在泗水之北故曰陰二在字虛蓋指天意所在不指大邦之子
也蓋止只是長大可婚之期不必作將納采將親迎說有了句見足以應其求
也非非人力所能為正打轉天監天合之意

大邦有子又將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楫不顯其光
賦也但登是詩作卷說文云倪管也孔氏曰如公谷語管物曰管作管也
交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造作架橋也作舟于木也

而加板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船
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也不顯顯也

兩講夫天為文王立配固在大邦之子矣使后夫人之行不侔于天地則大邦
人之配未足為好速也今大邦有子以其德言之但見兩附貞靜與天之於德
不已者同一機譬猶天為之兄而被為之妹焉其德如是則配我文王誠無愧
矣文王于是卜云其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所以成婚禮之始也既而親迎
于渭造舟為梁以通往來之便所以成婚禮之終也夫以聖人而得聖配則可
以率禮之統可以理萬物之宜誠一時之感舉曠世之奇觀也豈不顯然其
有光乎

疏經此章上二句言聖配之德盛下言大婚之禮隆也直德上倪天之妹言天
之德純一太妃之德亦純一與天相為伯仲譬則天之妹也不可以剛柔體
相配立說文定句婚禮之始納采請期是也親迎句婚禮之終真雁御輪是也
造舟句輕只是自別至華有一水之隔故造舟以往來耳不顯其光管上德乘
而禮亦在其中蓋以聖女之德而成此禮則婚禮之儀協和會之典盛也○上
章天作之介既可以天而媒妁之則此章倪天之妹亦可以天而兄弟之詩人
天妹二字殊非生撰

卷之二十四

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叶居及纘女維莘長紉子維行叶戶篤生武王保有
命爾爾葉大商
賦也纘也華國名長子長女大妃也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
也右助慶和也○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
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
命以伐商也

兩講夫文王既得聖配能不出是而生聖子乎彼有命自天既命文王于周之
京以開王業矣然天之意又以為王業之成必生聖子聖子之生必生聖配故
今克纘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所以生聖子者有賴矣
故天又篤厚我周使文王之後而生武王之明聖扶持安全而保受之啓恩

行而佑助之作之君作之師而眷命之使之順天命以伐大商也蓋至是而

文王者又以此而眷我武王矣

疏解此章上五句不甚重蓋將言武王事故又本此言之有命三句即上天監

二句意但上主周家言此專主文王言于周于京是即文王所居之地而命

不必言周京之形勝可以與王業意續女二句即文王初載至其尤重要承天

命說來惟天命文王故太似來嫁大任女事如思齊思類以類有太任為之母

復有太姒為之婦故謂之續言女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于前又生武王于後

故謂之馬言天命之匪懈也然舊字亦要得大繼以君德意保以扶持言右以

啓與言命以君師言變首和順之意征伐本非和者之事而曰發伐者除暴救

民以殺止殺非和順而何蓋應天順人之師非窮兵黷武易所謂剛中而應行

除而順者也此正武王受赫赫之命處下兩章只完得發代大商一句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叶音上帝臨女音無貳爾心

賦也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維維

也音武王也○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衆會衆如林以拒武王而肯限于

牧野則維我之師爲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

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來也然武王非

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申謹夫天既命武王以伐商矣武王於是奉天命以伐之斯時也殷商之衆會

衆如林以拒武王而商周之師皆陳于牧野之間以衆寡論之紂衆不可謂不

盛但彼衆雖多而皆離心離德惟予之師同心同德爲有興起之勢耳衆心

黃鳥于千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史記亦云紂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曰如
林者言衆而不爲之用也曰伐與者言周師之勢獨奮然興起也蓋以至仁伐
至不仁氣自百倍耳○左傳曰廉謂屈瑕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
之所聞也蓋和則合不和則散合則師衆而勢強散則師衆而勢弱書曰同心
同德言周之和也又曰歸心離德言商之不和也○侯與總是三下一心意上
帝臨汝如所謂有命既集保佑命之意不可在侯與上見之蓋即天命以決人
心非因人心以見天命也二心如顧名義對衆聚處勝負皆是大抵此二句亦
詩人設言以見衆心之同觀武王誓師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可見原無二心
而人自贊其決如此其破勸可見矣此見武王之伐紂非已意也衆心也衆心
之競勸非私意也天命也此與下章俱是伐商之事但此是陳師時下是交兵
時

黃鳥于千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史記亦云紂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曰如

林者言衆而不爲之用也曰伐與者言周師之勢獨奮然興起也蓋以至仁伐

至不仁氣自百倍耳○左傳曰廉謂屈瑕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

之所聞也蓋和則合不和則散合則師衆而勢強散則師衆而勢弱書曰同心

同德言周之和也又曰歸心離德言商之不和也○侯與總是三下一心意上

帝臨汝如所謂有命既集保佑命之意不可在侯與上見之蓋即天命以決人

心非因人心以見天命也二心如顧名義對衆聚處勝負皆是大抵此二句亦

詩人設言以見衆心之同觀武王誓師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可見原無二心

而人自贊其決如此其破勸可見矣此見武王之伐紂非已意也衆心也衆心

之競勸非私意也天命也此與下章俱是伐商之事但此是陳師時下是交兵

時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

商會朝清明叶韻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爲車者也煌煌鮮明駟騶馬白腹曰騶彭彭

威貌師尚父大公望爲大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

涼漢書作亮佐助也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

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所以終首章之義也

申謹以伐商之事言之彼牧野則洋洋而廣大檀車則煌煌而鮮明駟騶則彭

第二句言師來甚也。將師三句言將帥賢也。蓋車馬所以戰師衆。有是車馬則有是師衆矣。鷹揚是一氣激烈。直欲除元惡以接四海。夫大難以快人心。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耳。總之師衆之感。將帥之強。俱從人心競奮中看出。只閉關過。而師重武王肆伐上。諒武王謂佐助之。而王之遠在武王也。肆伐大商。謂以是將帥。彼彼師從。而縱兵以伐大商也。獎以和言。伐之德。肆以威言。伐之功。惟德動天。惟功教世。兩相濟也。會朝清明。言成功之速也。按武成戊午。師渡孟津。於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劉氏曰。武王泰誓。以水清四瀛。爲已任。詩人歌之。亦以會朝清明。嘆其無亂反正之神速。蓋知其心。惟存于清四海而已。當時只諫封。汚濁便除。氣便清明矣。篇首明明德之明也。而末清明。治象之明也。然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非德之明者能之乎。兩明字正相應。武王克商之事如此。則射之四方。武王已換而有之。而命于此乎集矣。此武王有明明之德。斯有赫赫之命也。故曰終首章之意。○殷商惟無。故集有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四 大雅

五

天位辰類之勢。而不得挾四方文武。惟有德。故于方國。建受之後。而有以清四海。此章正與不挾四方句對。○輔慶遠曰。自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太任太姒。有王季太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陳大明之詩。則有知天。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靡不存亡之機。如影隨形。聲之相。似皆非偶然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八句。各義見小長篇。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太姒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間。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爲兩君相見之樂說見上篇。

詩經全旨。通詩解。斷瓜。庭一句。乃一篇大旨。下皆詳此句之意也。自賦向以上言太王之開于葉。梓。祿以下。言文王之受天命。見得聖祖神孫相爲首。是一代之興。不偶然也。其序太丁。簡。詳者。亦欲成王知先代以來。經幾許艱難。得之

不可不追念也。末言祖宗不惟修德。又能任賢。俾成業者。可以思矣。○詩並無文王受命字樣。亦絕不提起文王之德。只欲王知周家起初。基業極微。而卒開王業。其爲國爲民。積功累仁。歷歷可見者如此。即此可以見創業之難。可以見貽謀之遠。非如他詩言以德受命。而推測精神感應也。至于本章。指出文有四。自是王者名世。一體相成大業。時說却謂勿重四友。恐妨文王也。步詩意殊不然。○一說。首章是喻王業之盛。始于前日之微。下是詳言出前日之微。以馴致今日之盛。上是逆推。下是順說。二章以下。又分作兩段。如方山之說。此意南台鹿野。傲強省。菴諸說俱依之。但與章脚。一章在邪。二章在岐。等語。似不相合。更詳之。○此詩大小之分。自土沮漆四句。是小。以下皆是。大一邊。不可以太王事專作小。看。

解。解瓜。庭。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賈。父。而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比。也。絲。絲。不。絕。貌。大。曰。瓜。小。曰。庭。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幽。地。古。公。號。也。賈。父。名。也。或。曰。字。王。事。專。作。小。看。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四 大雅

五

也。後乃追稱太王焉。陶。審。窺。也。穴。土。室。也。家。門。內。之。通。名。也。幽。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此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而古公之時。居於審。窺。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申。讀。絲。絲。瓜。庭。者。曰。有。國。家。者。無。窮。之。工。業。當。下。其。終。而。有。某。之。規。模。先。觀。其。始。王。知。我。周。家。之。始。乎。彼。瓜。之。爲。物。絲。絲。然。引。蔓。不。絕。至。末。而。成。則。謂。之。瓜。近。本。初。生。不。過。至。小。之。庭。而。已。物。之。先。小。後。大。如。此。亦。猶。我。周。人。也。據。今。而。言。固。有。自。大。之。業。矣。而。本。其。初。生。則。起。自。沮。漆。之。土。至。古。公。賈。父。之。時。猶。陶。復。窺。重。窺。于。地。上。陶。穴。爲。上。審。于。地。下。以。爲。居。而。室。家。之。制。蓋。未。有。也。類。案。未。磨。朴。陋。尚。存。可。謂。至。微。矣。不。猶。瓜。之。庭。乎。

疏。解。此。章。以。瓜。之。大。始。于。庭。之。小。比。周。家。王。業。之。大。始。于。漆。沮。之。微。此。顯。比。之。體。其。意。實。可。以。該。全。詩。絲。絲。二。字。宜。玩。絲。絲。不。絕。乃。能。如。是。深。根。固。蒂。中。間。不。知。多。少。盤。根。錯。節。秋。庭。春。華。致。有。此。種。光。景。今。日。華。莖。一。統。天。命。維。新。又。就

非草昧之初。夏廷不絕之所致。我周自后稷始封。而其子不畜失官。遂自厲于
戎狄之間。周民幾無生矣。至公劉能修后稷之業。乃復立國于邠。故厥初生民
時維姜嫄。此一初也。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生宇乃生聚之生。沮漆邠
地。自土沮漆。是太王前事。對篇于我狄時言。故曰初生。至古公時。承其聚業。其
民所居。尚因陶復陶穴之陋。而未有室家之制也。陶復陶穴。是三椽陶室。其
復。重室也。謂室之連者。穴是土室之連。室者。遠當作民間說。不是古公。觀公
劉時。于京斯依。于邠斯館。已為居室了。安得是歷數世。至古公而尚復居陶復
陶穴耶。其穴處。乃邠地所不能無。故謂之未有室家。此句。只承陶復陶穴說。勿
作官室門社言。只竊來相形反看可也。倪玉次曰。蠶生瓜也。初生。應也。周之
王業。自邠之始。歷幾傳。以至文王而後大。所謂縣縣瓜也。而初生于邠。其地
甚微。所謂賤也。故首章取管。要重慶字。○十三經註疏云。穴在地下。復在地上。
按今陝西之地。猶穴土而處。蓋非風氣之陋。乃其習俗如此。

古公賈父來朝走馬。陝西水泚。至于岐下。爰及姜女。求來胥宇。

賦也。朝也。走馬。避狄難也。泚。水厓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太
王妃也。胥。相字。宅也。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常玉大馬。而不
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
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
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申。謹。然。是古公賈父。方其在邠也。狄人侵之。乃不得已。而權為遠國之舉。于是
早朝之時。走馬而來。以避狄難。循西方水泚漆沮之側。東行而至于岐山之下。
夫其至岐下也。誠間關危難時也。宜或苟且以圖存矣。古公則以為一時之創
造。當垂久遠之基。乃爰及姜女。同來相視宇。察沃野之何在。審地利之攸屬。
蓋欲求為子孫建極之地。與夫人。民歸極之所也。即厥後之勞。爰。爰。爰。爰。
歸。解。此章言太王避難以遷都。而致審于始也。來朝。只據其時而言。走馬。亦只
敘其策馬來岐。要見太王舉動。光明正大。勿用介冑。周章氣。率西水泚。二句
最重。以下五章皆遷岐中事。○通解。辨錄曰。邠在岐西北二百三十餘里。自邠

而南一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渭水在梁山下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
大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為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
有周城。云此為周公采地也。○古義。循西方之水厓。指渭水也。沮水合漆水流
入于渭。奉天。今西安府之乾州。○一統志云。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
山有兩岐。故名。爰及姜女。不止是與她同行。還重在資其謀。蓋姜女與太王
共起艱危。得其贊助。所謂天立厥配者也。不宜畧過。胥宇。是大概說。後章定民
居。立廟社。皆其事也。此通君民而言。不專主己之室家說。胥宇。有審擇不苟意。
五下。非擇而取。特對厥文言之。不可泥。要知太王之心。為保民而遷。民從意亦
畧見之。○此章。點內助與米章。推功四友。俱是開創大關係。

周原膺膺。黍稷彙彙。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特。築室于茲。

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膺膺。肥美貌。彙彙。烏頭也。黍。苦菜。麥。屬也。節
賜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燎是也。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
處也。○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大王始與幽人之從已者。謀
居之。又契龜而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此。而築室矣。或曰。時謂
土功之時也。

申。謹。當。夫相土之時。有高而為原者。為土地膏腴。膺膺而肥美。是原也。有苦而
為麥者。為風氣微鍾。味甘而如飴。夫觀土性之美。可以驗風氣之萃。太王之謀
于已者。定矣。然又以已謀。不若人謀之為詳也。于是太王必集彼臣庶而謀之。
以為吾意欲建國于周原也。不知眾庶以為可乎。不可乎。可否必以告我也。又
以人謀。不若神謀之為決也。于是太王必煎彼元龜以下之。以為臣庶皆欲遷
邦于周原。不知神明以兆吉乎。不吉乎。吉凶明以示人也。已而又得吉兆。由是
太王乃告其民曰。土地肥美。神人協謀。可以止于。是而築室于茲。以再遷我邦
家矣。舍此其何往乎。呼。太王之遷岐。必驗諸物。謀諸人。而次諸神。經國善法之
謀。何周密若是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審定都之謀。下是導民以定居也。此承胥宇來。首句要着

梓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楨也。小亦叢生有刺。挺拔而上。不舉曲
叢密也。兌通也。始通于梓楨之間也。既突。喙息也。言太王雖不能殄絕混
夷之愠怒。亦不墮墜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修
之實耳。然太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于其後。生齒漸繁。歸
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推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
服也。蓋已爲文王之時矣。

申講。夫太王之遷都。神人協謀。安養兼舉。廟室門社。又次第而成。其功則終理
周悉。而內亦既修矣。故當時雖不能殄絕昆彘之愠怒。然盛德日昭。聲譽自隆。
初不以小醜之故。而墮在已之聲聞焉。及其後也。積功累仁。以至于文王之世。
生齒漸繁。歸附日衆。梓楨之木。拔然而上。揀道路之開。兌然而疎。道首爲險阻
之異。今爲文物之地。以故昆彘畏之。非惟不敢肆侮于中國。且奔突竄伏之恐
後。惟其喙息之伏而已。矣。服于我。溫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始不累于遠人。下是終能服于遠人也。舉故今也。承攸行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始不累于遠人。下是終能服于遠人也。舉故今也。承攸行

卷之二十四 大雅

以上說來。先叫破自修意。厥開即註所謂自修之寔也。上文仁民孝先。成家立
社。其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風聲聞望。皆可以攝服人心。故云不墮墜。梓楨
二句。似應主文王。但自太王而後。向有王季其勤一段。遷徙太王荒岐。漸就
文王康岐時。幾無滲漏。要知周公歷敘世業。非遺却王季。此意已合在木拔道
通內。特不明言耳。并文王字。眼不露出。方爲渾然。木拔道通。是人心效順風勢
改觀。湯湯然成一大都會矣。皆世德積累所致也。混夷狄人。自是兩種。蓋此
乃西戎也。太王在邠。爲狄人所侵。遷岐乃爲混夷所逼。此只是立國之初。如此
凡人畏罪而奔。往往不顧衝突。故說凡人氣不得伸。必張睜而息。故曰喙。維字
見前。有太王而蓄之者。厚。後有文王而繫之者。昌。世德所漸。其致此盛耳矣。
呂東萊曰。孟子曰。文王事見。文王事見。則太王安得有見。見其樂。維其樂
之事。皇矣曰。帝省其山。梓楨斯拔。云云。白太伯王季。然則梓楨。梓楨。梓楨。梓楨。
可指爲文王之時乎。蓋總序周家。梓楨。梓楨。梓楨。梓楨。梓楨。梓楨。梓楨。梓楨。

劉安成口下章之首。即言虞芮質成之事。則此章未固通文王而言矣。蓋其始
也。昆彘不服。而太王不墜其聞。及其終也。文王德盛。而昆彘自服。一章之間。聖
祖神孫。定相首尾。集傳既曰。太王始至。又曰。至于其後。又曰。已爲文王之時。則
其歷年亦久矣。若以皇矣三章。及天作之頌。証之。則此章通言太王。王季。文王
之事明矣。合適慰四章。則彼是內修。此是外懷。合虞芮二句。則此是遠人服
下是通人歸。

虞芮質成。文王厥厥。生。子。曰。有。疏。附。上。子。曰。有。先。去。聲。子。曰。
有。奔。奏。宗。反。子。曰。有。御。侮。子。曰。有。御。侮。子。曰。有。御。侮。子。曰。有。御。侮。
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
周人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揖。擊入其朝。士
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
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
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厥生。未詳其義。或曰。

卷之二十四 大雅

厥動而疾也。生猶起也。子。詩人自子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德。輸
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言混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於是
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典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此四臣
之助而然。故各以予日起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讚嘆其得人之盛也。
申講。夫外彘之遠既服。而中國之化自行。但見虞芮之君。贊其訟之成。而觀厥
之餘。自退處于不爭之地。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厥然動其典起之
勢。蓋國祚煥然改觀。而受維新之命矣。夫文王受命。是固盛德之所致也。而先
命諸臣。實與有助焉。以予言之。必有疏附之臣。而率下親上。以化乎民俗也。以
予言之。必有先後之臣。而相道前後。以成乎君德也。以予言之。又有折衝禦侮之臣。
之臣。使德澤不墜于下流。而德之所施者溥也。以予言之。又有折衝禦侮之臣。
使內外恃以無恐。而德之所制者廣也。夫有文王之德爲之本。而又有四臣爲
之助。此人心所由得。天命所由受。而厥生之勢所由振也。合而觀之。太王。開于
前。而王述以肇文王。繼于後。而王素以成聖祖神孫。相爲首尾。此周之先小後。

大哉無異於瓜分之縣縣矣。據成業者可不修德任人以保厥命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文王以德而受命。下言任命之有人也。虞尚質成。則文王德威最大。不須象其既服。說質成者。謂以其訟端來質以求其平也。此正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是何等氣勢。二國既化。于是諸侯歸之。印諸侯歸。則見得文王受命。是就人心上見天命也。厥生以興起之勢。言文王雖以服事殷而於秋者往朝。親者在。分雖侯而勢則王。邦雖舊而命則新。虞夏氣焰。雖然不可禦矣。厥生不專指虞尚。根先世積累來。至虞尚質成之日。而氣象益覺其改觀耳。須與初生相照。方得詩人之意。見致此非一日一人之力也。然于則曰疏附云。亦具有力焉。正見有受命之君。尤不可無佐命之臣。成功如此之不見也。後王其可以不念乎。四臣謂有此四等之臣耳。因非止于四人而已也。此乃受命之助。勿作受命之由。蓋受命乃由于文王盛德。此四等臣特為之助耳。疏附是聯屬人心者。先後是輔導君德者。奔走是宣播德澤者。繫傳是振揚威武者。于曰。上言先從文德說起。江漢漢漢。歌思孔遍。是文德所致。于則曰。亦有疏附。疏解教止。肅雍無較。是文德能然。于則曰。亦有先後。花軍六州。較教有整。是文德之及。于則曰。亦有奔走。赫然斯怒。四方無拂。是文德之威。于則曰。亦有繫傳。四子曰。不可忽。謂人皆曰。德之盛。以于言之。則有四臣也。是原虞文王有人之盛。四有字。亦見惟文王能有之也。○朱彥誠曰。文王之德。其平于人也。久矣。至是而始動其興起之勢者。此如弩機之既張。是惟無發。發則沛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本言之。以為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蓋舜之德。雖非五臣之所能及。而非五臣。則亦難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以宣其化也。○疏附四句。非全歸功四臣。須以文王為主。如有二餘心。先發道序。道序厥敷。四方無拂。文之盛德。原無藉此四臣。而要其所以助之者。亦不可誣矣。○上篇終之以尚文。此篇終之以四臣。二詩之意。相似。○案書無預曰。文王四友之臣。謂周天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也。○附錄文王親厥生五句。此則國勢振矣。疏附諸臣得。則人材聚矣。非文王孰能致此哉。詩曰。一代之

與修德為尚。蓋德盛則國勢不期振而自振。人材不期聚而自聚。聖人雖身處侯服而氣象維新。英賢景附。非偶然也。我周之王。迹肇于太王。而王業盛于文王。當虞尚質成之日。正文王受命之年。而文王何如也。試以其國勢言之。六州歸化。舉祖宗十四傳之緒。至文王而弘廓其積。有二頌心。舉子孫八百之基。至文王而恢大其業。雖大勳未集。而國祚非復商之舊已。駿騁乎有典起之勢矣。豈非厥厥生者乎。夫文王小心服事。何嘗有帝制自為之想。未孝迥道亦何嘗有狹小爾人之意。無如德至者勢自隆。不數年而豐程作。不數年而崇密降。由今考其遷邑。因壘。致大非規模宏遠矣。此誠非厥生之國勢彰彰可據者。其此亦何待諸臣之助乎。而又言諸臣之助乎。是以愈思我文王也。試以其人材言之。案商教澤而深。官教之迪。復有以襄式入之純心。江漢流徽。而大廷弓矢之頌。更有以匡專狂之茂烈。雖且免多奇而賢才蔚起。仰杜之闢。道振振乎有嘆矣。之辭矣。予何能不曰。疏附先後奔走繫傳之威。有也乎。夫文王慎保肅理。亦何侯諸臣之數恩而詔。令開赫怒。又奚待多士之喻。德而宜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文王以德而受命。下言任命之有人也。虞尚質成。則文王德威最大。不須象其既服。說質成者。謂以其訟端來質以求其平也。此正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是何等氣勢。二國既化。于是諸侯歸之。印諸侯歸。則見得文王受命。是就人心上見天命也。厥生以興起之勢。言文王雖以服事殷而於秋者往朝。親者在。分雖侯而勢則王。邦雖舊而命則新。虞夏氣焰。雖然不可禦矣。厥生不專指虞尚。根先世積累來。至虞尚質成之日。而氣象益覺其改觀耳。須與初生相照。方得詩人之意。見致此非一日一人之力也。然于則曰疏附云。亦具有力焉。正見有受命之君。尤不可無佐命之臣。成功如此之不見也。後王其可以不念乎。四臣謂有此四等之臣耳。因非止于四人而已也。此乃受命之助。勿作受命之由。蓋受命乃由于文王盛德。此四等臣特為之助耳。疏附是聯屬人心者。先後是輔導君德者。奔走是宣播德澤者。繫傳是振揚威武者。于曰。上言先從文德說起。江漢漢漢。歌思孔遍。是文德所致。于則曰。亦有疏附。疏解教止。肅雍無較。是文德能然。于則曰。亦有先後。花軍六州。較教有整。是文德之及。于則曰。亦有奔走。赫然斯怒。四方無拂。是文德之威。于則曰。亦有繫傳。四子曰。不可忽。謂人皆曰。德之盛。以于言之。則有四臣也。是原虞文王有人之盛。四有字。亦見惟文王能有之也。○朱彥誠曰。文王之德。其平于人也。久矣。至是而始動其興起之勢者。此如弩機之既張。是惟無發。發則沛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本言之。以為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蓋舜之德。雖非五臣之所能及。而非五臣。則亦難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以宣其化也。○疏附四句。非全歸功四臣。須以文王為主。如有二餘心。先發道序。道序厥敷。四方無拂。文之盛德。原無藉此四臣。而要其所以助之者。亦不可誣矣。○上篇終之以尚文。此篇終之以四臣。二詩之意。相似。○案書無預曰。文王四友之臣。謂周天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也。○附錄文王親厥生五句。此則國勢振矣。疏附諸臣得。則人材聚矣。非文王孰能致此哉。詩曰。一代之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文王以德而受命。下言任命之有人也。虞尚質成。則文王德威最大。不須象其既服。說質成者。謂以其訟端來質以求其平也。此正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是何等氣勢。二國既化。于是諸侯歸之。印諸侯歸。則見得文王受命。是就人心上見天命也。厥生以興起之勢。言文王雖以服事殷而於秋者往朝。親者在。分雖侯而勢則王。邦雖舊而命則新。虞夏氣焰。雖然不可禦矣。厥生不專指虞尚。根先世積累來。至虞尚質成之日。而氣象益覺其改觀耳。須與初生相照。方得詩人之意。見致此非一日一人之力也。然于則曰疏附云。亦具有力焉。正見有受命之君。尤不可無佐命之臣。成功如此之不見也。後王其可以不念乎。四臣謂有此四等之臣耳。因非止于四人而已也。此乃受命之助。勿作受命之由。蓋受命乃由于文王盛德。此四等臣特為之助耳。疏附是聯屬人心者。先後是輔導君德者。奔走是宣播德澤者。繫傳是振揚威武者。于曰。上言先從文德說起。江漢漢漢。歌思孔遍。是文德所致。于則曰。亦有疏附。疏解教止。肅雍無較。是文德能然。于則曰。亦有先後。花軍六州。較教有整。是文德之及。于則曰。亦有奔走。赫然斯怒。四方無拂。是文德之威。于則曰。亦有繫傳。四子曰。不可忽。謂人皆曰。德之盛。以于言之。則有四臣也。是原虞文王有人之盛。四有字。亦見惟文王能有之也。○朱彥誠曰。文王之德。其平于人也。久矣。至是而始動其興起之勢者。此如弩機之既張。是惟無發。發則沛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本言之。以為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蓋舜之德。雖非五臣之所能及。而非五臣。則亦難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以宣其化也。○疏附四句。非全歸功四臣。須以文王為主。如有二餘心。先發道序。道序厥敷。四方無拂。文之盛德。原無藉此四臣。而要其所以助之者。亦不可誣矣。○上篇終之以尚文。此篇終之以四臣。二詩之意。相似。○案書無預曰。文王四友之臣。謂周天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也。○附錄文王親厥生五句。此則國勢振矣。疏附諸臣得。則人材聚矣。非文王孰能致此哉。詩曰。一代之

說德字方見咏歌又王之德。此篇重殊文德宜以濟濟辟王及地地我王二句作主而濟濟勉勉難以實指只在人心時附趨向上想見聖德之妙。

北元

首道誠樸下薪之標西之濟濟上辟王左右趨奇反之。上二句或于前甲子河布。

與也。元元木盛貌。樸。養生也。言根枝迫迫相附着也。樸。積也。濟濟。容貌之美也。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元元木盛貌。則薪之標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趨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趨向之也。

爾謂歌元元核核者曰。聖人有君師天下之責而所恃以感人者。惟德而已。不觀我辟王乎。彼元元核核。惟其生之盛也。則人皆取之以為薪。積之以備用矣。况茲濟濟辟王。盛德若於容悅。誠天下之所依歸也。故凡左右之仰其德者。皆趨之於左。趨之於右。而歸附趨向之。必後矣。

說解此章。以物之盛者。為人所用。與德之盛者。為人所歸。皆理之必然者也。新是推之今日。類是凡之於他日也。濟濟。依註就容悅之美言。本亦德之所形。所

詩經集解

卷之二十四 大雅

三

謂英華本于和順。光輝發于為實。意勿勿當德。有莊中盡德。是推本上。層層也。左右舍下。士六師在內趨之者。觀其光而仰其休。怡然生愛。肅然生敬也。此在平日言下。二章又指有事時者。楊伯祥曰。此左右。自說得實。觀下文作人稱紀之意。可見此趨字。自說得有意。味乃精神。故思。意念。屬屬。意者。以辟王而會。漢者。以辟王而萃。打着下作人稱紀。意說極妙。○愚按元元二句。是與下德盛人歸。不是喻周室多材。時解多錯認。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與。與。士。依。宜。叶。牛。何。反。賦也。半圭曰璋。祭禮之禮。王。以。圭。璋。諸。臣。助。之。亞。禋。以。璋。瓚。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趨。向。之。意。幾。幾。盛。壯。也。趨。俊。也。

兩講然所謂左右趨之者何如。自夫祭祀之時言之。濟濟我辟王也。當奉祭之時。即執圭瓚以獻尸于前矣。而諸臣之在左右者。各奉璋瓚以助亞禋于後。無不盡其周旋之敬。而趨向之誠焉。且此奉璋瓚。幾幾然儀容之壯盛。固所稱也。士也。以之相配于禮。則不致于神。則不致于不稱。而宜其所用左右

趨之者殆于此而一驗矣

疏解此章于祭而論人心之趨也。濟濟。泛言勿就祭祀之容。說祭祀意。補在此句下。文于生時未為王。無執圭瓚之禮。朱註特引禮文之全云耳。左右。指祭時之左右。真上不同。半圭曰璋。以為璋。稱。奉。璋。者。言文王欲行禋獻之禮。而左右奉璋以助之也。幾幾。就奉璋時。衣冠使偉。儀容端肅。上看。宜言其升階進退之度。皆得其宜。正與濟濟辟王相稱也。此重在文王能得士以助祭。不重贊美。士。○祭。統。君。執。圭。瓚。禋。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禋。一。圭。分。為。二。璋。奉。于。王。前。則。其。中。分。處。向。王。類。人。之。鞠躬。內。向。也。故。註。曰。亦。有。趨。向。之。意。此。是。朱。子。推。出。意。不。必。重。○張。平。符。曰。奉。璋。幾。幾。此。只。形容。他。助。祭。稱。獻。所。謂。威。儀。孔。時。也。必。須。緊。緊。足。上。不。然。則。趨。辟。王。之。意。反。覆。蓋。奉。璋。非。以。有。事。為。祭。實。以。親。臨。為。幸。也。

渚。音。彼。溲。音。舟。乘。徒。楫。音。楫。叶。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詩經集解

卷之二十四 大雅

三

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則六師之乘。追而及之。蓋乘歸其德。不令士而後也。

即。疏。自。夫。行。師。之。時。言。之。彼。渚。然。而。行。之。渚。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固。有。不。約。而。同。矣。此。盛。德。之。周。王。素。為。人。心。所。愛。戴。故。凡。從。事。于。征。行。而。有。所。往。也。則。六。師。之。乘。皆。追。而。及。之。不。有。爭。先。而。恐。後。者。乎。所。謂。左。右。趨。之。者。又。于。此。而。一。驗。矣。

疏解此章于行師而論人心之趨也。以乘徒之楫。不約而同。與六師之及。不令自行。周王內要。聖德。于。邁。指。征。伐。說。當。時。紂。命。文。王。為。方。伯。得。專。征。伐。故。得。用。六。師。也。時。方。山。泛。指。若。行。師。從。看。如。巡。省。祭。告。朝。會。在。代。皆。是。亦。備。一。說。重。一。及。字。方。見。其。歸。處。及。與。如。不。及。之。及。同。要。形。容。人。心。爭。先。恐。後。之。意。若。禮。作。文。王。先。行。六。師。後。至。則。無。味。矣。○或。云。渚。舟。為。人。所。乘。載。故。舟。行。而。人。無。不。楫。聖。德。為。人。所。依。歸。故。于。邁。而。人。無。不。從。此。意。更。佳。○合。上。章。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奉。祭。行。師。言。之。當。奉。祭。之。時。易。于。忘。行。師。之。時。易。于。畏。以。此。二。者。而。人

禮運向之他可知矣。○輔慶源曰：助祭內事也。于禮外事也。或外或內而人心之歸向無異焉。則文王振作綱紀之道至矣。故下兩章遂言之。

傳音 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上二句甲午五句

與也。偉大也。雲漢天河也。在其十二星之閒。其長竟天。章文章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不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陳勝美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如此。然果何道以致之。後倬然大明之雲漢。則為章于天。而其文之渙然者遠矣。况我周王壽考無疆。則德之漸被者日久。而化之入人者自深。將見薰蒸透徹。融洽周遍。所以蓋斯人而鼓舞之者。不遺餘力矣。不有以振作天下之人乎。

疏解 正章言文王久于德而有以振作天下也。以天象大而有以成其文于上。與君德久而有以成其化于下。俾字與壽考字對。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融液平析木之津。躬回于東井之位。著于東方之箕尾。没于南方之天覆。此雲漢為章也。周王句含有盛德在內。文王九十七乃終。壽考二字不可忽。久遠所以化成也。惟鼓舞之久。所以能使壽考之休。一變更新。作人不可作已。化成說謂周王去振作之變化其氣質。鼓舞其心志。使人遷善而不自知。意或謂此乃盛後自然起不着力。精神意氣之閒。自能感動。故曰何不作人。○倪玉汝曰。以雲漢為章。是謂上有雲漢以濟天文。下有周王以起人文。看來此亦見天之所以為天。不言作而首為其章也。無為而為也。文之所以為文。不言為而言作。其作也不作之作也。

卷之二十四 大雅

五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琢成器會試 上二句丁酉山東外州府江 下二句乙未

與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綱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實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綱紀四方至矣。

節雖不但已也。彼天下之物皆有文。而文或未至。惟大道之琢之。則其文也至矣。物皆有質。而質或未至。惟夫金之玉之。則其質也至矣。凡為治孰不有綱紀。

惟夫勉勉我王以純一不已之心。運而為悠久無疆之治。則綱罟可以常張。而人皆在其統括之中。紀焉可以常理。而人皆在其餘貫之內。其綱紀四方也不已。至乎夫以文王之德。能振作綱紀天下之人如此。則上六師皆振作綱紀。中人也。所以趨向道及之者。豈容已哉。此文之德。所以為盛也。

疏解 此章言文王純于德而有以綱紀天下也。以三至字為與追琢金玉與勉。勉章相與綱紀。追琢便是文之至。金玉便是質之至。雖是與意。亦須照映文王之德。發揮勉勉便是綱紀之至。至是無以復加之詞。○劉上玉云。注三至矣。似以所與一另體。然萬茂先曰。追琢金玉。皆以文質對說。終覺與意不備。即註三至字。亦是蛇足。余意以金玉之質。追之琢之。故能成章。以勉勉之德。綱之紀之。故能及四方。似為有理。但上二句理又嫌倒耳。所意追琢屬金玉。注有明理。不當為其相其章對待板住。若云追琢其章。則必金玉其相矣。勉勉我王。則必綱紀乎四方矣。皆以事理之相屬為與。取義既確。而追與琢不一。勉又勉不已。金其相玉其相。綱乎四方。紀乎四方。語意又相應。為不易也。蓋操傳又不如據經。

卷之二十四 大雅

五

也。雖金曰追攻。至曰琢。獨擅人工之巧。而金之在鑄。玉之在璞。獨賴天成。妙皆見他文質之至。處而又德之至。亦不磨而淨。不刻而工。故勉勉不已。或云文王不消勉勉。乃文王不廢勉勉。所以為德之至。此謙甚好。諸說多拘。集傳云勉勉無工夫。只是純亦不已之意。覺稍塗。綱紀言先四方而提其綱。持其紀。故四方皆吾維係。聯屬中而範圍之。不過也。總而舉之。使皆有所係。謂之綱。詳而瑣之。使皆有所歸。謂之紀。皆是聯比之意。而綱則無所遺。紀則無所紊也。朱子語錄謂四方皆在他線索內。故奔着便動。此語看得甚精。總要重周王能去綱紀乎人說。○一說。勿將勉勉綱紀分作兩層。即此純亦不已之本體。便有維繫一世之精神。不必兼行政。只在心體上求操為得。○倪玉汝曰。此合上章。須說得渾融。文王之德。不問開于字。而考于。此而作人于彼矣。勉勉于此。而綱紀于彼矣。○上章是言師道。此章是言君道。

核核五章章四句。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一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自以下至假樂詩。皆以此為綱。

疑多出于周公也

早處全音○通詳頂德上總見文王之盛德上有以得天下有以得人而商有以格祿宜以豈弟君子句作主天地間福祿不遇是和順之氣所成聖人一身

瞻彼旱麓

與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格似荆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身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格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豈弟君子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猶曰其干也君子云爾

卷之二十四

美

之生也自濟濟於其衆多矣我豈弟之君子天懷樂易有以言至德之光其德如是則其干祿也自得于盛德之中亦干之以豈弟而已夫豈出干梓致哉

下也○言惡然之玉璫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為于藥味而黃流不注于瓦缶則知盛德必享于祿壽而福澤不墜于淫人矣

申謹不但此也彼惡然鎮密之玉璫則雖不期于黃流而黃流必在其中器之美者味亦美物以類相從矣况我豈弟之君子則雖不期于福祿而福祿必下其躬德之盛者福亦盛謂非天人類應之理乎

疏歷此章以器之美者味必美與德之盛者福必盛以必然之理為喻也註必字重看玉何以言鎮密謂其堅潔無瑕疵可指也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

璫據成器謂之圭璫黃流也黃流是拒黍所釀者黃如金色在器流動故曰黃流

外以黃金為之黃金為黃也黃流是拒黍所釀者黃如金色在器流動故曰黃流

而重玉璫之應有黃流言玉璫雖不期于黃流而黃流必在其中只重寶器之不為于藥味也而黃流不注瓦缶意自輕註意不必雙牽豈弟便是君子之美

德而美德在下故天遂降以福祿也故降曰天而降于其身也此又承上豈言豈弟君子則福祿自然降于其躬蓋亦不待乎干之意○王升吉日章意以必然之理為喻以器之美者味必美與德之盛者福必盛大意重在玉璫註中

明寶器二字宜善會非玉璫黃流互相稱美也○惡彼二字緊照下豈弟二字黃流二字緊照下福祿二字在中又緊對下故降○註中明寶器四句言器物相求之德德福相須之道即是申言獲福必然之理非有二意○玉璫駁王帝

乙時王季功兩伯以功德受此賜詩人取興自有微意

燕伯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與也燕鷗類屬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鷹之在下無力及至乎止鷗身直翅而

已燕鷗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還何通言

燕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

人也

申謹自其作人言之彼燕之飛率其性之自然而戾于天魚之躍率其性之自

然而躍于淵

然而躍于淵

然而躍于淵

然而躍于淵

然而躍于淵

然而躍于淵

然而躍于淵

然而躍于淵

然而躍于淵

然而躍于淵

然而子淵其在物固有然矣况我君子有豈弟之德乎自然之大化不
必求之而用休而鼓舞自神不必董之用威而變化自然之德也豈弟而不知
之者豈不不振作乎人也哉

疏解此章言盛德之必化乎人而其所以化之者則自然而然也以豈弟與君
子昊天罔極與作人豈弟魚順其化于天而各得其所文王成其化于天下
而莫測其妙其理一也豈弟二句宛然是一作字豈弟此作人主人自感化言
與械機作人不同方與焉飛魚躍相類玩之不口氣原是必然而就人心言之
則有自然感化意在雖文王亦莫知其然蓋君子獨以天性相感發使之手舞
足蹈而不自覺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之謂也作人如刑家則關難難阻
之化成御國則鴻臚免且之治博志豈弟便是垂簡天下之根此所以作人

○補度源曰械機之詩言文王之德盛人心自然歸向之早麓之詩言文王之
德盛而上天自然福祿之如此則械機之詩言作人可也而早麓之詩言作人之
事者何哉愚讀洪範五皇極章有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賜厥庶民豈

皆入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壽而化焉則是又能有
此福而與其民也大抵其一章首尾皆以成就天下人才為說由是推之則早
麓之詩亦以作人為言者宜矣蓋聖人之得名位者豈以其身自欲其福祿哉
必使天下之人各修其行而邦其昌然後為福也○此章以兩項與一項願與
迥殊其章章勢相類○此合下章以化民感神立說

清酒既載此反以享以祀以介以享以祀以介此反以享以祀以介以享以祀以介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中其又自其祀神言之彼清酒所以灌也而其在樽則芬芳而從也豈弟所以
獻也具而在祖則碩大而肥美以是酒也故是牲也以享于神明在樽者酒也
而豈弟之德寓焉神必鑒其誠敬而後以多福矣在祖者牲也而豈弟之德具
焉神必飲此孝誠而介以繁祉矣不有以介豈弟乎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備物以祭下言祭必受福也牲酒不重當帶德清酒既
載則明德之馨與之俱載豈弟之德與之俱備蓋豈弟之德清酒

于幽其故一幸祭必能獲福也享祀內宜默入豈弟意如云以是而享祀于神
而明德之馨與牲酒而並薦是也○通解此詩主咏歌德德實豈弟皆及豈弟
故朱子補曰承上章云云是但承其豈弟非并承其作人各關說○孔疏豈弟
或作者于後據周所尚而言之○上章言文王有豈弟之德必有化人之治此
章言文王有豈弟之德必獲承祀之福也○此言祭必受福自祭時言若下言
神勞自平日言○附錄清酒四句周天位文非文亦以看觀覽○聖王祭必受
福亦受之以德而已夫豈弟非樂明德維馨文王之享祀而介福也非豈弟烏
能如是乎今夫德可以感明而不可以格幽者非德之至者也德可以動一世
之人心而不可以致百年之神報者猶非德之至者也德之至者備物以告度
而一時鑿其誠而錫之祉者已不啻豈弟而于焉夫亦其受之者有本耳文王
之豈弟其作人也如此而豈弟已乎吾又徵之于祭焉聞之鬼神誠將一人
之明德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于然而一物不具不敢言祭是以君子責
乎其具也鬼神食氣供十倫之品物而雜撰以列凡幾神豈盡之乎然而孔

疏解此章言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疏解此章言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疏解此章言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疏解此章言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疏解此章言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矣○類非美文王之奉祀也大意謂文王有豈弟之德即以祭言之亦祭之
福也但本章專說祭祀受福並無豈弟二字故傳中補出作文若十分率人
弟未免過面發揮不遜看此文意是就題打耳只于起訖點明豈弟作法自佳
遂彼梓材所燬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上二句在江而

甲雖然君子于此豈無木以致之哉彼梓材之生豈然茂密則必藉之植之為
民之所愛矣我文王有豈弟之德不為神所勞歟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冥冥之中勞來于昭昭之表所以必受福也

疏解此章以物盛必為民所燬與德盛必為神所慰也語字上章玉璫
言纘者此章作故言茂密神字須說得潤東天地山川社稷百不專指祭祀
之時之神勞者謂陰鑿其豈弟之衷而思存行與安撫慰恤之也德是使得
善之利不虛作德之勳也○徐敬孫云所勞者乃聖人之德與鬼神合其吉凶
故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大戴禮曰德盛者神也文王之德之盛無往而不為

卷之二十四 大雅

神所勞耳委會祭祀也○類是謂云木之見材于民木有以取之而民不
釋也君子之見祐于神君子有以取之而神不吝釋也如君子之德而不為神
所勞則梓材之生而亦尚不為民之嫌乎極通得與意出○此章與上章全不
干涉亦各開說○顧麟士按此詩六章首篇者四章詩稱亦云味於文王之德
則重德不重福也即首篇亦以驗德自然必然之理其理如此三章之作入此
章之神勞正不必補入福字大約想像咏歌二字則反覆申述各自成章率經
連綴俱非所急耳或依無回說末二章首其神之勞福之求皆以豈弟也則仍
重一德自佳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申雖然君子于此豈有心以求之哉後葛藟之生莫然茂盛則必榮之係之延
施于條枚矣我文王有豈弟之德豈為回邪之行歟想其修身以聽天所命得
之自是不得亦是以自受福也夫文王之德感乎天感乎人感乎神其盛

以加矣詩人所以咏歌之歟

疏解此章以物盛自附于條枚與德盛自致乎福祿按樛木注葛藟本草
疏俱云葛也葛也明是兩種施者依條木之條餘求福本于豈弟故曰不回
言德在茲而福自應非有回邪之行以干之也人全小註云有一意觀侍之心
則邪矣此意極是蓋求福者有觀侍之心則為回求以豈弟之德乃不求之求
也何回之有○此以足首章于豈弟之意起與亦與首章同○至當之謂德
百順之謂福詩人之咏歌義兼之矣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章全首○此詩亦重德字首章言文王之德所由成下詳著其德之感也文
德尤以肅雍章作主析言之首章言德之所自二章言德之所施三章言德純
于已四章言德見于事五章言德化于人逐章開說總見文王之德之盛也前
一篇首是咏歌而此篇獨言歌者蓋前有嘆美之詞而此章言之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室之婦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

賦也思媚周姜室之婦也周姜太王之妃太姜也京周也太姜文王之妃也
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
之太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至于太妣又能繼其
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妣所以助之者深也
甲疏賦思齊太任者曰我文王之德固由于天性而所以成之助之者亦豈無
所自乎彼夫人之賢聖多由于母文王之母果伊誰乎莊敬之太任乃文王之
母也其事周姜也定能盡媚愛之誠而稱其為京室之婦其母則聖母矣且姜
之子夫亦未嘗無所助者文王之妃何如彼思齊思媚太任之美德未易繼也
又王之妃太妣則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和氣致祥斯男有則百之盛也其妣則
賢妃矣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文王之德信乎其
有所自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本其母之聖下著其妃之賢以見文王成德之自也詩
則上四句為一截下二句為一截蓋上四句是推本聖母下二句是推本賢妃

論詩體則上一句為一截中二句為一截末二句為一截蓋上一句是推本其
能盡母道中二句是推本其能盡婦道末二句是推本其能承先啓後妻道與
母道兼隆也然思齊思婦如太王王季以母道婦道平說者非蓋思齊一詞乃
喚起之詞語意實重在思婦二句言其盡婦道正見其為聖母也齊以精德之
婦在言婦以婦道之和順言京室之婦從善奉周妻來首即思齊思婦之音凡
百斯男乃盛德所鍾也此正見其德之賢處勿作效說春秋傳云管蔡鄭衛
魯衛毛鄆師雍曹滕畢原豈鄭文之昭也併伯也考武王十八人然此特見于
齊傳者耳亦可以見其多也○孔疏左傳云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
邑考為十子也其名則左傳又云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鄭季為司空通武
王伯邑考為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者皆字叔其曹與管蔡鄭衛乎曰百
男者極言之也○此詩特咏文王之德說太任太妃須步步觀入文王身上曰
成日助見文王性生處自多根本處自足非肯藉之母與妻者况成之者遠而
助之者深安得不聖而益聖乎○倪玉汝曰註推本二字只指至周室之婦止

卷之二十四

至干太妃另一脫印○章天節云詩是歌文德而推本言之則文王是正穴太
任是來龍太妃是護龍註上成下助極得此義○一說此專美太任以為文王
之聖張本言此思齊之太任乃文王之母上以致孝于姑則婦愛周妻以盡婦
道下以守法于姑能使嗣其美聲不知起而于孫多見文德之所由起也與
推本意甚合亦是一解○后德始于周家自姜嫄至已姜代稱聖祖稱德兼隆
更非西京馬鄴北宋高曾之比古人后妃無語太姜以下三世同稱當山追尊
廟號詩言百男亦是千秋萬族之意○附錄思齊一章下故文并文評以資贊
覽○詩頌文王之德而推本任妃之賢焉蓋人知文王之德而不知任妃之賢
與俱至也詩人推本言之文王之聖洵莫加已意曰聖德如我文王當無復有
能成之者與夫助之者矣然其不藉有所成者曠代終錫之禮而不必無所成
者神明為生之本其不藉有所助者至人風秉之德而不必無所助者一時推
濟之美固者遺嗣于其間蓋有得得其明而帝度其心文之德于廟
首者不其論姑推其護育之源則有若思齊大任者進而守廟而有慶

不傲焉擬之後言擬之後行動無不敬焉迄今論述不表或尊為文王之母而
凡贊于胎教訓于深宮者莫非思齊之所感是太任之克盡乎母道者至矣曰
順而維德之行任之克相王季者不其論姑考其尊親之誼若所謂思婦周妻
者倫乎其德萬乎其恭志無不奉焉怡然以將油然以承事無不遵焉迄今論
範畢者咸稱為京室之婦而凡作則于內立德于下者莫非思婦之所廣是太
任之克盡乎婦道以為母道者至矣我文王之上聖母如此則思齊思婦周妻
以長子傳承太妃以天妹作對使思齊勿繼而母道莫傳則文幸有母而母慮
無嗣已又使思婦勿繼而婦道莫嗣則姜幸有婦而婦慮無嗣已維太妃一本
齊婦之德首以母儀為婦順而貞靜夙成誠有以彰明內治而文德之微柔者
由此而益光也其最著者天命于初載既集國家以百男稱慶觀于武王之為
君未嘗四游而當年受封者可類舉已又觀于周公之為相薦舉王家而曾年
佐命者可悉數已亦惟太妃一本齊婦之德首以昌後為垂祿而穆皇接踵
有以承固邦本而文德之丕顯者由此而益大也我文王之下有聖妃又如此

卷之二十四

夫以文王之德即不母太任而未嘗不聖乃以太任為之母而其聖為何如乎
即不妃太妃而未嘗不聖乃以太妃為之妃而其聖為何如乎○此真不
推本言之歸重文王之德篇中敘次安放處處提文王作主龍睛一點巧奪僧
繇○注定母聖妃賢敬起以次說到文王意齊婦嗣首百男分四大比極正大
極奇婦中有線迹可尋正復顯露耳
惠于宗公神國時神國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悃痛也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
○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敬之無怨悋者其儀法內施于闔門而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也孔子曰家齊而後國治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張子曰
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再讀然文王之德何如自其所接言之彼周之先公世有人德使少有所建則
不免于怨悋矣文王則作求世德素惠順于先公而神明感格之下同幸其先
德之克肖無有怨惡而痛疾之者矣接神不亦得其道乎且其儀範克端有以

刑寒妻而不式焉。由是以至于兄弟。車之于倫理之中也。以御于家邪。納之于
袂。之化也。接人不亦得其道乎。所施各當。神人皆宜。文王之德。何其盛哉。
疏解此章上三句。是曲有以感乎神。下三句。是明有以化乎人。此尚未實說出
德字。而精神齊家。則皆主德言。惠者。謂順其心而不拂。是克肖其德。而與相感
契之意。此就平日言。非祭祀時也。怎個二字有分別。子孫顯履厥德。先人感之
怒也。子孫恩愛不肖。先人痛之惻也。則是儀法。就施為說。實到二句。重人無
不化。不重有序。由寡妻而兄弟。一家之中。由內及外。故曰至。下觀化于上。而
上之表儀。適與之相接。故曰御也。太初之德。固好。然又德儀。利自不可少。刑于
是身。教還專。屬寡妻。言至則以寡妻言也。君以國為家。故曰齊邦。非家與邦也。
離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上二句。丁酉。
賦也。離離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敬同。厥也。保猶守
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
有昭之者。雖無厥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是身教還專。屬寡妻。言至則以寡妻言也。君以國為家。故曰齊邦。非家與邦也。
離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上二句。丁酉。
賦也。離離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敬同。厥也。保猶守
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
有昭之者。雖無厥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卷之二十四
大雅
賦也。離離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敬同。厥也。保猶守
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
有昭之者。雖無厥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卷之二十四
大雅
賦也。離離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敬同。厥也。保猶守
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
有昭之者。雖無厥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卷之二十四
大雅
賦也。離離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敬同。厥也。保猶守
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
有昭之者。雖無厥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卷之二十四
大雅
賦也。離離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敬同。厥也。保猶守
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
有昭之者。雖無厥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也。亦保是或慎恐。懼而加保守之功。意蓋此心原無厥射時。而亦自保守也。
變巖曰。閨門之中。萬化從出。故宜和宗廟之中。禮法所在。故宜敬。一申未承。
一物未交。不顯也。顯于無形。聽于無聲。常有臨焉。精神聚會。念慮純潔。無射
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常有守焉。蓋誠立下已。故德妙于純。管如天之於穆
不已。而四時寒暑之序自若。何容心于其間哉。○惠之。蓋近而此。以肅為惠。
刑之。蓋近而此。以雍為刑。則時措之宜也。○亦臨亦保。只是心無虛假。自無
間斷。不可說到工夫上去。下二章。通根此章說。○聖人隨所遇而盡其誠。則其
純亦不已。可知矣。常人之情。勉強于此。或不從。不從。于彼。矯揉于一時。或不
能。不怠。惰于後日。○文王在宮而和者。此誠也。在廟而敬者。亦此誠也。合內外
而如一。其誠微而無間。非其純亦不已。何能至是哉。○附錄離離二句。俞樾文
井文評。以查觀覽。○周王和敬之德。隨所在而微。其極焉。夫離離則和之至。肅
肅則敬之至。而于在宮在廟者。德不已。極其盛乎。美文王者。曰至人之德。未
嘗當境見異也。而所以異乎。怕人者。即在是。和敬有齊致之休。溫恭有盡量之

也。亦保是或慎恐。懼而加保守之功。意蓋此心原無厥射時。而亦自保守也。
變巖曰。閨門之中。萬化從出。故宜和宗廟之中。禮法所在。故宜敬。一申未承。
一物未交。不顯也。顯于無形。聽于無聲。常有臨焉。精神聚會。念慮純潔。無射
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常有守焉。蓋誠立下已。故德妙于純。管如天之於穆
不已。而四時寒暑之序自若。何容心于其間哉。○惠之。蓋近而此。以肅為惠。
刑之。蓋近而此。以雍為刑。則時措之宜也。○亦臨亦保。只是心無虛假。自無
間斷。不可說到工夫上去。下二章。通根此章說。○聖人隨所遇而盡其誠。則其
純亦不已。可知矣。常人之情。勉強于此。或不從。不從。于彼。矯揉于一時。或不
能。不怠。惰于後日。○文王在宮而和者。此誠也。在廟而敬者。亦此誠也。合內外
而如一。其誠微而無間。非其純亦不已。何能至是哉。○附錄離離二句。俞樾文
井文評。以查觀覽。○周王和敬之德。隨所在而微。其極焉。夫離離則和之至。肅
肅則敬之至。而于在宮在廟者。德不已。極其盛乎。美文王者。曰至人之德。未
嘗當境見異也。而所以異乎。怕人者。即在是。和敬有齊致之休。溫恭有盡量之

也。亦保是或慎恐。懼而加保守之功。意蓋此心原無厥射時。而亦自保守也。
變巖曰。閨門之中。萬化從出。故宜和宗廟之中。禮法所在。故宜敬。一申未承。
一物未交。不顯也。顯于無形。聽于無聲。常有臨焉。精神聚會。念慮純潔。無射
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常有守焉。蓋誠立下已。故德妙于純。管如天之於穆
不已。而四時寒暑之序自若。何容心于其間哉。○惠之。蓋近而此。以肅為惠。
刑之。蓋近而此。以雍為刑。則時措之宜也。○亦臨亦保。只是心無虛假。自無
間斷。不可說到工夫上去。下二章。通根此章說。○聖人隨所遇而盡其誠。則其
純亦不已。可知矣。常人之情。勉強于此。或不從。不從。于彼。矯揉于一時。或不
能。不怠。惰于後日。○文王在宮而和者。此誠也。在廟而敬者。亦此誠也。合內外
而如一。其誠微而無間。非其純亦不已。何能至是哉。○附錄離離二句。俞樾文
井文評。以查觀覽。○周王和敬之德。隨所在而微。其極焉。夫離離則和之至。肅
肅則敬之至。而于在宮在廟者。德不已。極其盛乎。美文王者。曰至人之德。未
嘗當境見異也。而所以異乎。怕人者。即在是。和敬有齊致之休。溫恭有盡量之

也。亦保是或慎恐。懼而加保守之功。意蓋此心原無厥射時。而亦自保守也。
變巖曰。閨門之中。萬化從出。故宜和宗廟之中。禮法所在。故宜敬。一申未承。
一物未交。不顯也。顯于無形。聽于無聲。常有臨焉。精神聚會。念慮純潔。無射
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常有守焉。蓋誠立下已。故德妙于純。管如天之於穆
不已。而四時寒暑之序自若。何容心于其間哉。○惠之。蓋近而此。以肅為惠。
刑之。蓋近而此。以雍為刑。則時措之宜也。○亦臨亦保。只是心無虛假。自無
間斷。不可說到工夫上去。下二章。通根此章說。○聖人隨所遇而盡其誠。則其
純亦不已。可知矣。常人之情。勉強于此。或不從。不從。于彼。矯揉于一時。或不
能。不怠。惰于後日。○文王在宮而和者。此誠也。在廟而敬者。亦此誠也。合內外
而如一。其誠微而無間。非其純亦不已。何能至是哉。○附錄離離二句。俞樾文
井文評。以查觀覽。○周王和敬之德。隨所在而微。其極焉。夫離離則和之至。肅
肅則敬之至。而于在宮在廟者。德不已。極其盛乎。美文王者。曰至人之德。未
嘗當境見異也。而所以異乎。怕人者。即在是。和敬有齊致之休。溫恭有盡量之

也。亦保是或慎恐。懼而加保守之功。意蓋此心原無厥射時。而亦自保守也。
變巖曰。閨門之中。萬化從出。故宜和宗廟之中。禮法所在。故宜敬。一申未承。
一物未交。不顯也。顯于無形。聽于無聲。常有臨焉。精神聚會。念慮純潔。無射
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常有守焉。蓋誠立下已。故德妙于純。管如天之於穆
不已。而四時寒暑之序自若。何容心于其間哉。○惠之。蓋近而此。以肅為惠。
刑之。蓋近而此。以雍為刑。則時措之宜也。○亦臨亦保。只是心無虛假。自無
間斷。不可說到工夫上去。下二章。通根此章說。○聖人隨所遇而盡其誠。則其
純亦不已。可知矣。常人之情。勉強于此。或不從。不從。于彼。矯揉于一時。或不
能。不怠。惰于後日。○文王在宮而和者。此誠也。在廟而敬者。亦此誠也。合內外
而如一。其誠微而無間。非其純亦不已。何能至是哉。○附錄離離二句。俞樾文
井文評。以查觀覽。○周王和敬之德。隨所在而微。其極焉。夫離離則和之至。肅
肅則敬之至。而于在宮在廟者。德不已。極其盛乎。美文王者。曰至人之德。未
嘗當境見異也。而所以異乎。怕人者。即在是。和敬有齊致之休。溫恭有盡量之

也。亦保是或慎恐。懼而加保守之功。意蓋此心原無厥射時。而亦自保守也。
變巖曰。閨門之中。萬化從出。故宜和宗廟之中。禮法所在。故宜敬。一申未承。
一物未交。不顯也。顯于無形。聽于無聲。常有臨焉。精神聚會。念慮純潔。無射
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常有守焉。蓋誠立下已。故德妙于純。管如天之於穆
不已。而四時寒暑之序自若。何容心于其間哉。○惠之。蓋近而此。以肅為惠。
刑之。蓋近而此。以雍為刑。則時措之宜也。○亦臨亦保。只是心無虛假。自無
間斷。不可說到工夫上去。下二章。通根此章說。○聖人隨所遇而盡其誠。則其
純亦不已。可知矣。常人之情。勉強于此。或不從。不從。于彼。矯揉于一時。或不
能。不怠。惰于後日。○文王在宮而和者。此誠也。在廟而敬者。亦此誠也。合內外
而如一。其誠微而無間。非其純亦不已。何能至是哉。○附錄離離二句。俞樾文
井文評。以查觀覽。○周王和敬之德。隨所在而微。其極焉。夫離離則和之至。肅
肅則敬之至。而于在宮在廟者。德不已。極其盛乎。美文王者。曰至人之德。未
嘗當境見異也。而所以異乎。怕人者。即在是。和敬有齊致之休。溫恭有盡量之

志于廟中也哉。臨臨保復。然能無明。然嘆與千古之人也。○雙字詩中。能多而本題。雖離。離是取文德。詠歌。尤宜逐句。挑剔。方切在中。兩極字。在宮在廟。全要說得無心。又須看。得靈活。文講和。教勸人。深微。陸官廟。絕不呆相。援引一二事。頭妙在實處。皆虛。此題合作。

賦也。故今也。疾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表里之囚。及見表後。後之屬也。○烈光假大瑕過也。此兩句。與不珍廉。不隨。廉問相表裏。問前問也。式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珍。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所前問者。而亦無不合于法度。雖無廉。而亦未嘗不入于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即廉文王之德。既極其純。則其見于事者。又何有不善哉。肆今大難之來。雖不能以珍絕也。而光大之德。未嘗玷缺。蓋廉。思難之變。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而不為之少損者矣。事必前問而後式也。彼則雖無所前問。而亦無不合于法人。○

○此特。謂前復善也。彼則雖無廉。而亦未嘗不入于善。蓋自然之中。有法。而何待于問。素履之下。皆天則。而何待于謙也。其德之見于事者如此。○

○此章上二句。言不因外患。而有指。下言不資。聞見。而有益。肆字。承上章末。只管首二句。疾。如是。要。檢。猶。之。役。美。里。之。囚。皆。是。然。亦。不。必。入。是。事。烈。假。雖。若。以。聲。譽。言。其。意。指。德。蓋。聲。譽。從。德。起。也。須。然。光。大。字。還。他。不。瑕。是。文。王。素。履。而。正。志。過。坎。而。有。孚。其。德。見。于。外。而。光。輝。盛。大。者。無。所。玷。缺。是。矣。問。指。古。謂。言。謙。指。今。人。言。式。以。已。然。言。循。法。而。不。必。有。取。法。之。勞。謂。所。行。自。由。于。然。之。理。也。蓋。即。身。也。人。以。當。然。言。從。善。而。不。必。有。受。善。之。益。謂。所。行。自。由。于。然。之。理。也。蓋。即。身。即。法。我。之。法。猶。古。之。法。也。而。何。事。觀。型。于。古。即。心。即。善。我。之。善。猶。人。之。善。也。而。何。待。借。資。于。人。所。謂。不。待。學。而。能。不。待。始。而。止。也。然。則。子。謙。子。其。說。壞。了。問。周。式。不。問。亦。式。謙。固。入。不。謙。亦。人。是。天。然。妙。合。者。安。知。豈。真。開。去。問。謙。豈。真。事。作。不。問。不。謙。總。言。其。心。德。之。純。通。式。與。人。亦。是。詩。人。舉。出。○疏。義。此。言。德。極。盛。故。不。因。患。難。而。有。損。德。木。成。故。不。有。轉。傳。而。有。益。○輔。慶。源。曰。上。二。句。此。樂。天。之。

○此章上二句。推聖世人才之有成。下本純德之造就也。註德見于事。指。假。法。度。與。善。而。言。肆。字。亦。承。上。章。末。成。人。句。以。已。成。就。言。小。子。句。以。方。去。修。為。言。有。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也。有。造。者。切。磋。琢。磨。以。求。進。于。德。也。無。駁。雖。本。章。意。末。但。不。可。說。出。金。追。玉。琢。之。章。開。四。方。于。綱。紀。萬。象。魚。躍。之。化。舉。一。世。而。成。固。是。古。之。人。無。駁。也。成。人。小。子。即。斯。士。有。德。有。造。正。斯。士。之。譽。聲。人。材。成。就。必。本。無。駁。者。蓋。惟。德。無。駁。則。作。人。亦。無。駁。如。天。運。不。已。而。四。時。行。成。功。成。也。此。二。句。是。贊。嘆。語。非。推。原。也。不。然。則。上。肆。字。所。以。著。落。或。云。無。駁。即。所。以。成。就。人。才。苦。云。惟。德。無。駁。則。作。人。亦。無。駁。便。多。一。冒。○此。雖。言。純。德。之。作。人。每。是。因。作。人。之。盛。氣。嘆。美。文。德。之。盛。也。○張。賓。王。曰。以上三詩。皆。言。文。王。之。德。之。盛。而。皆。及。于。作。成。人。材。之。事。以。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于。作。成。一。世。之。人。材。者。然。後。至。在。易。觀。卦。曰。觀。我。生。君。子。無。咎。象。曰。觀。我。生。民。也。意。蓋。如。此。○附。錄。據。聖。斯。士。自。悅。文。并。評。以。資。觀。覽。○士。以。是。稱。贊。聖。德。所。有。成。也。其。矣。士。不。身。以。聖。稱。也。而。今。皆。有。其。譽。焉。非。無。駁。之。言。成。者。聖。乎。詩。若。曰。天。生。人。才。以。供。

○此非聖人不能也不問句。從心所欲。不逾矩也。不諫句。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教。亦舉聖斯士。○天。一。句。幸。卯。編。卷。一。辛。酉。朝。賦。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古。之。人。指。文。王。也。舉。名。驗。後。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于。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亦。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與。于。天。下。而。成。其。俊。又。之。美。也。

○此章上二句。推聖世人才之有成。下本純德之造就也。註德見于事。指。假。法。度。與。善。而。言。肆。字。亦。承。上。章。末。成。人。句。以。已。成。就。言。小。子。句。以。方。去。修。為。言。有。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也。有。造。者。切。磋。琢。磨。以。求。進。于。德。也。無。駁。雖。本。章。意。末。但。不。可。說。出。金。追。玉。琢。之。章。開。四。方。于。綱。紀。萬。象。魚。躍。之。化。舉。一。世。而。成。固。是。古。之。人。無。駁。也。成。人。小。子。即。斯。士。有。德。有。造。正。斯。士。之。譽。聲。人。材。成。就。必。本。無。駁。者。蓋。惟。德。無。駁。則。作。人。亦。無。駁。如。天。運。不。已。而。四。時。行。成。功。成。也。此。二。句。是。贊。嘆。語。非。推。原。也。不。然。則。上。肆。字。所。以。著。落。或。云。無。駁。即。所。以。成。就。人。才。苦。云。惟。德。無。駁。則。作。人。亦。無。駁。便。多。一。冒。○此。雖。言。純。德。之。作。人。每。是。因。作。人。之。盛。氣。嘆。美。文。德。之。盛。也。○張。賓。王。曰。以上三詩。皆。言。文。王。之。德。之。盛。而。皆。及。于。作。成。人。材。之。事。以。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于。作。成。一。世。之。人。材。者。然。後。至。在。易。觀。卦。曰。觀。我。生。君。子。無。咎。象。曰。觀。我。生。民。也。意。蓋。如。此。○附。錄。據。聖。斯。士。自。悅。文。并。評。以。資。觀。覽。○士。以。是。稱。贊。聖。德。所。有。成。也。其。矣。士。不。身。以。聖。稱。也。而。今。皆。有。其。譽。焉。非。無。駁。之。言。成。者。聖。乎。詩。若。曰。天。生。人。才。以。供。

○此章上二句。推聖世人才之有成。下本純德之造就也。註德見于事。指。假。法。度。與。善。而。言。肆。字。亦。承。上。章。末。成。人。句。以。已。成。就。言。小。子。句。以。方。去。修。為。言。有。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也。有。造。者。切。磋。琢。磨。以。求。進。于。德。也。無。駁。雖。本。章。意。末。但。不。可。說。出。金。追。玉。琢。之。章。開。四。方。于。綱。紀。萬。象。魚。躍。之。化。舉。一。世。而。成。固。是。古。之。人。無。駁。也。成。人。小。子。即。斯。士。有。德。有。造。正。斯。士。之。譽。聲。人。材。成。就。必。本。無。駁。者。蓋。惟。德。無。駁。則。作。人。亦。無。駁。如。天。運。不。已。而。四。時。行。成。功。成。也。此。二。句。是。贊。嘆。語。非。推。原。也。不。然。則。上。肆。字。所。以。著。落。或。云。無。駁。即。所。以。成。就。人。才。苦。云。惟。德。無。駁。則。作。人。亦。無。駁。便。多。一。冒。○此。雖。言。純。德。之。作。人。每。是。因。作。人。之。盛。氣。嘆。美。文。德。之。盛。也。○張。賓。王。曰。以上三詩。皆。言。文。王。之。德。之。盛。而。皆。及。于。作。成。人。材。之。事。以。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于。作。成。一。世。之。人。材。者。然。後。至。在。易。觀。卦。曰。觀。我。生。君。子。無。咎。象。曰。觀。我。生。民。也。意。蓋。如。此。○附。錄。據。聖。斯。士。自。悅。文。并。評。以。資。觀。覽。○士。以。是。稱。贊。聖。德。所。有。成。也。其。矣。士。不。身。以。聖。稱。也。而。今。皆。有。其。譽。焉。非。無。駁。之。言。成。者。聖。乎。詩。若。曰。天。生。人。才。以。供。

○此章上二句。推聖世人才之有成。下本純德之造就也。註德見于事。指。假。法。度。與。善。而。言。肆。字。亦。承。上。章。末。成。人。句。以。已。成。就。言。小。子。句。以。方。去。修。為。言。有。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也。有。造。者。切。磋。琢。磨。以。求。進。于。德。也。無。駁。雖。本。章。意。末。但。不。可。說。出。金。追。玉。琢。之。章。開。四。方。于。綱。紀。萬。象。魚。躍。之。化。舉。一。世。而。成。固。是。古。之。人。無。駁。也。成。人。小。子。即。斯。士。有。德。有。造。正。斯。士。之。譽。聲。人。材。成。就。必。本。無。駁。者。蓋。惟。德。無。駁。則。作。人。亦。無。駁。如。天。運。不。已。而。四。時。行。成。功。成。也。此。二。句。是。贊。嘆。語。非。推。原。也。不。然。則。上。肆。字。所。以。著。落。或。云。無。駁。即。所。以。成。就。人。才。苦。云。惟。德。無。駁。則。作。人。亦。無。駁。便。多。一。冒。○此。雖。言。純。德。之。作。人。每。是。因。作。人。之。盛。氣。嘆。美。文。德。之。盛。也。○張。賓。王。曰。以上三詩。皆。言。文。王。之。德。之。盛。而。皆。及。于。作。成。人。材。之。事。以。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于。作。成。一。世。之。人。材。者。然。後。至。在。易。觀。卦。曰。觀。我。生。君。子。無。咎。象。曰。觀。我。生。民。也。意。蓋。如。此。○附。錄。據。聖。斯。士。自。悅。文。并。評。以。資。觀。覽。○士。以。是。稱。贊。聖。德。所。有。成。也。其。矣。士。不。身。以。聖。稱。也。而。今。皆。有。其。譽。焉。非。無。駁。之。言。成。者。聖。乎。詩。若。曰。天。生。人。才。以。供。

一代之用則棄保之克自振拔者不必皆賴一人興起之力也然奇才恒不數見而秀秀卒克垂聲此非有大為之樂育者不能以長舉也如此也我龍不重命古之人哉蓋分言之為成人小子合言之則亦曰斯士已爾疏別之為有德有造統論之則亦曰舉斯士已爾斯士也使非有人為作之乎先吾知老成之所振興者無自英少之所獎進者無由將見賢才皆已息矣美賢皆已倫安風聲習尚之日即于伯渥渥者皆已不可變矣安在哉通謂皆卓然有大儒之望而子亦云可教也哉而非所論沐無數之化者也吾一微諸岐豐之觀感而却西方之士凡親炙蓋勉之休光者無小無大莫不流襟于袷佩也以詩書必可親以禮樂為必可樂雖有庸材一經至德之薰陶不知何以有人于彬雅矣况乎秉質之秀長者歟夫以商俗之弊也則歌沐邑之問濟于忘情者不知幾何矣而岐西斗絕之墟獨翹翹然有英偉絕俗之稱此何以故哉豈料南對壯之山川秀麗故多產傑人耶不然何斯士之標名于國業者偏岐豐而薄濟多吉也此一異也又一徵諸江漢之風而南國之士凡迷聽編幣之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四

至

有凡贊一經盛德之鼓舞不知何以盡于雍雍矣况乎賦變之美又有賦夫以克與之遇也唐魏深恩之俗習于朴樸者不知凡幾矣而漢南沾秋之域猶形影然有文采風流之目又易以故哉豈三湘七澤之地氣鍾靈故不之奇士耶不然何斯士之著稱于楚域者極盛而顯顯多俊也此又一異也若此者歸之天虛天不尸功歸之地靈地不任德歸之斯士斯士卒不自知其所以歸吾以歸之古之人○體無停勢並無頓節精心盤折靈氣往來者眼在上曲曲廻抱而展去展連獨尋其神莊重難得如此與會感求

思齊五章 章句六句 三章章四句

皇矣章全句 ○通詩八章總序有周世德之隆而世受天命也須分作三段于前太子是周王業者王季是勤王業者文王是成王業者每二章各自相連俱重一字而歸重于天各章俱以帝言見周之所以受命而王者一本于天也詩經及太伯自太伯王季句亦不亟全意重在莫民兩字周家世德格天與天命之

王皆在于是德要以安民賢太王遷岐疑于畏狄不知變除開闢無非所以安民王季受讓疑于不友不知明類長君無非所以安民文王伐密伐崇紂于自私不知對天下順四方無非所以安民德見天心求莫為君者必以明德格天方不負上天立君之意○按詩柄言敘太王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或泥得字專字以太王王季專重德上不知太王王季詩中則多言其德而作屏開岐作對受讓亦未嘗不言事文王詩中則多言其事而先登于岸及子慎明德等處亦未嘗不言德須活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叶黑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叶胡維彼四國愛究爰度叶入上帝者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叶宅 賦也皇天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者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者致也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此謂岐周之地也○此詩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四

至

既既不得矣故求于四方之國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太王為居宅也 申讀賦皇矣上帝者曰帝天之命惟主于安民故降監之機恒先于眷德彼皇矣上帝雖曰高而在上也而其昭臨于下則赫然其明其所以監觀于四方者其意豈有他哉惟欲求民之安定無一人之不遂其生而已然安民者周上天之意而擇君者實安民之要惟此夏商二國所行非安民之道既失其政不可以承天意而為生民主矣乃於四方之國爰究爰度于以審其孰為安民之君而為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使之有可藉之基也天之擇君如此惟我太王穆明德于西土正安民之君而為上帝之所欲致者也是登然顧視西土遂以此岐周之地與太王為居宅焉而使之益大其安民之功也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天以安民為意為命太王讓木下正言所以立太王以安民也民必得君而後安故為民擇君君必得地而後可以行安民之政故為君擇地臨下有赫辨字重明不重感不可人福善禍淫講此句只泛說監觀四方

皇亦有新句。經帶。求民之與。乃監。觀本意。此雖以民言。故有固立君。意。了。惟此二句。亦無只引起之詞。一固不可指禁。蓋此時禁已死。商當祖甲之日。糾尚未生也。不獲請所行。詳安民之道。尤與度不同。究詳求此等。人也。應番擇其孰稱也。上帝者之言。苟。謂。安民者。便欲擊而與之。尚未着。太王。謂。增其式。厥。只是天。眷。有德。意。不必。說。地。則。民。聚。者。來。遠。是。增。大。其。致。王。之。地。俾。有。可。為。之。勢也。乃。亦。上。要。點。太。王。有。德。足。以。安。民。正。上。帝。之。所。欲。致。者。所。以。眷。之。而。與。以。岐。周。之。地。所。謂。增。其。式。厥。也。香。子。從。究。皮。中。來。此。維。此。字。指。岐。周。言。岐。周。亦。在。西。方。後。太。王。因。避。仇。而。遷。之。寔。天。意。所。眷。也。反。焉。數。語。總。歸。重。末。二。句。

作之屏內之其苗其麟修之平之其濯其樹啓之辟其之其權其梏叶紀
反攘之則之其盛其枯叶紀帝遷明德車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賦也。作。振。起。也。屏。去。之。也。苗。木。立。死。者。也。麟。自。斃。者。也。或。曰。小。木。蒙。密。蔽。勝。者。也。修。平。皆。治。之。使。疎。密。正。直。得。宜。也。濯。叢。生。者。也。樹。行。生。者。也。登。辟。登。除。也。梏。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樞。也。腫。節。似。扶。老。可。為。杖。者。也。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屢。山。桑。也。與。梓。皆。美。材。可。為。弓。幹。又。可。鞞。也。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太。王。也。申。夷。載。路。未。詳。或。曰。申。夷。即。源。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泥。炭。駁。矣。者。也。肥。賢。妃。也。謂。太。姜。也。此。章。言。太。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于。昆。夷。太。王。居。之。人。物。漸。盛。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為。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既。固。而。卒。成。王。業。也。

詩經卷之二十四

申。謂。天。既。以。岐。周。與。太。王。矣。而。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之。區。見。發。出。及。之。所。也。太。王。承。命。治。之。有。作。之。而。拔。起。者。有。屏。之。而。除。去。者。其。雜。立。死。之。苗。與。其。白。葉。之。賢。也。有。修。之。而。剪。其。滋。蔓。者。有。平。之。而。理。其。辛。曲。者。其。雜。叢。生。之。灌。木。與。其。行。生。之。樹。也。或。管。之。關。之。而。重。致。交。除。者。則。曰。啓。之。木。焉。或。積。之。則。之。而。使。得。以。成。長。者。則。曰。屏。之。木。焉。太。王。居。岐。而。土。地。漸。次。開。闢。如。此。則。道。路。以。通。而。昆。夷。不。能。為。害。矣。是。登。人。力。之。所。能。為。哉。乃。上。帝。以。安。民。其。旨。明。德。乃。遷。此。太。王。明。德。之。君。以。居。之。既。使。昆。夷。遠。遁。滿。路。而。去。矣。天。又。為。之。

王承命遷岐以安民者如此。疏解此章上八句言盡人事以開王業。下言本于天命。故能開王業也。作屏四句去其死存其生。有栽培傾覆。操財四句去無用。存有用。有耐煩就簡意。作屏對啓開看。修平對攘剔看。此特舉開闢一事以見其餘耳。漸次開闢。是太王居岐漸漸開闢大乃人物漸盛所致也。非是始至時事不必太王自為之。而一段荒坡精神亦見于其中。此須點出莫民大意。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苗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陰翳。故曰駢帝遷四句皆本天命來立君定配皆遷都以前事。而帝遷句即上眷顧與宅二句意也。但前是欲與之。此是累遷之也。明德即莫民之德。遷岐而曰帝見太王真能莫民。不負帝心也。申夷句輕粘帝遷句說。正與上開闢一舉事。厥配之立。非特為背字。而然還重作對。以生王季上又立配在荒岐前。而此時是賴其助。故又推本言之。既有明德以治外。又有賢妃以治內。語意相承。命即所願與宅之命也。受命既固者受之始而保

之終也。此句打轉作屏八句看。劉上至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謂論先德必稱先後。然亦以生下章王季如大明。敘太任。生文王。太似。鳴。生。武。王。意。蓋。受。命。其。固。于。有。賢。子。孫。也。但。大。明。有。明。效。之。詞。此。只。暗。引。之。理。薛。方。山。云。作。屏。修。平。受。帝。者。之。命。于。不。按。而。三。分。有。二。之。業。基。于。也。縱。國。橫。割。延。西。顧。之。命。于。無。窮。而。九。年。未。集。之。統。肇。于。此。也。此。說。最。明。註。辛。成。王。業。是。他。日。事。乃。朱。子。推。廣。之。意。一。說。註。所。謂。山。林。險。阻。與。近。于。昆。夷。二。句。乃。是。先。開。兩。路。以。為。下。文。張。本。至。漸。次。開。闢。則。與。山。林。險。阻。相。應。昆。夷。遠。遁。則。與。近。于。昆。夷。相。應。則。帝。遷。二。句。與。上。八。句。是。一。意。天。立。厥。配。註。有。又。字。又。是。一。意。受。命。句。德。承。此。說。甚。得。未。傳。之。旨。

詩經卷之二十四

帝省其山梓棫斯援音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音伯王季維此王季因
心則友叶對友其兄叶則則其慶羊反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叶在音
方
賦也。援。倫。見。歸。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

此國者以君之也。大伯大王之子。王季太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強也。若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厚載則也。卷字之義。在忍讓之間。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按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豈果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尊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太王沒而國傳于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然以太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于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于勉强。既受大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再證。然繼大王者王季也。天命王季。何如帝省視岐山。見其梓枅之木。按盛而疎松栢之間。兌然而通。則知民歸之。益衆矣。然西顧之。辨明德之。帝既作之。那以同王季矣。使不與之賢君。以嗣其業。則此那其誰與對也。故又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而為之對焉。則岐山之業。自是而有托矣。然斯意也。豈待太伯之讓。王季之主。而始定。蓋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傳位之事。雖未議。而帝天之命。已屬意王季。以繼太王之緒矣。他日泰伯之讓。王季之受。不過承此命而已。然泰伯。兄也。王季。弟也。大伯讓王季。而避之。則泥于迹者。或以不友疑王季矣。孰知此王季也。平日之友愛。不由勉強。是因其心之自然。以友其兄。焉。且其受讓之後。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其兄讓德之光。彼豈有以錫之。凡見王季之勤業者。皆頌大伯之知人也。王季之德如此。故能受天祿而不失。于文武。猶稱其餘慶。而奄有四方也。豈直保岐周之業已哉。

詩經

卷之二十四

大雅

五

疏解此章。上遇太王。中含泰伯。而寔重王季。上五句。言天命王季。以嗣王業。七句。言王季之德。足以受天命。而嗣王業也。帝省三句。承上太王來。以起下文。梓枅二句。即上作屏等意。省之。而木按道通。則與宅之命。已不負矣。正不負。無人承當。須于此時。預定之作。即首章。乃登二句。意作對石者。立此君。以正光前。業下。皆後人。而與作邦對也。作邦。豈不可與作對。並重。蓋有此邦。無此君。則邦誰與對。本是為君。而作邦。反似為邦。而作對也。自太伯句。始上作對。言

自初生。此二賢時。而繼太王。以當此邦者。已屬之王季矣。太伯王季。兩人皆可繼世。一迷一嗣。有真之為。而為者。詩人借此一段。形容天意耳。注已定字。說天命。定王季。說繼世。五句。雖說王季之能修德。亦正發明作對之意。且一顧說下。勿以未受讓。既受讓。平說。太伯兄也。王季弟也。兄尊。而讓于其弟。若疑于不友。惟王季不拘拘形迹。而慨然受讓。無所嫌疑。惟知兄意之當承。不知有國之可利。故曰。因心。則友其兄。即以其讓為友也。須知王季信得太伯心。事。此是兄弟間所難。慶字。本上二章。西顧之。眷作對之。命來。篤慶。謂受命既。固。已是厚了。王季又益修德。以厚之也。故謂之篤。修德以篤。慶。王季原非有意。只盡我當國之事。而慶自然篤耳。錫光。就結篤慶句。說蓋使王季不能修德。以篤慶。則人將讓大伯。無知人之明矣。今王季修德篤慶。天下後世始知太伯之讓。為崇德。以保國祚也。而知人之明。益彰。斯讓德之光。非王季錫之。而何。連用三則字。語意極繁。言其心一惟友愛。一惟知友其兄。一惟篤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其他皆所不知也。宋注。將連來。形心。故先着一避字。挑起疑于不友。而

轉到則友其兄。用意極密。受讓。以繼先言。就指王季本身。有四方。以祿後言。雖指文武。亦要見王季所貽。與上章。卒成王業。并下章。受社。施于孫。皆是此意。○莊。案。曰。詳言太伯王季讓位之事。者。使大伯不讓。則世統不及文王。使伯讓。而有以兄避弟之名。季受。而有以弟先兄之迹。太王必不肯奪嫡。王季又避背。則宗亦必不能及文王。惟大伯晦迹于采藥之行。王季亦若長兄不返。不得已。而代主其宗。祿者。是王季當日心事。止有友兄一念。更無世及之思。故能處其位。以開文王。周家之慶。于是乎。而後世亦謂三讓于不喪耳。不然。王季處子也。受祿無幾。以啓文武。奄有之業。豈當日應得之分乎。見莫非天也。○國。案。當弱小之時。其子孫多賢。而厄于卑勢。未能振起。及其外難。已發。國體日蹙。而繼統之際。又多有所論。或後嗣付托不。而坐廢勤勞之績。或支子才。而物望而不無。傾宗之心。內變將作。賢哲不免也。孰有如太伯王季之事哉。○辨。選。失。次。非。國。之。福。也。周。以。失。國。而。圖。勢。日。益。振。廢。長。立。少。非。國。之。福。也。周。以。立。少。而。後。嗣。愈。益。豈。非。天。命。有。在。哉。○。延。陵。季。札。讓。位。諸。樊。名。非。不。美。也。然。而。

詩經

卷之二十四

大雅

五

疏解此章。上遇太王。中含泰伯。而寔重王季。上五句。言天命王季。以嗣王業。七句。言王季之德。足以受天命。而嗣王業也。帝省三句。承上太王來。以起下文。梓枅二句。即上作屏等意。省之。而木按道通。則與宅之命。已不負矣。正不負。無人承當。須于此時。預定之作。即首章。乃登二句。意作對石者。立此君。以正光前。業下。皆後人。而與作邦對也。作邦。豈不可與作對。並重。蓋有此邦。無此君。則邦誰與對。本是為君。而作邦。反似為邦。而作對也。自太伯句。始上作對。言

季子無華伯之聖諸製無季摩之賢卒至讓而節精不數世而異放此無他不
孝不友以至于敗也其視周家積德累仁之業矣帝相勉焉哉○清石室詩
考云太伯去之其去也得聖人之清王季若守其居也得聖人之任而道皆有
合乎時中也故周公稱王季為同心孔子贊泰伯為至德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亮克長克君王如字此大
邦克順克比比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懈既受帝社施于孫子

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猶春秋傳樂記皆作其謂其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
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實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
以為慶刑不濫故人以爲威也順慈和備服也比上下相親也比于至于也惟
遺恨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又清靜其德音使無非則之
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于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
而延及于子孫也

申論天王季之德足以開王業如此何者而不本于天哉維此王季其心也帝
度之使之尺寸分明而有以妙乎裁制之宜其德音也帝藉之使之遠近洋溢
而有以壯夫非剛之言天之然相乎王季如此是以德無不備事有是非也則
能辨是非于疑似之間而克明焉人有善惡也則能察善惡于混淆之際而克
類焉且動于教誨無有怠倦之意而師道立矣何克長耶公子實謂無有虧濫
之失而君道康矣何克君耶其王此大邦也慈和一布而學下莫不備服何克
順耶誠意一孚而上下交相親愛何克比耶然是六者之德不特顯乎一時已
也且比于文王之後久而彌光無一毫之可悔焉若此者何莫而非帝度帝藉
之所爲哉夫惟王季有此盛德足以既受帝祀而所件對之命施于孫子而成
一統之業也天命王季如此是能繼其安民之業矣

疏解此章上十句言德本于天而無憾于後下言福受乎天而延及于後蓋有
是德故有是福也帝度其心者猶夫天喻其衷使之心有定衡分毫不差長短
隨宜而能制義理之要也此古今德所從出不與新舊對君稱其德音謂王季
之德純粹而無與因之類然清靜也此見天之所以厚王季者至此其德之所

卷之二十四

美

以全也下遂備言王季之德直至靡懈皆承此二句說德音必本于明德故水
說其德克明其德二字直管到克比以克明提起作主克明以事言是非能坐
昭克類以人言善惡能剖分克長則立教而師道盡克君則平政而君道得克
順者我能慈和而人無不服也克比者上能親下而下無不親也皆重在此一
邊然明類長君皆言德之本諸身者而未及後諸民也故又着王此大邦句要
見嗣太王岐周之業其德靡懈必言至于文王者俟諸後聖而不惑之意靡
懈即無欺之意恭德有未至則雖當其身猶有遺恨今其德至于其後猶尊何
道恨乎和昆湖云此二句有二意蓋世至文王則時勢之相隔既難乎其爲傳
德如文王則聖神之繼起又難乎其爲盛今其德至于文王而猶無遺恨則遠
而彌光矣而不惑其德盛矣既受帝祀即前之作邦作對而受祿無喪者孫子
就文武說即查有四方但此處只歸重靡懈之德上見王季之德能裕後也○
按左傳心能制義曰度德止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
倦曰長實慶刑威曰君慈和備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天緯地曰文九德

不怨作事無悔與誰可祭○王季之立人皆以爲太王之命也而不知建天尺
之太王不得而私也人皆以爲太伯之讓也而不知天寔主之太伯亦不得而
私也故曰受帝社○徐徵云云長幼之分天之所定有國者傳之嫡長常道也
中道也故叔齊不代伯夷季札不代諸樊宋襄公傳位于弟而遺穆公穆公之
嗣公子自棄甘處子臧之節而致襄公之敗今王季乃爾何哉君人者天命所
係聖人有權未嘗執一也况其修德光見以成百年之祚乎彼有取爾也○註
中前是以字承度辭來後是以字總關上文來

帝謂文王無然辟授音無然欲與誰先登于岸音及客人不恭敢距大邦音及侵
阮音但共王赫怒音怒音及愛登其旅以授音但旅以篤屬音以對于天下音及
賦也帝謂文王設爲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肆難
畔也援舉授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欲之動也愛慕也言肆情以狗物也岸
道之極至處也密賓須氏也姑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但往也來

卷之二十四

美

既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其族周師也按也復旅審師之往共者也
結嗣對否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欲羨則君子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
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質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
也是以各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兵而
往焉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
畔援欲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申譚然繼王季者文王也天命文王何如蓋文王之德由天縱天若有言以謂
之曰彼人以身游于世每覺內之不足故有所舍而他就就謂畔援爾其以道
制分而無然舍此以取彼焉人以世擾其身每覺外之有餘故有所徇而厚室
是謂欲羨爾其以理御情而無然肆情以徇物焉夫人惟有是二者則迷于私
欲之境而若墜諸淵耳惟無是二者則守其無欲之宗而乃登于岸道之極至
若衆所仰攀而爾獨先陳之矣夫文王之德惟天所命如此則其見之行事者
何莫而非奉天之命乎是故容人不恭敢在大邦惟小扶弱之命擅興師旅以

經義

卷之二十四

天

侵阮而往至于共其可怒甚矣文王于是赫怒震怒憂其族以邊審旅之往
共者焉所以然者蓋以周邦之大諸國所恃以維持者也屬國相侵而不顧則
周家之威靈損矣今舉兵以懲密則王靈以振國勢以尊不有以厚周家之福
乎方伯之尊下之所賴以無恐也一方倡亂而不討則人心之仰望孤矣今舉
兵以邊密則密者以除小者以恤不有以對天下之心乎此其伐密亦因其可
怒而怒耳何嘗有畔援欲羨之私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天命文王以純德下言因承天命以伐密也先言天命文
王無私以造道見得伐密亦是理當如此未嘗以私忿而伐之也無然字實有
得活辭方山云無然雖不可作戒意亦自有天命其如此之意故註曰猶言不
可如此也不可謂說自然凡人之心有介限之可守無端而去之是謂畔
援舍吾之所有非以正自守也凡人之心無黨惡之是恃無黨而附之是之
謂援謂附因緣如米當其利達之類心先物而動有何可欲而發之不及後
是之謂欲謂物之初交于心而引動其欲也物來心而入有何足慕而滿之不

覺深是之謂美謂此心牽引于物愛慕而玩好之也所欲所羨如登色貨利之
類畔援字一意有畔必有援欲羨二字一意有欲必有羨四子要行入畔
援不必畔理援欲即畔欲援理猶未允理與欲對欲羨不必見欲而動即見理
而慕猶未能與理為一常人有有意造道而道終不合者往往坐此無畔援欲羨
便是岸其機關甚長故曰先存註云先知先覺者蓋此心無欲自然虛明能見
道也先字對人之溺于欲而不能造道之極者而言則人為後而後為先矣法
水以岸為極故借以為道之極至身先登于岸然後能拯援生民之陷溺故下
文云帝謂與天賜不同文之賦予是在登岸先一層本句乃指造道極至
指上合天意說也人卻誤看註中先知先覺句遂認向聰明天授講字字全不
着力大非○密人侵阮只是虛障而曰不恭敢距者蓋古者諸侯出師必上告
天子下告方伯文王為方伯密不請命以行便是不恭敢距了○朱豐城曰密
之敢距大邦不知有事大之禮也侵阮但共不知有恤小之義也此天理之所
當怒而王法之所當誅也故赫怒整兵以邊其衆整旅只是命將非自將也邊

經義

卷之二十四

天

者彼人而我禦之也○胡新安曰此是文王與師之始詩人必原于天之所命
以見文王之怒非出于已私也○疏二句平看二以字皆本伐密來○通解曰
密封于太王而受命既同培植于王季而受祿無喪周家之祚昔矣邊密則太
王所肇基者自是而益重王季所培植者自是而益固周祚有不篤乎仁足植
小義足培植者不有以答天下之望乎曰對自是文王見理真而此心不動
一意奉若天道處○彭慶陵曰無畔援則中正而不溺于私無欲羨則剛大而
不溺于欲故能造道之極也○畔援欲羨皆攻取之心也然人心即道心無之
即道岸矣難精難振核人人之都奪人之地然以篤別帖也以對天下也即此
是道岸也豈畔援乎豈欲羨乎○馮吉人曰行師之際惟心最易逆之王伐密
伐密無畔援欲羨所以為聖人之師密有私忿便非常謂意矣

振其在京○疏曰侵自阮疆陲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池
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高岡之方下民之至
賦也依安驗京周京也矣除舊善將側方細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

擊之兵既過番人遂從阮瑩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岡即為我國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公在京兆府咸陽縣

申釋以伐密之事言之惟此文王安然在周之京坐致決勝之策而所擊之兵既過番人遂從阮瑩而出以侵密焉斯時也王師所至若蹈無人之境所陟高岡即為我國矣高岡之上為陵阿焉今高岡既為我有則無敢陳兵于此以拒我而陵阿乃我之陵阿矣高岡之下有泉池焉今高岡既為我有則無敢飲水于此以拒我而泉池乃我之泉池矣夫番人既服則歸附日衆有非程邑所能容者于是度其高原之善以為新都之建地以阻山為固也而此鮮原則在岐山之南矣地以帶河為險也而此鮮原則在渭水之側矣夫萬邦諸侯素係心于王京者也今則莫岐渭之聲靈而莫不仰是邑以趨向矣其諸為萬邦之方于四方下民者傾心于王化者也今則思岐渭之感德而莫不望是邑以歸往矣其諸為下民之王乎夫文王之伐密作都如此是能繼其安民之事矣而何

卷之二十四 大雅

莫非天命之所任哉
疏解此章上七句言安善都而兵威之無敵下言建新都而人心之攸歸也依字就心上說其地之不震不動武之無二無虞同意見文王雖赫怒未嘗動武當怒而怒雖怒亦安仍然無畔援敵乘也春秋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此侵字即此意與潛師掠境曰侵者不同陵阿在高岡上泉池在高岡下阿陵之大者池泉之所流者言陵泉則阿與池在其中故註只以陵泉言之兵法左山陵右水澤故特言無失無飲我字不必泥只是彼無險阻可恃便若屬之我耳不重在得密地要重得密人之心說番人既服歸附日衆故度地作邑以安新附之衆不是自京徙都于此岐山在後是阻山為固渭水繞側是帶河為險雖見新都形勢之美實重一片安民之心萬邦以諸侯言下民以百姓言方向也王往也俱就人心上作已然說要見人之歸向文王雖不係邑之作不作但仰建極之地則維翰之思有所土親親民之地則孔邁之情有所依故昔在岐周則太心係于岐今在新邑則人心又係于此若以方為切觀王為君王即非所以

論文王矣夫既設其師又入其地又作都以撫有其民以乎有所昨投飲矣而天定命之在文王初無意也○文王伐密遷都程邑伐崇遷都于豐今按史傳所載但言文王遷豐不言遷程何歟孔疏曰太王初遷已在岐山之陽是去程都不遠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程程程與皇甫諸口文王徙宅于程蓋謂此鄭箋據此是豐故云彼竟從都于豐知此作程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今按別書無文王在程之文亦無程程等逸書此必是偽書而文王之兩遷止有居岐之陽一句可證此外無可據矣宋子信之其亦有所考歟○又

按疏義文王居程邑凡三年
帝謂文王慎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謂爾仇方爾兄弟以爾鈞授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慎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夏華未詳則法也仇方讎國也兄弟與國也鈞授鈞梯也所以鈞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衝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

卷之二十四 大雅

在今京兆府鄠縣城也史記崇侯虎歸西伯于紂紂囚西伯于羑里西伯之臣聞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鉞鉞得專征伐曰諸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滋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申釋然天命文王不特此也帝謂文王爾有明德于實眷念之義德之未至者猶有聲色之可尋也爾有明德中涵號令之不事也喜怒之不形也何有于聲色之大乎德之未德者猶有夏革之可指也爾則至德涵微不務乎侈大也不事乎紛更也何有于夏革之長乎且又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有讓也而不自用其讓有知也而不自用其知惟奉帝則以周旋而已凡此皆爾之明德而為我之所眷念者也夫文王受天所眷如此則天討之行非文王其誰任之哉常于

好之國以爾鈞接之具與爾衝之車以伏崇鳩是文王之奉天命以伐崇如此

疏解此章上六句是天眷聖人之德下命之以行天討也此帝謂與前不同蓋此因文王已有其德而眷之故彼曰無然此曰予懷也予懷一句該下四句不大聲以色則是不言而信不動而化不長夏以華凡事不自高不自大不輕改作皆不為已甚之意不大不長乃詩人活詞非謂有聲色夏華而但不大不長也此要見文王以聲色為粗迹以夏華為過勳而惟以爾默為元神言詞俱化何有聲容貌若愚何有于色居之以謀何有侈大無為自神何有變革不識不知是全不用其私智非潛惑而不露也天理之自然曰則所謂順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知識原賦于天但有意用知識便非天理本然文王惟不作聰明自與帝則渾合亦無兩層意此與天之無聲無臭維玄維默相契故帝顧之仇方妄看得大崇侯助紂為虐天下之仇也非仇謂已也○嚴氏曰崇侯助文王而文王伐之疑于報私怨者然虎助紂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

卷之二十四 大雅

空

天討罪何若心哉蓋由其心純乎天理故喜怒哀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怨所謂者非苟合也高爾句提起看同爾兄弟對鈞接二句看同爾句是伐國之助以爾二句是攻城之具然爾爾非徒借援亦見人心共誅之也隨車高爾車大高則可以臨下大則可以突前末句承上三句說上章伐崇疑于私意此章伐崇疑于私仇故章首各以帝謂發之以見天理在所在當伐而非出于私意也臨衝爾爾爾崇鳩言執訊言連連依誠言安安爾爾是類是禮是致是附叶上四方以無侮爾爾爾崇鳩化化是伐是擊是絕是怒爾爾四方以無拂爾爾

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餘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置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疏解此章上七句言慎之以仁而天下無不服下言斷之以義而天下無不從爾爾是設之而不用言言任其言爾爾而不即攻也蓋雖負固不服而文王尚未忍絕也執訊獲醜還自我師言猶言有此等人耳若說執訊獲醜恐于徐戰之意不妥貼連連是不爭先安安是不暴怒討罪出于天敵類之兵法出于古故稱之亦以昭其罪于天神也致者使其奔命而來附者使其納款而附不專指崇民雖崇侯來附亦無不全其命也此句總承上五句大總攻徐徐戰似有以起人之憐而四方頌其仁則人皆畏服而無敢為應援之舉是無傷也看下一段要見修厥德于三句動王師于再舉意蓋決意川兵以戰攻之矣第言必攻也化化尚爾爾也伐擊其罪以代之肆縱兵以攻之絕於其世忽滅其國夫伐肆絕忽似有以起人心之忌而四方服其義則人皆順從而無敢

卷之二十四 大雅

空

天命以伐崇如此是能繼安民之事矣然何者而非天意之所為哉夫我周之業基于太王衍于王季昌于文王祖孫父子世德相承其所以垂八百年有道之長者誠非偶然矣後王可不思以繼之哉

之心是無佛也○考索曰漢晉高祖劉帝與九子沛庭仲稱皇九子劍
執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皇軍法之興始于此故後世祭之歟○按
氏于周禮肆師注云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季本不然其說謂黃
帝聖人也蚩尤敢與黃帝拒戰阪泉遂臣也何得與于祭此其理亦正○左傳
文子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後伐之因壘而凡兵行期為替
止則為學言不增兵但因其舊壘而學自服也四方之就天下說然竟之而反
長服無敢為應援之舉滅之而反服從無復有疑二之心此何以故蓋仁非委
靡故雖緩攻徐戰而不啟人之侮義非暴戾故雖縱兵滅國而不拂人之願此
其所以為聖人之師○四方兩字與監觀四方相應四方無拂正見文王得人
心順天命奄有四方處○前五緩攻徐戰告配琴神以致附來者又云及終不
服則縱兵以滅之可見緩攻徐戰與終不服對告配琴神與縱兵對以致附來
與以滅之對又玩始攻之緩戰之徐是總釋開五句意非力不足二句是起
下致附來及其終不下而肆之是總釋第一二句意天誅不可以留二句是起

卷之二十四 大雅

其德也○陳伯玉曰番人與崇侯皆為國之虐文王伐崇崇正足降民虐
必應上天求其虐而于兵戰誠不得已而用之也仁之至義之盡斯為帝王之
師也彼漢之北伐流而為唐之東征漸而為騶梁在其為仁義也○鍾伯敬
曰古公傳季歷以及文王經史中無如此詩說得明備統至不踰嫌疑形相大
要歸之天意開口便把上帝求其提出綱領所謂真民不獨指王季古公時言
天預知有封之慮而欲傳文王以安之不得而立王季况王季又復賢明帝者
工章詩言之古公亦承上帝求其之意以立王季耳帝謂文王四章詩言文王
以終古公上承天心立季傳昌之意即家王業機決于此矣○此文王不及
武王若以為古公諱商之述獨于王季章以施于孫子一語暗帶之以當代
人言當代難言之事無妙于此者始終意歸重文王上○沈無回曰此述文王
伐崇後崇之事而推本其始以見天之篤生也下何知之于帝作那作對自太
伯王季知之蓋曰自太伯以至王季耳作對即指文王且通詩以求其為主
而能對求其之天心者文王為虛以承天安民為主而順天安民者崇侯二事

為大小序之說是也二說極有意說詩者不可不知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一章二章言天命太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

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崇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

靈臺章全直○此詩當體貼詩人述民樂口氣不可直作詩人說然所謂民樂者
只是隨君之所有而喜談樂道之耳分意依章脚東萊說此詩真有天下太和
萬物咸若氣象非文王與民偕樂何以致此○朱豐城曰前二章言靈臺之游
觀後二章言辟雍之教育游觀而必言其物之盛者以見養育長養之有其意
也後言而必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作興之有其術也然則靈池鳥獸之樂
固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殆將與賢者共之也○遇所建則樂于所事遇所
適則樂于所有遇所奏則樂于所聞無往非樂意却不須見出樂字○一說舊
以靈沼鐘鼓谷開說固是不若言文王祭靈而在則在聞而况沼况沼而幸學
而民因所見而致樂之更有情耳

經始靈臺○經之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卷之二十四 大雅

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依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營表
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國之有臺所以望氣察災祥時觀游節勞
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
文王心恐頌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孟子曰文王
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
申讀此民樂文王之詞而詩人述之也若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文王與
民偕樂矣而民樂君之樂者其詞有曰國之有臺所以望氣察災祥時觀游
節勞佚也吾王之始有事于靈臺也經之而審其位次營之而正其方面但見
經營方始而庶民即已効勞于政治不俟終日之間而臺已告成矣此豈迫于
不得已之命而速以遂其欲哉蓋雖吾王于經營之始心恐頌民戒令勿亟而
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此所以不終日而成臺之速也然則靈臺
之成亦何往不見其可樂哉
疏釋此章全直四句言成臺之速下表民樂于趨事之心也經始只嘆起之詞此

就已成既本經始而言重始字蓋因述而補其名也又云神之精明者稱靈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稱靈靈是成其創造之地皆是靈以靈向神之靈孔靈皆謂以靈而立者以定其位也。不日成之只是極其速註中方字與已字相應。靈字與自字相應。攻之勿玉子來皆一時事。靈之靈即在于來之時。而子來之誤在于勿玉之後。如謂因文王有勿玉之令而動子來之誤則疑矣。○馮吉人曰。鹿氏子來乃因文王平日能愛其民亦不在一時勿玉之令上。若說文王心恐煩民故民樂趨其後則聖德意重民樂意輕即非本旨。○按勿玉乃息民之力。非被役之謂。欲災氣解禱氣爽則于此空氣舒勞逸則于此游觀皆取其高明此空之用也。

王在靈沼則鹿鹿伏鹿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鳥物不驚也。靈國靈之下有國所以域養禽獸也。鹿鹿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也。濯濯濯濯濯濯白皤皤沼之中有沼也。初滿也。初滿而鹿言多而得其所也。

鹿也。靈國靈之下有國所以域養禽獸也。鹿鹿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也。濯濯濯濯濯濯白皤皤沼之中有沼也。初滿也。初滿而鹿言多而得其

所也。鹿也。靈國靈之下有國所以域養禽獸也。今王當養和民人之職而在於靈國也。但見鹿鹿伏伏之自如而且濯濯然身體之肥澤焉。白鳥皤皤之自得而且濯濯然羽儀之潔白焉。於此而一觸目當必有以述優游之趣矣。國之中有沼所以養養魚鱉者也。今王當養和邦國之餘而在於靈沼也。於乎魚之多也。見生靈之養焉。魚之聚也。見出游之樂焉。於此而一臨觀當必有以述洋洋之休矣。吾民何幸吾王之有是樂哉。

鹿鹿此章止四句是樂其國之所有。下是樂其沼之所有也。大意說民嘆其可樂上雖會不可作文王有所寓而有所樂說國中所有特舉鹿鹿白鳥以該之。鳥皤皤俱承靈字。靈既成則沼皆成矣。天下有國則從而謂之靈國。中有一沼則從而謂之靈沼。註域養謂築為界域而養禽獸也。而王在字直應有欣幸與清安意。鹿易遇王在靈沼徒御非少乃不驚不遇而伏伏也。凡物性適則體充故肥澤。濯濯然潔白皤皤鳴自如意。此處見鹿鹿白鳥之天全而民

得也。於初乃詩人之嘆詞。非文王自嘆也。魚滿而躍見魚之多而得所也。此章有以澤文王對時育物之心。故見其可樂。○徐敬修云。世豈無苑囿池沼之奉鳥獸魚魚之育。獨文王之在圃在沼隨其所遇而物各遂其所。則文王之仁微于外而根于中。漸于民而流于物。民之樂之。泉苑圃也。沼鳥獸魚皆樂之。所形也不然。雖有此樂且孰與之耶。

鹿也。鹿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柷。樂柷上大版刻之。棹葉如鋸齒者也。柷葉上懸鐘磬。處以綠色為崇。牙其狀縱橫者也。賁大鼓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圓加三之一。鑄大鐘也。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辟。通。辟。澤也。辟。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禮。

也。則植木為虞刻板為樂。而柷葉之間。其狀縱橫而有文矣。鐘鼓所以統衆音也。射禮始於終條。秩然不紊。清濁唱和。迭相為經。於論說。此鼓鐘也。以此鼓鐘作于辟。雍則宜氣平情之音。有以協冠裳之會。講學行禮之地。有以充大樂之和可樂哉。此辟雍也。

鹿鹿此章上二句。美其樂品之備。下因嘆其作樂之可樂也。鹿刻川云。首二句只是提起句。不必多講。亦不必為制度所拘。此甚有見。虞樂柷。柷者為虞。柷者曰柷。柷上有刻板以飾柷。謂之樂。樂上懸鐘磬。處以采色為崇。牙其狀縱橫亦以飾柷。曰崇。牙者謂其狀隆然也。崇。崇。一懸物。其取乎不動也。無樂則懼其游務樂之覆柷。物實乎有章也。不縱則文。采莫見。虞樂。柷。謂說即是懸下鐘鼓者。注懸鐘磬字。不必泥黃鐘列於東序。鐘。列於西序。樂器不止此。特舉大者。柷。而不兼說也。鼓。鐘。即上論。下必入八音於樂。辟。只是以有倫之。樂。是地。為可樂。非樂得其地。亦非言音樂之可樂也。○張子曰。辟雍。古無此名。制蓋始

王世德作求言配命成王之學

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于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于天下也若

皆天理之所在也武王則于世德而仰以求之通其意之所必窮順其時之所

必變且能長言合于天理而得不復失是以天下之人皆信武王之能為孝子

而翁然作乎不止于一家一國而已豈不有以成王者之大信乎

見于事者言如太王修德行政王季積功累仁文王發政施仁之類乃三后所

以造嗣者其是即世德所在也作求內有恭釋標通常變多方求合之類觀三

后世德累積已久而履歷處尚多至武王之時如拘常守節不致起精神為之

親視則世德之銷沉久矣世德作求武王之以述為作也創三后未有之事

三后在天之心歷歷在在以一人繼承而盡得作處即其求處此句與下句宜

一申說蓋世德所在即天理所在就其所行件件合理便是配命末言者直是

無一息不與先德相合也配命之末即求世德之末非有兩層末句重武王

能成大信于天下不重天下信武王上蓋緣其行事多與三后不盡合似于天

下人心未盡孚契不知天理既同人心自合人皆信其能繼先德而粹白終無

百義故曰成王之學○叩馬之說雖士常非之矣即孔子于商周之際謂湯有

德而反厚其功聖賢論常理也故錄其功而不敢言其德○鍾克陵云成德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德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

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為法耳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何足法哉

南諫夫信之所在即法之所在也武王求德配命既以成王者之學而下土之

民遂皆視之為法焉然所以能法于天下者蓋由武王能求言孝思而所以求

世德配天命者存諸心而不忘體之身而不息果能為永世克孝是以其孝為

可法耳孝可法而人法之此下土之所以承式也歟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孝為天下之法下則推本其孝之純也前重乎字此重武

字式本字末未有學而不式也孝思即求世德之思求即配命之末但配命以

理言孝思就純心上言恭者以思而通凡三王不能告諸其後者俱從察察中

曲揣之末字直從其誠懇樹上發來所以能久自人法之曰式在我可法曰則

維則意在生活當辨精則辨精當變通則變通有因以國孝有家以家孝蓋立愛

皆同良知不異道理到極至處人自不能出其範圍耳非必以武王之事為法

○成王字見非諸侯大夫之信式下上見非一家一國之孝○上配命言理故

註以得失離合解此孝思言心故註以有時忘之解並無淺深

獨茲一人應侯順德求言孝思昭昭爾服

賦也類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不應後志之應侯維服事也○言天下之人皆

愛戴武王以為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

先王之事也

南諫夫武王之孝足以孚式乎人如此由是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為天子

而無有不應焉然此以類而應之者惟以武王之孝以順德而感于上故天下

之人亦以順德而應于下耳夫以一人之孝而感天下合天下之孝而應一人

則其武王之孝信能合久暫于一致要之末久而不忘者其作求世德以嗣先

王之事者殆昭昭而不可掩矣其配于京也有出然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天下應乎聖孝下言聖孝明于禮先也此章正收結于配

于京之末本上文字式說來婚嫁由于順德見武王之能孚式于天下者初非

私意惟一考德相為感通耳蓋孝德人心所同此心既能順乎祖父即能順乎

民心矣蓋順不在迹而在心武王十三年以前遵養時顯固是順即十三年以

後養定爾功亦是順人心愛戴正在于此昭註則順德就民以孝應言末言是

中世語嗣服就業上說謂舉先之孝與日月爭光武王無一念一事不可對祖考即無不可對上天亦無不可示子孫則加百姓刑四海煥先烈于重光而自之聲基勳家概事者自我而益顯矣此可見武王心事光明洞達處○順德有主民說者有主君說者有兼君民說者兼上孝思維則看兼孝為順德則武之孝思即應武之順德兼君民說義方渾全

昭茲來許繼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昭茲四句辛丑會試

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茲聲相近古蓋通用也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繼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

而講夫武王能繼先緒序其道之昭明固如此矣然創守一道武王之所以創業即後王之所以守成也來世子孫苟能矜之式之世德之求孝思之未不敢自外于成憲焉吾見真積之久有以得末命之不思格之餘有以契靈觀之念於萬斯年而天祿之集于五位者如一日矣何也武王之孝配乎天命者也吾能法之天不將以命武王者而命我乎

卷之二十四

大雅

王

應歷此章昭茲二字提起下言後世能繼武王之道則可以得天而久其福也矣許帶下看繼繼武亦如武王之求世德末孝思耳萬年言其久非壽也受天祜只是常守富貴而為天子意昭茲武王昭之繼武受祜後王繼而受之繼繼世者說却歸重在武王有以貽謀上○疏義此下二章又言武王之遺足以福後世者如此○此章見創守一道下章見天人一理

受天之祜四方來賓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上二句庚戌會試

賦也賓朝賀也周未秦強天子致旌諸侯皆復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

再讀然天人一理天心之所助順即人心之所助信也夫既受天之祜則四方諸侯莫不修職而來賓玉帛輸于萬國朝賀協于九業而所以相益順德者猶之在武王焉吾知上下同心而一人不忠不孤立親疎協力而王至不憂于無輔萬有斯年而多助之極于天下者如一日矣何也武王之孝成乎王字者也吾能法之人將不以信武王者而信我乎夫祖武所任而繼之者可以兼天命

可以係人心則是武王之所以繼先者即其所以裕後也斯可謂達孝也○疏解此章上二句是得乎天命下是因以得乎人心也四方來賓所謂四海之內悉王悉臣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也來賓與有佐相應蓋四方既歸則屏自厚是四方皆我之佐助也天命不出乎人心人心之所歸正天命之所在諸侯皆朝則百辟群后皆我周之屏翰故曰有佐要見歸武王者亦歸于我之意○上章是天與此章是人歸○此兩章見武王配天之業可以垂之無窮也○詩中德命孝字註中道字無大分別自前王得于身言曰德自後王繼前王言曰孝自德之理言曰命合而言之曰道

下武六章章四句○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脉貫通非有誤也

文王有聲章全首○通詩八章前四章是詳前聖選豐之事而舉其克君下是詳後聖選錫之事而舉其克君相分之一章是選豐之由二三四章是詳其選豐之事五章是選錫之由六七八章是詳其選錫之事克君意各就本章說

卷之二十四

大雅

王

總不外安民之意○大意言文王之有聲者以其安民也夫既為平安民則豐以安民此功之所以著明也惟其功之著明者為平安民故天下舉欲以安皆歸于文王也夫然則功之成而文王其親見之矣至于武王選錫則天下諸侯皆歸于武王猶京亦不容于不遷矣然遷都立業而教民其首事也故有辟雍之作而天下咸服焉然其選錫之始亦豈徒徇一己之謀哉必卜而來之而後始成之也非惟始無所苟而以善其終亦豈徒徇一時之計哉曰謀及其孫其謀之周也何如夫然則王業成矣此所以各以克君贊之也

文王有聲

通求二句丙戌江南

賦也通義未詳疑與率同發語辭賦大然君也○此詩言文王選錫武王選錫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爾雅文王有聲者曰我周自岐山肇業以未豐邑遷而王功著銘京時而正
業真亦思作豐作錫之本意乎蓋我文王之有聲也光四方顯西土若大乎其
有聲也而果何以致之誠以當殷之季民之不寧甚矣文王切如傷之親惟求
天下之安寧直親見其成功然後此心始慰是以天下之人悅其仁而頌其德
致禮敬之聲者此也文王安民之德至矣信乎其克君也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文王得譽出于安民下贊其君道之盡也有聲是通詩呼
起且到所以有聲處全在下求寧觀成蓋君道是不至者名不揚而文王之尤
四方顯西土與聲名洋溢于後世者正以其志在安民耳求寧二句中說俱以
心言注中天下二字須重看大意云非但使立遺歸心致治造化已也必欲求
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此便令各民首崇德為下代崇德張本以此存
心則其能為民而無負上天立君之意故曰克君只緣文王遷豐換于自得
先言其心之為天下為生民見無一毫私意于其間也○文王而有聲文王之
不聲也美里之囚未必不以有聲而致其辱也崇侯之誅未必不以有聲而致

卷之二十四

其德也若于聲不足以致文王而反足以累文王文王亦何樂于有聲亦有
樂于聲之通也乎然而疑之者止一射忌之者止一虎而文王之有聲則極
于射岐江漢之間東游北游之境虞商兩國之鄉是射與虎兩人必不能無民
之心而使之不以聲歸于文王也故當時之文王可率天下之人民不事已而
事射而不能事天下之歸吟不舉已而舉射可舉六州之版籍不歸已而歸射
而不能舉六州之令聞不稱已而稱射則是通聲之聲美文王有以感之而非
射之所稱而美與虎之所稱而忌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蒸哉

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樂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
爾雅文王志在安民則都邑者民居之地也其容以不作于惟我文王受命
爾雅方之命而有此伐崇之武功但見既伐于崇人歸愈衆又非程邑所能者
者于是作邑于豐以為安民之地使斯民有所歸往而得樂其德也夫文王之
遷都真非為安民計其盡君道何如哉

疏解此章言文王伐崇而因以作豐君道為克盡也重作豐上必從武功說起
者為作邑張本也受命四句一申看受命受伐崇之命于天也既伐句乃適文
以下須入民歸者來故作邑以安之庶民可安而功可成耳夫伐崇以誅殘吾
民者固天意也作豐以求容吾民者亦天意也聖人所為惟奉若天道豈不克
君○或云武功泛言凡批崇伐崇皆是特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也
○文王受命斷應照皇矣章受命伐方之帝命而言後儒誤據詩辭遂有受命
九年之說幾看文王作莽操一流人矣大華名敬豈知文王小心服事遷豐亦
只與公劉遷豳太王遷岐一類何嘗有開下圖度之意乎本詩王后字而特後
來歌誄之詞不可認真文王已受命稱王也

築城伊瀉作豐伊瀉棘其欲適追來孝
賦也城瀉也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溝深廣各八尺匹稱棘也王后亦指文
王也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
大皆非急成已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

卷之二十四

爾雅其文王之營豐邑也其制何如但見築城于外惟因舊溝以為限而不過
制作邑于內亦稱其城以為制而不侈大是非取便于狹小之規而急于成已
之欲也蓋以先人之志在于安民故今急于作豐者特追先人安民之志而來
致其繼述之孝耳是文王之作豐所以繼先而安民也其盡君道何如哉
疏解此章述其作都之制而原其心以贊其克君也城自外言以衛民也邑自
內言以臨民也城因舊溝也稱其城其制制狹小如此則其成功速有似于急
成已之欲者故以爾雅二句求其心如此也來孝先世以來相傳之孝即其安
民之心○倪玉汝曰公劉遷豳而曰思韓太王遷岐而曰思王季作邦而曰
順自來相承惟此章法文王適追而及之自不得不汲汲耳克崇作豐而王
樂成故以王后稱之○陳定宇曰上章言作豐受命于天此章言作豐追孝于
前以見作豐乃天與前人之心也

王公伊瀉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

賦也公功也瀉著明也○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
王后維翰

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楨幹也

中庸夫文王之功顯于西土光于四方人皆仰之可謂濯濯其音明矣所以然者以其能樂此豐之垣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人心前以承先人之志後以開無窮之基此其功之所以著明也夫豐垣既築則有以達天下歸往之願由是四方無不望豐邑以來同皆以文王為楨幹而賴之以安焉至是則通觀厥成之功以其通求厥章之心以慰矣不信乎王后之盡君道哉

疏解此章言豐功者而人心歸以見其克君也四方二句一中意維翰如翰翰幹以立一板即標其賴之以惠鮮小民賴之以懷保也此正民安功成之事而文王不卑之心于是慰矣或曰此處講法不可云至此則安民之功成而文王之心慰蓋文王三分有二恪守臣節安民之功終其身而未成不無待于武王也亦妙四方說六州之民言勿入諸侯手方與求學二句相合文王至此而三券兩王矣豐垣猶為有形之勢維翰則為無形之勢此就得上見其克君也王公二句其說有四一曰上以承天意王季之德音帝度之矣文王之登學

卷之二十四大雅

圭

帝廟之矣類帝廟則為周時者均之為帝廟之受也至于九齡之錫維新之命莫非皇矣上帝陛下有赫西顧之所眷而維翰穆穆有以繫答休命此王功之緣于天意者何其赫濯也二曰下以順人心文王當六州歸附三分有二而率商之版圖以事紂江漢汝墳之間人人與父母孔通之頌至二老來歸而如此勢之天下莫不傾心矣此王功之洽于人心者何其深華也三曰前以承先人之志自發輝煌武開祥至文王自生而有聖德素伯讓侯遂傳國于季歷以及昌而文王能克履前機作邑于豐以適迨來幸此王功之紹先人者何其奕奕也四曰後以開無窮之基夫戰黎伐暴干戈其處辟雍明堂禮樂於躬嚴內實成均歌謠遠舉內視瞻幸德克隆千家天王聖明忠慎備舉于朝尊賢親親周官盡工代之家法開維時且二南落萬世之治平斯王公之開基于無窮者何其顯著也所以文考著績于當年而正位凝命定鼎開基特致意于神京首善之區者厥有由也而豐垣不甚伊濯也哉雖然三代之君其祖宗深仁至德素積顯赫之弘功而其子孫所以享國久遠後世匹夫崛起非有大功得于民者

烏能如朔之延昨八百而過其曆也哉以上言文王遷豐之事

豈木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躬王烝哉

賦也豈水東北流經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積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借武王也辟君也言豈水東注由禹之功故四方得以來同于此而以武王為君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

疏解夫文王遷豐如此武王遷鎬何如彼豈水固由東而注于海矣揆厥所由乃大禹疏導之績為之也故武王繼緒之時四方諸侯皆得備豐水以來同而愛戴武王以為天下之共主視昔之攸同者益廣視昔之維翰者愈光夫武王居豐而人心之大同如此非武王之盡君道不能致也不信乎其克君也哉疏解此章原武王大得人心而著其克君也天之分野維為最西山此而東向則八州其迥抱也地之形勢雍為最高由此而下趨則八州之水其順流也故曰豈水東注此二句輕只引起四方句循豈水而來歸意周都于豈水之西而鎬京又在豈水之東故四方臣民遵神禹之故道而循豈水以來同此則文王

卷之二十四大雅

圭

安民之垂緒而亦武王遷鎬之發源也攸同與上句有別上只同與歸附之心此是因其臣妾之類維翰與維翰有別上見有其備賴之意此是與其政教之尊卑知武王居豐之時尚未為天子而人歸象象則豈邑有不能容而鎬京不得不遷故言此以為遷鎬本王后只有君天下之德而皇王則有君天下之號豈哉就人心皆歸上見之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上四句幸耶耶天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豈水東去豈邑二十五里張子曰靡家自后稷部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辟靡說見前篇張子曰豈豈辟靡交王之學也鎬京辟靡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蓋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市遠夫入歸既衆則自豐而遷鎬也其容已平故建立鎬京以示四方之版而

所以居重取輕者有其地矣。然建國君民。欲學為先。乃他務未遑。首作辟疆。以爲講學行禮之地。但見聲教四訖。自鎬而西而東。自鎬而南而北。無有一人不傾心于德化。而心悅誠服者矣。善治以善教而益蓋。君道以師道而益光。皇王信乎其克君哉。

疏解此章言武王遷都以敷文而天下服。以著其克君也。鎬京乃詩中大頭腦。此起另講。周以鎬京爲宗。周未嘗不據形勝之地。但是爲民求寧。與後世憑藉險要者自別。辟雍乃鎬中第一件大事。故特言之。註講學行禮。又辟雍中實事也。記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化爲先。又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子內自字皆帶鎬京說。言東西南北皆聖化所洋溢也。○古義左傳周景王曰。我自夏以後。魏郟內。咸單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庸俱焉。吾北土也。其數四方之次第。正與此同。周自西土興。近後乃漸及于北。故曰自南自北。皆對舉之詞。亦互言之序也。思字重思出于心。

卷之二十四 大雅

未

疏解此章言武王遷都以敷文而天下服。以著其克君也。鎬京乃詩中大頭腦。此起另講。周以鎬京爲宗。周未嘗不據形勝之地。但是爲民求寧。與後世憑藉險要者自別。辟雍乃鎬中第一件大事。故特言之。註講學行禮。又辟雍中實事也。記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化爲先。又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子內自字皆帶鎬京說。言東西南北皆聖化所洋溢也。○古義左傳周景王曰。我自夏以後。魏郟內。咸單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庸俱焉。吾北土也。其數四方之次第。正與此同。周自西土興。近後乃漸及于北。故曰自南自北。皆對舉之詞。亦互言之序也。思字重思出于心。

維王宅是鎬京。反維正。武王成之。武王蒸哉。

賦也考稱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張子曰。此舉極者。追述其事之旨也。非徒然居鎬京之遷也。夫豈獨一己之見哉。彼下所以決疑也。惟王當相土之初。則考之。下以著其宅第之吉。凶惟趨正之。而下得其言矣。武王從從而成之。而邑居之肇建焉。夫武王之遷都。不仿凡爲安民計也。不其克君也哉。

疏解此章言武王精神以作都而著其克君也。考卜是遷鎬以前事。四句。言武王考之。下卜以決宅鎬之謀。而龜兆以爲可與。于邑居肇興焉。重考卜上。蓋爲安民計。所以不得不慎重如此耳。卜筮之道。必先簡于心。曰維王者。由王志先定。考卜以齊衆志也。正之。是終考卜之意。成之。是終宅鎬之意。此三句。是神謀。而邑居作。成之。兼宮室。祖廟。朝市。學校。言克君。就其慎創業之圖。以爲安民之計。上說。○世之修短。雖曰在人。而形勢尚矣。自漢鑿昆明。而鎬京。理我。然秦之咸陽。漢之龍首。隋唐之大興。俱在百里間。而時遷新址。所以與耳。目就地利也。文武親父子。而豐鎬各建。况于後世哉。

卷之二十四 大雅

未

豐水有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蒸哉。興也。武王名。在豐自遷。安。真敬也。子。成王也。○鎬京猶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或曰。賦也。言豐水之旁。生物繁茂。武王豈不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不遷耳。

疏解此章言武王居後之謀。遠以著其克君也。此以物必托地而生。與事必待人而舉。貽謀二句。不重上句。貽謀以遷鎬爲主。然不外遷學作邑。二事所關。

臨天下以形勝而盛德萬年宅中國大之基發天下以文教而立德萬年化境
天下之本也孫不專指康王有無窮意其子謂能收之子則指成王也建都立
學立久安長治之基則謀及于孫矣謀及于孫之子之無事締造可知克君雖主
賄謀之遺說亦要說到安民上蓋帝王之所以垂大統而其為後世慮至深遠
者無非為斯民計固非如後世自私自利之圖也○天下事自有不得不為者
不為于其身必為于其子孫如康王之遷而武王不仕繼世若不得不得其
今武王既謀及于孫而且貽其子以遠則能敬之子夫復何為惟坐享飲同之
怡也思服之心而已○陳卧子云我周既為天下主矣終不能常居打鹿之
鄉安宅崇侯之邑也明其我不遷而我之子必遷我之子不遷而我之孫必遷
及今不乘新命之期祖與之會以定萬世之業而我後世子孫或狂或安之心
或聽臣下之讓積夏商之故都恐宅中之坦道豈不失此河山之固哉而况
庶之餘靡屬適度安定之後勞動為難此武王所以決策也夫武王老矣而成
王尚幼耳世而後未可知矣而不為之計深遠欲貽子孫以常安之道豈如是

卷之二十四 大雅

耶而何以為天下君也○時論云武王當日凡所以安其孫者正所以安其子
也何則武王未暇後世子孫之事在武王武王既歿在成王矣假使武王
命之後不先有以固其根本廓其規模後世子孫以久安之業而徒為二代
計安係吾恐異日幼君即位其綱維拮据之勢有更難于開創者是武王欲
其子以安適語其子以危矣况其孫也哉惟于開創之初預為卜世卜年之計
知國勢所由振者在建都而人心所由收者在與學故豈可已洛可營康
校可設而必卜鎬京以控天下之上游建時難以為天子首善之地者凡所以
不後之基立不易之制使子孫萬世傳之無窮也且以一傳而盛者非傳
不盛一世而安者百世而不危為之孫者且得藉其休而謂為之子者反不獲
享其成也哉○文上之志在追孝故其事非不謀之子武王之志在遠孝故其
謀直可及之○以上言武王遷鎬之事○輔慶源曰每章皆言垂萬世以輔之
有下篇以見其美無已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使之知其必如文王武王之
為然後子孫天下庶幾能依其時不一而足耳○此合上章上見創業之不

苟是安一時之天下所以謹其始此見垂裕之不輕是安萬世之天下所以
其終○楊伯祥曰此詩見文王遷豐而造王業于始武王遷鎬而成王業于終
且遷豐而本于武功則文非不足于武遷鎬而敷其文教則武非不足于文
子一心文武一道有周王業之盛不偶然矣說者謂豐鎬天下之險洛陽天下
之中則人並建之為開國之至謀而後世定都言形勢者皆下于此然自犬
逆而西都不守鎬京而東都不境形勢之說安在哉史遷云形勢雖強必以
仁義為本誠知要也○劉安成曰允文文王而允武武功則非不足于武也桓
桓武王而鎬京辟雍則非不足于文也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附錄全
章趙鳴珂文井文評以資觀覽○詩誦豐鎬之遷周之所以王也○大遷豐而王
業盛矣遷鎬而王都定矣文武不向有克君之德哉符聖王創建人皆曰有
德易以興而不知亦得地勢地勢得則上師祖宗十數傳之業下登于孫千
百世之基也蓋人傑非偶然也若我文武可咏焉試以文王遷豐之事言之夫
文之遷豐也自程而遷也而豈遷豐哉考諸諸征未命之先豐非文有也一自

卷之二十四 大雅

文王聲于岐西而求寧親成命斯受焉崇斯化佐文一旦奉天討以滅之武
功亦云茂矣由是而新邑作焉城則伊瀆也豐則伊匹也文之意蓋曰我先人
體風沐雨以有此疆宇傳至今而不克恢弘前緒非孝也抱墓作而功績者明
來歸日聚四方不肯傾維翰之力乎至是而所為求寧者始無不寧并所為
成者已無不咸矣然文王不於遷豐而益發其聲也哉試以武王遷鎬之事
言之夫武之遷鎬也又由豐而遷也而豐何自哉稽諸神禹治水之後豐始東
注也一自武王續隆于宅鎬而故同維翰都斯建焉鎬京與武一旦遷豐邑
而豐之龜造既已陸矣由是而豐地立焉學于斯講也禮于斯行也武之意蓋
曰我文考靈夢鐘鼓以振興文教雖目今而不克化新首善時服也抱墓建而
六字從風神謀協吉宅鎬不已卜年世之永乎况乎源遠流長者且有以誦孫
則本榮者渥者又何論燕于矣然武王不於遷鎬而大著其績也哉○兩大
比雖然時格律天成而餘詩各題如過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于武王則言其維

生民之事如何蓋委辦為高辛世聖堯精意以享祀郊禘之祀于以禘無子而
亦有子由是上帝監其精誠使之見大人進而履其舞進欲欲然如有人道之
感于其其所大之處以為所止之地既震動而有娠及月辰而前居廟室乃
就生載育寢維后稷焉所謂厥初生民者正是人也是其受孕之祥如此
[疏]此章上二句推本同人育生之始下言所以生民之始也厥初生民註不
曰后稷而曰周人者蓋周人之生自后稷始生后稷是生周人也生民如何正
與末句時紂后稷相應世祀元祀也載無子是載無子之傳而末有子之新也
此亦是郊禘之常禮委姬舉而行之耳履帝句亦適然事若天監其誠使之耳
仗介仗止言即所大之處以為止息也就姜嫄所居之處言為見死註有于足
字而履動有娠句又連上解可見昆湖從此說方山南台鹿野俱就郊禘之地
言也皆由誤認註中即字耳蓋即字乃即就之即非即此之即猶言郊禘之禮
由是即其所大之處而止息也且亦豈有于郊禘之地止息之理現註及月辰
居廟室則其地又有正寢燕寢而郊禘之地豈燕息之所乎內則妻將生子及

月辰居廟室註云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廟室又次燕寢之旁生不斗木
之正室及妻之燕寢必于廟室者以正寢燕寢皆故也風雨也居廟室便有飲
東之歡歡生二句首言自是而生出處乃是后稷也不可定下位作胎胎說○
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侏氏之女曰姜嫄生后
稷次妃有姚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姬嬀
之女曰常儀生桀以堯與桀俱為帝子皆選用焉○毛傳以馭鳥喙為郊禘之
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履氏以教飲為厥動之速謂帝降格即有身耳不
必言如有人道之感皆有至理特與註異須以意會之○朱子曰天下之理一
而已而有常變之不同夫二教交感化生萬物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
稷契此理之變也又曰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神之神詩中亦云去鳥喙而
生商蓋以為神神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
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靈帝會之可也

李康禮祀叶音居然生子叶吳里反
賦也誕發語辭爾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連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
難也拆則皆裂也赫顯也示字也示康康也居然猶徒然也○凡人之生必
拆則與管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公姜源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拆則與管
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禮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
然生是子也
[中]自其降生之異言之大凡人之生必與管其母而首生之子為尤難也公
姜源常十月之期首生后稷有如羊子之易無拆則與管之苦是顯其靈異也
顯其靈異于世使知聖人之生有大異于凡人也由此觀之則向者禮祀之祭
上帝豈不無怨無制而寧我乎豈不以享以格而康我乎惟其寧我康我是以
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否則首生之苦亦人之所不免者而何其異之
若是耶其降生之祥又如此
[疏]此章上五句言聖祖之生異乎人下駁聖母之祭格乎天也誕字是奇在
驚呼語氣宏調斷后稷之生也奇生而乘乘而不死又奇少而樹執奇然而茂
疑更奇種種奇事似不可信故每章以誕字發端誕爾句根上靈爾來生物中
羊產最易故曰如連不拆不爾全其舉也無災無害免其危也不拆則便是無
災害因此見其如連總形容生之易厥靈就上三句見之拆則災害乃人所不
免者公皆無之是上帝之顯其靈異處上帝三句遂承此一直說下不可作推
原說蓋不寧不康是據已生之後驗其如此也康康即前却赫之祭言但寧也
心無怨制監其意也康則安意以享其祭也無人道而生是天生之也打一禮
說本康寧來或云言昔郊禘之禮未知帝意者何今山降生靈異觀之果知上
帝之寧我康我使我安然生是子也居守定解作安字始無拆則與管說若就
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既為高辛氏之妃焉得為無人道只不曾經得生子之
苦耳不必言無人道○上章言禮祀之舉而天遂受之以孕此章乃即已生之
後而見始之所以受孕者皆天意之有在也

誕之隨卷牛羊腓字之誕與之平林會伐平林誕與之寒冰鳥羽誕與之

男妻后稷呱去矣實其計則厥聲路

賦也陸侯勝花學愛會值也值人伐木而收之獲蓋獲藉也以一聚獲之以一
獲藉之也呱啼聲也單長許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也○無人進而生子
或者以為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于是始收而養之

中諫夫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于是始收而養之其始也置之陸侯以為
必不免于牛羊之踐矣而牛羊及豚而愛之是因其矣猶以爲子也既而
置之平林以爲必不免于荒蕪之中矣而適值伐木之人乃始從而收之是又
異矣新以爲逢其適也既而置之澗水以爲無復有生理矣孰知鳥也以覆翼
之保愛周旋若有其干人焉然使鳥不飛去則何以試其啼聲之異而啓人收
養之機哉既而鳥乃去矣后稷呱矣雖問歷歷故之後而其聲卓然而長許然
而大充滿道路之間聞者皆知其非凡兒也是又不謂之大異乎蓋天之所與
人固有不能棄者于是其類始收而養之其見棄之祥又如此

疏解此章總見履來而履不能棄見天之所生非人所能棄也陸巷牛羊踐履
之地實之陸巷欲其踐踏而死也平林人跡罕到之地實之平林欲其飢餓而
死也寒水寒氣凝結之處欲其凍而死亡也勝字者牛羊見親以足趾踐之如
有愛之之意或云只是不去踐踏他便是其愛會伐平林非伐者收之只方棄
時見伐者乃自收之轉棄也覆是護寒氣之下侵覆是護寒氣之上逼鳥乃去
矣或作鳥既倦而去却無味實草二句重看見得離開歷歷故之久而其聲且
長而大此豈尋常之子于此見非不祥而爲靈異疑心釋矣于是始收而養之
總用在末却承三股意此合上章上見其無生道而生此見其有死道而不死
莫非天意之有在也○徐敏強云上章因居然生子而如上帝之掌我康我之
禮祀也如此則胡爲而又棄之或者以爲不解言或者則疑心生于異常耳○
不難產人情所者乃反以爲怪而棄之無人道之說所以終不可廢○或問獲
何以樂曰獲之生無災無害或者妻姬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將生薑姜氏與氏
惡之事固有然者棄之而牛羊比遷之而養鳥覆如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亦
類此也先正謂此章只是設言以形其靈異說者雖當始時家聲口東說亦勿

大認真○此章上三句以有次序陸巷猶近人居而平林則僻地也平林猶有人
跡而寒水則人所不到之區乃始而勝字然而會伐轉而覆翼天意可知矣○
許于是始收而養之句經文原無正諫朱子補之以爲前後兩章通理原妙
甚

瓜陸陸陸陸以就口食莠之在莠菽菽菽不待稔穰
賦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峻疑峻茂之狀就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
莠樹也莠菽大豆也菽樹枝極揚起也役列也莠穰莠美好之貌也穰穰然茂
密也嗒嗒然多實也○言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植之志蓋其天性然也史記曰
粟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植麻麥黍粟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堯舉以爲農師
中諫夫后稷之生既本于天故其所事自異于人遂至于匍匐之時而生質之
美克峻焉而手妾之髮重克穰焉而神來之峻發已知而格之不凡矣及未能
就口食之時即有種植之志其于莠菽未投麻麥瓜陸也悉取而植莠之或植

中諫夫后稷之生既本于天故其所事自異于人遂至于匍匐之時而生質之
美克峻焉而手妾之髮重克穰焉而神來之峻發已知而格之不凡矣及未能
就口食之時即有種植之志其于莠菽未投麻麥瓜陸也悉取而植莠之或植
中諫夫后稷之生既本于天故其所事自異于人遂至于匍匐之時而生質之
美克峻焉而手妾之髮重克穰焉而神來之峻發已知而格之不凡矣及未能
就口食之時即有種植之志其于莠菽未投麻麥瓜陸也悉取而植莠之或植

疏解此章總見履來而履不能棄見天之所生非人所能棄也陸巷牛羊踐履
之地實之陸巷欲其踐踏而死也平林人跡罕到之地實之平林欲其飢餓而
死也寒水寒氣凝結之處欲其凍而死亡也勝字者牛羊見親以足趾踐之如
有愛之之意或云只是不去踐踏他便是其愛會伐平林非伐者收之只方棄
時見伐者乃自收之轉棄也覆是護寒氣之下侵覆是護寒氣之上逼鳥乃去
矣或作鳥既倦而去却無味實草二句重看見得離開歷歷故之久而其聲且
長而大此豈尋常之子于此見非不祥而爲靈異疑心釋矣于是始收而養之
總用在末却承三股意此合上章上見其無生道而生此見其有死道而不死
莫非天意之有在也○徐敏強云上章因居然生子而如上帝之掌我康我之
禮祀也如此則胡爲而又棄之或者以爲不解言或者則疑心生于異常耳○
不難產人情所者乃反以爲怪而棄之無人道之說所以終不可廢○或問獲
何以樂曰獲之生無災無害或者妻姬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將生薑姜氏與氏
惡之事固有然者棄之而牛羊比遷之而養鳥覆如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亦
類此也先正謂此章只是設言以形其靈異說者雖當始時家聲口東說亦勿

瓜陸陸陸陸以就口食莠之在莠菽菽菽不待稔穰
賦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峻疑峻茂之狀就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
莠樹也莠菽大豆也菽樹枝極揚起也役列也莠穰莠美好之貌也穰穰然茂
密也嗒嗒然多實也○言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植之志蓋其天性然也史記曰
粟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植麻麥黍粟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堯舉以爲農師
中諫夫后稷之生既本于天故其所事自異于人遂至于匍匐之時而生質之
美克峻焉而手妾之髮重克穰焉而神來之峻發已知而格之不凡矣及未能
就口食之時即有種植之志其于莠菽未投麻麥瓜陸也悉取而植莠之或植

習而能見其提之特已有參天兩地之德開物成務之功所謂粒食萬世

基此○詒堯奉以為農師又渡得妙寫下又秋耕封師之節

後稷之稱有相之道○反辨音厥豐章種去黃茂○反實實包計清

實種實實久反實實實秀人反實實實好可打實實果即有部台家室

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善治也種布之也黃茂嘉穀也方房也苞甲而

未拆也此漬其種也種甲拆而可為種也哀漸長也發盡榮也秀始穗也堅其

實堅也好形味好也類實繁碩而垂未也果不祉也既收成見其實皆果實

不祉也師后稷之母家也豈其或滅或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與○言后稷之

積如此故堯以其有功于民封于師使師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

人亦世祀姜嫄焉

申諫天后覆方其幼也即有志于種植及其長也遂有功于稼穡蓋后稷之積

何如化育有所不及而成成種相曲盡其方造物有所不能而稷實彌給不遺

餘力凡所以順天時因地利者實盡夫有相之道焉但見豐草實苗也則亦而

去之黃茂嘉穀也則播而種之方其始之滋種也實方而成房實苞而未拆既

甲拆而可為種矣且皆哀然而漸長既受氣而盡發矣且皆秀焉而始穗而兩

不秀者無有也既受氣足而實堅矣又且形味之既好既繁碩而垂未矣又且

果焉而不祉秀而不實者無有也夫后稷之積有以盡有相之道如此則粒食

悉民之功大矣故堯以其有功于民乃封之于師使師其母家室以主姜嫄之

祀焉是周之有國實自此始矣

〔疏〕此章上九句敘其力積之功末句言其受有師之封也猶乃是天下生人

之積惟覆之事有師于系民則天下之積皆覆之積也對言之則種之曰稼穡

之曰種原言之則稼亦種也有相之道一句貫下七句凡知其類之性滋種

之法順天時因地宜而耕播種各得其宜皆言天能生物地能養物而人

不能成也覆則盡人力以相天地之下及故曰相此句最重天所以生覆者以

此覆所以配天者亦以此自稱配天實樂正詳論之事以見有相之道也

二句不序言去草以制穀也武王弟首作無為前言其無味當云澤水方平

食方來新民洪范之初天下一豐阜之姓也穀繼禹之緒為之蒂而除之如此

方見天地開闢先民粒食之始意此意甚新與或云菲草是除之使其地之可

耕也更受實方五句正種黃茂之事方房也生意勇于其中也方濟之初言

苞者生意飲液而甲未拆也以濟之後言種是甲拆可以為種播之此其時矣

稷明前之漸成長也發盡榮也猶云極盛謂生意之發至于此乃生薑而料穗

時也秀則始穗而吐華也堅乎甲已成而其實堅也好實之堅者形味好也類

德之實其木墜而下垂自未獲者言稷既收成見其實而不私自種而苗而

秀秀而實雖苗生自然之序然非盡人力以相助之何以至此此皆盡有相之

道也十實字不虛下正言有相之道見此等皆始自后稷實如此云云勿作尋

常語詞須知此是后稷已為農師而教民之事本註明言堯以其有功于民

封于師蓋義亦云后稷掌稼穡教民而封師玩之自見或云此是稷自稼穡如

此未嘗及民至封于師方是舉為農師此說非也豈有稷未有功而稷輒封之

理耶封師並在封國以報后稷之功說至姜嫄之祀意特帶言之即字正與時

維穀稷相○嚴華谷曰所以詳言其成熟之次序者見稼穡之艱難非一旦

所能致或前而不秀或秀而不實或穀稷者報之亦誠聖商奉耘者報之亦

秀今后稷能教民以盡人事故其積如此○秋之始事實有道焉如何授廣

發其芽者為方為苞為種是也種之中事實有道焉如何灌漑如何耘以

其氣者為覆為發為秀是也種之終事實有道焉如何收穫以要其成者為堅

為好為賴為粟是也○或云此章若作教民下章方云降種于民便說不去不

如此章種之黃茂便該得下章降種意下言偏種亦黃茂中抽出宏于祭者而

言且曰有師家室便該得主稷祀意曰祭祀則亦本受周為祭主說但此章所

言力猶以為有困障本下章云降種以為聖祀張本兩章意義本自相貫決非

謂稷未教民至下章方是教之說宏細玩之○曹氏曰生民之功本于姜嫄不

可弗祀乃特立廟祀之故周官大司樂奏樂則歌小呂呂奏大澗以享先妣而序

于先祖之上尊之也○註以至姜嫄之祀又渡得妙正接下文聖祀之意

降稷維秬秠秌秬秠秌秠恒恒之秬秠是種是飲小清恒之糜也

卷之二十五

六

卷之二十五

七

是任是責以歸神祀

賦也降是種于民也書曰履歷播種是也... 稌亦粟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亦粟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稌也恒福也謂福種之也...

理殊美善杜詩秋豈成黑米粉擊傳白祭玉粒定晨炊紅鮮任豐饌珠囊

開如見

甲子登于豆于豆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與實時叶上后稷聖記叶齊庶

賦也甲也木曰豆以薦酒醴也瓦曰登以薦大羹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

胡何與香實誠也時言得其時也庶近迄至也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

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誠信得其時哉蓋自

后稷之盛祀則庶無罪悔而至于今矣曾子曰自后稷聖祀以來前後相承統

統業業惟恐一有罪悔德展于天罔敢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

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率諸夫后復受命于天有功于民而聖祀之造如此今日而郊之祭因宜尊之

以配天矣而其所以格天者何如是故祭必有豆所以薦酒醴也我其以是而

盛之于豆蓋責其簡而不致有加焉祭必有登所以薦大羹也我其以太羹而

盛之于豆蓋取其質而不致有尚焉精禮高于品物而馨香之氣始升十畫之

簋猶未畢也而皇矣上帝已居然其來欲感恩感于感通之妙若與后稷相為

用者矣夫嘗尊祖配天之始而上帝來右之速如此是豈芳臭之誠信得其

時哉蓋自后稷主祭之始固已承天意而拉我庶民庶幾不得罪于天教民祿

禮庶幾不獲展于帝故至于今猶仰其德頌其功而世世賴之也是豈直非尊

祖德懷馨今日居歆之速乃后稷之格天有素者致之夫豈直芳臭之時云乎

哉吾于是而益信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而無愧矣其郊天配禮也謹曰不定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郊祭格天之速下是本聖祖格天之久也甲自今日奉祭

者言上章是后稷自奉有節之祭此章是今日有天下郊天而配以后稷之祭

獻下一甲字以別之登字兼豆登豆所以薦酒醴登所以薦大羹不言黍稷粟

以黍稷為主香即備大羹之香始字與居字緊相相應言香之始升九獻猶

帝康之寧之今日后人以郊祀而配禮故其祀也上帝歆之上帝之生禮也欲

有和也上帝之歆禮也以其能有和也故天歆禮之心即是生禮之心也胡與

句輕乃承上稟下之詞盛祀指獲受封得為祭王時言無罪悔禮前有相降禮

等者今字指郊祀之日言蓋天之生禮本以為民今稷有社民之德則不負上

天之托而世世民生皆賴后稷之賜又何非悔之有若使功在一時而不及

于萬世則雖無罪悔于昔或不無罪悔于今矣此見得禮之格天有崇則今日

之祭而居歆之速者信不在于芳臭之薦而實本于祖德之祭也此詩本為

尊禮以配天而作故上章備道其祖之事著其可配天之實此則言郊天之應

而歸之于祖也陳伯玉曰此詩祀后稷配天而終以尊禮為言蓋仍借后稷

之功德以格天故祀者不敢自居而歸之聖祀者郊社之禮肅宵之美合而一

之矣朱豐城曰自后稷之尊祀也蓋謀載惟之致其誠取取肅肅之致其禮

載得載烈之致其誠前後相承就就業業惟恐有一罪悔便展于天由后稷而

公劉由公劉而太王由太王而文武罔敢百年而此心不易則上帝之事之也

其後以其物哉正以用人之用心同一教長之相傳也劉安成曰此詩前三

章言后稷之所以生四章五章言后稷祠致五教之美六章七章言后稷新禮

以供羣祀卒章遂說歸成王祀天之事而推原其自后稷以來未嘗獲展于天

也雖未明言尊禮配天之事而一詩之意實為尊禮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為受

釐之樂歌也黃東澣曰當時神農既遠未相久廢于懷襄即禹甸方平嘉禮

尚遠乎草莽彼獲者子何所憑而依之何所收而擇之非天生聖人開萬世統

食之源那得有此故此詩首言其受孕之異次言降生之異又次言見棄之異

以見其受命于天而惟其為天所命是以有志于農其性一天而長而有功

于農其道能相天也禮既以農祭又以農祭配而配身之休極其詳備則能

無負乎天生之意所以奉配天之祭而獲格天之速也鄭經山云此詩見周

定之也後世甘泉有舉者既以高帝感帝有祭者既以主元感聖與昭如也其可未乎

生員八章四章十句四章章八句○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

蕭類所之禮也鄭禮記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為十句第

四章當為八句則去佩行路音制著極嗚聲載路文勢貫通而此詩八章皆

以十句八句相間為次又二章以役七章以首每章章之首皆有疑字

行軍章全首○通詩四章總以威威見弟二句為首首言設燕之意二章言燕

飲之禮三章言燕射之樂四章言親領之情下三章無非以終首章之意也此

是祭畢後以祭餘之物設燕也親則燕設則燕則燕而射既射而頌

為此詩之序也昔見於動動厚處不可脫却祭字○詩稱父兄者老幼分首老

即父兄也親從為獨言父兄者行軍可見

款新彼行軍羊勿踰履方危方體維葉泥屬威威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

或長之凡

其也秋葉觀夕雨之時也行道也勿戒止之詞也也甲而未拆也體成形也泥

泥葉濕觀威威親也其有勿也其俱也爾與通同肆陳也○疑此祭畢而燕父

兄者老之詩故言秋葉行軍而牛羊勿踰履則方危方體而葉泥泥矣威威兄

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態而或授之凡矣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德

篤厚之意然已見于言語之外矣讀者詳之

甲禮歌教行軍者口朝廷有教維之化而從天下有親洽之風是故王者不

施其親也今茲然觀根根矣賓客歸矣嗟我兄弟可無燕以篤之乎教彼句朝之

行軍生忘本無窮也或使踐之則不得以遂其生忘必牛羊勿踰履之則方危

而成甲方體而成形而葉之泥泥者自不能已焉况我威威之兄弟其情事至

親也使我相遠焉則不得以全其愛矣必致相親之念無遠而俱通焉則相與

燕樂或肆之是以行燕或授之凡以優老而威威者不失其初矣是開燕設席

之初而致動馬馬之意溢于言語之外者固如此

疏解此章是燕飲之由即植物之所以遂其性與至親之所以洽其情與燕重

有子正重重字蓋行軍本有生意而勿為牛羊所害則其生自不可遇兄弟

本自相親而能莫遠具爾則其燕目不容已致聚也謂生意聚而未遂也蓋之

為類生同根也其氣互貫長同時也其葉並行乘同庇也其性交濟與意取此

極妙二方字有意言勿得如此方得如此也威威者謂天視一體之情自不可

解兄弟就父兄者老昭穆兄弟言未必定是王者一行莫遠具爾一正一反不

遠便題也此只就無情物說蓋猜嫌測疎而相遠和合則近而相親也設燕之

由正在于此肆筵是行燕禮使賓有所安處授几是優禮使老有所憑依二或

字安玩正于開燕之初預擬何人當登之筵何人當授之几也此二句皆未然

事不可作已然看故曰開燕設席之初下章方是舉燕也○開之東邊晉郎是

俄豈非兄弟之方居多平奈何王室多難兄弟不睦襄王之時有子帶惠王之

時有子頰敬王之時有子朝而東周西周互相爭長以迄于亡若夫謀則同姓

異姓以族議去公族吳起以謀皆不能天性內着想然後知莫遠具爾行軍詩

人之所慮甚深遠也

飲或肆之凡

飲或肆之凡

飲或肆之凡

飲或肆之凡

飲或肆之凡

飲或肆之凡

飲或肆之凡

飲或肆之凡

飲或肆之凡

飲或肆之凡

飲或肆之凡

飲或肆之凡

飲或肆之凡

飲或肆之凡

飲或肆之凡

初物對說律筵句輕承上文來鋪陳曰筵筵在下席在上設于席之上是前席也少者設席而已老者則加几使有所憑也筵如陳之器人職之宰夫祝饗在前祝噫在後俾使令之不乏禮所謂更僕是也主獻賓酢主洗爵賓洗禮之大也重在主人上尊即爵非二物也互言以成文耳多汁為醴少汁為醢即嘉穀中所有者皆甘而麗之物以加獻也歌者人歌以琴瑟之聲也此合也擊鼓以立動曰擊此只舉樂之大槩言○筵筵二句言待御之盛或賦二句言獻酌之盛醴醢三句言飲食之盛或歌一句言音樂之盛○此章都見祭餘意侍御即向者駮奔之人獻酢即向者旅酬之禮飲食即向者嘉分之餘歌琴即向者侑祭之別徹于廟者悉登而為燕私之禮行于廟者悉入而為後殿之妻安之以器事之以人而又申之以美味娛之以歌琴豈有一毫不盡其情也哉

教既堅則四銀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既言既句既挾子既四銀四銀如樹注反序賓以不侮

卷之二十五 大華

十四

賦也教禮通也天子唯弓堅猶勁也銀金鐵兩羽矢也鈞參亭也謂參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釋也謂釋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按靈曰某賢于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句發通謂引肅也射禮有三秋一既挾四銀則備釋矣如射如手就射之言貫重而堅正也不侮教也今弟子辭所謂無侮無教無背立無論言者也或曰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多中為尚以不侮為德○言既燕而射以為樂也
不中者無禮舉夫使不行射以為樂猶未足以盡吾情也于是射之禮行為以教引以既整而射理強勁矣以四銀則既鈞而本末參亭矣斯時地東稱威在乃離席而起升堂而射持弓審固以舍矢而舍矢既均矣然而有中多者有中者于足奉觴獻爵之意乃得以行于其間也為之序焉孰者中多而賢者中少而不賢以賢而飲不賢者則賢者無所強而不賢者無所辭夫凡射之間有一事以相娛樂則飲深而人不覺是豈以賢不賢別尊卑而形其高下哉不特此也以教引既句而引涉矣以四銀既挾而備釋矣斯時地巧力感備以

失而往賈華而志正體直以命而四儀如樹矢然而有意其中者有待於中者是飲類為厚之思又得以盡于其際也為之序焉孰者忘勝而不侮者者恃勝而侮因不侮者而飲淨者則不侮者既以為飲而侮者亦以為若夫宴會之時假一事以相親睦則飲多而人不厭是豈以侮不侮並發而面生其愧耻哉一念親親之樂其溢于几筵之間者又如此

疏解此章言既燕之時行射而序賢序德以為樂也曰既燕者對上設席之初而言非燕畢而後行射也堅者弓之材勁也鈞者矢之體平也舍矢既均泛言射者故曰序賓以賢四儀如何專言勝者故曰序賓以不侮中多則藝精而不賢者飲詞得也不侮則德盛而侮者飲詞得也皆中則以多為尚皆多中則以不侮為德皆是一時事曰賓者何君在廟則全乎臣在朝則全乎君而在殺之燕則全乎主正與下章皆採維主相對見得兄弟也而賓主之其情極樂序賢序不侮非以賢德不賢德不德也直藉此以洽賓主之歡耳主意是勸賢以飲皆中序賢却不定要賓皆多中序不侮却不定要賓不侮設方以盡歡惟

卷之二十五 大華

十五

恐見輸一人之不飲也正所以盡戚戚之雅處○賢字亦在勝多寡上說若混混說賢如何行酒大抵射一番必有一番恭恭不然則此序空置矣○若無不侮一序則勝者皆得免罰者何由盡歡乎故知設法行酒懲改其情禮欲曲盡主人之情以所賓心一快身○既燕而射以為樂不過借此為導飲之法原重在飲不重在射非如大射賓射專主觀藝觀德也○註純奇純皆全皆首基三算曰純一算曰奇如十算則曰五純九算則曰四純一奇也倍三秋一者指者補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稱三子帶開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新挾一矢今言挾四散知已備釋矣今弟子辭後其辭命也極大言也皆正不正向而也論言位相與言也
曾孫維三注酒醴維醇音孔叶酌以大斗叶釀以新黃菁叶果黃菁台音叶於以引以翼壽維祺以介景福叶力反
賦也曾孫至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釀厚也大斗柄長三尺所求也黃菁老人之稱以新黃菁猶曰以介壽壽云耳古器物款識云用新黃菁

用新眉壽永命多福用新眉壽萬壽無疆皆此類也台始也大老則肯有幼壽
引運靈輔祝吉也○此頌禱之詞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運靈輔以享
壽康介眉福也

軍漢天既行射以為樂矣而吾之請猶未已也由是又舉酒以祝祝焉彼其是
熟者父兄者老也而王是燕者則曾孫也曾孫酒醴惟備酌以大斗欲父兄飲
此酒焉于以願天而祈黃考台背之敬而推得之老壽父兄有以得之矣然
得壽固難也有德以享壽尤難也又願以善相引使不昧于所趨以善相製使
不起于所從則年皆既高德均其猶是壽考也乃其壽之吉者也而莫大
之福蓋在是矣不可以享壽而介眉福耶蓋必如是而吾親愛之情亦庶幾
其少慰乎夫既極其燕飲之隆而復致其頌禱之意周王之于至親可謂殷勤
萬分有加而無已矣

頌禱此章上五句是飲酒而祝其壽下願其修德以享壽也首三句輕漸漸說
下願其修德耳曾孫昔為宗廟奉祭之主今為在殿燕私之主以天子為王見得
與平時王燕以聯夫為獻主不同以尊尊親親也酒醴惟備是陳之酒正且之
也人酒味皆醇厚即向之獻祖考者今以享父兄也酌斗勺承酒醴來幣屬下
文看謂舉酒而祝之也漢禮記酌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所謂大斗此蓋從大
器也之于樽用此酌耳其在樽中不啻如此之長勺也黃考台背台背是壽考而
台為尤老蓋肉消而皮粉故其支如此非是已然事乃祝之如此耳引其祝父
兄說蓋年高其志易昏則以知引之聞其迷啓其惑使智慧之益精也年衰其
氣易惰則以行製之作其勤勉其惰使鼓舞之不倦也壽考二句自引其致之
祝謂為吉使壽而神昏氣倦無德以將之則壽亦不古蓋必欲好德而後者
終命也皇福即于壽祝見之謂福以壽為先如為國家之元老為天下之遺跡
皆是皇福也薛方山以福壽平看此以福字放寬說○黃東崖曰尊尊親親謂
道也故君親父兄則有行茲父兄答君則有既醉何厚也周道既衰則有引之
詩作而行茲之風想矣

行華四章章八句○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八句鄭八章章四句毛
章以四句與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
今正之如此

章以四句與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
今正之如此

軍漢全言○通詩八章前三章是父兄感恩祝福而証之尸告下皆是述尸告
之詞以明頌禱之實也要之尸告皆父兄之言通詩不出首二章萬年原原昭
明數句而祝頌之意以承錫爵一旬足以盡之故選二章○錫爵之亦
未二章言承錫爵之善所謂景福昭明令終亦說大于此此所以徵諸尸告
也○於景福昭明中暗合祥風意萬年今終即承祥風無雨風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眉福
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兄所以答行茲之詩言享亦
飲食恩惠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

不諫賦既醉以酒者曰人君之展親也固有無窮之惠而人臣之圖報也尤有
無已之情向者吾君之燕飲既交錯既醉我以酒矣燕接之思澤充足既飽
矣以德矣我賦此頌禱之勤將何以為報乎蓋歸大之稱吾君已履之則物
無不備矣今以結萬年之久亦以舉大之福報之也長則對萬年之慶儀之
德也此章上二句言感君恩之厚下祝其久于復輔也醉酒飽德須會前章
始知王祭宗廟旅酌下編華臣至無非既故曰既醉父老雖不以燕飲為風
一也也慶動委曲便是德意故曰飽德○輔慶原曰醉酒飽德則行茲所謂待
無飲則飲食飲無之盛皆舉之矣但言德者蓋結萬年于物言德則可謂之萬年
通後世而高切不可作壽字解此只重萬年上舉即所謂令終也景福與下昭
明雖不外後邊祥風二字但此且寬說此爾本皆君子所有者特願其久享之
耳介爾與上兩以介不同以介是我求政之也介爾則彼自備之也

賦也般相質也特行也亦奉持而進之也昭明猶光大也
軍漢下特此也洗爵其酒則既盡矣嘉穀原原則既畢矣我賦此
頌禱之勤將何以為報乎蓋歸明之福皆已集之休也其盛自今以始

德之貴介以昭明之福若治道深人又為之宜動事明無治家為之宜九結
與日月同其久矣夫。

疏解爾發頂前篇隨嘉穀而言昭明者謂其福之昭著于天下也雖不出景
顯外然不必粘着定各開說此二字須對兩暗春福限一開則暗在天下福止
一身則暗在後世惟天下無一不全方是昭明之象故昭明二字須虛虛
合下所亂發之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今終有假反六公尸嘉

賦也昭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則虛明也今終善終也洪範所得考終
命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今命是也做始也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
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報
辭也丞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于是公尸以此告
之

兩讀然昭明之介何如昭明而未融非疑也未至高朗非極也吾君之昭明則
明之盛而有融焉明之極而高朗焉此豈但一時然哉殆於萬斯年而今終清
也夫善終乃後日之事雖未先見而善始乃善終之兆是有可觀今雖未終也
亦既有其始矣即其始之善乎不可以必其終之善哉此非予之私言物蓋公
尸當向者之祭已傳神意而以令終告矣臣子之所願乃得謹昭明之昭告者
也夫豈無所於哉

疏解此章上三句是祝君福之盛而徵其有終下因歸之報詞也此以昭明正
字為至有融高朗亦只是自其昭明者而極言之非昭明之外又有此一二者之
融亦非有連盛意就此照治昌明之界進而融融無進意微無報是為有融
怪不可驗清虛不可果是為高朗大意言受福之不安當身身顯名若若治化
照治後餘光明如此今終即上章萬年字不是考終命之說有假正是昭明令
真令終何以知之蓋昭明有融高朗在今日則為善始垂之于久則為令終今
雖未終也而其始既善則其終可知是固始以昭明也語意只歸重令終上行
是之昭君才以神之餘也而忠我既醉之祝亦遂以尸之嘉告而告君見今日

臣子之祝則無恐昔日神明之昭告可據耳○呂東萊曰自既醉以酒至此
祭畢而祭臣下報上頌禱之詞也自公尸在祭告至卒章皆追述祭之受賜以明
頌禱之盛也

其告維何邊豆靜嘉何反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指賓客助祭者說見楚茨攝攝拾也○公尸告以
次之祭祀邊豆之薦既靜嘉矣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自此
至終皆述尸告之詞

申讀然公尸之告惟何彼禮物不備不可以祭也今薦之邊豆既靜嘉矣然不
但王祭之教已也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足以當神意焉朋友之敬執
其君子之敬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是率祭備其物下是助祭得其人也首句乃詩人之詞該下
五章邊豆一句對朋友二句靜嘉二字分祀以所薦物而言也皆清潔而宜美
此此見敬之存乎物朋友是臣臣充祭之事助祭獻之禮也上攝攝是相勸
意下攝攝是相勸理取事者若有肅肅之威儀是此見敬之存乎人
威儀以用禮也威儀孔昭以君言其神意也上說

威儀孔昭何反君子有孝子何反孝子不置永錫爾類

賦也孝子正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其類也○言汝之威
儀既得其為又有孝子以舉其孝子之孝感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東萊
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

疏解然威儀不時不可以言祭也今爾之威儀既得其宜而甚時矣又不行君
子之孝已也且有孝子孝子之舉與又孝誠不竭而始終之無間焉大邊豆
靜嘉猶曰盡其物也而又威儀之孔昭朋友攸攝攝以相以人耳而又孝子之
不置一視事之聞而君臣父子各盡其誠如此是宜神永錫爾以善始之以今
日者將行之于無窮也介之于一時者蓋垂之于有永也此固神明之休而宜
吾人之頌矣

聖事神之誠而承錫則後神之休戚感佩孔時是君子之敬也于禮容者禮
有先後節夫如始而承錫終而獻月皆有感佩而能不敬不禮不慈不慢非孔
子而何不假就舉其上見區者謂其誠者有時而竭今昔承錫之後皆成之德
而其誠心猶苦祝祭之初迎牲之始是其幸出自天性如採之不察者然故曰
不歸承字含下萬年意類字含下前風意此連上章法上是君尸一敬此是父
了一誠承錫何家之靈也就本意亦須補入上意方完盡

其類維何家之靈也君子萬年承錫刑胤

賦也靈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感也庶福祿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莫大于
此

平也然則錫之類維何但見吾君所居有室家焉室家之中有靈焉壯六宮于
宸極而元吉之來其地也遠九廟于清穆而介福之受此其地也富有天下
爾今固有祥與抑未也必於萬斯年而承錫之以祝豐大不移于日中奉享恒
庶于元吉萬年此祥也亦有以無疆之類維乎君子奉其而今固有風矣抑

卷之二十五

朱也必萬有本而承錫之以庶福祿作福報之也蓋斯衍維之類萬年承
錫也亦有以開其樂之本支乎如此則公尸之所謂錫類者固有其意而吾人
之所謂錫類者亦有所謂矣

取此章合下二章乃錫類之建正萬年昭明之事此章又為下二章總攝室
家分非開語也乃言天命正于此中從承後嗣正于此中孕毓是邦始之此作
錫類之地也末句只預承錫上蓋祥是今日所已有者曰承錫其能不止今日
之類維何而福祿也風亦是今日所已有者曰承錫其能不止今日之有孝子
以承其德也必有萬年承錫斯為高廟今終

其胤維何天被百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侯

賦也侯附也言將使晚有于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下
章乃百子孫之事

中禮自今言之風則爾所自有也然錫以禮而所以保明也者無不承承休養其
其源矣而其胤維何也爾自有兩之禮而以錫于胤者錫無窮胤亦有胤之禮

而以受于爾者為孔固天則有以被爾矣既章孔固而承道者惟此一代之
者聖歷同風而弗替者保有一下年之曆服殆於萬斯年長為景命之所附屬也
君子孫之所稱祀而爾者非此景命後而茲之景命有侯也已知斯
說解此章首句錫承言胤室而下三句錫言錫祥之事蓋胤非祀則胤無所藉
故欲錫以胤則先錫以祥也天祿即天祿永終之祿就為天子言自共福之所
錫而凡則曰被自其福之依附而言則曰侯凡侯御附近于火則有左右扶持
之義故以侯為附景命有侯只重萬年字發之萬年通復世而言蓋世世有嗣
祿則世世子孫有所承藉也○顧麟士曰天被以下三句雖只似其然萬年
有侯內有一胤字在○祿即是天命萬年景命已屬孫子而孫子有祿正君子
之福故仍歸重君子承命上

其後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賦也釐于也女士女之有士行善謂生淑媛便為之妃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
孫也

卷之二十五

五

禮也行侯斯有祥矣則祥又爾所自有也然錫以祥而所以承斯祥者無火陸
亦亦慮其疎也而其後維何也爾有祥而與爾承斯祥者則謂爾爾爾矣既爾
有是而爾爾致斯胤者則賦亦祿天作神則有以釐爾矣河渭協去而休嘉
所臻爾皇自光于多見翠蕤請執而揚氣所鍾貽茲華彼其穠美殆釐爾女士
而孫子于是乎從生也夫景命之所維持弗絕者非此孫子哉而茲之從以孫
子也又知斯凡此皆公尸之嘉告者也我之所謂昭明有融高廟今終者亦本
于此而也豈無徵之旨哉吁臣于各若如此忠愛之情至矣

其胤維何天被百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侯
賦也侯附也言將使晚有于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下
章乃百子孫之事
中禮自今言之風則爾所自有也然錫以禮而所以保明也者無不承承休養其
其源矣而其胤維何也爾自有兩之禮而以錫于胤者錫無窮胤亦有胤之禮

非鬼便是鬼。昭明今終之屬也。此二重要見。非鬼相須之意。○劉上玉。上
章。云。言。將。使。爾。有。子。孫。先。當。使。爾。被。天。賜。而。為。天。命。之。所。附。屬。猶。似。有。以。神
為。風。指。之。意。其。云。下。章。乃。言。子。孫。之。事。則。下。章。但。言。子。孫。而。士。女。為。子。孫。所。自
出。巧。似。並。未。有。以。風。為。神。托。之。意。如。互。言。之。說。也。大。約。此。兩。章。是。雙。承。承。錫。昨
為。前。章。而。起。句。其。風。維。何。何。也。明。又。因。承。錫。昨。句。風。字。在。木。順。便。頂。接。尾。若
以。先。開。後。復。言。神。為。有。意。則。下。者。何。不。云。其。前。維。何。先。開。後。復。言。風。而。不。曰
其。俱。維。何。其。俱。又。順。便。頂。上。僕。字。耳。相。與。非。相。互。未。章。集。傳。無。互。說。可。按。也
知。此。則。即。麟。士。萬。年。有。僕。內。有。一。風。字。在。女。子。孫。子。內。有。一。神。字。在。亦。可。不。必
耳。據。此。上。玉。開。互。言。之。說。可。謂。極。力。發。明。然。只。覺。于。經。文。兩。處。字。意。漏。却。則。承
錫。兩。類。之。理。亦。不。全。免。何。也。雖。有。天。賦。而。子。孫。不。賢。於。非。全。福。故。集。傳。謂。又。生
賢。子。孫。也。愚。則。謂。此。二。章。因。上。章。承。錫。昨。風。而。下。是。矣。然。則。云。其。風。維。何。其。俱
維。何。者。一。是。接。風。字。言。謂。使。子。孫。世。世。為。帝。王。一。是。接。僕。字。言。謂。使。世。世。為。帝
王。者。更。為。賢。帝。王。言。也。是。也。層。則。徒。謂。神。風。互。言。者。同。義。即。云。非。相。互。而。相
攝。使。使。頂。上。奇。作。雙。承。語。意。者。亦。未。盡。其。妙。也。至。于。僕。字。謂。為。天。命。之。所。附。屬。即
天。命。之。所。附。屬。天。命。非。神。字。平。則。詩。人。接。以。其。僕。維。何。仍。是。接。以。其。神。維。何。也
而。遂。謂。不。與。神。字。相。關。似。少。未。確。又。看。集。傳。于。神。字。解。曰。福。祿。壽。人。于。天。被。句
不。曰。神。而。曰。福。祿。似。又。有。分。別。于。此。處。覺。得。麟。士。云。女。子。孫。子。之。內。有。一。神
字。不。免。無。見。也。○游。氏。曰。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為。言。如。華。封。人。祝
帝。曰。為。萬。聖。人。壽。頌。聖。人。多。男。子。亦。此。詩。之。意。○按。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
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考。終。說。詩。者。謂。既。既。備。五。福。為。年。壽。也。考。終。考
終。家。之。慶。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明。令。終。考。終。命。也。而。壽。子。則。壽。考
則。非。徒。享。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行。之。之。燕。親。親。之。情。也。既。既。之。在。壽。考
之。義。也。尊。尊。而。親。親。則。道。備。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既醉八章章四句。一。個。總。是。慶。典。其。享。盛。滿。而。獲。慶。福。也。各。章。似。重。複。上
章。意。第。全。首。○通。詩。五。章。一。個。總。是。慶。典。其。享。盛。滿。而。獲。慶。福。也。各。章。似。重。複。上

有。首。章。已。盡。其。意。下。只。反。覆。味。美。之。真。意。與。就。義。至。二。句。止。或。云。各。與。到。末。
註。三。則。字。三。矣。字。可。見。俱。可。不。必。詞。滿。辭。就。義。飲。時。受。君。恩。上。是。說。不。作。詞。說。
○釋。取。尊。釋。前。祭。之。義。然。而。不。與。祭。畢。之。義。何。也。以。皇。尸。象。神。而。禮。維。之。昆。弟
中。則。敬。故。不。敢。留。而。轉。為。大。日。之。燕。燕。于。大。日。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
鳥。鷩。鷩。在。涇。公。尸。來。燕。來。寧。兩。酒。既。清。兩。既。既。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鳥。鷩。水。鳥。如。鴨。者。鷩。鷩。也。涇。水。也。兩。自。歌。工。而。指。主。人。也。祭。香。之。開。遠。也。
此。祭。之。明。日。釋。而。賓。尸。之。樂。故。言。鳥。鷩。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被
祭。則。公。尸。無。飲。而。福。祿。來。成。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鳥。鷩。鷩。在。涇。公。尸。來。燕。來。寧。兩。酒。既。清。兩。既。既。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鳥。鷩。水。鳥。如。鴨。者。鷩。鷩。也。涇。水。也。兩。自。歌。工。而。指。主。人。也。祭。香。之。開。遠。也。
此。祭。之。明。日。釋。而。賓。尸。之。樂。故。言。鳥。鷩。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被
祭。則。公。尸。無。飲。而。福。祿。來。成。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鳥。鷩。鷩。在。涇。公。尸。來。燕。來。寧。兩。酒。既。清。兩。既。既。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鳥。鷩。水。鳥。如。鴨。者。鷩。鷩。也。涇。水。也。兩。自。歌。工。而。指。主。人。也。祭。香。之。開。遠。也。
此。祭。之。明。日。釋。而。賓。尸。之。樂。故。言。鳥。鷩。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被
祭。則。公。尸。無。飲。而。福。祿。來。成。矣。

者老稱也謂以公尸而為賓也乃其所宜也為者謂以一人而沐天子之

禮也來持其相之也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燕者有王情焉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燕者有王情焉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燕者有王情焉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燕者有王情焉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燕者有王情焉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燕者有王情焉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燕者有王情焉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燕者有王情焉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燕者有王情焉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燕者有王情焉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燕者有王情焉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燕者有王情焉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燕者有王情焉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燕者有王情焉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燕者有王情焉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燕者有王情焉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燕者有王情焉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燕者有王情焉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燕者有王情焉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燕者有王情焉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燕者有王情焉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燕者有王情焉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燕者有王情焉

以立人如其德如是是以惟天眷德所受百貴之祿于夫然天之于五祥也無已也既保之而錫以其安之慶佑之而降以助順之休命之而者以君師之位又自天中之而所以保佑命之者尤反覆而不厭焉天之福君如此非不德之所蒙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君德得天下因言天眷之無已也有天人交與之意顯顯者積中外者也德以先引為善若暗昧則不令矣家民人正今德顯顯則以是德顯于政教則民無不允以是德顯于舉措則人無不允受禘受臣民之歸而享有富貴是無不允此祿之意非至此而始受也此二句重在王者有以定之受之皆是已然之福下則詩人稱頌之也保者維持調護之意右者開導引翼之意命者命之為天子也中之乃反覆眷顧意謂常常如此保佑命也人民咸安即是天祿而王之德有以受之此中已該有保佑命三字重在自天中之以起下于孫意○黃東原曰凡受禘而膺天命者必本于今德而今德之顯顯只在宜其民人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格天之心受保佑申重之命者故

卷之二十五 大義

二十六

傳人特大第言之

子孫百福則子孫千億德德無量受君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德德二句已百貴則賦也德德無量受君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先王之禮儀政刑也○言王者子孫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德德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德德無量以遵先王之法者

甲傳所同保佑命之自天中之者何如賦以吾子有顯德德無心于孫之千億然德之所在靡即從之是以德于孫而得百福矣百福惟何帝王開萬世之傳子孫之多為難也吾子之子孫麟趾其祥瓜瓞衍其慶由于千而至于萬由萬而至于億王國為之益固矣帝王任治教之肖子孫之賢為難也吾子之子孫仲解之範移移焉一敬以自持舉無棄之舉皇皇若東矣之舉惟為支庶者以是德而宜其君為本宗者以是德而宜其王且又不作聰明而不愆常思繼述而不忘以率循乎先王之成憲歸德焉之益隆矣子孫多而且賢如此百福孰有大于是哉

疏解此章首句言斷上言王者獲福之盛下言後嗣之多而賢者以見之也子孫承顯德來于孫與千壽皆千字一槩百福本受祿于天三句說朱子曰子孫多而且賢正所謂百福也千億所該者廣不止一世世傳四句一連說下教者德之聚也聚則有由深遠之義故曰穆穆美者德之充也充則有盛大宜者之象故曰皇皇穆皇嫡庶皆有或以禮記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分國說者未

惡宜若安王正此敬美之德安之也庶者為君而能勝諸侯之官嫡為天子則無不天地神人之主但要見善承顯德意蓋子孫之穆穆皇皇者猶君子之顯顯也子孫之宜宜安王者猶君子之安民安人也何謂諸說云此此穆皇之與所以宜宜安王者此此一說穆皇諸君德之全體切勿以不愆二句為穆皇之遠更詳之作聰明者狹小前人制度好選擇者棄置祖宗成法不愆則無聰明禮節之過不愆則常有潔志進事之心舊章是先王之令德者為今典者正宜民人之善經也有敬美之德自無愆忘之弊不愆忘自然率由矣○國家之所謂福祿莫大乎子孫之衆尤莫大乎子孫之賢天將福人之福必先福其國之子孫子孫之衆難得也而皆賢愈難得也子孫極千億之衆而其德皆足以稱君王之位其心皆能遵祖宗之法國家福祿之盛孰有過于此哉

卷之二十五 大義

二十七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怒率由舊章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上二句羊類賦也抑抑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以任眾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此與下章首稱願其子孫之詞也或曰無怨無怒不為人所怨也

甲傳天子孫多賢固皆可願然願天下之本尤吾人之所注心也吾願君之願何如哉彼威儀德音之符也則抑抑而顯德音德之若也則秩秩而有常所以修德者至矣又能無私怨無私怒惟虛心以率由舊章之所為所以用賢者公矣夫君德修則主治者有木用賢公則輔治者有人故能上得于天而願位名壽考之福久而受福為之無疆矣○統乎人而政教號人也在堂裡之中

有以爲四方之綱矣

說解此與下章皆順其子孫之詞而指專嫡嗣定王者言也。上四句言修德而任賢下言因以獲福而統治也。首四句以修己在人乎看。威儀二句本上德來。蓋德之驗。威儀德之符。德音德之著。即君子之顯顯令德也。德顯爲儀。而曰神神有顯顯一致意。德顯爲音。而曰秩秩有始終不渝意。無德二句。非說即君子之室。人情相拂則怨生。相反則惡作。此人王與羣臣相左之私意。故老成之見。多不便于英主。芻蕘之說。或見憎于賢。此念未除。野者雖欲各行其志。各營其職。而常若有以制之。無是二者。靡然太虛。知有人。不知有己。羣賢滿朝。皆得展布。聽其所爲矣。○鑑湖詩說云。舊章先王與羣臣共成之以貽後王者也。故人主欲變先王之舊法。必先去先王之哲人。惟無怨惡以任羣臣。如是。則對庶正之心。猶是奉先緒之心。若一似其事。由者然。必率由羣臣。所以率由羣臣也。此說新警可從。又云。不口羣臣而曰羣臣者。蓋王嗣于羣臣。不作徒隸。而作匹敵。視故怨惡所以無隙可生也。受福二句。木修德任賢。則君受福。是

居君位而有天下之綱。是蓋君近而統天下。君之綱。即君子之室。民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
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解懈擊息也。○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輔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爲民所安也。東萊曰。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素之時。所憂者息。冠而巳。此詩所以終于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又規之。蓋單陶虞歌之意也。民之勞。是在下。而極權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中。遂夫吾君。雖爾能爲四方之綱。則綱張而紀亦理。凡所以範罔曲成而監斯民之安者。君皆有以任之。而臣下之以安民爲職者。亦得以坐享其成。而無煩于佐理矣。不有以燕及朋友乎。故外而燕及于百辟。則百辟已無屏翰之勞。而但有順忠之相。內而燕及于卿士。則卿士不見匡襄之弊。而惟存愛主之

治。媚于天子。因其室也。媚之云何。蓋天之福君子。使君子世世爲王。者凡以民也。王之所以奉天。而世世建官者。亦以爲民也。相使民生其時。有一不獲其所有。此君之患。厥位也。亦即臣之棄其君。今惟願吾君修德自賢。五位之憂。豈曾不少懈焉。庶綱常張。紀常理。而天下之民。亦永藉之以休息也。豈但燕及朋友已哉。臣子之致媚于君如此。此固嫡嗣定王之道。所以延國家有道之長者。在是。而上天申重吾王之廟。莫大于此矣。豈非吾人之至願乎。

說解此章上二句。言君之治。有以安乎。臣下言人臣切願治之忠。也。綱紀何當。燕民安。恩始下。燕及有來。脈而彼。擊句亦有聯絡之綱。緊頂上四方之綱。紀即自朝及野。自臣及民。統係于綱者。綱既張。紀自理也。此句便是天子之勤于位。處燕及玩及字中。是因安民而及之也。大抵綱紀日張之世。人臣得從容。效忠。絕無掣肘。只此便是燕非全不修職。業之謂。先正謂大權總攬于一人。則臣不無粉飾。更優擢之患。此意最醒。百辟在外者。卿士在內者。即上朋友。媚于。就心。於是臣于自效之忠。豈非以燕及故福之也。不解二句。是願君之意。乃屬心所

解者。勿作媚之之。綱紀非王。兩白。亦乃舊章也。不解于位。得其實。率由之。而巳。民之攸暨。謂民之所以暨也。直是常見當世之未安。其作幸。今已去。詩。蓋君燕其臣。媚君。上下交而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息。冠而巳。故隨以不解。彼。意。欲其修德。用賢。始終一致。使綱常張。而紀常理。君。遠。斯。民。勞。君。勞。則。民。逸。矣。○媚天子。全在不解二句。除却願治。別無處。效。忠。○未二句。是全詩結穴。蓋人君治效及于臣。而爲臣者。但知己之得其安。而不能使民生之。舉。安。有。君。而。無。臣。舉。寬。欠。缺。所以。公。尸。福。君。直。推。究。到。此。○臣。則。欲。其。燕。及。民。則。欲。其。攸。暨。于。于。天子。則。欲。其。不。解。而。猶。謂。之。愛。君。此。可。以。謙。詩。人。之。意。矣。○莊。素。雀。曰。此。詩。有。祖。保。澤。美。意。思。有。上。下。交。泰。景。象。有。天。人。同。符。捷。括。先。正。謂。非。成。王。皆。不。能。在。此。

假樂四章章六句
寫公劉實全首。○通詩以厚民爲主。故詩術概以戒民事言之。前五章詳於其始。終之也。末章總敘其始終之事。析言之。一章言在均而欲爲遷都之所。二章言

依降在原以審其地勢之所止當時上下于山原之間而身之所佩者雖曰有維玉及璫之飾于以象文德也

釋此章上五句言相土而得人心之和下乃詳其相土之事也于有鳥原是始至郊時欲相土以居尚未有者然故言添一欲字既庶一旬不重不道引志以爲齊原之由耳庶繁指從遷之民言順宜指民居言○大全問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乃宜而四章方說居邑之成不知未成居邑之時何以得民皆繁庶朱子曰公劉始于草創則人之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得仁人而依歸懷土固非其情強負担而感止居處一如其舊尚何承嘆之有○以上三句見邑居未定時民情已安正是人情之已馴可見邑居之不寧緣法則二句正是齊原之事陟降二字是于地勢之高處地勢之下處俱要審察以相其可以定都否耳既從高處相一者又從平處相一番何等設法之勞○陸羽明曰陟降降原只大懸覽形勢以定都下章述彼四句則得所居之地而度

其可以營邑居者○疏義于齊原原是慈言之陸獻在原又是詳言之蘇下句文以象德也釋珠句武以防虞也然只言其一府似服如此只重躬親陟降之勢上以見其厚民意○左傳哀見歡延帶棠桐焉昭其度也疏率釋珠兼展游懇昭其歡也夫德食而有度陟降有數○順宜而本之庶繁者言民情之皆皆也惟民情既協故相土以定居無承嘆連順二語是感仁人之德而感故上之念亦有感我伏而幸華風之意

爲公劉遊彼百泉瞻彼溇水原暉陝南岡乃觀于京師之野反于時處

處于時處旅于時言于時語

賦也溇大觀見也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山而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著起于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也時是也處處居室也處寄也旅寄旅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此章言營度居邑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成原自一觀之則陝南岡而觀于京師是爲之居室于是處其旅旅于是言其所言于是語其所語無不于斯焉

即諱原設公劉之于民也當相土既定之終爲營度邑居之舉以大勢華石既審而形勝不可不詳也是以臨深窮高則于水空當時自下觀之也往百泉而望成原登百泉在成原之下迥周游焉以按閱成原之形勢其果曠如而容容之族與其果與如而藏納之厚與觀于是社于足朝於是而市于是其位處家何居而方面宜何向歟仰觀而稽審之也居高眺遠則于山空當時自上觀之也陝南岡而觀于京師蓋南岡在高丘之上乃登履焉以矚瞻高丘之形勢其地之雄據得上游哉其風氣之盤結得天然歟孰乃左旋爲右旋爲前而後爲後其會矣當何定而宅其當何立歟俯觀而究岡之也但見此京師之野寔爲都會之區而邑居之作不容舍之而他適也故向也介居苦寒之地則陶穴以安其身而宮室若不必建地至是則人民漸以和輕而繁庶之宜于草次者不可不思所以處之矣而所以處之者于是焉上以老公宮也下以奠民居也字

復有野處而營窟者乎何也營處戎狄之國則旅旅鮮出其途而舍節有不處僻也至是則國家漸以先顯而往來之由于都會者不可不思所以處之矣而所以處之者于是焉止宿有常所也委預有常時也宰復有節式而廉安者乎以至國是既定之後有可以言者矣向也居外而營築非無言也而今出草莽亦若變而不符者今則仰此之地而言其所言焉而審言孔彰斯民可由是而承聽矣許讀既審之時有可以語者矣何也居由而謀國非無語也而謀出草昧亦若隨而靡先者今則仰此之地而語其所語焉而謀謀漢漢委事可由此而用集矣夫以營度邑居之際而極經理之周如此莫非爲思詳用光計耳何其原于民哉

疏解此章上五句是度居極其詳下是營居極其詳是營度邑居之事也自若言之而民居在其中遊彼四句總是一箇度字于時四句總是一箇營字

遊泉陝南岡與百泉無異但上足覽形勝以定都此又于所都之地覽形勢以作邑耳百泉溇原俱在下瞻溇原而必遊百泉者蓋原惟廣必周流而後可以備觀之此下觀形勝者審也南岡京師在上觀于京師而必瞻南岡者蓋京師惟高必登其九高者而後可以遠觀之此上觀形勢者審也鹿野云下觀者觀其包絡

之於方面之正也。上觀者觀其共時之形。何者之室也。京師之野。此何用下文
看見得風氣所鍾。陰陽所交。可以建邦啓土。而作邑居也。○彭氏曰。公劉於邑
于郊。亦是人烟所鍾之地。故曰京師之野。蓋山川壘結。風氣所萃。亦一都會也。
初先只是簡示。自公劉觀之。而率庶幾順宜之。亦居于此。是京而為師。所以謂
曰京師。處處。公宮設于中。而民居繞于外也。廣旅道途。有候館之資。虛市有止
宿之場也。言言為漢汗大號計也。謂滿。為商確大政計也。當時陸陸多幸于躬
而四方賓旅。不過于國。安民定國。則大政當施。而播遷多艱。種病勢。猶又當
是履其讓。所以營室如此其周。此正方劍見時。非已成也。○曰京師之野。則劉
之都。代附而依京。而泉而據原也。○辨義。按輔士云。遊被等。須有符與上章有
制。上維始。言相士。實已定都居民。此雖言營度邑居。是專指其可為官室者言
之也。下章則又是官室落成時事耳。此官室。只就公劉所自營之官室言。于初
見亦同輔士。蓋以京師之野之下四句。處處以交身。虛旅以乘。言言以施。故
今高無以詳政事。但是從公劉身上料理。想輔士亦如此見。故如此說耳。然

卷之二十五 大雅

我天子何以不曰營度官室。而曰營度邑居。蓋以上章相士是從一邑之六
縣言也。此章營度邑居。是從一邑之修理言也。如以為上章已定。不慮此章又
說營度。如以為營度只在官室。不慮此章曰營度邑居也。看來上章曰陰則在
復降在屋。不過上下山原已耳。其實未亦若。本章曰地彼百東。則從原野
陰陽。乃觀于京。以及處處等事。用多少區畫分布。方有修理定奪。此是固定
都前朝後市。宗廟宮室。乃先民居。亦即次之。實是算單上下木末。觀度之常理。
不應先聽民居已定。而後乃及官室也。且君家民衆。萬民之居。還是萬民自己
為之。在君相不過為之區畫。若夫君之官室。則須是自已營度。今其何竹一
而民皆各便于左右。從事耳。君來君與民俱在。未定之中。但君一定而民亦各
相定也。故集傳不曰營度官室。而曰邑居也。輔士之說。于病以為未然。
公劉于京。斯依。叶於。賡。賡。濟。上。俾。登。俾。凡。既。登。乃。依。上。乃。造。其。曹。執。承。
于。年。酌。之。用。龜。食。之。飲。之。君。宗。之。
賦也。依安也。賡賡濟。聖臣有感。儀。儀。使。使。也。使。人。為。之。設。通。凡。也。茲。登。也。

依依凡也。曹。奉。放。之。處。也。以。不。為。被。用。勉。為。餘。以。順。也。宗。尊。也。主。也。柄。子。孫。
至。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為。主。也。○此。章。言。官。室。既。成。而。落。之。既。以。飲。食。分。其。羣。
臣。而。又。為。之。君。為。之。宗。焉。東。萊。呂。氏。曰。既。登。而。定。經。制。其。民。上。謂。官。
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其。子。而。致。已。立。宗。
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

正。堂。厚。黃。公。劉。之。于。民。也。向。也。相。土。營。度。今。則。官。室。既。成。而。安。然。在。京。矣。于。是
落成之。無。疑。矣。但。見。羣。臣。之。與。燕。者。賡。賡。濟。濟。而。成。儀。可。觀。非。若。向。之。勞。瘁。也。
乃。使。俾。人。為。之。設。定。為。之。設。凡。羣。臣。既。登。乃。進。既。依。乃。几。矣。燕。必。有。數。也。安。所
得。異。味。乎。乃。造。十。曹。執。承。以。為。之。飯。昭。其。餘。為。飲。必。有。器。也。又。安。所。得。爵。乎。
用。龜。以。為。之。酌。樂。其。贊。焉。以。是。飲。之。食。之。諸。臣。營。度。之。勞。盡。釋。于。杯。酒。間。矣。且
為。之。君。以。臨。異。性。使。君。臣。之。商。維。洽。而。朝。廷。之。分。秩。如。也。為。之。宗。以。至。同。姓。使
親。視。之。意。雖。篤。而。家。庭。之。禮。亦。如。也。夫。落成。之。日。既。燕。之。而。洽。其。思。又。執。之。而
盡。其。義。要。旨。以。為。民。也。其。厚。于。民。為。何。如。哉。

卷之二十五 大雅

賦。此。章。言。何。提。起。第。二。句。言。定。都。而。享。其。安。下。是。燕。臣。而。嚴。其。分。也。大。意。謂
是。時。落成。之。燕。而。厚。義。無。弗。同。之。意。官。室。既。成。而。祭。之。曰。落。祭。畢。遂。舉。酒。請。之。
落成之。燕。于。京。斯。依。本。上。相。土。營。度。之。勞。有。公。劉。首。任。其。勞。羣。臣。亦。與。有。功。故
今日落成。所以。勞。之。也。賡。賡。濟。濟。註。總。言。羣。臣。有。感。德。欠。分。別。禮。記。註。云。賡。賡。
是。舉。樂。舒。揚。之。貌。濟。濟。是。修。飾。齊。一。之。美。亦。要。知。得。此。處。要。點。出。同。姓。異。姓。以
為。宗。宗。張。本。此。便。見。諸。臣。不。以。草。昧。而。玩。朝。廷。亦。不。以。勞。瘁。而。多。懈。弛。也。俾。登。
俾。凡。兩。俾。字。是。命。人。為。之。登。登。者。羣。臣。所。同。依。凡。者。老。臣。所。獨。當。此。二。句。只。開
闢。數。羣。臣。就。燕。光。榮。至。輕。過。過。乃。造。二。句。當。以。意。會。非。是。有。既。登。登。方。去。執。承。
是。言。一。勝。之。報。乃。造。曹。所。執。之。承。也。曹。者。羣。臣。之。處。宰。曹。之。一。處。也。執。承。是
執。承。用。物。是。酒。質。說。通。執。承。用。物。力。未。豐。自。應。如。此。無。謂。所。質。意。但。後。人。不
可。不。思。其。質。亦。非。食。之。承。取。來。飲。之。承。酒。來。君。宗。就。飲。燕。時。說。登。為。臣。說。
為。君。故。曰。君。君。道。立。則。卑。高。陳。而。賡。賡。俾。俾。為。支。我。為。本。故。曰。宗。宗。注。立。則。
賡。賡。嚴。而。親。疎。辨。矣。朱。子。曰。東。萊。以。為。法。之。立。君。立。宗。恐。未。然。只。是。八。對。自。為。

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樂未說及立宗事也。○先大家文云。執事示倫。使知不貴其味。為人上者且然而小民于是無浮費矣。勉附示。使知不貴其器。為人上者且然而小民于是無侈飾矣。王也。試就今日而觀。得毋謂禮有以多為貴者。而一采不足以成饗乎。得毋謂禮有以文為貴者。而一狐不足以用獻乎。夫先公以為寧過薄。毋過煩。寧過朴。毋過侈。常慮後世有以加也。而至于禮。且靡極矣。而非齊已肥民之心。有漸不遠先世者乎。此意深得召公戒王本旨。○六帖。凡在守成。承平既久。財陸深嚴。君臣之分。不忠不勇。特忠廉遠。堂高。尤難。萬里上德。下情不相。謂為故。燕飲之說。至于。和。創。業。之。君。與。其。臣。被。節。斬。棘。沐。雨。轉。風。乘。輿。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應。不。通。特。忠。分。義。未。明。粗。率。簡。易。始。與。初。飲。節。爭。功。許。或。笑。呼。故。創。擊。柱。故。燕。飲。之。說。至于。辨。分。○徐。揚。賈。亦。云。期。前。之。初。若。與。臣。同。起。難。難。起。居。出。入。既。親。且。相。故。爭。功。殿。上。擊。柱。而。呼。者。往往。有。之。公。劉。當。被。刺。新。棘。之。時。使。能。使。職。足。附。耳。之。聲。懷。德。而。畏。威。所。以。古。之。聖。人。大。亦。高。光。以。下。諸。君。所。可。及。也。不。然。今。日。方。知。天。子。尊。當。不。在。輪。蓋。定。禮。之。後。而。不。謂。禮。者。及。今。人。噴。噴。稱。美。耶。○按。此。引。使。事。作。証。但。不。可。入。

卷之二十五

三

為公劉既薄既長既厚既相其陰陰觀其流泉其軍三軍音丹叶度其隰原
為田為隰其分陽山居允荒

賦也。薄度也。言其艾夷。聖辟土地既廣而且長也。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隰原。高以厚也。相觀也。陰陽向背。寒燠之宜也。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三軍。未詳。惟。地。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同。之。徵。法。自。此。始。其。後。周。公。益。因。而。修。之。耳。山。西。曰。夕。陽。允。信。荒。大。也。○此。有。耕。土。室。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商。人。之。居。于。此。益。大。矣。
事。詳。厚。載。公。劉。之。于。民。也。既。定。宅。于。京。師。送。疆。理。其。田。野。初。至。于。郊。聖。闢。土。地。既。廣。其。東。西。既。長。其。南。北。既。測。日。景。審。其。方。而。使。田。畝。有。一。定。之。向。乃。登。山。岡。察。其。形。勢。使。田。畝。得。高。下。之。宜。山。南。為。陽。山。北。為。陰。寒。燠。不。同。所。宜。亦。異。則。視。

其陰陽向背。承天氣以宜禾黍。至廣谷大川。源流各出。民擇所方而種之。遂淺澗而耕之。則觀其流泉灌溉。順地利以生穀物。正經界辨土室足以居處兵民矣。又因田以定賦。使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為義。今制其軍。適清三教為軍。而已不起家之制。丁無羨卒也。至于有田。有稅。度其限田。原田之多少。與其中地利。肥瘠之不同。制什一之徵。取于民。以為糧食。至所制之田。不足以授所徙之衆。又度山西之田。以廣授之。而亦民之居。信乎其益大焉。夫田畝盡制。兵食不利。其益如此。其思極用光之心。可謂勤矣。何其厚于民哉。

卷之二十五

三

疏解此章上八句是授田于民而周其務下是廣田與民而大其居總是編理田野之事薄長自艾夷聖闢之後言艾夷謂拔去草木也聖闢謂開也謂耕治其所除之地以為田也東西為海南北為長公劉遷邠之時尺土皆非其有故美其能廣長之也曰既薄且長則寒燠向背不同水泉灌溉之利不利自不容不詳慎矣故卽承之曰既景云云既景句管下二句景以審其方面使田有一定之向隅以察其形勢使田得高下之宜相陰陽中景之慮相其孰為向陽而發號為向陰而來以順百穀安來左畷之性觀流泉申圃之意觀其泉之上下從何來下流從何流以備三時或旱或潦之虞以上三句是辨土室三軍只是三軍蓋古者軍賦取諸民田之中無事則為農有事則為兵是不忍民以為兵也度其隰原二句卽量地制稅之意有田則有稅但原隰異矣故須度之野度以法淨度以數也大率是并其田使通力合作計畝均分民得其九公得其一不竭民以奉上意夏制未有百畝公劉亦未必行徹特自後人飽論此法是九一之稅有所自始耳三軍散田總是以井出軍卽以井養軍兵賦之法而兩兼于井田之中也以上三句是定賦稅度其夕陽兼辨土室定賦統言而以允荒審水之見民歸之衆地之溥有益溥長者益長也山西夕始得陽故曰公劉之山仰梁山也太王之自西徂東則自水之西而往乎東言其治之遠也益農而田之辟者日以廣也○小司徒徒役無過家一人一井出一人一歲出一車井有十萬則人亦十萬成既十千則車亦千乘大國三軍為車三百六十

五乘三萬六千五百人其餘者為法公到選州時適遇三軍之數而無委故曰
三原此從軍子起義然于公到軍制無端地之當是重本息民不盡民以為
兵止立三軍而不起家之謂丁如後世耳古者為兵于農亦即此意○夏之貢
取義于下之貢上而非上之征下殷之助取義于借民力而不稅民財周之徵
井隨其貢上借力之名為均通之義通力合作計取均收既均通八家如一家
亦均通君民如一家此徵之義也僻居西北劍法得以自事此由之國勢也月
家世有制作之才太王作卓應遂為天子之門文王作辟雍遂為天子之學公
劉作微田遂為一代之法此周所以有都乎文也○徐遐格云周官鄉遂家出
兵一人一井之內是人人為軍矣公劉則一井有三三中選一是一井內止三
人為軍此時勢大小之異也周百畝以行微而七十畝行助公劉則千貢之時
行微此地勢大小之異也竟作周制者謬甚○附錄相其陰陽五句官養仁
文井文許以資觀覽○相觀無遺策而賦稅可定矣夫陰陽流泉必相觀而後
無遺策也賦式發法不由此而定乎詩咏公劉若謂君人者上承天時下審地

卷之二十五 大雅

種不可不求其善善者以為國家富強之本也蓋善時察利而後治田無不
之謀者泉和民而後程國有必居之策其所關于一心之創建甚非淺也表公
劉之經理田野也豈特關土定方面已哉體國之規為觀乎經野苟審觀二有
未周其後雖有兵食之美制不可得而施也康定之功積本乎宜民惟辨定一
無遺制此維有安廉之遠慮皆可漸而舉也表公劉于是相其陰陽焉由是
窮泉然而背陰何陽天泰自有一定之性相之則孰宜于寒孰宜于燥何燥
而與其和人工所以補天時之缺也于此見其成之畫制且必觀其流泉焉由
是辨燥然而疏泉導流灌漑豈無川脈之通觀之則引川灌漑引泉入田則極
遠而安其潤人力所以養地利之宜也于此復觀澤之弘多公劉曰田不定賦
民思無安居也故無定稅國何以足用也商當初創之府兵制未遑悉舉備寇
玉萬兵千農之意而家取正下不起矣卒取其足備荒盜備盜而己迄今積
其三軍之制說者謂周官大司馬之操竹皆準此而公劉何意焉難以不費
者亦民以休息而已爾幽當康定之日稅法不及備周本先王什一定賦之經

而刑其肥優均其入取甘足供神祇給齊賜而已迄今考其微田之法說者
謂周禮大司徒之賦式悉太諸此而公劉何心焉惟以薄取者藏富十民而
已爾合而觀之俯察仰觀既期耳目之力務農講武遂弘安富之源公劉之于
民而不厚哉○三原義諸字無定解大約以不用羨卒為單字確疏微乃周家
取民之制公劉為夏諸侯何得竟更稅法大意不過什一而已微田二字是詩
人之詞非公劉創有此微名也○公劉避禮尚在夏道未衰時豈有為諸侯即
擅定賦法之理微田微字所宜虛看必欲說向周家微法自公劉已定之此俗
文之見也

公劉于幽斯館法渭為亂取厲取銀丁止基理羣聚有以反爽其

泉潤其過野潤止旅題密內鞠有之即
賦也每客舍也凡舟之棧流橫渡者也厲砥銀止居基定也理羣理也眾人
多也有財足也過野也皇過二淵名高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
淵鞠水外也○此章又總敘其始終言其始末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為舟
以米往取厲取銀而成宮室既止基于此矣乃羣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
其居有美潤者有過潤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嘗乃復即芮鞠而居之而幽地
日以廣矣

卷之二十五 大雅

中謂夫公劉之厚民如此今以其始終而概言之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嘗自死
運躬而節于齒之日以宮室必資于材木也則涉渭取材而濟以舟楫之利以
宮室必資于厲銀也則取厲取銀以成乎宮室之用但見既定居于此而民已
得其所安矣遂羣理其田野務土宜定賦稅而所以養民又無不周也由居民
之居者日益繁庶而愛泉焉非既既庶既繁之舊也日益富足而愛有焉非既
乃積乃倉之舊也然泉庶之民非京師之所所能容有夾其皇潤而居焉有
潤其過潤而居焉然止居之旅日以益嘗又非皇過二淵所能容乃復即渭水
鞠水而居焉而郊地日益廣矣郊民之富庶如此何其盛哉夫其始也蓋安養
之務其終也成富庶之效則人民以和以和以和而思惟用光之心慰矣然則
今日之民即公劉之民也予王曰成尊而崇其民其亦繼祖武而思所以厚民

（原）此章上五句，敘安養之事始也。下敘宮庶之事終也。于節句，追其始，初上時，事也。涉消所取者，多屬銀皆在所取中，非但取材木，管度也。居時事也。止基不惟君有所務，而民亦有所安。落成時事也。通理，不惟足因，而且以阜民。辨土定賦，既時事也。愛衆五句，允董時事也。愛衆，是安民之效。親向之庶，衆而益加，愛有是養民之效。親向之積，舍為益盛。止旅二句，見風氣日開，編氓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與未艾之象。始終一脈，居匡康而輯和人民，光顯國家之效。具見周之王業，先此矣。○止基，通理。一句中兩字。○註中虛字，俱有層次，須細玩。○此章，句句要得總敘法。○馮吉人曰：公劉始而遷都，也為安民之計也。終而定都也，成安民之功也。其思經用先之志，亦少微焉。信乎共厚于民也。今日之民，固公劉之遺民，王撫而有之，可不心乃祖之心乎。○陳永嘉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首建國君民之事，風靡之不同如此。○附錄全章，章文，并文，并文，并文，以資覽覽。○詳通論之事，一厚民而國興矣。蓋周托于民，不傳民，是不國也。觀

卷之二十五 大雅

公劉，所以遷也。其可乎。召公或王曰：臣觀風而後居之。所以王也。前公劉遷之，彼其經給草，昧故首十五王之基，而其制祖勳民，尤足垂于百世之法。請為王陳其事。查我周當不前失官，有師靡虎，戎狄寔備。處此而後，郭官，聖宗廟之真，修小民未獲所安，而疆理單賦，法之莫定。公劉誠不能辭，爵久居此矣。然豈無備而遷乎。維其素所居，居匡康以圖者，疆理既治，積余能，聖業既充，然後乃或殿而啓行也。當其時，民方時，靡播而庶，繁順宜，去其邪，石方，殿後山川，而瑤玉刻佩，不改其度。豈非有先時之禮，備無事之念。豈非自是以相宅，而李庶言，語之有處，以式燕而實王君宗之俟。如人謂其開闢，規模宏遠，而不知皆以篤民也。何也。君無民之王，而遷徙無常處，則無以一歸住，而其厥居，民維君之依，而散漫不相統，則無以分衆，衆而正，因度，故水師，建而既，澤且長矣。于京安，而既，景乃同，突因是，審向背之安，因是，過商，漢之利，因是，正軍賦之則，而夕，鳴，皆居，突，由今觀之，公劉之始，至前也。猶嘗，嘗也。○此章，清取村，玉治宮，室者，非為一人計也。蓋其後，可以經理，無疆，而後，不

以惟，集自此，愛衆，愛有，親庶，繁者，不啻，益焉。夫，潤，週，潤，視，順，宜者，不啻，益焉。而皇，週，丙，鞠，之間，居然，一都，會，矣。總之，建國，立家，之事，非一，而無，逸，為，精神，匪，居匡康之念，無窮，而厚民為首務。故曰：公劉克篤，前烈，未有不篤民，而能為前烈者也。王今無忘公劉，則必無忘民矣。○題中，頭緒，繁，多，文能，一氣，運，旋，如，駕，輕車，就，熟，路，王，良，造，父，為，之，後，先。○篇，字，章，章，作，領，中，則，重，到，一，筆，結，局，再，一，開，鎖，便，覺，無，斷，飲，飛。

公劉全章十句

河，兩，章，全，音。○通，詩，三，章，平，看，總，是，欲，其，盡，君，道，而，得，民，心，也。重，豈，弟，上，戒，意，正，在，此，蓋，有，豈，弟，之，德，則，能，得，民，心，不，則，不，能，矣。章，末，皆，要，及，此，意，方，見，戒，王，也，不，可，依，輔，氏，以，下，二，章，為，足，首，章，父，母，之，意。

卷之二十五 大雅

與，也，河，遠，也，行，潦，流，潦，也，餽，黍，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蒸，也。餽，酒，食，也。君子，推，王，也。○舊，說，以，為，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潦，挹，之，于，彼，而，注，之，于，此，尚，可以，饒，饒，况，豈，弟，之，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也。

○此章，歌，河，酌，者，曰：天，之，立，君，天，因，男，以，父，母，天，下，之，貴，而，為，萬，民，之，所，歸，也。者，也。吾，王，奉，天，以，子，民，可，不，修，德，以，孚，其，心，乎。彼，河，酌，彼，行，潦，之，水，本，非，有，原，之，泉，若，無，所，用，也。然，挹，之，于，彼，而，注，之，于，此，尚，可，以，為，饒，饒，之，用，况，况，我，豈，弟，君，子，具，天，地，好，生，之，心，備，乾，坤，簡，易，之，德，則，其，于，民，也，必，豈，以，強，教，之，而，體，其，好，善，惡，惡，之，心，必，弟，以，悅，安，之，而，遂，其，好，惡，惡，之，願，民，于，是，乎，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矣。豈，不，為，民，之，父，母，乎。○此章，非，豈，弟，則，必，拂，民，以，從，欲，德，在，其，為，民，父，母，也。

○此章，此，章，分，下，兩，章，即，無，原，之，水，有，資，于，用，與，有，德，之，君，必，此，乎，民，也。行，潦，小，滌，中，水，或，道，上，流，水，也。酌，與，挹，無，二，意，挹，即，酌，也。挹，注，二，字，大，有，工，夫，蓋，滌，潤

求清水之可用全在于此總在河酌彼三字故字上映出君民懸隔自存相遠之意彼此二字更不可開開者蓋君之干民總為尊卑淵絕九淵萬里所以民身不致淨能平此之心體彼之心則平易自能近民而呼吸相通休戚與共豈不為民之父母豈弟以德音就君子身上說二傳所言是就事上說乃下一層事有是德則有是事此所以為民之父母也二傳止可用在民之父母句內二傳意須合說方得豈弟意明白此重我去父母乎民上不重民戴之為父母也○蘇子由云流潦水之薄也然苟起而注之則可以併儲言物之無不可用是以君子之于人未嘗有所棄棄者父母之無棄子也○鄭有象母而道愛者四十餘年漢有召父杜母而循民之化誦恩奕世是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而司牧者又一方之父母君天下者其亦惕然于一體之深情而得人宜化亦不可緩矣

河酌彼行潦抱彼淫茲可以濯漑音蓋叶豈弟君子民之攸歸叶古
與也音蓋叶
下二句幸
百廣東

卷之二十五 大雅

明謂河酌彼行潦把彼淫茲尚可以為濯漑之用也况我君子有豈弟之德乎吾知由其豈弟以怙育斯民則民皆依之以為歸趨于其教也就于其養也豈為民之攸歸矣有非其德民孰與歸哉

疏解豈所以盛酒飲歸要本民之父母來歸非歸附也乃寄托之意如子之切附依于父母也

河酌彼行潦抱彼淫茲可以濯漑音蓋叶豈弟君子民之攸歸叶古
與也音蓋叶
上三句丁
亥會試

中謂河酌彼行潦把彼淫茲尚可以為濯漑之用矣况我君子有豈弟之德乎吾知由其豈弟以奠定斯民則民皆賴之以為安各若其性也各遂其生也安為民之攸歸矣有非其德民孰與歸哉夫父母也攸歸也豈弟君子有賴焉然則豈弟道者乃所以得民心也王可不致意于斯哉
疏解既即濯不指物言則無物不可濯之意休息之意而民賴之以為安如子之荷枯恃于父母也總見民之休戚在下而其機則係乎上有所歸便有

所不歸有所歸便有所不歸君子可以思矣○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需彼此相益皆發相濟之意

河酌三章章五句

卷之三章此詩首章總敘以發庶歌之端下皆詳庶歌之實也末二句正與卷之三章極言福祿壽考之盛五六章言得賢自輔之益七八章言賢才效用之忠九章言明良相成之機末章送風以車馬之多而欲其為禮賢之具也○此詩主意在風王之用賢以保泰前四章三傳兩字已指得賢自輔但合者不發及說到為則為剛則前而福祿所以可久者雖然露矣由此說出賢人原自效忠又說到待賢已自有具分則見王何不以具待其人享此無窮之福祿也通篇語意隱而不發令王自思而得之

有卷者阿風風自南叶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上二句丁卯河南
下三句乙卯山東

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也矢陳也○此詩舊說亦召康公作疑

卷之二十五 大雅

公從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西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此章總敘以發端也

1 傳謂風卷阿者曰明君不以愛動而廢游逸之樂蓋臣不以治安而忘獻替之忠吾今有風于王之游焉彼有卷然而曲之阿適有風風自南而來音勝之風風聲復麗地與時信可樂矣我豈弟君子際萬幾之暇來游于此而歌作焉從容游衍之中蕭然明良之雅韻也與也以師保之職切鞶鼓之陪使載歌不廢非所以鳴其盛也于是因王之歌而亦陳其音焉庶幾為保泰之一助云爾

敢懸懸已耶

疏解此章首四句言得地與時而遂游歌之樂下矢音以和之也卷阿風風此雖地利其勝天會共和然二句不平當以卷阿作主游于卷阿而適風風之自南正是陰陽協候萬物長養之時豈弟君子如今臣子稱聖明天子之類來游句不平重來歌上方起得矢音意矢音中間包許多意思尚說不出只云以欲言之意投簫于王前而已來游而歌因歌而矢音若無意于獻規者然矢音不必言虛表倚伏之機而君臣交儆意已隱然言外所賦不聞聲非虛此行徑自

十句入駁用為殷鑒。致令兩宋一湖一瀛。祖孫三代不滅。然亦無救于亡。親游。失音。知太平臣王。有善不近情也。

仲尼與游矣優游而休矣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昔矣

賦也。仲尼與游。優游之意。兩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善終也。○言爾既作矣。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成王心而款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申節然所失之音。何如。乘風以遊。遊之游也。而試想今日內外之間。有一事足煩。適慮乎。神情無所拘迫。意念無所牽係。而但于此。載翔焉。載翔焉。爾之為游。良亦作矣。依卷阿而憩息。爾之休也。而試想今日大小諸務。有一事足煩。學畫乎。舒徐以適其天機。從容以假其思慮。而但于此。或作焉。或息焉。爾之為休。良亦優游矣。然與其游于前。孰若無憂于其後。與其休于始。孰若無憂于其終。豈弟君子。俾爾作矣。焉以終其壽命。而太和在宇宙者。萬年如一日。俾爾優游焉。以終其壽命。而時雍在民物者。萬年如一日。似先君之考終命。而四方攸同。四海承清。始終俱善。無難維休。則所謂仲尼優游者。殆有永享于無窮者矣。

卷之二十五

四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享治安之樂。下欲其有以久之也。仲尼與游。承上遊歌。既游即來游之游。游則休息矣。故曰休。兩爾字須玩。此爾之游也。爾之休息。未必其似先公也。故接俾爾云云。俾字。含下文修德用賢。正所以俾之也。彌爾性。不是壽考。亦不止是終此。生有保其太和之意。善終也。根善始來。即俾爾優游。垂之未艾。意言外要王恩先公。所以首者。見若不能。非今日之所享。亦不可知。然召公不自也。此全是歡動他口氣。如曰。感通有道。便法。便法。便法。如曰。永終。有日。又法。觀爾只平平。說。○仲尼。道通開散之意。優游。從容開散之意。此二句。是已。然之福。末二句。是未然之福。○註五章。以。乃。善。所以致此之由。致此之由。即所謂俾爾善也。正說福祿時。却先下俾爾二字。含進大妙。○疏義。言先公則先王在其中。故傳以先君代先公字。

爾土宇取版。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賦也。版。章。大明也。或曰。版。當作。版。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宇取版。既其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賦也。版。章。大明也。或曰。版。當作。版。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宇取版。既其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賦也。版。章。大明也。或曰。版。當作。版。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宇取版。既其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賦也。版。章。大明也。或曰。版。當作。版。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宇取版。既其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卷之二十五

五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享治安之樂。下欲其有以久之也。仲尼與游。承上遊歌。既游即來游之游。游則休息矣。故曰休。兩爾字須玩。此爾之游也。爾之休息。未必其似先公也。故接俾爾云云。俾字。含下文修德用賢。正所以俾之也。彌爾性。不是壽考。亦不止是終此。生有保其太和之意。善終也。根善始來。即俾爾優游。垂之未艾。意言外要王恩先公。所以首者。見若不能。非今日之所享。亦不可知。然召公不自也。此全是歡動他口氣。如曰。感通有道。便法。便法。便法。如曰。永終。有日。又法。觀爾只平平。說。○仲尼。道通開散之意。優游。從容開散之意。此二句。是已。然之福。末二句。是未然之福。○註五章。以。乃。善。所以致此之由。致此之由。即所謂俾爾善也。正說福祿時。却先下俾爾二字。含進大妙。○疏義。言先公則先王在其中。故傳以先君代先公字。

爾土宇取版

賦也。版。章。大明也。或曰。版。當作。版。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宇取版。既其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賦也。版。章。大明也。或曰。版。當作。版。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宇取版。既其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而上下下年一如此日之厚而多益也而受命祚祿不特于無窮也
蓋解此章上二句言得命得福之備下進之子有常也受命長以幼中踐祚既
別家曆數自文武以至成王故曰長先業程文云春秋鼎盛紹姬于后稷之
摩配大統既集安成系于文武之相承此語佳一說只須要講蓋自即位十年
以後三監已誅頑民已靖自此之年皆可謂之長或謂文武以來曆數已久則
者不得謂字謂幼冲踐祚來日無涯則者不得矣字約就成王身上計其曆年
已久耳竹書紀年成王游歷阿在周公始成之後三十三年也非祚康謂德盛
成之運無事經營而安享太平亦不專在富有四海上印此便是今日之純服
而由此常保其命與祿是為純服爾常也○以上三章說廟一步進一步始言
享安罔之福次言享全盛之福次又言享長久之福而俱不脫彌性意所謂得
兩彌性者得賢以自輔而已故下文及覆以賢之常用告之

有彌性者得賢以自輔而已故下文及覆以賢之常用告之
賦也恐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于己者引其前
也翼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
帝躬親履實之人處其所以與起善端福壽德性無其歸而消其邪日改月
化有不在言說之間者矣○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修而四方以為
突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

蓋解夫考考廟祿之盛至此極矣然所以致之者豈無自哉亦由得賢以自輔
而已我周賢才輩出不有負其端委身任之安若依凡者乎是名曰為不有
材德深厚為世牧賴堪以為柱者乎是名曰翼亦有修行家至性蒸蒸可風
清休者矣則孝非耶有善行于身躬修無兼共飲國器者矣則德非耶凡此
翼孝德之人皆補若君德之資也王誠以之引導于前啓我之知以之輔翼左
右相我之行則君德修而人稱德建豈弟君子四方不以之為則于吾知德修
于也而天下之觀德者咸切夫儀刑之思矣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得賢以自輔下言天下以為式也為翼孝德乃彌性之者
指未用者言至以引以翼方是得之以自輔者言也誠可托心勢以一身保朝

卷之二十五 大雅

四六

近之重臣翼者才猷可任股肱以一身關君德之成敗孝者聚百順以事親則
有移忠之心德者行道有得則其正物之學彌性原非一人之力四有字言天
下有此四種人見得無所不備足以待用也引者引導于前而不迷于所往如
育者之不能行必前有人焉引之嚮方也翼者輔翼左右而不息于所行如翼
者之不能起必左右有人焉翼之奔走也二以字最重蓋引翼者士而所以引
翼者則惟王之也以字即後使字命字德日修意補在引翼之下薛方山欲
用在豈弟中似即以豈弟為德非詩人意也為則者則其德也言四方皆以君
子為則也○附錄有馮一章馮肩錫文并文詳以資觀覽○得賢以輔德君極
所出也夫馮翼孝德皆助君子以修德者也以之為引翼而四方孰不以君
子為則也○附錄五章曰君人者天生之以作則的邦者也而究之一人所出立極者
蓋亦輔道之力居多焉故民風之表正視乎德而君德之德進類多賢夫荷庭
丞輔道之各得其人則皇建端而四海之從風不難致爾君子壽考稱祿之美
備如此亦思所以致此者果何自哉皇躬係下土之觀瞻則自治者不容或怠

卷之二十五 大雅

四七

翼火輔必有其功也非其英傑附矣能飲作極錫極之依后德為萬民所歎
式則責已者不容或疎而臣贊不可無人也故以多士景從乃克慰觀我親民
之願以今觀四方之屬望吾王亦良殷矣王得毋曰于欽朝夕倚恃執馮于欽
左右承直執翼于欽盡道于親而好修于已說孝而執德若然則四方之係于
王者甚重而王不幾引翼者無人勝翼者寡助乎非然也我周賢才輩出今
既呼為王作者伊何人則馮者是可為王輔者伊何人則翼者是雖王之所有
者不止于馮翼乎而馮已有之翼已有之我周英俊挺生今試問善于事親者
伊何人則孝者是力于修己者伊何人則德者是雖王之所有者不盡于孝德
乎而孝又有之德又有之則以是四者而引于前其足以啓我之知可知
也道德之事莫先于知無以引之有知有不知有以引之而猶慮有不知者乎
夫輔至于無不知則不威矜式于四方而四方之從式視此矣抑以是四者而
翼于旁其足以相我之行又可也修德之務莫切于行無以翼之有行有未
行有以翼之而猶慮有未行者乎夫德至于無不行則不俟飾憲于四方而

方之過。是在是矣。豈弟君子。四方有不以為則。賢才。獲而君德修。固知獲者。有本。皇極。暨而人道。王。蓋信。彌性者。有基。是可為。吾王。願也。○此重得賢。自。輔。則德修。可為。四方。則矣。馮。翼。孝。德。皆。彌。性。之。資。而。得。之。以。自。輔。全。在。以。引。以。翼。何。此。從。則。四。方。句。相。入。將。題。中。四。有。字。二。以。字。一。一。清。出。恰。似。老。臣。遺。疏。其。下。遂。欲。二。字。對。針。

順頌又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合說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合說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合說

承、蓋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為綱矣。
申請然君德之修何如試以德之見于外者言之具顯其真與蓋矣大觀在上而剛或不剛也垂裳以臨而剛或不剛也殆有所謂剛印印者乎試以德之存于內者言之是球其度以加矣無間為功而溫潤而柔也無私為體而粹精而休也殆有所謂如圭如璋者乎試以德之著于遠近者言之觀感其未有也

夫賢者有人而德不教也德教有人而德不教也殆有所謂令聞令望者乎此固為翼孝德之所感而君德之修極其表裏之盛矣將見此豈弟君子也一德之所屬屬四方咸歸于統御之中本有不以之為綱者哉得賢自輔之益如此則所以致壽考則壽之盛者有由矣

蓋此章上三句言君德之備下言為天下所保屬也德形于外則為顯印印德尊于內則為主璋德性純備也今聞聲譽之遠揚德音遠播也今聲威使之足法德輝所動也總根有馮翼孝德之助來此君德之純全而人皆願之以維持統括也綱者衆紀之所係天下歸于一人猶眾紀屬于一綱此其四方之綱何不同彼言君子為四方之綱此言四方以君子為綱也○顯印印令望有別顯印就本身言令望就人所望法言○今聞令望細詳維其上下作四項說然三句勿亂○上蓋則以信言此為綱以信言然項上兩用主璋意末以信言也

鳳于飛翩翩其羽亦集止下三句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下三句

丁解江西 馮翼一
與也風風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翩翩羽聲也鄭氏以為因時風風至故以為
賢理或然也馮翼多也媚順愛也○鳳凰于飛則翩翩其羽而集于其所止
矣馮翼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
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

鳳于飛翩翩其羽亦集止上三句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上三句

其也媚于庶人順愛于民也
申請不但也是也彼鳳凰于飛則翩翩其羽翔于何而上之亦媚于天矣此馮翼
孝德之人馮翼然皆王之吉人也王能命之則隨王之所命而為下為民成惠
豐于庶人矣享忍下其吾民哉

不無此二章言賢才用世有愛君愛民之心正以鳳凰之用之也鳳凰治世之
休徵飛翔天下快觀賢才天下之器用則天下治于故以為與下集所止上展
于天禽鳥之性也上愛天子下愛庶人賢才之心也○履見湖曰馮翼翼其
作人之功意吉士吉人就未用之賢者蓋天下賢才皆王之賢才也豈必已用
在位而後為王之士耶故曰王多吉士吉人使與命俱舍下面尊爵野者豈在
內維字是說字意承多字意來蓋賢才多故隨王所用而皆盡職也○按詳說
馮翼謂衆多非是須從賢人之心言謂其愛君愛民之心焉謂然也如此言馮
翼字則于下維字媚字大有情○使之命之正是上文以引以翼意但但是引
翼天子而此又分言媚庶人者何也蓋輔天子修顯印主璋之德以為綱為則
是媚天子也而天子之為綱為則皆曰四方則天子之及于庶人處也媚庶人
者使媚于天子媚于天子也是愛惠庶人即所以忠愛天子非分兩事○容悅
非媚而愛惠危明者為真媚姑息非媚而教思不保者為真媚○蔡九峰曰是

鳳于飛翩翩其羽亦集止下三句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下三句

時月方隆盛鳴鳳在郊鳴于高岡者乃殊其亮也○古樂府成王時鳳皇翔舞于庭王妻而歌作神鳳舞曰鳳皇翔今于紫庭予何德今以賦述前先人兮思澤霖于膏樂今民以寧蓋因此而附會耳○又按竹書紀成王十八年鳳皇見晉周公留君與篇曰考德不降我則鳴鳥不同考指召公也鳥指鳳也則前此召公未求去之時鳳皇常至矣

鳳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音朝陽蕙蕙音蕙蕙離離音離離啾啾音啾啾上四句下四句上二句已西編注 蕙蕙二句下子山西 乙卯江南 辛酉廣西

比也又以典下意之事也山之東曰朝陽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蕙蕙離離梧桐生之盛也離離啾啾鳳鳴之和也

申論夫賢才困于效用而所用之者其機則在乎上耳彼鳳凰其鳥也其鳴則于彼高岡矣梧桐美材也其生則于彼朝陽矣夫鳳凰梧桐固各有所在也而相感則有機焉必梧桐之生于朝陽者蕙蕙離離有以為招搖之地然後鳳凰之來自高岡者離離啾啾焉而有以悅在地之和耳然則高世之賢

才者高岡之鳳凰也治世之賢君朝陽之梧桐也必人君有待賢之禮而後賢才有效用之慮不猶梧桐之生之盛而後鳳凰之鳴之和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喻明良之有在下喻感召之有機也高岡之鳴鳳者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梧桐者治朝之賢君也梧桐之蕙蕙離離者人君待賢之盛禮也鳳之離離啾啾者羣賢和樂之德音也此意蓋如此上四句平說下二句申說論人君招賢而後羣賢類出以和律于朝也而良君歸重在下正意禮補在未或云未二句只登言生朝陽者如彼其感鳴高岡者如彼其和而感召自見不須下轉且與下章各開說社作典意甚無謂說約亦云生于朝陽者羣賢蕙蕙離離何其盛而可仰也鳴于高岡者離離啾啾何其和而可聽也亦兩平○劉上玉按段氏云惟其梧桐羣蕙離離是以鳳凰離離啾啾君臣感會之機固是但此語意當在下章承上典之方出程註生之盛也鳴之和也兩平開說下章蕙蕙離離則羣賢啾啾矣方申一見近講似皆誤于早矣然思謂鳳梧四句喻明良之有在開說蕙蕙二句喻感召之有機也此章一定不易之

卷之二十五 大章

五十一

解若謂蕙蕙二句不宜申試想本題上下兩截甚處分別且下文君子四句既須題後蕙蕙又須題前補蕙蕙何極乎○疏曰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破其而至止于東園食常竹實接常梧桐終身不去○梧桐生于下園朝陽之梧桐最為難得之材書曰睚陽孤桐亦見其材之難得也○附錄蕙蕙二句合下四句備方慶文并文評以資觀覽○物有各見之美可與禮賢之具矣夫蕙蕙離離皆物所以自見其美也乃必有梧而後有鳳則君子豈徒有車馬已乎詩若曰自來兩美必合者物理之常有感斯應者人事之盛苟徒有備物之美而不思致用之宜夫豈物理之不足動感歟抑亦人事之未嘗加察也臣請為王終梧桐之說可乎朝陽有梧桐臣言其生矣未言其如何生也亦思夫向榮而極其盛者此其生為何如者乎驟而觀之則以為蕙蕙離離徐而察之又以為蕙蕙離離為梧桐進美之曰蕙蕙離離高岡有鳳凰臣言其鳴矣夫言其如何鳴也亦思夫舒舒而極其和者此其鳴為何如者乎乍而聆之則以為離離啾啾而審之又以為啾啾啾得為鳳凰進美之曰離離啾啾雖然使梧桐而徒有蕙蕙之觀乎

解若謂蕙蕙二句不宜申試想本題上下兩截甚處分別且下文君子四句既須題後蕙蕙又須題前補蕙蕙何極乎○疏曰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破其而至止于東園食常竹實接常梧桐終身不去○梧桐生于下園朝陽之梧桐最為難得之材書曰睚陽孤桐亦見其材之難得也○附錄蕙蕙二句合下四句備方慶文并文評以資觀覽○物有各見之美可與禮賢之具矣夫蕙蕙離離皆物所以自見其美也乃必有梧而後有鳳則君子豈徒有車馬已乎詩若曰自來兩美必合者物理之常有感斯應者人事之盛苟徒有備物之美而不思致用之宜夫豈物理之不足動感歟抑亦人事之未嘗加察也臣請為王終梧桐之說可乎朝陽有梧桐臣言其生矣未言其如何生也亦思夫向榮而極其盛者此其生為何如者乎驟而觀之則以為蕙蕙離離徐而察之又以為蕙蕙離離為梧桐進美之曰蕙蕙離離高岡有鳳凰臣言其鳴矣夫言其如何鳴也亦思夫舒舒而極其和者此其鳴為何如者乎乍而聆之則以為離離啾啾而審之又以為啾啾啾得為鳳凰進美之曰離離啾啾雖然使梧桐而徒有蕙蕙之觀乎

卷之二十五 大章

五十二

解若謂蕙蕙二句不宜申試想本題上下兩截甚處分別且下文君子四句既須題後蕙蕙又須題前補蕙蕙何極乎○疏曰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破其而至止于東園食常竹實接常梧桐終身不去○梧桐生于下園朝陽之梧桐最為難得之材書曰睚陽孤桐亦見其材之難得也○附錄蕙蕙二句合下四句備方慶文并文評以資觀覽○物有各見之美可與禮賢之具矣夫蕙蕙離離皆物所以自見其美也乃必有梧而後有鳳則君子豈徒有車馬已乎詩若曰自來兩美必合者物理之常有感斯應者人事之盛苟徒有備物之美而不思致用之宜夫豈物理之不足動感歟抑亦人事之未嘗加察也臣請為王終梧桐之說可乎朝陽有梧桐臣言其生矣未言其如何生也亦思夫向榮而極其盛者此其生為何如者乎驟而觀之則以為蕙蕙離離徐而察之又以為蕙蕙離離為梧桐進美之曰蕙蕙離離高岡有鳳凰臣言其鳴矣夫言其如何鳴也亦思夫舒舒而極其和者此其鳴為何如者乎乍而聆之則以為離離啾啾而審之又以為啾啾啾得為鳳凰進美之曰離離啾啾雖然使梧桐而徒有蕙蕙之觀乎

解若謂蕙蕙二句不宜申試想本題上下兩截甚處分別且下文君子四句既須題後蕙蕙又須題前補蕙蕙何極乎○疏曰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破其而至止于東園食常竹實接常梧桐終身不去○梧桐生于下園朝陽之梧桐最為難得之材書曰睚陽孤桐亦見其材之難得也○附錄蕙蕙二句合下四句備方慶文并文評以資觀覽○物有各見之美可與禮賢之具矣夫蕙蕙離離皆物所以自見其美也乃必有梧而後有鳳則君子豈徒有車馬已乎詩若曰自來兩美必合者物理之常有感斯應者人事之盛苟徒有備物之美而不思致用之宜夫豈物理之不足動感歟抑亦人事之未嘗加察也臣請為王終梧桐之說可乎朝陽有梧桐臣言其生矣未言其如何生也亦思夫向榮而極其盛者此其生為何如者乎驟而觀之則以為蕙蕙離離徐而察之又以為蕙蕙離離為梧桐進美之曰蕙蕙離離高岡有鳳凰臣言其鳴矣夫言其如何鳴也亦思夫舒舒而極其和者此其鳴為何如者乎乍而聆之則以為離離啾啾而審之又以為啾啾啾得為鳳凰進美之曰離離啾啾雖然使梧桐而徒有蕙蕙之觀乎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聚華葉則離離暗矣。君子之車馬。則既眾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遂歌。遂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庶載歌也。

軍。遂。夫梧桐之盛。固有以致鳳凰之和鳴矣。此君子之車馬。則既庶且多。何令車之不充也。君子之馬。則既閑且馳。何錫馬之不足也。考從以供一人之服。乘則費與之外。皆虛器矣。王可不知所用之乎。然當君臣同遊之日。正言陪得畫之時。願我君之所欲言者。尚多。巧詞不足以盡之矣。詩蓋不多也。亦能以老阿之辭。王載歌矣。而吾不可以不庶。故繼王之聲。而遂歌之。聊陳一得之思。以辨此于明良喜起之歌焉耳。吾王當自得于言。意之表焉可乎。吁。成王誠能得其言之所未盡。以此車馬之盛。而待天下之賢。得天下之賢。以收自輔之益。則考滿海之盛。可必矣。豈特今日之享其休已哉。召公可謂忠愛其君之至矣。

卷之二十五

東。則。馬。車。上。四。句。言。王。者。車。馬。可。以。觀。賢。下。表。已。廢。歌。之。意。上。四。句。註。曰。賦。也。明。是。賦。體。未。註。以。其。意。承。上。文。遂。曰。承。上。章。之。興。也。此。句。不。可。不。忘。亦。不。可。不。深。察。豚。須。云。君。相。盛。則。鳳。凰。來。鳴。矣。即。今。車。馬。盛。而。豈。無。以。來。之。乎。然。召。公。欲。成。王。以。處。待。天。下。之。賢。才。但。猶。未。顯。有。須。隱。含。說。方。妙。兩。既。且。字。印。未。見。其。用。然。非。不。期。而。會。也。不。知。何。用。然。非。不。知。用。也。詞。若。不。可。止。而。輒。止。亦。非。不。可。盡。而。不。盡。也。王。不。能。不。勤。焉。又。扶。車。馬。不。專。指。老。阿。所。從。而。隨。賢。亦。不。專。指。車。馬。只。說。山。影。象。以。待。王。之。自。警。而。已。失。詩。二。句。通。承。全。詩。言。失。詩。非。不。多。也。而。召。公。自。謂。其。不。多。者。愛。君。之。心。無。已。也。須。會。得。此。意。王。來。歌。而。遂。歌。之。猶。夫。君。臣。和。志。當。而。已。若。中。心。所。欲。言。王。非。歌。所。能。盡。也。○。製。說。言。前。卷。阿。之。詩。而。知。召。公。之。善。于。引。君。也。欲。啓。之。以。用。賢。圖。治。之。說。而。先。之。以。善。考。福。壽。之。盛。何。其。善。言。之。直。而。盡。也。欲。啓。之。以。明。良。相。遇。之。機。而。托。之。以。鳳。凰。梧。桐。之。鳴。何。其。善。言。之。切。也。欲。啓。之。以。招。採。賢。俊。之。道。而。寓。之。以。車。多。馬。馳。之。旨。何。其。善。言。之。微。而。彰。也。若。召。公。者。其。可。謂。萬。世。事。君。之。法。則。矣。後。有。導。君。之。欲。以。固。己。之。寵。者。固。不。足。

上四句賦

五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五

五

避而或彰君之過以治已之直者亦惡足以語此。○晉觀之善矣。○魯已既成。王始親政。召公因周公之歸而作者。以達于王。奉祭于歷年之久。近。反。乎。夏。商。之。興。廢。究。其。歸。則。以。誠。小。民。其。敬。德。為。前。天。永。命。之。本。及。親。卷。阿。之。詩。則。極。言。考。廟。解。之。盛。而。究。其。山。則。以。用。賢。修。德。為。致。福。之。本。二。篇。之。中。每。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深。長。之。慮。蓋。如。此。○。黃。東。崖。曰。極。治。之。時。人。主。遠。欲。易。生。在。位。老。成。漸。漸。而。小。人。已。伺。乎。其。旁。政。府。要。地。非。得。賢。者。相。繼。乘。軸。無。以。保。治。召。康。公。極。其。憂。危。故。獻。此。歌。諷。王。求。賢。而。詞。婉。而。有。味。讀。之。真。足。以。此。起。明。良。廢。廟。山。林。一。時。生。色。○。此。大。臣。告。君。之。體。不。可。法。一。庶。倍。諫。諍。語。氣。○。顧。太。初。曰。漢。文。時。賈。生。為。痛。哭。流。涕。其。愛。國。誠。深。矣。然。其。言。太。過。而。無。慈。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于。此。則。蓋。不。之。信。然。後。知。康。公。之。輔。君。其。言。為。有。法。也。○。召。公。三。詩。如。公。劉。河。前。皆。直。達。之。詞。惟。卷。阿。婉。轉。反。覆。使。人。再。三。吟。咏。而。自。悟。真。是。言。有。畫。而。意。無。窮。○。成。王。以。幼。冲。之。年。誕。膺。大。寶。當。風。夜。甚。照。格。守。宗。訓。而。為。召。公。者。居。師。保。之。位。亦。空。朝。夕。納。諫。獻。可。替。召。致。召。于。寡。過。之。地。即。使。日。晏。不。過。猶。且。杜。漸。防。微。誠。風。行。敝。盤。奈。何。諫。諍。無。聞。反。于。遊。避。之。地。為。此。頌。美。之。詞。以。悅。君。聽。無。乃。以。生。嘯。唯。諾。致。君。臣。叢。脞。之。患。而。天。下。後。世。不。且。以。是。君。非。文。君。過。者。讓。召。公。哉。不。知。召。公。同。有。見。乎。其。幾。也。何。則。成。王。當。英。統。之。年。其。老。成。持。重。之。氣。或。不。足。而。剛。勇。自。斷。之。志。或。有。餘。故。善。用。之。可。以。有。為。不。善。用。之。亦。可。以。拒。諫。使。為。之。臣。者。徒。以。讜。論。危。言。而。折。廷。諍。安。知。不。犯。其。忌。而。觸。其。鋒。無。論。我。言。無。所。從。入。即。人。焉。而。君。終。不。悟。也。計。莫。若。逆。機。而。利。導。之。因。其。辭。而。歌。也。而。即。以。歌。德。使。之。悅。焉。而。不。我。拒。鳴。呼。何。其。善。于。失。音。哉。今。說。其。詩。觀。其。所。以。反。覆。咏。嘆。者。皆。出。于。至。誠。惻。怛。之。志。而。非。徒。為。頌。美。之。詞。以。悅。君。聽。蓋。其。愛。之。者。深。望。之。者。切。故。其。告。之。婉。而。善。入。而。聞。此。音。者。知。必。有。惕。然。而。動。者。矣。昔。穆。王。欲。肆。其。心。同。行。天。下。祭。公。諫。文。作。祈。招。之。詩。以。正。王。心。王。是。以。獲。漢。于。祿。古。鳴。呼。其。殆。得。卷。阿。之。遺。意。者。歟。

卷阿十章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車全計。○通詩本同列相戒之詞。然玩註未必專為刺王而發。句蓋亦寓刺。

王之言也相戒以安民為事而安民之道不外乎禁奸禁邪所以安民也
勸分之首章言小人則可以安人民而定王室二章言遇小人則可保爾功
勿虞王休三章言既遇小人又必親君子四章言遇小人使正道全而不頹五
章言遇小人使正道存而不亡六章言奸人之始若其始皆以說隨入之而將
以其言則信其言則信其言則信其言則信其言則信其言則信其言則信其
其言則信其言則信其言則信其言則信其言則信其言則信其言則信其
從于若則說隨之千態萬狀不可方物皆其是道無良小人做出來故必先下
此除之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說隨以謹奮其式遏寇虐
惟不長明叶韻柔遠能通以定我王

賦也此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說隨不願是非而
受隨人也說隨之意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順習也序說以此
為召魯公判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辭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
其意則與之亦可見矣魯氏曰人未有無故而長養人者雖無良之人將
說其若則其權以為寵虐則為之故無縱說隨則無良之人庸而寇虐無異
之以此止然後乘遠能通而王室定矣穆公名虎康公之穆厲王名胡成王七世
孫也

卷之二十五 大雅

五十四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說隨以謹奮其式遏寇虐
惟不長明叶韻柔遠能通以定我王
賦也此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說隨不願是非而
受隨人也說隨之意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順習也序說以此
為召魯公判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辭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
其意則與之亦可見矣魯氏曰人未有無故而長養人者雖無良之人將
說其若則其權以為寵虐則為之故無縱說隨則無良之人庸而寇虐無異
之以此止然後乘遠能通而王室定矣穆公名虎康公之穆厲王名胡成王七世
孫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說隨以謹奮其式遏寇虐
惟不長明叶韻柔遠能通以定我王
賦也此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說隨不願是非而
受隨人也說隨之意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順習也序說以此
為召魯公判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辭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
其意則與之亦可見矣魯氏曰人未有無故而長養人者雖無良之人將
說其若則其權以為寵虐則為之故無縱說隨則無良之人庸而寇虐無異
之以此止然後乘遠能通而王室定矣穆公名虎康公之穆厲王名胡成王七世
孫也

故解此章上四句言民之當安下言遇小人則可以安民而定王室也民惟中
國四方看民勞者困于貪虐之政故也亦字與汙字緊相應不與其加意斬率
之意日可見惟此時為可也他日將不及矣日汙日小皆不敢過望之詞此
二句要重中國一變益中國者四方之根本故安民必先惠此而後緩彼為治
之漸自如此要令小人近王濁亂在朝廷意無縱四句一連貫乃推民不安之
故也以無良二字為王說隨者柔惡之所為所以媚上也寇虐者剛惡之所為
所以威下而說隨之志者也是說隨乃無良所以虐民根脚故更相戒而
以無縱為言無良之人何故說隨大抵居高者多喜軟熟而惡剛方小人欲進
其身未命先難未命先諾故不徒日隨而日說小人之情態曲矣無縱者明
以媚之所以絕之絕不姑息也謹者使之檢束而自為退者使之退縮而自止
小人為寇民財所以竭也小人為虐民生所以斬也惟不長明言不畏正理而
無忌憚須緊連上句說言說此寇虐之懼不畏明者小人之奸既去君子之悔
可施矣故柔者寬而撫之應發字能者順而習之應惠字此皆去小人後細用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為民速無縱說隨以謹奮其式遏寇虐
惟不長明叶韻柔遠能通以定我王

卷之二十五 大雅

五十五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為民速無縱說隨以謹奮其式遏寇虐
惟不長明叶韻柔遠能通以定我王
賦也此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說隨不願是非而
受隨人也說隨之意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順習也序說以此
為召魯公判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辭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
其意則與之亦可見矣魯氏曰人未有無故而長養人者雖無良之人將
說其若則其權以為寵虐則為之故無縱說隨則無良之人庸而寇虐無異
之以此止然後乘遠能通而王室定矣穆公名虎康公之穆厲王名胡成王七世
孫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為民速無縱說隨以謹奮其式遏寇虐
惟不長明叶韻柔遠能通以定我王
賦也此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說隨不願是非而
受隨人也說隨之意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順習也序說以此
為召魯公判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辭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
其意則與之亦可見矣魯氏曰人未有無故而長養人者雖無良之人將
說其若則其權以為寵虐則為之故無縱說隨則無良之人庸而寇虐無異
之以此止然後乘遠能通而王室定矣穆公名虎康公之穆厲王名胡成王七世
孫也

是無俾民受使民不至安受其害也爾夢之說平日勤勞王室說非謂有未修安民之前功也人情慷慨發憤者志慮難持于堅定往往恍惚而息終况小人之當難除斥其一前後之者衆靈其類則仇之者多或有夙夜朝夕于王而于此輩未見多務爾者此即棄爾勞也無美誇校之詞欲其益求盡除過小人以安民耳以為王休蓋王以安民為休遠小人以安民而享天下治安之美所以成王者之休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叶于無縱詭隨以謹固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同極為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之人也

兩詩民亦勞止亦可以少息矣必先惠此京師以綏四國之衆可也然民之所由以惡者正惟詭隨之人肆其無窮之惡以為虐民故耳殆必無縱詭隨以謹固極之流式遏寇虐之毒無俾之作惡以害民焉然徒遠小人而不親君子則亦無其共理也必敬慎威儀使我無可棄于君子于以親近乎有德則同心矣

卷之二十五 大雅

五十五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相戒以安民下言去小人之害民而益求君子以安民也

小人怙惡不悛豈有窮極無俾作惡使邪惡不得捨惡于衆也親賢遠奸本是一事小人結黨類必合衆君子方能勝之故親賢所以遠奸如狄梁公欲除武氏而廣收賢才是也然威儀不實賢者將豈堅然去之謹告以治世安民之要親賢遠惡正無縱詭隨之本此二句要得一事惟實德以親賢則同寅協恭之有賴輔理成化之有資所以遠奸而安民者在是○謝靈運曰威儀所以定命也有德之士未有無威儀若不敬謹則野淫傲惰何所不為每老成遺者德則賢者不能相親矣○按詩說去了小人必須選用君子不然去一輩隨復進一說隨過一時之寇虐惡且不後時而作矣民分其何思之有此又將儆儆近德作去好以後事講○因問先輩大家文亦各說一說如張文云飭儆儆勸先為可親以庶幾君子不我遠棄乎而因以虛懷自結于有道則掃清邪僻使無長慮而安民育衆之方將隨所講求而並受益矣正容謹節先為不可

以庶幾君子不我遠棄乎而後以折節白約于賢豪則董訓弊盡孰無善謀而安邦定國之猷將樂得其助而共成治矣此與宋講合薛文云賢奸不共而理而小人道消雖足以開衆正之途賢皆必論行而交而感保卒途亦何以來善人之助飛之去汝其無以色騙人哉不然則有德者遠小人雖去僅能除民之害而未與民之利民將何時而可惠也哉此與詩說合然細察之畢竟前說為安

民亦勞止汙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有泄叶于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賦也惕息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子而其所以甚廣大不可不謹也

兩詩民亦勞止汙可以小惕矣必先惠此中國俾民愛之盡去可也然民之所憂以小人之欺正道為之也故當無縱詭隨以謹醜厲之徒而式遏其寇虐之惡無俾細紀法度之正道因之以敗壞焉則民憂于而是而可去矣然爾無以汝為小而忽之也式雖小子而禁奸安民之事皆汝實所當責其所為甚廣大也而可以不謹哉

卷之二十五 大雅

五十七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以安民為戒下是欲其去小人而深勉之也憂泄見民情憤懣而不得泄泄則民憂盡寬解矣凡人正大者常光明詭隨者必醜暗正道是安民大道不外紀綱法度上曰正敗者蓋小人用事則為其所敗也以身言之則為小下以職言之則為王官式字根正字來是正道以為式一身係天下安危關係民生休戚何等弘大豈可不謹乎蓋小人之去關係社稷生靈甚重如陳蕃王允非不忠也然蕃事未成而謀漢王允未就而志驕則國家之禍隨之此皆不知詳之故也但此人非能善處去奸者詩人特發自察忠思耳二句直以禁奸之相授之使不得弛也○嚴華谷曰舊說以此詩戎雖小子及板蕩小子歸於指王也小子非臣稱君之詞二詩皆其責詞則故稱小子耳○補慶原曰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者之詞觀下篇可見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

反王欲王女是周大諫

賦也。雖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正反反于正也。玉寶愛之意。言王欲以女爲

玉而寶愛之。故我周王之意。大諫正于女。蓋託爲王意以相戒也。
申諫民亦勞止亦可以少安矣。必先思此中國。使中國無有傷殘之患。可也。然
國之有歎。以小人之道爲之耳。故當無權流隨以謹其結。結之私而式過其
窟虐之漸。無能經常之正道。因之以反其常焉。民殘于足而可去矣。若此者。豈
我之好爲盡言以濟汝。豈王也。以汝爲玉而寶愛之。委之以國家。寄之以
人民。其所以待之者。蓋甚重也。故我周王之意。作爲民勞之章。以大諫正于汝
欲汝之去奸安民。以副王心焉。耳。汝縱不爲我念。獨不爲王念哉。烈于此而忠
君愛國之心。受時制事之意。俱見于言外矣。

詩經

卷之二十五

大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戒其安民下。是欲其去小人。而因以王意傲之也。則無有
致謂國無傷殘之民。要補天下安意。詭隨之人。委曲逢迎。以固結其君。一時雖
以制斷。故曰結。結者。小人惟無殺之已耳。一縱將反爲小人用。太阿何持
而不可收。時明知之。而莫能結。莫可誰何。如云去。何北。賦易去。朝中朋黨。雖
是也。上章言正。取而已。未盡反也。反則全反于正。故紀綱法度。無不廢弛。豈
非曲直無不倒置也。玉女與之以位。即與之以重任。望其能爲國安民于寶貴
中。有倚賴之意。大諫指通詩言之不足。詳悉反覆言之。故曰大諫。欲其信已所
戒之意。以去奸安民。而副王心也。王何嘗有此意。故云托王意而托之者。是欲
其聽之也。見我之不能已于言者。非止爲民。亦以爲女也。女從不愛國愛民。有
不自發乎。地切之詞也。○滿氏曰。第二章末。謂無樂爾勞。以爲王休。蓋以爲王
者之休。莫大于利人。惟羣臣無其功。然後可以爲王之休。美節三章後。二句
謂敬慎厥德。以近有德。蓋以爲既能拒絕小人。必須自反于己。又不可以不則
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解正。既無解
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取則惟取。取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
矣。其憂慮之意。蓋一有切于一章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章全句。○通詩以安民爲主。而敬天又詩人之要旨。故以此終篇也。自首章至

五章。皆切實。皆友之詞。六章至末章。則直諫友而因以戒王也。折言之首章。是
責之以失道。二章。是勉之以善言。三四章。是勉之以聽已之言。五章。是致其責
之意。六章。欲其輔君以化下。七章。欲其輔君以修德。末章。以敬天終之。蓋敬天
斯可以安民也。○陳伯玉云。此詩以敬天安民爲主。懷德維寧一句。足以盡之。
敬者。德之寔。而民之安。乃君之寧也。曰敬天。正所以安民也。曰懷德。正所爲敬
天也。曰出語。然爲敬遠。正所爲懷德也。曰辭。辭民治。辭憚民莫。政所爲出語之
然。爲辭之遠也。總是一意到底。○首章。發所成以起諫之端。下皆詳大諫之
實。篇內詳天。若天難等處。即板板意。其長不安。若培培等處。即卒章意。說人
謀。若意等處。即出語四句意。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語不然而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爾猶之未遠是用

大諫

卷之二十五

大

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瘁。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爾。誠也。○序以此爲凡伯刺
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
而後使民。舉病矣。而女之出言。皆不合理。爲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爲無復聖人。但
恣已妄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世亂乃人所
爲。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詞耳。
○申諫以上帝板板者。曰敬天勸民爲治之要。然勸民者。乃所以敬天也。敬天者。
未始不勸民也。况今何時。而可想焉。不同。蓋以天之生民。本欲其安。此常道
也。今反其常道。而使民至于盡病。是必有以致之者。汝安知或而修己以回天
哉。可也。今汝言不虛其所終。而無順理之詞。謀不積其所蔽。而無久遠之規。其
心以爲。世無復聖人矣。但恣已妄行。而無所依。據乎古道。倘無作偽。又不遠之
干誠信。若此者。豈其無深謀遠慮。而然乎。使有深謀遠慮。當不至如此之妄也。
○疏解此章。二句。言天變之病民。下言人事之平。而盡言于已也。上帝。居民之
上。以安民爲道。此其常也。而管板者。蓋反其常也。卒瘁。正根此說。此二句。見天

也○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歡以告之少者不信而聽之故曰非我
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為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如
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事且吾言固所當聽而亦不可以不聽者今天天之示人其虐方甚天下之
長艾大丁此矣慎無諱說以是為戲而重下天怒也故我老夫知天虐之可畏
懼懼然而盡其歡以告之奈何小子以吾言為不足信反如彼其躊躇而聽
焉是非我言之老而不足聽聞也乃汝安危利災以憂而為戲耳夫憂未至而
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禍之益多而後聞之則如火之熾熾不可復救矣夫
可不聽吾言而早聞之哉

復解此章上六句是責其無畏天之誡下四句以備救亂之急總是警其所言
也唯懼者知天命之可畏而盡誠以相告躊躇者不知天命之可畏而大言以
相欺大都老成之深計往往為少年所忽如此匪我句正指上諸離言之憂誠
乃安其危而利其災也言若能聽吾言猶或可救而以憂為戲則憂將益多禍
將益深

卷之二十五

本三

日甚一日此時雖有灌灌之言救之亦無及意
賦也情怒大毗附也小人之于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謔言毗之也尸則不
言不為飲食而已者也股屎呻吟也衰衰也茂猶滅也資與否同嗟嗟聲也意
願師來也○或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為也又言民方
愁苦呻吟而其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于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應我師者
也

申謹然所謂不可救藥者何也今天天之示人其情怒甚矣而所以請之者猶
有賴于善人也豈可復逞夸毗之德亂風儀之節念已斯賢使善人動有所制
有如尸之在位而不得一有所為哉且民當斯時愁苦呻吟其受病已極矣是
必有所以然之故也乃暴虐作虐使人心有所畏其敢揆度其所以然者况敢

有在其責而救之乎是以至于喪亂滅亡而吝嗟之聲不已卒無有能反其
為以慰我衆庶而順其安養之望也夫至于喪亂滅亡尚安有可樂之理哉
故解此章上四句是責其妨賢下是責其病民上章但言其長此章正言其所
可憂而不可救藥之甚夸毗誇人或以為其能而信之毗則謔語人或以為
愛已而親之此小人之常態也自矜以同人曰夸謂阿以附和曰毗正不然而
話也大言夸人必有愛為之態謔言毗人必有傾媚之狀耳目易而觀聽亂故
曰威儀卒迷小人之熾強則君子之氣結善人于此安得出一言以與不然之
話抗又何能出一言以與此不遠之敵爭則有載尸而已善人正是從事惡民
者今惟載尸則民之愁苦難其謀為之熱度其所以斯民徒為亂亡咨嗟孰有
願其生養之望者乎欲慰我師必須善人欲善人之川事如何容得夸毗到此
後日必如此也無惠我師正與善人不得有為相應

天之厲民如殛如焚如璋如圭如取如攜無曰益厲民孔易去聲以民之
多辟無曰立辟

賦也厲開明也猶言天啓其心也殛唱而璋和璋判而圭合取求攜得而無所
費皆言易也辟邪也○言天之開明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
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邪

卷之二十五

本三

申謹夫惠民固所當急而道民亦所當謹也蓋觀之天乎天之厲民也與之以
本然之理以啓其自有之明但見天授之而民受之如應唱和而求而應也
如璋判圭合不強而早也如取求攜得而無所費于己以益之也天之厲民孔
易如此然則上之化下等之以善則善導之以惡則惡其易亦猶是矣可不慎
其機乎今民之卒難毀屎不洽不真既已多邪辟矣可出諸不然為賦不遠復
自宜其邪辟以導之耶為人上者導民之機誠不可不審矣
申謹此章上六句即天開民之易以明上化民之易下戒以慎導民之方也承
上章言民定歸于邪辟而為上者容此卒迷適以導之邪也故言厲民
亦謂其善也厲厲民以知言就善一邊說上之化下以行言就善惡說厲厲民

之美室暗故顯以通明孔易意全在首句發之如墟門句極形容其易耳博能
看天人之相應不以氣節也璋圭喻天人之相合不以形斷也取精無益喻天
人之相授受不以頃刻待也孔易句意承見天所屬之理即民所具之理一理
相契非有所法也何易如之上文辭解而民便洽辭博而民便莫即是屬民孔
易與彼民之多辭輕說歸重到自立辟上去意云民即多辟其天自在豈可
于話猶之間自立于邪以導之也要看自立字多辟不洽不莫也立辟即不然
不違本或之類也若自立辟是自開其關即以寒民心之大矣○此下三章皆
于相或之中寓戒王之意

价音人維藩叶分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叶胡懷德維寧字維城無伊
城葉二反無獨斯畏叶封會於非二反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障垣也大邦強國也屏柵也所以為蔽也
大宗強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
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墮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
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卷之二十五

李西

中講大道民之機既不可以立辟則所恃以安民者亦曰改者修德而已今夫
人皆知藩垣之為藩垣也而不知大德之人足以正君而善俗則維藩焉百姓
之衆足以守邦而衛國則維垣焉人皆知屏翰之為屏翰也而不知大邦之強
國足以禦難而敵敵則維屏也大宗之強族足以連屬而合眾則維翰也四海
莫安非國之阜也惟人君懷德而自修則維屏固而無土崩之患斯維寧也
百維言言非國之城也惟宗子合族以聯親則分敵共念而有夾輔之功斯維
城矣夫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若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
親戚叛之而城墮城壞而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則所可畏者至矣是也
輔君以修德使親戚助之天下順之無不至于壞城無使至于獨居而可畏也
若坐視君德之不修而不恤焉豈所以安民哉
疏解此章上六句是歷指君之所恃以為安者下歸重于德而示以本之當立
也藩在垣外所以為衛也屏設于門所以為蔽也翰當垣兩邊以障土所以為

翰也价人指德為大大師合眾為大大邦足為外重大宗足為內重价人德也
說尊使天下有所懼而不放發非藩而何大師居則比國族出則行軍事
非垣而何大邦世守封疆莫居方岳故維屏大宗開闢之舊支庶之蕃能保
合眾心故維翰德德只念念不忘修德之意德不外敬天安民然且虛德德
而多助自然肅亂不生故維寧宗子以同休戚可以寄心齊而禦外侮故維
此六句且平說到末方歸重于德以起末二句意然亦要見得德為重而刑性
之威又重于藩垣屏翰蓋六者之中德為本空懸在後而前蓋宗子維城在後
者以起下無俾城壞也可見亦重城字矣要說得周匝分曉如云人能備德耶
宗子為之城而藩垣屏翰皆得其所可畏者去矣不然則威威時之而宗子之
城者先壞先壞則藩垣屏翰皆失其所而獨居獨居則可畏者至矣可畏只是
危亡之禍○周語曰菽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
是朝及宗子也而無正日正大夫維居莫我助是羣臣垂離也昭二十六年
左傳曰至于厲王王心展虐萬民弗忍居王于菽是獨居而長也是賢人之言

卷之二十五

李五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音往叶吳
天曰旦叶得反及爾游衍叶始表反

賦也渝變也王往遊言出而有所往也且亦明也衍寬縱之意○言天之聰明
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嚴也情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
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
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
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疏雖然安民莫要于敬天敬天斯可以安民誠以板板也難也嚴也情也
其怒而變也甚矣兩當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可也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可也所
以然者亦以天之不可不敬耳然昊天雖高而臨下則猶然其甚明凡爾之出
往必天也昊天雖遠而臨則猶然其甚且凡爾之游衍必及也天之聰明無
所不及如此是固不可以不敬矣以今當變態之時可以肆然戲豫馳驅也哉

其言其意而敬之則知出語之不可不然為賦之不可不達而凡道民輔君之職皆以敬而持心焉則天變可而而卒與之民庶其有獲矣爾則可不合

賦作是詩者不惟忠為懷友之謀而亦可謂有愛君之心矣

賦解其意上四句以天之賞賜下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以見其不可不敬也敬天凡所為順理皆是天之怒然深者必不覺惟敬者覺之故無敢戲謔天

之論聽聽者必不知惟敬者知之故無敢戲謔而無敢字極重蓋戲謔不生于

誤強而生于致戲謔之心聽聽不生于馴馴而起于敬聽聽之心也然詩意也

也存任簡意馳驅放恣也而為困意下四句又若天之明威以作其敬出王一出而有所往之跡游行一游而有所報之時其皆和微可怨之際而下必與之

俱可見人不可以不敬意此詩凡說天處便及民說民處便及天此意所謂敬天亦不覺安民意也此詩本戒以安民而此章又戒之以敬天何也小人于民

之不安者多不知警至于天之變猶或有知所懼蓋天之于民本無二致故敬天所以安民也故首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而終之以此云○薛方山曰敬

者聖學始終之要而惟畏可以入之故詩人就天變以為言亦欲人之常存畏心也則其為德友誼者非淺近之謀而忠君愛國之誠亦可得于言外矣○胡新安曰周王無道召穆凡伯以親賢之故宜極言而力救之願乃不直致其言

而姑責同外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以監防之故不欲使其鋒以陷于罪而甚焉君之善也耶吁忠厚之懷于此亦可見矣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上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五句

上元陳元明書

詩經卷之三十六 大雅

蕩之什三之三

蕩者全言○蕩詩入章專言厲王之不善故首言以啓戒王之端下數章俱托言文王之嘆射者以刺之皆是君身不善之象然

知天變世亂非天之咎以發首章之意二章三章嘆其用人之失四章五章嘆其不修德故有用人之失六章嘆其致亂而不知戒七章嘆其不用善猶是為

政之失末章則嘆其將亡而欲其以往事為鑒也刺王吃緊語則在不明爾德即首章所謂鮮克有終也凡任小人廢典則沉溺無德皆是德之不明一似命

之多辟處而詩人嗚呼為任用小人居多要知鮮克有終其定說厲王也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市陸反

不有初鮮克有終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烝烝諸信也言此

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辟者何哉蓋天生

衆民其命有不可言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

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也蓋始為天之辭而卒自解之

如此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取以取

禍此之謂也 率謂蕩蕩上帝言曰天下之惡不自致也必有所以致之者彼蕩蕩上帝其

廣大之量無所不備乃下民之君也既為君以王乎民宜其界之以善矣今此

疾威了帝其命之賦于人也乃多邪辟而不正如此器在其為下民之君耶夫

天下下民本皆有善而無惡今其命多僻而不可信者豈其初則然哉方專念

之初厥賦惟均初固靡有不善矣但有生之後氣拘物蔽故淫用匪彝遂失其

付畀之重而鮮克以善道自終焉耳然則故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

而多辟者乃人之所為也豈可歸咎于天哉

諫解此章上四句言天道之反常下是白解之以為由人道之無常致之也蕩蕩大偏覆之意口下民之君見得幸甚培植覆之無空公之以理之正也夫

蘇多幾于世亂上見天道之反常也疾成酷育特克強禦然之執多舉天下
野克有養謂人之辭若見其命之辭也然此四句竟天即是說君亦未嘗忘天
只是委其利王之詞耳多辭之命與匪謀之命俱就賦于上言蓋民四句約
是解上文而天生二句又是與走下文靡不二句又解上句有兩層意第一不
肯一勿說盡故推原上又者推原傳中兩蓋字正得其意蓋民者衆詞亦同類
下王之詞也或云翁指厲王言非是若既指厲王則下文何自解之此說亦
是匪語見証多辭所以天命不可信惟特克終所以至于多辭下文會暴泥
酒無德而覆等何其辭之多也然吾能信其初而不能信其終吾見其責在人
而不在于天意指厲王而托之蓋民是詩人微詞須于自解之中寓怨嘆之意

文王曰咨女殷商曾是強禦曾見指克克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
德女再其方

賦也此設為文王之言也查嗟也殷商討也強禦暴虐之臣也指克聚飲之臣
也服事也指德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託于
文王所以感於其時者言此暴虐聚飲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德而德而德
民然非其自為之也乃汝興起此人而力為之耳

王賦聚飲以害民之財此皆害民而不可用者也今以之居公卿百司之位而
會是在位與以之任公卿百司之事而會是在服矣夫強禦指克皆所謂首德
也此固上天氣化之象降此指德以害民耳然非其自為之也乃汝委其任
與起此人而力至其舉意以故有所藉而肆其貪暴之惡耳豈可告于天哉
賦此章上六句言小人之肆惡下言小人之肆惡由君有以縱之也托言討
者厲王之罪與對同所謂借春為喻耳下四句是怪嘆之辭上二句是言
何乃有是入下二句是言何乃用是入也曾是強禦物是特克而使之在位在
服乎曾是在位曾是在服而用強禦指克乎強禦者言強有力之人足以禦眾
特克者指舉民而勝之取其則也居位即在位當事者指德指強禦指克皆

德而以為天降者蓋華人事之承運亦氣運之衰敗故生此等人耳感其會
多辭意下句簡詞到君身上去女與是力猶言力與起此人而至是此也言
汝強好暴故所用皆強禦汝惟貪利故所用皆指克雖是氣類相感定是情高
相投也總見小人之肆惡皆由君有以縱之也○從來治世未嘗無小人亂世
未嘗無君子詩稱指德豈榮榮衛正之流歟是時凡伯召穆衛武曹穆猶存念
此而論諸彼以流流流之禍毋怪詩人空而痛言之也○古義每聚俱用
文王二句起不用謂亦變體

文王曰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強禦多辭流言以對逐攘式內侯作
應爾寔

賦也而亦女也義善對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維也作謂為謂詛祝
謗也言汝常用善短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則是為冠
盜攘爾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

用諫夫用此指德之臣能不放致于民哉文王曰咨咨爾殷商汝當秉用善類
以輔民而厚民生可也乃舍之而不用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恣其流
之言以應對于上而取亂其君則是為冠盜攘爾者皆居心背之花而用事于
內矣吾君君以是人而縱惡于民則民亦以是人之故而歸怨于君或從而視
之或從而視之無有止極之期也夫小人秉其利而君上受其謗則才何益之
有哉

賦此章上六句嘆任用之非人下言致民之怨已也強禦是愛善期民之臣
此句只反言以起下連君子報小人耳強禦正是強類之反多辭謂暴虐者必
多怨也專言強禦者謂舉實足以濟其貪即指克亦在其中矣流言以對君凡
小人個為害民之舉必有一段邪說誘以濟其奸如商鞅安石之倫皆用流
言以對者也此等人人主反相信之則是為冠盜攘爾之人而又使之居內矣
真文忠公所云內有未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亦此之謂也此三句即上文
在位在服之事不另作一層詞指怨謗其君言如和罵曹之類賦如祭祝願
禱之類乃樂其亡也如時日言養志也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賦而不

知其為善也實其納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怒而不知其怒也

也正謂此也小人一日亦去則怨勝一日勿已故曰解指弄

文王曰咨女殷商女怨于中國怨于中國怨以為德不兩德時無言

無爾爾德不明以無陪陪無賦也無然氣使爾怨以為德多為可惡之事而反自以為德也

賅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

傳講夫用人不當以致訪者亦由于君德之不明耳文王曰咨女殷商爾合

以爲怨而反以為德也是豈無故而然哉蓋君有明德則知人而任使矣今

不明爾德故賢不與辨而前後左右皆不稱其官如無官無德也爾德不明故

亦正混淆而三公六卿皆不稱其官如無陪無德也商之行政用人何其亂也

結如此哉

疏此章上四句言其極暴民之威下言其無取人之則然虎狼之狀如謂

氏所謂以假作勢以假作威是也此句就王說常用小人在內明是

兼惡而反自以為德如用貪暴之臣而自謂能明則能興其謀見安在爾德

不明爾云無知人之明耳是非顛倒前後左右公卿皆非其人則固空虛如無

人然又何怪矣非真無人也有美類方是有人寇攘不可謂人也註前後指首

沉溺于酒而惟不義之人是從而用也乃汝自喪其德而為之耳是以

止而無儀之迷亂無有于明晦之期也式號式呼而謂之謂不知有晝夜

之節也晝日夜以爲樂乘國事于不恤商之流亂何其至此極哉

疏此章上四句是敘荒亂之失下則指其失而極言之也總根不明爾德來

首若爲怨天之詞而此曰天不云云信乎多辟之由入矣天不二字直貫下去

大度重酒酒上既酒于酒則時十德而任用必皆小人矣不義正其義類反既

怨四句總承酒酒來既怨二句是以酒酒而失儀式號二句是以酒酒而失德

寫一時君臣沉酣景象如見總是一酒字日出聽政者有所事也伴畫作夜則

全不視事矣明晦晝夜一樣昏上章所云德之不明者此也皆酒之流禍也

朱氏云人君荒蕩于酒則必信任小人于是而怨爾止則威儀之迷亂也于是

而號且呼則言語之迷亂也窮日夜以娛樂乘國事而不恤所謂伴畫作夜靡

靡靡明也○爾爾士汝疏義說則因酒酒喪德而任用不義然說通云惟不義

之小人是在是用見君臣相與飲也與古義同蓋天不酒爾以下六句大都

一氣貫注不絕又將上章突重不義一句耳解明爾爾伴畫作夜是一章

得風覆言之○孩封以酒爲池醢肉爲林男女裸相廷于其側官中九市爲長

五

卷之二十六

大雅

文王曰咨女殷商如蜙如蠖如沸如羹如蜙如蠖如沸如羹人尚乎由行

反內樂于中國反內樂于中國及鬼方

賦也蜙蜚也蠖也如蠖如蠖如沸如羹皆亂意也小者大者幾于喪亡矣尚且由此

而行不知變也嘆怨聲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

情滿亂如蜙蠖之鳴而不止如沸之沸而不定國之大者小者皆幾于喪亡

矣爾室恐懼修首而急于改圖可也尚且由此而行所川者皆強禦拮克之臣

所爲者皆無然流瀆之事而不知變焉是以內自中國之近既爾爾而外

及鬼方之遠亦怨怒之不息也雖欲免于亂亡其可得哉

經 74-491

（疏解此章上六句言亂世而矣下言致人心之離也如胡二句）
小大句其詞危上說蝴蝶形容勢並與沸羹形容民情騷動此二句根上條
作俛視二句來皆上文表極好所致也蓋上有怨之區下有嗔之民所
以氣聚則便如此昔人謂海內沸沸是也人字指厲王與其用事之臣言由行
乃強禦招克之不去魚魚沉溺之不改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
也末二句又申上文以明其必喪是字即蝴蝶沸沸意大抵帝王仁暴不止躬
被其禍受其害而後民之喜怒生焉意氣動于朝廷而天下之感應如響○
顛士於小大依陸羽明指小國大國言為與下中國語為一套且註中小者
大者兩者字明有所指矣○胡新安曰夏曰既謂商曰鬼方周曰徐兗漢曰何
奴據曰夷厥見唐高祖紀其楚一國而異其名也

支王曰吞吞商殷商匪上帝不時止反殷不用湯也雖無老成人尚與功會
是莫聽大命以傾

歸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
致此禍亂雖老成人與國先王舊政典刑尚在可以稱守乃無聽用之希
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下怨小人近來時之不善甚矣然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也乃爾殷不用先
王之舊臣舊法致此禍耳蓋舊臣舊法皆所恃以為治也于今雖無老成人可
以圖先王舊政矣而先王之典刑尚在獨不可為憑藉之資乎惟其人與法會
莫之聽用乃任小人而出惡政焉是以天命傾覆卒至于不可救也豈可歸于
上帝之不時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王之致亂由于不用舊所以致亂也承上
人心之離即是天命之去此只提出殷不用舊來以應人尚山行之意天下
嗚呼人道衰時之不善甚矣然非上帝不時也但殷不用舊臣舊法耳雖無老
成人一語妙蓋人之下不用舊物說無老成人信使世無老成人可用不向有舊
則可謂舊乎此乃所以深折其不用舊也無老成人如比于死而後于去其下

叔有商宮遷也與利如三風十愆之戒執中立賢之訓布于方策者豈
受刑幽王而終之不尚有舊由王時猶有舊人安可以厲王時果無舊人也
豈謂其聽其言也言然後大命幸傾信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矣○若云老
成人謂若伊尹伊陟伊臣之屬○疏云于厲王則則召毛畢之倫也召與曰在
昔成湯既受命時在若伊尹在太平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
臣恩至或在祖乙時則有若若玉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謂泰山曰三代而
上固有天政有大政有大政有大政皆決于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臣人共政殷先王
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日無舊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老成人宅
心甲訓則公所以誨棄叔也豈老耄棄舊人圖敢知吉討所以亡也在何國有
舊舊使在厥厥平王所以莫遷也

支王曰吞吞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也樹木根根起也豈亂也夏后桀也○言大木根
敗也顛沛仆也樹木根根起之說撥猶絕也豈亂也夏后桀也○言大木根

然將根根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按爾
氏曰商周之衰與利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
莫可救也豈猶此爾殷紂在夏桀為文王款紂之辭然爾豈之在殷亦可知矣
申辨大不義則舊而大命之存則如此爾可知所豈乎文王曰吞吞女殷商
人亦有言大木得根將滅根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
相隨而顛按爾今殷商之衰與利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彼豈無舊也而
為君者乃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莫可救止何以異于顛沛之揭哉雖然前事
者後事之明鑒也後之舉大豈遠哉後之亡也正以桀為不義而自絕
于天此固殷先王之所由以革命者誠爾之所當鑒也倘不以桀為鑒亦亡桀
之過而已夫殷既廢也之在夏則知周鑒之在殷詩人立言之意正在此也何
王定不知所豈豈吁不血斤乎爾王而假借于商行不似自喪乎已作而托意
于支王斯人也可謂愛君憂國之深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疏解此章上六句直指其禍亂之原下示以當鑒戒之意人亦有言四句是結

借話願師之揭國國家之將覆也枝葉未育宮闈謀侯未振四夷未起也木葉
先感猶人君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如上文縱好義德不用得之類是也人之
有德如木之有本蓋天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德君德不明絕其本矣本絕先
摧借國家大命言而打動人主却在枝葉未有宮上蓋昏王所以惑無德也只
為見外條為可恃耳不知其根德已為天所棄久矣安有本根而終不斃者
乎○薛敬軒曰蓋生木中枝葉從之顛仆故王者以治內為本內不治而末枝
安不足恃也漢元成哀平之世可觀矣補謂只說服利而忽以股鑿一語顯出
聖渡精神血脈其注于此隱然見傷筋之意○蓬萊國云注中正意須體現在
前頭而以意起發在後觀本文人亦有言亦字可見蓋詩人之意如此此說而
人亦有言云云若在後面對說則似此體而非賦體矣此亦有見○按史記周
王好利任榮夷公是強禦持又在位也王行侈傲國人謗王王得衛巫使監諸
道路以日是侯作侯視事靡靡究也諸侯不享淮夷人寇是內與中國單及鬼
方也召公月伯商良夫之諫皆不聽是般不用舊會是真體也經史之相符如
此○板蕩二詩皆為刺王而然然意雖切而澤融不露終篇無一語斥及王
王其立言亦有法矣

卷之二十六

漢人章句八句

抑章全首○通詩以修德為至德兼修已治人謹儀德音勤耕交修皆修已事類
命節吉治民守法皆治人事一章言儀德之修二章言道德之修三章言時政
之修四章言修德之在謹常德變五章言修德之在慎言敬六章言慎言之
效七章言敬儀之功八章言修德之必為入法九章至十一章言當德言以
修德東章揚之以稱德將至下可不聽言以修德也結詩德修德一也○人已
無二理修已治人亦非兩事故第四章與夜夜酒掃延內維指治人說亦修
已中細說工夫至于六章萬民靡不承八章辭不為則修已之效又未嘗不
徵諸民曰走之玷以下又分作兩段白圭之玷至靡不承於與兩出語之意視
兩文於下二章說商成儀之意末二章說其修言者亦不過略上文修德之
詳也

維斯度

抑抑抑密也隅廉角也鄭氏曰人密審于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
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豆則外有廉隅也哲知
取職宜反也○倫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警言抑抑威儀乃德
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
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夫眾人之愚蓋其學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為怪哲人
而愚則反屏其常矣

卷之二十六

抑抑

抑抑此章上三句言儀德相稱之常下言反其常而怪嘆之以發自警之端也
抑抑是自感謂如此凡人的精神揚則浮抑則沉抑而又抑則精神到極
地位德之隅者言中有是德則外有是儀猶宮室之制內有繩豆則外有廉隅
也此正與下句通相反要知儀即是德非占外知內之說既有哲人之德二句
乃承德而二句補出以起下意蓋就常理上見其然也人亦有言句要明
當時未必有此言只是痛恨無威儀者而故為此况哲思就儀之知儀不知儀
言世之名為哲人者多而能儀儀者少豈非聰明之人都是情識非真以無威
儀為愚乃即其無威儀而見其愚也蓋無威儀正是無德雖為哲人實初愚人
一類庶人四句因人言而反覆怪嘆之亦顯深羨意蓋本信庸人以基哲人
之當抑抑則庶人可羨于也歸直末二句思人之所好益德者以其自集

此論而又無學問之功也。哲人之所以不思者，以其所慮既異于人，而又不肯
察克治之功也。今新曰：靡哲不思，曰：未維新，其是既不能省察于義，彼之慮
復不能克治于著見之時，其為反常也大矣。

無善人四方其訓之有也

賦也。彼強也。覺直大也。詳大謀謀也。夫謀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
定審定不改易也。命，彼令也。猶，固也。遺謀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規也。
辰時告，城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則法也。言天地之性人為貴，故能盡人道。
則四方皆以為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其時，作
教其威，儼然後可以為天下法也。

申謂夫德固而有相符之理，道德實有切應之機，彼天地之性，人道為貴，人能
盡其人道，而天下莫不效。加則表極子是乎立，而四方皆效法之矣。躬行之，則德
行為難，人眾洽其德行，而贊然直大，則人心無不率從，而四國皆順從之矣。夫

大德至下

聖德感人之機，如孔為君者，而欲表正于民，豈可苟焉而已哉。彼政令者，道
斯者也。必好其德，不為一身謀，而通天下以為慮，且順之令，今者又一定而不
易，其道其德，不為一時計，而兼萬世以為圖，且形諸播告者，又以時而不齊
也。道德之修，于治人者，如此，成德者，道德之著也。必敬慎其威，而聽視之，尊
儼然，亦人以可畏也。敬慎其德，而容止之端，莊肅然，亦人以可畏也。道德之修
于治已如此，夫然則人道感乎其無幾，德行庶乎其有覺矣。吾見一政令之發
而民皆信從，一威儀之著而民皆效法，所謂四方訓，四國順者，在是矣。豈不
民之則乎。

論此章上四句，言道德自然之應，下言能修道德而後得其應也。其由之謂
德，則得之謂德。無幾有覺，中有工大無幾者，體道自己，而卓然莫測本于自
求有覺者，修德自修而自然直大，本于自修求未盡此更強之人，則人皆謂
天德全且覺然直大之德行，則人皆謂從此俱就，已能者，其詳說二句，對彼
句，以治人治已分講，打轉人道德行，德即是此道之得于已者，而讓以守之

言古以養之，威儀以體之，總是一箇道理。須知為經綸國家之本，命考為政
事民之術，是治人大端。因業相益，必從小民，酌其宜治，亂安竟與天下，其
當不徒計利于一方面，而實體于四海。是為許讓，然或介于二三，則以宣布之
非移而不克盡，一而定者，有之惟德，給自我出，而認今亦不可自為，是為定
命。民生國計，務垂法于後王，總樂文章，必無貽于孫子，不徒垂于目前，而
揚休于夫業，是為遠猷。然或世于諫，則以發皇之扶，而不可不克，因時而辰者
有之，惟法，制自我裁，而敷陳亦不可自我，是為展告。須知命，所以自此
謀，倘者不是兩中，成儀所以檢束身心，是修己大端。敬有勝其意，慎有防其
疎，意民則總承許讓三句，打轉四方訓，四國順，意謂在人而為之，則者在我
也。附錄許讓四句，宮夢仁文，并文詳以查視覽。本道德以敷政令，循必以
身，能為民式焉。夫政令者，道德所寓也。敷之，其善，猶必成儀，敬慎而後可為
法也。則訓顯蓋其難哉。抑詩若曰：天下至道微之理，而必驗之，謂著以為端，則
出身加民之際，其不可不察其至善者，以考內治之淺深也。蓋敷布未備，難以

大德至下

聖方表正未備，無由善信，是以為君者，必兢兢乎恭也。以為惟此，庶可以垂式
則推尊卑德，因所以訓方，順國矣。然此但概舉夫大道之政乎，而盛德之微，應
也，苟不寒著之，于發，出德以驗道德之從違，神不明見之，于俯躬，端操以決
方，既之，應否，則道德亦虛懸，而無所歸矣。將所為無幾者，亦安識其無幾者，豈
者，又焉，擬其有覺，豈吾因知，德道修德者，其于政令，備度之節，必事事求其美
善也。今夫道德之所寓，不有微，則不計，則侯小之現，為非道德所宜也。許
而一方之利，蓋必以天下之計，則之可不謂大焉。然許今，教更又非所以一人
之心志也。則定命，可不謂乎。惟定而後讓，以命而蓋許矣。不有猶耶，則不遠，則
遠近之計，教非道德所尚也。遠焉而一日之當，則必以萬年之策，而之不可不
久焉。然訓或爽，即又非所以作人之志，教也。則展告，可知審乎。惟辰而後，使以
告而愈，德矣。若此者，皆道德之見于治人者也。而治已，是為治人之原，亦道德
之發于親民者也。而悅我，是為親民之本。不有威儀，耶，勿以威儀為外飾也。內
修之符，在予斯一不微，而雍庸不彰，皆足以致道德之損，古哲人積厚而流光

大德至下

聖方表正未備，無由善信，是以為君者，必兢兢乎恭也。以為惟此，庶可以垂式
則推尊卑德，因所以訓方，順國矣。然此但概舉夫大道之政乎，而盛德之微，應
也，苟不寒著之，于發，出德以驗道德之從違，神不明見之，于俯躬，端操以決
方，既之，應否，則道德亦虛懸，而無所歸矣。將所為無幾者，亦安識其無幾者，豈
者，又焉，擬其有覺，豈吾因知，德道修德者，其于政令，備度之節，必事事求其美
善也。今夫道德之所寓，不有微，則不計，則侯小之現，為非道德所宜也。許
而一方之利，蓋必以天下之計，則之可不謂大焉。然許今，教更又非所以一人
之心志也。則定命，可不謂乎。惟定而後讓，以命而蓋許矣。不有猶耶，則不遠，則
遠近之計，教非道德所尚也。遠焉而一日之當，則必以萬年之策，而之不可不
久焉。然訓或爽，即又非所以作人之志，教也。則展告，可知審乎。惟辰而後，使以
告而愈，德矣。若此者，皆道德之見于治人者也。而治已，是為治人之原，亦道德
之發于親民者也。而悅我，是為親民之本。不有威儀，耶，勿以威儀為外飾也。內
修之符，在予斯一不微，而雍庸不彰，皆足以致道德之損，古哲人積厚而流光

方以是驗成乎之寔而可設乎教之義上曰作制惟民曰從式惟茲已如
以威儀為斯節也禮儀之見于斯一不慎而斯昂不者遂有以窺道德之疎
古哲人存深而表盛方以是斯儀聖之美而可玩忽乎也之君曰貞度惟茲
民口果指維茲已維民之則斯又非道德之見于自治者哉吾乃知無教者非
高談無說有覺者非虛言有覺也君人者誠有志于大道之感乎盛德之微靡
可切于教者加之意乎○上文四句只言道德教德之理其意甚微驗處在本
題四句教人保下手工夫玩說中故必然後可以等字自見篇中步步跟道種
皆皆而題中字一疏則詳明法老則可以傳世

其在于今則與斯節于政也與斯節于酒也與斯節于女也與斯節于樂也
斯念厥紹罔敢求先王共明刑

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為也與尚也矣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辭也
後凡言女言兩言小子者放此洪樂從言惟進樂之是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
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執刑法也

詩經卷之二十六 大雅 十二

亂則天道猶之當修如此其在干今則大有不然者汝尚迷亂于政事其其訂
議定命遠服辰告者與矣又且顯覆厥禍其與教慎厥儀者與矣至于酒之辨
以言政而累德者則一于荒湛而忘返焉然女難洪樂之是從獨弗命女所承
之緒乃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而不可失墜乎先王修己治人之道正明法之
所在而女之所當廣求而執守者也爾乃罔敢求夫王之道其執昭明之法以
為保厥節之具而迷亂顛覆之自如焉亦獨何哉

則洪樂甚而厥儀危矣同教承先王所行之道即是明法必能法先王
方能保厥緒也求者考究詢問之意其者執守奉行之意○翰木康叔之役親
武王封康叔康叔有曰明德慎罰又曰往盡乃心無好逸豫武公自威之意正
首得于康叔之家法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涸涸以亡夙興夜寐酒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
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防

賦也弗尚厭棄之也流泉無涸涸以亡夙興夜寐酒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
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防

命始猶辰告者于此見矣
車馬之所謂頡頏連亂如此故今皇天弗尚而厭棄之也勢乃如流泉之
易而涸涸相與以至于亡乎天意之可懼如此人將何以回天哉彼君之舉動
民人之觀效所關也必夙夜之聞而與與有常庭除之內而酒掃必飭使身無
惰行而勤可觀法有以為斯民之表率兵之修廢遠人之向背所係也又必于
車馬則修之而求其壯健于弓矢戎兵則修之而求其精好使兵戎雖興而倉
卒有備用以遏發方之寇焉無內外無遠近無細大無常變皆應之問備之備
如此則所謂計議定命遠服辰告者于此可見庶乎弗為天所棄而免涸涸之
也矣

詩經卷之二十六 大雅 十三

亂則此章上三句言天道之可畏下言人事之當修後先致戒戒之意而遂致
效告之詞也肆字承上連亂頡頏連天之所向在德德之弗修人弗尚也天之
亦去亡不旋踵此三句危詞以揚其修德惟其恐為天所棄是以他無內外無
遠近事無細大無常變皆當問備防不可有一之不至也以下二段見修德
之實且應計議二句意是就治國之中得出一二事即所謂不濫濫不怠也
既與酒掃有一段勸厲精神員嚴其中崇功崇業皆堪于此深宮之修無不至
則維之大廷者可如矣維民之章使民曉然在厥精中與我之可為民法上此
正始維民之明句蓋民之所明且辨其章不則其暗今能先吾心之覺仰以福

民心之章矣。謂上下開。俱有一段精明氣象。也。車馬弓矢。兵是。三項以修。子
實。戎事之戒。無不預。則建之。文治者。可知矣。修飾于平日。正欲清。于未萌。故
戎事雖未作。而用是以備之。警方固無。而用是有備者。以邊之。俱屬未然。事
此二句。意相承。有備。可以無患。戒之。即所以過之也。陳伯玉云。以修。為戒。則
戒非止有其心。而實有其事。以戒。為過。則過非止預其備。而實預其謀。道。德。中
原有經。即此是。詳。諱。遠。狀。祖。宗。朝。世。感。靈。方。即。此。是。數。求。克。紹。亦。有。精。義。○
上文曰。述。亂。于。政。則。國。之。大。者。且。置。不。理。何。况。細。行。故。此。言。細。以。該。大。也。既。建
亂。于。政。矣。則。近。而。易。見。者。且。或。遺。忘。何。有。遠。慮。故。此。言。遠。以。該。近。也。此。詩。人。用
道。精。義。

行。商。人。民。議。爾。侯。度。用。戒。不。虞。○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何。反。無。不。柔。嘉。何。反。曰
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賦。也。何。成。也。定。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虞。處。話。百。柔。安。嘉。善。功。效。也。○言
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慮。矣。又。當。謹。其。言。話。蓋。玉。之。玷。尚。可。磨。使。平。言。語

卷之二十六 大雅

一。美。能。教。之。其。戒。深。切。矣。故。南。容。一。日。三。復。此。章。而。孔。子。以。其。見。之。子。妻。之。
○。然。治。國。之。道。豈。惟。是。哉。人。民。所。賴。以。守。國。也。則。從。而。備。之。戒。之。以。教。養
之。仁。定。之。以。畫。一。之。法。焉。侯。度。所。受。以。保。國。也。則。從。而。謹。之。守。于。王。章。而。不。悖
○。豈。乎。成。焉。而。不。怨。焉。是。其。治。民。守。法。既。以。防。意。外。之。患。矣。非。所。以。戒。不。虞。乎。○
未。也。又。當。慎。爾。出。話。敬。爾。威。儀。使。凡。有。言。也。皆。和。順。而。合。乎。道。凡。有。動。也。皆。和
○。順。而。中。乎。禮。無。不。柔。嘉。可。也。然。言。之。所。以。當。謹。者。何。蓋。白。圭。之。玷。尚。可。磨。使
○。使。平。老。新。言。一。玷。則。士。大。夫。共。羞。其。非。士。庶。人。共。譏。其。失。而。不。可。復。救。非。如。白
○。圭。之。玷。可。為。也。此。言。之。所。當。謹。也。
○。既。解。此。章。上。三。句。言。治。國。之。道。下。言。治。已。之。要。治。國。治。已。勿。乎。君。只。是。既
○。如。此。又。如。彼。之。請。治。成。也。定。也。教。之。而。倫。理。明。導。之。而。生。發。達。成。也。治。之。而。歸
○。獄。平。理。之。而。事。奉。息。定。也。侯。度。如。武。王。所。頒。之。訓。話。康。叔。所。正。之。刑。常。修。成。池
○。備。野。正。賦。稅。凡。禮。樂。刑。政。等。皆。是。用。戒。句。總。上。二。項。制。治。于。未。萌。保。邦。于。未
○。危。何。虞。之。有。言。語。是。出。于。口。者。成。儀。是。形。于。身。者。人。能。慎。言。不。妄。發。發。不。妄

○。則。在。我。者。無。不。溫。柔。而。喜。矣。矣。不。柔。或。至。于。粗。暴。不。喜。或。至。于。行。○
之。然。言。與。儀。雖。均。不。可。失。而。言。之。失。尤。易。能。謹。其。言。則。儀。可。知。故。又。申。戒。之。○
謂。慎。言。不。得。是。隱。閉。而。不。出。必。如。定。命。辰。告。方。見。能。俟。處。不。缺。猶。可。磨。于。百。○
莫。可。修。補。故。特。借。玉。以。深。敬。之。非。推。原。其。當。慎。之。故。也。言。語。威。儀。並。言。而。訂。○
解。言。語。不。解。威。儀。者。以。威。儀。上。言。已。言。之。而。此。章。直。在。謹。言。上。故。註。疏。所。重。○
之。而。不。及。成。儀。耳。○。輔。慶。原。曰。蓋。之。告。辭。以。敬。承。無。虞。亦。以。剛。失。失。矣。先。能
○。謹。我。之。法。度。則。可。以。免。不。虞。之。患。矣。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爾。○
朕。言。不。可。逝。○
矣。無。言。不。讎。○
反。無。德。不。報。
○。反。惠。于。朋。友。○
○。反。庶。民。小。子。○
○。反。子。孫。繼。繼。萬。民。靡。不。承。
○。反。也。易。難。持。待。逝。去。歸。登。承。奉。也。○。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為。我。執。持。其。言
○。者。故。言。語。由。已。易。致。差。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歸
○。無。有。德。而。不。報。者。若。爾。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繼。繼。而。萬。民。靡。不。承。矣
○。皆。謹。言。之。效。也。

卷之二十六 大雅

○。言。語。者。何。是。必。于。出。言。也。存。之。敬。慎。之。心。而。無。輕。易。其。言。曰。朕。言。不。可。○
○。而。可。苟。焉。而。已。也。蓋。言。出。于。舌。無。人。為。我。執。持。其。言。故。言。語。由。已。易。致。差。失。常
○。當。執。持。不。可。使。一。言。之。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之。善。而。不。歸。無。有。德。之。厚
○。而。不。報。者。爾。能。入。而。謹。言。于。朝。有。以。順。于。卿。大。夫。士。之。心。出。而。謹。言。于。國。有。以
○。順。乎。庶。民。小。子。之。心。則。言。善。而。德。在。是。矣。將。見。以。是。為。垂。後。之。詞。也。則。爾。言。之
○。子。孫。繼。繼。之。是。謂。是。行。繩。繩。然。相。維。于。無。窮。矣。以。是。為。今。民。之。詞。也。則。爾。言。之。萬
○。民。靡。不。承。之。近。悅。遠。悅。欣。然。承。承。而。不。悖。矣。言。謹。于。一。身。之。敬。而。放。致。于。國。家。之
○。大。如。此。爾。可。不。知。所。謹。哉。
○。既。解。此。章。上。四。句。是。致。謹。言。之。戒。下。四。句。以。謹。言。之。效。也。無。易。難。持。字。凡
○。言。之。玷。尚。可。磨。且。放。致。皆。從。易。心。始。由。言。者。山。已。言。之。也。易。之。為。言。竹。有。言。也。故。又
○。云。無。曰。苟。矣。莫。爾。二。句。正。見。當。謹。言。言。不。可。逝。只是。于。未。言。之。先。將。言。之。際。而
○。謹。執。持。之。便。是。無。易。二。句。言。威。儀。必。然。之。理。以。起。下。四。句。言。德。俱。就。好。一。邊。○
○。說。輕。易。也。惠。于。二。句。正。是。謹。言。即。無。易。無。苟。而。然。惠。于。下。四。句。惠。順。即。乘。易。也

修德大業舉其全也。辟字、略讀、住、術、言、君、爾、之、為、德、也、便、是、甲、字、有、工、夫、味、其、
總、是、至、精、至、密、善、善、美、美、之、意、新、云、無、一、德、而、不、善、也、淑、慎、二、句、是、偏、言、修、德、
一、端、舉、其、重、也、左、中、說、不、想、中、規、中、矩、之、意、淑、慎、則、不、怠、矣、不、懈、句、概、就、嘉、來、
不、懈、于、事、無、所、差、也、不、賦、于、理、無、所、害、也、此、常、說、本、疏、義、來、袁、元、峰、云、踴、躍、兩、
之、修、善、理、謂、之、賦、此、不、分、事、理、郭、峰、山、羅、省、著、亦、依、此、看、極、深、說、以、上、皆、為、德、
之、中、至、用、功、說、惟、李、二、字、亦、有、意、蓋、李、亦、桃、柳、不、專、重、投、報、已、也、合、下、句、總、是、
反、復、言、之、以、見、威、儀、之、理、不、可、深、而、深、不、可、以、不、修、德、也、資、如、小、子、在、不、必、修、
德、而、可、以、服、人、上、說、疏、義、亦、說、言、工、夫、之、當、然、又、說、謂、以、見、效、驗、之、必、然、又、
說、謂、以、見、妄、說、之、必、不、然、又、說、謂、言、工、夫、之、當、然、又、說、謂、以、見、效、驗、之、必、然、又、

榮木言稽之絲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德哲人傳之語言順德之行
也。在淡榮和泰亦柔忍之水也。維維也。被之給以為弓也。話言古之善言也。

也。猶反也。併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愚智相越之遠也。

卷之二十六

十八

而說夫修德之要吾固已盡言之矣。然修言乃修德之要。九人君之不可忽也。彼在德業其材質之美。可以為弓。於者也。則言德之輪而為弓矣。况凡溫溫之善人。惟賢之謙卑也。則能受無方之益。而初德以高大。此其為德之基矣。何也。蓋溫溫恭人乃哲人也。其惟哲人。理明而見其心虛。而善人有以古之善言而告之。彼必知是言為可必信。順其德而行之。凡為終已。為治人。惟吾言而莫子。唯也。非為德之基乎。反乎此而謂之。愚人非惟不能順德之行。反以吾言為不信。而不能基德矣。夫哲人能受乎善言。愚人拒人于千里。人心不同。智愚相越之遠如此。爾欲修德。可不去而思人。就而哲人者。以聽言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與恭人之可以進德。下言聽言之異于愚人。正見其所以能進德也。木剛則折。惟柔則力。乃為弓。人滿則損。惟溫恭乃可進德。此與意也。溫溫恭人。就溫溫上。謂和順謙沖。退然若無所知。無所能也。以此存心。何所不受。而德之高明光大。安其于此。基如基址之基。日聽一善。從此積向上去。那得不高大起來。蓋無競者。德然。則必以柔為基。有德者。德然。大必以小為基。此句正

與德之隔相。德之既為。必開其間。隔在內與外之相乎。故取夫神神德之未為。先問其基。基在上與下之相。果則取夫溫溫。然不有基。安有德。不以溫溫。如安望以神神。此此虛說。其惟哲人三句。則言其所以能進德者。以其能聽言也。哲人。即是恭人。其退然若無知。謙處政是大知識。語言。即上修已治人之言。詳言之。善德是德。爾德之行。猶言順其話言之善者。而行之無違。也。順乎。須從溫恭上。對點出來。如善與人。同不作聰明之意。舜之聞言見行。若決江河。順之至也。此正見能基德處。若愚人非惟不聽吾言。而反以吾言為不妄。矣。民各有心。只說愚之不同。于哲如此。此所以哲人能為德之基。以立德之。而愚人之終于斯。疾也。舉哲人所以為勸。舉愚人所以為戒。正武公自警之意也。初學上云。民各有心。只帶在愚人下。見其不同。于哲人不必。德承以狗。俗解也。○韓慶源曰。人發溫溫。則便是消磨了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德方可進。故程明道謂。義理與客氣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為君子。小人之別。消者為君子。發者為小人。先須去其客氣。惟溫溫。則可以進學。

也。猶反也。併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愚智相越之遠也。

卷之二十六

十九

於乎。知亦既抱子。民之屬。誰風知而莫成。

賦也。非徒手携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而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豈有知矣。人若不自盈。濟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及晚成者乎。

疏說夫修德基于聽言。如其於乎。小子之愚。尚昧修治之方。而未知聽否之所。在焉。其去哲人遠矣。我。也。爾其愚而教。辨之。固當指示其進為之方。而以手携之矣。爾聽其不能究其意也。而示之。事果教為。感果。孰為否。皆望于其可。辨焉。亦當親陳其辭。則之訓。而面以命之矣。猶慮其不能持之久也。而言提其耳。聽者必從。否者必違。恒懇懇乎。其可聽。焉。喻之既詳且切。則聞于聽否之故。豈有知矣。信曰。未有知識。而誠不其辨。則汝亦既長大。而抱子。更豈非不多矣。何為而不知乎。所以然者。自滿。界之也。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以虛受人。皆感者。皆當先察人而知之。早矣。知之既早。必擇其誠者行之。否者舍之。而其

成德亦早矣豈有早知而反晚成其德者乎小子當知所自勉矣

誠輕此章上八句言教有可知之理下亦以謙自受益之道上章言人能聽言以進德則誠者無不知而德已早成了此與上反者於乎未感遠說來修德則誠不修德則不手携門何誠開其愚而使之哲也所謂不外誠否告之誠否即上修己治人之事手携者提挈其要而指示之也示事者恐其無微不信故言誠必誠以事之誠者必誠以事之否也而命不適當而謂進之提耳者恐其不誠切故提耳而使之誠者在所必誠者者在所必誠也借曰未知是因其不能受言而極力告戒之不指誠者誠者未知猶未便是惡告之詳切而猶言不知難道是言此其病全在自負若德之於德也故接以廣益人能去其盈滿之心則虛以生明誠見到此道請到此成固不在知後也民字可玩見得就是凡民但能廣益則知已風而成不自真况為人君而可以則民者乎廣益即溫溫及知聖承廣益成又聖承知知字與哲字和映成字與基字相映成其成也民字泛說聖歸到武公身上彼年已九十有五矣而自稱曰小子者初為子者然以抱子自警者初為父者然只此便可想見廣益之意

吳天孔昭為我生靡樂亦視爾夢我心悽悽亦視爾夢我心悽悽亦視爾夢我夢用為教我夢用為教借曰未知亦筆既賦也夢夢不明亂意也悽悽憂也詳詳熱也我夢我夢老也八十九十曰老在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中講夫交言之益有如此而汝則不能也豈未知天道之可畏乎彼吳天彌善爾注其理昭然甚明而我生斯世建禮廟而靡樂焉使爾知從善而去惡則吾善猶可釋也今爾爾夢夢而未知誠否則天之禍爾必矣我心安得不悽悽而爾樂哉然爾之夢夢者豈以我講之有未詳而然與則我之陳戒于爾言已詳諄而詳且熱矣特爾之聽我者較我而較我者非惟不以我為我而反以為為爾則爾之夢夢有由然矣信曰汝之不知聽言由于未有知識而然則汝亦幸既蓋其聞理世故不為不多矣何其輕忽人言之若是哉

誠輕此章上四句自表其愛世之心下著其不能聽言也上章是神之誠言此

卷之三十六 大雅 二十

正假之使聽意孔昭指別苦惡不消詳只虛虛以天道惡其好諱諱息且思

正假之使聽意孔昭指別苦惡不消詳只虛虛以天道惡其好諱諱息且思諷到爾廟上我生靡樂謂我生無日非恐得罪于天之日不見有可逸樂也正與孔昭相照此証為諷詩者之言夢夢註謂不明亂意則非止不知誠否之謂如所云迷亂爾覆有詳生夢死意此夢夢與爾無之心相反故我為之悽悽而憂也爾爾以下反覆責其不能聽言也爾爾即上文喻之詳切便是我我正是他夢夢處人不知自修則以忠效見其必多不以為教而反以為虛則君子哲人之乘而為愚人之歸其夢夢又甚矣借曰我非故為是夢夢時未有知識而然則汝既老其洪歷世皆已深夢夢宜其宜其大言言汝忽然已老大矣知待何時空言善言也雖與抱子之年只一般而語意深切又進一步

於乎小子吉爾止聽用我謀靡無大悔天方難維曰喪厥國夫取譬不遠莫天不忒回適言其德俾民大賴賦也者舊章也或曰久也止語辭庶幸悔恨忒差適解棘急也○言天道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乃回適其德爾使民至于困急則喪厥國也必矣

而取譬也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爾不聽我言乃回適其德而後民至于困急則皇天弗向爾必隨之其喪國也必矣安能免于大禍哉知喪國之可懼則其聽言以休德者自不容已矣吁武公使人命已之詞如此其自慙之意至深且切矣

爾爾此章上四句言聽言之可免禍下指言禍之難免以懼之正欲其聽言也蓋止知治民守法而預防外患謹備慎言而國體安修皆是即上文先王之明刑也俱止不徒聽之而能用之則反其夢夢之惡而為溫溫之哲矣夫博即下文喪國之禍言說也不是時倫此時國家未危而我乃取喪國之言為爾諷諫爾必謂迂詞無當試觀爾廟亡之理則所為皇天弗向淪胥以予就足眼前

誠輕此章上四句言聽言之可免禍下指言禍之難免以懼之正欲其聽言也

卷之三十六 大雅 三十一

的夢了故曰不道。○鄭樞山云。取譬不指上二句。即指吳天不道。○

一塗之說。本請姑休此更舉之。○回遇其德。印不能剪止之謀。自為盈滿。○

莫敢不修政。今不謙威儀。而終于迷亂。類覆也。俾民大禁。蓋不足為用。○

訓為順使。民至于困急。則皇天亦必加之。以大悔而禍也。必矣。安可不。○

古以修德。○此詩言甚切。至有以效而款之者。如四方。○

維民之章。子孫。○萬民靡不承。鮮不為之類是也。有友言以諷之者。如。○

指不思。故童而角之類是也。有正言以導之者。如。○

思維德之基。比之靡盬之類是也。呼之則曰。小子。○

不怨不忘。願微無間。表裏交修。而後為至。信哉。聖人之徒也。○

深恐用小人者之非也。

比也。乾茂句。偏詞。發於絕也。也。兒與恰。同。悲。同。○

同。蓋言久也。或疑與。○字。同。為病之義。但召。○

是也。以桑為比者。桑之為物。其葉最盛。○

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

業王室。忽。○

聞之甚。○

今日之東乎。○

之。○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六

此也。平混。滅黎。黑也。謂暴首也。其俱也。燧。灰也。燧猶運也。頻。尋也。○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之怨辭也。

中。謂然民之受病。觀于征役者之怨詞。可見矣。其詞曰。吾王以好大喜功之志。而肆其窮兵黷武之威。四牡則駉駉而壯。盛。其旌旗則有。而飛揚。東征。西討。其平日與。禍亂之生也。亦何能有定乎。自四方之。則無一曰。而不。治。以滅矣。自四方之民。之。則民靡有孑。無不具。以。夫。則。無資。民。位。守。國。無本。於。哀。國。家。之。運。至。是。危。殆。而。不。能。以。久。存。矣。

此章上六句。述民之苦于征役。下。困。運。之。將。亡。也。四。牡。二。句。總。見。征。役。不。息。有。其。開。目。見。無。非。戰。苦。之。意。駉。駉。馬。行。之。貌。言。其。常。行。不。息。也。前。加。止。則。納。之。聲。中。言。其。行。而。不。息。亦。是。在。路。不。息。亂。生。根。此。說。不。亦。言。無。平。定。之。期。也。麻。四。句。對。民。靡。二。句。開。指。諸。侯。民。指。百。姓。因。滅。民。劫。總。見。亂。生。之。不。止。也。也。者。遭。禍。而。喪。亡。如。火。滅。而。燼。言。其。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亡。之。餘。耳。末。二。句。承。上。四。句。言。國。運。之。所。以。陸。長。者。以。四。四。定。而。萬。民。安。也。

國。與。民。同。也。以。王。室。之。氣。運。言。國。運。之。所。以。陸。長。者。以。四。四。定。而。萬。民。安。也。因。民。則。國。運。安。得。不。日。於。乎。哀。國。運。之。憂。使。是。征。役。者。哀。之。勿。依。輔。氏。作。君。子。東。○。朱。氏。曰。車。馬。之。盛。旌。旗。之。美。一。也。而。在。正。雅。則。為。美。在。喪。雅。則。為。怨。者。亦。猶。聞。鐘。鼓。管。簫。而。欣。欣。有。喜。色。或。疾。首。蹙。額。而。相。告。也。身。之。所。遇。有。勞。逸。之。殊。而。心。之。所。感。有。悲。喜。之。異。然。則。為。人。君。者。其。豈。不。以。家。矩。為。心。哉。

國。與。民。同。也。以。王。室。之。氣。運。言。國。運。之。所。以。陸。長。者。以。四。四。定。而。萬。民。安。也。因。民。則。國。運。安。得。不。日。於。乎。哀。國。運。之。憂。使。是。征。役。者。哀。之。勿。依。輔。氏。作。君。子。東。○。朱。氏。曰。車。馬。之。盛。旌。旗。之。美。一。也。而。在。正。雅。則。為。美。在。喪。雅。則。為。怨。者。亦。猶。聞。鐘。鼓。管。簫。而。欣。欣。有。喜。色。或。疾。首。蹙。額。而。相。告。也。身。之。所。遇。有。勞。逸。之。殊。而。心。之。所。感。有。悲。喜。之。異。然。則。為。人。君。者。其。豈。不。以。家。矩。為。心。哉。

國。與。民。同。也。以。王。室。之。氣。運。言。國。運。之。所。以。陸。長。者。以。四。四。定。而。萬。民。安。也。因。民。則。國。運。安。得。不。日。於。乎。哀。國。運。之。憂。使。是。征。役。者。哀。之。勿。依。輔。氏。作。君。子。東。○。朱。氏。曰。車。馬。之。盛。旌。旗。之。美。一。也。而。在。正。雅。則。為。美。在。喪。雅。則。為。怨。者。亦。猶。聞。鐘。鼓。管。簫。而。欣。欣。有。喜。色。或。疾。首。蹙。額。而。相。告。也。身。之。所。遇。有。勞。逸。之。殊。而。心。之。所。感。有。悲。喜。之。異。然。則。為。人。君。者。其。豈。不。以。家。矩。為。心。哉。

誰。生。國。難。及。至。今。為。梗。云。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也。賦。也。及。遂。奔。奔。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徂。亦。往。也。競。爭。周。怨。棟。病。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子。豈。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車。馬。夫。征。役。不。息。是。致。困。運。將。受。噬。哉。其。可。懼。乎。天。誠。厭。秦。斯。世。而。不。我。養。也。故。我。以。自。所。居。以。國。安。則。所。遇。皆。窮。而。居。無。定。所。也。欲。有。所。往。以。避。患。則。舉。世。

皆。亂。而。往。無。所。適。也。民。病。一。至。于。此。是。必。有。以。致。之。者。矣。意。者。君。子。之。心。也。故。相。激。以。成。天。下。之。變。歟。然。君。子。秉。持。其。心。每。欲。和。平。以。養。天。下。之。初。不。欲。爭。競。以。啓。禍。也。不。知。誰。寔。生。此。禍。階。至。今。為。民。之。病。而。使。之。無。所。定。無。所。往。若。是。乎。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賦。解。此。章。上。四。句。言。已。遭。亂。之。極。下。則。答。其。致。亂。之。人。也。殘。虐。將。及。而。可。吞。喫。也。天。不。我。將。為。國。安。則。危。也。此。亦。無。所。歸。咎。之。詞。儀。禮。註。疑。立。正。立。自。定。之。貌。蓋。人。有。疑。則。徘徊。而。始。定。也。內。無。以。自。安。外。無。處。可。往。幾。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此。止。見。其。不。我。將。處。君。子。定。維。四。句。只。借。君。子。作。轉。語。而。歸。其。亂。本。于。王。此。君。子。之。危。殆。在。位。欲。安。民。者。言。競。者。亂。之。階。也。意。氣。之。戈。矛。轉。深。殺。伐。在。位。諸。君。子。雖。或。放。于。忠。義。而。稍。有。爭。心。未。免。與。小。人。為。敵。往。往。釀。成。禍。亂。程。伊。川。所。謂。新。法。之。行。亦。吾。黨。激。成。之。是。也。無。窮。大。意。謂。禍。亂。天。變。人。離。之。際。似。有。從。中。構。煽。之。人。而。微。察。端。委。始。末。之。由。豈。是。吾。黨。激。成。之。過。則。非。君。子。之。有。爭。心。也。此。其。厲。階。必。有。所。以。釀。成。之。者。矣。末。路。將。言。王。用。小。人。致。亂。故。此。又。先。說。與。君。子。無。干。又。若。伴。為。不。知。也。者。而。曰。誰。豈。以。吸。起。一。篇。之。勢。○。說。通。下。四。句。窮。亂。本。也。

曰。君。子。定。維。秉。心。無。競。則。當。時。有。言。致。亂。自。君。子。者。矣。厲。階。暗。指。厲。王。用。小。人。曰。至。今。追。其。始。以。答。之。也。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既。怒。自。西。徂。東。丁。靡。所。定。處。我。艱。難。孔。棘。我。國。賦。也。土。鄉。宇。居。辰。時。俾。厚。親。見。瘡。痍。棘。急。則。邊。也。或。曰。禦。也。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

而。為。天。國。之。危。亂。如。此。是。以。我。也。憂。心。慙。慙。念。我。土。宇。而。懷。歸。之。思。益。甚。切。矣。所。可。傷。者。我。之。生。也。當。此。不。辰。之。時。也。逢。天。之。俾。是。以。使。我。離。其。室。家。而。自。西。徂。東。靡。有。定。處。之。苦。是。也。有。饑。渴。勞。勩。之。苦。多。矣。我。之。見。病。乎。有。鋒。鏑。死。亡。之。憂。急。矣。我。之。在。邊。乎。有。人。心。者。何。忍。使。我。至。此。極。哉。夫。征。役。者。之。怨。詞。如。此。則。國。之。亂。而。民。之。病。也。從。可。知。矣。疏。解。此。章。上。二。句。是。動。故。十。之。思。下。是。傷。征。役。之。困。憂。心。慙。慙。承。厲。階。來。土。宇。

征役者之家鄉也居邊陲之苦則思內地之安念旅寄之勞則有故鄉之望故曰念我土宇我生六句一氣滾下總是憐慈之憂不辰非言生時不善言不幸生于此時也周都于西師由西往故曰自西徂東正指征役言天怒于上民困于下今之見病者有矣危急者有矣而飢渴勞助之弊彙彙死亡之日或則我獨多而我獨練也口多親非一事也曰孔棘朝不保暮也土宇之念何能已已合上二章總足下民之疾○輔慶源曰以上三章雖皆征役者之怨詞然四壯要其禍亂之終則非原其禍亂之始至此章則情愈切而詞愈哀矣

賦也慈憐况滋也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執熱手執熱物也○蘇氏曰王豈不詳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諄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于陷溺而已

卷之二十六 大雅 天 序爵也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執熱手執熱物也○蘇氏曰王豈不詳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諄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于陷溺而已

祿解此章上二句指其生亂之由下是告以止亂之道總重在用賢上首二句只引起下文注中不以其道即以不得用人之遺者正與下請爾序爵相反倘亂澤言為謀為益非直謀也謀不得其道則安謀反足以禍明如以賢為不肖以下肖為賢是也慎不得其道則猶豫反足以撻爾如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肖而不能退是也為謀為益明是與小人謀之甚之故適以長亂告爾二句勿子及極以亂之當變而言如靡國不泯民靡有寧爾按類類皆是然已亂莫理乍得故諄之序爵序材度德簡賢黜不肖使謂其賢之意重在擇相上說一

序于見爾之高下與賢之大小其序若天定不可與以私也如智者決策于凡人賢士程能于不肖可謂序乎誰能二句言必用賢方可止亂也此時此言至要至切如救焚然故以執熱喻之此二句須以正意用在頭上方是賦體託其詞二句其不能用賢以已亂也

如亂風之亦孔之優民有肅心非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

卷之二十六 大雅 天 王之亂固然如過風之人吧而不能息蓋夫亂之極而不覺其抑鬱之甚者矣當時雖有切于救亂欲進而任其責者則皆使之曰世亂矣非人力所能及也

卷之二十六 大雅 天 甚于稼穡之勞而賢者皆不任其責矣非好而代食稼穡好矣夫仕進之為

祿解此章上二句噴時事之可憂下言不任之責承上言王不用賢用賢者亦不為之用此時事之甚可憂者故守而飽說如彼也承上言王不用賢用賢者有若于愛之也鄉風之人氣咆而不舒往往不能喻其詩人自言憂亂之深其抑鬱之極如此民指君子之未仕者言其心是傷時之亂欲出而拯危慮世已極深忠莫敢故曰不逮此以下皆賢者同稱相使之言好是二句一申意民者野人言在朝則有祿食而今稼穡以代之故曰代食末二句推上二句意曰實曰好稼穡兩句在旁而無患上言若勞而無祿便是至樂此有稼穡之意勞而無愛便是至樂此有稼穡之意本詩與此五州詩○餘歐云稼穡食有愛稼穡無患與其有愛而卡一時之進與若無患而服終身之勞故欲退而稼穡

也曰維賢曰維好則當時朝廷之上小人之傾險君心之眩轉恐恐然使人畏之而不放進又可知矣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穉穉穉穉卒瘁哀桐通中國具誓而老羸有旅力以念焉者

賦也何痛具俱也皆屬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與此誓同幸茲荒虛也旅與荷同言天也言其形甚言其色言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穉穉則我之穉穉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危穉穉是以前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

謂諸大賢者退處田疇欲以歸安也孰知田疇亦不能以自存乎今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穉穉使我穉穉之耆病則代食之謀又無以自遂矣奈何哉此中國也俱趨于危而無復可安之處悲洪于危而無復可介之資是以流離似危困之極至于靡有旅力以念天禍亦惟嗚其自斃而已矣

卷之二十六

天

賦解其章上四句是答天降禍之非輕下是原已感懼之無力滅我立王言將滅我所立之王謂王室也二句只是引起之詞重穉穉見上焉無若不得勝食既困于朝矣而降此穉穉使穉穉卒瘁又困于野也奈何四句皆水災賦說皆危無可安之所見不特後之變所定慮也去荒無可介之資見不特征伐之天不我將也靡有二句亦不是無力以念天禍分明見得念亂困存事當在要跡物極之人豈我在野遭此危困之極者欲得來或言天禍無極那有許多氣力合得他只得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亦有味又一說謂流離困苦雖苦若嗚呼而且不能則亦有死而已勢危情極故直形若至此若說沒有許多氣力去念他只得付之無可奈何反不見得他悲懼處甚可憐○故厲王三十七年國人呼王出奔遂天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聞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穆公乃與昭公行敗謂之共和共三十四年厲王死于彘乃立太子靜是為宣王此詩果言共和之時則厲王尚在故詩人追敘其事而刺之也○補處源

口此謂滅我立王乃共和以後矣然又謂告爾爰恤維爾序序則非近刺之也故朱子疑之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心宜稽考慎其相輔也○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瞻仰者以其能秉持此心周備謀度考擇其輔相必眾以為賢而後用之彼才順理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眾謀自有私見而不通眾志所以使民貽誤至于狂亂也

和謂夫禍亂之極賢者無以自存如此夫豈無所自哉亦以王用人之失當耳蓋天下治亂係宰相而任相之責在人君惟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瞻仰者為其能秉持至公之心以周備謀度而考擇其輔相必眾以為賢而後用之此所以用舍得宜賢情胥服而為民所瞻仰也若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眾謀自有私見而不通眾志是非倒置所以使民至于狂亂也何以為民

賦解其章上四句言賢君用人之公下言庸君投智之弊上段只為引起下段而點明民人之望曰惠不順者與民情相戾也不作善理解求心二句提秉心首頁下乘其虛心以周備謀度即是考與考擇又即是慎處考有辨之明意實有用之善意擇天下才任天下事而即就天下人用天下才始下文所謂考眾謀而通眾志也何言舉相者舉重而言也慎擇一相則所用無不賢天下不願其亂字最不好自善其見自私其見此所以偏聽生奸禍任成亂也是非顛倒使人自然喪其養生之心而且物極其不平之憤故曰卒狂蓋至此而序之豈不可憐矣

卷之二十六

天

賦解其章上四句言賢君用人之公下言庸君投智之弊上段只為引起下段而點明民人之望曰惠不順者與民情相戾也不作善理解求心二句提秉心首頁下乘其虛心以周備謀度即是考與考擇又即是慎處考有辨之明意實有用之善意擇天下才任天下事而即就天下人用天下才始下文所謂考眾謀而通眾志也何言舉相者舉重而言也慎擇一相則所用無不賢天下不願其亂字最不好自善其見自私其見此所以偏聽生奸禍任成亂也是非顛倒使人自然喪其養生之心而且物極其不平之憤故曰卒狂蓋至此而序之豈不可憐矣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心宜稽考慎其相輔也○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瞻仰者以其能秉持此心周備謀度考擇其輔相必眾以為賢而後用之彼才順理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眾謀自有私見而不通眾志所以使民貽誤至于狂亂也

賦解其章上四句言賢君用人之公下言庸君投智之弊上段只為引起下段而點明民人之望曰惠不順者與民情相戾也不作善理解求心二句提秉心首頁下乘其虛心以周備謀度即是考與考擇又即是慎處考有辨之明意實有用之善意擇天下才任天下事而即就天下人用天下才始下文所謂考眾謀而通眾志也何言舉相者舉重而言也慎擇一相則所用無不賢天下不願其亂字最不好自善其見自私其見此所以偏聽生奸禍任成亂也是非顛倒使人自然喪其養生之心而且物極其不平之憤故曰卒狂蓋至此而序之豈不可憐矣

賦解其章上四句言賢君用人之公下言庸君投智之弊上段只為引起下段而點明民人之望曰惠不順者與民情相戾也不作善理解求心二句提秉心首頁下乘其虛心以周備謀度即是考與考擇又即是慎處考有辨之明意實有用之善意擇天下才任天下事而即就天下人用天下才始下文所謂考眾謀而通眾志也何言舉相者舉重而言也慎擇一相則所用無不賢天下不願其亂字最不好自善其見自私其見此所以偏聽生奸禍任成亂也是非顛倒使人自然喪其養生之心而且物極其不平之憤故曰卒狂蓋至此而序之豈不可憐矣

中林有能然來多並行之鹿類聚而不相善相友而不相離物有自然
夫何為朋友者不相信而相疑不相善而相妬何處之不如也風俗之惡不亦
甚矣是以百此之時將欲進也則恐為說辭所害而不可留進也則恐為
也則又恐說辭之議其後而不敢去退亦窮也人亦有言進退難各其王今日
之謂乎君子之節一至于此誠非君之不顧致之也

【疏】此章上四句與言風俗之倫下言已處世之難此以鹿之相從于野與友
之相附于朝以人不如物為與也鹿性善交得介則相附而面其之慮慮則聚居
以聚之朋友以在朝之人言朋友之附皆由君之不吝俸米片既不以公心用
人人反亦以私心致其不相善而相妬不相信而相疑矣進退難各正承朋友
之節言其恐其說辭之及進退難也進退難各正承朋友之節言其恐其說辭
長矣之意

維此聖人墮言百里維彼愚人墮狂以言墮言不能胡斯母忘

此聖人墮言百里維彼愚人墮狂以言墮言不能胡斯母忘

【疏】為進退難言者亦不能言也知此長也何言言王墮人不能胡斯母忘
日之大月夏者皆登見而預言之蓋明見于百里之外而無道不容也維彼愚
人不知期之將至也危利交而反任以言焉今世之用事者蓋此人矣我雖
聖人亦不甘為愚人也不豈不能盡言以相正哉但王之暴虐言言為謬有謬則
殺迫辱且以日矣故我雖有欲言之心其如此長也何能言此所以不敢言也
墮言此章上四句言智愚所見之異下墮已之難于言聖人愚人俱指為臣者
雖以聖愚相較而言言者愚人一墮聖只通明之稱墮言二字中者看云亦所
見而言則無道不制即水厄之稱稱亦皆了然百里只標言其遠不惟遠也
人之言即安危利與墮其所以與物見稱稱相反墮言之言在稱事者然之
先見見之言也墮言之言在稱事已見之後按時之言也末二句言言墮言
既用榮公專利又用命至墮言以告明道墮言以目召公皆有防川之言墮言
不墮言則亦不無其意也此王之暴虐犯滅又可見矣○按周語厲王處

人勝王召人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
敢言道墮以日王言告召公曰吾能澤滂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節之也防民
之口共十防川川塞而潰傷人必多民亦知之是故為川者決之為民者
官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士獻詩賦典史獻書師讀賦賦讀誦
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諸史敬誨者又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
以事行而不怍民之有口也猶士之有山川也財用于是乎山川有原財務
沃也衣食于足乎生口之宜言也善敗于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京則用本
會者也天氏慮之于心而言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迷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
何王弗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宋李流言朝廷事變人君
好詞動聽王且以為不然及滑州兵之後與東封西視財利土木紛然者
而王且乃唯唯曰李文靖其人其文靖當時所見而言者皆後日可驗之
事也

維此聖人墮言百里維彼愚人墮狂以言墮言不能胡斯母忘

維此聖人墮言百里維彼愚人墮狂以言墮言不能胡斯母忘

【疏】此章上四句言智愚所見之異下墮已之難于言聖人愚人俱指為臣者
雖以聖愚相較而言言者愚人一墮聖只通明之稱墮言二字中者看云亦所
見而言則無道不制即水厄之稱稱亦皆了然百里只標言其遠不惟遠也
人之言即安危利與墮其所以與物見稱稱相反墮言之言在稱事者然之
先見見之言也墮言之言在稱事已見之後按時之言也末二句言言墮言
既用榮公專利又用命至墮言以告明道墮言以目召公皆有防川之言墮言
不墮言則亦不無其意也此王之暴虐犯滅又可見矣○按周語厲王處
民卒狂何相隱

大風有懷 有空天谷維此良人 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申垢

○大風之行有餘蓋多出于空谷之中以與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
爾維夫用舍失宜以致亂如此言以君子小人之難辨乎彼大風之行必有其
道蓋多出于空谷之中矣况君子小人為類不同則所行之道不各以異乎維
此良人君子人也其所行者則式穀為身于高則之風律已于高深之歸其
在君子之道如此維彼不順小人人也則所行者以中垢焉入于隱暗而不明
治于污濁而可取在小人之道又如此君子小人其道不同蓋昭然其易辨也
王何為君子而獨用小人哉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六 大風

大風有懷 有空天谷維此良人 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申垢
必小人見時之勢序而王不能然也
與也敗類猶言地族也王使食人為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
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潰耗也厲王
說榮公為良夫曰王至其將卑乎大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
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政事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商伯
之發非一日矣

爾維夫小人不可用而王用之君子不為之病乎彼大風之行則有疑矣王使
貪人為政則害利害民而敗壞善類則其害必至矣故我于王以其或能聽我
之言而對之予以使貪人之勿用而君子或可以有為也然以邪從邪則已
其非亦知其必不見聽也故但自誦其言而中心如醉者非自憤也蓋由于
不用善人惟惑于貪人是以致使其于前而加醉耳王何為不悟哉
誠解其意上二句言專利之害下言所以重已之病也與意只到收類止蓋反

與也貪人別是一路既非君子路上人如何不敗善類致類只重不貪貪
恐于用之也慈言則對非必待王問也此詩目擊時艱不勝憤憤念王若
言且將此貪人之不可用對王說一語然知其不聽言徒自憤而誰語故惟日
誦其言以如醉耳誦言猶獨語也屈原行吟澤中即是此意如醉便是性耽處
匪用其良句意是余詩之旨且結上海前序詩之意言山王之用善人而反
使我至此則時匪仍歸之王矣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爾既之陰 女反于來 赫 爾
賦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已之所言或亦有中猶曰于處而一得也之往陰
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在陰覆于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于已也張
子曰陰往告于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
爾既不見聽于君爾或見聽于友也嗟爾朋友予豈不知其理而妄作此詩
者乎蓋于處之中不無一得之想如彼飛蟲雖不能以皆得也時亦有弋而獲
之者吾言豈皆無益于聽乎故我之以是言而告女者與女之反風為治轉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六 大風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爾既之陰 女反于來 赫 爾
賦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已之所言或亦有中猶曰于處而一得也之往陰
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在陰覆于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于已也張
子曰陰往告于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
爾既不見聽于君爾或見聽于友也嗟爾朋友予豈不知其理而妄作此詩
者乎蓋于處之中不無一得之想如彼飛蟲雖不能以皆得也時亦有弋而獲
之者吾言豈皆無益于聽乎故我之以是言而告女者與女之反風為治轉
爾為爾正所以陰覆于汝也爾非惟不以為然而反來加赫赫然之怒于我也
安望其有聽言之益哉夫既不聽吾言則其致亂也有由矣
爾既之陰 女反于來 赫 爾 賦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已之所言或亦有中猶曰于處而一得也之往陰
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在陰覆于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于已也張
子曰陰往告于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
爾既不見聽于君爾或見聽于友也嗟爾朋友予豈不知其理而妄作此詩
者乎蓋于處之中不無一得之想如彼飛蟲雖不能以皆得也時亦有弋而獲
之者吾言豈皆無益于聽乎故我之以是言而告女者與女之反風為治轉

惟爾反禁加于我使我為禁。赫子正與陰子始者米小人安知已非若除。自不能不怒。此說似講不去。

民之回極職涼善背反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通職用力

賦也。職尋也。亦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諛信也。疑鄭說為得之。善背工為反覆也。克勝也。回適邪僻也。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為直諫而實善背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申請然天下之亂必有其由。而民心之邪亦有所由起。今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止者。非民自為之也。專由此人名為直諫而實善背為反覆之行。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雖害民有所不顧。是以民從之。而亂耳。又如民之邪僻而反其正者。亦非其心之本然也。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肆其邪僻之非以為道民之路。是以民從之。而邪耳。豈得歸咎于民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與下二句相對。是反覆言斯民之為非。皆由于小人也。此與

卷之二十六 大雅 三十四

下三節職字。正應第三章。生屬所謀字。民之回極言貪亂無窮極也。職涼善背名為直諫。而寔則變詐無常也。小人而反背非如鬼如城不可方物。此致亂之本原。亦小人護身之秘訣。不利如暴復傾欹以五人之力。竭人之財。皆是。必合天下之不利。始成其自利。惟求其自利。何暇顧天下之不利也。職競用力。言此輩處心積慮。立身行己。專競用力于邪僻。如中疇之為。有以導民于邪僻也。職字正與第三章無競競字。傳見君子無競。而小人職競。所以厲階之生端。在小人不在君子。既曰民之回極。由于小人。又曰民之回適。由于小人。所謂反覆其言也。上貪利故下貪亂。上下正快下同。通各自相發。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善背難曰匪予既作爾歌

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為之寇也。蓋其為信也。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工為惡言以警君子。是其色厲內荏。真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飾以為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審明。不可掩覆也。

亦為然。小人之惡不止此也。彼民之所以日趨于亂而未安定者。皆由此盜臣恣行暴虐而為之寇故耳。且是盜臣也。外為信實之行。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一反背之。則又工為惡言以警君子。是其于小人。則內合而外離。于君子。則陽與而陰排。色厲而內荏。真可謂穿窬之盜矣。且又自為文飾。以為善言之。非予言也。蓋欲推其惡以歸他人。捨其過以歸君子。殊不知我既得其情。而作汝歌。凡詭秘之狀。悉著于篇。什之中矣。豈可得而掩覆哉。是則憂亂之情。不一而足。諷之意。有加焉。伯可謂愛君愛國之至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民亂由小人下究其情之辭也。未戾四句。一氣說又究其職涼善背之情也。未戾者。即居無定。但無往騷然。不寧意。所以然者。專由盜臣竊君之權。以行寇虐。故民投亂。如此。蓋至目之為盜。而正所為自衛。悍賊者。真今之所謂民賊也。涼曰二句。正形容小人立心之險。陽既非小人。然又愛君子。如反覆君子為民不利。為回適是也。難曰。難于是。小人自解之詞。小人為難。為民寇。其中疇之情。如此。爾自以為其垢在中。可以掩飾。而以善言之。言非出自于也。爾善已作爾歌矣。作歌有形。容其情態。暴揚其事。遂意見。小人縱能掩其目。而不能逃乘乘之利也。○疏義曰。自十四章至此。又皆托為倂友相告之詞。然始則嗟嘆而貴之。其詞正中。則教其罪而斥之。其詞屬。終則暴其情狀。而究言之。其詞決斥其見用者。而用之者之罪自見矣。○朱豐城曰。厲王之亂。極矣。一言以蔽之曰。貪暴而已。惟貪也。故所用皆聚斂之臣。惟暴也。故所用皆暴虐之臣。此詩所謂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則用暴虐之証也。所謂貪人敗類。職盜為寇。則用聚斂之証也。○小雅正月。大雅桑柔。皆詩人深悲極痛之詞。故言

之長如此。然彼多憂懼。此多哀怨。則又不容不辨也。

卷之二十六 大雅 三十五

桑柔全首。通詩惟首二句是詩人之詞。下此曰。述直王之意。而為之自言。以美之也。細分之一章。言憂旱而訴于天。二章。言旱而罪于己。三章。言憂旱而懼先祖之祀。四章。言憂旱而望救于內外之諸神。五章。言憂旱而極言天與神之不吾憫也。六章。自反其事神之無聞。以見不立有此旱也。七章。是詳舉臣力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之長如此。然彼多憂懼。此多哀怨。則又不容不辨也。

以教災八章是也。臣故災而致望于天也。○釋昆湖曰：適章總是不變早之心。道心乃教天動民之心。宜王中典皆本于此。○總重為民憂。早則身自省之。意何事。今之人句是通篇大意。謂未易過其守。且民安說始轉何事句意。

傳彼靈瀆昭于天。王曰於乎。何事。今之人天降喪。亂饋饑。靡神不舉。豈愛斯牲。圭璧既卒。寔莫我聽。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遂存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靈神之玉也。卒。盡。察猶何也。○舊說以為宜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我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故作此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暗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于天之詞如此也。

申。禱。賦。自。彼。雲。漢。者。曰。災。異。之。來。乃。天。心。所。以。仁。愛。人。君。所。幸。乎。人。君。者。能。遇。災。而。懼。焉。耳。俾。彼。雲。漢。昭。回。于。天。此。無。雨。而。旱。之。徵。也。吾。王。畏。天。命。而。恐。人。窮。乃。仰。訴。于。天。曰。於。乎。今。之。人。果。何。罪。乎。天。何。為。重。降。以。喪。亂。之。災。而。飢。饉。薦。臻。

之若此也。夫國有凶荒則祭鬼神而祭之。以求消災弭禍之應。今則凡祀典所不載之鬼神靡不舉而祭之。焉。彼獲牲禮神之物也。我則隨其方面備其色。苟利于民。雖牲之多無所愛也。圭璧禮神之玉也。我則隨其方面與其用。苟利于民。雖玉之盡無所吝也。夫我之祀神如此。是今天之恤之。而免此旱災矣。何為而不我聽。而旱之卒不見。彈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旱之徵。下述王訴天之詞。言舉廢祀而無其應也。俾彼二句先提出前章的氣象。為各章早既太甚。張本。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漢者雨之精。天將雨。漢先有徵。今漢皎潔。無雨可知。王曰。二字。直管到末。此上要見宜王憂旱。意故形諸詞者如此。於乎二字。哀於惻惻。不能自已也。看何事。今之人。便見一念為民。慮引咎于已。而悲民無罪。消災弭禍之本也。天降二句。仲看即帶上句。似律。即哀亂也。靡神不舉。凡廢祀皆舉。不專指常祀言。所以求天。天也。多一祀。則多一牲。故牲靡愛。多一祀。則多一玉。故玉既卒。牲各隨其方位之也。圭璧亦天地四方各異。莫我聽。謂天不以盡祀禮而回災變也。此非

行天終已若之何。而天莫之為。隱然有引罪。嗚呼。感在。莫嗚。即天不降雨之。○曹氏曰。雲漢起于東方。經尾箕之間。西南向。南行至七尾南而沒。此其回旋之。○靡神不舉。如周禮大司徒。以荒改十二。聚。再。十。一。曰。春。鬼。神。正。是。此。○周禮春官大司馬。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黃璜禮北方。

早既大。其。禮。隆。禮。不。珍。禮。祀。自。郊。徂。宮。上下奠。靡神不宗。后稷不克。帝不臨。中。反。耗。殺。下。上。率。下。我。躬。

賦也。豐隆降。盛也。此。禮。隆。也。珍。絕也。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其。禮。祭。其。物。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親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毀。敗。丁。常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數。下。土。寧。使。我。當。我。身。也。亦。通。

于。神。凡。可以。祀。祀。者。皆。未。嘗。祀。之。自。郊。而。天。地。以。至。宮。而。宗。廟。或。上。而。祭。天。或。下。而。祭。地。或。左。或。右。或。其。禮。或。祭。畢。而。瘞。其。物。蓋。無。有。神。而。不。振。其。尊。祭。之。道。矣。然。宮。之。神。莫。尊。于。后。稷。雖。未。嘗。不。吾。享。也。而。力。又。不。足。以。勝。災。郊。之。神。莫。尊。于。土。帝。力。固。足以。勝。災。也。而。又。不。吾。享。如。是。則。禮。隆。之。早。卒。不。可。弭。但。見。其。耗。毀。于。下。土。矣。然。然。變。不。虛。生。惟。人。所。召。意。者。我。有。以。致。之。也。不。然。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哉。

疏解此章上六句言過災而福祀于神。下因其不應而歸咎于躬也。每章必曰。早既大。其見王憂旱之心。無刻不在。念頭上。迤。是。著。積。隆。是。克。盛。皆。指。禮。隆。之。然。言。謂。其。氣。節。結。結。九。積。而。不。解。也。不。存。者。言。以。次。而。舉。相。繼。不。絕。兩。方。祭。此。而。復。祭。彼。耳。自。郊。祀。天。地。以。至。廟。祀。先。王。而。凡。自。天。以。下。白。地。而。上。皆。祭。其。真。祭。之。禮。而。靡。神。不。宗。正。見。不。存。處。若。后。稷。上。帝。又。自。聖。神。中。舉。其。至。親。至。尊。者。以。該。其。餘。是。方。祭。而。其。禮。謂。置。之。于。地。是。祭。畢。而。瘞。其。物。謂。埋。之。于。土。上。俾。廢。祀。而。祭。之。故。曰。此。就。所。當。祀。而。祭。之。故。曰。宗。教。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堪。顧。而。力。位。不。逮。也。臨。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臨。見。至。尊。而。祭。禮。在

群也字丁我躬有辭自責言此早災向所未有何以適當此時意我亦有以致之不可徑作怨望語或說字丁我躬朱注後解為其如唐太宗祭魏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介之宗介我之屬而文公祈雨言神曰百姓可食宜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非謂早既大甚則非人力所能支不可推而去矣我遇此之災必欲乎其對恐難乘乎其甚危其有如雷而雷之震動于上而不取自安也所以然者我

此早災不惟害及于民而使我身亦不見遺也胡得不被被棄棄而相與乎哉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其若者乃宗社所倚賴之身也吾身不見則宗社之祀自此而滅矣使君

之之何而不畏哉

感此上四句是皇早而懼之深下極言其禍之可懼也其不可推言天威之至非人力所能支與欲推之而去而不得是以疏乘如此疏乘即下相與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賦也沮止也 賦也沮止也 賦也沮止也 賦也沮止也 賦也沮止也

明謂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之而使此災當此之時 明謂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之而使此災當此之時

感者亦胡寧忍于遭此之禍而不見救也哉

所當舉者已盡力為之而此災竟不可沮也 所當舉者已盡力為之而此災竟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一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一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一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皇既大甚則不可沮也

高僧早修太甚在山者則森然而無木在川者則濇然而無水矣且早修之勢
方壯為星而耀之勢如燄焉如焚焉甚可畏也故我心懼星爨之于心有如
火之熾灼其將何以自解乎故早修必先正吾身有以告之因彼彼之吾聞也
與未告之先早修是焉既告之後早修是焉是不惟不我助而且不我聞矣
天上帝乃司趨避之權者也又何為不使逃避而去而坐此患也哉

既此章上二句極言災之可畏下是致答于天也首四句一氣說不可以早
之太甚由于上之為慮作推原意言山川已為其土而早修方且肆虐如燄如
焚其猛烈至此及者受其禍同莫施也後焚燄皆從火早如燄早如焚而心知
重則早修太甚而早修者亦焚中燄矣正字法相處處尊公先正人應也其
早依以四顧之不我聞若不聞我之憂也此二句特以起末二句上帝尊
有權故曰俾早修我避謂得避而去則免人不能避如何可算當與不能當
意同鹿野云避去字活說不必泥去位言標是此要見自責意若作怨天便不
靈矣此承上文言父母先驅既不知避矣然制吾之命者天也故又望教于

卷之二十六 大章

天宗與我無異而我不與天也又甚于不助也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
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如風名曰魁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早母過
者得之投淵中即死早災消此言早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生于南方可為人
所執獲也

早既大甚隨勉長去胡寧麻藉我以早惜七卷不知其故新年孔風方社不與
吳天上帝則不我虞其其敬恭明神宥無悔怒

風也尾勉長去出無所之也病憊憊也新年五春祈發于上帝孟冬祈來年
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虞虞悔也言大曾不我虞之心如我
之敬事明神宥可以無恨怒也
中篇早既去甚吾非不欲去而避之但我以身係天下之重而出無所之故
勉長勉而不敢去耳然愛不虛生必有其故天胡病我以早而至于此哉反而
求之曾不知其故焉意者以我新年不早而然歟我則于農之始耕也先祈較
于上帝敬之方禱也爾爾來年于天宗禱亦孔願矣以為方禱成與而然歟

我則于禾稼之方登也即祭四方以報其成物之功于農之始即也即祭土宗
以報其生物之功方社亦不莫矣夫我之自反初無致災之失而吳天上帝曾
不度我之心何美其使求之事神不憚則恨怒于我者宜也如我之敬恭明神
宜可以無悔怒矣今乃難我以早此吾之自反而不得其故也

疏此章上二句言災不可逃下則自反無致災之道也隨勉句即領上字俾
我速求言民命方急當隨勉以救之有畏懼而不放去者此畏字即上胡不相
畏畏字亦章句助諸皆正應勉畏去之意胡寧麻藉二句亦非怨天乃許天而
自責之詞也新年以下正發明胡寧之意新年句是祈方社何是報俱是常祭
孟春是正祈孟冬是祈祈皆在祈故曰孔風謂有先事之戒也方以報生萬
物社以報成萬物報皆在後故曰不莫謂無後時之怨也二句俾敬恭明神皆
見自反無致之意不我虞不度我奉祭之心也悔怒指早就天言宜無二字有
味宜無而不無必有其故矣正打轉磨不知其故句此與孟子我胡力耕田數
語略相似○謝靈運曰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為民慮豫之方納預祈來年于
天宗農之始耕先祈發于上帝春祈社稷已願自發之堅實秋報社稷又瀾
虞之豐登所謂孔風不莫也

卷之二十六 大章

早既大甚散無紀勸諸庶正我哉蒙宰叶馬師氏膺夫左右叶反靡
人不周無不能止靡叶吳天云如何里

風心友紀猶言網紀也或曰友徒作有勸勞也庶正蒙官之長也疾病也蒙宰
又蒙長之長也極馬蒙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膺夫蒙食之官也歲凶
宰蒙不登則極馬不秣師氏強其兵馳道不除祭祀不饗膺夫微勝左右有而
不飲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周報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背一人不周救百
姓者無有自責不能而遂止不為也里愛也與漢書無便之偃同勸之意也
中篇早既大甚則早以受早廢事而朝廷之上皆已散亂無復有紀之存
矣彼庶正者蒙官之長吾所賴以保九牧而早兆民者也今也奔走于疆陲之
候蒙亦甚矣勸我我庶正乎蒙宰者蒙長之長吾所賴以統百官而均四海
者也今州帥勞于雲漢之賦而遠拜亦甚矣我蒙我蒙宰乎馬師氏膺夫之馬政

師氏以兵守王門者今則或廢而不陳或陳而不能安其職矣曆大

王之改食左右俱王之侍御者也今則或廢而不陳或陳而不能安其職矣

矣是上自庶正下及左右無一一人不崩教百姓者無有一人敢自言不能而

遂正不為者夫以在近之臣皆為早而深自貶損如此其志亦可哀矣聽彼見

天變不為我一人恤獨不為我諸臣恤予何為使我終然無所聊賴之若此

也

此章上八句言其臣教早之同下則致望于天之詞也詞延聯事上下相

同的此句而故口友祀友者言相聯也言早性德不能修條理有整頓

則勿手也耳其大潤如何亂得下七句正友記之敬處聽是教早而訂處之窮

故其我早而形客之病庶正策幸其責尤重故特下約廣成欲下明乎後職名

而以庶人二句得之注不殊者不以票食馬也馳其兵者廢其兵不用也不降

者天子所馳之道不掃治也不獲者不作樂也職勝者職勝不供大牢也左右

布而不修者諸臣布列于位者不今有所修造也粉茨等只說得無友紀其致

事者止在勝人不朋處無不能止謂聖臣約躬者無行日人不能勝天而聽

止不為者上句有同心意下句有盡心意勝印二句蓋又呼天而訴之言其如

我之憂何也此亦人聯朋友本之意里字証解等字又云聯朝之意二意合

看

卷之二十六

大

聖

瞻印昊天有嘒其星夫君子昭假無疆大命近止無棄而成何求為我

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早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嗟然之明星未有雨也
也然望雨臣窮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
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格者而終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
樂正也予是謂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予子曰不敢斥
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
即讀夫聖臣之助我救旱者已至而我之所以求助于聖臣者尤未已矣歷代
聖天以望雨則有嗟然之明星且未有雨故矣凡爾大夫君子其精誠助我

聖格于天者已無過條力矣然以無條力而白息則不可也誰今死亡將近而

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格者而修之庶幾天變交可回也然此豈能

為我之一身已哉蓋久旱而民不寧非惟吾身不獲安之休而庶正之不獲

安定也亦已甚矣故今日昭格于天以為拜旱之符首固

爾之舉正三言高臣可不各盡其責而勉以成功乎聽彼昊天以庶民為心者

也不知何時惠我以安寧更早也無禮處之災下土無耗費之患安及于民矣

于予計而又安及于庶正也哉此詞我之深望于天也夫吾王訴天之詞如此

則其天慈人之意其切而所以撥亂及正者有棧矣此正化之所以復行也

詞則此章上二句言天變之不可回下致勉于人而望惠于天也兩言瞻印吳

天肯極勢迫想見宜王之勤懇明星夜見依然雲漢之昭則要首有字所有者

惟其嗟然之見用所無者是沛然之雨意在言表大夫君子即上庶正等官

設只是祈求請禱無絲是不遺餘力仰上庸人二句意大命二句言雖死亡將

近方無知之何而益求所以昭格不可遂其前勞也定來正聖安民說恭

氏爾未有民不享而庶官定者也此亦甚妙蓋臣以安民為心應敏于昭格則庶

人事以回天變則民安民安則非獨人君安定而諸臣亦可以持粉茨之勞也

卷之二十六

大

聖

故曰以庶正陽言其長其德也易惠其字時指雨說若有不容絕望而又
不敢期必者然言不知何時惠我以安寧使萬民慶于野而百工慶于朝也不
可露出以雨字○陳思生曰慶早而雨而通詩不露一雨字殊有深旨蓋詩者
須對前章有同章是感傷然慶堂不言及雨王其憂之深也○李氏云宜王之
要約然呼引格之意若有所以致之而然勿作怨望以氣○李氏云宜王之
早告于天又告于父母先祖又告于百官以見情之切念之深也○朱體按
曰予神靈洵見宜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報隆之氣沛樂裕
之效者乃曰以終外所感中興之業自雲漢一念甚之也○水旱上之患為海
被之災然銷之則在乎人焉系扶一枵大雨下里天人之相感也如此今宜王
便突修政而聖臣又能以上之心為心空其反雲漢之災成中興之業後世有
遇旱者既不能以自修乃曰天其以乾封乎嗚呼其有愧于宜王多矣○李

山曰春秋傳宋大夫公子無忌對神戰而或孫遠曰是左為君右為臣之
心宜王之受民也此能不中與乎○呂東萊曰宜王下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
大雅如平其漢言其心也無是心矣有是功也○孫顯則云漢乃他人建立王
之禮然言已處太少曰然

雲漢八章章十句

終高章全首○通詩以世其功為至功在維周三句見未章中伯之約來思且
宜又其五功之本操此二句止與維周三句有極見分封以實對而非徒以
親親也言之首章東其功業之盛為封謝崇本也二章道其封謝之意三章
述其封謝之命四章言封謝之禮五章言封謝之期六章言封謝之也六
章代之而述于行七章道其人謝之事八章道其作詩之意○是詩自六
章以上言敘其降生之異功業之盛言領之序言領之禮而未及也
言其于日有此後足以當此敘者而今日贈之不先述文也○大曰親是侯
始為王右之私思以親受命亦非中伯之休美故特備錄其質至商注王心與
商注王心與

高維維極于天月反維維降神生甫及申維甫及甫維周之翰于反四
國于維反四方于宣

賦也山大而高曰崇山之尊者東岳南嶽西嶽北嶽是也駿大也甫南侯也
即得王時作呂刑者以曰此是宜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伯也皆
著姓之國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方惟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而侯申伯實能為周之賴賴屏蔽而宜其
德澤于天下也申伯之先神殷之後為周之賴賴屏蔽而宜其
之祭能修其職俟神享之故此詩惟本中伯之所以生以為降神而為之也
申伯之封謝也我將何以贈之而華其行乎故採高維維而而且大則峻極于
天焉其山高則其神必靈矣經此換山之神扶與清淑之氣而極不能曰於也

而濟之于人文功傳神積之餘異物不能備富也而鋪之為蒙解前平穆王則
有南侯是天下名世之士也其岳神之始降乎後乎今王剛有申伯亦天下名
世之士也其岳神之再降乎維此申伯及彼南侯其生也既有別自則其出也
必有所為以之夾輔王室也則能尊朝廷固根本而鎮定之功懸也不為維周
之翰乎以之德領諸侯也則能杜外患禦外侮而保障之輔者也不為四國之
藩乎以之經營四方也則未行德意宜昭無外而德澤布于天下也四方不于
宜乎夫中伯降生之異而功業之隆與甫侯並著如此是固分封之典所由起
也

通解此章上四句言降生之異下言功業之隆重功業上降生之異特推本古
之耳天極則山靈山高則神聚故神靈和氣物產不足以當之也特發而為人
文而生不足以盡之也再降而為中伯生甫及申見詩意已露于前而至此大
邊發于申也并舉甫侯者以其先俱出四岳且俱委姓也申侯固以其為方伯
故謂之申伯上及字下及也以世言下及字上及也以功言俱以申伯作至要
見與古人濟美意所以王室言輔者夾輔之而為舊章之佐四國以諸侯言者
若保釐之使大小無相侵之虞四方以百姓言其者通之使遠近無不獲安之
澤作也然之功說蓋申伯人為卿士出為方伯故有此功業正是封謝康本○
爾雅在岳宗太山也霍仰天柱山華陰山恒常山也○毛傳堯之時姜氏為
四伯掌四岳之祭述諸侯之職受四岳卿士之掌四時者也因王方岳是符之
事歷虞夏商世有國十周之甫中齊許皆其苗裔南侯相穆王調受頤刑姜氏
俱出四岳故連言之○三百篇中最善作大文字者莫如尹吉甫美山甫則原
其生德于天送申伯則推其降神于岳濟南論詩云起何好難得一詩得如此
好起句故洋洋大篇通體皆然

王命召伯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于謝南國是式

賦也其意強勉之類維維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
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式使諸侯以為法也召伯召穆公虎也成也世執其

功言使申伯復世常守其功也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

申伯以王者分封之與言之者查然忠勤之申伯其先世德領諸侯為人之夫式舊矣王以其先烈之不可不紹也則命其繼先祖之武功而對于諸侯以其舊節之不足以容也故命其去申邑之舊都而居于謝邑其所封之國豈止為申伯一身謀哉誠以南方諸侯地險德薄莫能相尚也故命申伯建國都于謝使自庶正而方伯而進帥皆有所依而南國之諸侯人人皆申伯焉其所任者不亦重哉然既欲封之而不前定其宅不可也王乃命召伯謀野經營定申伯之宅相其原隰流為朝諸為市而前後之相望為城郭為郭而城郭之相安所以封國者豈止為申伯一時謀哉蓋以申伯體勢不重不足以垂後裔也故欲成是南邦之功使自一世而自世百世而萬世皆有所持守而後世之子孫世世如申伯焉其所遺者不亦遠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德先而示法于人見分封之意重下言成邑而垂裕于後見作封之意遠然兩意不可對看只顧文說下查查者言申伯之為人風焉與

卷之二十六 大華

聖

夜焉發而風夜之隱其其事甚重也思祖補過而進退之廉退也然此二字輕看只是贊嘆呼起之詞總領諸侯乃申伯先世事故曰新楚邑于謝乃加地遷律之實也孔疏杜預云申伯在南陽宛縣是在謝邑之南後漢地理志云謝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五里申湖其地相近疏曰南陽湖湖旁諸國是式使南國諸侯在其統領中者皆以屏翰審宜為式也式正釋中事召伯為司空之重見鄭重其事意定以經管言登以成說言宅指宗廟宮室城郭之類其功即歸著官之功也蓋申伯之功大矣召伯之功成則世稱家功之典而申伯之子孫世守其功常領方伯意王續之事世執其功兩意相用蓋世世常守其功則世世無事于無窮矣○此章但見述其事而推分封之意如此則王命之詞也○申之始封也式是南邦迨其季也遷居于東土所為世執者安在哉以封之要而卒官侯九男侯世五侯四將軍卒葬漆縣謂其高世厚之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外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微申伯土田以申伯傳御遷其私人

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為一也鄭氏曰庸功也為國以起其功也微定其疆界正其賦稅也傳御申伯家比之長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傳蓋古制如此

申伯之居于天子之謝也○其命事為甚詳也王命申伯欲使為法于南國之諸侯故因謝人之眾可為南邦之重鎮乃設都于謝而遷城郭使之統紀謝人而衣正南服焉然城邑之營已定宅身之地土田不微孰為經費之供王又命召伯微申伯之土田定其疆界正其賦稅而釋養之富經國之衝皆有所自出之地矣抑私人不遠難遂燕居之樂王又命傳御遷其私人而室厥妻孥兄弟婚嫁皆得以遂無遠之顧矣私人不以煩召伯細事非大臣所宜傳御必命于吾王切切之情猶一體王于申伯又何委之重而待之則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述王命以分封之意下是別具分封之務式是南邦即上南因是式因是二句即上于邑于謝但上連王之意此則連王之命耳王方以式是南邦使伯而有體勢不重不足以鎮壓南服故表裏江淮控帶荆徐因謝作庸楚宛之庸楚表此重重國意勿單指作城看王命四句分二事平封微土田以供養食遷私人以遷室家亦分封之制宜爾但下王命上見其辭直而王厥以一一中命總為式是南邦微土田王者之大法故命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命傳御只履是其所此命非命詞也○因謝人以作庸只是言其民居稠密為一方重鎮所以建國于此○按眾註詳臣無所取法則乖故使之式南邦也下民無所統攝則亂故作庸以統謝人也式是句以統諸侯言因是二句以徒民人言○謝山由漢以來功臣賜田地者多矣未聞天子命元勳重德董其事者定申伯宅微申伯土田皆曰王命召伯蓋申伯必有非常之功惜經史不載也

卷之二十六 大華

聖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微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親親王錫申伯四牡騶駒

賦也微始作也親親親親驥驥壯壯灑灑光明貌

非召伯之所營乎。彼城郭所以為國家之固也。則其功始作。而豈然為新邑之觀。衰廟所以懷祖考之神也。則其功既成。而豈然有添廣之美。夫厥功告成。則申伯之往。謂有日矣。王于是錫申伯以就國之儀。有四牡以駕車也。可謂驛而壯矣。有鈞府以飾馬也。則濯灑而光明。澤威辨而物采彰。其禮遇之隆。何如哉。疏解此章上五句是成封國之功。下是錫之以就封之儀也。功就已成者。言下文賦頌便是。以申伯言者。所封之人。則國無城。今則上之。言曰有假非未就之說。城方始作。則已有成。亦言建先宗廟之意。申伯之功。不止城與廟也。然城以衛民。廟以奉先。保民安國之先務。皆申伯之功。申伯之功。非如原隰既平。深流既清之類是也。召伯以此功告成于王。則謂人有庸。而邦可登。申伯之就封。有日矣。故錫之車馬。以華其行。四牡以駕車。鈞府以飾馬。俱以諸侯儀衛。按申車金路。鈞鈿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四牡云云。彰異也。故下章首二句。各其事而復言之。此已錫之不作。預備看。○此總言諸功。或以起

詩經卷之二十六 大雅 申伯 申伯之詩 申伯之詩 申伯之詩

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近游也。申伯夫既錫之矣。王于是遂遣申伯以行。懸命車之軌。結乘馬之綽。而就國之儀備矣。乃從而告之曰。今日之域中。皆我開之天下。非無可以封元舅而必于謂也。但表實按職方之圖。以選擇諸居之地。其山水之秀。其土田之饒。其人又美盛而易于弘化。其風氣與俱。而利乎滋。天下莫有如南土者。蓋非是無以展爾猷。亦非是無以副予心也。然而封國之儀。不惟錫之土。以作一方之保障。必且錫之圭。以垂百代之榮。封表之千萬。既不受尺寸之土。則以兩厓亦何愛尺寸之圭。不以作兩寶。且封諸維。王朝之特恩。而保障則侯國之常事。王躬往矣。復何言哉。尚其盡修屏翰之功。以善蕃宣之烈。予以保法。南土于無虞。而便九重無南顧之憂。斯可也。是王遣申伯而委任之重。又如此。疏解此章上六句。示以封國之意。下七句。明以保國之功。路車乘馬。只將上文衍

誤蓋上既錫之。而此則遣之。非加錫之謂。下四句。是詩人述王告申伯之詞。皆以起下保封之意。我圖二句。見形勝得邑之雄。惟南土。而兩厓之。亦莫如南土。土地人民之盛。惟南土。而世功之執。亦莫如由土。亦介圭。即諸侯之圭。上可合瑞于天子。下可布信于友邦。故曰爾寶。錫圭與分土。不乎。蓋既與之以國。則當與之以守國之器也。爾王之曰。說矣。無干。美氏生宜。王故申伯為王舅。往近二句。言王舅。今特以往。尚其體鄭重分封之意。而以昔日稱蕃宣之功。益修之。下候國以保南土。為王朝巨鎮。意非但申伯自保。國云耳。此詩人述王者之意。一私歸重在此。○孔疏。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日。瑞。神日。器。符信也。堯典云。瑞五瑞。即五等諸侯之圭。璧也。○呂記。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介圭人親。則當時諸侯。瑞圭。蓋介之為言。大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按考工記。桓圭九寸。公守之。信圭八寸。侯守之。躬圭七寸。伯守之。則足圭也。其信圭。其

詩經卷之二十六 大雅 申伯 申伯之詩 申伯之詩 申伯之詩

申伯伯既承王命之遣。遂為信通之行。王乃親親之思。而使之于。申之地既後之。由是申伯指南土以言。蓋謂已而美歸。非若向者之數留。欲行兩屢不果矣。然使委積不備。亦何以速其行。不知王之待申伯也。慮無不用。故其命召伯也。事無不預。蓋于定宅之役。則已命之。其土疆之。以時其。道路之。使虛市之。積可為止宿之。故申伯在途。得以式。蓋其行。也。其使送之。而供德之。預如此。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及時致餞。而有以果其行。下是先時致餞。而有以。其行。正對致留行。若王以親親之情。不可以速。致留之。其行。不

信通而後行。則于謂而誠歸矣。信過誠歸，只是

與果于行矣。非是因其信過而後之也。自猶道中

周而中伯往辭焉。故有郡之使。既使之復返于

之不能舍伯。伯亦不能舍王。有勢不得已。故繼

之意。王命以下。又追言中伯未行之先。王已使召伯

伯既行上下各自閉。猶士與與土田不同。是非其

之規。此是取什一之賦以供僕。以為路費也。至在

道而言見道路中無留幣。非速其行也。○按周幣地

里有餘。盛有飲食三十里。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

結有宿。以上由命而錫。由錫而道。由道而饋。由饋

而伯番。○以上由命而錫。由錫而道。由道而饋。由饋

而伯番。○以上由命而錫。由錫而道。由道而饋。由饋

而伯番。○以上由命而錫。由錫而道。由道而饋。由饋

而伯番。○以上由命而錫。由錫而道。由道而饋。由饋

而伯番。○以上由命而錫。由錫而道。由道而饋。由饋

而伯番。○以上由命而錫。由錫而道。由道而饋。由饋

而伯番。○以上由命而錫。由錫而道。由道而饋。由饋

而伯番。○以上由命而錫。由錫而道。由道而饋。由饋

而伯番。○以上由命而錫。由錫而道。由道而饋。由饋

而伯番。○以上由命而錫。由錫而道。由道而饋。由饋

而伯番。○以上由命而錫。由錫而道。由道而饋。由饋

而伯番。○以上由命而錫。由錫而道。由道而饋。由饋

而伯番。○以上由命而錫。由錫而道。由道而饋。由饋

卷之二十六

日女今有長輪矣。元長意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為法也。或曰申伯能以

文王武王為法也。

申謂申也。而申謂也。何如惟此申伯。番番然武勇。足以廣鎮定南服之者。既入

于諸邑而從行之。聚為徒行者為御車者。唯唯然而盛焉。我周邦之人。見伯之

就封。感其相謂曰。幸師以侯。為蕃衛。侯國以得人為重。今申伯封。則必

能樹一方之巨擘。而內可恃以無恐。故今有良醫矣。夫則人以良醫而預醫之

何。能蓋不願哉。此申伯也。為王元舅。才華文武。凡精神之士。皆法其文。亦習之

士。皆法其武。是頑也。重也。已試于平日。故周人因其入。而喜之也。所謂式是

南邦。而國是保者。可無負王之命矣。分封之意。豈徒然哉。

疏解此章上五句。是就封而有以慰乎人。下是章足足以法乎人。然須一直說

下。便是預道之言。首三句。皆精神奮發。風采振奮之意。人者自此而入。于

彼。非已到于謝也。從御何。致其從行之有。此僕耳。周邦。指京師之人言。此二句

是謂人只就其行氣。其慶而回謂也。良帥上稱周之說。非謂人入入入

而遂有長輪之喜者。以平日奢宜。雖輪卜之也。天下以京師為根本。京師以朝

國為藩。而藩固得人。根本所由固也。故喜之。周邦。則南土之人。喜可也。其不

顯句。是呼起之詞。元舅二句。勿以親賢平看。重文武是意。上言文武之士。皆以

為法。周人喜其有良醫者。此也。○番番五句。暗應保南土。下顯三句。暗應武

南國。意。○或謂以申伯之親王之心。首宜。前樞要。而回朝南服之地。其不知

中典之功。未立。所登者在王。朝故。周公作輔。召虎。觀。而申伯亦既。王。室。後

先其。開古賢左。其。濟。固。事。不。以。官。掖。之。嫌。自。引。中。典。之。功。既。立。所。憂。者。在

方。鎮。故。韓。侯。長。北。都。山。甫。城。東。方。而。申。伯。亦。徒。封。大。藩。總。領。岳。職。在。內。在。外。無

不。適。通。不。以。威。屬。之。重。或。留。也。

申伯之德。且直。此。此。萬。邦。謂。于。四。國。通。反。吉。甫。作。爾。其。詩。孔。碩。其。風

肆。好。以。昭。申。伯。其。詩。孔。碩。二。句。字。句。通。

賦。也。接。洽。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誦。工。師。所。誦。之。辭。也。碩。大。風。聲。肆。也。

非。且。申。伯。之。賢。不。止。此。也。維。此。申。伯。之。德。剛。柔。相。濟。中。正。不。偏。不。惟。柔。惠。而

剛。柔。德。之。美。又。且。直。而。信。剛。德。之。中。誠。天。下。之。全。也。以。是。德。而。施。之。于。治

則。極。其。真。邪。而。無。殺。制。取。之。有。道。矣。以。是。德。而。播。之。為。卷。周。于。四。國。而。仁。聲

遠。周。之。耶。宜。矣。有。此。德。業。開。望。之。隆。而。庸。足。分。封。之。禮。則。今。日。之。行。可。無。言。以

贈。之。乎。吉。甫。以。贊。友。之。情。于。其。極。高。之。福。作。為。誦。之。詞。為。詩。則。降。生。之。與。德

業。之。慶。重。遇。之。厚。無。不。備。載。于。其。中。其。詩。則。孔。碩。也。誦。之。聲。為。風。則。一。唱。三。嘆

意味。深。長。足以。感。人。而。動。物。其。風。則。肆。行。也。以。是。詩。也。與。是。風。也。以。之。贈。乎。申

伯。則。彼。之。受。也。無。愧。已。我。之。贈。也。無。詞。誠。足。以。華。其。行。矣。叮。非。申。伯。之。賢。無

以。當。吉。甫。之。誦。非。吉。甫。之。誦。無。以。彰。申。伯。之。賢。中。典。之。德。業。文。章。不。于。是。可。見

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美其德業之隆。下表已贈言之禮也。柔惠是柔德之善且又

是剛德之善。剛柔相濟。則德行不至于峻。峻行不至于沈。味一旦。字見相濟

之美。揀詞強則始以剛。弱則善以柔也。剛者傾德而顯其仁。柔者傾德而顯其

承德來。以上大概自其為卿士時。樹立如此。即首章輪義宜也。作福指全詩

卷之二十六

謝詩也。維此申伯。德剛柔相濟。中正不偏。不惟柔惠而

剛。柔。德。之。美。又。且。直。而。信。剛。德。之。中。誠。天。下。之。全。也。以。是。德。而。施。之。于。治

則。極。其。真。邪。而。無。殺。制。取。之。有。道。矣。以。是。德。而。播。之。為。卷。周。于。四。國。而。仁。聲

遠。周。之。耶。宜。矣。有。此。德。業。開。望。之。隆。而。庸。足。分。封。之。禮。則。今。日。之。行。可。無。言。以

贈。之。乎。吉。甫。以。贊。友。之。情。于。其。極。高。之。福。作。為。誦。之。詞。為。詩。則。降。生。之。與。德

業。之。慶。重。遇。之。厚。無。不。備。載。于。其。中。其。詩。則。孔。碩。也。誦。之。聲。為。風。則。一。唱。三。嘆

意味。深。長。足以。感。人。而。動。物。其。風。則。肆。行。也。以。是。詩。也。與。是。風。也。以。之。贈。乎。申

伯。則。彼。之。受。也。無。愧。已。我。之。贈。也。無。詞。誠。足。以。華。其。行。矣。叮。非。申。伯。之。賢。無

以。當。吉。甫。之。誦。非。吉。甫。之。誦。無。以。彰。申。伯。之。賢。中。典。之。德。業。文。章。不。于。是。可。見

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美其德業之隆。下表已贈言之禮也。柔惠是柔德之善且又

是剛德之善。剛柔相濟。則德行不至于峻。峻行不至于沈。味一旦。字見相濟

之美。揀詞強則始以剛。弱則善以柔也。剛者傾德而顯其仁。柔者傾德而顯其

承德來。以上大概自其為卿士時。樹立如此。即首章輪義宜也。作福指全詩

言述于言為詩歌于工為誦形諸味歌足以感人則為風使其人本不足美而
想為鐘張揚厲雖有善作者能使之預且好乎惟中伯之生與位皆約素情
絕人故詞之所敘氣象宏博聲之所咏意味深長而聲必視其詞詩詞則風
好有餘音者矣此皆中伯德業所自致原非自誇其能詩以贈中伯見所言皆
是實事作者不為溢美而受者足以當之也○染直二字對惠所以足其柔也
柔不替惠而且直一句有三折○顧麟士曰誦詩風三字變文相足究竟則總
一詩耳然風字訓聲却妙語若自贊者昔人謂吾為碑銘多矣皆有德惟那
有道無愧亦是此意○宜王之待元舅可謂有禮且有法矣極其恩寵禮也
而不使與政者法也漢文帝待薄躬厚矣唐太宗之待長孫無忌厚矣而委之
以權實後世之待戚戚如宜者可以為法矣○外戚預政因既病矣而自全者
少彼世孫大雅之美推恩易氏雖以馬師之賢猶不無專權况榮實輩乎故宜
外而不宜內亦事勢使然也○管諸戎中其為于母家一也而一與焉一則焉
則以宜王親親平王忘仇也後世如五侯之濫觴而諛臣且謂大臣有申伯之
忠則所矣矣

崧高八章章八句

蒸民章全音○此詩因山南城齊而每懷靡及故作詩述之在六章分上足推山
南降生之異而叙其德職之全末二章言山南城齊之事而及已斯行之意然
言降生之異者乃舉德職職本也言德職之全者又為城齊之命必兩張本
以慰其不及之懷也作詩之本意正為此耳全詩重德上析言之一章言山南
之生出于天二章言其德之全三章言其職之備四章言畫職以見其舉德五
章言其全此德以待物六章言其全此德以事君正是山南異于凡民以終首
章之意七章八章言山南遠行之懷故作詩以慰之也○當時山南為王朝重
臣所以保王躬而補王闕者一旦出而城于齊雖是賦政于外將奉王命處
然王躬誰保乎王圖誰補乎况以大臣而城齊則侯國之勢愈重而京師之勢
漸輕此仲山甫所以不懷也此詩定有微情不可作褒獎之詞看去○天生山
南以保茲天子山甫為天以保王躬此正兩下大關鍵處而其事一人補兼則

者王所以保之也末章之懷正從此發歟○保王躬是山南專職城齊是直王
夫者未懷慰心是吉甫御言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

王命獎侯仲山甫崇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生蒸民有是物必
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
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親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
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而況天之監視有則能以昭明之
德感格于下故保佑之而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所以鍾其秀氣而全
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
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
言深矣讀者其致思焉

卷之二十六

甲據賦天生蒸民者曰人臣必稟受之陰德職之備者而後可以為立功之
我山南之賦齊何如哉彼天之生衆庶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有是形器之物必
有是德德之則則之所在乃人心不易之理非民所秉執之常性乎性既善
則情亦善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美之德者天之生民其善如此况賢人之在
不尤異乎人乎蓋上天賦視有則見其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是以冥冥之
中保茲天子而為之生賢佐曰仲山甫者以為之輔焉是山南之生天為聖天
子而生也則所以鍾其秀氣全其美德者又豈特如凡民已哉
疏經此章止四句言天之生民皆善下言天生賢佐之尤善也意重在下辰天
生蒸民二句謂天之所賦形具而理亦具其之秉彝二句謂人之所秉性善而
情亦善天所賦謂人所稟謂理此理得之已謂德其定一而已則善準理之
精一定而不可易也發而常秉準然一理具于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惟其
有此故于秉德無不知好之者天監有則謂上天之明命有以視乎下也昭假
于下謂宜王之明德有以格于天也明德就宜王身心上說此二句正是保茲

二句之由惟天子有昭明之德故上天有保佑之命惟上天有保佑之命故賢
佐無華美之德蓋山甫之生為保天子而生者豈特如其所以生庶民者哉天
性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其氣質之獨厚者乃賢哲之所以異于人也生
山甫中則舍物則意在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粹氣其關于國家盛衰
之數良非偶然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今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方天子是若明命
使賦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
力勉若願賦布也○東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
謂之柔嘉矣今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方言其
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彰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
之德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今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方天子是若明命
使賦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今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方天子是若明命
使賦

心不流于畏惡正是維則處此表裏上言式是用心考古而件件依法力
是加意進修而法步循規矩式即維則之則從俗遵帝典次若王讓上言不可
看作靜生語威儀與上令儀不同上是以外對內而言其所已能下是以行對
知而言其所用力然亦大略言其著力處非是始學工夫是若參贊編撰能當
上意不是曲意徇君賦者宜布德意數明聲教之謂使賦是山甫使王命之賦
非天子使山甫賦之也非一德之潛孚然莫何以順天子之德心非一德之
量惟行何以布天子之德意須體認德字勿直做事業必以事業徵之者謂其
德非有體而無用總見其凡民處○制稿士云上四句就其已然者言五六
句則因造語而推之于工夫七八又因事業以著其本體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矜式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馨吉賦政子外四
方委發

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然則仲山甫蓋以家宰兼大
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與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駭舌所以出言也發
發而應之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
典司政本出則經綏四方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仲山甫之職既全矣而職亦備焉以仲山甫之職言之但見王命仲山甫若曰柔
嘉維則百官以掌邦治是諸侯之忠順係之也汝其式是百辟以總領諸侯
可為太保之職陳道義以保王躬是君德之成就係之也汝其矜式祖考以輔
養君德可為至干讓治所關甚重出入不可以無人口衛天憲任非輕也四方
民隱何窮賦政不可以無人四方不虞在茲發也蓋山甫之職其無一之不備
也如此

養君養其身體不同不知輔養君德方能保其身體蓋必德修而身乃安也出納王命句如今通政司古納言之類山甫承王命而布于衆職謂之出既布而復命于王謂之納職舌就承此者政本情言權要也賦政于外與上明命使賦不同彼就德言而此則王命之如此言王欲使四方皆賢以應其政而德澤無所壅也此不可便就人應說乃正期之如此也政以勸樂教養言如漢山東吏布詔令百姓皆扶杖往觀咸蒙手加額頰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即四方受榮意此意總要見內外出入俱少不得山甫欲使之專意于外而密勿無人誰為稽養是內不可無山甫也欲使之專意于內而四國無人誰任禮管是外又不可無山甫也然當時方叔召虎布列在位豈更無一可命者而必山甫也○附錄王命仲山甫一章岳宏譽文并文詳以資觀覽○備舉大臣之職皆其德足任之也夫內外出入大臣之職全矣惟山甫德足以任之詩所為備舉王命而美之乎蒸民之三章曰天生大臣以佐乃辟既簡其全德界之必擇其大任授之是以人主需才所擇望平臣皆不一職而舉朝廷重大之職悉

卷之二十六

大雅

責成于元輔非其德足兼總難適矣以克勝此任也若仲山甫者德備兼美而其賦固何如哉維王則有命之若曰秉宰之職統百官以掌邦治是時侯之忠順歸之也人之百辟亦安所為適矣汝其式之坐于朝堂示四國以標準備其班制貽厥后以俟型行見一人風靡于上而盡忠守國俱高節倫之風令德入朝不改蕭索之度惟山甫是類山甫承命也則為人臣之師去矣維王又有命令之若曰太保之職陳道義以保王躬是君德之成就貞之也汝之祖考亦實與是職矣今其繼之昭德遠達謹謀起居之節詔勸料思用防非僻之干行見一人輔導于旁而有過必獨清明日以強罔有善必進德留日以安貞惟山甫是類山甫承命也則又為天子之為親矣乃王之命未已也謹謹所關甚重出納不可以無人宣德意于九重則出令惟謹復給百于五位則納百惟允王若曰汝維時其掌握之賦所未言而代為之言賦所欲言而畫為之言夫始之命以式百辟者屏翰之類也茲復責以兼百非屏翰而與王政之權職蓋乃王之命更未已也四方民隱何窮賦政不可以無人而帝澤于海隅則

人荒德德布王仁于下國則四海係王若曰汝維時其經營之民所未慮而達之必誠民所既應而達之念必誠夫始之命以保王躬者啓沃之托也茲復期以愛養豈非啓沃而兼股肱之宜力哉仲山甫之職蓋如此○血分四此前不作德後不作德收可云老氣橫九州矣至股肱抱定王命不拘此首句卑縮百辟因與疏義出納四句皆天子期之之意有命而于職士兩句一連之義亦無解也且能貼合山甫所兼之職寫得壯麗弘深殆以典詩之體而為風雅之言者耶

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下二句成于期廣

賦也蕭蕭嚴也將泰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也明謂明于理哲謂察于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倫以全軀之謂也解怠也一人天子也申讀夫王命仲山甫之職如此而其盡職則何如哉彼蕭蕭然尊嚴之王命未易將也仲山甫則奉行惟謹而不辜一人之托為能有以特之邦國政事之職不至舉明也仲山甫則聖別惟精而不紊是非之辨為能有以明之且既明而精于理又哲而察于事順理而行以保其身不特趨利避害以全軀也夙夜無怠則夜而無怠夕度恭匪懈以事天子未嘗怠惰荒率以廢職也是仲山甫之職蓋無一之不盡也

卷之二十六

大雅

解此章美山甫之德盡職亦要本德上來承王命察國政知以守已忠以事君四段平看盡職不必應上章分貼恐有難合處也蕭蕭只言王命尊嚴不易承官之意將王命者謂朝廷之上法度之克征賞罰之得宜舉來行之而無廢也政治得為若政治失為昏明之正辨乎此也既明明字與上明字不同明謂明于理而是非不至于差謬就平時言哲謂察于事而論說不至于過差就臨時言明則保身者謂職得天下事理透徹順理而行自然灾咎不及身蓋不求有譽而亦無怨非全無自保之謂然亦就為臣時如此方見是盡職如功蓋天下而不自發位極人臣而不自忌非保身而何夙夜朝乾夕惕也匪懈無一息一念不以自白自矢蓋人臣一日立乎其位即一日秉乎其官而山甫夙

與夜將一味皮共其職有利社稷如無不為縱令身以殉君而明哲之德自在
非才全德備鳥能全至此此二句點上章內外出入意不妨。羅尼湖云請
侯治國之政有若否山甫則謂其惟精知其善而益以王命獎勵之如其不善
而申王命以戒飭之正書所謂維別淑慝也。○循理乃保身之本而昧者不能
也山甫則明哲而公曾不違理以自取禍憂勤乃事君之道而忘者不能也山
甫則夙夜惟寅曾不先身而後君。○人之急于君者或不足于保身人之憂其
身者或不足于事君而山甫則不然此其所以異于常人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於寡其
反不與強禦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不茹柔故不侮於寡不吐剛故不畏強
禦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
矣。

不特然仲山甫之德猶不止此也人亦有言柔亦易制人則不辱而茹之剛者
難制人則難制而吐之此常情之偏也惟仲山甫于柔者則無心以仁而不茹
剛者則制之以義而不吐惟不茹柔故莫柔于我莫皆在所制而不侮也唯
不吐剛故莫剛于我莫皆我節制而不畏也剛柔合德中正不偏是豈常人
所能及哉。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夫人情之偏下贊山甫用情以正此并下章各以人言
起之見常情如此而山甫不然以見其全美德而異于庶民以終首章之意柔
字剛字俱以人言而吐是備用字茹不吐也吐畏避也不苟者有仁有天下之
念柔者易制而不肆勞以侵陵此是趨柔者則然趨剛者則不然矣非偏于柔
心不吐者有柔而天下之心剛者推克而不縱之以合忍此是趨剛者則然趨
柔者則不然矣非偏于剛也。○冷家強即剛柔之人也不侮強柔正是柔不涉
之遊不與強禦正是剛不吐之空不侮有扶危濟弱氣象不長有紫軒除暴氣
象此一句不遇來一本以証其不茹不吐重上二句。○此章就德之柔嘉維德
者指山甫之山甫柔嘉最得性情之正故能不茹不吐。○宜王中與志在安民

賦也。○言人皆言其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于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維
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欲其不能以助之慈愛之者其發好德之性
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自一因無待于人之助而非非人之所能助也
至于王職有闕大亦維仲山甫而能補之恭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
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申謙又不特此也人亦有言德為人之易知易能其輕如毛空無難舉也。但凡
人不能滿于拘蔽鮮有能舉之者矣。我于是謀度其能舉者維仲山甫獨得乎
天性之厚而不虧其民愛物則之良為能有以舉之全蓋而無遺也。我中心誠
愛之而欲有以助之但德存于彼固無待于吾之助而亦無所求其助矣至于

人至一其身無依于衣履之間不能無事惟仲山甫之德既舉則能盡力以副
其外至誠以感動其心自有以補其闕而復無過之地矣蓋惟大人能格君
心之非妄引自舉其德而不能助君之德者乎。以此觀之信于天生人而厚于
賢也豈常人所可及哉。

疏解此章上六句是舉已德下是補君德然補君亦本于舉德來。人言只管德
精一句德為人所固有易知簡能輕舉如毛。解舉者氣初物蔽也山甫舉之能
以身隨焉。物具而則自全也即上表表交代知行並進意。自本然之理。之則
人倫莫不好此德。自氣質之稟言之則有能舉而不能舉之異。愛愛助之蓋
助者生于有所不足今山甫能舉人之所不能舉則無不足何助之有。或謂其
助是愛之詳也形容好德之誠如此非是語非其欲有以助之而不能亦非仲
山甫無不足而莫可助也。更謂活補闕。依証就格心上說。如百已而物正有解
其邪心消其惡志之意勿用謙詞謙詞宜王屬精賢若有闕處須認得
當。○按詩說六此二句從來以為格君心之非不知格字如何解得補字非字

如何此得四字益罔非過失也。修模之間。或過用其精神。即是開補之者。只以我柔嘉之精神。蒸然天子之閉健。自然壯其元。而預防其悔。所謂事一人以保王躬者。正在此。亦竟有見。而荆川亦云。一日二日有萬幾。一有未善。便是開補之。是能啓心沃心。彌縫罅隙。以復之于無過之地。非格心之謂也。玩辭字可見。夫已之德。則不藉于人之助。而君之缺。則有賴于吾之補。山甫之有異于人。何如。此章語脈。是總撮上文。第二章。是山甫之全德。即其能舉處。三章以下。是以德事君。即其能補君處。此則要而言之也。

仲山甫出四牡業業征夫提提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

賦也。頌行祭也。業業。健貌。提提。疾貌。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海姑。而遷于臨淄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能薄姑都治臨淄。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從于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卷之三十六

六

仲山甫出行之時。舉國道之祭。以駕車之四牡。則乘乘而提矣。以從行之。其車馬。則乘乘而疾矣。蓋時山甫思付託之甚重。以才力之弗勝。歎然有靡及之懼。然其所以懷者何也。蓋以四牡彭彭而壯。八鸞鏘鏘而鳴。是行乃王命仲山甫。與營然以城東方。而城氏固。在此役焉。其任亦甚重矣。則安能以無懷哉。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其遠行之思。下表其承命之重。此章。正言城齊之事。○胡師古云。昔黃帝之子。紫和。好遊遊而死于道。而後人祭之。以為行神。其祭設于門外。是出門而後祭。故云出祖也。兩言車馬之盛者。只是道其出行之儀。再言以成章耳。非出祖在道二時事也。此詩為山甫城齊而作。前六章言其舉德盛。如此則城齊之役。特易耳。然在山甫之心。則以其事出于王命。方且以任大責重為憂。故有靡及之懷。此處且含蓄。只敘其心如此。下城東方。乃表其率首之見心之所懷者。懷以是耳。說者多欲將每懷靡及。始係王躬。補王躬。只為看其城齊。不知每懷靡及。蓋師所定。而謂功召伯管之。從來是侯定也。

果有不屬。將進一。旅入。王。則非。山。川。而。山。之。行。山。甫。亦。不。應。重。之。外。若。此。城。彼。東。方。蓋。齊。去。海。姑。而。治。臨。淄。故。王。命。山。甫。為。齊。築。新。城。也。○附。錄。張。又。君。文。云。齊。封。莊。矣。易。為。乎。城。其。說。蓋。在。獻。公。遷。國。之。後。矣。昔。齊。之。先。公。佐。文。武。定。天。下。先。王。嘉。之。昨。以。晉。丘。當。是。時。天。下。新。定。城。闕。未。備。故。夜。未。就。國。人。得。與。爭。此。土。也。乃。太。公。因。循。禮。通。商。便。利。而。國。勢。漸。昌。壘。堞。具。矣。越。五。世。而。胡。公。嗣。位。齊。是。以。有。清。姑。之。徒。其。後。怨。積。小。弟。而。葉。兒。日。水。壘。唯。獻。公。是。時。胡。公。讓。而。公。子。尚。在。獻。之。意。以。為。奇。居。有。都。必。後。後。視。封。其。尚。廣。何。必。春。懷。此。都。也。而。清。姑。一。還。臨。淄。又。一。遷。矣。吾。聞。諸。侯。地。小。人。眾。則。更。置。國。都。天子。為。之。相。其。勁。勞。獻。之。遷。此。也。事。不。作。于。道。階。意。至。于。遷。仇。夫。國。險。讓。公。也。魯。已。難。難。私。也。在。天。王。既。難。當。私。以。謀。其。居。而。齊。獻。不。敢。授。公。以。請。于。上。是以。終。喪。之。性。不。開。有。城。齊。之。役。也。至。于。武。公。繼。立。之。年。又。我。天。子。蒙。慶。之。日。壯。殺。之。不。留。而。復。行。諸。封。手。簡。之。不。城。又。何。疑。焉。泊。于。我。王。御。極。錄。殊。勳。之。後。百。多。國。城。于。國。書。節。天。下。其。防。補。城。增。甲。倍。備。爰。及。其。鳩。之。墟。緬。懷。應。揚。之。烈。明。

卷之三十六

六

就。東。豈。日。爾。父。佐。我。先。王。功。勳。爛。然。國。史。輝。輝。建。于。孫。矣。序。於。遷。臨。淄。自。獻。武。以。來。二。十。餘。年。不。修。牆。壘。其。能。國。于。是。謀。及。廷。臣。命。我。山。甫。城。彼。東。方。云。天。清。州。大。勢。其。外。控。秦。洛。為。東。北。巨。限。者。無。過。于。渤。海。然。沿。流。島。嶼。一。區。雖。險。出。天。堽。而。通。遠。寇。多。島。蕪。萊。葵。題。處。其。外。觀。于。邊。海。要。害。民。不。為。居。為。曠。地。八。千。里。則。散。行。可。知。也。使。徒。恃。大。川。之。界。而。無。備。壘。之。守。則。瀕。海。之。間。寔。鮮。字。字。矣。全。齊。形。勝。其。內。倚。中。夏。表。西。南。雄。鎮。者。莫。大。于。岱。宗。然。此。山。接。境。他。州。故。其。險。則。野。而。陽。則。智。淮。襄。徐。戎。皆。出。其。右。其。餘。登。禪。明。堂。多。附。本。國。為。南。北。所。往。來。則。控。制。交。周。也。使。徒。恃。名。山。之。險。而。失。保。障。之。嚴。則。都。會。所。在。未。有。安。壞。矣。城。之。其。得。已。哉。雖。然。端。搆。諸。諾。必。崇。德。望。之。臣。集。事。鳩。功。用。推。幹。略。之。彥。乃。以。命。山。甫。則。何。也。吾。觀。先。朝。盛。時。君。與。流。風。于。分。陝。姬。公。營。洛。而。東。行。及。我。天。子。嗣。興。韓。侯。統。國。城。既。完。于。燕。師。王。躬。出。封。邑。乃。于。召。虎。尚。亦。國。有。大。事。非。使。臣。莫。與。任。耶。故。山。甫。之。始。也。自。外。而。內。若。非。望。領。朝。石。何。致。歸。獎。而。入。侍。于。廟。今。也。自。內。而。外。推。其。名。權。四。遠。不。妨。由。月。而。出。使。于。齊。若。山。甫。者。可。謂。內。外。

仲山甫賦其歸其歸言甫作詩穆清風

賦也式遠其歸不欲其久于外也穆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

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賦其心焉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

保王躬補王剛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養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

作詩而告以歸所以安其心也

中詩天仲山甫承命而往也以四時則察察矣以八音則諧諧矣仲山甫乘此

以祖齊殆必指願集事而式還其歸上以明天子眷顧之心下以慰僚友賓客

之望焉我吉甫作此詩原其善生之理及其德賦之全意味深長足以感慰

人心穆然如清微之風足以化養萬物者矣然其意豈有他哉蓋以仲山甫之

征齊也而有靡及之懷故以此詩告之使知城齊之任乃其所優為者而聞言

之下庶乎有以慰其心矣尚何靡及之足懷哉是則非仲山甫不能承王命之

重非有不能忘山甫之心一代君臣朋友相與以有成而其致中興之盛者

非偶然矣

疏服此章下四句其歸期之遠下四表其贈言之意也四社二句與上章四

社亦一時事式還其歸言當早畢事而旋歸也此不特用註保王躬補王剛

作詩該全詩言穆清風意味深長足以動人亦因山甫德業之美而致是非

吉甫自解其歸也穆清風感物而清風則尤感物之善者也言感感人而穆如

清風則尤感人之善者也故以贈山甫而慰其懷正以動山甫也承懷只就上

靡及之懷述起大事動大衆非何日可以集乎使謂度少失其宜其害有不可

賦之十時中外之皆足以修宜王中興之業者矣宜王之臣有尹吉甫

學問文章以宜揚建上下之禮有仲山甫之才德功業以輔贊彌縫宜勢內

外其致中興也宜哉

悉民人章章入甸

韓奕章全首此詩因韓奕封而來故始終稱王命以風之修職首章言韓侯

來朝而命其緦世業以修職受命之事也次章是入覲而所錫子之隆三章

是返國而承饋贈之厚四五章言返國而成婚娶之樂末章言緦世業修職業

以終首章之意是復中王命以規之也須以緦戎祖考幹不庭方二句為王中

開鋪張錫子饋賚嫁娶總慶幸韓侯之意首言幹不庭方是欲其正遠人未

言修職業是欲其修內治也內治修然後遠人服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緦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

懈也奕奕大梁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何治也倬明貌韓剛自侯

賦也奕奕大梁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何治也倬明貌韓剛自侯

韓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緦緦戎女也言王

錫命之使繼世而為諸侯也虔敬易改韓正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韓若也此

又或之以修其職業之詞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韓詩人作此以緦

之序亦以為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放此

韓奕奕奕梁山者曰韓侯繼世而立而必請命于天子者所以示有分而不

禮記集說

卷之二十六

六

此章在上下四句本俸侯之來受命下連王錫命之詞梁山而所謂治聚及
 威者厲王之時請侯晉放梁山之道或未必通有俸侯亦見中典氣案然此三
 句以左經獨選蓋將言侯侯受命而先言侯侯由此道以朝周耳受命是請命
 意要點出士服入見以示不敢自尊之意王親命二句是連王親命之詞所謂
 繼世業也無廢以下連王親命而因以戒之之詞所謂修職業也然一意亦不
 干修職業正所以繼世業也謂戎者言汝祖考功在朝廷賁延後世故使為諸
 侯以繼之風夜二句亦說以夜匪懈正所以處其兩位處無廢者侯無廢也起
 下修職意不易者王不易也應上繼祖意不易與無廢正相應不庭方賁指下
 章百禮之作亂者除謂正不專言征伐是有文告之詞賁以順逆示以名分也
 處共兩位中所包侯職定多而餘不庭方又處其兩位中第一事故抽出言之
 韓地近邊變棄之叛服不常故欲其布德宜威以佐汝辟無非故下所使使無
 北顧之憂也周自穆王以後荒服不至天子欲振中典之烈安得不以佐辟監
 之韓侯○按左傳那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乃武王之子也其封當在
 成王時○徐徽弦云續或祖考欲其無奉于親也無廢厥命欲其無虧于君也
 夙夜匪懈勉之以勤處其兩位勉之以敬厥命不易示之以信餘不庭方以佐
 戎辟勸之以忠甚得詩意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驪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鞶侯淑旂綬章韋節
 衡也修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誓以合瑞于王也淑善也交龍曰旂綬章
 涂鳥羽或旄牛尾為之注于旗竿之首為表章者也綬刻金也馬肩上有飾曰韋
 今當虛也節去毛之革也韋式中也謂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以繫持之使牢
 固也淺虎皮也橫覆式也字一作幣又作帔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係韋者首
 也金危以金為環纏韋者首也

申蓋夫王既命之矣豈無以錫之乎蓋自韓侯之始至也為彼四牡則奕奕其
 連絡孔修而且張矣韓侯乘此而入覲乃說其先世之封圭以合瑞于王王喜
 其入覲之勤而遂賜韓侯焉有交前之淑旂有注旂之綬章所以表其優者至

去而飾之于車者則有方文之竹鞭以為飾有錯文之車衡以為表車之飾何
 異耶有玄衣而加以裘龍赤鳥而加以金飾所以華其躬者至矣而飾之于馬
 者則須下有鈎而在肩有樊纆之帶肩上有飾而當虛有錯刻之金馬之飾何
 異耶然車之飾不惟錯刻錯飾已也有去毛之韋以持式而使其固而不壞有
 虎豹之淺以覆式上使其順而可憑車之制于是不備矣馬之飾不惟鈎膺鍔
 錫已也且以皮為飾而餘之下垂以尚其香焉以金為環而纏韋者首以尚其
 文焉馬之制于是不備矣是其入覲而禮龍錫之隆如此

疏解此章上五句言韓侯修入覲之禮下蒙錫予之恩也此章與上受命乃一
 時事但受命受賜是二事上重命此重錫故再言以別之也介圭亦即是士服
 束朝而以介圭合瑞于王不可泥上章是士服入見此章是用侯禮入朝蓋介
 圭乃先世封國時所頒之圭始見必用此方可以請命而為信也不然何以示
 信哉王錫鞶侯為其來朝之禮而隆以錫予之恩也車馬旂服皆諸侯之所以
 辨等威者故錫之淑旂旂之善色者也綬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

卷之二十六

六

疏之表章故云絳章當虛者膏馬之類虛在肩服之上按金路無錫有鈎此言
 鈎膺必全路矣而得有鐘錫者蓋特贈之○王錫句管下六句交龍之旂旂
 初以為表章是旂之美以竹篋為車蔽兩雜色于車上是車之美玄衣而兩束
 纆亦馬而加全飾是服之美領下有鈎而樊纆為帶肩上有飾而綬以金是
 馬之美以去毛之皮特式中其制堅也以淺毛虎皮覆式上其文炳也此亦車
 飾之備處又不至鞶帶錯飾而已細馬之條有下垂之韋帶首余項有纏韋之
 飾此亦馬飾之備處又不至鈎膺鍔錫而已合之總見侯國之光天朝之寵○
 淑旂以下每二字為一物然皆以兩物為一類鞶帶而覆以淺鞶備車而加以
 金危則可名兩物者亦可名一物也

韓侯出祖出子屠願父屠綏之清酒百盞其載維何飲飲維何飲飲維何
 維翰其及滿其贈維何來馬路車運豆有且侯氏燕
 賦也既觀而反國必置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地名或曰即杜也爾又
 周之卿士也欽樂敬也竹南也滿滿也且多貌侯氏親禮諸侯來朝者之

稱有相也或曰語解

申送天既親而錫之矣。始夫返國也。寧無以儀之乎。但見韓侯之歸。重其所往。而無祭于道。其出宿則于屠之地。于是顯父永王者之命。而為之致其餼焉。餼必有酒也。則酒有百盞之多。餼必有餼也。其餼雜何。則餼雜何。亦必有酒也。其餼雜何。則餼雜何。則有乘馬也。有路車也。斯時也。供餼係都門之外。筵豆列有楚之多。而侯氏與顯父燕飲。不有以盡相樂之情乎。是其返國而所儀送之厚如此。

疏解此章上二句是韓侯返國而重其事。下言飲饗而贈之隆。儀與贈不可平。重饗上而贈乃饗時所子者。韓侯及因仍行祖道之祭者。其所在。猶如始行也。出祖山宿總是一處。餼之亦是于屠也。謂氏以顯父之餼。為王使之極。是而時多謂餼。韓王所使至下。酒前之多。贈送之厚。自是顯父之情。欠穆。南曰云。王命顯父餞行。必不使之自備酒餼。且路車亦非以下相贈之器也。申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餞之。可見禮有等差。酒設教贈。四事乎。看酒之

卷之二十六

去

多。觀之。燕之時。正使中事。而出自天府者也。乘馬路車。盡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若坐待客之禮。亦殊典也。然所重在餼。故復以筵豆終之。此句是總上文四句。非至此方陳列也。筵豆。燕食也。燕食。韓侯與顯父相燕飲也。或言韓侯所此燕之樂。先不作相樂說。○時說以上章是君臣之恩。此章是朋友之義。下章是夫婦之情。此亦因題立意耳。非詩人本旨。

韓侯取妻。娶汾王之甥。顯父之子。韓侯迎之。止于嘒之里。百兩御之。彭彭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弟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門。賦也。此言韓侯既親而禮。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詩人以目王焉。猶言晉郊公。黎比公也。顯父。周之卿士。結姓也。諸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慶之。皆有姊妹也。祁祁。徐觀也。如雲。眾多也。

韓侯既親而禮。則婚禮可來矣。但見韓侯之娶妻也。自其妻之族類言之。則為汾王之甥。而母族貴矣。為顯父之子。而父族貴矣。韓侯行親迎之禮。十

賦之中。以百兩贈彭彭而充盛也。以八鸞鏘鏘而和鳴也。儀而物。亦宜不顯然有其尤乎。前作迎之。極其盛矣。賦國以諸侯之慶。而從之以諸弟之康。其禮容則祁祁而徐觀。其類聚則如雲而眾多。韓侯顧瞻之下。豈不爛然其盛乎。而來嫁之禮。極其盛矣。夫族類。天下之貴。禮儀。一時之觀。韓侯婚之盛。為何如哉。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族類之貴。下言婚禮之盛也。此作預道之詞。說既既親而禮。遂以親迎。何儀見。○據通解。此章本以預道。非預道。六帖。徐士彰曰。其事在國。而章大。及在後者。詩人以此章本以預道。命歸國而作故。不得不並序其始。終而以親迎置諸此也。不然。未章之王命。亦宜親迎以後。事那蓋顯父為周卿士。而迎于嘒里。則娶妻定不是反國後事也。詩人作詩。並不會編年敘事。讀者不可牽強更詳之。○汾王之甥。派出王家。母族貴也。顯父之子。侯氏侯。父族貴也。迎止五句。是往迎之禮。迎曰百兩。是迎以邪君之禮。蓋諸侯送迎皆百兩也。不顯其光。顯者顯顯氏之光也。諸弟四句。是來嫁之禮。從曰

卷之二十七

去

韓侯是送以夫人之禮。蓋諸侯之娶。二國皆有慶從之也。適要有婦有姪。何姓二國之慶。亦有禮送。則九女也。祁祁。徐觀也。徐言其行動舒緩。謂言其容飾整齊。以上詩言。其禮容到韓侯。領之句。來以見韓侯之樂也。盈門以姊妹之多。饗客之美。音燭者。燭韓氏之門也。顯父為王卿士。其里必在京師。韓侯朝時。京都必有旅館。則門自是韓之門。

韓侯取妻。娶汾王之甥。顯父之子。韓侯迎之。止于嘒之里。百兩御之。彭彭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弟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門。賦也。此言韓侯既親而禮。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詩人以目王焉。猶言晉郊公。黎比公也。顯父。周之卿士。結姓也。諸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慶之。皆有姊妹也。祁祁。徐觀也。如雲。眾多也。

韓侯既親而禮。則婚禮可來矣。但見韓侯之娶妻也。自其妻之族類言之。則為汾王之甥。而母族貴矣。為顯父之子。而父族貴矣。韓侯行親迎之禮。十

唐居近其勢多至爭耕也。我月都關中乃軍服之宜與而依嚴其流尤不...
之碩。果。隴。以外。土。寒。地。廣。道。阻。勢。倚。其。出。處。則。有。遺。之。部。落。也。通。處。于。此。而...
非。托。險。積。聚。以。當。之。其。何。以。襄。定。勝。之。積。哉。今。我。形。勢。地。圖。難。為。舉。而。韓。居...
其。左。外。敵。諸。邊。內。敵。神。州。彭。衙。滿。關。之。間。龍。門。礪。石。斷。崖。絕。壁。黃。河。環。繞。境。狹...
凶。原。而。地。是。峻。峭。崎。嶇。難。于。生。牧。養。防。禦。之。阻。非。與。區。神。車。也。則。荒。涼。已。久。不...
于。初。服。之。日。振。其。威。權。恐。後。未。易。服。也。策。在。始。固。其。關。務。令。農。耕。于。時。而。不...
于。建。使。民。力。為。守。可。也。苟。非。有。高。牆。深。池。以。為。之。防。關。則。天。險。不。設。人。可。飛。渡...
共。勢。易。據。而。多。紛。非。有。田。伍。米。薪。以。為。之。安。處。又。恐。往。來。轉。徙。至。去。不。時。其。患...
必。乘。津。梁。而。莫。禦。且。觀。韓。隴。多。山。塞。障。原。野。通。渭。大。清。渭。渭。河。非。若。中。...
九。原。之。地。平。曠。通。坦。不。可。設。險。倘。以。虛。名。無。神。運。政。則。敵。者。越。峻。嶺。而。南。出...
我。不。交。涉。有。百。萬。之。衆。為。以。當。之。若。毀。山。為。城。因。河。為。關。則。一。夫。守。關。千。人。莫...
論。也。然。其。與。敵。非。一。日。決。勝。之。形。而。百。年。持。久。之。計。使。內。地。不。朝。氏。多。遺。處。于...
且。韓。隴。皆。是。輪。梁。是。不。待。兩。軍。相。實。而。中。國。已。虛。矣。故。守。而。不。耕。乃。生。區。之

卷之二十六

七

江漢軍全首。此詩作下成功受會之後。蓋進言召伯之成功。與宣王之報功也。
從以學敏成功。用錫爾靡為王。上三章。總是學敏成功一句意。下三章。總是用
錫爾靡一句意。細分之一章。一章。言其德而成功。三章。言其德而成功。功

卷之二十六

江漢軍全首。此詩作下成功受會之後。蓋進言召伯之成功。與宣王之報功也。
從以學敏成功。用錫爾靡為王。上三章。總是學敏成功一句意。下三章。總是用
錫爾靡一句意。細分之一章。一章。言其德而成功。三章。言其德而成功。功

章。進。述。始。時。王。命。以。立。功。而。示。以。報。之。之。意。五。章。總。上。平。聲。韓。之。功。既。成。...
遂。賜。策。命。之。詞。而。拜。受。之。末。章。言。召。公。所。以。受。賜。報。稱。之。事。而。及。其。勤。勉。之。詞...
也。○全。詩。大。意。只。是。出。師。以。伐。淮。夷。故。曰。總。敘。其。事。三。章。之。類。理。乃。既。伐。之。後...
又。命。之。如。此。亦。平。淮。後。之。一。事。耳。不。可。謂。總。敘。其。事。兼。類。理。說。也。○通。篇。且...
是。以。武。功。受。賞。若。是。以。武。功。賞。臣。而。未。云。文。德。洽。四。國。則。知。武。特。以。平。一。方...
之。受。而。文。所。以。隆。四。國。之。化。詩。人。之。言。微。矣。

江漢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遊。...
賦也。浮。浮。水。盛。貌。酒。酒。順。流。貌。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匪。陳。也。陣。師。以。伐。之。也...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敘。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
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卷之二十六

七

賦。滅。之。心。莫。敢。有。安。處。而。遊。遊。者。蓋。曰。淮。夷。亂。乃。王。法。之。所。不。教。故。其。之。來...
也。必。勇。此。亂。勝。惟。淮。夷。之。是。求。耳。車。所以。禦。敵。則。既。出。我。車。矣。旗。所以。統。衆。則...
既。設。我。旗。矣。是。行。也。皆。懷。敬。戒。之。心。莫。敢。有。安。處。而。舒。舒。者。蓋。曰。淮。夷。犯。順。乃...
天。討。之。所。必。加。故。我。之。來。也。必。陳。此。王。師。惟。淮。夷。之。是。伐。耳。是。其。始。出。而。待。重...
如此。

或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許者是淮南之表也若北則江漢非從入之勢也口
早被淮浦自此各土者是淮北之表也若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境矣○呂東萊
曰江漢合流在公漢陽軍之大別山下但夫淮成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
之歟○匪安何始欲成看蓋四方未平王心未慰故不敢即安此成功之本也
出車設險二句又在武夫內推顯出師光景

江漢湯湯武夫洗洗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
爭王心哉

賦也洗洗武貌庶幸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

而武夫既伐之其成功果何如耶但見五深則湯湯而盛矣武夫則洗洗而勇
矣召虎率此師衆以經營淮水之四方凡然澤山處以爲鴻手之策者固不盡
也但見師衆所到淮水聲震而不敢待戰勝而即以告成功于王焉夫王國以
四方爲安危也今成功奏而四方既平則王國永保其根本之固不其庶定矣
乎王心以天下爲休戚也今王國定而時靡有爭則王心無復有宵旰之勞不
其庶幸矣是共既伐而成功如此

卷之二十六

七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伐而以告成功下是著其成功之大也前二句輕輕運過
經營即上求來請中間有許多處置安排如何以屬其力而服其心也兼將
勝機運推首勝濟統全在籌策不專恃兵威四方指淮東之四方蓋自朝廷言
之則通謂之四方耳觀下式剛四方便見如徐州以南秣陵以東江門以東江
都以西是也○曹氏曰宣王厲志開復南征荆蠻北伐蠻貊至于常武江漢淮
之南北悉以計定故召伯以經營四方之功告成于王則四方至天下不粘淮
而○疏義云淮南者四方之一也一隅有禁天下不定故彼淮淮者所以經
營四方也○薛方山云遠依一方但視四方不平之說此亦疏義之意統一經
營便兩告成想平淮不其費力也故王師一至已望風而靡矣成功指返便服
呼言告成露布以告也蓋昔嘗以經營之功期之而今果得以持而獻也內外
相維故王則視四方爲安危四方平則王國定外輻而內守也上下相屬故王
心視乎心爲休戚時靡爭而王心安下安而上順也或以四方平總起王心安

江漢之許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敵我疆土匪叛匪離王國來極于疆于理
也

賦也召虎穆公名也辟與開同敵并其田也疾病憚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
爲四方所取正也○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開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
以前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于王國而已于是遂疆界之事而海而止
也

而武夫成功則告于天子之廷而召伯所在江漢之許王又以調理之責而再
命之以爲淮東亂四方之池不免見侵非田之害也其矣女其式辟四方之
侵地而敵我疆土以復非田之舊可也夫經營而畢而調理遂行非樂于多事
而病民亦非欲速其功而急民養什一而賦乃我周中正之法而爲四方之極
者也今爲淮東所侵故欲辟而敵之者正使四方來取正于王國而遵行手
什一之法也故召虎奉命送往而禮之以其其大界理之以正其疆望直至南
海之濱而止焉其調理之功有如此

卷之二十六

七

疏解此章上六句述王命調理之意下述召公調理之功再言江漢之許者係
上事起下事也上告成是驛報報捷非召虎之自歸也此王命是勅書再來即
江漢之許而命之也請家考云前經營已該調理在內矣此因平淮後專重疆
理故重提王命耳此說非也式辟四句正述王命之詞辟有開拓其侵地而復
之使乎愈非徒復其草萊治其荒蕪也敵乃即其所關之土而布以彼法蓋古
人代致討平之役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也以養而布之民而遂
服因法似乎致以武事方定之際而即行經界似乎釐故曰匪叛匪離微以取
民此王國一定不易之極也今則開其侵地而治其疆界乃使四方來取正于
王國而相安于君一民九之常此有室強不得專併會暴不得多讓意調理正
疆土之事細者如夫九爲井井十爲適也理者如井間有溝適間有溝也海
在淮之東南故曰南游非淮東地乃其所侵之地也侵地至于南游故曰
南游也南游無不關之土亦庶不微之田而王國之極立矣

王命召虎來旬來文武命召公維翰無曰子小子叶類召公是似叶類

虎被戎公用錫爾社

賦也旬旬宜布也江漢之謂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也翰翰也子小子王自稱也魯聞夫女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說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文武受命惟召公為相餘今女無日以于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之事耳能開敘文序則其言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

平漢夫維昔爾時也其則召虎之功甚矣王可無以報之手茲何也准夷

則亂之時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謂徧治其經營圖之也事以布王命當勤之

自為嗣汝召公之事聽理有勞益顯昔臣之風和經營匪懈不傾元老之家聲耳誠能慶敷爾功無愧于康公之輔文武我則豈可曰以爾召公之故事爾

卷之二十六

大雅

漢書在爾躬而與我朝延無與或當知江漢之績不咸爾爾為無祖江漢之禮不報則我為無臣我自家違我文王之典仰子後厚彤彤屏翰之奇其禮命如禮式昭周家之大齊也夫王命召虎其敬勤之意如此然則及今有功而推功之典又豈容已哉

疏解此章上六句是勉之以建功下是示以報功之意也旬宜旬申看江漢未平時徧治經營以布經營之命江漢既平則徧治經理以布經理之命也以上是詩人敘詞文武受命以下則皆王命之詞文武二句本其世功以起勸勉意惟倫事當兼言經理之意言推舉南國而著經營之績曰爾百里有經理之功或云此言為是然經理造便勞台召康公宜布政教亦在江漢之關故言之無曰二句見臣國之忠本承家之孝或功即經理經理之功雖微者謂自爾聞之而勉力以致功也鈔註謂經理經理能有成功則爾以康公之翰文武者為不虛言亦以文武之福康公者為爾福矣須合下章世再○此追述王命召公之詞以遂上章經營經理之事而起下章所敘賞賜之事文武四句

以爾先勉之末二句以報功之意是將以下章文王之命康公者有不

召祖劬虎拜稽首于岐山土田

此先以康公之位文武皆論其功

疏解此章上六句述王策命之詞下言召公受策命而祝願之也惟虎之功在宗社故錫之圭瓚和壺以祀其先人惟虎之功在疆土故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必告于文王者以山川土地先人所授而周之受命又始于文王也然又自自錫京與之即自錫京受之特其功也當典未足稱異之也故又使之受命于岐周川文武待康公之禮以待之以顯召祖之有賢應一以昭其周之有世臣其所以寵異之者至矣然圭瓚和壺不逾增其舊秩故錫自王命若山川土田雖人王不得私必告于文王而告之是實非宣王之賞直與命于乃相文王也功非召虎之功而受教于乃相康公也三代人主不責臣以下功惟勸臣以下忠孝本于人心天理而感勸之當以尊貴為一人之私恩此只是所錫之物其詞具于策書者受于岐周耳非并圭瓚等亦受于岐周也有疏

策命之詞只四句此二句是敘事之詞非策命之詞虎拜二句要寫許多禮

卷之二十六

大雅

疏解此章上六句述王策命之詞下言召公受策命而祝願之也惟虎之功在宗社故錫之圭瓚和壺以祀其先人惟虎之功在疆土故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必告于文王者以山川土地先人所授而周之受命又始于文王也然又自自錫京與之即自錫京受之特其功也當典未足稱異之也故又使之受命于岐周川文武待康公之禮以待之以顯召祖之有賢應一以昭其周之有世臣其所以寵異之者至矣然圭瓚和壺不逾增其舊秩故錫自王命若山川土田雖人王不得私必告于文王而告之是實非宣王之賞直與命于乃相文王也功非召虎之功而受教于乃相康公也三代人主不責臣以下功惟勸臣以下忠孝本于人心天理而感勸之當以尊貴為一人之私恩此只是所錫之物其詞具于策書者受于岐周耳非并圭瓚等亦受于岐周也有疏

策命之詞只四句此二句是敘事之詞非策命之詞虎拜二句要寫許多禮

之秋形亦事出光景召虎中藏歐漢而稽首揚言竟不知何以爲報展轉其推
前據席及亦曰天子萬年而也萬年有未清江漢之波永收淮南之百意○每
執云陽壽解必于木廟室制九命然後賜圭珪和帶孔氏曰禮名山大川不以
封諸侯有大功德乃賜之○釋器云向中尊按辨人掌和辨樂以實變而陳之
則禮當在發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和樂一尚者當祭之用乃在發未祭則在
向時未祭故自盛之○附錄陰陽一章合下四句能光支并文評以資觀覽
○周臣沐王之能始終因革命而致祝焉夫君之得臣者非一編也臣之望
者亦非一辭也萬壽之祝得不與萬年並致哉詩者曰吾說君思下濟臣道
行而知君臣相與之益甚無盡也故君之厚臣者常流之以德而臣之報君者
每致之以誠一時誠命須臾之事誠有文相愛于無已者焉我王之錫召虎以
勳也詎一端而已哉福莫大于裕祖格尤而祭諸未須恐無以薦馨香而昭重
典嚴奠隆守加地進邑而異教未備又何以明流音而答康休乃王則有以
命我公矣夫祭之必備其器也盛器者有禮王則錫之以圭柄之玉璜焉

卷之二十六

之必備其物也臣嘗有禮王則錫之以鉅米之尊酒焉王曰臣嘗有以
之必是用釀酒以對自庶幾哉有以光昭先人之舊德而爾藉以精其
之心則未有已也謂釀器雖不假而封邑未廣則業豈豐哉母乃或致于
數山川土田我文人式焉是用告之以爲爾錫如是而已矣而王之心
未有已也期爵人必于禮而象賢無臣則剛肌斷膚乃有奉于祖惟茲
受命昔召祖曾拜策馬而使順任以爲祖光夫既子之以器物矣而又優之以
土田則君恩不可謂不深既費之以封邑矣而又寵之以禮命則王香不可謂
不隆虎子是猶有于岐周之廟且拜且祝曰天子萬年若非萬年不足答其
得之思即不足伸其祝頌之誠云爾自是而虎乃奉策書以告廟廟矣但見前
此拜稽首于文祖之廟者今此拜稽首于召祖之前而凡茲休美之王命受封
乃祖以揚揚揚之若曰予予得藉手以慰先靈微王休之寵嘉不至此則
令其無閉室以篤不忘乎自是而虎乃作廟語以勸祝詞矣但見前此稱
正致頌于無窮者至此稱萬壽而願垂于不朽而進使慶或身舉舉

千載考考考意曰予小臣得沾寵以隆廟祀微天子之福社不至此猶自
多歷年所以無窮乎是舉也在天子崇先德以冀功可謂盡報臣之禮在召
虎勸王命以誇美可謂致愛上之忠然而虎之心猶未有已也則又以令剛文
德進矣○題策而御之以簡題散而出之以整應機履落古穆有神堪與節結
纒緯並傳不朽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叶明明天子叶今聞不
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叶
賦也對揚對揚王休美考成矣陳也○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
公之廟語而勸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古語物銘云邦拜
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壽無伯尊致邦其肩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
使使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
文德而不欲其極意于武功古人愛君之心于此可見矣
南朝天子虎既拜賜于周矣遂奉策書以告廟再拜稽首于祖考之前以對揚

卷之二十六

天子之美命也作康公之廟語而勸王之策命于其上以考其成且所勸之
言又美天子以萬壽使王之策命與廟語同其不朽而稱之私亦與廟語相
稱意久矣不特此也又謂我明明天子也內修外攘今固有此令聞矣又必自
此而進之使令聞之光昭愈久而不已焉然非武國無以定勳勳而非文亦無
以襄太平事必不稱于武功而數陳其文德使教化之既陶者浸洽于四
之聞焉夫然則成功可保于無虞今聞可垂于有永非臣子之深願乎夫
剛其功而隆錫子之恩臣受其鈔而盡忠愛之誠君臣之相與如此所以成中
興之業者非偶然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君賜而祝之至下是進君舉而勸之深虎拜稽首與上
不同上是拜于文廟此是拜于康公之廟正用圭璜以祀其先之時作廟語勸
策命則策命昭然在人耳目故曰對揚對揚是不墜君命揚是不墜君賜即揚
是對揚是張皇之義作召公考謂作康公之廟語新王者之休命使展章與
德並垂不朽故謂之考蓋即考王命之成也夫振事功有迹可見者謂之成

策命于廟則一時茂績盛典可述可傳故曰考其成若作成功說則失之
矣天子有是祝詞并勅之策命也明明二句重在不已連下二句作一申說
首言王內修外攘以建中興之業今聞已著矣而不特著于一時已也必將愈
久而不已且又不特江漢清風功告成而已又必矢其文德令禮樂教化直
洽肌浹以徇于四國所謂令聞不已其在斯乎令聞勿專泥平淮說不已本
是美之詞而寓進之意矢文德句似愈見宜王有奸武意其勳勉處正見
報不深心宜王方以武功突虎而虎乃以文德勉宜王蓋不矜己之功而納君
于德意深矣○武則經營四方文明洽此四國前後兩句自兩對始惟四方
有一番經營則四國少不得此一浴○洛水當承平而乃曰作六師江漢方用
武則曰矢文德文武並用周家亨有道之長也○馬上翁一片雄心甚
隱隱數句道學說得水冷可知武定文安千古不易惟漢光武謀得此詩南唐
欲翻身不用兵徒虛語耳○履巽谷曰周與西戎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難
服化則後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豎以取

卷之三十六 大雅 七 主

於伐之戰也○以振伯禽就封又曰魯我以振宜王十命吉甫北方能定精
於戰也○後命召公平淮而之夷又命皇甫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
至三淮夷未定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乎然後四方定此江漢當武
漢以宜王之將軍而繫之于宜王大雅之末也○附錄失○文德二句歌小
文并文德以充觀覽○以文德期君保邦之長策也夫有功之後以文德守之
乃所以治也○修之愛君無已○謂夫君天下者武以應變而文以發安發積
聚之後非武不為功至謂高振旅而猶惟敵是求則其勢不可久矣故魯揚威
神以復禮宗之業則必廣敬愍惠以收荒甸之心此臣所原望于今聞天子也
臣以直諫事上餘非所知然人臣無功非至上之末人臣立功亦非至上之利
也故臣願警家廟乃知琴方皆有愛祖之心國家方所有功本非畏動然天子
無功失天子之權天子之功亦非天下之福也我王告于文人當思遠州好誅
惠解之至夫亦為四國計至深遠也尚其矢文德以洽此乎自南北交馳十二
州衣冠如蘇然蓋茲自有替耳四國何異也乎而况江漢之間承懷舊德成行

如感至至要也而來同惠至知事何難戶試以辭論雷不試而戎防王度也
如圭庶邦以是器陰雨之旨其比份有不得數十年故多敬或王德不能遠
耳因四忍孝也○手承衣德洛間其其有王德以周家人知有身紀以周官人
知有命鹿虎船威而散以傳天之德羽多方只是沐朝宗之澤矣其周起家
非以文章為政中而商如一漢華山之馬遂歸期與與承休何虛小德之不
靖乎顧勢動而有以靜之節之以家室之思勢靜而有以助之動之以聖賢之
樂而王功伊澤之節猶須也○處父老相與處維新臣謂句言南國亦以則其
象進而聖帝明光榮澤之風四至切天王駿惠也○憂顧何之難聊手傾事難而
有以易之適寢之消一日事易而有以難之慮難之復百年則三事就緒而後
無○湖海間相歌未獲允矣文人是似矣○中興服淮之後以文德守之此
中興有機略非以詩書樂作差飾太平且寫來特合時勢一筆不放開真致
吹○博對揚有物

卷之三十六 大雅 七 主

既賦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曼曼六師以修我戎既
賦也卿士即冢父之官也南仲只出重篇大祖始祖也大師曼曼之兼官也我
為宜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宜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
為大祖兼大師而字曼甫者蓋治其從行之六軍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
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師者果何人乎但見王命之發赫赫其尊嚴明明其光顯命彼帥士以兩仲為太師官太師而守軍者蓋我六師使士卒之練習不至于違律而難齊修戎戎兵使器械之精好不至于朽鈍而難用六師既整矣兵既修矣使恃此而不敬戒未必其成功也又必嚴戒以治之而無傲慢之心戒懼以處之而無輕易之意所以然者蓋以淮夷亂而由國為之不寧故今之治軍我而存敬戒者正欲除淮北之患以整南方之國使斯民得以獲安堵之休也是親命太師以董其軍事者如此

疏解此章言親命三公而總治軍事以為使遠安邦之計首句正指王命言緊連下玄看赫赫有命令之尊嚴明明言命令之光顯見非昔之委靡開野也聖得申與息謂自夷靡以來威靈不振號令不張委于泯泯滅滅矣宜王奮然中興親命淮徐之士如雷霍之驟發而日月之光昭也王命宜王親命也以皇父為大將故須親命之此句其下七句位若卿士則是兩仲官兼太師字曰皇父

人耳曰兩仲太師者稱其世功欲其繼和曰太師皇父者敘其位望欲其繼德也六師天子之軍正見自將前其自將故特提出我旅我戎者此其什任處其部分也此句以兵數言修者造其車馬精其器械也此句以兵政言既者其如此之意敬是不敢怠戒是不敢忽此行師第一義亦見天子自將比尋常隆異不同此句全在整兩仲上若神見得戰勝攻取因所不難要惟萬全取勝一怒安民仰南國受吾兵之利而不受吾兵之害此中須大費精神故不得不嚴戒也南國淮南諸國也蓋徐州乃淮北之秀徐州之夷南校則諸國為之不安故云也○陳永嘉曰自家宰而下謂之六師太師而下謂之二三公既曰卿士又曰太師者周家不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太師也詩人欲求大宜王之親征故稱其為世臣曰兩仲太師稱其為重臣曰卿士曰太師稱其為名臣曰皇父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畱不虞

也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三事未詳曰三農之事也○言王謂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太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兩農夫是行也既有太師以董之又不可無司馬以副之也于是王謂內史之尹氏書王命于策以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行而都位之嚴整俾我師我旅左不愆于左而皆知乎進退之律右不愆于右而皆明乎攻伐之方王以備彼淮浦之地而省此徐州之土有罪者誅之無罪者安之而為弔民伐罪之師焉然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使久習于此則農不得以就緒矣故罪人既得仰當整旅而歸不留兵以鎮之不也蓋而得之庶徐土之三農得以就緒而無虞矣夫事之憂可矣是策命司馬以副軍事者如此

此章言策命六卿以副其事以為使遠厚農之計首二句詩人敘詞以下策命之說至命策書說止是王親命之此是內史命之也程折內邑伯以

休父其字也左右陳行謂特陣而行部伍極其森整戎我師旅謂陳師時時作極其嚴明淮浦即是徐土以淮濱環繞于徐故必欲精而省之循有疎觀之意省有整察之意察其為亂者而伐之所謂嚴嚴深聖者從國治不欲集及無辜也○如孔明平孟獲而議者欲留兵以鎮之蓋宿兵以厭其心也處如王全斌平蜀而師進退不返即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者也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訂謂高原下隰平地之農此就淮浦之農言恐將驟而變厥剛曰既收既戒恐師老而妨農則曰不畱不虞皆是慎武事而下欲有兵之意蓋騎兵海敵老師病農俱非時雨之師亦非不得已之意也○輔慶源曰天子親命太師以三公出將又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太師之職其制則謂其口兵以速為上久則壽民而彰財○太師皇父王親命之程伯休父命策書之臣校則謂之策者何也蓋三公之體尊而六卿之體卑尊卑有定分制廷之需則然也後世經國號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論華越次義取于駕馭而將帥下和非善于將將也善將將者若周宣王焉可也○留虛之

害有三行師百里則千里之內無寧居用兵十萬則百萬之財可立耗以久成遠方進無可退無可守不特坐糜餉而使國內力竭之赤子被堅執銳不得休息棄有用之人守無益之地力盡于下財盡于上則留處之害一變亂之移亦空轉徙所冀窮寇危殆稍安集耳而復駭兵設險戎馬交錯鋒鏖并疾給解不已且重之以城壁之修築水甲芻艾之儲備湯火甫脫徒復剜增而威士飽馬騰坐無所試轉起而為後掠民之苦甚于苦寇則留處之害又一徐准之地國賦所仰給也士旅民衆不若海濱虛曠可以開屯置牧且戰且耕一旦且兵民皆處阡陌連營有糧禾而逃耳兵有轉餉之費民夫耕作之業而且迭相更代往來釋駟大府之藏耗竭而不能應欲減餉則兵無可減欲加賦則民無可加上下交困變生意外則留處之害又一嗚呼從來與兵製造辟疆啓土增賦之日措施失當或屯駐不撤或遷延不返野農功而貽後患往往然也宜主顧其害而叮咛告戒誠有以養或曰武王之定天下也戡戈務弓假武不而豐年屢泰幸固長久秦人銷鋒鑄鐵以弱於百而一夫作難身死名滅其

卷之二十六 大雅 全

夫領朝牛也不知周之便兵所以安民秦之銷兵欲以弱民仁暴殊而與小國大國不用兵之故若試使漢漢或勸留師承餉而試侯不從將何之也人長服蓋深得直王不留不處之意次○附錄不留不處二句田喜奪文美又有以新觀覽○兵不妨農王師之勝策也蓋師以克敵而不可以病民周王之以不習處命也其為王師計至切哉若謂王者不得已而用兵非好武也蓋兵以敵敵而不屯兵以擾民則司馬有專焉是以師聚于牧則草芴于原將歸于朝則民安于野所當慎此至悉也今日之命車官准徐耳而不止此舉全力以靖一方勢不難廓清淮甸而或以重兵宿鎮使農人失耕作之歡則民反苦兵而不苦寇得六師以慰小勝勢不難凱江淮而或以供億煩勞令南畝有汗米之嘆則國且憂餉而不愛兵于焉其若三事何哉維爾司馬所當戒也兵與民之勢不可分也而兵與民之事不可兼也馬騶驢力農何一年之粟而不償此惟爲之定其程期幾日而功道幾日而歸兵僅帶過師無仰制之是止馬騶驢理周原三農咸享和之樂爾兵與食之用如爲調

也而兵與食之原亦相爲耗侯糧輸輓民困幾何數歲之期而不復也惟爲之嚴其紀律選延有禁讓也坂者有禁室廬安堵勿致流離之失所焉庶幾慰望雲霓三農咸食體理之休爾准北之地歐士赤地厭田上中糧者車車方殷務亦幾頃矣使之解甲歸田一鳴之收可食數邑一夫之種可利八家旃旄典歌解京洛亦存其沃澤也我周後邦底定屢獲豐年豈非行師有道哉徐州之區水合淮沂山連家羽向者轉徙靡依緒亦久荒矣使之去險就利溝澮之間不妄反側糧餉之內可息民富強足特將四野不驚其烽燧也即今江漢澤清亦從禮土豈非兵農並重哉以靖亂者安民天朝原無黷武以與農者弊變上將豈貴窮兵宣王之命休父如此其爲王者之師宜哉○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必不留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兩不字是戒詞能審度情事淋漓激越言以正與策命體最合

卷之二十六 大雅 全

蘇秦張儀之說秦也秦大也威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糾繫也遊遊也釋縛也舒徐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于其上不遠矣矣
申請夫軍事既備天子遂將以行但見威靈之震赫赫乎其顯明氣焰之張業乎其盛大聲華夏之氣勢而大振聖王之皇靈有嚴乎其天子也于是王師之出惟遵其紀律舒徐安行匪紹焉而失之糾繫匪遊焉而失之遲緩每侯王旅既至而義聲先播已有以視其魄而奪其心矣徐方之人莫不連絡援動而不敢以自安展飾聲響而不敢以自寧有如雷霆作于其上而徐方極其震焉所以然者蓋以理正詞直又以天子之威障之其有不聞風而靡者歟是玉趾在道而威可畏如此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天子自將之威下是有以畏服遠人之心也赫赫威靈光顯赫赫氣勢自盛此便是有威處徐方畏服皆本于此上二章是文爲大野休

父爲將此更提出有戰天子見天子之自將也嚴曰有嚴此中後談一節王
 謀在內王舒六句一氣讀下匪紹匪離音師行有常期有止舍不失之料
 亦不失之遊避也蓋威嚴之體自是如此疾則失之輕遂緩則失之散漫使
 威嚴矣徐方四句反覆形容極言其嚴畏之狀徐方之氣如雷霆作于其上
 有權筆之虞要本天子自將之威說來徐方就我徐方廣說就徐方說
 ○徐方之虞言其威靈之顯也匪紹匪離言其師行之佈制也如雷如霆言
 其聲勢之磅礴也用兵之法文心爲上徐方極善徐方策善雖未即順從而已
 先備其心矣○漢武是遠歷勢重武備置十二部將軍親率師焉行自雲陽北
 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
 千里威靈何如遊使者在甲子日而越工頭已縣于樓北關矣單于能敵天
 子則將待遊不能至來臣服何但亡匿慕北寒苦之地爲句反聲焉此詩有此
 聲勢

王旅如飛如輪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如鴻如不測不克
 淮在徐國
 武師之所莫敢撥出沒于此矣此章只論氣象如此非交兵也
 王旅如飛如輪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如鴻如不測不克
 淮在徐國

武師爲王之武末二句也承淮浦向爲夷所侵今獲至其地威然不可犯皆
 主師之所莫敢撥出沒于此矣此章只論氣象如此非交兵也
 王旅如飛如輪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如鴻如不測不克
 淮在徐國
 武師之所莫敢撥出沒于此矣此章只論氣象如此非交兵也
 王旅如飛如輪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如鴻如不測不克
 淮在徐國

王旅如飛如輪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如鴻如不測不克
 淮在徐國
 武師之所莫敢撥出沒于此矣此章只論氣象如此非交兵也
 王旅如飛如輪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如鴻如不測不克
 淮在徐國

其力也。備奮發。其後。而與。維。有一。舉。而。平。蓋。○詩。說。已。矣。
○又。所。謂。後。人。至。也。江。漢。言。六。師。之。衆。前。無。始。後。無。終。也。如。山。靜。者。
之。勢。蓋。不。可。動。於。九。地。之。下。也。如。川。動。關。之。勢。往。不。可。禦。於。九。天。之。上。也。
王伯也。徐方既來。王既回。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應。徐方不回。王
曰。徐方既來。王既回。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應。徐方不回。王

賦也。猶。道。允。信。審。實。庭。朝。回。還。也。還。歸。班。師。而。歸。也。○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
告。成。功。故。稱。其。實。實。之。辭。此。篇。王。言。行。故。于。卒。章。反。覆。其。辭。以。歸。功。于。天。
子。言。于。雖。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爲。戒。者。是。也。

○平。謂。然。王。之。服。遠。以。特。兵。威。之。盛。而。已。蓋。蓋。吾。王。內。修。外。攘。而。王。道。之。敷。施。者。
皆。以。純。心。而。行。故。凡。經。於。廟。堂。而。敷。布。于。海。隅。者。其。允。而。不。僞。實。
而。不。虛。也。夫。是。以。短。教。之。威。素。懼。于。夷。心。而。天。討。之。降。自。樂。于。效。順。徐。方。之。背。
叛。者。既。于。我。而。來。歸。焉。徐。方。之。潰。散。也。既。于。我。而。來。同。焉。是。皆。王。道。之。大。致。之。
也。彼。卿。士。司。馬。不。過。亦。以。輔。之。而。已。謂。非。天。子。之。功。而。謂。功。焉。且。天。子。有。此。

特。爲。徐。夷。之。亂。四。方。致。也。今。則。四。方。免。兵。革。之。亂。而。悉。獲。平。定。之。休。徐。方。不。
特。歸。來。也。成。勳。首。而。來。庭。焉。徐。方。不。特。既。同。也。成。心。服。而。不。同。焉。蓋。至。是。而。所。
謂。此。南。國。者。無。不。慕。矣。吾。王。于。此。幸。與。天。下。相。安。于。王。道。之。內。亦。曰。班。師。還。
歸。而。已。矣。豈。久。處。衆。夫。服。之。以。兵。威。而。本。之。以。至。道。此。所。以。爲。帝。王。之。師。也。特。
人。反。覆。言。之。其。亦。美。不。忘。規。之。意。歟。

○王。命。王。武。王。分。明。是。兵。威。而。此。章。車。本。之。王。武。王。不。訓。誥。而。訓。道。不。單。論。
用。兵。說。允。塞。皆。在。心。上。看。允。者。心。不。欺。塞。者。心。不。得。此。句。實。一。章。之。大。旨。下。七。
句。俱。根。此。說。去。來。者。歸。附。不。復。取。也。同。者。慕。來。不。復。遠。也。皆。根。心。服。上。說。雖。王。
讓。之。布。初。非。爲。服。除。方。計。而。徐。方。之。來。同。皆。得。于。此。即。料。敵。制。勝。無。所。用。之。是。
聖。父。得。伯。且。不。能。贊。一。畫。而。况。從。行。之。大。師。與。陳。行。之。左。右。信。乎。惟。天。子。之。功。
矣。請。天。子。之。功。勿。須。深。求。得。見。百。年。大。數。可。告。之。祖。宗。示。之。臣。民。垂。之。于。後。
世。特。與。背。數。四。方。所。以。不。平。今。未。且。同。則。四。方。無。憂。操。之。焉。而。既。平。矣。○魯。氏。

卷之二十六

大

卷之二十六

大

曰。王。子。先。伐。豳。狄。西。征。光。武。而。歸。徐。方。水。服。今。來。朝。于。王。庭。則。行。方。
平。矣。平。則。不。特。來。且。易。不。庭。以。來。庭。而。借。首。稱。臣。矣。不。特。同。且。改。逆。命。而。從。
而。中。心。無。回。矣。只。委。委。說。下。無。非。欲。歸。功。于。天。子。耳。至。是。而。王。之。惠。而。歸。下。斯。
緒。三。農。千。島。尚。可。何。處。而。窮。兵。乎。哉。王。曰。還。歸。即。武。王。戰。克。棄。矢。之。意。蓋。誠。知。
武。功。之。不。可。贊。而。文。德。之。不。可。不。修。所。謂。因。以。爲。戒。者。如。此。○既。曰。徐。方。既。來。
既。曰。又。曰。徐。方。不。庭。不。同。故。曰。友。親。其。詞。○流。無。回。云。錄。愈。下。淮。西。碑。歸。功。相。
臣。而。不。及。李。想。者。傷。之。此。歸。功。天。子。而。非。及。皇。父。尹。吉。其。字。甫。大。文。章。也。○
類。雖。上。曰。既。同。其。既。來。稱。進。或。有。來。有。不。來。亦。謂。之。既。來。而。同。則。無。人。不。來。也。
不。同。比。來。庭。亦。稱。進。來。庭。特。其。身。而。不。同。則。其。心。也。○古。義。按。竹。書。紀。年。此。與。
上。章。事。在。宣。公。六。年。朱。子。云。詩。中。無。常。武。字。特。名。其。篇。蓋。有。常。德。以。立。武。則。可。
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有。戒。也。○後。漢。西。羌。傳。宣。王。遣。兵。伐。太。原。或。不。
克。可。馬。本。紀。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太。原。可。見。周。家。累。所。不。足。獨。武。耳。故。
紅。雲。武。字。極。考。之。○附。錄。天。子。之。功。二。句。張。一。鶴。文。并。文。詳。以。資。觀。覽。○歸。

功。于。天。子。知。其。克。培。遠。矣。蓋。天。子。不。欲。見。功。而。有。不。能。辭。者。觀。四。方。之。平。又。詳。
得。居。其。功。也。哉。且。天。下。無。事。則。功。在。下。垂。衣。之。象。天。子。得。而。居。之。天。下。有。事。則。
勤。勞。上。麻。精。之。烈。師。武。臣。不。得。而。受。之。蓋。實。力。在。一。方。而。無。后。在。萬。里。故。車。者。
使。尉。之。間。咸。以。銘。武。德。焉。徐。方。而。既。同。矣。豈。非。惟。是。太。師。壯。猷。可。馬。明。法。及。爾。
師。師。有。衆。能。用。命。之。故。一。人。受。厥。威。威。如。其。然。則。六。飛。不。駕。怡。神。清。穆。之。間。
受。服。者。歸。廟。算。焉。其。亦。足。矣。而。今。天。子。躬。赫。靈。靈。天。擊。果。何。爲。也。我。則。兵。威。莫。
重。于。禁。旅。雖。有。表。赫。習。師。之。來。皆。托。之。蒐。田。蒐。舍。而。不。與。其。名。以。端。王。國。之。體。
耳。茲。獨。出。西。州。之。甲。而。臨。河。濟。知。方。伯。形。虛。之。權。足。以。折。惡。陵。未。足。消。反。側。也。
我。周。鼎。伐。何。出。于。世。臣。雖。有。龍。驤。成。實。之。近。昔。委。之。元。宰。上。卿。而。不。佞。其。稱。以。
專。關。外。之。制。耳。茲。親。御。龍。之。暴。而。增。江。淮。或。虎。臣。薄。伐。之。矜。足。以。靖。弓。矢。未。
足。定。講。桑。也。今日。之。役。允。維。天。子。功。天。子。即。謙。謙。不。居。而。瑯。琊。之。史。載。傳。光。顯。
無。或。敢。說。又。何。敢。說。也。不。觀。之。四。方。乎。岐。畢。我。西。土。也。采。芣。以。來。蒲。姑。商。魯。我。
東。土。也。巴。濮。楚。鄧。我。南。土。也。由。嶺。嶺。峯。我。北。土。也。我。何。越。封。之。有。向。者。一。方。履。

○王。命。王。武。王。分。明。是。兵。威。而。此。章。車。本。之。王。武。王。不。訓。誥。而。訓。道。不。單。論。
用。兵。說。允。塞。皆。在。心。上。看。允。者。心。不。欺。塞。者。心。不。得。此。句。實。一。章。之。大。旨。下。七。
句。俱。根。此。說。去。來。者。歸。附。不。復。取。也。同。者。慕。來。不。復。遠。也。皆。根。心。服。上。說。雖。王。
讓。之。布。初。非。爲。服。除。方。計。而。徐。方。之。來。同。皆。得。于。此。即。料。敵。制。勝。無。所。用。之。是。
聖。父。得。伯。且。不。能。贊。一。畫。而。况。從。行。之。大。師。與。陳。行。之。左。右。信。乎。惟。天。子。之。功。
矣。請。天。子。之。功。勿。須。深。求。得。見。百。年。大。數。可。告。之。祖。宗。示。之。臣。民。垂。之。于。後。
世。特。與。背。數。四。方。所。以。不。平。今。未。且。同。則。四。方。無。憂。操。之。焉。而。既。平。矣。○魯。氏。

動實惟伯叔甥舅之國。廣家辨。而版人之。章。某海。道。方。下。也。觀。望。疑。異。不。平。甚。甚。焉。今。也。九。存。之。駕。河。運。行。其。無。成。之。旅。以。煩。方。高。而。後。有。勝。其。才。不。試。于。是。乎。錫。之。漆。車。來。馬。而。祭。標。也。曰。于。小。臣。敢。邀。天。功。于。朝。場。則。已。辭。矣。頓。珠。之。百。書。于。內。史。不。待。引。微。之。馳。以。論。要。蓋。而。金。鈔。登。出。林。相。為。息。于。是。乎。傳。其。旗。章。于。成。而。勝。也。曰。聖。天。子。威。靈。乃。爾。于。高。人。口。此。不。復。及。矣。其。既。平。也。安。得。不。贊。功。天。子。成。○。滿。揚。軍。威。加。號。鼓。未。移。聲。未。易。為。壯。然。獨。于。天。子。自。將。功。發。英。論。而。又。審。時。規。每。大。有。根。據。直。是。磨。墨。磨。鼻。之。才。非。比。短。歌。呼。聚。樂。府。

常武六章章八句

贈。坤。章。全。旨。○。通。詩。自。六。章。以。上。是。詳。敘。致。亂。之。可。受。下。是。不。以。禍。變。之。可。回。也。析。言。之。一。章。二。章。言。特。政。之。弊。所。謂。亂。也。三。章。四。章。詳。婦。寺。之。怨。乃。致。亂。之。由。五。章。言。王。致。亂。而。不。能。救。六。章。嘆。困。之。必。亡。而。切。感。傷。之。情。末。章。則。欲。其。法。亂。以。救。亂。也。○。詩。中。雖。非。言。婦。寺。當。以。亂。張。如。為。主。蓋。女。禍。盛。故。寺。人。親。婦。寺。近。以。取。亂。也。

卷之二十六 大雅

八六

○。正。人。疎。女。戎。與。而。外。狄。乘。之。此。定。勢。也。故。詩。人。憂。人。之。云。亡。亦。欲。其。用。正。人。以。取。亂。之。天。而。已。

瞻。卬。昊。天。則。不。我。患。孔。垣。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有。瘵。○。此。初。由。王。靈。疾。靡。有。夷。稱。○。罪。罔。不。收。靡。有。夷。瘳。

賦。也。○。久。爾。亂。瘵。病。也。靈。疾。害。前。之。也。疾。害。夷。平。爾。極。害。極。也。○。此。初。由。王。靈。疾。靡。有。夷。稱。任。奄。人。以。致。亂。之。詩。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氏。曰。罔。有。所。定。則。民。受。其。禍。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為。之。靈。賦。刑。罪。為。之。網。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申。謙。賦。卬。昊。天。者。曰。天。下。之。亂。未。有。無。疾。而。致。者。予。觀。今。日。之。亂。而。知。所。從。來。矣。彼。昊。天。以。惠。民。為。德。今。申。昊。天。則。不。我。惠。罔。已。使。其。其。病。而。不。卒。矣。而。又。降。此。大。亂。之。災。使。邦。國。危。殆。靡。有。所。定。凡。士。與。民。皆。受。其。病。也。天。之。降。亂。如。此。于。是。所。用。不。得。其。人。有。小。人。為。之。靈。賦。其。為。害。也。靡。有。平。夷。瘳。止。之。期。將。則。不。得。其。當。有。刑。罰。為。之。網。罟。其。為。患。也。靡。有。夷。瘳。瘳。愈。之。望。則。士。民。之。病。將。

何時而止哉

○。此。章。上。六。句。言。天。之。降。亂。以。病。民。下。詳。病。民。之。事。也。瞻。卬。是。望。惠。于。天。也。是。惠。願。之。意。或。曰。惠。願。也。孔。垣。不。寧。在。輔。氏。什。病。說。或。云。其。甚。久。不。寧。意。非。是。天。子。之。邦。靡。有。定。指。國。家。大。勢。言。之。朱。公。遷。指。國。論。與。國。政。言。國。論。不。定。故。勝。任。得。以。偏。用。困。及。不。定。故。刑。罰。得。以。偏。用。此。不。必。從。民。不。樂。其。生。士。不。安。其。位。何。察。如。之。惟。昊。天。不。惠。所。以。其。久。不。寧。而。降。此。大。亂。惟。其。降。亂。所。以。國。既。危。而。士。與。民。皆。病。作。一。氣。說。此。乃。人。所。為。而。歸。之。天。者。亦。無。所。歸。咎。之。詞。蓋。賦。四。句。此。亂。事。也。亂。本。前。在。第。三。章。蓋。賦。處。指。其。人。罪。言。定。指。其。事。靡。有。夷。瘳。靡。有。夷。瘳。正。上。文。孔。垣。不。寧。意。則。謂。不。寧。由。于。任。用。匪。人。原。非。兩。事。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空無罪女反收由二反之彼空有罪女復說之。

賦也。每收拊說救也。

卷之二十六 大雅

八七

○。此。章。上。四。句。言。士。民。之。困。下。詳。士。民。之。困。也。瞻。卬。昊。天。則。不。我。患。孔。垣。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有。瘵。○。此。初。由。王。靈。疾。靡。有。夷。稱。任。奄。人。以。致。亂。之。詩。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氏。曰。罔。有。所。定。則。民。受。其。禍。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為。之。靈。賦。刑。罪。為。之。網。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此。章。上。四。句。言。士。民。之。困。下。詳。士。民。之。困。也。瞻。卬。昊。天。則。不。我。患。孔。垣。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有。瘵。○。此。初。由。王。靈。疾。靡。有。夷。稱。任。奄。人。以。致。亂。之。詩。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氏。曰。罔。有。所。定。則。民。受。其。禍。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為。之。靈。賦。刑。罪。為。之。網。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賦也。哲知也。城猶罔也。哲婦蓋指來奴也。傾覆懿美也。泉賜惡聲之鳥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罔而已。故此必美之哲婦。而反為泉賜。蓋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其真曰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未句兼以奄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于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不可不戒哉。

無。然要其所以致此者。豈無其由哉。彼男子正位于外。為國家之主。空也。故所當則能用人行政。以致治。不有以立國乎。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者。則適以生事。若譽而覆罔而已。故此懿美之者。婦非不善也。而反為泉賜。為人莫不長而惡之者。蓋以婦有長子。能變亂是非。而亂之。隨從此始矣。

是以至予覆罔也。若是則降此大戾者。豈真出于天哉。特出此婦人而已。蓋君子之言。非善則規。規則適常有教誨之益。若夫匪教匪誨。而徒事多言。適以相倚。而亂之。是惟此婦人與寺人耳。豈可近哉。

仕顧訪無疑。誠之心。思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官位。頗獲尊章。擇知至。或乃色和顏厚。扶掖接好。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遂能迷罔。視慈惠王信。而任之。罔之。滅亡多由此起。○歐陽修曰。女色而已。官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而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倍倍。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

無公事。休其穢。婦人恃其志。詭譎始。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惡。如賈。三倍君子。是誠婦人。公事。休其穢。賦也。將窮。使善。試變也。謂不信也。竟終。反極。已惡。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事。穢。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人之言。其心。較善而變。詐無常。既以諂。矣。仍始于前。而終或不。于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為。恩乎。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令其。穢。以罔之。則豈不為。恩哉。

有。然要其所以致此者。豈無其由哉。彼男子正位于外。為國家之主。空也。故所當則能用人行政。以致治。不有以立國乎。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者。則適以生事。若譽而覆罔而已。故此懿美之者。婦非不善也。而反為泉賜。為人莫不長而惡之者。蓋以婦有長子。能變亂是非。而亂之。隨從此始矣。

惟天動雖若無意于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豈有能收過自新而不萃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豈其莫

惟天動之降禍固為可惡矣獨不可以轉禍而為福乎泉泉水流湧土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非直今日然也殆自禍亂之始伏已先受之矣然而禍亂之來不自我先不自天後適前此時蓋已無可為者然豈終無可救哉誠以藐觀昊天雖若無意于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夫苟有以感之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今主苟能改過自新修德以任賢去讒而遠色無泰于皇祖之儀行焉則人事之修可以挽回乎天變豈但兩之身可延未絕之緒哉雖于孫亦豈無福矣不然則困於疾苦不知其所終也已吁觀是詩而君子忠君愛國之心歟天恤民之意俱見之矣

賦歸章上四句言在已憂世之深下言世變有可同之道以泉之發必有其源身之生必有自始故以深與久為典見事物各有所從來也享自今矣謂自

卷之二十六 大雅

九吉

婦人入宮之時而已愛其有今日矣此詩言無盡不自二句依註帶下說自我定亂已過而可以更為自來後則亂未至而可以預為不先不後所謂禍亂之起適當其時已無可為者然惟天能為于不可為之時故曰無不克華蓋天運否泰無常降禍而使之危身能挽亂而使之罔也無泰皇祖便可挽了無泰初而漸趨危也而好德無泰風之雨于穿妻婦奸而親賢無泰祖之下正則德而中無德德之否則外無介休之傳大厲之天轉為克華之天以能保德乎德而北既而亦有德德之將來與其子孫說求見不能改過則天意終不可測而事歸卒有神跡可見則宗天下皇祖以哲開之世將有行天之澤也虞燦燦乃今自有躬躬之哲始則威德之存于天下如此○

卷之二十六 大雅

九吉

召是章全吉○通詩上六章極言禍亂而推其由于用奸末起思降古而與其任王暗指可用之舊人說指言之首章極言禍亂之意二章言致亂由于小人三章言王用舍之誤四章傷世亂之極五章言小人妨賢而己深憂六章言王不知禍原而己深憂七章言古思古而嘆王不用舊也○上篇是刺王寵衰奴故未望其君以無泰皇祖此詩是刺王任小人故未望其臣以有如君公皆亂極思治之意也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

賦歸章上四句言在已憂世之深下言世變有可同之道以泉之發必有其源身之生必有自始故以深與久為典見事物各有所從來也享自今矣謂自

賦歸章上四句言在已憂世之深下言世變有可同之道以泉之發必有其源身之生必有自始故以深與久為典見事物各有所從來也享自今矣謂自

卷之二十六 大雅

九吉

賦歸章上四句言在已憂世之深下言世變有可同之道以泉之發必有其源身之生必有自始故以深與久為典見事物各有所從來也享自今矣謂自

所以致此者亦以任用之非人焉耳彼天降罪罟之必重為斯民之害
而當之流亡者豈天災為之哉蓋以蠹賊之人能內潰人之腹心昏祿之人不
肯其職業此二者定彼亂邪僻之人所當深惡而痛絕者也而王乃信而任
之使之治平我邪則豈不至于荒亂乎是以上天怒而致此網罟之亂也

既解此章言天之禍民本于小人見用小人為致亂之由也天降罪罟貫下說
印指蓋賊昏祿之人言凡此輩羅織其罪使手足無措其罪罟也本由王用之
而曰天降是無所歸咎之詞蓋賊狀其害昏祿狀其人回這是狀其心術總是
陳說此一派人豫備之有惡賊其害在內國家之有小人其害亦在內故曰內

江江謂流如難之內壞也昏祿昏之所指則眾祿則專指閹宦言蓋昏祿也喪
也昏祿成被昏祿之人是祿喪其身體者漢史所謂刀鋸刑餘之人也小人在
外則寺在內乃相併為奸者故併言之潰潰回逆制承上二句來斯人而使之
皆為我邪我邪其可得而靖乎其可得而夷乎看此句見亂非降自天之意○

傾時士按以極為被官因前章婦寺之云耳然自鄭孔而下諸家悉同朱呂獨
得也且依鄭孔則昏亦作開並屬開官與昏亂之訓為疑極極其陰理非若
其為服謂所托者勿之臣庶供其職業謂所托者皆之臣也上篇之寺字則連
婦言當時固未有誤國大惡為世禍名如定策國老門生天子其人者

皇皇此謂曾不知其玷音就聲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賦也皇皇頑慢之意說說務為毀謗也玷缺也填久也○言小人在位所為如
此而王不知其缺至于戒謹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黷其顛倒錯

亂之甚如此
中語且此小人在位皇皇然肆其頑慢而不修其誠然務為毀謗以相傾此則
曾曾玷缺本不可用也王曾不知玷缺而反用之至于兢兢業業甚久不寧而

一特之頑慢者室于久于其位也而更見貶黷而不得以居其位焉用者不
賢賢者不用其顛倒錯亂至于如此國欲無亂得乎
廣頌此章言亂臣不知而賢臣不用亦推言致亂之由也皇皇謂頑慢朱公選

卷之三十六 大雅

九夫

謂不知道慢不供職言其行之不修也此即是玷處而王乃使之靖取我邦
會不壞其玷也有御于其迷之可玩習于其言之順旨意鏡至自其修職上見
我情絕素人言非詩人自我也較較業業孔填不寧所謂習也王乃不用其舊
爾爾位孔貶矣小人親則君子疎勢不兩容也○皇皇之人猶猶君慢慢不以
國家為事者與兢兢業業絕不同道而王不知而用之故曰何謂亂之甚如
此也○輔慶源曰小人之不可用亦明矣而臨亂之君所以為用之者蓋寔不
知其惡耳然亦皇皇說說者善于毀人以自蓋故也立亂人之朝而獨我謹恐

懼甚久而不寧則豈容獨立於終遂為人所擠排也
如彼皇皇不潰茂如彼樓言直七如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賦也潰遂也樓直水中浮草樓于水上者言情情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

有生皇皇茂早之時草皆枯槁不能遂茂如彼樓直之木而不濡其澤皇皇
民之無生皇皇如此則因勢可知矣我相此邦必至于潰亂而不可救也此非任
用小人之所致哉

爾爾皇皇任言四之憔悴而決其危亂也蓋小人之禍及于國者如此如彼三
句者山泛就國說說等多矣之南台云慶皇三句形容民之憔悴如彼皇皇
草木潰潰言虐政所及新民之生也皇皇如彼樓直言惠澤不加新民之枯
槁也皇皇此皆任用小人之所致也爾如彼對看是將二事形容國家之憔悴
先提起正意方是賦賦不遂茂以陳草言樓直以水草言蓋為賦賦皆傷其
根本破其枝葉故蕭索如此故仲文頌庭愧而嘆曰此村安生意盡矣皇皇
三句正此意民為邦本而民不聊生邦安得下清春秋傳曰國亂曰潰也亂口
版凡水之潰者其勢橫橫而四出故亂之甚者為潰亂

皇皇之皇不如時維今之疾不如茲彼疏斯拜胡不自替職兒音斯引
賦也謂是疾痛也疏猶也揮謂精矣皇皇也見悅同引長也○言昔之皇皇未嘗
若皇皇之疾也而今之疾又未有若此之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曉與釋其分
審矣而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為此故至于愉快引長而不能自

皇皇之皇不如時維今之疾不如茲彼疏斯拜胡不自替職兒音斯引
賦也謂是疾痛也疏猶也揮謂精矣皇皇也見悅同引長也○言昔之皇皇未嘗
若皇皇之疾也而今之疾又未有若此之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曉與釋其分
審矣而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為此故至于愉快引長而不能自

皇皇之皇不如時維今之疾不如茲彼疏斯拜胡不自替職兒音斯引
賦也謂是疾痛也疏猶也揮謂精矣皇皇也見悅同引長也○言昔之皇皇未嘗
若皇皇之疾也而今之疾又未有若此之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曉與釋其分
審矣而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為此故至于愉快引長而不能自

卷之三十六 大雅

九夫

已也

國至于潰亂如此則我之感嘆其能以自己手思齊先王之世人下般
審其苦字樂利之休未有如今世之疾者也而今世之疾雖不可與先王之世
物然猶得以前且固存又豈有如茲之甚者乎凡此皆小人為之也彼小人
之與君子邪正異趨如政之與權其分審矣局不自禁引身而退以避君子使
君子得以有為而斯民獲昔日之盛乎惟其知進而不知退是以使我心專為
此故至于憤慨引長髮之深而不能自已也

此解此章上二句言當時之益病下欲小人之避君子也以昔殷商對公飢饉
言以人依歸對今死亡言所以致此者由小人之用事耳米之粗者為厥以此
小人之道潰亂邪僻也米之精者為神以此君子之道純粹精寔也胡不自省
是因其恃寵而惡之詞王固不知其玷也此時欲望王罷斥之不能君子我
位孔艱矣此用欲望君子斥逐之亦不能只得引避之情委曲堅苦之小
人真是一片痴心一片苦心也憤慨憂亂而無情緒之意註中此故二字指小
人不避君子言○疏義二章三章刺王任用小人此章則刺小人知進而不知
退也

然如

池之竭矣不云自頰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賦也頰厚薄廣弘大也○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
之竭由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此其為害亦已廣矣是使
我心專為此故至于憤慨日益弘大而憂之曰豈不裁及我躬也乎

那以夫以小人之不替而致君子其病則禍亂之起有自來矣而今之說者乃
曰池之竭矣不由自外之不入泉之竭矣不由自中之不出是蓋以禍亂為過
德之數而不以小人為致禍之原此小人無所畏忌得以滋其同極少奸而肆
其廣博之害矣我也感念之間專為此故此心至于憤慨日甚以人而憂之曰
今雖之亂如此豈不裁及我躬也乎蓋未有天下皆亂而吾身獨存者雖欲
免于憂不可得矣

卷之二十一

大雅

卷之二十一

大雅

此解此章上五句言人不窮乎乳木下深安其害之及已也首四句非賦而類
先擬正意在上方不似此須云用小人者禍亂之本而不云然猶池之竭由外
之不入今不云外之不入而從容其池之不足泉之竭由內之不出今不云內
之不出而從容其泉之不盈是不窮乎乳木也上不替是小人不自替此不云
是不云小入悞國其罪可正其惡可勉惟不以為階亂此中便有不替言
者矣故曰溥斯害矣爰之弘由言之溥水不裁我躬蓋不云自小人則必歸罪
君子我位孔艱猶其輕耳正其害之薄意○或云此也而本作賦也誤○大
全或問此章疑是比體朱子曰作此為是○朱子曰看詩須著意去講解只
平平地而味自甘則擊池之竭矣四句吟味人之

黃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日辟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
之人不尚有舊

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楚促也○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
之相輔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之時促國盡大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又
謂憂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百有之而不川耳

事請夫故今日之事固可傷矣而追思古者之盛其用人為何如耶昔我先王
文武受命之時有如召公者救敗南國而致江漢之從化虞尚質成而來天下
之歸心其日辟國百里蓋如此今之所用者皆蕞爾昏昧之人是以大戎內侵
諸侯外畔日蹙國百里也於乎哀哉今世雖亂豈不尚有舊德之臣而可用乎
有之而不用此亂亡之所以不可救而先王之盛自今不可復見矣吁于憂亂
之中黃與望之意可謂有忠愛之情願治之心者矣南王終不知改則則安得
爾不更哉

此解此章上四句即古之盛以修人之衰下啓王以用舊也此正言王任用小
人以致衰微之事先王所以為文武其言召公開國之事但舉其所以事文王
者蓋文王受命固本乎是至三武王亦承受乎是而已非復有所謂受也詳因

主化育化自北而南則江漢百成而後從之因益聚化自近而遠則黃河東流
而東歸之因愈多所謂日辟國百里也于豈山見四夷之化下猶身見比侯之
數世所傳也國也諸家多云得國直就開拓說不以化言故前章文云先王文
以一封之土驅起為方伯而後漢江漢相率稱藩者四十餘國先武王以西
之侯驅起為天子而東西南北至于卑附者八百諸侯是皆偶然或著其朝無
豈賦皆休之人則百姓皆安而野無飢饉流亡之民則封疆自拓理有固然者
矣此說亦可從○說簡召公便見用賢說今也日覺國百里便見不用賢不
備出似引而不發可也末說不向有德其意顯著若先說出末句較淡矣今昔
之治亂皆用人之得失使然故下又嘆之以啓其用賢當時亂離拉去宜
王之中央不遠其老成耆舊尚有存者故詩人只說不向有德而不用意
自冷感言外了而不了合著意味無窮此二句每其有賢不用而小人遂使
使制至此極耳不亦可哀也哉○陳定宇曰此詩及前篇永皆有齊齊治世之
意前詩望其改過而無奉爾祖此詩期其改國而用賢人齊如是則石猶可
齊如大邑之不遠復孔子之勿懼改齊傳之自漢漢武之始查何至百里之口
變而召大武羅山之廟耶○陳止齋曰周南係于周公召南係于召公豈非化
之盛者必有待于二公也乎至于風之終係以那雅之終係以召曼亦以見作
之聚者必有恩于二公也○劉安成曰此詩之次居豈雅之終而第七又居
此詩之終係係百嘯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如下界之終受
風賦○潘登江曰聯印言內或于召曼召曼言外要于小人蓋內有象如之龍
國外無召公之臣矣低昂輕重之勢如持衡然故曰后宮召曼則賢者德微聲
傳且言則善類暗啜非國於邦恒必由之若二詩非爾古永堅哉

詩經集卷之二十六
召曼七章四章五句三章七句○因其前章稱曼天卒章稱召公故謂
之召曼以別小曼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十九句
上元陳元明書

詩經集卷之二十七 周頌
頌四○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類也言於神明者也
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周頌公旋定而亦或有康
汪以後之詩○周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凡五卷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清廟章全首○此詩見洛邑既成祈率諸侯以祭的意思以文德無射于人為主
文德不可見而觀德之在人心者便可見文德首句提起肅雍五句是言奉祭
者皆贊文王之德下是即上意而嘆文德之盛也全要驗盛德之在人心不重
人心之誠上○周公作此樂歌蓋以文王收於天下之人心是舉廟中以見天
下無不有射于文德也故上言射多士而下總之曰人人字蓋天下而言也
於前穆清廟肅雍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顧不
承無射於人斯 濟濟二句下即陳西
賦也於嘆辭穆清遠也清清靜也肅敬也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
也濟濟衆也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而疾也承尊奉也斯語辭○
此廟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享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清此清靜之廟
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
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
乎其無有厭戰於人也

詩經集卷之二十七 周頌

甲謏賦於穆清廟者曰有廟之格因所以思孝亦所以觀德也今日清廟之祭
不可以觀文王之德之盛乎於穆哉此清靜之廟神靈安于斯嚴厲行于斯此
固一人主也見文王之地而以與羣工百職共見文王之地也故當祀禮方
行羣后畢集尊而助祭者不有顯相乎而肅雍以與其安雍雍以致其和顯相
一文德也卑而與祭者不有多士乎而肅雍者如其敬雍雍者如其和多士一
文德也文德之神在天也而此顯相多士則見文王于天而以心之和敬者對
越之若與在天者和感乎也文王之主在廟也而此顯相多士則見文王于廟
而以心之和敬者駿奔之若與在廟者相左右也夫清廟祭享已在奕世久遠

之後而顯相多士亦非復左右奉璋之徒矣而猶然若此焉其可見文之盛也
以光四方可以顯西土亦可以光顯于千百世之天下何其彌久而彌彰也豈
不顯乎文之盛可以顯望士可以趨六師亦可以趨走乎千代之臣庶何其
彌久而彌篤也豈不承乎吾知文王未沒天下之耳濡目染者惟文德也固論
洽漸漬于其中而不自知文王既沒天下之夢想思慕者亦惟文德也又聘屬
維繫于其中而不可解信乎無有厭射于人者矣此文王之德所以為盛也周
人世祀而互歌之也宜哉

疏解此詩周公作于攝政之七年朝諸侯者相成王以朝之也○疏義曰廟有
阿室室宇周其淡遠清靜可知李氏曰事神之道尚潔故曰清廟此句
要點出文之神凝于斯文之主在于斯并主者一段精神全歸于斯而顯相
多士皆與焉顯相助祭之公侯多士執事之百職肅雍即是文德秉文德即秉
肅雍益互言之雍雍在官肅肅在廟文之德固然而以顯相多士相承互說正
見其無一人之不懂耳肅雍秉德雍就祭時見之亦不專指相祀一節就平素

身有其德言○輔慶源曰文王之德不可明言凡一府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
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在天以神言對越有景仰昭事
如將見之之意此心對着文王心無他念念無他適也在廟以主言駉奔以周
旋趨馳如將弗及之意人主生而奔走天下猶易沒而奔走天下實難今駉奔
走而曰在廟則文德之成人更為可想此二句是一時事非既事其神又事其
主之謂然對越亦只于駉奔中見之蓋在天之靈即靈于在廟之主也總是心
之和敬為之不可分身心者此正是聖德在人心處德之昭明不昧曰顯人之
恭敬奉持曰永此句總承上意無射句又和顯承來惟顯且承若是人心又安
得有厭射總見文王雖逝而文德之在人人心者雖當沒世之後猶淪浹深隨而
不能忘人字泛指天下之人說而承祭者在其中即廟中以見天下也
清廟一章八句○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旅文王駉牛一武王駉牛一實周公
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六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特見
又土者慨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

德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
歌句也三嘆三人從美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琴瑟亂
人聲欲在位者備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歌天之命章全旨○此詩首節贊文德之盛下是欲承其道之傳也只重贊文德
上以純字作贊聖字為字俱根純字來文王之德上合體于於稱下衍慶于
于孫孫意一貫文德之純惟同天道之不已則其可以示法於後人者又何有
或已處故後人必順之厚之方能以此心之不已而令文王純德之不已也惟
文心同天故與天合德必後王同文方可與文合德○首節言德下節言中旨
道者自文王得之心而言則曰德自後人所當繼述而言則曰道道即德之見
于事者如漢訓功烈禮樂文章是也

天之命於詩穆不已於上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
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
以為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
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中節賦維天之命者曰言祖烈者必本乎德言祖德者求端于天是故維天之
命於乎其德遠哉道復相禪而無一息之停何不已如之命流于不已則天之
所以為天蓋于是矣文王之德於乎其不顯哉純粹至精而無一私之雜何純
如之德至于純則文之所以為文蓋于是矣夫天道不已文德之純亦不已天
也文王也何間然之有哉
疏解此節贊其配天于無窮也舉天道聖德而並言之此便是贊文王之德
之盛非是以天類文亦非是以文擬天也於穆對不顯雖看只是贊詞不已與
純乃天道聖德之實當重看恐是贊詞不顯不已是循環無窮不顯是光輝宜
首純是源然不雜不已正是於穆彼或已焉則有端倪可見而非穆矣純正是
不顯使有私欲雜焉則非顯矣程昆湖云穆是即既不已者之流道也顯是即

說不雜者之顯著也此分合更精明○講法須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未有
全體之者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無二無雜無間斷先後一天命之不已焉
然則文王其天乎一直說下○嚴華谷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義彼天與聖
人猶為二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王之純對立而並言之蓋有不答提
議者正是贊文德之盛也

假以滋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稱之

上二句庚子新江 駿惠句王子

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滋字之說也收受駿大惠順也會孫後王也篤厚
也○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
篤厚之而不怠也

詩經集解

卷之二十七 周頌

四

「車薄」夫文德之盛如此我後人不當嗣守而弗替乎顧我以不敏之資而荷其
大之幸此正文王之德之所恤也不知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而啓發我之思
乎輔翼我之行乎有則我當受之以為憑藉之地凡文王之道本之身心之剛
而達之家國天下之大者務期大順之而不悖也然道也不惟我之當行後
世子孫皆所當行者也繼是為曾孫者又當率乃祖之攸行篤厚之而不怠焉
如是則文王之道將傳于世世與天道相為無窮矣不有以慰文王在天之靈
乎

「厥解」此節其裕後嗣于無窮也假以滋我從己之欲入德而未德來亦正為
德盛者澤必長故欲望其恤耳不作疑詞看亦不專就祭時說我其收之連下
句看言文王有所恤于己則已當備文之德曾孫篤之句言文王有所恤于曾
孫則曾孫亦當備文之德也收是不欲過依陸璣意蓋謂宗以德垂裕未始不
願子孫之象賢而或自作不典無以為承受之基則雖稱宗在天之靈有啓佑
之意而往往不能身體其道永其傳故曰我其收之又曰曾孫篤之惟求無
負于所以恤我之意耳文王之道本之身心而達之家國天下皆純德之見諸
行事者不安于小成而必欲充拓開廣之故曰大不敷作聰明而必欲持循
守之故曰願我行之曾孫又行之世世相續便見篤厚只是大順者念大順之
而不怠也○輔慶源曰上四句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也後四句言已與後五

皆當法文王不已之德也何以恤我不敢自必之詞也我其收之幸之之詞也
駿惠我文王自期之詞也曾孫篤之又望于後人之詞也○此詩在禘之祭與
洛邑之祭不同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章全旨○此詩重贊文典上首二句言聖典之當法下贊其為致治之祥正
見其所當法也○緝熙二字原文王之心法而用之于此則有山心法以繼治
法意○始祀作武王始祀文王以王禮之時說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迓迓用有成維周之禎
賦也清清明也緝緝熙熙始祀禮迓迓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
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然此詩疑有闕
文焉

詩經集解

卷之二十七 周頌

五

「申疏」風維清緝熙者曰有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典惟我嗣王所當清而明之
使之昭著而不昧而又緝緝之使之常昭明而不已者乃文王之典也蓋經書
本于一心損益監于二代功成一代之典皆所以闡文德之精而備王道之大
者也故自始祀文王之時以至于今其間開國承業者用是典而成承清之業
繼體守成者用是典而成日清之休莫不有成績之可紀焉則是典也始以關
維清之章首二句文平而意事文王之神在天而文王之心在法如紀綱法度
疏解此章首二句文平而意事文王之神在天而文王之心在法如紀綱法度
之施皆其精神心術所寓惟法久則易溷所以貴清明法久則易息所以貴經
照蓋經書空布使之大著于天下又無時不然而使之常布于天下正緣文王
之德原緝熙攷止其所垂為典者後人亦當緝熙而常清之也真正與法異蓋
法隨世而數易典垂世而不刊故不曰文之法而曰文之典原經自武王制業
時言迄于今合咸王守成意用謂用典也兼變通遵守二意顧字即在有成上
見不必以風靡河洛等形容此蓋即典為禎也未要繳出法典意使不清明而
緝熙之是自乘其禎也可乎哉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章全旨○此詩重報功上首節歸功于諸侯下皆示以報功之意或將我勉修德另做一項不知受之以德正所以不忘其功處古人相報之厚其美不忘規類如此○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則工歌烈文非獻其功之謂

烈文辟錫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文也辟公諸侯也○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

申蓋賦烈文辟公者曰宗廟之祭我主之辟公相之者也今茲殷禮非刑而神釐永錫亦庶幾祭則受福矣豈于一人之自致哉惟我辟公盛德素享于神明侯度益飲于格廟其願願印印而光輝之發越者是其烈也其驗驗濟濟而度數之不愆者是其文也以此而承吾大格則馨香感而嘉既隨集矣凡其如幾而如式府萬而府億者孰非辟公之錫也然豈曰惠及一時已哉多福之米同愈久愈篤殆惠我以無疆之福嗣是而子而子其克保之嗣是而孫而孫其克

特選集

卷之二十七 月頌

六

保之是難祖考蒸翼之澤而辟公之賦蓋我文字文野者亦已弘矣

疏歷此節是歸諸侯以錫福之大功烈文句輕祉福三句一順說下祉福就王若一身言祉福乃神錫而示辟公者蓋助而獲福猶之錫也辟公錫對越之誠以格祖考祖考以辟公之故而福我一人是今日之祉福皆辟公之所錫也惟成業而致盛治方是王者之福非徒以富貴言下二句是行此祉福于無窮也祉福享之長久便是無疆而子孫保之即保此無疆之福語意相聯不顯此節正所謂我功也○大意謂精誠之極昭假于神而通神之說以及于我運遠之屬數錫于我而錫我之祉以及于子孫則于今日所以格祖考而致一時之福極他日所以延後裔而垂百代之休光奇辟公賜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禁之念茲戎功維序其皇之

對廟之義未詳或曰封即利以自封也靡汰也崇尊尚也戎大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則王當尊汝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

中禮夫辟公有錫福之功如此我將何以報之乎念爾平日之在邦也取民有制無封以專利貴出有經無靡以傷財維王因嘗隆誅常之禮以尊崇汝矣又念汝今日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崇及爾身未足以為報也必使汝之子孫繼先序而承府茅土之封襲前休而永承屏藩之奇茲光大之而與百之子孫相為靈長可也如是則所以惠我無疆者庶乎其少爾矣

疏歷此節示以報功之意首二句從今日助祭想到平日各共職守庶歷可嘉只此無封靡已當崇慶况有大于此者乎只引起助祭錫福之功所當報耳取之有制能遵我周九賦之法是謂無封用之有節弗違我周九式之規是謂無靡崇之是尊禮褒賞之意皇之只是繼諸侯之緒與國同休即季札所謂國未可量也不就加地進律說報功以及子孫為極故特推極而言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乎前王不忘

又言其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中庸引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學引於平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

特選集

卷之二十七 月頌

七

申禮然我之憲又不止此也人固有恃勢力以為強者矣豈知莫強者其人乎能盡求善而聚善成備則大進有以立四方之極四方雖遠皆以之為訓矣何強如之人固有假爵位以為顯者矣豈知莫顯者其德乎能備君德而眾理畢其則盛德有以立百辟之準百辟雖眾皆于我乎儀型矣何顯如之夫道德之能感人如此觀諸前王可矣矣於乎我前王也身雖已沒而思慕之者愈永而不忘正以其道德之盛而四方訓之百辟刑之者自不能忘也誠能以先生為法則人亦不忘而崇之皇之者弗替于後矣可不勉哉既歸美于前又勸勉于後可謂得待臣之道矣

疏歷此節上四句言道德之盛顯下以先王之成人者喻之此與前詩不同前重在道循成人此重在無其不顯不作於賢說無競以勢力形之四方訓正見其強不顯以爵位形之百辟刑正見其顯道即日用美備之不可缺者故泛言

四方德為民御衆之所當盡者故專言百辟前王包文武在內勿用出不出是言天下後世之人仰慕受統之不忘也正道德之能維保人心處但訓行在當所不忌在後日語亦有辨當奉祭廟庭時就將人心思慕前王來時選他使其德然有感動意亦與法依有有餘不盡之意若直說要他取法前王意便索然○劉上玉云無就四句雖若概以成語引起即已直指前王矣故下緊接不忌亦倒裝文法也嘆前王竟任亦若自勉者而勉辭公在言外意味深長時講必欲找足則嚼蠟矣○戒功固所當報而道德則所以保成功者又何可以不修者於乎二字一番味變今時公想那不忘的緣故有不吝不盡人不修德者矣○劉景誠曰分言之則人與德異合言之只是一個德故總註只言先王之德

烈文一章十三句○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

天作章全旨○此詩頌大王承天啓後之功當以太王荒之句作主言大王上承天意以創業下啓文王以成業皆太王之功也不可以太王文王平說大意詳

詩經卷之二十七 周頌

能如文王之康始無負太王之荒末言子孫當世守以慰太王之心也荒之康之保之俱指岐山言保岐山在于保天下保天下乃以保岐山根本之地能無遺念○此詩全要歸重太王故註曰太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蓋文王亦不過承太王之緒而安之也

天作高山大音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復矣岐有夷之行叶反子孫保之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復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此祭大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天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保守而不失也

申謹賦天作高山者曰我周之天下大統雖盛于今日而肇基實始於太王是故知創業之所以難則知守成之所以不易矣誠以岐山之高撫而有之者固我周也而所以使之得撫而有之者天也蓋由帝鑿下土而求莫之心乎于明後之主故乃眷西顧而與宅之命遂宅于岐山之陽天固作之以待大王也而太王亦豈非善承天者哉吾見其體國經野而躬親乎宵宇之勤啓開修平而

曲成乎荒度之難是雖盡人之能而允咨于帝運之望也夫太王既作之子孫矣文王則因其垂成之勢而修和輯寧以安此岐周之民焉夫此一岐山也本王作之于前而啓文王以安之于後以故昔為險阻之區今則人歸日衆而有平易之道路觀岐山而念功非皆太王上承下啓之成業而為今日永清海宇之丕基矣乎為子孫者慎弗恃乎天而必盡之以人當仰思乎祖而普福之于後以文王康之之政為政而上承乎太王作之功保此岐山于不替焉可也如是則有夷之行永為萬國朝宗之地而我周植木之固永為萬年不拔之基矣否則豈太王之所以望我後人者哉

疏解此章上六句言太王基業之功下則望後人之世守也周之遠岐本非得已而周家王業實起自岐山故詩人言此非人所能為真若天造地設以待此明德之君者故曰天作云云荒之不但作屏修平須兼居民授田看凡一切教養已草草做一番了所謂草昧經營也彼作句亦不可輕形勝造于天故云天作草昧闢于太王故亦云彼作見得太王之功直與天並也文王句不得與太

王並重謂彼惟善承天之所作如此故文王因得而康治之設太王無以作之于前文王何由康之乎後也康之以治岐之政言如惠鮮慎保輯寧修和之類要入培植岐山之命厥意彼祖二句總承太王文王來却重太王上有夷之行是地開民歸昔為險阻之區今為都會之地保字亦重在保太王之業蓋岐山在昔為王業之基故岐山在則王業在而太王之治如在岐山在今為天下之本故岐山安則天下安而太王之神始安徐微云履豐鎬之洪圖則追念岐陽之啓闢撫蕩平之大業則釋思草昧之經綸此正所謂保之也保者非謂止保此一隅爾宗以一岐山而遂有天下子孫固當以天下保此岐山然亦是修德行政以保之不是泛泛去保也○太王當年仁人之歸不隕之間種種可想詩人不言而獨演念夫叢闢起家之地以為子孫者知天人之相求其故甚微果何息可以少懈而後前休無窮不獨人庸時始不忘也○高山之當保固矣何以復有運豐之舉運豐正以保岐也拓其權衡乃以鞏其本基又何以復有運鎬之舉運鎬正以保岐也羅其局勢乃以擴其根蒂也○疏義詩意皆此

詩經卷之二十七 周頌

九

主岐言之故知為祀太王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章全旨。通詩以不敢康句為主。文以敬止武以發勝皆此不敢康之心也。即基命章亦不致康到精微處耳。只一心字提綱。所以修德基業者。在此所以親光揚烈者。在此所以輯人心。凝天命者。亦在此。心外無德。德外無命。不分三項。先言文武。所以引起成王。見得成王能修文武之德。繼文武之業。而保文武之命也。重成王守成一邊。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誓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成王不敢康五句成命試以夜一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命于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誓

也。宥誓密也。於嘆詞靖安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

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

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濼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公能

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

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七

疏解此章上二句。本其受命之自下及其保命之功也。我周有天下之命。已見一成而不易。故曰成命。二后受之。以敬止敬勝之德受之也。曰成。曰二后受。見成王居可康之位。有可康之勢。而不敢康。此為藉德基命之本。不敢康二句。半篇不可把存心積德兩平看。上思天命之難謀。下思先業之難繼。此其湯然不敢康寧的命頭。正修德保命之根本。夙夜。是言工夫無間斷處。有番是言修德到成就處。屋之基址曰基。德立于此。而命承于彼。如有憑藉者。然故曰基命。凡繼世之主。多謂席龍承休。可以晏然無事。遂至過豫滅德。無以為承藉天命之基。今之夙夜積德。以其命者。直上存者之地。而後已。作一氣說。有者。萬理皆備。而恐無匪際。遠大之命。原非可以淺臨之德基也。宥者。一理粹然。而毫無滲漏。嚴密之命。原非可以粗疎之德基也。誓者。繼續文武之業。而不自戕墜也。照者。光明文武之業。而不自我昧也。或謂緝熙註雖屬業說。還木德來。蓋心。如親文光。則繩祖之心。盡揚武烈。則有父之心。盡是也。心即不敢康之心。念念不敢康。即是早厥心。單字。作完滿看。與盡性之盡一般。此二句。蓋覆講上二句意。而

噴美之故註曰。是龍云云。緝熙。擇基命。單心。覆轉不敢康。或宥誓。肆其靖之。斷主成王時說。二后方與天下以更新。而未及與天下以休息。所以靖之者。不無望于後人。惟成王親光揚烈。依然不改于攸同。永清之日。正其能保二后之命于無窮也。靖之。謂休養安輯之也。如政清刑措。禮而樂和之類。○成王守成者。乃頌其基命。可見我周世世開基者也。我周之心法。命命樹基者也。蓋命之未樂。不可有微幸之心。而命之已集。不可有倚藉之心。故于二后。僅言受。而于成王。則言基。見命之堅固。不披全賴于成王也。○歷觀古昔。以至今日。繼世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爾。獨周家為不然。以此知成王之功。為大。推其所以。只此一點。不敢康寧之心。文皇其德。微論創守。孰難。微曰。守成難。開創者其功。大守成者其德。至也。然則此詩。豈獨頌成王之功哉。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此康王以後之詩。

我將章全府。○此詩重親親一邊。不可把尊親平看。上二節。昊天與文王之享。以祭時言。末是敘常保天與文王之享。以常時言。首二節。是一時事。勿分先後。不

敢必天之右而必之于文王不敢以氣類之接必文王而以遵典培四方必文王
王然且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若不可與侔者焉。○法文處絕不言
天以文一天也。畏天處絕不言文以文一文也。正見其配處
我將我羊維羊維天其右也

賦也將羊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儀之右所以尊之也。○此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臨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
乎蓋不嚴必也

羊之右手
[申]講賦我將我羊者曰我之大享明堂也帝以親配禮因由干義起神以人格
儀尤貴于及物或自我將之致其敬而敬焉或自我享之致其信而信焉有少
牢之羊也。乘宰省之我則將而享之昭民力之普存非若闕丘之爾粟矣有太
牢之牛也。宗伯省之我則將而享之薦馨香于冲液非若冬至之用饋矣。大書
物者存乎人而來格來享者存乎天惟此上帝之尊庶其鑒于一念而降此牛
羊之右手

疏歷此節言備物以事天而與天之享也明堂之禮古無其制自我倡起二我
字最有體意蓋不委之有司而示以必親之意也奉而進之曰將熟而薦之曰
享維羊句見禮儀俱備與闕丘之祭不同昔以天道祀天則蒸結為席爾菹為
器其牲爾栗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此以帝道配天則牛羊為牲蔬菹為器
禮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維天其右之其字乃與望之詞見天心難測當
有出于將享之外者舍下法典及畏威意方妙先正云皇天雖無親而幸有於
耶于天者在也則斯禮也其亦天心之克當乎上帝雖靡常而幸有在帝左右
者寓也則斯禮也其亦帝心之於故乎我盡誠敬以神神曰右神聖我而歆其
每享亦曰右○疏義云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主皆西坐東向東左西
右則儀在左而神在右矣古人以右為尊故訓右曰尊○紀籍云右字中包享
字

儀式刑文王之典自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及反之
一傳于子江西
二句已百廣東
日上

儀式刑皆法也綴錫福也。○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
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

[申]雖然明堂享帝文王配焉被文王管以安民之心垂一代之令典而即以安
民之典開萬世之太平所望後人者良不淺也我則儀式刑文王之典考周官
以吞故實而發惠不忌按方策以條便宜而親揚不怠日以靖乎四方之民焉
一念享親之誠實藉此以為之本也此即不敢以薦馨香之靡文卜其來格而
能以繼志事之達孝決其居敬哉維此能錫福之文王其降而在此牛羊之
右以享我祭乎

[疏]此節言法典以安民而必文之享也上二句就已然說見感格有素正宗
祀之原也儀式刑三字大全嚴氏謂是法之不已劉氏謂是取法之甚輔氏謂
是聖言之見凡云為動作皆不敢忘文王張叔翹又謂古人用字不厭重複多
如此如自古在昔先民之例然只隨他法典便了不必逐字疏解典以禮樂刑
政言文王惠群保厥無日不以四方為念法文王之典正所以法文王之靖
四方也日靖日自然也伊嘏句輕祭時稱之詞右字與上節同即尊降也註
在此之此字正指上帝之側享之以天對天只好說爾莫望之意故首看一維
字以孫單祖可驗其感享之素故次着一既字不敢必與若有以見其必然足
說詩者之詞非詩人明堂自言之詞然措詞亦不可不念此意也○考有虞氏
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嚳而郊禹明堂之祀未之前聞也蓋周公之意以為
思文后既配于郊矣以文王之德不配之于郊又不可神也于是有明堂之
祀焉他日視廟之制又特為世室列于廟之外以為百世不遷之廟則其以
德而勸後人之意深矣至于樂歌又以法典為說夫周公之意豈特報德先王
也哉意使其後人服膺是詩則其典雖至今存可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
以降鑒之福乎

爾謹夫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然仁人不以天之既右而隨其享帝之誠

子不以親之既事而忘其親之敬。今日其敢以自辱乎哉。我其自瓜而夜。陳明成之有辭。而時切夫教若之誠。帝靈之有嚴。而不解夫時義之勸。庶幾動與天合行。其理俱。天與文王之降鑒。予我者。予以保之。予弗失也。茲天與文王。一也。其天所以長文王。畏天有常。則天之降鑒有常。而文王之降鑒亦有常矣。否則其冥之中。必有厭棄我者。而敢不敬哉。是詩見周人能享帝享親。而仁孝之道。兩無他矣。

疏解此節。承上二節。冰見得天與文王之右享者。非享以物。享以敬也。三句一。液說下首二句。主天言不言文王。統于尊也。天威如階。階日臨。出王游衍是也。畏天威。如憂勤惕厲。戒謹恐懼。無一時一事一念不然。便是此二句。只講畏天。不必入文王。按微言。仰體日臨之微意。而不徒待乎牛羊之將享。遠紹昭事之小心。而又有加于文與之儀型。言天即帝。文王在內。而到上玉。謂畏天。敬即是長文王。還不事補。語亦不容補也。極妙。末句。見依然自滿。玩天。則皇天弗尚。文王弗恤。矣。降鑒于今者。可常保于後哉。蓋明堂之悚惕易。而平居之敬畏。

卷之二十七 月頌

其誠言。蓋降鑒又是原右享之意也。若云降鑒即是右享。此只就祭時言。又似狹矣。○蔡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于郊。又無屈天神于宗廟之禮。故特尊其祀于明堂。斯為由盡矣。○問。天即上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祀之。故謂之帝。○古義曰。宗祀者。程子謂以宗廟中。稱舉大禋于一廟。故迎主致之以配帝也。○韓士按樂記曰。武王克商。祀于明堂。新禘云。神農氏祀明堂。百靈而無四方。通典曰。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則明堂為祭祀之所。上古已然。惟惟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昉于周公。孝經以此贊其孝。而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所云嚴父。蓋主周公。尊文王而言也。文王有盛德。宜享此盛禮。武王末受命。一切制度。俱所未遑。周公成之。孝孰加焉。後世不達此義。誤說嚴父二字。以為凡有天下者。必尊父以配天。歷漢唐宋。莫有能正其失者。司馬光曰。事親者不以教祭為孝。貴于得禮而已。孝經曰。嚴

父莫大于配天。孔子以周公有些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禮。父也。教引之以証聖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朱子亦曰。此是周公創立一個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承為定例。以後禮配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安將嚴父之說。亂了。其辨本。明足破千古之惑。○附錄全章。周訓成文。并文評。以資觀覽。○王者之舉親如事天。千其宗祀知之也。蓋天之愛四方。無異于文王。而文王之富發。亦與天同也。周之所以事之。享有二道哉。且大祀天之禮不一。而在明堂者。為以親道事之也。配天之主不一。而在文王者。為以帝德宗之也。故郊頌及祖。而不及天宗祀。禮而因精治。明乎神意之所在。而藉以大其饗。其祭乃為有本也。公大明堂者。天子法天。法祖。而出政養民之地也。一旦求郊祀之上帝。廟祀之文王。于此合享焉。所以示我之事神。即其治人之所。而天子之所與上帝文王相見者。即其真。諸侯大夫。羣祭百姓。相見者也。祀道與治道一之矣。是故有夏族。平有商。昭告當日之祭。在禹湯。而今日之將享。則在我商。商在郊之掃地行事者。

既不敢煩其文。以濟天。而重且鼎。則明堂之二。年並陳者。寧敢遂進而遊享也。哉。勿論帝不可格。即文王亦不可格也。何也。上帝與文王。一也。大德在生。和其陰陽。以育萬物者。天之遺。惟王敷政。備其教。養以示後人。者。文之仁。其義。皆在千四方。所以有尚不類。上帝生文王。以靖之。身為后。理公劉之子孫。而治及成湯。武丁之天下。我則繼王。則法文典。以濟之。下以順父母。若師之大法。而上以合天地生戚之大本。惟我文王。必惠顧于此。而上帝之所為。亦豈有。文王。雖然。二代祀天。而天享之。而卒不免以夏為商。以商為周。天威之不測。我知之矣。即其博碩在列。不敢言靈。而必本萬國之歡心。以求一享也。可與。其焉。其或係右享于明禮。忌敬戒于夙夜。則儀刑必將有疎。日靖必將有教。天與文之。右又可常保乎。故是故上帝者。四方民物之本也。文王者。四方政教之宗也。儀刑者。明堂將享之原。而夙夜者。天子敬天。率祖以靖四方之始也。我之所

卷之二十七 月頌

以見天見文王。果不在區區之牛羊矣。○有功德者。祀明堂。文王之典。足以靖四方。此祭之本也。天與文王。不易右處。是宗祀不輕舉。處惜不令。宋人與聞斯

言

我將一章十句○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于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于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東萊呂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詞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終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詩經集解

卷之二十七 周頌

十六

維后允王保之，正與昊天其子之相應。命之通，俱就巡狩時言之。皆見天之子之也。蓋始不敢必，而終則信其然。允王維后允王保之，正與昊天其子之相應。

時邁其邦莫天其子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子我，蓋不敢必也。

非諸賦時邁其邦者曰：我周當商命受革之初，正人心，望治之始。我也以諸侯無統則死，百神無主則渙，乃起而時巡之下，以朝會諸侯，祭告百神，萬國奉天而行之者也。不知天子冲漠之中，有以默相乎我而子之，以為神人之主，政教之宗，吾誠不能無望于天矣。

疏解此節上句，兼朝會祭告言。下句，與天命為人神之主言。此章于其甫定之序，周行方岳，以舉巡狩之典也。乃革商之後，最初一巡，所謂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是也。朱子註：不過引言後來周公所定之制，非正解也。按周制十有二下，上

巡狩殷國，殷東也。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乃周公制禮以後，事此。時王制未作，况武王克商七年而崩，亦未嘗有十二年。在位也。勿泥十二年之說。○蔡九峰曰：柴，燔柴以祭天也。望，望秩以視山川也。五岳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各設於巡狩之方也。○題解：考武王在位五年，未傳十有二年云云者，蓋此詩雖武王巡狩作，而後王巡狩，因而皆用。考宋子又舉周家一代之典，見于周禮，秋官大行人者如此耳。其實說此詩者，只在武王巡狩之初說。○于之，兼神人之主言。會，清明于一朝。秉圭，曾以萬國。馳為致之耶。意天冥運于上，而使于代督之者，耶。于不敢知而敢恃之乎。有不聽必意然實于子之矣。以下節驗之自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懼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懼

右序，序次震動，懼懼來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以使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以至于河之濱，厥之崇高，而真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矣。

詩經集解

卷之二十七 周頌

十七

軍講然天雖不可必而驗之行事，則有可徵者焉。天與我周，實右之子臣民之上，序之以夏商之傳矣。是使我巡狩所及，以朝會乎諸侯也。則申明王制以震人心，玩惕之餘，而四方諸侯自幾何之近，以至要荒之遠，莫不畏威懷德，而震委之不遑焉。以祭告乎百神也。則懼之而使之莫不來。柔之而使之莫不安。以至于河之濱，厥之崇高，莫不來格來享，而感孚之速焉。夫神人之受職如此，信乎周至承天之眷，主乎幽明為天下君，而昊天之子我首為可驗矣。

疏解此節首句，繫上說來。右以尊臨臣民言。序以承安曆數言。震之，正指朝會。是初有天下，出號令以約束之。如頒正朔，同律度之類。言纘考其政治，尚未施慶，慎防而天下諸侯已莫不震委者，未敢自信，恐者業已懷然，恐難逃新天子之刑誅也。懷柔指祭告言。懼之而來，假來享，柔之而困，怨回，備益百神無不感格，而就百神中舉其最大者。至河循其軌而不泛溢，撤安其所，而無驚崩，皆謂答于新天子之扶望也。俱要見天使之如此。左在莫不字，與及字上着

精神對天言則為子對神言則為后既為神人之后未有不為天之子者非所
謂實存序有屬而何○震盪傾覆正是右序之實蓋萬方朝會百神咸格苟非
天意眷存焉能至此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戩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式序
一句甲午聯建
載戩四句甲子聯建
我求二句戊子立而庚子庚東丁卯列南

載櫜載櫜肆陳也夏中國也○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
在位之諸侯又收攸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王
之能保天命也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甫謹然天意固驗于神人而保命實賴于政教肆我今日掃商家之穢濁而開
天下以承清之治撥商家之昏亂而鼓天下以文明之風明昭乎我周也于是
子辨天下之叙應別天下之功罪而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則有
以彰善癉惡而其政修矣又戩于戈于不用韜弓矢于不試益求懿美之德以
布陳于中國則有以假武修文而其效洽矣夫天道視君道為去留也今政教

詩經

卷之二十七

十九

漢舉如此則吳天子我為有常矣不信乎周王之能保天命哉吁若周王者
其能遠觀于天人之際矣

疏解上節已然事此節未然事明昭有周言既穢濁而布清明見天啓其運以
為政教更新之會也此句起下文式序一句對下四句作政教平看考其與重
之合否曰式次其功罪之差等曰序然二章須申言立一定之式以序諸侯功
罪最嚴嚴者一準乎此此正震盪之實事也蓋天子序之干戈諸侯序之
干戈惟右序之命既出于天則式序之規自當行于天子此政之行也載戩
二句只起下文教化意勿以假武修文乎樂記曰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
虎皮示不復用求非講求如劫洪範于箕子陳丹書于太公是矣釋見湖云如
教信明善及五教之類皆是更始之初人心易染于舊又易即于新惟懿德可
以消人心不逞之志惟懿德可以開人心不逞之理時夏為禮樂所樂不知自
求故特求而布之求字肆字最是着力字面此正時邁中團結人心維持國本
有一股精神緊係處此教之行也末句根本上收攸求極補吳天子之意如式

序行是能保吳天作君之命懿德求是能保吳天作師之命也○漢唐諸君皆
以窮兵黷武宰割天下禮樂之治忽焉不講惟文景章明貞觀開元之治教崇
遠教有三代遺風然皆難而不純未可為後世人君法也嗚呼此武王懿德之
化所以獨絕也哉○陳永嘉曰武王凱歌方終而有方岳之行觀此詩是告方
岳以革命之事因其時而震服諸侯故其與他廟樂不同○黃氏曰時邁之作
見武王所以得天下所以保天下者皆無愧也武王巡狩之事詩有時邁書有
武成時邁祭告之樂章也武成載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
成此祭告懷柔之實也紹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盪之實也庶邦蒙若暨
百工受命于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假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載櫜之意乎建
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劉安成曰時邁
思文皆周公所作而明禮九夏亦制作于周公固可以時邁為時夏思文為納
夏矣至于執釐則昭王以後之詩而乃以為詔夏左傳國語之注恐難盡信○
周取天下得諸侯之利故其保天下亦慮諸侯之害廢兵求靖正是武王權術

詩經

卷之二十七

十九

疏解上節已然事此節未然事明昭有周言既穢濁而布清明見天啓其運以
為政教更新之會也此句起下文式序一句對下四句作政教平看考其與重
之合否曰式次其功罪之差等曰序然二章須申言立一定之式以序諸侯功
罪最嚴嚴者一準乎此此正震盪之實事也蓋天子序之干戈諸侯序之
干戈惟右序之命既出于天則式序之規自當行于天子此政之行也載戩
二句只起下文教化意勿以假武修文乎樂記曰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
虎皮示不復用求非講求如劫洪範于箕子陳丹書于太公是矣釋見湖云如
教信明善及五教之類皆是更始之初人心易染于舊又易即于新惟懿德可
以消人心不逞之志惟懿德可以開人心不逞之理時夏為禮樂所樂不知自
求故特求而布之求字肆字最是着力字面此正時邁中團結人心維持國本
有一股精神緊係處此教之行也末句根本上收攸求極補吳天子之意如式

時邁一章十五句○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戩干戈而外傳又以
為周文公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外傳又曰金奏肆夏樂也
梁天子以享元侯也章昭注云肆夏一名英詔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樂即周
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英過執競也梁思文也
執競章全有○此詩上二節是頌三后功德相繼之盛下二節言今日奉祭獲福
之隆三后俱有功德如執競德也而乃頌無競之功上帝是皇功也而乃頌不
頌之德者蓋創業不言功則子孫不知創業之艱守成不言德則子孫不知保
守之難故各舉其重言之也

詩經

卷之二十七

十九

疏解上節已然事此節未然事明昭有周言既穢濁而布清明見天啓其運以
為政教更新之會也此句起下文式序一句對下四句作政教平看考其與重
之合否曰式次其功罪之差等曰序然二章須申言立一定之式以序諸侯功
罪最嚴嚴者一準乎此此正震盪之實事也蓋天子序之干戈諸侯序之
干戈惟右序之命既出于天則式序之規自當行于天子此政之行也載戩
二句只起下文教化意勿以假武修文乎樂記曰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
虎皮示不復用求非講求如劫洪範于箕子陳丹書于太公是矣釋見湖云如
教信明善及五教之類皆是更始之初人心易染于舊又易即于新惟懿德可
以消人心不逞之志惟懿德可以開人心不逞之理時夏為禮樂所樂不知自
求故特求而布之求字肆字最是着力字面此正時邁中團結人心維持國本
有一股精神緊係處此教之行也末句根本上收攸求極補吳天子之意如式

疏解上節已然事此節未然事明昭有周言既穢濁而布清明見天啓其運以
為政教更新之會也此句起下文式序一句對下四句作政教平看考其與重
之合否曰式次其功罪之差等曰序然二章須申言立一定之式以序諸侯功
罪最嚴嚴者一準乎此此正震盪之實事也蓋天子序之干戈諸侯序之
干戈惟右序之命既出于天則式序之規自當行于天子此政之行也載戩
二句只起下文教化意勿以假武修文乎樂記曰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
虎皮示不復用求非講求如劫洪範于箕子陳丹書于太公是矣釋見湖云如
教信明善及五教之類皆是更始之初人心易染于舊又易即于新惟懿德可
以消人心不逞之志惟懿德可以開人心不逞之理時夏為禮樂所樂不知自
求故特求而布之求字肆字最是着力字面此正時邁中團結人心維持國本
有一股精神緊係處此教之行也末句根本上收攸求極補吳天子之意如式

疏解上節已然事此節未然事明昭有周言既穢濁而布清明見天啓其運以
為政教更新之會也此句起下文式序一句對下四句作政教平看考其與重
之合否曰式次其功罪之差等曰序然二章須申言立一定之式以序諸侯功
罪最嚴嚴者一準乎此此正震盪之實事也蓋天子序之干戈諸侯序之
干戈惟右序之命既出于天則式序之規自當行于天子此政之行也載戩
二句只起下文教化意勿以假武修文乎樂記曰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
虎皮示不復用求非講求如劫洪範于箕子陳丹書于太公是矣釋見湖云如
教信明善及五教之類皆是更始之初人心易染于舊又易即于新惟懿德可
以消人心不逞之志惟懿德可以開人心不逞之理時夏為禮樂所樂不知自
求故特求而布之求字肆字最是着力字面此正時邁中團結人心維持國本
有一股精神緊係處此教之行也末句根本上收攸求極補吳天子之意如式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

之盛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再諫賦執競武王者曰王者之興其功德在當其時其禍在來世正後人所當

崇報于無盡者也于今寧敢忘三后哉彼帝王功業起于一心我武王敬以勝

意義以勝欲以一心而乘剛健之精則亦以一心而成肯定之烈所以應乎天

而順乎人脫天下于毒癘而登之永清之治者夫固宜以損其盛而天下莫強

也夫孰得而競之亦越成康一則若審緝照一則對揚先訓豈不顯哉以一身

而奮至德之光則亦以一身而膺上帝之命所以嗣歷服而莫與圖定天下于

一統而免夫分崩之變者夫固宜以承其休而大業不墜也殆亦為上帝之所

君乎

疏解此節上二句言武王有執競之心而成定天下之功下二句言成康有不

顯之德而膺君天下之命執競以心之德言如敬勝義勝不泄不忌是也此乃

作聖工夫不可謂有心于建功意然心者立功之本故做出許大功業道千古

高仰陰是日無競執便是競非有個自強不息之心而有一心以持之也武

王手闢宇宙非弱植所能勝維心執競斯烈無窮爾競字正相照不顯暗指下

斤斤句意上帝是皇句註中亦字木武王來言天向者命武王為君今亦命之

使繼武王為君正見其功德之稱也大抵創業之君開天闢地其為天心所屬

有不待言至于守文之主類多憑藉祖宗舊業乃今成康以德發命其為君亦

天作之與武王之聰明作何異○附錄執競二句曹鑑倫文并文詳以首觀

覽○以心而建烈周王可頌矣蓋心者烈之本也以執競之心致無競之烈武

王不可頌哉管觀帝王之興未有世無本功業不絕而能崛起在此尚者也

故心法為治法之原自堯舜禹湯以來皆秉此執中以為訓迄于今肇二帝之

弘猷繼夏商之絕業者自在我武王矣武王處舜禘禘之條將為四方戰除

禍亂而其心固惕然以思武王嘗承清大定之年將為萬世業雖太平而其心

尤皇然以起斯其心蓋敬以勝意之心也天下之事未有不自于委靡而成于

奮勵者故此心或怠則氣不足以康而艱鉅之投常有退然自却之意矣然有

詩經卷之二十七 周頌

三

為之志亦易振而其勢或不能以終日則銳于前懈于後天下事總歸無濟耳

武王操嚴翼之衷而持以忠貞之力其歷久暫而弗變者實與天行之健同其

運旋不已而何衰志之偶柔焉斯其心固養以勝欲之心也嗜好之端未有不

中于隱忍而却于裁節者於此心或懈則力不足以守而紛紜之累遂有久焉

漸人之患矣然而德之功無盡而其力或不能以終身則作千一日間千百

年夙夜間總難自問耳武王不飲若之理而加以弘毅之能其積歲月而弗渝

者實與地德之貞同其堅凝不拔而何自崇之偶息焉夫從來聖功偉譽必由

于志氣之中故十三年之養晦遂以致八百國之來同而積車與伐要木此執

競之心以行之也當日者躬創非常而黎民不體但覺其垂之天壤著之史冊

而者定之弘深莫得比隆已矣夫從來懋績奇勛必勵于神明之內故戎衣之

一試遂以致四海之清明而牧野陳師要木此執競之心以出之也當日者勝

廢止殺而六宇從風但見其泰之肆夏播之河山而武成之茲績莫能媲美已

矣其心之執競也烈之所以無競也非後人所當稱頌于無窮崇報于弗替者

哉○有是心則有是功而功本于心自安者重在上句此篇于執競意極力振

顯下句遂不煩言而解筆墨謹嚴力追正始非如近習積穢但取悅目者也

自彼成康有四方斤斤其明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

平雖然成康之德之顯何如蓋自成康之嗣服而統有天下也土宇無煩于改

闢而禮教所及有以弘無外之規四方之異制者夫固奄而有之矣然豈德之

輝而不足以增前人之光哉蓋其當亂畧既過之餘而後天下以文明之治承

天統既集之後而開天下以潤色之德德之照臨者斤斤乎無遠而不著明也

其不顯也如此誠有光于無競之烈矣上帝是皇豈偶然哉

疏解此節專言成康者蓋武王之德著于功人皆知之成康之功著于德又

守太平無事人容有不知故專言之奄有句有坐享其成意然重德無遠不及

以極言其顯不重統有與圖上斤斤本不顯之德來謂其治之所統極于四方

以見其德之所被亦光于四方也禮樂刑政宣布于天下而為民所瞻瞻如日

詩經卷之二十七 周頌

三

乃中天無處不照其為德之明者如此則其有光于武烈而為上帝是也。想矣。○今卜節。周命之新。非武不集。其功易知。而惟推本于義。獲之原。則我明之開。幸者德所以獨高。周祚之厚。非成康不并。其德亦易知。而惟歸功于昌明之理。則我周之保。幸者功所以就美。今日之祀。報功昭德。其不虛矣。

皇聖和也將將集也。禮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

平。夫三后之功。德固皆極其盛矣。我後人之未祭也。其敢苟乎。彼樂必有鐘鼓。然而僅聲。樂以立。就吾備其武也。鼓聲。禮以立。勤。吾備其揚也。今則統衆。首以和聲。非抑衆音以發。節何。皇聖。樂必有符管。然而聲聲清。清以立。辨。吾恐其雜也。莞游。樂以立。會。吾恐其清也。今則同倫而並奏。亦其備以殊音。何將。樂由是元音之蕩。則幽明皆合。其敬備樂之清明。則神人胥洽。其和。但費三后來格。而福之降。也不積。獲其多乎。

樂。此節是以樂盛而獲福也。鐘鼓二句。包八音在內。鐘鼓以樂之大者。言。樂以樂之清者。皇聖即地知。將將即命。樂之美者。難于和。湯者難于。樂。皇聖將將樂之和。樂皆三后功德之標。宜當形容功德之時。正對越神明之際。神心未有不格者。所以降福之積。皆三后功德之垂。○詩說云。和集中。見其足以攝無競之助。揚不顯之益。降福如云。得荷無競之沐。于不替。承奄有之慶于無窮也。

降福簡簡威儀。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簡簡大降福。簡簡而多。則必簡簡而大矣。然不敢以是而自怠也。威儀之著。反。自然愈益謹重。是以一教感通。神皆既醉既飽。而福祿之簡簡而大。讓讓而多者。自來反而不厭也。無詭奪有之遺。不其寵承于不替哉。夫功德盛于前。而福祿降于後。此三后所以為可頌也。登歌之際。安能已于掄揚哉。疏。此節是以禮盛而獲福也。與上皆一時事。簡簡。根讓讓來積之多。則合之。

而大也。反反。當玩註益字。不是至此方反反。只是禮行既久而益自謹重。如對越。變奔之初也。醉飽。就神說。正是威格處。來反者。福而又福。反覆不厭之意。功德有餘。則福祿有餘。休無競奪有之遺。自寵承于不替矣。

執競一章十四句。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

思文章全首。此詩首二句。言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下六句。極言后稷養民之功。正見其德之可以配天。處。重養民上。非以教對養說。蓋教山養而起也。○禮以務事。開國人。但知其功在養民。而不加立民之命。即立民之性。謹敬。故在可從。而文明之致。榮。先自稷開之。此詩大意。是就他養民。勿用。形容到極處。以思文為主。思文正在陳常于時。夏見之。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力反陳常于時夏。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賦也。思文。詩。言有文德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徧。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備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或曰。此詩即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思文。思文后稷者。曰有天下之大德者。立享天下之大祭。人知我周身。后。以配天矣。孰知有配天之德乎。彼高明。覆。生。養。萬物。天之德。于。難。配。也。惟。求。有。文。德。之。后。稷。奉。養。天。地。彌。綸。造。化。真。足。以。克。配。彼。天。而。無。闕。焉。何。以。言。之。蓋。天生。烝。民。不。能。使。之。自。遂。其。養。則。教。民。稼。穡。使。我。烝。民。皆。得。以。遂。粒。食。之。願。者。莫。非。其。德。之。至。極。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備。養。下。民。者。稷。特。承。天。意。而。備。之。于。民。是。稷。不。惟。有。德。于。民。而。亦。有。功。于。天。也。夫。民。既。得。矣。則。民。生。遂。而。民。性。可。復。是。以。無。有。此。疆。彼。界。之。殊。皆。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于。中。國。也。向。使。粒。民。之。利。有。未。備。則。亦。矣。服。于。陳。常。哉。后。稷。粒。民。之。功。至。于。此。信。乎。可。以。配。天。而。無。愧。矣。南。郊。之。祭。誰。曰。不。宜。疏。此。章。思。文。二。字。即。始。下。陳。常。說。要。得。穀。成。輔。相。開。物。成。務。之。意。此。正。經。天。

耕種之文也。配天言其德之及于民物者。與天無異。非特祭時也。立我二句。是民衆后稷之表。凡人思及一民。皆可爲德。後獨合蒸民而粒食之。則舉天下後世皆被其思。正是其德之至極處。貽我二句。是后稷體天之心。上登于南宮百穀。此來年又就粒民中挑出二種而言。嚴華谷曰。稷播百穀。獨舉來年者。以其先就濟民之食。尤切也。段氏曰。黍者五穀成熟之最先。一歲豐稔之占。又正供之時。故齊民者。以此爲善。蓋舊穀既沒。新穀未升之際。若非來年額食。生養便有不備處。故此來年乃帝命之美利。而自稷貽之。則樹藝之教。于是乎備。生養之利。于是乎偏。天下始無阻饑之患。矣。要見稷之養民。皆體于天也。無此二句。言無往非稼穡之地。則無往非常道之隙。陳常只在養上看。出陳非稷陳之也。註中得字。最有斟酌。恒產既足。然後恒心可興。是活斯民於阻饑者。稷之德而脫斯民于禽獸者。亦稷之德。雖不是稷去教民。而教之所得施者。則稷之功也。其與上天生成稷精之德。真可配矣。○按舜命禹治水之後。首命稷播種。次命契教。是稷固贊禹之緒。而又有成契之功矣。此意可合發。○黃氏曰。生

思文一章八句 ○國語說見時邁篇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詩經集成卷之二十八 周頌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臣工章全首。○此詩以敬公爲主。恭節成法。正所以敬公也。大節承此中戒吃緊。在雅君之春一句。首節先發所戒之端。言其當恭度成法。次節乃詳所戒之事。以見其當恭度也。總不出順天時盡人事以獲地利而已。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敬爾三句。王子潤廣。二句已。五句以。一。已。西。河。前。年。首。

賦也。嗟嗟。重歎以深歎之也。臣工。羣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女當來咨度也。○事。謹。以。嗟。嗟。臣。工。者。曰。爲。農。之。事。君。重。焉。民。務。焉。而。農。官。則。行。君。令。而。致。之。民。者。也。嗟。嗟。臣。工。或。任。鄉。遂。之。官。或。任。都。鄙。之。官。皆。職。于。農。者。也。尚。其。敬。爾。在。公。之。事。而。無。嘖。厥。官。可。爲。蓋。田。野。之。事。雖。微。而。皆。出。于。朝。廷。之。所。經。畫。凡。夫。乘。天。之。時。盡。人。之。事。者。王。既。有。成。法。以。釐。汝。矣。尚。當。來。咨。下。此。以。求。其。法。制。之。詳。來。度。于。此。以。審。乎。立。法。之。意。庶。講。求。詳。審。之。下。有。以。敬。爾。在。公。而。無。負。朝。廷。命。官。之。意。矣。

詩經集成卷之二十八 周頌

卷之二十八 周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敬爾三句。王子潤廣。二句已。五句以。一。已。西。河。前。年。首。

賦也。嗟嗟。重歎以深歎之也。臣工。羣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女當來咨度也。○事。謹。以。嗟。嗟。臣。工。者。曰。爲。農。之。事。君。重。焉。民。務。焉。而。農。官。則。行。君。令。而。致。之。民。者。也。嗟。嗟。臣。工。或。任。鄉。遂。之。官。或。任。都。鄙。之。官。皆。職。于。農。者。也。尚。其。敬。爾。在。公。之。事。而。無。嘖。厥。官。可。爲。蓋。田。野。之。事。雖。微。而。皆。出。于。朝。廷。之。所。經。畫。凡。夫。乘。天。之。時。盡。人。之。事。者。王。既。有。成。法。以。釐。汝。矣。尚。當。來。咨。下。此。以。求。其。法。制。之。詳。來。度。于。此。以。審。乎。立。法。之。意。庶。講。求。詳。審。之。下。有。以。敬。爾。在。公。而。無。負。朝。廷。命。官。之。意。矣。

公下客玩也。况成法之難，惟爾是賴，得不為王命殿後，頌曰：播古時春之典，則外不一其詞，而必以欽哉申命者，非止為介魯也。而天官而拜秩，既履康之榮，在地職以須，復重臣之責，荷其不勤，而玉冊煌煌，何謂之為也。爾臣工尚念之事，非一人所辨，而萃萃策以致之者，則稱公為罕，漢丁公則天下皆矣。朕士族族族進之中，無風夜，非身家之便，而殫我力以任之者，則稱公為得，尊為公則天下無私矣。予憐子漁，若門之外，有天威，敬哉。諸臣公在朝而爾之公在，欽哉。在朝者，幾官幾羽，履尾惕心也。若在野而賦芟梓也，爾分厥職也。爾樂有制，嚴而夕息者矣。惟爾情其乃事，公風清賦之中，不殊其雍。官始則焉，則敬之所始，大耳。欽哉。諸臣公在民而爾之公在物，產在民者，有祝有詛，春水動應也。若在物而類乘也，天降之康，獲秀也。神降之期，有畏始而情終者矣。惟爾震動乃修，豐草黃茂之間，無異其香，寒怨暑焉，則敬之所裨，遠耳。且今日之春，龍風電馳，東郊而勞，酒者非王耶。太師陳而太史授者，王不釐爾。成耶。祖宗以農事起，西燕勃頓，卜其升，祭夕陽，擊其荒度，故種之書，校梓于

卷之二十八

嗟嗟保介維莫時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會。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保介見月令，已覽其說不同，然皆為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存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會三歲田也。於皇，欽美之詞。來牟，來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家人，甸徒也。持其錢，錫錙，皆田器也。鉅，獲禾短鎌也。艾，獲也。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會矣。今如何哉。然春

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會，以豐年也。是命句，徒具其器，以治其新會，而又將忍見其收成也。

是命句，徒具其器，以治其新會，而又將忍見其收成也。今何時乎。天欲粒民，而禮然成法之所當，春度者，何如嗟嗟保介農官之副也。今何時乎。天欲粒民，以食既已，授民以府，人荷仰天之休，即空順天之令，今乃維養之春，而東作可與矣。爾亦何所求哉。所求者，在于新會之田，而艾梓何如耳。然爾切謂時早而事尚緩也。於皇來牟，當此春之特將，受上帝之明賜矣。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會，以豐年。天時如此，則治新會，以受明賜者，不可緩矣。爾其盡心動，深命我眾人，具其錢錙之器，以治其新會，則奄忽之間，又將見其鉅艾而收成矣。夫乘天時，以盡人事，正成法所在，而亞工之所當，發守而吝者，也。尚其勉之哉。

卷之二十八

一則土熟而力或甚也。亦舉此以該其餘耳。凡田一歲曰甫，初反草也。二歲曰新，始為田也。三歲曰會，乃成熟也。於皇，七句，一氣接下，只在將字。造字卷字，上形容時之易，至以見當至千乘時也。於皇，四句，是即來牟之平，然以驗康年之將，賜見得新會當治意。來牟，是已。然康年是未熟，以來牟為言者，雖是說春已至，却要見天心百養下民，故言上帝明明，以此籍民食者，明庶二字，即頂上厥明明字。謂上帝愛養下民之意。昭昭，可驗特在爾善承之耳。命來人，乃農官命之使，以存上五耕川錢錙，以去草五耨用錙，皆耕器也。鉅，獲器也。鉅艾，言用鉅以艾也。奄，親句。預道秋成之在即。擊打若造用康年，與維養之春，相首尾見。春始熟，爾即熟獲耕作，即收成一失。此時即負上天明昭之賜，亦即負爾在公之職，不可不及時圖之也。此正成法所在，能春度而行之，則所以敬在公者。

在是夫心周命能官無詩每命農官有詩想則人以農事則因故持成仿之也
重其事也○核其命農和日教授人時錄各十二枚曰欽哉田帝王所傳心法
之要也成王承無逸七月之訓而嗟嗟格之命德格不置則周家精神命厥
監正矣後世有繪圖以勸其君刻木為農置之宮中者亦庶幾聞是詩而有
得者歟○七月之作周公所以成成王也庶幾後世難之非卜丁之訓成王
所以成農官也又及耕耨收獲之法皆人謂七月者世工之所自出信然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章全背○此詩見成王于時首二句言先王之威命下言當盡
職以求無負于先王也重一車字車時六句一串說下皆是車之事○此篇
所戒農官與上篇不同上總言之此自細述司稼之官言之司稼專職司稼不
可與兼都節言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
維綱所音 賦發四句王子訂

卷之二十八

賦也噫嘻亦賦詞也昭假格也爾田官也昨是駭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
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官三十里果成也耦二人並耕
也○此篇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庶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督
戒命之也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為耦
而並耕也此耦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衆為言故云萬人舉出并力齊心
如合一耦也此亦無違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為界者溝洫用前法無公
田故言謂之私蘇氏曰民曰爾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發發爾私終三十里
其上下之圖交相忠愛如此

千部原錢錢之痔百千而欲自其百畝而觀之則無一畝之不易自其三十里
而觀之則無一里之不易夫如是則庶幾地無遺利耳一川之眾十千人也此
十千之耕其為公田之役耕田之助者亦有幾亦盡爾之耕耳爾其盡服而事
念此問之內勉勸其勞阡陌之變費其間自其一耦而觀之則無一人之不
力自其萬夫而觀之則無一耦之不力夫若是則庶乎人無遺力耳夫既無不
耕之地亦無不耕之人而有穀之所播者庶矣爾之職庶乎克盡而成王昭假
之命亦庶乎可無負也爾農官其勉之

疏解此詩勸農稱成王而後戶噫嘻發之可想見成王當日賦于七月之章有
一既與勿體恤農人幸意而農夫亦無不盡力光景較次之以為勸格格猶言
明訓爾也成命即上章成法但不可率批天時人事來講率字乃統率之非以
身先之也凡欲播必先耕故以播穀引起發發不可認播為耕發發四句朱雙
按作地無遺利人無遺力說不知三十里即一川之田十千即一川之眾車一
川之眾耕一川之田非地自地而人自人也故註以使之二字貫下看來用得

卷之二十八

國治亦無得遺是謂有文亦對說末云惟民無不力而後無不耕之田惟地無
不耕而後無不播之種便說得國治了本文三爾字俱著實成字環見爾既
任職農官則田皆爾之田人皆爾之人耕皆爾之事矣鄉遂之地田不井授則
溝洫之內皆為私田十千所耕即此三十里之私也萬夫比耦而耕實五千
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所以為發發○疏義曰爾民力者莫如私所為出于天
下之公則視之為不急惟視之為己之私事則齊心併力不期然而然矣發
有齊迅意服有帖習意此皆率之妙用大抵使官治農而王者治官所以舉里
遂可知川舉川可知天下田家勞苦之事一人任則見勞二人偕則見逸此是
之所以自今為耦也○按周禮大司徒領職事十有二千邦國都鄙以登萬民
而首曰稼穡蓋重其務也故此一農官也成王昭假于昔爾王申戒于今其得
謂之之道矣○朱豐城曰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又遵其法而重戒之
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
卜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豐稔之所以可必也○

詩經集解

卷之二十八

木

昌上之雖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下此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各以其職而受乎地焉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分其上子其民而于陳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瘠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每類若王之告誠而車之以從事焉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于君民仰給于君者也故受田于君食其力而輸其賦而無其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長治也夫是以田之在官者須設官以理之在農者率乎農以治之率之何如則必遠入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類田里焉下其始事也凡土之所分與教之所垂必教道之以定準直農乃不惑大如是而可以播百穀矣蓋天下之地固皆天子之田而天下之田又皆盡民之力以其利公之天下以其惠溥之生民而上壤之肥瘠生齒之登耗視之不見如其家也故秦始以守內自私一人而經于其上守宰之在農其教易視其地如傳舍而問里之情偽難實且智者不能周知也故秦漢以來不復可授田而田遂為庶人之私有其家強者復從而兼井之雖欲命農官而播百穀其可得耶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貞觀稍若後三代之制然不久而其制雖違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也周之制封建之國十五人異姓之國四十人公侯伯子男咸克熙帝載而天下奉其京師民又安有兼強兼井者乎又且專而農民毋有所使民安得不盡力于田故下之視其上口兩我公田遠及我私君民一體之情其周洽如此

噫嘻一章八句

噫嘻一章八句此詩二節各開有勿作和承說總以德為主容觀者德之符也名譽者德之流也極之下物觀之千人譽之于容觀之間要之于名譽之久皆所以與德也○朱子云此詩文義都無告神之意恐是獻助祭之臣

振鷺于西階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賦也振鷺飛鷺白鳥離澤也容謂二王之後夏之後祀商之後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膺焉有喪拜焉者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于西階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修飾亦如鷺之潔白也或曰興也

其見諸外者寧無可美乎彼振鷺鷺之鷺于彼西階之水其鷺羽之潔白蓋昭然而不泮矣我客之來助祭而至止也純潔之德精白之心形于周旋進退皆可觀可度而容貌之修整蓋有喟然而不累者容何美耶

振鷺此節上是即物類羽儀之美下是擬我客容止之威儀鷺二句須記勿涉與體乃即物以象之也辟雍有水鷺所集也在西郊故曰西階鷺之曰容觀之曰我愛敬兼至也亦字斯字承鷺來容非指容色言乃動容之容如進退周旋是也此就祭時言之要根德上設蓋有是精明之德存于中斯有是修整之容見于外也此與鷺之潔白相應○顧麟士按亦有斯容一亦字一斯字便連振鷺作讓論故當屬賦體○史記祀世家云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于杞其殷後則初封武庚後成王以叛而誅之史封微子于宋

在彼無聲

卷之二十八

七

在彼無聲在彼無聲者在此無聲之者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承終此德矣陳氏曰在彼不以我萃其命而有惑于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匪其命而有厭于彼崇德象賢視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承德然我客之可美豈止此哉觀其在彼國也善政善教有以得在彼之人心固無有惡之者其愛之何至也在此國也今儀今邑有以得在此之人心亦無有敬之者其敬之何至也大聲譽發于人心今令彼此而愛敬之如是吾知好德無間則復德有常庶幾日夙而夜以承終此德而至今名于無窮矣豈待今日然哉夫既贊其容之美又幸其譽之久則人于二代之後可謂嘉之流矣

疏觀此節首二句即其得人心于無間下是幸其保令聞于無窮上段作已然看下段承上尋人心言彼指北宋之臣民此是王朝之君臣無惡言愛也下相之為君上見無敬言敬也在尊之為客上見庶幾者喜幸之詞非期望之意夙夜說得廣極言其時之久也十無惡無敬處便見彼此已有稔了庶幾二句就復無惡來蓋因他得人心上幸他能保其耳若不得人心則毀來而惡隨以失矣何以承哉註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謂我尊崇其先聖王之德我以其象先聖王之賢而使之奉先王之祭祀也○曹氏曰必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先

世受命之君俾承祀而不絕且示天下公器又使時君常以履車為馬耳

振統一章八句

豐年幸全言此詩以豐年二字為主大意言豐年利用之周而著神休之溥以見其當報也重歸功于神上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力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降福孔皆豐年二句幸加廣東豐年四句於所引人

賦也稱稻也黍稷高燥而寒徐空下濕而暑黍稷皆穀則百穀無不熟矣亦助語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黍進界于洽備皆禘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先農方社之屬也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甚備也

神降賦豐年者曰國家之用恒取足下農而農事之成則神休之也今幸有此豐年矣而敢忘所自哉彼黍稷高燥而寒徐空下濕而暑雖乎其皆熟也今則時和年豐不惟多黍而且多稌焉黍稷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但見收而積之也亦有高廩之藏就而敷之也而有萬億及秭之盛收入之多如此由是致用于歲稔之餘舉益于多蓄之後則為酒醴以升祖妣者有焉茲芬薦而祖考歆鬼神其無乏祀也為酒醴以洽百禮者有焉品物陳而邦家光賁筮其無曠典也豈知康典禮而思裕用之原則豐年之利甚劇享豐登而思然相之功則神利之錫甚備降福不孔皆乎微神則困饑之虞其民貧寡取之國其用置將何以界祖妣而洽百禮哉然則今日報賽之典亦惟以神所降者事神也吾何有焉

詩經集解

卷之二十八

月頌

八

疏解此章豐年三句一順說下豐年即于多黍三句見之陰陽和風雨降乃致豐年之由職方氏謂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稌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年若不豐非旱則潦旱則不宜黍潦則不宜稌今多黍又多稌則百穀皆熟所以見得是豐年黍稷是舉二者以概其餘也歸重在高廩二句正見多蓄不專就黍稷萬億及秭以原之數言此通天下而言非專指公家言也酒醴正此原之所藏為之者烝畀二句俱指酒一說界祖妣自宗廟

之祭言時報宗無之祀也洽百禮白邦家之用言若老尊賢無曠儀也周禮

十二疏政其一曰發禮蓋年餘則禮殺年豐則禮備也二句兩開說或謂以洽

百禮止就祭祀而言然在良邦固安在此處則說廣些不妨收入之多非徒可

以食農夫穀士女而所以供祭祀備百禮者無不取足于斯神降之福不其獨

乎福即豐年之福降謂田祖方社之降皆言一黍一稌皆神休也一祭一享

皆酌也利之皆處即福之皆處此報賽之不吝已也○唐文宗開平相口時

和年豐是謂上瑞嘉禾芝草何益于事○年之豐熟必大有物故云豐年曰

大有之年豐年二字便已包舉全詩○註高燥以土宜言之寒暑以天時言之

地不為物之異宜而異其勢天不因穀之殊性而偏其施德順其自然以錫物

之自取耳○按禮天子大蜡入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眾萬

物而索繫之仁之至義之盡也周人秋冬之報賽夫亦猶是也○胡新安曰

按漢氏謂此年穀始登而薦宗廟之樂歌豈非以其有烝畀祖妣之詞歟○劉

安成曰序以應禘為春夏祈此詩為秋冬報賽蓋為春祈夏報秋報朱子初

詩經集解

卷之二十八

月頌

九

解者用其說今此集傳乃其改木于彼三詩傳文及序說既皆不取小序則此篇于序說亦謂其誤而傳猶用序意者豈後來所改有未盡歟

豐年一章七句

有普章全旨○此詩首節是總序其事下二節詳言其樂之盛也蓋恭備而音奏

樂和而感神人總是樂之盛意○按詩說以肅雍和鳴先祖是聽作主是聽正

是合廟合于祖者何即合之以肅雍也○辨義按此詩有云武王既定天下始

作天子之樂以象先祖功德乃合眾樂以奏于祖廟而樂工歌此以降福也聚

同嶧山臺山諸先生俱主此說薛方山云合祖是作樂以合格于祖考也若作

合奏于祖則合字主樂恐與詩柄語氣不備確齊先生從之○首節在周之庭

一句并詩柄始言武王伐商既定天下改商為周易正朔變服色陽為周之

人民陰為周之鬼神商之終周之始也武王以周之祖考皆隱隱踴躍共祝並

聽于茲武王以事死如事生之孝思舉而行之令幽明互暢故首節提出言之

曰在周之庭末節又曰我來未止正見得今日之天下非復商之天下乃周之

天下也今日之樂非復商為天子周為諸侯之樂乃周變五廟而為七廟變六
份而為八份之樂也我臣我民並觀聽于下我祖我宗並觀聽于上有一代之
功德即有一代之事業有一代之事業即有一代之禮樂自此以始禮樂無疆
矣故詩曰采芣厥成詩柄始之一字從此永字而得也

有鐘有磬在周之庭

賦也蓋樂官無日者也○序以此為始什樂而合乎禮之詩兩句總序其事也
○中鐘既有鐘者曰有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樂我周當治定功成之餘而大樂
于是乎作焉其合乎禮者何如彼司樂之官必以辨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音
也今有鐘有磬而各司其職在周之庭焉樂雖未奏而已有將奏之端所以發
揚先祖之功德而感格先祖之惟心者在于是矣

鐘既此節有鐘言司樂之人也周禮言制禮之庭也按周禮有十律中律下律
是為三律上律四十八中律百八下律六十人自賦職者相之者未律而有上
律中律下律之別本文有律有鐘曰是詩家字法勿拘拘此意東什樂之人則
凡所以備其器數則其律音皆有司存也云在周之庭見一代之新聲繼大禮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八

而作便先祖在上衆客在旁神之聽之無不于斯也故曰鐘磬

設樂設庭設樂牙樹羽應田縣鼓桃音桃聲稅音稅反音反國語既備乃奏音奏簡管備舉

以上十句

業成樂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應小舞田大鼓也鄭氏

曰田當作棟小鼓也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禮鼓周禮鼓如鼓而小有
柄兩耳持其柄播之則旁耳還自擊辨石聲也稅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
連底柄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國亦作設狀如依虎背上有一二十七個刻

以木長尺樣之以止樂者也簡編小竹管為之管如筵併兩而吹之者也
而律然所作之樂何如樂必自整此業成所由也植皮以系樂制謂以附竹
而律之樂葉焉無所取之取諸數也應必有律此崇牙所由也給采于拘
端樂行上葉上而物采之采胎焉無所取之取諸律也小鼓為應大鼓為田並
拘皮而縣鼓無所取之取諸變夏商之制也柄播有聲乘擊有聲傍悅因而並

刑無所取之取諸其始怒之飾也凡既備矣然後奏之不特金石之並作木革
之交官也而凡編竹之簫併吹之管亦從而備舉焉蓋合衆音以成聲而為一
代之完樂矣

疏解此節言備其器而奏其音也然總是一備字首二句是備之備中二句是
律之備末二句是音之備相連說下虞上有業業上有崇崇牙上樹以采羽
總是一器而備制盡飾如此處設則業亦設非兩次設也應小以節一首田大
以節一變縣鼓周制非鼓名即指應田而懸于虞等之上者也播跳上導石舞
主故起樂有虛中圓表之說止樂有伏舞尺標之田既備指上六者言乃奏是
已奏但未言其美盛至下節始咏嘆之蕭管二音又從其所奏之中珠出以見
其無所不備無所不奏也上六者是堂上之樂蕭管是堂下之樂備舉盡作之
意備字足上備字舉字足上奏字○鼓法天璋法地擊音之所覆載也鼓象
鐘象兌萬物之所俯仰也鐘應秋分鼓應冬至陰陽之所以出入也故業成皆
為鐘鼓也崇牙樹羽又皆為業成也夏節虞以龍而無崇牙鼓設以崇牙
而無靈臺至周而三者具以是為文之手也詩不言鐘而詳於鼓者何若夫天
地之發於聲者音樂而聖人獨取象於常者以其鼓天下之物也故曰鼓為樂
陰之長詩人之言鼓較詳意在斯乎若應田田縣鼓而及之也夏鼓尚足履鼓
在極於此獨言縣鼓以是為有周之鼓而非復夏殷之制云爾然則夏殷以前
設虞惟以舞鐘故言虞者何曰鐘縣自周之興設虞并以縣鼓故言樂者統曰
官縣故言鼓又言縣者何也鼓之類也觀周禮言雷鼓必言雷鼓言鼗必言
鼗鼗言鼗必言鼗鼗是矣鼗又言鼗者何也鼗之類也觀禮記鼗鼓倚于頌
樂是矣既言鼗又言鼗者何也以爲樂之始終也樂作爲陽以陰數成之
故祝之數偶樂止為陰以陽數成之故制之數奇有祝以為之始有田以為之
終則其無不備可知也復言簡管者何經音有八竹居其七以蕭管而備舉則
亦不必疑鼗鼓之皆為革音而祝田之皆為木音矣此詩之所謂備而序之所
謂合歡古人以樂成謂之合後人乃謂合則德宗功而奏之得毋畏毛鄭笑人
乎○附錄設樂設庭四句王熙文并文評以資觀覽○詳周樂之制未奏而觀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八

十

而無靈臺至周而三者具以是為文之手也詩不言鐘而詳於鼓者何若夫天
地之發於聲者音樂而聖人獨取象於常者以其鼓天下之物也故曰鼓為樂
陰之長詩人之言鼓較詳意在斯乎若應田田縣鼓而及之也夏鼓尚足履鼓
在極於此獨言縣鼓以是為有周之鼓而非復夏殷之制云爾然則夏殷以前
設虞惟以舞鐘故言虞者何曰鐘縣自周之興設虞并以縣鼓故言樂者統曰
官縣故言鼓又言縣者何也鼓之類也觀周禮言雷鼓必言雷鼓言鼗必言
鼗鼗言鼗必言鼗鼗是矣鼗又言鼗者何也鼗之類也觀禮記鼗鼓倚于頌
樂是矣既言鼗又言鼗者何也以爲樂之始終也樂作爲陽以陰數成之
故祝之數偶樂止為陰以陽數成之故制之數奇有祝以為之始有田以為之
終則其無不備可知也復言簡管者何經音有八竹居其七以蕭管而備舉則
亦不必疑鼗鼓之皆為革音而祝田之皆為木音矣此詩之所謂備而序之所
謂合歡古人以樂成謂之合後人乃謂合則德宗功而奏之得毋畏毛鄭笑人
乎○附錄設樂設庭四句王熙文并文評以資觀覽○詳周樂之制未奏而觀

已改矣夫樂之盛者必不畧列其所陳而制下已盛哉且王者功成作樂以對揚前休或制安于陋而爽文質之宜怒夫于疎而平始終之義則具先矣樂安得獨完與我周庭無是也夫用之重者制不可以獨簡故發處立濟務崇其體所以立五聲之綱需之急者制亦或廢按節循侯務詳其名所以振八有之紀乃今縱觀庭際有橫而上覆者故之以繫懸欬也形如提鳴故名業也

卷之二十八 附錄

今小者以正位何以謂之聲上齊夏禮樂之典頓革足徵也哉而政不皆縣則如播視之主導縣又不獨鼓則如石磬之主收然苟有以導之必先有以老之則虛中則表之祝有同功焉苟有以收之必有以借止之則伏節尺棟之政有進濟焉此四器者或應昂星或中夷則或東西分位而春秋聚成要非僅一音之為用而全樂之所依承者也于焉列于樂處之旁次于樂之左不亦秩然有體乎蓋考其經緯原有其制故金玉齊統大成之小革木亦主一闕之素而煩簡稍事無非酌理以從宜核其體用亦分詳舉故盡其飾而知本器之隆按其名而徵全音之美而損益從明允庶宗功與神德迄今四縣初載已極炫觀况復登泰遠行又何如盈耳也哉○行文有次第然布置為難如此度合自然引以典雅可云美備○又如元氣流行隨處肖物何須推拾考工用於博異章法入古正在斷處不見其斷接處不見其接零零雜雜中有錄錄渾渾之妙

我客二王後也觀禮也成樂也如節韶九成之成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夏在位我有嘉客蓋尤以是為盛耳

華夫樂既奏矣而果何如其盛耶但見律呂相宣順成和動嗶嗶然厥聲之和純如之內而有歌如者存雖矣而未嘗不肅也歌如之中而有釋如者存雖矣而未嘗不離也嗶嗶相濟其鳴也何嗶嗶其和平山是和聲所感先祖之神聽之于冥冥之中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遊二王之後為我客之於止者亦皆承觀音樂之奏由一成以至六成無有不服敬焉我客且然况先祖之以一氣相通者又何不感格哉信乎我周之樂有以極一時之盛矣

卷之二十八 附錄

足以為先德而有德之祖油然合也夫樂足以揚世功而達功之祖優然合也若空空說個是難便無珠成乃大成未觀者謂未觀其作樂之終也此即表客之觀以必先祖之聽不可以感神感人對說蓋各祖之樂自不當與我客並言也○劉安成曰虞夏在位則樂之作樂以此為盛我有嘉客則商人作樂以此為盛我客及止則周人作樂亦以此為盛也

有哲一章十三句

詩章全首○此詩以潛有多魚句為主上四句嘆澤物之盛下言薦廟以獲和也馬人季冬薦魚季春薦鮓同歌此詩蓋一詩而兩用非一時而兩祭也季春季冬字不必入諱享祀是薦不以祭言薦與祭不同祭于廟以神道事之也薦于寢以人道事之也

記 與漆沮七余 潛有多魚有鰒 有鰒以介眉福 賦也詩與噴辭潛也蓋積崇養魚使得豐饒也或因以薄園取之也或曰鰒

皇考亦不稱言今日天子士也。辟公。禮則皇考乃大後之皇考也。于后。位而父。句。木。字。王。祀。則。子。心。終。是。不。安。今日之右以王祀如此。庶幾百考享之。而安我子之心也。此中見武王以天子著尊為天子父自表其右。則考及文。母之意如此。此詩歌于徽祭之時。與初祭不同。故假我二句。當作幸詞。不作與。詞。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四句。丁酉。浙江。上二句。癸丑。會。以下二句。癸丑。江西。丁酉。

宣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聖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邑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未失也。

申。講。夫。得。人。未。祭。固。幸。先。王。之。享。矣。然。所。以。得。春。是。祭。者。孰。非。皇。考。裕。後。之。德。所。致。彼。彼。人。之。道。未。易。盡。也。惟。我。皇。考。宣。無。不。通。皆。無。不。知。而。有。以。盡。人。之。道。矣。若。之。德。未。易。備。也。惟。我。皇。考。文。足。經。邦。武。足。定。亂。而。有。以。備。君。之。德。矣。夫。有。是。宣。哲。則。禮。明。所。及。而。斯。民。之。休。戚。無。不。知。有。是。文。武。則。德。威。所。及。而。斯。民。之。利。病。無。不。濟。故。能。安。民。以。慰。上。天。求。莫。之。心。由。是。天。心。用。着。而。餘。休。所。被。有。以。克。昌。厥。後。矣。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此節上三句。言先王禮德之全。下言所以格天而裕後也。宜以通微是理。無不周知。以周知是事。無不察。能不。人。生。物。則。之。良。故。曰。盡。人。道。出。以。禮。祭。不。流。弊。切。濟。以。剛。健。不。屬。委。靡。無。愧。人。君。臨。下。之。責。故。曰。備。君。德。宣。哲。備。君。德。人。文。武。備。是。維。后。不。可。說。惟。宣。哲。斯。盡。人。道。惟。文。武。斯。備。君。德。也。直。哲。文。武。備。要。者。文。王。實。事。說。本。文。只。言。燕。皇。天。而。註。就。及。字。看。山。安。民。蓋。天。以。安。民。為。心。民。安。則。天。心。安。也。後。字。直。指。武。王。說。蓋。對。文。王。言。則。武。王。為。後。○。虛。文。子。曰。有。國。度。昌。後。之。心。天。便。不。燕。民。亦。何。安。文。考。心。事。但。有。安。民。耳。燕。天。且。不。計。何。况。昌。後。

亦石文母。二句。亦石文母。二句。亦石文母。二句。

右耳也。周禮所謂享。祭。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妣也。○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肩。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也。

○此詩。言。先。王。禮。德。之。全。下。言。所。以。格。天。而。裕。後。也。宜。以。通。微。是。理。無。不。周。知。以。周。知。是。事。無。不。察。不。人。生。物。則。之。良。故。曰。盡。人。道。出。以。禮。祭。不。流。弊。切。濟。以。剛。健。不。屬。委。靡。無。愧。人。君。臨。下。之。責。故。曰。備。君。德。宣。哲。備。君。德。人。文。武。備。是。維。后。不。可。說。惟。宣。哲。斯。盡。人。道。惟。文。武。斯。備。君。德。也。直。哲。文。武。備。要。者。文。王。實。事。說。本。文。只。言。燕。皇。天。而。註。就。及。字。看。山。安。民。蓋。天。以。安。民。為。心。民。安。則。天。心。安。也。後。字。直。指。武。王。說。蓋。對。文。王。言。則。武。王。為。後。○。虛。文。子。曰。有。國。度。昌。後。之。心。天。便。不。燕。民。亦。何。安。文。考。心。事。但。有。安。民。耳。燕。天。且。不。計。何。况。昌。後。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此節上三句。言先王禮德之全。下言所以格天而裕後也。宜以通微是理。無不周知。以周知是事。無不察。能不。人。生。物。則。之。良。故。曰。盡。人。道。出。以。禮。祭。不。流。弊。切。濟。以。剛。健。不。屬。委。靡。無。愧。人。君。臨。下。之。責。故。曰。備。君。德。宣。哲。備。君。德。人。文。武。備。是。維。后。不。可。說。惟。宣。哲。斯。盡。人。道。惟。文。武。斯。備。君。德。也。直。哲。文。武。備。要。者。文。王。實。事。說。本。文。只。言。燕。皇。天。而。註。就。及。字。看。山。安。民。蓋。天。以。安。民。為。心。民。安。則。天。心。安。也。後。字。直。指。武。王。說。蓋。對。文。王。言。則。武。王。為。後。○。虛。文。子。曰。有。國。度。昌。後。之。心。天。便。不。燕。民。亦。何。安。文。考。心。事。但。有。安。民。耳。燕。天。且。不。計。何。况。昌。後。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此節上三句。言先王禮德之全。下言所以格天而裕後也。宜以通微是理。無不周知。以周知是事。無不察。能不。人。生。物。則。之。良。故。曰。盡。人。道。出。以。禮。祭。不。流。弊。切。濟。以。剛。健。不。屬。委。靡。無。愧。人。君。臨。下。之。責。故。曰。備。君。德。宣。哲。備。君。德。人。文。武。備。是。維。后。不。可。說。惟。宣。哲。斯。盡。人。道。惟。文。武。斯。備。君。德。也。直。哲。文。武。備。要。者。文。王。實。事。說。本。文。只。言。燕。皇。天。而。註。就。及。字。看。山。安。民。蓋。天。以。安。民。為。心。民。安。則。天。心。安。也。後。字。直。指。武。王。說。蓋。對。文。王。言。則。武。王。為。後。○。虛。文。子。曰。有。國。度。昌。後。之。心。天。便。不。燕。民。亦。何。安。文。考。心。事。但。有。安。民。耳。燕。天。且。不。計。何。况。昌。後。

亦石文母。二句。亦石文母。二句。亦石文母。二句。

戴氏曰：王曰求厥章，龍旂陽和鈴，大央，條，有揚，休有烈光。賦也。載則也。登，爵也。竟，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載前曰和，旂上曰鈴，大央，有為，皆聲和也。休，美也。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真受法度，其廟之盛如此。

禮記疏義見詩王曰，孝子之祭也。因責于場一人之誠敬。尤貴于合族國之歡心。今日之祭，其所賴于群公者，其誠敬，吾少有事于昭考之祭，而諸侯各以其誠來祭，當夫未祭之先，其誠見辟王也。亦曰禮樂法度，王朝自有常憲，于是而受之，以為恪守之規焉耳。且其來也，建之車上，有交龍之旂，其色則陽陽而鮮明也。載前之和，旂上之鈴，其聲則央央而和也。馬轡之條，轡首之革，其聲則有揚而和也。則官威儀，多子見聞之間，則侯制度，樂然文明之盛，不亦休有烈光乎。

疏義此節美諸侯入觀之禮，而盛其儀也。蓋就其未祭之先言之，厥章乃天子所制，諸侯所守，如禮樂刑政之屬，必曰求者，與章雖曰一定，而其間因革損益隨時互異，故求其而受之，以為遵守計耳。于車之所建，則有龍旂，而屬于文明之象，于車旂之所載，則有和鈴，而央央于節奏之宜，于馬之所御，則有條革，而揚揚于和鳴之應，直作三項看，休有烈光，總承見其等威物采，足以增輝止闕也。

章見昭考以享以享

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穆考文王，而此詩及於穆，皆謂武王為昭考。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中禮夫諸侯之來，固以昭王章也。亦以侯王祭也。由是車之以見昭考之廟，合萬國之歡心，以致吾孝思之誠，備四方之品物，以行吾享獻之禮，而志物為之兩盡矣。

疏義此節孝享，重王者身上，諸侯不遜助之而已。昭考升遐之後，正人心思慕之時，故舉見以致其盡。前廟登祚之時，正大樽是承之日，故舉見以致其享。但舉以心享，以物享，車字以字俱重，詳王身上王者以天下助祭為重，蓋合天

下之孝享為一人之孝享也。○揚子雲曰：孝莫大于寧親，寧親莫大于寧神，寧神莫大于得四表之歡心。其周公之謂子，○輯錄通釋曰：后復為始封之君，其廟者，自二世為昭，三世為穆，遞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孝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嘏，純嘏。思，辭辭，皇，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於純嘏也。蓋歸德于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中禮孝子既行，由是昭考之神介我秀眉之壽，使我永保，子思皇之多祐焉。夫以壽而保祐，則多福于此而欽誠為天下之純嘏矣。然豈我所能致哉。蓋由烈文辟公盡其誠敬，以助我之孝享，故神之格之，而授我以多福，使我得繼而明之。守良福，兼隆而享此純嘏之全也。是予之孝享于先王，若則惟辟公之助而予之受福于先王，若亦惟辟公之功矣。予敢忘所自哉。

疏義此節言禮格先之全福而歸德于諸侯也。以介眉壽，永言保之，言保此方行于昭廟，而神明遂格於感通，以此孝享之故而介我眉壽，使得永言保此眉壽之多祐也。作一氣說，福是已然，壽是未然，福受而無壽以保之，未足為全福。惟介壽以保多祐，此之謂純嘏。綏以多福二句，只申上說，言我之獲福以享壽，皆由辟公格之，而使我得壽而然之，以至於純嘏。豈予一人所自致哉。將原二字，皆合修德意在。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載有且，致其珍其旅。賦也。載，子也。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放臣也。亦，語辭也。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旅之舊也。且，未許傳曰：敬慎貌。致，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

非誠賦有客者曰夫人之德苟可以係吾之愛則一見未足以舒情而一去適足以增悲者今我客是矣彼微子來見祖廟我周固有嘉客矣但見所乘有馬也則亦白其馬仍殿制之舊也從行有旅也則妻且敬慎皆選擇之賢也是其始至之時其可美者如此

疏解此節于其始至而舉其所見者美之也首句提提君註不敢臣三字下得極好于此見周家忠厚之至雖勝國之胤待之以禮如此見其非不能臣乃不敢臣也下三句作所乘之馬從行之旅對說馬獨從白蓋望先朝之物色而即知其為神明之曹也委且就旅言非選擇無以得此故即謂之選擇全要得初至今人快觀光景○曹允大則曰威儀委其然敬慎者乃其隨行之衆如致琢之金玉然稱其臣之有文則其主之賢自見此又是一解○碩麟士按亦白其馬句雖關係要亦然景語也詩固有不定題目而因文知事者雍之文母載見之昭考此篇之亦白其馬雖好辨者不能異詞矣○此節要得重客意亦要見始至意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八 月 有客宿信信言之繫以繫其馬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繫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申謹夫我客之至固有以動吾之愛矣奈何繼終未幾又將舍我而去有客于此近而計之特宿宿而已宿宿之外將浩然有歸志矣遠而計之特信信而已信信之外將我乎不可親矣吾將何以爲計哉殆必言受之繫以繫其馬庶幾馬不得行我客亦得以少留而不止于信宿可矣
疏解此節是將去而不欲其去也廟見既畢則歸國有期繼終未已又將舍我而去計其將歸不道信宿而止耳言受二句是商道擬議之詞是欲其不止于一宿再宿之意慢說被留字總之樂與周旋而不忍聽其去也
澤言追之左右綬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綬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備之也

非雖然此雖曰將去吾猶以爲未決也奈何宿信之外遂果于去乎吾則薄言追之挽其已駕之車以爲復還之舉凡可以慰安其心而款留之者無所不用其情也且爾之急于去而不可留豈以我周待爾之薄耶彼天子之禮樂乃名器之至大而難得者也今爾統承先王特用天子禮樂亦既有等威矣是我周之降福于爾者因其易而且大也追思之下獨不釋此而少留耶夫周人於微子事其至慮其去而幸其留如此在微子固有可愛之質而周人亦由盡其愛之道矣

疏解此節上二句是留之下是示以可留之意追者挽回其馬旋轉其使也設言其愛之至非真已去而復還之也左右字是借來形容其留之無方也或委曲其詞或周悉其禮無往不竭其誠便是車則大幣所則大常用天子禮也朝廷以雅宗廟以頌用天子樂也易者無所顧吝大者寵冠一時用天子禮樂則浸淫出于尋常等威之外故曰淫威福即祥威自微子得之曰有自天子錫之曰降推言平日待之如此以庶幾其一留非自多其所與也此正見得天子留客故有許大寵榮許大福祉若只如前二節則常人留客亦能如此不必天子也○降福句許方山作祖廟所降蓋據詩人必于祖廟及因其見廟而來也○疏此詩不獨見周家忠厚其真情實意藹然如不容已亦見微子在當時翹然峻潔有榮立干切氣象○陳師子曰嗟乎周之于微子至矣卒與五霸通與夾輔宗廟有以也夫後世勝國之喬非遺剪戮亦嬰擄遺故帝王之後多爲廢姓不獨示人以不廣而賢才未棄良可悼也若曹志以陳思之子而抒忠晉代及觀梁武命蕭子怡兄弟之言猶有帝王之風而梁之子孫卒顯唐世不可謂非天道也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八 月 有客一章十句

疏解全首○此詩頌武王之功當重武王上二句言其功之大下原其功之所由成也周公秉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乃歌此詩○人但知武王以征誅得天下不知其以止殺爲武惟止殺爲武此大武所由名也○武而推本于文亦見武烈之中自有文德在○按鑑湖詩說以遇刺二字爲主此遇刺之武正協得允

文之文繼述所以稱善故特因象成之樂表而揚之首尾則字功字相應

於時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追創者前定商功

賦也於歎詞皇大過止劉殺者致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

軍議賦於皇武王者曰帝王功成而樂作其功大者其樂備也况我武王之功當何如以象其盛耶於乎大哉我武王也一舉而除天下之暴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夫固有無競之烈矣然王業之成不咸于成之日其必有所由兆蓋山允

文之文王修和輯寧三分有二而創之于前者有以開厥後之丕緒故我武王嗣而受之欲承其不忍變之節而躬冒夫不得已之為泰誓以陳師也牧野以進戰也以敵則勝而如林莫禦夫侯與歸馬于華山也放牛于桃林也以殺則止而百姓皆寧于無畏由是天下大定四海永清而成此無競之功也向非文

王嗣之于先則今日之創造當不如是之易易然苟不有武王以繼之于後則九年之大統將亦終于未集而已矣是則武之為武也上有未先之孝而下有

啓世之仁今茲嗣其統者仰其功而想像于群容之間以昭一代之盛固不能不以是為重也

疏解此章首句是叫起之詞無競句就平定天下混一區宇說未可以吊民伐罪意入謂恐得下勝慶句克開厥後唐荆川指三分有二開王業上看或就伐

密伐崇上說者附合武功或就惠鮮懷保上說者附會文德皆有所偏重不若自王業上言之且此句言文王開之只起下武王能成之功嗣受者受其所開

之業即末二句見之勝殷與過劉不平言勝殷而其其殺也○鍾惺詩說見其後暴之義于過劉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歸大功所由定也○鍾惺詩說云文王以服事殷何以曰克開厥後蓋三分有二無開後之心實能開後之緒

故在文範照之氣運于此合者止于此開在武行善之局面于此翻者轉于此嗣○鄭云者老也言武王晚年乃定其功不汲汲于取封十三年以前猶然以

服事殷之心也是勝殷與事殷同一心過劉與求寧同一道此說亦好○李三山曰大武之意在于止戈大武之詩在于止殺據此則勝殷止殺乃武王自止

其殺如詩之載振于戈齊之歸馬放牛皆是如此方合大武之意勿作止殺之

殺也○黃東崖曰此篇前所云劉後所云功俱自王業一統撫世御極言不可

以得天下之富貴為功總見武王無競于文德于文事此樂功之樂所以作也○言義四代之樂如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皆前大者以功成作樂為

一代大車正樂記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且大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

而南四成而南因是強五成而分周公左右之成復以崇天子陳陽云

文辭九成武舞六成何也曰二喪四為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陰也一三五

射歌夾絲舞大武以享先祖記有言八佾以舞大武諸其數也朱于玉戚以舞

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顧麟士按舞自旋至夫位而北往復

後世梨園院本之流觴與今類而行之者乃如土無其失其故矣○應云朱于

者亦前也玉戚者玉飾斧柄也香象冕而執此于戚以舞武王伐紂之樂也蓋

大武之首章○王守溪曰考春秋傳曰武有七德謂禁暴戢亂保大定功安民

和眾豐財也今以詩考之載振于戈載樂弓矢可知其禁暴戢亂矣勝殷過劉

可知其保大定功矣經萬邦屢豐年可知其安民和眾豐財矣嗚呼盛哉

武一章七句○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樂

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于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篇

內已有武王之盛而其說誤矣

臣王之什十篇十章二百句

詩經集卷之二十八終

在彼于玆臣

詩經集卷之二十八終

在彼于玆臣

別列天子之什四之三

天子小子章全旨○此詩以思繼先序為王蓋以

國家之責也重在夙夜敬止一句○敬即繼序之

所以繼皇祖之序也敬止者敬即是念此成王之思以

垂考說下四子三句嘆繼序之難於乎皇考四句思皇考之

四句欲法皇考以繼序也大意言武王有繼序之考而此心

不敢不勉于敬于蓋以先王既沒而緒則在我若思繼此序

而不敢康也

天子小子遭家不造叶祖孳孳音在疚音於乎音皇考音永世克孝音

賦也成王克夜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附病也于

成也始與我同無所依怙之意疾衰病也匡衡曰贊贊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

愈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

身能孝也

申蓋賦天子小子者曰我當免喪朝廟之日正繼承先序之初心固不能以自

辜亦將何以自勉哉問我子之小子遭此邦家之不造大命初屬未有以定之

人心初附未有以固之况又皇考陸離孳孳然在疚病之中無所依怙思所以

念茲皇祖降庭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降于庭猶所謂見堯

于煇見堯于煇也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而匡衡引此

句頗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

申雖然皇考之克孝何如蓋我皇祖沒矣儀容不可得而見矣我皇考則心存

若若紹庭上下之意常若見我皇祖之降于庭而與之相值焉此因皇考之

承也克孝而要皆此念念之敬為之也惟于小子尚當夙夜敬止其所以念乎

皇考者亦如皇考之念皇祖而常若見其降降斯可矣

疏解此節首二句正見其克孝處降降即念茲所至露須知念不是懸空想像

乃思慕其所行者前法之故常若見其形容與之相接無一時不念即無一時

不敬故遂以自已勉敬承之夙夜敬止即法其念皇祖者以念皇考也夙夜之

敬猶然降降之見亦惟夙夜之敬而後為承世之孝也自其存主而言為敬自

其身而言為孝也後漢書李固云堯沒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于時食則見

堯于真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

申蓋賦天子小子者曰我當免喪朝廟之日正繼承先序之初心固不能以自

息相合。虛不造之家。可以無虞。而在我之心。亦可以稍慰也。不忌正觀。思學于
又正與合字相應。即風夜如此。以至子承世也。凡子孫其祖文。未有不望先
業者。此詩想見成王當日痛懲之不及。而哀慕不忘。依然懷德之意。仰此
便見守成之難。即此便是守成之木。○按成王既葬時。尚在幼冲。國子小子請
篇皆編舉者之詞。未必其出于成王也。

國子小子一章十一句。○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祭後世遂以為嗣王朝廟
之樂。後三篇依此。

詩者。全古。○通詩。俱是。是訪之意。以于。始。考。何。為。王。方。據。判。漢。之。委。展。揚。多
難之。懼。見。弗。考。不。易。幸。而。不。容。不。事。也。故。以。絕。庭。四。句。接。之。上。六。句。是。欲。繼
先王之。道。而。嘆。其。難。下。是。思。繼。先王之。事。而。慮。或。顛。其。休。或。微。弗。分。只。委。委。說
下。總。是。求。昭。考。之。道。絕。無。道。難。求。而。求。之。于。事。也。

訪學。止。學。時。昭。考。於。平。終。裁。朕。未。有。及。將。就。之。繼。猶。判。漢。維。小子。未。堪。家
多。難。去。昭。庭。上。下。降。厥。厥。休。矣。考。以。保。明。其。身。

卷之二十九
國子小子一章十一句

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廷。訪。學。臣。之。意。言。我。養。謀。之。子。始。以。獨。我。昭。考。武。王。之。道。
然。而。其。道。遠。矣。于。不。能。及。也。將。使。子。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仍。恐。其。判。漢
而。不。合。也。則。亦。溫。其。上。下。于。庭。降。于。家。庶。幾。類。昭。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
已。矣。

事。既。既。訪。于。止。者。曰。人。君。新。服。厥。命。當。維。新。厥。德。不。可。緩。也。我。今。日。特。訪。汝
於。臣。等。之。于。始。循。我。昭。考。之。道。于。于。且。聰。明。建。立。極。昭。考。之。道。遠。矣。朕。未。能。及
也。將。使。子。勉。強。以。就。之。而。道。不。可。以。力。求。所。以。繼。之。者。仍。恐。與。道。為。二。終。判。漢
而。不。合。也。夫。昭。考。之。道。既。遠。而。難。繼。况。繼。于。小子。洪。與。涼。薄。又。未。堪。國。家。之。多
難。則。若。如。之。何。哉。為。今。之。計。亦。口。道。因。庭。而。難。知。事。則。近。而。可。知。亦。以。昭。考。之
貽。餘。外。之。則。有。庭。鏡。在。焉。內。之。則。有。家。政。在。焉。其。上。下。于。庭。降。于。家。皆。因。皆
道。所。昭。考。也。我。固。給。其。上。下。于。庭。以。其。治。外。者。而。治。外。焉。紹。其。降。于。家。以。其
治。內。者。而。治。內。焉。庶。幾。因。事。以。求。其。道。而。賴。于。昭。考。之。休。子。以。保。吾。身。而。在。朝

在家。獲。安。貨。之。吉。也。子。以。明。吾。身。而。處。內。處。外。無。悔。吝。之。迷。也。信。如。此。則。皇。帝
之。道。不。患。于。判。漢。而。多。難。不。患。其。未。堪。矣。今日。之。詩。如。此。兩。語。臣。以。為。何。如。求
當。游。許。之。始。為。訪。道。之。謀。此。成。王。所。以。卒。能。兼。命。而。為。守。成。之。今。主。也。求
取。解。此。章。首。二。句。連。讀。蓋。欲。率。循。必。先。求。訪。也。落。是。道。政。之。始。非。即。位。之。始。耶
考。之。道。即。體。諸。身。而。施。諸。政。事。者。凡。修。齊。治。平。皆。是。從。此。以下。何。須。得。延。訪
口。氣。怨。載。未。艾。言。道。之。高。遠。而。已。之。分。量。有。不。及。也。惟。其。意。故。未。艾。下。二。句。正
未。艾。處。將。于。就。之。因。其。難。及。而。奮。力。以。就。乃。氣。質。不。充。精神。有。限。是。工。夫。未。終
一。有。間。斷。終。不。能。身。與。道。合。也。繼。字。對。就。之。初。今。言。與。將。字。呼。應。判。漢。者。恐
道。與。我。為。兩。途。得。此。道。彼。舉。一。道。也。猶。子。小子。一。句。語。氣。一。頓。見。得。所。道。如
此。則。道。不。可。不。求。意。時。就。于。考。考。云。人。命。未。測。人。心。未。孚。以此。詩。尚。未。有。武。庚
之。事。也。不。知。武。庚。之。事。雖。未。有。而。一。叔。流。言。頑。民。未。服。則。有。之。矣。若。但。云。天。命
未。測。人。心。未。孚。便。不。見。有。多。難。意。蓋。此。但。可以。言。禮。家。不。造。而。不。可以。言。多。難
也。結。庭。二。句。皆。因。事。以。求。道。意。新。字。庭。上。車。字。實。手。厥。家。上。下。降。降。即。昭。考。之

卷之二十九
國子小子一章十一句

道。新。考。者。然。其。所。謂。之。道。凡。正。有。官。正。萬。民。皆。是。法。其。務。家。之。道。凡。刑。事。妻
至。兄。弟。皆。是。有。為。會。朝。之。庭。今。為。負。展。之。庭。音。為。化。國。之。家。今。為。不。造。之。家。此
之。弗。終。則。多。難。何。由。請。判。漢。何。由。合。然。道。之。所。紹。即。是。休。之。所。貽。也。自。其。全。體
于。前。人。者。曰。道。自。其。資。全。于。後。人。者。曰。休。保。則。有。所。憑。藉。而。不。陷。于。危。明。則。有
所。開。悟。而。不。迷。于。往。保。明。即。是。休。處。不。必。以。保。承。多。難。明。承。判。漢。此。雖。說。一。身
言。然。下。者。之。身。關。係。天。下。約。于。皇。考。于。是。朝。而。紹。之。安。可。不。恐。恐。乎。然。亦。只。言
自。已。所。期。如。此。若。其。所。以。克。紹。者。正。有。待。于。皇。原。也。○黃。東。坡。曰。紹。道。句。是。極
治。統。以。求。道。統。之。意。降。降。句。是。務。家。法。以。求。道。法。之。意。所。謂。事。是。昭。考。者。正。亦
之。于。此。處。而。始。之。所。謂。未。艾。者。惟。求。未。艾。之。于。此。處。○補。慶。曰。庭。訪。學。臣。所。以
盡。下。車。時。昭。考。所。以。守。家。法。二。者。皆。相。資。盡。下。情。而。不。守。家。法。則。內。無。王。守
家。法。而。不。盡。下。情。則。外。無。助。也。○蘇。石。山。曰。上。篇。首。將。紹。其。昭。考。之。詩。也。訪。學
謀。以。紹。之。之。詩。也。

訪學一章十二句。○說同上篇

訪學一章十二句。○說同上篇

敬之章全旨○通篇以敬字為王而歸重在末二句見得制行而遠人命非敬

不能而臣則無以輔翼故進其言而答之上是進成已當敬之意下是答聖

臣之戒以求盡勉教之實受戒于臣求助于臣始終不外一敬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叶新無日高在上叶高降厥士日監在茲叶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

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降

于吾之所為而無日不臨監于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非盡敬之教之者曰進言者臣子之忠勉教者人君之道向也其以道延訪

而羣臣戒我之詞有曰王以一身為天下正尚其教之哉尚其教之哉蓋天道

甚明但一念愼怒而去留遂分甚不易保哉無曰天高在上而于吾無與也

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降于吾之所為而日日監視于此使一有不敬天必

殲之而命亦其可不敬哉

詩經卷之二十九周頌

解此詩者或謂其言敬下言天道以敬懼之正見其所以當敬也通作擊臣

語要在成王日中體顯出來敬之不作敬天就君道上說只是一念常懷戒懼

恐懼以存天理也顯思見天道甚明只是或善或惡皆在其昭隱之內至命之

不易方說到福善禍淫上一念敬肆而命之方留隨之其不易保如此皆天顯

故命不易作一中說轉到無日句合用一反語人言天高而不吾察方說無日

云云降降二句正是一顯字而命之不易即可知其日明日且而及降出王

游衍者無日不然也空一直說下不可分上句為奉下句為時蓋下句字即

上句上字下句字即上句降降也大意云惟降降故日監也總見不可不敬

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

申請爾羣臣之戒我者如此固欲我之勉敬矣顧予小子不聰而未能敬也然

願學焉是必體驗于幽獨之中體充于事為之際庶幾日為學之而日有造就

之功月為學之而月有進修之益其所就而習者又精而思之以至于一貫不

存萬理明淨而復其光明之木體而後已焉然此言下所能自致哉尚爾羣

臣輔勸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凡夫修己治人新天永命可以

資吾緝熙光明之學者日開示于前使我有所存荷可也如是則內德于已外

資于人庶乎敬可及而天命之顯可常保矣否則不聽在我而至敬難循將何

以迨光明之地以不負爾羣臣教之之戒哉

疏解此詩上二句謙言未能敬下言勤學于已復求助于人正欲以盡敬也不

聽以質言此句是謙詞只將來與起下意言我雖未能敬然却願做勉敬的工

夫如大學切瑳琢磨之後方能惴惴可見敬須有箇入門學便是入門之法就

是造就進是精進就將之功相續不絕以至於光明不昧之地方可謂之能敬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章章全旨○此詩作于管蔡既誅之後故首訪羣臣以所當懲之事而下則示

以求助之意也全以首句為主而帶意歸重處字蓋設為問詞以起下而末

字其意而後思其字并音聲聲聲允彼排排折折飛維鳥未堪其

難去予又集於麥

字其意而後思其字并音聲聲聲允彼排排折折飛維鳥未堪其

難去予又集於麥

賦也。得有所傷而知戒也。感憤并使也。蜂小物而有毒。始允信也。桃蟲。鴝鵒小鳥也。折。飛。鴝鵒大鳥也。鴝鵒之雛。化而為鴝。故古語曰。鴝鵒生鴝言始小而終大也。鴝。辛苦之物也。○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怒而讓後患乎。并蜂而得幸。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然我方物冲。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君臣奈何捨我而助哉。

中。謂此亦訪落之意。若謂凡人之情。無所懲于前。則無所謹于後。于今何所怒。而讓後日之患乎。彼蜂小物。而有毒。木不可使也。予從而使之。乃自來幸。管蔡是幸。管蔡者。蜂也。而輕使之。失實我始之不謹耳。桃蟲小鳥。而能變大木。不可信也。始從而信之。乃折飛而為大鳥。是折飛者。桃蟲也。而輕信之。失實我始之不慎耳。凡此皆予之所傷于前。而當懲者也。然予方物冲。未堪國家之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肘腋之間。自來幸。管蔡之內。輒起折飛。其情誠可憫也。爾羣臣奈何捨我而弗助哉。凡謀始。處終之道。其明以告我。可也。否則輕任。輕信之患。安知不起于後乎。噫。若成王者。其可謂慮患之深矣。

詩經

卷之二十九

周頌

原歷此節于其二字有悔悟自艾。願與羣臣更始。愈是不平。如懲其已往。正是其將來也。是全為管蔡而發。特為變生。骨肉有不忍。以者。故借蜂鳥為辭。以寓痛切之意。只就蜂鳥上發揮。勿管管蔡中。莫于二字。實下詳。蜂鳥之類。其體輕信之過。勿謂何傷。其毒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予自來也。予不悟也。于蜂與蟲乎。何尤人情多變。安知其不為蜂。安知其不為鳥乎。若今者之不悔。則悔無及矣。多難。泛就王室新造。天命人心未固。言徐微。強則竹。就三豎。啓羣頑。民未服上。讓。羣者。有。羣。之意。于。則所謂幸。管蔡之患。折飛之禍也。此時管蔡之事定矣。猶曰。其。者。蓋。者。雖愈。而。幸。氣。未。消。人心。皇。殷。頑。未。化。其。苦。苦。可知矣。○徐。微。云。集。麥。乃。灌。之。初。便。思。天下。許多。樣。事。如。法。度。猶。未。修。明。禮。樂。猶。未。振。舉。風。俗。猶。未。淳。厚。天。災。時。變。猶。未。銷。去。等。是。也。或。以。此。只是。管。蔡。之。事。不。知。此。時。管。蔡。既。平。矣。何。辛。苦。之。可。言。况。讓。後。事。又。分明。是。管。蔡。以。後。事。也。○說。約。蜂。以。比。三。叔。桃。蟲。以。比。武。庚。蜂。本。作。蟻。羅。願。云。蟻。種。類。至。多。陸。佃。云。其。毒。在。尾。垂。觸。如。蜂。故。謂。之。蜂。管。管。叔。液。言。與。郭。叔。發。然。更。進。迷。和。如。蜂。

起然而成王不察其奸。終罹于管蔡之毒。即謂之自來幸。豈可也。爾雅云。桃蟲。鴝鵒之雛。一作鴝。亦謂鴝鵒小鳥而生。鴝鵒。毛。傳。解。實。本。此。若。以。武。庚。則。郭。象。所。云。方。武。王。深。紂。有。其。子。人。以。為。孤。雛。耳。未。幾。拔。徐。查。諸。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後。定。此。桃。蟲。之。為。大。鳥。也。然。化。為。鴝。目。所。未。見。世。多。疑。之。又。經。文。但。言。鳥。耳。未。嘗。言。大。鳥。也。豈。謂。鴝。鵒。非。鳥。必。待。變。而。後。為。鳥。乎。李。本。云。多。疑。謂。管。蔡。之。亂。以。喻。武。王。之。喪。也。○顧。麟。士。按。無。上。事。而。曰。予。其。懲。其。字。益。有。指。也。不。必。依。注。入。何。所。且。予。其。懲。與。而。後。患。自。是。兩。句。不。可。作。一。讀。下。○劉。安。成。曰。諱。之。于。小。者。即。諱。之。于。始。也。即。所。謂。訪。落。之。意。也。諱。之。于。始。不。以。蜂。為。小。而。使。之。則。其。後。無。幸。管。之。患。矣。不。信。其。為。桃。蟲。之。小。則。其。後。無。折。飛。大。鳥。之。患。矣。各。篇。者。特。于。管。字。上。加。一。小。字。其。意。深。矣。○朱。實。王。曰。自。問。于。小。子。小。小。小。四。詩。皆。成。王。所。自。作。問。于。崇。大。才。之。木。訪。落。得。求。道。之。方。微。之。念。聖。學。之。要。小。慈。護。禍。亂。之。幾。或。問。頌。者。宗。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四。詩。入。頌。何。也。豈。謂。氣。壯。嚴。肅。一。有。頌。德。抑。成。王。之。德。具。見。四。詩。列。之。于。頌。

詩經

卷之二十九

周頌

小。小。二。章。八。句。○蘇。氏。曰。小。慈。者。謹。之。于。小。也。謹。之。于。小。則。大。患。無。由。至。矣。其。意。章。全。古。○此。詩。首。節。言。春。耕。次。節。言。夏。祭。三。節。中。言。以。足。耕。之。事。四。五。六。節。中。言。以。足。耘。之。事。七。節。言。收。入。之。富。足。以。供。祭。祀。備。百。禮。也。八。節。言。酒。酌。之。嘉。足。以。燕。賓。賓。齊。老。也。大。抵。及。特。以。上。足。耕。耘。收。復。稼。穡。之。事。為。酒。以。下。至。樹。考。之。事。是。祭。祀。燕。享。皆。年。之。慶。木。節。則。總。承。上。文。而。推。其。由。來。之。遠。俱。當。歸。功。于。神。也。

載。其。載。作。音。葉。叶。其。耕。澤。澤。音。叶。徒。洛。反。

賦。也。除。草。曰。艾。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澤。澤。解。散。也。

申。謂。是。詩。與。豐。年。相。似。疑。亦。報。賽。田。事。之。樂。歌。也。若。謂。農。人。以。力。田。為。務。而。豐。年。之。慶。則。神。休。之。所。始。也。今。農。事。固。有。成。矣。而。敢。忘。所。自。哉。彼。三。農。之。事。耕。其。所。先。也。使。草。木。不。除。則。耕。不。可。得。而。施。矣。故。時。乎。春。也。載。艾。焉。而。除。其。草。載。柞。焉。而。除。其。木。吾。見。艾。柞。既。動。而。鳴。畝。皆。可。耕。之。地。時。耕。既。起。而。田。鳴。皆。解。散。之。

區澤澤然土膏若加而潤不使有虛其堅凝者矣良邦若加而利不見有若其

舞入者矣始之聖土以耕者如此
疏解此節概言耕之事交梓未即呈耕蓋將耕而先除草木也交如蓬氏之交

草作如梓氏之及木凍凍釋土肯動故解散然頂上句來○虞文子曰及梓在
未耕之先所以達土氣也

去去苗間草也陽為田之處也田畔也
申詳既耕之矣耘亦不可後也故附于夏也合于入而為耨耨其耨而並耘凡

為田之處以至田畔之間無一不遍矣耨之協力以耘者如此
疏解此節概言耘之事于耕言通力合作也二句亦見無職土意○到安成曰

朱子初解嘗從鄭箋以耘為除草木之根株傳改為去苗間草然以下文次序
觀之恐此未據說耘而故曹氏以為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交梓不盡者則

復耘之也○上節耕而先以交梓也則養成禾土以待深耕而見農人計事之
勤也

預此節而補于闕也則不棄尺土以滋他種而見農人用力之勤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喻他氏其儲音音思婦其婦有依其土有略其耕

葉反音音葉反音音思婦二句已西江前
至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于弟也疆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

謂以疆子任吐者也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謂民轉務執事者謂今時備力

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於眾飲食聲也順順依愛士夫也言領婦與耕夫相

慰勞也略利微始就事也
申詳以耕之事而詳言之彼總理田事也而有主而為家長焉又有民子曰伯仲

叔口亞來子弟口旅皆所以分治田之務者也而內之人力齊矣有民有餘力

來助而謂之疆者有隨主人所左右而謂之以者皆所以通其力而合作者也

而外之人力齊矣由是出而在田其儲儲焉而飲食之衆贊然其有聲也為夫

者見婦之來則始其婦而慰勞以順之為婦者見夫之耕作則依其土而慰

耕澤澤若下是于無道方矣
疏解此節是申言耕之事前言耕之善而未及人力之齊故此又詳言之首

句有內外協力意主伯亞旅內人也謂以外人也須重一主字主乃總理田事

者主既不敢自逸出而力出于內外親疎畢出以詳耕之事贊字見輔夫之

衆儲字見輔婦之動然有贊只帶在儲上看思婦二句形容得好思婦者思婦

能慰其夫以耕作之苦有依者因士能慰其婦以親餽之勞此自旁人看出婦

與士俱不自知末二句以略然之辭從事于南畝此正至伯等人用力處所謂

歡交歡梓其耕澤澤者也
播麻百穀實田斯活叶叶他反
而合活生也既播之其寔含氣而生也

申詳以耘之事而詳言之既耕之後于是取其既濟之種而百穀之盡播焉但

見其始也地脈方滿而其寔之固氣者已沛然有露生之漸矣
疏解此下三節是申言耘之事前言耘之事而未及耘治之善故此又詳言之

播雙承似試來日穀之性各有所宜而水旱豐凶不可預料故恐種之所以為

備也寔種子也謂種子含氣而始生是甲拆之時也○此播種以至於萌芽之

時
騶騶其達叶叶有厭其傑
騶騶苗生貌達出土地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

申詳未幾而勿萌畢達入于土者旋出于土而騶騶其達矣然雖同時而生

間有受氣足者則乘氣之旺旋吐氣之早而有厭其傑矣
疏解此節上句言苗同時而生下句言苗先時而長也達是生機達于外騶騶

有接續之意厭是受氣足者傑是得氣而先長者傑即在達中見之要有一

字○此是長而未齊之時
厭厭其首叶叶其厭
厭厭詳也也應私也
申詳道夫均隨合受而氣化之皆則苗首厭厭而茂盛彼此無不同也如是

可以耘矣乃協聚人之力而施其易治之功。辨之以滿而無欲連之心。非之有方而無幽莽之患。始雖絲然詳而不相密而不疎也。是播穀之後。苗生漸盛如此所謂干耦其耘者。于是乎有全功矣。

疏解此節上句以造化言。下句以人力言。前曰有祿。則有不祿者矣。故此重之曰。厥厥見氣。候至而物生。自齊而之。受氣皆是而壽長矣。此正可耘之時也。故遂言絲絲其應詳審者。詳則無前不耘。密則無耘不到。所謂令干耦而相阻。阻者也。

載種濟濟上有實其積音積萬億及秬為酒為醴。蒸昇祖妣以洽百禮。濟濟人眾。獲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

車。豈夫耕耘之事既遠矣。迨夫秋成也。百穀用登。獲之千野。則濟濟然其人之眾。焉由是以其所獲之遺而積之。于場也。則不惟萬億而且及秬矣。收成之富如此。故以之為酒。而三酒既備。以之為醴。而五醴既具。于以進于祖妣之前。享獻以致孝。委伯以敬。而百禮無不洽矣。豐年之慶。有見于然祀者如此。

詩經集解

卷之二十九

十一

疏解此節上三句言收人之意。下言足以備祭祀之禮。見豐年之慶也。載種二句。一順說下。勿將獲與積對看。言載種者。濟濟其眾。而所積之多。至萬億及秬也。濟濟合至伯亞旅。羅以之人言。酒醴何言。祭祀燕享。說然三酒五醴。雖兼祭蒸而百禮則專就昇祖妣說。祭有十倫。其禮定然。而皆以祈行之。故詩以洽自禮。○收人之多。雖屬民間。祭祀燕享。俱就公家說。

有祿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四句庚子補遺 上二句戊子補

江 乙卯江甫

疏解然豈特米祀以洽百禮哉。彼亦家以賢才為光采。而年飢不足。以毀則則人文之所為晦也。今惟為酒為醴。而有饌其香者。足以供酌酢焉。吾見後傑會嘉文明。于是乎光啓仁賢萃聚。名定于是乎升。齊人見國有賢人。以為其周之文治方新。而孰知豐年之慶。固有錫之光也。乎胡考以豐為安寧。而年飢不足。以備養。則宰老之所為廢也。今惟為酒為醴。而有椒其馨者。足以備燕饗焉。

則康爵所祈錫之以保艾之慶。大斗所酌。貽之以引翼之休。人見國多耄耋。以為我周之老成日來。而孰知豐年之瑞。固有以貽之寧也乎。
疏解此節上二句。是尊賓之禮行。下二句。是養老之用。充亦見豐年之慶也。有祿其香。如饌也。有椒其馨。祭如椒也。皆言酒醴芬芳之氣如此。設然自是豐年。亦會如家。蕭蕭英賢畢集。此便見邦家光顯處。若因荒蕪。氣象蕭然。何光之有。養老之禮。亦根酒以康體來。飲此旨酒。願養天和。即飲時之禮。祝南山之保文。用是可集其為胡考之寧也。大矣。所謂于豐年者。豈淺鮮哉。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音匪振古如茲。
疏解此節上三句。言自古有年也。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
申諫夫所謂于豐年者。如此然能不忘及由來哉。彼耕而播。播而耘。耘而穫也。幸人家之勤。周三時之務。稼穡之在于此處也。固矣。然非獨此處為然也。蒸祖妣。升邦家。而率胡考也。禮俗之所成。豐年之在于今時也。固矣。然

詩經集解

卷之二十九

十一

匪獨今時為然也。蓋自振古以來。耕耘收穫。而蓋稼穡之事。祭祀燕享。而禮豐年之慶。無時無廢。而不如此矣。夫豐年之慶。既極其周。推所由來。又極其遠。則我之受福于神者。多矣。報賽之典。其容以不舉哉。
疏解此節。總報前數節來。匪且有且。以地言。匪今斯今。以時言。振古如茲。自周家開國時說。言其由來之遠。見得神功之大。報賽所由舉也。○大意謂自耕耘以至收穫。此為稼穡之盛。然豈絕無僅有。獨此處有此事耶。自然祀以至燕享。此為豐年之慶。然豈絕無僅有。獨今時有此慶耶。國家以農事開國。呼保介而稱藉田者。世世重焉。力田非一日則豐年亦非一日。蓋振古已如斯矣。神休之遠。何可忘報也。○前半寫田家。農桑。辛夫。雞犬。歷歷在目。有誰呼呼。呼之。後忽轉向宗廟朝廷。上去作大氣象。何等章法。○附錄全章主寬文。并文評。以資觀覽。

歌歌之詩。亦猶行古之道也。夫古有不重農之說乎。君子謂穀之章。而知我賽之不可已也。嘗謂粒食之原。古人始之。不必古人終之也。豐年之慶。今人享之。不必今人創之也。力田致養者。雖民之力。時和年豐者。實神之休。則享茲

樂利者其敢忘所自哉。今夫田必有耕，不交不杵，猶石田也。澤澤者所以先耘而從事于苗，必有耘。但限祖吟，懼草穢也。于耨者，所由繼耕而動耨于。雖然，此特其耕耘之大概也。使謂耕如是，是亦足矣。耘如是，可以止矣。遂可與西成而光祀典乎。賓朋而康者，也。古今有此力，耕達年之事乎。裁則易不舉耕之事而詳言之，又胡不取耘之事而備述之也。吾親耕有耕之人，人情莫不樂其舉而親所，雖有至伯焉，有亞旅焉，又有氣以爲益，至與耕大相，豈勞而便哉。則器不自知其利上之深矣。有耘之事，凡苗莫不食地德而飲天和，或雨活或或，或驅達焉，又或歇，保焉，蓋至初牛，與無殊，致而彌望，善惡不自覺其難。農之勞矣，未有耕以先之，則人無遺力，百穀用以成，豈有耘以繼之，則地無棄。耕萬寶于焉，告集彼，使之濟濟也。值之有實也，萬億不及于神乎。且酒醴之爲也，祖妣之界也，百禮不以之洽乎。由是以其儉者，蓋有客焉，邪家之先光以也。由是以其儉者，供者老焉，胡考之享，寧以此也。凡若此者，豈非稼穡之所致哉。而正匪獨且之有稼穡也，又豈非豐登之所爲哉。而亦匪獨今之有豐也。蓋自古人開東作之功，其力諸原者，固已如茲矣。而謂獨且有也。然乎哉。神自古人享秋成之利，其邀天賜也，又已如茲矣。而謂僅今斯今也。然乎哉。夫耕耘之業，既有所倡于前，收穫之休，又有所垂于後。雖曰人功實神恩也，報賽之舉，其容已乎。○逐項如題序次，只于點過前二節後，單行一段，振起全神。遂覺通篇文勢陡舉，所謂平敘中有峭峭者也。○此題章首一二句，提耕之綱。三四句，擊耘之領。後手節詳耕之事，播教三節，詳耘之事。載獲二節，言耕耘之利，類甚宏，而未節又誇美以終之。總見報賽之舉，不容已也。篇中提挈清楚，布篇詳實，真可云絲絲入扣。

卷之二十九

十三

要髮良科，中葉，假言，藏，南，歌，叶，蕭，要，反。賦也，髮，髮，利也。中，辨，此，亦，報，賽，田，事，之，樂，歌，也。若，謂，農，爲，天，下，之，大，本，而，農，事，之，有，成，則，非，神，莫，于，耕，也。今，敢，忘，所，自，其，彼，方，其，春，也。當，有，事，于，耕，矣，則，敢，我，髮，髮，之，良，科，而，始，事，于，爾，賦，之，聞，其，耕，之，也，勸，焉。疏，解，此，合，下，節，言，春，耕，事，更，是，訓，農，利，只，形，春，良，字，意，取，發，是，發，之，備，而，耕，之，早，也，有，乘，時，趨，事，之，意，爾，賦，包，上，原，下，賦，言，之，播，厥，百，穀，實，斯，活，叶，平，陽，反。疏，解，此，由，是，而，種，之，也，則，備，厥，百，穀，之，種，其，是，雨，氣，而，始，生，其，播，之，也，時，天，是，其，春，耕，而，苗，之，生，有，如，此。疏，解，此，節，言，苗，之，生，也，播，種，雖，是，耕，後，事，然，帶，在，耕，上，說。成，來，喻，女，成，德，爲，其，饋，反，伊，黍。詩，經，集，成。卷之二十九 周頌。或，來，喻，女，婦，子，之，來，饋，者，也，饋，饋，具，也。中，語，耕，院，時，矣，使，無，人，而，饋，耘，農，固，不，得，盡，其，力，也。乃，農，夫，在，田，而，婦，子，饋，焉，載，方，器，之，直，及，園，器，之，營，其，以，盛，夫，伊，黍，之，物，所，以，備，養，饋，者，無，不，周，也。疏，解，此，合，下，兩，節，言，夏，耘，事，此，節，是，言，饋，耘，女，云，者，農，夫，在，田，而，婦，子，饋，其，夫，子，饋，其，父，也，饋，是，田，家，之，常，器，伊，黍，亦，田，家，之，常，味，乃，其，分，自，合，當，知，此，不，重，贅，也，但，耘，而，來，饋，餉，而，復，耘，見，舉，家，力，農，意，耳。其，登，伊，科，叶，其，鍾，斯，越，反，以，發，言，茶，麥。三，句，丁，卯，山，車。糾，然，登，之，輕，舉，也，越，越，越，去，也，茶，陸，草，麥，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今，商，方，人，猶，謂，麥，爲，熟，麥，或，用，以，浸，漬，取，魚，即，所，謂，茶，麥，也。中，語，伊，科，來，饋，而，農，夫，耘，爲，登，載，下，首，糾，然，其，輕，舉，而，所，持，之，鍾，越，然，其，糾，糾，以，是，而，勝，田，中，之，茶，麥，所，以，去，害，苗，者，無，不，當，也。疏，解，此，節，是，言，耘，苗，者，益，暴，肩，疾，搗，既，脫，衣，而，就，功，能，足，應，農，亦，道，而，不，踣，所，見，者，惟，是，伊，科，之，笠，耳。春，耕，久，畢，報，已，懸，而，不，用，秋，穫，未，屆，經，亦，禮，以，待，時。

卷之二十九

十四

不動播之者不自其耘也無力播之人其收成也無事之望則惟欲其
以告曰有田者能重農承祀以不唯先人之業也又焉可得哉而今者固無慮
此矣以言乎耕則商莊稼器以從事于南畝良相所為憂也以其言乎耕則別
乃士宜以預種于西時百穀所由而活也由其言乎耕則其耘而黍之儀也
之耕也縛之也皆耘之事也當是時家人其無事乎至茶雙朽而黍復茂
雖有內助之功要亦獲神歡之力耳由是可見其禮矣而積之也皆如斯
也此如節也皆獲之利也當是時同井其相慶乎至于室盈而歸于室匪獨
人事之勤蓋亦沐天休之渥耳而報成其若緩乎有農神即有祭統使其可
則先民禮祀之何以惟修也則特牲之禮焉有前之抹焉大豈猶舉以祭
已將先祖升祭之典何以惟修也則特牲之禮焉有前之抹焉大豈猶舉以祭
乎曰吾以例以類而推之六六爾然後始而推也思積古而耕也繼而耘
也思積古而耘也繼而推也亦思積古而推也然者律格乎律格乎律格乎
律乃廢三農之率而神農制乎此詩與商篇相類良相五節言耕耘之事獲
之二節言收成之慶此皆神力所致故末節遂言報祭之典也定王廟遂節安
頌而詳明歸重以似二句收拾通章真有神龍格尾之年

卷之二十九

十七

良相一章二十三句○或疑思文臣工噫噫豐年載發良相等篇即所謂
頌者其詳見于商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可知其是古也
絲衣章全首○此詩言助祭者始於一于敬而後而也專主祭禮不與飲酒對
看飲酒乃祭中事○詩稱云祭而飲酒是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進獻賓
及宗人之舉禮儀官學歌則有烈文一篇此乃祭宗人之視瀆視牲者也悉詩
以教字其要木王者王祭禮凡上之敬皆王之敬也
絲衣其絰載弁俛俛自堂徂基自羊俛跪擊艾鼎之反也賦其辭
有酒思柔不吳不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絲潔裝也載也弁簡弁也士祭于王之服俛俛恭順貌基門
塾之基羅大鼎小鼎也思謂辭柔和也吳諱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
服絲衣簡弁之人升門堂視瀆視牲之屬降往于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

中反告充已乃舉鼎拜告祭禮之大也又詭譎其威儀不諱諱不忘故能
詩考之編

巾掛厭絲衣其絰者曰祭以敬為玉而始於一于敬者乃所以通神明之感而
受福于無窮也夫周士之助祭何如哉服以絲衣則然其辭潔矣載之爵弁
則振然其恭顯矣夫夫未祭之初禮始于首器也則升白門堂凡盥濯登豆之
屬無不有視然後降往于基以告主人曰盥濯登豆之屬已潔其矣夫而省牲
也則出于門外從羊之處而視乎羊從牛之處而視乎牛然後還入于基以告
至人口惟羊惟牛已皆充矣既而省濁也又出于門外祭大鼎之兼與小鼎之
兼而視之然後還入于基以告主人曰大鼎小鼎已皆潔矣是未祭而循禮之
大也如此迨夫薦牲獻畢之後旅酬交錯之時祀嚴則律然其曲矣言酒則思
乘而和矣以笑語則卒獲不失之謂詳也以禮儀則卒度不失之怠傲也是方
祭而禮之儀又如此夫事有始終而敬無間斷則所以格神者有道矣由是
神之格思自錫以胡考之休所以服絲衣載爵弁以相祀者且將與周王之壽

卷之二十九

十八

此章上八句言助祭者始於一于敬下言門之而獲福也首二句只言服
此之人耳不重衣冠上要本主祭者蓋天子至宗廟之祭而助祭執事之
人則多士也絲衣者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爵弁其色赤而黼黻如爵頭然故
云爵弁自堂句言首器自羊句言首牲雞雞句言首酒是將祭而行禮有序也
兕觥三句是方祭而飲酒有儀也盥濯等在堂上筮豆等在東房故曰降牲在
門外故曰天墮等近于工人故不言反章內雖言士却立擬出王者作王
者王禮在廟門內西夾室之基與西階相直處也詳所謂樂即是來室此時至
人立于基不動雖其器已具牲已充鼎已潔而王心嘗自欽然故自堂而下自
外而內皆上代之一一往視又一一一往其而告之蓋禮主人躬親之敬而不體
其往來之頃也兕觥一句即是飲酒蓋獻尸之後行旅酬之禮王人與賓飲而
士亦與焉也不吳笑語卒獲不放禮儀卒度祭有始終而敬無有間胡考句見
敬為神格而王者之萬壽無疆則士之爵祿亦世與之無疆矣此是視廟之詞

重士之能感神不重神之能福士。○自宜但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4.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報難及。不言自但案上文也。
緜衣一章九句○此詩或紉休牛解菜休并叶基韻或基葉並叶紉韻。

的章全有。○此詩題重一時字上四句言武王建功能順乎時。下言後王承統。當法乎時意蓋時者在世為治亂在心為經權。故時之所及。臣可易而為君。時之所負。創可垂而為守。總見後人之有天下。固由武王。而至其守天下。亦惟武王是師也。重武王能垂法後人。不重後人當法上。

於 音鑠。王師遵養時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踏踏言王之造。侯反。戴。用有嗣。寶維爾公允師。

賦也。於。讀詞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龍也。踏踏。武貌。造。為。戴。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靡。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于是觀而受此踏踏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是師爾。

卷之二十九 周頌 十九

時之可為。而毫無自利之心也。於乎。我武王當其初也。師旅雖然。其甚盛。非不可以代商而立功也。顧紉恐未稔。而天命人心。未盡絕商。其時則尚難矣。武王則退自修養。與時俱歸。以恪守于臣節。若使紉恐有時而後。王師終靡而不用矣。迨紉既盈。而周德日盛。天命人心。既絕于商。時既純光。而非難矣。武王于是應天順人。與時偕顯。一戎衣而天下大定。焉是。遂養非何。豈用介非樂變。皆時為之也。夫武王酌時以成大功。如此。故我后人觀而受此踏踏然王者之功。定為無競之烈也。我將何所用以嗣之哉。亦惟武王之酌時之事。而是師耳。時未可為。則于時止者。而師之時。有可為。則于時行者。而師之。雖事不能以重。而所以斟酌而裁。應萬變。而固至治者。惟師其意焉可矣。如是。則踏踏之造。可以不墜。而龍受之黃。亦可以無負也。已夫。既遭後以酌時之功。而又應後以法時之治。武王之厥功大矣。此其所以可頌也。

疏解 此章首句以氣勢言武王維革草三百虎賁三千。而威武奮揚。其氣勢自

是於鑠不說到觀在孟津八百諸侯來會。上。遵謂守而未動。養謂蓄而未發。廢。廢只是對惡未稔。天命人心。猶未順。然歸周。此時惟遵養以待紉之悔悟。非有意養威蓄銳也。但天地之運。將大明必先大晦。而悔之之終。又寔為明之始。故下句即以純熙接之。純熙。言謂入命人心。盡歸于周。周之時。絕無一毫廢味氣色也。用介。正用此於鑠之師。是字。正指時字。言武王即用是時。一者其本以伐紉也。明字。屬上。非以用字連大介看。在武王亦不得已。而救天下之亂耳。何心于利天下。故知遵養非觀。變守臣節也。用介。非幸災。順天命也。先備謂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事商之心。是矣。以上四句。當輕重講。不可以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動。作兩平說。龍受二句。一氣讀。言以王業貽後人。龍受。莫大我龍而受之。有不煩締造。意王造見此業。自武制。造功在社稷。生靈。非侯。侯可倫。武烈無幾。故曰踏踏有嗣。不是嗣其業。爾公允師。即所以嗣之也。此用字。正與是用大介用字相應。言武王用一時字。以大介。而後人所用以嗣之者。是惟此一時字為師。凡君國子民。經制度務。有教之所未窮。而時不得不因者。法武王之養

時。不輕為以費。事有教之所已窮。而時不得不革者。法武王之用介。不重養以喪功。師其意。不泥其迹。與時偕行。此真能法武王者也。○按。鍾。湖。詩。說。云。鑠者。光明之義。意云。我武正大之心。思可揭日月。光明之舉。動無事陰謀。故曰於鑠。王師。註。訓。盛。字。似未妥。又云。周王以龍德造功。龍有六位。各以時乘。武之造。固真如龍之變化。而不可端倪也。又云。爾公。公字。訓。事。字。于。謂。乘。時。之。應。以。取。天下。乃。公。天下。而非。私。也。後人。則。當。從。其。公。心。處。師。之。庶。不。窒。其。隨。時。之。義。而。可。以。受。此。踏。踏。之。造。解。俱。別。可。參。

酌一章八句○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然此詩與齊。齊。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

卷之二十九 周頌 二十

恒章全有。○此詩。周。公。象。武。王。之。功。而。作。首。二。句。言。除。暴。安。民。而。覆。應。于。天。是。伐。商。時。事。下。六。句。言。用。賢。圖。治。而。德。昭。于。天。是。得。天。下。以。後。事。未。句。總。水。而。贊。之。也。○。統。定。二。字。是。章。首。始。終。邦。終。定。家。正。相。始。應。武。王。伐。暴。總。為。萬。邦。及。克。商。之。後。武。王。不。以。萬。邦。為。萬。邦。而。以。為。自。己。之。家。夫。如。是。而。後。可。以。托。天。下。也。故

日皇以開之

經傳集解 卷之二十九 周禮 天子以開之 天子命匪解 桓桓武王保有厥土 以四方克定厥家 於商賂

賦也。紂安也。桓桓武王。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陰害以安天下。故
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仇克殷。而年豐是也。然天命之于周。久而不厭也。故
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土。而用之于四方。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也。開字之
義未詳。傳曰。開。代也。言若天下以代商也。此亦頌武王之功。

軍講。賦。紂。舊。邦。者。曰。王者受命。而與亂未除也。則代亂以遷天休。亂既除也。則
用賢以保天命。此君道也。吾于武王見之矣。是故當商家之衰。適周道之日
熾。我武王奮於彝之師。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萬邦之應。向為紂所殘虐者。今則
皆去危就安。而悅服于我。政由舊之日。雖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伐商之舉
誠所謂順乎人心者。由人心而動乎天心。是以豐年之慶。應而非常。理所能符
也。然天命于周。久而不厭。既命以伐暴。而我民復命以求賢。而圖治。桓桓之武

經傳集解

卷之二十九 周禮

天子

王保有衆多之賢士。列國分土。用以經管子四方。兵革不試。帶瑯曼然。能定厥
家。使國勢。雖于不披。而致垂拱之治。焉由是安民之德。有以慰上天求莫之心。
而其德上昭于天矣。夫伐暴安民。既有以得乎天。而用賢圖治。又有以昭乎天。
信乎可以為天之宗子。為民之元后矣。其若天下以代商也。豈不宣哉。此武之
功。所以為可頌也。

疏解。此章首宜先提商家不道。垂痛于萬邦。穢彰于四方。而天欲命一人以開
之也。久矣。乃我武王大介一舉。救民水火。此萬邦之女士。所以綏也。由是人心
和于內。而天心應于上。屢獲豐年之祥。雖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亦不可以常理
拘矣。屢豐句。便見得天命有在。意天命匪解。承上起下之詞。言既命其伐暴
安民。復命其用賢圖治。有惟惟不已。意桓桓是呼。迺之詞。保有三句。一直說下
此。又是武王奉天命。處保有者。有信之專。而任之重。蓋愛土而解其事。標此
足為保矣。然不若試于用之為保也。于以四方。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克
定厥家。使大小相維。輕重相制。以安定天下。言蓋天子以四海為家也。厥家定。

則民安而上天求莫之心以慰此其德益以昭格于天矣此正與天命匪解句

相應。夫除暴安民。異于商之垂痛四海。用賢圖治。異于商之焚瑯曼。故知武
王之代商。以君天下也。宜也。皇以開之。雖承承上二意。然意當垂重用賢圖
治一邊。蓋此章原只重保有厥土。克定厥家二句。除暴安民一段。意思不過提
起之詞耳。○詩意本謂武王于伐商之後。不以休祥而替廢賢之心。故其效驗
之餘。又得效驗如此耳。而必本諸匪解之天者。以見聖人之所為。莫非天也。○
保有厥土。時說多矣。明厥土。即後商之臣也。吾觀後世創業者。與其臣拔
家。新荆棘。以從事于兵革之間。及至天下既定。以為不復藉其力矣。遂屠戮之。
惟恐其不至。猜忌之術。寔自漢高祖之嗾于萬兵。而不反于天下未定之
時。殆時已太平。其弓走狗。何能為也。仰光武之不任用。世宋祖之杯酒釋兵
權。兩者雖一時保全之術。與漢高祖異。要不知武王之封建。為保治安之策
也。○附錄。經傳集解。卷之二十九。周禮。天子。以開之。天子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以四方克定厥家。於商賂。矣。夫除暴之師。帝心所眷顧也。豐年之慶。何疑屢降哉。且夫行一事。下無兼致。

經傳集解

卷之二十九 周禮

天子

之休者。聖王不舉。焉世皆謂兵事妨農。故和氣所修。必無瑞應。不知將帥功名
之氣。雖或多而。聖王風雨之師。動則不吉。一舉而兩美備焉。世已安。歲已稔。矣
不觀我周之得天下乎。周之得天下也。以兵取之也。兵者不祥之器。無時而
所至。震奮我農人。即殺伐于和。每易北水旱。彘蟻之。涉兵者。難制之。威無
戈所。臨荒。棄乃。田事。即耕。耘不。獲。或。難。免。金。飢。木。毀。之。虞。則。甚。矣。求。豐。年。于。農
師之後。因受受乎。難之。求。屢。豐。年。于。大。軍。之後。更。受。受。乎。難。之。也。而。豈。所。論。于
周師之。殺。萬。邦。者。哉。蓋。我。武。之。出。師。也。凡。以。除。暴。也。暴。去。而。萬。邦。獲。吉。之。氣。消
將。災。解。不。驟。而。自。化。凡。此。先。農。先。耆。若。奉。上。帝。之。靈。而。為。之。降。康。也。而。豐。年
于。是。乎。一。處。抑。我。武。之。出。師。也。所以。散。亂。也。亂。過。而。萬。邦。疾。怨。之。聲。息。將。太。和
不。安。而。自。流。音。知。雨。降。時。若。無。不。視。聖。王。之。仁。而。為。之。禱。也。而。豐。年。于。是。乎
再。豐。不。特。此。也。隨。出。有。名。無。非。為。萬。邦。請。命。則。一。時。之。禮。車。駟。望。之。皆。雲。聖
也。時。雨。之。師。帝。亦。以。時。和。報。之。蓋。自。甲。子。清。明。以。來。而。擊。鼓。吹。曲。遂。成。禮
而。歌。華。黍。又。不。特。此。也。殺。人。有。禮。亦。祇。與。萬。邦。樂。休。則。當。年。之。處。育。穀。木。不。實。

如胡夫值結也。此星所屬武師以厥功成之。蓋白庚戌紫堂之後而太史修也。亦上端而紀嘉未此其所以為慶豐年也。非輕萬邦易致此其然而天心猶未屬厥也。本重秋萬邦却不行從慶豐年也。遂學例準遂使統字意十分野動。其設也。遂學例準遂使統字意十分野動。

桓一章九句。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說。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序以為講武類。則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其非也歟。

祭齊全吉。此詩並頌文武。見得大封兼出于武。而所以大封者實本于文王之德。故嘆美之。而欲諸臣釋思其德也。通詩言以安天下為主。○按此詩建武王大封功臣之意。而謂之專頌武王可矣。而贊之文王者蓋以武王之所以得行封賞皆從文王之勳勞來。故曰文王既勳止。曰敷時釋思。曰於解思。皆見文王之功者也。篇中我字皆是人代武王口氣言之。故曰大封之禮注中子孫亦指武王。

卷之二十九

文王既勳止

三

文王既勳止。敷時釋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維思。

賦也。應也。敷布明是也。釋釋也。於於詞釋釋思釋釋而思也。○此頌文武之功。而首其大封功臣之意。言文王之勳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釋思者。以我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又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嘆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釋思文王之德而不怠也。

○此詩並頌文武。見得大封兼出于武。而所以大封者實本于文王之德。故嘆美之。而欲諸臣釋思其德也。通詩言以安天下為主。○按此詩建武王大封功臣之意。而謂之專頌武王可矣。而贊之文王者蓋以武王之所以得行封賞皆從文王之勳勞來。故曰文王既勳止。曰敷時釋思。曰於解思。皆見文王之功者也。篇中我字皆是人代武王口氣言之。故曰大封之禮注中子孫亦指武王。

○此詩並頌文武。見得大封兼出于武。而所以大封者實本于文王之德。故嘆美之。而欲諸臣釋思其德也。通詩言以安天下為主。○按此詩建武王大封功臣之意。而謂之專頌武王可矣。而贊之文王者蓋以武王之所以得行封賞皆從文王之勳勞來。故曰文王既勳止。曰敷時釋思。曰於解思。皆見文王之功者也。篇中我字皆是人代武王口氣言之。故曰大封之禮注中子孫亦指武王。

○此詩並頌文武。見得大封兼出于武。而所以大封者實本于文王之德。故嘆美之。而欲諸臣釋思其德也。通詩言以安天下為主。○按此詩建武王大封功臣之意。而謂之專頌武王可矣。而贊之文王者蓋以武王之所以得行封賞皆從文王之勳勞來。故曰文王既勳止。曰敷時釋思。曰於解思。皆見文王之功者也。篇中我字皆是人代武王口氣言之。故曰大封之禮注中子孫亦指武王。

卷之二十九

文王既勳止

三

文王既勳止。敷時釋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維思。

○此詩並頌文武。見得大封兼出于武。而所以大封者實本于文王之德。故嘆美之。而欲諸臣釋思其德也。通詩言以安天下為主。○按此詩建武王大封功臣之意。而謂之專頌武王可矣。而贊之文王者蓋以武王之所以得行封賞皆從文王之勳勞來。故曰文王既勳止。曰敷時釋思。曰於解思。皆見文王之功者也。篇中我字皆是人代武王口氣言之。故曰大封之禮注中子孫亦指武王。

齊一章六句。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為大封于廟之詩。說同。

詩經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虞舜河矣夫大禹王神。猶煩靈而我王于邁。河宗遂以告我。我之衛。而兼
 之恒。或南或北。此遠于河而分途以達者也。天子既命。伶人阿諛。而增
 灑。然蒸徒不諱。若康衡焉。于是延術。而示於格。而臨大漠。皆出此翁
 河矣。夫駁道之衰。歲也。遂寒而我王臨幸。河精遂以通。灌者若夫古者神靈之
 主。或推五老而受國。或駕兩龍而扶。河之所以告有道者。昔矣。今也時。想
 典非必有。殊祥怪。以權。而但見村雲。于鶴首。發。歌于中流。曰。此諸
 侯之所來。迎也。而大河之順命。不可見。無。昔日戎衣之會。或。而告者。兒。或
 登舟而。白魚。河之所以承。運者久矣。今也時。道。非必有。休。氣。以
 合。而但見。蓋于。水。而千里。曰。此五。之所。幸也。而大河
 之。豈不休。使非受命之。王。何以得此。○注。洋。自。才。富。而。疑。有。日
 月。出。沒。其。中。星。漢。燦。爛。其。裏。○。英。蔭。秀。會。和。雲。之。義。何。以。加。益。其。指。畫。大。勢。勝
 際。在。目。尤。非。詞。章。之。所。及。○。運。行。偏。歷。五。故。必。經。道。于。河。河。神。效。靈。故。安。瀾。靜
 翁。天。子。得。以。有。大。環。歷。也。入。手。提。清。原。委。中。二。比。分。疏。然。通。局。氣。象。雄。壯。有
 救。世。衛。天。之。勢。要。皆。歷。會。朝。運。不。定。有。河。渠。水。程。註。及。麗。而。不。善。與。而。不。浮。
 ○此詩與時述一。皆。武。王。革。命。之。初。所。以。承。天。命。而。答。人。心。也。其。後。遂。為。定
 制。故。王。制。天。子。建。符。柴。而。望。祀。三。川。親。諸。侯。而。用。禮。有。大。宗。伯。之。掌。禮。模。才。宏
 遠。矣。其。後。興。禮。漸。廢。天。王。狩。于。河。陽。魯。公。朝。于。王。所。而。迎。有。朝。會。行。失。焉。以
 諸。侯。猶。崇。望。季。氏。以。大。夫。旅。泰。山。文。公。以。侯。伯。借。西。哈。河。不。過。以。強。弱
 目。相。朝。見。卒。復。知。也。梓。然。告。為。何。物。哉。○。用。三。瀾。總。論。遂。序。曰。頌。者。美。德。之
 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禮。曰。此。特。所。則。知。日。所。而。之。道。則。異。于。其。而。頌
 辭。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也。○。此。詩。之。法。正。是。此。後。頌。功。非。以。成。功。名。神
 其。崇。異。于。周。頌。也。魯。頌。王。亦。自。公。功。德。如。此。之。崇。者。其。又。與。周。頌。異。也。○
 我。頌。之。義。合。先。世。功。德。而。以。之。以。述。神。代。德。也。子。孫。愛。而。祭。之。故。其。詩。中
 每。有。追。敘。先。烈。修。及。後。人。意。然。而。不。滿。其。由。不。浮。敘。事。而。不。比。興。乃。王
 者。之。言。又。以。為。宗。廟。之。事。也。然。則。頌。之。詞。近。于。五。而。從。魯。頌。之。詞。近。於。詩。而。浮
 商。頌。之。詞。近。于。簡。潔。而。明。肅。其。所。以。在。魯。也。商。者。何。耶。曰。魯。為。天。子。之。宗。國。

詩經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為夫子之先王其所以存之者亦為臣子之心也。○孔曰。周頌。十一篇。不
 視。顯。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人。事。利。過。論。功。志。在。國。教。一。章。不。重。重。章。以。見
 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大。平。符。治。之。歌。述。成。功。以。告。神。重。言。寫。志。不
 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
 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魯。頌。不。及。制。故。頌。德。不。一。也。○
 胡。新。安。曰。補。傳。云。商。周。二。頌。皆。以。告。神。而。神。亦。用。以。頌。焉。後。世。又。人。賦。頌。特。效
 魯。耳。○。陸。止。齋。曰。別。以。魯。甲。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于。周。間。以。親。疎。之。繁。故
 商。頌。以。先。代。而。後。于。魯。○。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為。樂。章。為。之
 郊。廟。所。謂。周。頌。也。○。蘇。傳。周。頌。皆。有。所。施。于。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
 詩。有。後。作。而。不。用。者。也。○。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
 書。其。列。虞。夏。商。周。書。各。為。一。列。當。代。異。其。第。則。詩。本。亦。當。代。為。別。商。頌。不。與。周
 頌。和。雅。為。第。也。既。有。商。魯。則。起。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
 擬一章七句。○。級。義。未。詳。
 學小子之什一篇二百三十九句

且之圖故思及于馬自牧養之有進而馬之雖在罪罪有以駕車任在斯斯
之昔此耳

疏解此立雜毛云者二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
有淡黃與此二色者與故上不言雜毛也駁今僕花馬也亦黃曰驂赤而黃也

清聖曰驂青而微黑公之驂馬也任任筋力之強健也無期言思之久而無窮
期非時之所能拘也斯才以耐遠言即打轉在在句

駟駟壯馬在坵之野言駟者有驂言有駟有駟有駟以重驂驂也思無駟
叶思思斯作

賦也言驂驂曰驂色有淡黃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驂也白馬黑鬣曰駟赤身
黑鬣曰駟黑身白鬣曰雜驂驂不絕駁駁駁也作畜起也

而謂駟駟壯馬在坵之野言駟者有驂而又有駟也而又有雜也以此是
駕車乘驂而不絕其作固如此矣豈無自而然哉蓋由我公之所思者始終久
暫而無厭數之意是以思及于馬斯方成于駟而馬之駟駟驂驂皆斯作畜起

有如是也

疏解孔疏禮記夏后氏駟馬黑鬣謂馬之駟也○古義驂駟文云青驂白驂文
如驂駟駟廣雅又以爲白馬朱鬣尾也陸佃云今呼黃馬尾一頭通黑如
界者爲駟蓋駟無分子黃白皆謂之駟若今乘駟駟駟故曰駟也明堂位曰夏
后氏駟駟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駟也月令曰孟春駕白駟此以別黃馬
黑鬣之駟也駟木作驂驂謂曰月令五時駕馬而駟處其二春蒼龍秋白駟冬
飲驂夏用赤駟中央用黃駟中央寓于季夏故所用物同而以色之淺淡爲之
別也愚按駟乃鳥名印維維也駟馬之色似之故以爲名釋釋行經斷斷也長
驅不絕乃氣之壯盛奮起處故下轉言思馬斯作無駟以始終言思之勤而無
倦厭也斯作以奮迅言即打轉驂驂句

駟駟壯馬在坵之野言駟者有驂言有駟言有駟言有駟以重驂驂也思
無駟叶思思斯作

賦也駟白雜毛曰駟除淺黑也公泥駟也形白雜毛曰駟老駟曰駟老在駟而

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祛祛強健也徂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性情之正然其明
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爲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爲
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淡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于正
則日用云爲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蘇氏曰昔之爲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
至此而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而謂駟駟壯馬在坵之野言駟者有驂而又有駟也而又有雜也以此是
駕車乘驂而強健其徂固如此矣豈無自而然哉蓋由我公之思大中正
而無回邪之私是以思及于馬斯馬政修駟而馬之駟駟驂驂皆斯利用有
若是也否則一合少解則化原以室萬物之不得其所者多矣何有于馬哉

駟駟形白雜毛曰駟孔氏曰形赤也今謂黃馬也駟者陶淵蓋膝下之名祛祛
言馬之強健能行也故下轉言思馬斯徂○顧東江曰上言無駟則勸此言無
邪則正雖若不同然亦當就遠上發揮蓋人有厭駁之心者其虛必俟駟駟
之思者其謀必洩故無駟無邪皆謂立心之遠孔子以無邪一言蔽三百篇之
義合意說也此篇總重在立心之遠故不必歸重末章斯徂亦以力言即打轉
祛祛句之無邪雖作正字亦當始遠上發謂心術之經營常根于天理之正而
無私意小智之雜也如奉先思孝而閭官修治民思懼而閉兩急文教思修而
泮宮鼓武功思修而公車備皆其無邪也○附載朱子語錄或問思無邪如何
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但逐段無邪耳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
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此亦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猶承承中聊樂我貴
此亦無邪思也爲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爲臣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
曾說破耳惟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又曰如淫奔之詩周邪矣然反之則非
邪也故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刺人之惡志○古義論詩詩
三百云云按詩今三百五篇然當正考甫未得商頌之勝惟有國風及大小二
雅周書二經而已除今商頌五篇以足三百之數是知詩三百云云非實有頌

駟駟壯馬在坵之野言駟者有驂言有駟言有駟言有駟以重驂驂也思
無駟叶思思斯作

卷之三十一

三

卷之三十一

四

言也故王通有曰詩三百始終于周正謂此也○此詩見立心之遠足以端
化之本而倍公所以致此富盛之業者非偶然矣馬之蕃息不在于牧之有法
而在于心之有恒故美焉文之焉者必曰秉心寒淵美魯侯之焉者必曰思無
疆蓋知本矣○牧事所關國家亦重伯益青馬益息帝舜賜姓而傳世其任非
子沂潛有功孝主邑泰而不易其業宣王之中興見于無羊倍公之致頌推其
無疆牧事其可忽哉○楊伯祥曰須知此詩非徒言馬多有即馬政以古國政
印物阜以推民安意倍公之可頌者以此○孔子作春秋十二公惟倍最正故
取之取其思也思故頌也

明四章章八句

有駟章全音○此詩是燕飲羣臣而臣頌禱之詞皆是飲燕以相樂也上二章下
五句鼓舞以相樂有交互意末章下五句頌禱以相樂有交徹意各章俱歸結
在于齊樂今一句頌禱是燕飲中事不可對看舊說以上章為燕飲相樂末章
為頌禱相樂對言之未妥

卷之三十

有駟有駟彼乘駒黃風夜在公在公明明
有駟有駟彼乘駒黃風夜在公在公明明
有駟有駟彼乘駒黃風夜在公在公明明

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
而游賦有駟者曰君臣之相與也非禮無以嚴其分非燕無以達其情故駟然
肥強之馬則四馬之皆黃矣我侯與羣臣之燕飲也則風夜在公君有君之儀
臣有臣之儀皆明明而辨治矣燕必有舞則持其符利或坐或伏振振然如登
之下舞必有樂則坎其擊鼓不疾不徐咽咽然其聲之長斯時也飲焉而醉醉
焉而舞君臣之際惟竹交通宛千鹿鳴天保之道風矣其相樂為何如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與其燕飲之善下是盡其相樂之情也與無取我且登用駟
字與登用在公字相呼應耳風夜二句雖兼君臣還重在君上墨見湖云風夜
是或風焉在公或夜焉在公非自風至夜之謂在公內須點出飲酒意下醉字

方有者落此見國家開暇政事少休之時君臣相樂不然無風無夜荒耽于酒
豈有過之世乎說明明只就君臣威儀上說辨則不迷治則不亂所謂酒以成
禮不經以淫也宜提君作主說到臣上去方得臣子口氣上落字以舞者所執
之駟羽言下駟字兼其如駟馬之下鼓即所以節舞不是兩字醉言舞還指伶
人說不是君臣自舞也或云玩註醉而起舞以相樂須兼君臣言方見相樂似
太泥竹樂總承上來薛方山謂三章俱以于齊樂今作佳句不必只粘醉言舞
此說得之

有駟有駟彼乘駒黃風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駟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齊樂

與也駟于飛舞者振作駟羽如飛也
申謹有駟有駟四馬之皆壯矣我侯與君臣之在公也則或風或夜而飲酒
矣燕必有舞則駟羽振振有如駟之飛舞必有樂則鼓聲咽咽而或舞相應斯
舞也駟羽更更必醉而後言歸上下之間和悅無間信于羣臣湛海之遺休也

卷之三十

其相樂為何如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與意同上飲酒要見乘此無事而獻酬交錯以飲酒意醉言
歸者言必醉而始歸正以相樂也蓋君設燕本欲臣之盡歡以相樂而臣必醉
而後歸以樂君之心豈不是相樂耶

有駟有駟彼乘駒黃風夜在公在公飲酒自今以始歲其有
孫子葉反于齊樂今
自今四句乙酉江南 壬子順天 丁卯江南 自今二
句己酉福建 山東 壬子順天 戊午廣東 辛酉河

能謹有駟有駟彼乘駒而驟服齊矣我侯與羣臣之在公也則風夜載燕而
樂舞俱陳矣今日之樂如此我當何以為願哉彼我魯世守土田之封固嘗有
豐年矣若年有不登非國家之福也惟願自今以始樂歲相仍上以雷國川下
以膠民生一人之慶普而為千萬人之慶也我魯素秉禮義之教固嘗有善道

矣然若有不傳亦非國家之福也惟願君子有發於孫子以上承天命以保人心一世之善行而為千萬世之善也夫然則國本以固國祚以昌君享其休臣亦蒙其福而燕飲以樂太平者悠為其未艾矣其相樂也何如哉夫既道其燕飲之樂而又致大頌禱之詞如此忠愛之情亦可見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燕飲下是頌禱以相樂也蓋燕內要補樂舞俱陳意見若思及于臣者澤矣故下文遂頌禱之自今四句分足民善後自今句只管歲其有句不兼有歲歲有歲歲無窮之意也有後如德政交修文武具備皆是不專指禮教信義說年歲登則人民足而國本固善賄後則子孫賢而國祚昌然後燕飲可承故魯公雖履獲豐年素遵普通道而又願其歲歲大有世世式教以致頌禱云耳于齊樂兮言能如此則今日在公之燕不徒一時之樂而且永享雍熙之盛微臣亦得承被其休矣君臣具醉固見相樂而臣視其君亦見相樂領不忘規毋以魯頌之學而少之也○輔慶源曰駁彼乘黃恐是指朱燕者所乘之馬故因以起與在公明明所謂清白一心以承休德也自今以始歲其有

為庶民之慮切矣君子有發於孫子為後世之慮深矣此可謂善頌善禱矣

有駉三章章九句

泮水章全首○此詩前四章是修內治後四章是服遠人要見既飲以下俱為頌禱之詞一章言魯侯視學而大得乎人二章言其至學而善教乎人三章始及燕飲而頌其以道服眾四章是願其化民法祖五章以下皆是頌其服淮夷之事但明明章重以德服之濟濟章重得人以服之角弓章重武備與謀服之末章則言其口來服也○按詩說通章只重一德字德之工夫是敬德之昭格處是孝文武即是明德德即是長道道即是下文式固爾猶條家雖分合之則一也○又曰今章只重既作泮宮淮夷成服蓋一個作字括盡前四章一個服字括盡下三章允文允武句乃前後最關緊處前四章允文二字盡之下三章允武二字盡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旗其旗旋旄其旋威威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上二句已見前章

山東 甲子 庚子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登諸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廡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泮水菜也戾至也旌旄飛揚也威威和也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

疏解此章上六句與魯侯蒞學之儀下言人心之樂從思樂一句不過而賦其事而曰賦其事以起興者蓋用采芹見旌為相呼應之語也樂字在崇儒重道上說撰文教于久廢之日中國臣民與遠夷觀望皆係于此豈不樂乎毛傳天子辟雍備泮宮采芹意輕帶言之芹取其菁也藻取其文也菡取其味也三者皆有飛存焉戾止中要見賦興一新意車行則旌旄動則鸞鳴旌旄者也

亦此意按小大鄭氏以臣之尊卑言李氏以國之長幼言通解原有德有造則亦長幼之義也從遠觀其講學行禮也要想見當時一段踴躍樂從先景如漢明帝開辟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或云從遠不是圍橋觀聽實欲觀其效也故次章即以彼字承之○魏雲華曰儀衛之盛不足為美以之觀學若若而華矣所謂開車馬之音欣欣有實色也蓋文教非新人心樂從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

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也和顏色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

洋而飲乎人也如此

漢解此章上六句與其前洋而飲之盛下言其善乎人也其音雖老若舊

重道之音只須在洋上發揮蓋車馬一臨解車馬為物人皆知之故雖有

如此形影也色笑與匪怒只一正一反總是和顏色以較之宛然如家人父子

之相親也平易近民寬以教教則不言而飲人以和從公之家如在春風中矣

故即張綱常布倫理而提斯等意所教之人即小大之視聽者

思樂洋水薄采其菲叶以魯侯侯止在洋飲酒既飲首酒永錫難老叶順彼長

道叶屈此奉職賦其事以起興也菲葉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蕪菜者也長道

猶大道也屈服醜家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

不講思樂洋水則薄采其菲矣我侯之矣止也當施教之暇則在洋飲酒矣吾

將何所願哉惟願飲此旨酒滋元氣而順天和永獲于難老之休焉又願順此

大道重禮教而崇信義以居乎華禮之心焉斯非吾人之所深願乎

賦其事以起興也菲葉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蕪菜者也長道

猶大道也屈服醜家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

不講思樂洋水則薄采其菲矣我侯之矣止也當施教之暇則在洋飲酒矣吾

將何所願哉惟願飲此旨酒滋元氣而順天和永獲于難老之休焉又願順此

大道重禮教而崇信義以居乎華禮之心焉斯非吾人之所深願乎

賦其事以起興也菲葉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蕪菜者也長道

猶大道也屈服醜家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

不講思樂洋水則薄采其菲矣我侯之矣止也當施教之暇則在洋飲酒矣吾

將何所願哉惟願飲此旨酒滋元氣而順天和永獲于難老之休焉又願順此

大道重禮教而崇信義以居乎華禮之心焉斯非吾人之所深願乎

賦其事以起興也菲葉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蕪菜者也長道

猶大道也屈服醜家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

不講思樂洋水則薄采其菲矣我侯之矣止也當施教之暇則在洋飲酒矣吾

將何所願哉惟願飲此旨酒滋元氣而順天和永獲于難老之休焉又願順此

大道重禮教而崇信義以居乎華禮之心焉斯非吾人之所深願乎

以端勳不遺而會歸之極以建不為下民之法則乎又願我侯經邦有造允

予其能文焉戰戰有方允予其能武焉上以昭格于周公下以昭格于魯公而

靡有不孝焉若然則編述之責以茲而烈祖將貽之以多福矣不亦自求伊祜

乎

賦所此章上四句顯其修己以化民下願其善於以獲福人君下為國人之想

向上為祖宗之付托故願之如此故明其德所謂故以明之也蓋德昭本明而

明功在教也威儀即是明德流澤處二敬字重看維民之則直在我有以師表

于民上允文言不徒為粉飾之具允武言不徒為權兵之觀也皆主德言一說

文武不須合文于武看周公監二代而正四國魯公守家訓而作哲哲皆是有

文武之烈者二公而下代稱守文而武烈不競故必文武合斯有光于烈

祖即此是昭假即此是孝靡有不孝只一無遺憾之意伊祜只自求多福意○

此章德儀服民屬上文內治一變文武假祖已向下邊外攘一變是通篇關鍵

明明德侯侯明其德既作洋宮淮夷攸服叶矯矯虎臣在洋獻賦叶

如鳥陶陶反在洋獻賦賦也矯矯武職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因也囚所虞獲者蓋古者出

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得其於學子而以訊誠告故詩人因魯侯在洋而願其有

是功也

中禮且文武一道也文與明者武烈亦章內外一體也內治修者外侮亦自淮

夷之為魯忠久矣亦將何以願我侯乎蓋我明明之魯侯也慎修以端天下之

表而德之原于天者有以復物則之初自強以立天下之極而德之備于己者

有以去拘牽之累則雖無意于淮夷之服而服之者有本矣今其作是洋宮也

其必先聲所動有以馴柔傲之心盛德所敷有以革強暴之習而淮夷自為之

攸服焉吾知縱敵非所以為仁侯之臣若必有矯矯虎臣以任夫烈武之責者

矣而獻賦者在此洋也設降非所以為武侯之臣若必有問訊如阜陶以任夫

賦因之責者矣而獻因者亦在此洋也是非虎臣之能為力也固若之德也亦

非文吏之能為明也亦君之德也一德立而萬化從淮夷之服吾固有憂于

非文吏之能為明也亦君之德也一德立而萬化從淮夷之服吾固有憂于

非文吏之能為明也亦君之德也一德立而萬化從淮夷之服吾固有憂于

矣一時皆之作豈徒侈夫譽吝之盛而已哉

疏歷此章上四句顯其所以服遠下四句言其得人以獻功正服遠之事也

引詩曰士敏其德也此就明也此就明也此就明也此就明也

信以來之之德作洋凡有事官宜便是與作淮表與後世為善思伯會始

封委及于戈事在書誓左傳僖十三年從齊桓公會于鹹以病祀十六年從齊

桓公會于淮以病祀則淮功為齊人所談顯而不可與者故五章以下詳言之

依服不可作文德感化而求如此則下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淮表蓋洋官所以講學行禮而出兵受成亦于斯也既作則先詳所勳便有顯

其榮傲其強暴之意故淮表依服端始四句正是說淮表意重在於獻功不重

得人禮其人則其耳獻賦也受其詞斷其非賦也

濟濟對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心反悉悉皇皇不吳不揚不告

于納在洋賦功賦也廣推而大也德心善意也狄猶場也東南謂淮夷也悉悉皇皇盛也不吳

不揚為也不告于師克而和不爭功也

車雖夫惟天之服固本于我侯之德成不能無賴于多士也又願濟濟多士皆

克廣其德心惟初為國忠若之謀初無自私自利之意而行師之本立矣由是

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之夷其兵進而合也悉悉皇皇兵威極其盛焉不吳不揚

師律極其肅焉有不戰戰必勝矣且師克而和無有以爭功之事告于治獄之

官惟以所獲之囚而獻其功于洋而已凡此皆克廣德心所致也有士如此非

吾之所願乎

疏解此章上二句顯其得多士之賢下則因以成平夫之功也多士指將帥言

下徒御方指士卒克廣句重有要見推廣忠愛之心以敵敵報國魚一毫私便

之圖也桓桓以下總本此句說桓桓四句自克敵之時言勇以立功也不告二

句自克敵後言和以獻功也忠君愛國之心人所固有但不能推廣之則見善

必避見利必趨又何戰而能勝勝而不爭之有今當其遇敵而進則勇于立功

及至成功而退則又謙于若功總是以克廣德心所致秋訓為過恭則而除之使

道夫也悉悉是察皇皇是大總見兵威之盛不吳是不誇不揚是不輕

見師律之嚴不告于師言無以爭訟之事告于獄官者視彼所獻之囚賦猶已

獻之一般功名之際能以德若矣三代而後大樹將軍之所以見美于後世也

未要續轉作洋意非特侯作洋安能得人之盛如此

馬其蘇東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敵列代既克淮夷孔淑不逆解反式固爾

猶淮表卒獲賦也蘇弓鋒銳五十矢為束戎曰百矢也搜戎疾聲也博廣大也無敵言鼓勳

也逆違命也蓋能審因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獲矣

申諫夫多士克廣德心固足以服淮夷矣然使兵威不威兵謀不同何以為萬

全之策乎安得角弓則蘇然而健東夫則搜然而疾戎事之車則孔博而利于

衝突徒御之眾則無敵而勇于立功以是弓矢車徒固足以克淮夷使之甚順

而不逆矣然用兵之道貴謀謀戰又必審因其謀戰運籌決策而不為苟且之

計則淮夷落吾勝算之中自今以往終當無不服矣

疏解此章上六句言飭武備以服遠下言尤重于謀也兵備雖較輕于兵謀亦

不可把兵備全輕只不可與謀對君耳弓蘇而曲矢搜而疾車大而博總是以

械之精甚輕重在徒御無敵見人心之誠亦體德心之將士而為心者然其

不甚重還重在式固爾猶句孔淑不逆是一正一反語有順命無違命也固爾

不專是兵謀要本明德來固有堅不可破定不可搖密不可窺忘卒獲言孔淑

者終敵不逆者永不逆自今以往終當無不服不特孔淑一時而已此指日後

說乃合領禱之言

爾彼飛鷁集于洋林食我桑葚懷我好音懷爾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

象齒大賂兩金賦也鷁鷁之鳥也桑葚實也懷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道也兩金刑

場之金也此章前四句與後四句如行葺首章之例也

申諫夫淮夷既服則貢賦行焉彼爾然之飛鷁本為惡擊之鳥也今則集于洋

林食我桑葚亦懷我以好音矣此蓋然之淮夷本為難化之人也今則懷德自

得其非而末行其謀之禍若元龜若象齒與夫刑揚之金雖非其地之所有者而小大賄于我焉蓋華心向化故用此以致其誠而百年負因之遠于是其

天功矣不有以慰我侯之心而遂吾人頌禱之情也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鳴者惡得之鳥今變而為好音與淮夷本梗化之人今竟

悟而效順此與義也保要見自悟其非知逆不可以犯順斷不可以亂華也厥琛正見他懷遠然此句曰虛有元龜焉有象齒焉有由金焉悉以之大賄焉三

項正其所獻之琛也淮夷所貢順味既魚厥篚玄纁綸龜出九江象出南越金出荆揚今雖美其地不產龜象其國不屬荆揚以一方之人而貢四方所有若

搜珍剔異以致其誠不必其土之所有而後獻也上三章言有德有人有威有謀皆表所以服之之事然與其強彼之服孰若使之自服故又頌禱之如此

胡新安曰蘇公以為作官係公困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克淮夷則亦以為疑而朱子於三章以下以為頌禱之詞蓋以為倍公存日之詩也竊謂春秋

經也禱頌亦經也今亦有魯頌以補春秋之闕頌其詩者尚何過疑之有哉
卷之三十一 詩頌
十五

○胡安成曰朱子以作汴宮克淮夷之事無所考故不實其為倍公之詩而見以克淮夷為頌禱之詞以憑考之春秋不齊常事則夫作汴宮之事十二公

之經罔疑皆無所見也至於倍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於春秋而倍公十三年君從齊相會於鹹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相會于淮為淮夷之病歸矣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要當為頌禱之語詞也
汴水人章章人句
閔宮章下句○此詩上八章美魯侯修廟而屢致頌禱之詞末章正言修廟之事也閔宮二句言魯侯修廟雖美稱至土田附庸原得有國之由以見魯之所

以有廟用公之孫十二句則言倍公因之以祭郊廟而獲福秋而獻會四章又詳言致敬于廟而獲福天錫章又詳言致敬于郊而獲福末章詳言修廟之事應博首章閔宮二句意見得所以願之者以其能修廟也○魯之有郊為特異故田廟祀而張大其事不並而

不遲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力以黍稷重穰音六直反植穰音力反蓋有下國以俾民稼穡有稷有稻有黍有稷有下土繼禹之緒音斤賦也陽族閉也宮廟也倫清淨也實實豐固也校校解密也時蓋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辭而推木后稷之生而下及于倍公耳邠邪也依循眷顧也說見生民篇先種曰種後種曰種奄有下國封於邠也耕業也禹治洪水

既平后稷乃播種百穀
平漢賦閔宮有備者曰國之有廟所以崇先德而順民心也我魯之廟祀于中葉甚矣我公孝思本先義學華漢津新廟靈臺止閔宮淵下具與以深也值乎

其解以清也實實乎其基繁之筆以固也校校乎其結構之勢以審也是足要五廟之靈順為民之望者矣然公之得修斯廟也吾究其源流焉蓋魯周之支也周后稷之裔也后稷姜嫄之子也姜嫄之受德不問上帝之簡聞斯在由是

無虞害之苦終十月之期而是生后稷焉夫既生后稷矣使不降之以福豈不虛生聖人乎十焉降之百福有黍稷重穰之異名有植穰穀黍之異種凡供養

之世所未有者自稷之生而始其瑞矣堯乃能以農師之職封之有邠之地分茅胙土非但推其樹藝之能開國承家行將責其播黍之積也稷也節命既受于帝庭稼穡遂教于天下凡大稷也黍也稻也稷也莫不降之于民而稼穡

之利遍及于下土之廣矣是向也禹平水土黎民尚阻饑也今后稷教民稼穡而使民得以粒食是稷之功不有以繼禹之功乎后稷為我魯開基之祖蓋知

此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修廟制度之美下言后稷降生之異而功業之隆皆推其所以有廟也閔宮提超有備另講惟深開故清淨實實以制度言言下之豐盛

同也校校以工夫言言上之結構密也不可以實校即為有備廟始于有國國始于有廟周始于后稷稷始于姜嫄故從姜嫄之德說起赫赫六句降生之事

重在于生后稷降之九句受封之事重在于下國其德不同虛構或指禮祀被敬言之百福即下四句百穀云百福者以其能立民命養民生也黍稷句以黍稷為主重即黍稷之先種者稷即黍稷之後種者植穰句以救麥為主植即麥

之先種者，即教麥之種者，下而包在內，下以節言，竟以其有功乎。民故封之，不可作未教民先受封說。降之百福，是天所以福后稷也。即民稼穡是后稷所以福天下也。有稷二句，此稷稷二句不同。上二句，但含有教民之意。此是既為農官，與同稼穡，故民皆有之。稷有下上。正承此四句，末上稷有是稷始有，下稷有是稼穡之教，得天下指其所教之地言也。積禹之緒，帝在稷，有句上積禹之平水土，稷之教稼穡，其事雖不同，其首相終始也。非禹平水土，雖稷教民稼穡，何自而施其功，非稷教民稼穡，禹治水土，民何自食其利。後相承故云，積也。重在稷上，勿以禹功相配。○關宮以奉朝言，朝則公備太廟，晉公稱世室，魯公稱宮，又以周公言，和句觀之。此兩宮蓋合祭廟言也。○降之百福，至之者，是天為民而福稷，稷奉天以福民，一申相承，非見別說。○通解，稷禮遺穆三句，是自己稼穡，即運后稷之緒，章之謂，俾民稼穡以下，是教民稼穡，即運後稷一章之謂。

后稷之孫實維大業，王居岐之陽，始翦商，至于文武，緜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

牧之野，上無厥無虞，上帝臨女，教訓之族，克威厥功，王曰：叔父，遯元子，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賦也。翦也。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述始者，蓋有前商之漸矣。厥極也，猶言窮極也。虞虞也，無厭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厭厥心也。教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啓爾宇，居也。○平後，追夫后稷之孫，曰太王者，自爾徙居岐山之隈，人心歸而王述者，實始有前商之漸矣。至於再傳而文王，又再傳而武王，能續太王之緒，致天命絕商之極，在于牧野之地，當時人心亦知天命之必然，而力贊其決，皆曰：此舉也。上其無厭無虞，上帝臨汝矣。下是武王奉行天討，發伐人商，而此治商之成，成有輔佐之功，若周公則元勳之烈也。成王嗣世而念功，乃呼周公而謂之曰：叔父之功大矣。欲封一身，則王朝輔相，不可以無人，我將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而列爵之賞，大啓爾宇，而樂乎上之，當使之藩官屏調，承為周室之輔，而與國成。

休焉

（東）此章上十二句，是原周公輔相之功，下言成王分封之意，所以著有魯之由也。德是聖說到封魯上去，高商言其國勢與隆，殷殷有商高之非，謂太王有此志也。積藉，以國貌言。雖兼文武，而致天之居以下，則專就武王說。要知武王牧野一舉，乃天命蓋頭處，言紂惡苟有絲毫未絕，天命有絲毫未絕，武王必無絲毫變節之意。惟到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與。然商命之絕，實由周命之濟，則天之所商，若則致之者，無武二句，是眾人知天命之必然，而贊武王之決也。教商之族二句，通指輔佐之臣，如亂臣十人是也。周公之功，就在克虞句內說。出見周有天下，而周公之功懋矣。下遂遠成王告周公以分封之意。王曰二句，見功在王室，叔父不可無封，而佛時仔肩，中人不可無相，故叔父則留相，而元子則出封也。侯以列爵言，見非伯子男之列，字以分土言，見非五十七十之封，為周室輔，不專重輔國，要視與國成休，方合報功意。○楊伯祥曰：文王以服事殷，至武王始受命，乃直言續太王之緒，而并及于文何哉。太王自都

運成，蓋業始隆，若使二王不聖，無庸而大之，即隨其先業，亦自甚焉。然則得以此成其為周，非續太王之緒而何。豈必太王先有其心，子孫竟克成其志哉。何物當奉泥于心，迷開而議論紛紛也。○前商句，楊升菴辨之極詳，按升菴引胡庭芳說云：太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未遠，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則太王當日必無翦商之心，曾謂古公賈父之賢，而商后羿寒泥之禍心乎。此論最妙。○附時，與周者，太王也。前商者，非太王也。蓋太王于商無可剪之隙，無能剪之勢，并無欲剪之心。易言平無可剪之隙，太王遷岐，在小乙二十六年，時去盤庚未遠，不三祀而高宗立，上有恭懼之主，下有憂賞之初，前家五十九年中，與之盛，連與賈父相終始，斯時威德所臨，固不費舉。岐陽一隅，豈敢萌生觀視心。至高宗崩而太王亦已老矣，易言平無能剪之勢，太王遷岐，避狄難也。珠玉皮幣，皆已昇殿，則府庫必虛，父見者老，僅得相保，則兵力必弱，後雖作械，漸後生齒，漸然猶運之，僅可待故，豈能一二十年中，猝致富強乎。夫始也蒙累世之業，不能與狄人爭尺寸之土，繼也撫新造之邦，而欲與共主爭天子之位，則勢必

有所不能言乎無心之心太王雖空商之祖德未盡周原雖美商之福則
正廣既無隙之可乘又無勢之可恃而遂挾一前商之志此與徐配之受命何
異故季來符字但為公宅計非為王氣所使也蓋理宜欲但為聚族計非為王
業所成也余伯立季來為守國計非為天命所集也信乎太王當日未嘗有將
商之事許未嘗有廟商之心也然則詩人歸功太王者何周之典發許于后稷
擬作于公劉蔡頌于太王而太王獨處其難蓋后稷封部固上承帝命而公劉
遷部不問外有強敵惟太王當流離顛沛之中洛保族家之計是再造周室
者太王也故不特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見太王之功即定鼎洛邑卜世卜年何
莫非太王之功不特仁不可失從如歸市見太王之德即六州景從八百樂附
何莫非太王之德謂太王與周可即謂太王廟商亦可否則有二既歸文王尚
車廟之振國以事紂而岐山初啓之日不臣之師太王先自蹈之無或乎稱王
改元世之疑文王者紛紛也要之太王上承文王皆商之功臣而無廟商之志
不寧惟是即武王亦何嘗遠廟商也○按此論其足為名教千秋說得太王心

卷之三十三

乃命魯公儀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耳春秋匪解力反享祀不武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駢犧何二反
是得是安行二反降福既多何二反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上章既告周公以
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附公其一傳公知此
是傳公者則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魯公也耳耳黍從也春秋饋舉四
時也武過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
配以后稷牲用騂牛皇祖謂魯公此章以後皆言魯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
國人稱頌之如此也
申謹夫成王既示周公以分封之意矣於是乃命魯公使之候于東方而到爵
責矣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分土廣矣魯之有國實於是乎始也然我魯之國
既於是乎始而郊廟之典亦於是乎錫是以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曰魯公者魯

以裝先世之休而與郊廟之祭建龍旂之賜駘取六博之耳耳其致敬于郊
也廟春秋以修厥祀而無有懈怠蓋志物以用享而無有差忒所以享親者誠
矣其致敬於郊也則主以皇皇之后帝配以皇祖之后稷而大享之禮牲用騂
犧所以享帝者誠矣惟其享帝之誠也故郊則天神格而后帝后稷莫不呈享
是定降福為之既多焉惟其享親之誠也故廟則人鬼享而周公皇祖皆來格
末享亦降福于汝焉我侯之郊廟獲福如此是因我侯仁孝之應而亦吾人之
至願也

疏原此章上四句叙先世受封之典下言繼世奉祭之福俾侯于東內諸包命
魯公以孟春郊祀上帝意謂魯公其名山也淮沂河濟其大川也常許鄭禮
其土田也句須顧史其附庸也山川使主其祭土田使有其賦附庸使廣其封
已此見我魯之國於此乎豈亦郊廟之榮乎此平錫矣周公之孫二句重得統
于周公下句不過紀其世系耳龍旂二句以承祀字另起而以龍旂對六博句
總言郊廟承祀之儀以起郊廟之祭春秋二句以廟祀言皇皇三句以郊祀言
上說龍旂四句為廟祭一說龍旂二句為郊祭春秋二句為廟祭俱未及後禮
明堂孟春建日月之章祀帝于郊謂郊為建日月之章則不建龍旂矣故以龍
旂四句為廟祭者據此見也但不必從又玩註謂春秋為饋舉四時可見春秋
二句從廟祭說無疑若郊祭則但孟春行之安得有四時也匪懈是以時祭配
而不忍下章秋而敬嘗二句即匪懈之一也不式禮與物無過差也下章白牲
句即不式之一也皇皇二句以上帝為主后稷配上帝者也駢犧享上帝者也
是饗二句就郊祭禮而言周公二句就廟祭禮而言是饗之饗來享也若者無
感何之意降福既多時合天錫章看周公皇祖惠祭者周公配祭者皇祖魯公
也上言皇祖在后稷上則是后稷為皇祖此言皇祖在周公下故知是指魯
公福女于四章至七章見之亦字根如來廟上既字此章先言廟祭者因時修
廟也此詩為修廟而頌故言廟祭獲福獨詳其所謂福亦不外保國與壽考
也○按古義李氏曰禮記之書如禮運以為魯不當郊禘如明堂祭說以為魯
當郊禘當從禮運之說禮運云魯之備禮何始也曰在春秋其魯郊禘春秋桓公

卷之三十三

事如青天白日但不合本詩語氣
乃命魯公儀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耳春秋匪解力反享祀不武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駢犧何二反
是得是安行二反降福既多何二反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上章既告周公以
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附公其一傳公知此
是傳公者則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魯公也耳耳黍從也春秋饋舉四
時也武過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
配以后稷牲用騂牛皇祖謂魯公此章以後皆言魯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
國人稱頌之如此也
申謹夫成王既示周公以分封之意矣於是乃命魯公使之候于東方而到爵
責矣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分土廣矣魯之有國實於是乎始也然我魯之國
既於是乎始而郊廟之典亦於是乎錫是以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曰魯公者魯

五年書大雩之儀始於桓也。閏一年書曰神于莊公禘之儀始於桓也。僖二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儀始於僖也。魯頌閟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皇。皇。后。帝。皇。廟。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伯。禽。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于。成。王。之。賜。益。明。矣。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于。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國。僑。伯。依。遂。作。明。堂。堂。以。文。其。過。其。矣。其。無。忌。憚。也。頭。麟。土。按。如上。就。甚。明。然。即。以。爲。成。王。賜。之。而。伯。禽。受。之。此。篇。亦。本。重。廟。祭。郊。只。陪。說。魯。恭。自。張。特。與。因。建。言。之。觀。上。下。文。理。可。見。也。又。詩。云。龍。旂。不。及。日。月。豈。建。龍。旂。以。刺。日。月。期。益。春。以。異。冬。主。猶。是。陪。禮。之。中。小。心。處。不。必。逐。項。俱。疑。天。子。也。據。此。兩。者。之。說。或。以。爲。成。王。有。賜。或。以。爲。成。王。未。有。賜。皆。未。可。知。然。朱。子。于。若。于。經。直。許。其。有。豈。或。以。得。命。而。用。之。猶。可。言。也。非。得。命。而。自。用。之。不。可。言。也。若。就。魯。之。借。名。文。過。豈。可。歸。過。于。君。而。不。實。于。下。以。無。若。之。大。意。之。意。歟。于。此。終。不。能。不。爲。之。耿耿。也。○附錄說苑十一句。賦。文。傑。文。并。文。計。以。資。觀。覽。○詩。述。郊。廟。之。儀。而。言。其。祭。必。受。福。焉。大。魯。之。郊。祀。得。與。廟。祭。並。興。與。何。隆。也。其。變。天。祖。之。福。也。宣。讀。閟。宮。三。章。曰。惟。仁。人。爲。能。膏。帝。惟。孝。子。爲。能。養。親。此。有。天。下。之。大。典。也。我。魯。得。蒙。報。勳。之。遺。休。克。舉。薦。享。之。重。祀。郊。廟。兼。祭。天。祖。交。敬。一。時。兼。廣。禮。是。稱。禮。樂。有。可。頌。言。者。我。侯。之。祭。與。何。如。乎。論。修。廟。而。崇。祀。固。取。尊。祖。而。敬。宗。惟。報。親。而。配。天。遂。致。因。義。以。起。禮。則。我。魯。之。文。修。祀。與。也。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豈。非。煌。煌。年。制。也。安。然而。有。先。後。之。不。同。焉。舉。之。于。先。者。平。日。之。郊。祭。是。也。行。之。于。後。者。今日。之。廟。祭。是。也。請。言。郊。祭。禮。節。前。此。承。祀。之。儀。建。于。車。上。者。則。有。龍。旂。焉。雖。日。月。並。給。稍。異。于。王。家。而。文。明。罔。無。殊。色。也。叙。後。四。馬。者。則。六。鳴。耳。耳。焉。雖。禮。節。交。統。少。別。于。大。室。而。祭。從。罔。無。二。致。也。此。郊。祭。之。隆。儀。也。若。以。言。乎。今。此。之。廟。祭。則。蒸。禘。不。遠。而。春。秋。則。是。以。概。之。志。物。兼。隆。而。享。祀。則。是。以。盡。之。休。得。接。接。時。切。尊。親。之。念。何。其。匪。懈。乎。若。爲。稱。禮。樂。備。精。水。之。誠。何。其。不。或。乎。若。此。者。凡。以。祈。夫。天。祖。之。式。感。非。敢。必。天。祖。之。有。以。福。我。也。而。孰。意。郊。祭。甫。畢。以。皇。后。帝。爲。之。主。以。皇。祖。后。稷。爲。之。配。享。用。昨。儀。請。其。

肥。膾。成。有。也。謂。其。不。疾。養。也。而。所。爲。后。帝。后。稷。者。其。不。疾。養。也。是。爲。聖。靈。香。而。懷。明德。降。福。既。多。而。吾。乃。知。福。之。獲。于。郊。祭。也。又。孰。能。廟。祭。繼。行。開。國。承。家。者。惟。周。公。保。世。滋。大。者。惟。皇。皇。如。對。越。天。后。帝。也。一。如。肅。將。夫。后。履。也。而。比。茲。周。公。皇。祖。者。由。於。水。木。相。得。亦。焉。安。妥。俯。而。大。寵。接。亦。其。福。女。而。吾。乃。知。福。之。獲。于。廟。祭。者。又。如。此。其。盛。大。也。所。謂。郊。焉。而。天神。格。者。此。也。所。謂。廟。焉。而。人。鬼。享。者。此。也。誰。謂。今日。之。廟。祭。不。可。與。平。日。之。郊。祭。並。舉。爲。我。侯。須。哉。○本。重。廟。祭。郊。祭。只。陪。說。魯。恭。自。張。其。特。與。登。連。言。之。玩。既。字。亦。字。抑。揚。本。甚。明。特。條。精。不。易。清。賓。主。難。于。安。頓。耳。如。此。界。劃。明。析。整。劃。異。行。非。然。復。于。註。疏。者。不。辨。○龍。旂。二。句。斷。空。從。曹。氏。說。專。主。郊。祭。春。秋。二。句。方。是。廟。祭。諸。說。紛。紛。得。此。一。作。可。息。眾。議。

秋而載芻夏而福衡 又曰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膾成羹麥蕡豆房 萬無洋洋孝孫有慶 傳爾爾燾而昌俾爾壽而厥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 痛不虞不慮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賦也。魯秋祭名福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飭其牲牲設其福衡是也。秋將嘗而夏福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犧尊。鬻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毛魚周禮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注云。禘去其毛而魚之也。載切肉也。羹大羹。羹也。大羹大古之羹。清煮肉汁不和盛之以登。其質也。芻蕡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制器故曰芻蕡。大房半體之。足下有附。如堂房也。萬壽名震。震動也。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顧公壽。與閔。陵。等。而。爲。三。也。

申。謙。然。我。侯。致。致。于。廟。而。神。福。之。必。何。如。而。後。可。以。致。吾。朝。也。彼。祭。莫。尚。乎。預。也。故。秋。而。載。嘗。將。以。伸。夫。世。治。之。懷。夏。而。福。衡。預。以。遂。其。肥。膾。之。性。先。將。而。戒。其。牲。也。祭。莫。嚴。于。分。也。故。周。公。則。以。白。牡。從。乎。殷。也。而。不。敢。上。同。乎。文。武。魯。公。則。以。騂。剛。尚。其。赤。也。而。不。敢。自。異。于。王。制。因。人。而。制。其。牲。也。有。犧。尊。焉。小。宰。蒞。也。將。將。如。也。有。毛。魚。滿。封。人。司。之。分。分。如。也。而。載。蕡。亦。列。之。堂。上。矣。品。物。何。其。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車一乘甲士三百左持弓右持不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六十里有奇也朱漢所以備不虞所以約弓也二不奕牙首牙也重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也三夏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者蓋用之是環國而行也彼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謂車三百七十五乘步卒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其與國也朱漢所以綴也增增來也戎西戎狄北狄皆當也則秦之別號舒其與國也德艾水禦也修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而祝其昌大壽考也壽考與試之美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為用也

平議然此特其大畧耳神之降謂于君者又豈無可詳言乎蓋我齊素以禮義望於列國而長公又以武事振於當時彼有田必有車我公山有萬井出車則千乘焉其在車者右焉持不有朱漢以為之飾左焉持弓有綵縵以為之約亦必有二刑擊刺也弓必載重備折壞也公車之盛蓋如此有車必有徒我公車雖千乘而徒則用三萬焉其為徒者向戴于首有文貝以為之飾貝以飾鬃有朱縷以為之綴離合進退之間增增于其甚眾也公徒之盛又如此以是車徒庸彼或欲使刺舒將必聞風而致順者彼敢當其登乎武功之著如此則所以昭格禮祖者必不止于禮樂之明備已也故今廟祭一舉而神錫之福俾爾福既昌矣且昌而復繼焉壽既得矣且壽而復富焉又必壽疑台背而獲壽考之徵而又得老臣之壽相與引翼以共成乎化理焉然又不徒昌而繼也且既昌而益大焉不徒壽而富也且既富而益艾焉又必富而有下歲而極其歷年之久不惟享秀眉之壽且無有後艱之患焉此其福壽之兼隆蓋非徒為一身之壽然矣

賦也此亦承上章致敬于廟而三但上上祭祀此主繼述也蓋能復道成功亦皆繼述之孝而致敬格神之有素也故承以上美其武功之盛下顯其獲福之隆公車六句皆是出師之事或以公車三句為國賦虛公徒三句為師來是

不可從朱漢二句承公車句說歸于車之盛貝句承公徒句說歸于徒之盛朱漢飾牙謂以朱羽為之懸于矛之上句也縷縷所以約弓謂以縷約之使弓體正也貝貝而朱為縷只是一件戎仗在魯西北荆舒在魯東南彼入寇而我當之謂之虜我伐寇而彼畏之謂之懸以上三句有無敵意常道勿作未然而備公常伐楚而詩人非言戎狄者蓋魯乃秉禮之國武功不足故誇大如此有此武功便是善繼善述是致敬于廟而為錫福之本矣此處須點出今日廟祭一旬方不脫重吉昌熾以福之可大言壽富以壽之可久言富是年富之富謂後來之日尚冬也黃髮台背欲君享有壽之徵也壽考與試欲君得有壽之佐也此句要重君上昌而大有單厚之積極于無涯意者以老言艾以黃言勿以六十曰耆五十曰艾說萬有千歲極言其時之久壽非萬年之外又有千歲也眉壽無害則壽考且壽矣言得有壽之吉也水要見保武功于不窮意○按王制百里之國出車千乘從則十萬然空國而行非所宜也故公徒則三萬按魯地其寬不滿千乘三萬是寬說千乘是夸詞殿氏所謂三萬千乘不必求其數之盡合是矣

泰山巖巖也魯邦所瞻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工且淮夷來同莫不奉從魯侯之功賦也泰山魯之望也廣輿瞻同龜蒙二山名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

車漢然神賜我侯非但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也吾見泰山巖巖既為魯邦之所瞻龜蒙二山既為魯邦之奄有又必藉宗廟神靈之力東馬遂荒大東而至于近海之國南馬遂荒淮夷而無不來同之人凡諸國莫不傾心向化而率從也如是則開地廣土寔彰勳華之奇而昭降納貢足徵德威之感凡先世之所求服者今皆有以服之矣非魯侯之功而誰功哉

來歸鄆雖絕險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曹氏曰龜則鄆之龜山家則費之東龜山遂荒直對淮夷來同率從總承大東以下來同無携二之辭率從無違避之意魯侯之功足魯人歸其功也方山云此句再在服末有上說不必帶保已有意有來帶說魯界枯補亦不妨

保有身釋曰遂荒徐宅叶建至于海邦淮夷鑽藉叶只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其敢不謀魯侯是若

賦也揚釋二山各宅居也謂徐國也諾應離若順也○泰山龜家兗釋魯之所

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申善不特此也竟之東有龜山我侯已保此是矣邱之南有許山我侯已保此釋矣又必藉祖宗五廟之靈東為遂荒徐宅至于海邦而兼有之南為淮夷鑽藉及彼南夷而皆稅之凡此諸國皆向魯之化莫不率從應魯之命莫敢不諾也如是則韓上討夷非惟盡屏除之志而兼窮攻昧亦無愧魯之志不有以觀我侯之心乎恭所謂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者此也寧非吾人所羨願哉

疏解此章首句分末句釋斷是釋是已有者徐宅海邦連屬于東淮夷與龜山屬于南皆未有者遂荒亦貫于南表莫不率從二句亦總承徐宅以下率從是革心向化之意諸是應命聽令之意魯侯是若謂東至無不聽之表南顧無不協之順也

不可錯認作遠人願魯侯之欲說合上章俱要昭周公皇祖福女意
○此二章一是保邦而服遠其功陸一是保邦而服遠其志遠及覆其詞專以

斯充上字為說乃受命之最大者以發上保彼東方邦是常之意上願其保邦只是願此願其服遠方是功○泰山口所為龜家曰龜有見釋曰保有皆以齊地其非齊所有則皆以遂荒總釋其詞而致願于公也

天錫公純嘏叶五眉壽保魯叶良許復周公之宇叶德侯燕喜公妻壽母叶滿空大夫庶士邦國是有叶利既多叶文禮與見聞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詩田也魯朝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見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周公也公妻公妾之妻壽母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聞公八歲被執必見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此言公妻壽母又可見公為

備公無疑也
傳公無疑也
有常有也
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申謹天神之福君如此天之福君必何如而後可以致吾願耶我侯嘗致敬于却故天錫之以純全之淑焉純淑維何蓋有魯而不能保魯而能壽可謂福乎而眉壽保魯常為百神之士矣有常而後十亦有許而于鄭可謂福乎而居常與許復其周公之宇矣此猶曰于身外也而一身之中恬愉為樂優悠自適有是故魯侯之燕喜也大燕喜止于身耳而妻之與母天之合也是不可必矣而今且壽焉仰事俯育其遺甚奇也夫今壽僅于家耳而大夫庶士人之合也是不可強矣而無不安焉君都臣命其壽甚良也由此而之乎邦國也崇高以履之蓋成以撫之邦國是有公之受禮亦既多矣然猶下也又錫之以黃髮兒齒之壽豈非期頤之徵保艾之慶數之不可量而受福于無窮者乎天之錫公如此正所謂是享是空降福既多者也又非吾人之所深願乎

疏解此章申古致敬于却而獲福也此即所謂是享是空降福既多者首句分上言天界之以全福下詳其令福之寬人惟壽可以享福故以壽始終言之蓋

眉壽上保魯是保已有常許是復固有諸侯有大德受采邑于京師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天子有事于明堂故魯魯以朝宿之常邑天子有事于東宮故魯魯以朝宿之許田常見侵于魯許見易于鄭故以復之為願居字正見彼復意燕喜四句以身家朝廷邦國四平看或以燕喜提起以邦國句承之亦可

小妻見助之者深壽母見成之者遠會于下以釋齊人之討齊姜之善也禱于廟以享夫人之尊成風之壽也空者明良相得為國家喜起之慶即空氏空人之空是魯侯空之也邦國包魯邦陸地在內此數語有身用休家用康朝廷正邦國治之意故總承之曰既多受爾末句本上眉壽而言不特眉壽而已也又

寔有黃髮兒齒之徵其壽正未有極也而多爾將水受之矣○傳公所云令妻壽母也傳妻當安定時居夫人位可不謂令始令終焉且淮之會齊桓以滅項故止公勢亦岌岌矣及夫人朝而會而傳公女以釋則齊姜者豈獨詩人令之後之人亦孰不令之若夫傳公之母非成風乎公之立也成風剛季友之由是

事之而傳公母是公之位母之力也即井陘之賦因母氏之一言而懸眉壽門

傳公所云令妻壽母也傳妻當安定時居夫人位可不謂令始令終焉且淮之會齊桓以滅項故止公勢亦岌岌矣及夫人朝而會而傳公女以釋則齊姜者豈獨詩人令之後之人亦孰不令之若夫傳公之母非成風乎公之立也成風剛季友之由是事之而傳公母是公之位母之力也即井陘之賦因母氏之一言而懸眉壽門

不敢自侮倍公益其尊乎也尊之必愛之愛之則顯其尊倍公之心也若是乎詩人之頌之者徒以得倍公之心乎然吾觀倍公以下為傳夫人者如成風蓋亦賢矣賢而致頌非徒以得倍公之心也○此章向謂祭廟之說似應上文是享是空二句人多從之獨劉上玉謂倍公以下四章為神福公感廟祭此章為天福公感郊祭此亦倍而可厭者也集傳並大合諸家俱無此分別且如饋麟士木詩因修廟而作專車廟祭郊只陪說則後來顯公獲福何必項項照應伏官四章并此章只空祭承廟祭義廟言之子按上玉之說最是恭郊祭既屬陪說在本詩原不甚重而郊祭獲福第三首降福既多一語已包而無盡何必又申說也即云申說亦不應先說神福後說天福本章天賜二字亦只大概言之何必拘牽也且此章必欲牽上郊祭獲福下章突按修廟亦語牀隔斷斷空依上玉總承廟祭義廟說下之說為正子嘗謂一部詩辭大半都被後人俗解說壞此知是也

但來之松新甫之柏叶通是斷是度是尺叶尺松柏有鳥反路路

孔穎達新廟奕奕叶反奕斯所作孔曼且碩碩萬民是若未一句是

賦也但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尋大貌路燈正寢也新廟倍公所修之廟奕斯公子魚也作者教養廟功課會釋也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願萬民之望也而禮夫祭而獲福吾人所以稱頌于我侯者以其修廟故也而所修之廟何如彼但來之上有松焉新甫之上有柏焉皆可以資官廟之用者由是武斷之刀無以成其質或度之繩墨以審其室尋以度其長尺以度其短是廟之方作而飾材制用也如此迨其成也以松柏則有焉而大以路燈則孔碩而弘廟之新也殆奕奕然其偉觀矣是廟之既成而制度改觀也如此然果讓之所作哉我公主其事下上而一時教護之功章程之課以並其事者奕奕斯之力也是以廟制淡長而孔曼規模宏大而且碩所謂闕宮有作實實枝枝者此奕奕民不若乎蓋周公創業而有功發公守成而有德皆吾民之所仰望而欲祀之于永世者今新廟之作則所以安周公之靈者有是舉舉公之祀者在不惟不以惟我侯報本追遠之心而寔有以順萬民崇德報功之念矣向非修廟之

制則豈有未安而何以得此于民哉此我公之修廟所以為可頌也歟

疏解此章王詳言修廟之事而表其克順人心也與首章闕宮二句相為首尾蓋此詩為修廟而作故以是始終焉松柏只是山有松柏可用尚未取也至是斷二句方是取之斷者故之于二山之上也度者審二木致用之安也長者尋之短者尺之俱作廟事下五句則成廟事松柏句對路燈句新廟句另看發在廟之後歲衣冠之所也廟在寢之前奉祭行禮之所也只就此二句看以後慶前廟相對為是舉松柏之大則其他材木可知求路燈之大則其一廟之規制可知雖倍公特修之而以其適然一新故曰新廟以其重改換規復非僅補葺之而已故又曰作主之雖倍魯君而監護督課奕斯與有力焉故曰奕斯所作是以廟之連巨言所以廟之廣大言木上孔碩奕奕說亦須應轉闕宮二句意是若喜周公擊公之神有所安也言萬民則魯之君臣可知矣此詩于魯侯是若見魯人所以慰其君子萬民是若見魯君所以慰其民也註教養指令也監視也屬工付工以事也課章程考工以能也○陳定宇曰倍公修闕宮以其新

修故又曰新廟而路燈又廟中之正寢也鄭氏以闕宮為美觀者固非毛公以新廟為闕公廟者尤非也○古義三百五篇之中以一百二十句成篇者僅見于此○附錄魯頌總論闕宮頌倍公也然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記倍公廟祭之非禮也書四卜郊不從讓倍公郊祭之非禮也此詩所頌無乃因其所短而稱頌之與其德他于徐淮之服從而必先之教神明任賢佐又寓規諷之意矣○李曰魯頌四詩惟闕宮獨為可疑如廟之詩言放馬之事有駭之詩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修泮宮服淮夷離其事倍公未能盡之然所與之事猶為可褒也至于闕宮之詩則所與者非可褒之事也禮與失與莫此為甚且如闕宮之詩言祀姜嫄后稷于太王文武與夫郊天之祭皆以諸侯之國而祀姜嫄后稷與周之先王不可也郊天之祭亦不可也此詩乃為備祭廟與郊天之祭以示尊禮不亦過乎此序美倍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亦不可信詩序徒見詩中言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故附會以為復周公之宇殊不知詩人所言乃祝頌之辭也如曰人錫公純嘏履海保魯真夫萬有千歲月詩無有害皆是祝頌

之辭若以萬有千族... 千故此序言復周公之字亦為可疑也... 高宗伐荆楚... 瓊土後項其考亦結之以作新廟與廢武如出一手... 然之期望朱子以為頌禘之詞也... 須用于祭祀以咏歌先和之功烈也... 人又安得創之哉... 參配傳說也... 在太史陳詩之列于騷篇洋篇似雅而夫子不雅之何也... 香不得樂利乎... 三篇僅得別家忠厚... 附周而言頌也... 愛宗圖也... 門書不稱也... 取耳... 閣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 二章章八句... 二章章十句...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詩經集成卷之三十

金陵于河臣書

詩經集成卷之三十一 商頌

商頌四之五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 契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 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諸之野... 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 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 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那章全言通詩言作樂以奠先之格... 未節... 時三節言樂盛于畢祭之時... 尚聲故也... 待與與那與盃我詠... 賦也... 未成... 爾... 但見樂之小者有執... 大者有鼓... 簡簡而和... 是未祭而音樂之盛如此

詩經集成卷之三十一 商頌

未成... 爾... 但見樂之小者有執... 大者有鼓... 簡簡而和... 是未祭而音樂之盛如此... 疏... 二句見... 小音... 三... 以

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也

兩節夫祭罔以祭為尚而尤以敬為主是敬也豈自我為始哉思自古在昔之先民肇不基而為萬年垂祭統承受者而為百世啓心傳藝已有所作矣吾聞其自方祭以至畢祭時雖有朝夕也而莫不溫恭自持無一時之放縱自逸無以至送尸事雖有彼此也而莫不洗手有恪無一事之放恣凡若此者蓋已極一人之精誠以盡其感通之道矣我今日之祭也豈敢以忘古人之敬哉

疏解此節推先世之祭出于敬以見其不可忘也商人雖尚禘而其所以感格處全在此心之敬主之四句一氣說下先民泛言古人勿泥向之祖宗看作者行也古人所行之事也溫恭虔誠執事句正是溫恭處自泰樂而進牲以迄畢獻皆是事朝夕者是無時不敬有恪者是無事不敬溫見于外恪存于中未要見今日之祭皆本先民來而不敢忘也

頌于丞嘗湯孫之將

將幸也言湯其尚饒我丞嘗哉此湯孫之所幸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頌之

詩經集成

卷之三十一

四

兩節夫祭盛矣所以將事者無不敬也子之丞嘗蓋不苟矣湯其來格來享而頌于之丞嘗乎哉蓋神不歆非類苟非其人則異其氣難望其禋也今也一舉之舉湯孫奉之也一敬之行湯孫行之也以湯之孫奉湯之祭則精神相為流通意氣相為感召豈不應感其頌之哉

疏解此節以視望之而與湯之享其祭也首句木上樂與敬來頌字中有與望意見于之遠德雖不足頌而以湯之孫承湯之祭則一氣相為流通神所憑依將是在矣夫音樂雖盛傳恭雖遠先祖雖格而孝子之心猶若有不敢必者至以于孫一體望之商人之後我思成即此便可想見

那一章二十二句○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以那為首其辭之亂曰

云云即此詩也

烈祖章全言○此詩祀成湯先從其貽福之遠說起見得今日之得以奉祭獲福者皆賴祖宗之功德也首節言先神及後以見今日奉祭之由二節盡物盡志

以獲福三節得人得天以獲福正是先祐之所及末節則與其享之也通以修節為主真有獲斯祜句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

有秩二句王子濟江 辛酉湖廣

賦也烈祖湯也秩常中重也兩至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於爾今主之所而修其祭祀如下所云也

兩節賦嗟嗟烈祖者曰廟祭罔所當修而所以得修其祭祀者則非子孫之所能自致也我敢忘功自嗟嗟乎我之烈祖也顯當時而昭後世誠何如其體彼彼開創之君孰不備天下之全福然使大矣未必可久則或當其身而止或二再傳而溼我即欲修祀事乎顧安得居天子位行天子事與之相對越也惟我烈祖以憲天之盛德建格天之宏業有秩秩然尊富無窮之祜可以申錫于無疆其大德之字格者厚則百靈之效順久而彌堅其深仁之罔結者長則萬方之拱戴遠而彌堅是以及于爾今王之所祿申錫之休享尊富之福而修其

詩經集成

卷之三十一

五

祭祀猶得藉首日之鴻休以太受其祖功宗德之稟賴前人之顯烈以克致其尊風敬宗之懷也夫至于及爾斯所而有秩之祜何如哉

疏解此節上三句嘆先祐有以裕後下因承言後王得以祀先也烈祖須點功德如日躋聖教布昭聖武也祐以已然之富貴言如方命厥后奄有九有也須格天令人心說方與下二節相關有秩便是無疆蓋天之福人主也維施而無序則取之也易窮今烈祖有秩秩無窮之福則可大者行之可久植本固而發源深申而錫之自有無窮之慶不然一傳再傳有所及有所不及安見其有秩也斯所指後王之世言以承業為主註中修祀事只須帶說言流慶無窮今方及于爾所而其後正未艾也下二節俱承及爾斯所說

既戒清酌既戒思成亦有和羹既既平亦假無言

時靡有爭如綏我烈祖無疆

既戒清酌既戒思成亦有和羹既既平亦假無言時靡有爭如綏我烈祖無疆

泰正與上篇義同。蓋古祭族相近。故聲轉平而為一耳。無言。雖爭。肅敬而
一也。言其載清酌而既與我以思成。大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
壽好壽之福也。

中禮所祀如何。方夫廟貌既修而祀禮行。有清酌焉。則既饗而在。酌斯時也。祿
之餘而誠以達焉。神以格焉。既饗我思成之。而祭之。祭者。寬平若有見矣。
及夫祭祀既行。而亦有和羹也。則既成而平其進是。和羹以格乎。祖也。至祭
者。秉一誠以對焉。而言謹焉之。不形。助祭者。一敬以周旋。而爭競焉之。俱
夫是以昭格之。俾神又饗我以。辨老之。處。而。言。黃。考。永。保。于。無。疆。矣。若。此。者。
謂非先禮之所及乎。

疏解此節上二句言載清酌而致。格先之。應下見進和羹而。格先之。上以
清酌作主。是方祭求神之始。下以和羹作主。是當祭行禮之始。本文既字亦字
相呼應。要如此一節。只是一時事。載清酌時。祭已成了。但其序。以先進酒而後
進羹耳。不可泥載在。樽以為。酌。尚。未。獻。也。如。曰。未。獻。安。得。進。有。思。成。乎。鄭。氏。謂

惟其情。于樽。酌以。灌。獻。者。是也。思成。謂思其居處。如見其在位。思其交語。如
聞其容聲。所謂思成者如此。其與。經。不同。前篇是。樂以安神。故云。緩。此處是。酒
以配神。故言。其。調。失。宜。不可。謂。和。故云。和。羹。而。承。則。備。之。深。平。則。味。之。謂。曰
既。成。既。平。言。不。至。有。待。時。之。失。奏。格。就。進。和。羹。說。無。言。焉。主。祭。謂。不。敢。請。而。失
禮。雖。事。畢。助。祭。謂。不。給。就。而。越。職。然。須。歸。重。主。祭。者。身。上。統。我。貫。下。無。雙。傳。承
承。要。歸。本。先。祭。見。得。是。禮。祖。之。祐。所。及。故。得。載。酌。進。羹。而。事。神。受。福。如。此。也。○
奏。格。句。見。得。和。羹。既。成。兩。時。祭。者。亦。其。不。戒。乃。事。靡。爭。句。見。得。和。羹。既。平。兩。時

奏者亦莫不乎其心。
約。賦。言。鐘。磬。以。八。鸞。鶴。鳴。以。假。音。以。享。我。受。命。海。將。自。天。降。慶。豐。年。稔。
積。求。假。來。興。以。降。福。無。疆。夫。受。命。二。句。乙。未。自。賦。
約。賦。續。八。鸞。見。采。也。鶴。見。載。見。篇。言。助。祭。之。說。侯。乘。是。車。以。假。以。享。於。祖。
宗。之。廟。也。海。將。大。也。積。稔。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稔。之。多。
使。得。以。祭。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享。則。降。福。無。疆。矣。

中禮不特此也。天子有事于宗廟。諸侯各以其職而祭。祭所乘有車也。則約
載。載。載。其。制。也。包。車。有。馬。也。則。八。鸞。鶴。鳴。昭。其。聲。也。由。是。以。假。以。享。于。祖。之
廟。合。其。國。之。惟。心。以。祀。其。先。王。是。我。之。受。命。也。已。廣。大。矣。而。天。之。于。我。又。降。之
以。豐。年。之。慶。使。有。奉。饗。饗。之。多。而。所。以。備。和。羹。清。酒。者。又。有。所。存。也。既。得。人
心。以。助。祭。又。得。豐。年。以。備。祭。是。以。奉。祭。之。俾。假。之。而。祖。考。來。格。享。之。而。祖。考。來
享。而。降。之。以。無。疆。之。福。矣。凡。若。此。者。又。孰。非。先。禮。之。所。及。乎。
疏解此節上六句言得天人以奉祭下是感神而獲福也。約賦三句見得人。諸
侯之來。驅車鳴鶴。以假享于祖廟之廟。則承清酌進和羹者有人矣。自天二句
見得天。豐年之降。有奉饗饗之。多。則饋清酌調和羹者有物矣。但中間掉我
受命海將一句。乃承上起下之詞。蓋仰上助祭者之廣見。是受天命之大處。而
又以起下降康意。謂天既命我以為萬方之主。又賜我以萬寶之成也。約賦以
所乘之車。言八鸞。以所駕之馬。言以心降神。曰假。以物獻神。曰享。以假以享。是
美去祭神。來格來饗。是神飲其祭。此雖指諸侯說。要提天子作至。若曰諸侯功

我假之享之也。受命海將。即上得人心之同。以驗天心之存也。海將。所包者。廣
諸侯。歸。是。受。命。中。一。事。豐。年。亦。是。受。命。中。一。事。來。假。來。享。總。承。上。人。心。天。命。無
不。常。當。主。祭。而。得。天。人。之。應。也。安。敬。轉。是。禮。祖。之。祐。所。及。故。得。天。人。而。格。神
受。福。如。此。也。○此。合。上。節。但。是。事。神。受。福。之。事。曾。以。此。節。為。中。上。節。者。未。是
說。見。前。篇。

中禮然。是。祭。之。祭。固。類。先。祐。而。行。而。禮。祖。在。天。之。靈。猶。未。敢。必。其。其。領。也。約
其。向。子。之。丞。官。哉。蓋。此。丞。官。乃。湯。孫。之。所。奉。者。以。得。之。再。來。湯。之。配。則。一。氣。之
感。通。庶。幾。其。領。之。矣。夫。載。酒。進。羹。而。言。思。成。假。引。得。人。得。天。而。又。降。福。無。疆。
詩。則。禮。祖。亦。類。矣。而。湯。孫。猶。有。望。焉。豈。非。孝。誠。無。已。之。心。不。亦。已。于。叮。嚀。之。意
也。哉。
疏解此節上文先願已享矣。而湯孫之意無窮。故又叮嚀之。丞官。即上載賦
迎。奠。得。人。得。天。等。事。也。願。子。二。字。與。前。篇。稍。別。前。只。重。湯。孫。二。字。見。一。脈。相。承。

此為通釋字亦直垂所得之祭仰承烈祖有秋之貽得來者也

刑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章全旨○此時祭配皆武丁以後之時王元與成湯及武丁而詳道其
功業之隆也然其後皆配而獨以三后為言則以商之天下開于美成于湯中
興于武丁故耳但二節以上是先王創之之事以下是後主繼之之事蓋非美
與湯則地于前則一代之業何所始非武丁繼之于後則一代之業何所承故
後人並舉而頌之通詩上地人民是眼曰武德是根本後先相繼是血脉然言
契處曰天命玄鳥言配處曰古帝命曰受命不始言武丁處曰受命成宜此句
又是一篇之喉繫處因當以受命成宜何為主也○或謂詩詞起伏似重武丁
蓋湯以武開天下武丁以武振中興其受命與湯並宜也本之契者特原商人
所由始不甚重沈無何曰惟祀武丁故本之契以見商所由生本之湯以見商
所由造而總承之曰商先王受命以歸重武王若曰不在武丁命亦幾乎殆矣
武丁孫子以下約承此意請家多從此說子謂登登說去只作三平看為是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王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後四方

朱竹汀曰山東

賦也玄鳥也春分玄鳥降商辛氏之姬有城氏女備狄所於郊禱祀遺卵
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名芒芒
大魏古稱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治也城封境也○此亦
祭廟宗廟之樂而地敘商人之所出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

甲說天命令玄鳥者曰一代之王事有開先者有繼統者有繼統而中興者
非天命乎若我商孫于今日固衍其盛矣而生商之始誰開之蓋出天命玄
鳥降而生契于唐虞之際契于是教敷五教克刑司徒之職有民人有社稷
受堯封而宅此殷土之芒芒焉我商之生蓋始于此矣我商之王業今日固享
其成矣而創業之始誰開之蓋由古昔上帝以湯備布昭聖武之德乃命之
而民伏罪一振廓清之烈作之君作之師表正萬邦而治此四方之封域為我
商之業蓋遠于此矣

疏解此節上三句先敘商人之所由生下二句因及商業之所由始疏云月令

仲春玄鳥至口以大半祀高禘記其祈禘之時故言天命玄鳥非道非之說也
亦有見但與史記不合生契而曰生商者以商人之生始于契生契所以生商
也如生民章以生僕為生周人之類其生也自有自測其出也為克盡教之
道遂膺殷土之封而宅居殷土芒芒然氣勢廣大已堪開有人有土之基矣天
命玄鳥相對看古字輕自後人祭配而追言之詞武湯武字重蓋君德以開為
至正與下節武字相對書曰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載旆故稱武湯正域言四
方之封域自我正之使人不得割據而紛擾之也正字兼作君作師說四方兼
有人有土說○朱熹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推契之所以生因本于天命也
古帝命成湯正域之所以與亦本于天命也宅殷土芒芒言契之受天命而商
有乎一國也正域被四方言湯之受天命而商有乎天下也非有契以開之于
前無以為有商受命之基非有湯以繼之于後無以成有商與王之季此詩人
于契與湯所以必至致其尊崇而無異辭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反商之先后受命不始在武丁孫子

朱竹汀曰

朱竹汀曰

九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言商之先后受天
一命不危殆故令武丁孫子猶賴其福

甲說天命令正域之命由是天命所在人心歸焉而四方諸侯無不于此乎
受命蓋已盡天下而臣妾之矣人心所歸土宇屬焉而九有之大皆于我手奄
有蓋已盡四海而臣國之矣是商之先后受命若此何其堅固不危殆乎命既
固于前自有以延于後至于武丁孫子雖去先世四幾世矣而猶賴有人有土
之命以建中興之功湯之功德何盛耶

疏解此節上四句言先王受命之固末句言垂祚之遠方命者正朝而奔走
欽承也奄有者歸版籍而食邑百賦也受命極于四方無一人敢懷化奄有極
于九有無一方敢叛人心咸服土宇咸歸故德之曰受命不始厥后說諸侯
說先后就武湯說孫子即是武丁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皆賴湯澤
有以貽之在字室著力以湯對孫子言故曰先后以武丁對先后言則曰孫子
○或謂方命厥后言四方諸侯受命于厥后也厥后應指武湯說首指諸侯說

者非是但注已指諸侯矣。顧麟上曰武丁孫子恪說係作一人然玩註故合武丁孫子恪謂其福語必是武丁以後之時孫子自指至祭之嗣王言謂武丁之孫子也下大潁水四海假等語亦為嗣王言美耳。疏義亦云此上二節說先王下二節皆說今嗣王以發在武丁孫子一句。愚按疏文說約皆主武丁之孫子看然通則謂其無此說。庚辰武王句合聖但實指武丁言今仍從舊說又玩來註詩稱首章道彼二句以及故今武丁孫子二句三節今案湯說數句尤覺說者紛紛多事也。愚按若依麟上至武丁之孫子說則下文武王靡不勝句及下人心土宇俱似領至祭之嗣王非祭祀宗廟之樂矣。况商道自武丁中興以後亦漸衰頹即祖甲亦未嘗遠湯號而稱武其武又豈能靡不勝故仍依舊說孫子只主武丁為是。武丁之時殷道式微使不齊其赫聲濯靈之業則商家之祀符于是乎中絕故商之受命在湯尚先而之受命而不至終殆者寔在武丁也且武丁以前如太甲太戊祖乙盤庚可謂諸王矣不此之稱而獨稱武丁何歟蓋太甲祖乙盤庚當商之全盛為盛于盛之時者保天命于未始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亦龍旂十乘大樽是承

武王湯於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旗也大樽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案湯說者其武無所不勝于是謂侯無不奉黍稷以求助祭也。

申謹以武丁之事言之彼習勇天錫而聖武布貽湯嘗以武為號矣今武丁孫子蓋武王之徽號率乃用之彼行克平剽楚一身任之而有條并造厥邦萬幾總之而自稱其武勇之德無所不勝焉惟其德之上繼乎先故其業亦不墜于後以人心言之但見廟祀一修而四方諸侯莫不建龍旂之十乘奉黍稷以助祭觀之方合厥后之日猶故也。

疏解此節首二句提起而貫下備注解二句正應上方命厥后意武王只是

湯之徽號武德在一勝字上看凡起故與錢更化善治俱有一段精明果毅相當而負荷之以收煥散之人心以培商祚之土宇靡不極作整頓之有道也。其本原如黍稷思道不敢怠忽不敢荒寧皆是不單指征伐說流旅以所遷言十乘以所乘言觀于龍旂十乘則諸侯之佩玉垂紳不敢異服色變制度以抗王章可知矣。觀于大樽是承則諸侯之來享來王不敢阻聲教懈恭事以梗王化可知矣。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靡城被四海

此節正應上卷有九有章重末句邦畿維連而壯氣節掃下而車書聲之廣凡海海內外無地而不歸吾之統攝焉。觀之章有九有之日猶舊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靡城被四海。此節正應上卷有九有章重末句邦畿維連而壯氣節掃下而車書聲之廣凡海海內外無地而不歸吾之統攝焉。觀之章有九有之日猶舊也。

四海來假亦曰商湯有景產之命是也。員與下德福同義同蓋百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春秋傳作荷。

甲斐夫人心土地皆天之所以命有德而用其祥者也。乃人觀于四海則既來假斯矣。近者同視而遠者接踵其玉帛萬國之風那觀者以是嘆得人之盛也。又觀于景山則既大河如帶矣。商者蔽天而深者朽地其金湯百二之雄耶。萬方以是仰皇居之固也。則是在湯也。以武德而受命于始其受命固宜矣。在武丁也。以武德而受命于終其受命亦無不宜焉。命之所在即歸之所也。

不于此而延有乎吾如人心永無渙散之虞土宇永無虧損之患所謂符天之休百福是道荷天之寵百祿是德者今因循夫昔失凡此皆先祐之所務所謂武丁孫子猶顧其福者此也登歌之際安能已于輪揚也哉

疏解此節上三句言人心土地之盛下推其受命得祿之由四海二句中上說游二句打轉方命句景負句申上邦幾三句打轉有句來格兩龍旂來四龍之物采大猷來四海之玉食也景河謂景山峙于中起天下之拱極大河流于外示天下之朝宗也咸方全在武德上說湯以創業而受命于前武丁以振興而受命于後故曰咸宜須先提湯而說武丁不必罕矣又須歸重武丁之上

○余獨子文云我商之盛衰多繫于諸侯之向背武湯誕告以來若太甲若太戊若盤庚皆朝羣后以濟天下者也故能拱受天曆而無衰弱之憂餘則承術莫朝要荒不至先啟實委頓焉不可謂非天之不佑矣武丁振起弘略俾設都禹緒者咸環顧瞻之威而相子肆祀且于今為烈也我商之興敗多起于毫邑之去留仲丁遷都以來或都相或都邢或都耿皆去舊邦以習偏安者也故維

詩經

卷之三十一

商頌

十三

不居天位而不無復亂之虞餘則守而不遷失而克復皇靈是休轉焉不可謂非天之無意矣武丁不奮大勳俾列祖徙居者克建四方之極而山川華固且迄今如昔也以此誕膺景命誰曰不立必如此爾方見武丁受命非帝前王之餘庇也百祿上面受命便是自天錫之則為命自人受之則為祿總不外土地人心此皆所謂類其屬者而所以致之則本于德耳

玄鳥二章于二句

長發章全首○此禘祭之詩也通以濟哲二句為主大意歸重湯之受命上而其于玄鳥之相土以及于湯則繫解所為長也要以玄鳥則相土則禘祭則湯則聖教日隆無非有濟哲之德者伊尹成有一德故得配享而並頌之耳細分之一章言商世德之盛而受命之久二章言商命始于契而大相土三章言天命會于湯而湯能以敬德受命四五章詳言湯敬德受命之實六章言湯奉天休暴以有天下之事末章則言湯之中興而得賢佐也

濟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至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員既長有城有方

將帝立子生商

濟哲二句于山東長發一付丁已夏天乙舟河前賦也游深哲知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員邊幅也韻讀作員謂周也有城契之冢家也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濟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境而幅員廣大之時有城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于是時始為舜司徒率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于此

申講此商人禘祭宗廟之詩若謂王業之成豈易哉大統固集于一日而推厥所由非可以世致計者此其流澤深闊也我商何如哉吾見英世載德固代有賢君以嗣其統而保世滋大亦代膺天命以衍其流蓋躬濟德者惟我商乘明哲者惟我商而祥之發也亦惟我商為最長也然何言乎其長也當夫洪水茫茫禹也任治水之責而敷治四方以外大國為中國之境而宇內之幅員由以廣大當時之國曰有城者封城方大城女之子曰后契者教化大行天啓有城有城而後契之所從出也帝立后契后契寔我商之所從始也其受命之祥抑

詩經

卷之三十一

商頌

十三

何長耶疏解此章上二句言有商以德受命之久下推及于契以見受命之所以久也濟者深沉而不淺露哲者明察而不昏迷此道推而上見由湯至契非一君也發祥就契言生一濟哲便是受命之祥發見于彼了等而下之世有濟哲故曰長發洪水以下正長發其祥之寔洪水四句只是指言其祥以為有城本數下土方敷治水之功于下土之四方也外大國本在甸侯侯侯之外兼與中國隔絕水患既除則外大國通界于中國故幅員因而益大也直言之曰幅員言之曰國有城正外大國之屬于幅員者方將正指其為大國見天之所以大有城者正所以啓有商也必言有城者以契商商人之所由生而有城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釋罔周之所由生而有城又周人之所自出也生商就商始受封說與玄鳥章不同彼言上帝此言帝舜彼言生商人此言造商室蓋契雖受一國之封而已開混一之基此其所以為祥也○一說子商姓也立姓之始也

玄鳥恒振則必受小國是遠則必受大國是遠聖不越遠視既發則方相土

烈海外有載

末句甲子與丙

賦也。王莫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說。桓武。撥治遠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宣也。率循禮。越過發。禮也。言其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堯之孫也。被蓋。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載然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登管中。表也。與。而湯以契之造商者言之。惟我玄王具桓楨之才。膺效之任。其受小國而教之也。則化行于小國。而無不達焉。其受大國而教之也。則化行于大國。而無不達焉。皆效流行。四達不悖。所以然者。豈事桓楨之威嚴。千條教之問。設蓋其事由于倫理之中。不越乎規矩之外。是以標準立而教化行。遂示其民。而皆奮發以應之。受小大之國。而無不達也。玄王以明德而奉命者如此。傳至相土。載爾侯。服其武德。所著烈烈而顯。是以諸侯仰而歸之。雖薄海之外。莫不載然而登。齊矣。相土以明德而奉命者如此。

詩經

卷之三十一

十四

由弘也。契相土。平者正見。世世有游。皆之君也。桓武也。自德上流。桓武也。以爲治也。蓋敷教。雖在于寬。而必以剛爲主。如董之用威。杜作教行是也。受小國大國者。言受命。敷教于四方。其所教者。即其所受也。達。即百姓。五品。通教化。四達。更無窒碍之謂。率者。躬行也。履禮也。即親視。序。別信也。不越。是行無過。差矣之身。教如此。而以此表示其民。莫若有不知不覺。而潛移默化者。是字。既字有神速之意。此正是其達處。相土。由長。皆侯。人佐。采。仲。商。周。方。伯。規。模。所。用。有。像。只是。群。侯。向。化。爲。夏。后。推。尊。靈。靈。可。馬。身。征。而。整。齊。之。詞。也。須。知。此。是。廟。中。追。遠。禘。若。泥。海。外。字。試。到。混。一。字。內。則。諱。甚。矣。○上。五。句。是。玄。王。以。禮。者。之。君。而。基。天。命。以。發。祥。于。始。下。二。句。是。相。土。以。禮。者。之。君。而。以。天。命。以。發。祥。于。中。其。齊。成。湯。之。興。王。也。豈。偶。然。哉。

帝命不遠至湯齊湯降不遠聖敬日躋昭假遷遷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國賦也湯齊之美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猶生也遷遷久也

祇。祇。式。法。也。九。國。九。州。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管。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忘。惟。七。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爲。法。於。九。州。也。

非。皇。天。玄。王。以。至。相。土。既。有。明。德。而。帝。天。之。命。未。嘗。違。而。去。之。故。延。至。成。湯。之。應。遂。降。天。命。之。會。斯。時。也。祖。烈。之。道。于。顯。者。正。在。此。日。民。命。之。急。于。請。者。正。在。此。日。而。湯。之。生。也。應。期。而。降。不。先。不。後。適。當。其。時。焉。然。上。帝。之。鑒。觀。本。甚。難。此。矣。今。帝。前。而。有。所。降。我。仰。而。無。所。躋。則。清。虛。之。際。將。何。特。以。相。會。乎。湯。則。外。王。之。績。猶。未。孚。于。顯。內。聖。之。德。已。先。徹。于。微。但。見。聖。敬。之。修。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厭。一。惟。上。帝。之。是。敬。而。無。一。念。之。少。間。焉。是。以。天。察。其。誠。命。之。作。居。君。師。以。爲。法。于。九。州。而。表。正。萬。邦。也。是。湯。以。明。德。而。受。命。也。如。此。

詩經

卷之三十一

十五

上。見。之。日。齊。日。不。遠。要。見。天。命。人。事。適。然。會。合。之。妙。故。曰。聖。敬。已。到。極。純。不。已。地。位。垂。反。之。而。至。于。安。矣。日。躋。有。積。累。工。夫。須。在。心。上。說。下。文。敷。政。奏。功。皆。本。于。此。躋。者。升。而。格。天。之。意。也。人。心。敬。則。覺。其。日。升。意。則。覺。其。日。躋。惟。湯。之。教。無。一。息。間。斷。若。進。一。級。又。有。一。級。也。以。下。三。句。緊。連。說。下。昭。格。者。精。日。躋。通。有。與。天。心。合。一。之。意。天。運。不。已。湯。心。之。敬。亦。不。已。即。就。不。已。上。若。見。其。起。而。終。日。然。明。惟。知。有。對。越。上。帝。總。是。形。容。其。敬。之。純。一。式。九。國。是。表。正。萬。邦。也。如。云。作。天。下。之。君。師。而。爲。臣。民。所。法。式。只。是。天。命。之。如。此。未。便。說。到。有。天。下。○附。錄。聖。敬。日。躋。四。句。案。精。文。并。文。詳。以。查。觀。覽。○商。王。以。敬。格。天。宏。其。作。極。于。天。下。也。夫。湯。之。心。惟。知。敬。天。故。其。敬。日。躋。而。能。格。也。又。何。疑。九。國。命。式。也。哉。且。聖。王。應。運。而。興。則。一。代。君。師。之。極。于。進。退。焉。而。要。其。得。天。之。定。未。有。不。原。于。敬。者。也。敬。所。躋。不。于。以。不。學。之。數。敬。所。躋。息。不。于。以。或。息。之。幾。夫。有。君。之。心。惟。知。有。天。則。天。之。下。莫。不。以。君。爲。法。也。已。如。湯。之。降。生。不。遲。已。知。帝。命。之。有。局。矣。而。湯。則。不。待。此。也。層。數。進。前。之。說。最。足。解。上。者。之。好。修。故。教。之。後。必。大。但。可。謂。帝。之。有。

意于湯而不可謂湯之有與于帝貞元命之符。每易舉靈不之志。此湯之
之奇。蓋曰帝之道。固有取乎下。濟而湯之心。則必貫乎上。行理敬日。歸湯之心
胡。若若此之竟。竟也。湯以爲吾之敬。一息或懈。即無以明昭中之誠。吾之敬。一
念有違。無以隆盛格之本。進焉。常欲百年如其一日。而不欲以一日。問其
百年者。湯豈無所爲而若此也乎。夫亦上帝是祇之。長祇之。則帝祇不易。祇之
愛者。也。有帝流心。何敢明台。極歸極之。念然。祇之。則自有無不祇之。效者也。畢
其從好。歸德。無道。道路之。思而此。時之。帝命。爲何。如。哉。念九州之大。無一人
以統之。則雖有良。爲之。樹。也。帝命。湯。之。範。凡。夫。不。道。不。確。何。莫。非
應。士。之。所。觀。也。念。九。上。之。道。無。一。人。以。道。之。則。雖。有。至。道。又。誰。爲。之。立。極。也。
帝。命。湯。作。之。極。焉。凡。夫。制。事。制。心。何。非。四。海。之。所。取。則。也。九。則。是。式。帝。之。命。湯
有。如。此。而。執。非。湯。之。聖。祇。有。以。致。之。也。哉。以。敬。答。天。天。之。所。以。宜。格。以。敬。調。衆。
果。之。所。以。承。德。其。來。發。之。不。可。已。也。○以。聖。教。句。作。例。以。式。開。句。作。例。各。重。寫
一。此。中。開。轉。掉。如。項。上。承。敬。下。起。式。一。氣。聯。洽。絕。無。段。落。可。尋。而。究。理。未。嘗。不

卷之三十一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綬旒何天之休不競不隳政優優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贊之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
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下國。諸侯也。綬。結也。旒。旗之垂者
也。言爲天子而爲諸侯所倚。倚如旒之終。旒旒所經者也。何。荷。說。綬。綬。也。優
優。克。奉。之。意。也。乘。也。
申。講。然。成。湯。以。德。受。命。之。實。何。如。天。下。之。諸。侯。小。邦。則。有。小。球。焉。大。邦。則。有。大
球。焉。我。前。王。何。雖。明。以。宰。治。而。小。邦。之。人。親。也。受。其。小。球。于。大。邦。之。人。親。也。
受。其。大。球。所。以。係。屬。之。者。有。若。旒。之。旒。也。是。即。人。心。之。資。質。可。以。下。天。心。之。乎。
辨。夫。固。有。以。荷。天。之。休。矣。然。豈。天。之。有。私。于。湯。哉。蓋。其。本。日。躋。之。敬。而。見。于。敷
政。之。間。處。夫。政。猛。則。民。殘。也。而。不。殘。焉。不。競。者。亦。不。隳。而。興。作。之。功。每。與。其。贊
大。之。德。而。相。成。也。處。夫。太。剛。則。必。折。也。而。不。剛。焉。不。剛。者。亦。不。柔。而。商。明。之。德。

自其沉潜之度而兼辨也。亦何優優而克裕也哉。敬德之見于政政者如生
故以天下而朝一人。所以荷天之休。而百辟于是乎來矣。
取。歷。此。章。上。三。句。言。其。受。天。命。下。原。其。以。敬。而。受。天。命。也。總。是。敬。德。受。命。之。真
然。非。實。受。命。只。言。人。心。如。此。行。政。與。下。章。終。以。俱。在。朝。貢。之。先。時。事。小。球。如。于
敬。壁。男。爵。壁。大。球。如。公。和。圭。侯。信。圭。伯。男。圭。印。者。所。謂。五。瑞。諸。侯。心。繫。天。子。如
旒。旒。之。旒。綬。者。十。穆。爲。政。急。則。權。切。緩。則。聲。薄。則。則。喜。于。必。爲。榮。則。安。于。不。爲
皆。非。中。道。機。云。競。綬。並。用。剛。柔。迭。施。便。已。落。說。深。淵。乘。一。邊。矣。湯。一。無。倚。者。而
惟。寬。大。優。裕。以。兼。之。此。要。本。敬。字。流。發。競。綬。剛。柔。之。夫。皆。由。于。心。學。未。純。惟。湯
本。敬。以。敬。政。故。無。四。者。之。失。而。得。中。正。之。道。也。競。綬。剛。柔。不。是。失。矣。天。下。事。自
有。當。發。當。急。當。剛。當。柔。時。節。節。但。不。可。倚。于。一。偏。優。優。寬。裕。得。中。之。意。百。辟。是。道
須。打。轉。天。休。句。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綬旒何天之龍其勇不震不動
賦也。小共大共。駸。庶。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氏。曰。共。執。也。循
小球大球也。鄭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傳。曰。駸。大。也。庶。厚。也。鄭。氏。曰。齊。詩。作
駸。駸。謂。馬。也。龍。龍。也。駸。駸。其。勇。稱。言。大。進。其。武。功。也。懸。懸。球。懼。也。
申。講。不。特。此。也。九。則。大。小。之。國。固。有。未。貢。者。矣。湯。則。受。大。小。國。之。共。而。爲。下。國
之。駸。庶。是。既。有。以。荷。天。之。龍。矣。然。豈。湯。之。有。來。于。天。哉。蓋。其。以。日。濟。之。敬。而。見
于。衆。勇。也。仁。以。吊。民。不。虛。動。以。備。乎。人。義。以。伐。罪。亦。不。懸。球。而。畏。乎。已。神。武。不
殺。而。爲。時。雨。之。師。焉。敬。德。之。見。于。用。武。者。如。此。故。以。天。下。而。貢。一。人。所。以。荷。天
之。龍。而。百。辟。于。是。乎。來。矣。

卷之三十一

疏解此章亦三句分。恐與上章同。小共大共。貢物也。駸。庶。言其貢。載乎諸侯
猶焉。任載乎物也。春。勇。且。溢。言有所驚之謂。震有所掃之謂。動。東。征。西。怨。民。皆
候。后。足。以。見。其。不。震。臨。市。不。止。辨。法。不。變。足。以。見。其。不。動。以。爲。難。而。恐。怖。之。謂
應。以。爲。危。而。畏。懼。之。爲。球。或。云。懸。字。從。心。當。心。無。所。恐。球。字。從。立。當。作。氣。無
所。掩。此。疏。亦。好。又。云。震。動。懸。球。四。字。俱。就。心。上。說。震。動。有。來。皇。驛。驛。意。爲。過。一

湯之臣以受命之辭因安其祀宗廟耳○看此章首二句則帝命雖不違商亦及有將違之勢矣後進而不得進而卒以七十里為攻于天下此其王之禮也亦由名世之功也○前章言湯降不遜是湯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其期乃天定立之以為典上之君此章言降于商士是尹之生亦不先不後而適當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定賜之以為典王之佐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成典王之業惟有湯以為之君而又有尹以為之佐此天命之所歸而王業之所以成也○魏雲漢曰以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因為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于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于享無疑矣○古來君臣一體生死同情使成湯享祀阿衡則焉安知神阿衡乎此給祭中所以特設一席也

長庚七章一章八句四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于禘者也商書曰茲于大享于先王

爾相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于商之世歟合按大禘不及禘廟之至此宜為給祭之詩然終無明文不可考也

殷武章全首○通詩上五章歷敘高宗中興之功末章則言作廟以安其神也重伐則楚上諸侯畏服因則楚平來然所以中興之本只在二句皆內俱要帶自湯意方是湯孫之緒細分之首章稱其伐楚之功二章述其責楚之義三章言諸侯畏服而來朝合三章皆所謂中興也四章推言中興之由五章極言中興之盛六章言今日作廟以祭見其有百世不磨之功宜其百世不遷之廟以安其神而隆其報也○通詩要者一武字自古稱義戰之德諸侯玩則夷起撥亂而反之正木有不以武德勝者而威武所用直東阻險則輕最難服者服之諸侯日無不望察不煩更求矣此高宗中興勝者也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入四句祭賦也捷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祭曰哀聚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為配高宗

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捷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樂盡平其地使載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宗得之矣彼其以楚介在商南胡一且真險骨聚我典常而稱亂耶于是捷而布武奮焉群伐日入險阻之區以致其潰散之眾昔日傾側之寇不復孳命雄行而楚時竊據之鄉盡屬商家版籍諸別楚之地無不藩平而載然齊一矣若此者是皆武湯孫振亂反正之功有以弘先帝後之烈者止向非高宗孰能振乾綱于已墜聚人心于已離哉

疏解此章上五句敘其伐楚之事末句歸其功也蓋庚以後改號故曰殷武捷字重看泰字緊承捷字來要見厚于楚理思道之時者退于克躬乃勝之日有智不及謀勇不及逞意此情實家之後稍著一分因仍姑特之意便體

與而不振矣采人二句相連以有截句過承之薛方山以采人句提起哀荆二句對看亦可則楚據江淮之會扼巴蜀之喉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皆所恃以為固也楚人惟恃其阻征之則道阻謂我不敢致之是以其地難平今人其阻則士有必死之志人無返顧之心搗其巢穴以聚致其醜類使之勢窮力屈無所逃遁然後其地盡為我所有也哀荆句是萃其眾合其難育者不必治降者不必誅所謂服而舍之也有截句是平其輪據以歸統馭之內也湯孫之緒全根武字生義我商其業舉自征誅是以武開統者也湯之武用以行君臣兼

章之大變在創業之始而湯孫之武用以昭華夷統一之威權在積業之後以武開之以武攝之故曰湯孫之緒皆山其廟算策而所致也○古義徐光啓云荆楚左控江陵右控黔中而負荊楚北依涇水險固之固司馬遷云夫荆楚保勇悍性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王慎中云方城漢水之間地大人眾形阻而俗勢介錯于商巴之既而不一于夏而非純于夷未能以為內而又不可以為外先王固欲乘其山川井邑其人民以固威嚴之勢而立長久之安井如

氏之流也。其來求王也。其國曰。彼彼。言宗能決于。也。亦代荆楚。知所怒也。聚入其阻。不謂也。亦不。其。之。各居其所也。此其所以高宗之功也。

維女荆楚居南有湯自後氏 義莫敢不來享 其莫敢不來王 商是常

賦也。氏。夷。狄。國。在。西。方。享。獻。也。世。見。曰。王。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還。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氏。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也。況。汝。荆。楚。為。敢。不。至。哉。

而。可。情。險。以。為。同。也。不。知。爾。之。居。楚。遠。亦。在。爾。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氏。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也。況。汝。荆。楚。為。敢。不。至。哉。

卷之三十一

賦也。多。辭。歸。侯。也。來。辟。來。王。也。過。請。通。言。天。命。歸。侯。各。君。都。邑。于。禹。所。治。之。天。命。多。辭。歸。侯。也。來。辟。來。王。也。過。請。通。言。天。命。歸。侯。各。君。都。邑。于。禹。所。治。之。賦也。多。辭。歸。侯。也。來。辟。來。王。也。過。請。通。言。天。命。歸。侯。各。君。都。邑。于。禹。所。治。之。

地。而。皆。以。成。事。來。至。于。商。以。所。王。之。不。謂。曰。我。之。祿。不。敢。解。也。庶。可。以。免。矣。矣。言。荆。楚。既。平。而。諸。侯。長。服。也。

山。布。而。畢。羅。者。皆。帝。堯。之。萬。國。但。見。四。方。諸。侯。凡。奉。天。命。而。歸。者。皆。以。夷。時。之。事。而。載。見。于。商。王。之。庭。以。新。王。之。不。謂。且。自。後。曰。天。威。難。犯。後。非。所。望。也。尚。其。勿。于。酒。而。加。之。以。斧。鉞。乎。臣。職。難。說。慶。賞。非。敢。傲。也。尚。其。勿。于。謙。而。加。之。以。威。謀。乎。則。又。自。諒。曰。于。其。免。矣。于。之。厥。稱。則。非。僭。矣。下。以。教。士。女。而。司。牧。之。職。未。為。失。也。上。以。未。代。來。盛。而。神。靈。之。說。未。為。聖。也。則。聖。天。子。當。不。求。多。于。于。而。于。其。或。可。以。免。于。刑。請。乎。夫。當。時。諸。侯。其。備。備。然。如。此。高。宗。中。興。之。烈。其。盛。矣。乎。

受。封。于。天。子。受。天。所。命。也。若。稷。云。尚。荒。度。土。功。紹。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諸。侯。設。都。之。地。皆。再。功。也。黃。帝。朝。觀。會。同。之。類。五。年。一。朝。其。來。也。以。時。故。曰。歲。事。稱。謂。謂。與。類。也。祿。爵。只。是。康。寧。中。一。端。其。重。者。而。言。也。匪。解。者。土。地。群。田。野。治。與。夫。省。耕。省。斂。皆。是。以。上。二。句。乃。諸。侯。心。口。自。商。語。謂。今。亦。不。敢。言。功。祿。以。免。罪。云。耳。其。中。有。稷。不。敢。自。任。意。非。遂。以。聖。嗣。自。信。也。○徐。依。茲。云。當。時。荆。楚。叛。華。諸。侯。亦。有。玩。視。王。室。至。是。則。皆。臣。服。而。來。朝。者。也。此。正。見。平。楚。之。成。

卷之三十一

賦也。監。刑。威。也。備。賞。之。差。也。監。刑。之。過。也。過。服。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慶。矣。惟。賞。不。備。刑。不。濫。而。不。敢。怠。過。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景知下民之可畏故凡有質也必合乎民心而後濟之不徇私喜而至于時也
凡有刑也必合乎民心而後刑之不徇私怒而至于濫也且兢兢業業惟恐有
一吝之備溢以侵戾于民而不敢怠怠焉夫畏民則畏天矣畏天則得天矣故
天命之以天下使之光復舊物乎利是服諸侯大建其福以振中興之業也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天命在于民心以見民之可畏下言高宗能畏民故得天
所以受命而中興也天聽雖高而監視下民之好惡即天之所去所以匹夫操
造化之權故曰有聲不替二句以平日言正畏民之實借賞之差也賞當其功
則不替濫刑之過也刑當其罪則不濫不教而治即在不替濫上若一息還便
借濫矣上句以事言下句以心言蓋即其事而言其心之教訓如凡人心如天
不怠常自提提便無過差故兢兢自防惟恐檢點不到或有因善怒而稍偏者
不敢字正與嚴字相開命于下國言命之為華夷之主也對天而言故曰下國
皆四夷諸侯則天下之福皆其福矣故曰封建厥福○此章以畏天之心畏
民以畏民之心行政正其所以中興之本也

卷之三十一 高宗

商之興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其表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
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二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申詳然當時中興之盛何如但見體統以清紀綱以肅惟高宗已百司庶府猶
大旨也而料風聲分物采有翼然改觀者矣梁山大河猶夫舊也而豈不坊實
封守有翼然更新者矣一時之稱會歷舉萬國于其宗下甲之規模
表王後存九國于是乎成式不誠有以爲四方之表極乎于是發過見遠則有
聲焉以爲鼓動天下之齊是厥聲也洋溢中國及蠻貊赫赫乎其顯盛也振
文會武則有靈焉以爲震發天下之具是厥靈也諸侯畏威四裔齊氣濯濯乎
其光明也中興之盛有如此然豈特一時然哉又獲乎壽考之祥且有安寧之
慶凡所以紀綱四方而謀萬世者皆得而詳焉之于以保我後生使之得以拱
翼乎皇都藉赫濯之聲靈而未享乎久安長治之福焉孰非我高宗中興之澤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王都尊而聲威著中興之盛也下言享國長而後後
與之澤也俱要以平刑楚服諸侯意作實嚴道既衰人心玩愒自高宗中興百
庶修明庶政釐弊故商邑雖如故也而見者異然收觀足爲四方之表極字
有至取正諫有五歸往諫許穆公先生文云朝朝歸歸諫諫歸歸諫諫歸歸內
治防而取則者教如也車軌同焉書文同焉行倫同焉首善建而輻輳歸
命者翁如也則二意並舉厥聲濯濯根此二句來自詩經我言昔世豈有以
愚矣良皆驚也實一用而天下稱仁刑一用而天下稱義是聲之赫赫也實
不用而天下自懷刑不用而天下自威是澤之濯濯也○按詩文赫赫大盛之貌
濯濯沐之色總是中興氣象別有一番振動也言者以道在後久言以精
神不倦言有五十九年之壽考仰有五十九年之盛德所以流風善政感德大
業猶得以保我後生使濁世得蒙安也後生時王自謂凡世世子孫亦在
其中對高宗言故曰後生蓋高宗能保上

陟彼梁山松栢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處松栢有榘旅櫛
有開反釋成孔安
賦也梁山名商所都也丸丸直也遷徙也方正也處亦截也榘長貌旅衆也開
闕然而大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
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稱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國宮之卒章文意略
同未詳何謂
申詳夫高宗既有不世之功我後人當崇不世之祀于是陟彼梁山以取松栢
之光丸斲之于梁山之中遷之于造作之處方之以繩墨琢之以斧斤而又截
之以刀鋸以松栢則有榘而長以旅櫛則有開而大而百世不遷之寢廟于是
乎成矣以此世廟祀我高宗則不在三昭三穆之數而報德報功萬代如見無
有窮矣高宗之神不于而是而孔安乎夫高宗者功德于中興之時而子後人
極登歌于始稱之日蓋建不世之功者自當隆不世之報也吾于是而知商之
世傳與商之所以王矣
疏解此章上六句言榘材以作廟末句言榘王有以安先靈也陟彼二句是舉

卷之三十一 高宗

經 74-603

材是斷二句是仿工斷是斷于所生之處遷是遷于造作之所方是以以知殺者廟中
之殺孔安者蓋百世不遷之廟親雖畫而不祀與天子烈祖相為居於宗故安
若在昭昭三代之教更相迭遷則高宗之神未必懸矣夫或謂孔安不必就
遷上言只是廟成而神有所依則神安也若曰親畫不脫故安則凡在三昭二
穆而有親者皆不安乎說亦有理要知此立廟升祔乃有親畫當禘之時非始
廟相廟之日也○此與闕宮之廟不同彼乃圮者修之此則始創之也蓋帝乙
之世武丁親畫當禘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退特祈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故
作此歌○鄭安成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本
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前後隨其昭穆親畫遷其祖而祔于太祖之廟其有
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畫而不祔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附其主焉凡
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高則止有二宗高宗即其一也○此章與
闕宮公禘文意皆有相似者但闕宮為禘僖公修廟而作殷武為宗武丁特立
廟而作故闕宮所以禘僖公廟與矣享禘禘者皆未然而此詩所以禘
武丁廟矣享禘禘者皆已然之定事享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所
詳商禘禘論孔安成用六代之樂故得有商頌然自夏以下無詩或本自不作
或所而滅亡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者○問商頌恐是宋
作朱子曰宋襄一役楚而巳其事可考安在其敢不棄享等事又問若是商詩
作商而實不應商頌反多于周頌曰則則雖簡文自平易商頌雖多文自與古
詩宋人所能作○祀宋無微孔子傳之嘗曰丘般人也聖人每事不忘先而况
禮樂乎妙詩以商頌終蓋詩至魯頌而考無餘餘皆存商詩也先禮樂者
所自生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一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上元陳元明書

詩經集成卷之三十一

詩經集成三十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國朝趙燦英撰燦英字殿颺武進人是書成於康熙
庚午大旨為揣摩場屋之用故首列朱子集傳次
敷衍語氣為申講申講之後為總解全如坊本高
頭講章至總解之後益以近科鄉會試墨卷則益
非說經之體矣

詩經詳說九十四卷(一)

〔清〕冉覲祖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

經詳說本

詩經詳說序

治詩經者皆曰毛詩以其傳自大小毛公也書之稱尚以其世易之稱周以其代獨詩繫之傳者亦相沿為稱耳非古也漢初齊魯韓三家詩行於世毛出稍後篇為之序章為之傳較三家獨優及鄭康成作箋而毛詩專行矣鄭宗毛而與毛不盡同王子雍申毛說以與鄭抗衡及孔仲達作疏義而鄭專行矣此序傳箋疏之源流也然其為書醇疵參半瑕瑜不相掩其所稱為何王何公某人某事多出臆斷無的據比興之義弗明美刺之體或涵章與章不聯句與句不續轉不下則增飾其辭解不通則改竄其字毛

詩經詳說

卷一

序

一

鄭均有失而鄭倍焉唐宋諸儒習而安之無有窮盡根株而深為之辨者朱子生平以窮理格物為先務於經學尤不敢苟取序傳箋疏而研究之釐正之存其是去其非缺其疑駁其謬理取其當而無所矯誣意取其貫而不致割裂集傳成而詩之本旨於是畢出蓋孔子刪詩而後詩為完經朱子傳詩而後詩有正訓其功足相配也後之治詩者第取信於集傳如出暗室而就明離仄徑而從坦尚實詣者以之理性情采華藻者以之工詞賦無不宜矣自姚江說熾淆亂儒統人懷輕朱子之心因詆毀其所著書而揭注疏以求勝謂漢去古未遠上有所受朱子不當憑已

見而易舊說一倡百和蠱惑眾聽予聞之怒然不自安竊謂爲是說者是知尊毛鄭而不知尊經三百篇經文具在何不細讀而徐繹之而惟毛鄭是徇乎且毛鄭之說固多不同矣使毛之說果傳於卜氏則鄭當信之而不違而鄭有異於毛則是鄭已不盡信於毛而後之人不盡信毛無足異也鄭生毛後四百年可以不信毛而自出已見則後之人不信鄭而出已見亦無足異也乃謂朱子生於宋去古遠不當出已見易毛鄭之說是豈得爲通論乎予向居京師曾纂詩傳異同欲借以回狂瀾而於集傳未暇發明尙屬缺事今齒已耄而念不息因復彙輯語類大全及時

詩經詳說 卷一 序 三

下諸家講義羽翼集傳者參考而臚列之併附注疏於中使讀者瞭然心目閒知此說爲至正則知彼說之有誤鑿彼說之有誤則益服此說之至正不必貴耳而賤目尋聲而失寶也然非謂注疏可不讀也譬之農毛鄭其剪除荆棘者也朱子其修治田疇者也剪除荆棘時不無鹵莽滅裂之弊及修治田疇始有深耕易耨之樂先後相資時異而功同學者於集眾美中定厥宗尙庶詩教以之日隆正學因之勿替矣

詩經詳說目錄

兵部尙書都察院右御史湖廣總督前河南巡撫六安涂宗瀛
頭品頂戴兵部尙書都察院右御史河南巡撫義州李鶴年 審定

卷一 朱傳原序 詩序原本 詩序辨說

卷二 國風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卷三 國風周南 樛天 兔置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卷四 國風召南 鵲巢 采芣 草蟲 采芣 甘棠 行露 羔羊

詩經詳說 卷一 目錄 一

卷五 國風召南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穠矣 騶虞

卷六 國風邶風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卷七 國風邶風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卷八 國風邶風 谷風 式微 簡兮

卷九 國風邶風 旄丘

國風邶風 靜女 北門 北風 新臺 二子乘舟

卷十

國風鄘風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卷十一

國風邶風 定之方中 蝦蟇 相鼠 干旄 載馳

卷十二

國風衛風 淇澳 考槃 碩人

卷十三

國風衛風 淇風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卷十四

詩經詳說

卷一

目錄

三

國風王風 黍離 君子于役 揚之水

卷十五

國風王風 采芣 采芣 大車 采芣 葛藟

卷十六

國風鄭風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卷十七

國風鄭風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蓀兮

卷十八

國風鄭風 褰裳 東門之墉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卷十九

國風齊風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卷二十

國風齊風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閒 伐檀 碩鼠

卷二十二

國風唐風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綱繆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杜 羔裘 鷓鴣 無衣 有杜之杜 葛生 采芩

卷二十四

詩經詳說

卷一

目錄

五

國風秦風 車鄰 駟騶 小戎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蜉蝣 候人 下泉 鳴鳩

卷二十九

國風豳風 七月

卷三十

國風豳風 七月

卷三十一

國風豳風 鴉鳴 東山

卷三十二

國風豳風 伐柯 狼跋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鹿鳴

詩經詳說

卷一

目錄

四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四牡 皇皇者華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常棣 伐木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采芣 采芣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出車 杕杜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白華 華黍 魚麗 由庚 南有嘉魚 崇丘 南山有臺

小雅白華之什 由儀 蓼蕭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彤弓 菁菁者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采芑 車攻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吉日 鴻雁 庭燎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祈父 黃鳥 白駒 我行其野

卷四十三

詩經詳說

卷一

目錄

五

小雅祈父之什 無羊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節南山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正月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十月之交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雨無正

卷四十八

詩經詳說

卷一

目錄

六

小雅小旻之什小旻 小宛

卷四十九

小雅小旻之什小弁

卷五十

小雅小旻之什巧言 彼何人斯

卷五十一

小雅小旻之什巷伯 谷風

卷五十二

小雅小旻之什大東 四月

卷五十三

小雅北山之什北山 無將 大車 鼓鐘

卷五十四

小雅北山之什楚茨

卷五十五

小雅北山之什信南山 甫田

卷五十六

小雅北山之什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卷五十七

小雅桑扈之什桑扈 鸛鳴 頌弁 車華 青蠅

卷五十八

小雅桑扈之什賓之初筵 魚藻

卷五十九

小雅桑扈之什采芣 角弓 苑柳

卷六十

小雅都人士之什都人士 采芣 黍苗 隰桑

卷六十一

小雅都人士之什白華 縣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卷六十二

大雅文王之什文王

卷六十三

大雅文王之什大明

卷六十四

大雅文王之什縣

卷六十五

大雅文王之什棫樸 早麓 思齊

卷六十六

大雅文王之什皇矣

卷六十七

大雅文王之什靈臺 下武

卷六十八

詩經詳說

卷一

目錄

七

大雅文王之什 文王有聲

卷六十九

大雅生民之什 生民

卷七十

大雅生民之什 行葦 既醉

卷七十一

大雅生民之什 鳧鷖 假樂

卷七十二

大雅生民之什 公劉

卷七十三

詩經詳說

卷一

目錄

八

大雅生民之什 洞酌 卷阿

卷七十四

大雅生民之什 民勞 板

卷七十五

大雅蕩之什 蕩

卷七十六

大雅蕩之什 抑

卷七十七

大雅蕩之什 桑柔

卷七十八

大雅蕩之什 雲漢

卷七十九

大雅蕩之什 崧高

卷八十

大雅蕩之什 烝民

卷八十一

大雅蕩之什 蕤奕

卷八十二

大雅蕩之什 江漢 常武

卷八十三

詩經詳說

卷一

目錄

九

大雅蕩之什 瞻卬 召旻

卷八十四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天作 昊天有成命

卷八十五

周頌清廟之什 我將 時邁 思文

卷八十六

周頌臣工之什 臣工 有瞽 有箴 振鷺

卷八十七

周頌臣工之什 有客 離 載見 武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閔予小子小誌 載艾 訪落 敬之

卷八十九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良耜 賚 絲衣 酌

卷九十

魯頌駉駉 有駉

卷九十一

魯頌泂水泂水

卷九十二

魯頌閟宮閟宮

卷九十三

詩經詳說

卷一

目錄

十

商頌那那 烈祖

卷九十四

商頌長發長發 般武

詩經詳說卷一

牟陽再觀祖輯撰

詩經集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

詩經詳說

卷一

朱傳原序

一

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浸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動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

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
 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
 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
 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
 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
 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
 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
 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
 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
 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
 詩經詳說 卷一 朱傳原序 二

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
 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清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詩經詳說 卷一 朱傳原序 三

詩序原本

關雎后妃之德也

陸德明音義云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為名爾雅云妃嬪也對也左傳云嘉稱曰妃禮記云天子之妃曰后之德也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並是鄭注所以無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四

箋云者以無所疑亂故也

孔疏諸序皆一篇之義但詩理深廣此為篇端故以詩之大綱併舉於此今分為十五節當節自解次第於此不復煩文作關雎詩者言后妃之德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注云后之言後也執理內事在夫之後也釋詁云妃嬪也言嬪匹於夫也天子之妻唯稱后耳妃則上下通名故以妃配后而言之德者得也自得於身人行之總名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譜貞專化下庶寐求賢供奉職事是后妃之德也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婦之性人倫之

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是以詩者

歌其性情陰陽為重所以詩之為體多序男女之事

不言美后妃者此詩之作直是感其德澤歌其性行

欲以發揚聖化示語未知非是褒賞后妃能為此行

也正經例不言美皆此意也

按小序當出自毛公而衛敬仲續成之注疏內已云

然則非朱子之好異也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

之邦國焉

陸德明音義云風之始也此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五

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

孔疏序以后妃樂得淑女不淫其色家人之細事耳

而編於詩首用為歌樂故於后妃德下即申明此意

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

於其妻故用此為風教之始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

使之皆正夫婦焉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令鄉

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諸侯以

之教其臣也欲使天子至於庶民悉知此詩皆正夫

婦也故鄭譜云天子諸侯燕其羣臣皆歌鹿鳴合鄉

樂是也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施化之法自上而下當天子教諸侯教大夫大夫教其民今此先言風天下而正夫婦焉既言化及於民遂從民而廣之故先鄉人而後邦國也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陸德明音義云風風也並如字徐上如字下福鳳反崔靈恩集注本下即作諷字劉氏云動物曰風託音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木

曰諷崔云用風感物則謂之諷沈云上風是國風即詩之六義也下風即是風伯鼓動之風君上風教能鼓動萬物如風之偃草也今從沈說風以動之如字沈福鳳反云謂自下刺上感動之名變風也今不用孔疏上言風之始謂教天下之始也序又解名教爲風之意風訓諷也教也諷謂微加曉告教爲殷勤誨示諷之與教始末之異名耳言王者施化先依違諷諭以勸之民漸開悟乃後明教命以化之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之所被無往不濡故取名焉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孔疏上言用詩以教此又解作詩所由詩者人志意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爲志發見於言乃名爲詩言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於歌詠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爲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正經與變同名曰詩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七

孔疏上云發言爲詩辨詩志之異而直言者非詩故更序詩必長歌之意情謂哀樂之情中謂中心言哀樂之情動於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見於言初言之時直平言之耳平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歎息以和續之嗟歎之猶嫌不足故長引聲而歌之長歌之猶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言身爲心使不自覺知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地如是而後得舒心腹之憤故爲詩必長歌也聖王以人情之如是故用詩於樂使人歌詠其聲象其吟詠之辭也舞動其容象其舞蹈之形也具象哀樂之形然

後得盡其心術焉情動於中還是在心爲志而形於言還是發言爲詩上辨詩從志出此言爲詩必歌故重其文也 藝文志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然則在心爲志出口爲言誦言爲詩詠聲爲歌播於八音謂之爲樂皆始末之異名耳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鄭箋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

孔疏情發於聲謂人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唯是聲耳至於作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八

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爲曲似五色成文一人之心則能如此據其成文之響卽是爲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爲樂雖在人在器皆得爲音下文治世之音謂樂音則此聲成文謂之音亦謂樂之音也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既定規矩先成後人作詩模準舊法此聲成文謂之音若據樂初之時則人能成文始入於樂若據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爲音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

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孔疏序旣云情見於聲又言聲隨世變治世之音旣安又以恚怒者由其政教乖戾故也亡國之音旣哀又以愁思者由其民之困苦故也 治世謂天下和平亂世謂兵革不息亡國謂國之將亡也亂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之亡國則國亡而世絕故不言世也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困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九

爲甚辭故不言政也亡國者國實未亡觀其歌詠知其必亡故謂之亡國耳非已亡也若其已亡則無復作詩不得有亡國之音此云亂世亡國者謂賢人君子聽其樂音知其亡亂故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樂記所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與此異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孔疏上言播詩於音音從政變政之善惡皆在於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由詩爲樂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動天地之靈感致鬼神之意無有近於詩者言

詩最近之餘事莫之先也 詩之道所以能有此三
事者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誠精誠之至以類
相感詩人陳得失之事以爲勸戒令人行善不行惡
使失者皆得是詩能正得失也晉正人之得失非獨
正人君也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是上下俱
正人也人君誠能用詩人之美道聽嘉樂之正音使
賞善伐惡之道舉無不當則可使天地效靈鬼神降
福也 天地云動鬼神云感互言耳周禮之例天曰
神地曰祇人曰鬼鬼神與天地相對唯謂人之鬼神
耳從人正而後能感動故先言正得失也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十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孔疏上言詩有功德此言用詩之事經夫婦者經常
也夫婦之道有常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德音莫
違是夫婦之常室家離散夫婦反目是不常也教民
使常此夫婦商書云常厥德也成孝敬者孝以事
親可移於君敬以事長可移於貴若得罪於君親失
意於長貴則是孝敬不成故教民使成此孝敬也厚
人倫者倫理也君臣父子之義朋友之交男女之別
皆是人之常理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道絕男女
多違是人理薄也故教民使厚此人倫也美教化者

美謂使人服之而無厭也若設言而民未盡從是教

化未美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移風俗者地理志云
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
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則風爲本
俗爲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繫水土之氣急則失
於躁緩則失於慢王者爲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
柔得中也隨君上之情則君有善惡民並從之有風
俗傷敗者王者爲政當易之使善故地理志又云孔
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
移其本而易其末然後王教成是其事也此皆用詩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十一

爲之故云先王以是以用也言先王用詩之道爲此

五事也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

六曰頌

孔疏上言詩功既大明非一義能周故又言詩有六
義 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爲先故曰
風風之用以賦比興爲之辭故於風之下卽次賦
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既見賦
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 鄭志張逸問何詩
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與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

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爲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爲比全篇爲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若然比賦興元來不分則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藝論云至周分爲六詩者據周禮六詩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主

之文而言之耳非謂篇卷也或以爲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頌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比賦興別爲篇卷若然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且風雅頌以比賦興爲體若比賦興別爲篇卷則無風雅頌矣是比賦興之義有詩則有之唐虞之世治致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之世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聖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耳夏在制禮之後不復而稱曰諫或常有雅夏氏之衰昆吾作霸諸侯疆盛或常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藝

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據周禮成文而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諷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鄭箋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諷諫詠歌依違不直諫

孔疏臣下作詩所以諫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六義之意在上人君用此六義風動教化在下人臣用此六義以風喻箴刺君上其作詩也本心主意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違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主

諷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聞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感而不切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草偃故曰風上言風風也教也向下以申風義此云故曰風向上而結彼文使首尾相應解盡風義此六義之下而解名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爲風以風是政教之初六義風居其首故六義總名爲風六義隨事生稱耳若此辭總上六義則有正變而云主文諷諫唯說刺詩者以詩之作皆爲正邪防失雖論功誦德莫不匡正人君故主說作詩之意耳詩皆人臣作之以

諫君然後人君用之以化下此先云上以風化下者以其教從君來上下俱用故先尊後卑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孔疏詩之風雅有正有變故又言變之意至於王道衰禮義廢而不行政教施之失所遂使諸侯國異政下民家家殊俗詩人見善則美見惡則刺之而變風變雅作矣至於者從盛而至於衰相承首尾之言也禮義言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政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之失理故使國國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西

異政家家殊俗皆是道衰之事故云道衰以冠之禮義者政教之本故先禮義而後政教定本禮義廢俗本有作儀字者非也此家謂天下民家孝經云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亦謂天下民家非大夫稱家也民隨君上之欲故稱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謂之俗也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刺不興何則未識不善則不知善為善未見不惡則不知惡為惡太平則無所更美道絕則無所復譏人情之常理也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

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善惡在於己身不由天子之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

孔疏上既言變詩之作此又說作變之由言國之史官皆博聞強識之士明曉於人君得失善惡之迹禮義廢則人倫亂政教失則法令酷國史傷此人倫之廢棄哀此刑政之苛虐哀傷之志鬱積於內乃吟詠己之情性以風刺其上觀其改惡為善所以作變詩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圭

也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變風變雅之下則兼據天子諸侯之史矣得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曉得失之迹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也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為此文特言國史者鄭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韓擘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為史不必要作史官駟云史克作是頌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盡是史官為之也言

明其好惡合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嫌其作者無名國史不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人倫之廢卽上禮義廢也刑政之苛卽上政教失也動聲曰吟長言曰詠作詩必歌故言吟詠情性也

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孔疏此又言王道既衰所以能作變詩之意作詩者皆曉達於世事之變易而私懷其舊時之風俗見時世政事變易舊章卽作詩以舊法誠之欲使之合於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六

禮義故變風之詩皆發於民情止於禮義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於禮義也又重說發情止禮之意發乎情者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志也止乎禮義者先王之澤言俱被先王遺澤故得皆止禮義也展轉申明作詩之意達於事變者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後世習之失之於儉不中禮陳有大姬好巫歌舞之風後世習之失之於遊蕩無度是其風俗改變時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太公之風衛有康叔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救之也詩人既見時世之事變改舊時之俗故依準舊法而作

詩戒之雖俱準舊法而詩體不同或陳古政治或指

世淫荒雖復屬意不同俱懷匡救之意故各發情性而皆止禮義也此亦兼論變雅獨言變風者上已變風變雅雙舉其文此從省而略之也先王之澤謂先王有德澤而流及於後世詩人得其餘化故能懷其舊俗也鄭答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衛有康叔餘烈如此言則康叔當云先公而云先王者以變雅有先王之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札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見歌小雅曰猶有先王之遺民是其風稟先公雅稟先王也上舉變風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七

下言先王風雅互相見也上言國史作詩此言民之性明作詩皆在民意非獨國史能爲亦是互見也作詩止於禮義則應言皆合禮而變風所陳多說姦淫之狀者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鍼藥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孔疏序說正變之道以風雅與頌區域不同故又辨三者體異之意是以者承上生下之辭言詩人作詩

其用心如此一國之政事善惡皆繫屬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詩者謂之風言道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如是而作詩者謂之雅言風雅之別其大意如此也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之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爲己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爲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下之政施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末

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風之與雅各是一人所爲風言一國之事繫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繫一人雅言天下之事謂一人言天下之事風亦一人言一國之事序者逆順立文互言之耳天下無道政出諸侯而變雅亦稱雅者當作變雅之時王政仍被邦國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善政惡政皆能正人所以幽厲之詩亦名爲雅及平王東遷政迷微弱其政纒行境內是以變爲風焉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

焉有大雅焉

孔疏上已解風名故又解雅名雅者訓爲正也由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爲名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幽厲小雅是也詩之所陳皆是正天下大法文武用詩之道則興幽厲不用詩道則廢此雅詩者言說王政所用廢興以其廢興故有美刺也又解有一雅之意王者政教有小大詩人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末

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爲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此其所以異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則王者徧覽天下之志總合四方之風而制之樂記所謂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

事也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後之作者各從舊俗變風之詩各是其國之音季札觀之而各知其國由其音異故也小雅音體亦然正經述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有小雅大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別體故不分爲二風二頌也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三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孔疏上解風雅之名風雅之體故此又解頌名頌體上文因變風變雅作矣即說風雅之體故言謂之風謂之雅以結上文此上未有頌作之言文無所結故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明訓頌爲容解頌名也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解頌體也上言雅者正也此亦當云頌者容也以雅已備文此亦從可知故略之也易稱聖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則形容者謂形狀容貌也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則天子政教有形容也可美之形容正謂道教周備也故頌譜云天子之德光被

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其意出於此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節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干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連邇咸服羣生盡遂其性萬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業也民安業就須告神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但政未太平則神無恩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三

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頌詩直述祭祀之狀不言得神之力但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魯詩魯人不得作風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爲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耳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宗親同姓故使之先朝代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鄭箋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

孔疏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詩之至者詩理至極盡於此也序說詩理既盡故言此以終之按詩緯汎麻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三

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麻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之

按五際六情之說失之鑿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

故繫之召公

鄭箋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

孔疏序因關雎是風化之始遂因而申之廣論詩義詩理既盡然後乃說周南召南然者然上語則者則下事因前起後之勢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不直名為周而連言南者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於南方故也鵲巢騶虞之德是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諸侯必賢召公賢人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三

故繫之召公不復言南意與周南同也周南言化召南言德者變文耳上亦云關雎后妃之德是其通也諸侯之風言先王之所以教王者之風不言文王之所以教者二南皆文王之化不嫌非文王也但文王所行兼行先王之道感文王之化為周南感先王之化為召南不言先王之教無以知其然故特著之也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者志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為風逸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為諸侯時事以有王者之

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是諸侯詩人不爲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是其風者王業基本此述服事殷時王業基本之事故云述其本宜爲風也化雷一國謂之爲風道被四方乃名爲雅文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雖則大於諸侯正是諸侯之大者耳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爲作風詩不作雅體體實是風不得謂之爲雅文王末年身實稱王又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王身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爲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之主亦此義也其鹿鳴文王詩人本以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通

天子待之作雅非基本之事故不爲風也若然作者之風必感聖人之化已知文王之聖應知終必爲王不爲作雅而作風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文王於時未稱王號或爲作雅或爲作風人志不同故也按王者之化屬文王乃追稱耳文王實終守臣節未嘗稱王先王亦當指文王若以爲大王王季更說不去其云繫之周召二公竟是憑空借名且與南字不聯愚意周召只作地名說爲順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孔疏既言繫之周召又總舉二南要義周南召南二

十五篇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也高以下爲基遠以近爲始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服虔云未有雅頌之成功亦謂二南爲王化基始序意出於彼文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鄭箋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通

陸德明音義云哀前僑並如字論語云哀而不傷是也鄭氏改作衷竹隆反窈烏了反窈徒了反毛云窈窕幽閒也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音庶本又作念

孔疏上既總言二南又說關雎篇義覆述上后妃之德由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憂憂在進舉賢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傷處窈窕幽閒之女未得升進思得賢才之人與之共事君子勞神苦思而無傷害善道之心此是關

雖詩篇之義也毛意當然定本是關雎之義俗本是下有以者誤也鄭以哀爲衷言后妃衷心念怨在窈窕幽閑之善女思使此女有賢才之行欲令宮內和協而無傷害善人之心餘與毛同婦人謂夫爲君子上下之通名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求美德善女使爲夫嬪御與之其事文王五章皆是也女有美色男子說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爲色淫者過也過其度量謂之爲淫男過愛女謂淫女色女過求寵是自淫其色此言不淫其色者謂后妃不淫恣己身之色其者其后妃也婦德無厭志不可滿凡有情欲莫不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毛

妒忌唯后妃之心憂在進賢賢人不進以爲已憂不縱恣己色以求專寵此生民之難事而后妃之性能然所以歌美之也毛以爲哀窈窕之人與后妃同德者也后妃以已則能配君子彼獨幽處未升故哀念之也既哀窈窕之未升又思賢才之良質欲進舉之也哀窈窕還是樂得淑女也思賢才還是憂在進賢也殷勤而說之也指斥詩文則憂在進賢下三章是也不淫其色首章上二句是也此詩之作主美后妃進賢所以能進賢者由不淫其色故先言不淫其色序論作者之意主在進賢故先云進賢所以經序創

也鄭解哀字爲異其經亦與毛同必知毛異於鄭者以此詩出於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序是毛置篇端若毛知其誤自當改之何須仍作哀字也毛無破字之理故知從哀之義毛既以哀爲義則以下義勢皆異於鄭思賢才謂思賢才之善女也無傷善之心言其能使善道全也庸人好賢則志有懈倦中道而廢則善心傷后妃能寤寐而思之反側而憂之不得不已未嘗懈倦是其善道必全無傷缺之心然則毛意無傷善之心當謂三章是也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禁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毛

其色則善心傷也

按以后妃思得淑女其事文王其說非也詳見下文朱子詩序辨說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弘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弘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台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弘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

而肆爲妄說者矣况治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尙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邈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辨說

无

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遺其開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三山李氏曰以詩序考之文辭淆亂非出一人之手如詩有六義至六曰頌則見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至其民困則見於樂記鴟鳴之序則見於金縢鄙人士之序則見於緇衣清人之序則見左氏傳那序則見於國語措辭引援往往雜出傳記之文然則果作之誰乎實出漢之諸儒也

慶源輔氏曰先儒以詩序爲孔子作故讀詩記載蘇

氏曰詩序誠出於孔氏也則序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詳也夫詩序之非孔子作蓋不待此而可知也然此亦是一驗又曰釋文載沈重云案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隋經籍志亦云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弘更加潤色至於以爲國史作者則見於大序與王氏說然皆是臆度懸斷無所據依故先生直據後漢儒林傳而斷以爲衛弘作又因鄭氏之說以爲弘特增廣而潤色之又取近世諸儒之說以爲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辨說

无

而其下推說云云爲後人所益者皆曲盡人情事理至於首句之已有妄說者則非先生閱理之明考義之精不能及也至論詩序本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尙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知其出於後人之手而不盡信亦得其情又論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云者則可見古人於經則尊信而不敢易視於已說則謙虛退託不敢自決而有待於後人者自有深意若毛公之作則出於率易不思遂啓後人穿鑿遷就之失以至於上誣聖經而

其罪有不可逭者矣嗚呼可不戒哉可不謹哉或曰子之賣夫毛公者當矣而晦翁先生又生於數千年後乃盡廢諸儒之說而遂斷小序爲不足據者何哉予應之曰不然先生之學始於致知格物而至於意誠心正其於解釋經義工夫至矣必盡取諸儒之說一一細研窮一言之善無有或遺一字之差無有能遁其誦聖人之言都一似自己言語一般蓋其學已到至處能破千古疑使聖人之經復明於後世然細攷其說則其端緒又皆本於先儒之所嘗疑而未究者則亦未嘗自爲臆說也學者顧第弗深攷耳觀其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辨說

三

終既已明知小序之出於漢儒而又以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之說則其意之謹重不苟亦可見矣豈可與先儒之穿鑿遷就者同日語哉先生又嘗曰予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辭卻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爲繆戾有不可勝言因伯恭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某嘗與之言終不肯信從讀

詩記中雖多說序然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繆戾辯之頗詳又曰小序亦間有說得好處只是杜撰處多不知先儒何故不虛心仔細看這道理便只恁說卻後人又只依他那箇說去亦不看詩是有此意無若說不去處又須穿鑿說將去

大序解 見詩傳綱領

朱子曰舊關雎之序其間有統論詩之綱領者數條乃詩大序宜引以冠經首使學者得以考焉又曰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又曰或者謂補湊而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三

成亦有此理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朱子解曰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言詩之自出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朱子解曰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形見永長也

黃氏曰寂然不動者謂之性感於物者謂之情情之所動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舞足蹈也

三山李氏曰永歌未足盡其情於是手舞之足蹈之而有舞焉歌詠其聲舞蹈其容聲容兩盡然後喜怒哀樂之情宣導於外無所溼鬱此所謂導和之至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朱子解曰聲不止於言凡嗟嘆詠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則音之所成亦異矣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又言嗟嘆永歌既發於聲因以其聲播於八音譜以律呂使之相應而和故謂之音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三

而卽其音而復可得其所感之情有如是之不同也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朱子解曰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又結上三節而言詩之用廣大深切非他教之所及也

安成劉氏曰詠其事之得則可起人善心諷其事之失則可創人逸志得失於是乎正其入人之深如此

者蓋以人心同一理也詠其實而極其和平則達於陰陽而或致祥諷其實而極於怨怒則達乎陰陽而或召災其感動之速如此者亦以天地神人同一氣也詩雖出於人爲而理氣感通則不假人力也達字貼動感字陰陽貼天地鬼神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朱子解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風雅頌之正經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閒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爲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三

慶源輔氏曰或疑指周公爲先王先王曰此無甚害蓋周公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此一節又言文武周公成王以風雅頌之正經爲教而後有此效驗始於夫婦父子君臣之三綱而後極於天下之風俗也

安成劉氏曰序者言先王以詩爲教正綱常而善風化故知其所指先王與正經如此 此一節專論正

風雅及周頌

廬陵彭氏曰陳君舉云夫婦之經者孝敬之成也蓋天下之道只從夫婦中出而夫婦之道又從中正中來以此氣象事親則成孝事君則成敬由是而人倫厚教化美風俗移皆出於詩之功用也

樂安李氏曰惟能美教化然後可以移風俗若教化不美非獨不能移風俗天下反為風俗所移矣如曹風之奢晉風之儉不中於禮皆足以移人教化之不美其弊必至於此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詩

六曰頌

朱子解曰此一係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也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蟋蟀絲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置之類是也蓋眾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經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六者之序以其

篇次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

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為之也然比興之中鍾

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兔置專於興而關雎兼於

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朱子曰周禮大師掌六詩以教國子而大序謂之六

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士男女

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

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皆以其篇章節奏之

異而別之也賦比興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意之

不同而別之也 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曰鄭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詩

漁仲言出於朝廷者為雅出於民俗者為風文武之時周召之作者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敢為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為風今日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不必反例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耳程子必要說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 凡直指其名直敘

其事者賦也引物爲况者比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
兩句鈞起因而接續者興也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
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
而其事常在下句 說出那箇物事來是興不說出
那箇物事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有游女奕奕
寢廟君子作之只說箇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皆是興
體比體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卻不同
如藁礎今何在何日大刀頭此是比體興之爲言
起也言興物而起意後來古詩猶有此體如青青原
上栢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閒忽如遠行客又如高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秉

山有厓林木有枝爰來無端人莫之知皆是也 興
體不一或借眼前事說起或別將一物說起如唐詩
尙有此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借比興
起其詞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所無興
起自家之所有有將物之所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
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得詩本旨 三經是
風雅頌是做詩底骨子賦比興卻是裏面橫串底都
有賦比興故謂三緯 周禮說以六詩教國子其實
只是這賦比興三箇物事風雅頌詩之標名理會得
那與比賦時裏面全不大段費解今人愛細解不道

此說爲是如奕奕寢廟不認得意在那他人有心處
只管解那奕奕寢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會說得
明卻因周禮說斷詩有幽雅有幽頌卽於一詩之中
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
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比興
賦又別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
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 問幽之所以爲雅爲頌
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
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斷今只說恐是亡其二 比
興之中各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爲義者則以上句形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毛

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義
者則但取一二字相應而已要之上句全虛下句實
實則同也比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
者學者隨文會意可也 詩之比興舊來以關雎之
類爲興鶴鳴之類爲比嘗爲之說甚詳大概興詩不
甚取義特以上句引起下句亦有取義者比詩則全
以彼物譬喻此物有都不說破者有下文卻結在所
比之事上者其體蓋不同也上蔡言學詩要先識六
義而詠詠以得之此學詩之要也若迂迴穿鑿則便
不濟事矣

慶源輔氏曰風雅頌者三百篇之節奏實統於是而無所遺故曰綱領賦比興者三百篇之體製實出於是而不能外故曰管轄 聲音之節謂風雅頌制作之體謂賦比興三經謂風雅頌之體一定也三經謂賦比興之用不一也 此一節言凡詩聲音之節製作之體有此六義而教詩與學詩者皆當先辨而識之也綠衣雖以比妾又因以興起其詞雖鳩雖以起興又以摯而有別比后如之德也獨舉二者以例其餘耳

安成劉氏曰詩有六義如網之有綱如衣之有領如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美

車之有管有轄管與轄同車轂端鐵也轄與鑿同車軸頭鐵也四者皆機要之所在也然綱領之用 在綱與衣之上則風雅頌之譬也管轄之用在車之中賦比興之譬也 聲音之節非風則雅非雅則頌其在當時固可吟詠以得其製作之體非賦則比非比則興其在今日猶可吟詠以得其指歸蓋古今之作者教者學者皆不能外夫六義也 呂氏嘗謂得風之體多者為風得雅之體多者為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而朱子亦嘗疑以七月詩變其音節或為風或為雅或為頌則風雅頌之例中亦恐有不同者不

特比興之例為然也

廬陵彭氏曰李賢良云詩者古之歌曲其聲之曲折氣之高下作詩之始或為風為小雅為大雅為頌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大師與孔子而後分也風雅頌乃其音而賦比興乃其體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諷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朱子解曰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美

者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解風之一字有此二義也上以風化下謂正風也然變風亦間有如此者下以風刺上則止謂變風耳風雖有此二義不同然皆有取於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故管曰風也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朱子解曰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

菁莪二十二篇爲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邠至幽十三國爲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爲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爲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故其爲說如此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爲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爲俗也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

朱子曰先儒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爲正風雅其後以類附見者爲變風雅耳固不謂變者皆非美詩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甲

也大序之文亦有可疑處而小雅篇次尤多不可曉者此未易考但聖人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惡此則炳如日星耳今亦不須問其篇章次序事實是非之如何但玩味得聖人垂示勸戒之意則詩之旨在我矣鄭衛之詩篇篇如此乃見其風俗之甚不美若止載一兩篇則人以爲是適然耳大抵聖人之心寬大平易與今人小小見識遮前掩後底意思不同詩之雅蓋王道盛時如成王以上詩是也自成王以後則爲變雅矣蓋王政之所由衰故黍離降而爲國風則同乎諸侯之詩矣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言風雅之有變也然正變之說詩經無文可據但其說有合乎理故且從之所謂可疑者蓋指楚茨至車牽十篇之類而言也

安成劉氏曰詩人各隨當時政教善惡人事得失而美刺之未嘗有意於爲正爲變也後人比而觀之遂有正變之分所以正風雅爲文武成王時詩變風雅爲康昭以後所作而幽風不可以爲康昭以後之詩也大抵就各詩論之以美爲正以刺爲變猶之可也若拘其時世分其篇帙則其可疑者多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甲

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朱子解曰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序以爲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失乃云國史細繹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惟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禮太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大師之屬瞽矇之職故春秋傳曰史爲書瞽爲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

朱子曰周禮史官如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于國史甚事又曰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

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

安成劉氏曰此一節繫變風變雅作矣之下冠變風發乎情之上而謂國史傷人倫哀刑政以作詩則序者之意以承上文言變風變雅為國史所作非以三百篇為皆作於國史然亦誤矣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朱子解曰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概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三

禮義者固已多矣

朱子曰如泉水載馳等詩固止乎禮義如桑中有甚禮義大序亦只是總說亦未盡

臨川王氏曰此獨言變風者雅雖有變天子猶有政焉言變風則通乎無雅之後也而猶知止乎禮義則變雅之時可知矣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又言變風之亦有止乎禮義者蓋由先王之澤入人之深且久故也不及雅者變風如此則變雅從可知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朱子解曰所謂上以風化下

臨川王氏曰風之本於人君一人之躬行而其未見於一國之事

慶源輔氏曰此一小節再釋風之名義然只反前說上截意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朱子解曰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

朱子曰正小雅二十二篇皆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三

篇意不主於一事大抵皆詠歌先王之功德申固福祿之辭而政之大本繫焉其音節亦不同矣及其變也則亦各以其聲而附之也歟

慶源輔氏曰此一小節釋雅之名義與大小雅之別言天下之事以體象四方之風俗而以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正雅則可見王政之興變雅則可見王政之廢

華谷嚴氏曰以政之小大為二雅之別驗之經而不合竊謂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矣蓋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雅

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
小雅而不言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
可與風騷並言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朱子解曰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容古字通
故其取義如此

慶源輔氏曰此一小節釋頌之名義頌容古字通故
頌爲形容之義

三山李氏曰頌字訓容漢書曰徐生善容容字作此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四

頌字顏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

廬陵彭氏曰盛德不可見也故美其形容成功不可
忘也故告於神明

安成劉氏曰論頌詩之大體固是天子郊廟樂歌而
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者也但驗之三頌諸篇亦不能
盡然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朱子解曰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
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
以爲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

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
朱子曰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楚辭亦有
亂曰是也自關雎離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 所謂

無詩者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故康節
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蓋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

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又曰古人發
出意思自好看三百篇詩則後來之詩多不足觀
矣 按關雎生詩皆是亂以樂之卒章言初作詩無
所謂亂

廬陵彭氏曰呂博士云自一國之事以下備言風雅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四

頌之所因而作而卒之以是謂四始詩之作各有依
始也

慶源輔氏曰此二句總結上三節而贊其爲詩之極
至也夫詩之作其來遠矣至夫子刪詩則無復餘蘊
後世作者連篇累牘不爲不多然學之者果可以興
觀羣怨乎用之者果可以正得失動天地厚人倫美
教化乎後之讀之者又果可以達於政而專對乎至
於風雲之狀月露之形則固無益於事矣若夫哀淫
愁怨導欲增悲則又非徒無益也邵子之言警人深
矣

小序解 見關雎詩首

關雎后妃之德也

朱子解曰后妃文王之妃大妣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辯文王未嘗稱王則大妣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害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大妣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為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爲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曰先王之

詩經詳說

卷一

小序解

巽

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琬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有后妃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豨豷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竊謂此說庶幾得之

安成劉氏曰大妣之稱后亦如雅頌稱文王之王皆追稱之詞也

風之始也

朱子解曰所謂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朱子解曰說見二南總論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用之也

臨川王氏曰凡詩用於天子者諸侯不得用用於諸侯者大夫不得用若三家以雍徹而孔子非之也此

詩經詳說

卷一

小序解

巽

關雎鄉人邦國皆得用者以之正夫婦也

三山李氏曰詩之雅頌惟用於宗廟朝廷郊祀宴享非其所用者不得用也至於正夫婦之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嘗有二道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朱子解曰承上文解風字之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

臨川王氏曰風之於物方其鼓舞搖蕩所謂動之也及其因形移易使樂者枯甲者圻乃所謂化之也詩之有風亦若是也始於風之而動終於教之而化

黃氏曰自其本於一人言之則謂之風自其及於一國言之則謂之教聞二南之風者感發其善心被二南之化者變易其氣質動則變變則化天下之理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朱子解曰說見二南卷首關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鵲巢騶虞言德者被化而成德也以其被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也舊說以為大王王季悞矣程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乾

詩經詳說

卷一

小序解

兕

統坤坤承乾也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朱子解曰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作然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為是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朱子解曰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

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為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為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於傷為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而關雎作故楊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為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宴鳴關雎雞之說者以為古者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耳但儀禮以關雎為鄉樂又為房中之樂則是

詩經詳說

卷一

小序解

兕

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書儀禮不為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為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廬陵歐陽氏曰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宴鳴關雎歎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如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於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

詩經詳說卷二

牟陽冉觀祖輯撰

國風一

安成劉氏曰集傳於國風之下繫以一者以國風居四詩之首也下文周南一之一者周南又居國風中十五國之首也後倣此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尙之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一

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孔疏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言國風者國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為別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事政教刑於四海不須言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為次則齊哀先於衛項鄭武移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

東萊呂氏曰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關雎正

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

勿軒熊氏曰按儀禮鄉飲酒鄉射篇有乃合樂周南關雎之文又燕禮有遂歌鄉樂周南關雎之文儀禮乃周公相成王治定功成經制大備之書小序所謂用之鄉人者鄉飲射禮也用之邦國者燕禮也今當據儀禮經文為是

按關雎為詩之首篇樂之卒章何取於刺時之詩而用之或後人陳古詩以見時事之不然誤以為刺耳關雎自是周公以前所有非後人作或謂是畢公

詩經詳說

卷一

小序解

辛

作亦不足據

詩經詳說卷一終

是不由作之先後也欲以國地爲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爲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則諸國所次別有意焉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爲其次抑鄭衛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餘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勳文公則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爲變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二

風之首既以衛國爲首抑鄭則衛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抑鄭先衛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纒及郊畿詩作後於衛項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於後諸侯故使次之於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爲大國桓爲司徒甚得周眾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勳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辭有怨刺篇無美者又以大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能勤踵

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首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唐者叔虞之後雖爲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於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迷霸西戎卒爲強國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幽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眾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侯之例也鄭譜王在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幽後者退就雅頌並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第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徧歌周樂齊之下卽歌幽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幽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爲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 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 朱子曰男女相與詠歌以言其情人振木鐸徇路采之 變風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者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

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

安成劉氏曰男女亂倫而邶鄘衛鄭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幽之風變敗遊荒淫而齊國之風變儉嗇褊急而魏國之風變以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游歌舞檜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此十三國風之大概也然變詩雖不可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首節如季札所觀是已故樂官兼掌其詩使夫學者時習之以自省而知所戒蓋亦莫非所以為教也

按國風之名直管至幽風末其體製音節皆為風與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四

雅頌不同采之各國故為國風二南為正十三國為變衛為變風之首以下先後之序孔疏所言亦未足據 國風之一合風雅頌之目也下周南一之一乃十五國風之目也

周南一之一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遼廣於是徙都於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

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閒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於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

子成王崩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箏弦以為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彼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所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五

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

史記索隱曰周地本大王所居以為公旦采邑故曰周公奭食邑於召故曰召公蓋文王取岐周故墟分爵二公也

安成劉氏曰其詩得於國中者多為文王后妃而作故雜以南國漢廣汝墳二詩而謂之周南所謂自天子之國被於諸侯者不敢使周公食邑之號專主其風也然周公之事固統於其所尊矣觀下文復取小序繫之周公之說互可見也若召公則宣化於諸侯

故以侯國之詩繫之而謂之召南正以其食邑之號專主之也謂召公爲方伯之國謂豐邑爲天子之國者皆通乎追王之後制作之時而言也

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朱子曰詩言文王之德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文王治岐其東有紂其西昆夷其北獫狁故其化自北而南先被於江漢之域也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六

蘇傳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周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關國百里言其治外也故凡詩言周之內治由內而及外者謂之周公之詩其言諸侯被周之澤而漸於善者謂之召公之詩 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何也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著明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然則謂之周召者蓋因其職而名之也謂之南者文王在西而化行於南方以其及之者言之也東

北則紂之所在文王之初所不能及也

三山李氏曰二南皆文王之風化周南之詩多爲文王而作故言王者之風召南之詩多爲諸侯而作故言諸侯之風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化之所及故言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也

詩緝文王之國東北近紂都西北迫犬戎故化獨南行今二南之詩有江沱汝漢是其據也

說約按孔疏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千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如此則周公召公因地而稱耳雖朱傳云分岐周故地以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七

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非先有周召之稱而後受地也不要倒看了

按朱子云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此是篇名定解蓋周召本是地名以之封二公使分治內外仍人以地得名非地以人得名也小序繫之周公繫之召公乃朱子引來以推明稱周召之意言文王所以化行南國者由周公助之於內召公定之於外故舉周召以示意也篇名之周召以地言不以人言若認定周公召公爲說則是周公召公化及於南國掩卻文王失詩旨違矣即云化自北而南亦是從南字推出此

意其不言北而言南者以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不及於北也篇名南宇亦以地言不以化行言若云自周而化南行自召而化南行不成文理矣只當以集傳首二句爲主不可誤認小序之說 周公制禮作樂詩章定自周公期於發揚先德不自爲功故周南無周公之詩若召南之詠召伯自周公錄之無所避矣或謂采詩時一采之周公所治之地一采之召公所治之地各在其南方猶云周公召公所治之地之南方也此說亦通然畢竟當以地言不以人言

周南召南諸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 今屬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八

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 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 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 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 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

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

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 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與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 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 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爲節 今無狸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九

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 周公封魯死諡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 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 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 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墮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知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摘錄非全文

孔疏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縣之篇

說大王遷於周原閻官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址是也 以帝乙紂之父準其年世與王季同時早麓說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瓚之賜也尙書謂文王爲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爲西伯殷之州長曰伯謂爲雍州伯也 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已繼父爲州伯又命之使兼治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十

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知者以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序云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詩猶美江漢汝墳明是江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若非受紂之命其化無由及之明紂命之矣江漢之域卽梁荆二州故尙書注云南兼梁荆其後化廣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紂命也 雍梁荆豫徐揚歸文王其餘冀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爲三分有其一也 文王受命作邑於豐文王有聲之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鄠縣豐水出其東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

程從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謐云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爲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中南不知孰爲東西或以爲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爲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十一

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詩賜之采邑也 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時邁序云巡守則武王巡守矣王制說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 譜云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則文王亦采詩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直欲觀民之情以知己政得失耳非能別賢聖之異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爲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言之耳 大師曉達聲樂妙識本原分別

所感以爲二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解大師分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以聖人宜爲天子賢人宜作諸侯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風義一聖一賢事尤相類故繫之二公既分繫二公以優劣爲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二公卽二公爲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 武王徧陳諸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 言文王先化於妻卒治家國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后妃夫人爲首之意 聖王之馭世符瑞必臻故次麟趾騶虞於末欲見致嘉瑞也 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嫉妬之心夫

人德如鵲鳩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妻妾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后夫人以節此義序故用之耳王風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或說爲義也后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云自關雎至采芣后妃房中之樂肅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爲后妃之樂然則夫入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采芣鄭無所說義亦或然 在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召南之篇亦是用之於樂故言之禮記射義有此又彼注亦以爲騶虞取其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狸首取小大莫處御於君所采蘋取其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芣取夙夜在公各取其篇之義以爲戒也爲節者謂射之進退當樂節相應彼每篇一言爲節此引之省文也 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則狸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云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亦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惡其破射之言故棄之 周公封魯召公封

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爲周文公之詩是周公諡曰文也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是召公諡曰康也閔宮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世之也燕世家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諡傳國於後是元子可知 僖九年公會宰周公子蔡三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 以列國政變變風皆作南國諸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巡守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爲黜陟之漸亦既僭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七

可黜陟故不錄其詩吳楚僭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也 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僖十二年滅黃文五年楚滅六並虢終爲楚人所滅是被其驅逼陷惡俗也既驅陷彼俗亦不可黜陟又且小國政教狹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紀莒春秋時小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檜曹當時猶大於邾莒故得錄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舒答章昭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

按詩譜乃鄭康成自爲一家之言考其事實多有不合如此篇所云文王爲西伯是已而謂文王與治江

漢汝旁之諸侯當日有二歸心江漢在內有之恐非西伯之職所統轄也文王遷豐或命周召二公留治舊地何得遂以爲采邑而且以周召名之若二國乎武王末受命諸事未遑一切制禮作樂俱待周公何得以采詩分國屬之武王乎且云六州得二公之德教故錄之屬大師分而國之則是周南召南兼六州爲言與前分岐地爲二公之采邑不相戾乎將謂南者爲六州之南乎爲采邑之南乎二南本詠文王后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七

妃二南之地總被文王德化何得以周南爲聖人之化召南爲賢人之化分屬二公不歸美於文王乎况詩是周公編定而豈以周南任爲已所化是聖人之化乎周南豈無詠周公之詩周公不錄若召南之詠召伯則無妨於錄而召南亦非以召公爲主附見之耳何得分二南屬之二公平周召當以地言不當以人言又何必於此評二公之卒諡及其傳國始末如魯燕世家乎孔疏曲爲之解引證龐雜博則有之確則未也讀者辨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句
述韻

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雉鳩水鳥一名王雉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耦而不相亂耦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妣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述匹也毛傳云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

毛傳興也關關和聲也雉鳩王雉也鳥摯而有別水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末

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 窈窕幽閒也淑善述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 鄭箋摯之言至也謂王雉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如謂三夫人以下

孔疏毛以為關關然聲音和美者是雉鳩也此雉鳩之鳥雖雌雄情至猶能自別退在河中之洲不乘匹而相隨也以興情至性行和諧者是后妃也后妃能說樂君子猶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宮之中不褻瀆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處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妒忌可共以事夫故言宜也 鄭唯下二句為異

朱子曰嘗見淮人說淮上有之狀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兩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會相近立處須隔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七

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是也此說卻與列女傳合乘居是四箇同居 列女傳曲沃婦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以雉鳩起興夫雉鳩之鳥人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 雉鳩毛氏以為摯而有別一家作猛鷲說謂雉鳩是鷲之屬鷲自是沈鷲之物恐無和樂之意蓋摯與至同言其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其樂而不淫之意 問器遠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為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曰這是鄭氏也如此說了某看來恁地說也得只是覺得偏主一

事無正大之意，闕雖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際？如下面諸篇，卻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說道甚麼是德，只恁地渾淪說。這便見后妃德盛難言處。

安成劉氏曰：摯至字古通用，如商書大命不摯，曲禮庶人之摯亦訓爲至。故鄭氏云：摯之言至也。謂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也。

廬陵羅氏曰：有莘國之女，地理攷異，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

按毛傳本渾淪鄭箋以淑女爲宮中之女，后妃能和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六

好其說大異。朱子云：淑女指大妃爲處子時而言，君子指文王何等分曉。毛傳是字當作是非之是非不訓此。郝京山以雌鳩爲布穀布穀非水鳥，旣不識物理，又以雌爲目，怒視雌從且雌從目又不辨字義，眞如病狂嚙語。華作至看來是篤摯之意。后妃有莘國之女，羅氏謂莘屬陳留，與洽陽涇涇之詩不合，當與岐周相近。

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妃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雌鳩，則相

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雌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朱子曰：說出那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物事來，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箇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只說箇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關雎亦然，皆是興體。比底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卻不同。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七

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麟趾相似，皆是興而兼比。雖然近比其體卻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子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則卻不入題了。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

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言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卻淺興意雖闊而味長分比興意最明

豐城朱氏曰淑者善也是女德之至者也凡温恭慈惠端莊靜一皆在其中矣文王聖人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敬而已大姒聖女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淑而已蓋能敬則能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爲乾之健也能淑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爲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

通解宮中之人蓋妾御之老者大王王季以來舊宮人也

說約以雌鳩爲鷓鴣益斯爲蝗蝻雖取興不拘畢竟可厭集傳只言狀類鷓鴣並語類說是也 有別興其恭敬是一義和鳴與其擊而和樂又一義大段重和樂一邊集傳云雌雄相應之和聲則已補出是兩鳩並與君子淑女矣此倒映之妙 興與比相似只有照應爲興無照應爲比集傳凡於正興多用則字於反興多用猶字乃字 乘居匹處者乘爲四馬匹

爲兩端今俗稱帛一端爲一匹誤甚 纂序按君子雖指文王然文王是後來追稱勿露又薛方山云和樂恭敬是朱子於詩人興意內想出此句是餘意當足在好逑之下按此亦照注得解大約窈窕淑女句爲主鍾伯敬云看他三章說四偏是也

衍義此章以雌鳩聲之和應與淑女德之相配皆見其善意關關句內便已有情摯有別意淑字在窈窕上見窈窕於始至時上見都是德形於靜動間者不就容貌上說窈窕訓幽閒之意幽有深潛不露意閒有安靜自如意此自中形外正貞靜之德容也幽閒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不可直謂之德故加貞靜二字而以德言之不可將貞靜對幽閒看君子好逑言淑女是君子的善配重淑女宜配君子上

正解后妃初到如何便見他淑只借窈窕二字形容之窈窕處於始至時見得始至字不必拘定同牢合昏之夕凡三月廟見亦是 微言合參雌鳩以和鳴相與淑女以幽閒相匹此興意若擊而有別和不忘敬非正解也 集解窈窕注訓幽閒之意便見非幽閒所可盡添出貞靜又屬窈窕源頭矣 女上加一淑字述上加一

好字便躍然有喜樂意

按毛傳亦云興也然不得興意竟是以睢鳩為比而
下二句又是轉一意何為興體朱子分比與方明
摯而有別和樂恭敬各兼二義然摯與和樂較切
后妃之德重在淑而以窈窕形容之合看為是 好
述據現在說而成坤道助內治開基衍祚是後來話
朱傳於其始至四字當著眼

講自古有君則有配然必以德為盛也彼關關然和
鳴之睢鳩則相與在於河中之洲地定耦不亂並游
不狎睢鳩信為物中之善匹矣况此窈窕之淑女貞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靜形為幽閒以配君子則內外一德以相成豈不為

君子之好逑乎

參差荇菜

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

輾轉反側

側句

與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若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

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

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

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

側者轉之留皆臥不安席之意

毛傳寤寐寢也

按傳箋謂后妃共荇菜事宗廟左右之人助而求之
下卻云后妃寤寐求此賢女與之共職似求淑女專
為採荇菜而然殊無味且不聯又以服為事思服為
思己之職事亦不合故不錄

朱子曰關雎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
之事外人做不得到此

陸氏曰蘩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鬻即煮

三山李氏曰荇菜是水有之黃花葉似蓴可為菹

雙峰饒氏曰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也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慶源輔氏曰輾轉反側四字之訓極為精切亦可見

古人下字之不苟也

通解左右流之即是無方取諸一處則有方也寤寐

求之即是無時分言寤寐則有時也

衍義左右流之是尋此索彼之意取之不主於一處

故曰無方 寤寐二字宜玩寤焉思服是心不忘於

有覺之時寐焉思服是心不忘於寢息之頃

按荇菜是水多有之今俗謂之水葫蘆 服字無確

解朱傳猶懷也是取其意大抵思懷無甚分常思之

則是常懷之不忘下文只說思可見服字不作別解

輾轉反側四字難於細分愚謂輾轉字虛反側字

實只是輾轉不定忽反忽側似稍明

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己至於如此也

說約詩章之體皆以兩句爲一連四句爲一截此章興處至求之便止下四句又深言其思之極也聚岡謂直輿到底非是集傳凡蓋字以下皆推原之辭集解寤寐求之總括下求之不得四句求之不得四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五

句只足上寤寐求之一句寤寐中如何去求所謂求之者只是想像其得之意 集注常字宜玩此人此德以下推原所以憂思之故正發明當字之意 首章說君子好逖真有一見躍然喜不自勝之意此時便親愛快樂似直接以末章友樂趣便索然翻從昔日未得懷思一段光景反覆追述則既得而喜自不能已此詩人之文以情生也 正解此章以荇菜芳潔可羞神明故求之者當無處不盡其力興淑女幽閒可配君子故求之者當無時不盡其心 要追想未得時情景須對照今日既得

之樂

衍義注中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句已該寤寐求之五句意所以下文繼之曰故其憂思之深至於如此也此以求爲主憂根於求來求之是行六禮以求之不得謂文定之儀未舉造舟之禮未行也悠悠哉是無時不思想輾轉反側正是思服悠悠處身心不平蓋身本於心而身不安寢乃心不思想故也

按興意至四句止爲是下四句乃接寤寐求之句說去無別意 此節爲下節作過服欲說樂先說憂是極力形容之意 朱子云憂思之深思之不得而益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五

思之便是憂憂字不必詳 講夫淑女爲君子之好逖如此則當其未得也吾人何以爲情耶彼參差之荇菜可羞神明者也則當或左或右無方以流之矣况此窈窕之淑女正君子所以成內治者不當或寤或寐無時以求之乎若求之而不得也則寤寐爲之思懷而且其思之深長悠悠哉至於輾轉也轉也反也側也有不能安其身者矣 而何幸有今日耶

參差荇菜 句 左右采之 句 窈窕淑女 句 琴瑟友之 句 參差荇菜 句 左右采之 句 窈窕淑女 句 鐘鼓樂之 句

采友二字似
只當叶一

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琴五弦或七弦瑟
二十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友者親愛之意也鐘金
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

按毛傳謂后如得苻菜有助之采助之擇者不當認
定后如得苻菜鄭箋又謂琴瑟鐘鼓皆共苻菜時作
樂所用夫苻菜微物豈專以此為供而作樂乎其說
尤迂

眉山蘇氏曰求得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序也凡詩
之序類如此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芼

華谷嚴氏曰芼之謂為羹也內則曰芼羹注云菜也
疏云用菜雜肉為羹又昏義芼之以蘋藻

通解琴瑟常用樂也禮記曰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所
以為樂之小鐘鼓則懸於虞業不常用者故曰樂之
大以其常在側故曰友已有和平之意矣但未至極
耳故曰樂則和平之極也琴瑟在御友於閨門燕居
之時鐘鼓在懸樂於廟廷贊見之際友與樂不同皆
所以為樂亦猶席麻與輶轉反側不同皆所以為憂
集解琴瑟絲聲有婉媚柔順意故曰友鐘鼓金革聲
有宣暢踏厲意故曰樂

此章据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苻菜既得之則當采擇
而享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
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
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己又如此云

說約興之義多取聲韻相應前章以流之求之相應
此章以采之友之芼之樂之各相應若前章直興到
底則此為不完之語矣豈有此理乎 集傳采此禮
反友羽已反本相叶樂去聲亦便與芼叶北人語皆
如此也 流曰取之采曰擇之芼曰薦之非正解也
然補法各妙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芼

集解友之樂之只是自家喜樂之意無可抒寫託之
琴瑟鐘鼓以見志耳非真謂后如既得宮人便去琴
瑟鐘鼓也玩注中當字便見 本文友樂雖平列然
玩語氣乃層疊致詠之辭故麟士以下四句一進為
義而中不以不特此也過之亦猶前章求之不得四句
就上憂思之意而極言之耳

衍義此章即苻菜既得則當理治之興淑女既得則
當友樂之也友樂二字須就心說出來指宮人言二
之字指淑女言重我去友樂淑女上昆湖云以吾友
之樂之之情而寄諸琴瑟鐘鼓也句極圓活蓋琴瑟

之音細密故屬親愛默結其惟心潛孚其志意也鐘鼓之音宣暢故屬樂鼓動其精神發舒其志意也非真是如此玩注當字可見二段意有淺深御重在樂之一邊蓋說到娛樂處意方盡 和平本前日憂思來和平之極亦非正訓樂字謂之尊奉者正是友之樂之具喜樂正所以尊奉之也不必分貼

按上節官人之憂則此節友樂自富屬官人說琴瑟鐘鼓只是虛擬其喜樂尊奉之意不必認真說 兩意固是淺深但與上節之體不同活看爲是不必層層爲分對計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夫

講今始得之則吾人又將何以爲情耶彼參差荇菜既得之則當或左或右多方以采之而擇以致潔矣况此窈窕淑女既得之則當或鼓我琴或鼓我瑟多方以友之而致其親愛矣不特此也彼參差荇菜既得之則當或左或右多方以芼之而熟以致薦矣况此窈窕淑女既得之則當或擊我鐘或擊我鼓多方以樂之而極致其歡樂矣蓋以德配德世不常有吾人何幸而躬逢其盛耶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爲此詩首

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雉鳩擊而有別則

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卽其辭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夫

朱子曰讀關雎之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於三百篇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 關雎之詩非民俗所可言度是官闈中所作問程子云是周公作曰也未見得是

衍義此詩全重德上首章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次章追言昔日未得之憂末章敘今日已得之樂皆本窈窕之德說來憂樂都以官人言官人想是王季太任舊時官人親炙聖化者故詠歌之其作此詩則指宮中之一人言當憂而憂當樂而樂便見詩人情性之正處

小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餘見前

按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此句似不差但所謂德是求賢文以供內職非以窈窕淑女為后妃之德也不可混看 朱子兼言性情之正聲氣之和只重在性情之正上又兼言后妃性情之正詩人性情之正亦只重在詩人性情之正上然所謂詩人性情之正只在哀不傷樂不淫見之至於聲氣之和須作樂方可聞是餘意不緊要學詩之本只要得性情之正首章分明是已得淑女而可樂文章卻從未得淑女憂思說來以引起既得之喜樂文法亦有開闔抑揚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之致當玩味 類稱窈窕淑女是畫龍點睛處 詩人託物寄興不惟雎鳩是虛設荇菜亦非實用毛鄭過泥甚於高叟之固

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 維葉萋萋 黃鳥于飛 飛句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喈句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鶉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毛傳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 黃鳥搏黍也灌木

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集解多與毛同錄之以見朱子未嘗不從

鄭箋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興焉興者葛延蔓於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 葛延蔓之時則搏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叢木與女有嫁於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與女有才美之稱達於遠方 孔疏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之語皆然詩文多此類也 釋鳥云皇黃鳥舍人曰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陸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璣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鸞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鶯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自此以下諸言黃鳥倉庚皆是也釋木云灌木叢木又云木族生為灌木孫炎曰族叢也是灌木叢木也

按毛傳云興也而所說不見興意依鄭箋竟是比较尤整故朱子改為賦只是賦陳采葛之始事非有喻意也 施移也只是枝蔓及之孔疏謂移去其根不甚分曉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如既成締綌而賦其事追敘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也後凡言賦者放此

豐城朱氏曰黃鳥飛鳴乃夏初之時葛方盛而未可刈也雖后如追敘其事然此時已可見其勤女工之思而有念念不忘之意矣

說約詩雖以兩句為一連四句為一截然此詩首二章當三句一截集傳暗訓居矣反以與葉叶而谷字無韻故也 詩柄既成締綌照通章追敘初夏照本章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正解此章追敘初夏之時其景物如此見葛有可治之漸維葉一句是葛生之時黃鳥三句是因敘治葛而思及之言向當葛葉萋萋吾尚記得曩時黃鳥一段光景須照定治葛大意閑閑點綴為妙正不必逐句描寫也亦不可將鳥與葛平看 黃鳥集灌木而注以為鳴於葛上蓋葛延於木上鳴於灌木即鳴於葛上也

指南此追敘葛初生景象見今日之成而服者此葛也前日之生而施者亦此葛也首三句一直看勿分枝蔓葉茂萋萋處見當時割漚尚未可施締綌尚未

可治黃鳥三句只直說下勿以見聞對總見當此時而對此景已暢然動我以女紅之慕語語要得后如追敘口氣方是此詩神情

按此章注疏已分三句為一截不止麟士云然也依首章似兮萋為韻飛啗為韻依次章又似上三句一氣方入韻而兮字非韻然畢竟至三句截不可以萋萋于飛聯讀也

講凡事之樂成者每不忘勤始之思如予於葛豈一朝夕之故耶向當初夏之時葛生之覃延兮施移于中谷之地維葉則萋萋然而方盛焉猶未可治也斯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時也有黃鳥于飛因而集于灌木之上而其鳴也啗啗然和聲遠聞若動我以女工焉一時景物不宛然在目耶

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 維葉莫莫 是刈是漚 為締綌服之無斁

賦也莫莫茂密貌刈斬漚煮也精曰締麤曰漚斁厭也毛傳莫莫成就之貌漚煮之也精曰締麤曰漚斁厭也

也古者王后織玄紉公侯夫人紘緹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孔疏釋訓云是刈是漚漚煮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

之是獲養治之孫容燃贊葛以爲締紵以養之於獲故曰獲養非訓獲爲養

按毛說渾鄭以爲在父母之家事不合又訓服爲整是整治其事亦非服字正訓

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爲布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敝而不忍厭棄也

永嘉陳氏曰知稼穡之勤者飲食則念農功知絲麻之勤者衣服則思女功親執其勞所以心誠愛而不忍棄也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畫

華谷嚴氏曰婦人驕奢之情何有紀極苟萌一厭心雖窮極靡麗耳目日新猶以爲不足也味服之無數一語可見后妃之德性

虞源輔氏曰凡人之於物易厭而不甚顧惜者以其得之之苟而不知其用力之勞而成就之難也唯其身親爲之故其愛之而不厭亦可見后妃既勤且儉之意

說約兩爲字要見經之緯之杼之軸之皆自爲而不以委之他人也服之處方是製而用之不以私服禮服言服之無數是未然事垢敝不厭不可言及澣汚

恐涉下文也親執其勞以下是朱子推原之辭非后妃本意

正解此章正治葛時事首三句言葛之成下言其治之勤而愛之至也莫莫句要入葛既成意刈獲締紵所謂親執其勞也然須看得活若認后妃身到谷中手自斬伐一絲一縷皆親爲之則呆矣當作親董其事看如三縷之類爲之者條分縷析以任夫織紵之事也蓋就締紵既成之後別其精者爲締纒者爲紵非葛先有此兩等而擇之以爲布也若十分說得辛苦便類村婦當家光景殊失母后氣象矣服之無數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畫

句亦須看得活后妃當葛之初成而即豫道其心之所期如此不以新故易念不以久暫移情非就垢敝時言也玩服之無數一語有多少深思微旨爲朝野風尚攸關但在后如口中又不可徑露此等語意衍義刈者斬之以斧斤獲者養之以釜鬻是刈以斂之也是獲以柔之也二爲字有工夫正指織紵看服之無數是豫言心之所期如此非此時已垢敝也確齋云雖極垢敝只是極言無數之情若以爲實然豈有極敝之物而服之無數哉 鍾伯敬曰后妃服之無數句自有深意惜福惜勞俱說不盡

指南此正為締給時事重為締為給一句上五句是
追述其勳下是豫道其情

按葉莫莫是可刈時光景與葉葉不同因見后如留
意於葛自葉葉至莫莫常在目中也刈澆而為締給
為締給而服語有次第講無數因執勞看出誠愛甚
有意味 垢敝是籠單下節意

講迫夫盛夏之時葛之重兮施于中谷維葉則莫莫
然而茂密焉蓋已可治矣由是刈而斬之以取其材
由是澆而養之以柔其性而理之各有序焉精者則
為給不以難就而自阻麤者則為給不以易就而自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美

忽而成之各有等焉是布也我將服之雖終身可也

無或有厭敷之心焉矣

言告師氏

句言告言歸

句薄汚我私

句薄澣我衣

言澣澣否

句歸寧父母

句韻

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汚煩擗之以去其汚

猶治亂而曰亂也澣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

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

毛傳汚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褱盛飾以朝事舅

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 曷何也

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

鄭箋煩擗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衣謂褱衣以下

至褱衣 我之衣服今者何所常見澣乎何所當否

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

孔疏師以婦人爲之昏禮云姆纓笄綰衣在其右注

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

若今時乳母矣鄭知女師之母必是無子而出者以

女已出嫁母尚隨之又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

姬存焉傳至母未至逮火而死若非出而不嫁何以

得隨女在夫家若非無子而出犯其餘六出之道則

身自無禮何能教人故知然也母既如此傳亦宜然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美

汚澣相對則汚亦澣名以澣汚垢者澣而用功深

故因以汚爲澣私服之名耳言汚煩者謂澣垢衣者

用功煩多亦以煩爲澣名故箋云煩擗擗之用功深

是也阮孝緒字畧云煩擗猶接菽也

按毛傳兩歸字不同言告言歸謂告以嫁人之道分

明是在室時而下文卻說歸寧父母意不聯貫 本

云澣衣而毛謂私服宜澣公服宜否亦欠照管 衣

毛鄭以爲禮衣褱衣珍重原非可澣朱子但云禮服

只是外面大衣見人可爲禮者若私服或是貼身小

衣如此看似明 鄭云曷澣曷否潔清以事君子似

是初嫁時治衣而於歸寧父母難以安頓

安成劉氏曰如言采言念薄言駕言之類皆語辭也

周禮王后禮服有六文王未嘗稱王則太妃亦未

必備此六服但汎言禮服而已

上章既成絺綌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於君子

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汚而澣其禮服之

衣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

於父母矣

慶源輔氏曰薄汚澣者不為甚飾之辭害澣害否

者又見其不苟之意於其薄汚澣者略施其功而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不為過甚之飾於其害澣害否者各隨其宜而無雜

施之苟則尤見其勤儉之德也

豐城朱氏曰師氏導我者也則必每事而詢訪見其

不敢專也父母生我者也則必及時而問安見其不

敢忘也君子宗主我者也則必因師以致告見其不

敢褻也

說約此章在五六轉韻仍兩句一連上四句一截害

澣句帶起歸寧句若與薄汚澣分作四項而歸寧

總承此斷非體

正解此章因絺綌既成女工少暇而豫計歸寧之事

當以歸寧為主首二句言達歸寧之情要得柔順委

曲略無恃愛專制意薄汚以下乃后妃自審之辭見

不苟於行也告師氏是以歸寧告之告言歸則師氏

轉告君子因歸而治服本與絺綌無關非服既成而

澣濯之也但薄汚澣亦有服之無數意私服常服

也故去其汚禮服不常服也故從其澣禮服如見君

賓之衣之類不必認作朝祭之服私服禮服不必言

皆是絺綌所為者害澣害否因上句之文指禮服言

歸寧亦是既成絺綌之事因言絺綌而敘及之非備

絺綌以歸寧也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集解害澣害否只是自家料理非與師氏商議末要

緊收到幸得葛成意

按韻以歸與衣叶然文義至言歸截汚澣二句屬下

蓋汚澣非師氏之職故不連上為是汚亦澣也害澣

兼承上二句亦通而時講單跟澣字說害澣害否言

何者當澣何者不當澣皆要收拾停當以便歸寧父

母也 實說歸寧無妨時講因集傳將字看作未必

歸寧殊多事

講絺綌既成則予工已畢而不禁父母之在念也我

當告我師氏使師氏告我君子以達此意焉然是行

也服不可以或苟也彼私服之多而垢多則薄汚我私乎即禮服之少而垢少亦薄澣我衣乎何者可澣何者可以未澣凡皆潔治既備我將服之以歸而問我父母之安寧也不然此情其何能已耶

葛覃三章章六句

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辭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為后妃之本庶幾近之

小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卑

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朱子曰此詩之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為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為言况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工不足稱述以為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即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常為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為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行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
按小序云葛覃后妃之本也朱傳取之本是務本之

本箋疏以為本性未確 傳箋以上二章為在父母家時事而未章忽云歸寧父母如何說得通朱傳作配文王之後說三章次第說下方無滯碍 召南諸侯夫人采芣奉祭后妃治葛亦當有實事

衍義此詩以治葛為主首章是追敘治葛以前事次章正是治葛時事末是治葛以後事不重歸寧上只是因成絺綌而敘及之 通章要體認后妃自家口氣勤儉孝敬作說詩者言外補之 徐做茲云看首章要體認當時初夏景象須描寫得出看二章要得他一段勤勞憂惜意思看三章要得他不敢自專不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卑

忍忘親的意思方好 疏義云勤儉孝敬乃婦德之大者故曰后妃之本

采芣卷耳句 不盈頃筐句 嗟我懷人句 寘彼周行句

賦也采芣非一采也卷耳泉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頃欂也僅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寘舍也周行大道也
毛傳卷耳苓耳也頃筐卷屬易盈之器也 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
鄭箋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
孔疏卷耳苓耳釋草文郭璞曰廣雅云泉耳亦云胡

泉江東呼常棣或曰荅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璣
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
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
幽州人謂之爵耳是也 韓詩云頃筐欵筐也
按傳箋以采卷耳爲另一人借以興下二句意殊不
聯又以懷人爲思得人周行爲周之列位以官言全
不見興意
大全卷耳卽今蒼耳今人麪藥中多用之
朱子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者皆道路之道鹿鳴
乃道義之道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聖

按頃筐當是現成名目非故意使之傾彼字指卷耳
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
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實之大道
之旁也

豐城朱氏曰卷耳易采也頃筐易盈也然采之又采
而不盈頃筐何也蓋託言其心在乎君子而不在乎
物也於是舍之而實彼大路之旁焉其心之專一而
不暇乎他可知也此詩是后妃之於君子思之切憂
之深望之至然有懇切至到之意而無悲愁悽慘之
懷蓋所以憂思者情也雖憂而不至於傷雖思而不

至於悲者后妃之所以得性情之正也

通解大道之旁蓋大道之中或無此草而大道之旁
乃有此草耳若茂好生道旁亦是此意

說約按歐義云卷耳易得頃筐小器俱照不盈妙
詩說須知此懷亦非是閨闈私情想當時如燬從王
自有許多難言心事

衍義此章託言有所事而不終於所事也注方字適
字相應適非適然只是俄頃之間蓋后妃之思君子
原是念念不忘非至此而適念也真彼周行就未采
言不是將頃筐所采者棄之 黃維章曰此章內我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聖

字彼字正相應嗟我則實彼矣講懷字要切外憂
臣民無所統內憂家人無所法意不可作尋常閒情
語

指南二句分上是託言方有事而未終且勿露思字
下是因有懷而弗終也重發嗟我懷人句

集解玩託言二字可見通詩皆思中幻景卽采卷耳
亦非實事也 此詩語意最活說者不得黏滯卷耳
易得頃筐小器既曰采采又云不盈情癡景幻闈詩
之祖

講夫相離則思此人情也我其能已耶維彼周行卷

耳生焉我方采采卷耳一頃筐尚未滿也嗟哉斯時
我適有所懷之人則心與手違卷耳雖多亦宜之大
道之旁已耳又何能復采也哉

陟彼崔嵬鬼韻我馬虺隤韻我姑酌彼金罍維
以不永懷可懷韻

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不能升高
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永長
也

毛傳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 姑且
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樂

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
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
於長以為念也

按此章鄭箋太牽強我馬之我謂使臣我姑之我謂
文王維以是后妃自謂全不成文理故不錄

慶源輔氏曰姑且也維以欲其也曰且曰欲其亦可
見其託言之意

指南此與下章俱二句分上是託言登高不遂所願
下因欲假酒以舒其懷也 馬虺隤則所懷莫慰故
欲假酒以自寬解也重登高上勿與酌酒同看永懷

永字最有味蓋思君子終是不可已者但姑酌酒暫
開其懷庶寬其太甚耳非真欲釋其憂而不思也

講意維以不永懷細想不永二字見得便是酌彼金
罍決不能以不懷單可望其不永懷耳維以字可想
正解總是從思念中虛設出一番景象如所云我所
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是也 葉臺山曰登
高恐亦是後世白雲思親舍之意往從之說似太著
像

按既是託言即說欲往從亦何妨 維以不永懷懷
之不已求其暫已而不可得故託於酒 四句全用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樂

韻

講吾聞登高可以遠望我其陟彼崔嵬之山以望我
懷人而往從之乎則我馬罷病虺隤焉而不能升也
我之懷將奈之何於是姑且酌彼金罍之酒以自解
焉非即能釋然忘情也維以暫減其懷抱不至於永
以為念而不能已已耳

陟彼高岡句我馬玄黃韻我姑酌彼兕觥維
以不永傷句傷韻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
一角青色重千觔觥爵也以兕角為爵也

毛傳山脊曰岡立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傷思也

正解懷字與上懷人字應傷字又從懷字生出

衍義永傷又重於永懷俱是無聊之辭

按岡高於崔嵬立黃甚於虺隤兕觥大於金罍傷甚

於懷二章之次第如此

講我其陟彼高岡以望我懷人而往從之乎則我馬

病極而立變為黃計莫遂也我之傷當如之何於是

姑且酌彼兕觥之爵以自解焉非即能脫然無憂也

維以忘憂於一時不至於永以為傷而不能已已耳

陟彼^{何韻}硤矣^{何韻}我馬^{何韻}瘠矣^{何韻}我僕^{何韻}痡矣^{何韻}云何^{何韻}吁矣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奧

何韻

賦也石山戴土曰硤瘠馬病不能進也瘠人病不能行

也吁憂歎也爾雅注引此作吁張目遠望也詳見何人

斯篇

毛傳石山戴土曰硤瘠病也瘠亦病也吁憂也

孔疏釋詁云痛瘠病也孫炎曰瘠人疲不能行之病

瘠馬疲不能進之病也

安成劉氏曰爾雅石山戴土謂崔嵬土山戴石謂硤

今集傳從毛氏而不從爾雅者豈以其書後出也歟

慶源輔氏曰馬病不能進猶可資於人也僕病不能

行則斷不能往矣此亦甚之之辭至於云何吁矣則

憂之極惟有愁歎而已非酒可得而解也

通解此與上二章同一意只是疊詠成章非謂登此

不遂而復欲登彼也

說約馬以駕車僕以御馬凡言馬處俱不可離車說

末句難解然正以不解見妙云何二字亦可略讀

斷似如何是處之意也詩緝極佳

指南此章不必如輔氏所謂馬病猶可資於人僕病

而不能行則斷不可往詩人原無此意云何吁矣諸

說都有不妥只宜講云事既無如之何情又莫如之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奧

何其憂歎何能已哉方見警功吳省庵云此章要看

得與二三章時更加惆悵意

衍義上二句言登高而有所制下言難乎其為情也

云何吁矣言我將如之何其憂歎哉如何其憂歎

見其憂歎之極也亦是思念處與金罍兕觥之意例

看 許南台云小雅云何吁矣注云如何而不望之

乎則此亦當云如何而不憂歎乎似覺明白

按輔氏說僕痡深一層意甚好指南駁之非也云何

吁矣麟士謂云何讀斷涉小巧語氣當云到此地位

不得不吁其吁也不自知其當如何也

講然我之懷猶未已也又計欲陟彼祖山之上以望君子而往從之奈何馬則瘡矣而不能進僕則痛矣而不能行則往從之計不諧而此心之思終無以自釋矣我將如之何其吁歎哉夫后妃於君子之不在而極其思念之情如此可謂貞靜專一而得性情之正者矣

卷耳四章章四句

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美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小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吳

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朱子曰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傳會之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應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為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

按序云后妃之志此句亦可用但非以思念君子為志而以求賢審官為志恐為越位之思於理不合毛鄭皆以思賢臣為說而語意割裂總說不去

語類問卷耳與前篇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敘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曰亦安知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設使不曾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若螽斯則只是比蓋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眾多宜爾子孫振振兮卻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蓋比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自此推之令篇篇各有著落乃好

慶源輔氏曰先生又嘗曰此詩後三章只是承首章之意欲登高遠望而往從之則僕馬皆病而不得往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吳

故欲酌酒以自解其憂傷耳大意與草蟲詩相似安成劉氏曰后妃託言方采卷耳而適思君子則遂不能復采欲望君子而僕馬不前則且飲酒解憂可見其心之貞靜而不動於和情之專一而不失其常矣至其自言不永懷傷者又合所謂哀而不傷之意乃其情性之正發見於一端者參之關雎首章樂而不淫則又可備見其情性全體也又按美里先儒以其地在相州鄴都因美水得名昔紂信崇侯虎之譖囚文王於此文王固作拘幽操

衍義此詩重在思念君子上通篇皆是託言以見思

念之情首章言懷人者敘其始也只動了一箇嗟我懷人念頭便把卷耳都不采便去登高以望而酌酒又不能解又不勝其憂歎總見懷之不已而爲之極其形容耳謂之託言者意欲如此而事不如此也通詩以嗟我懷人句爲主下皆承此說去末章吁字與首章嗟字相照 方山云要看詩柄思念二字非惟采物登高是託言并飲酒亦是託言耳總歸重思念君子上

指南首章言其動念之態下三章屢欲遂其情而未得皆託言以見意之辭而后妃貞靜專一之心亦可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羊

見矣 鐘伯敬曰此詩妙在誦全篇章章不斷誦一章句句不斷虛象實境其法甚妙

南有樛木

句葛藟纍之

句樂只君子

句福履綏之

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纍猶繫也只語助辭君子自眾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履綏綏安也

毛傳木下曲曰樛履綏安也

鄭箋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

孔疏下曲曰樛者釋木文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

璣云藟一名巨苽似燕萸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是也

按毛云南土鄭因云南土荆揚之域太遠故朱傳易之以南山樂只君子言君子可樂鄭云依妾以禮樂樂其君子君子指文王俱未確

大全本草注曰蔓延木上葉如葡萄而小五月開花七月結實青黑微赤即詩云藟也此藤大者盤薄又名千歲藥

朱子曰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則后妃有君子之德故可以君子目之 問君子作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至

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隔越了某注詩傳蓋皆推尋其脈理以平易求之不敢用一毫私意大抵古人道言語自是不泥著

慶源輔氏曰此詩雖是興體然亦兼比意與關雎同故鄭氏以爲木枝以下垂之故葛藟得纍而蔓之喻

后妃能以惠下逮眾妾故眾妾得上附而事之也通解說文纍纍得理也綴則有繫意綏則車中靶執綏則有安意樛樂二字相叶最切據詩緝而融會之

山木喬疎而直上則物類不得附而俱升君子嫉妒

而可畏則蒹葭不得康而備饗反是則協矣藹藹類
則履乃福類也百順之謂福天之所助也以眷命言
萬鍾之謂祿人之所受也以饗用言視履考祥辨上
下之等而投祿故不曰祿而曰履也訓綴字履
字失之鑿

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眾妾樂其德而稱願之
曰南有樛木則葛藟纍之矣樂只君子則福祿綏之矣
正解注中嫉妒二字有別嫉以德善妒以色言

說約樛木與福履不與眾妾此最易雜易混 劉上
玉曰詠樂只處見其稱詠福履處見其願說詩者之
辭不宜貼在詩人口中即逮下等字亦以意渾之更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黍

高沾沾在口非盛世風也

通解樂只君子猶言豈弟君子德自其逮於人者言
惠及閭門恩覃宮闈在公之澤逮下之仁是也綏自
其安於己者言百順之備蒹葭爾康申錫之休保定
孔固是也纍字與綏字相應

指南樛木下曲以引葛藟后妃逮下以迎福履葛藟
一類而非一物媵妾一體而非一人皆與意也 樂
只指德言之德即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是也還要說
得渾融

按說約云不與眾妾是詩旨指南是新說亦可用蓋

不說逮下則與樛字意不相給也 后妃嫉妒則眾
妾異之恩逮下則眾妾樂之時講或云后妃以存樂
只為心非也

講凡人以德者必有福如我君子非耶彼南山之上
有樛木焉本無心於葛藟也而下垂之勢若有以引
之則葛藟自纍而繫之矣况我樂只之君子和易性
成本無心於福履也而下逮之德則福履自綏而安
之矣蓋卑順受益自然相因夫豈有或爽者哉

南有樛木 句 葛藟荒之 句 樂只君子 句 福履將之 句
興也荒奄也將猶扶助也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黍

毛傳荒奄也

鄭箋此章申殷勤之意將猶扶助也

東萊呂氏曰荒芘覆也

疏義奄即掩字

通解葛藟之性附木必出木杪故能庇覆也扶助即
陰隲默相之意

指南有樛木其勢下曲則葛藟奄其上而荒之矣况
我樂只君子其德下逮則福履扶助其身而將之矣
夫非自然而致者耶

南有樛木 句 葛藟荒之 句 樂只君子 句 福履成之 句

興也繁旋成就也

講南有樛木其勢下曲則葛藟旋繞以徧而繁之矣况樂只之君子其德下逮則福履全就無缺而成之矣夫非自然而致者耶

樛木三章章四句

小序樛木后妃速下也言能速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朱子曰此序稍平後不注者放此

慶源輔氏曰曰繁曰荒曰縈曰綬曰將曰成亦皆有淺深繁縈也荒則奄之也縈旋則奄之周也綬安也將則扶助之也成則有終久之意其美夫人也無夸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善

辭其禱夫人也無侈說此又可見眾妾性情之正也說約三章字義本有次序而無淺深然大段以稱願不已為義也黃才伯曰稱者稱其所已然德也願者願其所未然福也亦分明

正解三章須平看總是與其德之盛而願其福之隆也綬將成字義雖有分別而興意略無淺深不過層疊詠歌以見稱願無已之情耳以樂只句作主樛木下垂以引葛藟后妃速下以淑福履此各章典意也縈是繫於其上荒是奄庇之縈是奄之周也綬有保定孔固意與維繫相似將有陰助默佑意與奄庇

相似成則萬福皆來湊合有純全盛大意與繁旋相似詩人下字各有意義

按樛木下垂使葛藟得以攀援是速下之意故以為興縈之繫於上也荒之罩之密也縈之纏之固也綬是享福祿而得其安將是福祿有助而日增成是福祿永終而無缺字義相配依輔氏說淺深自佳時謹謂興意無淺深是以體製言不可因之忽於淺深次第不見古人文字之妙也

宜爾子孫句振振兮句
宜爾子孫句振振兮句
宜爾子孫句振振兮句
比也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畫

九十九子詵詵和集貌爾指螽斯也振振盛貌毛傳螽斯蚘蟴也詵詵眾多也 振振仁厚也

鄭箋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維蚘蟴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眾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 后妃之德寬容不嫉妒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

孔疏此以螽斯之多喻后妃之子而言羽者螽斯羽蟲故舉羽以言多也 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螽螽蚘蟴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

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瑋瑋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

按說說不當即言生子且就螽斯說下方援子孫為是振振就螽斯說說不得仁厚只說得盛故朱子不用毛鄭之說

問螽即是春秋所書之螽竊疑斯字只是語辭朱子曰詩中固有以斯為語辭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是名也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美

永嘉陳氏曰言羽者螽斯羽蟲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

說約爾雅釋螽本文但云螽草螽螽螽螽螽土螽無螽斯斯螽之名則亦疑螽固總稱而斯為語辭也小注又云螽螽之蜚音斯故邢疏遂云螽螽周南作螽斯七月作斯螽此頗一確據釋文引郭璞云蝗集害稼詭為巨災以况后妃擬非其倫曰和曰德又鳥足受之也然則螽斯自螽斯蝗亦自蝗不相牽混歐陽本義云螽螽多子之蟲也大率蟲子皆多詩人偶取其一以為比爾高甚子由云八十一子陸佃云

百子於集傳無定說 纂序按文王百斯男太妃生者十講意云兼嫡庶說

集解說約云子孫須兼嫡庶說此亦誤認子孫屬后妃不知子孫仍屬螽斯也只渾渾之為安

衍義螽斯羽蟲故稱羽勿作翅說本文宜字最重蓋凡物羣則爭爭則相吞相噬而生息必少惟螽斯羣處和集故宜子孫之多也子孫指螽斯之子孫以已然者言非祝願也子孫兼嫡庶說后妃逮下之德便是說說本支之蕃便是振振 宜爾不主一人亦不主一時眾妾之子孫皆后妃之子孫千億之子孫皆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美

后妃今日之子孫也

按羽字輕帶正意不在羽一說卵翼之道全在羽故以羽言失之鑿 子孫眾多以已然者為正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妒忌而子孫眾多故取妾以螽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眾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

朱子曰比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之句便是說那人了下便接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又曰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眾多子孫振振御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

之子孫也

按與比之說注疏不明如此章舊以為與則宜爾字與上不聯朱子通作螽斯說全章不露正意方是比體

請天下惟和氣可以致祥不觀之物乎彼螽斯羽蟲其羣處也洗洗兮和而無相害如此宜乎子孫眾多而振振兮其盛也夫豈倖致者哉

螽斯羽句 蕞蕞兮 宜爾子孫 繩繩兮 蕞蕞兮 蕞蕞兮 蕞蕞兮 蕞蕞兮

比也蕞蕞羣飛聲繩繩不絕貌 按毛傳以繩繩為戒慎不合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六

集解繩繩注訓不絕言如繩之連延不絕也

請螽斯羽其羣飛也蕞蕞兮和見於聲如此宜乎爾

之子孫繩繩兮而相生不絕也豈偶然哉

螽斯羽句 蕞蕞兮 宜爾子孫 蠶蠶兮 蠶蠶兮 蠶蠶兮 蠶蠶兮 蠶蠶兮

比也指指會聚也蠶蠶亦多意

集解蠶蠶言如蠶之蠶伏藏盤聚也 又按洗洗蕞蕞

蕞蕞皆羣聚意非和字正解也然和意即見於洗

洗洗蕞蕞指指內

請螽斯羽其羣聚也指指兮和見於形如此宜乎爾

之子孫蠶蠶兮傲伏甚多也豈偶然哉是則眾妾之

稱美后妃者至矣孰非文王身修家齊之效耶

螽斯三章章四句

小序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也

朱子曰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為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體故遂以不妒忌者歸之螽斯其亦誤矣

南軒張氏曰后妃多子孫推本其然則由不妒忌而已故繼樛木之後

考索曰螽斯蝗蟲之類耳而乃取之以喻后妃疑若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六

不倫是不然詩人亦取其合於德如何耳如雖鳩亦取其德之合也

安成劉氏曰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八長伯

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

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此

其多子之驗誠后妃之德所致也

豐城朱氏曰樛木后妃不妒忌而眾妾有祝願之誠

螽斯后妃不妒忌而眾妾美其子孫有眾多之盛蓋

正家之道始於閨門尊卑貴賤之分雖不可以不嚴

然必上無嫉妒之心則下無怨恨之意和氣充溢瑞

慶流行福履之綏子孫之眾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華谷嚴氏曰此詩之意全在宜爾二字然但言宜其
如此初不明言其所以然而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
為何風人大都意在言外
通解子孫眾多是后妃已然之福比意重在宜爾見
其非出於倖也

衍義此詩三章一意無淺深都就螽斯上看重一和
字詵詵固是和藹藹是和聞於聲揖揖是和見於形
也凡詩比體本文即是正意如此章說螽斯即是說
后妃若正說后妃便是說詩者口氣須講完方補正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卒

意

指南此詩三章一意總是屢託喻后妃有逮下之德
宜其有昌後之福也通詩都就螽斯上看重一和字
始言詵詵次言藹藹終言揖揖蓋集而飛飛而聚此
羽蟲之性亦詩人立言之序
按詵詵始見其和集藹藹繼而觀其飛揖繼而觀
其復聚振振始而見其盛繩繩繼而延之久螿螿見
其久而益聚次第大意如此

詩經詳說卷二終

詩經詳說卷三

牟陽冉觀祖輯撰

周南

桃之夭夭

灼灼其華

之子歸

宜其室家

何家韻

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天天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
也木少則華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
嫁曰歸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
時也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

毛傳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天天其少壯也灼灼華之
盛也 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喻時者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一

鄭箋云興者喻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 一云宜
者謂男女年時俱當

孔疏天天言桃之少灼灼言華之盛桃或少而未
或華而不少此詩天天灼灼並言之則是少而有華
者故辨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華盛以喻女
少而色盛也

按毛鄭宜室家只就年時上說意淺不如推開說一
家和順 興者因桃天起興而孔疏以桃比女亦非
正意

大全公羊傳注曰婦人生以父母為家嫁以夫為家

故謂嫁曰歸

華谷嚴氏曰天天以桃言指桃木也灼灼以華言指桃華也

讀詩記宜室盡妻道宜家盡婦道也夫婦和諧而閨門無反目尊卑允協而家庭無閒言方謂之宜

集解灼火光也桃華紅豔望之如火故曰灼灼

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通解以正以時即此便見其賢注所謂賢正本此二句或以賢涉下宜家非矣或謂賢在於被化不在以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二

正以時不知以正以時正由被化而後爾也且被化二字只就後人言若以此說詩恐礙總旨所謂其民嚶嚶而不知也下詩放此

衍義承父母之命是男女以正也際桃天之會是婚姻以時也紉之時未必以正以時故以此為賢也賢字在于歸下補出而宜其室家就後日說觀注知字便見蓋惟今日有是賢則知後日必有以宜其室家也宜室家者為人婦而盡婦道如無非無儀之類為人妻而盡妻道如必敬必戒之類 此以木少則華盛與女賢則家和也桃之為木多華然五年則老

則華滅故以木少華盛為言天天以桃言灼灼以華言此時華未有實葉未必蔡特因華而一時推言如此

說約已前五詩只是文王一家此方及國故曰文王之化自家而國

講婚姻之道實正與時如之子可美也彼桃木之少天然生以其時則灼灼然其華之盛矣况我之少守正子歸嫁以其時賢如此也不有以宜其室家乎吾知宜其室則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也宜其室則克孝克慈不違老幼也皆有必閑於婦道者矣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桃之天天句 有實其實句 之子于歸句 宜其室家句

興也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毛傳實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 家室猶室家也

按毛以實比婦德非興意然亦有理

集解實實子也麻子最多故以形桃實之盛

講桃之天天則有實然其實之盛矣况之子乘此時而于歸也不有以宜其室家乎

桃之天天句 其葉蓁蓁句 之子于歸句 宜其室家句

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毛傳綦綦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 一家之人盡以爲宜

朱子曰室家家室家人變文以叶韻爾

東萊呂氏曰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也既詠其華

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反覆歌詠之耳

指南宜家人是一家之人皆有以得其歡心是也

按桃方華時葉不盛及有實後盛故詩之序如此

講桃之天天則其葉綦綦然而盛矣况之子乘此時

而于歸也不有以宜其家人乎蓋因其往嫁之時知

其已嫁之善非被文王之化其能然乎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四

桃夭三章章四句

小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

時國無繇民也

朱子曰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

無繇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

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爲后妃之所致既

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爲不妒忌之

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疏矣

豐城朱氏曰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

非勉强所能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

不遺於卑幼義不拂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

也然由后妃教化行而借於上之子則傲而應於下

故子歸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

以觀感應之機矣

指南鍾伯敬曰三宜字妙只是停當相安意女子無

非無儀便是停當若求加焉則失之矣

衍義三章只一時事無淺深總是與女子有行而知

其必能執婦道也女子之賢大概統論女德本被化

而成但此意在言外詩柄見字知字必字皆有意宜

玩之 女子之賢何由而知即以正以時上想見其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五

賢而又卽以其賢決其宜室家賢是已然事宜是未

然事玩注必字乃豫定之詞非豫期之詞

按朱傳言被文王之化極正大而后妃之化在其中

若專承后妃不妒忌覺偏此朱子之譏違勝先儒處

肅肅兔置

句

椽之丁丁

句

起武夫

句

公侯干城

句

城韻

與也肅肅整飭貌置罟也丁丁椽杙聲也起武貌干

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

毛傳肅肅敬也兔置兔罟也丁丁椽杙聲也 起起

武貌干扞也

鄭箋置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眾多

也 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置兔之人賢者也有
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
折衝禦難於未然

孔疏釋器云兔啓謂之置李巡曰兔自作徑路張置
捕之也釋宮云櫜謂之杙李巡云杙謂繫也此丁丁
連椽之故知椽杙聲故伐木傳亦云丁丁伐木聲
干城者公侯自以爲扞城言以武夫自固爲扞蔽如
盾爲防守如城然

按毛說肅肅敬也以人言朱子云整飭貌以兔置言
依文義肅肅與兔置連不得作恭敬之人說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六

東陽許氏曰繫櫜於地中張置其上也

集解丁丁有堅確不移意與干城隱照

正解肅肅二字可玩即兔置細事而備綜理之計裕
整飭之能則其人之大略可觀矣

化行俗美賢才眾多雖置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
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
盛因可見矣

朱子曰聞櫜杙之聲而視其人甚勇可爲干城者也
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才眾多矣此詩
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

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耳 問兔置詩
作賦看得否曰亦可但其辭上下相應恐當爲興然
亦是興之賦也

安成劉氏曰此賦其事以起興也

通解才就干城好仇腹心言不可以肅肅起起爲才
起起是武勇形狀無文藻所謂在野草莽之臣也非
美之也觀注雖字可見美之通在下句

講義此章用肅肅起起相呼應耳實無取義不宜把
起起句緊黏上一句說云彼爲此者亦起起之武夫
耳如此則類賦體矣首二句虛說方見是興起起亦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七

不作椽杙時動作武勇說須丟開上二句况此起起
云云干城但言才可爲此非謂他日必爲公侯之干
城也公侯勿直指文王只渾說便是

衍義丁丁爲內外相應之聲干城爲內外相衛之象
是此章興意 干城是借捍外衛內以發其才之可
用初不以用武言只如一賢人勝於十萬師之謂隱
然甲兵之富故曰干屹然金湯之固故曰城

講人才難得自古爲然而今日所見則有獨盛者如
設置所以待兔彼肅肅然之兔置其椽杙以張之也
則丁丁而有聲矣况此起起然之武夫其狀甚勇而

其才可用外以備折衝內以資保障豈不足為公侯之干城乎是真可美也

肅肅兔置句施于中逵句起武夫句公侯好仇句

興也逵九達之道仇與逵同匡衡引關雎亦作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稱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

毛傳逵九達之道

孔疏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郭氏云

歧道旁出三達謂之劇旁孫炎云旁出歧多故曰劇

四達謂之衢郭氏云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孫炎云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八

康樂也交會樂道也六達謂之莊孫氏云莊盛也道

煩盛七達謂之劇孫氏云三道交復有一歧出者

八達謂之崇期郭氏云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逵郭璞

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

安成劉氏曰中逵謂九達之道中也

衍義中逵為在在可通之路好仇為在在可匹之能

是此章與意中逵兔所往來之區施置於此亦見取

物之方略

正解好仇者見公侯有此才武夫亦有此才明良相

配也即有是君有是臣之謂

說約魯詩世學逵仇皆叶音奇

按只叶仇音奇可也 又按陸氏云施如字則是設

于此地與施于中谷之施不同讀異者非

講非待此而已也彼肅肅之兔置則施于逵之中矣

况此起起之武夫其才可用豈不為公侯之好仇乎

禦侮以安社稷撥亂以定國家公侯能之武夫亦能

之也君明臣良上下匹休不又可美乎

肅肅兔置句施于中林句起武夫句公侯腹心句

興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已也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九

毛傳中林林中 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

鄭箋此兔置之人於行政伐可用為策謀之臣使之

慮無亦言賢也

孔疏毛以為兔置之人有文有武可以為腹心之臣

言公侯有腹心之謀事能制斷其是非鄭以為此兔

置之人賢者若公侯行政伐時可使之為腹心之計

謀慮前事

按毛鄭二說總不如同心同德之解言其人即為公

侯之腹心倚任無二也

東萊呂氏曰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詞浸重亦歎

美無已之意也

通解好仇腹心俱以禦侮撥亂武勇之德講不嫌似干城貼武夫也講腹心又云公侯此心此德武夫亦此心此德不嫌似好仇蓋好仇承干城而進言之腹心承好仇而進言之也

集解公侯勿忽過蓋公侯是何等樣人而冤置武夫足為其倚重且與之匹休甚至精神契合是何等樣才腹心向有切以服事殷講者終太著迹集注只渾言同心同德最合

衍義腹心不是可膺心膺之寄亦不止於謀謀相合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十

意見相同而已言與公侯精蘊相通乃腹心也此說最妙昆湖云腹心而謂之才者蓋心是才蘊於內而為體才是心發於外而為用腹心亦才也

講又非特此而已也彼肅肅之冤置則施于林之中矣况此起起之武夫其才可用豈不為公侯之腹心乎本武勇以致治公侯此心此德武夫亦此心此德也志同道合形骸罔覺不益可美乎噫孰非公侯之作人以有此也

冤置三章章四句

小序冤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

眾多也

朱子曰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眾多者得之

按后妃化武夫似不倫故朱傳以為文王德化

集解此詩自是美賢才之眾多但當時之人各安職分非有容心詩人則從旁窺之而知其才可用耳只平平敘述而極樸作人之氣象自見

正解通章是以施置不一其處與干城好仇腹心不可一端窺測一節深似一節曰干城特公侯之衛耳曰好仇便與公侯對曰腹心遂與公侯一矣總是即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七

其事以與其才之備言此人之才有如此之可用非謂他日必為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也

指南干城是借字面言其才也言外可以靖邊疆內可以培國脈意然此但言其有干城之能耳未必可同於公侯也曰好仇則才與公侯同矣此但言其設施於外同也未必其心之同也曰腹心則精神相通矣末繳在野如此在朝可知意

按興體以一物興一物此詩上下相聯竟可作賦而朱子以為興須要分析清楚大意只是其置隨地而可施與其才隨用而皆當若必以干城帖丁丁好

仇貼中達腹心帖中林恐失之鑿 或謂丁丁堅實

之聲故與干城中遠有人之地故與好仇中林深密之地故與腹心亦曲為之說備之

采采芣苢 句 薄言采之 句 采采芣苢 句 薄言有之 句

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路旁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

毛傳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薄辭也采取也 有藏之也

孔疏芣苢馬舄釋草文也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蟆衣陸璣疏云馬舄一名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迹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

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嚮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

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齋土地異物以為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

芣苢為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言宜懷妊者即陸璣疏云所治難產是也

程子曰薄言發語詞 集解薄猶少略也薄言者原非有心聊采此以寄情

耳

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

正解此章乃始求而既得之詞求其所生之處曰采得其所生之處曰有

集解注賦其事便是相樂不可另作相樂語無事自和平上生來非無女工之謂

衍義采采非一采也亦不必滯有之者不過見之於道旁而已非是實采也下二章方是采之時事

說約采字叶有與關睢叶友同切字彙詩關雎芣苢兼葭小宛用此韻者四楚詞懷沙用此韻者一非苟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叶也

慶源輔氏曰陸璣以為治難產而先生獨取之者蓋以今醫治難產者用其子故也毛氏以為宜懷妊者亦只是陸璣之意非謂其能治人之無子也

按首章以求其地得其地為是毛傳以有為藏太早些

講物類以時而榮人情因物而適維彼芣苢不有可采者耶采采芣苢則薄言采之而求其所生之處焉

采采芣苢則薄言有之而得其所生之處焉

采采芣苢 句 薄言採之 句 采采芣苢 句 薄言將之 句

賦也撥拾也撝取其子也

正解此章是正采而拾取其子之時拾其穗之在地者曰撥取其子之在穗者曰撝

說約拾是其穗然用在子也即前章采采有之已指此勿誤但治產難意者相不可用只要見此時氣象

講采采芣苢子在穗也薄言撝之以拾其穗焉采采

芣苢穗有子也薄言撝之以取其子焉

采采芣苢句薄言撝之句采采芣苢句薄言撝之句

賦也撝以衣貯之而執其社也撝以衣貯之而扱其社於帶閒也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十四

毛傳撝執社也扱社曰撝

孔疏釋器云執社謂之撝孫炎曰持衣上社又云扱

社謂之撝李巡曰扱衣上社於帶社者裳之下也撝

謂手執之而不扱撝則扱於帶中矣

安成劉氏曰社者衣之襟也帶者腰之帶也自采之

至撝之有無多寡之序如此

正解此章是既采而攜以歸之詞撝之多則一掬難

容故撝而貯之貯之久則手執為勞故撝而插之

帶閒也蓋將攜歸之時不宜再言便於采撝意

集解撝之撝之皆非有意初出時未嘗慮及何以多

取何以攜歸隨其采之多而處置之耳

講采采芣苢撝之既多非手所能掬也薄言撝之貯

之於衣而執其襟焉采采芣苢貯之既久非手所能

執也薄言撝之而扱其襟於腰帶閒焉隨意而獲因

事而宜真相與共遂矣乎

芣苢三章章四句

小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按不當專言后妃有子亦不宜明露

慶源輔氏曰薄猶少略也雖薄言采之而采之之多

以至於撝與撝焉其形於歌詠意簡而辭複如此則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十五

又可見其和平之意矣曰采曰有則始求而既得之

辭曰撝曰撝則正采而拾取其子之辭曰撝曰撝則

既采而攜以歸之辭

通解嚴氏曰此詩無形容譬喻之詞讀之自見樂意

矣吳氏師道曰此詩終篇言樂不露出樂字讀之自

見意思此文字之妙見此則知相與賦采芣苢便是

相樂不必逐句襯帖相樂語亦不可用幸生盛世家

室和平等句蓋障障王民婦人安知有文王之化哉

正解全詩總是采物而歷敘其事之始終也雖無淺

深而語有次第首章言求物之事次章言取物之事

末章言貯物之事注賦其事便是相樂不可分兩層
看家室二句是推采芣苢之山化行俗美又是推家
室和平之由皆朱子說詩之意詩人口中極閒極冷
自讀詩者見以為此化行俗美家室和平之所致也
若硬將此添解入詩人口中則失之矣須寫優游
自得有一段泰平無事光景便是相樂意若說得景
致佳麗與陌上浪游者何別

南有喬木 不可休息 漢有游女 不可求思
方韻 廣韻 休韻 求韻 漢韻 永韻 方韻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夫

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同漢水出興
元府嶠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
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
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
也

毛傳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
無求思者 潛行為泳永長方桴也
鄭箋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
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
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 漢也江也其欲

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桴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
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至也

陸氏曰桴芳于反本亦作桴又作桴或作桴並同沈
旋音附方言云桴謂之桴桴謂之桴後秦晉通語也
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為桴桴也郭璞云水中桴
後也又云木曰桴竹曰筏小筏曰桴

孔疏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為義故為辭也經
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
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息也何則詩之大
體韻在辭上疑休字求字為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七

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
此漢上有游女者內則言閨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
庶人之女則執筐行篋不得在室故有出遊之事既
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 潛行為泳釋水文郭璞曰
水底行也晏子春秋口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永
長釋詁文方桴釋言文孫炎曰方水中為桴後也論
語曰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木大曰桴小曰桴是
也 木所以庇蔭本有可息之道今南方有喬木以
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以興女以定情本有可求
之時今漢上有游女以貞潔之故不可犯禮而求

爲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持其潔清人無
求思者此言游女尙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知
也出者猶能爲貞處者自然尤潔又言水所以濟物
本有泳思方思之道今漢之廣闊矣江之永長矣不
可潛行乘桴以求濟以興女皆貞潔矣不可犯禮而
求思然則方泳以渡漢雖往而不可濟喻犯禮以思
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爲女皆貞潔求而不可得故
男子無思犯禮也

按四句詠歎語與上不可求是一意孔於下四句
添出皆字一層非正意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文

安成劉氏曰集傳既載吳氏之說而於此復先釋思
字其下方釋漢水不從經文之次正用毛傳之意也
李太白詩注曰大堤漢水之堤大堤曲宋隨王誕
爲襄州時作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古
詞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
郎目
東陽許氏曰漢言廣謂橫渡也江曰永謂沿派也
衍義廣闊也以截流橫渡言廣則桴或可渡泳則不
可也永長也以順流上下言長則舟或可行方則不
可也

按息作思爲是休字是韻下宜用虛字不宜用實字

漢言廣江言永大概之辭漢非不永江非不廣細
分則沾滯

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閒而有以變其淫
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
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復詠
歎之也

朱子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餘六句
是反覆比興說如奕奕寢廟至遇犬獲之上下六句
亦只興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兩句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文

華谷嚴氏曰喬竦之木不可休興高潔之女不可求
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此見其貞潔之意使人
暴慢之意不作
安成劉氏曰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游女不可求
而言故屬興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
以此貞女不復可求之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屬
比此其興比體製之殊備見於一章之內後凡言興
與比者其文意亦皆放此章云
慶源輔氏曰女者未嫁之稱未嫁而出游亦非禮也
故先生引大堤之曲以見江漢之俗其女好游甚當

詩人必以游女爲言者出遊之女猶如此况於閨闈之內乎自豐鎬而南卽今興元府京西河北等路皆江漢之所經由也此章是其始見之時知其容貌之端莊情性之靜一非復如前日之可求也

說約上四句斷以休求爲韻下四句以廣泳永方爲韻 魯詩世學云詩人見女之端潔不可求故美之非真有求之之意也省卻多少周旋 桃夭兔置芣芣化及於國矣不詳其地江漢汝墳則詳其地矣故曰自近而遠然是遠之近處故又曰先及先被也 集解不可求言女之端潔不可求非詩人真求之而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知其不可也不可泳不可方亦緊靠著漢廣江永不爲泳之方之者說蓋望女而知其不可求望江漢而自然不可方泳非待試而後知也 末四句詠歎得妙亦是因游女在漢上遂觸景相況耳最忌補出正意

正解上疎無枝之木不可休端莊靜一之女不可求故以爲與不可求卽是言其德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於動靜使人望而知敬蓋有感於可求者而深歎此女之賢故曰非復前日之可求也若謂昔可求而今不可求則謬矣此章游女與

下章之子內要入端莊靜一意端莊以容貌言靜一以性情言比意見游女裕德於靜深卽漢之廣而江之永也吾人觀德於游女卽漢之不可泳而江之不可方也蓋以非泳之而後知其不可也望之而知是

不可泳者也非方之而後知其不可也望之而知是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故下文以此起興 講習俗易以移人德化難於女子今有不然者木下蟠則陰廣而上疎則陰少彼南有喬竦之木陰不下及不可以休息矣况此江漢之間有出遊之女端莊靜一儼然在望豈可以妄求之乎試觀夫漢乎漢水之廣矣欲橫渡之不可得而冰思試觀夫江乎江流之永矣欲沿泝之不可得而方思豈復前日之可比哉

方韻 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荆屬之子指 翹翹錯薪 言刈其楚 之子于歸 言秣其馬 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 不可方思

游女也秣飼也

毛傳翹翹薪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

鄭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眾女皆貞潔我又欲取其尤高潔者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

孔疏翹翹高貌傳言薪貌者明薪之貌翹翹然若直云高貌恐施於楚最高者此翹翹連言錯薪故為薪貌 翹翹然而高者乃是雜薪此薪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以然者以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以興貞潔者乃是眾女此眾女雖皆貞潔我欲取其尤貞潔者又言是其尤潔者之子若往歸嫁我欲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餼示己有意欲求之下四句同前

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廬陵歐陽氏曰既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猶忻慕焉者也又陳其情雖可悅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化被人深也

虞源輔氏曰悅之至敬之深則可見其性情之正也

悅之不敬則便放佚矣

纂序按麟士云之子于歸似言歸于我故下文以不可求意詠歎之若秣馬作從旁效其殷勤愈無謂而可厭亦是一見但詩以寓意為情耳不必認著仍舊作從旁秣馬亦妙况柄中出游之女人望見之明係從旁詠歎也

集解之子于歸二句有作歸于我而為之秣其馬者有作于歸時從旁秣馬為之效其殷勤者愚意總不必拘蓋詩言言秣非真欲秣之猶之言刈非真欲刈之也著眼兩言字詩意便活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衍義楚是錯薪之尤翹者刈之是不欲以楚雜於薪也于歸此未然而冀望之辭秣馬非欲觀其人亦非欲親其德只是慕其不可求之德而苦於親就之無由惟于歸有馬可秣故願為之役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執鞭意其實亦是託言漢之廣矣四句詠其不可求正以見己願為秣馬之意也指南錯薪之楚而得刈之子之馬而得秣皆可喜可願之事故相呼為興其言之子于歸者乃是當其未反而冀望之詞

正解此二章即上不可求意而反復歎之也錯薪之

楚與蕙我所欲刈之子之馬與駒我所欲秣此與意也 上四句要帖悅之至漢廣四句詠歎無已要帖敬之深較上更進一層

按于歸不可作歸已詞作從旁說是 愚見此歸字非謂嫁言其游而將歸為之秣馬冀其少留備一說講游女之賢如此吾人好德之情豈容已耶彼翹翹錯薪有楚生焉則言刈其楚矣况此之子若順時以于歸也乘有馬焉我則為之秣其馬蓋其賢可愛雖賤役亦所不辭耳彼漢水之廣矣不可得而泳思江水之永矣不可得而方思游女可易視哉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甫

翹翹錯薪 言刈其蕙 之子于歸 言秣其駒 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 不可方思

輿而比也蕙葉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 駒馬之小者

毛傳蕙草中之翹翹然 五尺以上曰駒

孔疏傳以上楚是木此蕙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 釋草云購商蕙舍人曰購一名商蕙郭云商蕙葉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蕙魚也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

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是也 庾人云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

按蕙俗名蕙蒿只可作薪因其高故云翹 六尺曰馬五尺曰駒大概之詞 馬可駕者秣之駒是隨車者並駒亦秣尤見用意之厚亦微有別講翹翹錯薪有蕙生焉則言刈其蕙矣况此之子于歸乘有駒焉我則為之秣其駒彼漢之廣矣不可得而泳思江之永矣不可得而方思游女豈易視哉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圭

漢廣三章章八句

小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鄭箋紂時淫風徧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

孔疏作漢廣詩者言德廣所及也言文王之道初致 桃夭芣苢之化今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故 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此由德廣所及然也此 與桃夭皆文王之化后妃所贊於此言文王者因經 諫江漢指言其處為遠辭遂變后妃而言文王為遠

近積漸之義

朱子曰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傳嘗謂序非出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 漢廣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豈是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意態地拘不得又曰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貞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耳

慶源輔氏曰三章之末皆終之以不可求之意所謂言之詳辭之複所以見其敬慕有不能自己之意也豐城朱氏曰漢之廣者不可冰江之永者不可方以比女德之端莊靜一者不可求也言今日之不可求則知前日之可求矣前日之可求衰世之俗也今日之不可求聖人之化也夫觀聖人之化不於其他而必於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錄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被聖人之化而能若是哉

集解此詩以不可求思句為王漢廣四句雖是比其不可求然已包有敬悅意下二章則又反覆申詠之耳時說有以首章喻游女無可求之道下二章喻在己有敬悅之誠者大非是

衍義此詩三章一意只是反覆詠歎其不可求之意上四句與者與其不可求也下四句比者比其不可求也既與而又比是反覆詠歎之也敬悅二字不是詩人語乃朱子從詩詞玩味推出的不可作詩人口氣形容之只宜用在綴末為妥

遵彼汝墳 句 伐其條枚 句 未見君子 句 惄如調飢 句 飢 句 未見君子 句 惄如調飢 句 飢 句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徑蔡潁州入淮墳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惄飢意也調一作調重也

毛傳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 惄飢意也調朝也

鄭箋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己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 惄思也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

孔疏釋水云汝為瀆傳曰濟汝故知是水名也墳大防釋曰文李巡曰墳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故常武傳曰墳厓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則此墳謂汝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无

水之側厓岸大防也 枝曰條榦曰枚無文也以枚非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枝榦相對為名耳枝者木大不可伐其餘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 釋詁云怒思也舍人曰怒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云怒飢也李巡曰怒宿不食之飢也然則怒之為訓本為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怒然故又以為飢怒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意箋以為思義相接成也此連調飢為文故傳以為飢意小弁云怒焉如擣無飢事故箋直訓為思也此以思食比思夫故箋又云如朝飢之思食 言大夫之妻身自循彼汝水大防之側伐其條枝枚榦之薪以為己伐薪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因閔己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也既閔其勞遂思念其事言己未見君子之時我之思君子怒然如朝飢之思食也 按鄭云君子處勤勞之職竟似比體不可用 調毛訓朝今不從 程子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為樵薪之事 華谷嚴氏曰親伐薪則庶人之妻 廬陵羅氏曰怒本訓思但飢之思食意又怒然故傳言飢意而非飢狀釋文曰調又作朝廣韻注曰朝重

載也

說約調訓重則調飢是言飢之甚也然不可忘如字此章追賦與葛覃首章同

汝勞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通解首二句只是道其時節如此不可作自敘其采薪之勞 指南此並下章各首二句是紀其時采條枚條肆言

其時之異也未見君子入供役意既見君子入畢役意怒如何總是形容其思望之情如飢之甚口思食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无

而不得食也非真為飢而言也講調飢處須含下遺棄意講退棄處須反上調飢意方是追賦之體方見憂喜之情 正解首二句是追賦去年事不可作自敘其采薪之勞蓋感時而興慨也此時而未見君子蓋猶供役也按朱傳怒飢意也是虛字猶云怒然如調飢也繁序講中云怒然以思是用鄭說與朱傳異故不用之 講此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而追賦之曰人情甚樂乎相聚而無樂乎相睽也故自合而離者其情愛自離而合者其情適我於君子之歸固喜之至矣而

豈能忘情於昔耶彼汝墳之地條枚生焉我當往歲
嘗遵汝水之旁伐其枝之條伐其榦之枚蓋往年矣
彼一時也君子未歸有以重吾睽違之感而思其之
切殆怒然如飢之重而不能堪也吾於斯時嘗意其
遐棄我矣豈知其有今日之樂乎

遵彼汝墳 伐其條肄 既見君子 不我遐棄

賦也斬而復生日肄遐遠也

毛傳肄餘也斬而復生日肄既已遐遠也

鄭箋已見君子君子反也於已反得見之知其不遠
棄我而死亡於思則愈改下章勉之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孔疏不我遐棄猶云不遐棄我古之人語多倒詩之
此類眾矣 言不遠棄我我者婦人自謂也若君子
死亡已不復得見為遠棄我今不死亡已得見之為
不遠棄我也

衍義遐棄不是恐君子二三其德而棄我也蓋恐君
子有疾病死亡之憂耳既歸則無復慮此矣

按行役本是遠不以遠而遠棄復得歡聚也

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
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正解伐條肄是今年事孔疏肄餘也如今葉生者往

年之所伐條枚盡而此木之生意亦盡矣會日月之
幾何而木之由芽而茁由茁而肄者而今又堪伐矣
此時忽見君子正是罪役之期遐棄非忘我實多之
意作拋撇語也照下王室如燬真有旦夕難保相見
無期之慮疾病之侵王法之罹為室家者能勿時時
撻念哉末要挽上調飢意

講遵彼汝墳之上伐其成枝之條又伐其復生之肄
焉則踰年矣此一時也君子既歸而我既見止安樂
聚處幸其不遐棄我也調飢之思不以慰耶

魴魚頰尾 王室如燬 雖則如燬 父母孔邇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通韻

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頰赤也魚勞則尾赤
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
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

毛傳頰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

鄭箋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
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 辟此勤勞之處
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為疏遠
者計也

孔疏婦人言魴魚勞則尾赤以興君子苦則容悴君

子所以然者由畏王室之酷烈猛熾如火故也既言君子之勤苦即勉之言今王室之酷烈雖則如火當勉力從役無得逃避若其避之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自思念以免於害無得死亡罪及父母所謂勉之以正也

按箋疏之說恐其逃避累及父母不如朱傳歸美文王爲正大也傳末所引之說本此

山陰陸氏曰魴青鱗細鱗縮頭闊腹其廣方其厚扁

故曰魴亦曰魴魴方也魴扁也

藍田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亦赤則勞甚矣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華谷嚴氏曰水淺魚搖尾多則血流注尾故亦

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自離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音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正事而詒其憂亦通

南軒張氏曰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

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爲商之方伯與商

室繫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爲至乎

安成劉氏曰婦人之伐枝伐肆則別其夫之久矣整

如調飢則念其夫之深矣然其久別於行役之勞宜

有怨上之意相見於深恩之餘宜有情昵之私今乃

有親上之語以相慰則可見文王德澤之深而其無

情昵之私言則又可見文王風化之美也

說約集傳汝之勞既如此如此二字包魴魚頰尾一

句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纂序比止首句似當截然注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語意緊相連則仍兩句一連也合訂首句頰尾之喻真有一見愕然形容大異昔時者如燬亦即就首句見言其形容憔悴由王事之重役銷鑠之也孔邇承父母說但不可露文王字面蓋汝旁此時但知有西伯文王則歿後追稱耳正解首二句是憫其勞下是勉之使忘其勞也君子往役二年而歸夫婦相見覺其容色已大異於前故以魚勞尾赤比其形容憔悴王室如燬言征役未已只就上句見得雖則句輕不過起下文耳父母以文

王之德澤言只以父母遺他勿露文王事孔邇就父母上見文王於民飢寒疾苦無不體恤民之仰之瞻依可親猶如膝下一般故曰孔邇非以地言也以父母之命供如燬之役雖有頽尾之勞亦可為父母忘之矣

接行役經年始歸則勞甚矣此魴魚之所以頽尾也由於王室酷烈如火之焚所致二句寫其有難堪之狀下轉云雖則如燬而西伯行仁相去不遠賴其撫卹如雨露之沾濡二句幸其有更生之機於憫惜之中寓慰藉之意婦人口中出此以一例餘正是有二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詩

歸心實據不可忽過朱傳云文王之德如父母可以忘勞只當以此為正講以父母之命供役是進一層意 王室如燬作頽尾之故說似捷因集傳云方酷烈而未已故講家作後來勞不息說從之

講夫喜歸固我之情而從征實君子之義彼魚勞則尾亦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我君子勤苦王事其勞既已知此而王室之政酷烈日甚方如燬而未已勞亦安能息乎然王室雖則如燬而未已而父母在望則甚邇而可依焉此之供役亦可以為德忘勞矣君子其勉之哉

汝墳三章章四句

小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孔疏言汝墳之國以汝墳之厓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非國名也閱者情所憂念勉者勸之盡誠欲見情雖憂念猶能勸勉故先閱而後勉也臣奉君命不敢憚勞雖則勤苦無所逃避是臣之正道故曰勉之以正也閱其君子首章二章是也勉之以正卒章是也臨川王氏曰前二章篤於夫婦之仁後一章篤於君臣之義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詩

慶源輔氏曰未見君子怒如調飢思望之情也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喜幸之意也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慰勉之詞也未見而思既見而喜發乎情也終勉之以正止乎禮義也此可見其情性之正矣且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而汝墳之民尚以文王之命服紂之役則文王之德孚於人心者可見矣不惟此也至於婦人亦知以文王為父母而勉其君子以尊君親上之意則文王之化為不可及矣

豐城朱氏曰周南十一篇而南國之詩僅居其二可也曰漢廣汝墳之間是非一國也而其被聖人之化

則一而已矣不錄則無以見其風俗之美蓋錄則又有不勝其可錄者焉故錄一漢廣以見其德之端莊其性之靜一者非特一女而已也錄一汝墳以見其意之忠厚其志之專懇者又非特一行役之婦人而已也是時王化自北而南故觀於桃夭而見化之行於國中者如此觀於漢廣汝墳而見化之行於南國者又如此詩亦何以多為哉

正解此詩總是追賦之詞作於君子既歸之後首章是追言未見而思望之情至次章是述其既見而喜幸之意深末章是閔其勞而勸以義而慰勉之詞正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美

雖以不我遐棄句作主而精神全在父母孔過上蓋悲歡離合人之常情也惟於久別之後而絕無怨上之言反以忠義相慰所以為難

按今汝水在汝州地方紂都衛相去不過五百里支王居豐岐去汝可千里紂雖無道其時威令尚行汝旁諸侯豈有不奉紂之命而枉道千里取文王之命而後供役於理有礙緣舊說地方不確朱子生於南方誤從舊說而以汝為近於豐岐故有以文王之命供役之說論道理極正大而按之事實不無可疑

麟之趾句 振振公子 于嗟麟兮

與也麟屬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于嗟歎辭

毛傳與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 于嗟歎辭

鄭箋與者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

陸氏曰麟瑞獸也草木疏云麋身牛尾馬足黃色角一兩角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服虔注左傳云視明禮脩則麒麟至

孔疏言古者麟之趾猶今之振振公子也麟之為獸屬信而應禮以喻今公子亦振振然信厚與禮相應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美

言公子信厚似於麟獸也即歎而美之故于嗟于歎今公子信厚如麟兮言似古致麟之時兮雖時不致麟而信與之等反覆嗟歎所以深美之也說約二南三振振凡三解各因詩為義也

按末句詠歎不入韻

文王后妃德脩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與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麋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問傳以麟與文王后妃以趾與其子然則下文于嗟

麟兮為指誰耶朱子曰正指公子而言耳

慶源輔氏曰振振毛傳以為信厚然詩內初無信意故先生以為仁厚麟趾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有仁厚意也文王身脩家齊后妃又有賢德而子孫宗族皆化而為善則文王雖不王而不害其為有王者之道也有王者之道則有王者之瑞故以麟之趾為興疏義以物為瑞不若以人為瑞通說振振即所謂化於善也

行義首章以麟趾與公子注麟性仁厚與文王后妃之性仁厚此不過推原公子以下仁厚所由來是上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美

一層意正意只重麟趾定角仁厚與子孫宗族仁厚耳講公子句不必說文王后妃蓋當時未有王后妃之稱只說仁厚之化得之家庭便是慈惠溫柔而殘忍不形仁也含宏廣大而刻薄不作厚也吁嗟麟兮直指公子說是歎其為麟也非擬其同於麟也此句且勿說與王意只云周室昌大之祥可也當時文王以服事殷詩人雖美公子為瑞豈忍便以興王言之此等處當有斟酌

講化莫先於家瑞莫大於德彼麟以仁厚為性者也故其趾不踐生草不履生蟲亦仁厚焉况我公以仁

厚為德者也故公子化之寬裕溫柔易直子諒亦振振其仁厚焉夫麟仁獸也瑞獸也今公子仁厚培養一代元氣周室昌大之祥盡在是矣吁嗟乎其即麟兮而何必形之拘哉

麟之定定韻振振公姓姓韻于嗟麟兮兮韻

興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毛傳定題也

孔疏定題也釋言文郭璞曰謂額也傳或作顛釋畜云的顛白顛顛亦額也故因此而誤定本作題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美

按傳疏以公姓為同姓與下公族無分不如以姓為孫

詩記古者有姓有氏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此公姓訓公孫亦謂孫傳姓者也禮言子姓兄弟與此意同

講麟不惟趾也言其定不抵物亦仁厚焉况我公仁厚而公姓化之亦振振仁厚焉于嗟乎公姓其即麟兮以嗣守宗社為累世之祥哉

麟之角角韻振振公族族韻于嗟麟兮兮韻

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

之親

毛傳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

鄭箋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

孔疏有角示有武有肉示不用有武而不用示其德

也箋申說傳文也釋獸云麟麇身牛尾一角京房易

傳曰麟麇身牛尾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陸璣

疏麟麇身牛尾馬足黃色負蹏一角角端有肉音中

鐘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

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穿不罹羅網王者至仁

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虎非瑞應麟也故司馬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聖

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也

安成劉氏曰公同高祖與文王同高祖也蓋亞圉之

玄孫文王之三從兄弟至武王時然後亞圉服蓋也

不必拘定

同高祖

說約集傳角叶族今依字彙云毛詩古音攷角本音

錄說文象獸角也漢角里先生字形悉同後讀角爲

各以用爲錄是失古音又改字形矣因此詩及行

露章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則角音錄者亦不必

云叶但晦弱或又有據不敢辨也 此篇章止三句

然惟上句有韻末句帶說

講麟不惟定也言其角端有肉可以觸而不觸亦仁

厚焉况我公仁厚而公族化之無不振振仁厚焉于

嗟乎公族其即麟兮以夾輔周室爲治世之祥哉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小序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

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鄭箋關雎之時以麟爲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

者君之宗族猶尙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

孔疏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厚似古致麟之時不爲

有關雎而應之太師編之以象應教者述以示法耳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聖

不然此豈一人作詩而得相顧以爲終始也又使天

下無犯非禮乃致公子信厚是公子難化於天下豈

其然乎明是編之以爲示法耳 三章皆以麟爲喻

先言麟之趾次定次角者麟是走獸以足而至故先

言趾因從下而上次見其額次見其角也

按序言衰世之公子非也不如就文王后妃說方與

關雎應

華谷嚴氏曰應效應也公子生長富貴宜其驕淫輕

佻也今乃仁厚豈非關雎風化之效歟公子猶仁厚

則他人可知

南軒張氏曰麟出於上古之時蓋極治之日也以紂之在上而周之公子振振仁厚不減於極治之日故詩人歌之以爲是乃麟也周公取之以爲闕雅之應朱子曰小序之時二字可刪

慶源輔氏曰一章言公子二章言公姓三章言公族自近而遠自狹而廣也

疊山謝氏曰麟之趾之定之角美其仁頌詠其一身之閒皆仁也一章曰趾二章曰定三章曰角自下而至於上也

集解此詩歎美周家子孫宗族之仁而注歸美於文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星

王后妃者蓋本其所自也吁嗟麟兮雖是卽子孫宗族而贊美之要亦無非爲公慶耳 各章首句有之字則麟字重次句要看公字

正解全詩合子孫宗族說以親疏爲次第也振振二字是通篇之骨麟惟仁故足不踧踖不抵角不觸無一體之不仁公惟仁故一傳而公子再傳而公姓又旁及於公族無一人之不仁吁嗟麟兮是直以子孫公族爲麟要其所爲麟亦只如後世詠天上麒麟之類又王方服事殷作詩者豈如後人稱說符命遂以興王期之此處須說得渾融 次句公子要著眼然

只是說得公字便了若公下又找后妃便是畫蛇添足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辭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爲關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星

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爲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慶源輔氏曰張子謂今之言詩者字爲之訓句爲之釋未有全得一篇之意者而先生爲詩非止全得一篇之意者至於此論則又全得周公集此二南之首句句有事實意味可玩無一毫穿鑿牽合之私執讀之自見與大學中庸二解同功是豈拘於序說者所能及哉

安成劉氏曰已上十一篇詩原其所以作皆本於文

王之身蓋闕雅至姦斯五篇則刑于寡妻之效也桃
天以下六篇所謂至于兄弟御于家邦者也后妃之
德固在其中矣然而妻者陰道也陰道無成有終則
后妃豈得專成功之名哉此所以一國之事繫一人
之本而謂之風也

按周南之國可知周南名篇之意則周非謂周公南
非謂自北而南只是周南之國所采之詩耳 毛鄭
多美后妃故朱子駁其失 麟趾借以起興非爾時
實見麟而云然朱子云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
自王似實有麟然難於執定其有無論其理可耳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一

詩非一人所作豈有先後紹熙然編之太史定之周
公首關雎而未麟趾不為無意 篇中有江漢汝墳
之詩江漢並言當在荊州非發源之處也汝水在汝
州則汝墳在其左右皆去岐周遠甚此為周之南國
又何者為召之南國乎觀召南亦云江沱則周召之
疆域難以區分豈當日采詩出二人各有所紀歟抑
編定時別有意歟是不可考矣

詩經詳說卷三終

詩經詳說卷四

半陽再觀祖輯撰

召南二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即
其地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
餘已見周南篇

大全釋文云召康公也而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又皇
甫諡云文王庶子勝殷後封於北燕留周佐政食邑
於召輔成王康王卒諡曰康長子繼燕支子繼召左
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未詳孰是 史記正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一

義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說約魯詩世學召公奭字君夷王季之庶子文王弟
也又不同召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 馮嗣宗名物
疏云按晉書地道記河東郡垣縣有召亭通典河南
府王屋縣古召公之邑此武王分陝之後所徙非詩
所云召也

集解詩補傳云召黃帝之後本封於周其國既亡武
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薊召即薊也
按召地名先有其地乃封召公為其采邑非以召公
名其地詩中雖有召伯然歸重文王非以美召公名

召南也 召公爲周之同姓近是未必是文王子觀
書君夷簡周公留之之辭不似親兄弟或以爲黃帝
之後封薊薊卽燕九不足信武王克商時召公從之
先已有召公矣何云下車封之

維鵲有巢句維鳩居之居韻之子于歸句百兩御之御韻

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爲巢最爲完固鳩性拙不能爲
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一車
兩輪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
兩也

毛傳興也鳩鳩鳩稭鞠也鳴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二

巢 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
鄭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
功故以興焉興者鳴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
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室燕
寢也 之子是子也御迎也是如鳴鳩之子其往嫁
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
孔疏言維鵲自冬歷春功著乃有此巢窠鳩鳩往居
之以興國君積行累功勤勞乃有此爵位維夫人往
處之今鳴鳩居鵲之巢有均一之德以興夫人亦有
均一之德故可以配國君又本其所起之事是子有

鳴鳩之德其往嫁之時則夫家以百兩之車往迎之

言夫人有德禮迎具備 釋鳥云鳴鳩稭鞠郭氏曰

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埤倉云鵲鳩方言云戴勝謝

氏曰布穀類也諸說皆未詳布穀者近得之 鳴鳩

有均一之德飼其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

如一 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爲一兩

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爲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

兩馬稱匹言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者探

解下章將之明此諸侯之禮嫁女於諸侯故迎之百

乘諸侯之女故送亦百乘若大夫之女雖爲夫人其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三

送不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爲禮也

按鄭箋從鵲巢看出諸侯積行累功多一折似比不

似興矣只是美之子不是美諸侯 大抵舊說興體

多作兩截看故孔疏云以興云云又本云云上下分

明是兩意也朱子以上興下借物起興與體方明

廬陵歐陽氏曰鳩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

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雛鵲

作巢甚堅既生雛飛去容有鳩來處彼之巢朱傳或

容有之意字卽此

不盡然也

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

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問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明言后妃之德鵲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朱子曰鳩之性靜專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

龜山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南軒張氏曰惟其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四

虞源補氏曰專靜純一婦人之庸德也后妃惟有幽閑貞靜之德故既得之也則琴瑟鐘鼓以樂之夫人惟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其來歸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此詩之意如周南之有關雎者說得最好便見周公當時集此二南詩意蓋欲人知夫治國平天下之道自修身齊家始也

說約集傳家人美之係夫家之人是以之子于歸云云以是字代下則字此又解與一體 讀詩記張氏曰鵲巢鳩居不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爲喻猶桃蟲及鳥亦二物榮陽公曰但取鳩之不自爲巢非取鳩

之強而不淫知處之所在及其有均養之德也讀詩一得王雪山曰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後人必以爲常此談詩之病也三說俱高雅

集解之子不言德正欲借鳩以見之故朱子云鳩之性專靜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蓋無成而代有終者妻道也鳩居成巢亦無成有終之義

衍義此章與有取義鳩性拙宜享成巢與女子賢宜享盛禮居之是居處於中講之子句要點專靜純一之德出來專靜以有常言純一以不二言此女德之正而類鳩者也于歸際仲春以于歸也百兩不過極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五

言其盛但百兩亦是常禮必女之德足以稱之而後見其宜無德則虛矣

正解無非無儀是婦德無成有終是妻道甚似鳩性之拙注鳩性拙二句是解鳩之不能爲巢非謂其拙便宜得巢也勿作拙正是好處若爭奪鵲巢亦豈是好處乎詩人不過言百兩盛儀之子宜之鵲巢甚固鳩得居之而已之子不言德正借鳩以見之也 詩柄南國諸侯乃女子之父嫁於諸侯則女子之夫也家人美之就夫家之人言蓋婦人以夫爲家也 按家人是夫家之人因見迎女大有經營而女來享

現成之福故以鵲巢鳩居起興大意似是如此然不見女德之賢朱子從鳩拙中看出女有專靜純一之德便覺意味深長 孔疏云鳩有均一之德不從拙取義似亦可用

講禮儀以貴而盛尤以德而宜如之子是也維彼鵲之有其完巢也則維性拙之鳩宜乎其居之而得此成巢矣是以之子之賢專靜純一而于歸也宜乎我國以百兩之車御而迎之而受此盛禮矣不亦可美也哉

維鵲有巢句維鳩方之句之子于歸句百兩將之句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六

興也方有之也將送也

孔疏言送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婿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

說約將之父母家人送之也對詩柄其家人說

正解方與居有別居者猶一時之暫方則為其所有故注云方有之也奄有之以為其所也方之即橫據意并慙報遜避之意亦無之矣所謂惡知非有居之無疑也亦見他性拙處

按居未言久暫方之則久矣 迎而後送故先言御

次言將

講維鵲有巢則維鳩宜方而有之矣是以之子之賢而于歸也宜乎彼國之以百兩將而送之矣不亦可美哉

維鵲有巢句維鳩盈之句之子于歸句百兩成之句

興也盈滿也謂眾媵姪娣之多成成其禮也

毛傳能成百兩之禮也

鄭箋滿者言眾媵姪娣之多

孔疏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凡有八人是其多也又曰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七

女弟也

按毛云成禮是也鄭孔云成夫人不可用

講意盈之不必說呼羣引類亦不必說生育之蕃只是類聚於其中便是

說約眾媵姪娣之多本鄭箋也會意釋經自妙但盈之本興成之不必認真說以混比體此又當辨

集解麟士說甚佳但眾媵姪娣意點入成之內正無礙蓋二姓合好送送百兩眾媵姪娣爛其盈門而大禮於是乎成矣如此說入既不類比體且又與興意相照恐朱子採此即此意亦未可知

衍義朱子先於盈字中見出遂解云眾媵姪娣之多
是解經之法也方山云此見得禮有取意宜點在成
之內蓋迎以百兩送以百兩而諸姑百姊爛其盈門
婚姻之禮於是成矣成之主迎送百兩說而以眾媵
句帶說方完成字乃無曠儀無缺典意所謂先王制
禮有之不敢廢無之不敢增是也

按眾媵姪娣之多必備百兩方成禮只就此一事說
非泛說成婚姻之禮禮不止此一事也 此百兩兼
迎送言

講維鵠有巢則維鳩宜方而盈之矣是以之子之賢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八

而于歸也宜乎百兩之儀以成此盛禮矣不亦可美
哉

鵲巢三章章四句

小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
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巢乃可以配焉

鄭箋起家而居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
德如鵲巢然而後可配國君

朱子曰文王之時關雎之化行於闔門之內而諸侯
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
是而詩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

也後皆放此

正解通詩是與其以令德而宜享令儀也首言往迎
之禮次言來送之禮未言合成之禮意只三平而重
在之子于歸上 本文未嘗說出德字然之子非有
德何能當此百兩哉原只侈言婚禮其德之稱在言
外

于以采芣 于沼于沚 于以用之 公侯之事

賦也于於也芣白蒿也沼池也沚渚也事祭事也

毛傳芣白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芣菜
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九

以薦王后則荐菜也 之事祭事也

鄭箋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芣菜者以豆薦芣菹 言
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

孔疏言夫人往何處采此芣菜乎於沼池於沚渚之
旁采之也既采之為菹夫人往何處用之乎於公侯
之宮祭事夫人當薦之也此章言采取故卒章論其
祭事 孫炎曰芣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沚者
謂於其旁采之也下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水中
也 經有三于傳訓為於不辨上下箋明下二于為
於上于為往故疊經以訓之言往足矣兼言往以者

嫌于以共訓為往故明之又言以豆薦蕡蕡者醢人云四豆之實皆有菹菹在豆故知以豆薦蕡蕡也序云可以奉祭祀故知祭事祭必於宗廟故下云宮互見其義也訓于不訓往

大全本草曰蕡蓬蒿也似青蒿而葉粗上有白毛從初生至枯白於眾蒿頗似細艾三月採爾雅所謂蒿也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為菹 爾雅小洲曰渚小渚曰汜沼池之曲者是也

長樂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太廟是也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十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或曰蕡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循周南之有葛覃也

問采蘋蕡以供祭祀采泉耳以備酒漿后妃夫人恐未必親為之朱子曰詩人且是如此說 問采蘋何故存兩說曰如今不見得果是如何且與兩存從來說蕡所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抵死說道只為奉祭事不為蠶事

集解于以重躬親意然不必泥定親往使人取之而身任其事即是躬親

衍發此與下章是未祭之先豫備祭物而一念之誠敬已著於此 詩人偶指一蕡原自慎重亦是舉一而概餘也 四豆之享者有菹菹之類有七而蕡與其中君主灌獻而夫人亦有薦豆之職故曰用之公侯之事居位阼階而夫人亦副禘立于東房故曰用之公侯之宮

按朱傳三或曰共是一說宜合看然今不用也 講國君奉祭必使夫人相之所以備內官而廣孝思也我夫人何如哉于以采蘋必躬必親則于曲池之沼小渚之汜矣于以用之果何事哉蓋公侯有事于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十一

祭主婦有薦豆之禮而豫以備之也

于以采蘋 于澗之中 于以用之 公侯之宮

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按集傳解釋並用毛傳

大全體記祭義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築宮仞有三尺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桑于公桑

按首章言事渾言其事也次章言宮則指其事之所也

講于以采蘋則于澗之中矣于以用之果何所乎蓋

公侯祭於都宮夫人有菹醢之薦而豫以備之也是未祭以前誠敬如此

彼之僮僮句夙夜在公公韻彼之祁祁祁韻薄言還歸歸韻

歸韻

賦也被首飾也編髮為之僮僮敬也夙早也公公所也祁祁舒遲貌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或曰公即所謂公桑也

毛傳被首飾也僮僮敬也夙早也 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圭

鄭箋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漑饒饗之事禮記主婦髮髻 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髻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鄭訓言為我欠通故交之孔疏言夫人首服被髮之飾僮僮然甚疎敬乎何時為此疎敬請先祭之時早夜在事當視濯漑饒饗之時甚疎敬矣至於祭畢釋祭服又首服被髮之釋祁祁然有威儀何時為此威儀乎謂祭事既畢夫人云薄欲還歸反其燕寢之時明有威儀矣 被者首服之名在首故曰首飾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髮髻與

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禘注云被禘讀為髮髻古者

或別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髮髻焉此周禮所謂次也又追師掌為副編次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即與次一也知者特牲云主婦纓笄少牢云被禘纓笄笄上有次而已故知是周禮之次也 知僮僮不為被服者以下祁祁據夫人之安舒故此為疎懼而恭敬也 早謂祭日之晨夜謂祭祀之先夕之期也先夙後夜便又耳夜在事謂先夕視濯漑早在事謂朝視饒饗在事者存在於此視濯漑饒饗之事所謂不失其職也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圭

朱子曰公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 華谷嚴氏曰王后六服祿衣為進朝於王之服首則服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夫人祭祀不應服次曹氏謂此在商時與周禮異 通解僮僮祁祁但就被上發揮不是言被之人夙夜一時事是昧且時候在公正祭時勿就地說 六帖天光向晨為夙昧晦未分為夜家語所謂質明行事也 正解此章見誠敬之存於中而著於外者如此也上二句是執事之有恪下二句是終事之不違敬不可

見而見之於被僮僮步雖移而被不動意若有以聳之也那那行有節而被不急遽意若有以留之也夙夜在公句要點沼沚之毛於此乎獻澗中之品於此乎陳意薄言旋歸句要點公侯之事於此乎終公侯之宮於此乎離意總見統始終而與公侯合敬正小序所謂夫人不失職也

指南僮僮者端竦不動也大凡此心嚴恪敬畏則頭容必直足雖動而被自然不動故注解曰僮僮竦敬也那那是緩而不迫之意常情祭畢而敬弛則其歸必速行必疾惟其心不忘乎敬故被如此那那大抵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古

宗廟嚴肅所在祭祀禮法所關極是束縛不自在之處假使敬有不存則方祭之時便有欲畢之心既畢之後則脫然以爲了事矣故夫人那那於祭之時獨此尤難深爲可美

按僮僮那那就被上形容有味不然竟將被字截斷矣夫人無徹夜在祭所之理故夙夜只作偵明一時說

講由是而當祭也但見夫人之被僮僮而竦敬者此果何時乎乃薦絜方奠而早夜在公之時也及其既祭也但見夫人之被遲遲而舒徐者此又何時乎乃

徹絜告終薄言還歸之時也事有始終敬無間斷此所以爲賢哉

采芣三章章四句

小序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止齋陳氏曰采芣其家人之六二乎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無遂事惟飲食薦享而已采芣于沼澗而用之于祭祀其未事則夙夜以致吾力其既事則舒遲以言歸而已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極言以形容其誠敬之有終始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古

也熟玩之如畫出箇賢婦人來其意態精神皆可見采芣以供祭是未祭以前事也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是正當祭時事也被之那那薄言還歸是既祭畢時事也夫銳始而怠終者常人之情也事有始終敬無間斷此夫人之所以爲賢也

正解通章總見夫人助祭而始終能敬也首二章是采芣指未祭時言僮僮二句是薦絜指方祭時言那那二句是徹絜指祭畢時言呂氏云一章二章言其事三章言其容俱要本公侯說來夫人雖備內官然事則公侯事也夫人雖主東房然宮則公侯宮也即

末亦須見與公侯合敬意本文只美夫人公侯合敬是補意

嘒嘒草蟲句 趨趨阜蟲句 未見君子句 憂心忡忡句

亦既見止句 亦既覯止句 我心則降句 未三句

賦也嘒嘒聲也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趨趨躍貌阜蟲蟻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語辭觀遇降下也奇音木陸

毛傳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趨趨躍也阜蟲蟻也

忡忡猶衝衝也 止辭也觀遇降下也

鄭箋草蟲鳴阜蟲躍而從之異種同類

孔疏嘒嘒然鳴而相呼者草蟲也趨趨然躍而從之

者阜蟲也 釋蟲云草蟲負蟻郭璞曰常羊也陸璣

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末

云阜蟲蟻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為蟲子兖州人謂之騰許慎云蝗蟲也蔡邕云蚤蝗也明一物 言異種同類者以爾雅別文而釋故知異種今聞聲而相從故知同類也以其種類大同故聞其聲跳躍而相從 按傳箋俱以婦適人言故不錄 草蟲鳴阜蟲躍而從之集傳不用今亦不入講只開說 箋以觀為男 女觀精粗鄙之甚

晏山謝氏曰衝衝心不寧也降猶令人云放下心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

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三山李氏日出車亦是行役之詩故五章述其妻憂

思亦如此

通解曰既見者擬議之辭

說約詩柄感時物之變是賦字之理思其君子如此

之二字包下四句既見既覯層疊致望之辭不必有

分草蟲不知果是爾雅之草蟲否至於阜蟲必與衝

蟲為二物矣

衍義此章並下二章時物之變化是一時所感之事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七

時物變則行役之久可知故思之切而隨時皆足以感之不可用時物屢變意作過文思君子通管未見既見言之非專指未見也亦既見三句非真既見既覯不過豫擬之辭見覯略有分別見是覯其儀容觀是見而有接遇密邇之意忡忡字與則降字相應忡忡便不能下降則忡忡者下矣 詩中兩亦字一則字宜玩言必如此我心方愜而今尙未見也如之何而不憂乎 嶧山云未見而憂必既見而喜見其思出於正而有貞靜專一之意惟有貞靜專一之意故與卷耳詩一也

正解嘒嘒是聞其聲趨趨是見其形人無所念即時聽草蟲之鳴時見阜螽之躍亦漠然不相關切惟意有所縈而景物之變日來於前益足動深圍之徘徊耳非有所聞有所見而始思君子也未見既見不平等未見邊

講物類每因時而變化人情恆感物而興思向我君子行役之時草蟲未聞有其聲也今則嘒嘒然而鳴矣阜螽未見其有形也今則趨趨然而躍矣當斯時也猶未見君子之歸憂之於心忡忡其靡寧焉必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庶於我忡忡之心則可以下耳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六

否則何以自慰耶

陟彼南山句言采其蕨句未見君子句憂心惓惓句亦既見止句亦既覯止句我心則說句

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也初生無葉時可食亦感時物之變也惓惓貌

釋文章本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鼈鼈卑滅反本又作驚俗云其初生似鼈脚故名焉

黃氏曰隨其所感動其所思時物之變屢至大夫之役未遑憂念之情其可已乎

講不特草蟲阜螽已也陟彼南山以望君子又見有

蕨生焉則言采其蕨矣斯時也猶未見君子此心爲之惓惓而憂焉必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惓惓之心則始悅耳否則其何能忘耶

陟彼南山句言采其蕨句未見君子句我心傷悲句亦既見止句亦既覯止句我心則夷句

賦也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閒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卽莊子所謂迷陽者夷平也

孔疏陸璣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菴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定本云薇草也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九

慶源輔氏曰蕨薇皆是山之所有登山采薇亦皆託言也凡詩中所言采掇之事多是託言

致堂胡氏曰荆楚之閒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狀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甘美野人呼爲迷陽疑莊子所謂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卽此蕨也

容齋項氏曰薇今之野豌豆蜀人謂之巢菜

說約魯詩世學榮陽鄭氏曰迷陽乃杞柳之藤布路則疑人之行故莊子載接輿歌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此不知其何據然亦必非卽薇矣

通解此章與上章皆一意草蟲早蚤采蕨采薇皆是
一時所感非時物屢變之意朱公遷曰憂思之意反
覆道之

集解草蟲早蚤采蕨采薇通解云皆一時事不可以
屢變言據張衡云大火流草雉鳴則是草蟲鳴早蚤
躍乃深秋時候也采蕨采薇又暮春時候也自秋徂
春觸物懷人故切於思即作屢變言亦妙說一

正解登山是託以望君子非實言也此意輕不過引
起下文只重蕨薇之變上說字緊頂懷夷字緊
頂傷悲懷憂憂畢聚也說則聚者散矣傷悲憂成疾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三

也夷則疾者平矣須得流連盼望無已之情

講又不特蕨已也陟彼南山以望君子又見有薇生
焉則言采其薇矣斯時也猶未見君子我心爲之傷
悲焉必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傷悲之心則始得
夷平耳否則其何能已耶

草蟲三章章七句

小序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朱子曰此恐亦是婦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按傳箋俱作婦人適人說是照以禮自防爲解集傳
作思其君子行役在外與自防意不甚貼合然集傳

爲優

疊山謝氏曰懷憂之深不止於忡忡矣傷則惻然
而痛悲則無聲之哀不止於懷憂矣此未見之憂一
節緊一節也降則心稍放下說則喜動於中夷則心
氣和平此既見之喜一節深一節也此詩每有三節
蟲鳴蚤躍采蕨采薇之時是一般意思忡忡懷憂傷
悲之時是一般意思則降則說則夷之時是一般意
思

豐城朱氏曰卷耳后妃之思其君子也草蟲大夫妻
之思其君子也曰汝墳曰殷其雷又行役者之妻之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三

思其君子也尊卑之分雖殊而室家之情則一然以
行役之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所以爲風
之正也

衍義此詩三平看各章上二句是感時物之變下是
切思念之情通重感物而思上此詩作於思念之日
非既歸之時也詩柄諸侯大夫乃諸侯之大夫之妻
非諸侯與大夫並言

正解當以未見而憂作主其說既見方樂者正說未
見則憂不能已也蟲鳴蚤躍采蕨采薇皆君子去時
所未見者而今忽見之故曰感時物之變此乃一時

所感非時物屢變之謂

指南時物之變不可同汝墳作實說汝墳作於歸時

此作於未歸時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為韻

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蘇濱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流潦也

毛傳蘋大萍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

孔疏釋草云萃萍其大者蘋舍人曰萃一名萍郭璞

曰今水上浮萍也江東謂之藻音瓢左傳曰蘋蘩藇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三

藻之菜蘊聚也故言藻聚藻陸璣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則藻聚生故謂之聚藻也行者道也說文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

按毛鄭謂婦人將嫁教於宗室而祭女所出祖其說

大異故不錄

華谷嚴氏曰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曰蘋葉圓闊寸

許季春始生可慘蒸為茹中者曰荇菜小者水上浮

萍毛氏以蘋為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為水上浮萍是

以小萍為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萍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萍而乃用以供祭祀乎蘋荇非一物不宜混看

說約魯詩世學袁氏曰古人祭祀不用園蔬懼其穢

而喪也故采荇蘋芹藻以為菹籍田亦不用糞惟以

香水燔柴取其灰雜蘇豆壅之而已考禮者所當知

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

臨川王氏曰采蘋必於南澗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

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

慶源輔氏曰此詩與采芣正相類但采芣是美諸侯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三

夫人此詩是美大夫妻以言奠於宗室而知之也衍義此章敘采物之敬采物雖重躬親然非必自為之使人為之亦是雖臭味未成而誠敬已寓於躬采之時矣

講大夫奉祭主婦助奠禮也其致敬何如哉彼蘋可

以羞神明也于以采之則于南澗之濱焉藻可以供

宗廟也于以采之則于彼行潦之中焉不辭躬親而

盡所以取之者如此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以為菹也錡

釜屬有足曰鈞無足曰釜

曹氏曰筐筥皆竹器

陸氏曰鈞三足釜也

慶源輔氏曰知粗熟而淹以爲菹者祭祀之禮主婦薦豆而實以菹醢故也

六帖舊以蘋藻二物故盛湘各以二器亦不必筥筐

鈞釜紛然不一而足總見備治之意

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

臨川王氏曰所用有常器也

長樂劉氏曰誠敬之至事事必躬也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五

慶源輔氏曰所用有常器每事必躬親先後有次第皆嚴敬者之所爲也嚴敬則自然整飭如此

安成劉氏曰必采而後盛以筐筥必盛而後烹以鈞釜則非循序有常者不能也曰采曰盛曰湘無一不

親曰筐曰筥曰鈞曰釜無一不具則非嚴敬整飭者不能也

不能也

衍義元峰云盛之而後湘之循序也盛之必以筐筥

湘之必以鈞釜有常也循序有常則嚴敬整飭可知

矣 此章敘理物之敬筐筥殊器不輕於合并以雜

其方潔之性也鈞釜異施不瀾於烹宰以滄其滋味

之宜也雖馨香未薦而誠敬已寓於盛湘之中矣

講蘋藻既采而後有以盛矣于以盛之維夫筐及夫

筥焉既盛而後有以湘矣于以湘之維夫鈞及夫釜

焉所用有常器每事必躬親先後次序無不嚴敬而

自然整飭盡所以理之者如此

于以奠之

宗室牖下

下句

誰其尸之

有齊季女

女韻

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

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尸主也齊敬貌季少也祭祀之禮

主婦薦豆實以菹醢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

之所從來者遠矣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五

毛傳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 尸主齊敬季少也

按訓字朱傳皆用之至云將嫁女必禮之於牖下朱

傳不用蓋嫁女之說屬添設小序中並無此意毛傳

何所本而云然

朱子曰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

室西南隅爲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所謂牖下者

也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

廬陵李氏曰堂屋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

榑後榑之下以南爲堂以北爲室與房大夫房東室

西相運爲之室又尸東而牖西尸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牖穿壁爲交窗以取明也建安熊氏曰菹菜茹醢肉汁周禮有七俎七醢或曰醢肉醬也又曰無骨爲醢

通解此章只言薦俎注兼醢者引禮之全文也大夫妻作文不可用出蓋非詩人自言也

衍義宗室牖下乃宗室之牖下也不可平看宜重在宗室上說宗室之廟大夫奉祭之所也牖下只是棲神之所奠蘋藻皆在於此奠只是陳設之意到尸之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采芣

方指薦豆言凡采之治之與之皆主婦事也有齊兼心與容言季字亦有意見其禮儀未習而即能敬也此章敘奠物之敬

集解之字指蘋藻莫是陳設於此尸之方是薦豆尸非主祭乃主此薦豆之事

按宗室卽此大夫之宗室猶言宗廟也非往祭大宗家之室本言大夫妻因其少故稱季女舊說因女字遂謂將嫁失之泥矣

講蘋藻既理則有事於奠矣予以奠而陳之果何在乎則在宗室之牖下焉蓋宗室乃奉祭之所而牖下

乃神靈之棲也然其奠也誰其尸而主之乎則此有齊之季女焉其質雖少而敬若夙嫻明德之馨奏格於無言之表而盡其所以薦者如此賢而可美爲何如哉

采蘋三章章四句

小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按序說不差而毛鄭追論其爲女事鑿矣

東萊呂氏曰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爲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采芣

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

慶源輔氏曰首章言未祭之前采蘋藻之事次章言既得蘋藻而治以爲俎之事三章言祭時獻豆俎之事如東萊所言亦說得好但此詩意尤在有齊季女一句上惟敬故無間斷少而能敬非質之美而教之豫者不能非文王之化所從來者遠曷能如此哉采蘋見其始終之敬采蘋見其少而能敬

衍義此詩每章要見誠敬意詩柄能字見其誠敬也首章敘其取物之事次章敘其理物之事三章敘其

薦物之事采而盛盛而湘湘而奠事有次序故曰序其事只疊疊說去不用分總是敘其能奉祭祀也大夫妻是說詩者口氣若詩人只以主婦言之通章重有齊季女一句上祭以齊為主由采而盛由盛而湘由湘而奠疊疊說來皆有敬字意在但未明言其敬也至末乃總承之曰誰其主此乎乃能敬之少女耳非上面混說而至末始言敬也俱要提大夫作主而主婦相之纔有來歷

蔽芾甘棠

句勿剪勿伐

伐召伯所茇

戎韻

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剪剔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无

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伯方伯芟草舍也

毛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剪去伐擊也芟草舍也

鄭箋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孔疏國人見召伯止舍棠下決男女之訟今雖身去尚敬其樹言蔽芾然之小甘棠勿得剪去勿得伐擊

由此樹召伯所舍舍於其下故也釋木云杜甘棠

郭璞曰今之杜梨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曰杜赤

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白者為棠其赤者為

杜杜杜傳曰杜赤棠是也芟草舍者周禮仲夏教芟

杜杜杜傳曰杜赤棠是也芟草舍者周禮仲夏教芟

舍注云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然則芟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芟舍載馳傳曰草行曰跋以其對涉是水行故以跋為草行且跋字從足與此異也

廬陵羅氏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謂作舍也

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長樂王氏曰召伯觀省風俗或芟甘棠之下以受民

訟

元城劉氏曰憩息甘棠之下耳說者乃謂召公不重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无

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為墨子之道也觀其物思

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之至也

通解是因人愛物非觀物思人勿字不忍意非相戒

辭也芟乃草率舍止之謂布政而偶憩其下不是舍

甘棠之下布政也布政句不必說出自我解注者道

其實耳

六帖其後去後非沒後也二南皆周公制作時所輯

纂序思其德故愛其樹亦說詩者言非詩人口語

集解甘棠為召伯所茇而遂勿忍剪伐其故何居言

外雖然矣不露感德乃見深威

衍義召公所愿不一處所想亦不專在棠下詩人偶因其嘗想之木而起詠耳 范稼軒曰此詩要見召伯遺愛在兩人魂夢閒情無可以留召伯之音容者只因父老相傳召伯會舍甘棠之下遂相與誌而護之其實追慕之神全在甘棠外也况王民嚶嚶並無後世去思光景偶見甘棠不禁感歎一番耳 講凡人已去而有難忘即物雖小而皆可愛如茲陰翳茂盛者蔽芾之甘棠也勿或剪之而斷其枝葉勿或伐之而戕其條幹蓋我召伯所芟舍其下者召伯豈他人則甘棠豈他樹而吾人能忍傷也哉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三

蔽芾甘棠

句

勿剪勿敗

句

召伯所憩

句

憩韻

賦也敗折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放此

說約字棠敗本薄邁切排去聲壞也毀也損也頽也又布怪切音拜凡物自敗壞則薄邁切物不自敗而我敗之則布怪切此詩之義也又皮意切音避此詩之叶也

按敗是毀壞較伐字為輕

講蔽芾甘棠勿或剪之並勿或敗之使殘毀也蓋我

召伯所曾憩息者豈他樹比哉

蔽芾甘棠

句

勿剪勿拜

句

召伯所說

句

說韻

賦也拜屈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董氏曰如人之拜小低屈也

華谷嚴氏曰拜謂攀下其枝如人之拜

說約拜字葉音秘

通解此與上二章一意只是勿敗深於勿伐勿拜深

於勿敗耳非特有先後之說也

集解始則言不可斬伐而去之繼則言豈特不可斬

伐但殘壞之亦不可終則言豈特不可殘壞但低屈

之亦不可愛之愈深護之愈至也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三

講蔽芾甘棠勿或剪之並勿或拜之使低屈也蓋我

召伯所曾稅止者豈他樹比哉

甘棠三章章三句

小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鄭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為二伯後封

於燕此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

大全史記燕世家曰召公甚得兆民和巡行鄉邑有

棠樹決政事其下人思召公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

三山李氏曰樂記論武樂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

右則召公為伯在武王時而此詩稱伯者亦後人追

稱之耳

慶源韓氏曰蘇氏謂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此其說似可采而詩傳不取者蓋二南皆周公所集其實皆所以明文王之德化也

正解通詩總是民思其德而愛之極其至也三章各上二句是愛其樹末句是思其德 重在思德上思德故愛其人愛其人故愛其物若作觀物思人撫棠隕涕等語何異萊公柏峴山碑耶 思召伯之德而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三

絕不道出思德字並愛樹亦不知何以至此說詩須會此意 文王稱西伯而召公亦稱伯意布政在文王之時而此詩之作由於後人思其德殆為武王以後之詩矣

指南此詩是召伯循行既去之後南人追思其德故作是詩非召伯沒後也三章雖一意而辭有淺深愛之愈深只是於伐敗拜上見之二章敗則少戕其生矣三章拜則少屈其性矣一敗一屈亦有所不忍謂其仁政在也此見感在仁人而愛在甘棠南人之愛深矣

按文王為西伯時召公豈得稱伯故正解以為武王

以後之詩然直說到武王時人方詠之則與文王之化隔一層李氏謂後人追稱當以詩作於文王時傳至後日人追稱之為伯耳又或詩人頌美虛稱伯字亦無礙 茂懃說無淺深只伐敗拜有淺深蓋此不忍以損甘棠者一層輕似一層則所以愛召公者一層深似一層

厭池行露

露韻 豈不夙夜

夜韻 謂行多露

露韻

賦也厭池溼意行道夙早也

毛傳厭池溼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豈不作有是解欠明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三

鄭箋夙早也厭池然溼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今彊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

孔疏毛以為厭池然而溼道中有露之時行人豈不欲早夜而行也有是早夜而行之道所以不行者以為道中之露多懼早夜之濡已故不行耳以與彊暴之男今來求己我豈不欲與汝為室家乎有是欲與汝為室家之道所以不為者室家之禮不足懼違禮之污身故不為耳似行人之懼露喻貞女之畏

禮

按露是露言鄭以有露為二月孔又以露多為三月四月皆非正意

衍義夙夜不必分兩時只是清早晦明未辨之際厭
泥之露正在此時也沾濡亦連看不可以沾為沾人
之衣濡為濡人之足

按行訓道道猶路也是死字

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
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污者自
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閒之露方溼我豈不欲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露

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
獨行或有強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
也

通解首句分上是有可畏之勢下是存敬畏之心不
直言強暴但託言畏露絕人之意甚嚴絕人之辭則
隱矣注蓋以女子早夜數句是言外補意非女子自
言

說約夜字彙作羊遇反音裕兩露字俱叶夜字非夜
字無韻而兩露同字自相叶也如此即不必言首句
分逐句讀住令有尋味亦更勝耳

築序以多露喻強暴似比體然夜行多畏則已說出

情事故仍屬賦亦如卷耳等賦而託言者耳

集解謂行多露謂字乃自量而自止之辭也豈不以

夜亦只假設之語其意只要見平日自守如此其嚴

以起下暴白之端耳

指南露有沾濡之患與人有強暴之辱一也畏之而

不敢獨行惟恐辱及我也行文只在露之方溼與畏

露之沾濡處點綴形容使女子不可犯之意儼然言

表

講婚姻人道之始禮義天下之閑如茲之厭迥而方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露

溼者行道閒之露甚可畏也當此之時我豈不欲早
夜而行乎特為此行道之閒多露沾濡有所畏而不
敢焉耳使或冒焉不顧豈自守之道哉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雀女無家雀
何以速我獄誰謂雀室家不足雀

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

毛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

獄塲也 昏禮純帛不過五兩獄訓塲
欠明

鄭箋女過強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

角強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

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味今疆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 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媾之之言不和六禮之來疆委之

孔疏此疆暴之男侵陵貞女女不肯從爲男所訟故貞女與對此陳其辭也言人誰謂雀無角乎以其雀若無角何以得穿我屋乎以雀之穿屋似有角故謂雀之有角以言人誰謂汝於我無室家乎以其汝若於我無室家何以故召我而獄也見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故謂之有室家之道然事有相似而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毛

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味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穿屋之物速獄之事二者皆有似而實非士師今日當審察之何者此疆暴之男雖召我來至與我塲實其情而室家之道不足已終不從之 穿屋似用角速獄似有室家也而非者穿乃用味獄乃侵陵士師當審察之此召伯謂之士師者以其聽訟故以獄官言之 知不爲幣不足者以男速女而獄幣若不備不得訟也以訟拒之明女不肯受男子疆委其禮然後訟之言女受己之禮而不從已故知幣可備而云不足明男女賢與不肖各有其

耦女所不從男子疆來故云媾灼之言不和六禮之來疆委之是其室家不足也

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與人皆謂汝於我肯有求爲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爲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

華谷嚴氏曰男侵陵女女不從遂誣女以有室家之約而召伯聽其訟此詩述女子自訴之辭如此蓋雀之穿屋實以味不以角也男子之速我獄乃是侵陵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毛

實無室家之禮也

六帖誰謂二句本是兩層語意甚急反覆申詠之自得其解凡說詩難通處要把舊時講解盡數徹去只將本文反覆玩味其義自見

通解自訴猶自暴白非訴於召伯獨言雀鼠者雀淫物鼠貪物也

說約詩誰謂是反言注人皆謂是正言與四句止然汝雖是轉處 角本音錄說見麟角章疑雀以角必無之事不必云嘴銳而鈞之謂角也字書及毛鄭以下諸家俱無此解味釋文云本亦作囑鳥口也

集解無家連獄蓋多露之可畏至於此只是能不夙夜以自取辱耳盡其在我則訟獄自可聽之

衍義此章與其見誣以禮責乎人下章與其見誣以禮斷乎己重在責彊暴誣己上 獄訟非已然事不過豫設此言以絕人耳強暴者將必以此為辭故言此以絕其端耳誰謂何以皆自他而言雖速一句則所以自述也 雀有嘴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誰不知之詩人云云自有意味勿將兩誰謂說得死煞正解誰謂二字不是就他人言猶云那箇說道雀無角他將甚麼來穿我之屋明謂雀之穿屋不待有角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美

也強暴之速人於獄豈待有家哉所謂無其理而有其事無其事而有其說莫認真解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今穿屋穿墻事則可疑實理之易明者求為室家之禮如婚姻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之屬注云納采納鴈以為采擇之禮也問名問生女父母名氏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為婚姻之訂請期請婚日也 指南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人有禮故能速我獄二者皆似有而實無此與意也 雀無角二句辭意難說猶言雀能穿屋者也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誰

誰雀無角乎使其無角何以能穿我之屋也言外更有誰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之意

按誰謂四句當先從下二句正意說言人皆謂女有室家之禮於我我不從故至速我以獄也借上二句起興言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既穿我屋誰謂雀無角乎女無家何以速我獄既速我獄誰謂女無家乎究其實雀亦無角女亦無家也如此說似分曉 講夫我之自守如此奈何有欲誣我而相強者乎彼雀能穿屋者也能穿屋似乎有角矣誰謂雀無角乎使其無角何以穿我之屋也况汝能速我獄者也速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美

我獄似乎有家矣誰謂女無家乎使其無家何以速我於獄也然汝雖能速我於獄而六禮未備所以求為室家者不之足也迹有似而實則無負屈難明如此誣孰甚哉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墻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興也牙杜齒也墻牆也 毛傳墻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 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 陸氏曰鼠有齒而無牙

詩記先獄後訟者謂先繫之獄而後實對也

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為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

慶源輔氏曰前章室家不足責之以禮也此章亦不女從斷之以義也貞女之志守禮執義如此則被化而成德者深矣杜齒謂齒之大者

集解速獄速訟雖是多露妄加遽然不足不從則行露自多吾身自潔雀角鼠牙亦無奈我何矣

六帖先獄後訟者叶音無義先室家不足而後亦不女從者其辭婉其志決也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罕

說約訟字彙又叶徂紅反音叢疑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同此

講鼠能穿墉者也穿墉似有牙矣誰謂鼠無牙乎無牙何以能穿我墉也况汝能速我訟者也速我訟似有家矣誰謂汝無家乎無家而何以能速我訟也然汝雖能速我訟而禮實未備我亦終不汝從矣其能強我也哉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小序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疆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鄭箋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

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孔疏作行露詩者言召伯聽斷男女室家之訟也由文王之時被化日久衰亂之俗已微貞信之教乃興是故疆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男雖侵陵貞女不從是以貞女被訟而召伯聽斷之

按朱傳云作此詩以絕其人非真有訟經召伯之聽斷蓋有召伯而女守貞不從雖暴者將自息也朱傳遵召伯之教亦只帶言不可依舊說指定召伯聽訟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罕

集解此皆貞女自誓之辭言我之以禮自守如此假令猶有強暴橫加雖雀角鼠牙似疑難辨而我必白之不妄從也甚言以自固非真會待斷於召伯也正解通章俱以禮為主首章是以禮自守恐人之犯禮而不妄於行二章三章是以禮自訴責人之失禮而不妄於從蓋女子當深處閨中而欲早夜獨行者何為此只假設之辭其意只要見己平素若果輕出召伯猶或有因今自守如此其嚴而反致之獄訟所以為無妄也

按三章上下相承處只是言平日畏露而乃有露終

不受露之沾濡也譬如俗言怕有風波而風波不能免之意然以禮自守則風波自息

羔羊之皮皮句素絲五紵紵句退食自公句委蛇委蛇句

韻蛇

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紵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

毛傳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紵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 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聖

鄭箋委蛇自得之貌

孔疏毛以為召南大夫皆正直節儉言用羔羊之皮以為裘縫殺得制素絲為英飾其紵數有五也外服羔羊之裘內有羔羊之德故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布德施行皆委蛇然動而有注可使火蹤迹而效之言其行服相稱內外得宜此章言羔羊之皮卒章言羔羊之縫互見其用皮為裘縫殺得制也 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大夫減膳食順從於事心志自得委蛇然 小羔大羊對文為異此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傳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聖

以羔羊並言故以小大釋之此言紵數下言總數謂紵總之數有五非訓紵總為數也 二章傳云絨縠者釋訓云絨羔羊之縫也孫炎曰絨之為界絨然則縫合羔羊皮為裘縫即皮之界絨因名裘縫為絨五絨既為縫則五紵五總亦為縫也視之見其五故皆云五焉傳於首章先言紵數者以經云五紵先解五之意故紵數有五也首章既解其數故二章解其體言絨縠也且因爾雅之文爾雅獨解絨者蓋舉中言之二章既解其體恐人以為紵自數也絨自縠也故於卒章又言總數有五以明絨數亦五絨言縠則紵總

亦縠可知傳互言也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為組紉以英飾裘之縫中清人傳曰矛有英飾闕宮傳云朱英為飾則此英亦為飾可知素絲為飾唯組紉耳若為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于旄曰素絲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組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為組組矣 既云素絲即云五紵五絨是裘縫明矣又明素絲為組紉而施於縫中故下雜記注云組施諸縫若今之條是有組紉而施於縫中之驗傳知素絲不為線而得為飾者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表非線也

按毛傳訓委蛇欠明鄭訓退食自公覺鑿

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爲紉施之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爲飾紉音馴

曹氏曰裘必合眾皮而成故其縫殺不一

華谷嚴氏曰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皮蓋倣古制

接以絲飾表謂之飾則非縫皮使合之謂當在縫之外加絲繩爲飾耳然必在中縫邊縫用之故其數有五若隨皮斜縫處或不使用也 五紵是五道若拘定五箇皮合爲裘則與羔羊不合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罍

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朱子曰衣裳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羊裘素飾可見其節儉退食委蛇可見其正直

疊山謝氏曰召南大夫有潔白之操稱潔白之服心中無愧作故外貌有威儀德行可法故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委蛇委蛇此泰然自得之貌也使胸中微有愧作其步趨非躁則急不遲則速安能委委蛇蛇哉

南軒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愧於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恩違之不暇豈有委蛇氣象哉

說約裘取輕煖則羔擇小矣必至多皮紵不止五矣止五故見節儉然疏義引許氏謂節制儉約皆不自放之意非以用財亦妙理 羔裘以黑素絲英縫則最爲分明故胡氏曰縫之矣兀謂紵有界限謂緘合二爲一謂總皆取黑白別處爲義也鄭風三英燦兮當是此英裘英字禮內則疏組紉俱爲條闊薄者爲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罍

組似繩者爲紉 集傳燕居因下退食自公言也按諸家不然且上下各兩句本開說或直言其裘不詳其地渾淪尤妙

正解節儉正直不止此二事特舉此以例餘耳 委蛇指一身言非止步履閒也

集解節儉正直雖分兩層但語意本一直說下猶云服羔羊素紵的大夫其容貌何等委蛇也只順文直序而節儉正直意自見

衍義在位而曰皆者非一大夫之謂也 講衣服容貌可以觀德我大夫何如哉彼羔羊之皮

以為裘此常制也其飾是裘者則素絲為絀祗取白
賁絀止於五不事煩縟何節儉如之而且見其退而
家食自公門而出也非復在公矣而委蛇委蛇從容
自得舒泰而有餘裕焉又何正直耶是真可美矣

羔羊之革句素絲五絀句委蛇委蛇句自公退食句

賦也革猶皮也絀裘之縫界也

毛傳革猶皮也絀縫也

鄭箋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孔疏對文則皮革異故掌皮云秋斂皮冬斂革異時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吳

斂之明其別也許氏說文曰斂皮治去其毛曰革革
更也對文言之異散文則皮革通

釋文孫炎云絀縫之界域絀縫爾雅云絀羔裘之縫

也音符用反一本作絀猶縫也則當音符龍反

說約變皮言革取叶韻耳孔疏治去其毛曰革勿用

裘無去毛之理

纂序晏子一裘三十年久則必斂或羔羊之皮斂而

至毛落見革革而至於見縫亦切節儉或亦立言之

次

集解變皮言革變革言縫亦微有異蓋革者毛毯而

革存也縫者革斂而縫見也

講彼羔羊之革以為裘矣而飾以素絲止五絀焉且

氣度之間委蛇委蛇乃自公門出而退食於家之地

也節儉正直不可美哉

羔羊之縫句素絲五絀句委蛇委蛇句退食自公句

韻公

賦也縫縫皮合之以為裘也總亦未詳

毛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

新安胡氏曰絀總竊意名義微異縫之突兀謂之

絀有界限謂之絀合二為一謂之總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吳

按絀總朱傳皆言未詳則不能為之確解矣胡氏說

頗明縫之突兀謂之絀皮上加絀繩高起故突兀其

突兀處界限分明故謂之絀其界限處又兩邊湊合

故謂之總其次第當如此或謂毛去見革革斂見縫

貼節儉處欠大雅縫平聲是活字去聲是死字此韻

平聲卻謂其見在縫合處非云用力去縫也

講彼羔羊之縫以為裘矣而飾以素絲止五總焉且

氣度之間委蛇委蛇乃退食而自公門出之時也節

儉正直不可美哉

羔羊三章章四句

小序羔羊鵲巢之功效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朱子曰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為衍說耳

按此詩與鵲巢無涉亦非以羔羊比其德

安成劉氏曰此詩之言賢才猶周南之有兔置也蓋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風和氣所在生輝故人才之所成就驗諸在野則赴赴之武夫公侯腹心觀諸在朝則委蛇之大夫節儉正直此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者也

正解通詩總美大夫之服與容也不言德而德在其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吳

中各章上二句是燕服無過飾下二句是燕居有裕容二章三章顛倒句法不過變文叶韻無淺深疏義所謂反覆詠歎是也獨言私服私容者以公服自有常制在公自能正容此不足美惟私服私容可以無拘而猶無過飾無過動正見節儉正直處羔羊素絲即是節儉退公委蛇即是正直非謂心之節儉正直形於服飾容貌者如此當時奢侈淫靡而大夫乃能若是所以可美
衍義黃維章曰即私服無過飾則朝服之宜可知即公餘有端步則在公之節可知服何以有常文王卑

服之化風之也容何以自得文王敬止之範風之也按三章意無淺深後二章是從首章抽出言之緘總皆承絕字說來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吳

詩經詳說卷四終

詩經詳說卷五

牟陽再觀祖輯撰

召南

殷其雷

句在南山之陽

韻何斯遠斯

句莫敢或違

韻

振振君子

句歸哉歸哉

韻

句

韻

興也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遠斯斯此所也遠暇也振振信厚也

毛傳何此君子也斯此遠去餘訓字集傳並同

按箋疏以雷喻號令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雷發聲於山之陽竟是比體非興矣又斯字俱指地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一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一

何故在此復去此之彼亦欠分曉

張子曰如鶴鳴婦歎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

廬陵彭氏曰或云行者遇雨則思居者之安居者遇

雨則思行者之勞也

按聞雷而憂君子恐涉賦體只借以起興為是莫

敢或違是言在外勞苦無定在不是說歸

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

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雷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

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於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

而還歸也

慶源輔氏曰此詩明白只涵泳便自見念其勞美其

德冀其早畢事以還歸無棘欲無怨辭可謂得其性

情之正矣婦人而能如此文王之化深矣

豐城朱氏曰何斯遠斯念其久也莫敢或違閱其勞

也振振君子美其德也歸哉歸哉望其至也往役者

君子事上之義思念者婦人愛夫之情二者固並行

而不相悖也

六帖古者戍役仲春而歸此時雷乃發聲故言殷雷

蟄蟲始振故言草蟲阜蠶可見歸期未至未敢遠望

足明性情之正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二

詩說雷照上斯字南山照下斯字在照遠字殷殷照

莫敢或違此反興也

說約此詩反興之始也經文在字照遠字集傳則字

照獨字然俱有意無意之間興四句止於是又是轉

處振振不專泥夫婦相與末二句似無韻晦翁亦

不為之說獨魯詩世學云歸哉二字叶音子又據孔

疏彼人是哉叶子曰何其反是不思叶亦已焉哉已

見關雎章下

翼說早畢事是朱子贊賢婦周旋見能不以私廢公

也

集解振振君子亦是摹擬其平日爲人如此想像之極不覺君子之心情態度有宛然在目者遂一呼號之冀其歸也

行義莫敢或違是憫其勞意振振泛就平日立心制行待物接人上說無二三曰信無刻薄曰厚見得是我之所仰望終身意冀其歸自是夫婦思念之情非

以其有如是之德而冀其歸也冀字以庶幾字代之振振句不必說契闊之約素必我活借老之信素

必我申也注中於是字且冀字不可作婦人口氣講天下不可逃者義而不容己者情我其如君子何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三

耶彼殷然其雷輕聲不動則在南山之陽是雷本無定而反有定矣何斯人今乃違斯所而服役於外莫敢有或暇焉是君子本有定反無定乎且我君子平日振振然立身制行無不信厚者也尙其歸哉尙其歸哉無徒使我思念之切也

殷其雷

句在南山之側

何斯違斯

莫或違息

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興也息止也

毛傳亦在其陰與左右也

孔疏上陽直云山南此云側不復爲山南三方皆是

陰謂山北左謂東右謂西也

講殷其雷則在南山之側反有定矣何斯人乃違斯所而服役於外不敢違息反無定乎振振君子尙其歸哉尙其歸哉以慰吾之望可也

殷其雷

句在南山下

何斯違斯

莫敢違處

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興也

毛傳或在其下處居也

鄭箋下謂山足

黃氏曰南山之陽之側之下但更其韻以協聲耳不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四

必求異義也

集解在側在下與在陽同不可云不惟在陽而又在側不惟在側而又在下如此則是雷無定在矣

按雷亦難說有定在三章各取興意不必合看較論

講殷其雷則在南山之下反有定矣何斯人乃違斯所而服役于外莫敢違處反無定乎振振君子尙其歸哉尙其歸哉以慰吾之望可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小序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違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朱子曰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

按孔疏以勸其義為雖勞而未可歸與望歸之意相反

問此詩比君子于役之類莫是寬緩和平故入正風

朱子曰固然但正變風亦是後人如此分別當時亦

只是大約如此取之聖人之言在春秋易書無一字

虛至於詩則發乎情不同

安成劉氏曰此詩之念行役猶周南之有汝墳也然

視汝墳獨無尊君親上之意者蓋彼詩作於既見君

子之時故得慰其勞而勉以正此詩作於君子未歸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五

之日故但念其行役之勞然而無怨咎之辭則其婦人之賢文王之化亦皆可見矣

豐城朱氏曰二南言振振者凡三螽斯之振振以眾

盛言也麟趾之振振以仁厚言也殷其雷之振振以

信厚言也自子孫之眾多而言故取其盛自聖化之

漸濡而言故取其仁自室家之別離而言故取其信

言固各有所指也

正解通詩三平看無淺深每章首四句是興君子行

役之勞下是美其德而冀其歸也俱以何斯二句為

主首章意已盡下二章乃詠歎無已之意耳非如謝

疊山一節緊一節之說

集解此詩以雷之有定反興君子之無定只一何字

便含許多思念意振振二句乃是即其人以冀其歸

非必專美其德也

按首章但言遑謂不少暇也次言遑息謂暫休息未

言遑處謂得久居似亦微有分別

標有梅句 其實七兮 求我庶士 迨其吉兮

賦也標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眾迨及也吉

吉日也

毛傳盛極則墮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 吉善也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六

鄭箋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

不嫁至夏則衰 我我當嫁者庶眾迨及也求女之

當嫁者之眾士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

大衰

孔疏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在樹者七其三始落

是梅始衰與女年十六七亦女年始衰

按標有梅是倒字言有梅已落者多也非謂落後尙

有梅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

而有強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

太晚矣求我之眾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

安成劉氏曰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梅落之時則四月矣故曰時過而太晚

慶源輔氏曰此乃女子自言其心事之實而已無隱情無懸志非文王之化其能臻此哉

說約七兮三兮因落數餘俯仰神境頃筐取之則樹已無實言之序也

集解此詩總要形容得時晚意出則貞信之守自見不必為女子作周旋語也然玩其詞終不曰我求庶士而曰求我庶士則意義固自瞭然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七

衍義梅就實言其實七兮三兮是十分中存其七存其三也七與三併墜之亦只設言以形容時過太晚耳非真如此也士乃守禮義之人曰庶者未定其人之詞求者行婚姻之六禮以求我者也迨字有皇皇惟恐其晚之意迨吉是行納采請期之禮非遽成婚姻之禮也
講人道正始貴乎及時彼梅之有華婚姻時也今實既落其存於樹者不過十分之七兮已太晚矣當斯時也有以禮求我之庶士其及此吉日而來乎不然吾滋懼矣

標有梅句其實三兮三韻求我庶士句迨其今兮今韻

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日也蓋不待吉矣

毛傳在者三也 今急辭也

鄭箋此夏鄉晚梅之隋落差多在者餘三耳

臨川王氏曰不暇吉日之擇迨今可以成婚矣

說約三字彙音森

講不但七已也標有梅其實之存於樹者僅十分之三兮有求我之庶士其今日而舉此禮可乎亦何吉之待哉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八

標有梅句頃筐墜之句韻求我庶士句迨其今兮今韻

賦也墜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

毛傳墜取也 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

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

鄭箋頃筐取之謂夏已晚頃筐取之於地 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

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

按毛鄭解謂之未是本以貞信自守反涉於苟且矣

廬陵歐陽氏曰謂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

黃氏曰迨其謂之以爲男女固欲及時而亦必以正
雖盛年之當嫁亦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

慶源輔氏曰其辭雖若汲汲然必待夫土之求也懼
時之過者情也待士之求者禮也發乎情止乎禮義
蓋不獨變風爲然矣

華谷嚴氏曰墜字從土本訓塗今言取之謂取於地
沾地溼也詩脈謂之謂先定約而後行禮也其詞愈
迫而自守益嚴矣

衍義迨吉則不必再卜迨今則不必待吉謂之則但
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約耳 迨吉迨今固是欲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九

行婚禮謂之亦是欲定婚姻之約以俟婚禮之行耳

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梅落之時則仲夏矣傲莖曰
標有梅說者以爲仲夏之時非也仲夏之時則梅已

將熟矣安得而有標落又安得有頃筐之多也梅華
繁初結實時常多而易落故如此 梅熟不摘過時則
落若初結即落不
成爲

梅

指南謂之亦只是定婚姻之約蓋其約定則此身已
有所主而強暴自消陵迫之志矣

講不但三已也標有梅以頃筐而取之則實已盡矣
有求我之庶土其但以父母之命遣媒妁相語以定

其約可乎又何必於禮之備哉吁貞女之守正而畏
暴如此被化深矣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序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
得以及時也

孔疏作標有梅詩者言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
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謂紂時俗衰政亂男女
喪其配耦嫁娶多不以時今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
得以及時

朱子曰此序末句未安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十

正解通章俱是一時之言而意卻一節緊一節總是
感婚期之過而願婚禮之成也桃之始華婚姻時也
梅落而時已過矣又自七而三而墜蓋懼之甚故不
覺其詞之轉深意在懼強暴之辱而非專於嫁不及
時然懼辱話頭隱然言外要見其兢兢自守莫作急
於從人語氣 時愈晚而心愈迫其急於成禮者乃
其急於遠辱也

說通七兮三兮墜之皆形容時晚之詞非必歷久而
始詠也迨吉迨今迨謂亦定其人耳非便于歸也

按朱傳只言過時未定幾日而講者指定仲夏可不

必箋疏分上下章爲十六七二十九可笑

嘒彼小星句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句夙夜在公
韻寔命不同句

興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齊
邀貌宵夜征行也寔與實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

毛傳嘒微貌小星眾無名者三心五嘒四時更見

鄭箋眾無名之星隨心嘒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
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嘒在東方正月
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

孔疏言嘒然微者彼小星此星雖微亦隨三星之心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十一

五星之嘒以次列在天見於東方以與禮命卑者是
彼賤妾雖卑亦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所由夫人
不妒忌惠及故也眾妾自知已賤不敢同於夫人故
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夜來早往或夜往
而早來不敢當夕是禮命之數不得同於夫人故也
心爲大辰故言三星此及綢繆蒼之華皆云心也
知五是嘒者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云嘒謂之柳天
文志曰柳謂鳥嘒則嘒者柳星也以其爲鳥星之口
故謂之嘒心東方之宿柳南方之宿著明者故以比
夫人也言四時更見者見連言在東恐其俱時在東

故云四時之中更迭見之 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

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

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

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

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言或早或夜在於君所者謂

諸妾夜晚始往及早來也亦異於夫人也或以爲早

謂夜初妾有貴賤往有早晚知不然者以其詩言夙

夜者皆記昏爲夜晨初爲早未有以初昏爲夙者又

序云知其命有貴賤與此寔命不同一也明此亦不

同於夫人非妾中自不同也言凡妾御於君不當夕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十二

者解所以夜晚乃往之意由妾御於君不當夕故也
按傳疏以三星爲心五星爲柳比夫人而小星隨之
比諸妾隨夫人朱傳不用以三五卽爲小星不作兩
截看也 鄭謂命爲禮命亦非
指南肅肅卽內則所謂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維
箒總拂髮矜纓綦屨也肅肅宵征二句直看不可認
宵征爲往來在公爲進御
按三五卽指小星二句連看 朱傳所賦之分以氣
數言 照下節星征二句不入韻 寔實是也微有
分

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眾妾美之如此蓋眾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為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

說約集傳進御于君即指肅肅二句正夫人之惠也但宵征夙夜又見不敢當夕意故並及之其實不敢當夕不甚重即往來勤苦勿太說出恐礙安命也因宵征夙夜則初昏將旦見星必微故借端起興亦不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三

得以小星自擬致混比體又詩美夫人非美眾妾時必夫人被化眾妾始邀進御之惠故作此詩至忘勞安命即眾妾亦在化中而不自知要讀者須見賓主矣

纂序與四句止末句另帶

正解三五在東要點初昏將旦方與下夙夜相應初昏而稀是初出也將旦而稀星既落也然此乃朱子度其所見之時惟此二時為然若詩人因所見而言只是一時非兼指昏且而言也肅肅就步趨上說乃敬謹不怠意宵征兼夙夜言見星而往是夜而初昏

見星而還是夜而將旦往來總在暗中雖夙亦是夜故曰宵征此兩句似是勞苦語而承恩正在此際但視夫人專夕之逸則不同耳

集解內則云妾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謂避女君之御且也朱子引之只不敢專夜之意蓋夫人入御君所從容有儀至且太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若廢妾則深自謹飭雖得進御猶不敢即安故曰肅肅曰宵征是其不同于夫人處非以見星往還謂之莫敢當夕也

詩脈只就夙夜在公而感激之情已自無限味寔字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西

見他貼然尊奉毫無勉強之意

衍義寔命不同勿以貴賤平說謂賦分之賤不同夫人之貴故不得與夫人同逸意

講宮幃之中嫌隙易起若夫人與我豈其然乎彼嘒然之小星則見其三五落落東方矣况我眾妾也蒙夫人之惠供進御之役肅肅然謹步夜行豈不夙焉將且夜焉初昏而在公乎夫在公往來勿以為勤也我之命實不敢猶夫人之貴分固如是耳微夫人雖欲往來而可得耶

傳彼小星句維參與昂句肅肅宵征句抱衾與開句

寢命不猶

猶句

與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衾被也禡禡被也與亦取與
昴與禡二字相應猶亦同也

毛傳參伐也昴留也 衾被也禡禡被也猶若也

鄭箋此言眾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 禡牀帳也

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

卑異也

孔疏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鏡曰伐

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傳曰三

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為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圭

然但伐亦為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

六旒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

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圖云參以斬

伐公羊傳曰伐為大辰皆互舉相見之文也故言參

伐也見同體之義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為言留言

物成就繫留是也彼昴留為一則參伐明亦為一也

葛生日錦衾爛兮是衾為臥物故知為被也今名

曰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以衾既是被禡亦

宜為臥物故為禡被也 鄭以衾既為被不宜復云

禡被也漢世名帳為禡蓋因於古故以為牀帳

按毛鄭說禡不同朱傳用毛說

程子曰賤妾得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

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禡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

至矣

說約通解云抱衾與禡猶今之言疊被鋪牀則意亦

點景云耳

讀詩記禮記玉藻注禡無裏音單即衾必複也昴與

禡叶字彙音流毛傳昴留也元命苞云昴之為留言

物成就繫留也則本可讀作留 以參昴二星與衾

禡二物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夫

集解抱衾與禡不過進御供從之意非謂妾御君所

必抱衾禡以進也通解云猶今之言鋪牀疊被耳雅

甚

正解抱衾與禡而感激之情已自無限

按參昴大星而謂之小星者以其光微時若小耳

抱衾禡當是自用猶攜襪蓋以宿直之意蓋進御未

必直寢君牀必自為鋪設於旁待呼而進非君無衾

禡而待進御者供之也

講彼嘒然之小星則為參與昴矣况我人蒙夫人之

惠以供進御肅肅然宵征寧不抱衾與禡乎所以然

者實我之命不同於夫人也雖往來之勤不亦幸耶
我夫人真可謂賢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呂氏曰夫人無妒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
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小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
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安成劉氏曰此為眾妾美夫人之詩則亦周南樛木
螽斯之類也

集解此詩感夫人使得進御而口中絕不露夫人之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七

不如與己之感恩但以勤勞歸之於命而已安命正
其感恩深處一道破便無藉藉

指南此詩乃慶幸之詞兩章一意特變文以叶韻耳
各四句分上四句興進御之勞下安所賦之分 此

因所見以起興也蕭蕭莊而不慢謹而不矜之意在
公者待御宮中衾裯是眾妾之衾裯此上要見往來

之勤不若當夕者之逸意末句言非夫人遣我以勞
天限我以命也命不同重費上

江有汜汜韻 之子歸 不我以 不我以 其後也悔

悔韻

興也水決復入為汜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
之子賸妾指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賸自我也
能左右之曰以謂挾己而偕行也

毛傳興也決復入為汜 嫡能自悔也

鄭箋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賸宜俱
行 之子是子也是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
與也

孔疏江水大似嫡汜水小似賸言江之有汜得並流
以興嫡之有賸宜俱行言是子嫡妻往歸之時不共
我以俱行由不我以俱去故其後也悔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六

大全爾雅疏曰凡水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

朱子曰夏水自江而別以通於漢漢復入江冬竭夏
流故謂之夏而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所謂江有汜
也

是時汜水之旁賸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
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賸見江水
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
以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

大全公羊傳注曰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
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說約通解首一句與下四句照水決復入於理亦通然據集傳猶字乃字自是反與當三句便止四五句另轉耳禮書左氏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然國語曰王御不參一姓是左氏前後自惑也趙氏曰媵不異姓則莒姓己邾姓曹此二國姓至少如嫁女孰為媵乎恐此理難行亦未知孰是

衍義此章與意有作水決而復入與入迷而終悟直與到底說者固不可從有作江能容水與媵不能容妾與至三句說者與注猶字乃字相叫應口氣似順但覺有怨尤之意今憑確齋桂山以江之有汜與媵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无

之有妾渾渾說辭氣似見和平蓋媵妾之意但喜今日之迎而追其既往之失者正要說到末句好處耳悔是心中自悔其非而欲迎之以歸也悔指嫡言下處字嘯歌字亦同不我以等句一重講便似怨語矣須只輕輕遞過而急將雖字作轉語按此詩反與至不我以止下用雖字作轉玩朱傳當如是悔是欲迎未迎講夫人情有暫迷而理還終悟如之子可感也彼江水之大而後入之汜是江猶有所容矣况之子向者之歸乃不我以而偕行不反似於無所容乎然

當時雖不我以其後也亦深悔其非矣蓋終不我以

哉
江有汜汜韻之子歸歸韻不我與與韻不我與與韻其後也處

也
與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

正解江流似無容受之勢而有岐則渚以成反與媵之不與已偕行也處者悔己所為來迎則幸與理合不是心有不安至迎以歸則自反無愧於心始安也按鄭箋謂江水流而渚留以喻己獨留不行其說異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三

不似反與矣處作媵之心言似鑿愚意與處相連言始不相及而終得共處也是媵迎而與之共處處亦屬媵

講彼江水之大猶有小洲之渚矣况我之子之歸乃棄我而不與乎然當時雖不我與而其後也相迎之子之心且得其所處而安矣豈終不我與哉

江有汜汜韻之子歸歸韻不我過過韻不我過過韻其嘯也歌

與也汜江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噎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

毛傳沱江之別者

鄭箋岷山道江東別為沱 嘯蹙口而出聲嫡有所

思而為之既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

也以歌為解說不是

朱子曰此兼上兩章之意而言

呂記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雒漢為潛江為沱孔氏曰

皆大水分出別為小水之名也

六帖其嘯也歌句法神品三百篇如此樣者亦未可

多得明詩之士所宜服膺

正解江流似無分派之勢而流長亦有別反與嫡之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三

不過我而與俱也嘯歌兼上兩節而言憤其昔非則

嘯遂其今是則歌然嘯字雖悔時事歌字雖處後事

亦須一順說下不可分承猶曰及其悔而嘯之時則

得其所處而樂而歌也側重歌上一歌字便是琴瑟

鐘鼓之意

講彼江水之大猶有別出之沱矣况我之子之歸乃

不過我而與俱乎然當時雖不我過而其後悔極而

嘯也竟樂得所處而歌矣豈終不過我哉此之子所

以可美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小序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

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

悔也美媵非詩意

孔疏作江有汜詩者言美媵也美其勤而不怨謂宜

為媵而不得行心雖勤勞而不怨於嫡故嫡亦能自

悔過謂悔其不與俱行也當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

嫡不以其媵備妾御之數媵遇憂思之勞而無所怨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三

而嫡有所思亦能自悔過也此本為美媵之不怨因

言嫡之能自悔故美媵而後兼嫡也嫡謂妻也媵謂

妾也謂之媵者以其從嫡以送為名也故士昏禮注

云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也 媵之行

否所由嫡者嫡尊專妒抑之而不得行後思之而悔

也勤勞一也勤者心企望之望之而不得所以成勞

故云遇勞也

朱子曰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

按序遇勞而無怨似只是為嫡所妒不得進御之意

非待年於國也但與歸字不合故孔疏解之為憂思

之勞愚意媵妾待年當由父母之命非嫡初歸時所可專或待或迎一專之嫡亦可疑 當主歸後不迎說既曰待年則初嫁時不便偕行若當迎時即迎是迎之以禮亦無可悔惟初不偕行而當迎時夫人又不令迎是為不我以耳久乃悔而迎之媵喜而為此詩如此說似圓

東萊呂氏曰一章曰悔二章曰處三章曰歌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樂言之序也

慶源輔氏曰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者欲也其後也悔其後也處其嘯也歌者理也從欲者躁急而褊狹

復理者安舒而和樂從欲而悔術理而樂得性情之正也

黃氏曰居上者當如小星之夫人居下者當如江沱之媵妾凡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皆當以此詩為法正解通詩要平看然有次第各章首一句興下二句以江決而復入江流而有岐江直而有別總見不能獨行反與嫡之偶然獨行也宜重悔處歌三字媵妾之意但喜其今日之迎不復追咎其既往之失蓋作於既迎之後也悔者悔其未迎之先處者安於既迎之時歌者樂於迎歸之餘皆媵行時欣喜之至而還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三

相擬議之詞若作缺望語便失和平溫厚口氣
野有死麕麕句**白茅包之**句**有女懷春**春韻**吉士誘之**誘韻

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懷春當春而有懷也吉士猶美士也

毛傳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清也 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

鄭箋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為禮而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三

來 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

孔疏毛以為皆惡無禮之辭也言凶荒則殺禮猶須禮以將之故貞女欲男於野田中有死麕之肉以白茅裹之為禮而來也既欲其禮又欲其及時故有貞女思問春以禮與男會不欲過時也又欲令此吉士先使媒人道成之不欲無媒灼而自行也 鄭唯憤春為異言思仲春正昏之時以禮與男會也餘與毛同
大全本草注曰麕類甚多麕其總名也

華谷嚴氏曰春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中春會男女故女之懷昏姻者謂之懷春

須溪劉氏曰稱其人曰吉士厚也又愧之也

按死麕毛傳作田獲而分肉可見其肉尚可用非謂自縻之敗肉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汚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或曰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麕而誘懷春之女也

朱子曰野有死麕潘叔恭謂強暴者欲以不備之禮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五

為侵陵之具得之

華谷嚴氏曰言野有死麕人欲取其肉猶以白茅包

裏之有女懷春汝吉士何不以禮娶之乃誘之乎無

禮者豈吉士但美其稱以責之言汝本善良何乃如

此

說約此亦反興也 麕叶春包叶誘為隔句韻又一

體也

衍義首章興意是即死麕尚包以白茅興吉士於女

子反誘之不以禮是反興也懷春是懷婚姻之禮吉

士猶美士是泛指其人勿作美其稱以責之說誘之

下要補貞女不可誘之意

講男女之際有禮義存焉不可越也彼野之中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也則以潔清之白茅包之是一麕耳猶取之有其物矣况此有女婚姻之懷當春而動亦其時也而吉士乃誘之非其禮乎非求此女之道也

林有樸檉句野有死鹿句白茅純束句有女如玉句

玉韻

興也樸檉小木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包之也如玉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樸檉藉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五

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

毛傳樸檉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

德如玉也

鄭箋樸檉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包裏束以

為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麕也純讀如屯屯聚也 如

玉者取其堅而潔白

孔疏言凶荒殺禮非直麕肉可用貞女又欲男子於

林中有樸檉小木之處及野之中有羣田所分死鹿

之肉以白茅純束而裏之以為禮而來也由有貞女

堅而潔白德如玉然故惡此無禮欲有以將之 釋

木云樸楸心某氏曰樸楸斛楸也有心能溼江河開以作注孫炎曰樸楸一名心是樸楸為木名也言小木者以林有此木故言小木也林有樸楸謂林中有樸楸之木也故箋云樸楸之中及野有死鹿不言林者則林與樸楸為一也知不別者以樸楸木名若一木不得有死鹿若木眾即是林矣不得林與樸楸並言也且下云有死鹿言有足得蒙林林下之有不為鹿施明是林中有樸楸之處也樸楸與林不別正月箋云林中木之處此小木得為林者謂林中有此小木非小木獨為林也此宜云林中小木之處 純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毛

讀為屯者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為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純束猶包之 弁師云五采玉則非一色獨以白玉比之者比其堅而潔白不可污以無禮 慶源輔氏曰以上三句興下一句此在興體中又是一格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求之者蒙上章意也 說約此章亦反興與上章意同但更蘊藉耳林有樸楸作一句看以死鹿為主樸楸爾雅本作樸楸斛楸本作榭楸能溼之能音耐 衍義純束以茅純聚而包束之如玉依注以色言勿

作如玉之德說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誘之者蒙上章之文也然言外便有誘之之意矣

正解一說以兩有字喚下有女而以樸楸與女之少艾以鹿之束白茅與女之不可誘不然首句為衍文矣亦通 如玉有作女德堅貞講承上起下雖覺有情然畢竟依注為妥蓋以色言亦有不假粉飾不受點染意

按林野相連只作一處為是鄭箋樸楸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包束似是林與野兩處皆有死鹿未安純聚也指茅非指肉言鹿當須以白茅包之為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毛

禮而有女如玉豈可以非禮誘之乎 指南有女如玉作誘之之由說未安 竊疑林有樸楸當在第三句與有女如玉相連以女所居之地言而以野有死鹿二句興之備一說

講瞻彼中林有樸楸之小木而樸楸旁之野則有死鹿焉羣田者獲而分其肉則以白茅純束而裹之矣况此有女其顏色如玉之美而可以妄求之乎

舒而脫脫兮

脫韻

無感我帨兮

帨韻

無使尫也吠

吠韻

賦也舒遲緩也脫脫舒緩貌感動脫巾危犬也

毛傳舒徐也脫脫舒遲也 感動也帨佩巾也 危

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

鄭箋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又疾時無禮
彊暴之男相劫脅 奔走失節動其佩飾

孔疏此貞女思以禮來惡其劫脅言吉士當以禮而

來其威儀舒遲而脫脫兮無動我之佩巾兮又無令

狗也吠但以禮來我則從之疾時劫脅成昏不得安

舒奔走失節動其佩巾其使危也吠已所以惡之是

謂惡無禮也 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云左

佩紛悅注云脫拭物之巾 危狗釋畜文李巡曰危

一名狗非禮相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此文願其禮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无

來不用驚狗故鄭志答張逸云正行昏禮不得有狗
吠是也

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脫

毋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懷然不可犯之

意蓋可見矣

新安胡氏曰莫動我之脫拒之使遠其身也莫驚我

之犬又拒之使遠其室也此可見其懷然不可犯矣

慶源輔氏曰此詩之意都在此章不必於前章死字

白字懷春字誘字上巧生意見才如此便害了此詩

本旨

集解舒而脫脫只是令他且慢口氣止其來非教他
徐徐來也蓋凡人情慾多發於卒暴能細度可否則
妄想自息二無字正見其懷然不可犯處詞若稍緩
便不見拒之嚴矣

指南此上言吉士之誘雖妄而戒之意重此章當作

女子口氣講要得緊切嚴厲方見得懷然不可犯意

徐徐而來有當度禮義而無縱欲之意乃止其來非

教他緩來也未二句承此句講下無字警不得如此

非禁止之詞無感我脫戒其不得近己之身而滑男

女之大防無使危吠戒其不得近己之家而褻內外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无

之大限蓋此時父母結禱之禮未行良人莫雁之儀
未舉其可妄相誘哉夫懼其來也而絕之如將不勝

恐其至也而遠之如將或浼不惟脫不可動而家不

可至其懷然不可犯之意愈嚴而愈切豈吉士所可

得而誘也耶

按感脫似說得太近接脫拭巾也是言不可強動我

物非近我身而戲動之也

講不觀女子拒之者乎其言曰人當以禮自處以禮

處人爾其姑徐徐而來兮量度可否而無違也無動

我之脫兮脫佩於身不可近也無使我之危也吠危

以守家不可驚也女之自制如此不亦可美也哉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小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鄭箋無禮者為不由媒妁雁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

孔疏作野有死麕詩者言惡無禮謂當紂之世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之俗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其貞女猶惡其無禮經三章皆惡無禮之辭也朱子曰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三

不謂無聘幣之禮也

東萊呂氏曰此詩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其詞初猶緩而後益切曰吉士誘之其詞猶巽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也至於其末拒之益切矣安成劉氏曰召南有此詩亦猶周南有漢廣但漢廣則男女各得其正而行露死麕二詩方作之時則文已貞而男未正耳

疏義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無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革之時故其詩如此

通解此本郊野小民之家觀其包物以茅護門以犬皆村落氣象

衍義此詩二章載舊以美之意至末章方見出今看來上興其見誘以見貞女之不當誘下述其拒誘之者之詞皆是美之之意非單以末章為美也但必到末章方是詩人本旨耳

按此詩體製稍別上二章敘其事末章述其言也因在召南故作守禮解若在他國即作誘而見許亦說得去不唯詩體異而取興之語亦甚不倫

何彼穠矣

穠句

唐棣之華

華句

曷不肅雝

雝句

王姬之車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三

車句

興也穠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移也似白楊肅敬雝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

毛傳興也穠猶戎戎也唐棣移也肅敬雝和

鄭箋何乎彼戎戎者乃移之華興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曷何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

孔疏何乎彼戎戎者乃唐棣之華以興王姬之顏色亦如此華然王姬非直顏色之美又能執持婦道何事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時則已敬和矣以其尊而

適卑恐有傲慢今初乘車時已能敬和則每事皆敬和矣 詩美王姬肅雖非云何事不敬和乎言事事皆敬和王姬始乘車則已敬和後至齊侯之家自然敬和故樂記云肅肅敬也雖離和也夫敬與和何事不行也 唐棣移也釋木文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按鄭孔皆不知以上興下兩意關合而皆分作兩截先作比說而又進一意不成興體矣 鄭以之訓往尤誤

大全本草曰楊移樹六十數圍卽唐棣也亦名移楊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重

國葉弱蒂微風大搖一云萸李華或白或赤六月熟大如李子可食

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雖離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姬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朱子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

慶源輔氏曰東萊曰不言王姬而曰王姬之車者不

敢指切之也二南多言后妃夫人大夫妻之美而此詩乃美王姬下嫁而作故取而附之或近或遠皆所以見文王太姬之教也

六帖只就車上贊其和敬非是直言其人之和敬亦非以今日之車而知其後日之和敬也若說不敢斥言王姬故以其車言之俱未是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是說詩看出詩人無此意也且王姬被化與其有和敬之德俱藏在本文王姬二字內車之肅雍只是範我馳驅和鸞有節之意 南子以車聲而知遠伯玉夫以伯玉之車而有韓麟之轍則王姬之車亦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重

有肅雍之度矣大抵說詩只宜諷詠本文拘牽舊說了無究竟曷不肅雍二句含蓄不盡反復申諷宛然塞路聚觀踴躍相顧歎賞之語

說通曷不肅雍言王姬挾此貴盛而來直無望其肅雍也今豈不肅雍者乃王姬之車也斯可貴耳

說約穠與雍叶華與車叶亦隔句韻韋昭曰車古音尺奢反從漢以下始有居音

衍義首章見華則知木見車則知人興意似設問而倒解之耳肅雍以婦道言不指車言下句表其人也王姬不可見見其車則知其人是言車中之

人也車非能敬且和車之敬和正是王姬之和敬所著也肅者莊敬斂飭謹為婦之節也離者溫和惠順安為婦之常也說王姬要本思齊思媚之風來便見得素沐德教人所素聞故一見而知其能敬且和也不驕是肅離前一層語執婦道是肅離後一層語正解肅離二字只就車上說為是非是直言其人之和敬也文王之德不外肅離為其孫者豈不能敬且和而無從見王姬何由見其和敬但見車之馳驅中度和肅中節恍然想見車中人之敬且和以為此之肅離乃為是此人所乘之車也若說不敢斥言王姬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五

故以其車言之恐未是

指南車上肅離非止盛上就為肅離要在禮車樂御上見諸侯之車總下王后一等以彼其貴鮮有不挾者而今夫先婦後一馳驅一節奏若示人以肅離則王姬之和敬不可思乎

按肅離就車上見為是王姬肅離於言外見 何彼曷不朱子作問辭然虛擬作極其語氣亦似有味講族之貴者其氣易驕人之賢者即物可見如彼穠穠然者果何華而若是盛乎乃唐棣之華也夫以唐棣之華宜其盛矣此曷不肅雍者果何人之車而若

是和敬乎乃王姬之車也夫以王姬之車宜其和敬矣不亦深可美哉

何彼穠矣 句 華如桃李 句 平王之孫 句 齊侯之子 句

與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文文王孫適齊侯之子

毛傳平正也武王文文王孫適齊侯之子

鄭箋華如桃李者與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正

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

孔疏言何乎彼戎戎者其華之色如桃李華也以此

王姬顏色之盛與齊侯之子誰能有此顏色者是平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五

王之孫與齊侯之子耳上章言唐棣之華此章不言木名直言華如桃李則唐棣之華如桃李之華也以王姬顏色如齊侯之子顏色故舉二木也箋云華如桃李者與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是以華比華然後為興 此文王也文者諡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故以德能正天下則稱平王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答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為平故以號文王焉又大誥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日平王故君爽云申勸寧王之德是文王也周公謂文王為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為寧王此

一名二人兼之武王亦受命故亦稱寧王理亦得稱平王但無文耳

安成劉氏曰二南乃周公制作時所定則有武王以後之詩固無可疑其稱文王爲平王猶核樸之稱爲辟王文王有聲之稱爲王后江漢之稱爲文人初不拘於諡也又如商頌稱湯爲武王稱契爲文王文王有聲稱武王爲皇王韓奕稱厲王爲汾王詩人之詞類如此

或曰平王卽平王宜曰齊侯卽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知孰是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毛

大全莊公十有一年冬王姬歸於齊左氏傳曰齊侯來逆共姬

朱子曰此詩義疑故兩存之

新安胡氏曰以爲東遷之王齊國之侯與春秋甚協然以東周之詩得入召南之風而黃氏所謂周太史編後經吾夫子手不應若此其失倫者誠爲可疑豈秦火之餘漢儒修補不免簡編之雜耶然則此說只當如集傳作或曰以附之俾讀者知其說可也

安成劉氏曰集傳疑齊侯爲襄公則所謂齊侯之子蓋指桓公小白也莊公十一年卽莊王十四年以共

姬妻桓公莊王乃平王曾孫未知共姬爲何王之女又按齊襄公於莊王四年亦娶王姬春秋於莊公元年書王姬歸於齊者是也若以爲此事則襄公是僖公子詩中所指齊侯又當爲僖公矣

考索曰此詩乃是平王以後事大抵詩之所載上起文王下訖陳靈則陳靈之世詩之篇目皆未定也二南雖爲文王之風而文王之後以至陳靈凡詩之主乎夫婦而言乎人倫則後世取而附之二南之末亦世之所不免也

說約集傳二說前一說本毛傳也今人多從之者然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毛

不如以平王二字渾然還之更免穿鑿

集解平王二句集傳前一說本毛傳也嚴緝蘇傳皆從其說然攷武王娶太公望女邑姜則武王之女與太公之子乃甥舅也豈有爲婚姻之禮

按前說平字雖可疑尙無大關繫若作平王以後詩則召南之篇目大紊矣

以桃李二物與男女二人也

正解此章以桃李二物之相稱與男女二人之相稱就未婚時而言華如字實指桃李說不可作譬如之如看平王二句平重方見其稱蓋孫以祖貴子以父

貴也

講夫王姬乘此車而來嫁也配匹之際無不見其可美者矣何彼穠然而盛者華如桃與李物之相稱然矣况此王姬以平王之孫而來嫁者乃齊侯之子不以爲卑也則女與男其族類之稱爲何如哉

其釣維何

句維絲伊緡

緡句齊侯之子

平王之孫

孫釁

興也伊亦維也緡緡也絲之合而爲緡猶男女之合而爲昏也

鄭箋釣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爲之乎以絲之爲緡則是善釣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善道相求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美

孔疏其釣魚之法維何以爲乎維以絲爲緡則是善釣以興其娶妻之法亦何以爲之乎維以禮爲之則是善娶釣者以此有求於彼執絲緡以求魚娶者以已有求於人用善道而相呼誰能以善道相求呼者乃齊侯之子求平王之孫上章主美王姬適齊侯之子故先言平王之孫此章主說齊侯之子以善道求王姬故先言齊侯之子

六帖前章言族類之貴則先女後男尊王也此章言婚姻之合則先男後女從夫也說約以絲爲緡則二絲矣故仍以興男女二人而合

之義在中焉

正解此章以絲之合而爲緡與男與女之合而爲婚就已婚時而言此絲字總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與之猶男自男也女自女也到伊緡方興得合而爲婚絲是美種與野菅池紵不同柔而爲緡正打照下嫁王姬能柔以相承也齊侯二句交互方見其合是男幸有室女幸有家也此二句與上不同當言以齊侯之子娶平王之孫而配偶兩宜意此與上章各要兼貴而且賢說本肅雍來使非肅雍亦何足多哉按緡緡也絲合而爲緡時講或云絲與緡合而爲緡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早

誤矣絲合爲緡非一絲故與男女合而爲昏以合字縮照興意取合字或云以釣用絲緡比婚用聘禮又多一折講不但已也其釣維何則維絲以爲緡物之相合然矣况以齊侯之子而下嫁者乃平王之孫不以爲亢也則男與女其婚姻之合又何如哉此王姬所以可美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小序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也一發五犯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

毛傳苗出也葭蘆也一豕牝曰犯虞人翼五犯以待公之發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鄭箋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君射一發而翼五犯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于嗟者美之也

孔疏言彼苗茁然出而始生者葭草也國君於此草生之時出田獵壹發矢而射五犯獸五犯唯一發者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豳

不忍盡殺仁心如是故于嗟乎歎之歎國君仁心如騶虞騶虞義獸不食生物有仁心國君亦有仁心故比之草生苗茁然出故云茁出也非訓為出豕牝曰犯釋獸文又解君射一發而翼五犯者由虞人翼驅五犯以待公之發矢故也田獵有使人驅禽之義知虞人驅之者以田獵則虞人之事君止一發必翼五犯者戰禽獸之命必云戰之者不忍盡殺令五犯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如戰然故云戰禽獸之命也陸璣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

按壹發五犯毛鄭說異然亦有據故錄之

潛室陳氏曰毛傳云豕牝曰犯恐壯字當作牝

說約嚴華谷言漢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異物出其狀

如麋東方朔云此騶牙也或附會此騶虞非也然據

集傳虞本叶音牙字彙一叶牛加切王應麟困學紀

聞亦曰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

通解不可以騶虞為瑞物古人之射發必四矢中必

疊雙句見西都賦

衍義壹發五犯凡射每發四矢一發四矢而中五犯

是一矢中必疊雙也此正是見其物之多不是言射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豳

之巧

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即真所謂騶虞矣

朱子曰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詠文王

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為仁也禮曰無

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苗者葭仁也仁在壹發

之前壹發五犯義也于嗟乎騶虞看來只可解做

獸名以于嗟麟兮類之可見若解做騶虞官終無甚

意思

東萊呂氏曰彼茁者葭記菑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句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豝獸之多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繁殖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殆不足以形容之也

說通仁心自然即在上二句內非進一層語

釋義此其仁心之此字其字皆指諸侯言

說約春田之際之際二字妙紀時也不重春田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豳

纂序春田雖不甚重然此詩卻是因春田而述事亦不可遂拋撇不顧草木之茂禽獸之多雖屬對舉然春田是逐獸於草木中兩句文法亦不可呆對衍義草木禽獸不止葭與豝不過舉一以例其餘注曰仁民餘恩者既仁民而遂及於物故曰餘恩朱子於庶類上推出仁恩於仁恩上推出仁心蓋及物由仁恩仁恩由仁心也仁恩及物當以平日愛養樽節言騶虞是仁物不是瑞物騶虞之仁出於自然我侯之仁亦出於自然我侯所以為騶虞也過下章不可云不惟有葭而又有蓬等語如是則春田之際止見

二物而已 樽節愛養是上一層語此處只寫一段草木禽獸自茁自蕃的景象便妙少著色相便非自然矣

正解仁恩及物如斧斤以時入山林狩獵有節不殺胎不掩羣皆是 仁民餘恩及於庶類等意俱在言外

講萬物以得所為貴王道以及物為終我侯不有可見者耶嘗觀春田之際彼茁然而壯盛者維葭焉一發四矢而豝已得五必有疊雙之中焉即此一葭一豝而宇宙蕃育之氣象可類推矣此孰非樽節愛養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豳

之所致也苟有一毫勉強於其間何以使無知之草木無情之禽獸若此之茂對哉吁嗟乎我侯其即騶虞也乎蓋騶虞之不食生物不履生草非教之而後能習之而後至者也我侯之仁心自然不猶是哉
彼茁者頓句**蓬發五豝**從句**于嗟乎**頓句**騶虞**頓句
賦也蓬草名一歲曰蓬亦小豝也
孔疏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為穉二歲為豝三歲為特四歲為肩五歲為慎其說與毛或異或同不知所據
豐城朱氏曰于嗟騶虞之辭與于嗟麟兮無以異而彼以為與此以為賦者于嗟麟兮此與中之比也于

嗟騶虞此賦中之比也公子之仁無以異於麟趾所以見家道之成諸侯之仁無以異於騶虞所以見王道之成由是而法度彰禮樂著由是而雅頌之聲作豈徒曰風而已哉

說約集傳虞又叶五紅反字彙一切胡公反音紅易屯六三卽鹿無虞惟入於林中

纂序焦漪園云一騶虞字無兩叶之理蓋前章葭犯叶次章蓬穉叶而騶虞句皆另調似不易也如麟趾三章末句于嗟麟兮皆另調可見抑凡詩章末不換句者可以此通會之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哭

正解葭是澤草蓬是陸草

集解此只易葭爲蓬易犯爲穉耳而百物之蕃益見莫作衍文看

講彼茁然而壯盛者維蓬馬一發而得五則維穉馬百物之蕃育如此皆我侯仁心之自然及之者也于嗟乎其卽騶虞也乎不亦深可美哉

騶虞二章章三句

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薰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

不能己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爲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小序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朱子曰此序得詩之大旨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於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歐陽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哭

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圖名虞者圖之司獸也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其爲虞官明矣獵以虞爲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與舊說不同今存於此

問麟趾騶虞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朱子曰不是只是取以爲比卽此便是麟趾便是騶虞

安成劉氏曰麟趾言公族仁厚故知其化之入人騶虞言庶類蕃殖故知其澤之及物 此詩之應鵲巢亦猶麟趾之終周南也但作詩者非同一人而皆以仁獸爲喻皆以于嗟爲詞皆以三句成章皆詞簡而

意深豈其同被文王之化而吟詠情性亦有同然者歟編詩者分置二南之未得無意乎

慶源輔氏曰周南見其化之入人者深召南見其澤之及物者廣則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轉移動化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者無以復加矣此義至先生而始明南軒張氏曰麟趾言公子仁厚則在內者無不孚騶虞言國君蒐田以時則在外者無不孚也未有邇之未孚而可以及遠者也鵲巢之化是亦關雎之所達也然則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本一而已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芣

正解通詩二章一意上二句美及物之仁下嘆仁之自然總以吁嗟句作主蓋因動植之物而想見其仁恩又因仁恩之及物而贊其仁心出於自然也仁心自然即在上二句內末句不過指騶虞以詠歎之非進一層語若作推由看便非通篇不要牽出仁民字只就春日所見而歎仁心之自然方得旨凡至仁無心羣生庶類即是心有一物之不遂固屬慘傷求是物之必遂亦屬勉強惟滿腔是仁而物各取之爲藪爲芣自蒨自蕃而我若無事焉乃見仁心之自然處

按集傳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從騶虞句看出見得如此乃同於騶虞也時講用上上二句當云物類之盛皆仁心自然所致而不待勉強語氣方明細玩之似只說仁心不待勉強方與騶虞合呂氏說可參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四章百七十七句

愚按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治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辭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爲之者與唯何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芣

彼機矣之詩爲不可曉當闕所疑耳

豐城朱氏曰南方之諸侯固非一國也而國君之夫人有鵲巢之德大夫之妻有采蘋之敬立乎朝廷者無不節儉而正直處乎閨門者無不專靜而純一爲嫡妻者有逮下之仁爲媵妾者有安分之義雖里巷僻遠之處民庶微賤之家而其女子之賢猶以貞信而自守無強暴之相陵則推而上之從可知也積而至於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先儒所謂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仁舉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仁者惟此時爲然是雖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而召伯循行

宣布之力亦不可誣也

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為正風今姑從之
朱子曰周南言文王后妃闈門之化召南言諸侯夫
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詩之正
風也

眉山蘇氏曰二南皆出於文王而有內外之異內得
之深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及周南之深也

鄭氏曰二南為正風則然矣自後南國諸侯政衰何
以無變風曰陳諸侯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
教為黜陟也時徐及吳楚僭號不承天子之風故無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至

其詩也

孔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慶源輔氏曰二南之詩於文王齊家之事則見之矣
至於修身之事則未嘗及也今乃謂所言皆修身齊
家之事何也曰身者家之本也聖人之化未有不本
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內及外如此則其修身之事固
在其中矣

考索曰孔子告伯魚學詩必自周南召南始蓋詩之
序先之以風而周南召南又為風之先焉此皆文王

正心誠意有在於此故其肅肅雖在於闈門之內
而其化行於二南之國

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
南鵲巢采芣采蘋

廬陵李氏曰鄉飲酒禮諸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獻
賢能於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之禮鄉射禮州長春
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合樂謂堂上歌瑟
堂下鐘磬合奏此詩也燕禮遂歌鄉樂諸侯與羣臣
燕飲酒之禮歌者亦與眾音俱作而歌之鄉飲酒鄉
射自歌其樂故言合樂不言鄉樂也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至

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
不用鐘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

廬陵李氏曰與四方賓燕則有之

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
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
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
委巷莫不誦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

黃氏曰文王后妃之德始於二南而極於天下鵲巢
之夫人草蟲之大夫妻江漢之游女莫不被其風化
大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上自朝廷下至里巷皆可

得而用之此如春風和氣及物則生不可以大小計也

南軒張氏曰二南皆文王時詩周公取以為萬世后妃夫人大夫士庶人妻之法夫刑家之法雖自於己而於其配必謹所擇是蓋禍福之基所以重宗廟重其身正夫婦而為正家之本也

慶源輔氏曰正變之風雖經無明文然無害於義今姑從之孔子之誨伯魚但使之學二南而不言二南之義今得先生說得二篇之義明白尤覺孔子之言有意味可玩也程子云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葦

其猶正牆面而立而今人讀了二南詩果便不面牆而立方是善讀詩故先生嘗訓一學者曰公讀二南了還能不正牆面而立否意思都不會相粘濟得甚事此又讀詩者之所當知也儀禮之說見古人於二南用之如此其廣且切而程子之說則又所以述二南之用也

詩經詳說卷五終

詩經詳說卷六

平陽再觀祖輯撰

邶之二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

安成劉氏曰武王作酒誥戒康叔而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紂都則康叔封衛明在武王時矣邶鄘之地豈始為武庚三叔之封至成王滅武庚誅三監乃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一

復以封他國而後又并入於衛也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

大全懷州今懷慶府衛州今衛輝府相州今彰德府開封府今仍舊並隸河南大名府今仍舊澶州今開州滑州今滑縣並隸北京濮州今東昌府濮州隸山

東

按洪北泉南可疑今百泉即衡水東流淇自北入之明是淇在北泉在南

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

程子曰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邶鄘者為邶鄘

朱子曰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又曰衛有衛音邶有邶音鄘有鄘音故詩有邶音者係之邶有鄘音者係之鄘地同音無異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二

慶源輔氏曰先生初說亦疑其為聲之異今以為不可曉者蓋此等既不繫詩之大義又他無所考不若闕之為得也

華谷嚴氏曰存邶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國也

安成劉氏曰綠衣燕燕等詩莊姜自作共姜作柏舟桑中言沫鄉皆正作於衛國而或係邶或係鄘泉水載馳竹竿皆作於外國而一係邶一係鄘一係衛意太師各從得詩之地而係之也其所以必係邶鄘故名者無乃欲寓興滅繼絕之心如春秋昭公八年楚既滅陳而九年經書陳災穀梁以為存陳亦此意也

是以太師存邶鄘之名置於衛前亦如魏風先於唐之例夫子存其名而不削因其序而不革耳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

華谷嚴氏曰關雎鵲巢為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皆衛風也衛禍基於衽席覃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

竹房張氏曰正風以關雎為首者得夫婦人倫之至正者也變風以邶相舟為首者莊姜處夫婦人倫之變者也次邶相舟者處母子之變者也

眉山蘇氏曰春秋所見百七十餘國變風之作春秋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三

數世矣而載於太師者獨十三國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邶鄘之亡而有不能已者也

邶鄘衛譜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

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

孔疏地理志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如志之言故知畿內以畿內故知方千里也 案禹貢太行屬冀州地理志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四

云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以詩言楚丘桑中淇水漕浚皆在山東故皆云在太行之東太行屬河內卽紂都而西不踰太行者蓋其都近西也 鄭注禹貢云衡漳者漳水橫流地理志云漳水在上黨沾縣大龜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以漳水自上黨而過鄴城之北南距紂都百餘里耳故知踰之 禹貢兗州云桑土既蠶注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開者偕三十一年衛遷于帝丘杜預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也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 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

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則三監者武庚爲其一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爲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已外更有三人爲監祿父非一監矣古文尚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管蔡霍三叔爲三監明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 以詩人之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衛曰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五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今爲縣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曰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都既近西明不分國故以爲邶在北三國之境地相連接故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輿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鄘也而邶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河水瀾瀾宣公作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事作爲自歌其土也王肅服虔以爲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 王肅康誥注云

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衛侯鄭無明說義或當然或者康諡也言爲之長者以周公建國不過五百里明不以千里之地盡封康叔故知更建者侯也妹邦於諸國屬鄘酒誥命康叔云明大命于妹邦注云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并監鄘也又季札見歌鄘鄘衛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故知爲之長以康叔不得二國故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邠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邠其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故得兼彼二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鄘風

六

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邠鄘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并於衛不必一時滅之故云稍并兼也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邠鄘之民於洛邑故邠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卽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爲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 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于建伯立卒于靖伯立卒于貞伯立卒于頃侯立除頃侯故七世也又曰頃侯厚

路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故知當夷王時 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是三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衛人得爲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爲之作歌也唯載馳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或是自作之也若許穆夫人所作而得入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木瓜美齊矜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鄘風

七

不入所述之國許穆夫人之詩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女辭爲衛發故使其詩歸衛也宋襄之母則身已歸家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焉并邠鄘分爲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之者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無鄭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似邠鄘之地大與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邠鄘其實衛也故序每篇言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其秦仲陳佗皆以字配國當諡號之稱非爲國名而施也若異國之君必以國配諡恐與其君相亂若河廣宋襄木瓜齊桓矜嗟魯莊公之輩是也

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為先故世家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篡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抑在前也鄘柏舟與淇奧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鄘次之衛為後也凡編詩以君世為次此三國當其君之時或作或否其有詩者各於其國以君世為次也武公襲攻共伯史記之誤而鄭因之失考按鄘鄘衛之分無確據大概言之耳鄭謂變風始於頃公孔謂編詩以君世為次皆出臆度不足信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鄘風

八

衍義鄘鄘二國封爵世次未詳 衛與鄘鄘接壤朝歌之地商受之都也武王以封同母弟康叔是后九傳而其伯蚤死妻共姜守義詠柏舟懷懣乎一醮不改之操蓋衛風之首倡也十世而武公知行並進交傲於卿士抑戒賓筵之作宛然酒誥之家法也詩歌有斐衛其最著乎由武而莊而桓漸以陵替莊公狂蕩暴疾以寵奪正州吁弑逆之慘公釀成之也宣公淫蕩醜惡納媵為妻牆茨鴉奔之毒其何能國無怪乎淫風大行赤狐傷亂也再傳而懿軒鶴覆國獨賴戴文兄弟光復舊物定中作楚其再造矣文以下二

十傳而嗣君貶號曰君止有濮陽之地又六世秦二世廢其君為庶人而康叔之澤斬焉迹其治亂興亡本原之地始基之也先孺張子顧謂衛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卑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然則移風易俗之說果若是歟

汎頓彼柏舟舟韻亦汎其流流韻耿耿不寐句如有隱憂憂韻微我無酒句以敖以遊遊韻

非也 比也汎流貌柏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微猶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鄘風

九

毛傳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為舟也亦汎其流不以濟渡也 耿耿猶微微也隱痛也 鄭箋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眾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 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 孔疏如人有痛疾之憂言憂之甚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而忘此憂但此憂之深非敖遊可釋也 朱子曰耿耿猶微微不寐貌也 慶源輔氏曰蓋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唯於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固有所不及也古人下字不苟如

此唯其心耿耿然故不能寐也

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為舟堅緻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於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為無酒可以敖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

問柏舟看來與關雎亦無異彼何以為與朱子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才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

安成劉氏曰有全章皆比者如螽斯之類固專屬比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十

矣亦有比意之外繼陳其事如此章之類者今以集傳賦而比之體反觀之比而興之體例求之則此類恐亦可以為比而賦也 薄字訓附以說卦雷風相薄證之只讀作泊若以離騷九章芳不得薄之薄證之則音為博而亦訓為附也

華谷嚴氏曰二柏舟用意皆在下句邶柏舟在於亦汎其流邶柏舟在於在彼中河也

新安胡氏曰列女傳以為衛宣夫人之詩此魯詩說也此詩詞氣誠為卑弱而未云不能奮飛可見婦人詩何則人臣道不合則去是有可去之義若姜氏則

無可去之義矣故曰不能奮飛況以下四篇皆婦人

作二南與邶鄘柏舟皆首婦人亦是一證

說通詩以不得於夫而作但詞旨淒婉和平有憂而無怨舟以載物而不得載婦以承夫而不得夫此比意也篇中惟此二句是顯說見棄而又是託言餘皆反覆述己之憂而不言所憂之何事即明言羣小之見愠而不言見愠之何由所以為賢婦人也舊說以柏舟之堅比已德之固失詩語氣矣

說約開口二句一彼字一亦字悽斷千古

集解憂而曰隱真有自家放不下向人說不出之意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十一

如有者沈憂之人不知所憂何事但覺胸中有物耳

只說微我無酒而不言非酒能解意味深長較金燭兜觥之意更婉更苦

衍義柏舟汎流比德不見取於夫也注堅緻牢實亦喻已堅持貞固意但此意在我心匪石章方見出此處且宜輕說耿耿謂人有所憂耿耿然惟憂之一路分明故當寐而不能寐耳隱憂言不得於夫則終失所仰望此憂便非酒所能解

指南二句分上喻已不見取於天下承言憂之深而難解也

講凡人遇遭其變則不得以無憂如我今日是也彼柏木爲舟堅緻可載今汎彼柏舟不以承載無所依薄亦但汎然於其水流之中而已其失所甚矣我以是耿耿之心不能自寐如有隱痛之憂而極其深且切焉吾聞酒可解憂微我無酒可以赦而可以遊也而何以至是耶

我心匪鑿句不可以茹句亦有兄弟句不可以據句
薄言往愬句逢彼之怒句

賦也鑿鏡茹度據依愬告也

毛傳鑿所以察形也茹度也據依也彼彼兄弟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三

鄭箋鑿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僞我心非如是鑿我於眾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兄弟至親當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爲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按鄭說深一層謂鑿不能茹而我心能茹今作鑿能照即是能茹而我心匪鑿故不能茹

言我心既匪鑿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爲重故往告之而交遭其怒也

慶源輔氏曰內既不得於其夫外又不得於其兄弟其情之無聊亦甚矣

說約集傳既字又字卽上四句各自頭項不可以兄弟卽承匪鑿往愬兄弟真婦人語逢彼之怒更極形容亦不必謂果有此事也陸聚岡曰愬言不相入而反咎我自取固哉高叟矣

集解愬於兄弟亦是託言蓋不得於夫則無往非拂逆之鄉故言逢彼之怒正自形其困阨無聊之狀指南亦有兄弟四句不可將兄弟說壞只託言不得於夫無往而非拂逆之境如此

正解上二句言味遭變之故下因傷其不見諒於兄弟也上二句只須寬說就不能揣摩物情變態以引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三

起下章自交意非度其處之之術也不可以據猶云不可倚賴非以兄弟爲依歸之謂往愬非求以濟變只是哀痛迫切必訴於至親庶幾抑鬱之情猶有可舒反遭其怒正所謂不可據也

按上下兩截意自己不能度不得於夫之故往訴兄弟而兄弟又只說已不是

講然則我將如之何哉天下惟鑿之明可以度物今我之心既匪鑿而不可以度其所以然之故矣人惟兄弟之親可以相依今我亦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爲重也故將以我之憂往而愬之兄弟之前而反遭

彼之怒其不可據如此亦何以爲情耶

我心匪石句不可轉也句我心匪席句不可卷也句

威儀棣棣句不可選也句

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 選簡擇也

毛傳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 君子望之儼

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

鄭箋言已心志堅平過於石席 稱已威儀如此者言已德備而不遇所以愠也

孔疏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古

儀是也言威儀棣棣然富備而閑曉實習爲之又解

不可選者物各有其容適時制宜不可數

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

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

慶源輔氏曰心之不可轉不可卷言其有常也威儀

之不可選言其皆善也惟其存諸中者有常而不可

移故形於外者皆善而不可據也

纂序六句是簡默語勿謂似矜詡語乃得

集解上四句婦德也未二句婦容也德容皆善而猶

至見棄不可解矣與上章匪豔相應

正解此章總是自求見棄之故而不可得上四句言

心之有常也下二句言儀之皆善也不可轉言心之

貞固有專一不移易意不可卷言心之平直有端正

無反側意富則全備而無欠缺閑習則於全備中又

從容而不生疏宜申說棣棣非只儀容之美就舉止

中規中矩上言威儀有得有失則可簡擇取舍今無

一不善何選之有心與容不平等心一遊婦人以心

事夫者也今逐一自反總不能識其見棄之故真令

人不解

講意者我實多闕歎乃反而求之常以專一自勉覺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古

石猶可轉而我心匪石不可得而轉移之也常以正

直自勵覺席猶可卷而我心匪席不可得而卷曲之

也且威儀在身人所共見又棣棣然而善不可得而

選擇取舍也自反之餘亦庶乎其無闕也已

憂悄悄句愠于羣句觀閔既多句受侮不少句

靜言思之句寤寐有摯句

賦也悄悄憂貌愠怒意羣小眾妾也言見怒於眾妾也

觀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摯拊心貌

毛傳愠怒也悄悄憂貌閔病也 靜安也辟拊心也

摯拊心貌

鄭箋羣小服小人在君側者

孔疏辟既為拊心即云有標故知標拊心貌謂拊心之時其手標然

按箋疏以此詩為衛之仁人故以羣小為君側之小人今不用

華谷嚴氏曰標本訓擊故標然為拊心貌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其所憂之事以至於拊心而有標則其憂極矣

纂序首二句順下勿如常云憂心已悄悄而又見愠于羣小作轉語悄悄正為見愠也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七

集解觀閔二句是數從前見愠之狀言不得於夫皆緣羣小所致即此便見嫡妾易位故下章遂以日月迭微喻之 寤辟者言除非睡去忘卻一寤便不禁其拊心也

正解上四句敘已困於所遇下是痛心之意憂心悄悄本不得於夫來愠于羣小由不得於夫所致觀閔二句正愠于羣小處觀閔是媒孽其短中傷其事也受侮是被彼之侵陵遭彼之戲謔也夫不以我為妻則妾不以我為嫡或進而毀謗之或因而媒謔之既多不少有無數難堪意此皆失意人實歷之言不止

一朝一夕一言一事故不禁思之而拊心也靜思對

人前隱忍言將此無故見棄獨處而深思有取寃若根由一齊撮到心頭之意寤辟有標乃是自怨自艾

非怨夫也纔寤便爾拊心見無時不切切於是也

按觀閔是見害之意謂被其譖害也受侮謂受其欺陵字義要分曉

諫夫自反無關而乃動輒得咎是以憂之於心悄悄然曰見愠怒於羣小而不相孚契也媒孽者釀成吾

過觀閔則既已多侵陵者有寵相加受侮亦復不少見愠如此靜言思之每每寤覺之中不禁拊心而手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七

標然也亦將何所告哉

曰居月諸胡迭而微胡心之憂矣如匪澣衣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胡迭而微句 胡心之憂矣句 如匪澣衣句 靜言思之句 不能奮飛句

此也居諸語辭迭更微病也匪澣衣謂垢污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而飛去也

毛傳如衣之不澣矣 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

鄭箋曰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

日如月然 衣之不澣則憤辱無照察

孔疏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

之位則日月喻夫婦也孝經識曰兄曰姊月又喻兄姊以其陰陽之象故隨尊卑爲喻居諸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言居諸也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傳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是居諸皆不爲義也微謂虧傷者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是也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以經實曰云何迭而微是日不當微也若食則日月同有何責云胡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彼十月之交陳食事故微謂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大

食與此別

按箋疏以日月喻君臣今不用朱傳以嫡妾言亦本

鄭孔虧傷意

華谷嚴氏曰微謂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十月之交

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言日常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眾妾當卑今

眾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冤

憤眊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六帖煩冤心煩而屈抑也憤眊心皇惑而亂也

正解上一句傷嫡妾之易位下四句喻己憂之切至

也迭微重日不宜虧而今亦虧一邊不可以日月交迭互講日月非真有更迭而虧之事特以己事假託而言耳日食爲天道大變奪嫡爲人道大變憂正在此心憂二句承上起下之詞如匪澣衣極形不得自如之狀不能奮飛要蒙上如匪澣衣來相反看是恨其不能脫然無累意猶云安得身在事外耳蓋憂之極而爲是決絕之詞非實語也若說義不可去姑爾安之注不消著一恨字矣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九

指南心之憂矣一氣貫落靜言思之亦只帶過若講

得重便是憂了又思何等煩瑣

按日月二句朱傳似看得太深予意只是言無所照

察之意人穿不淨之衣便心下不快必易之而後

已借喻亦切

講彼日常常明月有時虧今日居月諸胡爲更迭而

微失其常道甚矣我是以心之憂矣煩冤憤眊如衣

不澣之衣而不能以自如焉靜言思之恨不能奮起

飛去以脫然而無累也則亦安之而已

柏舟五章章六句

小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朱子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不可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驪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概可知必爲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爲小序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王某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三

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諡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唯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之上衛之諸君事皆無考者證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諡又爲甄心

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書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諡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術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啟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詩傳所載當此之時偶無賢君則雖有詞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而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慰其上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三

者所在而成羣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辨按此詩作仁人不遇無所據而謂頃公時尤其是臆度故朱子用列女傳之說而易舊說慶源輔氏曰首章以柏舟爲比比其可用乘載也未章以日月爲比比其當明而虧當尊而卑也所謂詞氣卑順柔弱全篇固然末後兩章尤可見竹房張氏曰莊姜處夫婦之變正靜自守而不忍斥言其夫共姜處母子之變以死誓無他感動其母然母之慈愛猶可回也故共姜處之易夫之昏惑不可

移也故莊姜處之難所以冠鄙衛居變風之首也
豐城朱氏曰莊姜不得志於夫而無怨夫之意不見
禮於兄弟而無絕兄弟之情不見愛於眾妾而無怒
眾妾之心而所以自反者惟知心志不可以不專一
威儀不可以不閑習使惡我者無得而簡擇怒我者
無得以瑕疵亦可謂善自處矣此所以居變風之首
也歟又曰莊姜之憂憂己之不得於其夫也己之不
得於其夫似若未害也而夫婦之道於此乎始虧嫡
妾之分於此乎始亂事始於閨門而毒流於一國怨
生於衽席而禍延於後世則其憂也豈惟一人之憂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五

乃邦國無窮之憂也而亦何能自己於言乎夫子錄
之且列於變風之首固將以垂戒於天下後世也歟
說約惟詩柄下不得於夫一句後貼口氣處俱更不
相及說家於心匪茹兄弟怒羣小愠皆云不得於夫
雖理有之而必非其所忍言也通章命意措句汎彼
二句是比比下竟接餘論卻是賦矣然以比起故屬
比也於胡迭而微亦如此 螽斯固通篇是比漢廣
江永下亦別無餘文然今如此等義難直陳而託物
起詠則必取蘊藉或事有不可言者耳從來沿習於
比下動云我之云云何以異此則不如無比矣今詩

家或詠花以比美人而又自曰美人之美何以異此
可謂有詩乎舛謬欲一概芟去 柏舟二句下即接
耿耿二句似憂即承那柏舟日居二句綠衣二句下
俱接心之憂矣似憂即承那日月綠衣何等可味若
又說破正意真嚼蠟矣

衍義此詩通篇俱是憂傷之意大旨以不得於夫為
主凡見怒於兄弟見愠於羣小皆由不得於夫所致
也析言之則首章言不得於夫而其憂難解次章言
不得於夫而其情莫訴三章言不得於夫而自反無
關四章言不得於夫而所遇皆窮末章言不得於夫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五

而無可去之義則亦安之而已 中間說憂即是說
不得於夫說愠于羣小正是說棄於君子口中卻不
直言若一語稍不渾含即是對夫一語稍不自問即
是揚己此說詩者當求之言外也

綠兮衣兮 綠衣黃裳 心之憂矣 曷維其已
比也綠善勝黃之閒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閒色賤而以
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裳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

毛傳綠閒色黃正色

孔疏綠善黃之閒色黃中央之正色故云綠閒色黃
正色言閒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閒故玉藻云衣正

色裳閒色王肅云夫人正嫡而幽微妾不正而尊顯是也

按鄭以綠為祿只是任意改更所注禮多類此

安成劉氏曰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纁五方之閒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為東方之閒色

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己也

曹氏曰莊公揚武公子左傳謂公子州吁嬖人之子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五

也有寵此所謂妾或州吁之母歟

南軒張氏曰言嫡妾之亂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為一身之私哉

壘山謝氏曰嫡妾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心豈但憂一身哉為君憂為君之子憂為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華谷嚴氏曰讀詩不可鹵莽如綠兮衣兮不但言是綠色之衣當玩味兩兮字詩有黃鳥白華不言黃兮鳥兮白兮華兮惟此曰綠兮衣兮蓋綠字衣字皆有意義綠喻妾衣喻僭上故以二兮點綴而丁寧之意

說通首二句凡五轉

集解以綠為衣必至以黃為裏然語意卻是兩層沈平齋云黃綠皆自然之色不可相無貴於皆得其所用之道耳最得風人婉約之意 兩兮字有驚異之意便含憂字在內故下遂言憂不能已也

按維字難安頓只作語辭帶過為是

講人各有等物各有分如正色宜衣閒色宜裏今綠兮而以為衣兮已自僭矣况綠衣而又以黃為裏幽顯倍亂更何如乎是使我的心憂矣而何能以自已哉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五

綠兮衣兮

綠衣黃裳

心之憂矣

曷維其已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閒色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益甚矣亡之為言忘也

毛傳上曰衣下曰裳 鄭箋亡之言忘也

孔疏毛以為閒色之綠今為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為裳而處下以與不正之妾今蒙寵而尊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卑前以表裏與幽顯則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

按舊說為典禮非也

華谷嚴氏曰黃裏言掩蔽而已黃裳則失位矣

說約曷維其己自頂綠衣黃裏曷維其亡自頂綠衣黃裳各從幽微倒置其變難處說宗社大話嗣君流禍切不可用

指南以綠為衣而在上以黃為裳而在下喻鳳妾尊而正嫡卑也以黃為裏猶未居下至以為裳則下矣故講曰失所益甚憂字只從嫡妾易位名分倒置上看不必推到流禍處

講綠兮而以為衣兮况綠衣而又以黃裳上下倒置不益甚乎是以使我心之憂矣而曷能以或亡哉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美

綠兮綠兮

女所治兮

治龍

我思古人

俾無訛兮

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誦過也

按毛鄭以女為妾又以綠本綠末喻妾卑嫡尊皆欠明

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變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

慶源輔氏曰彼之所為自違悖而我之所為欲其無過而已此其所以為賢也

詩記首二句喻致妾於尊顯皆夫所為其失序蓋有

自也婦人見妾獲寵輒生嫉妒便是處失其宜而我亦有過矣今但求古道以自處而歸於無就是真善處夫婦之憂者

正解此喻妾之及時見寵而思法古人以自免於過也綠絲本妖豔況人情經手治者自然鍾情特甚正比妾之及時見寵古人泛言古之賢婦人俾無訛以處夫婦之變須委曲以全其道也此二句跟妾見變來蓋嫉妒由此而生未免處失其宜已先有過故思古人有處過此等事者庶法之而過以免此指處夫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美

婦言不兼嫡妾說

按上言綠已成衣見妾之承寵此言方染絲為綠見君之寵妾是妾之尊顯由君而成也 或曰女如字讀言綠衣既多而又有新制綠衣者以見女寵之盛講彼綠兮而方為絲兮其色已可愛矣而又女所經綸以治兮此綠之所以益加顯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我思古人有嘗遭此變而善處其開者其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而何必他是咎也

絺兮綌兮

淒其以風

風韻

我思古人

實獲我心

比也凄寒風也

毛傳淒寒風也 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也

鄭箋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

按鄭以古人為制禮者使妻妾貴賤有次序朱傳只作古人善處變者更覺明妥

絺綌而遇寒風猶己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朱子曰古人所為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道理孟子所謂若合符節政謂是爾

虞源輔氏曰莊姜始則思法古人以求無過既又因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无

古人之事而知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可不謂之賢乎哉

華谷嚴氏曰絺綌二句喻不適時而見棄猶班婕妤秋扇捐篲之意也

說約俾無說兮亦頂少艾得寵實獲我心亦頂色衰見棄各尋頭項方見清楚蓋少艾得寵色衰見棄豈不是一事而既分兩章則我思古人處須各討著落不可牽混也 前章注有當遭此此字指少艾得寵此章注善處此此字指色衰見棄則二章本各說一邊無就獲我所從分也說詩無他法惟章還章句還

句不求盡蛇添足耳 說與治叶風與心叶魯詩世

學曰說叶音夷風叶音分也 纂序少艾得寵色衰

見棄八字總不可入口氣中

六帖我意定於此矣而考諸古人確與我相合恰是我先有此物而古人得之故曰實獲我心有欣然會意之狀

衍義上章喻妾之及時見寵而思古人以自免於過也此章喻己之過時見棄而思古人有同於己也各下二句俱承上二句說古人泛言古之賢人雖遭此變而處之不失其道也 實獲我心要本上無說說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无

來心字統期無過之心故言我心本欲如此而求諸古人之迹果能如此是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只知一味自盡更不管他淒風之變正是景行自勵處指南下二句亦承上二句說總是求善處不必以為得善處也時說以上為求善處此為得善處覺無味講彼絺綌兮當暑之服也乃以遇淒其之寒風時過而不得其所亦已甚矣我將如之何哉我思古人之處此而自盡其道者實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則亦自安焉已耳

緣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
小序緣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
也

朱子曰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為莊姜之詩今
姑從之然唯燕燕一篇詩文略可據耳

衍義前二章以遇變言後二章以處變言遇變每切
於憂處變莫善於思然皆求自盡之意非有所冀望
亦非有所怨懟也

指南上二章喻嫡妾易位之可憂下二章喻嫡妾易
位而得善處之道然上二章不過引起下二章且勿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三

平

燕燕于飛句 差池其羽句 之子于歸句 遠送于野句
瞻望弗及句 泣涕如雨句

與也燕貺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池不齊之貌之
子指戴媽也歸大歸也

毛傳燕燕貺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 之子去者
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 瞻視也

鄭箋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與戴媽將歸顧視其
衣服 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子
野者舒已情盡已情

孔疏釋鳥云楊周燕燕貺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燕

周名燕燕又名貺郭璞曰一名立鳥齊人呼貺此燕
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漢書童翬云燕燕尾涎涎

是也貺乙字異音義同 差池者往飛之貌故云舒
張其尾翼翼也而兼言尾者以飛時尾亦舒張故

也鳥有羽翼猶人有衣服故知以羽之差池喻顧視
衣服既飛而有上下故以頤之類之喻出入前卻既

上下而有音聲故以上下其音喻言語大小取譬連
類各以其次

按鄭謂顧視衣服可笑且是比不是與下章倣此總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三

不知在兩燕上取義

廬陵羅氏曰大歸者不反之詞公羊傳注曰大歸者
廢棄來歸也

陸氏曰戴說也媽陳姓也完即衛桓公也
曹氏曰燕燕兩燕也差池言其相先後也說文曰泣

無聲之涕也陳澤陂傳曰自目曰涕
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媽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

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媽大歸於陳而莊姜送之作
此詩也

臨川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

嗚一上一下故感以起興

南軒張氏曰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國家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温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有合於詩人之情歟眉山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

華谷嚴氏曰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敘離別之恨而子秋國危之感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說約燕燕華谷主兩燕最妙然謂莊公既沒嫡妾相依如燕相隨則非也此只與送時行者在前而送者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三

在後如雙燕之飛其羽差池耳故興亦至四句止聯望二句是摹寫既別後事 差池亦從燕燕二字生言一燕稍前一燕在後其羽不齊也此興之最有趣義者下頡頏下上亦各與兩人可以類推

集解泣涕中有無限悽愴意非止後會無期也子秋國危意不必露出蓋州吁之暴亦莊姜所諱言耳 諸人情莫悲於相離而況離別之異於常者耶彼燕與燕而于飛也則差池其羽而兩不能齊矣況我之子于歸於陳也我能不遠而送之子野乎斯時彼義難留奄忽之間瞻望弗及不禁泣涕之如雨焉耳

燕于飛 頡頏之頡頏 之子于歸 遠送于將 將之將韻 瞻望弗及 佇立以泣 泣韻

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送也佇立久立也

毛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

鄭箋頡頏與戴媽將歸出入前卻 將亦送也

集解末句有去者已去送者未回躊躇歧路光景

譚燕與燕之子于飛也則一或上而頡之一或下而頏

之矣況我之子于歸也我能不遠于將之乎斯時

也我情難舍奄忽之間瞻望弗及惟有佇立以自泣

已耳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三

燕于飛 下上其音 之子于歸 遠送于南 瞻望弗及 實勞我心 心韻

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

慶源輔氏曰泣涕如雨初別時也佇立以泣已別而

久立以泣也實勞我心既去而思之不能忘也

行義三章皆一時事不必分初別已別既別說興意

到四句止差池者一先一後相隨而飛也頡頏飛相

上下也下上其音聲相應和也皆以不忍相違之意

為興 佇立甚於如雨勞心甚於佇立然只一時事

各末一句皆本瞻望弗及說此二句有無限悽愴意思

說約沈重讀南作尼心切

按南字當叶朱傳忽之以南人讀音不同耳

講燕與燕之于飛也則一或鳴而上一或鳴而下矣

況我之子之于歸也能不遠送之于南乎斯時也事

不勝悲奄忽之間瞻望弗及實勞我心而不能安耳

仲氏任只句其心塞淵句終溫且惠句淑慎其身句

先君之思句以勸寡人句

賦也仲氏戴嬌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淵深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五

終竟溫利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勸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

鄭箋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淵任恤

戴嬌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

義寡人莊姜自謂也

孔疏箋以此二句說戴嬌之操行故知為任恤言其

能以恩相親信也故引六行之任以證之周禮注云

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孀親於

外親任信於友道恤賑於憂貧

按鄭謂戴嬌思先君味淺不知二句一氣讀也

言戴嬌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嬌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嬌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真可謂溫且惠矣

慶源輔氏曰以恩愛相信嫡妾相與之情於是為至

塞實不虛妄也淵深不淺露也二者其本也溫利惠

順又終竟如此而無作輟焉則是得情性之常也淑

又婦人之美德而慎則持身之謹也有是厥德而又

謹於持身其賢為可知矣

六帖塞淵德之蘊於內者溫惠德之著於外者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五

纂序二句一連說其心句連上時講以其心句與下終溫二句取其心其身作對未是大约四句疊累以明其賢

詩說淑慎言能善謹其身溫惠即其事也心之塞淵

又溫惠淑慎所從出

集解此是從別離淒楚中想像他許多好處出來講

末句須斟酌若說有綠衣之怨恐我不念先君故慙

倦相誨便非莊姜身分

指南此總是美戴嬌之賢只當一直看蓋末二句勉

己以正亦其賢處也一說於四句分而云思其賢賢

猶在望也思其言猶在耳也似太分析

正解此章追念戴媯之賢不是推其離恨之故凡人朝夕聚首雖恩深誼厚都可相忘一經離別便想像他平日許多好處上四句備述其德下敘其勉已正也任是以恩義相孚契自其平日相與而言也此句要提起另講而下以身心作骨言當見愠羣小時媯能以恩相信寂寞深宮所可倚賴者惟斯人而已塞淵以立心言德之蘊於內者也溫惠二句以持身言德之著於外者也末二句就平日相勸勉言勿作臨別時丁寗語先君之思兼存沒欲其不以存亡易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美

念也夫先君之思美之自盟素矣而媯又以相助非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乎講此章全要言外嗚咽此說多與前異存以備考按先君之思作臨別丁寗爲是先君二字入戴媯口中方合

講試於如今之去而想其平日之人仲氏於我蓋任只而以恩相信而其心則塞實而淵深且到底溫相惠順以淑善謹慎其身其賢如此及臨別丁寗之時又以先君之思勸勉寡人使常念之而不失正焉仲氏之於我何如者而竟于歸哉即遠送亦何以勝情

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小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鄭箋莊姜無子陳女戴媯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弑之戴媯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

孔疏作燕燕詩者言衛莊姜送歸妾也謂戴媯大歸

莊姜送之經所陳皆訣別之後述其送之之事也

朱子曰遠送于南可爲送戴媯之驗

說約春秋書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美

吁於濮上杜預注戊申三月十七日則皆桓王之元隱公之四一年內事也蓋未幾而君完之仇雪矣此詩之作則在君完被弑後州吁未殺先當春夏之間見燕託興宜也州吁之殺也石碣實誘其子厚從州吁如陳而告於陳使執之卽此詩之送疑亦有以感動於陳焉豈但大義滅親功在石子矣杜注戴謚孔疏曰典禮無愆曰戴則戴媯非生時所稱不可入文陳侯爵虞舜後魯詩世學媯陳桓公庶女正解通詩前三章歷敘在己別離之情末章備述戴媯之德正以見己之難爲情也總以之子于歸句作

主蓋以夫亡子弑而于歸是何等事何等時則歸亦極苦矣莊姜處危疑方迫之際悲人亦還自悲兩人胸中各有一段說不出之苦吞吐言外豈止尋常作出門惘惘離別可憐之態乎若子喪國危在當日有不忍言不敢言者故只序相別之苦而言外之痛隱然 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於戴嬀行不能言者未章乃見非情愛之私由戴嬀有如是之德又能以先君之思相勉則見戴嬀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述之如此無非得性情之正也

日居月諸句照臨下土句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句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美

處胡能有定句寧不我顧句

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胡寧皆何也

毛傳日平月乎照臨之也 逝遠古故也

鄭箋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遠其初時 寧猶會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會不顧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

按毛鄭以日喻莊公月喻莊姜言當照臨下土乃其接及我者不以故時恩義相處於厥事皆不能定寧能顧我之言以定公子完之事乎甚曲折費解不如

只作莊姜不見答說甚為直截

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為厚也

慶源輔氏曰觀綠衣之詩所謂我思古人則於此歎莊公不以古道處己者宜也自處以古人為法而望人以古道處己莊姜之處已望人皆有則矣安成劉氏曰每章章末二句皆有望之之意

纂序注見棄如此當解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二句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美

而猶有望之之意焉當解胡能有定寧不我顧二句則胡能有定內有不定於我顧亦不定於不我顧意故胡寧皆訓何似疑似詰語意活看方得 注獨不我顧下一獨字有意蓋姜不見答為公惑嬖妾故也詩說胡能寧不皆怪歎冀望之語我字最可味言其願者豈伊無人但獨不我顧耳蓋暗指莊公惑嬖妾也

正解上四句訴其處己之薄末有望其顧己之意下二章皆同呼日月者取其容光必照有以燭門門之隱也古處如克諧二女刑于寡妻妻子好合如鼓瑟

琴皆是不古處者如舍柏舟之堅棄黃裳之正也古處二字莊姜正有一肚皮不合時宜處不古處就是心不定而不我顧也顧猶顧盼之謂末二句亦是望其將來之有定而非責其既往也胡能有定與寧不句一意疊說正哀訴的口氣故情詞悽斷不相聯屬若說使其有定必當顧我便呆且訴其不定即望其有定訴其不顧即望其能顧不得分訴與望言指南此詩重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二句見得我思古人不想天下乃有如是之人決然不以古道相處下文所謂不相好不我報俾也可忘報我不述皆是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早

也總之是心志不定故每章總以胡能有定一句為主逝猶云一往也一往譴浪絕無一刻以古道相處逝字內便藏無定在內按胡能有定言其無定或亦有顧我時也非謂其寵嬖不一無有定而獨不我顧作死煞語也因朱傳有望之之意故如此解講夫婦相與人道之常何我所遭不然也彼日居月諸照臨遍於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兮夫婦之閒逝不以古人倫之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豈遂終棄焉獨不於我一顧盼也此我之所

不能忘情於是人也

日居月諸句下土是冒句乃如之人兮句逝不相好句

好胡能有定句寧不我報句

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毛傳冒覆也 不及我以相好 盡婦道而不得報

鄭箋覆猶照臨也

正解下土是冒言其覆冒之光宜有以遍察天下之情也相好以夫倡婦隨言不必以古道入講要跟隨字說能顧則琴瑟和諧而相好矣不我報言我以禮施彼不以禮答也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望

講日居月諸盡下土而是冒之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兮夫婦之閒逝不相歡好焉是其心志亦胡能有定哉豈不於我一報答也

日居月諸句出自東方句乃如之人兮句德音無良句

良胡能有定句俾也可忘句

賦也日且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

毛傳日始月盛皆出東方

鄭箋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也

按鄭謂可忘是忘其無良縮不到莊公上未是

華谷嚴氏曰此德音無良及谷風德音莫違皆婦人言其夫待己之意

說約德音活套語無良方指而言之又一說待己之德音只言語便是無良謂皆戲慢如今人言沒好說話意思 纂序前說猶諺云名聲不好後說欠自然注月望亦出東方不必拘此亦據人之可見言之出於東入於西一定之理即月之弦人傍晚所見雖在西亦從東出轉到西底

衍義日月二句只是久照意不可作有定處 德音時說俱誤認注美其辭句另作譽語不是謂不古處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隰

不相好善名不彰於人而德音無良也猶諺聲名不好是也

集解俾也可忘與上章不我顧不我報一意言夫婦之際人皆不忘而獨使我如此非其常矣

指南出自東方亦猶照臨是冒或以此為有本下為有常則興體矣德音美其辭只訓一德字全不入謹直言其德之無良足矣以吉士靜女例之可想此詩人忠厚之法也

按朱傳使我為可忘者則忘仍屬莊公可忘下加之人字較明

講日居月請出自東方明一升而即無不燭矣今乃有如是之人兮夫婦相處不以古道善名不彰於人其德音蓋無良也是其心志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

日居月諸句 東方自出出韻 父兮母兮句 畜我不卒卒韻 胡能有定句 報我不述述韻

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毛傳述循也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隰

鄭箋不述不循理也

按鄭說父母指莊公尊敬之如父母反養我不終不唯文義不順且稱謂悖理

安成劉氏曰日居月諸呼日月而訴之也父兮母兮呼父母而訴之也猶舜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之意

纂序麟士云女無不嫁而曰養我不卒深悲極痛之詞固是但人生百年皆父母恩養所在直欲到底便好今不得好到底即是恩養不得終局亦不必定指養在家不嫁為養也 此與上章末句雖無寧不二字然上章注何獨使我為可忘耶則此章亦當云何

爲報我不述耶方是望之意

集解父兮二句皆是訴於日月之詞畜我不卒指不得於夫言非真埋怨父母也報我不述根上寧不我報來言前望汝報不意這等報我也雖是怨語然須得想望意

衍義父母畜我不卒重不得於夫上蓋父母養已而使之不得於夫是即父母之恩有所未終也猶今人云生我不了意此宜婦人語也報我不述言雖有時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據終風首章可見此是寓望之之意於絕意之詞而莊姜之情至此極矣 總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罍

是呼日月之詞不可因父母字誤作呼父母而訴之也指南或云使父母養我之終則可以免此見棄之變是欲父母養我之終身也父母豈有終養之理亦非真欲父母之終養也不可從

按父母二句語意謂父母養原望我好今如此便是父母養我一場無結果處 報我不述亦不可煞語須以何字貼入

講日居月諸皆東方自出固無處而不及矣今我中道見棄父兮母兮乃養我之不終也是其心志亦何能有定哉而所以報我者何爲不循義理也我其能

忘情耶

日月四章章六句

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小序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朱子曰此詩序以爲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問日月終風二篇據集傳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某觀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罍

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蓋詳終風之詞莊公於姜猶有往來之時至日月則見公已絕不顧姜而姜不免微怨矣燕燕則莊公薨後送歸妾情不能堪耳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日月當次朱子曰恐或如是慶源輔氏曰呼日月而但云照臨下土尊之之詞也呼父母而遂言畜我不卒親之之詞也一章云寧不我顧言不相顧盼也二章言寧不我報言不相酬答也三章云俾也可忘則蒙上句胡字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詞雖緩而意則切矣四章言報我不述則又言莊公雖有時相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雖爲

莊公所棄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是其性情之正也
 新安胡氏曰此詩分明作於莊公之時胡能有定只
 是說莊公心志回惑反覆無定之意故不我顧不我
 報俾也可忘而報我不述也
 衍義四章一意是屢呼天象而訴夫處己之薄因慨
 歎而致屬望之厚也重在不得於夫上每章末二句
 皆有望之之意各因第四句說來而寧不句又跟胡
 能句來 此詩只定字為主定字正與回惑相反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吳

詩經詳說卷六終

詩經詳說卷七

邶風

牟陽冉覲祖輯撰

終風且暴

暴句

顧我則笑

笑句

謔浪笑敖

敖句

中心是悼

悼韻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
 也

毛傳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 言戲謔不
 敬

鄭箋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 悼者傷其如是然而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十

已不能得而止之

孔疏釋詁云謔浪笑敖戲謔也舍人曰謔戲謔也浪
 意萌也笑心樂也敖意舒也戲笑邪戲也謔笑之貌
 也郭璞曰謂調戲也此連云笑敖故為不敬

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
 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
 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
 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
 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

說約六帖終風且暴即是說莊公以下不須補出止

意 麟士按如是則顧我則笑亦可即似說終風大
抵有意無意之間詩家常法也 謹而浪非常謹也
笑而敖非誠笑也曲盡 纂序下句笑字因上句笑
字而轉謹浪敖皆笑不誠之意似笑為主 謹不是
正經笑浪不是好生笑敖不是親熱歡喜笑 味一
則字即謹浪敖俱有矣

集解言明知一段假情又不好直說破他只得中心
是悼而已意最淒婉

衍義首句是喻其狂暴下俱是言待己之不誠而傷
之也終風且暴即是說莊公之狂觀不忍斥言可見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二

若以正意比並說便非本旨矣終日風而且暴總是
喻其狂蕩暴疾非以終風喻狂蕩且暴喻暴疾也謹
浪笑敖總是戲慢而已中心是悼要得不敢言而心
獨傷之意

指南終日之風已非正氣不可專重暴字笑言是一
時有者則笑中兼言故繼之曰謹浪笑敖中心是悼
只感傷意非畏其威亦非安於命也

按謹浪笑敖專重笑字太拘當以謹浪一意笑敖一
意字義當如此分然意亦不甚遠

講天道有常則皆和平之氣今終日之風且甚狂暴

其乖戾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情但其顧而笑也
乃謹浪而笑敖意皆戲慢非出愛敬之誠則又使我
不敢言而中心是傷已耳其奈之何哉

終風且霾句惠然肯來句莫往莫來句悠悠我思句

思韻

比也霾雨土蒙霧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

毛傳霾雨土也 言時有順心也

鄭箋肯可也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我旁不欲見其

戲謔 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惠然是言其來之順

而無所強不必定以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三

孔疏釋天云風而雨土為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
上下也

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
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
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說約思叶新才反然據吳械補音來亦可音釐故大
全羈又叶狸也則思當讀如字

纂序大全孫炎曰霾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是雨土
非真雨則蒙霧非真霧即雨土似霧也皆風使然若

真霧則無風矣又按詩意不肯往來以顧已猶諺云

寤而不寐思之以至於病也噫字內不必用爲風霾所襲句只就感傷閉鬱言之以見其憂之甚註云賦噫陳氏曰賦者氣逆於鼻噫者聲出於口皆肺疾也講陰氣聚散有時而開今終風而目陰噫意其止矣乃不旋日而又噫焉雖暫開而即閉也我以是寤言憂之而不能寐而思願之深則感傷閉鬱以至於噫也其如之何哉

噫噫其陰句 虺虺其雷句 寤言不寐句 願言則懷句

比也噫噫陰貌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懷思也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六

毛傳如常陰噫噫然 暴若震雷之聲虺虺然 懷傷也

孔疏上終風且噫且其間有噫時不常陰此重言噫噫連云其陰故云常陰也言噫復噫則陰噫之甚也爾雅云陰而風爲噫則此噫亦有風但前風有不陰故噫連終風此則常陰故直云噫有風可知也

東萊呂氏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噫噫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

講意此與上章末二句各承本章說 六帖懷懷抱不釋之意

正解上二句喻其狂惑之愈深下言思之甚也 指南噫噫積陰之象虺虺舒緩之聲二句對看懷有愈久而不忘之意莊公爲人如此而憂念之情猶不能忘此莊姜所以爲厚也

講驟風迅雷其止可待今噫噫然其陰而虺虺然其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我是以寤言不能寐而思願之深則懷抱而不能釋也其如之何哉

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上

小序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邶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七

正也

朱子曰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序說誤矣

按序言傷已可用下言州吁之暴州吁固有弑奪之罪而母子之間何至於謔浪笑敖故朱傳易之以爲莊公

安成劉氏曰一章言莊公狂暴二章言其狂惑皆只一句爲比而莊公猶有顧笑惠來之時所謂暴慢無常狂惑暫開者也三章則暫開而復蔽四章則愈深

而未已皆是以兩句爲比若以此詩繼綠衣之後次
日月次燕燕讀之尤可備見姜氏初作柏舟綠衣惟
自憂歎而止於和平未嘗指譏公之爲人也至於終
風則言其狂惑蔽錮而猶不忍斥言及日月然後極
其詞此豈情之所得已哉

衍義四章平看意有淺深當以終字爲主狂惑正終
字之意須體貼不忍斥言口氣

擊鼓其鏜句踊躍用兵兵韻土國城漕句我獨南行行韻

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
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邑名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八

毛傳鏜然擊鼓聲也使衆皆踊躍用兵也漕衛邑也
鄭箋此用兵謂治兵時 此言衆民皆勞苦也或役
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
是尤勞苦之甚

孔疏言州吁初治兵出國命士衆將行則擊此鼓其
聲鏜然使士衆皆踊躍用兵也軍士將行以征伐爲
苦言今國人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
使南行不得在國也 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闔字雖
異音實同也左傳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又曰金
鼓以聲氣故先擊其鼓而衆皆踊躍用兵也 以下

始云從孫子仲在路之事故知此謂治兵時穀梁傳

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 定之方中序云野處

漕邑載馳序云露於漕邑是也 以州吁用兵暴亂

從軍出國恐有死傷故爲尤苦土國城漕雖用力勞

苦無死傷之患故優於兵事也

華谷嚴氏曰漕鄆地也在河南

通解坐作擊刺不以兵法言恐於下章有礙作習之

礙

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爲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

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九

甚也

三山李氏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猶處於境內今

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也

六帖徐士彰曰我獨南行憂心有忡味詩人含蓄之

意似不言鋒鏑死亡而有隱然寓於其閒者蓋不忍

言之也如此則於不我活兮不我信兮處方有味若

朱註所云特解經之法而非風人之旨也

說約魯詩世學曰南行鄭在衛南

纂序集傳自言其所爲屬首二句因言以下乃後二

句但首二句雖自言所爲卻概起勿著我字待下我

獨南行出更妙且本不欲用兵而曰踊躍亦可味鐘
鏞死亡勿露並憂字亦勿露憂心有仲在下章也只
於獨字見意耳

輯錄鐘兵端也鏞矢鏜也

合訂擊鼓二句雖自言所為亦州吁之命使然正狀
其喜兵生事之態見非得已之師也土國二句非怨
役使不均蓋就均勞之中而較量其苦惟南行為更
甚耳

指南上二句言其所為之事下因自傷其危苦也首
二句非戰時事不過言從軍所為如此南行雖是伐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十

鄭然且勿露出

按首二句以大眾言而已在其中我獨對土國城漕
者言

講兵凶器也戰危事也有國者不得已而後用之如
今日者兵以鼓行擊鼓而其聲鏜然是方踊躍而用
兵也夫我衛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非不
勞苦然猶處境內我乃獨南行而在於外其危苦不
有更甚者邪

從孫子仲句 平陳與宋句 不我以歸句 憂心有仲句

韻仲

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舊
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
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毛傳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 憂心仲仲
然

鄭箋仲字也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為主敝邑以
賦與陳蔡從 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
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

孔疏經敘國人之辭既言從於文不得言公孫也箋
云子仲字仲長幼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諡也國人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十一

所言時未死不言諡序從後言之故以諡配字也
傳重言仲仲者以仲為憂之意宜重言之出車云憂
心仲仲是也

按歸作歸期說多一折只言不得即歸耳

備考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
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
於諸侯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
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四
國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新安胡氏曰必先和陳宋而後進兵也

呂記從孫子仲輕其帥之詞

說約仲疏義大全叶敕眾反則仲宋仲一韻 纂序

集傳與充同卽如字叶也不可敕眾反

按充平聲朱傳偶遺叶音耳上玉謂如字卽叶平聲

如何與仲宋去聲叶

集解平陳與宋是州吁當日緊著故東門之役非急

於報鄭也而急於得陳與宋也以阻兵安忍之人復

得與國相助必起兵連禍結之事故曰不我以歸云

云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圭

指南此推其南行之故而切不歸之憂也始露出伐
鄭意陳有宛丘軍賦之兵陳與衛和睦衛乃結好於
陳鄭莊佐宋公子馮爭位之謀宋殤素致怨於鄭衛
亦求援於宋此意須知不我以歸非曠日持久之說
是役也五日而還也

講夫南行有帥者也今所從者乃孫子仲而平陳與
宋同爲伐鄭之舉耳斯時也軍旅方興而不我以歸
憂深於心豈不有仲乎

爰居爰處

句 爰喪其馬

句 于以求之

句 于林之下

下句韻

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

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鬪志也

按毛鄭以居處作死傷說太鑿不錄

纂序上爰字下于字一意故注一滾但詩二句一連

故上二句連用三爰字下二句連用兩于字其馬下

微一段落才是 居如宿食屯住處如進止坐立之

類 無鬪志是說詩之詞非軍士語

正解此章自陳怠緩之狀見其無鬪志也居處有常

控御有法此兵律也任情以處非行伍之法矣喪馬

而求無馳驅之範矣三爰字皆有聊且之意憂心日

結不復以戰鬪爲念此雖人心懈弛亦見上無節制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圭

而軍中有必敗之形也 居常處暫與喪馬分作三
項看首句指人言下三句指馬言

按此師非久居於鄭只是路上逗遛如此耳 居處

非二地因居言處相因之辭此泛指大眾言喪馬亦

當不一只是不甚照管以致喪而後求

講心憂如此則我是行也於是居則居耳於是處則

處耳於是喪其馬而已不知其所在矣斯時也於以

求其所喪之馬於何所乎則爲林之下焉亦何行伍

之拘馳驅之範哉

死生契闊

句 與子成說

句 執子之手

句 與子偕老

下句韻

老句韻

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

孔疏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此似述毛非毛指也卒章傳曰不與我生活言與是軍伍相約之辭則此為軍伍相約非室家之謂也按毛鄭以為軍伍相約存救之詞與偕老字義不合王肅作室家說朱傳用之

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五

六帖死生契闊作二事看或云死生之期極為契闊

因下章但言契闊不言死生也愚滯可笑

說約疏義大全老叶魯口反則闕說一韻手老又一

韻六帖同

纂序下章闕兮應契闊不我活兮應死生並非但言

契闊不言死生

集解執手二句即成說時纏繞丁寔語勿作兩開

衍義此章道敘其室家之約上二句與下二句兩開

說一是期其不相忘棄以處變言一是期其無相背

負以處常言契闊承死生來勿與死生平說蓋自生

至死雖相隔遠不相忘棄當死生以之也執手二句

一直說下 或欲申說下二句即是首二句意玩本

文口氣並下章註分承言之還兩平為是

正解偕老謂偕生偕死而無他適意即生同室死同

穴也

按毛鄭以契闊為勤苦朱子不用作隔遠說只是離

別之意 死生作一死一生說較明俱死何以云不

忘 偕老是冀望保全之意不宜兼上死生說觀下

不我信可見

講我由是而不禁室家之在念也當始為室家之時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五

期以一死一生變故之交一彼一此契闊之際俱不

相忘棄既與子有成說矣又相與執子之手期與子

偕老而丁寔以終身焉此言不猶可想邪

于嗟闊兮 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 不我信兮

信韻

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言

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

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說約此連上章為一串意闊活一韻洵信一韻

纂序注意必死亡不復得遂云云雖總上四句意然

下二句借老不遂明矣上一二句則適中前死生契闊之說似又不幸而遂意此處須略斟酌兩不我字正咎州吁

集解不我信亦就不我活脫下勿以契闊借老截分玩註意必死亡數語便見

衍義承上章說蓋上章是述其言此是歎其不得遂而怨之也不我活謂不得活以負其約也不我信謂不得伸以負其信也意必死亡從無關志說來有惟恐之意把昔日之成說昔日之執手一旦棄之安得不怨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六

正解此連上章爲一串意亦是軍士離次時閒思過慮只疊疊說下

按朱傳借老之信不得伸則上文借老與死生契闊分明是兩意若謂借死借生爲借老則死亡何爲不得伸乎

講奈何有是南行也于嗟乎昔者契闊之約兮而今不得活兮不能生全矣于嗟乎昔者借老之信兮而今不得伸兮無由相終身矣吾其如此室家何哉

擊鼓五章章四句

小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

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朱子曰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爲說恐或然也然傳記魯衆仲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按州吁篡弑之賊此序但譏其勇而無禮固爲淺陋而來仲之言亦止於此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安成劉氏曰按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七

不爲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爲之用爾

豐城朱氏曰役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己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謂忍矣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

正解通詩皆危苦愁歎之詞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以我獨南行句作主其序征役之苦失伍之狀與恐負室家之約俱跟上南行來

惟有憂心則無闕志既無闕志自動私情意自一串
析言之則首章言其啓行之事次章推其啓行之故
三章陳其息緩之狀皆自征役之苦而言也四章述
其室家之情五章恐違室家之約皆自思家之情而
言總所以怨之也

凱風自南南句吹彼棘心心句棘心天天天句母氏劬勞勞句

勞韻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
難長而心又其稱弱而未成者也天天少好貌劬勞病
苦也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六

毛傳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 天
天盛貌劬勞病苦也

鄭箋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 天天以喻
七子少長母養之病苦也

孔疏言凱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
心故棘心天天然得盛長以興寬仁之母以己慈愛
之情養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然棘木之難
長者凱風吹而漸大猶七子亦難養者慈母養之以
成長我母氏實亦劬勞病苦也 南風謂之凱風釋
天文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

樂也

大全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色白為白棘實
酸為棘棘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
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
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華谷嚴氏曰棘至夏始生凱風南來吹彼稱弱之棘
心至於天天然少好則風之爲力多矣比母以慈愛
之情養我七子之身至於少長則母亦當苦矣母之
養子於少時最勞苦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七

說約上三句只說凱風棘心忽接母氏妙南疏義大
全亦叶尼心反兩句一韻也與燕燕連送于南同
纂序此詩雖三句比末句正然兩句一連則吹彼棘
心語氣稍住棘心天天承上卻連下天天亦起劬勞
意也此詩三句下不妨明補正意然亦不補高
正解首三句喻母育子之恩末句歎其勞也此即凱
風吹棘心於少好之時比慈母育衆子於童穉之日
也劬勞只就幼時說蓋此本其始言之也夫母既劬
勞則子當孝故曰起自責之端

講親恩不可以不報而子職尤其所當盡也彼凱風

自南而來吹彼未成之棘心所以長養之也棘心由其長養固天天而少好而風之爲力不已費乎吁嗟我母氏其劬勞甚矣撫躬而能自安邪

凱風自南句吹彼棘薪新句母氏聖善句我無令人人句

興也聖獻合善也

毛傳棘薪其成就者 聖獻也

鄭箋獻作聖合善也母乃有獻知之善德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

孔疏上章言棘心天天是棘之初生風長之也此不言長之狀而言棘薪則棘長已成薪矣月令注云大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千

者可析謂之薪是薪者木成就 聖者通智之名故言獻也箋申說所以得爲獻之意故引洪範以證之由獻作聖故得爲獻也

棘可以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安成劉氏曰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此章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興二章相似而不同也

纂序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合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此意在言外蓋七子字在下章

只說我乃無善人便已見得又按麟士云興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本一直意集傳故以復以尙多一層極是若略去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十二字讀下更妥又云令既訓善則聖善只對無善大概語耳勿混

衍義此章是自責之意只是歸善於親而歸過於己尙未露幾諫意以棘薪之成而非美材興已之壯大而非令人也聖善自通明貞淑泛看勿就養子說亦無就節操上說無令人猶言無肖子如下二章是也通明貞淑分解聖善二字或重善字串說更妥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三

集解聖善二句卽所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也不必贅辭 正解無令人只是無善可述而不能盡子道亦在其中

講彼凱風自南何等長養之功而吹彼棘薪雖已成而非美材也况我母氏聖善其所以養我者何如而我爲之子者雖皆壯大乃無一令人以承之也有自母思何如哉

爰有寒泉句在浚之下下句有子七人句母氏勞苦苦句興也浚衛邑

毛傳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

鄭箋爰曰也曰有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潤之使浚之民逸樂以興七子不能如也

孔疏此孝子自責無益於母使母不安也言曰有寒泉在浚邑之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浸潤浚民使得逸樂以興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又自責云母無子者容可勞苦今乃有子七人而使母氏勞苦思欲去嫁是其七子之咎也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母淫故言母為勞苦而思嫁也上章言母氏劬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三

勞謂少長七子實劬勞也此言母氏勞苦謂母今日勞苦而思嫁與上不同也 干旄云在浚之都傳曰下邑曰都是衛邑也 知不以寒泉與母之長養已而云喻七子不能如者以上棘薪為喻則子已成長矣此及下章皆云有子七人則以寒泉黃鳥喻七子可知也

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為辭

婉辭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永嘉陳氏曰寒泉在浚邑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

說約通典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浚城集傳下叶後五反至此四見孔氏曰此與下章皆反興

說通此詩作於母欲嫁既嫁之先後俱未可知總是自責之詞幾諫是後人解詩意也若當時以自責為幾諫則偽矣母本以淫不安其室而曰母氏勞苦曰莫慰母心不獨引為已非亦寬為母地真孝子之言也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三

詩說母之欲嫁必以在家辛苦事不如意為詞故子言不能供養若遺母以勞苦者然蓋至是微有幾諫之意焉

集解此與末章正所謂無令人也此章自言不能養親末章則言不能悅親

衍義二句分此章以無情與有情而責其不能養母之身也並下章皆本無令人說來至此方有幾諫意勞苦而曰微指其事者微指其不安室而求嫁之事也此勞苦與上劬勞不同乃不得優游自安意

請爰有寒泉一水流耳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

浚而邑人賴之以生養矣况有子七人皆生於母者也反不能奉養一母而使之勞苦不得自安適乎會寒泉之不如矣

眼眇黃鳥句載好其音韻有子七人句莫慰母心句韻興也眼眇清和圓轉之意

毛傳眼眇好貌 慰安也

鄭箋眼眇以興顏色說也好其音者興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

孔疏言黃鳥有眼眇之容貌則又和好其聲音以興孝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辭令也今有子七人皆莫能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黃

慰母之心使有去嫁之志言母之欲嫁由顏色不悅辭令不順故也自責言黃鳥之不如也

按鄭孔以眼眇為容好音為音分二項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

心哉

慶源輔氏曰三章以無情興有情四章以無知興有知

繁序眼眇字皆從目言其目有清和圓轉之意也舊講混連好音句作聲非是

正解此章以無知興有知而責其不能悅母之心也

黃鳥猶能悅人興子賢不能悅母總見無令人也莫慰母心言其心不免於經營承歡無道此與上章俱要得自怨自艾口氣

按朱傳清和圓轉之意當是以聲音言作目說於此四字不甚貼目謂之流轉尚可何以清和乎 載猶則也

講彼眼眇然之黃鳥一羽禽耳猶能好其音以悅人况有子七人可以承歡於母也獨不能慰悅母心以順其志乎會黃鳥之不如矣豈不負劬勞之德也哉凱風四章章四句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黃

小序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鄭箋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

孔疏以序云不安其室不言已嫁則仍在室但心不安耳故知欲去嫁也此母欲有嫁之志孝子自責已無令人不能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以美其能慰母心故知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也

朱子曰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

按盡孝道以慰母心似能挽母而不嫁也

南豐曾氏曰凱風盛於夏時黃鳥鳴於夏木寒泉亦夏所宜耳寒泉能使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黃鳥能使人悅之有子而莫慰母心

慶源輔氏曰母之不善在他人見之則可自其子觀之則只見其聖善而七子之中自無令人而已不然則不足以感悟其母以成其善志也其曰聖善過爲歸美之詞耳此唯子可以施之於母臣而事君如此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采

則未安也韓退之作美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雖程子亦以此言爲得文王之心而先生常云看得文王之心不解如此蓋聖人之處難其樂天知命尊君親上之意固自不能無豈有紂如是無道而乃強以爲聖明者哉

指南首章分上是喻母有育子之恩以起自責之端下三章是興子無報親之孝以致自責之實析言之則如疏義云一章起自責之端二章極自責之意三章四章跟上無令人來蓋主於自責而有微諷之意莫有以感悟其親也 通詩以我無令人爲主下母

民勞苦莫慰母心正見無令處

雄雉于飛句泄泄其羽韻我之懷矣句自詒伊阻韻

興也雉野雞雉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鬪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詒遺阻隔也

按毛鄭以雄雉見雌雉而鼓其翼喻宣公之好色以懷爲安安其朝而自詒以患難以下章較之殊不合婦人以其君子從役於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

慶源輔氏曰我之懷矣指其夫也自詒伊阻不以怨人也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采

說約此亦反興也自詒伊阻內便有皇遽不自得意以與上舒緩對看此當意會而得之

詩存本爲王事伊阻而不敢歸怨其上見今之往役激於忠君愛國而然反若其夫所自致者此婦人知大義處

集解自詒伊阻雖就急於公義盡瘁國事說然玩自詒二字亦必是負氣矜智擲臂功名之人故末章以不佞求望之深論

指南此以物性之自如興君子之不得自如蓋反興也自詒自字極有味就大義上說見得忠君報國臣

子所當自盡故自取阻隔耳從役不專指軍旅凡士

功建營皆是 以適意於坦途者反挑阻字

講夫往役義也思念情也彼雄雉于飛則泄泄然其

羽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懷者乃往役於外自詎

伊阻隔之憂何邪曾雄雉之不如矣

雄雉于飛 句 下上其音 韻 展矣君子 句 實勞我心 句 韻

與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

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

華谷嚴氏曰燕燕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追逐而飛鳴

也此言雄雉則止是一雉之音或下或上也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天

說約思君子而至於勞心亦是感君子之不能自得

如雉也反照處俱埋伏在內且雄雉雄字亦稍有意

疏義通解俱云興已之思念勞心不可從展矣二句

作一氣讀展矣亦綽到勞心不可四字讀住

合訂展矣句連下看猶云誠哉此人之勞我心也須

跟上伊阻含下保身

衍義二章即物之自適興已之勞於思也此興到底

說或謂首二句與第三句以展矣內有不得自如意

興意與上章同細玩展矣句緊連下句從前說為妥

當從說約

指南勞是因上阻隔生來言不得遂室家之願也

以摠音於逸致者反挑勞字總之點一雉字便見雉

雉于飛其自得者如此獨不念其雌者為何若乎此

際正可點染成趣

講彼雄雉于飛則或下其音或上其音何飛鳴之自

得也今展矣君子乃從役於外實有以勞我之心也

曾雄雉之不如矣

瞻彼日月 句 悠悠我思 句 道之云遠 句 曷云能來 句 韻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

之久也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天

鄭箋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

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 曷何也何時能來

望之也

程子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

又且莫所見動人情思總包意其間

詩曰上一二句言其久下一二句言其遠

集解瞻彼四句雖以久遠分屬然道之云遠二句又

思中想望迫切之情語意微側不得云不來已久又

恐遠道為阻也

衍義上一句感天象而思行役之久下歎其旋歸之

難註只解上一句下一句無解有謂首句略斷下三句一氣概說總是思其君子行役之小意未穩日月迭往迭來君子一往而不復來故思之朱傳以上二句包下二句無解意非全

指南日月皆有往來非日往則月來也日以朝夕言月以晦明言關山之日月偏迫閨闈之日月偏長故瞻之而不勝悠悠之思也總之舉頭便見日月不見君子如之何勿思

按瞻彼日月是實境故為賦日月頻往頻來而君子不來此是正意分久遠非正意也集傳只言久不言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三

遠 講瞻彼日月之往來而念我君子之從役不知幾更日月矣能勿悠悠然而思乎然自今日言歸猶可慰也而道之云遠不知何時能來如之何不使我望之切也

百爾君子 句不知德行 句不忮不求 句何用不臧 句

賦也百猶凡也忮害求貪臧善也

按毛鄭以為女怨君使其君子在外文義上下甚不順

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言又不貪求則

何所為而不善哉憂其違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

慶源輔氏曰不知德行之不與郭不韡韡之不同

止齋陳氏曰忮心生於忿怒求心生於貪慕故人之恥貧賤患難者能不忮則或入於求能不求則或入於忮故忮者常生於嫉人求者常至於枉已

東萊呂氏曰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自解曰凡百君子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

六帖念其久處不歸但得保全亦幸正思之最深最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三

切處王風芻無飢渴亦此意漢書萬里之外以身為本 枝求不專就貧富言凡功賞名利皆是軍旅之中尤爭功競能之地故特言之

纂序通解云重在夫而言百君子詩人渾厚處然一身在外賴同役俱相善處乃得保全此更詩人深意集解德行只就涉世上講過作道學語恐非婦人語氣

行義上二句啟以知德行下是盡德行之益正見其當知處不忮不求正是德行何用不臧則自處得全矣 此章亦本思上來正因其不歸而冀其善處如

此是思之切而無往不至矣

正解伎心生於忿求心生於貪世路風波人情雲雨皆由此起思婦念征人之切故於閨閣中想出一段居身涉世道理立言何等深婉若王章夫人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乎語便辛辣殊失箴規之體不伎則不至谿深而賈禍不求則不以居賄而焚身何用不臧謂處常變順逆無不善也不敢望其歸而但願其善處得全是伊阻者庶幾不阻而不來者庶幾能來正思之極懇切處

講思之切而未得歸也亦將何以爲慰哉百爾同役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三

之君子豈不知德行乎凡人恥貧賤患難者不入於伎則入於求伎心生於忿怒常至嫉人求心生於貪慕常至枉已非德行所在也若能不伎又不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閒固未害也我之心其竊幸者此也邪

雄雉四章章四句

小序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朱子曰序所謂大夫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見其爲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兼此詩

亦婦人作非國人之所爲也

按鄭孔分上二章男曠之詞下二章女怨之詞作兩截看不合

豐城朱氏曰雄雉四章前三章皆所謂發乎情後一章乃所謂止乎禮義蓋閨門之內以愛爲主則雖思之之切是亦情之正也惟其思之也切故其憂之也深惟其憂之也深故其勉之也至伎求者皆取禍之道也必能不伎害不貪求乃可以自免於患矣隱不伎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役之婦人能言之其亦可謂賢也已此其所以爲先王之遺澤也歟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三

也歟

正解通詩上三章思君子行役之勞見其情之切末章望君子自處之善見其情之正也以懷思二字作主終篇正其善懷處此不是夫婦泛常離別之詩蓋其君子在外而又或履憂慮其室家非惟思之且憂之且爲之求善處之策觀自詒伊阻一語可見實勞我心悠悠我思從自詒伊阻生來百爾君子四句又從勞心生來所謂善處之策也總是思其久役未歸但得保全亦幸意

匏

有苦葉

句

濟

有深涉

句

深則厲

句

淺則揭

句

揭

揭韻

比也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褰衣而涉曰揭

毛傳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為涉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適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

孔疏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蕪極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烹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恆食之八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詩

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言苦葉不可食似禮禁不可越也傳以二事為一興詩有此例多矣涉言深不可渡似葉之苦不可食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彼云取匏供濟與此傳不同者賦詩斷章也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若以上則褰衣不得渡當須以衣涉為厲也按匏葉有苦者非待八月而後苦鄭謂匏苦渡深為

八月之時可以為昏禮甚鑿叔向云苦葉供濟朱傳卻用此意大水方用匏解衣為之與厲揭小水不同此只大概言當分淺深耳不可太拘大全埤雅曰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爾雅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下為厲由膝以下為揭邢昺疏云此衣謂禪也言水深至於禪以上者而涉渡之名厲

華谷嚴氏曰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詩

華陽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若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詩存首二句只就水之難渡言以引起當量度意往說有以苦葉喻婚禮之未備深涉喻禮義之甚嚴者終非詩旨兩則字甚活便有量度意在內孫仲魯曰此仍是教他不要輕涉不是教他權宜涉法最是說約孔疏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蓋可厲則不用匏宜上二句另一截然玩集傳本融洽似此正多一折詩人因物寓指大都有意無意之間不甚為此拘泥耳疏義曰凡水自帶以上至心曰厲渡水不裸體

釋鳥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是飛曰雌雄也釋獸云麋牡麋牝麋是走曰牝牡也此其定例耳若散則通故書曰牝雞之晨傳曰獲其雉狐是也

按毛鄭皆以宣公爲說未有確據不錄

竹房張氏曰說文曰軌車轍也從車九軌車軌前也從車凡音犯諸家辨之詳矣然集傳獨從軌蓋以九牡聲之叶也軌聲則難叶矣

廬陵羅氏曰周禮朝人疏轍廣謂之軌轂末亦爲軌韻會曰車軸謂轉頭也轉卽車頭之端貫轂者車輪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美

廣狹高下皆定於軌軌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塵不出軌以高下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涉三尺三寸

說約疏義車輪輾地處爲轍不濡指此自佳軌字彙叶居九反音九

夫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雉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

竹房張氏曰走曰牝牡此爾雅釋獸之正例諸家以

牝雞雄狐爲證言飛走通也殊不知詩人之意曰當濡其轍乃今不濡其轍迹是大可怪也當求其雉乃今求其牡獸是大異常也如此歌之則得詩人之意知集傳之旨也

詩說有瀦二句是濡軌求牡定案下因言反其常也雉而求牡義取反常不嫌取類之遠或謂周書有牡雞晨鳴飛亦可稱牝牡不知比意只以非偶相求反常其男女雌雄不必一一相合

指南上二句亦只引起下二句取喻意在確齋說未的蓋上只說濟之盈雉之鳴耳非理從濡軌求雄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美

見非以上二句爲常理也軌與中庸不同彼以在地者言故云轍迹此謂轉頭也雉求牡亦只取其異類相求意非其配耦只未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禮卽昏義所載六禮也秩然處爲禮確然處爲義非有兩樣

衍義此章比意亦重在下二句總是卽物理之失其常喻人道之失其常也註犯禮以相求是總承上意首句喻淫者之縱欲二句喻室女之懷春三句喻不度禮義四句喻非偶相求

正解首二句引起下二句濟盈喻淫思之溢雉鳴喻

淫心之動濟盈二句方是比言縱欲必犯禮而今曰無害心動則求配而從非其類總是無顧忌而反常道意

按濟盈是水滿非濟者之多濟盈必濡軌謂之不濡軌只是不畏其濡軌視之若不濡軌耳 雉鳴求牡似責女邊較多然二句不分男女合說為是 依舊說牡字直作雄字看亦通朱傳以牡為獸以見其反常更為分曉

講苟不能度量則必至反常而逆理矣如濟渡之處彌然而盈有雌雉焉驚然而鳴以常理論之濟盈則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單

當濡其轍今乃不濡其轍迹雉鳴則當求其雄今乃求其牡獸是大異常也有是理哉

維鳴雁句 旭日始旦句 士如歸妻句 迨冰未泮句

賦也雖離聲之和也雁鳥名似鷺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始出貌昏禮納采用雁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

毛傳雖離雁聲和也納采用雁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 迨及泮散也

鄭箋雁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自納

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 歸妻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

孔疏毛以為宣公淫亂不娶夫人故陳正禮以責之言此雖離然聲和之鳴雁當於旭日始旦之時以行納采之禮既行納采之等禮成又須及時迎之言士如使妻來歸於己當及冰之未散正月以前迎之君何故不用正禮及時而娶乃烝父妾乎 雁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雁聲 禹貢註云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不言陰者以其彭蠡之澤近南恆暖鴻雁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經云陽鳥攸居註釋其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單

名曰陽鳥之意故不言陰耳又言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者因此旭日用雁非徒納采而已唯納徵不用雁亦用昕此總言其禮耳下歸妻謂請期則鄭於此文不兼親迎耳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親迎用昏鄭云取陽往陰來之意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即夜而至於夫家遠者則宜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時也儀禮士昏禮執燭而往歸家其夜即至夫氏蓋同城郭者也 以冰未散未二月非親迎之時故為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以正月尚有魚上負冰故知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所以

正月以前請期者二月可以爲昏故也

按孔疏以正禮責之甚是不當指定宣公 歸妻

自是指親迎此預言之謂欲歸妻先於冰未泮時行

納采請期之禮鄭以歸妻爲請期非也

大全本草註曰雁爲陽鳥蓋得中和之氣熱即北寒

即南以就和氣所以爲贄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

程子曰取其不再偶也

朱子曰凡贄用生雁左首以生色繪交絡之

廬陵李氏曰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以名焉日入二

刻半爲昏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聖

安成劉氏曰集傳但言納采用雁者唯舉六禮之始耳

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

新安胡氏曰味士如歸妻之辭可見是刺淫者若責

之曰士如歸妻自有婚姻之禮何得如此淫亂也若

刺宣公不當以士言

慶源輔氏曰此章言婚姻之常禮以刺淫亂者之不然也

纂序麟士按注雖言納采請期以旦其實納吉納徵

亦以旦然此二句只是言有此理下二句始著人而

言則意亦重如迨等字不主屑屑分疏要以會大意

約說爲長也納采日即問名問名者歸卜其吉矣故

納吉納吉則其禮成矣故納徵成也然愚意或是徵

聘徵字問名因於納采其禮略由徵以前慮其或不

受也故皆言納既納徵則聽命而已故期言請又禮

書曰昏贄用雁者不以死贄亦攝盛也蓋大夫執雁

士執雉而昏禮士亦用雁是攝盛也鄭氏曰取雁順

陰陽往來理必不然

集解昏義云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爲六禮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聖

納采者納雁以爲采擇之禮也問名問生女父母名

氏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爲婚姻

之訂請期請婚日也至親迎則婚禮成矣 古人重

婚冠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所謂攝盛也大夫相見

執雁昏禮既以士而服大夫公服乘大夫墨車則見

婦翁亦用大夫贄禮故執雁

指南以禮字爲主用雁者貴其和也亦貴其偶也地

日者取其明也亦重其始也此二禮皆爲歸妻計求

之不暴即是節之以禮意但下二句且勿分屬愚按

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雁註但言納采用雁舉六

禮之始耳非此句止說納采也親迎以昏納采請期以旦謂自納采至請期皆用旦日親迎用昏非止舉納采請期二件也此處人皆未考而於雖離句只就納采言旭日句則兼納采請期言爲舊說時文所誤也

按納采請期並言爲是迨及也及此時爲之乃先事之辭歸妻在後

講試以婚姻常禮言之其納采則用離離之鳴雁盛其儀也其納采請期則用旭日之始旦正其始也然是禮之行也豈急遽無序哉士如歸妻親迎於水泮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星

之時則必迨冰未泮而納采請期已先舉焉是古婚姻之禮如此

招招舟子

句

人涉卬否

否韻

人涉卬否

句

卬須我友

友韻

比也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

毛傳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

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

鄭箋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爲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

孔疏號召必手招之故云之貌是以王逸云以手曰

招以口曰召是也

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纂序末二句諸講皆云舟子非我族類必待我友之招聲應氣求而後從豈我友亦駕舟者邪人必我友駕舟而後涉邪此大謬言人之涉者非我族類必待舟子所招之人必我友而後從此註意也卽我友亦不限定朋友但其人是我輩者大概是待其配偶意耳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星

按上玉之說與集傳不合待我友之招當作招之同渡看 卬亦在所招之中

詩說此只重我之不妄赴不重人之不當招正意全在末句上見

詩存上章用一迨字見其不迫此章用一須字見其不苟

行義卽渡者必從其類比婚者必待其耦也未句正是待配耦而相從者必重此句方得刺此人之不然意夫濟渡乃一時之事且不妄從而男女乃萬世之防胡可妄求淫亂者胡不然也

講且夫人於人固當有不可矣如招招舟子招人以渡人皆涉焉而我獨否不從其招也人皆涉焉而我獨否豈竟不渡哉我亦須其所招者為我之友而後以類相從耳不然無所往而不可不亦亂常逆理之甚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小序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鄭箋夫人謂夷姜

朱子曰未有以見為刺宣公夫人之詩

按詩刺淫亂是也刺宣公無據而經云士如歸妻玩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吳

一士字只當泛說

慶源輔氏曰此詩意雖正而體製異於諸作若不敢正言之意一章言為事當有所度量二章言苟不能度量則必至於反常而逆理三章則詔之以婚姻常理四章則言人當有可有不可以刺淫亂之人亂常逆理而無有不可也

安成劉氏曰此詩一章二章四章反覆諷刺皆以濟涉之事為比豈所指淫人居津水之旁歟抑詩人以一時所見而取譬歟

行義首章分上喻男女當度乎禮義尚無刺意下三

章皆用刺淫亂之人不度乎禮義也第二章有越禮義非亂耦二意三章言古禮不可越末章言非耦不可從要皆以不度禮義為主耳夫人之淫亂者多不知夫禮義故先言禮義之當度者以發其端而後刺之也

指南首言事當量其可次言今人反其常三言古禮不可悖末言非類不可從所以深刺淫亂之非也鍾伯敬曰四章只濟盈不濡軌二句帶刺餘皆說正理而其失自見然立言深至處正妙在四章開說若不相蒙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宅

按全詩皆比散散說去以不相蒙然細玩之首章濟有深涉引起二章濟盈不濡軌而後二章又從濟盈不濡軌轉下實用刺處只在二章

詩經詳說卷七終

詩經詳說卷八

平陽再觀祖輯撰

邶風

習習谷風句以陰以雨雨韻 眈勉同心句不宜有怒怒韻

采葑采菲非韻無以下體體韻德音莫違句及爾同死死韻

韻死

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葑蔓菁也菲似蒿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譽也

毛傳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一

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 言眈勉者思

與君子同心也 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

鄭箋所以眈勉者以爲見譏怒者非夫婦之宜 此

二菜者蔓菁與蒿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

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

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

之禮 莫無及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

長相與處至死顏色斯須之有朱傳有時二字本鄭說

孔疏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也孫炎曰谷之言穀穀

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陰陽不和即風雨無節故陰

陽和乃谷風至此喻夫婦故取於生物小雅谷風以

喻朋友故直云潤澤行恩愛成而已 釋草云須葑

從孫炎曰須一名葑從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

間謂之葑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

蕪蕪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蕪關西謂之蕪

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豐與葑字雖異音實同即葑

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菘也蕪也芥也七者一物

也釋草又云非葑也郭璞曰土瓜也孫炎曰蒿類也

釋草又云非蕪菜郭璞曰非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

紫赤色可食陸璣云非似蒿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二

月中烝鬻爲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

之蕪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非芴與蕪菜異釋

郭注似是別草如陸璣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

二處引此詩即非也芴也蕪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

者一物也其狀似蒿而非蒿故云蒿類也箋云此二

菜者蔓菁與蒿之類者蔓菁謂葑也蒿類謂非也

華谷巖氏曰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春食

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非蒿類爾雅謂蕪菜河內

謂宿菜三月中烝爲茹滑美可作羹根如指正白可

啖 眈勉猶勉強也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強爲

之皆謂之龜勉

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爲夫婦者當龜勉以同心而不宜至于有怒又言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爲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

程子曰夫婦之道貴於有終德音美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

慶源輔氏曰上四句以陰陽之和比夫婦之和下四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三

句以葑菲根比婦人之色

六帖龜勉同心要之於久意德音莫違對顏色之違說

說約大段此篇四句一截之法更爲分明但第四章稍異耳 德色是一篇較量主意

纂序龜勉二句且就夫婦概言之德音二句有及爾二字則時言自己可焉矣

集解此章語意已曠括下文在內曰不宜有怒此則已有怨矣曰及爾同死此則不與同死矣悲怨即在言表

衍義四句分上言室家之當和重和字下言己德之

可取重德字此只論夫婦之常道以見今日之不然也以陰以雨申說猶言陰而雨也夫婦和只宜渾然說不必就不相棄上見和也龜勉字要味言夫婦之心雖未能以違同亦當龜勉以求同同心卽是和怒乃和之反也德音泛說亦不外下章勤勞治家之意莫違是前後不肯意同死猶言偕老也此二句見得以顏色之衰而棄德音非夫婦之道也

指南四句分每下二句是比外意還上下相承看陰陽之氣嘘則風濡則雨雨非風所致然谷風至則陰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四

陽和故陰而雨也重雨 言夫婦宜和只是取德而

不取色便和耳以陰以雨要看陰字谷風發而欲雨必先示之以陰政見陰之有資於陽者不小也龜勉

二字絕妙見得夫婦相處日長那能無少觸忤只要勉強同心要之於久斷然不說有怒耳怒字便埋下

文洸潰之根德音泛就婦人身上說總之不脫治家等事不違者終始如一也 德音是居室之善稱

講天之道統於陰與陽人之道始於夫與婦而皆以和爲貴維習習之谷風此陰陽交和也而後其感也以陰其成也以雨天澤降矣是故爲夫婦者務相照

勉以求同心不宜至於有怒以傷和也彼詩與菲莖之食常美而根有時惡采葑采菲無以其下體之要而並棄其莖之美也是故爲之婦者但德音之善莫違其初而前後一致則可以及爾偕老而同死矣凡此者非夫婦之道之正邪

行道遲遲句中心有違句不遠伊迥句薄送我畿句
誰謂荼苦句其甘如薺句宴爾新昏句如兄如弟句

韻弟

賦而比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荼苦菜屬也詳見良相薺甘菜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五

毛傳遲遲舒行貌違離也 荼苦菜也 宴安也

鄭箋遲遲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 邇近也言君子與己訣別不能違維近耳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 茶誠苦矣而君子於己之苦毒又甚於茶比方之茶則甘如薺

孔疏以言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故楚茨傳曰畿期也經云不遠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

按鄭謂行道之人作泛說於遲遲句無來歷且與下送我不聯

東萊呂氏曰韓詩云白石爲門畿蓋門闔也韻會柶卽闔字門柶也卽門限兩旁夫木

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其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荼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己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茶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

永嘉陳氏曰物莫苦於茶婦人見棄其情甚苦則茶反甘於薺矣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六

安成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賦其望夫之意而及其夫之薄情下四句則比己之甚苦而歎其夫之方樂賦體與比體相繼成章後凡言賦而比者文意亦放此云

說約嚴緝經有三茶一曰苦茶二曰委葉三曰莢茶此茶苦及唐風采芣縣莖茶如節皆苦茶良相以薺茶蓼委葉也鄭有女如茶英茶也鳴鶴予所持茶傳云莢若蔬云亂之秀穗亦英茶之類 麟士按字彙畿亦曰門限薺詩經薺之上濁讀當如劑也與弟叶幽采茶新橋亦此茶苦茶字薺茶蓼集傳陸草也此

以相形爲比又比義一體

集解行道遲遲有不忍遽去之意蓋猶望其夫見恤也迨至薄送我畿而恩斷義絕苦乃益甚矣故下遂借荼苦以喻之哀爾二句形容新昏之樂正以見己之太苦也末不補不見恤意更有味 瞿昆湖曰茶本苦齋不甘但以我見棄之故較之於茶則茶反甘於齋非真謂茶實甘於齋也然此甘苦只就茶說而隱隱以見棄之苦相形言若直說正意則類於賦矣行義四句分上言己不忍絕意於夫而夫則斷然絕意於己正是見棄時事下四句遂承言己之甚苦而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七

歎夫之不見恤也誰謂二句苦字本上見棄來此比又是一例乃彼此相形之比而非全比也茶本苦齋本甘此以茶對齋則然若以茶之苦比己見棄之太苦則茶不足爲苦而反甘如齋了此以己對茶言指南此章語氣極相承不必四句分亦勿六句分誰謂荼苦卽中心有違之情不可兩開說蓋婦人當被棄之時欲前不前中心不忍其憂鬱無聊之苦真有甚於茶者矣故甚言如此舊說都以上四句言己之不忍而夫忍下言己之苦而夫樂無謂

按八句相聯說下然上四句說行時光景下四句明

心事亦可於四句稍斷行道虛說只是臨行時在遠畿之前非遠道也 中心有違只言其去與心違似捷不欲去故行遲也

講何意今日之被棄也故我由此而去行道之遲遲不進中心與足如有相背者然而不忍前也乃爾之背於我則不遠而伊邇但薄送我於門內而止有惟恐去之不速者矣我情何以堪哉彼荼苦菜也齋甘菜也今誰謂荼苦乎以我視之其甘也如齋矣蓋我困苦莫甚焉者而爾方宴樂其新昏有如兄弟之相親焉何無有收恤我之意哉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八

溼以溼濁 句 溼溼其泚 句 寔爾新昏 句 不我屑以 句 毋逝我梁 句 毋發我笱 句 我躬不問 句 遑恤我後 句 比也溼濁二水名溼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符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烏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溼溼清貌泚水渚也屑潔以與逝之也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爲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闕容也 毛傳溼濁相入而清濁異 屑潔也 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 闕容也

鄭箋小渚曰泚溼水以有溼故見溼濁 以用也言

君子不復潔用我當室家 毋者喻禁新昏也女母
之我家取我爲室家之道 躬身寔暇恤憂也我身
尙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

孔疏禹貢云涇屬渭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
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又引地理志
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并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
行千六百里入渭卽涇水入渭也此以涇濁喻舊室
以渭清喻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舊相並而善
惡別故云涇渭相入不言渭水入涇也 此婦人以
涇比己箋將述婦人之心故先述涇水之意涇水言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九

以有涇故人見謂己濁如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
見謂己惡也見渭濁言人見渭己涇之濁由與清濁
相入故也定本涇水以有涇故見其濁漢書溝洫志
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
也 笱者捕魚之器卽梁爲魚梁明矣何人斯云胡
逝我梁我者己所自專之辭卽亦爲魚梁也
按鄭云涇見渭濁欠明依疏當是謂字訛渭 恤後
只是去後家事不必言及子孫
東萊呂氏曰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
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

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
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清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
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
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
不我以爲潔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笱
以比欲戒新昏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
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絕意
之辭也

慶源輔氏曰不忍遂棄其家事者仁也知其不能禁
而絕意焉者知也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十

說約此章兩比各以餘論足之與首章一格
詩說近梁發笱等語雖戒新昏卻非惡恨口氣轉是
戀戀不忘反顧之意蓋身所經理人情每觸念難忘
也我躬二句根本上毋逝來只輕輕作一轉語以自寫
其無聊之情似乎絕意乃其不能絕意之甚者此已
引起治家之端下遂舉其事盡言之
衍義四句分上喻己有可取而不見取下喻己有所
禁而不能禁此就去後言首二句言己之心有所取
處下二句言其不見取於夫之故毋逝二句是暗比
以戒新昏我躬不閱二句是自揣之詞言我去後則

任彼居之行之矣須記小弁末章無字與此二母字各別此事字泛就家事言不說治家勤勞之事雖見棄而猶不忘其家見忠厚也 涇字比己色之衰涇字比新昏之美此字比德之善梁比所居之閨門笱比閨門所行之事

指南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見棄而不忘其家也見詩人忠厚之意我躬不閱違恤我後乃毋逝我梁之轉語蓋心雖不忘乎其家身則不有乎其家卒無聊而自歎耳輕看舊說以毋逝二句作惡新昏之享其成而禁止之此乃後世忿恨妒爭之態是怨而終終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十一

者也不可從

正解此章言夫之棄德而取色也

按涇涇去衛遠甚自是借以為比逝梁發笱捕魚之事貧家或有之似可作實事說方合我字口氣而朱子亦以為此者因鄭說而用之也

講見棄如此豈我無一可取者乎彼涇已濁矣又入涇水而與之合則以清形之而益見其濁然其別出之汙流或稍緩則猶有混澁然而清處濁固可乘而清處亦可取也乃爾安於新昏不以我為潔而與之雖有可取而不取耳我於此遂能愬然也哉彼邇魚

往來者有梁乃我梁也毋得逝我之梁焉承梁之空取魚者有笱乃我笱也毋得發我之笱焉然此亦我不忍遺忘之情耳今我身且不見容又何暇恤我已去之後逝梁發笱亦將聽之而已

就其深矣句方之舟之句就其淺矣句泳之游之句何有句何亡句暵勉求之句凡民有喪句匍匐救之句

興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

毛傳舟船也 有謂富也亡謂貧也

鄭箋方泅也潛行為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十一

難易吾皆為之 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暵

勉勤力為求之有求多亡求有 匍匐言盡力也凡

於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尙盡力往救之况我於君子

之家事難易乎固當勉以疏喻親也

孔疏毛以為婦人既怨君子棄已反追說已本勤勞

之事如人之渡水若就其深矣則方之舟之若就其

淺矣則泳之游之隨水深淺期於必渡以興已於君

子之家事若值其難也則勤之勞之若值其易也即

優之游之隨事難易期於必成匪直於君子之家事

無難易又於君子之家財業何所富有乎何所貧無

乎不問貧富皆勉力求之所以君子家事已皆勉力者以其凡民於有喪禍之事其鄰里尚盡力以救之鄰里之疏猶能如是况我於君子之家事難易何得避之故已所以盡力也而君子棄已故怨之鄭唯何有何無爲小異以有無謂於一物之上有此物無此物故言有求多亡求有也以求財業宜於一事爲有亡故易傳舟者古名也今名船易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爲之曰虛卽古又名曰虛總名皆曰舟以其救恤凶禍故知宜爲盡力生民云誕實匍匐謂后稷之生爲小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圭

兒匍匐與此不同也問喪注云匍匐猶顛蹙然則匍匐者以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蹙似之故取名焉凡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謂營護凶事若有賄贈也

安成劉氏曰泳與游今俗所謂迷與泗也

呂記說文曰匍手行也匍伏地也

按舊說以睦鄰爲借形語看得太輕了亦是一層意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爲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強以求之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安成劉氏曰深淺以興有亡方舟泳游以興勉求也慶源輔氏曰勤勞家事周恤鄰里卽首章之所謂德音下章之所謂我德也婦人無外事以勤家睦鄰爲德而已此可見其勤而不怨

說約集傳此章釋興體處稍異仍當以例求之睦鄰我德中一事然亦必有餘後能之也孔氏隨事難易期於必成看得活甚聚岡欲使有者不至於亡而亡者終至於有願滯不可從

陸說本鄭

纂序興意至六句止雖以四句興兩句而淺深有亡實相應也未二句另帶觀集傳又莫不又字可見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南

正解此章上六句興其治家之勤下因及其睦鄰之善也重在治家上睦鄰特治家中一事而帶言之興意到求之句止以水之淺深期於必濟興家之有亡期於必成匍匐見急於救難之狀不是果然如此救之如致舍謎以周其急供糜粥以扶其羸皆是其待鄰里猶然蓋以廣吾夫同人之惠也首章之德音三章之心有可取五章之我德皆在於此總見今日得以成家皆吾力所致有可取而無可棄之道衍義此以上四句興何有一句行文當有輕重勤家睦鄰亦不可對

講夫我今去矣然我治家之事不可違而念邪彼水有淺深也渡水者就其深矣則或方之或舟之就其淺矣則或泳之或游之隨水淺深期於必渡矣况我於君子之家乎家道有有亡也我則何問有何問亡無不勉以求之隨事難易期於必成矣其勤勞如此至於凡民有喪則不憚匍匐往而救之而周之又莫不盡其道焉誰非我治家之所在也

不我能惱句反以我句為讎句既阻我德句賈用不售句

昔育句恐育鞠句及爾顛覆句既生既育句

比予于毒句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五

賦也惱養阻卻鞠窮也

毛傳惱養也 阻難也 育長鞠窮也

鄭箋既難卻我隱蔽我之善我修婦道而事之觀其

察已猶見疏外如賣物之不售

按鄭訓惱為驕兩育字作兩解皆出於穿鑿講不去

華谷嚴氏曰售賣物出手也不見取如賣物之不售

承上章言我與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

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卻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

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

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

我於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鞠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

程子曰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

三山李氏曰正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是也

慶源輔氏曰或問昔育恐育鞠張子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云意不甚貫不若前說為順先

生曰此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 衍義四句分上言已有可取而不見取下言已無可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六

棄而反見棄首二句是不見取既阻二句是推其所

以不見取之故重心上既阻我德是以非對之根而

并棄其甚之美以涇水之濁而并棄其湜湜之清也

賈用句重發正意上售謂物出手也猶諺云賣去也

賈有物而人不肯買故不得賣去如已有善而不肯

取故空有善在昔育恐句即治家不計有無時事惟

恐不能保生意比予于毒即反以為仇意患難相保

安樂相違可怨也

正解此章總是言夫不當見棄之意賈用不售須重

發正意方是賦體

集解末句毒字下得最慘怨夫之情至是益迫矣
按此章以首二句包下意阻訓卻即是不取意是他
心裏鄙棄非真有阻之迹也德即上章所云賈用
不傳是譬喻訓不見取猶如棄物也昔育恐育鞠頗
難解集傳易舊說說得有味及爾顛覆承上恐字來
恐共至此也育字訓生而又生育並言蓋並言則生
兼養分言則生與養微異故兩言之比于毒謂將
比作毒物棄之惟恐不遠也毒字與讎字應讎之者
必以為毒也於新昏有妨便覺是毒
講我治家勤勞如此是宜愾我以終身也不能我愾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七

則亦可矣而反以我為仇讎不已甚乎所以然者何
故人憎而知其善則憎不深推其心既阻絕我之善
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我嘗試
思之昔者與爾相與為生之時常恐生計窮盡及爾
皆至顛覆此所以不論有亡而力求之今也家道有
成既生既育宜乎感念不違矣乃反比于毒而棄
之惟恐不遠乎

我有旨蓄句亦以御冬句 宴爾新昏句以我御窮句
有泚有潰句既詒我肄句不念昔者句伊余來暨句
與也旨美蓄聚御當也泚武貌潰怒色也肄勞暨息也

毛傳旨美御禦也 泚泚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
暨息也

鄭箋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 君子亦但
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 詒遺
也君子泚泚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而盡遺我以勞
苦之事欲窮困我 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穉我始
來之時安息我
孔疏肄勞或作勦孫炎曰習事之勞也
容齋項氏曰泚水涌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其勢
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六

指南泚本水涌也而注訓武潰水潰散也而注訓怒
色蓋凡人之怒者所舉氣剛逆發而上然後見之於
面橫怒四出而不可制如水之涌而潰也 暨字內
不必說同牢合衾此乃常禮只是含接遇之厚講
按泚潰是一事凡怒者容必武是作威之態怒則加
之以不堪矣

又言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
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
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又言於我
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

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安成劉氏曰古人場圃同地秋抄則築堅圃地爲場以納禾稼至來春又耕治之以種菜茹故蓄菜但以禦冬也

南豐曾氏曰人之於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偕老乃姑以禦窮而已其薄惡可知

慶源輔氏曰末二章又可見其怨而不怒

纂序首二句雖著我有字然亦大概語非實事也不應忘卻與意若說實則賦體矣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九

詩通詁肆非止治家勤勞事乃責以分外難堪之事蓋欲伺其不及以爲難端也

集解篇中言宴爾新昏者三蓋見棄在此故不覺縷縷言之末二句終以初嫁取憐之事不獨情景淒絕亦有危動新昏意

衍義四句分上與其同乎苦而棄於樂下言今之薄不如昔之厚無非深怨之意首二句與下二句與他興不同蓋自陳其事以起興似賦而實興也注中至於春夏則不食之興至於安樂則棄之正興意之相應處有沈言其無和平之氣也有瀆言其無好合之

情也詁肆註所謂勤勞之事非上文平日治家之勤

勞乃將棄時故意委以勤勞艱難之事令彼處之不能而後棄之也此正是他薄處來豎正來嫁止息之時注接禮之厚合在來息內用注追言其始之厚便

見今之不然故曰怨之深也末二句講云昔者來壑之初眷注漸隆惟恐拂吾心而武怒之不加歡欣無倦惟恐累吾身而勞肆之不投亦有如兄如弟意

講是則子之待我何情之薄也如我有美菜之蓄亦以御冬月乏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爾寔樂其新昏而厭絕我是但以我御其窮苦之時至於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十

安樂則棄之也且當其將棄未棄之先所以臨我者嘗有沈然而武嘗有瀆然而怒凡勤勞之事既以盡

詒諸我不顧我之不堪矣獨不念昔者伊予來息時始見君子亦曾禮意優厚如兄如弟也何以有今日乎此我之所以不能無言也已

谷風六章章八句

小序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孔疏此指刺夫接其婦不以禮是夫婦失道非謂夫婦並刺也其婦既與夫絕乃陳夫之棄已見遇非道

淫於新昏之事六章皆是

朱子曰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 又曰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序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費盡氣力去做後尚做得不好

慶源輔氏曰觀此一詩比物連類因事興詞條理秩然有序勤而不怨怨而不怒玩而味之可謂賢婦人矣而見棄於夫者亦獨何哉

豐城朱氏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敘有治家之勤有睦鄰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義皆其節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三

之可取者也至於見棄矣而拳拳忠厚之意猶藹然溢於言辭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於新昏不以爲潔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謂可以怨者矣

正解通詩總是自反其德不甘捨棄之意首章論夫婦之常道以發見棄之端下言夫婦之變以詳致悲怨之情也以德音莫違作主治家勤勞與睦鄰之善安貧之志周急之義都是德中事屢言其德音之善見無可棄之罪矣無可棄而見棄則由於顏色之衰也細分之一章是言夫婦宜和而所取當在德二章

言見棄之苦而猶有望夫之意三章咎其棄德不取

而因致絕望之詞四章敘勤勞之事正指爲德之實

以見無可棄之罪五章則言棄己之勤勞六章則言

棄己於安樂深歎其德之見拒而情之大變於始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露韻

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微猶

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霜濡之辱而無所庇覆也

毛傳式用也 微無也中露衛邑也

鄭箋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罰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三

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 我若無君何爲處此乎臣

又極諫之辭

孔疏鄭以式爲發聲音微乎微者言君今在此皆甚

至微君何不歸乎 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故當不憚

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爲處此自言已勞以勸君歸

是極諫之辭

按中露泥中不似邑名下二句亦非極諫只是悲歎

之語

安成劉氏曰此章二微字義不同

舊說以爲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

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爲而辱於此哉

大全釋文曰杜預云黎在上黨靈關縣

華陽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

故郭璞注云言至微也

說約孟子注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禮

郊特性又曰寓公

詩存式微不止失國如下篇流離瑣尾奄奄不振之

狀

集解末二句激之非怨之也

指南式微謂衰之甚只因失國而寄於他國便是不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五

必就在衛之微弱說歸字正是勸其君之歸國以爲
興起自立之圖不必明說因衛不救而勸其歸也中
露泥中是借來字眼以見其無所庇覆不見拯救非
真處於露中泥中也亦不可作喻說末亦暗有望於
衛意

正解夫黎之國已失矣歸將焉往味其意若曰與其
寄寓他邦不如歸去之爲愈也要講得含蓄不必明
言衛不救而勸其歸然責衛之意冷然言外

講君與國相爲存亡臣與君相爲休戚者也今我黎
遭變失守旅寓他方衰微甚矣衰微甚矣胡乃不歸

以自謀興復乎夫我之所以日受窮辱而鬱鬱此者
爲吾君耳使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爲乎中露而無所
庇覆者若此哉

式微式微胡不歸君之躬躬胡爲乎泥中

中韻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集解中露有仰無所覆之意泥中有俯無所立之意
按躬字較故字更實言爲君身在此而羣臣從者不
能避泥中之辱也

講式微式微胡不歸乎使非以君身在此胡爲乎辱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五

於泥中而無所託賴若此哉其亟反而圖興復焉可
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小序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鄭箋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
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
朱子曰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下篇同

問式微詩以爲勸邪戒邪朱子曰亦不必如此看只
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可見得有羈旅狼狽之

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

說約方伯連帥字一本小序當時衛君不必有此任但救亡恤存鄰國義所可為耳故六帖易之以鄰國

王雪山曰中靈泥中諸家皆以為尋在泥塗是也

纂序方伯連帥則並當時諸國而言鄰國則專指衛言

新安胡氏曰補傳云以詩作於衛地故編之衛風

指南二章一意土地世守之也不幸而遭變為社稷

死之此萬世之經也不然寄寓鄰國徐為興復之圖

亦一時之權也否則苟且得生而已此臣子激勸黎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五

君之本意末二句正陳大義以勸之也孔氏謂自言

己勞以勸君歸與紛紛舊講俱未得旨

正解二章各首二句是勸君之歸下言己之為君而

見困亦是勸歸之意俱重胡不歸句黎臣陳大義以

勸君歸直有枕戈思奮之氣

疏義衛有他國之詩六篇式微旄丘河廣作於衛者

也載驪泉水竹竿為衛而作者也作於衛者衛國之

所錄為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

旄丘之葛兮

何誕之節兮

叔兮伯兮

何多

日韻

與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闕也叔伯衛之諸臣也

毛傳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

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闕也日月以逝而不我

憂

鄭箋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叔與伯與女期迎我君

而復之可來而不來女日數何其多也

孔疏釋丘云前高旄丘李巡云謂前高後卑下以前

高後必卑下故傳亦言後下傳以序云責衛不修方

伯連率之職故以旄丘之葛闕節延蔓相及猶諸侯

之國連屬憂患相及所以為喻也又解言誕節者誕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五

闕也謂葛節之閒長闕故得吳葛延蔓而相連也

傳以黎臣責衛稱已來之久言日月以往矣而衛之

諸臣不憂我故責之云何多日而不憂哉

按毛鄭之說不同鄭說尤曲其云先叔後伯以爵不

以滿迂甚文義原不拘叔伯之序且伯字叶韻無深

意

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

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疏闕因託以起與曰旄丘之葛何

其節之闕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

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

東萊呂氏曰葛初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闕而疏
黎人見葛之長感時之久而衛猶未見救爾
慶源輔氏曰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望之雖切而其
辭益緩真可見其溫柔寬厚之情也

說約葛與節叶伯與日叶以兩何字相呼為興
詩存因時物之變而偶然感觸遂用其語相呼為興
上何字有驚訝意下何字有迫切意末句不重疑其
不來只要見情極勢迫蓋不勝望救之急焉

衍義首二句分此即時物之變也久興衛侯之救也
緩只取二何字相應元峰云末句勿作疑問之詞只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毛

說望之切意卻有味

講夫人不能無遭變之日君子不可無存恤之心我
向之始至於衛也葛方初生其節蹙而密今旄丘之
葛兮何其節之闕而疏兮則葛既長而時物變矣叔
兮伯兮何其多日而不見救而徒使我望之切也

何其處也句必有與也句何其久也句必有以也句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

毛傳言與仁義也 必有功德

鄭箋我君何以處於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

責衛今不行仁義 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乎必以衛
有功德故也又責衛今不務功德也

按毛鄭以處久屬黎君說而與字以字作仁義功德
覺添設不如集傳承上文作衛人說為順

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
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
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詩記與則疑其求援於他國以則疑其變生於本國
兩必字皆設為料度之語明明謂非此兩端決無不
救之理也衛之情蓋至是而窮矣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毛

衍義此章逆衛臣不救之故二何其句望之之詞也
二必有句度其故也處與久俱本上何多日句說來
但處據一時言久則自寓衛以至今日言此兩致其
疑尚未有諷意

按黎侯雖寓於衛在其邑非在其國故有安處不來
云云

講歷多日而不見救是且安處久矣夫何其安處而
不來也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也何其久而不來
也意其國或適有他故而不得來也不然豈遂忽然
至是邪

韻同
裘蒙戎戎韻 匪車不東東韻 叔兮伯兮 靡所與同

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弊也

毛傳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

孔疏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褻玄精衣以褻之青蒼色同與此一也大夫息民之服有黃衣狐裘又狐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傳以此刺其徒服其服明非蠶祭與在家之服知爲狐蒼裘也蒼裘所施禮無明文唯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禮無玄衣之名鄭見玄精衣以褻之因言蓋玄衣之裘兼無明說蓋大夫士玄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无

端之裘也大夫士玄端裳雖異衣皆玄裘象衣色故皆用狐青是以玉藻注云君子大夫士也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玄端之裘也以蒙戎者亂之貌故云蒙戎以言亂也左傳曰士蔭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以此傳爲說不東者言不來東迎我也故箋申之云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者杜預云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衛之西也按朱傳或曰之說卽指傳箋東西辨甚明蓋舊說出於附會也鄭謂責衛臣蒙戎尤非語氣又自言客久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

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憤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

說約魯詩世學云黎今山西潞安府黎城縣

詩存言葛又言裘時歷冬夏其久可知狐裘蒙戎恍見客途之苦猶蘇秦說秦不行黑貂裘敝也靡所與同總見亡國之憂恤鄰之誼原不在他心上耳亦見始之有與有以之疑竟成虛矣行義首句分上是驗已寓衛之久下微示諷衛之意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羊

不與已同心謂我有亡國之憂而彼無憫恤之意我有恢復之念而彼無拯救之心是已觀注諷切二字極有意蓋明言其心之不同患難則雖非直責之而已微指之矣此見叔伯之不來乃以此靡同之故耳非真有所與也有所以也按匪車不東非真不東正可見得屢東耳寓於衛西猶近於黎故云然講夫我在衛日久狐裘之敝且蒙戎而敝矣而猶不見救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與復雖告苦之師日至而自不肯來豈真有與

有以之謂也

瑣兮尾兮句 流離之子句 叔兮伯兮句 衰如充耳句

韻耳

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衰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

鄭箋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衰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恆多笑而已

按毛以瑣尾為少好流離為鳥名衰為盛服其說大異不錄

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衰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三

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辭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慶源輔氏曰衰如充耳責之也自緩而疑自疑而諷白諷而責是皆情性之正也

集解瑣尾即形容流離之狀衰如充耳言頽連如此聞者無不動心除非是塞耳之人乃能安然不救也猶有激其來救意在

行義首二句分上言己寓衛之勢微下直責衛之不救也瑣尾者君失其尊臣失其貴氣勢細微而不振威靈尾末而不張也流離者君臣失其國家而漂散

旅寓於他邦也然二句意自貫言氣勢之細末者乃流離漂散之子也瑣尾總在流離上見蓋形容流離之狀也塞耳無聞不聞其流離瑣尾也勿作譬喻說充耳是形容衰然之狀

按正解云瑣細而不能張大尾末而不能直前是分字為說然細玩之瑣細尾末無大分 衰如充耳以衰字為主以如充耳形容衰非以衰形容充耳也蓋其問而付之笑如充耳不聞一般

講夫我黎之君臣播越至此是何等氣勢邪瑣兮尾兮難自振拔皆為流離之子亦可傷矣叔兮伯兮坐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三

不之救乃衰然如充耳而置之罔聞何其心之忍哉於救恤之義安在也

施丘四章章四句 說同上篇

小序施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鄭箋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為牧也

孔疏宣十五年左傳伯宗數赤狄潞氏之罪云奪黎氏地三也服虔曰黎侯之國

朱子曰序見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爲責衛伯之詞誤矣 陳氏曰說者以此爲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年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

須溪劉氏曰一章何多日也未有望之意也二章必有與也必有以也有望於衛未怨也三章靡所與同微怨也四章喪如充耳不能不怨也

眉山蘇氏曰諸侯雖異國而相爲救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靡所與同哉蓋時衛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爲患黎衛共之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重

三山李氏曰衛不救黎非惟失睦乃四鄰之道抑亦辱亡齒寒矣其後衛爲狄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衛之德齊爲最深則知黎之怨衛最切

黃氏曰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此齊之所以伯而衛之所以不振也

行義此詩或以二章注中有因上章字三章又有自言字欲在次章截上爲託與望救之意而推其故下爲微諷不救之意而盡其詞然觀首章其詞緩次章其詞疑三章其詞諷四章其詞直須疊疊相承說去此依疏義說

指南全詩以靡所與同一句作主而冷語敲打全在何其處也四句蓋放鬆一步若爲寬之地而不知當之者愈不堪矣

鍾伯敬曰多日二字立言最妙不作絕望之語深於責人者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句 日之方中句 在前上處

處韻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

鄭箋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

孔疏萬舞名也謂之萬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定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重

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以萬者舞之總名干戚與羽籥皆是

按毛以簡爲大鄭以籥爲擇毛鄭並以方爲四方祭祀又以日中爲教國子弟之期分兩截不聯

東萊呂氏曰萬舞二舞之總名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

安成劉氏曰干盾也戚斧也羽籥此詩三章所言者是也皆舞者所執之物

疏義禮書于盾也以革爲之背尾設錫朱質而繪以龍戩斧也以玉飾柄

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

須溪劉氏曰簡兮簡兮坦坦施施有慢世玩物之意味方將字可見

慶源輔氏曰此章既自以爲簡易又章又自以爲碩人只此便可見其爲不恭也當明顯之處公然爲此而不以爲辱亦是不恭之意與次章所謂公庭萬舞同先生謂其若自譽而實自嘲者深得其旨也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五

纂序不恭亦說詩者於其意態語角閒見之勿入口氣自譽自嘲亦然麟士云譽處卽其嘲處簡兮連下萬舞簡正舞意也方中連下在前上處言於此時在此處也注二句總訓當明顯之處可見
詩通開口下簡兮二字詞意便攝起前三章不必黏定舞上說以方將二字照錫爵恰是舞之終始
集解備攷伶官樂官也黃帝臣伶倫掌樂官而善焉後世遂號樂官爲伶官
行義首二句分上言適意於所執之事下表其所事之處也簡兮簡兮言簡易以舞有脫略於形迹之外

不拘拘於繩檢之意不恭意且勿露將猶言執也日之方中二句一串俱言明顯之處不可以時與地平看前上蓋前則上矣

指南簡兮簡兮還是就爲伶官說見得無職業之拘故得以簡易自適也簡易是正訓不恭之意是斷他不恭也方將又言方將爲此也時說以將字作執字看甚無謂日之方中二句總是明顯之處曰前上明共爲眾人屬目之地也

按簡兮句截言其職事閒散之意方將萬舞與在前上處是一事前上二字連前列上頭當是在前列之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五

上頭 自言亦不合說我自譽自嘲只是揚揚自得
不以屑意之態禰衡搥鼓近之
講凡人任大事煩則難以自如若我今日者簡兮簡兮脫略形迹不事繩束方將從乎萬舞之役焉然果何在乎乃當夫日之方中之時在於前面近上之處
明顯之地眾人屬目正可以展我之能焉矣
碩人 侯侯 公庭萬舞 有力如虎 執轡如組
賦也碩大也侯侯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爲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

毛傳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眾有文章言能治眾動於近成於遠也

鄭箋頌人有御亂御眾之德可任為王臣

按毛以頌人為大德又以僕侯為容貌大一句分為兩意不是 分有力為御亂執轡為御眾亦不合

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安成劉氏曰既能樂舞又善御馬亦若上章之自譽而實自嘲也

纂厚僕侯亦連下萬舞言舞之善有力亦連下執轡言御之善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毛

指辭此說他無舞而又能御見才無不備亦自譽之詞也須上下相承看上一二句登下將三句來輕些歸重善御上能舞是本分事能御又是分外事不惟此而又能彼方見才之備也僕侯不必單指形體亦要兼丰度言有力二句連看惟有力故御能使馬也或以首句提起而以第二句對三四句又或以公庭句首其舞有力句言其力執轡句言其御俱未得應按首章言方將是初就舞位時此章公庭萬舞方是行舞事也公庭即是前上處 集傳不言有力故讀諸者皆以有力實執轡說然執轡之善不在多力分說

亦可於才無不備無礙

講我之才於何見乎惟我頌人僕侯然體貌壯大以之處公庭之上而效萬舞之長固無有如我之善舞者矣而且有力則如虎焉以之御馬手執六轡轡控咸宜有如組之柔焉又孰有如我之善御者乎是我之才無不備又何如也

左手執籥籥韻右手秉翟翟韻赫如渥赭赭韻公言錫爵錫韻

爵韻

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毛

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頌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賚予之親洽為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毛傳籥六孔翟翟羽也 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界

輝胞翟闕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

鄭箋頌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 頌人

容色赫然如厚傳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受五升

孔疏釋樂云大籥謂之產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及少儀明堂位注皆

云籥如笛三孔此傳云六孔與鄭不同蓋以無正文故不復改傳翟羽謂雉之羽也故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 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是也首章云公庭萬舞是能武舞今又說其籥舞是又能為文舞也碩人有多才多藝又能為此籥舞言文武備也 渥者浸潤之名故信南山曰益之以靈霖既優既渥是也故此及終南皆云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五

渥厚漬也言漬之久厚則有光澤故以興顏色之潤是以終南箋云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是也定本渥厚也無渥字祭有昇燁胞翟闔寺者惠下之道皆祭統文彼又云昇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昇於下也渥者甲吏之賤者胞者肉吏之賤者翟者樂吏之賤者闔者守門之賤者注云燁周禮作鞞蓋謂鞞皮革之官周禮鞞人為鼓鮑人為甲禮記是諸侯兼官故鞞為甲吏也胞卽周禮庖人故注云府之言苞也裏肉曰苞苴其職供王之膳羞是肉吏是也其官次於鞞人周禮鞞人亡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閭人王官

每門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以庖人類之則皆非府史不在獻又非士庖人於天子為士於諸侯故亦非士引之證此碩人亦樂吏故於祭末乃見賜也知此亦是樂吏者以經云錫爵若士則尸飲九而獻之不得既祭乃賜之故知在惠下之中經云爵傳言散者禮器云禮有以小為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祭統云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士猶以散獻爵賤無過散故知不過一散散謂之爵爵總名也 慶源輔氏曰前已言其輕世肆志之心又言其玩世不恭之意何也曰意唯輕之是以玩之志唯肆焉故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四

不恭也知其世之不可與有為故輕玩之心生焉於其所不足為而姑為之於其所不足誇而反誇之是皆不恭之意也 說約禮書籥所以為聲翟所以為文聲由陽來故執籥於左文由陰作故秉翟於右 疏義工告樂備主人獻工所以勞之也 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與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 麟士按儀禮鄭注左瑟便其右一人工之長者也獻工工不與一人拜眾工不拜皆賤不備禮之意 繁序禮記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則此賢者非必樂正

禮主人獻工主人宰夫也獻之自宰夫錫之則自君命故曰公言

衍義三句分上舉才貌之美下誇其賚予之榮也舞就燕飲時言執籥秉翟乃萬舞中之一舞凡舞者皆然惟舞時顏色之充盛則為可譽也蓋技藝得逞無所愧怍而見顏色充盛者如此以竹為籥長三寸執之以舞非作樂也

指南重受賞上三句是引起下句渥者浸潤之名漬之久厚而有光澤故以喻顏色充盛此句言其舞蹈之德色非言其容之美也錫爵自是獻工常禮工告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聖

樂備主人獻工主人乃宰夫也掌賓容之獻飲食者此乃待賤之禮彼故侈之以為榮耳正玩世不恭意章章有之亦句句有之蓋誇其所不足誇榮其所不足榮都是玩侮一世旁若無人處

按如渥赭非真渥赭只見其色之赤耳

講且我之遇亦甚隆也時而在公載燕我也左手則執有籥右手則秉有翟以奏夫文舞焉斯時也顏色之開赫然充盛有如渥赭公嘉其能行夫獻工之禮言錫我以爵賚予親洽又何榮邪我何幸而得此也

邪

山有榛句 隰有苓句 云誰之思句 西方美人句 彼美人兮 西方之人兮 人韻

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溼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見之辭也

毛傳榛木名下溼曰隰苓大苦

孔疏陸璣云榛栗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黑味如栗是也榛字或作藜蓋一木也釋草云藜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藜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聖

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藜似地黃

按鄭孔以彼美人為碩人與上西方之美人不同西方之美人是周室之賢者當薦此碩人在王位得為西方之人不知西方為何王而此碩人往為之臣甚曲折說不去大全離騷經曰思美人之遲暮集注云言美好之婦人蓋託辭而寄意於君也

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

竹房張氏曰榛之實甘美而山有之苓之莖甘美而隰有之以興為人之君而美好者惟西周有之所以

思之者其人也思之而不得見之故重歎而思之深也此蓋伶官碩人之辭其詞甚婉而實諷衛國之無賢君也然思盛世之聖明而不責衰世之幽厲此詩人之忠厚也

說約榛者山之所有苓者隰之所有美人則我思之所有也本是正興疏義以彼所有之物與此所無之人非是彼蓋連後兩句立說耳不知興意只四句便止彼美人兮一句是興外之意故集傳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末三句連以三人字叶韻而變化波宕亦奇三四讀斷五六另起方有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雪

節次意味若云誰四句作一滾說亦不成文字矣西方美人四字渾說指言之也下方又是將此四字拆開播弄說

纂序西方正意其處而不與同時在意外非不日時遠而託言地遠之說

集解末句西方之人兮若遠若近有無限深情若靈出生不逢時等語便非語氣西方不實以何地美人不實以何人詩人下語含蓄婉妙正不得以豐鑄文武鑿之

衍義四句分上興所思有其人下歎其遠而難見也

興意卽山隰之有所產興己之有所思也美人大約就儀容問望上說不曰君而曰美人不曰時遠而曰地遠皆託言也蓋彼二句本言生不逢時卻以地不相值言者是以遠不得見爲恨也汪盛際顯王乃詩人言外意不可用出文武成康但所思在此亦見當世人君無有可其意者矣此章乃見不恭之情實

正解不曰盛王而曰美人所以諱言於暗君也不曰生不同時而曰生不同地所以諱言於衰世也美人對錫爵之公看西方對在前上處看見得惟美人西不能攜予而俱西所以空萬舞於公庭之上若置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雪

我於西方此身豈猶在萬舞之列哉然要說得含蓄按此詩所以目爲賢者至於末章見之緬憶聖王託興高遠以此照出上文自譽自嘲光景總是玩世不恭若不得此章一收則上文索然矣西方自是周室但未指出顯王爲何王宜渾之

講錫爵之餘意若有動我之志又似不止在舞也彼山何有乎則有榛也隰何有乎則有苓也况我之思亦云誰乎則有西方之美人也嗟乎哉令儀令色令聞令望彼美人兮乃西方之人兮道阻且長邈近無期云我如之何而勿思而思之亦何以得慰也已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 張子曰為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閒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矣東方朔似之

問如張子之說是固可以為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為盡善朱子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為此則自不得志耳

慶源輔氏曰朔之所以自譽者皆所以自嘲其談諧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豨

類俳優正與此詩之意相似

小序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朱子曰此序略得詩意而辭不足以達之

按承事王者末章以西方美人為周室之賢者思其薦碩人在王位今不從

三山李氏曰伶官者賤役耳今之賢人為之正猶君子陽陽之詩序言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屈於賤役也

衍義上三章是歷敘其所能之優末章是託言其所

思之遠正以見志也上三章疊疊相承說去俱以舞

為主只說自誇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 賢豪仕於伶官舞罷飲酣不覺本懷自露開口說箇箇字詞意直管到錫爵而意則伏在末章

指南此詩以思美人為主 首誇其位處次誇其才美三誇其榮賚皆自嘲之意末則言所思之遠蓋有無窮之慨也 鍾伯敬曰此詩前三章自是一種素位之樂末章自是一段用世之思無兩層意思作怨憤語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豨

詩經詳說卷八終

詩經詳說卷九

牟陽再親祖輯撰

邶風

瑟彼泉水句亦流于淇淇韻有懷于衛句靡日不思思韻

變彼諸姬句聊與之謀謀韻

興也瑟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變好貌諸姬謂姪也

毛傳泉水始出瑟然流也淇水名也 變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一

鄭箋泉水流而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國 聊且略之辭

按鄭訓懷為至非字義又以諸姬為本國未嫁之女歸而與謀婦人之禮未嫁之女有何禮可謀只是牽強

大全相州林慮縣今河南彰德府林縣

按瑟泉始出之貌韓詩作祕當是未能大流有緩滯之意 淇北泉南東南來注之說不合

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瑟然之泉水亦流於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

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

慶源輔氏曰讀首章四句便可見其思歸之心蓋與泉水日流於衛而不息此是興體中說得好者極好玩味凡人之情營私背公故不詢謀惟恐人之或知也衛女思歸博謀於諸姬而無所隱則其情之正大可知矣

說約瑟泉始出也亦有意沈無回曰通詩是知義不可歸但懷思之情不能止故作此以自道非真謀之也但謀是謀其歸非謀其不歸故集傳曰為歸衛之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二

計須辨

疏義泉水流淇不易其地女心思衛不忘其慮以彼此皆有定向為興也後二句另起

詩存以泉水之猶得東注與女心之不忍忘情只一亦字悽絕悲絕分明謂人不如水也聊字與卷耳章姑字義同蓋明知謀亦無益而聊與之謀以遺其思也

衍義四句分上是興已切歸衛之思下因審歸衛之計也泉水流衛不易其地女心思衛不忘其慮此即事起興也有懷只以歸衛還他此時父母既終亦歸

寧於兄弟耳諸姬包下諸姑伯姊謀字泛說下三章正所謀之實此謀字與下二章之謀皆是疑其不可往而謀之以決行止乃謀其可歸不可歸非謂謀何策可以歸也謀乃未定之意且漫說害義上亦字靡字聊字有深味姑與之謀亦知其終不得遂而且寬其思念之情也

正解衛水未嘗舍衛地而他流與衛女未嘗舍衛國而不思靡日不思言自父母沒以至今懷思無日釋也變字輕以性情温淑看諸姬包下諸姑伯姊講天下有不可越之義而亦有不容已之情彼然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三

始出之泉水則亦流于淇出于衛流亦于衛矣况我今有懷于衛則靡日而不思我衛人也思之能不當在于衛乎夫思之既切必歸焉而後得慰也變然彼之諸姬其聊與之謀以爲歸衛之計可邪

出宿于泂泂韻飲餞于禰禰韻女子有行行韻遠父母兄弟弟韻問我諸姑姑韻遂及伯姊姊韻

賦也泂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禰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

毛傳泂地名祖而舍載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

於道也禰地名 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姑孔疏言祖而舍載飲酒於其側者謂爲祖道之祭當釋酒脯於較舍較即較釋也於時送者遂飲酒於祖側曰餞餞送也所以爲祖祭者重己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也

按鄭說異以泂禰爲歸衛之道以有行爲有道以問諸姑姊爲歸寧之問上下不聯中二句難於安頓安成劉氏曰夫人之嫁必有姪姊二人爲媵而同姓二國往媵之亦有姪姊皆謂之媵凡八人集傳以此詩爲夫人作而以諸姬爲姪姊又謂諸姑伯姊即諸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四

姬然則八人之中亦有是夫人姑姊輩行者乎集解泂顏師古注云即濟水字禰地無可考

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况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廡於兄弟說約姪姊爲媵已自可疑至姑姊從嫁則必無之事矣此朱子偶然之失置不辨可也 詩傳闡曰漢儒謂禮惟嫁長女餘皆爲媵然碩人既爲衛侯妻而邢譚夫人又皆其姪姊行也亦足證漢儒之妄誕與鄙見合 或諸侯次女以下俱爲媵且及姑姊者亦嫡

嗣世及臣其伯叔兄弟之義乎然據禮大夫士娶俱有姪娣其又何說也勝不勝或分婦世出後再考

詩說遠父母句不平言來嫁之時不特遠其父母而并兄弟皆遠矣况今父母終而止有兄弟在也衛女不安於心正在此處已埋下不瑕有害根腳

集解遠父母兄弟下集傳雖補父母既終云云然須含蓄勿直露為妙 上章集注以諸姬為姪娣此章以諸姑伯姊即諸姬豈姑姊亦從嫁邪姪娣從嫁其說出自公羊傳先儒亦疑為漢儒附會之說至以姑姊從嫁則必無之理此朱子解經偶然之誤安成劉

氏不察遂據集注以為姑姊亦是夫人行輩者非也蓋此章諸姑伯姊是與衛女同支而嫁於他國者其思衛之心正與衛女同故欲就而問之杜預左傳注云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正合此意他錄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五

細如何就而

衍義此是追昔來嫁時事而謀其歸之可否重在不可歸上蓋惟知其不可歸故謀之也遠父母兄弟重父母上曰遠父母兄弟并下章曰不瑕有害則已知其義之不可特謀之以質其疑耳諸姑年長於我者伯姊年儕於我者

指南禮先駁而飲乃出宿此先出宿所謂飲餞為出宿而設也此二句不過為女子有行帶來說遠父母兄弟此句極重正其不安於心處問諸姑及伯姊須知所重在不可歸邊達說曰苟情可勝義固可舍義以全情如義當勝情宜割情以就義此講語庶幾近之

講謀之何如我向之自衛而來嫁也出宿則于涉矣飲餞則于禰矣女子於此而有行則固已遠其父母與兄弟矣而今且欲歸以慰我之思試問我諸姑遂及我伯姊以其謀之可乎豈遽能以自決邪

出宿于干干韻飲餞于言言韻載脂載華華韻還車言適適韻適臻于衛衛韻不瑕有害害韻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六

賦也于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車使滑澤也牽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適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毛傳于言所適國郊也 脂牽其車以還我行也 適疾臻至瑕遠也

御箋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 孔疏毛以為我思欲出宿於干先飲餞於言而歸衛 國耳則為我脂車則為我設牽而旋迴其車我則乘

之以行而欲疾至衛不得為違禮違義之害何故不
使我歸寧乎傳以瑕為遠王肅云言願疾至于衛不
違禮義之害是也 鄭唯不瑕有害為異 古者車
不駕則脫其鞶故車鞶云開關車之鞶今傳日開關
設鞶貌是也今將行既脂其車又設其鞶故云脂鞶
其車云還者本乘來今欲乘以還故箋云言還車者
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
按鄭以瑕為過害為何不成文理
大全釋文曰鞶車鞶頭金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七

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

敢遂之辭也

說約牽轄同干言二字一韻鞶邁衛害四字一韻

詩說出宿五句俱虛擬之辭不瑕注解作得母口氣

甚合謀意

集解鍾伯敬曰要知不瑕有害非到此纔看出來聊

與之謀聊字內亦了然矣

衍義此是設言今日得歸時事而謀其歸之可否亦

重不可歸上干言是由本國歸衛時所經地不可誤

作衛地嚴氏曰載脂謂先以脂塗其鞶其用在脂故

曰載脂塗畢乃設鞶於車其用在鞶故曰載鞶此依

朱注作兩下解極有理然作文只用脂其車鞶足矣
注中言如是管上出宿四句不過設言得歸則如此
耳 一不瑕猶云得無也 二云不瑕有害非恐其害也
思歸之人其指偏屬於歸故云亦不至於有害云爾
只云自怨之辭大是
正解干言朱注無所考今按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
山言山在周時為邢國今屬順德府唐山縣則賦泉
水者乃邢侯夫人耳觀衛詩邢侯之姨想田姊妹之
親復結婚姻之好故衛女嫁於邢書此以補傳注之
缺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八

按還車似只是還本國之車未必是嫁來之車不瑕
猶云何不即豈不意或云不知有何害也亦通 著

此一章設言文法甚妙

講若謀之而可則我今日之歸也出宿則于干矣飲

餞則于言矣載脂馬塗以膏載鞶馬設之軸以還其

嫁來之車而乘之以言邁馬如是而邁臻于衛於心

慰矣然於義不瑕有害乎我又豈遽敢以自決邪

我思肥泉賦韻茲之永歎賦韻思須與漕賦韻我心悠悠

悠韻駕言出遊賦韻以為我憂憂韻

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

毛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 須漕衛邑也 寫陳也

鄭箋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 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 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

孔疏以下須漕是衛邑故知此肥泉是衛水也 鄒云以慮於漕漕是衛邑須與漕連明亦衛邑 以此不得歸寧而出遊不過出國故言且出遊竹竿不見答故以出遊爲歸是以彼箋云適異國而不見答其除此憂維有歸耳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九

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

問恐此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於國以寫其憂 否朱子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

慶源輔氏曰思歸寧者思之正也謀及姪娣謀之正也恐害義理而卒於不歸事之正也始終一出於正 雖賢士且難之况婦人乎

說約歎與上泉叶亦二字一韻漕與下悠遊憂叶亦四字一韻也肥泉衛水須漕衛地四句斷作兩對承

歎是長悠悠之思亦是長又非牽扭耳後二句另起是冀望之意故曰安得非絕意語 水經注馬溝出

朝歌城北又東流與美溝合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 濮渠東逕須城北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 漕邑括地志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

蔡序通篇心中實是不歸而口中總是謀歸只不瑕 有害句微露疑意到底不曾說明一句義不可歸也 此章集傳雖下既不敢歸句仍須渾融之

詩通思肥泉須漕者繫心宗國即一故國之山川不能不慨想耳思歸寧意隱然言表出遊即歸寧寓言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十

注中安得二字宜玩蓋於決不得遂中猶有萬一之 想正是靡日不思意

衍義四句分上是切思衛之情下因歎其情之不得 遂也肥泉須漕要合父母兄弟意上四句思意重在 不敢歸上與前靡日不思略異前是欲歸而思此是 不得歸而思也未二句非冀望欲舒其情之意乃因 前謀不遂此心難忘而歎其無由寫也出遊實是歸 寧玩注安得與詩柄不得字相應猶言不可乃絕意 之辭 出遊兼肥泉須漕

正解一說既不能直抵衛都以親問兄弟之安否荷

出遊其地亦可寫吾憂猶班超所謂不敢望到酒泉
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之意

按駕言出遊是欲出遊語氣朱傳云安得是補出以
見不能出遊也似不宜直作安得以妨語氣 朱子
拘婦人不輕出遊故以出遊作歸寧解予意是思之
不遂設言如此只作泛遊亦可

講爲歸而謀謀之未歸我能終釋然乎彼肥泉衛水
也我思肥泉而茲爲之永歎不能忘矣須漕衛地也
思須與漕而我心爲之悠悠然不能已矣當斯時也
安得駕言出遊於其地以寫我之憂庶幾歎可已乎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七

而思可以解乎跛予望之其在何日焉矣

泉水四章章六句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
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
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小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
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鄭箋以自見者見己志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
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
也

新安胡氏曰一章託泉水起興而謀於諸姬也二章

述初嫁時宿餞衛郊既遠父母今父母終而欲歸故
以問諸姑伯姊何如耳三章又欲效初嫁時宿餞於
所嫁國之干言脂牽歸衛第未知有害於義理乎此
正謀諸姬之語也四章既不可歸於是但思肥泉思
須漕以重衛國悠悠之景慕欲往遊以寫憂而已所
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止齋陳氏曰泉水竹竿載馳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
竿歷道欲歸之意終篇惟欲出遊以驅吾愁思而已
所謂止乎禮義載馳之詩其歸尤急末章無有悔止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七

之辭蓋泉水竹竿作於無事之時故其辭緩以婉戴
馳賦於故國已亡之日故其辭切以怨

豐城朱氏曰禮緣人情而爲之也夫既曰緣人情而
爲之則父母其本根也兄弟其同氣也皆人情之不
可忘者而何爲其不可以寧兄弟也曰人情有出於
天理之公者有出於人欲之私者聖人制禮將以全
夫天理之正而節其人欲之流也據禮女子已嫁而
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厚別也
則閨門之內所可同坐而其食者唯母姑姊妹耳使
父母沒而歸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其食而就爲之主

乎聖人於此室以義斷思不以恩掩義故制為父母終不得歸室之禮所以存天理而去人欲也以此為防猶有禽獸其行如齊襄魯桓夫人之所為者然後知聖人制禮真可謂萬世無弊者矣

行義此詩術女既知義不可歸但懷思之情不能已故作此以自道非真欲歸而謀之人也全詩總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意析言之則首二章是思衛而審其不可歸末章是思衛而歎其不得歸情義各章俱有凡出於思慮皆是情出於謀慮皆是義 首章靡日不思句最重末章悠悠之思正與首章相應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三

指南舊多二章分似不必然情義勿分屬蓋思歸情也動乎情而不敢自遂義也不歸義也不果歸而義不能忘情也按父母沒而不歸室此先王遠別防微之禮不待謀而後知者泉水之詩豈誠問於諸姑伯姊而不果哉大抵此詩作於不歸之後不過寫其憂愁之懷云耳

按此詩四章甚有次第無可分截首章直提出有懷于衛靡日不思以見思歸之意而未言所思何人第二章因追述從前以見去父母兄弟之遠而不能不繫思也三章承問字說下設想歸衛路甚便而於理無

害以見可歸末章言不得歸而思之無已仍是靡日不思也四章是起承轉合之法細玩自見

出自北門門韻憂心殷殷殷韻終實且貧貧韻莫知我艱艱韻

已焉哉哉韻天實為之為韻謂之何哉何韻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實者貧而無以為禮也

毛傳北背明鄉陰 寔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

鄭箋自從也喻已任於闇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為之

憂殷殷然 艱難也君於已祿薄終不足以為禮又

近困於財無知已以此為難者言君既然矣諸臣亦

如之 謂勤也詩八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四

我勤身以事君何哉忠之至

孔疏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言人出自北門者背明嚮

陰而行猶已任於亂世嚮於闇君而仕由君之闇已

則為之憂心殷殷然所以憂者以君於已祿薄使已

終當寔陋無財為禮又且貧困無資充用而眾臣又

莫知我貧寔之艱難者君於已雖祿薄已又不忍去

之止得守此貧困故自決云已焉哉我之困苦天實

為之使我遭此君我止當勤以事之知復奈何哉

釋言云寔貧也則貧寔為一也傳此經云終寔且貧

為一事之辭故為寔與貧別寔謂無財可以為禮故

言貧者無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故言貧者困於財是以箋云祿薄終不足以爲禮是終窶也又近困於財是且貧也言近者已所資給故言近對以之爲禮者爲遠也無財謂之貧此二者皆無財之事故爾雅貧窶通也終窶且貧言君於已祿薄是君既然矣莫知我艱總謂人無知已是諸臣亦如之以頒祿由君故怨已貧窶祿不由諸臣故但恨其不知己也己困苦應去而不去是終當貧困故言已馬哉是自決也此實由君言天實爲之是歸之於天也君臣義合道不行則去今君於已薄矣猶云勤身以事之知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圭

復何哉無去心是忠之至也

三山李氏曰兼言之以見貧之甚也

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歎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

問只作賦說如何朱子曰當作賦而此當時必欲出北門而後作此詩亦有比意思

慶源輔氏曰終者已馬之辭蓋自以爲無復有望也故歎之曰已馬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蓋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天也是亦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華谷嚴氏曰但言其貧窶則不見知於君可知矣非計利祿也

疏義有大夫士之位斯有大夫士之禮祿不稱位則無以爲禮

說約艱與門殷叶兩哉字與之叶六帖失載注中人莫知之暗指君在內 魯詩世學云艱叶音勤

集解北門背陽日光所不到猶君恩所不及也貧窶是下章交譴根由終者無計可免之謂已馬哉卽終字之意

衍義此章上二句喻所事之非而憂於己下是歎所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未

遭之窮而歸之天也北門是暗比不須補正意詩中暗比甚多大略屬於忌諱便宜含蓄不可以爲比而遂明言之 艱卽貧窶 天實爲之單承貧窶之邊不就此門說已馬哉謂之何哉皆自安之辭

指南亂世暗君不可說出只就此門上影講如云莫非幽暗之迷途不見清明之景象便是不然則顯君父之惡矣憂心殷殷承此意說終窶且貧終字只作常字看玩且字貧窶無對莫知人莫知也二句串說已馬哉卽終馬已矣意謂之何哉猶今人言無說得皆自安之辭但上是發端語下是照應語天字與

命不同勿以命字代之

講天地之氣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我自北門則背陽而向陰矣是以憂之於心為之殷殷然使稍有所資焉猶之可也乃終窶而無以為禮又且貧而無以自給艱難極矣人竟莫有知我之艱者如此則我將何望哉已焉哉我之困於遇也天實為之其將謂之何哉則亦安之已耳

王事適我適韻政事一埤益我益韻我入自外外韻室人交

徧適我適韻詢已焉哉詢韻天實為之為韻謂之何哉何韻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抑風

七

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誦責也

毛傳適之埤厚也 誦責也

鄭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得益我言君政偏已兼其苦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己志

孔疏此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之事猶鴟羽云王事靡盬於時甚亂非王命之事也仕者言君既昏闇非直使已貧窶又若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使已勞於行役若有

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厚益我使已困於資財君既

政偏已兼其苦而我入自外而歸則室家之人更迭而徧來責我言君既政偏爾何不去此忠臣不忍去而室人不知以責己外為君所困內為家人不知故下又自決歸天

按鄭王命賦稅分說未確且云減彼一以益我一字尤鑿

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適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抑風

六

華陽范氏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閱其君子至於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詩說王事政事皆瑣屑不切非常職所當任者獨以適我益我亦可見危亂將至攜手同歸朝無其事之人矣

衍義此及下章各上四句言困於內外下是安於天也王事是天子之事如旬宣征伐聘問之類政事是本國之事如錢穀甲兵刑獄之類適我到我身也敦我擲我身上不顧恤也埤益埤遺無非輻輳叢集之也此以困於外言室人指一家父母兄弟妻子言方

見交適盡人而責曰交每事而責曰徧譏者責其貧不能養推則摧折沮抑拂亂其所為矣此以困於內言已馬哉三句是總承上兩項說

指南王事政事是世亂君暗之故室人交徧譏我是終窶且貧之故

按埤益二字連埤厚也益增也一切事皆多增加於我之身交徧譏我只是因匱乏而生怨無深意

講然我之窮困不止是也王命之事既已適我而國之政事又一切埤益於我其勞如此則困於外矣及我自外而入而貧窶又甚室中多人無以自安交徧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九

過譏於我則又困於內矣夫我一身而內外兼困如此復何賴哉已馬哉此天實為之其將謂之何哉則亦安之已耳

王事敦我敦謂政事一埤遺我遺謂我入自外外謂室人交

徧推我推謂已馬哉馬謂天實為之為謂謂之何哉謂謂

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推沮也

毛傳敦厚遺加也 推沮也

鄭箋敦猶投擲也 推者刺譏之言

孔疏箋以役事與之無所為厚也且上云適我此亦

宜為之己之義故易傳以為投擲於己也 毛以為

室人更責則乖沮已志定本集注皆云推沮也箋以上章類之言譏己者是室人責己故以為推為刺譏己也

慶源輔氏曰推謂摧折沮抑之又甚於譏也集解此與上章正所謂莫知我艱也

按敦猶俗云堆集之意埤遺猶埤益推較譏為甚譏是怨言推便有抗沮不行之意

講王事既以投擲於我而國之政事一切以埤遺於我及我入自外室人又交徧推沮夫我一身而內外兼困如此我復何賴哉已馬哉天實為之其將謂之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九

何哉則亦安之已耳

北門三章章七句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重於窶貧而

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

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

事而安之無懣懣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

以為忠臣也

堂山謝氏曰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杖杜之勞來一

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

所以體羣臣也千歲治安根本蓋在於此北門之忠

臣至於終窶且貧祿不足以代耕矣出則當王事之獨勞入則當政事之煩苛使室人不能忍飢寒而交徧謫之此人情所難堪者上不怨其君下不怨其家窮而呼天亦無一毫怨天之辭此樂天知命之士也

有臣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祿以勸之衛之所以亡也慶源輔氏曰楊氏之說其論君臣之道備矣而衛之忠臣則處其變而不失其道者可以為萬世臣子之法也

小序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鄭箋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己志而遇困苦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三

北風其涼涼句雨雪其雱雱句惠而好我句攜手同行句

其虛其邪邪句既亟且且且句且且且句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貌惠愛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亟急也只且語助辭

毛傳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 惠愛行道也 虛虛也亟急也

鄭箋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 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持同道而去疾時政也 邪讀如徐

按鄭謂性仁愛而又好我不如愛好連說蓋必心愛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三

之而乃能相好也 又謂在位之人威儀虛徐為急刻之行上下意不聯 朱傳承同行說言不可以寬徐當急去是一氣說下

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慶源輔氏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不忘故舊之仁也其虛其邪既亟且且見幾而作之智也

說約此詩三章亦俱暗比行與涼雱叶徐與且叶也衍義紀綱廢墜國勢陵夷所見無非不好的景象比

意非指一物而言但不必明就人政說所謂暗比也
攜手同行見羣然欲去非止一人是未然之事蓋心
中欲如此也其虛其徐似有眷戀故國之意其亟只
且則決爲去計矣蓋欲留者其本心欲去者不得已
也

指南並下章各二句分上喻危亂之氣象下欲與同
志亟於去亂也風雪非當時真有是事特借風雪以
言其愁慘之狀就紀綱廢弛國勢陵夷上見之惠而
四句一氣說下其虛句上若過云所以然者何也便
不是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三

按其猶豈見不可寬徐亟謂禍亂去在言外

講君子處世貴乎見幾今何時也北風其涼寒威摧
逼矣雨雪其雩重陰盛布矣當此而猶宴然邪彼惠
而好我平日多情尚其攜手同行焉然是行也其可
以寬其可以徐爲乎蓋既亟只且而禍亂之迫不容
以稍俟矣

北風其喑韻雨雪其雩韻惠而好我韻攜手同歸韻

其虛其邪韻既亟只且韻

也 比也喑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辭

毛傳喑疾貌霏甚貌 歸有德也

疊山謝氏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雨雪霏霏
而密不止於雩矣喻禍害愈急也

講不特此也北風其喑蓋急疾其聲矣雨雪其霏蓋
分散其狀矣當此而猶宴然邪惠而好我尚其攜手
同歸焉然是行也其可以虛徐爲乎蓋既亟只且而
不容以稍待矣

莫亦匪狐韻莫黑匪烏韻惠而好我韻攜手同車韻

其虛其邪韻既亟只且韻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鴉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三

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同行同歸

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毛傳狐赤烏黑莫能別也 攜手就車

鄭箋亦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爲惡如一
孔疏狐色皆赤烏色皆黑以喻備之君臣皆惡也人
於赤狐之羣莫能別其赤而非狐者言皆是狐於黑
烏之羣莫能別其黑而非烏者言皆是烏以喻於衛
君臣莫能別其非惡者言皆爲惡故箋云猶今之君
臣相承爲惡如一也故序云並爲威虐經云莫赤莫
黑總辭故知並刺君臣以上下皆惡故云相承也

問狐與烏不知比何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

疊山謝氏曰一章曰同行二章曰同歸三章曰同車一節急一節風人之法度也

慶源輔氏曰國家將亡觀其氣象愁慘如北風雨雪之寒涼目所見者無非赤狐烏鴉不祥之物亦非有先見者不能然也作此詩者其賢可知矣

詩記同行意欲去也同歸一去欲不返也同車則就路而終不顧矣

衍義此詩即狐烏之不祥以比所見之物皆如狐烏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重

之不祥有狐媚滿朝烏合為黨之意亦借以喻其危亂之兆非謂所見者即狐與烏也貴者亦去朱注只想像其時蓋必有在位而隱去者非既與賤者同行又與貴者同車也 莫匪二字須玩見觸目皆是凡赤者皆狐也無有赤而匪狐者凡黑者皆烏也無有黑而匪烏者 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氣象也觀此則泛指將亡之妖孽如日月晦蝕山川崩竭之類說為是時說多從疏義就不良之人不善之政不美之俗為說此就人事之失上言只當就諛諂佞媚之人言更詳

之說較切

按莫赤二句語氣謂見有赤者即是狐見有黑者即是烏沒有箇赤的不是狐沒有箇黑的不是烏所見無非狐烏也然是假象非實說狐烏

講非特此也彼狐與烏不祥之物今日所見則莫赤而非狐矣莫黑而非烏矣當此之時而不早為之計邪惠而好我尚其攜手同車焉然是行也其可以虛徐為乎蓋既亟只且而不容以稍後矣不然禍亂一及欲去而何可得哉

北風三章章六句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美

小序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孔疏首章二章上一句皆獨言君政酷暴卒章上一句乃君臣並言也二章次二句皆言攜持去之下一句言去之意也

朱子曰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

安成劉氏曰詩中有同車之語疑此為仕於衛者所作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二章三言之豈果於忘君哉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若國已危則無可去之義矣

正解通詩是歷喻國家危亡之有象而同友去亂之宜速也口重見幾而作同行同歸同車總是一義不必以貴賤分淺深風雪狐鳥非真有此事特借風雪以言愁慘之狀借狐鳥以言不祥之徵亦有天道變於上物類變於下之意此時尚未至於危亂先有此氣象矣若真是危亂則無可去之義即去亦不得謂見幾而作也

指南此詩三章俱一意當歸重見幾去亂一邊不可泥末章注以貴賤對看勿依舊說以不忘故舊之仁見幾而作之智並看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五

靜女其姝句侯我於城隅句愛而不見句搔首踟蹰句

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蹰猶躑躅也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毛傳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侯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 言志往而行正

鄭箋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又能服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

孔疏言有貞靜之女其美色姝然又能服從君子待

禮而後動自防如城隅然高而不可踰有德如是故我愛之欲爲人君之配心既愛之而不得見故搔其首而踟蹰然 城隅高於常處以喻女之自防深謂待君子媒妁聘好之禮然後乃動不爲淫佚是其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

按毛鄭將侯我句作兩截講文理不通侯我謂侯君子之聘不知我字何以屬君子於城隅謂自防如城隅不知於字作何解原謂侯於此地非謂侯我自爲句而於城隅自爲句也孔疏又云愛之欲爲人君之配不知從何處添出配人君一層話說如欲其爲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五

人君之配而先云侯我於城隅敢如此褻狎乎舊說之鑿斷不可信

問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暱又何取乎閒雅朱子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爲可醜但見其可愛耳以女而俟我於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爲德音矣而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

廬陵歐陽氏曰衛俗淫亂幽靜難誘之女且然則其他可知

詩存不見其可醜而但見其可愛故以靜女稱之非

真閒雅也俟我城隅蓋期會於此地搔首顧盼踟躕不前其相俟無聊之狀如此

衍義此章上一句言靜女俟已以赴其約下言未見而切於情也靜注訓閒雅之意以態度言搔首仰望之狀踟躕者既前而復卻方退而復進蓋恐其或至而難決於行也

講男女之際情實鍾焉如彼靜女其色姝然相約於城之隅矣茲甚愛之而不得即見使我搔首長望欲去疑來而踟躕不定焉其如此時此情何哉

靜女其姝 貽我彤管 彤管有煒 說懌女美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元

美韻

賦也變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女之美也

毛傳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

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

鄭箋彤管筆赤管也

按毛傳以彤管為女史彤管之法無據只言赤色之管耳鄭以為筆意女史所用而實非也 彤赤色何以見得為赤心正人 鄭以說懌作說釋女史以之

說釋妃妾之德尤不成文理

廬陵歐陽氏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但彤是色之美者

衍義此與下章就既見時說上一二句言靜女贈已之厚下是愛其物又愛其人也

指南變亦姝意俱言其色之美也此章則既至矣彤赤色管疑是鍼管亦不必深求也不過偶以此物而貽耳一章遞說下不必於二句分亦不在三句分

按作淫人看則彤管為鍼管近是蓋婦人之物取以相贈悅懌女美亦有匪彤管之美而女美之意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羊

講道踟躕未幾而女已至也靜女其變相會之際殷勤相結貽我以彤管焉但見此彤管有煒然之赤色而能無悅懌此女之美邪

自牧歸荇 洵美且異 匪女之為美 美人之貽

韻

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荇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荇而言也

毛傳牧田官也荇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荇取其有始有終 非為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鄭箋洵信也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荇其信美而

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

按毛鄭以歸蕘不作女貽又女如字讀不作汝將歸蕘截斷不相聯屬

言靜女又贈我以蕘而其蕘亦美且異然非此蕘之為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東陽許氏曰首言城隅未言自牧蓋不特俟於城隅抑且相逐於野矣

嬀嬀上章是愛其物又美其人此章是美其人因愛其物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三

衍義此章上二句言靜女所贈之美下因推其所以美也美其人因美其物總是相愛之情溢於物外歸蕘非真以此為貽只是淫女偶以此相戲而男子以為貽耳

按今穉子喜食荳芽蕘為可食故貽之邪

講由是離城隅而遊於牧也靜女乃自牧歸我以蕘而其蕘洵美而且異不同常物焉然豈汝蕘之為美哉特以美人之貽則見蕘亦美耳其真有不負此會哉

靜女二章章四句

小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鄭箋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遣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為人君之配

朱子曰此序全然不似詩意

按詩語多私暱而鄭以為思此女作人君之配殊屬不倫古今人情不甚相遠今人敢於君配作如此語否而謂古人全無忌諱可乎

正解通詩總一愛字盡之首章是未見而望之之下二章是既見而贈之之厚也未見而思既見而贈乃得所贈而悅其人又因悅其人而美其贈無非轉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三

轉愛戀之意曰俟於城隅不止淫於家矣曰自牧且逐於野外矣

指南此詩以愛字為主愛者情慾之私也情慾之私勝則羞惡之念忘故淫奔可醜也而曰靜女愛而不知其惡也管不足珍蕘不足異而曰有燁曰且異愛其人故奇其物也

新臺有泚泚句河水瀰瀰瀰句燕婉之求求句籩條不鮮鮮句

賦也泚鮮明也瀰瀰盛也燕安婉順也籩條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籩條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囿其狀如

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
毛傳泚鮮明貌瀾瀾盛貌水所以潔汙穢反于河上
而為淫昏之行 燕安婉順也遼條不能俯者
鄭箋鮮善也伋之妻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
之人謂伋也反得遼條不善謂宣公也遼條口柔常
觀人顏色而為之辭故不能俯者也

孔疏毛以為衛人惡公納伋之妻故言所娶之處云
公新作高臺有泚然鮮明在於河水瀾瀾之處而要
齊女以為淫昏也水者所以潔汙穢反於河上作臺
而為淫昏之行是失其所也又言齊女來嫁本燕婉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三

之人是求欲以配伋乃今為所要反得行遼條伋媼
之行不少者之宣公是非所求也 臺泚言鮮明下
言高峻見臺體高峻而其狀鮮明也河瀾言盛貌下
言平地見河在平地而波流盛也以公作臺要齊女
故須言臺又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言水流之盛
者言水之盛流當以潔汙穢而公反於其上為淫昏
故惡之也 遼條戚施本人疾之名故音語云遼條
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
觀人之顏色而為辭似遼條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
者為遼條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

人因名面柔者為戚施故箋云遼條口柔常觀人顏
色而為之辭故不能俯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
仰也時宣公為此二者故惡而比之非宣公實有二
病故箋申傳意以為口柔面柔也遼條口柔戚施面
柔釋訓文李巡曰遼條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
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
按鮮訓少為是鄭訓善出於臆說
三山李氏曰新臺臨河今澶州遺址尚存
歐義遼條偃人不可使俯戚施偃人不可使仰與僮
僂休僂矇矇器瘖聵瞶皆人之不幸而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三

身病者故謂之八疾
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
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
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
人也
疊山謝氏曰遼條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
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既無人道亦非人形
也
說約鮮與泚瀾叶不鮮疑於天壤之間乃不鮮此人
甚惡見之辭也據后怨伋通頑宣美尤是惡物此燕

婉云云者但為初至時言之耳

纂序按不鮮指疾言不指人言觀下節集傳不殄言其病不已也可見不鮮多也猶言其疾醜底多之意也

按不鮮上玉說有味然常說多以人言 或云不鮮謂多只是醜惡太甚之意以疾言作此解亦通

講男女有倫婚姻有道而况乎位人上者我衛舊無是臺也今新作斯臺其制則此然而鮮明河水之流其下者則瀾然其甚盛是果何為也哉所以娶齊女也夫是齊女也納聘之初本求為燕婉之好也而乃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臺

得此遺條醜疾不鮮之人何哉真貽羞斯臺多矣

新臺有酒河河水浼浼燕燕婉之求得遺條不殄也

賦也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也

毛傳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 殄絕也

孔疏言齊女反得遺條之行而不絕者謂行之不止常然推此則首章鮮為少傳不言耳故王肅亦為少也

輯錄臺在河上曰泚曰酒皆從水義泚謂水中臺影鮮明之貌酒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

按臺臨水不必謂臺影水光

講新作此臺有洒然而高峻河水之流其下者浼浼然其平滿所以娶齊女也夫是齊女也始本求為燕婉之好今乃得此醜疾不已之人何哉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離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施

興也鴻雁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

毛傳言所得非所求也 戚施不能仰者

鄭箋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 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美

通解遺條今龜胸戚施今駝背

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南豐曾氏曰遺條戚施皆惡疾之人不能為人者也

宣公之行非復人理尚可謂之人歟燕婉之求而得此匪人深惡之之辭也

東萊呂氏曰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者遺條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非於此取義也行義此以設魚網而得鴻興求燕婉而得醜疾總是惡其亂倫故以惡疾比之見其俯仰有醜耳

講彼魚網之設本以求魚也而鴻則離之所得非所求矣况齊女之來嫁本求為燕婉之好也今乃得此戚施不能仰之人焉則豈其初心也哉吾不知作新臺者其何以立人上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補放此

安成劉氏曰宣姜事首末見左氏傳宣公十六年及閔公二年

小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七

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孔疏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公聞其美恐不從己故使人於河上為新臺待其至於河而因

臺所以要之耳若已至國則不須河上要之矣

三山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宜懲其弊而乃

有踵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

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為所殺

惠公奔齊子懿為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

皇身竄西蜀幾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

衍義此詩三章雖有賦與興之別要得言所得非所

求意言齊女之失所配正以刺宣公之瀆倫也今

按詩以新臺次靜女見衛國淫亂之俗皆自宣公啓

之後世宋仁宗時講官不欲講新臺仁宗謂聖人刪

詩義存勸戒不當有避可謂得古人垂訓之意者

說約說通或疑詩辭溫厚新臺罵詈太甚嚴氏遂以

為齊人之辭愚謂不然詩至宣公人道滅天理絕矣

上烝夷姜下辱齊女新臺之作三代之遺直也然止

言齊女之失配而不言宣公之瀆倫則亦不失為溫厚也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七

按時講燕婉之求指定齊女說愚意只泛言婚姻之

事樂燕婉之求而世間違條之人不少女義似順且

意亦渾然

二子乘舟

汎汎其景

願言思子

中心養養

養養

養養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子養養

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

毛傳二子伋壽也宣公為伋娶於齊女而美公奪之

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

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

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日君命殺

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 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

鄭箋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為之憂養養然

孔疏以二子遂往不愛其死如乘舟無所薄汎汎然

迅疾而不礙無所薄猶涉危也謂涉渡危難而取死

下言其影以其影謂舟影觀其去而見其影

按乘舟非虛擬舊說用如字非也 願字毛訓每鄭

訓念皆不甚明予謂願言是口頭虛字謂其言出於

中心之願見其誠然也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完

大全葛洪始加多為影字

舊說以為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

姜想伋於公公合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

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

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

而作是詩也

眉山蘇氏曰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影

故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說約景字彙姜上聲

衍義此章是心憂其去憂者憂其將見殺也自衛適

齊必涉河汎汎其景是摹寫渡河時影與波光上下有顧影可憐之意此舟一逝即其影不可復見矣何等淒楚

指南中心養養承思字

講天下之變每生於不測而旁觀者之情繫之如二

子之乘舟以如齊也但見汎汎然其景相繼先後與

波上下焉是行也在二子固一往不畱矣我則願言

思子而中心之憂為之養養焉蓋有不能以自定者

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逝願言思子可不取有害害謂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卑

賦也逝往也不取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

之也

慶源輔氏曰字義雖與泉水同泉水所謂害者害於

義也此所謂害者害其身而已故先生謂此則見其

不歸而疑之之辭蓋不忍正言其死且為君諱也

定宇陳氏曰二子之死明矣猶為疑辭而不盡言以

彰君惡詩人之厚也

六帖詩人已知二子之見殺矣然但曰遇害則一言

已竟豈不索然無味今不言其死而曰中心養養曰

不取有害但想其去時之光景而設為憂疑之言則

其中有無限含蓄無限傷悲寥寥數言卻有千萬言所不能盡者此所以稱風人之致也

說約疏義大全逝字本與害叶今讀誤然逝字無考據字彙書又叶以智切音異而引此詩爲證則是害與逝叶也然害亦音下蓋切孩去聲云讀誤恐未安耳

衍義不曰行而曰逝見一去不復返故未緊承以有害若日前有賊而不知後有誘而不覺竊爲二子危之矣俱不明言其死蓋悲傷之極不忍言耳非但爲君諱故也此章是心疑其不歸疑者疑其已見殺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聖

也一子先行吾已疑之二子繼往吾愈疑之意者知禍而不知避或不免於害乎二章各末句要見傷悲激切之意

按上章汎汎其景猶及見其帆影也中心養養言愛之心漾漾然與景相上下也汎汎其逝則不見矣不環有害則疑其逝而不返爲有害也泉水有害意在無害也此有害意在有害也語同而意異

講彼二子之乘舟以如齊也但見汎汎然其逝愈去愈遠並其景之不見焉是行也在二子固長往不見矣我則願言思子得無至於有害乎不然何久而未

見其返也是殆不能無疑也已

二子乘舟一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朱子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皆惡傷父志而終於死亡其情則可取雖於理爲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違矣又曰彼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惡乃爲得禮如不忍去而死之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聖

尚可也壽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其死也亦何爲乎但國人憐而哀之故聖人錄國人之情著宣公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舜之事瞽瞍烝烝父不格姦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此舜之所以爲法於天下也

按舜大聖人能達權故處之盡善彼壽只見得一邊彼遵父命而不避死壽激於義而代兄死雖不盡善亦有可取

慶源輔氏曰二子處此亦不得爲是而夫子取此詩者所以著宣公志行之惡而其禍至於如是之酷以

為萬世戒耳故先生嘗謂太史公欠此意然其言有抑揚可以感發人故取之非便以二子所處為是也小序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豐城朱氏曰宣公納子之妻以為妻則夫婦之倫滅矣因宣姜而殺二子則父子之倫滅矣夫而不夫父而不父則君之道以之不立而君臣之倫亦廢矣春秋以來三綱廢九法數未有甚於此者也其卒胥為夷也宜哉

衍義首章思之而心有憂下章思之而心有疑憂之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望

疑之皆是國人思念之情此詩已知二子之被害猶不明言者為君諱也然其辭隱而彰矣 二子之事國人實深傷之詩人不言其他但想其去時光景而慘然哀痛悲思之情且見集解首章見其去而憂之二章因其不歸而疑之雖悼死者實刺生者也嚴氏曰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為世子代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讒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為王惠公奔溫後惠公卒子懿公

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啓禍戎狄以至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網常道盡天地幾於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於此以是知詩首關雖聖人之意深遠矣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安成劉氏曰衛三十九篇而邶風才十有九然觀綠衣則妾僭嫡矣燕燕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臺則男女之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之恩絕旌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望

丘則無恤鄰之意簡兮則無尊賢之心北門則失勸士之道亂常敗政莫甚於此所以居變風之首歟於乎渡河野處已兆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後知也

詩經詳說卷九終

